

本足
王安石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王安石全集總目

重編王安石全集序 沈卓然

王安石集原序 王宗沐 黃次山

王安石本傳 宋史

王安石年譜四卷 附遺事一卷 顧棟高

王安石文集六十二卷 附拾遺一卷

王安石詩集二十八卷 附拾遺一卷

周官新義十六卷 附考工記解二卷

唐百家詩選二十卷

王安石全集總目

重編王安石全集序

自古賢聖，負命世之才，抱用世之心者，要必得其時，遇其主而後可以肆其志行其道焉。故孔孟當衰周之季，列國之君，無可與治，則環轍天下，卒老於行；而屈平賈誼終不容於上官大夫與絳灌之屬，讒沮廢黜，至於赴湘流而憂死。豈非不得其時，不遇其主而然哉？

若夫王安石則異是。方宋神宗時，內政未修，外侮未已，誠爲可治可亂之際，然猶不至如衰周之季；而神宗則固英明有爲之主，亦非列國之君所可儗也。故擢安石於下僚，而授之以政，所以知之者甚深，遇之者甚厚，任之者又甚專，宜乎可以肆其志行其法，而觀其成矣。乃當時諸君子，雖無上官大夫與絳灌之屬者，讒沮於其間，而相爲抵擊，務以爭勝，卒使其法不行，亦已過矣。

竊觀安石所學，尤善周官，旁及書詩，故其文深醇閎博而近於古；蓋本原於經術

者也。其上仁宗皇帝書及上五事劄子，深切時政，實備經國之大體。乃變法以後，攻排紛囂，不四載而去位，法亦盡廢，卒致無效可觀，良可慨矣！不然，宋之爲宋，或躋於治平，媿隆於前古，蓋未可知也？

昔商鞅以刑名法術之學干秦孝公，孝公任之以政，悉更秦舊法，信賞必罰，民法私闢而勇公戰，至太子當刑，復黥其傅，凜乎其法之不可奪也。雖至慘覈，還以自斃，而秦卒賴以強，逮及始皇，遂兼六國，亦其効也。然鞅固霸才，其視安石，純駁迥殊，無待絮其長短而後知也。世或以安石變法，方之商鞅，因與並論，豈不謬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沈卓然序於海上。

王安石集原序

古之相其君而成不世之業者，其皆與天下共焉而不以己與者乎？未嘗無所立，而泊然其不敢居，不能無所長，而慊然其不敢恃；虛懷夷氣，受天下若壑，而其精強轉運，嘗行於韜光挫銳之中。守此而猶有意，外不可盡覩之情，撓乎其間，則雖有不韙之名，涉似之迹，猶受而甘之；益外襲其所未融，而內濬其所未至。此非獨以求濟其事也。君子之道，合天地萬物爲一體，以己與焉，則阻隘閼隔，不聯不貫；而况相天下者，其物情國經，殊才積勢，取給於贊決，有非以一己能偏察而獨承者，其不敢居焉，且恃道固然也。

操瑰璋孤特之行，竣於矜己以收其聲；持剽決督厲之用，必於責人以速其效；是卑處散地效一官者，則可爾。據宰相之尊，將奉其君以釐新大業，天下方徇其舊而不善信，而欲以是道行之，卽其雅度夷氣，能收其形於外，而潛伏未艾之根，有一毫庸於

胸臆，則幾微不能自掩。聲音笑貌無以瀆灌於物，始而矜，中而勝，終而固爭，迨夫憤憤，惋而詞乖激，才易事憤，而天下始不勝其弊矣。矜已而卒於謗，責人而卒於叛，背於道而求濟，宜其難矣。

宋荆國王文公嘗相神宗，憫日弱之勢，覩積弊之時，方欲變法更制，舉其主於堯舜，而公以平生卓絕之行，精博之學，處得君之地，觀其注意措手，規局旨趣，三代以來一人而已。然其時每一法出，則天下皆駭而爭，攻擊疏分，曾無虛日。比公不安而去，雖其所嘗薦引者，皆起而攻之，至謂爲邪，而靖康之禍，或歸其郵於公。庸常守成，苟以自度，猶得辭其過於後，而公以堯舜伊周之心，卒用爲罪，其亦宜公之不服，而天下後世幾稱過乎？

嗟夫！如公者豈非所謂瑰瑋孤特之行，欲勝天下以長，而刺決督厲之用，欲暴天下以所立者與公既以其高自處而視天下莫並己，才智老成，咸背而去，去而莫與共吾事者，斯奸人乘間而入，反復排擊之餘，法制數易，民眩於聽，官易其常，始翫然索其

平和敦龐之氣。獨程淳公嘗有「天下事非一家」之語，誠深知公所爲病若是，而歸基禍之過於公，於情未稱，亦抑有由也。

公文章根柢六經，而貫徹三才，其體簡勁精潔，自名一家。平生展錯，無出於「使還」一書，讀之有古人歆歆翻然之志，而後世顧以公相業疑之，然公業所以不就，其失自有在，亦安得而并疑其書也。德安吉陽何先生巡撫江西，悉釐百工，表章往哲，刻公集於撫州，而命沐爲序。沐嘗從先生，得聞天地萬物一體之學，輒以此序公文，且用以告後之相天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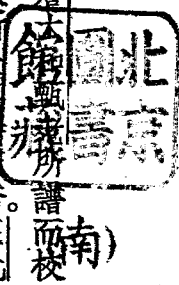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吉，賜進士出身，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參政，前奉勅提督江廣兩省學政，刑部郎，臨海後學王宗沐書。

王安石集原序

王安石集原敘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鈞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興時而奮。王元之揚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媿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爲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

紙墨旣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雄；讎正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尙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爲之何？」客曰：「不然。臯蘇不出世，天下未嘗廢律；劉揚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爲，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



士夫披閱，終無時矣。明臆淨櫛，永晝清風，日思謨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劉揚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爲我志之！」

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敘。

重編王安石全集例言

一、王安石文集都凡百卷，今析爲詩集三十八卷，文集六十二卷。分之以別其類，合之可得其全，較原書編次，尤爲盡善。

二、王安石文集臨川本百卷，多有遺佚。近人上虞羅振玉氏，自日人島田翰古文舊書夜中錄得宋槧本所載佚詩佚文若干首，輯爲拾遺一卷。茲更蒐入，以類增益於後，當時刊行甚少，頗爲稀見，吉光片羽，彌復可珍。

三、原書文集編次，多有未合者，如表章卻列於制詔之後，又諸議對關係政體者，屢入論議類中，及以策問附於雜著之末，均不愜當。今悉詳加釐定，各以其類相從，俾讀者循次閱覽，易獲研究之效。

四、安石詩文集古峭特甚，原書素無句讀，不特未易卒讀，更於文義茫然莫解。特加新式標點，使其段落意旨，燦若列眉，足爲讀者之助。

五、王安石邃於周禮，其所著周官新義及所附考工記解，頗有闡明經旨之處，爰以別本刊行，俾與文集相輔，以明其學術之本原。第是書詞義深奧，較文集尤難索解，乃亦加以新式標點，使其條貫井然，羅羅清疎，庶讀者得有途徑，可以尋覽，而無望洋興歎之弊。

六、王安石年譜三卷，遺事一卷，清人顧棟高輯，考訂致詳，惟間有謗語，或非知人論世之公。特去其無關史實者，以寓愛護先賢之意。

七、唐代詩道極盛，作者如林，後世莫及。王安石批沙揀金，成唐百家詩選二十卷，自李杜大家外，上則帝王，下則布衣，罔不採列，可謂洋洋大觀。故亦付之剞劂，以殿全集。

王王安石本傳 宋史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勁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

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謾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能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法措，大抵皆祖此書。

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進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鶉，其僑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駭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

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闕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置不問。

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詔皆優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赴。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神宗在藩邸，維爲詔室，每講說見稱，維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

熙寧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未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維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滿，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差，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滿，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滿亦安肯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益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斷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

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皆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設施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令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預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

青苗法者，以常平糶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秋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書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除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糶使司，廣積糧穀於臨瀛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

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辨，帝爲異辭謝，令呂惠卿論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

物所加損不遺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

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覆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穎州刺史。劉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戢、陳夔、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覿、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論定不孝，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任，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有司郡守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孰令有之，亦不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尙或紛然驚異，況於二十萬戶百姓，固有愚爲人所惑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耶？」帝曰：「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民或遮宰相馬，訴助役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衆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疆蒞皆理率類此。

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推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不足以阻姦，至比之共鯨。靈臺郡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貞隸蘇、英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罪，讀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聞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公著、韓維

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位，安石獨定議，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所服玉帶賜之。

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倫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其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

自禮部侍郎起，九轉爲吏部尙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己，二人守其成，謾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裝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御史中丞鄧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出守陳。

十月，雱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雱出軫，十年又有雱，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

會，豈無偶合。周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實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寧；其言夏商多歷年所，亦曰德而已；禘嘗言火而驗，欲讓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禘嘗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闕而盡之矣，豈須憑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曰：「邪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邪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

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行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救贖詆之。華亭獄久不成，粵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尙縱橫之未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粵，粵言其情，安石咎之，粵憤，患疽發背死。安石暴擅罪云：「爲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壻蔡卞。」遂與亨甫皆得罪。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呂惠卿相傾，權極力助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權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顧忌，亨甫除簿，諸事粵以進，至是皆斥。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于粵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特進，改封荊。若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諡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寧三年，又配食文宣王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之。高宗用趙鼎、呂頤問言，停宗廟配享，創其王封。

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既成，頌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傳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秋之書，不使列於學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服，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作辯姦論以刺之，謂「王衍虛杞合爲一人」。安石性強枝，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同，至議變法，而在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辯論，輒數百言，衆不能詘，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洎復相，歲餘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

子雱，雱字元澤，爲人標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洸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法道德經鑱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會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安石與程頤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所阻，故與程君議。」雱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頭於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卒時纔三十三，特贈左諫議大夫。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翥

王安石本傳

入

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盜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鞭撻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王安石年譜序

王荊公年譜三卷，遺事一卷，清錫山顧棟高輯。其書蒐羅既博，考核既詳，於公之本末，可謂巨細靡遺矣。惜其所見過偏，於公頗有微辭；是則誠爲未能知公，而於知人論世之間，或有所未至也。

考之於史，方是時，外有遼夏之患，內有財匱之虞，自餘諸政，亦未具舉。蓋捍邊理財二端，厥爲先務之急，可無待智者而後知；此神宗之所宵旰圖維，而公之所竭智盡忠以謀慮者也。且新法十八事，莫不具有本原，因時制宜，足以針救衰病，誠爲醫國之良徒。以爭議盈朝，不久於政，使其法旋廢而效卒無覩，宋之不幸，莫大於是！不然，則其國勢必將有以轉移，而其盛衰之數，未有所定也。而公旣受謗讒於生前，復被惡名於身後，更或有以靖康之禍歸咎於公者，則是公之志行，終不爲天下後世諒。吁！可悲矣。爰就顧氏所輯年譜，存其是者而節略之，亦所以見知人論世之公，而寓愛公之

微意焉。

王安石年譜序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沈卓然序於滬上。

王安石石年譜序

余編次溫公年譜既成，家玉停謂余：「汴宋之局，溫公與荆公二人爲乘除，蓋將荆公事敘次之，則於熙寧及元祐之故，益瞭然！」余然其言，因就公集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得熟觀公前後本末，迺喟然歎曰：「宋以相忍爲國，積且百年，神廟思雪歷世之恥，奮然欲刷幽冀，答靈夏，特念其事重大，未敢明言於廷，得一荆公者，拔於庶僚之中，而驟用之。公入對，口稱堯舜之道，實挾管商之術，以傾動主上。故神廟之委心聽命於公者，此如燕昭之築臺以禮望諸，昭烈之枉駕以迎諸葛，欲伸其積志而舉國以聽其所欲爲也。公之設計，以爲欲用兵必先聚財，欲聚財不得不立法，而貸民出息，興修水利，已所親試之而歷有效，因遂恣意更張。其用兵也，先於交阯，及西南諸夷，非其本意也；特欲擊滅一二弱小之國，以試吾武力，而足吾甲兵。待吾輿圖日廓，賦入益廣，儲待充而士卒練，然後可以惟吾所爲，而無不如志；而靈夏之強，次於幽薊，乃用昔人

攻瑕之策，併力從事，欲先舉西夏，以漸及於契丹。此公設施次第本謀也。一既因家玉
停之言而敘公生平，編以年月先後爲上中下三卷，并論其所以然者。雍正乙卯九月
中浣書。

王安石年譜凡例

一、荆公少壯時，歷任比溫公差少，獨訖仁宗之世，自簽判淮南至知制誥，內外凡九任，既無行狀墓誌銘可考，其年月先後次第，俱於其往來書疏及詩小注參考得之。引據最確，讀者可一覽曉然。

一、宋史譔公本傳，前後多疏漏。如歐陽修爲公延譽，列於登第之前，似公獻詩文以求售者。不知此時公已歷淮南任三年，有曾子固上歐陽書可考也。歐集中明云：「至和中，薦王安石爲諫官，不就；後言於朝爲羣牧判官。」在至和元年甲午，而本傳乃云公以祖母年高辭，不知公祖母謝氏卒於皇祐五年六月，去此已及一年，有曾子固墓誌銘可考也。又宋史仁宗本紀明云：「嘉祐五年五月己酉，召王安石入爲三司度支判官。」而安石本傳乃云嘉祐三年，顯相矛盾，譌謬益甚。今據本傳及他書，一一考正。

一、宋史哲宗本紀公薨於元祐元年丙寅四月。本傳云年六十八歲，以歲月考之，當爲己未生。又公自作鄞女墓志云：「慶歷七年四月生，明年六月死，」則當爲慶歷八年戊子。公有別鄞女詩云：「行年三十已衰翁，」由己未至戊子，恰年三十，益灼然可據無疑。乃蘇頌濱集中謂公與馮京皆生於辛酉，疑誤。至宋稗類鈔謂同生於戊子，益誤。今據宋史及公本集爲斷。

一、公平生執拗，然觀其知鄞縣時上孫司諫書，論責民出錢購人捕鹽之害，洞晰利病；後來攻新法者或不如。提點江東刑獄時，與劉原父書，河役告病即止，且有媿悔，公絕非強愎不受盡言者。

一、公爲惠卿所賣，居金陵日，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然觀其與呂吉甫書，周旋回護，不敢一語直斥其非；固緣憂讒畏禍之深，亦由護前自信之至。蓋恐被君子之笑譏，因甘受小人之凌侮，所謂匿怨而友者此也。此書當惠卿出知陳州之日，怨仇已成，列之以著公之狼狽，由誤信小人致此云。

一、公所行新法十八事，俱照正史撮錄大略，以便觀覽。至熙寧七年去位，韓呂繼之，一切權蜀茶行手實諸法，皆七年四月去位之後，八年二月再入相之前，係惠卿所創建，於公無與，故概不入。

一、公柄政日，黜逐臺諫，屏斥元老，具載史書，此當歸諸廟堂，未宜載入公譜。且如此便成謗書，非後學譜先賢之意，故概不入。惟少時高自標置，其病根隱然伏中處，由翰林學士爲執政，其心術漸漸移易處，雖軼事必錄，斷無失公之真面目而已。

一、公於經筵爭坐講，史傳失載。考呂獻可論公十事，其三曰侍讀侍講，請坐自尊。及曾子固所著講官議可見。或謂子固此議爲伊川發，非也。伊川以元祐元年爲崇政殿說書，而子固以元豐六年卒，年代遠不相值。東坡以形跡之似，遂以老泉之疑荆公者疑伊川，蓋亦所謂貌相耳！特書之，以補史書之闕。

王安石年譜凡例

王安石年譜

清顧棟高輯

卷上

公姓王氏，諱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其先出太原，不知始所以徙。曾祖諱明，以子觀之貴，贈尚書職方員外郎。祖諱用之，衛尉寺丞，祖妣謝氏，封永安縣君。父諱益，初字損之，年十七，以文見張忠定公，詠于昇州，一見稱賞，為改字舜良。祥符八年進士，初任建安主簿，判臨江軍，出領新淦縣，知廬陵縣，移知新繁，所至有聲。改殿中丞，尋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外艱，服除，通判江甯府，卒官年四十六。子七人，長安仁，字常甫，次安道，字勤甫，次即公，次安國，字平甫，次安世，字某，次安禮，字和甫，次安上，字純甫。公秉政後，追贈曾祖太師中書令，祖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考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母吳氏，贈楚國太夫人。

真宗天禧三年，己未。

九月二日，公生。

母夫人吳氏，臨川處士吳君諱叟之女，母曰黃氏。公于夫人為長子，兩

兄，前母徐氏出也。夫人愛之甚于己子，待前母之族如己族。曾子固墓志云：「黃氏曉書史，兼喜陰陽術數學，

故夫人亦通於其說。」

四年，庚申。公年二歲。

五年，辛酉。公年三歲。

乾興元年，壬戌。公年四歲。

仁宗天聖元年，癸亥。公年五歲。

二年，甲子。公年六歲。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

三年，乙丑。 公年七歲。

四年，丙寅。 公年八歲。

五年，丁卯。 公年九歲。

六年，戊辰。 公年十歲。

叔祖尚書主客郎中諱觀之卒，年六十二。

明年葬，葬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卒而公墓壘乃改卜合葬於真州揚子縣萬甯鄉銅山之原；而公敘其事行曰：「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為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某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向少故也。」

「蓋公是時年甫十歲。」

七年，己巳。 公年十一歲。

八年，庚午。 公年十二歲。

公與祖擇之書：「某生十二年而學。」宋史公本傳「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

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

九年，辛未。 公年十三歲。

明道元年，壬申。 公年十四歲。

二年，癸酉。 公年十五歲。 是年春，從都官公還臨川，於舅家見金谿民方仲永。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示一鄉秀才，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

文理皆有可觀者。至是年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

見外祖母黃夫人。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公有憶，昨詩示諸外弟云：「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

日爭光輝，乘閒弄筆戲春色，脫略不省旁人議，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飢。」公以癸酉從都官公

還臨川，十五歲以上，大抵從宦游，住居官舍，但某年歷某處，則不可考矣。先大夫述云：「宦游嘗奉親行，獨西

川以遠，又法不聽在蜀之朝，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嘗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親。一據此，則都官公雖仕宦，而七男三女，家累重大，初不及營半楮，直至丁丑判江甯府，已卯卒官，其家始寄金陵。此荆公初年本末也。

按公與子固同撫州府，直至十八入京師，始與定交，以前大抵閉門獨學，無師友，使常居臨川，早已聞聲相思久矣。此亦十五以前從宦游之證也。

景祐元年甲戌。公年十六歲。從都官公居臨川。是年，公祖衛尉寺丞用之卒。先大夫述云：「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甯府。」按年分當在是年。

二年乙亥。公年十七歲。從都官公居臨川。

按公以明年丙子，即從都官公入京師謁選，自癸酉十五歲至此，生平住居臨川，止此三年有餘，以後則寄居金陵矣。

三年丙子。公年十八歲。從都官公入京師，始與曾子固定交。子固贈公詩云：「憶昨走京城，衡門始相識；疏簾掛秋日，客庖留共食；紛紛說古今，洞不置藩域；有司甄棟幹，度量棄樗櫟；振轡行尚早，分手學墻北；初冬憩海昏，夜坐探書策；始得讀君文，大匠謝刀尺。」

四年丁丑。公年十九歲。四月，都官公判江甯府。公憶昨詩云：「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空並縵人衣；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磯。」建昌疑建康之譌。先大夫述云：「平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道。」

寶元元年戊寅。公年二十歲。閉門勤學，以稷契自許。憶昨詩云：「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閃爍無停暉；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吟哦圖書謝慶弔，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還相希。」

二年已卯。公年二十一歲。二月二十三日，都官公卒於金陵。憶昨詩云：「昊天一朝昇以禍，先子泯沒于誰依精神流離肝肺絕，背血被面無時啼。」

康定元年庚辰。公年二十二歲。寄居金陵。公作李通叔哀辭云：「予既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遇通叔於諸生間，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遜去，其所爲文，一本於古。作太阿詩貽之，通叔亦作雙松詩以爲報。」

康定二年，慶歷元年。辛巳。公年二十三歲（十一月改元）。過胥山謁伍子胥廟。是年，赴京師就禮部試。李通叔哀辭云：「予待禮部試，留京師。通叔再斥於太學而歸，予與之別曰：『子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可知以是年入京師也。十二月，外祖母黃夫人卒。撰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謝希深之夫人。）

二年壬午。公年二十四歲。三月，吳正肅公育知貢舉，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賜進士及第出身八百三十九人。公與呂公著、晦叔俱登第。（續通鑑）憶昨詩云：「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薇，屬聞下詔起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刻章琢句獻天子，鈞取薄祿歡庭闈。」又上相府書云：「某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分不宜以恩上，顧其勢有宜憐者，大母春秋高，宜就養，願殫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篋庫，以終犬馬之私。」

簽書淮南判官八月赴任。上田正言書云：「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布書道懷，揚東南之吮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聞汴事。」魏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爲簽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魏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公薨，荆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少年

之語也。(名臣言行錄) 與孫正之定交。閏九月十一日，正之奉親從其兄官於溫，有送孫正之序。(正之名傳) 撰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茶鹽礬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定基神道碑。

三年癸未。公年二十五歲。公任淮南判官。有送陳興之序云：「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恕。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簿，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

按據此，則公任淮南通判，首尾歷三年，而公之生正當都官公判臨江之年無疑。

三月，諸假省覲祖母於臨川，復至舅家，見諸外弟，公憶昨詩云：「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歲終淮浙；淮浙無山四封庫，猶有廟塔尤峨巍；時時登高一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歸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勝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暮春三月亂江水，勁櫂健帆如轉機；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揮；出門信馬來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永懷前事不自適，卻指舅館接山扉；當時髻兒戲我側，於今冠佩何頗頽。」問仲永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作傷仲永。烏石岡距臨川三十里，公外家吳氏居其間，故詩云：「不知烏石岡邊路，到老相尋得幾回。」臨川郡學在撫州州治之東，城隅之上，翼門庭階之間，有池不廣，而旱暵不竭，世傳以爲右軍墨池，每當貢士之歲，或見墨汁點滴，浮於水面，則文春郡人必有登科者。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詩：「爲我聊尋逸少池。」皆紀實也。至南豐謁曾子固，子固贈公詩云：「維時南風薰，木葉晃繁碧；頽雲走石瀨，逆版上文鵝。欣聞被檄來，窮閭駐鑣。載促榻叩其言，咸池播純繹；行身抗淵損，及物窺龍稷；霧草變衰黃，吟蛩鬧朝夕；君子長簡書，薄言返行役；自從促權去，會此隆冬逼。」

據此詩及上徐兵部書，則公以三月乞假省親，歷兩月至臨川，復至子固家留連，歷秋冬而後返。

公初去臨川詩有「東浮谿水渡長林，上阪回頭一撫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之句。

公作同學一首別子固，略云「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將欲相振以至乎中庸而後已。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作同學。」首別子固。上徐兵部書云「蒙執事界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潁江絕湖，懸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湍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十年榮鬱，一旦釋去。此時還職不時，以懼以慚，然去父母之邦，古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讀之，宜何如？」

接公以癸酉還臨川，至是恰十年矣。

撰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致堯墓志銘。

按序云「公歿於祥符五年壬子，歿後八年而博士子堯生，生二十五年而堯以博士命來乞銘。」計共三十二年，以年分推之，當爲是年癸未。曾蓋與公同年生也，而刻本誤作生三十五年，則當爲皇祐五年癸巳。博士卒於慶歷丁亥，到癸巳歿已七年矣，尙得云博士命耶？（博士諱易，占堯之父，致堯之子。）

是年四月，公讀鎮南邸報，有詩云「衆善夔龍盛，予虞絳灌儉。」

按綱目慶歷三年四月，夏竦罷，以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石介作慶歷聖德詩，蓋此時也。是月，撰揚州新園亭記，記云「經始於慶歷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八月撰張刑部詩序。

四年甲申，公年二十六歲。是年公歸京師，子堯生。

按宋史「堯卒於熙寧九年丙辰，年三十三。」數其生年，當爲是年甲申。

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命作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與張太傅書。公略云「某愚不識事變，惟古人

是信得堯舜之書，閉門讀之，貫穿上下，浸淫其中，將一窮之而已矣。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衣穿食單，乃始慷慨欲仕，往即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憂慮疾疹，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免。蒙執事延問之勤，使獻所爲文，敢自閉匿，以虛致命之辱。謹書文凡十篇，獻左右，復書所志以爲之先焉。」

按此書公以伊呂自命，於此可想見。

曾子固上歐陽舍人書云：「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其文，雖已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尙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嘗言非先王無足知我。如今雖無常人千萬不害，願如安石者，不可失也。謹書其所爲文一編，進左右，幸賜觀之。」

按曾再上書云：「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歐公以慶歷四年八月，出爲河北都轉運使，故知當爲是年也。此時公已登第，歷揚州任三年，復歸京師。宋史本傳以此事列於登第之前，似公緣此以得科第者，失之遠矣。觀此書自明。

舊制秩滿後，許獻文求試館職，公獨否。初，韓魏公知揚州，介甫以新進士簽書判官事，魏公雖重其學，而不以吏事許之。介甫秩滿去，會有上韓公書者，多用古字，韓公笑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介甫聞，以爲輕己。（記聞）撰外祖母黃夫人墓表，表云：「夫人以康定二年卒，後四年某還自揚州，表其墓。」以年分數之，當在是年。與租擇之書，書云：「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於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執事欲收而教之，謹書所爲書序原說若干篇，獻左右。」

據此則知此書爲公二十六歲當在是年無疑。

五年，乙酉，公年二十七歲。公在京師，任大理評事。與王回王向定交，致其文於曾鞏。（王回字深父）曾子固再上歐陽舍人書云：「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近復

有王回王向者，安石於京師與爲友，稱之曰有道君子，以書來言者三四，又寓其文以來，盡覽之，而知二子諒魁閎絕特之人，不待見而已能信之。三子者，樹立自有法度，非苟求聞於人，而筆波汲言者，欲得天下之才，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爲報耳。伏惟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曾子固來書云：「鞏至金陵後，渡江來滌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令從泗上出及舟船，待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數誦寫，不勝其勤，聞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云：『此文文字，世所無有，嘗編文林，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歐公更欲足下少閱歷其文，勿用造語及模擬前人，云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取其自然耳。」

接歐公以慶歷五年八月，出知滁州，此書當在是年。歐公與荆公未識面，而寄語相商，古人造就後學之心，如此。荆公文鑱刻，其源蓋出昌黎，而天性拗強，亦所謂文如其人，讀此可窺見其少年所樹立矣。

撰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志銘。

六年丙戌。公年二十八歲。公在京師。

五月，京師雨雹，公有丙戌五月京師作二首：「北風閣雨去不下，驚

沙蒼茫亂昏曉，傳聞城外八九里，雹大如拳死飛鳥。」「浮雲披離久不合，太陽獨行乾萬物，誰令昨夜雨霧

甍北風蕭蕭寒到骨。」公撰馬漢臣墓志云：「慶歷六年，漢臣從予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予亦

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撰真州司法參軍杜君渙墓志銘。秋七月，出京師。

七年丁亥。公年二十九歲。再調知鄞縣。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公讀詔有詩云：「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

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今年又亢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按公此時已勃勃欲試，睥睨一世之志，基於此矣。

四月壬戌，鄞女生。上杜學士衍言開河書。公略云：「鄞之爲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滄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大吏，卒歲役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今營田廢已六、七十年，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潛，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若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待。故今之邑民，最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力，大浚治川渠，使有此潛，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民亦皆德旱之數，聞之皆翕然勸趨，無敢愛力。夫苟有大利，雖民所不欲，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撰胡君墓志銘。作慈谿縣學記。七月，作撫州招仙觀記。十一月丁丑，作鄞縣經游記。是月上書乞歸葬都官公。公知鄞縣，讀書爲文，二日一治縣事。起陽隄，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照甯初，爲執政所行之法，皆本於此。

八年戊子。公年三十歲。公任鄞縣。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云：「某得縣於此踰年。」則嘗任鄞之二年也。六月辛巳，鄞安卒，葬崇法院之西北。有別鄭女詩：「行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祇自攻。今日扁舟來訣汝，死生從此各西東。」上運使孫司諫書，論責民出錢，贖人捕鹽之害。略云：「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入，其尤良者，直二百千，一切養生送死，皆由田。出州縣百需，又出於其中。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贖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戶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撻以督之，鞭撻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贖，又非所以爲政也。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犯者不休，告者不止，購將安出，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是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使下有失職之民乎？今之世，必欲變法令，以從古之制，固未能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

必欲重之乎？」

按此書日後元祐諸公指陳新法之害者，不過如此，而反覆痛切或不如。公此時絕非不曉事者。

七月，撰餘姚縣海塘記。再上杜學士書。（時杜改使河北）是年得旨歸葬，遂以某月日與昆弟奉都官公之喪葬江甯府之蔣山，曾子固志其墓。與孫仲書（字正之）略云：「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跡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欲正之作一碣石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

按此書未知作於何年，以都官公墓志故附入於此。

皇祐元年己丑。公年三十一歲。公任鄞縣。去年都官公葬事訖，即回鄞任。是年秋冬間，入京師，明年春，送

北使，故示長安君詩云：「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蓋知鄞縣自丁亥至己丑，恰三年也。二月二十八日刻善救方樹石縣門外左。

按宋史本紀：「慶曆八年二月癸酉，頒慶曆善救方。」公為刻之，有後序見集中。

答孫元規河大賫書略云：「某聞閣下之名日久，獨未嘗得望履焉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做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為媿且恐也。」上鄞待郎書。撰伍子胥廟銘。公序云：「康定二年，予過胥山，周行廟庭，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新之，余與為銘。」按年分計之，固當是年。

撰太常博士曾公易占墓志銘。（鞏之父）序云：「公歿於慶曆丁亥，後二年而葬。」當為是年己丑。是年復歸京師。公登越州，樓詩云：「可憐客子無定蹤，一夢三年今復北。」是任鄞歷三年也。

二年庚寅。公年三十二歲。公在京師，候差遣，授殿中丞。是年春，送契丹使出塞，有伴送北朝人使詩序。公

序云：「某被致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嘗笑語，悉錄以歸，示諸親友。」公有示長安君詩云：「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和曾子翊授舒接之作云：「舊游筆墨苦今老，浪走塵沙髮已斑。」是在鄞縣之後，舒州之前，故知爲是年也。又詩云：「一馬春風北首燕，卻疑身得舊山川。回頭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其爲春初無疑。長安君，公長妹適張氏者。公集中有長安縣太君王氏志、曾子翊、係子固之弟諱宰、嘉祐六年進士初授舒州司戶參軍，有北客置酒詩。

按此據子固撰亡弟子翊墓志銘，宜可信，然疑嘉祐爲慶曆之訛。若嘉祐六年，則當爲辛丑，公年四十三歲。在京師任三司度支判官，直集賢院，無緣於舒州相遇，且與詩中所稱絕不類也。

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長老常坦詩。五月二十五日，撰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十月二十日，撰信州興造記。

三年辛卯。公年三十三歲。公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三月，長兄安仁常甫監江甯府鹽院。六月，長兄常甫卒，年三十七。九月十六日，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詩。公序云：「皇祐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

懷甯縣山谷乾元寺宿，與道人文鏡弟安國擁火游石牛洞，見李翔習之書聽泉久之，明日復游，乃刻習之後。撰贈尚書刑部侍郎王公墓志銘。撰廣西轉運使孫君抗墓碑。

四年壬辰。公年三十四歲。公通判舒州。四月，葬長兄安仁於都官墓東南五步。公撰亡兄王常甫墓志有

云：「先生七歲好學，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詔州縣大置學，先生以學先行，江淮聞州，爭欲以爲師，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甯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年。生兩女，無子。一時母夫人吳氏尚在，後曾子固撰仁壽縣太君墓志云：「二長子前死，夫人已老矣，身爲字其孤兒，忘其力之德。」則是安道尚有

子也。撰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志銘。撰李君夫人戚氏墓志銘。五月撰老杜詩集後序。

五年癸巳。公年三十五歲。公以殿中丞通判舒州。文彥博薦公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公乞免就試狀略云：「奉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闕就試。臣以祖母年老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幸蒙聽許方懼爲罪不圖執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令臣無葬嫁奉養之急而遂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甯宇即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特寢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云：「戴盆難與望天兼自怪虛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夏赴姑蘇視積水六月十五日書天童瑞新道人壁。六月十四日祖母永安縣君謝氏卒於撫州之臨川。十一月作芝閣記。十一月十五日葬永安縣君於金谿縣之某鄉某原曾子固志其墓時兩兄安仁安道已前卒。撰都官中郎致仕周公墓志銘。

皇祐六年 至和元年 甲午。公年三十六歲（三月改元）。公由舒州赴闕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

三月二十二日除公集賢校理公疏辭四上乃除公羣牧判官公辭狀云：「臣頃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窘迫比前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即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所以然者以舊制入館即當供職一年臣方其貧勢不可處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更聞特與推恩不俟一年即與在外差遣夫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是臣前所乞以爲私養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又累朝廷遽廢久行之法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差遣。」凡四上狀。歐陽修薦公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歐以公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公本傳）歐劄子云：「伏見殿中丞王安石

德行文章，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往年陛下增置臺諫官，四員今尙有虛位，伏乞用安石與呂公著補之，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得失，裨益聰明。

按歐公薦公爲諫官，不就，復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蓋當至和元年。歐集內薦公劄子下注云：「至和中，」可考也。此云以祖母年高辭，非是。公祖母謝氏卒於皇祐五年六月，至此已及一年，宋史作傳者未之考耳。又公集中無辭諫官表，按歐劄子下云：「乞留中，遂不出。」意當日諫官之命未下也。

司馬溫公嘗曰：「至和中，某與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時，包孝肅爲使，號清嚴，院中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舉酒相勸，光素不喜酒，亦強飲之，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是知其不屈。」（聞見錄） 撰金谿

吳君蕃墓志銘（公母舅） 撰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餘慶墓志銘 六月，撰通州海門興利記

七月，同蕭君玉王深父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遊褒禪山，作游褒禪山記 十一月，撰贛縣主簿蕭君墓志銘

二年乙未。公年三十七歲。公任羣牧判官，太常博士。九月丙辰，爲余公靖撰桂州新城記。撰永安縣太

君蕪氏墓志銘（毗陵錢公輔之母） 撰尙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志銘（深父之父）

至和三年。嘉祐元年。丙申。公年三十八歲（三月改元） 公任羣牧判官，太常博士。去冬，婦子病，至

春未已。（若昏眩疾） 八月十日，題景德寺試院壁，又作七律一首，有「歸期正自憑蒼髮，生理應須問酒醪」之語。上執政乞東南一郡書，略云：「某幸得以此時備使畿內，亦區區思自竭之時，願其親聞老矣，兄嫂尙皆客殯而不葬，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今不幸又爲疾病所侵，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昏曠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戾兵之衆，民物之稠，懼不給無以稱上之恩施，伏乞東南寬閒之區，寂寞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

學，以博祿賜之入，幸甚！」

按公知常州上監司啓云：「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由甲午至丙申，恰更二年也。

歐陽公贈詩云：「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朱門歌舞爭新態，綠綺塵埃拂舊弦。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尊酒盍留連。」歐公來書云：「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尙未得見，因信幸乞爲示。此地，在廣陵，爲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幸甚。」（與上首詩歐集內俱刻嘉祐元年）

公與歐陽永叔書云：「某幸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位，而樂與之爲善。某以私門多故，不得繼請左右，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過蒙獎引，追賜詩書，褒被過分，懼終不能以上副，輒勉強所乏，以酬大貺，非敢言詩，惟救其僭越，幸甚！」酬永叔見贈詩云：「欲傳道義心猶在，強學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搢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嘗傾廣坐中。祇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爲賦豈宜蒙。」

按歐公以太白昌黎相期許，公答詩特舉出一孟子，地位占得儘高，厥後屢辭召命，及入對，鄙魏徵諸葛孔明爲不足道，俱是摹倣孟子氣概。

歐論水災疏云：「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撰度支郎中葛公源墓志銘。

二年，丁酉。公年三十九歲。公任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求守江陰軍，未得，有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

云：「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買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高亭笑語如昨日，未路塵沙非少年。強乞一官終未得，祇君同病肯相憐。」五月，出京師。六月，至楚州，七弟安上病留四五日，至揚州，與四弟安國俱，喪羣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抵常州，任視事。到任上中書啓云：「某煙淪素業，邀會時恩，備

官牧人，既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尚蒙優詔，復備中州，自唯缺然，何以稱此？伏惟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自非上蒙靈寵，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書土復境，此亦無逃於大譴。與孫正之書略云：「某辱手筆威媿，近亦聞正之喪，配人生多難，乃至乎此，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以來，愁覺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惟欲閉門坐臥耳。久欲往奉見，況足下以書見趣，然某親老常多病，重去觀側，欲足下一至廣德，或潤州，某當走見，爲十日之會，此爲易耳。」

按所云手筆，謂求都官公墓碣，愁覺相仍，公上年苦昏眩疾，是年喪羣牧所生一子也。

撰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安世墓志銘。

按蘇君志末款云：「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王某銘。」則知常州在嘉祐二年無疑。

撰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乙墓志銘。撰仙居縣太君魏氏墓志銘。（江陰沈某之妻）撰左班殿直楊

君文訓墓志銘。撰叔父師錫墓志銘。歐陽公來書云：「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侍親爲道之

樂，日益無涯矣。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

按此則公於此時已識呂惠卿，薦達於歐公矣。至歐公亦稱之，惠卿之才辯，信有動人處。

三年，戊戌，公年四十歲。公任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三月，撰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嘉正墓志銘。撰秦

州司法參軍周君茂先墓志銘。（刑部子）撰右侍禁周君彥先墓志銘。（刑部子）銘曰：「君弟吾嫂，夫

人吾姑。」周繼宣爲公叔祖，中諱觀之女，蓋公從姑之夫也。撰河東縣太君曾氏墓志銘，志云：「某

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則爲公夫人祖母，而公之外祖母也。

按公之外祖，係處士諱收，收之配黃氏，曾太君爲尙書都官員外郎諱敏之夫人，豈敏與收爲親兄弟，公以

王安石年譜

一六

外家伯叔祖母，亦稱外孫耶？

撰太常博士樹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志銘。序曰：「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纒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是年公尙知常州事也。撰城隍院興造記。公祖衛尉府君葬撫州靈谷山，山水東出北折，以合於城隍，有屋曰城隍院，王氏父子來視墓，退輒休於此。歲戊戌，浮屠法冲新作之，爲作記。

四年，己亥。公年四十一歲。公任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是年，公自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與王達原書云：「某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某只於丹陽奉候。」

按王達原卒於嘉祐四年六月，則此書當在六月之前。至上萬言書云：「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一則至明年五月初矣。」公提點刑獄，蓋歷一年也。又謝提刑啓云：「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生全，禮會使事，按臨州部。」所云叨備一官者，蓋指常州而言，公以二年丁酉抵常州任，歷三年四年爲更三歲也。公提點刑獄，確在四年無疑。

上曾參政書略云：「某才不能任劇，而又多病，數嘗以聞執事，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寄之以刑獄之事，非因其才力之所宜也。」撰贈太師中書令勤威馮公守信神道碑。撰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志銘。與周敦頤相遇，語連日夜，公退而精思，至忘寢食。狄梁公陶淵明俱爲彭澤令，至今有廟在焉，景純作詩見示，繼和（提點江東刑獄時作）。九月，撰王達原墓志銘。（諱令公夫人吳氏，女弟之夫，卒九月三日，而葬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十一月，撰王夫人墓志銘。（夫人即公從姑周彥先之配，叔祖主客郎中諱觀之女也。）

五年，庚子。公年四十二歲。公提點江東刑獄。五月，己酉，公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時富鄭公弼爲相，薦之也。尋直集賢院。

按宋史仁宗本紀：「嘉祐五年五月己酉王安石召入爲三司度支判官」年月灼然可據。安石本傳作「嘉祐三年」者誤。

上富相公書云：「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今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某生平不習金穀之事，雖知蒙恩，不敢冒昧。」據此則公擬點刑獄，在度支之前矣。後有書云：「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蓋指此。上皇帝萬言書，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

按書中有云：「臣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當以使事歸報陛下，敢緣使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據此當在初還闕廷，未受度支之前所上也。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不可無以益之；然當今財匱，此非法不可行，不知財所以不足者，只未得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耳。」所以後來參政第二日，便專措置理財一事。（言行錄）

與劉原父書略云：「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閣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爲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鄒宗夷甫輩，稍稍驚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

按書中所云役告病而即止，且自愧恨，公此時絕非強使不合人情者。然目當日諸公爲夷甫輩，只因聖明在上，所以元海不至跋扈，刻刻以違事在心，日後銳志更張，爲此故也。

撰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略曰：「夫聚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

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鬻首而放其無窮之欲。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無以此爲先，况而況於後世之紛紛者乎？七月壬子，因歐陽公薦，同吳奎、吳中復、王陶相度監牧利害。八月，乞以監牧市馬。就委陝西漕臣薛向措置。略云：「伏見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今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更欲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絀縮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使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臣又訪得薛向陝西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卽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又此處置監牧稍成，卽河北諸監可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若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諸監便可廢罷，悉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則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厥利甚大。如允臣等所奏，卽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又使得專賞罰，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

此卽後日均輪及官自鬻械所由起也。蓋理財與利，是公生平極得意事，到此已不覺技養。所謂通融變轉，卽熙寧中「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便宜善買」之法。吳奎對神宗曰：「臣嘗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所爲迂闊，萬一用之，必紊綱紀。」卽指此事。

歐集考異云：「仁宗實錄嘉祐四年，公以翰林學士兼羣牧使，明年七月壬子，命吳奎、吳中復、王安石、王陶同相度利害。八月，奎等乞就委陝西漕臣薛向措置，而不及公之姓名。考公奏劄云：「臣所領羣牧司，準宣差中復、安石、陶等同共相度利害。」又明年，公入樞府復奏云：「昨差中復等與臣共議。」並不及壬子命奎之旨。今按吳奎對神宗有與安石同領羣牧，見其護非自用等語，則實錄所書無疑。歐集偶略之耳。是年選唐百

家詩。唐百家詩序云：「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誦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撰贈光祿少卿知康州趙君師旦墓志銘。撰都官郎中致仕周君墓志銘。

六年辛丑。公年四十三歲。公任三司度支判官直集賢院。朝命差同修起居注，公疏辭七上，乃許。第一辭

狀云：「臣去年始蒙恩時，除直集賢院至今就職，纔及數月，又有此除授，臣入館日淺，終不敢冒昧貪榮，以干朝廷用人資序。」據此則知與直集賢院隔一年也。第七辭狀云：「臣備位三司，列職儒館，若朝廷以爲可任，異時以大陞擢，於分不爲進越，則臣雖不肖，其亦何說之敢辭。」據此知前此三司度支與直集賢院同時除授也。朝廷再命同修起居注，五辭乃受。公辭狀云：「臣向時以資序在臣右，而行能宜蒙此選者尙多，故嘗自列至於八九，幸蒙聖恩聽察，纔及數月，所除始祖無擇一人，若臣今遂冒居，則是謂在臣右者已無可選，故不得苟得以忘前言之信。兼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加以氣衰，舊學幾廢，親老口衆，難住京師，伏乞一闕慢州軍差遣。」朝廷不許，五辭乃就職。六月二十七日，公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管勾三班院。

按宋史仁宗本紀云：「六月戊寅，以王安石知制誥。」是月壬子朔，由壬子數至戊寅，當爲二十七日。

按公初辭起居注云：「去年蒙恩直集賢院，當在五年五月，與三司度支同時。」纔及數月，復有此除授，則當在六年之首，自此五辭而後受，遂知制誥。據公辭狀及宋史本紀，俱當爲半年閒事也。

謝表云：「臣少習藝文，竊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飾於明時，豈敢尙懷於私計？」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公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每欲昇以美官，唯患其不就。除起居注之命，下，辭之累日，闕門吏齋教執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之廁，吏置教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鷄，其儻求之不得，特與之呢，輒持去，少年追殺之，聞封當此人死，公駭曰：「不與而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不當坐。」遂勅府司失入罪，事下鞫大理，皆以府斷。

爲是，誣放公罪，當詣閣門謝。公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舉奏之，帝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公爭之，曰：「如此則舍人不得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披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者，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執政忿不悅。是年歐公有論牧馬草地劄子云：「臣充羣牧使時，曾奏吳中復王安石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更改，乞差官先打量牧馬草地，而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此件商量未了，方欲條陳愚見，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舊管地甚多，久爲民間侵占耕種，今若更行根究，必然難明，徒爲追擾。臣今欲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明立界至，其已侵者，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卻根究已耕之地，重爲騷擾。」閏八月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蘇轍對切直，考官胡宿請黜之，帝不許，收入四等，除商州軍事推官。公嘗撰制詞，意其右宰相專攻入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韓魏公曰：「此人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遵爲之詞。」夜讀試卷，有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詩。又有詳定試卷詩，內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公此時已有改詩賦之意矣。嘉祐中，後苑賞花釣魚時，王介甫以知制誥預末坐，帝出詩示羣臣次第屬和，傳至介甫，日將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對時，鄭毅夫擁接席，願介甫曰：「宜對太液池。」介甫遂成詩云：「蔭澗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盤，太液池邊送玉杯。宿蕊暖含春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康歌豈易陪。」翌日都下盛傳王舍人竊柳著卿詞「太液波翻披香簾」之語。介甫頗銜之。（堯山堂外紀）撰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興神道碑。

七年壬寅。公年四十四歲。公知制誥。撰給事中孔公墓志銘。撰孔處士叟墓志銘。撰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撰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公有詩呈陳和叔，序云：「嘉祐末，和叔以集賢校

理判登聞鼓院，同知太常禮院，寓居皮場街，有園數畝，中置二櫺，輒表文，北戶通溝，略衍通街，旁作小屋，毀輜車爲蓋。某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管勾三班院，閒度約，飯車蓋下，坐臥輒上，笑語常至夜。如此三歲，而和叔禮太夫人憂，未幾，某亦喪親以去。時永昭陵尙未復土也。

按荆公自直集賢院至遭憂，共五載有餘，今云三歲，據和叔寓居皮場街爲言耳。荆公丁憂，在癸卯八月，和叔遭憂，約在壬寅，和叔寓居皮場街三歲，逆數之，當自己亥始，時荆公尙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未幾知制誥，故序文連及之。

據此則益知公召入爲度支判官，當在五年庚子，由庚子五月，至公喪母夫人癸卯八月，恰週三歲也。與宋史本紀正合。安石本傳稱嘉祐三年者，失之。

撰龍圖閣直學士楊公新秦集序（諱改字樂道）

人年癸卯。公年四十五歲。公知制誥，尙書工部郎中。

三月，仁宗崩，英宗卽位，有追感正月十五日事詩：「正月端門夜，金輿縹渺中，傳觴三鼓罷，縱觀萬人同。響聲如在，嬉游事已空，但令千載後，追詠太平功。」二月，撰楚國太夫人陳氏墓志銘。（文簡程公諱琳之妻）

三月，撰富國縣太君樂氏墓志銘。（判西京留守司事陳君諱見素妻）四月，撰太子太傅田公況墓志銘。撰王會之逢墓志銘。撰大理寺丞楊君忱墓志銘。六月，撰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八月，辛巳，母夫人仁壽縣太君吳氏卒於京師，年六十六。十月，乙酉，歸葬江甯府之蔣山。曾子固志其墓云：「夫人好學強記，至老不倦，嘗隱約窮匱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強起，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強之。及虞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不足以養爲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外者也。』其子爲知制誥，例得加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不及封。」撰謝景回墓志銘。（諱

絳，希深之少子。）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公年四十六歲。

公在金陵守制。舉族貧病，陳景初、魏藥石，公有詩謝之，見集中。（陳善

醫）六月，為天章閣待制，與國吳公作潭州新學記。（有序）

十月，撰度州學記。舒王丁太夫人憂，讀

經，蔣山與元禪師游，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王益叩之，元曰：「公般若障三，有近道之實，一更一兩生來，恐純

熟。」王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世緣深，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

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經世，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此其三也。

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王再拜受教。

二年乙巳。

公年四十七歲。

公在金陵守制。

七月二十七日，朝命召赴闕，辭不赴。辭狀云：「奉聖恩以臣寡

服既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罪逆餘生，尙蒙齒錄，理當即日就途，而臣抱病日久，見服藥調治，乞一分司官於

江甯府居住，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辭三上，自是訖英宗世不復起。

按公母夫人卒於仁宗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及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大祥猶未滿數日，喪服未應除。蓋

當時朝論所屬，先期敦迫就道耳。看下文曾子固書，自明。

撰虞部郎中刁君墓志銘。撰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問墓志銘。撰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

君墓志銘。撰王深甫墓志銘。祭文云：「既喪吾母，又奪吾友。」據志：深甫以是月二十八日卒也。曾子固來

書云：「八月中，承太夫人大祥，於郵中寓書奉慰，未審到否。深甫疽背，痛毒同之，示及志銘，反覆不能去手，讀

之滿足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云讀禮欲有所論者，輩亦嘗有此意，顧不能有強，又無所考實，故莫

能就。介甫既有意，願遂成之。輩在此全純愚以辭俟，但苟祿以棄時日，為可惜耳。洩血比夏已否？上奏當稱前

某官，介甫果以何時北來，不惜見論。」上富相公書云：「不孝得罪天地，扶喪南歸，閣下親屈手筆，撫循慰

勉；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雖在攀號摧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近聞以旌薰出撫近鎮，而尙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勤止，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闕然不即敘感。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爲天下所鄉往，而又忠言讜論，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案是月富公以使相判揚州）九月登治城有作。撰尙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瑗墓志銘。撰廣西轉運使李君墓志銘。撰葛興祖墓志銘。撰尙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裴神道碑。

三年丙午。公年四十八歲。公在金陵。撰廣西轉運使李君寬墓志銘。撰尙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志銘。

撰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尙書屯田郎中劉君牧墓志銘。撰永嘉縣君陳氏墓志銘。（太常博士王逢之妻）四年丁未。公年四十九歲。春正月，英宗崩，神宗卽位。三月，子粦登許安世榜進士第。（粦時年二十四歲，

是年司馬光知貢舉。）授旌德尉。閏三月十九日，起公原官知制誥，知江甯府。公終英宗世，未嘗起。韓維曰：公著兄弟，更稱揚之。帝在穎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友王安石之說也。」維遷庶子，又薦公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及卽位，召之不至，帝謂輔臣曰：「安石果病耶？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真輔相材，必不欺罔。」遂有江甯之命，詔至一辭，旋視事。公謝表有云：「久寄託於丘墳，竊諳知其閭里，念雖閉閣，始弗願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撰祕閣校理丁君元珍墓志銘。撰尙書司封郎中孫公墓志銘。撰仁壽縣大君徐氏墓志銘。九月戊戌，召公爲翰林學士，時曾公亮力薦公以間韓琦。琦求去，帝問誰可屬國，王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帝不答。撰太平州新學記。撰尙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固墓志銘。撰臨川吳子善墓志銘。撰壽安縣大君李氏墓志銘。

卷中

王安石年譜

熙寧元年，戊申。公年五十歲。與寶覺大師會宿金山。公後有贈寶覺詩，序云：「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夕，今復見之，故賦此詩。」詩云：「大師京國舊，興趣江湖迴，往與惠詢輩，一宿金山頂，懷哉苦留戀，王事有朝請。」蓋正當啓行赴京時也。後與寶覺宿龍華院有絕句云：「與公京口水雲間，問月何時照我還，邂逅我還還問月，何時照我宿金山。」夏四月乙巳，公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閱月矣。王介字中甫，博學善議論，與荆公游甚款，然未嘗降意少相下。熙寧初，荆公以翰林學士被召，前此屢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詩寄云：「草廬三顧動春熱，蕙帳一空生曉寒。」蓋有所諷，公得之大笑。詔公越次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不煩，至要不至，至易不難。」帝曰：「卿可謂貴難於君。」一日，講席退，獨留公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公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但患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卷懷而去耳。」上本朝百年無事，劄子略云：「臣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迫於日晷，不敢久留，遂辭而退，竊念審問及此，而臣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意，故敢冒昧，竊有所陳。伏惟仁宗之爲君也，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是以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然承累世因循未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話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

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訓練，又不爲之擇將，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嘗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嘗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愛動而國不強，類非外蕃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伏唯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事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

按公之傾動主上，得專政柄者，盡在此書。其於宋室中葉之病，言言洞中膏肓矣，真醫國手也。

老學庵筆記云：「熙寧初，王荊公召還翰林，初侍經筵之日，講禮記易筮一節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第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至於垂死之際，姑息者且止之詞也。天下之害，未有不由於且止者也。』」
秋七月丁丑，賜布衣王安國進士及第。（宋史神宗本紀）公謝表云：「臣之同產，爲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纔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德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軹科第而命官，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閭巷之所驚嗟而罕見。」八月，撰鄭公夫人李氏墓志銘。（子翰林學士，解公居憂金陵時嘗從學。）撰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詢神道碑。是年，公請坐講，曾子固爲著議，官議以諷議曰：「今之拔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待爲名，則其任可知，迺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爲諸於上。其爲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爲與有爲，非以是爲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爲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康，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願僕僕然以坐自請者，非妄歟？故爲此議以解其惑。」

宜輿備欣曰：「爾時介甫位未高，曾王之交方密，必子固力阻不從，而著議以解其惑者，茅鹿門乃謂「此

議爲伊川發，一按伊川爭坐講在元祐朝，子固以元豐六年卒，其弗合明矣。

明年介甫既執政，士大夫多以爲得人，御史中丞呂誥將入對，學士司馬光相遇並行，問：「今日所言何事？」誥曰：「袖中驪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誥曰：「君實亦爲此言耶？」上疏曰：「安石初託疾及除知江甯府，乃從命一也；小官則避，重任不辭二也；侍講侍讀，請坐自尊三也。」

按荆公以孟子自處，事事欲摹倣古人，立崖異，爭坐講亦其一節也。而子固不以爲然，至作議以諷，其不阿所好如此。夫居上位者，當容異己之君子，而不當睚眦同己之小人。乃荆公一見呂吉甫而喜，援引至執政，而卒爲所賣，子固兄弟交終身無一言推轂，豈非好人同己之失歟？

冬十一月，郊時執政以河朔旱傷，乞南郊勿賜金帛，司馬光以爲可聽。公曰：「此唐常袞辭堂撰故事耳，國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此不過頭會其斂耳。」公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財用足。」王韶上平戎三策，言西夏可取，宜先復河湟，并有熙河蘭鄯，以斷夏人右臂，遂命韶行邊。撰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張君洵墓志銘。撰尚書司封郎中孫公錫墓志銘。撰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訥墓志銘。撰袁州軍事推官蕭君洵墓志銘。撰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實臣墓志銘。撰樂安郡君翟氏墓志銘。撰同安郡君劉氏墓志銘。撰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陟神道碑。

二年己酉，公年五十一歲。春二月，庚子，公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時帝欲大用公，唐介言：「安石好學泥古，議論迂闊，若爲政必多所變更。」帝又問孫固，固言：「安石文行甚高，但宰相自有度，安石狃狹少容。」帝不聽，以公參知政事。謂公曰：「人皆不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公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爾。」又問：「設施何先？」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甲子，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講求新法。公以宰相陳升之領其事，復薦呂惠卿章惇曾布並爲三司屬官。公言：「理財當修周官泉府之法，以收利權。」時大臣議

論多不協，惟真州推官呂惠卿以爲是。公喜曰：「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惠卿一人而已。」因薦爲檢詳文字，凡所建議，多出於惠卿之筆。公有乞制置三司條例狀，略云：「先王之法，畿內爲賦，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之法，以悉遷之。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更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今天下財用窘急，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或贏，年餘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這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括簿書，促期會而已，無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剝削，殆無餘藏，諸司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要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責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爲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財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賄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糴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而民財亦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者，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溫公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人，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旣成，卽當逐之耳。」公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得毋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荆公者。（元城語錄）

三月，乙酉，詔漕運鹽鐵等官各具財用利害以聞。四月，丁巳，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是月之二十日）壬戌，冊皇后向氏，公撰冊文。（是月之二十六日）五月十一日，上進戒疏云：「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竊聞自古帝王，必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

能精於用志，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皆以自竭，則法度之成，風俗之行，甚易也。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以鼎盛之春秋而事天下之大奉，所以感陛下耳目者為不少，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者，宜在於此。六月丁巳，御史中丞呂誼以論公罷知鄧州。七月辛巳，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令發運使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審買，從貴就賤，用近易遠，毋使富商大賈乘急邀利，以薛向領之。壬戌，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坐言許遵所議刑名不當，貶監安州稅，定謀殺傷首原法。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請從減死論，帝命公與司馬光集議，公以遵言為是，光執不可，廷臣多右光，帝方向公，詔從公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等，著為令。

按登州許遵之獄及鬪鶉事，俱公之執拗處。乃一遇仁宗，不從公議而特放公罪；一遇神宗，如公意而遂著為令，則是成公剛愎之失者，神廟為之也。

罷通商法，置賣鹽場於永興軍，從薛向請，官自鬻鹽。撰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進封東陽郡公宗辯墓志銘。（魏王元佐孫）撰贈秦宥軍節度使進

封祁國公宗述墓志銘。（韓王元偃孫）撰贈華州觀察使進封華陰侯仲龐墓志銘。（魯王元份曾孫濮

安懿王允讓孫）撰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志銘。（越王德昭孫）撰右千牛衛將軍仲馮故妻永嘉縣

君武氏墓志銘。撰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志銘。撰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

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志銘。撰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志銘。（魏王元佐曾孫）

按以上宗室六人，縣君三人，俱於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葬地同，時日又同，豈公亦奉詔為之耶？

撰虞部郎中晁君仲參墓志銘。撰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昌朝神道碑。撰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

書工部郎中傅公立墓志銘。（堯俞之父）撰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彥博墓志銘。撰揚州進士潘夫人

樹氏墓志銘。九月丁卯立常平給斂法。戊辰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

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廉有餘糧。至是

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令既具出

示蘇轍等曰「此青苗法也」轍曰「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

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多事矣」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乞留

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其事與青苗法合於是遂決意行焉時蘇轍亦為三司屬官

與呂惠卿論每不合及青苗法行轍以書誡公曰「某蒙恩得備官屬受命以來於今五月雖勉強從事而才

力寡薄無所建明至於措置大方多所未論」因極論農田水利徭役均輸青苗五者之失凡數千言十一月

月乙丑以韓絳制置三司條例。頒農田水利約束。閏十一月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

差役官凡四十一人。

三年庚戌 公年五十二歲。公任參知政事。春正月乙卯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二月韓琦請罷青苗

法公稱疾不視事帝袖琦疏示執政因論罷青苗法公力求去帝命司馬光草答詔有「士大夫佛騰黎民騷

動」之語公上章疏辯踰月帝手詔慰留且命呂惠卿論旨公入謝因為上言「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變天下

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為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權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權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為

輕重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姦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重輕

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為然公乃起視事謝表云

「特明主知臣之有素，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察言不忌，誠行無慚。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為。」自是持新法益堅。傅欽之行狀云：「熙寧三年，王安石新用事，方變法令，公以母喪服除，至京師。安石素善公，謂公曰：『舉朝紛紛，今幸公來，已議以待制諫院奉還矣。』公謝曰：『恩甚厚，但恐與公所謂新法者相妨耳。』」乃以為權同判流內銓。司馬溫公素與公善，致書於公，乞罷遣散青苗使者，及諸路提舉官，以息人言。且云：「諛佞之士，一時有順適之快，日後將有賣公以自售者。」公答書云：「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專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為受命於人主，修法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專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詔不為改，自是遂與公絕。三月己亥，始策進士，罷詩賦論三題。五月，詔罷制置條例，歸中書，悉以新法付司農寺，命呂惠卿兼判，尋以會布代。六月七日，上言尊號劄子，略云：「議者以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輒復惓惓，妄有陳請，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西陲之勞，方以過為在，已遽有徽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為忠，陛下宜以撝謙為德，伏惟聖心，更賜詳酌。」王韶領秦鳳，市易務。九月癸丑，作東西府以居執政。（據宋史：九月戊子朔，癸丑是月之廿六日。）十月七日，公與諸宰執俱遷入新府，有謝表。（見本集）略曰：「伏奉差中使傳宣，今月七日辰時三刻，遷入新府，并借官軍，就賜御筵者。（中謝）發使禁闕之中，視圍魏闕之下，取材置臬，一皆斷於睿議；成事告功，初不煩於宰旅；重紆衡蓋，周視庭除。申以中人喻之，夏月使及日辰之吉，即於堂寢之安，輟車府之旁，牽載其幣，重移要官之烹割，備以鼓歌。」云云。石林詩話曰：「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以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洩。元豐初，始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入位。裕陵幸尚書省，同嘗特臨幸，駐蹕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賀，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勢連雙

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也。崇甯以後，宰相例賜第京師，兩府咸虛位矣。

按宋史神宗本紀及公集并石林詩話三處所載正合。但詩話云「元豐初」一則熙甯二字之誤也。公以熙甯九年十月再去相位從此不復起到元豐元年去位已二載居蔣山食祠祿無有遷入新府之爭。看本紀云「九月癸丑」一則爲二十六日到十月七日。宰執遷入治事。表中云「良月」一則爲十月盈數無疑。今依宋史本紀改正。

又西清詩話載張掖以二府初成作詩賀公。公答詩曰「功謝蕭規慚漢第，恩從隗始詔燕臺。」亦云熙甯初可證元豐之誤。

十二月己未改諸路更成法置將官。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收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橫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爲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上下相制截然不可犯後遂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至是議者以更成法雖無難制之慮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將相習平日專司訓練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乙丑立保甲法公言「欲省財用爲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弓弩教之戰陣每一保夜輪五人警盜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保內犯強盜殺人強姦略人傳習妖教造書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餘無得坐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雖不知情亦科失覺罪逃移死絕同保不及五家并他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爲一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

名。丁卯，公加同平章事。戊寅，行募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一免役錢。一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一助役錢。一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僱直多少，隨戶等均取僱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贖錢」。用其入募人代役。昔與妙應大師說：「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子之禍福，或疑在古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良臣將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書。

四年辛亥。公年五十三歲。

公任平章政事。

春正月，壬辰，嘗廣惠倉田。田本絕戶業，韓琦請勿鬻以振濟飢

民，至是請鬻之，以爲河北東西京東四路青苗本錢，詔從之。二月，丁巳朔，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及明經

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進士。公言：士當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於是改法，罷詩賦及帖經墨義。士各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

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卽增策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

但如明墨義，應解章句而已。時詔都堂集議，蘇子瞻議曰：「論文字，則策論爲有益，而詩賦爲無用。論政事，則策論詩賦皆歸無用。自唐以來，以詩賦得名臣者爲不少。近世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待問條目，搜抉略盡，

臨時剽竊，亂易首尾，以眩有司，其弊有甚於詩賦。」公不聽。撰王補之元咎墓志銘。八月，癸丑朔，遣官體

量陝西差役新法，及民間利害。庚申，復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子雱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九月，嘗坊

場河渡祠廟。冬十月，壬子朔，罷差役法，使民出錢募役。十一月，壬寅，開洪澤河，達於淮。

五年壬子。公年五十四歲。公任平章政事。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訪時政者。三月，丙午，行市易法。自玉

帛倡爲沿邊市易之說，公善之，以爲與漢「平準法」同，遂用章惇、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於京

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爲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什一，及歲倍之。如過期不輸，每月息外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爲提舉。

上五事。劄子公略云：「陛下卽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然就其中法最大而議論最多者有五：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荒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獲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保甲市易，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緩而圖之，則爲大利；不然，則爲大害。何則？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今一旦變之，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畝，故不得其人，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然天下之人，鳧居雁聚者，數千百年，今一旦變之，使什伍相維，鄰里相屬，苟不得其人，則騷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重輕以通商，令民歲入數萬緡息，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壞矣。臣故曰三者得其人而緩而謀之，則爲大利；否者且爲大害。誠使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保甲之法成，則寇亂息而威勢彊；市易之法成，則貨財流通而國用饒足。」侃侃鑿鑿，安得不動聖聽？

五月丙午，行保馬法。公建議行保甲養馬法。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或官與直令自市，歲一闈其肥瘠。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捕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死，社戶平償之。初行，開封府其後遂徧行於諸路。公求去位，帝不許。公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絕少。呂誨比卿少正，卯廬祀朕，不爲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天下事方有緒，卿不可去。」固令執轡。六月癸亥，詔以四場試進士。東府庭下作盆池，有偶題詩：「黃塵投老倦悠悠，故繞盆池種水紅。落日

歆眠何所憶？江湖秋夢縹緲中。」八月，王韶城武勝。公與王子醇書云：「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即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當勿墮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初，韶言：「措置熙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費官本。」文彥博曰：「此如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爾！」帝曰：「屋壞豈可不修？」公曰：「主者自有付度，豈爲工師所欺？」自是韶有進討朝廷不復與之計財。甲辰，頒方田均稅法。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澗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年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爲限，舊管收感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緡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埒，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煙，析產典賣，割移，宜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六年癸丑。公年五十五歲。公任平章政事。春正月，辛亥，上廟議劄子。略云：「準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敕，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穆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晉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宗廟重事，所宜博考，乞下兩制詳議。」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之主，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以契、稷爲始祖者，以其承契、稷之本統也；使契、稷自有本統承其後，而湯與文王又爲別子之後，則自當祖其別子，不當復以契、稷爲祖矣。所以祖契、稷者，非以有功與封國爲重輕也。諸儒適見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以爲祖有

功。若祖必有功，則夏后氏何以郊饗乎？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始，則僖祖之爲始祖無疑。儻以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爲始祖，是使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況欲毀其廟遷其主，而下祔於子孫之室，豈稱敬宗尊祖之意哉？請宜以僖祖爲始祖之廟。」翰林學士韓維議：「昔先王既有天下，必推基業所由起，奉以爲太祖，所以推功美，重本始也。太祖皇帝坐清大亂，子孫遵業，萬世蒙澤，爲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何跡功業，未見其所自上尋世家，又不知其所以始，若以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有未安。」天章閣待制孫固議：「漢高帝之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敢尊春陵，而祖高帝。今國家承業百年，富有四海，皆以太祖之功，不當以僖祖替其祀，請以太祖爲始祖，而爲僖祖別立廟，如周人別立姜嫄之禮，禘祫之日，奉祧主東面以伸其尊，此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義也。乞特爲僖祖立室，置祧主其中，由太祖而下，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韓琦聞之，歎曰：「此議足不朽矣。」時禮官章衡等，請以僖祖爲別廟，蘇頌請以僖祖祔景靈宮。帝以固議問公公曰：「爲祖立別廟，自古無此禮。姜嫄所以有別廟者，蓋姜嫄，媒神也，以先妣故，盛其禮與歌舞，皆序於先祖之上，不然則周不爲魯廟，而立姜嫄者何也？」帝以爲然，於是詔依絳等議，還僖祖神主爲太廟始祖，舉朝合爭之弗省。

按治平四年閏三月，遷僖祖神主於夾室，從溫公議也。是時公方初起判江甯府，未與議，此舉未能無私意。元絳素諂事公，其議蓋承公意爲之爾。夫商周之王，肇基契稷，而宋之帝業，不緣僖祖，以僖祖比契稷爲始祖，而太祖退居昭穆之列，非也。然程朱大儒亟稱之，伊川謂畢竟介甫所見，高於世俗之儒。朱子謂：「後之議禮者，但以韓維司馬光之賢，人所尊信，而安石執拗，遂併安石之言之合禮者，而端之，徒使太祖僖祖互衡勝負於冥冥之中，不已過乎？」蓋禮家之聚訟久矣。

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訶止之，策其馬，公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

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爲杖衛士，斥內侍，而公猶不平。（宋史本傳）

按蔡確爲公所援引，其爲此奏者，蓋揣知此時神宗已厭薄公，故特爲此以逆探上意，蓋傾險之尤者。然其論自正。

三月，公提舉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三經義，子雱與呂惠卿同修撰。是時大旱，自十一月不雨，至於三月，河北河東陝西流民，大入京師。監安上門鄭俠畫圖爲書，句馬遞以聞，且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卽乞斬臣以正欺妄之罪。」一時熙寧六年三月二十六日也。神宗覽疏數急，遂詔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免役並罷，凡十入事。四月一日，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三日，大雨。七日，早朝賀雨，上出圖狀示宰執，且責之，宰相以下皆謝罪，公遂力求去。丁卯，詔進士諸科並試明法注官。夏四月，以范子淵提舉濟河司，置濟河杷，先是，選人李公義獻鐵龍爪揚泥車，法用鐵爲爪形，繫舟尾，沈之水，乘急流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以爲可，而惠其太輕，公請令同議增損，乃別置濟河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公善其法，下大名府，令試，范子淵迎公意，以爲可用，遂令提舉而公義爲之屬。六月，已亥，置軍器監，公子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無堅利者，宜更制其法，斂數州之所作，聚以爲一，若今錢監之比，募良工爲匠師，而擇知軍事者典其職。」帝采其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秋七月，乙巳，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等六路，各置鑄錢監。九月壬寅，置兩浙和糴倉，立斂散法。辛亥，初策武舉之士，舊制武舉試義策於秘閣，試武藝於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於庭，策與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未等三班差役。至是，樞密院議修武舉法，不能答策者，答兵書墨義。公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修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按公創行新法十八事，至熙甯六年已略盡。就其中出公獨見者，只進士罷詩賦，而創立經義，武舉黜墨義，而專尚勇力，此皆儒者正論。至保甲保馬，亦先王寓兵於農之意，其餘皆小人迎合附會而成。如青苗錢，且於蘇子由而成。於王廣淵均輸，由於薛向，市易起於王韶。

王韶破走木征，取岷宕洮疊四城。辛巳，帝御殿受寶，解所服之玉帶賜公。元厚之有平戎慶捷詩云：「何人更得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蓋指此也。公賀表有云：「修復四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蓋公生平最得意事。公有和元厚之詩云：「湖地馬牛歸隴底，漢人煙火起湟中。投戈更講諸儒藝，免胄爭趨上將風。文武佐時慚吉甫，宣王征伐自膚公。」此時公以吉甫自居，蓋刻刻以契丹西夏爲念。其有事木征者，實緣男勇得秦卒，言洮河事，欲斷夏人右臂，因以取之。故契丹言疆界，而公持欲取姑與之說，廟堂亦遂從其議。此時神廟亦有取契丹之心，特未敢宣言於廷耳。直至元豐七年，永樂喪敗，神宗臨朝歎息，明年三月，遂晏駕。元祐初，司馬公當國，悉還夏人米脂等六寨，西邊曠然無復事矣。蓋公所圖謀者，於西夏纔做得一半，便歇手。於契丹，全不露形跡，使當日更挑強邊，未知摧敗若何。然此乃神宗之意，未可專罪金陵。故此詩云：「謀合君心只晉公。」蓋實錄也。設免行錢，先是京師百物有行以應，官司責辦，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冬十月，議開直河。時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外都水監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公是之。言於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即見水難施功爾。今第見水，即以濬川把濬之，苟置數千把，則無復淺濶，歲可省開濬費數百千萬。」乃命范子淵主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助諸河皆塞之。時大諱天下水利，有獻策曰：「梁山洧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介甫喜甚，沈思曰：「然安得所貯許水乎？」劉貢甫在坐中曰：「此甚不難，自其旁再穿一梁山洧，則足貯此水矣。」介甫大笑而止。壬辰，行

折二錢。介甫請并京師行陝西所鑄折二錢，宗室及諸軍不樂，有怨言。上聞之，以問介甫，欲罷之。介甫怒曰：「朝廷每舉一事，定爲浮言所移，如此何事可爲？」遂移疾臥不出。上使人諭之曰：「朕無聞於公，天日可鑒，何遽如此？」乃起。（記聞）撰張常勝墓志銘。

卷下

熙寧七年甲寅。公年五十六歲。三月丙辰，遂遣林牙蕭禧來言河東疆界事。己未，行方田法。夏四月，乙酉，王韶擊木征降之。丙戌，公去位，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薦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時呂嘉問、張諤持公而泣，公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鄭俠又上書言：「安石本爲惠卿所誤至此，今復援以遂前非，不復爲宗社計。」又上疏諫用兵，語甚切屬。熙河奏捷，殺戮甚衆，上爲惻然。手詔諭王韶等，今後只務招降，木征餘黨毋以多殺爲功。於是惠卿等惡之。公旣薦惠卿執政，復以啓賀云：「王功方就，庶無一糞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撝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如此推心委任，而惠卿轉眼即背之，得不念溫公之言耶？公與王子醇書云：「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誠能如此，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叛，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又聞屬羌經討者，旣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寡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王荆公罷相，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江東諸郡皆有之。百官餞荆公於城北，劉貢甫後至，追之不及，見其行櫓上有一書屏，因書一絕以寄之云：「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德，又隨車騎過江東。」韓獻可蕭絳之入相，繼荆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公將更易振舉之。奏：「古者家宰制國用，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與聞。」始置局中書稽

考天下財用之數，量入以爲出。援用司馬光，上曰：「吾於光豈有所愛，顧光未肯來耳！」（行狀）六月十五日，到江寧府任。謝表云：「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持舍垢之寬，終懷覆練之懼。」復與王子醇書云：「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惟當理冗費爲經久之計，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非復議論所能搖沮。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持，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初到江甯作詩云：「江湖歸不及花時，空撓扶疏綠玉枝，夜直去年看菴薈，晝眠今日對紛披。」寄吳氏女子詩云：「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蓋公自熙寧元年夏四月到京師，至今歷七年矣。（公長女爲吳允子婦，吳安持之妻。）公弟安國以鄭俠獄，放歸田里。呂惠卿構之也。時俠以上書送汀州編管，既行，上問惠卿曰：「鄭俠小臣，何緣知禁中事，及大臣奏對之語？」惠卿曰：「此皆馮京手錄，令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爾。」上以責京，京奏：「俠行未遠，乞追還對辨。」遂付詔獄。遇安國於途，安國舉鞭相賀曰：「賢可謂獨立不懼。」因隨至所居，求觀前後奏，俠答以未嘗留存。安國言：「亦見賢所與家兄書，家兄雖安國之言不聽，泥公乎？」俠曰：「不意丞相一旦爲小人所誤，以至於此。」安國曰：「是何爲小人之誤，家兄自以爲人臣子，不當避四海九州之怨，使怨歸於已，方是臣子盡忠國家。」俠曰：「未聞堯舜在上，夔契在下，而有四海九州之怨。」安國以爲然，因赴對成獄，俠送英州編管，安國放歸田里。安國嘗以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嘗諫其兄以天下洶洶，不樂新法，恐爲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僕及先人，發掘丘壟，豈得不干預我事耶？」（言行錄記聞）八月十七日，公弟祕閣校理安國平甫卒。時惠卿有射羿之意，公罷相，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放歸，詔以論公公對使者泣下，既而復其官，命下而安國卒矣。年四十。

見公所撰墓志。乃綱目通鑑俱載：「八年正月，爲呂惠卿所構罷。」蓋年月誤也。公有中使撫慰安國弟亡謝表云：「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蓋正當七年罷免之時，若八年二月，則已再入相，平甫不應正月尙列朝籍也。

王平甫熙寧中直宿崇文館，夢有人挾至海上，見海中夾宮殿甚盛，其中作樂，笙蕭鼓吹之伎甚衆，榜其宮曰「靈芝宮」。平甫欲與俱往，有人在宮側謂曰：「時未至，且令去，他日當迎之至此。」恍然夢覺，時禁中已曠鐘矣。平甫爲詩記之曰：「萬頃波瀾木葉飛，笙歌宮殿號靈芝，揮毫不似人閒世，長樂鐘聲夢覺時。」後四年平甫卒，其家卜之曰：「公嘗夢往靈芝宮，果然乎？」卜曰：「然。」又三年，曾阜夢與平甫會，旁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九月，癸丑，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三十七將。十一月，己未，祀天地於團丘，大赦。時呂惠卿已拜公，慮公復進用，乃援郊祀赦例，薦公爲節度使。上詰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無以對。石者無不爲，一時朝士更朋附之。於是鄧綰、鄧潤甫、因李逢之獄，又挾李士甯以撼公，韓絳、顧處中書度不能制，竊請帝復召公爲相，帝從之。惠卿懼，乃條列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冀上意沮，上悉封以示公。公上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立敵。」蓋爲惠卿發也。既承召命，卽倍道而進，七日至汴。李士甯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自言時已三百歲，又預知人休咎。公嘗與之詩，及爲相，每延於東府，跡甚熟。暨公鎮金陵，而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趙世居，御史府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言「士甯嘗與此謀」。詔捕之獄，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於市。士甯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惠卿因欲引士甯以誣壞公，會公再入秉政，謀遂不行。（公集中有贈李士甯道人詩云：「杳杳人傳多異事，冥冥誰識此高風。」蓋公好奇，故此輩得以誑誘，使非再相，則大獄成矣。）乙酉，初行河北戶馬法。六月，上三經新

義，詔頒於學官。（有序見集中）加公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子季龍圖閣直學士，呂惠卿給事中，季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用是益成仇隙。荆公經義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公嘗歎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也。」安石與其子等，其徒呂惠卿升卿，撰定詩書周禮義，模印頒天下，凡士子應試者，自一語以上，非新義不得用。於是舉者，遂不復思索經義，亦不復誦正經，惟誦安石惠卿書，精熟者輒得上第，又多以佛書證六經，至全用天竺語以相高，晚向字學，復以字書去取天下士，於是學者不復解經，而專解字，往往辨析字畫，說一字至數百言，去經義益遠。秋七月，議割地界邊，先是，遼屢遣使蕭禧等來爭議疆事，不決，帝以問公，公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乃詔以分水嶺爲界，遣韓續如河東，割新疆以界之，東西凡失地七百里。九月，公兼修國史。冬十月，呂惠卿出知陳州，御史蔡承禧論惠卿欺君玩法，植黨肆奸，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跡，以媚公，公子季允深憾，遂讒綰奏：「惠卿兄弟強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爲姦利。」事置獄鞠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公屬疾，不視事，帝強起之，時華出軫，帝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公上疏言：「晉武帝五年，華出軫十年，又有李，而其在位二十八年，天道遠，但當修人事以應之，願勿以爲憂。」帝曰：「聞民間甚苦新法。」公曰：「邪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邪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公退而屬疾，臥，帝慰勉，乃起視事，因取上所不喜者章惇趙子幾等，悉奏擢用上，喜其出，勉從其言，由是權益重。經略交趾，時獻言者謂「交趾已爲占城所敗，衆不滿萬，可計日以取。」乃以沈起知桂州，繼又以劉彝代之，相繼經畫。九年丙辰，公年五十八歲。公任平章政事。春二月，以郭遠爲安南招討使，時交趾大舉入寇，連陷欽廉州，謀得交趾，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公大怒，自草敕勝詆之，以趙鼎爲招討使，高言郭遠老於邊事，願以爲使而已，副之。秋七月，公子季辛。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

不成，公子粵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公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上書訟安石：「盡棄所欲隆，尙縱橫之未數，罔上要君，方命矯令，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失志倒行逆施者不如此。」帝以狀示公，公謝無有，歸以問粵，粵言其情，公咎之。粵懷恚，道發背死。

粵字元澤，公長子。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洗河事，數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後王詔開熙河，公力主其議。粵由此舉進士，氣豪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義解，亦數萬言。時公執政，所用多少年，粵亦欲預選，乃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公乃以粵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鑱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粵好爲大言，嘗稱商鞅爲豪傑之士。至是卒，年纔三十有三。公題粵祠堂詩有云：「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摧。」世謂其譽兒太過云。

冬十月，公去位，以使相判江甯府，領經局。（有經局感言一首）公自再相後，屢謝病求去，及粵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甯府，自是絕口不言朝事。元祐初，蘇子由乞誅呂惠卿，狀云：「惠卿與安石反眼相噬，頓成仇敵。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借豪民朱華等錢置買田產，使舅鄭廣請奪民田，使僧文達請奪天竺僧舍，朝廷遣蹇周翰推鞠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

十年丁巳。公年五十九歲。公判江甯府。正月一日，題相轡經。六月癸巳，公以使相爲集禧觀使。乞還節度使及同平章事印，不允。辭狀云：「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惟懼七年再陪國論，久居冗滿，所以深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痾而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謗何由解免。」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就令照管，仍傳聖旨，令便。

受致命，更不須辭免。謝表云：「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產，賜以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唯當祇聖訓之鴻私，豈敢圖恩衷之小諫，重念無傷於國體，乃為不負於天慈，欲以里居之身，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典，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上憐安石之貧，命中使甘師顏賜金五十兩，安石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師顏因不敢受常例，回具奏之，上諭御藥院，賸江甯府於安石家，取師顏常例。

楊龜山先生曰：「安石不知事君之理，人臣侍食於君，果有核者，懷其核，敬君賜也。施之僧寺，無乃藪乎？當辭則辭，可受則受，或施之宗族昆弟之貧者，則庶乎合於理矣。」（龜山文集）

撰賣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元豐元年，戊午，公年六十歲。是年，罷使相，為會靈觀使，居蕪山。春正月，乙卯，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

僕射，封舒國公會靈觀使。謝表云：「發號端門，外覃慶賜，疏恩列辟，俯逮空墳。曠歲籲天，尚辭榮而未獲，新恩賜國，仍席寵以有加，唯茲邦土之名，乃昔宦游之壤。」公昔通判舒州，故云。二月二十二日，江東轉運使孫

瑄到府傳旨，以「陳情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慎愛。」自是公止食祠祿。公有詩呈陳和叔序云：「元豐元年，某食觀使祿，居鍾山南。」又有獨歸詩云：「鍾山獨歸雨微冥，稻畦夾岡半黃青，疲農心知水未

足，看雲倚木車不停，悲哉作勞亦已久，暮歌如哭難為聽，而我官閒幸無事，北窗枕簟風冷冷。」

東軒筆錄云：「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時肘腋盡去，惟與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乃復求罷，遂

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蓋在是年也。案公以熙寧九年十月去位，以使相判江寧府，十年六月癸巳，以使相為集禧觀使，是罷判府之命，猶帶使相職銜，而食其祿，故力求還印，未蒙允納。至是年，始得命換集禧為會靈罷節鉞，止食祠祿。去年十月，至今年六月，是未及期也。旋差男旁句當江寧糧

料，是朝廷恐祠祿微薄，更加恩其子嗣；是終元豐之世，俱食會靈觀使之祿。至八年乙丑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推恩羣臣，乃復授公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是又仍食僕相之祿。又明年，而公謝世矣。此公再罷相後，十年之本末也。

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云：「去寄臥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

按旁係公次子，穿之弟。曾子固撰公母夫人墓志：「孫九人，穿專旁旃旒防旂旂放。」

公集中有題旁詩，小序下注云：「仲子正字。」豈正字為旁之字耶？又有示仲元女孫詩云：「親結香纒知不久，汝翁那更鑷鬢。」仲元又疑即旁，未知孰是。序云：「旁近有詩：『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暮欲歸巖下宿，為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十一月二十三日，撰廬山文殊師現瑞記。

二年己未，公年六十一歲。公為會靈觀使，居蔣山。作歌元豐五首，其一云：「水滿陂塘穀滿篝，漫移蔬菓

亦多收，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賞元豐第二秋。」歌天籟，著竹自為江來，予逆沈氏妹於白鷺洲，遇雪作此詩云：「朔風積夜雪，明發洲渚淨，開門望鍾山，松石皓相映。故人過我宿，未盡攀躋興；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款段庶可策，柴荆當未暝；與子出東門，攜西婦新徑。」

按公女弟三人，長適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所謂長安君是也；次適衢州西安縣令天長朱明之，公有寄朱氏妹詩云：「昔來高郵居，我始得朱子，從容談笑間，已足見奇偉。當時獨張情，遠在廬山趾。沈君未言婚，名已習吾耳。」次適揚州沈季長，沈氏妹，其季妹也。

營居半山園，有作示元度：「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圍，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溝西僱丁壯，擔土為培塿。扶疏三百枝，蒔揀最高茂，不求鸞雜實，但取易成就。中空一文地，斬木令結構；五柳東都來，剗以達檐溜。老來厭

世語，深臥塞門，寶贖魚與之游，僕鳥見如舊。獨當遊之子，商略終宇宙，更待春日長，黃鸝弄清晝。」

按宋史：「蔡下，字元度，早登科，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凡薦歷顯職，俱以婦翁親嫌辭，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漆，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惜其去，以蕃薇露灑衣送之。」皆倣效公行事，然爲國鉅姦，雖章惇亦畏之，惇輕率而下深阻，與明季溫體仁相似。

三年，庚申，公年六十二歲。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正月，游齊安，有詩云：「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後山前處處梅，未及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春，帝命輔臣禱雨，公作元豐行：「四山脩脩映赤日，田背迸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堂，看蹋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輪亭皋，旱禾秀發種牛尻，豆死更蘇肥芡毛。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時連三歲大熟，公後作神宗挽辭云：「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蓋謂此也。

四月二十七日，葬弟平甫於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公志其墓。撰長安縣太君王氏墓志銘。公女弟，尚書比部郎中張奎之妻。八月，奏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十八日奉聖旨，宜令國子監照會改正。九月四日，有祭北山元長老文。九月十一日，答手詔言改經義事，略云：「伏奉手詔，依違之罪，臣不敢逃。然陛下既推恩惠，卿等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若以其釋說有甚乖誤者，責臣更加刪，臣敢不祇承聖訓。」

自熙寧六年三月，提舉經義局，八年六月，上三經新義，詔頒於學宮，悉公父子與惠卿兄弟撰定。至是，歷八年，縫隙已成。蓋緣推恩時，惠卿受給事中，而勢辭龍圖閣直學士，惠卿勸帝許之，用此相軋，而勢不能勝，惠卿憤鬱而死，此時公蓋未能忘情也。

是年官名改，九月乙酉，加公爲特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改封荆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勳如故。有辭僕射劉子略云：「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經義了畢，特授臣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怖，伏念臣以稍知經術，叨塵非一，每媿無功，更以訓釋微勞，受茲殊禮，格之公論，孰以爲宜，况在私誠，尤難堪此。」是年，神宗召見曾鞏，問曰：「王安石何如人也？」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惟吝故不及。」曰：「安石輕富貴，非吝也？」對曰：「安石勇於有爲，吝於改過。」子固過介甫，偶成詩云：「交結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忤，知者尙復然，悠悠誰可語。」

公有一廬，相隨問耕者。時恩謬拘縲，私養難乞假，低何適爲此，含憂何時寫，吾能好諒直，世或非詭詐，安得有一廬，相隨問耕者。此詩未知何時所寄，大約在得位秉政之後。據此則公求言於子固，虛衷可謂至矣。而子固之詩云然，蓋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諂諛之小人中其心，而忠告之友不能入也。（因子固召對之言，附識兩公詩於此。）

四年辛酉，公年六十三歲。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附呂吉甫上公啓：「某叨蒙一臂之交，謬意同心之列，忘懷履坦，失戒同熾，關弓之泣，非疏，礪足之詞，未已，而溢言皆達，蕩氣並生，既莫知其所終，茲不疑於有敵門，精責善，數移兩解之書，殿陸對揚，親奉再和之詔，固其願也，方且圖之，重罹苦塊之憂，遂稽竿牘之獻，然以言乎昔，則一朝之過，不足害平生之歡，以言乎今，則八年之間，亦將隨造化之改，內省深薄，尙無細故之嫌，仰接高明，夫何著惡之念，恭惟觀文特進相公，知德之真，達命之情，親疏冥於所同，憎愛融於不有，冰炭之息，豁然儻示於至恩，桑榆之收，繼此請圖於改事，側躬以聽，惟命之從。」

張若濟獄起，惠卿發公私書以相訐，公緣是除官，居鍾山。惠卿服除，以此啓講和，公讀之曰：「終是會做文字。」因答之如下云云。按惠卿以逢迎新法，公初罷相時，薦爲參知政事，甫得志而卽畔公，至連結鄧綰

等起李逢大獄，使非公再召，公禍且不測；至此又復卑辭求解，小人反覆，固無足怪。獨公欲用此輩，小人以濟事而卒爲所賣，溫公之言其驗哉？書內稱觀文特進，以元豐三年官制改，加公爲特進，又前罷相時，公爲觀文殿大學士也。又云「八年之間」以熙寧七年公罷相，卽圖反噬，至此恰八年也。考按前後書之往復，當在是年。

有答呂吉甫書。「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亦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考實論情，公亦宜照於此。開論重悉，覽之愜然。昔之在我，誠無細故之疑；今之在公，尙何舊惡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蕭然衰疾，將待盡於山林，趨舍異事，則相廝以溷，不若相忘之愈也。趨召想在朝夕，伏惟良食是受！」

按公家居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及惠卿致書，公答乃極其周旋，絕無一語乖忤，若真坦然相忘者。只是此老口中到底倔強，不肯認錯耳。抑亦畏惠卿之深姦，恐更遭毒手，且共事時亦實有不可聞於上之語，被惠卿劫質，不得不爲解冤釋結語，以圖免禍。讀至此，亦覺可憐矣！公自念蒙神宗大恩，雖百千詆毀終蒙覆庇，到易世而惠卿更或反噬，將有不可知之禍。觀惠卿書未有云「側躬以聽唯命之從」，蓋隱然脅制，非純是卑諂愛辭也。公至此十分膽怯，公有與參政王禹玉書云「某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一則又未嘗不切齒痛恨，而於惠卿卻不敢露痕跡，曲慮周防如此，可爲千古用小人之戒。

九月二十二日夜夢高郵玉山人赴蔣山北集雲峰爲長老，已而坐化。復出南興國寺與余同臥一榻，禪懷山片石數寸，上繞生絲，屬余藏之，余棄弗取，作詩與之。「月入千江體不分，道人非復世間人。鍾山南北安禪地，香火他時看兩身。」十月二十四日，與道原過西莊遂游寶乘。

五年壬戌。公年六十四歲。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正月，再游齊安。晦，與仲元自淮復至齊安。（公次子

旁字仲元，有示仲元女孫詩。）夏四月，公弟安禮爲尚書右丞，時官制改，右丞實前參知政事之職，蓋次

相也。五月，與叔同游齊安。進字說二十四卷，表云：「鳳鳥有文，河圖有畫，俱非人爲，法之成書。上下內

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斜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側，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

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臣仰承訓教，抱疴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昧，退復

自力，用忘疾憊，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游齊安。「據

梧枝策事如毛，久善諸君共此勞，遙望南山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

六年癸亥。公年六十五歲。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甫作詩，覺而有作，因寄

和甫。「菽水中藏樂，鼎茵暮年慈，同胞苦零落，會合尙淒其。況乃夢乖闊，傷懷而賦詩。詩言道路寒，乃似北征

時。叔令今安否，季也來何遲。中夜遂不眠，輾轉涕流離。老我孤主恩，結草以爲期。冀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爲。千

里永相望，味味我思之。幸惟季優游，歲晚相攜持。於焉可晤語，水木有茅茨。晚蘭佇歸憩，繞屋正華滋。」

八月辛卯，公弟安禮和甫轉尚書左丞。

「熙寧庚戌冬，公自參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門奔賀，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於西廡之小閣，公

譖次忽望感久之，取筆書窗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放筆揖余而入。元豐癸亥，公謝事

爲會靈使，居金陵白下門外。余謁公，公欣然邀余同游鍾山，憩法雲寺，偶坐於僧房，是時正當霜雪，而虛實

松竹，皆如詩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題窗，并誦此詩。公憮然曰：「有是乎？」領略微笑而已。」（隱居詩話）

七年甲子。公年六十六歲。公爲會靈觀使，居蔣山。春，公有病，兩日不言，少蘇，語吳國夫人曰：「夫婦之情

偶合爾，不須他念，強爲善而已矣。」執業濟子曰：「君聰明，宜博讀佛書，慎勿徒勞作世間言語。」安石生來多

枉費力，作閒文字，深自悔責。」吳國勉之曰：「公未宜出此。」曰：「生死無常，吾恐時至，不能發言，及今敘此，時至則行，何用君勸？」公疾瘳，乃自悔曰：「雖識盡天下理，而定力尚淺，或者未死，應尚竭力修爲。」（葉濤公弟安國平甫塔言行錄）公有疾，乞以所居舍爲僧寺，詔許賜額，報表云：「賤奄先於犬馬，頽齡俯迫於桑榆，猶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惟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號，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歷長署之園，遠如佛許。」

六朝事跡云：「半山報甯禪寺，荆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墪，舊以地卑積水爲患，自荆公卜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病愈，乃請以宅爲寺，因賜寺額，由地東門至蔣山，乃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漁隱叢話）

示報甯長老詩：「白下亭東鴟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新營棗棧我檀越，曾悟布毛誰比丘。」黃山谷書贈俞清老云：「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迹，拔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甯禪院者也。』子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恐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賀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夢起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三月十九日，與道原自何氏宅步至景德寺，有絕句見集中。乞將田割入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劉子略曰：「臣不幸，榮祿既不逮於養親，勞又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銀置到江甯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共納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籩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領，小麥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鈔二十四貫一百六十二文，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爲臣父母及孿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寺常住，令永遠追薦。」已得請，謝表略云：「榮

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吳子之人。追嘗香火之緣，仰賴金縢之賜，尚復祈愿而已，乃將遽福於無窮，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是年，蘇子瞻自黃州量移常州，團練副使，道過金陵，見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華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公曰：「二事皆呂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此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公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一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爲乃可！」子瞻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勸雖殺人亦爲之矣。」公笑而不言。是時，徐禧興永樂之役，公弟安禮切諫，不聽。及敗，帝臨朝，歎息曰：「王安禮常勸朕勿用兵，少置役，蓋爲是也。」秋七月甲寅，公弟和甫罷，知江甯府。

元豐末，神宗深悔戶馬之說，俯首歎曰：「朕於是愧於文彥博矣。」王珪請宣德音，復曰：「彥博頃年爭國馬，不勝，嘗曰：『陛下十年必思臣言。』」珪因曰：「罷去祖宗馬監，是安石堅請行之者，本非陛下意也。」上數曰：「安石誤朕，豈獨此一事？」子瞻復以書來云：「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履，老於鍾山之下，旣已不遂，今儻真一住，又已二十日，以求田爲事，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公荅書云：「承誨諭累幅，知向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嫺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何如？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公有和子瞻同王勝之游蔣山詩。公居金陵，數與坡游，數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此人。」坡公有詩云：「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坡與王勝之益柔游蔣山賦。

詩，公急取讀之，至「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因作詩繼和。

按荆公秉政之日，與坡公幾同水火，及此乃更杖屨相從，商榷文雅，風流高致，百代可想見。

荅俞秀老書云：「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歲盡當營理報甯庵舍，以佇游惰，餘非面敘不悉。」

人年乙丑。公年六十七歲。公爲會靈觀使，居蕪山。撰與錄事墓志（諱董公夫人之叔父）。三月，戊戌，神宗崩，哲宗卽位。十一日，宣詔官授公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

餘如故。撰神宗皇帝挽辭二首。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神，謀聰明初四達，俊又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與功修。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龍歎，金寒雁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元祐元年丙寅。公年六十八歲。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爲集禧觀使，居蕪山。公病瘡，有謝宣醫劄子云：「臣背瘡餘毒，卽得仇薰敷貼平完，尙以冒風氣悶，言語蹇澀，又賴杜王醫療，尋皆痊愈。臣迫於衰暮，自分捐歿，聖時朽斃更生，實叨殊賜。」閏二月，司馬君實爲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公已病，弟和甫取邸報入視，悵然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公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爲意，又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夏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兩年，乃行，無不曲盡。後果如其言（卮史）。夏四月，癸巳，公薨於金陵。（按宋史哲宗本紀，癸巳爲四月六日。）公疾亟，悔所作日錄，命從子防取焚之，防諱以他書代。

李巨來氏曰：「宋史安石本傳，惟載子粦一人。粦卒於熙甯九年，正荆公再相之日。未久罷政，判江甯，請捨宅爲寺，且以私田充蕪山大平興國常住。其劄子云：「嗣意未立。」是粦死後公無別子之證。而集中又有謝添差男旁句當江甯府糧料院表云：「冒昧陳乞，特恩添差，猘犢之愛，乃敢有言。」蓋既捨田宅之後，始

立旁爲嗣，而財產無存，故雖清介如公，反不免爲陳乞恩澤之舉。公又有題旁詩跋，稱其詩甚工，然嘗紹述之時，使其尙存，悼下之徒，自必引置要地，乃寂寂無聞，恐亦未獲永年也。觀疾急時，以焚日錄，命防可見。一時司馬君實在病中，聞公薨，折東與呂晦叔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今日贈卹之典，宜從優厚，以振起澆薄之風。」上聞之，再輟視朝，詔「所在給葬事，贈太傅。」蘇長公撰公太傅制，辭云：「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瑰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釋氏，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云云。世謂爲公實錄。公少有大志，其學以孟軻自許，荀況韓愈不道也。性不好華腴，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初知鄞縣，築堰決陂，爲水陸之利，貸穀於民，俾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召試館職，固辭不就，懇求補外，得知常州。上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由是名震天下。仁宗寢其言不用，及熙寧召對，首陳更法度變風俗之說，遂議立法，在廷交執不可，公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睥睨一世，旁若無人。其才高衆不能屈，小人起而乘之，公喜其合己，因遂柄用，欲藉其力，以枝構異議者。一時元老大臣屏棄殆盡，謗議紛起，甚者述其言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公亦愜然嘗之。唯明道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欲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察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一時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爲監察御史，面折介甫，遠謫，君子既去，所用無非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與之，勢久自緩，易氣平心，尙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公自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卽納節，讓平章重銜，懇請賜允，未幾累表辭職，得集禧觀使，居蔣山，矮屋數椽，暑月不能堪，輒折松架棚，露坐其下，築別館於南門外，去蔣山不數里而近。平日乘一廬，從一二僮游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隨潮下行，閒或徒步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

猶望之若逆旅然。疾作，奏捨其宅爲寺，賜名報甯。既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竟不復造宅。至是卒，年六十八。（宋史本傳）

卷後

哲宗元祐二年，正月，蔡卞舉用王氏經義字說。

紹聖元年，蔡卞重修神宗實錄。蔡卞上疏言：「史官范祖禹等所修實錄，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以

卞兼同修國史，下遂從公從子防所求公舊作日錄，盡改正史。

按公長子男次子旁，元豐元年，差男旁句當江甯府糧料院。及公臨歿，以所作日錄命從子防取焚之，而不

及旁，公壻蔡卞修神宗實錄亦從防求公日錄，豈旁亦先公卒耶？世謂荆公乏嗣，豈男無子，旁亦無子耶？嘗

存以俟考。

六月除字說之禁。

二年，追諡文公配享神宗廟庭。

徽宗崇寧三年，配享孔子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

欽宗靖康元年，用楊時言，停孔廟配享。楊龜山先生上欽宗疏曰：「臣伏見蔡京蠶國害民，幾危宗社，原其禍始

以紹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伏望睿斷，追奪王爵，明詔中外，天下幸甚！」

高宗建炎二年，用趙鼎呂好問言，停神宗廟庭配享，創其王封。鼎上疏言：「熙甯間，王安石變祖宗之法，卒成今

日蔡京之禍，今安石猶未去配享，時政之闕，莫大於是。」上爲救罷，仍以富弼代之。

理宗淳祐元年，臨幸太學，并削去從祀。王荆公祠在府治東南鹽步嶺。宋崇甯五年，郡守田登因公舊宅創祠，

有公像而祀之。灌熙中，郡守錢象祖修葺，比舊加壯，爲之管鑰，隸於學官，歲時祀焉。事見象山陸文安公記中。

元至順初，祠圯，草廬吳先生就養郡庠，過其祠而太息，言於監郡塔不合，重加繕治，虞邵菴爲之記，不知廢自何時？祠宇爲居民侵削，僅有存者。臨川七十九都有上池王氏者，譜牒相沿爲公弟安上後，國初有名孟慎者，爲本府教授，遂主公祠。天順成化間，其孫宗璉，兩以遺祠轉典與千戶所王表者，并以公及夫人二像附之。公像且數百年，鮮完如故，若有呵護者，每以拜觀，斂容起敬。有城北王某者，忽認安禮之後，嘉靖二十五年，請託千戶熊邦傑以力奪之，知縣應雲鸞遂祭於其家。二十六年，府同知陳一貫復以米二石，易荆國夫人像，并附之。守祠者猶記歲月，直書其事於祠壁云。（撫州府志）

王安石年譜跋

甲寅秋，余在吳門，與家震滄聚首峽旬，受其司馬溫公年譜而卒業焉。蓋舉熙寧元祐兩朝得失之故，蒼萃無遺，自來年譜未有若斯之詳贍者也。因思與溫公爲消長者，實惟半山，且生同齒，沒同歲，又同時爲羣牧判官，修起居注，及翰林學士，天似特賦此兩人，以著其治忽之跡者。乃謂家震滄「蓋並編荆公年譜乎？天有日而無月，何以成歲功；地有山而無川，何以稱厚載；作書紀美而貫惡，卽勤懲之道不備也。」家震滄諾焉。比乙卯秋杪，復爲吳門，則荆公年譜竣矣。謂予曰：「是書也，友人以爲宜不屑爲者，亡慮數十輩，然卒成之，緊子言之先入也，可弗識其緣起乎？」讀竟，遂跋其後。

雍正十三年，孟冬下弦，婁水弟濟書於繆氏之正蒙書室。

王安石年譜跋

王安石遺事

清顧棟高輯

朱子曰：「介甫每得新文字，窮日夜閱之，喜食羊頭餚，家人供或直看文字，信手撮入口中，不暇用筋，過食亦不覺，至於生患。不讀書時常入書院，有外甥蠅學，怕他入書院，多方討新文字得之，只願看新文字，不暇入書院矣。」（語類大全）

荆公作字，說時只在一禪寺中，禪牀前置筆硯，掩一龕燈。人有書翰來者，折封皮，蘸放一邊。就到禪牀睡，少時，又忽然起來，寫一兩字，看來都不會眠。字本來無許多義理，他要箇箇如此做出來，又要照顧得前後，要相貫通。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多幸與公同時，得公爲墓志，庶傳不朽。」介甫問：「先生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左右，欲豫求墓志，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而不許，而心憐之。王粲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披髮藉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託生爲公嗣。」京師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堯山堂外紀）

公知制誥，吳夫人爲買一妾，公見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爲軍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公呼其夫，令爲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言行錄）

程子曰：「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旣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方升，豈宜燭火之不息。』皆是意思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嘗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爲，皆是臣職所當爲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

得，以爲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程氏遺書）

公平生養得氣完，爲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在。嘗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得。」（上蔡語錄）

因論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不得用，故令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害，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勤，取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而用之。且如請錢千，若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又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路遠，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從此遂破蕩產業，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揮，其患豈細？往年富家知此患，官中配之請，不得已而藏之；比及期出和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夫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公在上前等，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亦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嘗論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已也。夫廉恥在常人不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

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職。」不受職，豈分外事乎？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不振，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當於春秋天責絕人，讀書一見，便見大指。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憮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宇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裝飾，器用少精巧，僕辛朴魯樸鈍，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陵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如上意，以一身當之，為激切奮厲之言，以動上意，遂以神廟為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為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尚不能回，況臺諫乎？祇增其勢耳。雖天下之人，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有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曰：「虛名實行，強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為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疵，論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實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此法所以必行也。故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意，必面折之，反覆詰難，使人主伏辨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寧之初比也。」（元城語錄）

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蘊行與老先生略同。其質樸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為意，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者耳。而諸人輒益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而天下之士至今疑之，以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故攻金陵者，只宜言其學乖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為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姦邪如盧杞，大佞如王莽，則人主不信矣。蓋以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

之無是事，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以上元城雜錄）

荆公初參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獻公抃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荆公默然。（邵氏後錄）

公爲參政時，會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副，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小大，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趙清獻神道碑）

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船，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北南三虜皆山積。張文定公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順民者，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言行錄）富鄭公自毫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坐久之，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安道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往年方平知貢舉，或見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分更之。方平惡其人，微以出，自此未嘗與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聞見錄）

神宗天黃節儉，因得老宦人言：「祖宗時妃嬪公主，月俸甚微，一歎其不可及。」安石獨曰：「陛下果能理財，難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聞見錄）

安石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范蜀公鎮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備糶，未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閒耳。今有二人坐市買，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運美聞進讓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固論舊法預買蠲緝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做法也。若陛下躬行節儉，

府庫有餘，當併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言行錄）

王荆公與唐子方介同爲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公好馮道，以其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在相易四姓事十主，此皆爲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介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爲之變色。（筆錄）

熙寧初，富公弼曾公公亮爲相，唐公與趙公抃、王荆公、安石爲參政。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顛、程顛之論，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目爲生事。是時鄭公以病足，魯公以年老引去，唐公屢爭上前，不能勝，未幾疽發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太息，遇一事更改，卽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閔道苦也。

韓子華在三司時，議欲使官戶量出免役錢，兼并之家，計田頃承役，唯鄉役及弓手之外，並與蠲除。單丁女戶在第一等者，亦量納役錢，其錢一切以免役錢雇召。如此卽不限田，而官戶兼并之家，不敢過制以貪利，中人得置田以爲生，品官不必充役，而無業之民得以應募矣。至是，上手札取之，公具錄以進。王荆公領以條例，司深以公言爲然，遂推廣循前之法，以及他役。（韓獻肅行狀）

持國韓公與王安石雅相厚善，安石執政，公議國事，始多異同。至是議者欲廢三經義，公以爲安石經義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當廢。司馬光與公生平交，俱以耆舊選用，至於臨事，未嘗一語附會，務爲苟同人服其平。（韓持國行狀）

王介甫與道原有舊交，介甫參大政，欲引道原修三司條例。道原固辭，以不習金穀之事，因言：「天子方屬公以政事，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財用爲先。」介甫雖不能用，亦不之怒。及呂獻可得罪，道原往見介甫。

甫曰：「公所以致人言，蓋亦有所未思；因爲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介甫遂與之絕。

方介甫用事時，呼吸成禍福，凡有施置，舉天下莫能牽，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者，比肩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曾不以爲意。（已上俱劉道原言行錄）

先公言：「荆公笑道原耽史而不窮經，相見必戲之曰：『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而道原歷詆荆公之學，士子有談新經者，道原怒形於色。」

朱子曰：「神宗聰明絕人，一聞介甫說，便有『是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向見何萬一著論云：『本朝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專主安靜，一有建白，便謂之生事，直至仁宗朝，天下大段輭弱，事多廢弛，不理。英宗意自欲改，爲值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諍之曰『英』，到神宗，性氣越緊，卻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作得如此。』」

又曰：「荆公初出來便要做事，後來爲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荆公曰錄，無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強辨，藐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言。」問溫公所作何如？曰：「渠亦只見荆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卻又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卻不要荆公？」曰：「神宗盡得荆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閉事，皆自做，只是用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爲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又云：「新法自荆公行之，有善，若明道行之，自不至恁地狠頓。」

荆公與申公極相好，新法亦皆商量來，故甚望申公相助；又用明道爲條例司，皆是望諸賢之助。後來盡背了初意，所以諸賢不從。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赤烏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尙不能治，何聖人爲？」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著。」

先生論荆公學術之差，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因云：「古今未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但無力量做，半上落下，猶不至於大害，如庸人不識病，但用沒要緊的藥，便不至於殺人。若介甫則硬用大黃附子下去，豈得不害事？」

錢景謹初赴開封解試，安石得其文，以爲知道者，既薦之，又推舉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府界，景謹爲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臥於地，一最親者祖坐其側，願景謹褫服脫帽，未及他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謹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往謁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景謹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謹曰：「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謹曰：「峽路民情，僕固不能知，而我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遂與之絕。（宋史）

劉庠不肯屈事安石，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勿納。」唯劉尹來，即告我。有語庠者曰：「王公意如此，盍一往見？」庠謂：「見之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將何辭以對？」竟不往。（同上）

閻樂陳氏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有所不足。」不知二者相爲表裏，原不可得而分

別今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龜跡，此正其深蔽。則如閑樂所云，猶恐未免於漫子也。（朱子文集）

文淵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記明皇坐勤政樓，見釘鉸者，上呼曰：『朕有破損平天冠，汝能釘鉸否？』此人斲爲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爲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獨自戴，甚無害也。』」（宋稗類鈔）

王荆公初見晏元獻，元獻熟視無他語，但云：「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荆公唯唯退而思之，此語有所本，或自爲之言。識者謂荆公平日所短，正在乎此。

熙寧初，王宣徽之子正甫，字茂直，監西京糧料院。一日，約邵康節、吳處厚、王平甫共飯，康節辭以疾，明日茂直來。康節謂曰：「某之辭會有以，吳處厚者，好議論，平甫者，介甫之弟，介甫方執政，行新法，處厚每譏刺之，平甫雖不甚主其兄，若人面罵之，則亦不堪矣。此某所以辭會也。」茂直歎曰：「先生料事之審如此。昨處厚席間毀介甫，平甫作色，欲列其事於府，某解之，善苦乃已。」嗚呼！康節以道德尊一代，平居出處，一飯食之閒，其慎如此。

王荆公不耐靜坐，非臥卽行。晚居鍾山謝公墩，自山距城道相半，謂之半山。嘗畜一驢，每旦食罷，必一至鍾山，縱步山閒，倦則卽定林寺而臥，往往至日昃乃歸，率以爲常。有不及終往，亦必跨驢中道而還。蘇子瞻在黃州，及嶺表，每旦起，不招客相與語，則必出而訪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矜畦，有不能談者，則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於是聞者無不絕倒，皆盡歡而後去。設一日無客，則默然若有疾。

王荆公領觀使歸金陵，居鍾山下，出卽乘驢，王鞏常謁之，旣退，見其乘之而出，一卒牽之而行，問其指使，「相公

何之？曰：「若牽卒在前，聽牽卒；若牽卒在後，即聽驢矣，或相公欲止，即止，或坐松石之下，或憩田野耕鑿之家，或入寺，隨行未嘗無書，或乘而誦之，或憩而誦之，仍以糞盛餅十數枚，相公食罷，即遣牽卒，牽卒之餘，即飼驢矣。或田野閒人持飯飲獻者，亦爲食之盡。」初無定所，或數步復歸，近於無心者也。

荆公性簡率，不事修飾，奉養衣服垢汚，飲食羶惡，一無所擇，自少已然。爲館職，日韓玉汝嘗拉與同浴於僧寺，僭備新衣一襲，易其弊衣，俟其浴出，俾從者舉以衣之，而不以告公，服之如固有，初不以爲異也。及爲執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聞而疑之，曰：「公平日與食者，未嘗有所擇，何獨嗜此？」因令問左右執事者，曰：「何以知公之嗜獐脯也？」曰：「每食不顧他物，而獐脯獨盡，是以知之。」復問：「其食時置獐脯何所？」曰：「在近七箸處。」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七箸。」既而果食他物，而獐脯固在，然後人知其特以近故食之初，非有所嗜也。

王荆公封舒王，配享宣聖廟，位居孟子之上，與顏子爲對，其壻蔡元度下實主之。僂人嘗因對御，戲設孔子正坐，顏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軻僅蒙公爵，相公貴爲真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顏子，顏曰：「回也陋巷匹夫，平生無分毫專業，公爲明世真儒，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徑趨從祠堂，挽公袂，長臂而出，公治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後朝論亦頗疑宣於禮文，每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舊制充鄒二公東西，向今郡縣學二公並列於左者，蓋竊廉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岩頭，丹霞雲門，是也。儒門後漢，收拾不住，皆歸釋氏。」

耳。荆公欣然歎服。（以上並同）

因誦荆公陸子靜曰：「他嘗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又曰：「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閒，亦豈務誠裂荆公要似一苦行然，只此也不合道理。」

了翁攻曰：錄言「荆公學術之謬，見識之差，負神廟委任」則可；若云「日錄是蔡下增加」又云「荆公自增加」如此，則是彼所言皆是，但不合增加其辭，以誣神廟耳。又以其言「太祖用兵，何必有名，真宗矯誣上天」為謗祖宗，此只是把持他，元不會就道理上理會如何說得他倒？

四明尊堯集只是於利害見得於義理全疏，如介甫心術隱微處，都不會攻得，卻只是把持。如曰：「謂太祖濫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曰：錄數段，卻好。

王氏新經儘有好處，蓋極生乎精力為之。因舉書中改古經點句數處云：「皆如此讀得好，此等文字，某嘗欲據撮其好者而未暇。」

介甫解佛經亦不是，解揭帝揭帝云：「揭其所以為帝者而示之。」不知此是胡語。

唐垌林夫力疏荆公對神宗前此荆公每誦其疏一段竟，又問王安石是如此否？荆公力辨之，垌云：「在陸下前尚如此不臣。」垌初附荆公，荆公不會收用，故復誣之。垌初欲言時，就會齊公借錢三百千，以言荆公了必見逐，食用以作養足，曾以其作言事官借與之，後得罪逐，曾監取其錢而後放行。

費卿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其患未必不善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敗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的議論。」

荆公後來所以全不用許多儒臣，也是各家都說沒理會。如東坡以前追說許多，如均戶口，較賦役，教戰守，定軍制，倡勇敢之類，是煞要出來整理弊壞處。後來荆公做出東坡，又卻盡底翻轉云也無一事可做。如擄汰軍兵，也說怕人怨，削進士恩例，也說士人失望，恁地都一齊沒理會，始得。且如役法，當時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藩，是以道文集有論役法處，煞好。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來往。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微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已，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己，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狠？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嘗作何如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矣，何待他人問？」「莫得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樣天資，卻更有力量。」曰：「然。」

世上有「依本分」三字，只是無人肯行。且如蘇氏之學，卻成個物事；若王氏之學，都不成物事。人卻偏要去學，這便是不依本分。近看博古圖，更不成文理，更不可理會，也是怪其中說一「放」字，云：「王曰：衆也。」這是自古解作衆，他卻要恁地說時，是說王氏較香得些子。這是要取奉那王氏，但恁地也取奉得來不好。

先生取荆公奏稿進，鄴侯家傳者，令人傑讀之，又讀益公跋先生曰：「如益公說，則其事都不成做。」人傑云：「鄴侯有智略，如勸肅宗先取范陽亦好。」曰：「此策誠善，彼勸肅宗未可取兩京者，欲以兩京繫其四將，惜乎不用也。」人傑云：「荆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固拂人情，元祐諸公盡罷之，卻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元德亦有此議論寄來。」因言：「元祐諸公大略有偏處多如此。」人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仲，自以爲不然。蓋呂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納諸其懷，其意待西夏偏強時，只是單異議和耳。」因言：「本朝養兵盡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時，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爲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令，所謂都知兵馬使，

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轄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開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人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卻別擢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廣錄云：「京畿保甲之法，荆公做十年方成，至元祐時，溫公廢了，深可惜。蓋此是已成之事，初時人固有怨者，後來做得成，想人亦安之矣，卻將來廢了，可惜。」（以上朱子語類大全）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公面有黧用，圍蔘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黧也。」呂曰：「圍蔘亦能去黑。」公笑曰：「天生黑于予，圍蔘其如予何？」

王禹玉與荆公同侍朝，荆公有蝨，直緣其鬚，裕陵顧而笑，公不自知也。退朝，問禹玉曰：「上何為笑？」禹玉告之，故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當獻一言，頌蝨之功。」乃云：「屢游相鬚，曾經御覽。」荆公為之解頤。

舒王夫人吳好潔，舒王性任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歸私第，有官藤牀，吳假用未還，羣吏來索，左右莫敢言。一日，王跣足而登牀，偃臥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

荆公作相日，苑中有石榴一叢，枝葉甚茂，止發一花，題詩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王荆公作相日，當生朝，光祿卿鞞甲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捧神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

之主妻病，而虞侯割股以獻者，時人為之語曰：「虞侯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荆公在歐公坐，分韻送義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八字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荆公平甫，老蘇，梅

聖俞，蘇子美，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韻云：「談詩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詩，有云：「采葦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之而類也。又云：「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微兀何賓客，

兩忘我與而一最爲工。

舒王在鍾山，有進士來謁，因與棋，輒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不生不死。」舒王笑曰：「此特棋隱語也。」

王荆公棋品不甚高，每與人對局，未嘗致思，隨手疾應，覺其勢將敗，便斂之。謂人曰：「本圖適性，忘慮反苦，思勞神不如且已。」因賦詩云：「莫將戲事擾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楸分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

蘇子瞻過金陵，王介甫招游蔣山，坐方丈飲茶。公指案上大研曰：「可集古詩聯句賦此。」子瞻應聲曰：「軾僭先道一句：巧匠斲山骨。」公沈思良久起曰：「且趁晴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承君與一二客從後觀之，田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門下士往往受困，今日反爲蘇公所困矣。」

蘇長公奉祠西太乙，見王介甫舊題六言詩曰：「楊柳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曰：「此老野狐精也。」

荆公薦進一二寒士，位侍從，初無意於大用也。公去位後，遂參政。公作小詩寄意云：「本種醱醲架，金沙只謾裁。自矜顏色好，飛度蟻前開。」

謝安墩在半山招筆寺後，安與王羲之嘗登此。介甫居金陵，作絕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介甫晚居金陵鍾山，謝公墩距城適相半，因號半山。公押「石」字，初橫一畫，左引脚中爲一團；公性急，作團多不圓，往往窩扁而橫畫又多帶過，嘗有密議公押「反」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團，當獨處論量天下人才，首屈指於其子，乃曰：「大哥是一箇。」爵荆國公，追封舒王，或謂當時公論分明，以「荆舒是懲」目之，京下輩當國情然不知也。

劉貢父與王荆公素厚。荆公嘗國劉屢譴之。荆公每爲絕倒。荆公嘗改杜詩「天闕象緯通」爲「天闕象緯通」。黃山谷對衆極言其是貢父聞之曰「真是怕他」。

王介甫多思而喜整說。嘗與劉貢父共食。介甫曰「孔子不撤薑食，何也？」貢父曰「本草言薑食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不撤薑食，所以愚之。」介甫欣然而笑，久乃悟其爲戲。

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爲穿鑿。如「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謂此爲淫佚之會，必求其爲士贈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曰「芍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若「視爾如莛，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云：椒性溫，明目，暖水藏，故耳。」聞者絕倒。

一說貢父謂「此事楊蟠無齒」。介甫思其說而不得，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楊蟠杭州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個湖爲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倒。

劉貢父與荆公論新法不便，出通判泰州，題館中壁云「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滄海去，卻從雲氣望蓬萊。」荆公見而諷詠之，仍書於扇。

王元澤秀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未識，良久對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或議王元澤不能作小詞，元澤援筆作「倦尋芳」一首，自此絕不作。其詞云「露晞向曉，簾幕風輕，小院閑晝。翠徑鶯來，驚下亂紅鋪繡。倚危樓，登高榭，海棠著雨，胭脂透。算韶華，又因循過了。清明時候。倦游燕，風光滿目，好景良辰，雅共攜手，恨被榆錢買斷，兩眉長鬪。憶得高陽人散後，落花流水，仍依舊。這情懷，對東風盡成消瘦。」

王元澤又有春景眼兒媚詞曰「楊柳絲絲弄輕柔，煙縷織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難

重省，歸夢繞秦樓。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頭。」

荆公及舅同修經義經成加荆公左僕射舅龍圖直學士同日受命元絳賀詩曰：「陳前與服同，洵博拜後金珠有，荆公。」

初，元溼病亟，介甫命道士作醮，大陳楮泉。平甫啓曰：「舅雖疾，丘之禱久矣，爲此奚益？且兄嘗以倉法繩吏姦，今乃以楮泉微福，安知三清門下，不行倉法耶？」

舒王女，吳安持之妻蓬萊縣君，工詩多佳句。有詩寄舒王曰：「西風吹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山千里恨，依然和淚看黃花。」舒王以榜嚴經新釋付之，并和其詩曰：「青鐙一點映窗紗，好讀楞嚴莫憶家。能了諸緣如夢幻，世閒應有妙蓮花。」

王介甫嘗戲拆劉貢父名曰：「劉放不直分文。」貢父遂拆介甫名曰：「失女便成宕，無冠直是妬。下交亂真如上頭，誤當寧。」介甫大慚，而心銜之。元豐末，貢父貶衡州監酒，雖坐他累，議者嘗以介甫姓名爲戲惡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瘁于髡，墓在境內，嘗以詩題云：「微言動相國，大笑絕冠纓。流轉有餘智，滑稽全姓名。師儒空稷下，衡蓋盡南荆。糞壻不爲辱，旅墳如客卿。」又有續陳師厚善謔詩云：「善謔口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記前事，且以自解云。

元豐中，王荆公居半山，好觀佛書，每以故金漆版書藏經名，遣人就蔣山寺取之。士人因有金漆版代書帖，與朋儕往來者已，而苦其露泄，遂用竹兩片相合，以片紙封其隙，久之，其製漸精。（陸游老學庵筆記）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嫁曾云達官怕，山摧果見哲人妻。一時華山崩，京師木嫁人，多不見木嫁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雨木冰凍裂，數日不見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木嫁，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月王薨。」（莊編雜肋編）

黃庭堅嘗言：「有人心動則目動，王介甫終日目不停轉。」（王暉道山備話）

劉貢父平生不會議人長短，人有不逮，必當面折之。雖甫介用事，諸公承順不及，惟貢父屢當面攻之，然退與人言，未嘗出一語。人皆服其長者，雖介甫亦敬之。（同上）

王安石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顏孟之下，十哲之上。駕幸學，親行奠謁，或謂安石巍然而坐，有所未允，蔡知院元度曰：「便塑底也不得。」（同上）

葉濤好弈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弈者多廢事，不分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目茶籠為「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元懷撫掌錄）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問曰：「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乎？」坡云：「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令。』和翁和孃，恰是九個。」公欣然而聽，久之始悟其謔也。（蘇軾調謔編）

東坡嘗舉「坡」字問荆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東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荆公默然。（同上）朱子曰：「荆公字說，不明六書之法，盡廢其五，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為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佛老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附合之，所以其說愈穿鑿舛謬。」（見文集）

王荆公有「黃昏風雨滿園林，雜菊飄零滿地金」之句。歐陽公曰：「百花盡落，獨菊枝上枯耳。因戲曰：『秋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荆公聞引楚詞「夕餐秋菊之落英」為據，予按訪落詩「訪子落止」毛氏曰：「落始也。」爾雅：「倣，落權輿始也。」郭景純亦引訪子落止為注。然則楚詞之意，乃為擷菊之始，英者爾東坡戲章質夫寄酒不至詩云：「謾繞東籬嗅落英。」其義亦然。（費衮梁谿漫志）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為寡學，故贈之詩曰：「倘然一榻枕書臥，直到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雖不嘗讀書，」或規之曰：「渠乃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陸游老學庵筆記）

荆公見鄭毅夫夢仙詩曰：「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識字，不勸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荆公又笑曰：「自首減等。」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殆不然也。」

荆公作相，裁損宗室恩數，於是宗子相率馬首陳狀訴云：「均是宗廟子孫，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厲聲曰：

「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祖宗親盡，亦須祧遷，何況賢輩。」於是皆散去。
「說盛行時，有唐博士韜，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字說備後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元中式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上侍郎薛肇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

吳充中丞相，在辟雍試經義五篇，盡用字說，蔡京爲進呈，特免省，赴廷試，以爲學字說之勸。及作相，乞復春秋科，力攻王氏，徐擇之爲左相，語人曰：「吳相此舉，雖湯武不能過。」客不解，擇之曰：「逆取而順守。」

王荆公父名益，故其所著字說無益字，蘇東坡祖名序，故爲人作序皆用敬字。

荆公素不喜滕元發鄭毅夫，目爲滕屠鄭酷，然二公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爲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玄冢，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賈交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卻是屠酷解報恩。」

孫少述與荆公交，荆公別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此去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予規。」其相與如此。及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睽。故東坡詩云：「蔣濟謂能來阮籍，薛宣真欲吏朱雲。」劉貢父詩云：「不負與公遂，初賦更傳中散絕，交書。」然少述初不以爲意也。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焉，亟往造之，少述出見，惟相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供飯劇談，經座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卽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去奉謝矣。」惘惘各有惜別之色。

然後知兩公之未易測也。(以上並同)

蘇子由云：「今州縣大小皆有富民，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相持以爲長久，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以惠貧。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子皆有我，兼井乃茲同。茲同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輸，聖經久煙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咍。俗吏不知方，掎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井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兩稅之外，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姦，公私皆病。呂惠卿繼以手實之法，私家有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至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知其不可，中止不行，僅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不出此，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胡仔漁隱叢話)

荆公之時，學者得出其門，自以爲榮。一被稱與，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經，尤尙解字，未流務爲新奇，浸成穿鑿。朝廷患之，詔「學者兼用舊傳注，不專治新經，禁援引字解」。於是學者皆變所學，至有著書以詆公之學者，又諱稱公門人。故張芸叟爲挽詞曰：「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盛傳士林。及後詔公配享神廟，贈官賜諡，俾學者復治新經，用字解，昔之學者，稍稍復稱公門人。有無名子改芸叟詩，卒章云：「人人卻道是門生。」(澠水燕談錄)

黃山谷書荆公騎驢圖云：「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簡口講手畫，終日或至千餘字。金華俞倩老嘗冠禿巾，衣婦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入功德水道遙游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王安石常患偏頭痛，神宗賜以藥方，用新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鼻頭滴入鼻竅，左痛則用右，右

卽反之

康節外紀云：「王介甫方行新法，天下紛然以爲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常秩引對，因盛稱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侵薄之，而介甫主之不忘。」（王阮亭香祖筆記）

王安石遺事終

王安石遺事

王安石遺事

王安石詩集目錄

卷一 古詩

元豐行示德逢……………一
 核元豐行……………一
 夜夢與和甫別因寄純甫……………一
 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一
 徐熙花……………二
 燕侍郎山水……………二
 陶填菜……………二
 遊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作詩寄天驕……………二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二
 同王濬賢夏賦龜得升字……………三
 示元度營居半山園作……………三
 仲明父至宿明日遂行……………四
 杏花……………四
 奉酬約之見招……………四

王安石詩集 目錄

卷二 古詩

寄吳氏女子……………四
 贈約之……………五
 寄楊德逢……………五
 再次前韻寄楊德逢……………五
 仲明父不至……………五
 與呂望之上東嶺……………五
 與望之至入功德水……………五
 要望之過我廬……………五
 聞望之解舟……………六
 法雲……………六
 擲碁……………六
 月夜二首……………六
 兩山間……………六
 題南康晏史君望雲亭……………七

王安石詩集 目錄

泮亭	七
光宅寺	七
春日晚行	七
新花	七
四皓二首	七
真人	八
寄蔡氏女子二首	八
夢黃吉甫	八
遊土山示蔡天啓	九
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九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諱	一〇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一一
示安大師	一一
示寶覺	一一
定林示道原	一一
我所思寄黃吉甫	一二
寄朱昌叔	一二
與僧道昇二首	一二

贈彭器資	一一
贈王居士	一一
贈李士雲	一一

卷二 古詩

題半山寺壁二首	一三
定林寺	一三
題定林壁	一三
移桃花示俞秀老	一三
對棋與道原至草堂寺	一四
書入功德水庵	一四
放魚	一四
霾風	一四
偶書	一四
卽事二首	一四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一四
自遣	一七
自喻	一七

古意	一七
善心	一七
無營	一七
病起	一八
獨歸	一八
獨臥有懷	一八
無動	一八
夢	一八
車載板二首	一九
跋黃魯直畫	一九
過楊德逢莊	一九
秋熱	一九
秋早	一九
卷四 古詩	
同沈道源遊八功德水	一九
望鍾山	一九
思北山	一九

上南崗	二〇
謝公墩	二〇
秋夜泛舟	二〇
和耿天驥同遊定林	二〇
次韻約之謝惠詩	二〇
次韻舍弟江上	二一
酬王濬賢良松泉二詩	二一
松	二一
泉	二一
答俞秀老	二一
清涼寺送王彥魯	二一
送惠思上人	二一
老景	二二
雜詠八首	二二
張良	二二
司馬遷	二二
諸葛武侯	二三
讀墨	二三

王安石詩集 目錄

讀秦漢間事	二四
幽谷引	二四
明妃曲二首	二四
桃源行	二五
食黍行	二五
歎息行	二五
送春	二五
兼并	二五
卷五 古詩	
和吳御史休渠	二六
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	二六
酬王伯虎	二七
荅虞醇翁	二七
送湖州呂使君	二七
寄曾子固二首	二七
虎圖	二八
次韻信都公石枕斲簟	二八

和吳沖卿雪	二八
和沖卿雪詩并示持國	二八
送石唐歸寧	二九
送張拱微出都	二九
寄題睡軒	二九
沖卿席上得作字	二九
塞翁行	三〇
白溝行	三〇
河間	三〇
陳橋	三〇
澶州	三〇
卷六 古詩	
北客置酒	三一
平使道中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三一
送李屯田守桂陽二首	三一
送吳仲庶出守潭州	三一
雜詠三首	三一

卽事三首	三二
送鄭叔熊歸閩	三二
寄二弟時往臨川	三三
李氏沅江書堂	三三
休假大佛寺	三三
別謝師宰	三三
解使事泊棠陰時二弟皆在京師二首	三三
驛驢	三四
寄朱氏妹	三四
贈陳君景初	三四
贈張康	三四
送程公闢守洪州	三五
鳳凰山	三五
夢中作	三五
彭蠡	三五
牛渚	三五
東門	三六
和王微之登高齋三首	三六

王安石詩集 目錄

卷七 古詩

董伯懿示裴晉公平淮右題名碑詩用其韻和酬	三七
用王微之韻和酬卽事書懷	三八
和仲求卽席分題得庶字	三八
出章縣	三八
書任村馬鋪	三八
葛蘊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	三八
西風	三九
次雨	三九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三九
和吳仲卿鷓鴣鳴樹石屏	四〇
送李宣叔倅漳州	四〇
送裴如晦宰吳江	四〇
韓持國從富并州辟	四一
寄吳沖卿	四一
韓持國見訪	四一

思王逢原……………四二

登景德塔……………四二

和劉貢甫燕集之作……………四二

寄王逢原……………四三

寄正之……………四三

思古……………四三

惜日……………四三

送裴如晦卽席分題三首……………四三

卷八 古詩

兩馬齒俱壯……………四四

春從沙磧底……………四四

晨興望南山……………四四

結屋山澗曲……………四五

朝日一暴背……………四五

黃菊有至性……………四五

少狂喜文章……………四五

三戰敗不差……………四五

少年見青春……………四五

白日不照物……………四五

草端無華滋……………四六

一日不再飯……………四六

秋枝如殘人……………四六

青青西門槐……………四六

天下不用車……………四六

山田久欲拆……………四六

聖賢何常施……………四六

散髮一扁舟……………四六

道人北山來……………四七

今日非昨日……………四七

秋日不可見……………四七

麒麟在霜野……………四七

悲哉孔子沒……………四七

秋庭午吏散……………四七

秋日在梧桐……………四七

我欲往滄海……………四七

前日石上松……………四八
日出堂上飲……………四八

卷九 古詩

孔子……………四八
揚雄二首……………四八
漢文帝……………四九
秦始皇……………四九
韓信……………四九
叔孫通……………四九
東方朔……………四九
楊劉……………四九
臧倉……………五〇
田單……………五〇
戴不勝……………五〇
陸忠州……………五〇
開元行……………五〇
相送行效張籍……………五〇

王安石詩集 目錄

陰漫漫行……………五一
一日歸行……………五一
泮水……………五一
陰山畫虎圖……………五一
杜甫畫像……………五一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五一
荅揚州劉原甫……………五一
寄岳州張使君……………五一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五一
悼四明杜醇……………五二
哭梅聖俞……………五二
遊章義寺……………五三
飯祈澤寺……………五三
答瑞新十遠……………五三
送文學士倅瑯州……………五四
送宋中道倅絳州……………五四
送張公儀宰安豐……………五四
送陳詩……………五四

王安石詩集 目錄

送孫長情歸輝州.....五四

送喬執中秀才歸高郵.....五四

雲山詩送正之.....五五

卷十 古詩

和甫如京師微之置酒.....五五

別孫莘老.....五五

寄丁中允寶臣.....五五

示平甫弟.....五六

憶北山送勝上人.....五六

相國寺啓同天節道場行香院觀戲者.....五六

馬上轉韻.....五六

乙巳九月登冶城作.....五六

過劉貢甫.....五六

估玉.....五七

信都公家白兔.....五七

車蓋二首.....五七

與平甫同賦槐.....五八

甘棠梨.....五八

獨山梅花.....五八

同昌叔賦鷹奴.....五八

老樹.....五八

賦棗得燭字.....五九

飛鷹.....五九

寓言九首.....五九

舟中讀書.....六〇

和王樂道讀進士試卷.....六〇

自訟.....六〇

彼狂.....六〇

衆人.....六一

卷十一 古詩

寄題鄧州白雲樓.....六一

聖俞爲狄梁公作詩要予同作.....六一

蒙亭.....六一

和王樂道烘融.....六一

和聖俞農具詩十五首	六二
田廬	六二
樵斧	六二
耕牛	六二
水車	六二
牧笛	六三
颶扇	六三
田漏	六三
牛衣	六三
樓種	六三
耒耜	六三
錢鎛	六三
耨耨	六三
襪袂	六三
臺笠	六四
耘鼓	六四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六四
酬冲卿月晦夜有感	六四

王安石詩集 目錄

送子思兄參惠州軍	六四
送董伯懿歸吉州	六五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冲卿	六五
平甫歸歎	六五
答陳正叔	六五
過食新城藕	六六
明州錢君倚衆樂亭	六六
愛日	六六
答裴煜道中見寄	六六
餘寒	六六
孤城	六七
和微之華名勸酒	六七
客至當飲酒二首	六七
乙未冬婦子病至春不已	六七
強起	六七
飲裴侯家	六八
送謝師宰赴任楚州二首	六八
次韻遊山門寺望文青山	六八

車螯	六八
疥	六九
卷十二 古詩	
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二首	六九
和中甫兄春日有感	七〇
信陵坊有龍山樂官	七〇
收鹽	七〇
省兵	七一
發廩	七一
感事	七一
美玉	七一
寄會子固	七二
同杜史君飲城南	七二
有感	七二
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七三
別馬秘丞	七三
到郡與同官	七三

追送朱氏女弟宿木籬僧舍	七三
招同官遊東園	七三
九日隨家人遊東山遂遊東園	七四
秋懷	七四
既別羊王二君與同官飲城南	七四
試茗泉	七四
躍馬泉	七四
白紵山	七四
七星硯	七五
九鼎	七五
九井	七五
寄題衆樂亭	七五
書會別亭	七六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七六
卷十三 古詩	
泊舟姑蘇	七六
崑山慧聚寺次孟郊韻	七六

如歸亭順風	七六
垂虹亭	七六
張氏靜居院	七七
丙戌五日京師作二首	七七
答客	七七
次韻唐彥猷華亭十詠	七七
顧林亭	七七
寒穴	七八
吳王獵場	七八
始皇馳道	七八
柘湖	七八
陸瑁養魚池	七八
華亭谷	七八
陸機宅	七八
崑山	七八
三女崗	七九
太白嶽	七九
禿山	七九

王安石詩集 目錄

贈曾子固	七九
鮑公水	七九
寄李士寧先生	七九
僧德殊家水簾求子諫	八〇
杭州脩廣師法喜堂	八〇
復至曹娥堰寄剡縣丁元珍	八〇
答曾子固南豐道中所寄	八〇
寄贈胡先生(并序)	八一
得曾子固書因寄	八一
寄虔州江陰二妹	八一
登越州城樓	八一
憶昨詩示諸外弟	八一
卷十四 律詩(五言八句)	
欣會亭	八二
東臯	八二
歲晚	八三
半山春晚即事	八三

王安石詩集 目錄

歌眠	八三
露坐	八三
山行	八三
題雲祠堂	八三
定林	八三
送張甥赴青州幕	八三
送張宣義之官越幕二首	八三
送贊善張軒民西歸	八四
送鄧監簿南歸	八四
秋夜二首	八四
卽事	八四
晝寢	八四
過故居	八四
鴈	八四
興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二首	八五
送陶氏婦兼寄純甫	八五
自府中歸寄西庵行詳	八五
贈上元宰梁之儀承議	八五

贈殊勝院簡道人	八五
懷吳顯道	八五
靜照堂	八五
重遊草堂次韻三首	八五
題齊安寺山亭	八六
自白門歸望定林有寄	八六
宿定林示無外	八六
宿北山示行詳上人	八六
獨飯	八六
草堂	八六
示耿天騫	八六
光宅	八七
示無外	八七
北山暮歸示道人	八七
懷古二首	八七
與寶覺宿精舍	八七
中書偶成	八七
華藏寺會故人	八七

求全	八七
秋風	八八
次韻昌叔歲暮	八八
次韻酬昌叔羈旅之作	八八
卷十五 律詩（五言八句）	
次韻唐公三首	八八
東陽道中	八八
江行	八八
旅思	八八
烏塘	八八
欲歸	八九
發館陶	八九
王村	八九
長垣北	八九
冬日	八九
壬辰寒食	八九
雨中	八九

王安石詩集 目錄

宿雨	八九
乘日	八九
秋露	九〇
還自河北應客	九〇
將次洛州憩漳上	九〇
和仲庶夜過新開湖憶沖之仲濬共泛	九〇
送契丹使還次韻答淨因老	九〇
送吳叔開南征	九〇
遊棲霞庵約平甫至因寄	九〇
和棲霞寂照庵僧雲渺	九〇
宜春苑	九〇
春日	九一
癸卯追感正月十五事	九一
晚興和沖卿學士	九一
秋興和沖卿	九一
次韻沖卿除日立春	九一
題友人郊居水軒	九一
遊賞心亭寄虔州女弟	九一

王安石詩集 目錄

江亭晚眺	九一
金山寺	九二
揖仙閣	九二
舟夜卽事	九二
何處難忘酒二首	九二
送孫子高	九二
送董傳	九二
寄深州晁同年	九二
白雲禪師	九二
自白土村入北寺二首	九三
題朱郎中白都莊	九三
史教授獨善堂	九三
寄福公道人	九三
身閑	九三
還家	九三
題湯泉壁示諸子有欲閑之意	九三
和唐公舍人訪淨因	九三
沂溪懷正之	九四

一四

荅許秀才	九四
卷十六 律詩(五言八句)(五言長篇附)	
次韻景仁雪齋	九四
次韻范景仁二月五日夜風雪	九四
次韻仲卿過睢陽	九四
荅仲卿	九四
得書知二弟附陳師道舟上汴	九四
初憩和州	九四
廬起舍弟尙未已示道原	九五
送杜十八之廣南	九五
崑山慧聚寺次張祐韻	九五
吳江	九五
江	九五
江南	九五
賈生	九五
還自舅家書所感	九五
世事	九五

寄純甫	九六
招丁元珍	九六
遊杭州聖果寺	九六
京兆杜嬰大醇卒以詩二首傷之	九六
江上二首	九六
夏夜舟中頗涼因有所感	九六
孤桐	九六
遲明	九七
陪友人中秋夕賞月	九七
慎縣修路者	九七
河勢	九七
送河間吳寺丞	九七
暮春	九七
遊北山	九七
吳正仲謫官得故人寄蟹以詩謝之余	九七
次其韻	九七
陳師道宰烏程縣	九七
冬至	九八

王安石詩集 目錄

湯泉	九八
讀鎮南邸報發未四月作	九八
擬和御製賞花釣魚	九八
和吳仲卿雪霽紫宸朝	九八
和吳仲卿集禧齋祠	九八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九八
雙廟(張巡許遠)	九九
和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	九九
送鄆州知府宋諫議	九九
見遠亭上王郎中	九九

卷十七 律詩(七言八句)

歲晚懷古	一〇〇
段約之園亭	一〇〇
又段氏園亭	一〇〇
同橈	一〇〇
醴醢金沙二花合發	一〇〇
次韻公關正議書公戲譚申之以祝助	一〇〇

發一笑.....	一〇一
次韻致遠木人洲二首.....	一〇一
次韻酬龔深甫二首.....	一〇一
次葉致遠韻.....	一〇一
次韻酬朱昌叔五首.....	一〇二
次韻送程給事知越州.....	一〇二
次韻酬徐仲元.....	一〇三
詩奉送覺之奉使東川.....	一〇三
次韻奉酬覺之.....	一〇三
送程公闢得謝歸姑蘇.....	一〇三
送項判官.....	一〇三
次韻張德甫奉議.....	一〇三
北山三詠.....	一〇四
寶公塔.....	一〇四
覺海方丈.....	一〇四
道光泉.....	一〇四
登寶公塔.....	一〇四
重登寶公塔復用前韻二首.....	一〇四

紙暖閣.....	一〇五
雨花臺.....	一〇五
北牕.....	一〇五
小姑.....	一〇五
榮上人遠欲歸以詩留之.....	一〇五
呈陳和叔(并序).....	一〇五
招呂望之使君.....	一〇六
公闢枉道見過獲聞新詩因敘歎仰.....	一〇六
全椒張公有詩在北山西菴僧者煖之 悵然有感.....	一〇六
嶺雲.....	一〇六
暮蟲.....	一〇七
莫懷.....	一〇七
卷十八 律詩(七言八句)	
示俞秀老.....	一〇七
外廚遣火示公佐.....	一〇七
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	一〇七

讀眉山集愛其雪詩能用韻復次韻一首	一〇八
入功德水	一〇八
寄題程公闢物華樓	一〇九
酬俞秀老	一〇九
次韻吳仲卿召赴資政殿聽讀詩義感事	一〇九
張侍郎示東府新居詩因而和酬一首	一〇九
次韻冲卿上元從駕至集禧觀偶成	一一〇
次韻陪駕觀燈	一一〇
和吳相公東府偶成	一一〇
和蔡樞密孟夏旦日西府書事	一一〇
和蔡副樞賀平戎廢捷	一一〇
次韻奉和蔡樞密南京種山藥法	一一〇
次韻元厚之平戎廢捷	一一〇
謁曾魯公	一一一
駕自啓聖還內	一一一
集禧觀池上詠野鶉	一一一

王安石詩集 目錄

次韻東廳韓侍郎齋居晚興	一一一
酬和甫祥源觀醜羅見寄	一一二
和御製賞花釣魚二首	一一二
次楊樂道韻六首	一一二
後殿朝次偶題	一一二
御溝	一一二
幕次憶漢上舊居	一一二
後苑詳定書懷	一一三
上巳聞苑中樂聲書事	一一三
用樂道舍人韻書十日事呈樂道舍人聖從待制	一一三
詳定幕次呈聖從樂道	一一三
崇政殿詳定幕次偶題	一一三
詳定試卷二首	一一三
奉酬楊樂道	一一四
奉酬聖從待制	一一四
次韻吳仲庶省中畫壁	一一四
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	一一四

答張孝議.....一四

卷十九 律詩（七言八句）

次韻知吳仲庶池州齊山畫圖.....一五

次韻祖擇之登紫微閣二首.....一五

送沈與宗察院出使湖南.....一五

春風.....一五

永濟道中寄諸舅弟.....一六

道逢文通北使歸.....一六

將次相州.....一六

次韻平甫喜唐公自契丹歸.....一六

尹村道中.....一六

次韻王勝之詠雪.....一六

次韻酬府推仲通學士雪中見寄.....一七

次韻宋次道憶太平早梅.....一七

和會子湖授舒掾之作.....一七

送劉和父奉使江西.....一七

次韻張子野竹林寺二首.....一七

送吳龍圖知江寧.....一八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一八

送真州吳處厚使君.....一八

送李質夫知陝府.....一八

題儀真致政孫學士歸來亭.....一八

次韻吳季野題岳上人澄心亭.....一八

送彥珍.....一九

寄張先郎中.....一九

汜水寄和甫.....一九

寄黃吉甫.....一九

次韻平甫村墅春日.....一九

卽席次韻微之泛舟.....一九

示長安君.....二〇

和平甫招道光法師.....二〇

和祖仁晚過集禧觀.....二〇

程公闢轉運江西.....二〇

次韻微之卽席.....二〇

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二〇

文	一一〇
次韻王微之登高齋	一一一
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一一一
李君昆弟訪別長蘆至淮陰追寄	一一二
貴州虞部使君訪及道舊竊有感惻因	一一二
成小詩	一一二
沖卿席上得行字	一一二
示董伯懿	一一二
卷二十 律詩（七言七句）		
思王逢原三首	一一三
和吳御史臨淮感事	一一三
和文淑滄浦見寄	一一三
次韻吳季野再見寄	一一三
次韻平甫贈三靈山人程惟象	一一三
次韻和甫詠雪	一一三
次韻張氏女弟詠雪	一一三
次韻徐仲元詠梅二首	一一三

詩呈節判陸君	一一三
留題曲親金山	一一四
不到太初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攀寄	一一四
膺成二首	一一四
雨過偶書	一一四
季春上旬苑中卽事	一一四
上西垣舍人	一一五
退朝	一一五
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三首	一一五
和晚菊	一一五
景福殿前柏	一一六
四月果	一一六
牆西樹	一一六
度廡嶺寄華老	一一六
狄梁公陶淵明俱爲彭令澤至今有廟在焉刁景純作詩見示繼以一篇（嘉祐中題點江東刑獄時作）	一一六
寄沈鄱陽（時爲江東提刑）	一一七

送妻如晦宰吳江	一二七
次韻樂道送花	一二七
籌思亭（在江東轉運司南廳後園）	一二七
愁臺	一二七
和正叔懷其兄草堂	一二七
鄭子憲西齋	一二八
寄題思軒	一二八
陳君式大夫恭軒	一二八
寄黃吉甫	一二八
高魏留	一二八
丁年	一二八
卷二十一 律詩（七言八句）	
送王詹叔利州路運判	一二九
送周仲章使君	一二九
送王蒙州	一二九
送鷹簽判	一二九
送潘景純	一二九

送僧無惑歸鄱陽	一二九
送遜師歸舒州	一三〇
寄育王大覺禪師	一三〇
寄無爲軍張居士	一三〇
次韻酬鄧子儀二首	一三〇
送李璋	一三〇
送章宏	一三一
別葛使君	一三一
送王龍圖守荆南	一三一
次韻酬宋中散二首	一三一
和宋太傅服除還朝簡諸朋舊	一三一
次韻酬宋珉六首	一三一
寄吳正仲却蒙馬行之梅聖俞和寄依韻酬之	一三一
寄平甫	一三三
次韻舍弟常州官舍應客	一三三
舟還江南阻風有懷伯兄	一三三
同陳伯通錢村翁遊山二君有詩因次	一三三

元韻	一三三
夢張劍州	一三三
酬慕容員外	一三四
次韻張唐公馬上	一三四
和王司封會同年	一三四
次韻酬子玉同年	一三四
和舍弟舟上示沈道源	一三四
過山即事	一三五
酬裴如晦	一三五
酬鄭閣中	一三五
寄余溫卿	一三五
寄耶侍郎	一三五
送道光法師住持靈巖	一三五
卷二十一 律詩（七言八句）	
奉酬永叔見贈	一三六
送陳舜俞制科東歸	一三六
送何正臣主簿	一三六

與舍弟華藏院此君亭詠竹	一三六
上元戲呈貢父	一三六
次韻楊樂道述懷	一三六
和楊樂道見寄	一三七
寄吳沖卿二首	一三七
酬沖卿見別	一三七
次御河寄城北會上諸友	一三七
次友人三首	一三七
寄張襄州	一三八
次韻昌叔懷瀾樓讀書之樂	一三八
酬淨因長老樓上翫月見懷	一三八
寄張鶚招張安國金陵法曹	一三八
欲往淨因寄涇州韓持國	一三九
送別韓虞部	一三九
懷舒州山水呈昌叔	一三九
呈柳子玉同年	一三九
次韻陸定遠以謫往來求詩	一三九
李璋下第	一三九

送楊驥秀才歸鄱陽.....	一四〇	酬吳仲庶小園之句.....	一四二
平山堂.....	一四〇	始與韓玉汝相近居遂相與遊今居復相近而兩家子唱和詩相屬因有此作.....	一四三
示德逢.....	一四〇	春寒.....	一四三
示四妹.....	一四〇	次韻再遊城西李園.....	一四三
寄酬曹伯玉因以招之.....	一四〇	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	一四三
次韻奉酬李質夫.....	一四〇	送蘇屯田廣西轉運.....	一四三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一四一	酬淮南提刑邵不疑學士.....	一四三
邢太保有鶴折翼以詩傷之.....	一四一	酬王太祝.....	一四三
寄致政吳虞部.....	一四一	出城訪無黨因宿齋館.....	一四四
再至京口寄漕使曹郎中.....	一四一	寄張氏女弟.....	一四四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一四一	奉寄子思以代別.....	一四四
送何聖從龍圖.....	一四一	次韻劉著作過苒山今平甫往遊因寄.....	一四四
送趙學士陝西提刑.....	一四一	次韻十四叔賜詩留別.....	一四四
丙申八月作.....	一四一	次韻歌天鷲大風.....	一四五
登西樓.....	一四二	法喜寺.....	一四五
卽事.....	一四二	長干寺.....	一四五

卷二十三 律詩（七言八句）

落星寺在南康軍江中	一四五
清風閣	一四五
留題微之廨中清輝閣	一四五
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	一四六
慶老堂	一四六
寄陳宣叔	一四六
寄張劍州并示女弟	一四六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	一四六
和微之林亭	一四六
酬微之梅暑新句	一四七
平甫與寶覺遊金山思大覺并見寄及 相見得詩次韻二首	一四七
金陵懷古四首	一四七
次韻舍弟遇子固憶少述	一四八
次韻昌叔詠塵	一四八
石竹花	一四八
古松	一四八
玉晨大嶺鶴廟古松最爲佳樹	一四八

王安石詩集 目錄

次韻董伯懿松聲	一四九
次韻答平甫	一四九
次韻質夫兄使君同年	一四九
卷二十四 律詩（七言八句）	
金明池	一四九
葛溪驛	一四九
泛舟青溪入水門登高齋奉呈康叔	一五〇
爲裴使君賦擬蜩臺	一五〇
送李才元校理知邛州	一五〇
送張頴仲舉知奉新	一五〇
送劍州至劍一日以新憂罷	一五〇
次韻子履遠寄之作	一五〇
送李太保知儀州	一五一
送西京簽判王著作	一五一
送劉貢父赴秦州澧水	一五一
送純甫如江南	一五一
送郊社朱兄除郎東歸	一五一

送沈康知常州.....	一五一
安豐張令修芍陵.....	一五二
送復之屯田赴成都.....	一五二
送經臣富順寺丞.....	一五二
送張卿致仕.....	一五二
送梅龍圖.....	一五二
送李祕校南歸.....	一五二
送蕭山錢著作.....	一五三
送靈仙裴太傅.....	一五三
送趙變之蜀永康簿.....	一五三
酬吳季野見寄.....	一五三
和平甫寄陳正叔.....	一五三
送王太卿致政歸江陵.....	一五三
送叔康侍御.....	一五四
寄朱昌叔.....	一五四
九日登東山寄昌叔.....	一五四
到舒次韻答平甫.....	一五四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	一五四

次韻答丁端州.....	一五四
答劉季孫.....	一五五
次韻酬王太祝.....	一五五
寄吳成之.....	一五五
寄曾子固.....	一五五
至開元僧舍上方次韻舍弟二月一日之作.....	一五五
寄王回深甫.....	一五五
次韻答彥珍.....	一五六
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	一五六
卷二十五 律詩(七言八句)(七言長篇附)	
鍾山西庵白蓮亭.....	一五六
贈老宿僧首.....	一五六
次韻舍弟賞心亭即事二首.....	一五六
次韻陳學士小園即事.....	一五七
寄友人.....	一五七
登大茅山.....	一五七

登中茅山.....	一五七
登小茅山.....	一五七
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辟.....	一五八
贈李士寧道士.....	一五八
次韻春日卽事.....	一五八
次韻答陳正叔二首.....	一五八
送崔左藏之廣東.....	一五九
苦雨.....	一五九
江上.....	一五九
午枕.....	一五九
寄石鼓寺陳伯庸.....	一五九
送熊伯通.....	一五九
送王覃.....	一五九
送明州王大卿.....	一六〇
姑胥郭.....	一六〇
廢陵祠堂.....	一六〇
藏春塢詩獻刁十四文學士.....	一六〇
太湖恬亭.....	一六〇

王安石詩集 目錄

蒙城清燕堂.....	一六〇
次韻酬吳彥珍見寄二首.....	一六一
自金陵如丹陽道中有感.....	一六一
初去臨川.....	一六一
讀史.....	一六一
讀詔書.....	一六一
王太丞邑事之暇過訪山館兼示佳篇.....	一六二
王淨梁太丞聽訟軒有水禽巢于竹林.....	一六二
寄虞氏兄弟.....	一六二
除夜寄舍弟.....	一六二
答熊本推官金陵寄酒.....	一六一
和錢學士喜雪.....	一六三
送江寧彭給事赴闕.....	一六三
卷二十六 律詩 (五言絕句) (同文)	
(六言詩附)	
聊行.....	一六四
樂雲.....	一六四

溝港	一六四	送王補之行風忽作因題四句於舟中	一六六
霹靂溝	一六四	被召作	一六六
午睡	一六四	再題南澗樓	一六六
題齊安壁	一六四	南浦	一六六
招文齋	一六四	題定林壁懷李叔時	一六六
臺上示吳愿	一六四	離蔣山	一六六
示道原	一六四	江上	一六六
傳神自讚	一六五	春雨	一六七
題何氏宅園亭	一六五	歸燕	一六七
草堂一上人	一六五	和惠思波上鷗	一六七
題黃司理園	一六五	秣陵道中口占二首	一六七
北山游亭	一六五	次青陽	一六七
題永昭陵	一六五	代陳景元書于太一宮道院壁	一六七
詠穀	一六五	山雞	一六七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籬籬架盛開	一六五	雜詠四首	一六七
五柳	一六五	臥聞	一六八
移松皆死	一六六	秋興有感	一六八
山中	一六六	題八功德水	一六八

口占	一六八
偶書	一六八
送陳景初	一六八
泊姚江	一六九
樓上	一六九
春晴	一六九
淨相寺	一六九
將母	一六九
宋朝議移法雲院蘭	一六九
晚歸	一六九
題筋子	一六九
惠崇畫	一六九
蒲葉	一七〇
芳草	一七〇
與徐仲元自讀書臺上定林	一七〇
病中睡起折杏花數枝二首	一七〇
送望之赴臨江	一七〇
送丁廓秀才歸汝陰	一七〇

王安石詩集 目錄

送王彥魯	一七〇
送呂望之	一七〇
別方劭秘校	一七一
梅花	一七一
紅梅	一七一
病起過寶覺	一七一
書定林院牕	一七一
題徐浩書法華經	一七一
碧燕(同文)	一七一
夢長	一七一
遊月	一七一
泊鴈	一七一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六言)	一七二
西太一宮樓	一七二
卷二十七 律詩(七言絕句)	
歌元豐五首	一七二
棋	一七三

王安石詩集 目錄

題畫扇	一七三
夢	一七三
僧明	一七三
東岡	一七三
春郊	一七三
元日	一七三
九日	一七三
初晴	一七四
南蕩	一七四
芙蓉	一七四
溝西	一七四
東臯	一七四
一陂	一七四
園蔬	一七四
脩然	一七四
杖藜	一七四
圖書	一七五
老嫌	一七五

移柳	一七五
誰將	一七五
雪乾	一七五
南浦	一七五
竹裏	一七五
隨意	一七五
秋雲	一七五
春風	一七六
陂麥	一七六
木末	一七六
進字說二首	一七六
窺園	一七六
嘲白髮	一七六
代白髮答	一七六
外廚遺火二絕	一七六
初夏卽事	一七七
千巖	一七七
和陳輔秀才金陵書事	一七七

和耿天鶚以竹冠見贈四首	一七七
和郭功甫	一七七
葉致遠置洲田以詩言志次其韻二首	一七八
又次葉致遠二首	一七八
次昌叔韻	一七八
次張唐公韻	一七八
次俞秀老韻	一七八
酬宋廷評請序經解	一七八
送耿天鶚至渡口	一七八
永慶院送道原還儀真作詩要之	一七九
送方劭秘校	一七九
芙蓉堂二首	一七九
長干釋普濟坐化	一七九
卷二十八 律詩（七言絕句）	
送黃吉甫入京題清涼寺壁	一七九
與道原自何氏宅步至景德寺	一七九
過法雲	一七九

光宅寺	一八〇
題勇老退居院	一八〇
與寶覺宿龍華院三絕	一八〇
清涼白雲庵	一八〇
自定林過西庵	一八〇
歸庵	一八〇
雪中遊北山呈廣州使君和叔同年	一八一
謝安墩二首	一八一
東陂二首	一八一
山陂	一八一
欲往北山以雨止	一八一
耿天鶚惠梨次韻奉酬三首	一八一
北山有懷	一八一
定林	一八一
封舒國公三首	一八一
北陂杏花	一八一
五更	一八一
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輸一首	一八一

王安石詩集 目錄

又代薛肇明一首	一八三
溝上梅花欲發	一八三
江梅	一八三
耿天騫許以浪山千葉梅見寄	一八三
與天騫宿清涼廣惠僧舍	一八三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踰驢架感開二首	一八三
山北	一八三
詠菊二首	一八三
楊柳	一八四
北山道人栽松	一八四
山櫻	一八四
償薛肇明秀才燈木	一八四
馬蹏	一八四
出郊	一八四
懷府園	一八四
江寧夾口二首	一八四
蔣山手種松	一八五

中年	一八五
寄四姪旒二首	一八五
寄吳氏女子	一八五
寄蔡天啓	一八五
呈陳和叔二首	一八五
招葉致遠	一八六
招揚德逢	一八六
和叔招不往	一八六
和叔雪中見過	一八六
俞秀老忽不見	一八六
與耿天騫會話	一八六
卷二十九 律詩（七言絕句）	
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	一八六
庚申正月遊齊安	一八七
庚申正月遊齊安有詩壬戌正月再遊	一八七
壬戌正月晦與仲元自淮上復至齊安	一八七
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	一八七

戒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遊齊安.....	一八七
元豐二年十月政公改路故作此詩.....	一八七
書定林院牕.....	一八七
同能伯通自定林過悟真二首.....	一八七
悟真院.....	一八八
傳神自讚.....	一八八
定林院昭文齋.....	一八八
經局感言.....	一八八
鍾山晚步.....	一八八
散策.....	一八八
書靜照師塔.....	一八八
記夢.....	一八八
勸會賀蘭溪生.....	一八九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	一八九
過劉全美所居.....	一八九
書何氏宅壁.....	一八九
題永慶壁有雲纒墨數行.....	一八九

江寧府園示元度.....	一八九
金陵郡齋.....	一八九
戲示蔣穎叔.....	一八九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一九〇
麗澤門.....	一九〇
示公佐.....	一九〇
示俞秀老二首.....	一九〇
示李時叔二首.....	一九〇
示寶覺二首.....	一九〇
仲元女孫.....	一九一
示永慶院秀老.....	一九一
示王鐸主簿.....	一九一
戲城中故人.....	一九一
戲贈段約之.....	一九一
示俞處士.....	一九一
懷張唐公.....	一九一
憶金陵三首.....	一九一
離昇州作.....	一九二

望淮口	一九二
入瓜步望揚州	一九二
泊船瓜洲	一九二
重過余孽岡市	一九二
秦淮泛舟	一九二
中書卽事	一九二
萬事	一九二
寄金陵傳神者李士雲	一九三
贈外孫	一九三
東流頓令罷官阻風示文答以四句	一九三
楊德逢送米與法雲二老故作此詩	一九三
送黃吉父將赴南康官歸金谿三首	一九三
卷三十 律詩（七言絕句）	
金陵卽事三首	一九三
烏塘	一九四
柘岡	一九四
城北	一九四

金陵	一九四
午枕	一九四
州橋	一九四
觀明州圖	一九四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一九五
壬子偶題	一九五
和張仲通憶鍾陵二首	一九五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一九五
鍾山卽事	一九五
南澗樓	一九五
京城	一九五
隴東西二首	一九五
斜徑	一九六
暮春	一九六
雨晴	一九六
日西	一九六
禁直	一九六
御柳	一九六

祥雲	一九六
題中背壁	一九六
禁中春寒	一九七
試院中	一九七
學士院燕侍郎畫圖	一九七
道旁大松人取以爲明	一九七
見鸚鵡戲作四句	一九七
池厲	一九七
六年	一九七
世故	一九七
邵平	一九七
中牟	一九八
王章	一九八
神物	一九八
文成	一九八
讀漢書	一九八
賜也	一九八
重將	一九八

王安石詩集 目錄

載酒	一九八
楚天	一九八
江上	一九九
春江	一九九
春雨	一九九
初到金陵	一九九
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	一九九
與北山道人	一九九
過外弟飲	一九九
若耶溪歸興	一九九
烏石	一九九
定林	二〇〇
定林所居	二〇〇
臺城寺側獨行	二〇〇
遊鍾山	二〇〇
松間	二〇〇
雨未止正臣欲行以詩留之	二〇〇
卷二十一 律詩(七言絕句)	二〇〇

王安石詩集 目錄

題張司業詩……………二〇〇
 同陳和叔遊北山……………二〇〇
 次吳氏女子韻……………二〇一
 再次前韻……………二〇一
 卽席……………二〇一
 遊城南卽事二首……………二〇一
 寄沈道原……………二〇一
 奕張唐公……………二〇一
 生日次韻南郭子二首……………二〇一
 入公山……………二〇一
 過徐城……………二〇二
 送丁廩秀才歸汝陰二首……………二〇二
 和惠思穎二首……………二〇二
 醴泉觀……………二〇二
 蟬……………二〇二
 送王石甫學士知湖州……………二〇二
 懷鍾山……………二〇二
 江寧夾口三首……………二〇三

寄碧巖道光法師……………二〇三
 省中二首……………二〇三
 崇政殿後春晴卽事……………二〇三
 省中沈文通廳事……………二〇三
 吳任道說應舉時事……………二〇三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二〇四
 寄題杭州明慶院修廣師明琴軒……………二〇四
 夜直……………二〇四
 試院中四首……………二〇四
 入閒……………二〇四
 後殿牡丹未開……………二〇四
 春日……………二〇五
 寄韓持國……………二〇五
 答韓持國……………二〇五
 出城……………二〇五
 涿州……………二〇五
 出塞……………二〇五
 入塞……………二〇五

書汜水關寺壁	二〇五
題北山隱居王閑叟壁	二〇五
和惠思歲二日二絕	二〇六
赴召道中	二〇六
江東召歸	二〇六
平甫如通州寄之	二〇六
寄顯道	二〇六
和平父寄道光法師	二〇六
三品石	二〇六
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	二〇六
送陳靖中舍歸武陵	二〇七
北山	二〇七
適意	二〇八
尋井	二〇八
題金沙	二〇八
夜聞流水	二〇八
詠月三首	二〇八
卷三十一 律詩(七言絕句)	二〇八

王安石詩集 目錄

次韻杏花三首	二〇八
杏園卽事	二〇九
宋城道中	二〇九
對答	二〇九
懲儒坑	二〇九
過雪	二〇九
殊勝淵師示寂	二〇九
懷舊	二〇九
訪隱者	二一〇
海棠花	二一〇
證聖寺杏接梅花未開	二一〇
雜詠五首	二一〇
曹陳祈兄弟屋壁	二一〇
郊行	二一一
破冢二首	二一一
題景德寺試院壁	二一一
金陵報恩大師西堂方丈二首	二一一
題正覺院籜龍軒二首	二一一

王安石詩集 目錄

相州古瓦硯	二二一
墓夫石	二二二
山前	二二二
江雨	二二二
揚子二首	二二二
獨臥二首	二二二
孟子	二二二
商鞅	二二二
蘇秦	二二二
范睢	二二二
張良	二二二
曹參	二二三
韓信	二二三
伯牙	二二三
范增二首	二二三
賈生	二二三
雨生	二二四
謝安	二二四

世上	二二四
讀後漢書	二二四
讀蜀志	二二四
讀唐書	二二四
讀開成事	二二四
別和甫赴南徐	二二四
寄茶與和甫	二二四
寄茶與平甫	二二五
戲長安橫石	二二五
代答	二二五
促織	二二五
臘享	二二五
卷三十三 律詩(七言絕句)	
杏花	二二五
城東寺菊	二二五
拒霜花	二二五
燕	二二六

吐綬雞	二一六
黃鸝	二一六
蝶	二一六
暮春	二一六
真州東園作	二一六
過皖口	二一六
發粟至石陂寺	二一六
別皖口	二一六
別濡皖二山	二一七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二一七
舟過長蘆	二一七
金山三首	二一七
泊姚江	二一七
遊鍾山	二一七
龍泉寺石井二首	二一七
興國樓上作	二一八
別瀾閣	二一八
杭州望湖樓同馬上作呈王汝樂道	二一八

王安石詩集 目錄

奉和景純十四丈三絕	二一八
臨津	二一八
汀沙	二一八
西山	二一九
和文淑	二一九
春入	二一九
暮春	二一九
烏江亭	二一九
漢武	二一九
諸葛武侯	二一九
望越亭	二一九
春日席上	二一九
句容道中	二二〇
晏望驛釋舟走信州	二二〇
祁澤寺見許堅題詩	二二〇
送陳景初(陳善醫)	二二〇
巫峽	二二〇
徐秀才園亭	二二〇

王安石詩集 目錄

中茅峰石上得徐鉉篆字題名	二二〇
欲雪	二二〇
上元夜戲作	二二〇
石竹花	二二一
黃花	二二一
木芙蓉	二二一
精衛	二二一
戲贈育王虛白長老	二二一
黃河	二二一
東江	二二一
北望	二二一
驪山	二二一
縣舍西亭二首	二二一
鐵鐘浦	二二一
臨吳亭作	二二一
蘇州道中順風	二二一

卷三十四 律詩(七言絕句)

送僧惠思歸錢塘	二二三
松江	二二三
秋日	二二三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二二三
靈山	二二三
荷花	二二三
殘菊	二二三
竹窗	二二三
出定力院作	二二三
寄育王大覺禪師	二二三
送僧遊天台	二二三
次韻張仲通水軒	二二三
送陳令	二二四
無錫寄正之	二二四
謾成	二二四
初晴	二二四
釣者	二二四
將次鎮南	二二四

出金陵	二二四
酬王微之	二二四
題玉光亭	二二四
贈僧	二二五
嘲叔孫通	二二五
和淨因有作	二二五
張工部廟	二二五
次韻和張仲通見寄三絕句	二二五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二二五
觀王氏靈圖	二二五
韓子	二二六
宰詔	二二六
郭解	二二六
古寺	二二六
越人以幕養花因遊其下二首	二二六
魚兒	二二六
離鄭至蒼江東望	二二六
信州迴車館中作二首	二二六

天童山溪上	二二七
鄞縣西亭	二二七
寄和甫	二二七
寄伯兄	二二七
別鄭女	二二七
真州馬上作	二二七
登飛來峰	二二七
讀漢功臣表	二二七
詠月	二二八
金山	二二八
壘翠亭	二二八
默默	二二八
達本	二二八
寓言二首	二二八
偶書	二二八
揚子	二二八
讀維摩經有感	二二九
春日即事	二二九

贈安大師……………二二九
 送季生白華巖修道……………二二九
 寄道光大師……………二二九
 示報甯長老……………二二九
 紅梨……………二二九
 鷓……………二二九
 鷹二首……………二二九

卷三十五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二三〇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二三〇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二三〇
 慈聖光獻皇后挽辭二首……………二三一
 正肅吳公挽辭三首……………二三一
 文元賈公挽辭二首……………二三一
 元獻晏公挽辭三首……………二三一
 忠獻韓公挽辭二首……………二三一
 正憲吳公挽辭……………二三一

孫威敏公挽辭……………二二三
 崇禧給事同年馬兄挽辭二首……………二二三
 陳動之祕丞挽辭二首……………二二三
 贈工部侍郎鄭公挽辭……………二二三
 致仕虞部曲江譚君挽辭……………二二三
 馬圻大夫挽辭……………二二三
 宋中道挽辭……………二二三
 王中甫學士挽辭……………二三四
 王逢原挽辭……………二三四
 葛興祖挽辭……………二三四
 河中使君修撰陸公挽辭三首……………二三四
 王子直挽辭……………二三四
 孫君挽辭……………二三五
 虞士葛君挽辭……………二三五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辭二首……………二三五
 致仕邵少卿挽辭二首……………二三五
 葛郎中挽辭二首……………二三五
 悼王致處士……………二三五

蘇才翁挽辭二首……………二三六
悼慧休……………二三六

卷三十六 集句（古律詩）

送吳顯道五首……………二三六
送吳顯道南歸……………二三七
送劉貢甫讀官衡陽……………二三七
贈寶覺（并序）……………二三七
金山寺……………二三八
化城閣……………二三八
明妃曲……………二三八
懷元度四首……………二三八
招元度……………二三九
示黃吉甫……………二三九
送張明甫……………二三九
贈張軒民贊善……………二三九
望之將行……………二四〇
招葉致遠……………二四〇

王安石詩集 目錄

獨行……………二四〇
江口……………二四〇
戲贈湛源……………二四〇
與北山道人……………二四〇
梅花……………二四〇
卽事五首……………二四〇
春風……………二四一
春雲……………二四一
花下……………二四一
春山……………二四一
金陵懷古……………二四一
沈坦之將歸溧陽值雨留吾廬久之三
首……………二四二
示蔡天啓三首……………二四二
烝然來思（并序）……………二四二
示楊德逢……………二四三
示道光及安大師……………二四三
老人行……………二四三

離昇州作……………二四三
倉頡……………二四三

卷三十七 集句 歌曲

(集句)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二四三
(歌曲)
虞美人……………二四七
甘露歌……………二四七
桂枝香……………二四七
菩薩蠻……………二四七
漁家傲二首……………二四七
清平樂……………二四八
浣溪沙……………二四八
浪淘沙令……………二四八
南鄉子二首……………二四八
訴衷情五首……………二四九
望江南歸依三寶讚……………二四九

卷三十八 四言詩 樂章 上梁文

古賦 銘 贊
(四言詩)
潭州新學詩(并序)……………二五〇
新田詩(并序)……………二五〇
獵較詩(并序)……………二五一
雲之邪邪答董傳……………二五一
(樂章)
明堂樂章二首……………二五一
歆安之曲……………二五一
皇帝還大次憩安之曲……………二五一
(上梁文)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二五二
(古賦)
龍賦……………二五三
歷山賦(并序)……………二五三
思歸賦……………二五三

釋謀賦……………二五三

(銘)

蔣山鍾銘……………二五四

明州新刻漏銘……………二五四

伍子胥廟銘……………二五四

璨公信心銘……………二五五

(讚)

蔣山覺海元公真讚……………二五五

梵天畫讚……………二五五

維摩像讚……………二五五

空覺義示眉彥真……………二五五

附錄 拾遺(七言絕句)

西去(同上)……………二五五

寄池州夏太初……………二五五

蓬萊詩……………二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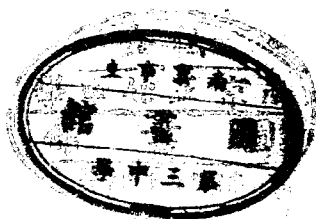
夏吹扇……………二五六

王安石詩集 目錄

10/0 1



本足
王
安
石
全
集



大東書局印行

王安石詩集

卷一 古詩

元豐行 示德逢

四山脩脩映赤日，田背坳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堂，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滃鬱，夜半載雨輪蹄。草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羨毛。倒持龍骨挂屋救，買酒饒客追前勞。三年五穀熟如林，九西成復如此。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後元豐行

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乾挂梁杵。鱗魚出網，被洲豬，狡畜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豈水西南流，楊柳中間枕小舟，乘興欲眠過白下，逢人歡笑得無愁。

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甫作詩覺而有作因寄和甫

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同胞苦零落，會合尚悽其。沉乃夢乖闕，傷懷而賦詩。詩言「道路寒」，乃似北征時；叔令「安否」，季也來何遲。中夜遂不眠，輾轉涕流離。老我孤主恩，結草以為期。冀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為。千里承相望，味我思之幸。唯季優游歲，晚相攜持於焉可。晤語水木有茅茨，晚蘭佇歸憩，逸屋正華滋。

純甫出釋惠崇畫要予作詩

畫史紛紛何足數，惠崇晚出吾最許。早雲六月漲林莽，移我儵然墮洲渚。黃蘆低摧雪翳土，兔膺靜立將僂偃；往時所歷今在眼，沙平水澹西江浦。暮氣沈舟暗，魚罟歌眠嘔軋如聞搗。頗疑道人三昧力，異域山川能斷取。



(南)

方諸承水調幻華，灑落生綃變寒暑。金坡巨然山數堵，粉墨空多真漫與。大梁崔白亦善畫，曾見桃花碎初吐。酒酣弄筆起春風，便恐漂零作紅雨。鸞流探枝婉欲語，寶蜂掇藥隨翅股。一時二子皆絕藝，斐馬穿羸久羈旅。華堂豈惜萬黃金，苦道今人不如古。

徐熙花

徐熙丹青蓋江左，杏枝偃蹇花婀娜。一見真謂值芳時，安知有人攀礪羸。同朝衆史共排媚，亦欲學之無自可。錦囊深貯幾春風，借問此木何時果。

燕侍郎山水

往時濯足瀟湘浦，獨上九疑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壙連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誠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囊楮。

陶鎮菘

江南種菜漫阡陌，紫芥綠菘何所直。陶生畫此共言好，一幅往往黃金百。北山老圃不外慕，但守荒畦斷荆棘。陶生養目渠養腹，各以所能爲物役。

己未秋天籟著作自烏江來予筮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作此詩寄天籟（辛酉冬天籟復來誦之筮書于壁請天籟書所酬于右）

朔風積夜雪，明發洲渚淨。開門望鍾山，松石帶相映。故人過我宿，未盡躋攀興。而我方渺然，長波一歸艇。款段庶可策，柴荆當未暝。與子出東岡，牆西掃新徑。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

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尙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蔓英蘂覆。蒲柳亦競時，冥冥一川綠。方

坻最所愛，意謂可穿築；欲往無舟梁，長年寄心目。故人晚得此，心事付草木。稍搖欄宇新，攬結蹊隧熟。更能適我
顧中水，開扉屋，鬼營誅荒梗。人境掃喧囂，濠魚淨留連。海鳥暖追逐，豈無方外客。於此停高躅，憶初桑落時。要我
豈非風，靈眠忽欲老。一個未言遠，當緣東門水。尚遡南浦船，吾廬雖隱翳。賞眺還自足，橫波受後濶。直置輪前覆，
跌鱗出重錦。舞羽墮輓玉，碧筩遞舒卷。紫角聯出縮，千枝孫嶧陽。萬本毋淇澳，滿門陶令株。彌岸韓侯款，尙復有
野物與公新。聽矚金鈿擁燕菁，翠被敷首領。蝦蟆能作技，科斗似可讀。樞軒俯北楮，花氣時度谷。耘勸聊效顰，締
構行可續。荒乘儻不倦，一晝敢辭下。雖無北海酒，乃有平津肉。脩脩仙李枝，城市久煩促。寄聲與俱來，蔭我臺上
穀。

同王儲賢良賦龜得升字

世傳一尾龜百齡，此龜遠見隋唐興。雖然天幸免焦灼，想屢縮頸愁嚴凝。前年赴海不量力，欲替贖負三岐
增。番禺使君邂逅見，知困簸蕩因嗟矜。疾呼余且設網取，以組系首繩穿繩。北歸與俱度大庾，兩夫轟虜苦不勝。
巖松秦淮擔送我，云「此一可當十朋。」昔人寶龜謂神物，奉事槁骨尤兢兢。殘民滅國遞爭奪，有此乃敢司黎
蒸。於時親甲別貴賤，太上藏法傳昆仍。豈如元君須見夢，初知歡喜得未曾。自從九江罷納錫，萊漁賤棄秋不登。
卜人官廢亦已久，果獵誰復知殊稱。今君此寶世莫識，我亦坐視心膏肓。楮牀纒堪比瓦礫，當粟孰肯捐斗升。穆
頭腥臊何足嗜，曳尾污穢適可憎。或渡除孽豈必驗，蹈背出險安敢憑。割腸以占幸無事，卷殼而食病未能。如聞
翕息可視效，乃往有墮崖千層。仰窺朝陽俯引氣，亦得難老如岡陵。諒能學此真壽類，世論妄以蟲疑冰。嗟余若
矣，倦呼吸，起鼻光景難瞻承。但知故人所玩惜，每戒異物相侵陵。唯憂盜賊今好下，夜半刳請無威德。復恐嚙夫
負之走，并竊老木爲薪蒸。錢槩荒圃不可保守視，且寄鍾山僧。

示元度營居半山園作

王安石詩集 卷一

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溝西屨丁壯，擔土爲培塿。扶疎三百株，蒔揀最高茂。不求鷄鶩實，但取易成就。中空一丈地，斬木令結構。五楸東都來，斷以遠蒼溜。苔長厭止吾，架以塞門竇。躡魚與之游，鱗鳥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更待春日長，黃鸝弄清晝。

仲明父至宿明日遂行

初登張公門，公子始冠纓。於今見公子，與我偕鬢白。山林坐語笑，宛我在公側。豈惟貌如之，侃侃有公德。億公譽懶鄉，許我歸作客。我歸公旣逝，惆悵難再得。子如得公，交懷我忻感。漂搖將安往，稅駕止一昔。寤言且勿寐，庶以承今夕。何時復能還，裹飯冷城宅。

杏花

石梁度空曠，茅屋臨清烟。俯窺嬌鏡杏，未覺身勝影。嬌如景陽妃，含笑墮宮井。悵悵有微波，殘粧壞難整。

奉酬約之見招

君家段干木，爲義畏人侵。馮軾信厚禮，論垣終褊心。川城甯有此，園屋諒非今。雨過梅柳淨，潮來蒲稗深。種芳彌近儲，伐豎取遙岑。清節亦難尙，曠懷差易尋。子猷憐水竹，逸少愜山林。沉復能招我，親題漢上襟。

寄吳氏女子

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家書無虛月，豈異常歸甯。汝夫綴卿官，汝兒亦搢紳。兒已受師學，出藍而更青。女復知女功，婉嫺有典刑。自吾捨汝東，中父繼在廷。小父數往來，吉音汝每聆。旣嫁可顧懷，孰如汝所丁。而吾與汝母，揚鬢幸小停。丘園祿一品，吏卒給使令。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車耕。山泉阜壤間，適志多所經。汝何思而憂，書每說「涕零」。吾廬所封殖，歲久愈華菁。豈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實，彌漫爭蒨莖。諸孫肯來游，誰謂川無紉。姑示汝我詩，知嘉此林壑。未有擬寒山，覺汝耳目發。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靈。

贈劉之

君胸寒而痞，我齒熱以搖。無方可揀藥，相值久無膠。欲尋秦越人，魂逝莫能招。但當觀此身，不實如芭蕉。

寄揚德逢

山焚老憚暑，獨寤無所適。湖陰宛在眼，曠若千里隔。遙聞青秧底，復作龜兆坼。占歲以知子，將勤而後食。穿鑽取西港，此計當未獲。脩脩兩龍骨，豈得長掛壁。晤言久不嗣，作苦何時息。炎天不可觸，悵望新春白。

再次前韻寄揚德逢

一雨洗炎蒸，曠然心志適。如輪浮壺海，滅火十八隔。俯觀風水涌，仰視電雲坼。知公開爨後，過我言不食。穠然陂路長，泥淖困臧獲。明明吾有懷，如日照東壁。莫逢田父歸，倚仗問消息。渠來那得度，南蕩今已白。

仲明父不至（張名軒民仲明父其字也）

月出映蓬城，煙升隱墟落。寒魚占窟聚，暝鷓高投枝。治亭羣閉晚市，隴首歸新穫。佇子終不來，青燈耿林壑。

與呂莖之上東嶺

靖節愛吾廬，綺玕樂吾耳。適野無世諠，吾今亦如此。紛紛舊可厭，俗子今掃軌。使君氣相求，眷顧未云已。追隨上東嶺，俯仰多可喜。何以沉清明，朝陽麗秋水。微雲會消散，豈久汗塵滓。所懷在分衿，藉草淚如洗。

與莖之至入功德水

念方與子違，懽悅夜不眠。起視明星高，整駕出東阡。聊爲山水遊，以寫我心悵。知子不鋪糟，相與酌雲泉。

要莖之過我廬

念子且行矣，要子過我廬。汲我山下泉，煮我園中蔬。知子有仁心，不忍鉤我魚。我池在人境，不與獮獮居。亦復無蠹蛆，出沒爭腐餘。食罷往遊觀，鱗鱗藻與蒲。清波映白日，擺尾揚其鬚。豈魚有此樂，而我與子無。擊壤謠聖

時，自得以爲娛。

聞望之解舟

子來我樂只，子去悲如何！謂言「且少留」，大舸已凌波。關無難莫測，皇明邁義城。脩門歸有時，京水非汨羅。

法雲

法雲但見春，細路埋桑麻。扶輿度餓水，窈窕一川花。一川花好泉亦好，初晴張綠架於草。汲泉養之花不老。花底幽人自衰槁。

萼磻

殘暑安所逃，萼磻北牕北。伐斲作清曠，培芳衛岑寂。投衣挂青枝，數簞取一息。涼風過碧水，俯見遊魚食。永懷少陵詩，菱葉淨如拭。誰當共新甘，紫角方可摘。

月夜二首

山泉墮清陂，陂月臨靜路。惜哉此佳境，獨賞無與晤。埭口哆陂陰，要予水西去。呼僮擁草壘，復使東南注。

二

踰月看流水，水明搖落月。草木已華滋，山川復清發。寒裳伏檻處，綠淨數毛髮。誰能挽姮娥，俯濯凌波鞵。

兩山間

自予營北渚，數至兩山間。臨路愛山好，出山愁路難。山花如水淨，山鳥與雲閑。我欲拋山去，山仍勸我還。祇應身後塚，亦是眼中山。且復依山住，歸鞍未可攀。

卷二 古詩

題南康晏史君望雲亭

南康父老傳史君，疾呼急索初不聞。未嘗遣汲公簾水，三歲只望香爐雲。雲徐無心澹無滓，史君恬靜亦如此。巖然一去掃遺陰，便覺歎煩悵千里。歸田負戴子與妻，圃蔬園果西山西。出門亭臯百頃綠，望雲纔喜雨一犁。我知新亭望雲好，欲斷比隣成一老。莫嫌雞黍數往來，為報襄陽德公嫂。

游亭

朝尋東郭來，西路歷游亭。衆山若怨思，慘澹長眉青。迸水泣幽咽，復如語丁寧。豈予久忘之，而欲我小停。歌接松柏間，坐起俯軒櫺。秋日幸未暮，奈何雨冥冥。

光宅寺

脩然光宅淮之陰，扶輿獨來止中林。千秋鍾梵已變響，十畝桑竹空成陰。昔人偃堂有妙理，高座翳遠天花綵。紅萼紫萼復滿眼，往事無跡難追尋。

春日晚行

門前楊柳二三月，枝條綠煙花白雪。呼僮羈我果下驢，欲尋南岡一散愁。綠岡初日澹港淨，與我門前綠相映。隔淮仍見裊裊垂，佇立惻悵去年時。杏花園西光宅路，草暖沙晴正好度。與盡無人橫迎我，却隨倦鷗歸薄暮。

新花

老年少折豫，沉復病在牀。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芳。流芳祇須臾，我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兩可忘。

四皓二首

王安石詩集 卷二

王安石詩集 卷二

八

四皓秦漢時，招招莫能致。紫芝可以飽，梁肉非所嗜。谷廣水煥煥，山長雲泄泄。與其貴而拘，不若賤而肆。

二

秦殿九州逃，知力起經綸。重利誘衆策，頗知聚秦民。頽然此四老，上友千載魂。采芝商山中，一視漢與秦。靈珠在泥沙，光景不可昏。道德雖避世，餘風迴至尊。嫡孽一朝正，留侯果知言。出處但有禮，廢興豈所存。

真人

子常值真人，能藏毒而實；能納穢若淨；能身羶使馨；能解身赫赫；能逆知冥冥；日唯汝心揆，而汝耳目焚；靡然而無覺，其孰授汝靈神奇寶主汝，厥通莫之令。嘻予豈不知黃帝與焦螟，死心而廢形，乃可少聞窺。願今親達之，於吾獨則聆。剗心事斯語，自儆以書銘。

寄蔡氏女子二首

建業東郭，望城西墩，千嶂承宇，百泉遶營。青遙遙兮，鑿屬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畫蘭覆兮。兼植竹，媚令常茂，柳蒨綿兮，含姿松偃，寒令獻秀，鳥鼓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願我令道我，有班兮伏獸。感時物兮念汝，遲汝歸兮攜幼。

二

我嘗令北宿，有懷令歸女。石梁令以苦蓋，綠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汝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嘆。

夢黃吉甫

夢傳失之矣，（一作悲）晝莫見而想，豈伊不可懷？而使我心往！山林老顛胸，數日占黃壤，舟輿來何遲？北望屋櫺悅，西城葶花時，落魄隨雨槩，歲晚洲渚淨，水消煙渺莽，躊躇壁上字，期我無乃廷。

遊土山示蔡天啓

定林瞰土山，近乃在眉睫！誰謂秦淮廣？正可藏一牒。朝子欲獨往，扶筇強登涉；蔡侯聞之喜，喜色見兩頰；呼
我追我馬，亦以兩隸挾，斂書付衣囊，裹飯隨藥屐。備備阿蘭若，土木老山脅，鼓鍾臥空曠，篋篋雕捷業。外堂廓無
主，考擊誰敢軋？謝公冢，藏傳久穿劫。百金買酒地，野老今行鐘。朽懷起東山，勝踐比稠疊。於時國累卵，楚夏
血常喋，外實備艱梗，中仍費調變。公能覺如夢，自喻一蝴蝶。桓溫適自斃，符堅方天厭。且可緩九錫，甯當快一捷。
彼哉斗臂人，得喪易矜怯。妄言展齒折，吾欲刊史牒。傷心新城墟，歸意終難極。漂搖五城舟，尙想浮河械。千秋隴
東月，長照西州堞。豈無華屋處，亦捉蒲萋筵。碎金諒可惜，零落隨秋葉。好事所傳玩，空殘法書帖。清談眇不嗣，陳
迹恍如接。東陽故侯孫，少小同鼓篋。一官初嶺海，仰視飛鳶跼。窮歸放款段，高臥停遠蹠。牽襟肘即見，著帽耳纔
擊。數椽危敗屋，爲我炊陳滫。雖無膏汚鼎，尙有羹孺筴。縱言及平生，相視開笑齧。邯鄲枕上事，且飲且田獵。或昏
眠委贖，或妄走超躡。或叫號而癡，或哭泣而覺。幸哉同聖時，田里老安帖。易牛以寶劍，擊壤勝彈鉞。追憐袁晉末，
此土方爰業，強偷須臾樂。撫事終愁懔，子難天戮民。有械無接摺，翁今貧而靜。內熱非復葉，予衰極今歲。儻與雞
夢協，委蛻亦何恨。吾兄已長鬣，翁雖齒長我。未見白可鑄，祝翁尙難老。生理歸善攝，久留畏年少。譏我兩咕囁，東
火扶路還，宵明孤兔攝。蔡侯雄俊士，心襟形亦謙。異時能飛鞚，快若五陵俠。胡爲阡陌間，跼足僅相躡。諒欲交轡
誨，怯子不能嗜。

再用前韻寄蔡天啓

蔡侯東方來，取友無所挾。備備一囊衣，偶以一書笈。定林朝自炊，有匕或無筴。時時羹藜藿，饑大苦難慶。驕
頑遂敢侮，有甚觀耕耨。澹然山谷中，變色未嘗軋。始見類欺曉，寒暄粗訓接。從容與之語，爛漫無不涉。奇經可治
疾，祕祝可解魘。巫醫之所知，瞽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惠以方寸攝。微言歸易悟，疾若鬚赴鑷。天機信卓越，學等

何足躡？縱談及既往，每與唐詩協。揚雄尚漢儒，韓愈真秦俠。好大人謂狂，知微乃如諫。惟知造文字，人惑鬼愁懼。秦愚既改罪，新恥仍易覺。六書遂失指，隸草存敏捷。誰珍檀山刻，共賞蘭亭帖。東京一祭酒，收拾偶子慙。少嘗妄思索，老懶因退怯。侯方習篆籀，寸管靜管摩。深原道德意，助我耕且獵。昔功恐唐捐，異味今得饒。京口媚學子，追師嘗劫劫。陸羸淮汴糧，水飢湖海鰥。遠求而近遺，如目不見睫。僞鳳易悅楚，真龍反驚葉。聞子再三歎，往往心不厭。或自逸而走，或吐而不嚼，或噉元耶侵，或訛白翁囁。鏐金徒欲消，韞玉豈愁汜。賢愚有定分，咄汝無喋喋。跨鞍隨我遊，曳屐聯我跼。照泉挹清泚，跋石緣荒蕪。東陂數鯨魚，西壩追蛟孽。斲林窺搏黍，藉草聽批頰。黃尋遠蓮蕞，紅闌鄉杏櫻。荏苒光景流，楊園忽無蕪。扶病歸未久，吾見喜甯帖。塞裳告我去，祿仕當隨牒。蕭晨秣款段，歸騎得追躡。謂言循東路，覆出西城堞。行矣忍羈旅，無魚勿彈鈇。天閑久索驥，駮足方騰蹀。長驅勿驕矜，小踈亦勿慄。鵬飛九萬里，勿借風一筆。溟波浩難窮，勉自養鱗鬣。爵祿實天械，功名爲接摺。甯能復與我，搖漾秦淮楫。附書勿辭頻，隔歲期滿篋。

用前韻戲贈葉致遠直講

葉侯越著姓，曹出資楚葉。縉雲雖窮遠，冠蓋傳累葉。心大有所潛，肩高未嘗着。飄飄凌雲意，強禦莫能備。辟雍海環流，用汝作舟楫。開胸出妙義，可發矇起矚。詞如太阿鋒，誰敢觸其鈇。聽之心凜然，難者口因噤。搏飛欲峨峨，銀墮今跼跼。忘情塞上馬，適志夢中蝶。若金靜無求，在谷惟所拔。載膠但彼惑，鑽漿非我謀。經綸安所施，有寓聊自愜。棋經看在手，棋訣傳滿篋。坐尋棋勢打，側寫棋圖貼。攜持山林屐，刺擲滄港楫。一捩嘗自副，嘗熱甯忘葉。反噉搗穢子，但守一經笈。亡羊等殘生，朽斧何足摺。歡然值手敵，便與對七筴。縱橫子墮肩，脰膊聲出楫。樵父弛遠擔，牧奴停晏鑪。旁觀各技癢，竊議兒女囁。所矜在得喪，聞此更心慄。熟視籠兩手，徐思捘長鬣。微吟靜悄悄，堅坐高帖帖。未快巖谷叟，奔柯嘗爛泥。趨邊取肩縮，穿腹愁危葉。或撞關以攻，或覩眼而擊。或羸行伺擊，或猛出追

躡；垂成忽破壞，中斷俄連接；或外示閒暇，伐事先和變；或冒突超越，鼓行令震盪；或粗見形勢，驅除令遠蹙；或開拓疆境，欲并包摠攝；或僅殘尺寸，如黑子著碁；或橫潰解散，如尸僵血喋；或慚如告亡，或喜如獻捷；陷敵未甘虜，報仇方借債；諱輪實斷頭，悔誤乃批頰；終朝已罷精，既夜未交睫；翻然悟且歎，此何宜劫劫？孟軻惡妨行，陶侃懲廢業；揚雄有前言，韋曜存往牒；管臣抑帝手，梭侯何管涉；治城子爭道，拒父乃如軻；爭也實逆德，豈如私鬪怯；藝成况窮苦，此殆天所厭；如今劉與李，倫等安可躡；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鑄；以此待君子，未與回參協；操具投諸江，道耕而德獵。

白鶴吟示覺海元公

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北山道人曰：「美者自美，吾何爲而喜；惡者自惡，吾何爲而怒；去自去耳，吾何闕而追；來自來耳，吾何妨而拒；吾豈厭喧而求靜，吾豈好丹而非素；汝謂松死吾無依，邪？吾方捨陰而坐露。」

示安大師

道人深北山爲家，宴坐白露眠蒼霞；手扶杖杖雖老矣，走險尚可追麤屨；踞堂俯視何所有，窈窕樛木垂椽榭；深尋石路仍有粟，持以饋我因烹茶。

示寶覺

宿雨轉敲煩，朝雲擁清迥；蕭蕭碧柳鞭，脉脉紅蕖靚；默臥如有懷，荒乘豈無興；幽人適過我，共取牆陰徑。

定林示道原

昨登定林山，俯視東南陔；但見一方白，莫知所從來；濕銀注寒晶，奩以青培堆；迢迢曉霧中，疑有白玉臺；晨夕清風興，煩雲豁然開；常娥攀桂枝，願景久徘徊；杖藜忽高秋，陳迹與子陪；壯觀非復昔，平蕪夜莓苔。

我所思寄黃吉甫

我所思今在彭蠡，一壺寒晶徑千里。天低紺滑風靜止，月澹星渟尤可喜！亦復可憐波浪起，琉璃崩嵌薄頰。素萬斛之舟，一葦超邑越，都如歷指。岸沙雪積山雲委，雲半飛泉挂龍尾。跳空散作平地水，牛乳芳甘那得比。蘿蕙冥冥蔭演迤，稍上尋源出奇詭。像圖釋迦祠老子，臺殿唵嚩相重累。石槽環除逗清泚，松竹靦深無虎虺。其徒備然棄塵滓，雖未應真終適已。黃侯可與談妙理，視婁榮宦猶弊屣。每探紫芝求石髓，我欲從之勸游徙。穀城公孫能若此，五老聞之當啓齒。奇聲五老吾念爾，相見無時老將死！

寄朱昌叔

西安春風花幾樹，花邊飲酒今何處？一盃塞上看黃雲，萬里寄聲無雁去。世事紛紛洗更新，老來空得滿衣塵。青山欲買江南宅，歸去相招有此身。

與僧道昇二首

昇也初見我，膚腴仍潔白。今何苦而老，手脚皴以黑。聞有道人者，於今號禪伯。飄汝以一句，西歸瘦如腊。汝觀青青枝，歲寒好顏色。此松亦有心，豈問庭前柏。

二

跋陀羅師能幻物，幻穢爲淨持。幻佛佛幻諸天以戲之，幢幢香果助設施。茫然悔欲除所幻，還爲幻佛力所持。佛天與汝本無間，汝今何恭昔何慢。十方三世本來空，受記豈非遭佛幻！

贈彭器資

鄴水滔天竟東注，氣澤所鍾賢可慕。文章浩渺足波瀾，行義迢迢有歸處。中江秋浸雨崖間，遡河與我相往還。我挹其清久未竭，復得縱觀於波瀾。放言深入妙雲海，示我儂聖本所實。楞伽我亦見髣髴，歲晚所悲行路難。

贈王居士

武林王居士，與子俱學佛；以財供佛事，不自費一物。

贈李士雲

李士雲，字山水人，而常寓城郭，毫端出窈窕，心手初不著。我聞大梵天，擎跨雞孔雀，執鈴揚赤幡，浩劫淨無作。佳哉子能圖，可以慰寂寞，相與驗其真，他年在寥廓。

卷三 古詩

題半山寺壁二首

我行天即雨，我止雨還住。雨豈爲我行，邂逅與相遇！

二

寒時暖處坐，熱時涼處行。衆生不異佛，佛即是衆生。

定林寺

衆木交覆，孤泉靜橫。分楚老一枝筇，於此傲人羣。城市少美蔬，想今困慘焚。且憑東北風，持寄嶺頭雲！

題定林壁

定林自有主，我爲林下客。客主各有心，還能共岑寂。

移桃花示俞秀老

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數尺高。枝柯蔦綿花爛熳，美錦千兩數亭臯。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偷初，山前邂逅武陵客，水際粵髯秦人逃。攀條弄芳畏日晚，已見黍雲盤中毛。仙人愛杏令虎守，百年終屬樵蘇手。

我衰此果復易朽，蟲來食根那得久？
璠池紺絕誰見有，更值花時且追酒，
君能酩酊相隨否？

對棋與道源至草堂寺

北風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與君棋。
明朝投局日未晚，從此亦復不吟詩！

書八功德水庵

幽獨若可厭，真實爲可喜。
見山不礙目，聞水不逆耳。
脩然無所爲，自得而已矣！

放魚

捉魚淺水中，投置最深處。
當暑脫煎熬，脩然泳而去。
豈無良庖者？可使供七箸。
物我皆畏苦，捨之甯啜茹。

霾風

霾風摧萬物，暴雨昏九州。
卉花何其多，天闊亦已稠。
白日不照見，乾坤莽悲愁。
時也獨奈何！我歌無有求？

偶書

惠施說萬物，樂特忘一句。
寄語讀書人，啾啾非勝處！

卽事二首

雲從鍾山起，却入鍾山去。
借問山中人，雲今在何處？

二

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
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

撥寒山拾得二十首

牛若不穿鼻，豈肯推人磨。
馬若不絡頭，隨宜而起臥。
乾地終不乾，平地終不墮。
擾擾受輪迴，祇緣疑這箇！

我曾爲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我，祇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爲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認物爲己。

三

凡夫當夢時，眼見種種色。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獲。不知今是夢，道我能畜積。貪求復守護，嘗怕水火賊。斷覺方自悟，本空無所得。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

四

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衆生造衆惡，亦有一機抽。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尤。此但可哀憐，勸令真正脩。豈可自迷悶，與渠作冤讎。

五

若言夢是空，覺後應無記；若言夢非空，應有真實事。燔燒陽自招，沈溺陰自致。令汝嘗驚覺，豈知安穩睡？

六

人人有這箇，這箇沒量。大坐也坐不定，走也跳不過。錘也解不斷，鎚也打不破。作馬便搭鞍，作牛便推磨。渠問無眼人，這箇是甚麼？便遭伊纏繞，兔窟裏忍餓。

七

我讀萬卷書，識盡天下理。智者渠自知，愚者誰信爾？奇哉閑道人，跳出三句裏。獨悟自根本，不從他處起。

八

幸身無事時，種種妄思量。張三袴口窄，李四帽簷長。失脚踏地獄，將身投鑊湯。誰知受熱惱，却不解思涼。

九

有一卽有二，有三卽有四。一二三四五，有亦何妨事？如火能燒手，要須方便智。若未解傳薪，何須學鑽燧？

十日 昨日見張三，嫌他不守已；歸來自悔責，分別亦非理。今日見張三，分別心復起。若除此惡習，佛法無多子。

十一 傀儡抵一機，種種沒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親看來。方知棚外人，擾擾一場歎。終日受伊謾，更被索錢財。

十二 季生坦蕩蕩，所見實奇哉！問渠前世事，答我燒炭來。炭成能然火，火過却成灰。灰成卽是土，隨意立根栽。

十三 衆生若有我，我何能度脫；衆生若無我，已死應不活。衆生不了此，便聽佛與奪。我無我不二，四天王獻鉢。

十四 莫嫌張三惡，莫愛李四好；旣往念卽晚，未來思又早；見之亦何有，歎然如電掃。惡旣是磨滅，好亦難長保；

令好與惡，可積如財寶，自始而至今，有幾許煩惱？

十五 失志難作福，得勢易造罪；苦卽念快樂，樂卽生貪愛；無苦亦無樂，無明亦無昧；不屬三界中，亦非三界外？

十六 打賊賊恐怖，看客客喜歡；亦有客是賊，切莫受伊謾！樂哉貧兒家，無事役心肝。旣無賊可打，豈有客須看？

十七 有一種貧兒，不能自營生。若不作客走，卽須隨賊行，復有一種貧，常時腹彭亨。若有亦不畜，若無亦不營。

十八

汝無名高者，以見利貪叨，汝無行實者，以取著名高，行實尚非實，利名豈堅牢。一朝投土窟，魂魄散逃逃。

十九

勇有孟施舍，能無懼而已。若人學佛法，勇亦當如此。休來講下坐，莫入禪門裏。但能一切捨，管取佛歡喜。

二十

利賤汝刀山，獨受汝灰河。汝癡分別心，即汝擔魔羅。圓成但一性，一切法依他。徧了一切法，不如且頭陀。

自遣

閉戶欲推愁，愁終不肯去。底事春風來，留愁愁不住。

自喻

岸涼竹娟娟，水淨菱帖帖。蝦搖浮遊鬚，魚鼓嬉戲鬣。釋杖聊一榻，寢裳如可涉。自喻適志歟，翹然夢中蝶。

古意

采芝天門山，寒露淨毛骨。帝青九萬里，空洞無一物。傾河略西南，晶射河鼓沒。蓬萊眼中見，人世嘆超忽。當

時棄桃核，聞已擣月窟。且當呼阿環，乘興弄溟渤。

吾心

吾心童穉時，不見一物好，意言有妙理，獨恨知不早。初聞守善死，頗復吝肝腦。中稍歷艱危，悟身非所保。猶然謂俗學，有指當窮討。晚知童穉心，自足可忘老。

無營

無營固無尤，多與亦多悔。物隨擾擾集，道與悄悄會。墨翟真自苦，莊周吾所愛。萬物莫足歸，此言猶有在。

病起

稚金敷新涼，老火弛殘燭。挑枝爇濃烈，散髮晞曉捉；煩痼脫然愈，善若遺身覺。移榻欲獨眠，欣佳恐難數。

獨歸

鍾山獨歸雨微冥，稻畦夾岡半黃青。疲農心知水未足，看雲倚木車不停。悲哉作勞亦已久，暮歌如哭難爲聽！而我官閑幸無事，北窗枕簟風冷冷。於時荷花擁翠蓋，細浪飄雪千娉婷。誰能敬眼共此樂，秋港難淺可揚舲。

獨臥有懷

午鳩鳴春陰，獨臥林壑靜。微雲過一雨，浙瀝生晚聽。紅綠紛在眼，流芳與時競。有懷無與言，佇立鍾山暝。

無動

無動行善行，無明流有流。種種生住滅，念念聞思修。終不與法縛，亦不着僧裘。

夢

知世如夢無所求，無所求心普空寂。還似夢中隨夢境，成就河沙夢功德。

車載板二首

荒哉我中園，珍果所不產。朝暮惟有鳥，自呼車載板。楚人聞此聲，莫有笑而莞。而我更歌呼，與之相往返。視邁若搏黍，好音而現曉。壤壤生死夢，久知無可揀。物弊則歸土，吾歸其不晚。歸歟汝隨我，可相蒿里挽。

二

烏有車載板，朝暮嘗一至。世傳鵲似鶉，而此與鶉似。唯能預人死，以此有名字。疑卽賈長沙，當時所遭值。洛陽多少年，授授經世意。粗聞方外語，便釋形骸累。吾衰久捐書，放浪無復事。尙自不見我，安知汝爲異。憐汝好毛羽，言音亦清麗。胡爲太多知，不默而見忌。楚人旣憎汝，彈射將汝利。且長隨我遊，吾不汝棄哉。

跋黃魯直畫

江南黃鶴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爲者？百年幅紙無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

過楊德逢莊

攜僧出西路，日晏味所投。循河望積穀，一飽覺易謀。稚子舉案出，咄嗟見盤羞。飯新碗有香，袁菜旨且柔。暮
世秀崑錡，殊寔得少留。捧腹笑相語，果然無所求。

秋熱

火騰爲虐不可摧，屋窄無所逃吾骸。織簾編竹繼欄宇，架以松櫟之條枝。豈惟賓至得清坐，因有餘地蘇陪。
三愆陽陵秋更暴橫，嫩我欲作昆明灰。金流玉掬何足怪，烏焚魚爛爲可哀。憶我少時亦值此，儻然但以書自埋。
石衰奄奄氣易奪，撫卷豈復能低徊。西風忽送中夜濕，六合一氣塞新開。簾窗幕戶便防冷，且恐霰雪相尋來。

秋早

暮尋燕墩西，獨覺秋尚早。山路葩卉繁，野田風日好。禪林烏未泊，經屋塵初掃。攀藤五花簞，復足休吾老。

卷四 古詩

同沈道源遊八功德水

寒雲靜如凝，寒日慘如威。解鞍寒山中，共坐寒水側。新甘出短綆，一酌煩可滌。仰攀青青枝，木體何所直。

荃鍾山

佇立望鍾山，陽春更蕭瑟。暮尋北郭歸，故遠東岡出。

思北山

王安石詩集 卷四

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寄語白蓮庵，「迎我青松路！」

上南崗

暮塢屋荒涼，寒陂水清淺。捐書息微倦，委轡隨小蹇。偶攀黃黃柳，却望青青巘。幽尋復有興，未覺西林晚。

謝公墩

走馬白下門，投鞭謝公墩。昔人不可見，故物尙或存。問牧牧不言，摩挲蒼苔石。點檢屐齒痕，想此維長掃。想此倚短檠，想此玩雲月。須藉盤與鏡，并運亦已役。漫然禾黍村，摧藏羊曇骨。放浪李白魂，亦已同山丘。栖懷詩蘭蓀，小草戲陳迹。甘棠詠遺思，萬事付鬼錄。恥榮何足論！天機自開闢，入理孰畔援。公色無懼喜，儻知禍福根。涕淚對桓伊，暮年無乃昏。

秋夜泛舟

池壑秋水淨，扁舟邈涼颼。的樂荷上珠，俯映疎星搖。深尋畏魚陰，中路且回襍。冥冥菰蒲中，乃復有驚跳。

和耿天騰同遊定林

道人深閉門，二客來不速。攝衣負朝暄，一笑皆捧腹。逍遙烟中策，放浪塵外躡。晤言或世聞，誰謂非絕俗？

次韻約之謝惠詩

魚跳桑柳陰，鳥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令宅？故人耽田里，老脫尙方舄。開亭捐百金，於此掃塵迹；地偏人罕至，心遠境常寂。我行西州旋，稅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一息。公時指岸木，謁此可尋尺。伐之營中社，持用自怡懌。懌言俟其成，邀我堂上食。百憂每多違，一諾還自惕。春風欄檻新，坐久膝前席。備然忘故約，北郭疑有適。長謠舒永懷，佇想對以臆。摘辭甚有理，竊比書石鵠。知公不欺我，把玩果心側。嘉肴既風設，麪葉仍虛擲。左車公自迎，右券吾敢責。聞說筆羹臙，芬香出鄰壁。婦休機杼事，兒失刀菜聲。何膠膠擾擾，而紛紛籍籍。攜詩欲

一往，繼此方如織，元龍但高眠，司馬勿親滌。幾能孩童舊，握手皆髮白。有興即聯轡，東阡與南陌。

次韻舍弟江上

葦紅歸欲稠，渚綠合猶晚。晴沙上展輕，暖水隨帆遠。吹波戲魚動，掠葉飛禽返。著意覓幽蹊，桃花誤劉阮。

酬王脩賢良松泉二詩

松

世傳壽可三松倒，此語難爲常人道。人能百歲自古稀，松得千年未爲老。我移兩松苦不早，豈望見渠身合抱；但憐衆木摠標搖，顏色青青終自保。兔絲茯苓會常有，邂逅食之能壽考。不知篝火定何人，且看森垂覆荒草。君詩愛我亦古意，秀眉昔比南山榜。復謂留侯不及我，人或笑君無白早。求僊辟穀彼誠誤，未見赤松錢已槁。豈如強飯適志遊，封殖蒼官蔭華皓。赤松復自無特操，上下隨烟何擾擾。蒼官受命與舜同，真可從之忘髮槁。詩雖祝我以再異，積雪已多安可掃。試問蒼官值歲寒，戴白孰與蒼然好。

泉

宋興古剎今長千，靈躡臺殿荒檀樂。二泉相望棄不濞，西泉尙縈三石藥。其流散漫爲沮如，稍集小礫生微瀾。東泉石梗久蔽塞，穿治乃見鬢鬢完。道人慈哀波及遠，溥溥兩取合土山。山前灌輸各自足，轆轤罷轉井口閑。取遙比甘覺近美，與舊爭冽知新寒。蟲蟲夏秋百源乾，抱甕復道愁蹒跚。疾傾橫逗勢未足，嗟此善利何時殫。長易脆有大檀，伐堅羌廬窟孱顏。金多匠手肯出巧，風水千里安知難。沒羽之虎行林間，籀龍失職因藏陸。循除辨投瑟瑟瑟，映尾微見清潺潺。三年營之一日就，有口共以成爲懼。論功信可多後觀，何似當時萬竹蟠。

答俞秀老

諸偶緣安有實相非相偶，雖神如季咸，終亦失而走。

王安石詩集 卷四

三二

情涼寺送王彥魯

空懷誰與論，夢境偶相值。莫將激流齒，欲挂功名事！

送惠思上人

黃鶴撫四海，翻然落中州；一聽笙與鏞，低回如有求；飛鳴阿閣上，好與鳳皇遊；願憐魯東門，無事反悲愁！歲晏忽驚燭，問胡不少留，因知網羅外，猶有稻梁謀。

老景（哀古人名）

老景可憐，無花可留得，繞屋禱先生，蕭蕭何所直！每嫌柳渾春，進悵李太白，多謬安石榴，向人紅藥折。

雜詠八首

萬物余一體，九州余一家，秋毫不爲小，微外不爲遐；不識壽與夭，不知貧與賒；忘心乃得道，道不去紛華。近迹以觀之，堯舜亦泥沙，莊周謂如此，而世以爲夸。

二

神龍豢可致，猛虎擾亦留；變生父子間，上聖不能謀！常情在欲得，義養或成仇；他人恩更輕，患禍信難周。

三

古風致遜悌，班白見尊優；薄俗謬爲恭，獨在勢權尤。伏波迷俯仰，愛禮坐成仇；斷斷涿酒間，豈是老者羞！

四

羔豚窘虎豹，鳩雀窮鷹鷂；巧者具機弋，擊猛還拘犖。論功莫如神，論大莫如天；悲哉區區人，乃欲逃其間！

五

黃雀死彈丸，嚴羣在啄粟；翠鷁不近人，何爲亦窮辱？材爲世所利，高下同僵仆；能逃天地間，蹤跡無不足。

六
關隴后之淑，械機王之明。兔置尙好德，泥乃公與卿。所以彼行葦，敦然遂其生。誰能絃者歌，爲我發古聲。

七

召公方伯章，材亦聖人亞。農時憚煩民，聽訟甘棠下。嗟今千室長，已恥問耕稼。彈琴高堂上，欲以世爲化。

八

任公躡海濱，一釣鮑千里。用力已云多，釣繯亦難理。巨魚暖更逃，壯士饑欲死。游鯨不可數，空滿滄浪水。

張良

留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傾家爲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爲。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

洛陽賈誼才能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司馬遷

孔鸞負文章，不忍留枳棘。嗟子刀鋸間，悠然止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排聊自釋。領略非一家，高辭殆天得。雖微樊父明，不失孟子直。彼欺以自私，豈管相十百。

諸葛武侯

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黃。羣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武侯當此時，龍臥獨權藏。掉頭梁甫吟，羞與衆爭光。邂逅得從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強。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迴出扶桑。惜哉論中路，怨者爲悲傷。豎子祖餘策，猶能走強梁。

讀墨

誰爲堯舜徒？孔子而已矣！人皆是堯舜，未必知孔子。伯夷不辱身，柳下援而止；孔子尙有言，我則異於是！兼愛爲無父，排斥固其理。孔墨必相用，自古甯有此。退之嘲魯連，顧未知之耳。如何蔽於斯，獨有見於彼。凡人工自私，矜也信奇偉，惜乎不見正，遂與中庸詭。退之醇孟軻，而駁荀楊氏，至其趣舍間，亦又蔽於己。化而不自知，此譎孰云，但詠言以自警，吾詩非好詆。

讀秦漢間事

秦徵天下材，入作阿房宮。宮成非一木，山谷爲窮空。子羽一炬火，驪山三月紅；能令掃地盡，豈但焚人功！

幽谷引

雲翦巖兮谷之幽，天將雨我兮田者之稠。有繩于防，令有畚于溝，我公不出，令誰省吾憂？日暉暉兮山之下，歲則熟兮收者舞，吾收滿車兮棄者滿筐，誰吾與樂兮我公燕語。山有木兮谷有泉，公與客兮醉其間，芳可嘗兮甘可漱，無壯無穉兮環公以笑。公歸而醉兮人則喜，公好我州兮殆其肯止？公歸不醉兮我之憂，豈其不憚兮將舍吾州公一朝兮去我，我歲歲兮來遊，完公亭兮使勿毀，以慰吾兮歲歲之愁。

明妃曲二首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髮脚垂；低徊顧影無顏色，尙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幾曾有？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一好在豔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二

明妃初嫁與胡兒，駝車百輛皆胡姬，含情欲說獨無處，傳與琵琶心自知。黃金捍撥春風手，矚看飛鴻勸胡酒。漢宮侍女暗垂淚，沙上行人却回首。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可憐青冢已蕪沒，尙有哀絃留至今！

桃源行

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時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此來種桃經幾春，採花食實枝為薪，兒孫生長與世隔，雖有父子無君臣。漁郎漾舟迷遠近，花間相見因相問；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豈料今為晉。聞道長安吹戰塵，春風回首一霑巾；重華一去甯復得，天下紛紛經幾秦。

食黍行

周公兄弟相殺戮，幸斯父子夷三族；富貴常多患禍嬰，貧賤亦復難為情。身隨衣食南與北，至親安能常在側？謂言黍熟同一炊，歛見隴上黃離離；遊人中道忽不返，從此食黍還心悲。

歎行息

官雇羣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囚事，一破家劫錢何處村。一朝廷法令亦寬大，汝輩當死誰云寃；路傍年少歎息汝，正觀元元之子孫。

送春

武陵山下朝買船，風吹宿霧山花鮮；萬家笑語橫青天，綺窗羅幕舞嬋娟；小鬟折花叩船舷，玉環寫酒贖金錢。朱夢飛動浮雲嫩，天外箏簫來宛轉；斷橋人行夕陽路，樓觀琉璃影中見。酡顏未分驕驕催，燭入坐客猶徘徊；豈知闔閭門邊住，春盡不見芳菲開；日月紛紛車走坂，少年意氣何由挽。洞庭浪與天地白，塵昏萬里東睂眼。黑貂裘敝歸幾時，相見綠樹啼黃鸝；榮華俯仰憂患隨，命駕吾與高人期。

兼井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井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已偷，聖經久已埋；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咤。俗吏不知

方措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措。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卷五 古詩

和吳御史休閑集

鄭國欲弊秦，集成秦富彊。本始意已陋，末流功更長。維汴亦如此，浚源在涇荒。歸作萬世利，誰能弛其防？夷門築天都，橫帶國之陽。漕引天下半，豈云獨荆揚？貨入空外府，租輸陳太倉。東南一百年，寡老無殘糧。自宜富京師，乃亦窘蓋蕤。征求過風昔，機巧到莖芒。御史閱其然，志欲窮舟航。此言信有激，此水存何傷？救世詎無術，習傳自先王。念非老經綸，豈易識其方？我懼不足數，君材仍自強。他日聽施設，無乃棄篇章！

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利害

余聞古之人，措法貶厥後，命官惟賢材，職事又習狃。止能權輕重，王府則多有；豈嘗摧其子，而爲民父母！當時所經營，今十已毀九。其一雖幸在，漂搖亦將朽。公卿患才難，州縣固多苟。詔令雖數下，紛紛誰與守？官居甚傳舍，位以聲勢受。旣不貴施爲，安能辨賢不？區區欲挾弊，萬謗不容口。天下大安危，誰當執其咎？勞心適有罪，養譽終天醜。豈惟祖子孫，教戒及朋友。貴者大其領，詩人歌四牡。至尊空獨憂，不敢舉飲酒。智矣富阡陌，哀哉此無賴！鄉閭人所懷，今或棄而走。豈無濟時術，使爾安吠畝？故今二三公，戮力思矯揉。永惟東南害，茶法蓋其首。私藏與竊販，犴獄常紛糾。輸將一不足，往往死鞭撻。販陳彼雜惡，強賣會非誘。已云因關市，且復搖林藪。將更百年弊，謂民知可否。出節付羣材，詢謀欲經久。朝廷每若此，自可躋仁壽。因知從今始，漸欲人財阜。吾宗恢奇士，選使自朝右。聰明諒多得，爲上歸折齒。王程雖薄遠，邦法難鹵莽。願君博證誅，無擇壯與耆。余知茶山民，不必生皆厚。獨當征求任，尙恐難措手。孔稱均無貧，此語今可取。嘗欲輕萬鈞，當令衆人負。強言豈宜當，聊用報瓊玖。

王伯虎

吾聞人之初，好惡尚無朕，帝與鑿耳目，賢愚遂殊品。爾來百千年，轉化薄愈甚；父翁相販賣，伴詐誰能審？
盱猴爛冠，狼籍鼠穴寢，滄海恣值到，誰論魚鼈淪？鵝聲雖云惡，革去在食甚；嗟誰職教化，獨使此風稔！
任觀不知故，坐費太官廩。予生少而慧，好古乃天稟，念此俗衰壞，何嘗敢安枕。有時不能平，悲吒失食飲。唯予同我病，亦或涕沾衽。謂予可告語，密以詩來諭，爛然辭滿紙，秋水濯新錦。窮觀何拳拳，靜念復凜凜；賤貧欲救世，無官猶拾糝。說窮且版築，尹屈唯烹飪。逢時豈遠廢，避俗聊須噤。徂年幸未暮，此意可勤恡。

答虞辭翁

輟學以從仕，任非吾本謀；欲歸諒不能，非敢忘林丘。臨餐取苟得，冀以盡心贖；萬事等書擾，雖勤亦何收。揚揚古之人，彼職乃無憂；感子撫我厚，欲言祇慙羞。

送潮州呂使君

韓君揭陽居，戚嗟與死隣；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不必移鱸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為禮，聽之但奔倫。同朝敘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余所陳。

寄曾子固二首

巖巖中天閣，藹藹層雲樹；為子望江南，蔽虧無行路。平生湖海士，心迹非無素；老矣不自知，低徊如有慕。傷懷西風起，心與河漢注；哀鴻相隨飛，去我終不顧。

二

崔嵬天門山，江水遶其下；寒渠已膠舟，欲往豈無馬？時思縲拘綴，私養難乞假；低徊適為此，含憂何時寫。若能好諒直，世或非詭詐；安得有一廛，相隨問耕者。

虎圖

壯哉非羆亦非羆，目光夾鏡當坐隅，橫行委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我見心爲動，孰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鑿磳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嗟牙死樹鳴老鳥，向之俛喙如哺鷄。山牆野壁黃昏後，溘婦遙看亦下車。

文韻信都公石枕斲筭

端溪琢枕綠玉色，斲水織篋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上赤日流黃塵；燭龍中天進無力，客主敲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能強修飾。恃公寬貸更不疑，箕倨豈復論官職。笛材平瑩家故藏，硯璞拗情此新得。掃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能與物同其適。豈比法曹空有私，却願天日長炎赫。公才卓犖人所驚，久矣四海流聲名。天方選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奈何甘心一榻上，欲臥穎尾爲潔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願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備然。身寄一官真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願始，看公勦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和吳仲劍雪

陽回力猶遠，陰合勢方重。填空忽汗漫，造物誰懲憑。輕於擘絮紛，細若吹毛氈。雲連晝已昏，風助宵仍洶。憑陵雖一時，變態亦千種。簾深卷或避，戶隘關猶擁。滔天有凍浪，匝地無荒隴。飛揚類扶富，委翳等辭寵。穿幽偶相重，值險輒孤聳。積滲會將舒，羣輕那久重。紛華始滿眼，消釋不旋踵。槁樹散飛花，空簷落懸凍。還當困炎熱，以此滌煩壅。共約市南人，收藏不爲冗。

和仲劍雪詩并示掛國

地卷江海浮，天吹河漢湧。北風散作花，巧麗世無種。霾昏得照曜，塵滓歸掩擁。荒林無空枝，幽瓦有高隴。分

纒一毛細，聚或千鈞重。飛颺窺已眩，摧壓聽還兇。漁舟平繫舷，樵屨沒歸踵。空令物象鑿，豈免川塗壅。爭光短城妬，失色義和恐。賴逢陽氣蒸，轉作水波溶。舞庭稱賀嚴，掃路傳呼寵。衝遊謝壯少，避臥甘閑冗。吳侯絕俗唱，韓子嘗敵勇。勝負觀兩豪，吾衰但陰拱。

送石廣歸窟

虛名誤長者，邂逅首經過。所操十餘篇，浩蕩決江河。側身朝市間，樂少悲慙多。文章舊所好，久已廢吟哦。開編喜有得，一讀瘳沉疴。裹飯北城陰，永懷從晤歌。又欲及歲晚，空堂掃絲窠。稍出乎生言，道藝相琢磨。忽隨雁南飛，當此蒹葭柯。去去梁嶺高，想見青坡陀。黃花一杯酒，爲壽樂如何。微詩等瓦礫，持用報隋和。

送張拱微出都

歸臥不自得，出門無所投。獨尋城隅水，送子因遠遊。荒林纏悲風，慘慘吹飈裘。捉手共笑語，顧瞻中河舟。嗟人皆行樂，而我方坐愁。腸胃繞鍾山，形骸空此留。念始讀詩書，豈非亦有求。一來裹青衫，觸事自悔尤。誤爲世所容，榮祿今白頭。塞責以區區，一手施萬牛。不足助時治，但爲故人羞。寬恩許自劾，終欲東南流。子今涉冬江，愁必泊蔡洲。寄聲治城人，爲我問一丘。

寄題睡軒

劉侯少慷慨，天馬脫韉羈。一官不得意，州縣老委蛇。新居當中條，牆屋稍補治。踈軒以睡名，從我遠求詩。朝廷法令具，百吏但循持。又况佐小邑，有才安所施。賦租如簿領，獄訟了鞭笞。愔然卽高枕，於此樂可知。王官有空谷，隱者常棲遲。拂榻夢其人，亦足慰所思。嗟予久留連，竊食坐無爲。浩歌臨西風，更欲往從之。

仲卿席上得作字

咨予乏時才，始願乃丘壑。強走十五年，朱顏已非昨。低回大梁下，屢嘆風沙惡。所欣同舍郎，誘我文義博。古

聲無憎怪，真味有浚泊。追攀風月久，貌簡非心略。君恩忽推徙，所望頗乖錯。尚憐得經過，未比參辰各。留連惜餘景，從子至日落。明燈照親友，瓊坐傾杯杓。別離寬後悲，笑語盡今樂。論詩知不如，興至亦同作。

塞翁行

塞翁少小壟上鋤，塞翁老來能捕魚。魚長如人水滿眼，桑柘死盡生芙蕖。漢家新堤廣龍築，胡兒壯馬休南牧。北風卷却波浪聲，祇放田車行輻輳。

白溝行

白溝河邊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蕃使常來射狐兔，漢兵不道傳烽燧。萬里鉏耰接塞垣，幽燕桑葉暗川原。棘門壘上徒兒戲，李牧廉頗莫更論。

河間

北行出河間，千歲想賢王。胡麻生蓬中，謠曲終自傷。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見戕。乃知陰自脩，彼不爲出商。區區三世家，廟册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

陳橋

走馬黃昏渡河水，夜爭歸路春風裏。指點草城太白高，投鞭日午陳橋市。楊柳初回陌上塵，胭脂洗出杏花勻。紛紛塞路堪追惜，失却新年一半春。

澶州

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草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爲予語，契丹此地經鈔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天發一矢胡無首，河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卷六 古詩

北客置酒

紫衣操鼎置客前，中饋稻針隨梁釐，引刀取肉割啖客，銀盤摩孺藟與鮮，殷勤勸侑邀一飽，卷牲歸館觴更傳，山蔬野果雜鉛蜜，灌臚豕腊加魚煎，酒酣衆史稍欲起，小胡捩耳爭留連，爲胡止飲且少安，一杯相屬非偶然。

奉使道中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道人少賈海上游，海舶破散身沈浮，抱金滿篋人所寄，吹篴偶得還中州，羸身歸金不受報，祇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池水慢，白玉茜茜吹高秋，夜燃柏子煮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磧盛怒黃雲愁，五更匹馬隨厲起，想見鄴鄴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送李屯田守桂陽二首

治船香爐峰始與子相識，寄書邗江上，詒我峰下石，緣以湘水竹，攜持與南北，永懷故人歡，不願百金易竹，枯歸樵蘇，石爛棄沙礫，夷門得邂逅，綠髮皆半白，追思少時事，俯仰如一夕，老矣無所爲，空知念曠昔，常思一杯酒，要子相解釋，出門事紛紛，歸臥意還卻，聞當上湓水，持詔守嶺阨，方爲萬里別，執手先慘戚，茲游信浩蕩，山水多所得，爲我謝香爐，「風塵每相憶！」

二

蒼黃難家問南北，中路思歸歸不得，風濤何處不驚人，雨雪前村更欺客，舊交旌旆此盤桓，見我卽令兒解鞍，荒山樂官歌舞拙，提壺沽酒聊一歡，行藏欲語眉不展，互歎別離心縫掩，行年半百勞如此，南畝催耕未宜晚。

王安石詩集 卷六

三三

送吳仲庶出守鄆州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廷右。高才有公孫，相望千歲後。平明省門開，吏接堂上肘。指擣談笑間，靜若在林藪。連牆畫山水，隱几詩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楨組，旌旗蔽牛斗。方今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村，鄆澤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賈生否？

雜詠二首

懷王自墮馬，賈傅至死悲。古人事一職，豈敢苟然爲？哭死非爲生，吾心良不欺。滔滔聲利間，絳灌亦何知？

二

先生善鼓瑟，齊國好吹竽。操竽入齊人，雅鄭亦復殊。豈不得祿賜，歸臥自歛歔。寥寥朱絲絃，老矣誰與娛？

三

商陽殺三人，每輒不忍視，亦云食君食，報禮當如此！波瀾吹九州，金石安得止。永懷南山阿，慷慨中夜起。

卽事二首

我起影亦起，我留影遂巡；我意不在影，影長隨我身。交游義相好，骨肉情相親；如何有乖睽，不得同苦辛？

二

昏昏白日臥，皎皎中夜愁。明月入枕席，涼風動衾幮。蝻蟬相鳴悲，上下無時休。徒能感我耳，願爾安知秋？

三

日月隨天旋，疾遲與天謀。寒暑自有常，不願萬物求。蛸蟸蔽朝夕，蟻蛙疑春秋。眇眇上古歷，回環今幾周？

送鄭叔熊歸閩

鄭子喜論兵，魁然萬人敵。嘗持一尺箠，跨馬河南北。方今邊利害，口手能講畫。疑師數城翁，方略已自得。天

兵卷甲老，壯士不肉食，低徊向詩書，文字銳鐫刻。科名又艱難，棄置非人力，黃塵彫鬚衰，逆旅同偈仄。秋風吹殘汴，霰雪已驚客，浩歌隨東舟，別我無慘惻。閩生今好遊，往往老妻息。南隄子所慕，天命豈終塞。

寄一弟時往臨川

蕭條冬風高，吹我冠上霜。我行歲已寒，悲汝道路長！持以（一作此）犬馬心，千里不得將，使汝身百憂，辛苦買川梁。青燈照詩書，仰屋涕數行。不有親戚思，詎知遠遊傷。

李氏沅江書堂

沅江水有梁，與晉沅田樹桑可蠶耕，君於其間恥射利，獨岸清泚留朱甍。詩書當前日開闢，冠帶滿坐相逢迎，勉求高論出施設，無以私智爲公卿！

休假大佛寺

罷僮得休假，衣冠倦趨翔，披書聊自娛，解帶寺東廊。六龍高徘徊，光景在我裳，冬屋稍暄暖，病身更強梁。從我有所思，捨我有不忘，問誰可與言，攜手此徜徉！婉婉吾所受，新居乃鄰牆，寄聲能來遊，維用寫愁腸。

別謝師宰

閩闔城西地如水，雞鳴黃塵波浪起，窮年一馬望扶桑，東得省門身輒止。簿書期會老紛紛，邂逅論心喜有君，數日未多還捨我，相看愁思亂於雲。

解使事泊棠陰時二弟皆在京師一首

始吾泊棠陰，三子不在舟，今當捨之去，三子還遠遊。茫然千里水，今見荻花洲，俛仰換春冬，紛紛空百憂。懷哉山川異，往矣霰雪稠，登高一涕泗，寄此寒江流。

一一

泊船葉陰下，灘水清且淺，回首望孤城，浮雲一何緬。久留非吾意，欲去猶繾綣。馳心故人側，一望三四反。蕭蕭東堂竹，異日留息偃，無恩被南國，疑此行當蕪？

詳釋

龍德不可係，變化誰能謀？（一本無此二句）驕驕亦駭物，卓犖地上遊。怒行追疾風，忽忽跨九州。轍迹古所到，山川略能周。鴻蒙無人梯，沈滲遠天浮。壘巖拔青冥，仙聖所止留。欲往輒不能，視龍乃知羞。

寄朱氏妹

昔來高郵居，我始得朱子，從容談笑間，已足見奇偉。行尋城陰田，坐釣渠下社，歸來同食眠，左右皆圖史。入視爾諸幼，歡言亦多祉，當時獨張情，遠在廬山趾。沈君未言昏，名已習吾耳，安知十年來，乖隔非願始。相逢輒念遠，悲吒多於喜，今茲豈人力，所念皆聚此。諸甥昔未有，滿眼秀而美。低徊吾親側，亦足慰勞止。嗟予值時恩，一傳日千里，爾舟亦已戒，五兩翩然起。蕭蕭東南縣，望爾何時已，空知夢為魚，逆上西安水。

贈陳若景初

吾嘗奇華佗，腸胃真剗剖，神膏既傳之，頃刻活殘朽。昔聞今則信，絕技世嘗有，堂堂穎川士，察脈極淵藪。珍丸起痼瘳，鱗蟲隨泄嘔，舉足四五年，下針使之走。一言儻不合，萬金莫可誘，又復能賦詩，往往吹瓊玖。卷紙誇速成，語怪若神授，名聲動京洛，蹤跡晦荊莠。相逢但長嘯，遇飲輒掩口，獨醒竟何如，無乃寡俗偶。願非避世翁，疑是壁中更，安得斯人術，付之經國手。

贈張康

昔在歷陽時，得子初江津，手中紫團參，一飲寬吾親。捨舟城南居，杖屨日相因，百口代起伏，呻呼聒比鄰。叩門或夜半，屢費藥物珍，欲報恨不得，腸胃整車輪。今逢又坎珂，令子馳風塵，顛倒車馬間，起先冰雪晨。嗟我十五

年得祿尚辭貧，所讀漫累車。豈能蘇一人？無求愧子義，有施慚子仁。逝將收桑榆，邀子寂寞濱。

送程公闈守洪州

畫船插檣搖秋光，鳴鑼傳鼓水洋洋。豫章太守吳郡郎，行指斗牛先過鄉。鄉人出郭航酒漿，魚鱉鱸魚炊稻梁。交頭肥大菱腰長，噭噭喧呼坐滿牀。怪君三年寓壘塘，又驅傳馬登大行。纓旄脫盡歸大梁，鸚鵡然出走天南疆。九江左投貢與章，揚瀾吹漂浩無旁。老蛟戲水風助狂，盤渦忽坼千丈強。君聞此語悲慨慷，迎吏乃前持一觴。鄱州歷選多雋良，鎮撫時有諸侯王。拂天高閣朱鳥翔，西山蟠繞鱗鬣蒼。下視城壘真金湯，雄樓傑屋鬱相望。中戶尙有千金藏，漂田種稻出穰穰。沉檀珠犀雜萬商，大舟如山起牙樞（一本無此一句）輪寫交廣流荆揚。輕裾利屐列名倡，春風躡謠能斷腸。平湖灣塢煙渺茫，樹石珍怪花草香。幽處往往聞笙簧。地靈人秀古所臧，勝兵可使酒可嘗。十州將吏隨低昂，談笑指麾回雨暘。非君才高力方剛，豈得跨有此一方。無爲聽客欲霑裳，使君謝吏趣治裝，我行樂矣未渠央！

鳳凰山

驅馬信所適，落日望九州。青山滿天地，何往爲吾丘？貧賤身祗辱，富貴道足羞。涉世諒如此，惜哉去無由！

夢中作

青門道北雲爲屋，大壚貯酒千萬斛。獨龍注雨如車軸，不長不售長不續。

彭蠡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揜碣萬舟回，千歲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春尾，觀者膽墮千方哈。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往。老矣安能學俠飛，買田欲棄江湖去。

牛渚

王安石詩集 卷六

歷陽之南有牛渚，一風微吹萬舟阻。華戎蠻蜀支百川，合爲大江神所躡。山盤水怒不得泄，到此乃有無窮淵。朱衣乘車作官府，操制生殺非無權。陰靈祕怪不欲露，燈犀得禍豈偶然。

東門

東西白下亭，摧殘蔓寒葩。淺沙枕素舸，一水宛秋蛇。漁商數十室，門巷隱桑麻。翰林謫仙人，往歲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揚白花。楊花飛白雪，枝葉綠煙斜。舞袖卷煙雲，綺裘明紫霞。風流翳蓬穎，故地使人嗟。迢迢陌頭青，空復可藏蹄。

和王微之登高齋二首

寒雲沈屯白日埋，河漢蕩圻天如徙。衡門兼旬限泥濘，臥聽簾木鳴相挨。蒼辰忽掃纖翳盡，北嶺初出青崑崙。微之新詩動我目，爛若火齊金盤堆。想攜諸彥眺平野，高論歷詆秦以來。航船淋浪始快意，忽憶歸雲胡爲哉。念君少壯輟游衍，發揮春秋名玉杯。書成不得斷國論，但此空語傳八垓。登臨興罷因感觸，更欲遠引追宗雷。君知富貴亦何有，論譽未足償譏排。風豪雨橫費調燮，坐使髮背爲黃台。留賓往往夜參半，雖有蟾俎無由開。江南佳麗非一日，况乃故園名池臺。能招過客飲文字，山水又足供歡陪。剩留官屋貯酒母，取醉不竭當如淮。

二

六朝人物隨烟埃，金與玉几安在哉。鍾山石城已寂寞，祇見江水雲端來。百年故老有存者，尙憶世宗初伐淮。魏王兵馬接鐘出，旗纛千里相搪挨。當時謀臣非不衆，上國拔取多倍臺。龍騰九天跨四海，一水欲阻爲可哈。降王北歸樓殿圯，棄屋尙鎖殘金堆。神靈變化自真主，將帥何力求公台。山川清明草木靜，天地不復屯雲雷。使君登高訪古昔，傷此陳述聊持杯。因留嘉客坐披寫，鄙俚笑語傾如篴。酒酣重惜功業晚，老矣萬卷徒兼該。攢峰列壑動歸興，憂端落筆何崔嵬。餘年無歡易感激，亦愧莊叟能安排。青燈明滅照不寐，但把君詩闔且開。

千戈六代戰血埋，雙關尚指山崔嵬。當時君臣但兒戲，把酒空勸長星杯。臨春美女閉黃壤，玉枝自（一作白）蕊繁如堆。後庭新聲散樵牧，興廢倏忽何其哀。咸陽龍移九州圻，遺種變化呼風雷。蕭條中原碣無水，蝸蝓又此憑江淮。廣陵衣冠掃地去，穿築隴畝為池臺。吳儂傾家助經始，尺土不借秦人從。珠犀磊落萬艘入，金璧照耀千門開。建隆天飛跨兩海，南發交廣東溫台。中間業業地無幾，欲久割據誠難哉。靈旗指屋盡鴟虎，談笑力可南山排。樓船蔽川莫敢動，扶伏但有謀臣來。百年滄洲自潮汐，事往不與波爭迴。黃雲荒城失苑路，白草廢時空壇垓。使君新篇韻險絕，登眺感悼隨嘲吟。嗟予愁憑氣已竭，對壘每欲相劇揜。揮毫更想能一戰，數窘乃見詩人才。

卷七 古詩

董伯懿示裴晉公平淮右題名碑詩用其韻和韻

元和伐蔡何危哉，朝廷百口無一譖。盜傷中丞偶不死，利劍白日投天街。裹瘡入相議草旅，國火一再更檀槐。上前慷慨語發涕，誓出按撫除睚眦。指撝光顏戰河曲，闌如怒虎搏鴟豺。邈能捕虜取肝鬲，護送密乞完形骸。咎兵夜半投死地，雲濕不敢燃薪難。空城豎子已可縛，中使尚作嘔兒哇。退之道此尤雋偉，嘗鑿玉牒東燔柴。欲編詩書播後嗣，筆墨雖巧終類俳。唐從天寶運中圯，廊廟往往非忠佳。諸侯縱橫代割據，疆土豈得無離低。德宗末年懲戰禍，一矢不試塵蒙鞞。憲皇初起衆未信，意欲立掃除昏霾。追還清明救薄蝕，屢勅王府洵窮蛙。王師傷夷征賦窘，千里亦忌毫釐差。小夫偷安自非計，長者遠慮或可懷。桓桓晉公忠且壯，時命適與功名偕。是非末世主成敗，烜赫今古誰譏排。賢哉草純議北救，倉卒兩伐尤難皆。重華聲明彌萬國，服苗于羽舞兩階。宣王側身內

脩政常德立武能平淮。昔人經綸初若緩，欲棄此道非吾儔。千秋事往蹤跡在，嶽石款記如湘崖。文嚴字麗皆可喜，黃埃蔽沒蒼蘚埋。當時將佐盡豪傑，想此兵穡陪祠齋。君曾西遷為拓本，濡麤割蜜親廟楷。新篇波瀾特浩蕩，把卷熟讀迷津涯。褒賢樂善自為美，當挂廟壁為詩牌。

用王微之韻和嗣卽事書懷

秦惜逝者盡晉嘉夏大休，古人皆好樂，哀此歲月道！嗟我抱愁妻，殘年自羈囚，但為免得跡，非復天上鷗。雖知林塘美，欲往輒回輒。名園一散策，笑語隨航簫。探題遠梅花，高詠接應劉。宿雨洗荒壘，寒蛟沈老湫。汾洞信畫舸，歸路于城曲。冬風不改綠，忽見新陽浮。歡事去如夢，嘉時念難留。明發得君句，謂將續前遊。語我飲倡樂，不如封獻酬。淮洲秦鐘整，雅刺德不猶。文墨有真趣，荒淫何足收。來篇信時女，窈窕衆所求。茲理儻可諧，善替為君抽。

和伯求卽席分題得庶字

刀筆漫無營，圖書紛不御。平生攜手人，邂逅賞心處。名卿邵朱邑，膚使超嚴助。都官富篇章，博士熟經據。豈特好微言，又多知大慮。從容故天幸，倜儻盡人譽。千棧來交荆，萬柯去揚豫。良無此嘉客，式飲吾所庶。

出鞏縣

昭陵落月煙霧昏，篝火度谷行山根。投鞭委轡涉數村，轡出鞏縣城東門。向來宮闕不可見，但有洛水流渾渾。

書任木馬鋪

兒童繫馬黃河曲，近岸河流如可掬。任村炊米朝食魚，日暮榮陽驛中宿。投老經過身獨在，當時洲渚今平陸。緇黍冥冥十數家，仰視荒蹊但喬木。冰盤饈美客自知，起看白水還東馳。爾來百口皆年少，歸與何人共此悲。

嵩山作巫山高愛其飄逸因亦作兩篇

巫山高，十二峯，上有往來飄忽之猿猴，下有出沒灑灑之蛟龍，中有倚薄縹緲之神宮，神人處子冰雲容，吸風飲露虛元中，千歲寂寞無人逢，邂逅乃與襄王通。丹崖碧嶂深重重，白月如日明房櫳，象牀玉几來自從，錦屏翠幔金芙蓉。陽臺美人多楚語，祇有纖腰能楚舞，爭吹鳳管鳴鼉鼓，那知襄王夢時事？但見朝朝暮暮長雲雨。

二

巫山高，便薄江水之滔滔，水於天下實至險，山亦起伏為波瀾。其巔冥冥不可見，崖岸斗絕悲猿猴，赤楓青櫟生滿谷，山鬼白日樵人遭。窈窕陽臺彼神女，朝朝暮暮能雲雨，以雲為衣月為楮，乘光服暗無留阻，崑崙會城道可取，方丈蓬萊多伴侶，塊獨守此嗟何求？况乃低徊夢中語。

西風

少年不知秋，善聞西風生；老大多感傷，畏此蟋蟀鳴。况乃捨親友，抱病獨遠行，中夜臥不周，惻惻感我情！起視天正黑，弱雲亂縱橫，似有霰雪飄，不復星斗明。時節忽如此，重令壯心驚，驚無同受人樽酒安可傾？

久雨

煤真著天無寸空，白沫上岸吹魚龍，羲和推車出不得，河伯欲取山為宮。城門盡開眠百賈，飢孫得糟夜哺霜，老人憤事少所怪，看屋箕踞歌南風。

和王勝之雪霽借馬入省

泥水填馬不受轍，瓦雪得火猶藏溝，宿霧紛紛度城闕，朔氣凜凜吹衣裘。竊聞閉門無一客，剝啄驚我有前驅，強隨傳呼出屋去，鼻息凍合黏膠膠。投鞭馬鬣任欹側，欲出操筆手還抽，行思江南悲故事，溪谷冬暖花常流。前年臘歸三見白，霰色嶺上上班班，留杖藜此時將邑子，登眺置酒身優游。豈知都城今日事，祇恐一蹶為親憂，因知田里驚款段，昔人豈即非夏謀？君家洛陽名實大，談笑枯槁回春柔，平生意氣故應在，白髮未敢相尋求。從容

王安石詩集 卷七

四〇

退食想佳節，豈無歌聲相獻酬。奈何亦作苦寒調，歎息朝夕無驕驩。超然遂有江湖意，滿紙爲我書窮愁。相如正應居客右，子路且莫乘桴浮。

和吳冲卿曠鳴嶺石屏

寒林昏鴉相與還，下有跋石蒼巖顏。曾於古圖見髣髴，已怪刀筆非人間。君家石屏誰爲寫，古圖所傳無似者。鴉飛歷亂止且鳴，林葉慘慘風煙生。高齋日午坐中見，意似落日空上行。君詩雄盛付君手，云：「此非人乃天巧。」嗟哉渾沌死乾坤，造作萬物醜妍巨細各有理。問此誰主何其精，恢奇譎詭多可喜。人於其間乃復雕鑿，刻畫出智力，欲與造化追相傾。拙者婆娑尚欲奮，工者固已窮夸矜。吾觀鬼神獨與人意異，雖有至巧無所爭。所以號山間，埋沒此寶千萬歲，不爲見者驚。吾又以此知妙偉之作不在百世後，造始乃與元氣并。畫工粉墨非不好，歲久剝爛空留名。能從太古到今日，獨此不朽由天成。世人尙奇輕貨力，山珍海怪探掇今欲索。此屏後出爲君得，胡賈欲價著不識。吾知金帛不足論，當與君詩兩相直。

送李宣叔倅潭州

關山到潭窮，地與南越錯。山川鬱霧毒，瘴癘春冬作。荒芽篁竹閒，蔽虧有城郭。居人特鮮少，市井宜蕭索。野花開無時，蠻酒持可酌。窮年不用客，誰與分杯杓。朝廷尙賢俊，磊砢充臺閣。若能喜節行，文藝又該博。超然萬里去，識者爲不樂。予聞君子居，自可救民瘼。苟能禦外物，得地無美惡。似聞最南方，北客今勿藥。林麓換風氣，獸蛇凋毒蠱。如漳猶近州，氣冷又銷鑠。珍足海物味，其厚不爲薄。章舉馬甲柱，固已輕羊酪。蕉黃荔子丹，又勝橙梨酢。蓬衣比多士，往往在丘壑。從容與笑語，豈不愜寂寞。太守好簫詠，嘉賓應在幕。想卽有新詩，流傳至京洛。

送裴如晦宰吳江

霜（一作震）灑與天香，旁臨無限情。他時散髮處，最愛垂虹亭。飄然平生遊，捨我戴吳星。欲往獨不得，都門

看揚舠。到縣問疾苦，爲子求所經，當知耕牧地，往往莢蒲青。三江斷其二，落水何由實。微子好古者，此歌尙誰聽？

韓持國從富井州辟

韓侯冰玉人，不可塵土雜。官雖衆俊後，名字久匄。井州天下望，撫士咸愛極。千金棄不惜，實常滿闕。蓬聞餘風高，爲子置一榻。親交西門餞，自馬騎雜選。子材宜用世，談者爲嗚咽。矧今名主人，氣力足呵飲。推賢爲時輔，勢若朽易拉。會當薦還朝，立子在閭闔。惜哉秣騏驎，賦以升命合。咨子栖栖者，氣象已摧塌。他年佐方州，說將尙不納。況於聲勢尊，豈易取酬答。有如持寸莛，未足感輕鞞。願於山水閒，意願多所合。匡廬與韶石，少小已嘗歸。風遊會稽春，雲宿天柱腹。淮湖江海上，饋食蝦蟹蛤。西南窮岷嶓，東北盡濟漯。身雖未嘗歷，魂夢已稠沓。將最所愛，映瀾多廟塔。溪果點丹漆，溪花團繡罽。扁舟信所過，行不廢樽榼。一從捨之去，霜雪行滿領。思之不能寐，感若虹蜺嚼。方將築其濱，畢景謝嚙啗。安能孤此意，顛倒稅衷。嗚呼！唯子余所嚮，嗜好此鵝鱖。何時歸相過，遊屐尙可蠟。

寄吳冲卿

物變極萬殊，心通纔一曲。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與君語承華，念此非不夙。恨無數頃田，歸耕使成熟。當官拙自許，易用忤流俗。窮年走區區，得勝大於屋。歸來行省舍，又繼故人躡。相逢祇數步，吏案常填目。切磋非無傷，阻闊嗟何遠。孤危失所助，把卷常恨獨。虛名終有誤，謬恩何見感。清明有冲卿，真美如晦叔。時謂當選升，屈指尙五六。揆才最不稱，養龍甯無惡。殷勤故人書，紙尾又見屬。君雖好德言，我自辜忠告。易稱動不括，傳論大明服。進爲非成材，罪恐不容贖。歲殘東風生，陝櫛塵鬢。何緣一杯酒，談笑相追逐。

韓持國見訪

余生非匏瓜，於世不無求。弱力憚耕稼，衣食當肩流。起家始二十，南北今白頭。愁傷意已敗，罷病恐難瘳。江

湖把一節，屢乞東南州。治民豈吾能，閉門庶可偷。謬恩當徂冬，黽勉始今秋。豈敢事高蹇，茫然乖本謀。撫心私自憐，仰屋竊歎歎。強騎黃飢馬，欲經將誰投。賴此城下宅，數蒙故人留。攬衣坐中庭，仰視白雲浮。白雲御西風，一向唐州安。得兩黃鵠跨之與雲遊。

思王逢原

自吾失逢原，觸事輒愁思。豈獨爲故人，撫心良自悲。我善孰相我，孰知我瑕疵。我思誰能謀，我語聽者誰。朝出一馬驅，暝歸一馬馳。馳驅不自得，談笑強追隨。仰屋臥太息，起行涕淋漓。念子冢上土，草茅已紛披。婉婉婦且少，楚楚一女姿。高義動閭里，尙聞致財貲。嗟我衣冠朝，略能具鐘糜。葬祭無所助，哀顏亦何施。聞婦欲北返，跛子常望之。寒休已閉口，此行又參差。又說嘗產子，產子知何時。賢者宜有後，固當夢熊羆。天方不可恃，我願適在茲。我疲學更誤，與世不相宜。宿昔心已許，同岡結茅茨。此事今已矣，已矣尙誰知。渺渺江與澗，茫茫山與陂。安能久竊食，終負故人期。

登景德塔

放身千仞高，北望太行山。巴屋如蠹冢，蔽虧塵霧間。念此屋中人，當復幾人閑。雞鳴起四散，暮夜相與還。物各自我，誰爲賢與頑。賤氣卽易凌，貴氣卽難攀。愧子心未齊，俛首一破顏。

和劉貢甫燕集之作

馮侯天馬壯，不羈韉侯白。鷲下清池，劉侯羽翰秋。欲擊吳侯，范蕩春爭披。沈侯玉雪照人潔，蕭灑已見江湖姿。唯子貌醜駭公等，自鏡亦正如蒙俱。忘形論交喜有得，杯酒邂逅今夏時。心親不復異新舊，便脫巾屨相諧嬉。空堂無塵小雨定，濃綠鬢水浮秋曠。高談四坐掃炎熱，木末更送涼風吹。此歡不盡忽分散，明月照屋空參差。平明餘清在心耳，洗我重得劉侯詩。劉侯未見聞已熟，吾友稱誦多文辭。才高意大方用世，自有豪俊相攀追。咨予

後會恐不數，魂夢久向東南馳。何時扁舟却願我？還欲迎子遊山坡。

寄王逢原

北風吹雲埋九垓，草木零落空池臺。六龍避逃不敢出，地上獨有寒崔嵬。披衣起行愁不愜，歸坐把卷闔且開。永懷古人今已矣，感此近世何爲哉！申韓百家蒸火起，孔子大道寒於灰。儒衣紛紛欲滿地，無復氣焰空煤灰。力排異端誰助我，憶見夫子真奇材。賴章槩白日，祇要匠石聊穿裁。我方官拘不得往，子有閑暇宜能來。晤言相與入聖處，一取萬古光芒迴。

寄正之

少時已感韓子詩，東西南北俱欲往；新年尤覺此語悲，恨無羽翼起惚恍！肺肝欲絕形骸外，涕淚自落衣巾上，此憂難與世共知，憶子論心更惆悵！

思古

古之士方窮，材行已云貴。大臣公聽采，左右不得蔽。或從蒿藜間，入據廊廟勢。小夫不敢望，云我非其彙。朝遊雋者羞，暮出逢者避。所以後世愚，人人願高位！

惜日

白日照四方，當在中天留；春風地上行，當與時周遊。和氣所披拂，稿乾却濕柔。愛欲傳萬物，勢難停一州。棲棲孔子者，惜日此之由。不能使此邦，利澤施諸侯。豈若駕以行，使我遇者稠。當時三千人，齊宋楚陳周。小者傳吾粗，大能傳與幽。道散學以聖，衆源乃常流。吾初如匏瓜，彼亦孰知丘。唯士欲自蓬，窮通非外求。誓必相天子，乃能經九疇。行雖取強勉，閉戶非良謀！

送裴如晦卽席分題二首（以黯然消魂惟別而已爲韻擬而惟字韻作）

飄然五湖長，昨日國子師。綠髮約略白，青衫欲成緇。牽舟推河水，去與山水期。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賓客，兩忘我與而。能復記此飲，詩成酒淋漓。

二

十月款水冰，問君一行何爲？一行不顧斗米，有與五湖期。一平生湖上遊，幽事略能知。此後言最樂，窮年得游嬉。彩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鳴鼓上洞庭，笑看紅橋垂。漢漢大梁下，黃沙吹酒旗。應憐故人愁，回首一相思。

三

邂逅君子堂，一杯相與持。便應取酩酊，萬事不足惟。平明蔡河風，回首成差池。獨我漫浪者，尙得行相追。磨刀鱸最冬，宿昔少陵詩。還嘗捕鱸魚，載酒與我期。甫里松菊盛，洞庭柑橘垂。文章爲我唱，不數陸與皮。

卷八 古詩

兩馬齒俱壯

兩馬齒俱壯，自驕千里材。生姿何軒軒？或是龍之媒！一馬立長衢，顧影方徘徊；一馬裂銜轡，再嘶逸風雷；立豈飽芻豆，戀棧常思迴。奔豈欲野馳，久羈羨鶩駘。兩馬不同調，各爲世所猜。問之不能言，使我心悠哉。

春從沙磧底

春從沙磧底，轉上青天際。靄靄桑柘墟，浮雲變恣媚。游人出暄暖，鳥語辭陰翳；心知歸有日，我亦無愁思。所嗟獨季子，尙客江湖澁。萬里下鳳凰，飄飄何時至？

晨興望南山

晨興望南山，不見南山根。草樹露顛頂，樛枝空復繁；銅瓶取井水，已至尙餘溫。天風一吹拂，的礫成瓊瑤。

結屋山澗曲

結屋山澗曲，挂瓢秋樹頭。鳴不中律呂，時時驚我眠。吾兒亦惡聒，勸力事婁指。止我爲爾歌，不如恣其然。狂風動地至，萬竅各嘖噓。一瓢雖易除，豈在有無間。巖山上下石，冷泠手中弦。臨窅寫所愛，坐聽以窮年。

朝日一暴背

朝日一暴背，欣然忘夜寒。樵松澗澗水，既食取琴彈。曠作南風歌，歌罷坐長歎。寤彼栖栖者，貴世良獨難。黃菊有至性

團團城上日，秋至少光輝。積陰欲潛天，沉乃草木微。黃菊有至性，孤芳犯羣威。采采霜露間，亦足慰朝飢。

少狂喜文章

少狂喜文章，頗復好功名。稍知古人心，始欲老蠶耕。低徊但志食，邂逅亦專城。仰慙冥冥士，俯愧擾擾氓。良夜未遽央，青燈數寒更。撥書置左右，仰屋慨平生。

三戰敗不差

三戰敗不差，一官遷輒喜。古人思慰親，愧辱甯在已。於陵避兄食，織屨仰妻子。恩義有相權，潔身非至理。

少年見青春

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身雖不飲酒，樂與賓客醉。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心腸非故時，更覺日月駛。聞歡已倦往，得飽還思睡。春歸只如夢，不復悲憔悴。寄言少年子，努力作春事，亦勿怪衰翁，衰強自然異。

白日不照物

白日不照物，浮雲在寥廓。風濤吹黃昏，屋瓦更紛泊。行觀蔡河上，負土私力弱。墮堤散舊家，亂若春蠶箔。仍聞決數道，且用寬城郭。婦子夜號呼，西南漫爲壑。

草端無華滋

草端無華滋，陰氣已盤固，暄妍却如春，歲晚曾不寤！一裘可以暖，貧士終難豫，忽忽遠枝空，寒蟲欲坏戶。

一日不再飯

一日不再飯，飯已入九眠，忽忽返照閒，頓羸不可選；筋骸微纏束，肺腑鼎鑪煎，長往理不惜，高堂思所幸！

秋枝如殘人

秋枝如殘人，顏色先憔悴，微寒吹已空，性命一何脆？甯嘗記疇昔，葩葉相嫵媚，歲行誰使然，好殺豈天意！

青青西門槐

人情甘阿諛，我獨倦請謁，尤於權門疎，萬事亦已拙！平生江湖期，夢寐不可遏，青青西門槐，少解馬上喝。

天下不用車

天下不用車，人人乘馬馳，王良雖善御，攬轡欲從誰？漢武伐大宛，殺人若京坻，孝文却走馬，獨行先安之？萬物命在天，取舍各有時，陰陽更用事，冬暝豈所宜？下氏強獻玉，兩劑亦已癡，幸終遇良工，已割得不疑。

山田久欲拆

山田久欲拆，秋至尚求雨，婦女喜秋涼，踏車多笑語。朔雲卷衆水，慘淡吹平楚，橫陂與直壑，疑卽沒洲渚。霍霍反照中，散絲魚幾縷，鴻蒙不可問，且往知何許？歌眠露下舸，側見星月吐，龍骨已嘔啞，田家真作苦！

聖賢何常施

聖賢何常施，所遇有伸屈，曲士守一隅，欲以齊萬物。喪非不欲富，言爲南宮出，世無子有子，誰敢救其失？

散髮一扁舟

散髮一扁舟，夜長眠屢起，秋水瀉明河，迢迢藕花底，愛此露的皪，復憐雲綺靡，諒無與歌弦，幽獨亦可喜！

道人北山來

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此長。」開田故歲收，種果今年嘗，告叟去復來，耘鋤尚康強。死狐正首丘，遊子思故鄉，嗟我行老矣，墳墓安可忘？

今日非昨日

今日非昨日，昨日已可思，明日異今日，如何能勿悲？當門五六樹，上有蟬鳴枝，朝聽尚壯急，暮聞已衰遲。仰看青霄葉，亦復少華滋，萬物同一氣，固知當爾爲。我友南山居，笑談解人頭，分我秋柏實，問言：「歸何時？」衣冠污窮塵，荷得猶苦飢，低徊歲已晚，恐負平生期！

秋日不可見

秋日不可見，林端但餘黃，杖藜思平野，俯仰畏無光。粟粟澗谷風，吹我衣與裳，娟娟空山月，照我冠上霜。麒麟在霜野，

麒麟在霜野，低徊向衰草，入櫪聞秋風，悲鳴思長道。黃金作鞭轡，粲粲空外好，人生貴得意，不必恨枯槁。

悲哉孔子沒

悲哉孔子沒，千歲無麒麟，豈豈盡鉅商，此物誰能珍？漢武得一角，燔烹誣鬼神，更以鑄黃金，傳奇後世人。

秋庭午吏散

秋庭午吏散，予亦歸息偃，豈無嘉賓客？欲往心獨懶。北窗古人篇，一讀三四反，悲哉不蚤計，失道行踈晚！

秋日在梧桐

秋日在梧桐，轉陰如急轂，冥冥蔽中庭，下視今可暴。高蟬不復噉，稍得寒鷗宿，百邊有衰翁，行歌待春綠。

我欲往滄海

王安石詩集 卷八

王安石詩集 卷九

四八

我欲往滄海，客來自河源。手探囊中膠，故此千載渾。我語「客徒爾，當還治崑崙。」嘆息謝「不能。」相看
勞勩，金客止我且往，濯髮扶桑根。春風吹我舟，萬里空目存。

前日石上松

前日石上松，斲移沙水際。青青折斂股，俯映幽人砌。蟠根今鬯茂，落子還蒼翠。三年一楮葉，世事真期費。

日出堂上飲

日出堂上飲，日西未云休。主人笑而歌，客子嘆以愀。指此「堂上柱，始生在巖幽。雨露飽所滋，凌雲亦千秋。所託願求久，何言值君收。乃令卑濕地，百蟻上窮垓。丹青空外好，鎮壓已堪憂。為君重去之，不使一蟻留。蟻力雖云小，能生萬蚴蟉。又能高其礎，不爾繼者稠。」語客「且勿然，百年等浮沤。」為客當酌酒，何豫主人謀？

卷九 古詩

孔子

聖人道大能亦博，學者所得皆秋毫。雖傳古未有孔子，蠅蠓何足知天高。桓魋武叔不量力，欲撓「一章搖蟠桃，顏回已自不可測，至死鑽仰忘身勞。」

揚雄二一首

子雲游天祿，華藻銳初學。覃思晚有得，晦顯無適莫。寥寥鄒魯後，於此歸先覺。豈嘗知符命，何苦自投閣。長安諸愚儒，操行自為薄。謗嘲出異已，傳載因疏略。孟軻勸伐燕，伊尹干說毫。叩馬觸兵鋒，食牛要祿爵。少知羞不為，况彼皆草莽。史官蔽多聞，自古喜穿鑿。

二

子雲平生人莫知，知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子雲心亦無幾？聖賢樹立自有師，人知不知無爲俗人賤，今常貴古子雲，今存誰女數？

漢文帝

輕刑死人衆，喪短生者偷，仁孝自此薄，哀哉不能謀！露臺惜百金，灑陵無高丘，後恩施一時，長惠被九州。

秦始皇

天方獵中原，狐兔在所憎，傷哉六虜王，當此鷲爲膺，擄取已掃地，翰飛尙憑凌。遊將跨蓬萊，以海爲丘陵，勤石頌功德，羣臣助驕矜。舉世不讀易，但以刑名稱。嗚嗚彼少子，何用辨堅冰？

韓信

韓信寄食常歉然，邂逅漂母能哀憐，當時噲等何由伍？但有淮陰惡少年。誰道蕭曹刀筆吏，從容一語知人意。壇上平明大將旗，舉軍盡驚王不疑。練兵半楚灘，半沙（一作搏兵擊楚，離半涉）從初龍且聞信怯，鴻溝天下已橫分，談笑重來卷楚氛，但以怯名終得羽，誰爲孔費兩將軍？

叔孫通

先生秦博士，禮頗能熟；量主欲有爲，兩生皆不欲。草具一王儀，羣豪果知肅；黃金既徧賜，短衣亦已續；儒術自此凋，何爲反初服？

東方朔

平原狂先生，隱翳世上塵，材多不可數，射覆亦絕倫；談辭最詭怪，發口如有神。以此待親幸，賜子頗不貧；金玉本光瑩，泥沙豈能埋。時時一悟主，驚動漢庭臣；不肯下兒童，敢言詆平津。何知夷與惠，空復忤時人！

揚劉

人各有是非，犯時為患害。唯詩以誦諫，言者得無悔。汾王昔監謗，變雅今尙載。末俗忌譚繁，此理甯復在。南山蘇種豆，議法過四罪。玄都戲桃花，母子受顛沛。疑似已如此，況欲諄諄誨。事變故不同，楊劉可為戒。

藏倉

位在萬乘師，孟軻猶不過。豈云貧與賤，世道非吾趣。意行天下福，事忤由然去。命也固有在，藏倉汝何與？

田單

借王萬乘齊，走死區區燕。田單一卽墨，掃敵如風旋。舞鳥怪不測，騰牛怒無前。飄飄樂毅去，磊砢功名傳。掘葬與刺降，論乃愧儒先。深誠可奮士，王蠋豈非賢？

戴不勝

昔在宋王所，皆非薛居州。區區一不勝，辛苦亦何求。懷祿詎有恥，知命乃無憂。此士自可憐，能復識此不？

陸忠州

虞人以士招，御者與射比。當時尙差為，況乃天下士。英英陸忠州，學問輔明智。低徊得坎珂，勳業終不遂！

開元行

君不聞開元盛天子，糾合雋傑披茲猖。幾年辛苦補四海，始得完好無疽瘡。一朝寄託誰家子，威福顛倒那復理。那知赤子偏愁毒，祇見狂胡倉卒起。茫茫孤行西萬里，偏仄歸來竟憂死。子孫險不失故物，社稷陵夷從此始。由來犬羊著冠坐廟堂，安得四鄙無豺狼。

捐送行效張翥

一車南，一車北，身世忽忽俱有役。憶昔論心兩綢繆，那知相送不得留。但聞馬嘶覺已遠，欲望應須上前坂。秋風忽起吹泥塵，雙目空回不見人。

陰優優行

愁雲怒風相追逐，青山滅沒滄江覆。少留燈火就空床，更聽波濤圍野屋。憶昨踏雪度長安，夜宿木齋暹苦寒。誰云當春便妍暖，十日九入陰漫漫。

一日歸行

賤食奔走食與衣，百日奔走一日歸。平生歡意苦不盡，正欲老大相因依。空房蕭瑟施繡帷，青燈半夜哭聲稀。昔容想像今何處，地下相逢果是非？

汴水

汴水無情日夜流，不肯爲我少淹留。相逢故人昨夜去，不知今日到何州。州州人物不相似，處處蟬鳴令客愁。可憐南北意不統，二十起家今白頭。

陰山畫虎圖

陰山健兒鞭羆急，走勢能追北風及。逶迤一虎出馬前，白羽橫穿更人立。回旗倒戟四邊動，抽矢當前放蹄入。爪牙踴躍不得施，礮上流丹看來濕。胡天朔漠殺氣高，煙雲萬里埋弓刀。穹廬無工可貌此，漢使自解丹青包。堂上絹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低徊使我思古人，此地搏兵走戎羯。禽豕獸遁亦蕭然，豈若封疆今晏眠。契丹弋獵漢耕作，飛將自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

村南畫像

吾觀少陵詩，爲與元氣侔。力能排天幹九地，壯顏殺色不可求。浩蕩八極中，生物豈不稠。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難。雖惜哉命之窮，顛倒不見收。青衫老更斥，餓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後，攘攘盜賊森戈矛。吟哦嘗此時，不廢朝廷憂。常願天子聖，大臣各伊周。甯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飈飈。傷屯悼屈止一身，嗟時

之人死所羞。所以見公畫，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願起公死從之游。

吳長文新得顏公壞碑

魯公之書既絕倫，歲久更爲時所珍。荒壇壞冢朽崖屋，剝落風雨埋煙塵。斷碑數尺誰所得，點畫入紙完如新。延陵公子好事者，拓取持寄情相親。六書篆籀數變改，訓詁後世多失真。誰初妄鑿妍與醜，坐使學士勞骸筋。堂堂魯公勇且仁，出過世難親經綸。揮毫卓犖又驚俗，豈亦以此誇常民。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勉強方通神。詩歌甘棠美，召伯愛惜蔽芾由思人。時危忠誼常恨少，實此勿復令埋堙。

答揚州劉原甫（因君古人風更欲投吾簪）

少食苦不足，一官聊自謀。爲生晚更拙，懷祿尚遲留。龜勉詎有浦，強顏包菜羞。謂我古人風，知君以相優。君實高世才，主恩正綢繆。哥矣哀此民，華簪甯易投。

寄岳州張使君

昔人竄飲建業水，共道不食武昌魚。公來建業每自如，亦復不厭武昌居。武昌山川今可想，綠水逶迤煙莽蒼。白鷗晴飛隨兩槳，岸葦葦葦映魚網。投老留連陌上塵，思公一語由何往。

送元厚之待制知福州

海隅山谷閒，人物最多處。平旦急相吹，遮城馳如霧。閩王舊宮室，丹漆美無度。今爲大帥府，千里來赴懇。元侯文章翁，更以吏能著。峨峨中天閣，鳴玉新改步。銜詔出梨嶺，方爲遠人慕。旌旗滿流水，冠蓋東門駐。四坐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稱孝友，樊侯正求助。名城雖云樂，行矣未宜遽。

悼四明杜嗣

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鷄豚，筠筒釣魴鯉。歲時沽酒歸，亦不乏甘旨。天

漚一杯飯，風昔相逢喜，談辭足詩書，篇詠又清汎。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棄予死。古風久凋零，好學少爲已，悲哉四明山，此士今已矣。

哭梅聖俞

詩行於世先，春秋國風變，衰始相，舟文辭感激多所愛，律呂尙可諧鳴球；先王澤竭士已倫，紛紛作者始可羞，其聲與飾急以浮，真人當天施再流，篤生梅公應時求，頌歌文武功業優，經奇輝靡散九州，衆皆少銳老則不翁，獨辛苦不能休，惜無采者人名道，貴人憐公青兩眸，吹噓可使高岑樓，坐令隱約不見收，空能乞錢助饋糶，疑此有物司諸曲，棲棲孔孟葬，魯鄒，後始卓學稱軻丘，聖賢與命相插矛，勢欲強達誠無由，詩人況又多窮愁，幸杜亦不爲公侯，公窺窮陋以身投，坎軻坐老嘗誰尤，吁嗟豈卽非善謀，虎豹雖死皮終留，飄然載喪下陰溝，粉書軸幅懸無旒，高堂萬里哀白頭，東望使我高聲謳。

遊章義寺

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纜，拂榻寄午夢，起尋北山椒。岑蔚鳥絕迹，悲鳴唯一蜩，歎言與僧期，於此共箕瓢。軒松入九根，窗壁具一朝，伏檻何所見，蒼蒼圍寂寥。巖谷寒更靜，水泉清不搖，安得有車馬，尙無漁與樵。神茂真觀復，心明衆塵消，陰嶺有嘉客，儻來不須招。

飯祈澤寺

駕言東南遊，午飯投僧館，山白梅蕊長，林黃柳芽短；寒竇沙際來，略約桑間斷；春映一川明，雲宿千壑慢；魚隨竹影浮，鳥誤人聲散；翫物豈能留，干時吾自懶。

答端新十遠

遠水悠然碧，遠山天際蒼，中有山水人，寄我十遠章。我時在高樓，徙倚觀八荒，亦復有遠意，千載不相忘。

送文舉士倅邠州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拳拳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巾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乎無論楸，不訪碧雞祥。問君行何爲，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爲親榮，區區夸一方。

送宋中道倅涪州

漳水不灌鄴，不知幾何時。後世有史起，乃能爲可爲。余嘗憐洛民，烏鹵半不治。頗覺漳可引，但爲談者嗤。高議不同俗，功成人始思。夫子到官日，勿忘吾此詩。

送張公儀宰安豐

楚客來時鴈爲伴，歸期祇待春冰泮。鴈飛南北三兩回，回首湖山空夢亂。祕書一官聊自慰，安豐百里誰復歎。揚鞭去去及芳時，壽酒千觴花爛熳。

送陳諤

有司昔者患不公，翻名騰書令故密。論才相若子獨棄，外物有命真難必。鄉閭孝友莫如子，我願卜隣非一日。朱門奔奔行多慚，歸矣無爲惡蓬葦。

送蔡長信歸潯州

溪澗得雨潦，奔溢不可航。江海收百川，浩浩誰能量。溪澗之日短，江海之日長。願生畜道德，江海以自方。

送喬執中秀才歸高郵

薄飯午不羹，空爐夜無炭。寥寥日避席，烈烈風欺幔。謂子勿惡此，何爲向子歎。長年客塵沙，無婦助親爨。寒暄慰白首，我弟纔將冠。遠餽歲又晚，想見淮湖漫。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田園在戮力，且欲歸鋤灌。行矣子誠

然，光陰未宜說！負米力有餘，能無讀書件？

雲山詩送正之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陴。溪窮壤斷至者誰？子獨與子相諧熙。山城之西鼓次悲，水風蕭蕭不滿旗。子今去此來無時，予有不可誰子規？

卷十 古詩

和肅如京師微之置酒

季子將北征，貂裘解亭臬。使君擁鳴騶，出餞載酒醪。作詩寵行色，坐客多賢豪。信知大丈夫，能賦在登高。陟圯憂未已，強歌反哀號。問言「歸何時？」「遠此冬風饒。」川塗良阻脩，筆墨慎所操。黃屋初啓聖，萬靈歸一陶。詢謀及疎賤，拔取皆時髦。往矣果有合，可辭州縣勞。

別孫莘老

逢原未熟我，已與子相知。自吾得逢原，知子更不疑！把手湖上舟，望子欲歸時。茫然乃分散，獨背東南馳。寥寥西城居，邂逅與子期。鷄鳴入省門，朱墨來紛披。含意不自得，強顏聊爾為。會合常在夜，青燈照書詩。往往並余語，至明不言疲。忽忽捨我去，使我當從誰？送子不出門，我身方羈縻。我心得自如，今與子相隨。隨子至湖上，逢原所管塘。想見荷葉盡，北風卷寒漪。已懷今日愁，更念昔日悲。相逢亦何有，但有鏡中絲。

寄丁中允寶臣

入先九州聞泛泛，水中木，漂浮隨風波，邂逅得相觸。始我與夫子，得官同一州，相逢皆偶然，情義乃綢繆。我於人事疎，而子久矣修，磨礱以成我，德大不可購。乖離今六年，念子未嘗休。豈不道相逢，但得頃刻留，歡喜不滿

頽，長年掩離憂。古人有所思，千里駕車牛，如何咫尺間，而不與子遊？顧惜五斗米，無辜自拘囚！念彼磊落者，心頽兩慚羞。剡山碧嶽，剡水日夜流，山行苦無熾，水淺亦可舟。使君子所善，來檄自可求，何時子來意，待子南山頭！

示平甫弟

汴渠西受崑崙水，五月奔湍射黃天，高淮夜入忽倒流，碯岸相看欲生蒼。萬檣如山屹不動，嗟我仲子行亦止，自聞留連且一月，每得問訊猶千里。老工取河天上落，伏礫遠沙卷無底，土橋立馬望城東，數日知有相逢喜。牆隅返照媚槐殼，池面過雨蘼葦葦，欣然把手相與閑，所願此時無一詭！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閉門爲謝載酒人，外慕紛紛吾已矣！

憶北山送勝上人

蒼藤翠木江南山，激激流水兩山間，山高水深魚鳥樂，車馬跡絕人長閑；雲埋樵聲隔蔥蒨，月弄釣影臨潺湲。黃塵滿眼衣可濯，夢寐惆悵何時還？

相國寺啓同天節道場行香院觀戲者

侏優戲場中，一貴復一賤，心知本自同，所以無欣怨。

馬上轉韻

三月楊花迷眼白，四月柳條空老碧。年光如水儘東流，風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幾許，何須戚戚長辛苦。富貴功名自有時，筆瓢梓茹亦山雌。

乙巳九月登冷城作

欲尋鍾山岑，因知冷城路。躋攀隱木杪，稍記曾遊處。紅沉渚上日，蒼起榛中霧。卽事有哀傷，山川自如故！

過劉貢甫

去年約子遊山陔。今者仍爲大梁客。天旋日月不少留。稱意人閒甯易得。天明徑欲相就語。雲雪填城萬家白。冬風吹鬣馬更驕。一出何由問行迹。能言奇字世已少。終欲追攀豈辭劇。枕中鴻寶舊所傳。飲我甯辭酒或索。吾願與子同醉醒。顏狀雖殊心不隔。故知今有可憐人。回首紛紛斗筲窄。

伍五

瀋關西山古藍田，有氣參差高挂天。雄虹雌霓相結纏，晝夜不散非雲煙。秦人挾斤上其巔，視氣所出深鑿鑿。得物盈尺方且堅，以斤試叩聲泠然。持歸市上求百錢，人皆疑嗟莫愛憐。大梁老估聞不眠，操金喜取走蹶躩。深藏牢包三十年，光怪鄰里驚相傳。欲獻天子無由緣，朝廷昨日鍾鼓縣。呼工琢圭真神筵，玉材細鎖不中權。買孫抱物詔使前，紅羅複疊怕紫氈。發視紺碧光屬聯，詔問與價當幾千。衆工讓口無敢先，嗟我豈識真（一作旣）與全。

信都公家白兔

水精爲宮玉爲田，姮娥矯衣洗朱鉛。宮中老兔非日浴。天使潔白宜嬋娟。揚鬚弭足桂樹間，桂花如霜亂後前。赤鷄相望窺不得，空凝兩瞳射日丹。東西跳梁自長久，天畢橫施亦何有。憑光下視罍繁衣，褐紛紛漫回首。去年驚塵淦山雲，出入虛莽猶無羣。奇毛難藏某亦得，千里今以窮歸君。空衢險幽不可返，食君庭陰嗟亦窘。令子得爲此免謀，豐草長林且遊衍。

車螯二一首

車螯肉甚美，由美得烹燂。設以無味棄，棄之能久存。予嘗憐其肉，柔弱甘咀吞。又嘗怪其殼，有功不見論。醉客快一噉，散投牆壁根。實能爲收拾，持用訊醫門。

二

軍養肉之弱，特殺保厥身，自非身有求，不敢微啓唇。尙恐搨者得，泥沙常埋堙，往往傷火間，身盡殼空存。維
海錯萬物，口牙且咀吞，爾無如彼何，可畏甯獨人。無爲久自苦，含匿不暴陳，豁然從所如，游蕩四海濱。清波躍其
好，白日曬其昏，死生或有在，豈遠得烹燂。

與平甫同賦槐

冰雪泊楚岸，萬株同飄零。春風都城居，初見葉青青。歲行如車輪，蔭翳忽滿庭。秋子今在眼，何時動江舲？

甘棠梨

甘棠詩所歌，自足誇衆果，愛其凌秋霜，萬玉懸磊砢。園夫盛採摘，市賈爭包裹，車輪動盈箱，舟載輒連柁。朝
分不知數，暮在知幾顆，但使甘有餘，何傷小而橢。主人捐千金，釘鉅留四坐，柑棹與橙粟，在口亦云可。都城紛華
地，內熱易生火，問客當此時，獨煩孰如我？

獨山梅花

獨山梅花何所似？半開半謝荆棘中，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顛顛守蒿蓬。亭亭孤豔帶寒日，漠漠遠香隨野
風，移裁不得根欲老，回首上林顏色空。

同昌叔賦鴈奴

鴈鴈無定棲，隨陽以南北，嗟哉此爲奴，至性能矧側！人將伺其殆，奴輒告之亟，舉羣寤而飛，機巧所無得。夜
或以火取，奴鳴火因匿，頻驚莫我捕，願謂奴不直，嗷嗷身百愛，泯泯衆一息，相隨入楮繳，豈不聽者感。偷安與受
給，自古有亡國，君看鴈奴篇，禍福甚明白！

老樹

去年北風吹瓦裂，牆頭老樹凍欲折，蒼葉蔭屈忽扶疎，野禽從此相與居。禽鳴無時不可數，雌雄各自應律

呂，我牀撥書當午眠，能驚我眠聒我語。古詩烏鳴山更幽，我念不若鳴聲收；但憂此物一朝去，狂風還來欺老樹。

賦棗得燭字

種桃昔所傳，種棗予所欲，在實爲美果，論材又良木。餘甘入鄰家，尙得饒婦逐，況余秋盤中，快噉取饜足。風包墮朱繪，日穎皺紅玉，贊享古已然，幽詩自宜錄。紉懷育齊間，萬樹蔭平陸，誰云食之昏，匪知乃成俗。廣庭簷聖壽，以此參肴藪，願比赤心投，皇明儻子燭。

飛鴈

鴈飛冥冥時下泊，稻梁雖少江湖樂，人生何必慕輕肥，辛苦將身到沙漠。漢時蘇武與張騫，萬里生還值偶然，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辭親亦可憐。

寓言九首

誑說古之士，出必見禮樂，羣游與羣飲，仁義待揚推。心疲歌舞荒，耳聒米鹽濁，所以後世賢，絕俗乃爲學！

二

不得君子居，而與小人游，疵瑕不相摩，况乃滌憂調。高語不敢出，鄙辭弱顏辭，始云避世患，自覺日已偷。如傳一劑人，以萬楚人咻，云復學齊言，定復不可求。仁義多在野，欲從苦淹留，不悲道難行，所悲累身修。

三

周公歌七月，耕稼乃王術，宣王追祖宗，考牧與宮室。甘棠能聽訟，召伯聖人匹，後生論常高，於世復何實？

四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索；耕收孰不拾？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挂兼井。

五

正觀業萬世，經營豈非艱？其子一搖之，宗廟靈幾殫！開元始聰明，一肯奔岷山；功高後毀易，德薄人存難。

六

言失於須臾，百世不可除；行失几席間，惡名滿八區。百年養不足，一日毀有餘；諒彼取不仁，戒哉惟厥初！

七

鐘鼓非樂本，本末猶相因，仁聲入人深，孟子言之醇，如何正觀君？從古同隋陳，風俗不粹美，惜哉世無臣！

八

遊鯨厭海濁，出戲清江滄，風濤助翻騰，網罟不敢窺，失身洲渚間，螻蟻乘其機，物大苦易窮，一窮無所歸。

九

猛虎臥草間，羣鳥從噪之，萬物忌強梁，甯獨以其私？虎終機械得，鳥亦彈丸隨；山鷄不忤物，默與鳳凰期。

舟中讀書

冉冉木葉下，蕭蕭山水秋，浮雲帶田野，落日抱汀洲，歸臥無與語，出門何所求？未能忘感慨，聊以古人謀。

和王樂道進士試卷

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變今嗟未能，於己空有咄，流波亦已漫，高論常見屈，故令傲儻士，往往棄堙鬱，臯陶叙九德，固有知人術，聖世欲爾為，徐觀異人出。

自訟

孔子見南子，子路為不怡，欲從公山氏，勃鬱見色辭，道如天之蒼，萬物不能緇，弟子尚不信，況余乏才資，明知古人仁，語默各有時，苟出不自慎，果為聽者疑，白圭尚有磨，駟馬猶能追，一言成不智，雖悔欲何為？

被狂

上古杳然無人蓋日月不忒山川平人與鳥獸相隨行祖孫一死十百生萬物不給乃相兵伏羲畫法作後程漁蟲獵獸寬羣爭勢不得已當經營非以示世爲聰明方分類別物有名夸賢尚功列恥榮蟲僞日巧雕元精至言一出衆輒驚上智閉匿不敢成因時就俗救別黥惜哉彼狂以文鳴強取色樂要聾盲震蕩沈濁終無備詭徒亂聖人氓豈若泯默死蠶耕

衆人

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頌聲交作莽豈賢，四國流言且猶聖。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爲千鈞，乃知輕重不在彼，要之美惡由吾身。

卷十一 古詩

寄題鄂州白雲樓

折楊黃華笑者多，陽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無幾人，泥乃區區鄂中小。千載相傳始欲慕，一時獨唱誰能曉。古心以此分冥冥，但耳至今徒擾擾。朱樓碧瓦何年有，棖栊連空欲驚矯。鄂人爛漫醉浮雲，鄂女參差躡飛鳥。丘墟餘響難再得，欄檻茲名復誰表。我來欲欲歌聲更吞，石城寒江暮雲繞。

聖俞爲狄梁公作詩要予同作

虎豹不食子，鷓鴣不乘雄。人惡甚鳥獸，吾能與成功。愛有以計留，去有勢不容。吾謀適合意，幾亦齒森銘。時思淪九泉，喪取異代忠。堂堂社稷臣，近世孰如公。空使苗裔稱，稱揚得詩翁。一讀亦使我，慨然想餘風。

崇寧

隱者委所逢，在物無不足。山林與城市，語道歸一轍。詩人論巨細，此指尙局束。頗知區區者，自屏忍所欲。孰

識古之人超然遺耳目。豈於喧與靜，趣舍有偏獨？命亭今何為，似乃畏驚俗。至意不標揭，小名聊自屬。夏風簷極寒，冬雪廳戶燠。春煖亂梅柳，秋徑深松菊。壺觴日笑傲，裙屐相追逐。此樂已難言，持琴作新曲。

和王樂道烘豆豉

秋水汗流如炙輮，敝衣濕蒸塵垢流。施施衆豷當此時，擇肉甘於虎復餓。咀嚙侵膚未云已，爬搔次骨終無那。那時時對客輒自捫，千百所除纔幾箇。皮毛得氣強復活，爪甲流丹真暫破。未能湯沐取一空，且以火攻令少挫。踞爐熾炭已不暇，對竈張衣誠未過。飄零乍若蛾赴燈，驚擾端如蟻旋磨。欲毆百惡死焦灼，肯貸一凶生棄播。已觀細黠無所容，未放老奸終不墮。然臍膠塢患溢世，焚寶鹿臺身易貨。冢中瘞入化秦屍，池上歟隨選莽坐。彼皆勢極就煙埃，況汝命輕伴涕唾。逃藏壞絮尚欲索，埋沒死灰誰復課。一本無此八句。熏心得禍爾莫悔，爛額收功吾可賀。猶殘衆熾恨未除，自計甯能久安人。

和聖俞農具詩十五首

田廬

田父結田廬，聊容一身息。呼兒取茅竹，不借鄉人力。起行廬旁朝，歸臥廬下夕。悠悠各有願，勿笑田廬窄！

樵斧

百金聚一冶，所賦以所適。此豈異莫耶，奈何獨當樵？朝出在人手，暮歸在人腰。用捨各有時，此日兩無邀。

耕牛

朝耕草茫茫，暮耕水瀟瀟。朝耕及露下，暮耕連月出。自無一毛利，主有千箱實。院彼天上星，空名豈余匹？

水車

取車當要津，膏潤及遠野。與天常幹旋，如雨自濺瀉。置心亦何有，在物偶相假。此理乃可言，安得圓機者？

牧笛

綠草無端倪，牛羊在平地，芊綿杳靄間，落日一橫吹；超遙送逸響，瀟漫寫真意，豈比賣錫人，吹簫販重穉？

颶扇

精良止如留，疏惡去如擯；如擯非爾憎，如留豈吾吝？無心以擇物，誰喜亦誰愠？翁乎勤簸颶，可使糠粃盡。

田漏

占星昏晚中，寒暑已下疑，田家更置漏，寸晷亦欲知。汗與水俱滴，身隨陰屢移，誰當哀此勞，往往奪其時！

牛衣

百獸冬自暖，獨牛非氈毛，無衣與卒歲，坐恐得空牢！主人覆護恩，豈啻一綈袍，問爾何以報，難難滿東臯。

樓種

富家種論石，貧家種論斗，富貧同一時，傾瀉應心手；行看萬壘空，坐使千箱有，利物博如此，何慚在牛後？

耒耜

耒耜見於易，聖人取風雷，不有仁智業，利端誰與開？神農后稷死，披爾相尋來，山林盡百巧，採斲無良材。

錢鐻

於易見耒耜，於詩聞錢鐻，百工聖人爲，此最功不薄。欲收禾黍善，先去蒿萊惡，願同歌器悟，更使臣工作。

耨耨

鍤金以爲曲，採木以爲直，直曲相後先，心手始兩得。秦人望屋食，以此當金革，君勿易耨耨，耨耨勝鋒鏑。

襤褸

采采霜露下，披披煙雨中，蒲茅以爲友，短褐相與同。勿妬市門人，綺絜被奴僮，當慙邊城戍，擐甲徂春冬。

臺立（史記索隱謂蓬累立也）

耕有春雨濡，耘有秋陽暴。二物應時須，九州同我服。欲為生少慕，得此自云足。君思周伯陽，所願豈華轂？

秋鼓

逢逢戲場聲，壞壞戰時伍。日落未云休，田家亦良苦。問兒今壘上，聽此何莽鹵。昨日應官繇，州前看歌舞。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微之出守秋浦時，推冰看撈萬穀皮。波工龜手咤今樣，魚網肯數荊州池。霜紉奪色買不售，虹玉喪氣山無輝。方糴稔載獻天子，善價徐取供吾私。十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隨情詩。君富久寄金穀地，方執賜筆磨坊騎。當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書新儀。不然名山副史本，褒拔元凱誅窮奇。咨予文章非世用，畫鏤空爾糜冰脂。揮毫才足記姓字，竊學又恥從師宜。忽忽點汗亦何忍，嘉貺但覺難為辭。篇終有意責趨壁，窮國恐誤連城歸。傾囊倒篋聊一報，安敢坐以秦為雌？

酬仲卿月晦夜有感

夜雲不見天，泥乃星與月。蕭蕭暗塵走，坎坎寒更發。樓歌客尚飲，醉酹不畏雪。巷哭復有人，鄰風送幽咽。紛然各所遇，悲喜孰優劣。君方感莊周，浩蕩擺羈綬。歸來亦置酒，玉指調絃撥。獨我坐無為，青燈對明滅。

送子思兄參惠州軍

云云曲江水，天借九秋色。樓臺飛半空，秀氣盤韶石。載酒填里閭，吹花換朝夕。笙簫震河漢，錦繡爛冠楨。地靈澤瀉絕，人物傾南極。先朝有名臣，臥理訟隨息。稍稍延諸生，談笑與賓客。子來適妙年，謁入交履舄。寂寥九齡後，此獨望一國。度翻禮丁汜，躡愈俟趙德。孤岸鎮頽波，俗流未易識。我方文葆中，旋逐旌旗蹟。去思今豈忘，耳目熟遺迹。吏舍殷勤言，俛仰問乖隔。當時府中兒，侵尋髮邊白。下帷雖著書，不掇寒饑迫。謂宜門闈士，宦路久烜赫。

奈何猶差池！更捧丞掾檄。驥摧千里蹄，鵬墮九霄翮。人生無巧慧，天運有通塞。試觀馳騁人，意氣宇宙窄。榮華去路塵，謗辱與山積。優游祿仕間，較計誰失得？送君強成歌，陟岵翻感激！

送董伯戴歸吉州

我來以喪歸，君至因謫徙。蒼黃憂患中，邂逅遇於此。去年服初除，聽敕相助喜。看君數歸月，但屈兩三指。茫然冬更秋，一笑非顧始。籃輿楊柳下，明月芙蓉水。僮僕屢闌門，客罷方隱几。是非評衆詩，成敗斷前史。時時對弈石，漫漫爭生死。送迎皆幅巾，設食但陳米。亦曾戲篇章，揮翰疾蒿矢。君豪才有餘，我老應先止。東城景陽陌，南望長干紫。欲斷三畝蔬，於焉寄殘齒。經過許後日，唱和猶在耳。新恩忽捨我，欣悵生彼已。江湖北風帆，振施即千里。相逢知何時，莫惜嫌與紙。

八月十九日試院夢冲卿

空庭得秋長漫漫，寒露入幕愁衣單。喧喧人語已成市，白日未到扶桑間。永懷所好卻成夢，玉色髣髴開心顏。逆知後應不復隔，談笑明月相與閒。

平甫歸飲

無田士相弔，亦以廢燕樂。我官雖在朝，得飲乃不數。詩書向牆戶，賓至無杯杓。空取上古言，屬之等糟粕。有如揚子雲，歲晚天祿閣。但無載酒人，識字真未博。叔令歸自東，一笑堂上酌。緒餘不及客，兒女聊相醉。高談非世歡，自慰亦不惡。寄言繁華子，此趣由來各。

答陳正叔

天馬志萬里，駕鹽不如閑。壯士因局束，不如棄之完。利行有阨礙，勢涉無恬瀾。明明千年羞，促促一日歡。孰肯避此世？引身取平寬。超然子有意，爲我歌考槃。子方慕孔氏，委吏久盤桓。得失未云殊，聊各趨所安。

過食新城藕

他年過食新城藕，杭藉船中載親友；今年却到經行處，獨坐昏煙對舞柳。甘酸向口無所適，牢落盃餐與樽酒。冰房玉節漫自好，欲御還休涕垂手。曾參官學居常近，陽城離別初不久。人間此願兩未能，西風落日空迴首。

明州錢君尚衆樂亭

使君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鸕船談笑政即成，洗滌山川作嘉趣。平泉浩蕩銀河注，想見明星弄機杼。載沙築成天上路，投虹爲橋取孤嶼。掃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隨指顧。春風滿城金版舫，來看置酒新亭上。百女吹笙綵鳳悲，一夫伐鼓靈鼉壯。安期羨門相與遊，方丈蓬萊不更求。酒酣忽跨鯨魚去，陳迹空令此地留。

愛日

厲生陰沙春，冬息陽海盞。冥冥取南北，豈以食爲累？咨予愁病軀，朴鄙人所戲。無才治時難，量力當自棄！豈知塞上霜，飄然亦何事。高堂已白髮，愛日負明義。悲風吹平原，秣馬聊一渴。舍懷孰與語？仰屋思嘆喟。孟母知身從，萊妻取人制。一肉儻易謀，萬鍾非得計？

答裴煜道中見寄

君遊苦數歸苦晚，一驛險有千里遠。知君陟降且暮間，馬力不勁厭長坂。雨脚墜地花枝低，風頭入溪蒲葉偃。此處登臨不奈愁，瓊樹森森遮疊嶽。

餘寒

餘寒駕春風，入我征衣裳。捫養祇得凍，蔽面尙疑創。土耳恐猶墜，馬毛欲吹僵。牢持有失著，疾飲無留湯。曠曠扶桑日出有萬里光，可憐當此時。不濕地上霜，冥冥鴈鴈飛北望。去成行誰言有百鳥，此鳥知陰陽。豈時有必至？前識聖所臧，把酒謝高翰。我知思故鄉。

孤城

孤城同望（一作首）距幾何，記得好處常經過。最思東山煙樹色，更憶南湖秋水波。百年顛倒（一作三年飄忽）如夢寐，萬事乖隔（一作萬事感激）徒悲歌。應須飲酒不復道，今夜江頭明月多。

和微之藥名勸酒

赤車使者錦帳郎，從容珂馬留閑坊。紫芝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雞舌香。藥名勸酒詩實好，陟釐爲我書數行。真珠的皪鳴精牀，金罍琥珀正可嘗。使君子細看流光，莫惜覓醉衣襟痕。獨醒至死誠可傷，歡華易盡悲酸早。人間沒藥能醫老，寄言歌管衆少年，趁取烏頭未白前。

客至當飲酒二首

結屋在牆陰，閉門讀詩書。懷我平生友，山水異秦吳。杖藜出柴荆，豈無馬與車。窮通道異趣，談笑不相愉。豈復求古人，浩蕩與之俱。客至當飲酒，日月無根株。

二

天提兩輪光，環我屋角走。自從紅顏時，照我至白首。疊壘地上土，往往平安友。少年所種樹，礪礪行復朽。古人有真意，獨在無好醜。冥冥誰與論，客至當飲酒。

乙未冬婦子病至春不已

天旋無窮走日月，青髮能禁幾回首。兒呻婦嘆冬復春，強欲笑歌難發口。黃卷幽尋非貴嗜，藜牀穩臥雖貧有。二物長乖亦可憐，一生所得猶多苟。

強起

寒堂耿不寐，輾轉聞車聲。不知誰家兒，先我霜上行。歎息夜未央，遽呼置前楹。推枕欲強起，問知星正明。昧

且聖所勉，齊詩有雞鳴，嗟子以竊食，更覺負平生！

飲裴侯家

裴侯飲我日向中，四坐賓客顏皆紅，掃除高館邀我入，自出糶麥憐民窮。天邊眼力破萬里，桑麻冥冥山四起，野心探尋殊未已，更欲簫衣北城水。忽見碧樹櫻桃懸，下馬恣食不論錢，赤星磊落入我眼，恐是半醉遊青天。裴侯方坐塵沙裏，役身救物當如此，我曹偶脫簿領閒，何忍愛惜一日閑，且歸拂席飽眠睡，明日更看滌南山。

送謝師宰赴任楚州

珠玉不自貴，故爲人所憐，賢愚亦如此，好惡有自然。聞子欲東南，使我抱幽悵，炎風沙土中，甘與子留連。大梁非無客，跪起廢食眠，相看獨不厭，以此知子賢。衰氣已難強，壯心方少年，才高豈易得，勗子在雕鏤。

二

崑崙一支流，向東七月八月船，如風愛君少壯此行樂，恨我留連成老翁。神頭兩岸水無窮，伏檻荷花滿地紅，當時不得君攜手，今日山川在眼中。

次韻遊山門寺望文春山

宣城百山間，文春尤奇峰，拔出飛鳥上，圖畫難爲容。聞昔有幽人，捫蘿追赤松，遺形此古室，孤坐鹿裘重。人去邈不反，洞壑空藏龍，側行蒼崖煙，俯仰求靈蹤。遊者如可得，甘棄萬戶封，安能久塵土，傾倒相迎逢。

車螯

海於天地間，萬物無不容，車螯記其一，埋沒沙水中。獨取常若易，衛生乏明職，機穢誰使然，含蓄略相同。坐欲腸胃得，要令湯火攻，置之先生盤，噉客爲一空。蠶夏怪四坐，不論殼之功，狼籍堆左右，棄置任兒童。何當強收拾，持問大豎工。

浮陽燥欲出，陰濕與之戰。燥濕相留連，蟲出乃投間。搔膚血至股，解衣燎鑪炭。方其愜心時，更有無可慮。呼醫急治之，莫惜千金散。有藥卽有苦，愜心非所願。

卷十二 古詩

和平南舟中望九華山二首

楚越千萬山，雄奇此山兼。盤根難巨壯，其末乃脩纖。去縣尚百里，側身勇前瞻。蕭條煙嵐上，縹緲浮青尖。徐行稍復還，所矚亦已添。精神去塵壘，氣象來漸漸。卸席取近岸，移船傍蒼葉。窺觀坐窮晡，未覺晷刻淹。江空萬物息，四面波瀾恬。峨然九女鬢，爭出一鏡圓。臥送秋月沒，起看朝陽暹。遊氣蕩無餘，瑣細得盡覘。陵空翠燾直，照影寒鉉鉉。冢木立紺髮，崖林張紫鬢。變態生倏忽，雖神詎能占。當留老吾身，少住誰云妥。惜哉秦漢君，黃屋上衡巔。等之事嬉遊，檢此何其廉。我疑二后荒，神物久已厭。埋藏雲霧中，不欲登昏檢。又疑避窳封，蔽匿以爲謙。或是古史書，脫落簡與籤。當時備巡遊，今不在緗縑。終南秦之望，泰山魯所瞻。天王與秩祭，俎豆羅醴醢。苟能澤下民，維此遠亦沾。方今東南旱，土脈燥不黏。尙無膚寸功，豈免竊食嫌。神莽吾難知，士病吾能砭。文章巧傳會，智術工飛箝。薦寶五珪璧，論材自梗楨。苟以飾婦妾，謬云活蒼黔。豈如幽人樂，茲山謝閭閻。穴石作戶牖，垂泉當門簾。尋奇出後徑，覽勝倚前簷。超然往不返，舉世徒咕咕。高興寄日月，千秋伴鳥蟾。遐追商洛翁，秦火不能炎。近慕楚穆生，竟脫楚人鉗。吾意竊所尙，人謀諒難僉。

二

誰謂九華遠，吾身未嘗詹。唱篇每起予，予口安能箝。憶在秋浦北，空江上新蟾。光潔寫一鏡，迴環兩堤匝。露

坐引衣襟，風行敵帽簷。維舟當此時，巨細得盡瞻。試嘗論大略，次乃述微纖。此山廣以深，包畜萬物兼。噓雲吐霧，雨生育靡不漸。巍然如九皇，德澤四海沾。此山相後先，各出羣峰尖。毅然如九官，羅立在堂廉。挺身百辟上，附麗無姦險。此山高且寒，五月不覺炎。草樹華已綠，冰霜尚涵淹。頽然如九老，白髮連蒼髯。此山當無雲，秀色鬱以添。焔然如九女，靚飾出重簾。玃環與巾裾，紺玉青執爨。遠之妍西施，近或醜無鹽。變態不可窮，詩者徒貼貼。我初勇一往，役世難安恬。浪荒不走職，民瘼嘗雖砭。乖離今數旬，夢想欲窺覘。自期得所如，何嘗釋囚鉗。念昔太白巖，下視海日暹。竭來天柱遊，展齒尚苔黏。猶之健飲食，屢餐亦云爨。胡爲慕攀踏，已憊且不嫌。豈其仁智心，山水固所潛。男兒有所學，進退不在占。功名苟不諧，廊廟等閭閻。沉乃捨椽杙，其誰辨榱桷。歸歟巖崖居，料理帶與鐵。得石坐兀兀，逢泉飲厭厭。取舍斷在獨，豈必詢謀僉。子諤實慰我，甯殊邑中黔。玉枝將在山，當倚以葭藁。詩力我已屈，鋒銛子猶銛。扶復更一戰，語汝其無謙。

和中甫兄春日有感

雪釋沙輕馬蹄疾，北城可避今暇日。濺濺溪谷水亂流，漠漠郊原草爭出。嬌梅過雨吹爛熳，幽鳥迎陽語啾啾。分香欲滿錦樹園，剪綵休開寶刀室。胡爲我輩坐自苦，不念茲時去如失。飽聞高遜動車輪，甘臥空堂守經帙。淮隄蔽天農久斂，越卒圍城盜少逸。至尊深拱罷蕭韶，元老相看進刀筆。春風生物尚有意，壯士愛民豈無術。不成歡醉但悲歌，回首功名古難必。

信陵坊有龍山樂官

萬里山林委羽毛，何瓏瓏，鳴聲應律呂，唯有知者愛。都門市井兒，誰詭汝文采。應須鎖樊籠，勿受丸矰害！

收鹽

州家飛符來比櫛，海中收鹽今復密。窮囚破屋正嗟歎，吏兵操舟去復出。海中諸島古不毛，島夷爲生今獨

夢不煎海水，餓死耳誰肯。坐守無亡，避爾來賊盜。往往有，劫殺買客沈其屍。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

省兵

有客語省兵，兵省非所先。方今將不擇，獨以兵乘邊。前攻已破散，後距方完堅。以衆亢彼寡，雖危猶幸全。將既非其才，議又不得專。兵少敢孰繼，胡來飲秦川。萬一雖不爾，省兵當何緣。驕情習已久，去歸豈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猶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王功所由起，古有七月篇。百官勤儉慈，勞者已息肩。游民慕草野，歲熟不在天。擇將付以職，省兵果有年。

發慮

先王有經制，頒養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貪竊主兼并。非民獨如此，爲國賴以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乎。大意苦未就，小官苟營營。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駕言發富藏，云以救饑。嶠嶇山谷間，百室無一盈。鄉豪已云然，羸弱安可生。茲地昔豐實，土沃人良耕。他州或皆然，貧富不難評。齟齬出周公，根本詎宜輕。願書七月篇，一寤上聰明。

感事

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豐年不飽食，水旱尙何有。雖無剽盜起，萬一且不久。特愁吏之爲，十室獲八九。原田敗粟麥，欲訴嗟無賊。間幸見省，吾朴隨其後。況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鄰鄰錄兩徵，坐逮空南畝。取貲官一毫，姦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謂民父母。竭來佐荒郡，懷懷常漸疾。昔之心所哀，今也執其咎。乘田聖所勉，沉乃余之陋。內訟敢不勤，同憂在僚友。

美玉

美玉小瑕疵，國工猶珍之。大賢小玷缺，良交豈其絕。小缺可以補，小瑕可以磨。不補亦不磨，人爲奈爾何。

寄曾子固

吾少莫與合愛我君爲最。君名高山巖，渴擊藟與太。低心收菴友，似不讓塵壚。又如滄江水，不避溝坎滄。君身揭日月，邁軻破氣竊。我材特窮空，無用補倉廩。謂宜從君久，垢汚得洗汰。人生不可必，所願每顛沛。垂髫五年餘，牢落千里外。投身落俗穿，簿宦自鉗鉞。平居每自守，高論從誰巧。搖搖西南心，夢想與君會。思君拔奇璞，願售無夏僉。窮閭抱幽憂，凶禍費襁褓。州窮吉士少，誰可增諸妹。仍聞病連月，醫藥誰可賴。家貧奉養缺，誰與通貨具。詩入刺實公，賢者荷戈被。奈何遭平時，德澤盛汪濊。鸞鳳鳴且下，萬羽來翻翻。呦呦林間鹿，爭出噬辛蕓。乃令高世士，動輒遭狼狽。人事既難了，天理尤茫昧。聖賢多如此，自古云無奈。周人貴婦女，烏鵲名醫滯。今世無常勢，趨舍唯利害。而君信斯道，不閔身窮泰。棄捐人間樂，濯耳受天籟。諒知安肥甘，未求願糠粃。龍螭雖蟠屈，不慕蛇蟬蛻。令人重感奮，意勇忘身衰。何由日親炙，病體同砭艾。功名未云合，歲月尤須愒。懷思切劇劾，中夜淚霽霑。君嘗許過我，早晚治車軌。山溪雖峻惡，高眺發蒙肺。峰巒碧參差，木樹青旒藹。桐江路尤駛，飛槩下鳴顛。魚村指暮火，酒舍瞻晨旆。清醪足消憂，玉釀行可賒。行行願無留，日夕佇傾蓋。會將見顏色，不復謀著蔡。延陵古君子，議樂恥言鄙。細事豈足論，故欲論其大。披披發髮囊，慷慨見戈銳。探深犯嚴壁，破惑穢強旆。雖行步荃蘭，偶坐陰松檜。宵床連衾幃，盍食共麪糲。茲歡何時合，清瘦見衣帶。作詩寄微誠，誠語無綵繪。

同杜史君飲城南

山公遊何處，白馬鳴翩翩。檀那十散碧，五月浮寒煙。留客聽其間，風吹江海縣。執罇不見日，竹外空青天。焚爨助月出，酒光發金船。狂客惜不去，辭翁舞回旋。何必吹簫人，玉枝自嬋娟。歸路借紅燭，雨星低馬前。

有感

憶昔與胡子，戲娛西城曲。放斥僕與馬，獨身步田疇。牛豎歌我旁，聽之爲久留。一接田父語，嘆之勝王侯。追

逐恨不恣，暮歸或懷愁。願常輕子乘，祇願足一丘。子時怪我少，好此寂寞遊。笙簧不入耳，又不甘醪羞。那知抱孤
傷，顰頰不能道。世味已鮮少，但餘野心閒。乖離今十年，狂髮蕭我頭。昔與亦恪盡，食民常百憂。每逢圭山水，欲注
輒復休。方壯遂如此，況乃高春秋。

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古人喜經綸，嘉事衛強聒。時來上青冥，俯仰但一節。危言回丘山，聲利盡毫末。由來治亂體，宿昔心已達。肯
隨俗好惡，議論輕自決。遺風何寥寥，夢寐待豪傑。天書下東南，趣召赴巖闕。長材晦朝倫，高行隱家闕。新除驪問
望，宿筮行施設。念吾非忘形，此理未易說。

別馬祕丞

伯夷惡一世，季也皆鄉人。吾嘗論夫子，有似季之倫。人情路萬殊，近世頗荆棘。唯君遊其間，坦坦得所循。意
君誠愷悌，某向從宿昔。奈何初相權，鶴首已云北。莓莓郊原青，漠漠風雨黑。冠蓋滿津亭，君今去何適。

到郡與同官（時停舒州）

瀉碧沍沍橫帶郭，浮蒼靄靄遙連閣。草木猶疑夏鬱蔥，風雲已見秋蕭索。荒歌野舞同醉醒，水果山肴互酬
酢。自嫌多病少權顏，獨負嘉賓此時樂。

自舒州追送朱氏女弟慈獨山館宿木齋僧舍明日度長安嶺至皖口

晨霜踐河梁，落日憩亭臯。念彼千里行，惻惻我心勞。攬轡上層岡，下臨百仞濠。寒流咽欲絕，魚鼈久已逃。暮
行苦遠迢，細路隱蓬蒿。驚驛出馬前，烏駝亡其曹。投僧避夜雨，古藥昏無膏。山木鳴四壁，疑身在波濤。平明長安
嶽，飛雪忽滿袍。天低浮雲深，更覺所向高。

招同官遊東園

青青石上葉，霜至亦已凋。冉冉水中蒲，爾生信無聊！感此歲云晚，欲懼念誰邀？嘉我二三子，為同東城饒。幽菊尚可泛，取魚繫榆條。毋為百年憂，一日以逍遙。

九日隨家人遊東山遂遊東園

暑往詎幾時，涼歸亦云暫。相隨東山樂，及此身無憾。聊同清池梅，更伏荒城檻。采采黃金花，持盃為君泛。

秋懷

城南平野寒多露，甯壁含風秋氣度。鄰桑槲械已欲空，悲蟲噉噉促機杼。柴門半掩掃鳥迹，獨抱殘編與神遇。韓公既去豈能追？孟子有來還不拒！

既別羊王二君與同官會飲于城南因成寄（用藥名）

赤車使者白頭翁，嘗歸入見天門冬。與山久別悲怱怱，澤瀉半天河漢空。羊王不留行薄晚，酒肉從容追路遠。臨流黃昏席未卷，玉壺倒盡黃金盞。羅列當辭更繾綣，預知子不空青眼。嚴徐長卿誤推挽，老年揮翰天子苑。送車陸續隨子返，坐聽城雞腸宛轉。

試茗泉

此泉地何偏，陸羽曾未聞。坻沙光散射，竇乳甘潛洩。靈山不可見，嘉草何由覿？但有夢中人，相隨掬明月。

躍馬泉

古水縮蛟螭，憎山欲驟突。山祇來伐之，半嶺跳馨膝。玉珂鳴塞空，組練光照日。崩騰赴不測，一踏常萬匹。神戰異人間，千秋為儻忽。泉旁往來客，夜寄幽入室。但聽鳴蕭蕭，何由見神物？

白紵山

白紵衆山頂，江湖所縈帶。浮雲卷晴明，可見九州外。肩輿上寒空，置酒故人會。峰巒帳錦繡，草木吹竿籟。登

臨信地險，俯仰知天大，留歡薄日晚，起視飛鳥背。殘年苦局束，往事嗟摧壞！歌舞不可求，桓公井空在！

七星硯

余聞星墜地，往往化爲石，石上有七星，此理余莫測？持來當白日，光彩不爲匿，恍如起鴻蒙，俯仰帝垣側。當由偶然似，見取參筆墨，豪心蕩珍異，樂以萬金得，南工始爲僞，傳合巧無隙，亦時疑世人，故自有能識。

九鼎

禹行掘山走百谷，蛟龍竄藏魑魅伏，心誌幽妖尙覬隙，以金鑄鼎空九牧。冶雲赤天漲爲黑，韞風餘吹山拔木，鼎成聚觀變怪索，夜人行歌鬼晝哭。功施元元後無極，三姓衛守相傳屬，弱周無人有宜出，沈之九幽拆地軸。始皇區區求不得，坐令神姦窺邑屋。

九井（得盈字）

泓崖涉澗三十里，高下學確無人耕，捫蘿挽薦到山趾，仰見吹瀉何崢嶸。餘聲投林欲風雨，末勢卷土猶溪阮，飛蟲凌兢走獸慄，霜雪夏落雷冬鳴。野人往往見神物，鱗甲漠漠雲隨行，我來立久無所得，空數石上萑蒲生。中官繫龍沉玉册，小吏磔狗燒銀觥，地形偶爾藏險怪，天意未必司陰晴。山川在理有崩竭，丘壑自古相虛盈，誰能保此千世後，天柱不折泉常傾。

寄題衆樂亭

陵陽遊觀吾所好，恨不卽過衆樂亭！嘗聞琴歸入夢寐，吟筆自欲圖丹青，千峰秀出百里外，忽於其上崢嶸極。朝雲噓日暖，暖夜水落澗風冷，冷春花窈窕鳥爭舞，夏木蔭鬱猿哀鳴。潦收葉落天地爽，海月影到山川明。籃輿晨出誰與適？坐與萬物觀虛盈。令思民事不忍後，田間笑語催蠶耕，吏休歸舍獄訟少，墟落飲酒欲秋成。唯愁一日奪令去，出來老稚交逢迎，彼民安知方祿仕，徒喜使我寬逋征。令知道義士林服，遺愛豈用吾詩評？

書會別亭

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年借問去何時？今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蒿枝，飛來飛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皇祐二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江甯縣）

山谷乾元寺，宿與道人文銳弟安國擁火遊石牛洞。見李錕習之書聽泉久之。

明日復遊乃刻習之後。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懷望以空歸！

卷十三 古詩

泊舟嫺蘇

朝遊蘇門東，暮出閭門西，四顧茫無人，但見白日低。荒林帶昏煙，上有歸鳥啼，物皆得所託，而我無安棲！

崑山慧聚寺次孟郊韻

僧蹊蟠青蒼，苔苔上秋淋，露翰饑更清，風飈遠亦香。掃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遊不忍還，迨迨冠蓋場。

如歸亭頌風

春江窈窕來無地，飛帆浩浩翳天際。朝出吳川夕響溪，回首喬林吹岸舞。枕師高臥自嘯歌，戲彼挽舟行復止。人生萬事反衍多，道路後先能幾何？

垂虹亭

三江五湖口，地與天不隔，日月所被虧，東西渺然白。漫漫侵北斗，浩浩浮南極，誰投此虹蜺，欲濟雨間阨。中

流離蜃氣，種種相承。與初疑神所爲，誠沒在頃刻。長與坐其上，微兀至中吳，猶憐變化功，不謂因人役。今君持酒，幾談笑，顧賓客，頗誇九州物，壯麗此無敵。焚爐丹沙柱，瓊瑩黃金壁，中家不慮始，助我皆豪殖。喟子獨感此，剝爛有終極，改作不可無，還當采民力。

張氏靜居院

動者利進爲，靜者樂止居，物性有偏得，惟賢時卷舒。張侯始出仕，所至多名譽，老矣歸偃休，買地斷荒蕪。屋成爲令名，名實與時俱，南堂棲幽真，晨起瞻像圖。北堂畫五禽，遊戲養形軀，燕有諸賓庭，學有諸子廬。問侯「年幾何？」「矯矯八十餘。」問侯「何能爾？」「心不藏憂愉。」問侯「客何爲？」「弦歌飲投壺。」問侯「兒何讀？」「夏商及唐虞。」嵩山填門戶，洛水遶階除，疾於山水間，結駟有通衢。我念老退者，古多賢大夫，留侯亦養生，乃欲凌空虛。閉門不飲酒，豈異山中臞，疎傳稍喜客，揮金能自娛。不聞喜教子，滿屋青紫朱，張侯能兼取，勝事古所無。衰稱有樂石，丞相爲之書，而我不自量，聞風亦歌呼。

丙戌五日京師作二首

北風閣雨去不下，驚沙蒼茫亂昏曉，傳聞城外八九里，電大如拳死飛鳥。

二

浮雲難披久不合，太陽獨行乾萬物，誰令昨夜雨霧，北風蕭蕭寒到骨。

答客

士常疑西伯，何至羨里辱，替親父子，尙脫井康酷。昏主雖聖臣，飛禍安可卜，致命遂其志，雖窮不爲戮。

次韻唐彥猷華亭十詠

顧林亭（野王所居也）

王安石詩集 卷十三

寒家湖上亭，不見野王居。平林豈蕃物？歲晚空扶疎！自古聖賢人，邑國皆丘墟。不朽在名德，千秋想其餘。

寒穴

袖裏冽冰霜，高穴與雲平。空山憚千秋，不出鳴咽聲。山風吹更寒，山月相與清。北客不到此，如何洗煩醒？

吳王獵場

吳王好射虎，但射不操戈。匹馬掠廣場，萬兵助遮羅。時平事非昔，此地桑麻多。猛獸亦已盡，牛羊在田坡。

始皇馳道

穆王得八駿，萬事得期修。茫茫萬載間，復此好遠遊。車輪與馬跡，此地亦嘗留。想當治道時，勞者尸如丘。

柘湖（湖中有山生柘故名柘湖，記云秦有女入湖爲神今有廟）

柘林著湖山，菱葉蔓湖濱。秦女何事能爲此，湖神年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妖窟險阻。禍福易欺人！

陸瑄養魚池

野人非昔人，亦復水上居。紛紛水中游，豈是昔時魚？吹波浮還沒，競食糟糠餘。吞舟不可見，守此歲月除。

華亭谷（水行二百里入松江）

巨川非一源，源亦在衆流。此谷乃清淺，松江能覆舟。蟲魚何所知，上下相沈浮。徒嗟大盈北，浩浩無春愁。

華亭水自大盈入松江而北入海

陸機宅

故物一已盡，嗟此幾年深。野桃自著花，荒棘自生鍼。莘莘谷水陽，鬱鬱崑山陰。俛仰但如昨，遊者不可尋！

崑山（世傳陸氏家生機，雲故名崑山，言生玉也）

玉人生此山，山亦傳此名。崖風與穴水，清越有餘聲。悲哉世所珍，一出受欬傾。不如鶴與猿，棲息尚全生。

三女崗（吳王葬三女於此）

自古世上雄，慷慨擅功名。當時豈有力，能使死者生！三女共一丘，此憾亦難平！音容若有作，無力傾入城。

太白嶺

太白巔，從東南馳，衆嶺環合青紛披。煙雲厚薄皆可愛，樹石疎密自相宜。陽春已歸鳥語樂，溪水不動魚行遲，生民何由得處所，與茲魚鳥相諧熙。

秃山

吏役滄海上，瞻山一停舟。怪此秃誰使，鄉人謬其由。「一狙山上鳴，一狙從之遊，相匹乃生子，子衆孫還稠。山中草木盛，根實始易求，攀挽上極高，屈指亦窮幽。衆狙各豐肥，山乃盡侵牟，攘爭取一飽，豈暇議藏收。大狙尙自苦，小狙亦已愁，稍納受咋嚙，一毛不得留。」狙黠巧過人，不善操勑綬，所嗜在果穀，得之常似偷。嗟此海山中，四顧無所投，生生未云已，歲晚將安謀？」

贈曾子固

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挾才乘氣不媚柔，羣兒謗傷均一口。吾語羣兒勿謗傷，豈有曾子終皇皇，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爲班與揚。

鮑公水

村南鮑公山，山北鮑公水，高穴逗遠源，冷冷落山嘴。玉色與飴味，不可他味比。竹樹四蒙密，翠籐相披靡，漫耶昔少年，幽居得之此。臨窺若有遇，愛歎無時已。浮名未汙染，永矢終焉爾。奈何中棄入長安，十載風塵化舊顏，謹冀滿耳不可洗，此水冷冷空在山。

寄李士甯先生

王安石詩集 卷十三

七九

家。

樓臺高聳間晴霞，松檜陰森夾柳斜。渴愁如箭去年華，陶情滿滿傾榴花；自嗟不及門前水，流到先生雲外

僧德殊家水簾求子詠

徐徐萬音落石頭，皎皎一派當簷前。清風高吹鸞鶴唳，白日下照蛟龍涎。浮雲耕額自能卷，缺月琢鉤相與

杭州修廣師法喜堂

停屠之法與世殊，洗滌萬事求空虛。師心以此不挂物，一堂收身自有餘。堂陰置石雙嶙峋，石脚立竹青扶疎。一來已覺肝膽豁，況乃宴坐窮朝晡。憶初救時勇自許，壯大看俗尤崎嶇。豐車肥馬載豪傑，少得志願多憂虞。始知進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賢愚。會將築室返耕釣，相與此處吟山湖。

復至曹娥堰寄剡縣丁元珍

溪水渾渾來自北，千山抱水清相射。山深水急無艇子，欲從故人安可得？故人昔日此水上，罇酒扁舟慰行役。津亭把手坐一笑，我喜滿懷君動色。論新講舊惜未足，落日低徊已催客。難心自醉不復飲，秋果寒花空滿席。今年却坐相逢處，悵悵難求別時迹。可憐溪水自南流，安得溪船問消息？

答曾子固南豐道中所寄

吾子命世豪，術學窮無間。直意慕聖人，不問閔與顏。彼昏何為者？誣構來嚙嚙。應遽犯秋陽，動為人所歎。不卸我躬拜，乃嗟天澤溼。令人念公卿，輝輝趨王班。泊無憫世意，狙狻而佩環。愛子所守卓，愛子不能攀。永矢從子游，合如扉上鏡。願言借餘力，迎備疎漏瀑。亦有衣上塵，可攀禪太山。大江秋正清，島嶼相縈。四時浩無主，日暮煙霞斑。水竹竇以勁，霜楓衰更殷。實記亦云健，行矣非間關。相期東北遊，致館淮之灣。無為藁富羸，悠然及溫還。

寄贈胡先生（井序）

孔孟去世遠矣，信其聖且賢者，實諸書焉耳。翼之先生與予並世，非若孔孟之遠也。聞薦紳先生所稱述，又詳於書，不待見而後知其人也。歎慕之不足，故作是詩。

先生天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孟，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留滯東南州，飽足藜藿安蒿萊，獨鳴道德驚此民。民之聞者源源來，魁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壘乘春雷。惡人沮服善者起，昔時躑躅今蹇同。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如何哉。吾願聖帝營太平，補葺廊廟枝傾頽。披旒發纒廣耳目，照徹山谷多遺材。先牧先生作梁柱，以次構架楹與榱。羣臣面向帝深拱，仰戴堂陛方崔嵬。

得曾子固書因寄

始吾居揚日，重問每見及。云「將自親側，萬里同講習。」子行何舒舒，吾望已汲汲。窮年夢東南，顏色不可挹。仁賢豈欺我，正恐事維繫。嚴親抱憂衰，生理賴以給。不然航江外，天寒北風急。無乃山路惡，僕弱馬行蹇。孤懷未肯開，歲物忽如墊。竭來高郵住，巷屋頗卑濕。蓬蒿稍芟除，茅竹隨補葺。苟云禦風氣，尙恐憂雨汁。故人莫在眼，屢獨開巾笈。忠信蓋未見，吾取誣茲邑。出關誰與語，念子百憂集。眺聽聊自放，日暮城頭立。徐歸坐當戶，使者操書入。時開識子意，如渴得美涪。驪駒日就道，玉手行可執。舊學待鏘磨，新文得刪拾。重登城頭望，喜氣滿原隰。

寄慶州江陰二妹

賈水日夜下，下與章水期。我行二水間，無日不爾思。飄若越鳥北，心常在南枝。又如坡首蛇，南北兩欲馳。逝者日已遠，百憂誰能追。生存苦乖隔，邂逅亦何時。女子歸有道，善懷見於詩。庶云留汝車，慰我堂上慈。

登越州城樓

越山長青水長白，越人長家山水國。可憐客子無定宅，一夢三年今復北。浮雲縹緲抱城樓，東望不見空同

頭，人間未有歸耕處，早晚重來此地遊。

憶昨詩示諸外弟

憶昨此地相逢時，春入窮谷多芳菲，短垣困困寇翠嶺，踰躡萬樹紅相圍。幽花媚草錯雜出，黃蜂白蝶參差飛，此時少壯自負恃，意氣與日爭光輝。乘閑弄筆戲春色，脫略不省旁人譏，坐欲持此博軒冕，肯言孔孟猶寒飢？丙子從親走京國，浮塵衮並縉人衣，明年親作建昌吏，四月挽松江上磯。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閃爍無停暉，男兒少壯不樹立，挾此窮老將安歸？吟哦圖書謝慶弔，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疎命賤不自揣，欲與稷契還相希。昊天一朝昇以禍，先子泯沒子誰依，精神杯離肝肺絕，背血被面無時歸，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載厭食鍾山薇。屬聞降詔起羣彥，遂自下國趨王畿，刻章琢句獻天子，鈞取薄祿歡庭闈，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歲官淮沂。淮沂無山四封瘴，獨有朗塔尤峨巍，時時憑高一張望，想見江南多翠微，歸心動蕩不可抑，霍若猛吹飄旌旂，騰書漕府私自列，仁者惻隱從其祈，暮春三月亂江水，勁櫓健帆如轉機，還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縱橫揮，出門信馬向何許，城郭宛然相識稀，未懷前事不自適，却指舅館接山扉，當時鬢兒戲我側，于今冠佩何顏頤，沉復丘樊滿秋色，蜂蝶摧藏花草靡，令人感嗟千萬緒，不忍蒼卒回駘驂，留當開樽強自慰，邀子劇飲毋予違。

卷十四 律詩(五言八句)

欣會亭

數家鄰水竹，一塢共雲林，晚食靜適已，獨語欣會心，移牀隨漫興，操笑取幽尋，未愛神雖汝，猶憐妙斷琴。

東臯

起伏晴雲徑，縱橫暖水陂，草長流翠碧，花遠沒黃鸝，楚製從人笑，吳吟得自怡，東臯興不淺，遊走及芳時。

歲晚

月映林塘澹，風含笑語涼；俯窺憐綠淨，小立佇幽香。攜幼尋新的，扶衰坐野航；延緣久未已，歲晚惜流光。

半山春曉卽事

春風取花去，酬我以清陰；翳翳陂路靜，交交園屋深。牀敷每小息，杖屨或幽尋；惟有北山鳥，經過遺好音。

歇眠

翠幙卷東岡，歌眠月半牀；松聲悲未夜，荷氣馥初涼。清話非無寄，幽期故不忘！扁舟亦在眼，終自懶衣裳。

露坐

露坐看瀟月，飄然風度荷；珠跳散作點，金湧合成波。老失芳歲易，靜知良夜多；陵秋久不寐，吾樂豈茲歌？

山行

出寫清淺景，歸穿蒼翠陰；平頭均楚製，長耳嗣吳吟。暮嶺已佳色，寒泉仍好音；誰同此真意？倦鳥亦幽尋。

題勇祠堂（在寶公塔院）

斯文實有寄，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秋梁木摧。煙留衰草恨，風造暮林哀；豈謂登臨處，飄然獨往來。

定州

漱甘涼病齒，坐曠息煩襟；因脫水邊屨，就敷巖上衾。但留雲對宿，仍值月相尋；真樂非無寄，悲蟲亦好音！

送張甥赴青州幕

人情每期費，之子適予心；老錢城東陌，悲分歲暮襟。少留班露草，遂往隔雲林；未覺青丘遠，因風好嗣音！

送張宣義之官越幕二首

會稽遊宦鄉，海物錯句章；土潤葡萄美，水甘茶鼎香。今君誠暫屈，他日恐難忘；唯有西興渡，靈胥或怒張。

二

誰謂貴公子？乃如寒士家。真宜舉敦樸，已有勝浮華。洲菽藏迷子，溪篁擁若耶。相聲只在眼，音問莫言賒。

送贊善張軒民西歸

梁荆雀有羅，公子數經過。邂逅相知晚，從容所得多。百憂生暮齒，一笑隔滄波。早晚西州路，遙聽下坂珂。

送劉監簿南歸

不見灑塘路，茫然四十春。長爲異鄉客，每憶故時人。水關公三世，雲浮我一身。療梁送歸處，握手但悲辛。

秋夜一首

客臥書類倒，蟲鳴坐寂寥。殘燈生暗暈，重露集寒條。真樂閑尤見，深禪靜更超。此懷無與晤，擁鼻一長謠。

二

漫逗長風細，窗留半月斜。浮煙暝綠草，滋露冷黃花。獨曳綠雲策，仍尋度水槎。歸時參夜半，鄰犬靜中譁。

卽事

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縱橫一川水，高下鼓家村。靜聽雞鳴午，荒尋犬吠昏。歸來向人說，疑是武陵源。

晝寢（甲子四月十七日午時作）

井逕從蕪漫，青藜亦倦扶。百年唯有且，萬事總無如。棄置蕉中鹿，驅除屋上烏。獨眠牕日午，往往夢華胥。

過故居

拆棧開新屋，扶輿適故園。事遺心獨寄，路僻目空存。野果寒林寂，蠻花午簟溫。難忘舊時處，欲宿愧桑門。

厲

北去還爲客，南來豈是歸。倦投空渚泊，飢帖冷雲飛。垣柵鷄長暖，溝池鶩自肥。憐渠不知此，更墮野人機。

與道原過西莊遊寶乘（元豐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桑楊（一作麻）已零落，藻荇亦（一作復）沉沈。園宅在人境，歲時傷我心。強穿西（一作南）塙路，共望北山岑。欲覓（一作與）道人語，跨鞍聊一尋。

二

親朋會合少，時序感傷多。勝踐聊爲樂，清談可當歌。微風淡水竹，淨日暖煙蘿。與極猶難盡，當如薄暮何？

送陶氏婦兼寄純甫

雲結川原暗，風連草木萎。遙瞻季行役，正對女傷悲。夢事中千變，生涯老百罹。更慚無道力，臨路涕交頤。

自府中歸寄西庵行詳

意衰難自力，扶路便思還。強逐蕭條水，遙看慘澹山。行尋香草遍，歸漾晚雲間。西崦分明見，幽人不可攀。

贈上元宰梁之儀承議（梁多留詩在江甯僧舍）

白下有賢宰，能歌如紫芝。民欺自不忍，縣治本無爲。風月誰同賞，江山我亦思。粉牆侵醉墨，悵悵綠苔滋。

贈殊勝院簡道人

早悟香山禪，今爲洛社豪。有生常寂寞，所得是風騷。露夕吟逾苦，雲收思共高。此懷差自適，千社一牛毛。

懷吳顯道

南郭紅亭冷，西山白道曛。江光凌翠氣，洲色亂黃雲。歲暮誰邀客，情親故憶君。天涯獨惆悵，歸鳥黑紛紛。

靜照堂

任公躡會稽，海上得招提。淨觀堂新構，幽尋客屢攜。飛簷出風雨，灑翰落虹蜺。投老黃塵陌，東看路恐迷。

重遊草堂次韻二首

王安石詩集 卷十四

八五

垣屋荒蕪，野殿冷檀沈。鶴有思願意，鷹無戀遁心。禪房閉深竹，齋鉢度遙岑。寂寞黃塵裏，金身倚一尋。

二

僧殘尚食少，佛古但泥多。寒守三衣法，飢傳一鉢歌。寬閑每迸竹，危朽漫牽蘿。惻悵庭前柏，西來意若何？

三

野寺真蘭若，山僧老病多。疎鐘挾谷響，悲梵入樵歌。水映茅簷竹，雲埋蕙女蘿。拂塵書所見，因得擬陰何。

題齊安寺山亭

此山無躑躅，故國有楊梅。張望心常折，懸懸手自裁。暮年逢火改，晴日對花開。萬里烏塘路，春風自往來。

自白門歸堇定利有寄

蹇蹙愁石路，余亦倦躋攀。不見道人久，忽然芳歲殘。朝隨雲暫出，暮與鳥爭還。杳杳青松壑，知公在兩間。

宿定林示無外（名務周）

天女穿林至，姮娥度隴來。欲歸今日晚，相值且徘徊。誰謂我忘老，如聞蟲造哀。鄰衾亦不寐，共盡白雲杯。

宿北山示行誥上人

都城羈旅日，獨許上人賢。誰爲孤峰下，還來宴坐邊。是身猶夢幻，何物可攀緣。坐對青燈落，松風咽夜泉。

獨飯

窈明雨不借，榻淨一簾條。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安能問香積，誰可告華胥。獨飯牆陰轉，看雲坐久如。

草堂

草堂今寂寞，往事翳山椒。蕙帳空留鶴，蘿衣終換貂。生皆墮天表，隱或寄公朝。疊穎何勞怒，東風汝自搖。

示耿天隲

披策能傷性，捐書可盡年。豈歌無舊習，香火有新緣。白土長岡路，朱湖小洞天。望公時願我，於此暢幽悃。

光宅

今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臺殿金碧毀，丘壑桑竹繁。蕭蕭新犢臥，冉冉暮驢翻。回首千歲夢，雨花何足言。

示無外

支頤橫口語，推響曲肱眠。草問誰賓主，安如汝輩年。鄰雞生午寂，幽草弄秋妍。卻憶東窗簾，蠻藤故宛然。

北山暮歸示道人

千山復萬山，行路有無間。花發蜂遞繞，果垂猿對攀。獨尋寒水度，欲趁夕陽還。天黑月未上，兒童初掩關。

懷古二首

日密畏前境，淵明欣故園。那知飯不賜，所喜菊猶存。亦有牀座好，但無車馬喧。誰爲吾侍者，稚子候柴門。

二

長者一牀室，先生三徑園。非無飯滿鉢，亦有酒盈樽。不起華邊坐，常開柳際門。漫知談實相，欲辯已忘言。

與寶覺宿精舍

授授復翩翩，秋牀燭屢昏。真爲說萬物，豈止挾三言。問義曹溪室，捐書闕里門。若知同二妄，目擊道逾存。

中書偶成

忽忽余年往，茫茫不自知。慙慙照情淺，邂逅見衰遲。輔世無賢業，容身有聖時。歸歟今可矣，何以長人爲。

華藏寺會故人（得泉字）

百憂成阻闕，一笑得留連。城郭西風裏，園林落日前。共知官似夢，莫負酒如泉。興罷重攜手，江湖卽渺然。

求全

求全傷德義，欲遠累功名。玉要藏而待，苗非掘故生。未妨徐出畫，何苦急墮成。此道今亡矣，嗟誰可與明。

秋風

羣斂一何驚，天機亦自勞。牆隈小翻動，屋角感呼號。漠漠驚沙密，紛紛斷柳高。江湖豈在眼，昨夜夢波濤。

次韻昌叔歲暮

城雲漏日晚，樹凍裏春深。慘密魚雖暖，巢危鶴更陰。橫風高躡弩，殘溜細鳴琴。歲換兒童喜，還傷老大心。

次韻酬昌叔羈旅之作

君方困旅食，予亦誤朝餐。自索東方米，誰多季子金。高門萬馬散，窮巷一燈深。客主竟何事，蕭條梁父吟。

卷十五 律詩 (五言八句)

次韻唐公三首

東陽道中

山蔽吳天密，江蟠楚地深。浮雲堆白玉，落日寫黃金。渺渺隨行旅，紛紛換歲陰。強將詩詠物，收拾濟時心。

江行

村非當世用，轂有故人推。使節春冬換，征帆日夜開。南遊取于越，東望得州來。試盡風波惡，生涯亦可哀。

旅思

此身南北老，愁見問征途。地大蟠三楚，天低入五湖。看雲心共遠，步月影同孤。慷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

烏塘

地僻居人少，山稠伏獸多。怒狸朝搏鴈，曉鹿夜窺騾。籬落生孫竹，門庭上女蘿。未應悲寂寞，六載一經過。

徵詩

水澌青天暖，沙吹白日陰；塞垣春錯莫，行路老侵尋。綠稍還幽草，紅應動故林；留連一盃酒，滿眼欲歸心。

發館陶

促轡數殘更，似聞雞一鳴；春風馬上夢，沙路月中行。笳鼓遠多思，衣裘寒始輕；稍知田父穩，燈火閉柴荆。

王村

曉靄王村路，春風北使旗；塵催輕騎走，寒咽短簫吹。攬轡聯貂帽，投鞭各酒卮；紛紛小兒女，何事倚牆窺？

長垣北

攬轡長垣北，貂寒不自持；霜風急鼓吹，煙月暗旌旗。騎火流星點，牆桑亞戟枝；柴荆掩春夢，誰見我行時？

冬日

擾擾今非昔，漫漫夜復晨；風沙不貸客，雲日欲迷人。散髮愁邊老，開顏醉後春；轉思江海上，一洗白綸巾。

壬辰寒食

客思似楊柳，春風千萬條；更傾寒食淚，欲漲冷城潮。巾髮雪爭出，鏡顏朱早雕；未知軒冕樂，但欲老漁樵！

雨中

尙疑櫻欲吐，已怪菊成漂；紫萸凌風怯，青苔挾雨驕。長閑故有味，多難自無聊；牢落柴荆晚，生涯付一瓢。

宿雨

綠攬寒燕出，紅爭暖樹歸；魚吹塘水動，鴈拂塞垣飛；宿雨驚沙盡，晴雲畫漏稀；却愁春夢短，燈火著征衣。

乘日

乘日塞垣入，御風塘路歸；胡皆躍馬去，鴈却背人飛。煙水吾鄉似，家書驛使稀；忽忽照顏色，恨不洗征衣。

秋露

日月洞何急，荒庭露送秋；初疑宿雨滋，稍怪曉霜稠。曠野將馳獵，華堂已御裘；空令半夜鶴，抱此一端愁。

還自河北應客

魏客問謠俗，舊傳今自如；材難知驥馬，味美賽河魚。塞水移民久，川防動衆初；北人雖異論，時議或非疎？

將次涪州憩岸上

漠漠春風裏，茸茸綠未齊；平田鷗散啄，深樹馬迎嘶。地入河流曲，天隨日去低；高城已在眼，聊復解輕齋。

和仲庶夜過新開湖憶神之仲塗共泛

水遠淨秋色，河空洗夜氣；行隨一明月，坐失兩孤雲。露髮此時濕，風顏何處醺；淹留各有趣，不比漢三君。

白樂天有二處成孤雲之句

送契丹使還次韻答淨因老

老欲求吾志，時方拯我華；強將愁出塞，空得病還家。日轉山河暖，風含草木葩；勝遊思一往，不敢問三車！

送吳叔開南征

挾袂不勝情，犀舟擊汰行；倦遊無萬里，惜別有千名。春草淒淒綠，江楓湛湛清；金陵多麗景，此去屬蘭成。

遊樓霞庵約平甫至因寄

渺渺林間路，蕭蕭物外僧；高陰涼易入，閑貌老難增。官事真傷錦，君恩更飲冰；求田此山下，終欲伴陳登。

和樓霞寂照庵僧雲鈔（平甫）

蕭然一世外，所樂有誰同；晏坐能忘老，齋蔬不過中。無心爲佛事，有客問家風；笑謂西來意，雖空亦不空！

直齋地

惜黃金。宜春青臺沼，日暮一登臨；解帶行蒼葢，移鞍（一作藝）坐綠陰。樹疎啼鳥遠，水靜落花深。無復增修事，君王

春日

冉冉春行暮，菲菲物競華；鶯猶求舊友，燕不肯貧家。室有賢人酒，門無長者車。醉眠聊自適，歸夢到天涯。

癸卯進感正月十五事

正月端門夜，金輿縹緲中；傳觴三鼓罷，縱觀萬人同。警蹕聲如在，嬉遊事已空。但令千載後，追詠太平功。

晚興和仲卿學士

剡剡風生晚，娟娟月上初；白沙眠綠驥，清浪浴鱸魚。竟欲從君飲，猶便讀我書。斜陽不到處，牆角樹扶疎。

秋興和仲卿

雲浮朝慘淡，風起夜颼颼；欲作冰霜地，先迴草樹秋。征人倚笛怨，思婦向砧愁。爲問隨陽雁，哀鳴豈有求？

次韻仲卿除日立春

猶殘一日臘，併見兩年春；物以終爲始，人從故得新。迎陽朝翦綵，守歲夜傾銀；恩賜隨嘉節，無功祇自塵。

題友人郊居水軒

田中三畝宅，水上一軒開；爲有漁樵樂，非無仕進媒。槎頭收晚釣，荷葉卷新醅；坐說魚腴美，功名挽不來。

遊黃心亭寄慶州女弟

秀發千峰露，清涵萬里秋；滄江天上落，明月鏡中流。眼與魂俱斷，身依影獨留；爲憐幽興極，不見爾來遊。

江亭晚眺

日下崦嵫外，秋生沆砀間；清江無限好，白鳥不勝閑。雨過雲收嶽，天空月上彎；歸鞍侵調角，回首六朝山。

金山寺

重經高處寺，一與白雲親；樹木有春意，江山如故人。幽軒含氣象，偏影落風塵；日暮臨歸去，徘徊欲損神。

揖仙閣

結閣揖仙子，疏塘臨隱扉；水花紅四出，山竹翠相圍。雲度疑耕下，鳧驚恐鳥飛；蜀鞭甯可恃，投釣此忘歸。

舟夜即事

火距臨遙岸，餘光照客愁；水明魚中餌，沙暖鷺忘眠。感慨無窮事，遲回欲曉天；山泉如有意，枕上送潺湲。

何處難忘酒二首（擬白樂天作）

何處難忘酒，英雄失志秋；廟堂生莽草，巖谷死伊周。賦斂中原困，干戈四海愁；此時無一盞，難遣壯圖休。

二

何處難忘酒，君臣會合時；深堂拱堯舜，密席坐皇夔。和氣襲萬物，歡聲連四夷；此時無一盞，真負鹿鳴詩。

送孫子高

蕩漾江南客，融怡席上珍；一蟬相別酒，千里獨歸人。客路貧堪病，交情遠更親；自慙兒女意，失淚滴衣巾。

送董傳

悠悠隴頭水，日夜向西流；行路未云已，歸人空復愁。文章合用世，顏髮未驚秋；一聽秦聲罷，還來上國遊。

寄深州晁同年

秀色歸荒隴，新聲換髭毛；日催花蕊急，雲避鴈行高。駐馬旌旗暖，傳觴鼓吹豪；班春不知負，短髮爲君搔。

白雲禪師

白首一山中，形骸槁木同；苔爭庵徑路，雲補衲穿空。塵土隨車轍，波濤信柁工；昏昏老南北，應謝此高風。

自白土村入北寺一首

木杪田家出，城陰野徑分。溜渠行碧玉，畦稼臥黃雲。薄植胭脂染，深荷水麝焚。夕陽人不見，雞鶩自成羣。

二

雨過百泉出，秋聲連衆山。獨尋飛鳥外，時渡亂流間。坐石偶成歌，看雲相與還。會須營一畝，長此聽潺湲。

題朱郎中白都莊

蕭灑桐廬守，滄洲寄一廬。山光隔釣岸，江氣雜炊煙。藜杖聽鳴鶴，籃輿看種田。明時須共理，此興在他年。

史教授獨善堂

湖海十年著，林塘三畝餘。靜非談者隱，貧勝富人居。列鼎亦何有，幅巾聊自如。猶應不獨善，學子滿階除。

寄福公道人

帝力護禪林，滄洲側布金。樓依水月觀，門接海潮音。開士但敦語，遊人多苦吟。會同方丈宿，燈火夜沉沉。

身閑

身閑宜晚食，歲晏忌晨興。人自嘲便腹，吾方樂曲肱。睡蛇雖不去，夢虺已無憑。寄語中林客，思禪病未能。

還家

還家豈不樂，生事未應閑。朝日已復出，征鞍方更攀。傷心百道水，闕目萬重山。何以忘羈旅，儕然醉夢間。

題湯泉壁示諸子有欲閑之意

吟哦一水上，披寫衆峰間。偶運非彭澤，留名比颯山。君才今鹵獲，家行古原顏。平世雖多士，安能易地閑。

和唐公舍人訪淨因

西城方外士，傳法自南華。高蹈玩一世，旁通兼數家。來遊仁者淨，傳詠正而葩。乘興何時載，還能託後車。

游溪懷正之

故人何處所，天角浪漫漫；寂寞斷音驛，徘徊愁肺肝。世情紛可怪，旅況浩難安；願化東南鶴，高飛託羽翰。

答許秀才

高陽有才子，負笈求晨鐘；所趣少知者，其辭多慨然。樵妻竟謝絕，漂母嘗哀憐；尚友古之人，于今猶壯年。

卷十六 律詩 (五言八句) (五言長篇附)

次韻景仁雪霽

新聲生屋霽，殘點着垣衣；委贛無多在，飄零不更飛。砌中餘宿潤，暖處自朝暉；稍見青青色，還從柳上歸。

次韻范景仁二月五日夜風雪

何知此邂逅，談笑接清揚；對雪知春淺，回燈惜夜長。密雲通炫晃，殘月墮冥茫；故有臨邛客，抽毫興未忘。

次韻冲劑過雕關

宮廟此神鄉，習親洎楚遯；天開今壯麗，地積古悲涼。不改山河舊，猶餘草木荒；還聞足竇客，誰是漢鄒陽？

答冲劑

風作九衢黃，南窗坐正涼；破瓜青玉美，浮甍白雲香。詩懶猶能強，官閑肯便忘？賢愚各有用，尺寸果誰長？

得書知二弟附陳師道舟上汴

兒童聞太丘，邂逅兩心投；與汝今爲伴，知吾不復憂。園桃已解萼，沙水欲驚舟；一見南飛鴈，江邊肯更留。

初憩利州

衣足一囊糲，粟餘三釜陳；猶依食貧地，已媿省煩人。塵土病催老，風波愁過春；詩書今在眼，還欲討經綸。

瘴起合弟尙未已示劉原

側足呻吟地，連雲瘴瘴秋。窮鄉繫自細，小市藥難求。肝膽疑俱破，筋骸漫獨瘳。慙君遠從我，契闊每同憂。

送杜十八之廣南

東南炎海外，尋訪又輪君。過嶺復啼暖，貪程馬送曛。倩談消瘴瘴，秀句起煙雲。及早來鄉薦，朝廷尙右文。

崑山慧聚寺次張祐韻

峰嶺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祇桑門。

吳江

莽莽肯登臨，秋風一散襟。地留孤嶼小，天入五湖深。柑橘無千里，魚蝦有萬金。吾雖輕范蠡，終欲此幽尋。

江

靈源開闢有，羸縮但相隨。逆折山能礙，奔流海與期。泥沙拆蚌蛤，雲雨暗蛟螭。欲問深何許，馮夷祇自知。

江南

江南春起極，秋至尙波濤。箇舍才能定，呼舟已復操。行歌付浩蕩，歸夢得蕭騷。冉冉欲何補，紛紛爲此勞。

賈生

漢有洛陽子，少年明是非。所論多感慨，自信肯依違。死者若可作，今人誰與歸。應須蹈東海，不但涕沾衣。

還自舅家書所感

行行過舅居，歸路指親廬。日苦樹無賴，天空雲自如。黃蕉下澤稻，綠碎短樊蔬。沮溺非吾意，憫嗟聊駐車。

世事

世事一何稠，論心日已偷。尙蒙今士笑，宜見古人羞。老圃聊須問，良田亦欲求。非關畏黜冕，無貴易身修。

寄燒甫

塞上無花草，飄風急我歸；
梢林聽澗落，卷土看雲飛。
想子當紅蕊，思家上翠微；
江寒亦未已，好好著春衣。

招丁元珍

默默不自得，紛紛何所爲？
盪壇聊取食，獵較且隨時。
秋入江湖暗，風生草樹悲；
黃花一杯酒，思與故人持。

遊杭州聖果寺

登高見山水，身在水中央；
下視樓臺處，空多樹木蒼。
浮雲連海氣，落日動湖光；
偶坐吹橫笛，殘聲入富陽。

京兆杜嬰大醇能讀書其言近莊其爲人曠達而廉清自託於醫無貴賤請

之輒往卒也以詩二首傷之

蕭瑟野衣巾，能忘至老貧；
避器依市井，蒙垢出埃塵。
接物工齊物，勞身恥爲身；
傷心宿昔地，不復見斯人！

二

叔度醫家子，君平卜肆翁；
蕭條昨日事，鬢鬢古人風。
舊宅雨生菌，新阡寒轉蓬；
存亡誰一問，嗟我亦窮空！

江上

潮連風浩蕩，沙引客淹留；
落日更清坐，空江無近舟。
共看蒹葭宅，聊卽稻梁謀；
未敢嗟艱食，凶年半九州。

二

書自江邊使，鄉鄰病餓稠；
何言萬里客，更作百身憂！
補敗今誰卹，趨生我自羞；
西南雙病眼，落日倚扁舟。

夏夜舟中頗涼因有所感

扁身畏朝熱，望夜倚梳櫺；
日共火雲退，風兼水氣涼。
未秋輕病骨，微曙恍愁腸；
堅我江湖意，滔滔興不忘！

孤桐

天質自森森，孤高幾百尋；陵霄不屈已，得地本虛心。歲老根彌壯，陽驕葉更陰；明時思解榻，願斷五絃琴。

遲明

歌枕浩無情，蓬蓬獨遲明；霜繁紅樹老，雲月素蟾清。倦鶻猶三市，寒雞未一鳴；故山何處所，應有曉猿驚。

陪友人中秋夕賞月

海霧看如洗，秋陽望却昏；光明疑不夜，清瑩欲無坤。掃掠風前坐，留連露下尊；苦吟應到曉，況有我思存。

慎縣修路者

春築今三歲，康莊始一修；何言野人意，能助令君憂！勦力非無補，論心豈有求？十年空志食，因汝起予羞。

河勢

河勢浩難測，禹功傳所聞；今觀一川破，復以二渠分。國論終將塞，民嗟亦已勤；無災等難必，從衆在吾君。

送河間晁寺丞

公孫富文墨，名字世多知；談笑取高第，弦歌嘗此時。臨河辦石費，近塞繭絲移；緩急常愁此，看君有所爲。

暮春

春期行旣晚，春意賸芳菲；曲水應修禊，披香未試衣。雨花紅半墮，煙樹碧相依；悵望夢中地，王孫底不歸？

遊北山

攬轡出東城，登臨目暫明；煙雲藏古意，猿鶴弄秋聲。客坐苔紋滑，僧眠樹蔭清；賞心殊未已，山下日西榮。

吳正仲謫官得故人寄蟹以詩謝之余次其韻

越客上荆湘，秋風憶把螯；故煩分巨跪，持用佐清糟。飲量寬滄海，詩鋒捷孟勞；甘飧飽鱸詠，餘事付鉤陶。

陳師道宰烏程縣

嘗聞太丘長，德不負公卿；墟墓今千載，昆雲亦一城。本懷深閑善，餘論略施行；故自有仁政，能傳家世聲。

冬五

都城開博路，佳節一陽生；喜見兒童色，歡傳市井聲。幽閑亦聚集，珍麗各攜擎；却憶他年事，關商閉不行。

陽泉

寒泉詩所詩，獨此佛如烝；一氣無冬夏，諸陽自廢興。人游不附火，蟲出亦疑冰；更憶驪山下，歆然雪滿塋。

讀鎮南郎報癸未四月作

賜詔寬言路，登賢壯陸廉；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煩占。衆喜夔龍盛，予虞絳灌儉；太平詎可致，天意慎猜嫌。

擬和御製賞花釣魚

雲暖蓬萊日，風酣太液春；水光承步輦，花氣入鈞陳。伏檻留情蹕，傳觴屬從臣；霏香連釣餌，落葉亂游鱗。鑄

和吳仲卿雪霽紫宸朝

虎士開閭闔，雞人唱九霄；雲移銀闕角，日轉玉廊腰。帶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舞袍沾宿潤，拜笏擁殘飄。賜

和吳仲卿集瀋齋祠

緘封祝辭密，占寫御名真；帝坐遙臨物，星圖俯映人。風含煙外節，月點霧中茵；沈蕕升煙遠，槐檀取燿新。羽

送周都官通判湖州

潑水烏程地，青山顧渚濱；酒醪猶美好，茶笋正芳新。聚泛樽前月，分班焙上春；仁風已入俗，樂事始關身。橘

袖供南貢，楓檣望北辰；知君白羽扇，歸日未生塵。

雙廟（張巡、許遠）

兩公天下駿，無地與騰驤；就死得處所，至今猶耿光。中原擅兵革，昔日幾侯王；此獨身如在，誰令國不亡！北風吹樹急，西日照窗涼；志士千年淚，冷然落奠觴。

和子瞻同王勝之游荊山（井序）

子瞻同王勝之游荊山，有詩余愛其「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之句，因次其韻。

金陵限南北，形勢豈其然；楚役六千里，陳亡三百年。江山空幕府，風月自觥船；主送悲涼岸，妃埋想故蓮。臺傾鳳久去，城踞虎爭偏；司馬壩廟域，獨龍層塔顛。森疎五願木，寒淺一人泉；稅杖窮諸嶺，蓋輿罷半天。朱門圍綠水，碧瓦第青煙；墨客真能賦，留詩野竹娟。

送鄂州知府宋諫議

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天心中嶺俊，雲翼首難潛。德望完圭角，儀形壯陸廉；徐鳴蒼玉佩，盡校碧牙籤。綸披清光注，鑿坡茂渥霑；文明誠得主，政瘼尙煩砭。右府參機務，東塗贊景炎；廟談資石畫，兵略倚珠鈐。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謠喧井邑，惠化穆蒼黔。進律朝章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邃，從部十城兼。申甫周之翰，龜蒙魯所詹；地靈奎宿照，野沃汶汶河。漸首路龍旗，威提封虎節嚴；賜服纏紫艾，衛甲綴朱綬。海谷移文省，谿堂燕豆添。斑春同紺轡，問俗卷形襜；舟楫商巖命，熊羆涓水占；治裝行入覲，金鼎重調鹽。

見蓮亭上王郎中

高亭豁可望，朝暮對谿山；野色軒楹外，霞光几席間。樹侵蒼霧沒，鳥背夕陽還；草帶平沙闊，煙籠別戍閑。圓畦荷氣合，田徑燒痕斑；樵笛吟暗塢，漁帆出暝灣。登臨及芳節，宴喜發朱顏；夾砌陳旌旆，褰簾進佩環。觀風南國

最，應宿紫宸班，廡樂詩名舊，燕音詎可攀。

卷十七 律詩 (七言八句)

歲晚懷古

先生歲晚事田園，膏叟覺膏廢討論，問訊桑麻憐已長，按行松菊喜猶存。農人調笑追尋壑，稚子歡呼出候門；遙謝載醪祛惑者，吾今欲辯已忘言。

段約之園亭

愛公池館得忘機，初日留連至落暉；菱暖紫鱗跳復沒，柳陰黃鳥嘯還飛。徑無凡草唯生竹，盤有嘉蔬不采薇；勝事蘭州雖或有，終非吾土豈如歸。

又段氏園亭

欲眠隨水轉東垣，一點炊煙映水昏；漫漫芙蓉難覓路，脩脩楊柳獨知門。青山呈露新如染，白鳥嬉游靜不煩；朱雀航邊今有此，可能搖蕩武陵源。

同橋

柴荆散策靜涼颿，隱几扁舟白下潮；紫磨月輪升靄靄，帝青雲幕卷寥寥。數家雞犬如相識，一塢山林特見招；尚憶木瓜園最好，與殘中路且同橋。

餘曠金沙一花合發

相扶照水弄春柔，發似矜夸似斂羞；碧合晚雲霞上起，紅爭朝日雪邊流。我無丹白知如夢，人有朱銀見即愁；疑此恰容詩所忌，故將移木比綢繆。

次韻公闕正議書公歲語申之以祝助發一笑

故人辭祿未忘情，語我猶能作扞城。身不自遭如貢薛，兒應堪教比章平。老羸豈得長高臥，雛鳳仍聞已開生。把盞祝公公莫拒，緇衣心為好賢傾。

次韻致遠木人洲二首

迷子山前漲一洲，木人圖志失編收。年多但有柳生肘，地僻獨無茅蓋頭。河側飽生乾尚立，江邊屈子橋將投。未妨他日稱居士，能使君疑福可求。

一一

沈爾何年客此洲，飄流誰棄止誰收。無心使口肝使目，有幹作身根作頭。暴露神靈難寄託，禱祠村落幾依投。紛紛蕪紙真虛負，立槁安知富可求。

次韻酬龔深甫二首

恩容楚老護松楸，復得一龔從我遊。講肆劇談兼祖謝，舞雩高蹈異求由。北尋五柞故未慙，東挽三楊仍有夢。陟嶽降原從此始，但無瑤玉與君舟。

一一

握手東園雪滿參，後期惆悵老吳蠶。芳辰一笑真難值，暮齒相思豈久堪。他日杜詩傳渭北，幾時周宅對漳南。百年邂逅能多少，且可勤來共草菴。

次葉致遠韻

生涯聊占水中洲，豈即乘桴逐聖丘。身與鳧飛仍鴈集，心能茅靡亦波流。由來杞梓常先伐，誰謂菰蒲可久留。乘興吾廬知未厭，故移脩竹擬延騶。（一作「知君聊占水中洲，去即東浮逐聖丘。憂國無時須問舍，得城有

與卽乘流。由來要路當先據，誰謂窮鄉可久留？他日五湖尋苑叢，想能重此駐前驄。」

次韻酬朱昌叔五首

點也自殊由與求，旣成春服更何憂？拙於人合且天合，靜與道謀非食謀。未愛京師傳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嗟予老矣無一事，復得此君相與遊。

二

去年音問隔淮州，百韻難知亦我憂！前日杯盤共江渚，一歡相屬豈人謀？山蟠直瀆輪淮口，水抱長干轉石頭；乘興舟與無不可，春風從此與公遊。

三

為榜登臨與未休，共言何許更須憂？聯裾蕭寺尋真覺，方駕孫陵弔仲謀。語罷每開歡笑口，詩來仍憶苦吟頭；已知軒冕真吾累，且可追隨馬少遊。

四

白下門東春水流，相看一嘯散千憂；穿梅入柳曾莫逆，度壑緣岡初不謀。世事但如吹劍首，官身難卽問刀頭；長臨鏡竄真自苦，有興復來從我遊。

五

樂世閑身豈易求？巖居川觀更何憂！放懷有事如初服，買宅相招亦本謀。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愈困壺頭；知君於此皆無累，長得追隨壙壤遊。

次韻送程給事知越州

千騎東方占上頭，如何誤到北山遊。清明若靄蘭亭月，暖熟因忘蕙帳秋。投老始知歡可惜，通宵豫以別爲

妾西歸定有詩千首，想肯直來貴一丘。

次韻酬徐仲元

投老逍遙岵與堂，天刑真已脫桁楊。緣源靜翳無魚淪，度谷深道有鳥頑。每苦交游尋五柳，最嫌尸祝擾庚桑。相看不厭唯夫子，風味真如顧建康。

詩奉送覺之奉使刺川

三秋不見每惓惓，握手山林復悵然。後會敢期黃耆日，相看且度白鷄年。長途石棧王尊取，榮路金門祖述鞭。一代官儀新藻拂，得瞻宸宇想留連。

次韻奉酬覺之

久知乘傳入西州，雞黍從容本不謀。戶外蒼塵尺書至，眼中飛浪片帆收。山林病骨煩三顧，湖海離腸欲萬周。尚有光華貴岑寂，篋中佳句得長留。

送程公闕得謝歸姑蘇

東歸行路嘆賢哉，碧落新除寵上才。白傅林塘傳畫去，吳王花鳥入詩來。唱酬自有微之在，談笑應容逸少陪。（少保元絳謝事居姑蘇，又王中甫善歌詞與相唱酬，燕集）除此兩翁相見外，不知三徑為誰開。

送項判官

斷蘆洲渚落楓橋，渡口沙長過午潮。山鳥自呼泥滑滑，行人相對馬蕭蕭。十年長自青衫識，千里來非白璧招。握手祝君能強飯，華簪常得從雞翹。

次韻張德甫奉議

知君非我載醪人，終日相隨免汗茵。賞盡高山見流水，唱殘白雪值陽春。中分香積如來鉢，對現毗耶長者

身誰拂定林幽處壁，與君圖寫繼吾真。

北山三詠

寶公塔

道林真骨葬青霄，窈堵千秋未寂寥。寶勢旁連大江起，尊形獨受衆山朝。雲泉別寺分三徑，香火幽人止一瓢。我亦鸞峰同聽法，歲時歌頌豈辭遙。

覺海方丈

往來城府住山林，諸法脩然但一音。不與物違真道廣，每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迹如空我得尋。歲晚北窗聊寄傲，蒲萄零落半牀陰。

頌光泉

籊龍將雨澆山行，注遠投深靜有聲。雲浦浴槽朝自暖，虹垂齋鑊午還晴。銅瓶各滿幽人意，玉鬣因高正士名。神力可嗟妨智巧，桔槔零落復蒼生。

登寶公塔

倦童疲馬放松門，自把長筇倚石根。江月轉空爲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鼠搖岑寂聲隨起，鷗矯荒寒影對翻。當此不知誰客主，道人忘我我忘言。

重登寶公塔復用前韻二首

空見方墳涌半霄，難將生死問參寥。冥應身東返知何國，瑞像西歸自本朝。遺寺有門非疊路，故池無鉢但僧瓢。獨龍下視皆陳迹，追數齊梁亦未遙。

碧玉妝螺恍隔雲，冠山仙家亦寥寥。空餘華構延風月，無復靈蹤落市朝。帳座追巖多獻寶，供盤隨施有提瓢。他方出沒還如此，與物何心作遁遙。

無暖閣

聯屏蓋障一尋方，南設鈞簾北置牀。側座對敷紅絮暖，仰廳分啓碧紗涼。醜廬易以梅烝壞，錦幄終於草野妨。楚穀越藤真自稱，每糊因得滅書囊。

雨花臺

盤互長千有絕陁，井包佳麗入江亭。新霜浦澈綿綿淨，薄晚林巒往往青。南上欲窮牛渚怪，北尋難忘草堂靈。便與却走垂楊陌，已戴寒雲一兩星。

北牕

病與衰期每強扶，雞壘桔梗亦時須。空花根蒂難尋摘，夢境煙塵費掃除。耆域藥囊真妄有，軒轅經匱或元無。北窗枕上春風暖，漫讀毗耶數卷書。

小姑

小姑未嫁與蘭支，何恨流傳樂府詩。初學水仙騎赤鯉，竟尋山鬼從文狸。繽紛雲縹空棠棣，綽約煙鬟獨桂旗。弄玉有祠終或往，飛瓊無夢故難知。

樂上人遽欲歸以詩留之

道人傳業自天台，千里備然赴感來。梵行毗沙爲外護，法筵靈曜得重開。已能爲我透神足，便可隨方長聖胎。肯顧北山如慧約，與公西嶠斷莓苔。

呈陳和叔（并序）

王安石詩集 卷十七

嘉祐末和叔以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同知太常禮院皮場街有園數畝中置二棹輒麥丈北戶臨溝略約
通街旁作小屋毀輜車爲蓋某以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以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同管旬三班院間
度約飯車蓋下隨所有無坐臥輒上笑語常至夜如此三歲而和叔遭太夫人憂未幾某亦喪親以去時永
昭陵尚未復土也後與和叔皆蒙今上拔用數會議語皆憂傷之餘責厚事叢無復故情元豐元年某食觀
使祿居鍾山南和叔經略廣東道舊悵然某作詩以敘其事

毀車爲屋僅容身三歲相要薄主人書寫擗輒常至夜冬松溝約復尋春南陔不泊公歸里蒼墓垂成我喪
親後會縱多無此樂山林投老一傷神

招呂望之使君

潮溝東路兩牛鳴十畝漪連一草亭委質山林如許國寄懷魚鳥欲忘形紛紛易喪浮雲白落落誰鍾老柏
青尙有使君同好惡惟隨秋水肯揚舂

公闢枉道見過獲聞新詩因敘歎仰

青丘神父能爲政碧落僊翁好作詩舊事齊兒應共記新篇楚老得先知懷輒大峴如迎日供帳闈門勝去
時若與鷓鴣表鬪百草錦囊佳麗敵西施

全椒張公有詩在北山西菴僧者漫之悵然有感

十年悵嶂躡山阡終欲持杯滴到泉東路角巾非故約西州華屋漫倚椽幽明永隔休炊黍真俗相妨久絕
絃遺墨每看疑邂逅復隨人事散如煙

嶺雲

嶺雲合處小盤桓人得數禽馬解鞍寒莢著天榆歷歷淨華淨海桂團團交游渙散淵明喜吏卒蕭條叔夜

究；方丈者翁無一髮，更知來不爲皮冠。

夢蟲

夢蟲事業無餘習，芻狗文章不更陳；
隱几自憐居喪我，偃堂誰覺似非人。
難堪藏室稱中士，祇合箕山作外臣；
尚有少緣灰未死，欲持新句惱比隣。

莫懷

莫疑禪伯未知禪，莫笑仙翁不學仙；
靈骨肯傳黃蘗瘧，真心自放赤松煙。
蓮華世界何關汝，楮葉工夫浪費年；
靈鶴聲中江月白，一燈岑寂擁書眠。

卷十八 律詩 (七言八句)

不偷秀老

繚繞山如涌翠波，人家一半在煙蘿；
時豐笑語春聲早，地僻追尋野興多。
空堵朱囊開北向，招提素脊隱西阿；
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

外廚遺火示公佐

刀七初無欲漬(七姓切)，人如何龜兔尙嫌嘆；
脩脩短褐方場(一作圍)火，冉冉青煙已被宸。
邂逅焚巢連鳥雀，倉黃濡幕愧比鄰；
王陽幸有囊衣在，報賞焦頭亦未貧。

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

若木昏昏未有鴟，凍霄深閉阿香車；
搏雲忽散徒爲屑，薰水如分綴作花。
擁簿尙憐南北巷，持杯能喜兩三家；
戲綵弄拘輪兒女，羔袖龍鍾手獨叉。

神女青腰寶髻瑤，獨藏雲氣委飛車；夜光往往多聯璧，白小紛紛每散花。珠網纒連拘翼座，瑤池森漫阿瑤家；銀為宮闕尋常見，豈即諸天守夜叉。

二

惠施文字黑如鴉，於此機械漫五車；曠苦易繆終不染，紛然能幻本無花。觀空白足甯知處，疑有青腰豈作家；慈可忍寒真覺晚，為誰將手少林叉。

四

寄聲三足阿瑤瑤，問訊青腰小駐車；一一照肌甯有種，紛紛迷眼為誰花。爭妍恐落江妃手，耐冷疑連月榭家；長恨玉顏春不久，畫圖時展為君叉。

五

戲搖微鵲女鬢瑤，試咀流酥已頰車；歷亂稍埋冰揉粟，沉滯時點水圓花。豈能詐艷真尋我，且與蝸牛獨臥家；欲挑青腰還不敢，直須詩膽付劉叉。

讀眉山集愛其雪詩能用韻復次韻一首

醜粧嚴飾曜金鸞，比興難工漫百車；水種所傳清有骨，天機能識嫩非花。嬋娟一色明千里，綽約無心熟萬家；長此賞懷甘獨臥，袁安交戟豈須叉。

入功德水

雪山馬口出琉璃，聞說諸天與護持；此水遙連入功德，供人真淨四威儀。當時迦葉無塵染，何事闍鄉有土思；道方起緣非一路，但知瓢飲是生疑。

寄題相公閣前華樓

吳楚東南最上游，江山多在物華樓。遙瞻旌節臨尊俎，獨臥柴荆阻獻酬。想有斯詩傳素壁，怪無餘墨到滄洲。滿潭南望重重綠，章水還能向此流。

酬俞秀老

灑掃東廡置一牀，於君獨覺故情長。有言未必輪摩詰，無法何曾泥飲光。天壤此身知共弊，江湖他日要相忘。猶貪半偈歸思索，却恐提桓妄揣量。

次韻吳冲卿召赴資政殿聽讀詩義感事（冲卿詩云：一雪銷瑞鶴御溝融，燕見殊恩綴上公。晝日乍驚三接寵，正風獲德二南終。解頭共仰天顏喜，滿面裁容聖域通。午漏漸長知鴈錫，侍臣何術補堯聰。一時修撰經義所，初進二南有

旨資政殿讀云。）

周南麟趾聖人風，未有駟虞繫召公。雅頌兼陳為四始，笙歌合奏以三終。討論詔使成書上，休滌恩容著籍通。牆面豈能知臭義，延隆聽實自為聰。

張侍郎示東府新居詩因而和酬二首

得賢方慕北山萊，赤白中天二府開。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曾留上主經過跡，更費高人賦詠才。自古落成須善頌，掃除東閣望公來。

榮觀流傳動草萊，中官賜設上尊開。鼓歌窸窣聽疑夢，看果聯翩鏡有臺。斧藻故應宜舊德，棟梁非復稱凡材。盧堂欲踵曹參事，試問齊人或肯來。

次韻冲卿上元從駕至集禧觀偶成

昭陵持槩從遊人，更見熙甯第四春。寶構中開移玉座，華燈錯出映朱塵。簞前時看新歌舞，仗外還如舊徽
巡；投老逢時追往事，却含愁思度天津。

次韻陪駕觀燈

繡篋合風下玉除，宮商挾奏斐然殊。福祥周室流爲火，恩澤堯樽散在衢。伏枕但能知廣樂，揮毫何以報明
珠；願留巾篋歸田日，追詠公歡每自娛。

和吳相公東府偶成

承華往歲幸躊躇，風月清談接緒餘；並轡趁朝今已老，連牆得屋喜如初。誅茅我夢江皋地，燒薤公思洛水
渠；斂退故應容拙者，先營環堵祭牢蔬。

和蔡樞密孟夏日西府書事

宮闕初晴氣象鏡，寶車攢轂會東朝。重輪慶自離明發，內裏陰隨解澤消。賜籩外廷紛錦繡，燕庖中禁續薪
樵；聯翩入賀知君意，咫尺威顏不隔霄。

和蔡副樞賀平戎慶捷

城郭名王據兩陲，軍前一日送降旗。羌兵自此無傳箭，漢甲如今不解纜。幕府上功聯舊代，朝廷稱慶具新
儀；周家道泰西戎喙，還見詩人詠串夷。

次韻奉和蔡樞密南京種山藥法（蔡詩并序云：「蒙見索南都種山藥法，并
以生頭數十莖送上，輒成小詩。」青青正是中分天，區種何妨試玉延；卽見引
須緣夏木，定知如題薰冬筵。（俗傳睡時以足按之卽如人足）網蓮御水冰

霜結，甚近，則雲雨露俱，自裹自題，還自燒，振苗應笑宋人然。

區種拋來六七年，春風條蔓想宛延，難追圃老莓苔徑，空對珍盤玳瑁筵，嘉種忽傳河右壤，靈苗更長闕西偏，故畦穿斷知何日，南望鍾山一慨然。

次韻元厚之平戎慶捷（來詩有「何人更得通天帶，謀合君心只晉公」之句）
朝廷今日四夷功，先以招懷後禮戎，胡地馬牛歸闕底，漢人煙火起隄中，投戈更講諸儒藝，免胄爭趨上將風，文武佐時慚吉甫，宣王征伐自虜公。

謂曾魯公（卽赴會時）

朔戴三朝冕有蟬，歸榮今作地行仙，且開京闕（一作洛）蕭何第，未放江湖范蠡船，老景已鄰周呂尚，慶門方似漢韋賢，一觴豈足爲公壽，願賦長虹吸百川。

駕自啓聖，選內

衣冠原廟漢家儀，羽衛親來此一時，天子當懷霜露感，都人亦數鼓蕭悲，紛紛瑞氣隨雲漢，漠漠榮光上日旗，塵土未驚闔闔閉，綠槐空覆影參差。

集禧觀，池上詠野鴉

池上野鴉無數好，晴天鏡裏雪毵毵，似憐喧暖鳴相逐，疑戀寬閑去却回，京洛塵沙工點好，江湖檣弋飽蒼鶩，羽毛的人難近，嗟此軀身或有才。

次韻東廡韓侍郎齋居晚興

初禁雖嚴異太常，蕭然高臥意何長，煙含欲暝宮庭紫，日映新秋省闈黃，壯節易推行蹢躅，華年相背去堂堂，追攀坐歎風塵隔，空聽鈞天夢帝鄉。

王安石詩集 卷十八

王安石詩集 卷十八

關和甫洋源觀醮罷見寄

竊祿祠官久見容，每持金石薦宸衷。鉤天忽忽清都夢，方丈寥寥弱水風。知結勝緣入意外，想尋陳迹馬蹄中。新詩起我超然興，更感鍾山蕙帳空。

和御製賞花釣魚

陸壘晴雲拂曉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轡，太液池邊送玉杯。宿藥暖含風浩蕩，戲麟清映日徘徊。宸章獨與春爭麗，恩許康歌豈易陪。

一一

鶴駕祥雲輦路晴，傳呼萬歲雜春聲。蔽虧玉仗宮花密，映燭金縷御水清。珠璣受風天下暖，錦鱗吹浪日邊明。從容樂飲真榮遇，願賦嘉魚頌太平。

次楊樂道韻六首

後殿朝次偶題

百年文物士優游，萬國今方似綬流。發策東堂招雋乂，同與北苑罷倡優。忽隨諸彥登龍尾，尙憶當年應鶴頭。獨望清光無補報，更慙虛食太官羞。

御膳

渺渺金河漲欲平，數支分綠報清明。常營輦路漂花去，更引流杯送酒行。靜見金輿穿樹影，清含玉滸過精聲。衰顏一照自多感，迴首江南春水生。

幕次憶曠上舊居

漢水泱泱繞鳳林，峴山南路白雲深。如何憂國忘家日，尙有求田問舍心。直以文章供潤色，未應風月負登

臨起然便欲遺榮去，却恐元龍會見侵。

後苑詳定書懷

文墨由來妙禁中，家傳豈獨賦河東；平生聽想風聲早，數日追隨笑語同。御水新如鴨頭綠，宮花更有鶴翎紅；看花弄水聊為樂，不晚朝廷相弱翁。

上巳聞苑中樂聲書事

苑中誰得從春遊，想見漸臺瓦欲流；御水曲隨花影轉，宮雲低繞樂聲留。年華未破清明節，日暮初回祓禊舟；更覺至尊思慮遠，不應全為拙倡優。

用樂會舍人韻書十日事呈樂道舍人聖從符制

東門人物亂如麻，想見新轡照路華；午鼓已傳三刻漏，從官初賜一杯茶。忽忽殿下催分首，擾擾宮前聽賣花；歸去莫言天上事，但知呼客飲流霞。

詳定幕次呈聖從樂道

殿閣掄材覆等差，從臣今日擅文華；揚雄識字無人敵，何遜能詩有世家。舊德醉心如美酒，新篇清目勝真茶；一觴一詠相從樂，傳說猶堪異日誇。

崇政殿詳定幕次偶題

嬌雲漠漠擁層軒，嫩水濺濺不見源；禁柳萬條金細撻，宮花一段錦新翻。身閑始更知春樂，地廣還同避世喧；不恨玉盤冰未賜，清談終日自蠲煩。

詳定試卷一首

簾垂咫尺斷經過，把卷空聞笑語多；論衆勢難專可否，法嚴人更謹誰何。文章直使看無類，勳業安能保不

磨？疑有高鴻在寥廓，未應迴首顧張羅。

二

童子嘗誇作賦工，暮年羞悔有揚雄；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論才將相中。細甚客卿因筆墨，卑於爾雅注魚蟲；漢家故事真當改，新詠知君勝弱翁。

奉酬揚樂道

邂逅聯裾殿閣春，却愁容易即離羣；相知不必因相識，所得如今過所聞。近代聲名出虛駭，前朝筆墨數淵雲；與公家世由來事，愧我初無百分。

奉酬聖從待制

班行想望歲空多，知有龍門未敢過；和近聖人師展季，勇為君子盜荆軻。三刀舊協庭闈夢，五袴今傳里巷歌；復道讀書嘗滿篋，不唯詩句似陰何。

次韻吳仲庶省中畫壁

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寫滄洲；九衢京洛風沙地，一片江湖草樹秋。行數儻魚賓共樂，臥看鷗鳥吏方休；知君定有扁舟意，却為丹青肯少留。

夜讀試卷呈君實待制景仁內翰

篝燈時見語驚人，更覺揮毫捷有神；學問比來多可喜，文章非特巧爭新。蕉中得鹿初疑夢，牖下窺龍稍眩真；邂逅兩賢時所服，坐令孤朽得相因。

答張奉議

五馬渡江開國處，一牛吼地作菴人；結蟠茅竹纔方丈，穿築溝園未過旬。我久欲忘言語道，君今來見句文

身思量何物堪酬對，棒喝如今總不親。

卷十九 律詩（七言八句）

次韻和吳仲庶池州齊山圖畫（知制誥時作）

省中何忽有崔嵬，六幅生綉坐上開。指點便知巖石處，登臨新作使君來。雅懷重向丹青得，勝勢兼隨翰墨回。更想杜郎詩在眼，一江春雪下難堆。

次韻湘澤之登紫微閣一首

漠漠秋陰護掖垣，青雲祇在兩楹間。宮樓唱罷雞人遠，門闕朝歸虎士閑。華蓋北瞻天帝座，蓬萊東想道家山。却慚久此隨諸彥，文采初無豹一斑。

二

掖門相對徹銅鑲，織幟飛臺在兩闌。潤色平生知地禁，登臨此日愧身閑。浮雲倒影移窗隙，落木回颺動屋山。忽憶初來秋尚早，紫微花點綠苔斑。

送沈興宗察院出使湖南

諫書平日早囊中，朝路爭看一馬竄。漢節飽曾衝海霧，楚帆聊復借湖風。皇華命使今為重，直道酬君遠亦同。投老承明無補助，得為湘守即隨公。

春風

一馬春風北首燕，却疑身得舊山川。陽浮樹外滄江水，塵漲原頭野火煙。日借嫩黃初著柳，雨催新綠稍歸田。回頭不見辛夷發，始覺看花是去年。

王安石詩集 卷十九

一一六

承濟道中寄諸舅弟

燈火忽忽出館陶，回看承濟日初高；似聞空舍鳥爲樂，更覺荒陂人馬勞。客路光陰真棄置，春風邊塞祗蕭
瑟；辛夷樹下烏塘尾，把手何時得汝曹。

道逢文通北使歸

朱顏使者錦貂裘，笑語春風入貝州；欲報京師近消息，傳聲車馬少淹留。行人盡道還家樂，騎士能吹出塞
愁；回首此時空慕羨，鶯塵一段向南流。

將次相州

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臺西八九丘；螻蟻往還空壘故，麒麟埋沒幾春秋。功名蓋世知誰是，氣力迴天到此
休；何必地中餘故物，魏公諸子分衣裘。

次韻平甫喜唐公自契丹歸（予辭北使而唐公代往）

留犁澆酒得戎心，繕袷道歡歲月深；奉使由來須陸賈，離親何必強曾參。燕人候望空甌脫，胡馬追隨出蹕
林，萬里春風歸正好，亦逢佳客想揮金。

尹村道中

滿眼霜吹宿草根，謾知新歲不逢春；却疑青嶂非人世，更覺黃雲是塞塵。萬里張侯能奉使，百年曾子肯辭
親；自憐許國終無用，何事紛紛客此身？

次韻王勝之詠雪

萬戶千門車馬稀，行人却返鳥休飛；玲瓏藟水空中墮，的皪裝春樹上歸。素髮聯華驚老大，玉顏爭好羨輕
肥；朝來已賀豐年瑞，更問田家果是非？

次韻周府推官過學士屋中見寄

朝來看雪詠君詩，想見朱衣在赤墀。爲問火城將策試，何如雲屋聽應知？
曲牆稍覺吹來密，窮巷終憐掃去遲。欲訪故人非與盡，自緣無路得傳卮。

次韻宋次道憶太平早梅

大梁春費寶刀催，不似湖陰有早梅。今日盤中看蕝綵，當時花下就傳杯。
紛紛自向江城落，杳杳難隨驛使來。知憶舊游還想見，西南枝上月徘徊。

和曾子翊授舒稼之作

皖城終歲靜如山，府掾應從到日閑。一水碧羅裁綠繞，萬峰蒼玉刻孱顏。
舊遊筆墨苔今老，浪走塵沙髮已斑。攬轡羨君橋北路，春風枝上鳥關關。

送劉和父奉使江西

劉郎今日擁旌麾，傳到江南喜可知。上冢還須攀羊豕，下車應不問狐狸。
無人敢效（一作勸）公榮酒，爲我聊尋逸少池。亦見嶺頭花爛漫，更將春色寄相思。

次韻張子野竹林寺一首

澗水橫斜石路深，水源窮處有叢林。青鴛幾世開蘭若，黃鶴當年瑞卯金。
敗壁數峰連粉墨，涼煙一穗起檀沈。十年親友半零落，回首舊遊成古今。

二

京觀城南隱映深，兩牛鳴地得禪林。風泉隔屋撞哀玉，竹月緣墻貼碎金。
藻井仰窺塵漠漠，青燈對宿夜沈沈。扁舟過客十年事，一夢此山愁至今。

王安石詩集 卷十九

一一七

王安石詩集 卷十九

送吳龍圖知江甯

才高明主睇方深，屬郡聞風自革心。閭里不須多按治，山川從此數登臨。茅簷坐隔雲千里，柏壘初抽翠一尋；東望泫然知有寄，但疑公豈久分襟？

送直講吳殿丞宰鞏縣

青嵩碧洛曾遊地，墨綬銅章忽在身。擁馬尙多畿甸雪，隨衣無復禁城塵。古來學問須行已，此去風流定慰人；更憶少陵詩上語，知君不負鞏梅春。

送真州吳虞厚使君

江上齋船駐彩橈，鳴笳應滿綠楊橋；久爲漢史知文法，嘗使淮人服教條。拱木延陵瞻故國，叢祠瓜步認前朝；登臨莫負山川好，終欲東歸聽楚謠。

送李質夫之陝府

平世求才優至公，悠悠羈旅士多窮。十年見子尙短褐，千里隨人今北風。戶外屨貧虛自滿，樽中酒賤亦空；共嫌欲老無機械，心事還能與我同。

題嶺真致政孫學士歸來亭

彭澤陶簪歸去來，素風千歲出塵埃。明時倚老心無累，故里高門子有才。夏作園林負城郭，常留花月映池臺；却尋五柳先生傳，樂水區區但可哀。

次韻吳季野題岳上人篋心亭

高亭五月尙寒生，回首塵沙自鬱蒸。砌水亂流穿石底，檻雲高出蔽山層。躋攀欲絕人間世，締構知從物外僧；勝胃坐來清似洗，神奇未怪佛圖澄。

送彭器公

披筴窮鄉滿髮絲，
陂田荒盡豈嘗窺？
未應谷口終身隱，
正合舊川舉國推。
握手百憂空往事，
還家一笑即芳時。
柘岡定有辛夷發，
亦見東風使我知。

寄張先郎中

留連山水住多時，
年比馮唐未覺衰。
篝火尚能書細字，
郵筒還肯寄新詩。
胡牀月下知誰對？
隨投老主恩聊欲報，
每瞻高躅恨歸遲。

汜水寄和甫

虎牢關下水遙遙，
遙想汝飄然過此。
時灑血祗添波浪起，
脫身難借羽翰追。
留連厚祿非朝隱，
非隔殘年更土思。
已卜冶城三畝地，
寄聲知我有歸期。

寄黃吉甫

朱顏去似朔風驚，
白髮多於野草生。
挾筴讀書空有得，
求田問舍轉無成。
解鞍烏石岡邊坐，
攜手辛夷樹下行。
今日追思真樂事，
黃塵深處走雞鳴。

次韻平甫村墅春日

昨日青青尚未齊，
忽看春色滿高低。
陂梅弄影爭先舞，
葉鳥藏身自在啼。
樵躡踏雲歸舊徑，
漁篴背雨向前溪。
似知我欲遊軒冕，
談笑相過各有攜。

即席次韻微之泛舟

畫舸幽尋北果園，
應將陳迹問桑門。
地隨牆墅行多曲，
天著岡巒望易昏。
故國時平空有木，
荒城人少半爲行。
悠悠與廢皆如此，
賴付乾愁酒一罇。

王安石詩集 卷十九

示長安君

少年難別意非輕，老去相逢亦愴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自憐湖海三年隔，又作塵沙萬里行。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雁南征。

和平甫招道光法師

練師投老演真乘，像劫空王爪與肱。於總持門通一路，以光明藏續千燈。從容發口酬塵詰，邂逅持心契

和祖仁晚過集禧觀

妍暖聊隨馬首東，春衫猶未著方空。煙霞送色歸瑤水，山木分香繞闕風。壯髮已輪塵外綠，衰顏漫到酒邊紅。日斜歸去人間世，却記前遊似夢中。

程公闕轉運江西

江西一節鑄黃金，最慰章獮父老心。長孺向來真強子，次公今不異重臨。餘風尚有歡謔在，陳迹非無勝事尋。豫想新詩能寄我，十年華省故情深。

次韻微之即席

釀成吳米野油羹，却愛清談氣味長。閑日有僧來北阜，平時無盜出南塘。風亭對竹酬孤嶼，雪徑尋梅認暗香。江水中漂應未變，一杯終欲就君嘗。

和王微之秋浦望齊山感李太白杜牧之

齊山置酒菊花開，秋浦聞猿江上哀。此地流傳空筆墨，昔人埋沒已蒿萊。平生志業無高論，末世篇章有逸才。尚得使君驅五馬，與尋陳迹久徘徊。

次韻王微之登高齋

臺殿荒墟辱井堙，豪華不復皆臨春。北山漠漠雲垂地，南埭悠悠水映人。馳道蔽虧松半死，射場埋沒雉多

和微之重感南唐事

叔寶傾陳衍舜梁，可嗟曾不見興亡。齋祠父子終身費，酣詠君臣舉國荒。南狩皖山非故地，北師淮水失名

李君昆弟訪別長蘆至淮陰進寄

怒水憑風雪壘高，亂流追我祇魚鮒。忽看淮月臨寒食，想映江春聽伯勞。道義當成麟一角，文章已禿兔千

貴州虞部使君訪及道舊竊有感觸因成小詩

龍山秀拔江情寫，氣象還能出楮紳。當我垂垂初識字，看君揮翰獨驚人。郵籤忽報旌麾入，齋閣遙瞻俎豆

仲卿席上得行字

二年相值喜同聲，並轡塵沙眼亦明。新詔各從天上得，殘樽同向月邊傾。已嗟後會歡難必，更想前官責尚

示董伯獻

穿橋度壑祗閒行，詠石嘲花亦漫成。嚼蠟已能忘世味，畫脂那更惜時名。長千里北寒山紫，白下門西野水

王安石詩集 卷十九

卷二十 律詩（七言八句）

思王逢原二首

布衣阡陌動成羣，卓犖高才獨見君。杞梓豫章蟠絕壑，淇麟駉駉跨浮雲。行藏已許終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便恐世間無妙質，身端從此罷揮斤。

二

蓬蒿今日想紛披，冢上秋風又一吹。妙質不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廬山南墮當書案，滄水東來入酒巵。陳迹可憐隨手盡，欲歡無復似當時！

三

百年相望濟時功，歲路何知向此窮。鷹隼奮飛風羽短，麒麟埋沒馬羣空。中郎舊業無兒付，康子高才有婦同。想見江南原上墓，樹枝零落紙錢風。

和吳御史臨淮感事

柵鎖城扉曉一開，拖牙車軸轉成雷。黃塵欲礙龜山出，白浪空分汴水來。澄觀有材邀昧陋，霖雲無力報奸回。騷人此日追前事，悲氣隨風動管灰。

和文微瀘浦見寄

多難漂零歲月賒，空餘文墨舊生涯。相看楚越當千里，不及朱陳似一家。髮為感傷無翠葆，眼從瞻望有玄花。唯詩與我寬愁病，報爾何妨賦棣華。

次韻吳季野再見寄

衣裘南北弊風塵，志趣卑汗已累親；流俗尚疑身察察，交遊方笑黨頽頽。遠同魚樂思濠上，老使鷓鴣恥涸濱；邂逅得君還恨晚，能明吾意久無人。

次韻平甫贈三靈山人程惟象

家山松菊半荒蕪，杖策窮年信所如；占見地靈非卜筮，筭知人貴自陶漁。久諧郭璞言多驗，老比顏含意更踈；祇欲勒成方士傳，借君名姓在新書。

次韻和甫詠雪

奔走風雲四面來，坐看山蘊玉崔嵬；平治險穢非無德，潤澤焦枯是有才。勢合便疑包地盡，功成終欲放春回；寒鄉不念豐年瑞，只憶青天萬里開。

次韻張氏女弟詠雪

天上空多地，上稀初寒風力故應微；那能鎮壓黃塵起，強欲侵凌白日飛。邑犬橫來矜意氣，窟蟾偷出助光輝；都城只有袁安憊，我亦年年幸賜衣。

次韻徐仲元詠梅二首

溪杏山桃欲占新，高梅放藥尚嬌春；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玉笛悲涼吹易散，冰紈生澀畫難親，爭妍喜有君詩在，老我（一作我老）備然敢效嚙。

二

舊挽青條冉冉新，花遲亦度柳前春；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太真。搖落會應傷歲晚，攀翻賸欲寄情親；終無驛使傳消息，寂寞知誰笑與嚙。

詩呈節判陸君（名彥同）

中郎筆墨妙他年，晚與君遊喜象賢；款款故情初未惹，飄飄新句總堪傳。英才但未遭文舉，明主當嘗棄浩
然；投贈臨分加組麗，小詩能不驗雕鐫。

留題曲觀金山（和州曲觀）

巧與天成未覺殊，國工施手豈須臾；根連滄海蓬萊闕，勢壓黃河砥柱孤。坐上煙嵐生紫翠，影中樓閣見青
朱；為山觀水皆真喻，誰向君家識所趨？

不到太初兄所居遂已十年以詩攀寄

一水衣巾翦翠綃，九峰環珮刻青瑤；生才故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囂。三葉素風門闕在，十年陳迹履綦
銷；歸榮早晚重攜手，莫負幽人久見招！

偶成一首

漸老偏諳世上情，已知吾事獨難行；脫身負米將求志，勦力求田豈為名？高論頗隨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
傾；相逢始覺寬愁病，搔首還添白髮生。

二

懷抱難開醉易醒，曉歌悲壯動秋城；年光斷送朱顏去，世事栽培白髮生。三畝未成幽處宅，一身還逐衆人
行；可憐蝸角能多少，獨與區區觸事爭！

雨過偶書

霏然甘澤洗塵寰，南畝東郊共慰顏；地望歲功還物外，天將生意與人間。驟分星斗風雷靜，涼入軒窗枕簟
閒。誰似浮雲知進退，纔成霖雨便歸山。

季春上旬苑中即事

輦路行看斗柄東，簾垂殿閣轉春風。樹林隱翳燈含霧，河漢欹斜月墜空。新蕊漫知紅歛歛，舊山常夢直叢叢。賞心樂事須年少，老去應無日再中。

上西垣舍人

共說才高世所珍，諸賢誰敢望光塵？討論潤色今爲美，學問文章老更醇。賦擬相如真復似，詩看子建的應親。仍聞悟主言多直，許史家兒往往嗔。

退朝

門外鳴騶送轡頻，披衣強起赴鷄人。火城夜闌雲藏闕，玉座朝寒雪被宸。邂逅欲成雙白髮，蕭條難得兩朱輪。猶憐退食親朋在，相與吟哦未厭貧。

與微之同賦梅花得香字二首

漢宮嬌額半塗黃，粉色凌寒透薄妝。好借月魂來映燭，恐隨春夢去飛揚。風亭把盞酬孤豔，雪徑回簷認暗香。不爲調羹應結子，直須留此占年芳。

二

結子非貪鼎鼐嘗，偶先紅杏占年芳。從教臘雪埋藏得，却怕春風漏洩香。不御鉛華知國色，祇裁雲縷想仙裝。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

三

淺淺池塘短短牆，年年爲爾惜流芳。向人自有無言意，傾國天教抵死香。鬢裏黃金危欲墮，帶圍紅蠟巧能裝。嬋娟一種如冰雪，依倚春風笑野棠。

和晚菊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

不得黃花九日吹，空看野葉翠蕤裝。淵明詎知何處子，美蕭條向此時。委贖似甘終草莽，栽培空欲傍藩籬。可憐蜂蝶飄零後，始有閑人把一枝。

景福殿前柏

香葉由來耐歲寒，幾經真賞駐鳴鑾。根通御水龍應墊，枝觸宮雲鶴更盤。怪石謾蒙三品號，老松先得大夫官。知君勁節無榮慕，寵辱紛紛一等看。

四月果

一春強半勒花風，幾日園林幾樹紅。汲汲追攀常恨晚，紛紛吹洗忽成空。行看果下蒼苔地，已作人間白髮翁。豈惜解鞍留夜飲，此身醒醉與誰同。

牆西樹

牆西高樹結陰稠，步履窮年向此留。白日屢移催我老，清風一至使人愁。紛紛暝鳥驚還合，渺渺涼蟬咽欲休。回首舊林歸未得，看看知復幾春秋。

度龍嶺寄莘老

區區隨傳換冬春，夜半懸崖託此身。豈慕王尊能許國，直緣毛義欲私親。施為已壞生平學，夢想猶歸寂寞濱。風月一歌勞者事，能明吾意可無人。

狄梁公陶淵明俱為彭澤令，至今有廟在焉。刁景純作詩見示，繼以一篇（嘉祐中提點江東刑獄時作）。

梁公壯節就夔臚，陶令清身託酒徒。政在房陵成底事，年稱甲子亦何須。江山彭澤空遺像，歲月柴桑失故區。未俗此風猶不競，詩翁歎息未應無。

寄沈靜隱（時爲江東提刑）

離家當日尙炎風，叱馭歸時九月窮。朝渡藤溪霜落後，夜過蘆嶺月明中。山川道路良多阻，風俗謠言苦
通；唯有番人共愛，流傳名譽滿江東。

送裴如晦宰吳江

青髮朱顏各少年，幅巾談笑兩欣然。榮榮別後餘三徑，天祿歸來盡一廛。邂逅都門誰載酒，蕭條江縣去鳴
弦；猶疑甫里英靈在，到日憑君爲纜船。

次韻樂道送花

沁水名園好物華，露盤分送子雲家。新妝欲應何人面，彩筆知書幾葉花。曾和郢中歌白雪，亦陪天上飲流
霞；春風已得同心賞，更擬攜詩載酒誇。

籌思亭（在江東轉運司南廳後園）

昔人何計亦何思，許國憂民適此時。寓興中國爲遠趣，託名華榜有新詩。數株碧柳蒼苔地，一丈紅蕖綠水
池；坐聽楚謠知歲美，想銜杯酒問花期。

愁臺

頽垣斷堦有平沙，老木荒榛八九家。河勢東南吹地坼，天形西北倚城斜。傾壺語罷還登眺，岸嶺詩成却嘆
嗟；萬事因循今白髮，一年容易即黃花。

和正叔懷其兄草堂

蒹葭竹樹水之濱，耕稼逍遙似子真。小吏一身今倦宦，先生三畝獨安貧。欲拋縣印辭黃綬，來伴山冠戴白
綸；祇恐明時收士急，不容家有兩閒人。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

鄭子憲西齋

漫構軒窗意亦深，滔滔浮俗倦登臨；詩書千載經綸志，松竹四時蕭洒心。曉枕不容春夢到，夜燈唯許月華侵；行看富貴酬勤苦，車馬重來拾翠陰。

寄題思軒

名郎此地昔徘徊，天誘良孫接踵來；萬屋尙歌餘澤在，一軒還向舊堂開。右軍筆墨空殘溜，內史文章祇廢臺；邑子從今誇勝事，豈論王謝世稱才。

陳君式大夫恭軒

恭軒對北堂深，新斲檀欒一畝陰；膝下往來前日事，眼中封植去年心。每懷縛屣沾餘瀝，獨喜弦歌有嗣音；肯構會須門闕大，世資何用滿籬金。

寄黃吉甫

學兼文武在吾曹，別後應看虎豹韜；欲問廟堂誰鎮撫，尙傳邊塞敢驚騷。旌旗急引飛黃下，（時發騎士南征）烽火遙連太白高；聞說荆人亦憔悴，家家還願獻春醪。

高魏留

魏留十七助防邊，埋沒鹽州十八年；衣屨窮空委胡婦，糗糧辛苦待山田。關河舊路頻回首，腹背他時兩受鞭；邂逅得歸耶戰死，毋隨人去亦蕭然。

丁年

丁年結客感遊從，宛洛駘車處處逢；吟盡物華愁筆老，醉消春色愛醅濃。墟間寂寞相如病，鏡處荒涼叔夜慵；早晚青雲須自致，立談平取獻侯封。

卷二十一 律詩（七言八句）

送王詹叔利州路運判

王孫舊讀五車書，手把山陽太守符。未駕朱轡辭鞬轂，却分金節佐均輸。人才自古常難得，時論如君豈久孤。去去便看歸奏事，莫嗟行路有崎嶇。

送周仲章使君

看君東下雪溪船，迴首紛紛已五年。管筆少留吾所望，剖符輕去此何緣。高塵行路穿秦樹，駿馬歸時著蜀鞭。子墨文章應滿篋，承明宣室正詳延。

送王蒙州

請郡東南促去程，拍堤江水照紅旌。仁聲已逐春風到，使節猶占夜斗行。箭落阜鷗鷺免避，句傳炎海鱷魚驚。麒麟不是人間物，漢詔先應召買生。

送龐參判

北都兩去不辭勤，仕路論材派出羣。一相開藩嘗負弩，三年通籍更從軍。儒談猶得當時事，遺愛應從此日聞。我憶荆溪山最樂，看君摩翮上青雲。

送潘景純

東都會以一當千，場屋聲名十五年。晚賜綠衣隨官牒，始操丹筆事戎旂。明時正欲精蒐選，榮路何當力薦延。賴有史君能好士，方看一鶚在秋天。

送僧無惑歸鄴陽

晚扶衰憊寄人間，應接紛紛祇強顏。挂席每諳東匯水，採芝多夢舊遊山。故人獨住今爲樂，何日相隨我亦閑？歸見江東諸父老，爲言飛鳥會知還。

送遜師歸劍州

山川相對一悲翁，往事紛紛夢寐中。邂逅故人恩意在，低徊今日笑言同。看吹陌上楊花滿，忽憶巖前蕙帳空。亦見桐鄉諸父老，爲傳衰颯病春風。

寄育王大覺禪師

單已安那示入禪，草堂難望故依然。山今歲暮終岑寂，人夏天寒最靜便。隱蹟亦知甘自足，憑心豈吝慰相憐；所聞不到荆門耳，人老禾新又一年。

寄無爲軍張居士

南陽居士月城翁，曾習禪那問色空。卓犖想超文字外，低徊却寄語言中。真心妙道終無二，末學殊方自不同；此理世間多未悟，因君往往嘆西風。

次韻酬劉子儀二首

青溪相值各青春，老去臨流頓損神。事事只隨波浪去，年年空得鬢毛新。論心未忍遺橫目，千世還憂近逆鱗；嘉句感君邀我厚，自嗟才不異常人。

二

金陵邂逅府東偏，手得新蒲每共編。采石偶耕垂百日，青溪並釣亦三年。君才有用方求稼，我志無成稍闕田；一笑欲論心迹事，白頭相就且欷眠。

湖海聲名二十年，尚隨鄉賦已華頭。却歸甬里無三徑，擬傍胥山就一廬。朱轂風塵休悵望，青鞋雲水且留鍾。故人亦見如相問，爲道方尋木雁篇。

送章宏

道合由來不易謀，豈無和氏識荆璆。一川濁水浮文鷁，千里輕帆落武丘。身退豈嫌吾道進，學成方吾衆人求。西風乞得東南守，杖策還能訪我不。

別葛使君

邑屋爲儒知善政，市門多粟見豐年。追攀更覺相逢晚，談笑難忘欲別前。客幘雅遊皆置榻，令堂清坐亦鳴弦。輕舟後夜滄江北，迴首春城空黯然。

送王龍圖守荆南

壯志高才偃一藩，更嗟賢路此時難。長幡欲動河妨屈，老驥能行豈易閑。沙市放船寒月白，涪宮留御古苔斑。知公未厭還隨詔，歸看功名重太山。

次韻酬宋中散二首

初見彤庭賜履雙，便參東閣寄南邦。時聞正論除疑網，每讀高辭折慢幢。陳迹欲尋無復日，舊恩思報有如江。風流今見佳公子，投老心旌一片降。

二

超然京洛諒難雙，處在家庭譽在邦。道義門中窺戶牖，風塵壇上見塵幢。素書款款誰憐杜，彩筆道道獨勝江。信美賢公有才子，篤誠真復類允降。

和宋太傅服除還朝簡諸朋舊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一

一三二

呼門初起外廷臣，秀氣稜稜動縉紳。談論坐來能慰我，篇章傳出亦驚人。生芻一束他年闕，伐木相求此地新。便欲與君同樂處，窮通餘事不關身。

次韻酬宋堦六首

洗雨吹風一月春，山紅漫漫綠紛紛。婆娑遠野誰從我，散策空陂忽見君。青眼坐傾新歲酒，白頭追誦少年文。因嗟涉世終無補，久使高材雍上聞。

二

東風渺渺客天涯，病眼先春已見花。這欲報君羞強聒，老知隨俗厭雄誇。窮通往事真如夢，得失秋毫豈更嗟。邂逅故人唯有醉，醉中衣幘任欹斜。

三

城中燈火照青春，遠引吾方避糾紛。遊衍水邊追野馬，嘯歌林下應山君。愁尋徑草無求仲，喜對簷花有廣文。邂逅一樽聊酹酹聲，名身後豈須聞。

四

遠迹荒郊謝儁豪，春風誰與駐千旄。故交重趼恩何厚，新句連篇韻更高。美似狂醒初噉蔗，快如衰病得觀濤。久知坏冶成天巧，豈與人間共一陶。

五

無能私願秬求田，時物安能學計然。鑿井未成歌擊壤，射熊猶得夢鈞天。遙思故國歸來日，留滯新恩已去年。攜手與君遊最樂，春風陂上水瀾瀾。

六

年攜手與君遊最樂者

山峻崎嶇從吾輩諸父先生各佩紛零落長年誰語此還同故地却逢君衣冠偶坐論經術橫襟當時刺繡文更怪高材終未遇有司何日選方聞

寄吳正仲却蒙馬行之都官梅聖俞太博和寄依韻酬之

山水玄暉去後空騷人還向此間窮小詩聊與論孤憤大句安知辱兩雄秦甲久愁荆劍利趙兵今窘漢旗紅背城不敢收餘燼馬首翩翩只欲東

寄平甫

少時爲學豈身謀欲老低徊各自羞乘馬從徒真擾擾求田問舍轉悠悠茲歌舊國平生樂鞍馬新年幾日留坐想搖鞭楊柳路春風先我入皇州

次韻舍弟常州官舍應客

霜雪紛紛上鬢毛憂時自悔目空蒿桑麻祇欲求三畝執利誰能算一毫此地舊傳公子札吾心真慕伯成高飄然更有乘桴興萬里寒江正復糟

舟還江南阻風有懷伯兄

幾時重接汝南評兩槩留連不計程白浪黏天無限斷女雲垂野少晴明平臯望望欲何向蒨宦嗟嗟空此行會有開樽相勸日鶻鶻隨處共飛騰

同陳伯通錢材翁遊山二君有詩因次元韻

秋來閑興每登臨因叩精藍望碧岑強策羸驂尋水石忽驚幽鳥下煙林同時覽物悲歡異自古忘名趣向深安得湖山歸我手靜看雲意學無心

夢張劍州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一

一三三

萬里憐君蜀道歸，相逢似喜語還悲。江淮別業依前處，日月新阡下幾時？自說向來猶未穩，即尋塗水去猶疑。茫茫却是陳橋夢，昨日春風馬上思。

剛慈容員外嘗為王官教授以武舉入官被謫

初駕王門學者師，晚漂湖海衆人悲。吹毛未識腰間劍，刺股猶藏袖裏鋒。衛霍功名還有命，蘇張才氣久非時。江尤亦見應須飲，莫放窮愁入兩眉。

次韻張唐公馬上

揭節初悲力不任，賜身終愧謬恩臨。病來氣弱歸宜早，偷取官多責恐深。膏澤未施空謗怨，瘡痍猶在豈謳吟。黃昏信馬江城路，欲訪何人話此心？

和王司封會同年

收科天陞頃同時，回首相歡事亦稀。追講舊遊犀屐脫，交酬新唱彩牋飛。直須傾倒樽中酒，休惜淋漓坐上衣。日暮主翁留客轄，會稽聊滯買臣歸。

次韻剛子玉同年子玉詩云：「過盡金湯知帝策，見求貂虎識軍儀。」男兒本有四方志，祇在蓬萊恐不知。

威德無心漠北窺，蕃胡亦恐勢方贏。塞垣高壘深溝地，幕府輕裘緩帶時。趙將時皆思李牧，楚音身自感鍾儀。慙君許我論邊鎖，俎豆平生却少知。

和舍弟舟上二不沈道源

還裝欲盡喜舟輕，更喜嘉賓伴此行。野飲不忘魚可釣，旅養何惜鴈能鳴。西山壯馬先歸牧，南穴殘龜欲就烹。受國自多廊廟望，與君詩酒盡交情。

過山卸事

却過茲山已九年，江湖身世只飄然。曲城丘墓心空折，鹽步庭闈眼欲穿。慘慘野雲生隴底，蒼蒼帆馬立風前。轉多愁思催華髮，早晚輕舟上秀川。

酬裴如晦

二年羈旅越人吟，乞得東南病更侵。傷子未安莊氏義，壽親還慰魯侯心。鮮鮮細菊霜前蕊，漠漠疎桐日下陰。濁酒一杯秋滿眼，可憐同意不同斟。

酬鄭閔中

蕭條行路欲華顛，迴首山林尚渺然。三釜祇知爲養急，五漿非敢在人先。文章滿世吾誰慕？行義如君衆所傳。宜有至言來助我，可能空寄好詩篇。

寄余溫卿

雲散風疏不自禁，天涯無路盍朋簪。空馳上國青泥信，誰和南山白石音。平日難愁寬帶眼，訖春歸思滿琴心。終同一命願翻駕，獨過稽山鍛樹陰。

寄鄭侍郎

兩朝人物數賢豪，凜凜清風晚見衰。江漢但歸滄海闊，丘陵難學太山高。放懷詩酒機先息，迴首功名世自勞。久願作公梅俎客，恨無三畝斲蓬蒿。

送崔光法師住持靈巖

靈巖開闢自何年，草木神奇鳥獸仙。一路苦菩提實履，千崖青靄落潺湲。山祇嘯聚荒禪室，象衆低摧想法筵。雪足莫辭重趂往，東人香火有因緣。

卷二十二 律詩（七言八句）

奉酬永叔見贈

欲傳道義心猶在（一作雖壯）強學（一作學作）文章力已窮；他日若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揮衣最出諸生後，倒屣嘗傾廣座中，祇恐虛名因此得，嘉篇爲賦豈宜蒙。

送陳舜俞制科東歸

諸賢發策未央宮，獨得舊川一老翁；曲學暮年終漢相，高談平日漫周公。君今壯歲收科等，我欲它時看事功。聞說慨然真有意，贈行聊似古人風。

送何正臣主簿

何郎冰雪照青春，應敵皆言筆有神；魯國儒人何獨少，元君畫史故應真。百年冠蓋風雲會，萬里山川日月新。可但諸公能品藻，會須天子擢平津。

與舍弟華藏院此君亭詠竹

一逕森然四座涼，殘陰餘韻去何長；人憐直節生來瘦，自許高材老更剛。曾與蒿藜同雨露，終隨松柏到冰霜；煩君惜取根株在，欲乞伶倫學鳳凰。

上元戲呈貢父

車馬紛紛白晝同，萬家燈火暖春風；別開闔闔壺天外，特起蓬萊陸海中。盡取繁華供俠少，祇分牢落與衰翁；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

次韻楊樂道述懷之作

素心非不慕前修，自怪因循欲白頭。獵較趣時終瑣瑣，畫壇營職信悠悠。濠梁最憶知魚樂，牢菟翻慙爲鹿謀。尚有故人能慰我，詩成珠玉每相投。

和楊祭道見寄

宅帶園林五畝餘，蕭條還似茂陵居。殺青滿架書新繕，生白當牕室久虛。孤學自難窺奧密，重言猶得慰空疎。相思每欲投詩社，只待春蒲莖又書。

寄吳冲卿一首

平生身事略相同，三歲連牆左廡中。更得謬恩分省舍，又將衰髮作隣翁。聯翩久傍官槐綠，契闊今看楚草紅。不欲與君爲遠別，沙臺吹帽約秋風。

二（時吳晉州方得舉）

塞垣花氣欲飛浮，眼底紛紛綠漸抽。悠遠山川嗟我老，急難兄弟想君愁。舊知白日諸曹滿，試問紅燈幾客留。留時節只應無意思，亦如行路判春休。

酬冲卿見別

同官同齒復同科，朋友婚姻分最多。兩地塵沙今齟齬，二年風月共婆娑。朝倫孰與君材似，使指將如我病何。升黜會應從此異，願偷閑暇數經過。

次劉洞寄城北會上諸友

客路花時祇攪心，行逢御水半晴陰。背城野色雲邊盡，隔屋春聲樹外深。香草已堪同步履，午風聊復散衣襟。憶君載酒相追處，紅萼青跗定滿林。

寄友人三首

萬里書歸說我愁，知君不忘北城幽；
一篇封禪才難學，三畝蓬蒿勢易求。
欲與山僧論地券，願爲鄰舍事田疇；
應須急作南征計，漠北風沙不可留。

二一

水邊幽樹憶同琴，曾約移居向此間；
欲語林塘迷舊逕，却隨車馬入他山。
飛花著地容難拾，鳴鳥窺人意轉
閑；物色可歌春不返，相思空復慘朱顏。

二二

一別三年至一方，此身漂蕩只殊鄉；
看沙更覺蓬萊淺，數日空驚霹靂忙。
渺渺水波低赤岸，濛濛雲氣浹扶桑；
登臨舊興無多在，但有浮槎意未忘。

寄張襄州

襄陽州望古來雄，著舊相傳有素風；
四葉表閭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龐公。
故家遺俗應多在，美景良辰定不空；
遙憶習池寒夜月，幾人談笑伴詩翁。

次韻昌叔懷瀟樓讀書之樂

志食長年不得休，一巢無地拙於鳩；
聊爲簿宦容身者，能免高人笑我不。
道德文章吾事落，塵埃波浪此生浮；
看君別後行議意，同願瀟樓祇自羞。

酬淨因長老樓上翫月見懷有「疑君魂夢在清都」之句

道人心與世無求，隱几蕭然在此樓；
坐對高梧傾曉月，看翻清露洗新秋。
登臨更欲邀元亮，拔寫還能擬惠休；
願我不知天上樂，虛疑昨夜夢仙遊。

寄張壽招張安國金陵法曹

我老願爲臧丈人，君今少壯豈長貧？好須自致青冥上，可且相從寂寞濱！深谷黃鸝啼引子，曲磴翠碧巧藏身；尋幽觸靜還成興，何必區區九陌塵！

欲往鄆因寄涇州韓持國

柴荆山下物華新，只與都城共一春。令節想君攜綠酒，故情憐我踏黃塵。涪魚已悔他年事，搏虎方收末路身。欲寄微言書不盡，試尋僧閣望西人。

送別韓虞部

客舍街南初著巾，與君兄弟即相親。當年豈意兩家子，今日更爲同社人。京洛風塵嗟阻闊，江湖杯酒惜逡巡。歸帆嶺北茫茫水，把手何時寂寞濱。

懷舒州山水呈昌叔

山下飛鳴黃栗留，溪邊飲啄白符鳩。不知此地從君處，亦有他人繼我不。塵土生涯休盪漭，風波時事只飄浮。相看髮禿無歸計，一夢東南卽有羞。

呈柳子玉同年

三年不上鄆王臺，鴻鴈歸時又北來。水底舊波吹歲換，柳梢新葉卷春回。塵沙漠漠凋雙鬢，鼙鼓愔愔把一盃。勞事欲歌無與和，衰頰思見故人開。

次韻陶定遠以謫往來求詩

牢落何由共一樽，相望空復數芝焚。濟時尙負生平學，慰我應移別後文。可但風流追甫白，由來家世出機雲。行吟強欲偷新格，自笑安能到萬分？

李璋下第

浩蕩宮門白日開，君王高拱試羣材。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屬天公不可猜。意氣未宜輕感慨，文章尤忌數悲哀。男兒獨患無名爾，將相誰云有種哉？

送揚驥秀才歸翻陽

客舍風塵弊綵衣，悲吟重見雁南飛。荆山和氏方三獻，太學何生且一歸。曠野已寒諳獨宿，長年多難惜分違。巾箱所得皆幽藝，亦見鄉人為發揮。

平山堂

城北橫岡走翠虬，一堂高視兩三州。淮岑日對朱欄出，江岫雲齊碧瓦浮。墟落耕桑公愷悌，杯觴談笑客風流。不知峴首登臨處，壯觀當時有此不？

示德逢

先生貧敝古人風，朽想榮桑在眼中。憐愍雞豚非孟子，勤勞禾黍信周公。深藏組纒三千贖，靜占寬閑五百弓。虞世但令心自可，相知何藉一劉龔。

示四妹

孟光求壻得梁鴻，廡下相隨不諱窮。卓犖才名今日事，蕭條門巷古人風。五噫尙與時多忤，一笑兼忘我屢空。六月塵沙不相貸，滋然搔首又西東！

寄酬曹伯玉因以招之

寒鷗對立西風樹，幽草環生白露庭。情坐苦無公事擾，高談時有故人經。思君異日投朱紱，過我何時戴綠綰。及北江湖氣蕭爽，最宜相值倒吾甔。

次韻奉酬李質夫

送少池邊有舊山，幾年征徧染衣斑。鶯駘自飽方爭路，驢裹長飢不在閑。雪漲江南歸浩蕩，煙埋河朔去間關。勞歌一聽皆愁思，況我心非木石頑。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宜春城郭繞樓臺，意見登臨把一盃。濕濕嶺雲生竹籥，冥冥江雨熟楊梅。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還隨驛使來。錯莫風沙愁病眼，不知何日爲君開。

邢太保有鶴折翼以詩傷之客有記「翎經冥」二韻而忘其詩者因作四韻

不爲摧傷改性靈，靜中猶見好儀形。每憐今日長垂翅，却悔當時誤剪翎。醫得舊創猶有法，相知多難豈無經。稻梁且向人間覓，莫羨搏風起北冥。

寄致政吳虞部

白鷗生意在滄波，不爲風塵有網羅。年抵馮唐初未半，才方疎廣豈能多。孤清楚國知誰繼，遺愛桐人想共歌。嗟我欲歸真未晚，雪舟乘興會相過。

再至京口寄漕使曹郎中

漂流會落此江邊，憶與詩翁賦浩然。浩然堂名，鄉國去身猶萬里，驛亭分首已三年。北城紅出高枝靚，南浦青回老樹圓。還似昔時風露好，只疑談笑在君前。

次韻平甫金山會宿寄親友

天末海門橫北固，煙中沙岸似西興。已無船舫猶聞笛，遠有樓臺祇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飄然欲作乘桴計，一到扶桑恨未能。

送何聖從龍圖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三

一四二

射策曾稱蜀郡雄，朝廷重得漢司空；應留賜席丹塗地，誤責飛芻紫塞功。三徑欲歸無舊業，百城先至有清風。潞山直與天爲黨，回首孫高想見公。

送趙學士陝西提刑

遙知彼俗經兵後，應望名公走馬來；陛下東求今日始，胸中包畜此時開。山西豪傑歸囊贖，渭北風光入酒盃；堪笑陋儒昏鄙甚，略無謀術贊行臺。

丙申八月作

秋風摧剝利如刀，漠漠昏煙玩日高；眼看南山露崖巖，心隨東水轉波濤。歸期正自憑著蔡，生理應須問酒醪；還有詩書能慰我，不多霜雪上顛毛。

登西樓

樓影侵雲百尺斜，行人樓上憶天涯；情多自悔登臨數，目極因驚悵望賒。一曲平蕪連古澗，半分殘日帶明霞；潘郎何用悲秋色，祇此傷春髮已華。

卽事

河流南苑岸西斜，風有晶光露有華；門柳故人陶令宅，井桐前日總持家。嘉招欲覆盃中綠，麗唱仍添錦上花；便作武陵樽俎客，川源應未少紅霞。

卷二十三 律詩（七言八句）

酬吳仲庶小園之句

舊年臺榭掃流塵，職閉朱門歲又新；花影隙中看裊裊，草音牆外去騾驄。相逢豈少佳公子，一醉何妨薄主

人。祇向東風。邀載酒。定知無奈帝城春。

始與韓玉汝相近。居遂相與遊。今居復相近。而兩家子唱和詩相屬。因有此作。
羈旅兒童得近鄉。相知邂逅即情親。當時豈意兩家子。此地更爲同社人。勳業彈冠知白首。文章投筆讓青
春。萬金雖愧君多產。比我淵明亦未貧。

春寒

春風滿地月如霜。拂曉鐘聲到景陽。花底袂衣朝宿衛。柳邊新火起嚴妝。冰殘玉整泉初動。水澀銅壺漏更
長。從此喧妍知幾日。便應颺鴉損年芳。

次韻再遊城西李園

京師花木類多奇。常恨春歸人未歸。車馬喧喧走塵土。園林處處鏢芳菲。殘紅已落香猶在。羈客多傷涕自
揮。我亦悠悠無事者。約君聯騎訪郊圻。

予求守江陰未得酬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

黃田港北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高亭笑語如昨日。未路塵沙非少
年。強乞一官終未得。祇君同病肯相憐。

送蘇屯田廣西轉運

置將從來欲善師。百城蹉跌起臺隴。驅除久費兵符出。按撫紛煩使節移。思澤易行窮苦後。功名常見急難
時。穉文此日風流在。直筆他年豈愧辭。

酬淮南提刑邵不疑學士（來詩及予送沈常州之詩而卒有「素壁鏡詩尙未
泥之句」）

會詠常州送主人，豈知身得兩朱輪；田疇汎濫川方壅，廚傳蕭條市亦貧。以我薄材思拊僮，賴君餘教得因循；詢求故有風謠在，不獨錢詩尚未泯。

副王太祝

一馬常隨世事馳，豈論江徼與河湄？已成白髮潘常侍，更似青衫杜拾遺。勳業儻來知有命，文章聊欲見無期？喜君材俊能從我，力學何妨和子思。

出城訪無黨因宿齋館

關外尋君信馬蹄，漫成詩句任天倪；花枝到眼春相照，（一作映）山色侵衣晚自迷。今日笑談還喜共，經年勞逸固難齊；生涯零落歸心懶，多謝慇懃杜宇啼。

寄張氏女弟

十年江海別常輕，（一作經）豈料今隨寡嫂行；心折向誰論宿昔，魂來空復夢平生。音容想像猶如昨，歲月蕭條忽已更；知汝此悲還似我，欲爲西望涕先橫。

奉寄子思以代別

南北蹉跎成兩翁，悲歡邂逅笑言同；全家欲出嶺雲外，匹馬肯尋山雨中。趨府折腰嗟踴躍，聽泉分手惜怱怱；寄聲但有加飧飯，才業如君豈久窮？

次韻劉著作作過荊山今平甫往遊因寄

華陽仙伯有荊卿，官府今傳在赤城；三鶴不歸猶地勝，二君能到亦心清。詩中慷慨悲陳迹，篇末慙慙獎後生；遙想青雲知可附，坐看闔巷得名聲。

次韻十四叔賜詩留別

竊冬進路出西津，得待茫然雨見春；發冊久嗟淹國士，起家初命慰鄉人行。辭北闕樓臺麗，歸佐南州縣邑新；班草數行衣上淚，何時杖屨却相親？

次韻聊天闌大風

雲埋月缺暈寒灰，颺發齊如巨象脛；縱勇萬川冰柱立，紛披千障土囊開。魯門未怪爰居至，鄭圃何妨禦寇來；終夜不眠誰與共，坐忘唯一顏回。

法喜寺

門前白道自縈回，門下青莎間綠苔；雜樹繞花鸞引去，瓊簷無幕鷲歸來。寂寥誰共禱前酒，牢落空留案上杯；我憶故鄉誠不淺，可憐鷓鴣重相催。

長干寺

梵館清閑側布金，小塘回曲翠文深；柳條不動千絲直，荷葉相依萬蓋陰。漠漠岑雲相上下，翩翩沙鳥自浮沈；羈人樂此忘歸思，忍向西風學越吟。

落星寺在南康軍江中

翠雲臺殿起崔嵬，萬里長江一酒杯；坐見山川吞日月，曾無車馬送塵埃。鴈飛雲路聲低過，客近天門夢易迴；勝概唯詩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閑來。

清風閣

飛甍孤起下州牆，勝勢崢嶸壓四方；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高蟬感耳何妨靜，赤日焦心不慮涼；況是使君無一事，日陪賓從此傾觴。

留題微之廨中清輝閣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三

一四六

故人名字在瀛洲，邂逅低徊向此留。鷗鳥一雙隨坐笑，荷花十丈對冥搜。水涵樽俎清如洗，山染衣巾翠欲流。宣室應疑鬼神事，知君能復幾來遊？

次韻和甫春日金陵登臺

鍾山漠漠水洄洄，西有陵雲百尺臺。萬物已隨和氣動，一樽聊與故人來。天邊幽鳥鳴相和，地上晴煙掃不開。悲眼看春長（一作唯）恐盡，直須去取六龍回。

廣老堂（陳繹）

一 板輿去國宦三年，華屋歸來地一偏。種竹常疑出冬筍，開池故合涌寒泉。身閑楚老猶能戲，道勝邠人不更還。嗟我強顏無所及，想君爲樂更焦然。

寄陳宣叔

扁舟欲動更徘徊，一笑相看病眼開。事件貴人今見節，政行豪縣衆稱材。忽驚歲月侵雙鬢，却喜山川共一杯。落日亂流江北去，離心猶與水東廻。

寄張劍州并示女弟（時張以太夫人喪自劍州歸）

劍閣天梯萬里寒，春風此日白衣冠。烏辭反哺頰毛黑，烏引思歸口血丹。行路想君今骨瘦，相逢添我老齋酸。浮雲渺渺吹西去，每到原頭勒馬看。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

玉堂新樣世爭傳，况以蠻溪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和微之林亭

爲有樓臺三錦陽，曉歸杖策此徜徉；
鯽魚得意還知樂，入鳥忘機肯亂行；
未敢許君輕去國，不應如我漫爲
郎；
中國日涉非無趣，保北千鍾慰北堂。

劉微之梅暑新句

江梅落盡雨昏昏，去馬來牛漫不分；
當此沈陰無白日，豈知炎早有彤雲；
琴絃欲緩何妨促，畫蠶微生故可
薰；
回首涼秋知未遠，會須重曝阮郎裙。

平甫與寶覺遊金山思大覺井見寄及招見得詩次韻二一首

龍參時字道人琳，氣蓋諸公弟季心；
勝踐肯論山在險，冥搜欲與海爭深；
搖搖北下隨帆影，蹢躅東來想足
音；
握手更知禪伯遠，隔雲雲鷲碧千尋。

二

津南開土好叢林，慧劍何年出水心；
獨往便應諸漏盡，相逢未免故情深；
樞窺山鳥有真意，窗聽海潮非世
音；
一笑上方人事外，不知袁境兩侵尋。

金陵懷古四首

霸祖孤身取二江，子孫多以百城降；
豪華盡出成功後，逸樂安知與禍雙；
東府舊基留佛剎，後庭餘唱落船
窗；
黍離麥秀從來事，且置興亡近酒缸。

二

天兵南下此橋江，敵國當時指顧降；
山水雄豪空復在，君王神武自難雙；
留連落日頻回首，想像餘墟獨倚
窗；
却怪夏陽纔一葦，漢家何事費嬰鉉。

三

地勢東回萬里江，雲間天闕古來雙；
兵鏖四海英雄得，聖出中原次第降。
山水寂寥埋王氣，風烟蕭颯滿僧
賢；
廢陵壞冢空冠劍，誰復沾濡酹一缸？

四

憶昨天兵下蜀江，將軍談笑士爭降；
黃旗已盡年三百，紫氣空收劍一雙。
破堞自生新草木，廢宮誰識舊軒
窗？
不須搔首尋遺事，且倒花前白玉缸。

次韻舍弟過子固懷少述時舍弟在臨川

歸計何時就一塵，寒城回首意茫然；
野林細錯黃金日，溪岸寬圍碧玉天。
飛兔已聞追騷裏，太阿猶恨失龍
泉；
遙知更憶河濱友，從事能忘我獨賢？

次韻昌叔詠塵

塵土輕颺不自持，紛紛生物更相吹；
翻成地上高烟霧，散在人間要路岐。
一世競馳甘眯目，幾家清坐得軒
眉；
超然祇有江湖上，還見波濤恐我時。

石竹花

退公詩酒樂華年，欲取幽芳近綺筵；
種玉亂抽青節瘦，刻繪輕染絳花圓。
風霜不放飄零早，雨露應從愛惜
偏；
已向美人衣上灑，更留佳客賦輝娟。

古松

森森直幹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
萬壑風生成夜響，千山月照掛秋陰。
豈因叢壤栽培力，自得乾坤造化
心；
廟廟乏材應見取，世無良匠勿相侵！

玉晨大捨觀廟古松最爲佳樹

埋腐千年草不生，幽真曾此蔭餘清。月枝地上流雲影，屋葉天邊過雨聲。材大賢於人有用，節高位與世無情。秦山陵下今迷處，苦里宮中漫得名。

次韻董伯巖松聲

天機自動豈關情，能作人間物外聲。頃聒一堂無客夢，曉悲千嶂有猿驚。廟中奏瑟沈三嘆，堂下吹簫失九成。但耳紛紛多鄭衛，直須聞此始心清。

次韻答平甫

高蟾抱殼悲聲切，新鳥爭巢碎語忙。長樹老陰欺夏日，晚花幽豔敵春陽。雲歸山去當簷靜，風過溪來滿壑涼。物物此時皆可賦，悔予千里不相將。

次韻賈夫兄使君同年

樓櫓相望一日程，春風吹急似搖旌。莫言樂國無愁夢，願把新詩有故情。客舍五漿非所願，私田三徑會須成。青雲自致歸公等，如我何緣得此聲。

卷二十四 律詩（七言八句）

金明池

宜秋西望碧參差，憶看鄉人褰飲時。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青天白日春常好，綠髮朱顏老自知。蹇蹇馬未堪塵滿眼，夕陽偷理釣魚絲。

葛溪驛

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燈明滅照秋牀。病身最覺風露早，歸夢不知山水長。坐感歲時歌慷慨，起看天地色淒涼。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四

一五〇

燎；鳴蟬更亂行人耳，正抱疎桐葉半黃。

泛舟青溪入水門，登高齋奉呈康叔。

簿領紛紛惜此時，起攜佳客散沈迷。十園但見諸營柳，九曲難尋故國溪。牽犖欲隨流水遠，放船終礙畫橋低。子猷清興何曾盡，想憶高齋更一躋。

爲裴使君賦擬謝臺

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鍾殷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間。城似大隄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征吳日，緩帶允宜向此閑。

送李才元拔理知州

朝廷孝治稱今日，鄉郡榮歸及壯時。關吏相呼迎印綬，里兒爭出望旄麾。北堂已足誇三釜，南畝當今識兩歧。獨我尙留真有命，天於人欲本無私。

送張頤仲舉知新

故人爲邑士多稱，絳賦寬除獄訟平。老吏閉門無重糈，荒山開隴有新粳。方揮玉麈日邊坐，又結銅章天外行。此去料君歸不久，扶材如此卽名卿。

張劍州至劍一日以新憂罷

客舍飛塵尙滿韉，却尋東路想茫然。白頭反哺秦烏側，流血思歸蜀鳥前。今日相逢知張望，幾時能到與留連。行看萬里雲西去，倚馬春風不忍鞭。

次韻子履送寄之作

飄然逐客出都門，士論應悲玉石焚。高位紛紛誰得志，窮途往往始能文。柴桑今日思元亮，天祿何時召子

雲直使聲名傳後世，窮通何必較功勳。

送李太保知劍州

北平上谷當時守，氣略人推李廣優。還見子孫持漢節，欲臨關塞撫羌酋。雲邊鼓吹應先喜，日下旌旗更少留。五字亦君家世事，一吟何以稱來求。

送西京簽判王著作

兒童會上洛城頭，尚記清波遶驛流。却想山川常在夢，可憐顏髮已驚秋。辟書今日看君去，著籍長年數我留。三十六峰應好在，寄聲多謝欲來遊。

送劉真父赴秦州清水

劉郎高論坐噉枯，幕府調餉用結餘。筆下能當萬人敵，腹中嘗記五車書。聞多望士登天祿，知有名臣薦子虛。且復弦歌窮塞上，祇應非晚召相如。

送綉甫如江南

青溪看汝始踴躍，兄弟追隨各少年。壯爾有行今納婦，老吾無用亦求田。初來淮北心常折，却望江南眼更穿。此去還知苦相憶，歸時快馬亦須鞭。

送郊社朱兄除郎東歸

手持官牒出神臯，迎客遙知賀酒醪。照映里門非白屋，欺凌春草有青袍。官遊雖晚何妨久，餓顯從來不必高。孝友父兄家法在，想能清白遺兒曹。

送沈康知常州

作客蘭陵迹已陳，為傳謠俗記州民。溝塍半廢田疇薄，廚傳相仍市井貧。常恐勞人輕白屋，忽逢佳士得朱

輪；慙慙話此還，惆悵最憶荆溪兩岸春。

安豐張令修葺陂

桐鄉振屨得周旋，芳水修陂道路傳；日想僊功追往事，心知為政似當年。魴魚鱗鱗歸城市，秔稻紛紛載酒船，楚相祠堂仍好在，勝遊思為子留篇。

送復之屯田赴成都

禁磚西南江與岷，石犀金馬世稱神；秦麻接畛餘無地，錦繡連城別有春。結綬相隨通籍久，推車此去辟書新；知君不為山川險，便忘吾家叱馭人。

送經田富顯寺丞

故人為縣楚江邊，海角猶聞政事傳；萬井已安如赤子，一麾今去上青天。應開醉眼餘藤下，莫起歸心杜宇前；報主代親俱有地，幾人忠孝似君全。

送張卿致仕

子房簞策漢時功，身退超然慕赤松；餘烈尚能開後世，高材今復繼前蹤。執鞭始負平生願，操几何知此地逢；竊食一官慚未艾，緒言方賴賜從容。

送梅龍圖

子真家世子雲鄉，風力才華豈易當？回首古人多隱約，致身今日獨輝光。護明久合分三府，治劇聊須試一方；從此政成何所報，百城無事祗耕桑。

送李微校南歸

四十青衫更旅人，悠悠飢馬傍沙塵；久留上國言空富，却走南州食轉貧。自作詩書能見志，應知時命不關

身江湖勝事從今數，肯但悲歌寂寞濱。

送蕭山鏡著作

才高諸彦故無嫌，兄弟同時舉孝廉。東觀外除方墨綬，西州相見已蒼髯。靈胥引水滄穿市，神禹分山翠入簾。好去茲歌聊自慰，郡人誰敢慢陶潛。

送靈仙裴太博

一官留隱太常中，生事蕭然信所窮。有力尙期當世用，無求今見古人風。連迴舊學皆殘藁，邂逅相看各老翁。他日卜居何處好，溪山還欲與君同。

送趙變之蜀永康簿

蜀山萬里一青袍，石棧天梯筆墨高。多學旧君官易得，小官於此亦徒勞。行違西路聊班草，坐憶南州欲夢刀。他日寄聲能問我，應從錦水至江皋。

酬吳季野見寄（時被召來詩以買酒見方）

優披陳寶學經綸，捧檄生平祗爲親。聞道不先從事早，課功無狀取官頻。豈堪置足青冥上，終欲回身寂寞濱。俯仰謬思方自歎，慚君將比洛陽人。

和平甫寄陳正叔

強行南仕莫辭勤，聞說田園已曠耘。縱使一區猶有宅，可能三月尙無君。且同元亮傾罇酒，更與靈均續舊文。此道廢興吾命在，世間騰口任云云。

送王太卿致政歸江陵

九卿初命亞三司，朝吏相瞻得老師。南闕便還新印綬，東舟只載舊書詩。漢庭錢客無佳句，越水歸裝有富

贊；回首千年見疎苑，共疑今事勝嘗時？

送叔康侍御

詔取名耶入憲臺，此時方急濟時才；聖聰應已虛心待，姦黨甯無側目猜？白筆豈知權可畏，皂囊還請上親開；佇聞讜論能醫國，飛報頻隨驛騎來。

寄朱昌叔

清江侵浸遠城流，尚憶城邊繫小舟；射虎未能隨李廣，割雞空欲戲言游；雲埋塞路鶯塵合，籍入春風滿髮愁；此日君嘗苦難得，漫多鴻雁起南州。

九日登東山寄昌叔

城上啼烏破寂寥，思君何處坐岩燒；應須綠酒躡黃菊，何必紅裙弄紫簫；落木雲連秋水渡，亂山煙入夕陽橋；淵明久負東籬醉，猶分低心事折腰。

到舒次韻答平甫

夜別江船曉解驂，秋城氣象亦潭潭；山從樹外青爭出，水向沙邊綠半涵；行問嗇夫多不記，坐論公瑾少能談；只愁地僻無賓客，舊學從誰得指南？

舒州七月十一日雨

行看野氣來方勇，臥聽秋聲落竟憺；浙瀝未生羅豆水，蒼忙空失皖公山；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巫祝萬端曾不救，只疑天賜雨工閑。

次韻答丁端州

莫嗟荒僻又雜羣，且喜風謠嶺北聞；銅柱雖然蠻徼接，竹符還是漢家分；春書來逐衡陽鴈，秋騎歸看隴首

雲相見會知南望苦，病骸今但沈休文。

答劉季孫

偶著儒冠敢陋，今自憐多負少時心。輕軒已任人前後，揭厲安知世淺深？挾策有思悲慷慨，負薪無力病侵淫。愧君綠綺虛投贈，更覺貧家報乏金！

次韻酬王太祝

塵土波瀾不自期，飄然身與願相違。衰根要路知難植，病羽長年欲退飛。高論已嗟能聽少，力行還恨賦材微。慚君俊少今知我，一見心如客得歸。

寄吳成之

綠髮溪山笑語中，豈知翻手兩成翁？辛夷屋角搏香雪，躑躅岡頭挽醉紅。想見舊山茅徑在，返隨今日板輿空。涇陽車馬嗟何及，榮祿方當與子同。

寄曾子固

斗粟猶慚報禮輕，敢嗟吾道獨難行。脫身負米將求志，戮力乘田豈為名？高論幾為衰俗廢，壯懷難值故人傾。荒城回首山川隔，更覺秋風白髮生。

至開元僧舍上方次韻舍弟二月一日之作

溪谷饑饉嫩水道，野田高下綠蒙茸。和風滿樹笙簧雜，舞雪兼山粉黛重。萬里有家歸尚隔，一塵無地去何從？傷春故欲西南望，迴首荒城已暮鐘。

寄王同深甫

少年倏忽不再得，後日歡娛能幾何？願我面顏衰更早，憐君身世病還多。牕間暗淡月含霧，船底飄飄風送

彼；一寸古心俱未試，相思中夜起悲歌！

次韻答彥珍

手得封題手自開，一篇美玉綴玫瑰；衆知圓媚難論報，自願窮愁敢角才？君臥南陽惟吠豕，我行西路亦風埃；相逢不必嗟勞事，尙欲廢歌詠起哉。

寄闕下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

父兄爲學衆人知，小弟文章亦自奇；家勢到今宜有後，士才如此豈無時？久聞陽羨溪山好，頗與淵明性分宜；但願一門皆貴仕，時將車馬過蒹葭。

卷二十五 律詩（七言八句）（七言長篇附）

鍾山西庵白蓮亭

山亭新破一方苔，白帝留花滿四隈；野豔輕明非傅粉，秋光清淺不憑村。鄉窳自作幽人伴，歲晚誰爲靜女媒？可笑達公池上客，卻因松菊賦歸來。

贈老懶僧首

秀骨瓌眉倦往還，自然清譽落人間；閑中用意歸詩筆，靜外安身比太山。欲倩野雲朝送客，更邀江月夜臨關；嗟予蹤迹飄塵土，一對孤峰幾厚顏？

次韻舍弟贊心亭卽事二首

檻折蒼梧傾野水，傍臺城佳氣已消亡；難披梗莽尋千古，獨倚青冥望八荒。坐覺塵沙昏遠眼，忽看風雨破驕陽；扁舟此日京南興，欲盡江流萬里長。

霸氣消磨不復存，舊朝臺殿祗空村；孤城倚薄青天近，細雨侵凌白日昏。稍覺野雲成晚霧，卻疑山月是朝暉；此時江海無窮興，醒客忘言醉客喧。

次韻陳學士小園卽事

精屋雖無好鳥鳴，池塘亦未有蛙聲；樹含宿雨紅初入，草倚朝陽綠更生。萬物天機何得喪，百年心事不將迎；與君杖策聊觀化，搔首春風眼尚明。

寄友人

飄然羈旅尚無涯，一望西南百嘆嗟！江擁滄溟流入海，風吹魂夢去還家。平生積慘應銷骨，今日殊鄉又見花；安得此身如草樹，根株相守盡年華。

登大茅山

一峰高出衆山巔，疑隔塵沙道里千；俯視煙雲來不極，仰攀蘿藦去無前。人間已換嘉平帝，地下誰通句曲天；陳迹是非今草莽，紛紛流俗尚師仙。

登中茅山

脩然杖屨出塵寰，雞犬無聲到沃寰；欲見五芝莖葉老，尚攀三鶴羽翰遙。容溪路轉迷橫豹，仙几風來得蹀躞；興罷日斜歸亦懶，更磨碑薛認前朝。

登小茅山

捫蘿路到半天窮，下視淮洲杳靄中；物外真游來几席，人間榮願付茶鍾。白雲坐處龍池香，明月歸時鶴唳空；回首三君誰更似，子房家世有高風。

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少府

萬屋相誇漆與丹，笑歌長在綺紈間。綵船春戲城邊水，畫燭秋尋寺外山。憶我屢隨遊客入，喜君今赴辟書還。遙和曼倩威行人，赤筆應從到日閑。

韻李士甯道人

季主遠巡居下學，精明邂逅作詩翁。曾令宋賈敷車上，更使劉侯驚坐中。杳杳人傳多異事，冥冥誰識此高風。行歌過我非無謂，唯恨貧家酒盞空。

次韻春日即事

人間尚有薄寒侵，和氣先薰草樹心。丹白自分齊破蕾，青黃相向欲交陰。潺潺嫩水生幽谷，漠漠輕煙動遠林。病得一官隨太守，班春無助愧周任。

次韻答陳正叔二首

青衫憔悴北歸來，髮有霜根面有埃。羣吠我方憎獭子，一鳴誰更識龍媒。功名落落求難值，日月云云去不回。回勝事與身何等近，酒樽詩卷數須開。

二

田宅荒涼去復來，詩書顏髮兩塵埃。忘機自許鷗相狎，得禍誰期鶴見媒。此道未行身有待，古人不見首空回。何當水石他年住，更把韋編靜處開。

送崔左藏之廣東

怪石巉巖上泱泱，昔人於此奏蕭韶。水清但有嘉魚出，風暖何曾毒草搖。今日淹留君按節，當時嬉戲我垂髫。君因尋舊政詢遺老，為作新詩變但韶。

苦雨

靈場奔走尚無功，去馬來車道不通。風助亂雲陰更密，水爭高岸氣尤雄。平時溝壑今多廢，下戶京困久已空。肉食自嗟何所報，古人憂國願年豐。

江上

村落家家有濁醪，青旗招客解祗漚。春風似補林塘破，野水遙連草樹高。寄食舟車隨處舞，行歌天地此身勞。遲回自負平生意，豈是明時惜一毛？

午枕

百年春夢去悠悠，不復吹簫向此留。野草自花還自落，鳴禽相乳亦相酬。舊蹊埋沒開新徑，朱戶欹斜見畫樓。法把一盃無伴侶，眼看興廢使人愁。

寄石鼓寺陳伯庸

鯨海無風白日閑，天門當面險難攀。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仁義未饒軒冕貴，功名莫信鬼神慳。郭東一點英雄氣，時伴君心夜斗間。

送熊伯通

歲暮欣逢蓋共傾，川塗南北豈忘情。事經官路心應折，地入家山眼更明。江上月華空自照，梅邊春意恰相迎。關河不鑿真消息，野客猶能聽洽聲。

送王覃

分走人間十五年，塵沙吹鬢各蒼然。山林渺渺長回首，兒女紛紛忽滿前。知子有才思奮發，嗟余無地與週旋。相看一作秦吳別，身世何時兩息肩。

送明州王大卿

大厝才臣有此州，昆雲今駕鹿轡游。從來所至邦人喜，真復能分聖主憂。千里封疆何足治，一時名跡故應留。屬城舊吏雖疲懶，尚可揮毫敵李舟。

姑胥郭

誤聽雲巾別故山，抵吳由越兩間關。千家漁火秋風市，一葉歸舟暮雨灣。旅病情情如困酒，鄉愁脉脉似連環。情知帶眼從前緩，更恐顛毛自此斑。

嚴陵祠堂

漢庭來見一羊裘，默默俄歸舊釣舟。迹似磻溪應有待，世無西伯可能留。崎嶇馮衍才終廢，索寞桓譚道不謀。勺水果非鱸膾地，放身滄海亦何求。

藏春嶺詩獻刁十四大學士

蒜山東渡得林丘，邂逅籃輿亦少留。今日更知萊氏隱，暮年長憶武陵遊。欲營垣屋隨穿斷，尙歎塵沙隔獻酬。遙約向吳亭下路，春風深駐五湖舟。

太湖恬亭

檻臨溪上綠陰圍，溪岸高低入翠微。日落斷橋人獨立，水涵幽樹鳥相依。清遊始覺心無累，靜處誰知世有機。更待夜深同徙倚，秋風斜月釣船歸。

蒙城清燕堂

清燕新碑得自蒙，行吟如到此堂中。吏無田甲當時氣，民有莊周後世風。庭下早知閑木索，坐間遙想御絲桐。飄然一柱何時得，俛仰塵沙欲作翁。

次韻酬吳彥珍見寄二首（時彥珍爲教授學有右軍墨池）

君作新詩敢起予，一吟聊復報雙魚。杖藜高徑誰來往，散帙空堂自卷舒。樹外烏啼催晚種，花間人語趁朝
盧春風處處堪攜手，何事臨池苦學書。

二

篁竹荒茅五畝餘，生涯山蕨與泉魚。家貧殖貨羞端木，鄉里傳書比仲舒。白日憶君聊遠望，青林嗟我似逃
盧春風渺渺爲塘尾，漫得東來一紙書。

自金陵如丹陽道中有感

數百年來王氣消，難將前事問漁樵。苑方秦地皆蕪沒，山借揚州更寂寥。荒埭暗雞催月曉，空場老雉挾春
驕。豪華祇有諸陵在，往往黃金出市朝。

初去臨川

東浮溪水渡長林，上坂回頭一拊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憂傷遇事紛紛出，疾病乘虛疊疊
侵；未有半分求自贖，恐填溝壑更霑襟。（一作「馬頭西去百霑襟，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
志似曾參。憂傷遇事紛紛出，疾病乘虛疊疊侵。手把空篇臥空屋，欲歌商頌不成音。（一）

讀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終欲付何人。當時讎闢猶承誤，未俗紛紜更亂真。糟粕所傳非粹美，丹青難寫是精
神。區區豈盡高賢意，獨守千秋紙上塵。

讀詔書（廣歷七年）

去秋東出汴河梁，已見中州旱勢強。日射地穿千里赤，風吹沙度滿城黃。近聞急詔收羣策，頗說新年又亢

陽賤術縱工難自獻，心憂天下獨君王。

每見王_王太丞邑事甚冗而剝削之暇能過訪山館兼出佳篇爲贈仰嘆才力因

成小詩

我看繁訟頻搔首，君富才明見亦常；尙有閑襟尋水石，更留佳句似池塘。松苗地合分高下，鳧鶴天教有短長；徐上青雲猶未晚，可無音問及滄浪？

王淨_王梁太丞之驥訟軒有水舍二巢于竹林之上恬而自得邑人作詩以美之

因次元韻

水邊舟動多驚散，何事林間近絕疑？野意肯從威令至，舊巢猶有主人知。（見王_王太丞詩）不關飲啄春江暖，自在飛鳴夏日遲。竄德豈無丹穴鳳，到時應讓向南枝。

寄虞氏兄弟

一身兼抱百憂虞，忽忽如狂久廢書；疇昔心期俱喪勇，此來腰疾更乘虛。久聞陽羨安家好，自度淵明與世疎；亦有未歸溝壑日，會應相近置田廬。

除夜寄舍弟

一尊聊有天涯憶，百感翻然醉裏眠；酒醒燈前猶是客，夢回江北已經年。佳時流落真何得？勝事蹉跎只可憐！唯有到家寒食在，春風因泛潁溪船。

答熊_本推官金陵寄酒

鬱金香是蘭陵酒，枉入詩人賦詠來；庭下北風吹急雪，坐間南客送寒醅。淵明未得歸三徑，（金陵有舊廬）叔夜猶同把一盃。吟罷想君醒醉處，鍾山相向白崔嵬。

和錢學士喜雪

手把詩翁憶雪詩，坐愁窮海瘴煙；誰令天上蒼茫合？忽見空中散漫飛。閭闔與風生氣勢，姮娥交月借光輝；山礪瑟縮相依立，邑犬跳梁未肯歸。點綴丘園榮樹木，埋藏溝壑亂封圻。高歌業已傳都市，逸興何當叩隱扉。頗欲攜樽邀使騎，幾忘溫席薦親闈。公今早晚班春去，強勸澆田補歲饑。

送江陰彭給事赴闕

西江望士衆長兼，卓犖傳家在一男。壯志異時開史牒，妙齡終日對書龕。桂堂發策收科選，櫻苑頌詩豫宴酣；大邑援琴聊試可，小州懷浹果才堪。分臺拜職榮先入，抗疏辭恩恥積覃。勁操比松寒不撓，忠言如藥苦非甘。龍鱗直爲當官觸，虎穴宵關射利探。朱轂獸頭終協夢，粉闈雞舌更須含。均輪北轉荆門鷁，勸課西臨蜀市蠶。期信有兒迎郭伋，食貧無地乞羊曇。囊垂鈴棧駝鳴圓，節擁棠郊虎視眈。歸見廣墀瞻斧藻，對揚初服改朱藍。進班華省財方阜，出按窮邊虜稍戡。帝命賈琮當冀北，民歌姬奭次周南。投壺饗客魚無乙，伐鼓蒐兵馬有驍。鯨鯢掀紅旗杳杳，虬髯吐黑霧寥寥。威加諸部風霜肅，惠浸連營雨露涵。大斗時時能劇飲，輕裘往往祇清談。乾龍已應天飛五，晉馬徐觀晝接三。道在君臣方自合，德侔卿長亦誰慚。便蕃肯較平生寵，放曠皆知雅性然。委佩去辭廷殖殖，揚於來得府潭潭。一尊客語從容盡，千里人情委曲諳。豈但搢紳稱召杜，故多扶杖祝彭聃。暮中俊乂閑刀筆，帳下驍雄冷劍鐔。楚地怪須留汲黯，蕭規疑欲付曹參。從來貴勢公何慕，自是賢名上所貪。未信逸身今以老，且當憂國每如惓。論心邂逅膠投漆，搔首低徊雪滿鬢。鎮撫未驚移歲月，追攀曾許賞煙嵐。餘歡遽隔新亭鏡，宿惠難忘舊館駘。卷曲尙誰知散櫟，崢嶸空此詠枯楠。

卷二十六 律詩（五言絕句）（同故）（六言詩附）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六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六

二六四

聊行

聊行弄芳草，獨坐隱團蒲；問客茅簷日，君家有此無？

樂雲

樂雲爲柳葉，著水作梨花；不是春風巧，何緣有歲華？

溝港

溝港重重柳，山坡處處梅；小輿穿麥過，狹徑礙桑回。

霹靂溝

霹靂溝西路，柴荆四五家；憶曾騎款段，隨意入桃花。

午睡

蒼日陰陰轉，牀風細細吹；脩然殘午夢，何許一黃鸝？

題齊安壁

日淨山如染，風暄草欲薰；梅殘數點雪，麥漲一溪雲。

昭文齋（米黻題余定林所居因作）

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嘗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

臺上示吳應

細書妨老讀，長簾愜昏眠；取筆且一息，拋書還少年。

示道原

久不在城市，少留心悵然！曲芳可攬結，佇子飲雲泉。

傅神自讚

此物非他物，今吾即故吾；今吾如可狀，此物若為摹。

題何氏宅園亭

荷葉參差卷，榴花次第開；但令心有賞，歲月任渠催。

草堂一上人

一公持一鉢，想復度遙岑；地瘦無黃犢，春來草更深。

題黃司理園

為憶去年梅，凌寒特地來；閨前空臘盡，渾未有花開。

北山游亭

西庵水泠泠，泓岡有游亭；自從春草長，遙見秣青青。

題永昭陵

神闕澹朝暉，蒼蒼露未晞；龍車不可望，投老涕霑衣。

詠穀

可憐臺上穀，轉目已陰繁；不解詩人意，何為樂被園？

池上看金沙，花叢枝過餘；藤架藏開

故作餘籬架，金沙秣護栽；似矜顏色好，飛度雪前開。

五柳

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亭；往來無一事，長得見青青。

移松皆死

「李白」今何在？桃紅已索然！君看「赤松子」，猶自不長年！

山中

隨月出山去，尋雲相伴歸；春晨花上露，芳氣著人衣。

送王補之行風忽作因題四句於舟中

淮口西風急，君行定幾時？故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

被召作

榮祿嗟何及，明恩愧未酬！欲尋西掖路，更上北山頭。

再題南澗樓

北山雲漠漠，南澗水悠悠；去此非吾願，臨分更上樓。

南浦

南浦隨花去，迴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

題定林壁懷李叔時

雲與淵明出，風隨禦寇還；燼爐無伏火，蕙帳冷空山。

離荆山

出谷頻回首，逢人更斷腸；桐鄉豈愛我，我自愛桐鄉。

江上

江水漾西風，江花脫晚紅；離情被橫笛，吹過亂山東。

春雨

苦霧藏春色，愁霖病物華；
幽奇無可奈，強釀一杯霞。
歸燕

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
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迴。

和惠思波上歸

翩翩白兔鷗，沉沉水中游；
西來久不見，夢想在滄洲。

林窗道中口占二首

經世才難就，田園路欲迷！
慙慙將白髮，下馬照青溪。

二

歲熟田家樂，秋風客自悲？
茫茫曲城路，歸馬日斜時。

次青陽

十載九華邊，歸期尚杳然！
秋風一乘傳，更覺負林泉。

代陳晚元書于太一宮道院壁

官身有吏責，觸事過嫌猜；
野性豈堪此，廬山歸去來。

山雞

山雞照綠水，自愛一何愚？
文采爲世用，適足累形軀。

雜詠四首

故畦拋汝水，新壘寄鍾山；
爲問揚州月，何時照我還。

二

已作湖陰客，如何更遠遊？
章江昨夜月，送我到揚州。

三

證聖南朝寺，三年到百回；
不知牆下路，今日幾荷開？

四

桃李石城鳩，鈞田三月時；
柴荆常有閑，花發少人知。

臥聞

臥聞黃栗留，起見白符鳩；
坐引魚兒戲，行將鹿女遊。

秋興有感

宿雨清畿甸，朝陽麗帝城；
豐年人樂業，隴上踏歌聲。

題入功德水

欲尋阿練若，曳屐出東園；
澗谷芳菲少，春風著野桑。

口占

去歲別南嶽，前年返朔潭；
臨機一句子，今日遍同參。

偶書

雄也營身足，聒令誤汝多；
捐書知聖已，絕學奈禽何？

送陳景初金陵持服舉族貧病頽君藥石之功

舉族貧兼病頽君藥石功，
長安何日到，一問歸鴻。

二
已作湖陰客，如何更遠遊？
章江昨夜月，送我到揚州。

三
證聖南朝寺，三年到百回；
不知牆下路，今日幾荷開？

四
桃李石城塢，餉田三月時；
柴荆常自閉，花發少人知。

臥聞

臥聞黃粟留，起見白符鳩；
坐引魚兒戲，行將鹿女遊。

秋興有感

宿雨清畿甸，朝陽麗帝城；
豐年人樂業，隴上踏歌聲。

題入功德水

欲尋阿練若，曳屐出東岡；
澗谷芳菲少，春風著野桑。

口占

去歲別南嶽，前年返劬潭；
臨機一句子，今日遇同參。

偶書

雄也營身足，聃今誤汝多；
捐書知聖已，絕學奈禽何？

送陳景初金陵持服舉族貧病頰君藥石之功
舉族貧兼病，頰君藥石功；
長安何日到，一一問歸鴻。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六

蒲葉

蒲葉清淺水，杏花和暖風；地偏緣底綠？人老爲誰紅？

芳草

芳草知誰種，綠增已數叢；無心與時競，何苦綠忽忽？

與徐仲元自讀書臺上定村

橫絕潺湲度，深尋犖犖行；百年同逆旅，一壑我年生。

病中睡起折杏花數枝二首

獨臥南牕倦，愴然五六旬；已聞鄰杏好，故挽一枝春。

二

獨臥無心起，春風閉寂寥；鳥聲誰喚汝，屋角故相撩。

送堊之赴臨江

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包苴。

送丁廟秀才歸彼影

風駛柳條乾，乾裘未勝寒；慙慙陌上日，爲客暖征鞍。

送王彥魯

北客憐同姓，南流感似人；相分豈相忘，臨路更情親。

送呂堊之

飽鼓田田碧，臺敷灼灼紅；年華豈有盡？心賞亦無窮！

別用劉松枝

迢迢建業水，中有武昌魚；別後應相憶，能忘數寄書？

梅花

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紅梅

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

病起過寶覺

執手乍欣張，霜毛應更新；依然舊童子，卻想夢前身。

書定林院隱問（建）大師師云：「夜來夢與說十波羅蜜。」

道人今輟講，卷帙寄松蘿；夢說波羅蜜，當如習氣何？

題徐浩書法華經

一切法無差，水牛生象牙；莫將無量道，欲覓妙蓮華。

碧燕（回紋）

碧燕平野曠，黃菊晚村深；客倦留甘飲，身閑累苦吟。

夢長

夢長隨永漏，吟苦雜疎鍾；動盪荷風勁，沾裳菊露濃。

遊月

遊月川魚躍，開雲嶺鳥翻；徑斜荒草惡，臺廢冷花繁。

泊鴈

泊鴈鳴深渚，收靄落晚川。柝隨風斂陣，樓映月低弦。漠漠汀帆轉，幽幽岸火然。壑危通細路，澗曲繞平田。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六言）

草色浮雲漠漠，樹陰落日潭潭。（一作「桃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流一作「宮樓」）

水白頭想見江南。

二

三十年前此路，（一作「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迹都迷！

西太一宮樓

草際芙蓉零落，水邊楊柳欹斜；日暮炊煙孤起，不知魚網誰家？

卷二十七 律詩（七言絕句）

歌元豐五首

水滸陂塘穀滿篝，漫移蔬果亦多收；神林處處傳簫鼓，共賽元豐第二秋。

二

露積成山百種收，漁梁亦自富蝦鱸；無羊說夢非真事，豈見元豐第二秋。

三

湖海元豐歲又登，稻生猶足暗溝塍；家家露積如山壠，黃髮咨嗟見未曾！

四

放歌扶杖出前林，遙和豐年擊壤音；曾侍土階知帝力，曲中時有譽堯心。

五

豚柵雞豕踴騰雷，暮林搖落獻南山；豐年處處人家好，隨意飄然得往還。

棋

莫將戲事授真情，且可隨緣道我贏；戰罷兩奩分（一作「收」）白黑，一枰何處有虧成？

題畫扇

玉斧修成寶月圓，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髮亂釵斜特地寒。

夢

黃粱欲熟且留連，漫道春歸莫悵然；蝴蝶豈能知夢事，蘧蘧飛墮晚花前。

清明

東城酒散夕陽遲，南陌鞦韆寂寞垂；人與長鉶臥芳草，風將急管度青枝。

東岡

東岡歲晚一登臨，共望長河映遠林；萬竅怒號風喪我，千波競湧水無心。

春郊

青秧漫漫出初齊，犂犬遙聞路却迷；但見山花流出水，那知不是武陵溪？

元日

爆竹聲中一歲除，東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曠曠日，爭插（一作「總把」）新桃換舊符。

九日

九日無歡可得追，飄然隨意歷山陂；
蔣陵西曲（一作「面」）風煙慘，（一作「澹」）也有黃花一兩枝，

初晴

幅巾慵整露蒼華，度隴深尋一徑斜；
小雨初晴好天氣，晚花殘照野人家。

南蕩

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
鍾山未放朝雲散，奈此黃梅細雨何！

芙蕖

芙蕖耐夏復宜秋，一種今年便滿溝；
南蕩東陂無此物，但隨深淺見游儔。

溝西

溝西直下看芙蕖，葉底三三兩兩魚；
若比濠梁應更樂，近人渾不畏春鉏。

東華

東華攬結知新歲，西嶠攀翻憶去年；
肘上柳生渾不管，眼前花發即欣然。

一陂

一陂（一作「段」）餘水蔣陵西，舍風却轉與城齊；
周遭碧銅磨作港，逼塞綠錦剪成畦。

園蔬

園蔬小摘嫩還抽，畦稻新春滑欲流；
枕簟不移隨處有，飽餐甘寢更無求！

脩然

脩然三月閉柴荆，綠葉陰陰忽滿城；
自是老年遊興少，春風何處不堪行？

杖藜

杖藜隨水轉東岡，興罷還來赴一牀。堯桀是非時入夢，固知餘習未全忘。
圖書

圖書老矣尙紛披，神剽天黥以有知。茅竹結蟠聊一偈，却尋三界外憑癡。

老謙

老謙智巧累形軀，欲就田翁學破除。百歲用癡能幾許，救吾黥剽可無餘。

移柳

移柳當門何啻五，穿松作徑適成三。臨流遇興還能賦，自比淵明或未慚。

誰將

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撚黃金作柳條。西壑東溝從此好，荀輿追我莫辭遙。

雪乾

雪乾雲淨見遙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潭爲一笑，春風吹柳萬黃金。

南浦

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鳴綠鸕鷀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竹裏

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掃門。

隨意

隨意柴荆手自開，添岡度壑復登臺。小橋風露扁舟月，迷鳥羈雌竟往來。

秋雲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七

一七六

秋雲放雨靜山林，萬壑崩湍共一音；欲託荒寒無善畫，賴傳悲壯有能琴。

春風

春風過柳綠如縑，暗日烝紅出小桃；池暖水看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臯。

破麥

破麥連雲慘淡黃，綠陰門巷不多涼；更無一片桃花在，借問春歸有底忙？

木末

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縑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進字說二首

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慢醬瓿，豈能令鬼哭昏黃？

二

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謾將糟粕汗修門。

窺園

杖策窺園日數巡，攀花弄草與常新；董生只被公羊惑，肯信捐書一語真。

嘲白髮

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

代白髮答

從衰得白自天機，未怪長青與願違；看取春條隨日長，會須秋葉向人稀。

外廚遺火二首

竈鬼何爲便赫然，似嫌刀机苦無毘；圖書得免同煨燼，却賴厨人清不眠。

二

青煙散入夜雲流，赤焰侵尋上瓦溝；門戶便疑能炙手，比鄰何苦却焦頭？

初夏卽事

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濺濺度兩陂；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

千蹊

千蹊百陸散林丘，圖畫風煙一色秋；但有興來隨處好，楊朱何苦涕橫流？

和陳黼秀才金陵書事

南郭先生比鷓鴣，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當時事，大抵烏衣祗舊時。

和耿天隲以竹冠見贈四首

竹根殊勝竹皮冠，欲著先須短髮乾；要使山林人共見，不持方帽禦風寒。

二

無物堪持比此冠，竹皮柔脆穀皮乾；故人戀戀緜袍意，豈爲哀憐范叔寒？

三

玉潤金明作好冠，錯刀剜出薜紋乾；不忘君惠常加首，要使權盟未可寒。

四

冠工新意斲檀栲，霧卷雲烝久未乾；遺我山林真自稱，何須貂暖配金寒？

和郭功甫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七

一七七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七

一七八

且欲相邀臥看山，扁舟自可送君還；留連山郭今如此，知復何時伴我閒？

葉致遠置洲田以詩言志次其韻二首

吟歎君詩久掉頭，知君與我不負滄洲；土山欲爲羊曇賭，且可專心學弈秋。

二

若將有限計無涯，自困真同算海沙；隨順世緣聊戲劇，草言何啻是吾家！

又次葉致遠韻二首

庵成有與亦尋春，風暖荒萊步始勻；若遇好花須一笑，豈妨迦葉杜多身。

二

明時君尚富春秋，豈比衰翁遠自投；智略未應施叅叅，上前他日望吾丘！

次昌叔韻

寄公無國寄鍾山，垣屋青松聽鶴間；長以聲音爲佛事，野風蕭颯水潺湲。

次張唐公韻

憶昨同進八馬蹄，約公投老此山棲；公乘白鳳今何處？我道新年值白鷄。

次俞秀老韻

解我慈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袍；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追攀莫太高！

酬宋廷評請序經解

未會相識已相憐，貴火靈山亦有緣；訓釋雖工君尚少，不應忽務世人傳。

送歐天隱至渡口

雪雲江上語依依，不比尋常恨有違；四十餘年心莫逆，故人如我與君稀。
承慶院送道原還儻真作詩要之

歲暮青條已見梅，餘花次第相爭開；淮南無此山林勝，作意春風更一來。
送方劭秘校

南浦柔條拂地垂，攀翻聊寄我西悲；武昌官柳年年好，他日春風憶此時。
芙蓉堂二首

投老歸來一幅巾，尙私榮祿備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且與龜魚作主人。
二

乞得膠膠擾擾身，五湖煙水替風塵；祇將鳧鴈同爲侶，不與龜魚作主人。
長干釋普簡坐化

投老唯公最故人，相尋長恨隔城闔；百年俯仰隨薪盡，畫手空傳淨戒身。
卷二十八 律詩（七言絕句）

送黃吉甫入京題清涼寺壁

薰風洲渚薜花繁，看上征鞍立寺門；投老難堪與君別，倚江從此望還轅。
與道原自何氏宅步至景德寺（元豐七年二月十九日）

前時偶見花如夢，紅紫紛披競淺深；今日重來如夢覺，靜無餘韻可追尋。
過法雲

路過潮溝入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金鉤一一花撻老，翠被重重山更寒。

光宅寺（梁武帝宅也，其北齊安隔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
齊安孤起宋興前，光宅相仍一水邊，蜂分蟻爭今不見，故窠遺堦尚依然。

題勇老退居院

道人投老寄山林，偶坐翛然洗我心；夢境此身能且在，明年寒食更相尋。

與寶覺宿龍華院二絕句（舊有詩云：「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
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老於陳迹倦追攀，但見幽人數往還；憶我小詩成悵望，鍾山只隔數重山。

二

世間投老斷攀緣，忽憶東遊已十年；但有當時京口月，與公隨我故依然。

三

與公京口水雲閒，問月何時照我還？邂逅我還還問月，何時照我宿金山？

清涼白雲庵

庵雲作頂嶺無鄰，衣月爲衿靜稱身；木落岡巒因自獻，水歸洲渚得橫陳。

自定林過西庵

午雞聲不到禪林，柏子煙中靜擁衾；忽憶西巖道人語，杖藜乘興得幽尋。

歸庵

稻畦蔬水綠秧齊，松蓋初乾尚有泥；縱蹇尋岡歸獨臥，東庵殘夢午時雞。

壁中遊北山呈廣州使君和叔同年

南州歲晚亦花開，有底堪隨驛使來。看取鍾山如許雪，何須持骨積頭梅。

謝安墩二首

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

二

謝公陳迹自難追，山月淮雲祗往時。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

東坡二首

東坡風雨臥黃雲，陸水翻溝隔壠分。春玉取新知不晚，腰鎌今日已紛紛。

二

荷葉初開筍漸抽，東坡南蕩正堪游。無端壠上脩脩麥，橫起寒風占作秋。

山陂

山陂院落今按種，城郭樓臺已放燈。白髮逢春唯有睡，睡間啼鳥亦生憎。

欲往北山以雨止

北山朝氣濤高秋，欲往愁霖獨少留。散策綠岡初見日，興隨雲盡復中休。

歌天籟惠梨次韻奉酬二首

故人家果獨難忘，秋實初成便得嘗。直使紫光形味勝，豈能終日望咸陽。

二

淮圃新陰百畝涼，分甘每得助秋嘗。張公大谷難云美，誰肯苞苴出晉陽。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八

三

甘嶺南北共傳誇，裁接還如老圃家；誰謂交梨非外獎？因君澆灌已萌芽。

北山有懷

香火因緣寄此山，主恩投老更人間；傷心躑躅岡頭路，明日春風自往還。

定林

窮谷經春不識花，新松老柏自欹斜；慙慙更上山頭望，白下城中有幾家？

封鄧國公三首

陳迹難尋天柱源，疏封投老誤明恩；國人欲識公歸處，楊柳蕭蕭白下門。

二

桐鄉山遠復川長，紫翠連城碧滿隍；今日桐鄉誰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

三

開國桐鄉已白頭，國人誰復記前遊？故情但有吳塘水，轉入東江向我流。

北陂杏花

一陂春水繞花身，花影妖嬈各占春；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成塵。

五更

青燈隔幔映悠悠，小雨含煙凝不流；祇聽蛩聲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秋。

與薛肇明弈棋賭梅花詩論一首

華髮尋春喜見梅，一株臨路雪培堆；風城南陌他年憶，杳杳難隨驛使來。

又代薛驪明一首

野水荒山寂寞濱，芳條弄色最關春；故將明豔凌霜雪，未怕青腰玉女嗔。
儻上海花欲發

亭亭背暖臨溝處，脈脈含芳映雪時；莫恨夜來無伴侶，月明還見影參差。

江梅

江南歲盡多風雪，也有紅梅漏洩春；顏色凌寒終慘澹，不應搖落始愁人。

耿天驕許浪山千秋梅見寄

聞有百花即謾栽，慙慙準擬故人來；故人歲歲相逢晚，（一作「能相見」）知復同看幾度開？

與天隱宿清涼廣惠僧舍

故人不惜馬虺隤，許我年年一度來；野館蕭條無準擬，與君封殖浪山梅。

池上看金沙花數枝過餘醪架成開二一首

午陰寬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紅蕊似嫌塵染污，青條飛上別枝開。

二

醪醖一架最先來，夾水金沙次第栽；濃綠扶疎雲對起，醉紅撩亂雪爭開。

北山

北山輪綠漲橫陂，直壁回塘鸞鷺時；細數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詠菊二一首

補落迦山傳得種，閩符檀水染成花；光明一室真金色，復似毗耶長者家。

二

院落秋深數菊叢，綠花錯莫兩三峰；
蜜蜂歲晚能多少，酒盞重陽自不供。

楊柳

楊柳杏花何處好？石梁茅屋雨初乾；
綠垂靜路要深駐，紅寫清陂得細看。

北山道人栽松

陽坡風暖雪初融，度谷遙看積翠重；
磊砢拂天吾所愛，他生來此聽樓鐘。

山櫻

山櫻抱石蔭松枝，比並餘花發最遲；
賴有春風嫌寂寞，吹香饒水報人知。

償薛肇明秀才禮木

灌錦江邊木有禮，小園封植佇華滋；
地偏或免淵（聖御名）黽伐，歲晚聊同庾信移。

馬斃

恩寬一老寄松筠，晏臥東牕度幾春；
天廐賜駒龍化去，謾容小蹇載閑身。

出郊

川原一片綠交加，深樹冥冥不見花；
風日有情無處著，初迴光景到桑麻。

懷府園

槐陰過雨盡新秋，盆底看雲映水流；
忽憶小金山下路，綠蘋稀處看游鱗。

江甯夾口二首

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南樓與北齋；
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

日西江口落征帆，却望城樓淚滿衫；從以夢歸無別路，破頭山北北山南。

燕山手種松

青青石上歲寒枝，一寸巖前手自移；聞道近來高數尺，此身蒲柳故應衰。

中年

中年許國部鄆夢，晚歲還家壙塚遊；南望雨山知不遠，五湖春草入扁舟。

寄四姪蒨二首

數篇持往助歡怡，想見封題手自開；春草已生無好句，阿連空復夢中來。

二

一日東岡上幾迴，百重雲水隔蘇臺；（一作「一日東岡望百迴，迢迢雲水隔蘇臺。」）遙知別後詩無數，黃犬歸時總寄來。

寄吳氏女子

夢想平生在一丘，暮年方此得優游；江湖相忘真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

寄蔡天啓

杖藜緣壑復穿橋，誰與高秋共寂寥；佇立東岡一搔首，冷雲衰草暮迢迢。

呈陳和叔二首

數椽生草覆莓苔，（一作「數椽宇落長莓苔。」）一徑牆陰斷雪開；王吉囊衣新從舍，杖藜從此爲君來。

二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九

一八六

數椽庫屋莢生草，三畝荒園種晚蔬；
永日終無一杯酒，可能留得故人車？

招葉致道

白下長干一水間，竹雲新筍已斑斑；
明朝若有扁舟興，落日潮生尙可還。

招揚德逢

山林投老倦紛紛，獨臥看雲卻憶君；
雲尙無心能出岫，不應君更懶於雲。

和叔招不往

門前秋水可揚舠，有意西尋白下亭；
只欲往來相邂逅，卻嫌招喚苦丁寧。

和叔雪中見過

捐書去寄老山林，無復追緣（「緣」一作「尋」）往事心；
忽值故人乘雪興，玉堂前話得重尋。

俞秀老忽然不見

忽去飄然遊冶盤，共疑枝策在梁端；
禪心暫起何妨寂，道骨雖清不畏寒。

與耿天騰會話

邯鄲四十餘年夢，相對黃梁欲熟時；
萬事祇如空鳥迹，怪君強詔尙能追。

卷二十九 律詩（七言絕句）

與道原過西莊遂遊寶乘

周顛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宰堵坡；
今日隱侯孫亦老，偶尋陳迹到煙蘿。（一作「蕙帳銅屏皆舊事，飄然

陳迹在松蘿。」）

庚申正月遊齊安

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後山前處處梅；未即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趁此時來。

庚申正月遊齊安

有詩云：「水南水北重重柳。」壬戌正月再遊。

壬戌正月晦與仲元自淮上復至齊安

風暖柴荆處處開，雪乾沙淨水河涸；意行却得前年路，看盡梅花看竹來。

壬戌五月與利叔同遊齊安

纔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它日玉堂揮翰手，芳時同此賦林垌。

成字說後與曲江譚君丹陽蔡君同遊齊安

揀梧枝策事如毛，久苦諸君共此勞；遙望南山堪散釋，故尋西路一登高。

元豐二年十月政公改路故作此詩

獨龍東路得平岡，始免遊人展齒妨；更有主林身半現，與公隨轉作陰涼。

普定林院隱與安大師同宿既曉問昨夜有何夢師云：「有數夢皆忘記。」

竹雞呼我出華胥，起滅篝燈擁燼鑪；試問道人何所夢，但言潭忘不言無。

同熊伯通自定林過悟真二首

與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欹斜；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籬底花。

二

城郭紛紛老倦尋，幅巾來寄北山岑；長遭客子留連我，未快穿雲涉水心。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九

一八八

惺真院

野水從橫漱屋除，午廳殘夢鳥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山南路欲無。

傳神自讚

我與丹青兩幻身，世間流轉會成塵；但知此物非他物，莫問今人猶昔人。

定林院昭文齋

定林齋後鳴禽散，只有提壺守屋簷；苦勸道人沽美酒，不應無意引陶潛。

經局感言（罷相出守江甯仍領經局）

自古能全已不才，豈論騏驎與鶩駘；放歸自食情雖適，絳首猶存亦可哀。

鍾山晚步

小雨輕風落棟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宣城賣酒家。

散策

散策東岡亦已勞，橫塘西轉有亭臯；絮飛度屋何許柳，花落填溝無數桃。

書靜照師塔

簡老已歸黃土陌，淵師今作白頭翁；百憂三十餘年事，陳迹山林草野中。

記夢（辛酉九月二十二夜，夢高郵土山道人赴蔣山北集雲峯爲長老，已而

坐化，復出山南興國寺與余同臥一榻，禪懷山片竹數寸，上繞生絲，屬余藏之，

余棄弗取，作詩與之。）

月入千江體不分，道人非復世間人；鍾山南北安禪地，香火他時共（一作「供」）兩身。

謝會賀巖溪生賀蘭縣瀛州地名陳編買地築居於郵中問之
賀蘭溪上幾株松，南北東西有幾峰。買得往來今幾日，尋常誰與坐從容。

書劉陰先生壁二首

蒨蒼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二

桑條索漠椽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尙疑身屬半山園。

過劉全美所居

西庵暗天得強扶，出林知有故人居。數能過我論奇字，當復令公見異書。

書何氏宅壁

有興提魚就公煮，此言雖在已三年。皖纈終負幽人約，空對湖山坐惘然。

題永慶壁有雱遺墨數行

永慶招提墨數行，歲時風露每悽傷。殘骸豈久人間世，故有情鍾未可忘。

江甯府園示元度

畫船南北水遙通，日暮幅巾篁竹中。行到月臺逢翠碧，背人飛過子城東。

金陵郡齋

談經投老拚悠悠，爲吏文書了卽休。深炷鑪煙一作「香」閉齋閣，臥聽簷雨瀟高秋。

戲示蕭穎叔

扶衰南陌望長楸，燈火如星滿地流。但怪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投。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九

一九〇

遊城東示深之德逢

欲牽淮舸共尋源，且踏青苔繞杏園；憶我舊時光宅路，依然桑柳映花繁。

麗澤門

麗澤門西日未俄，水明沙淨卷纖羅；綠瓊緒洲青瑤嶂，付與詩工敢琢磨？

示公佐

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據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增除。

示俞秀老二首

不見故人天際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纒成白雪三千丈，細草孤雲一片愁。

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未怕元劉妨獨步，每思陶謝與同遊。

示李時叔二首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爲白下東南尉，藜杖緡巾得往還。

二

千山訪我幾摧輶，清坐來看十日留；勢利白頭何足道！古人傾蓋有綢繆。

示寶覺二首

火暖窗明粥一盂，晨興相對寂無魚；超然聖寺山林外，別有禪天好淨居。

二

重將壞色染衣裾，共臥鍾山一塢雲；客舍黃梁今始熟，烏殘红柿昔曾分。

謝元女孫

雙鬢嬉戲我庭除，爭挽新花比繡襦；
親結香纒知不久，汝翁那更鬢髭？

示永慶院秀老

禪房借枕得重歡，陳迹脩無尚有詩；
嗟我與公皆老矣，拂天松柏見栽時。

示王鐸主簿

君正忙時我正閑，如何同得到鍾山；
夷門二十年前事，回首黃塵一夢間。

戲城中故人

城郭山林路半分，君家塵土我家雲；
莫吹塵土來污我，我自雲持寄君。

戲贈段約之

竹柏相望數十楹，藕花多處復開亭；
如何更欲通南埭，割我鍾山一半青。

示俞處士

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
借閣樓前踏千蕪，何如雲臥唱松風。

懷張唐公

直諫多爲世所排，有懷長向我前開；
暮年惆悵誰知此，南阻東阡獨往來。

懷金陵二首

覆舟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
想見舊時遊歷處，煙雲渺渺水茫茫。

二

煙雲渺渺水茫茫，繚繞蕪城一帶長；
蒿目黃塵憂世事，追思陳迹故難忘。

王安石詩集 卷二十九

三

追思陳迹故難忘，翠木蒼藤水一方；聞說精廬今更好，好隨殘汴理歸艖。

離昇州作

殘菊冥冥風更吹，雨如梅子欲黃時；相看握手總無語，愁滿眼前心自知。

荃淮口

白煙瀟瀟接天涯，黯黯長空一道斜；有似錢塘江上望，晚潮初落見平沙。

入瓜步望揚州

落日平林一水邊，蕪城掩映祇蒼然；白頭追想當時事，幕府青衫最少年。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祇隔數重山；春風自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重過余婆岡市

憶我東遊未有鬚，扶衰重此駐肩輿；市中年少今誰在，魯叟當街六十餘。

秦淮泛舟

強扶衰病牽淮舸，尚怯春風泝午潮；花與新吾如有意，山於何處不相招？

中書卽事

投老翻爲世網嬰，低徊終恐負平生！何時白上鬪頭路，渡水穿雲取次行。

萬事

萬事黃梁欲熟時，世間談笑漫追隨；雞蟲得失何須算，鵬鷲逍遙各自知。

寄金陵傳神者李士雲

衰容一見便疑真，李子揮毫故有神。欲去鍾山終不忍，謝渠分我死前身。
贈外孫

南山新長鳳凰雛，眉目分明畫不如。年小從他愛梨栗，長成須讀五車書。

東流頰令罷官阻風，示文有一「按風伯奏天閭」之語，答以四句。令尹厚舟失去期，憮然凭几占文移。勸君慎莫議風伯，會有開帆破浪時。

揚德逢送米與法雲，二老故作此詩。

盧全不出憎流俗，我卜郊居避俗憎。全有鄰僧來乞米，我今送米乞鄰僧。

送黃吉父將赴南康官歸金谿二首

柘岡西路白雲深，想子東歸得重尋。亦見舊時紅躑躅，為言春至每傷心。

二

還家一笑即芳辰，好與名山作主人。邂逅五湖乘興往，相邀錦繡谷中春。

三

歲晚相逢喜且悲，莫占風日恨歸遲。我如逆旅嘗去客，復會有無那得知。

卷三十 律詩（七言絕句）

金陵卽事二首

水際柴門一寺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

一一

結綺臨春歌舞地，荒蹊狹巷兩三家；東風漫漫吹桃李，非復當時仗外花！

三

昏黑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烏塘

烏塘渺渺綠平隄，隄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

柘岡

萬事紛紛祇偶然，老來容易得新年；柘岡西路花如雪，迴首春風最可憐！

城北

青青千里亂春袍，宿雨催紅出小桃；迴首北城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高。

金陵

金陵陳迹老莓苔，南北遊人自往來；最憶春風石城塢，家家桃杏過牆開。

午枕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愁。

州橋

州橋踰月想山椒，迴首哀湍未覺遙；今夜重聞鶯鳴咽，却看山月誑州橋。

觀明州圖

明州城郭畫中傳，尚記西亭一漾船；投老心懷非復昔，當時山水故依然。

九日賜宴瓊林苑作

金明馳道柳參天，投老重來聽管絃；飽食太官還惜日，夕陽臨水意茫然！

壬子偶題（熙寧五年東府庭下作金池故作）

黃塵投老倦悠悠，故遠金池種水紅；落日欹眠何所憶，江湖秋夢榜聲中。

和張仲通憶鍾陵二首

一夢章江已十年，故人重見想皤然；祇應兩岸當時柳，能到春來尚可憐！

二

逸少池邊有一丘，西山南浦慣曾遊；殘年歸去終無樂，聞說章江卽淚流。

送和甫至龍安暮歸

隱隱西南月一鉤，春風落日澹如秋；房櫳半掩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

鍾山卽事

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南澗樓（在江甯尉司）

撲撲烟嵐遠四阿，物華終恨未能多；故應陡起三千丈，始奈重山複嶺何？

京城

三年衣上禁城塵，撫事惘然愧古人；明月滄波秋萬頃，扁舟長寄夢中身！

隴東西二首

隴東流水向東流，不肯相隨過隴頭；祇有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替人愁。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

一

隴西流水向西流，自古相傳到此愁；添却征人無限淚，怪來嗚咽已千秋。

斜徑

斜徑偶通南嶽路，數家遙對北山岑；草頭蝴蝶黃花晚，菱角蜻蜓翠蔓深。

暮春

北山吹雨送殘春，南澗朝來綠映人；昨日杏花潭不見，故應隨水到江濱。

雨晴

晴明山鳥百般催，不待桃花一半開；雨後綠陰空繞舍，總將春色付莓苔。

日西

日西階影轉梧桐，簾卷青山篔簹空；金鴨火銷沈水冷，悠悠殘夢鳥聲中。

禁直

翠木交陰覆雨簷，夜天如水碧氤氳；帝城風月看常好，人世悲哀老自添。

御柳

御柳新黃已迸條，宮溝薄凍未全消；人間今日春多少？祇看東方北斗杓。（一作「習習春風拂柳條，御溝

春水已冰消，欲知四海春多少，先向天邊問斗杓。」）

祥雲

冰入春風漲御溝，上林花氣欲飛浮；未央屋瓦猶殘雪，却爲祥雲映日流。

題中書壁

夜開金鑰詔辭臣，對御抽毫草帝綸。須信朝家重儒術，一時同榜用三人。
禁中春寒

青（一作「浮」）煙漠漠雨紛紛，水殿西廊北苑門。已著單衣猶禁火，海棠花下怯黃昏。
試院中

少時操筆坐中庭，子墨文章頗自輕。聖世選材終用賦，白頭來此試諸生。

學士院燕侍郎畫圖

六幅生綃四五峰，暮雲樓閣有無中。去年今日長千里，遙望鍾山與此同。
道旁大松人取以爲明

龍甲剝髯不可攀，亭亭千丈蔭南山。應嗟無地逃斤斧，豈願爭明燭火間。

見鸚鵡戲作四句

雲木何時兩翅翻，玉籠金鎖祗煩冤。真須強學人間語，舉世無人解鳥言。

池厲

羽毛摧落向人愁，當食哀鳴似有求。萬里衡陽冬欲暖，失身元爲稻梁謀。

六年

六年湖海老侵尋，千里歸來一寸心。西望國門搔短髮，九天宮闕五雲深。

世故

世故紛紛漫白頭，欲尋歸路更遲留。鍾山北繞無窮水，散髮何時一釣舟。

邵平

天下紛紛未一家，販增屠狗尙雄夸；東陵豈是無能者？獨傍青門手種瓜。

中牟

頽城百雉擁高秋，驅馬臨風想聖丘；此道門人多未悟，爾來千載判悠悠。

王章

壯（一作「忘」）士軒昂非自謀，近臣當為國深憂；區區女子無高意，追念牛衣暖即休。

神物

神物登天擾可騎，如何孔甲但能羈；當時若更無劉累，龍意茫然豈得知？

文成

文成五利老紛紛，方丈蓬萊但可聞；萬里出師求寶馬，飄然空有意凌雲。

讀漢書

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時跡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

賜也

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妨何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重將

重將白髮旁牆陰，陳迹茫然不可尋；花鳥認知春爛漫，人間獨自有傷心。

載酒

載酒欲尋江上舟，出門無路水交流；黃昏獨倚春風立，看却花開觸地愁。

楚天

楚天如夢水悠悠，花底殘紅漫不收；獨繞去年揮淚處，還將牢落對滄洲。

江上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却低回；青山綠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春江

春江渺渺抱牆流，煙草茸茸一片愁；吹盡柳花人不見，青旗催日下城頭。

春雨

城雲如夢柳如微，野水橫來強滿池；九十日春渾得雨，故應留潤作花時。

初到金陵

江湖歸不及花時，空遶扶疎綠玉枝；夜直去年看蓓蕾，晝眠今日對紛披。

送和甫至龍安微雨因寄吳氏女子

涼雨助人悲，淚染衣巾不自知；除却春風沙際綠，一如看汝過江時。

與北山道人

蒨果疏泉帶淺山，柴門雖設要常關；別門小徑連松路，祇與鄰僧約往還。

過外弟飲

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與塵埃；不知烏石岡邊路，至老相尋得幾回？

若耶溪歸輿

若耶溪上路，蒼苔興罷張帆載酒回；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

烏石

爲石岡邊綠繞山，柴荆細路（一作「徑」）水雲間；吹（一作「拈」）花嚼藥長來往，祇有春風似我閑。

定林

定林青（一作「修」）又作「喬」；木老參天，橫貫東南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

定林所居

屋繞灣溪竹繞山，溪山却在白雲間；臨溪放艇依山坐，溪爲山花共我閑。

臺城寺側獨行

春山撥亂水縱橫，籬落荒畦草自生；獨往獨來山下路，荀輿看得綠陰成。

遊鍾山

終日看山不厭山，買山終待老山間；山花落盡山長在，山水空流山自閑。

松間（被召將行作）

偶向松間覓舊題，野人休誦北山移；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不自知。

雨未止正臣欲行以詩留之

紛紛應接使人愁，與子從容喜問酬；他日故將泥自庇，今朝欲以雨相留。

卷三十一 律詩（七言絕句）

題張司業詩

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辛。

同陳和叔遊北山

春風落屋雨填溝，東閣儵然擁罽裘；鄰壁黃糧炊未熟，喚迴殘夢有鳴騶。

次吳氏女子韻（吳氏詩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旁，去吾園只數百步。）

孫陵西曲岸為紗，知汝淒涼正憶家！人世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吹花。

再次前韻

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楞嚴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唯有妙蓮花。

卽席

曲沼融融淨盡澌，暖煙籠瓦碧參差；人情共恨春猶淺，不問寒梅有幾枝。

遊城南卽事二首

神竇變化久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蟪蛄合謀非一日，太丘真復社亡遲。

二

秦壇東路總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尺五，荒林時見一柴荆。

寄沈道原

城郭千家一彈丸，蜀岡擁腫作蛇蟠；眼前不道無蒼翠，偷得鍾山隔水看。

哭張唐公

堂（一作「棠」）邑山林久寂寥，屬車前日駐雞翹；冥冥獨鳳隨雲霧，（一作「知何處」）南陌空聞引葬簫。

生日次韻南郭子二首

救鯨醫剗世無方，斷簡陳編付藥房；祝我壽齡君好語，毗耶一夜滿城香。

二

寒暄清枝故有梅，草堂先對白頭開；殘骸已若雞年夢，猶見騷人幾度來。

八公山

淮山但有八公名，鴻寶燒金竟不成；身與仙人守都廁，可能雞犬得長生？

過徐城

七年五過徐城縣，自笑皇皇此世間；安得身如倉庾氏，一官能到子孫閑。

送丁廡秀才歸汝陰二首

好去翩然丁令威，昔人且在不應非；淮雲豈與遠天闊，想復留情故一歸。

二

西州行路日蕭條，執手傷懷不自聊；遊子故鄉終念返，豈能無意浹城潮？

和惠思韻二首

澗泉觀

邂逅相隨一日閑，或緣香火共靈山；夕陽興罷黃塵陌，直似蓬萊墮世間。

蟬

白下長千何可見，風塵愁殺庾蘭成；去年今日青松路，亦自聞蟬第一聲。

送王石甫學士知湖州

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榻，白蘋洲渚正滄波。

懷鍾山

投老歸來供奉班，塵埃無復見鍾山；何須更待黃梁熟，始覺人間是夢間。

江甯夾口二首

茅屋滄洲一酒旗，午煙孤起隔林炊；江清日暖蘆花轉，祇（一作「恰」）似春風柳絮時。

二

月墮浮雲水捲空，滄洲店拆五更風；北山草木何由見，夢盡青燈展轉中。

三

落帆江口月黃昏，小店無燈欲閉門；側出岸沙楓半死，繫船應有去年痕。

寄碧巖道光法師

去馬來車擾擾塵，自難長寄水雲身；碧巖後主今爲客，何況開山說法人！

省中二首

萬事悠悠心自知，強顏於世轉參差；移牀獨臥秋風裏，靜看蜘蛛結網絲。

二

大梁春雪滿城泥，一馬常瞻落日歸；身世自知還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

崇政殿後春晴卽事

悠悠獨夢水西軒，百舌枝頭語更繁；山鳥不應知地禁，亦逢春暖卽啾喧。

省中沈文通廳事

竹上秋風吹網絲，角門常閉吏人稀；蕭蕭一榻卷書坐，直到日斜騎馬歸。

吳任道說應舉時事

縣城南陵水深，春泥滿眼路嶮巖，獨馬瘦馬衝殘雨，前伴茫茫不可尋！

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

採衣東笑上歸船，蔡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悽然！

寄題杭州明慶院修廣師明碧軒

明碧軒南竹數叢，別來江外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白髮翁！

夜直

金爐香盡漏聲殘，剪剪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

試院中

白髮無聊病更侵，移床臥竹向秋陰，朝來鴈背西風急，吹折江湖萬里心。

二

咫尺淹留可奈何，東西虛共一娉娥，堦前棗樹應搖落，此夜清光得幾多？

三

青燈照我夢城西，坐上傳觴把菊枝，忽忽覺來頭更白，隔牆聞語趁朝時。

四

蕭蕭疎雨吹簷角，噎噎冥蛩啼草根，閑却荒庭歸未得，一燈明滅照黃昏。

人閑

人間投老事紛紛，才薄何能強致君，一馬黃塵南陌路，眼中唯見北山雲。

後殿牡丹未開

紅襟未開如婉婉，紫囊猶結想。若非此花似欲留人住，山鳥無端勸我歸。

春日

柴門照水見青苔，春遠花枝漫漫開。路遠遊人行不到，日長啼鳥去還來。

寄韓持國

綠遶宮城漫漫流，鶉黃小蝶弄春柔。問知公子朝陵去，歸得花時却自愁。

答韓持國

知公尚憶洛城中，醉裏穿花滿袖風。花亦有知還有恨，今爲紅藥主人翁。

出城

橫作野人多野興，欲爲時用少時材。出城偶與沙塵背，轉覺豁山入眼來。

涿州

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萬里如今持漢節，却尋此路使呼韓。

出塞

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春風小契丹。塞雨巧催燕淚落，濛濛吹濕漢衣冠。

入塞

荒雲涼雨水悠悠，鞍馬東西鼓吹休。尚有燕人數行淚，回身却望塞南流。

書汜水關寺壁

汜水鴻溝楚漢間，跳兵走馬百重山。如何咫尺商於地，便有圍公綺季閑。

題北山隱居王閑叟壁

王安石詩集卷三十一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一

荒村日午未開門，雨後餘花滿地存；舉世位能旌隱逸，誰人知道是王孫？

和惠思歲二日二絕

懶讀書來已數年，從人嘲我腹便便；爲嫌歸舍兒童聒，故就僧房借榻眠。

二

沙磧藏春未放來，荒庭終日守陳芟；遙憐草色裙腰綠，湖寺西南一徑開。

赴召道中

海氣冥冥漲楚氛，汀洲同薄水橫分；青松十里鍾山路，祇隔西南一片雲。

江東召歸

昨日君恩誤賜環，歸腸一夜繞鍾山；雖然眷戀明時祿，羞見瓊邪有甌丹。

平甫如通州寄之

北山搖落水嶢嶢，想見揚帆出廣陵；平世自無憂國事，求田應不忤陳登。

寄騷道

舟納刀頭止歲前，故人專使手書傳；出門江口問消息，極目寒沙空渺然！

和平父寄道光法師

欲見道人非一朝，杖藜無路到青霄；千巖萬壑排風雨，想對銅鑪柏子燒。

三品石

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思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恥，似爲當年不與謀。

和崔公度家風琴八首

屋山終日信飄飄，似與幽人破寂寥。爲有機心須強聒，直教懸解始聲消。

二

簾幕無風起沈寥，誰悲精鐵任飄飄。隨商應角知無意，不待歌成韻已消。

三

萬物能鳴爲不平，世間歌哭兩營營。君知此物心何欲？自信天機自有聲。

四

風鐵相敲固可鳴，朔兵行夜響行營。如何清世容高臥，魏作幽窗枕上聲？

五

南風屋角響蕭蕭，白日簾垂坐寂寥。愛此官商有真意，與君傾耳盡今朝。

六

風來風去豈嘗要，隨分鏗鏘與寂寥。不似人間古鍾磬，從來文飾到今朝。

七

擊身高處本無心，萬竅鳴時有玉音。欲作鑠耶爲物使，知君能笑不祥金。

八

疏鐵簷間挂作琴，清風纔到遠成音。伊人欲問無真意，向道從來不博金。

送陳靖中舍歸武陵

知君欲上武陵溪，水自東流人自西。到日桃花應已謝，想君應不爲花迷。

北山

剗木爲舟數丈餘，臥看風月映芙蓉；清香一陣渾無暑，時有鶯根躍出魚。

適意

一燈相伴十餘年，舊事陳言知幾編？到了不如無累後，困來顛倒枕書眠。

尋井

結綺臨香草一丘，尙殘宮井戒千秋！奢淫自是前王恥，不到龍沈亦可羞。

題金沙

海棠開後鼓金沙，高架層層吐絳葩；咫尺西城無力到，不知誰賞魏家花？

夜聞流水

千丈崩奔落石礮，秋聲散入夜雲悲；州橋月下聞流水，不忘鍾山獨宿時！

詠月二首

寒光乍洗山川瑩，清影遙分草樹纖；萬里更無雲物動，中天只有兔隨蟾。

二

江海清明上下兼，碧天遙見一毫纖；此時只欲浮雲盡，窟穴何妨有兔蟾。

三

一片清光萬里兼，幾回圓極又纖纖；君看出沒非無意，豈爲辛勤養玉蟾？

卷三十一 律詩（七言絕句）

次韻杏花二首

只愁風雨劫春回，怕見枝頭爛漫開。野鳥不知人意緒，啄教零亂對蒼苔。

一一

心憐紅蕊與移栽，不惜年年糞壤培。風雨無時誰會得，欲教零亂強催開。

一二

看時高豔先驚眼，折處幽香易滿懷。野女強簪看亦醜，少教憔悴逐荆釵。

杏園卽事

蟠桃移種杏園初，紅抹燕脂嫩臉蘇。聞道飄零落人世，清香得似舊時無。

宋城道中

都城花木久知春，北路餘寒尙中人。宿草連雲青未得，東風無賴只驚塵。

對答

窗壁風回午枕涼，清談相對一胡牀。心知帝力同天地，能使人間白日長。

感懦坑

智力區區不爲身，欲將何力助強秦。只應埋沒千秋後，更足詩書發冢人。

題雪

定知花發是歸期，不奈歸心日日歸。風雪豈知行客恨，向人更作落花飛。

殊勝淵師

八十餘因見訪問之，近來如何答曰：「隨緣而已。」至示寂作是詩。

懷舊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二

二一〇

吹破春冰水放光，山花澗草百般香；身閑處處堪行樂，何事低徊兩鬢霜？

訪隱者

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碁；先生醉臥落花裏，春去人間總不知。

海棠花

綠嬌隱約眉輕掃，紅嫩妖嬈臉薄妝；巧筆寫傳功未盡，清才吟詠興何長。

證聖寺杏接梅花未開

紅蕊曾遊此地來，青青今見數枝梅；只應尚有嬌春意，不肯凌寒取次開。

雜詠五首

勳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煙中漠漠江南岸，更與家人一少留。

二

白頭重到太宵宮，玉珮瓊瑤在眼中；歌舞可憐人暗換，花開花落幾春風。

三

朝陽映屋擁書眠，夢想鍾山一慨然！投老安能長忍垢，會嘗歸此濯寒泉。

四

烏石岡頭躑躅紅，東江柳色漲春風；物華人意會相值，永日留連草莽中。

五

小雨蕭蕭潤水亭，花風颭颭破浮萍；看花聽竹心無事，風竹聲中作醉醒。

詩集卷三十二 兄弟 居壁

千里歸來倦宦身，欲尋田宅豫求鄰；能將孝友傳家世，鄉邑如君更幾人？
郊行

柔桑採盡綠陰稀，蘆箔蠶成密繭肥；向聊村家問風俗，如此勤苦尙凶飢？

破冢二首

埋沒殘碑草自春，旋風時出地中塵；
一 墟間夜半分珠玉，猶是當時乞祭人。

二

殘樽穿來欲幾春，蒼蒼長草沒麒麟；
墟間或有樵蘇客，未必他年醉飽人！

題景德寺試院壁（至和二年八月十日）

屋東瓜蔓已扶疎，小石藍花破萼初；
從此到寒能幾日，風沙還見一年除。

金陵報恩大師西堂方丈二首

簷花映日午風薰，時有黃鸝隔竹聞；
一 香燧一鐘春睡足，上方車馬正紛紛。

二

蕭蕭出屋千竿玉，靄靄當牕一炷雲；
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尙殷勤。

題正覺院籀龍軒二首

北軒名字經平子，愛此吾能爲賦詩；
一 山雨江風一披拂，籀龍還自有吟時。

二

仙掌茫茫不可知，籀龍空此見孫枝；
壺中若有閑天地，何苦歸來問葛陂？

湘州古瓦硯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二

一一二

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尙託聲名動世人！
荃夫石

雲鬢煙鬟與誰期？一去天邊更不歸！還似九疑山下女，千秋長望舜裳衣。

山前

山得溪水漲潺潺，山後雲埋不見山；不趁雨來耕水際，卽穿雲去臥山間。

江雨

冥冥江雨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遠北山雲。

揚子二一首

儒者陵夷此道窮，千秋止有一揚雄！當時薦口終虛語，賦擬相如却未工。

二

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泝滌波討得源；歲晚強顏天祿閣，祇將奇字與人言。

獨臥二一首

誰有勸禔不自操，可憐園地滿蓬蒿；欲尋春物無蹊徑，獨臥南牀白日高。（一作「日自高」）

二

茅簷午影轉悠悠，門閉青苔水亂流；百轉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牆頭。

孟子子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商鞅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爲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蘇秦

已分將身死勢權，惡名塵滅幾何年？想君魂魄千秋後，却悔初無二頃田。

范曄

范曄相秦傾九州，一言立斷魏齊頭；世間禍故不可忽，箠中死屍能報讎。

張良

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嘗一作「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圖雍齒封。

曹參

東髮河山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著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

韓信

貧賤侵凌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

伯牙

十載朱弦無此悲，欲彈孤絕鬼神疑；故人捨我閉黃壤，流水高山心自知。

范增二一首

中原秦鹿待新羈，力戰紛紛此一時；有道弔民天卽助，不知何用牧羊兒？

二

鄴人七十漫多奇，爲漢殿民了不知；誰合軍中稱亞父，直須推讓外黃兒。

賈生

一時謀議略施行，誰道君王薄賈生？爵位有高言盡廢，古來何啻萬公卿。

兩生

兩生才器亦超羣，黑白何勞強自分？好與騎奴同一處，此時俱事衛將軍。

謝安

謝公才業自超羣，誤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

世上

范蠡五湖收遠迹，管甯滄海寄餘生；可憐世上風波惡，最有仁賢不敢行。

讀後漢書

錮黨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精微；可憐寶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

讀蜀志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與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

讀唐書

志士無時亦少成，中才隨世就功名；紛紛諸子何為者，坐與文皇立太平。

讀開成事

姦罔紛紛不為明，有心天下共無成；空令執筆蠅頭者，日記君臣口舌爭。

別和甫赴南徐

都城日落馬蕭蕭，兩壓春風暗柳條；天際歸艖那可望？只將心寄海門潮。

寄茶與和甫

綵絲縱繞海上舟，月圓蒼潤紫煙浮；集英殿裏春風晚，分到井門想麥秋。

寄茶與平甫

碧月團團墮九天，封題寄與洛中仙；石樓試水宜頻啜，金谷看花莫漫煎。

歲長安嶺石

附巖憑崖豈易躋，無心應合與雲齊；橫身勢欲填滄海，肯爲行人惜馬蹄。

代答

破車傷馬亦天成，所託雖高豈自營；四海不無容足地，行人何事此中行。

促織

金屏翠幔與秋宜，得此年年醉不知；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絢絲。

鵬亭

明星慘澹月參差，萬竅含風各自悲；人散廟門燈火盡，却尋殘夢獨多時。

卷三十三 律詩（七言絕句）

杏花

垂楊一徑紫香封，人語蕭蕭院落中；獨有杏花如喚客，倚牆斜日數枝紅。

城東寺菊

黃花漠漠弄秋暉，無數蜜蜂花上飛；不忍獨醒孤雨去，慙慙爲折一枝歸。

拒霜花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三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三

二一六

落盡羣花獨自芳，紅英渾欲拒嚴霜；開元天子千秋節，戚里人家承露囊。

燕

處處定知秋後別，年年長向社前逢；行藏自欲追時節，豈是人間不見容？

吐酸鷄

樊籠寄食老低摧，組麗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黃鸝

野花吹盡竹娟娟，尚有黃鸝最可憐；姪姪不知緣底事，背人飛過北山前。

蝶

翅輕於粉薄於繪，長被花牽不自勝；若信莊周尚非我，豈能投死爲韓憑？

暮春

無限殘紅著地飛，谿頭煙樹翠相圍；楊花獨得東風意，相逐晴空去不歸。

真州東園作

十年歷遍人間事，却憶新花認故叢；南北此身知幾日，山川長在淚痕中。

過皖口

皖城西去百重山，陳迹今埋杳靄間；白髮行藏空自感，春風江水照衰顏。

發粟至石陂寺

暮水穿山近更餘，三更燃火飯僧家；乘田有秩難逃責，從事雖勤敢嘆嗟。

別皖口

浮煙漠漠細沙平，飛雨濺濺嫩水生；異日不知來照影，更添華髮幾千莖？
別瀟皖二山

鄉壘新恩借舊朱，欲辭瀟皖更躊躇；攢峰列岫應譏我，飽食窮年報禮虛。
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

戴金難與望天兼，自怪虛名亦有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

舟過長蘆

木落草搖洲渚昏，泊船深閉雨中門；回燈只欲尋歸夢，兒女紛紛強笑言！

金山二首

北轍南檣泊四垂，共憐金碧爛參差；孤根萬丈滄波底，除却蛟龍世不知。

二

波瀾蕩沃乾坤大，氣象包藏水石間；祇有此中宜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

三

天日蒼茫海氣深，一船西去此登臨；丹樓碧閣皆時事，只有江山古到今。

泊洲江

山如碧浪翻江去，水似青天照眼明；喚取仙人來住此，莫教辛苦上層城！

遊鍾山

兩山松樾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龍泉寺石井二首

山腰石有千年潤，海（一作「石」）眼泉無一日乾；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

二
人傳漱水未嘗枯，滿底蒼苔亂髮蠹；四海旱多霖雨少，此中端有臥龍無？

興國樓上作

松篁不動翠相重，日射流塵四散紅；地上行人愁暈死，那知高處有清風？

別薰閣

一溪清瀉百山重，風物能留爾曼容；後夜肯思幽興極，月明孤影伴寒松。

杭州望湖樓回馬上作呈玉汝樂道

水光山氣碧浮浮，落日將歸又少留；從此祇應長入夢，夢中還與故人遊。

奉和景純十四丈三絕

身先諸老幹樞機，再見王門闔左扉；但恨東歸相值晚，豈知臨別更心違？

二

幾年相約在林丘，眼見京江更阻遊；遣我珠璣何以報，恨無瑤玉與公舟。

三

藏春花木望中迷，水複山長道阻躋；悵恨老年塵世累，無因重到武陵溪。

臨津

臨津豔豔花千樹，夾徑斜斜柳數行；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看綠衣郎。

行鈔

汀沙雪漫水溶溶，睡鴨殘蘆睡霧中；歸去北人多憶此，每家圖畫有屏風。

西山

西山映水碧潭潭，楚老長謠淚滿衫；但道使君留不得，那知肯更憶江南？

和文獻（張氏女弟）

天梯雲棧蜀山岑，下視嘉陵水萬尋；我得一舟江上去，恐君東望亦傷心！

春入

春入園林百草香，池塘冰散水生光；身閑是處堪攜手，何事低徊兩鬢霜？

暮春

芙蓉的歷抽新葉，首蒂闌干放晚花；白下門東春已老，莫嗔楊柳可藏鴉？

烏江亭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迴；江東子弟今誰在，肯與君王卷土來？

漢武

壯士悲歌出塞頻，中原蕭瑟半無人；君王不負長陵約，直欲功成賞漢臣。

諸葛武侯

慟哭何顏爲一言，餘風今日更誰傳？區區庸蜀支吳魏，不是虛心豈得賢？

堇越亭

亂山千頃翠相圍，淩淩滄江去復歸；安得病身生羽翼，長隨沙鳥自由飛。

春日席上

十年流落負歸期，臨水登山各有思；今日樽前千萬恨，不堪頻唱鷓鴣辭！

句容道中

荒煙寒雨暮山重，草木冥冥但有風；二十四年三往返，一身多在百憂中！

晏堇關 舟走信州

病起行山山更險，下窮溪谷上通天；乘高欲作東南望，青壁松杉滿我前。

祈澤寺 見謝堅題詩

藹藹春風入水村，森森喬木映朱門；高人遺蹟空佳句，誰識旌陽後世孫！

送陳景初（陳善譽）

慘淡淮山水墨秋，行人不飲奈離愁；藥囊直入長安市，誰識柴車載伯休？

巫峽

神女音容詎可求，青山同抱楚宮樓；朝朝暮暮空雲雨，不盡襄王萬古愁。

徐秀才園亭

茂松脩竹翠紛紛，正得山阿與水濱；笑傲一生雖自樂，有司還欲選方聞。

中茅翠石上徐錯篆字題名

百年風雨草苔昏，尚有當年墨法存；祇恐終隨隨禪碑盡，西風吹燒滿秋原。

欲雪

天上雲騰未肯同，晚來雲意已填空；欲開新酒邀嘉客，更待天花落坐中。

上元夜戲作

烏頭乘興尙諳先，曲巷橫街一二年；盡道滿城無國豔，不知朱戶鎖嬋娟。

石竹花

春歸幽谷始成叢，地方芬敷淺淺紅；車馬不臨誰見賞？可憐亦解度春風。

黃花

四月揚州芍藥多，先時爲別苦風波；還家忽忽驚秋色，獨見黃花出短莎。

木芙蓉

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燕脂色未濃；正似美人初醉着，強擡青鏡欲粧慵。

精衛

帝子銜冤久未平，區區微意欲何成？情知木石無云補，待見桑田幾變更。

戲贈育王盧白長老

白雲山頂病禪師，昔日公卿各贈詩；行盡四方年八十，却歸荒寺有誰知？

賁河

派出崑崙五色流，一支黃濁貫中州；吹沙走浪幾千里，轉側屋閭無處求？

東江

東江木落水分洪，伐盡黃蘆洲渚空；南瀾夕陽煙自起，西山漠漠有無中。

北莖

欲望淮南更白頭，杖藜蕭颯倚滄洲；可憐新月爲誰好，無數晚山相對愁。

關山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四

六籍燃除士不磨，驪山如此盜兵何？五陵珠玉歸人世，却爲詩書發冢多。

縣舍西亭二一首

山更移竹水邊栽，已見新篁破嫩苔；可惜主人官便滿，無因長向此徘徊。

二

主人將去菊初栽，落盡黃花去却迴；到得明年官又滿，不知誰見此花開？

鐵櫃補

憶昨初爲海上行，日斜來往看潮生；如今身是西歸去，迴首山川覺有情。

臨吳亭作

補穿茸滌僅區區，志義殊嗟士大夫；欲致太平非一日，謾勞使者報新書。

蘇州道中願風

北風一夕阻東舟，倩早飛帆落虎丘；運數本來無得喪，人生萬事不須謀！

卷三十四 律詩（七言絕句）

送僧惠思歸錢塘

綠淨堂前湖水綠，歸時正復有荷花；花前亦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

松江

來時還似去時天，欲道來時已惘然！祇有松江橋下水，無情長送去來船。

秋日

莫言草木未知秋！今日風雲已自愁；獨傍黃塵騎一馬，行看蕭索聽殘鷗。
中秋夕寄平甫諸弟

停雲吹盡數秋毫，淪淪金波滿滿醪；千里得君詩挑戰，夜壇誰敢將風壓？

靈山

靈山甯與世爲仇，斤斧侵凌自不休；水玉比來聞長價，市人無數起相讎。

荷花

亭亭風露擁川城，天放嬌燒豈自知？一舸超然他日事，故應將爾當西施。

殘菊

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攬得一枝猶好在，可憐公子惜花心。

竹窗

竹窗紅蕘兩三根，山色遙供水際門；只我近知牆下路，能將屐齒記苔痕。

出定力院作

江上悠悠不見人，十年塵垢夢中身；慙慙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間自在春。

寄育王大覺禪師

山木悲鳴水怒流，百蟲專夜思高秋；道人方丈應無夢，想復長吟擬慧休。

送僧遊天台

天台一萬六千丈，歲晏老僧攜錫歸；前程好景解吟否，密雪亂雲減翠微。

次韻張仲通水軒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四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四

二二四

池雨含煙暝不收，草根長見水交流；愛君古錦囊中句，解道今秋似去秋。

送陳令

長谿流水碧潺潺，古木蒼藤暗兩山；把臂道人今在否？長官白首尚人間。

無錫寄正之

健席高檣送病身，亂山荒隴障歸津；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更幾人？

設成

清時無路取封侯，病臥牛衣已數秋；日月不膠時易失，感今懷昔使人愁！

初晴

一抹明霞黯淡紅，瓦溝已見雪花融；前山未放燒寒散，猶鎖白雲三兩峰。

釣者

釣國平生豈有心？解甘身與世浮沈；應知渭水車中老，自是君王著意深。

將次鎮南

豫章江面朔風驚，浩蕩帆船破浪行；目送家山無幾許，千年空想蹶跼聲。

出金陵

白石岡頭草木深，春風相與散衣襟；浮雲映郭留佳氣，路鳥隨人作好音。

酬王微之

一雨迴颺助暮收，炎曦不復畏金流；君家咫尺堪乘興，想岸烏紗對弈秋。

題玉光亭

傳聞天下此埋堦，千古誰分偽與真？每向小庭風月夜，却疑山水有精神。

贈僧

紛紛擾擾十年間，世事何嘗不強顏？亦欲心如秋水靜，應須身似嶺雲閑。

嘲叔孫通

馬上功成不喜文，叔通懸絕共經綸。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

和淨因有作

朝紅一片墮臆塵，禪客脩然感此辰；更覺城中芳意少，不如山野早知春。

張工部廟

使節紛紛下禁中，幾人曾到此城東；獨君遺像今如在，廟食真須德與功。

次韻和張仲通見寄二絕句

高山流水意無窮，三尺空絃膝上桐；默默此時誰會得，坐凭江閣看飛鴻。

二

收拾乾坤付一壺，世間無物直銷銖；醉鄉舊業拋來久，更欲因君稍間塗。

三

歌枕狂歌擊唾壺，直將軒冕等銷銖；醉鄉歧路君知否？不似人間足畏塗。

宣州府君喪過金陵

百年難盡此身悲，眼入春風祇涕洟；花發烏啼皆有思，忍尋棠棣鶴鶩詩！

觀王氏雪圖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四

二二六

崔嵬相映雪重重，茅屋柴門在半峰；
想有幽人遺世事，獨臨青嶂倚長松。

韓子

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
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
（一本作「默默誰令識道真」）

宰嚭

謀臣本自繁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
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

郭解

籍交唯有不賞恩，漢法歸成棄市論；
平日五陵多任俠，可能推刃報王孫。

古寺

寥寥齋寺半遺基，遊客經年斷履綦；
猶有齊梁舊時殿，塵昏金像雨昏碑。

越人以慕養花因遊其下二首

暮天無日地無塵，百紫千紅占得春；
野草自花還自落，落時還有惜花人。

二

尚有殘紅已可悲，更憂回首祇空枝；
莫嗟身世渾無事，睡過春風作惡時。

魚兒

遠岸車鳴水欲乾，魚兒相逐尚相歡；
無人挈入滄江去，汝死那知世界寬？

離郵至青江東望

村落蕭條夜氣生，側身東望一傷情；
丹樓碧閣無處所，祇有谿山相照明。

信州剡章餉中作二首

太白山根秋夜靜，亂泉深水遠淋淋；病來空館聞風雨，恰似當年枕上聲。

二

山木漂搖臥弋陽，因思太白夜淋浪；西窗一榻芭蕉雨，（一作「芭蕉一枕西窗雨。」復似當時水遠淋。）

天童山溪上

溪水清澗樹蒼蒼，行穿溪樹踏春陽；溪深樹密無人處，唯有幽花渡水香。

鄞縣西亭

收功無路去無田，竊食窮城度兩年；更作世間兒女態，亂栽花竹養風煙。

寄和甫

水村悲喜拆書看，聞道并州九月寒；憶得此時花更好，舉家憐汝不同盤。

寄伯兄

身留海上去何時？祇看春鴻北向飛；安得先生同一飲，蕨芽香嫩鯉魚肥。

別鄞女

行年三十已衰翁，滿眼憂傷祇自攻！今夜扁舟來訣汝，死生從此各西東。

真州馬上作

身隨飢馬日中行，眼入風沙困欲盲；心氣已勞形亦弊，自憐於世欲何營？

登飛來峯

飛來山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日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讀漢功臣表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四

二二七

漢家分土建忠良，鐵券丹書信誓長；本待山河如帶礪，何緣菹醢賜侯王？

詠月

追隨落日盡還生，點綴浮雲暗又明；江有蛟龍山虎豹，清光雖在不堪行。

金山

怪祕陰靈與護持，重丹複碧煥參差；滄江見底應無日，萬丈孤根世不知。

疊翠亭

煙籠遠浦迷芳草，日照澄湖浸碧峰；幸有清樽堪酌酌，忍陪良友不從容。

默默

默默長年有所思，世間談笑強追隨；蒼髯欲出朱顏謝，更覺求田問舍遲。

達本

未能達本且歸根，真照無知豈待言；枯木巖前猶失路，那堪春入武陵源？

寓言二首

太虛無實可追尋，葉落松枝謾古今；若見桃花生聖解，不疑還自有疑心。

二

本來無物使人疑，却爲參禪買得癡；聞道無情能說法，面牆終日妄尋思。

偶書

穢侯老擅關中事，長恐諸侯客子來；來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

鬪子

千古雄文造聖真，眇然幽思入無倫；他年未免投天袂，虛爲新都著劇秦。
讀維摩經有感

身如泡沫亦如風，刀割香塗共一空；宴坐世間觀此理，維摩雖病有神通。
春日卽事

池北池南春水生，桃花深處好閑行；細思擾擾夢中事，何用悠悠身後名？
贈安大師

獨龍岡北第三峰，逋客歸來老更慵；敗屋數椽青嶺繞，冷雲深處不聞鐘。
送李生白華巖修道

白華巖主是金僊，假作山僧學道禪；珍重此行吾不及，爲傳消息結因緣。
寄道光大師

秋雨漫漫夜復朝，可嗟菰屋望重宵；遙知宴坐無餘念，萬事都從劫火燒。
示報窟長老

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新營棗棧我檀越，曾悟布毛誰比丘？
紅梨

紅梨無葉鹿花身，黃菊芬香委路塵；歲晚蒼官纔自保，日高青女尙橫陳。
鷓鴣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鷓鴣二首

力侔龍象或難堪，層比仙人亦未慚；臨路長鳴有真意，盤山弟子欠同參。

二
難得康莊亦好還，每逢溝壑便知難；由來此物非他物，莫道何曾似例山。

卷三十五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四首

去序三朝聖，行崩萬國天；憂勤無曠古，治洽最長年。仁育齊高厚，哀思罄幅員；欲知千載美，道德冠遺編。

二
馮几微言絕，羣臣涕泗揮；哀號三級陛，縞素九重圍。天上仙遊遠，宮中御座非；最悲帷幄侍，不復未明衣。

三
厭代人間世，收神天上游；遽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移巾櫝，喪人改膳羞；尋常飛白几，寂寞暗塵浮。

四
同軌羣方至，因山十月催；永違天日表，空有肺肝摧。帳殿流蘇卷，鈴歌薤露哀；宮中垂曉朝，西去不更回。

英宗皇帝挽辭二首
御氣方尊極，乘雲已沃寥；衣冠萬國會，陵寢百神朝。夏鼎傳歸啓，虞羹想見堯；誰當授椽筆，論德在瓊瑤。

二
玉册上鴻名，猶殘警蹕聲；忽辭千歲祝，虛卜五年征。羽衛悲哀送，山陵指顧成；謳歌歸聖子，世幸在持盈。

神宗皇帝挽辭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念禹功修。

二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龍壑，金寒鴈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慈聖光獻皇后挽辭二首

國賴姜任威，門歸馬鄧高；關雎求窈窕，卷耳念勤勞。聖淑才難擬，休明還繼造；岡原今獻上，惟展正攀號。

二

塗山女德茂，京室母才難；具美多前志，餘光永後觀。遺衣遷館御，祖載出宮輶；終始神孫孝，長留萬國歡。

正肅吳公挽辭二首（公嘗舉賢良終河南守葬鄭子舉進士時公知舉）

從容邊塞議，慷慨廟堂爭；曲突非無驗，方穿有不行。搢紳終倚賴，贈襚極哀榮；豈慕公孫貴，平生學董生。

二

應世文章手，宜民政學才；朝多測目忌，士有拊心哀。書盡平生簡，香寒後夜灰；悠悠國西路，空得葬車回。

三

昔繼吳公治，今從子產遊；里門無舊客，鄉國有新丘。謀讓裨譖遠，文歸賈誼優；此時辜怨寵，西望涕空流。

文元賈公挽辭二首

功名烜赫在三朝，經術從容輔漢條；儒服早紆丞相袂，戎冠再插侍中貂。開倉六塔流人復，出甲甘陵叛黨銷；東第祇今空畫像，當時於此識風標。

二

銘旌蕭颯九秋風，蕊露悲歌落月中；華屋幾人思賈傅，佳城今日閉滕公。名垂竹帛書勳在，神寄丹青審象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五

同；天上韶輝曾夢賜，歸魂應佩紫陽官。

元獻晏公挽辭二首

文章晉康樂，經術漢公孫。舊秩疑丞貴，前功保傅尊。傳呼猶在耳，會哭已填門。蕭瑟城南路，鳴笳上九原。

二

終賈年方妙，蕭曹城已親。優游太平日，密勿老成人。抗論辭多祕，賡歌迹已陳。功名千載下，不負漢庭臣。

二

感會真奇遇，飛揚獨妙齡。他年西餞日，此夜上騎星。宿惠留藩屏，餘忠在禁庭。音容無處所，髣髴寄丹青。

忠獻韓公挽辭二首

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幹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一作「繼」）天衢。勅綬萬里山無盜，袞纓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盡，但留陳迹在龜趺。

二

兩朝身與國安危，典策哀榮此一時。木稼嘗聞達官怕，山頽果見哲人萎。英姿爽氣歸圖畫，茂德元勳在鼎彝。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輿。

正憲吳公挽辭

丙魏雖遭漢道昌，豈如公出值虞唐。秀鍾舊國山川氣，樂附中天日月光。夏化事功參虎變，贊元時序得金穰。傷心鼓吹城南陌，回首新阡柏一行。

孫威敏公挽辭

功名一世事，與殿堂人謀。重為蒼生起，終隨逝水流。淒涼歸部曲，零落掩山丘。許國言猶在，姦諛可使羞。

崇禎給事同年馬兄挽辭二首

慶曆公偕起，元豐我獨傷。兩楹終昔夢，五鼎繼前良。臺歇曾攀桂，甘留所憩棠。素風知不墜，能世有諸郎。

二

歲望亡三篋，得之公最多。露晞當晚風，川逝作前波。惠寄與人誦，悲傳挽者歌。竹西攜手處，清淚逸山河！

陳翼之次丞挽辭一首

年高漢賈誼，官過楚荀卿。望古君無憾，論今我未平。有風吹畫翬，無日照佳城。空復文章在，流傳世上名。

二

人間三十六，追逐孔鸞飛。似欲來為瑞，如何去不歸。琴樽已寂寞，筆墨尚光輝。空復平生友，西華豈易依！

贈工部侍郎鄭公挽辭

地蟠江漢久知靈，通德門中見老成。南去伏波推將略，北來光祿擅詩名。密章贈襚連三組，畫裏喪車載一

旌；陰德故應多後福，可能生子但升卿。

致仕虞部曲江調君挽辭

同時獻賦久無人，握手悲歡迹已陳。它日白衣霄漢志，暮年朱紱水雲身。虛容劍几今長夜，小隱山林祇舊

春；豈惜埋辭追往事，齒衰才盡獨傷神。

馬忠大夫挽辭

冠蓋青門道，知君自少時。從容他日喜，奄忽暮年悲。江月明丹旆，湖風冷纒帷。音容雖可想，材力竟何施？

宋中道挽辭

文史傳家學，聲名動帝除。蘭堂空作賦，金匱不擘書。勝事悲疇昔，清談想緒餘。吹簫索上去，歸國有魂車！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五

王中甫學士挽辭

同學金陵最少年，奏書曾用牘三千；威名非復居人後，壯歲如此棄我先？種橘園林無舊業，探蘋洲渚有新篇；蕙山東路春風綠，埋沒誰知太守阡？

王逢原挽辭

萬里競何在，死生從此分；謾傳仙掌籍，誰見兔修文；蔡琰能傳業，侯芭為起墳；傷心北風路，吹淚涇江雲！

荷輿祖挽辭

憶隨諸彥附青雲，揚屋聲名看出羣；孫寶墓年猶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靈爽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

河中使君修撰陸公挽辭三首

文采機雲後，知名實妙年；銀鉤工壯麗，金薤富清研；批鳳多新貴，凭熊數外遷；空令荷氏監，墳愛有良田！

二

皖城初得故人詩，歎息龍媒踠壯時；太史滯留終不偶，中郎制作遂無施；二千石祿今何有，四十車書昔漫知；海曲冷雲埋拱木，延州空掛墓年悲。

三

前旌一幅粉書名，行路知君亦涕零；遂失詞人空甫里，謾留悲鶴老華亭；主張壽祿無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歸處仙翁終不遠，新墳東見海山青。

王子直挽辭

多才自合至公卿，豈料青衫困一生；太史有書能敘事，子雲於世不微名；丘墳慘淡箕山綠，門巷蕭條潁水

清；握手笑言如昨日，白頭東望一傷情！

孫君挽辭（名適）

喪車上新壘，哀挽轉空山。名與碑長在，魂隨帛暫還。無兒漫黃卷，有母亦朱顏。俛仰平生事，相看一夢間。

虞士葛君挽辭

楚人黃歇地，晉代葛洪家。特擅山川秀，相承縷冕華。猶君有清尚，於世不雍夸。令子能傳業，流光未可涯。

永壽縣太君周氏挽辭二首（劉忠臣母）

永壽開新邑，長沙返舊壘。金龍冷鈿軸，粉字暗銘旌。薤久露難濕，蘭餘風尚清。慶鍾知有在，令子合升卿。

二

子引金闈籍，身開石窰封。靈輜悲吉路，象服儼虛容。楚挽雖多相，萊衣不更縫。誰知逝川底，劍自喜相逢。

致仕劉少卿挽辭二首

謝眺城中守，梁鴻基下歸。素車馳吉路，丹旆卷寒輝。撫几虛容在，瞻圖實貌非。無因置一酌，空此嘆長違！

二

杯酒邗溝上，紛紛已十年。音容常惹見，風跡每流傳。老去元卿位，新開太守阡。慶門當更大，子弟固多賢。

黃氏郎中挽辭二首

卷卷總帷輕，空堂晝哭聲。衣冠遺故物，杯案若平生。白馬有悲送，赤車非古行。低徊九原日，光景在銘旌。

二

嶽荆長往地，湖海獨歸時。旅覩蛟龍護，銘旌鴈鷺隨。此生要有盡，何物告無期？一片幽堂石，公知我不欺。

悼王致虞士

虞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老妻稻下分遺粟，弱子松間拾墮樵。豈有聲名高後世？遂無饒粥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可招！

蘇才翁挽辭一首

空餘一丹旆，無復兩朱轡。寂寞蒜山渡，陂陀京口原。音容歸繪畫，才業付兒孫。尚有故人淚，滄江相與翻。

二

翰墨隨談嘯，風流在弟兄。浮名同逆旅，壯志負平生。使節何年去，喪車故老迎。悠悠京口外，落日照銘旌。

悼慧休

休公遂不起，難料復難忘。玉骨隨薪盡，空留一分香。

卷三十六 集句（古律詩）

送吳顯道五首

五湖大浪如銀山，問君西遊何當還？以手撫膺坐長歎，空手無金行路難。丈夫意有在，吾徒且加餐。屏風九疊雲錦張，千峰如連環。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可望不可攀。飛空結樓臺，動影裏窳冲融間。沛然乘天遊，下看塵世悲人寰。泊舟潯陽郭，去去翔寥廓。君今幸未成老翁，衰者不復如今樂。

二

滕王高閣臨江渚，東邊日出西邊雨；十五年前此會同，天際張帷列樽俎。公今此去何時歸？我今停杯一問之！春風兩岸水楊柳，昔日青青今在否？偶向東湖更向東，杏花兩株能白紅。落拓舊遊應記得，插花走馬月明中。荏苒荏苒草瞻西海，明年花開復誰在？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少壯幾時奈老何？與君把箸擊盤歌。

龍仰天歎，六龍忽蹉跎。眼中了了見鄉國，自是不騎歸便得；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應識。

三

臨川樓上罷園中，羅幃繡幕園香風；
航船一棹百分空，看朱成碧顏始紅。
杏花楊柳年年好，南去北來人自老；
著事無人可共論，惟君與我同懷抱。

四

忽憶舊鄉頭已白，牙齒欲落真可惜；
臨江把臂難再得，江水江花豈終極？

五

百年多病獨登臺，知有歸日眉放開；
功名富貴何足道，且賦淵明歸去來。

送吳顯道南歸

君不見，蔡澤栖遲世看醜，豪氣英風亦何有？
忽然變軒昂，盛事傳不朽。君今幸未成老翁，
二十八宿羅心胸。何不上，蒼龍遙封侯起第一日中。
秋月春風等閑度，山中舊宅無人住；
宅中青桑葉宛宛，澗水流過田中路。
遙知楊柳是門處，萬里蒼蒼煙水暮；
我欲尋之不憚遠，君又暫來還徑去。
紅亭驛路掛城頭，憶君祇欲苦死留；
天際張帷列罽俎，君歌聲酸辭且苦。
人生憔悴生理難，使人聽此凋朱顏。
勸君更盡一杯酒，明日路長山復山。

送劉貢甫謫官衡陽

劉郎劉郎莫先起，
過酒當歌且歡喜！
船頭朝轉暮千里，
眼中之人吾老矣！
九疑聯縣皆相似，
負雪崔嵬插花裏。
萬里衡陽鴈，尋常到此迴；
行逢二三月，好與鴈同來。
鴈來人不來，如何不飲令心哀。
莫厭瀟湘少人處，
謫官蟻俎定常開。

贈賈覺（并序）

予始與寶覺相識於京師，因與俱東，後以翰林學士召，會宿金山一昔，今復見之，聞化城閣甚壯麗，可登眺，思往遊焉。故賦是詩。

大師京國舊與趣江湖迴，往與惠詢輩，一宿金山頂。懷哉若留戀，王事有朝請；別來能幾時？浮念劇含梗。今朝忽相見，眸子清炯炯；夜闌接軟語，令人發深省。化城出天半，遠色有諸嶺；白首對汀州，猶思理煙艇。

金山寺

招提憑高岡，四面斷行旅；勝地猶在險，浮梁裹相拄。大江當我前，巖巖翠綉舞；通流與廚會，甘美勝牛乳。扣欄出窺盪，幽姿可時覩；夜深殿突兀，太微凝帝宇。壁立兩崖對，迢迢隔雲雨；天多曠得月，月落聞津鼓；夜風一何喧，大舶夾雙檣，舞沉在須臾，我自檝迎汝。始知像教力，但度無所苦；憶昨狼狽初，只見石與土。榮華一朝盡，土梗空俯僕；人事隨轉燭，蒼茫竟誰主。咄嗟檀施開，繡楹盤萬礎；高閣切星辰，新秋照牛女。湯休起我病，轉上青天去；攝身凌蒼霞，同凭朱欄語。我歌爾其聆，幽憤得一吐；誰言張處士，雄筆映千古。

化城閣

會宮憑風回，兩岸聞鐘聲；百里見秋毫，（一作「鑿翠開戶牖。」）構雲有高營。化城若化出，仰攀日月行；俯視大江奔，衆山遙相迎。（一作「茫茫與天平。」）大江蟠歎根，旋流（一作「回波。」）自成浪；却略羅翠屏，秀色各異狀。楞伽海中山，迴（一作「杳。」）出霄漢上；中有不死庭，天龍盡同向。惜哉不得往，側坐渺難望；擁掩難怒宥，（一作「登茲驪百憂。」）意欲鑿壘嶂；登臨獨無語，一望一招徠。（一本無此二句）忽憶少年時，孤嶼坐題詩；空懷焉能果，唯有故人知。

明妃曲

我本漢家子，早入深宮裏；遠嫁單于國，憔悴無復理。穹廬爲室旃爲牆，胡塵暗天道路長；去住彼此無消息，

明明漢月空相識！死生難有却回身，不忍回看舊寫真；玉顏不是黃金少，愛把丹青錯畫人。朝爲漢宮妃，暮作胡地妾。（一作「今日漢宮妃，明朝胡地妾。」）獨留青塚向黃昏，顏色如花命如葉。

懷元度四首

秋水纔深四五尺，扁舟斗轉疾於飛；可憐物色阻攜手，正是歸時君不歸！

二

舍南舍北皆春水，恰似蒲萄初醱；不見祕書心若失，百年多病獨登臺。

三

思君攜手安能得，上盡重城更上樓；時獨看雲淚橫臆，長安不見使人愁。

四

自君之出矣，何其挂懷抱？孤坐屢窮辰，山林跡如掃。數枝石榴發，豈無一時好？不可持寄君，思君令人老。

招元度

早知皆（一作「身」）是自拘囚，年少因何（一作「何因」）有旅愁；自是不歸歸便得，陸乘肩輿（

一作「籃輿」）水乘舟。

示黃吉甫

三山半落青天外，勢比凌歊宋武臺；塵世難逢開口笑，生前相遇且銜杯。

送張明甫

觥船一棹百分空，十五年前此會同；南去北來人自老，桃花依舊笑春風。

贈張許氏贊善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六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六

四〇

懶打空城寂寞迴，百年多病獨登臺；誰人得似張公子，有底忙時不肯來？

望之將行

江涵秋景雁初飛，沙尾長檣發漸稀；惆悵無因見范蠡，夕陽長送釣船歸。

招葉致遠

山桃野杏兩三栽，嫩葉（一作「葉」）商量細細開；最是一年春好處，明朝有意抱琴來。

獨行

朱顏日夜（一作「漸」）不如故，深感杏花相映紅；盡日獨行春色裏，醉吟誰肯伴衰翁？

江口

六朝文物草連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江上晚來堪畫處，參差煙樹五湖東。

戲贈淮源

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爲籌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

與北山道人

可惜昂藏一丈夫，生來不讀半行書；子雲識字終投閣，幸是元無免破除。

梅花

白玉堂前一樹梅，爲誰零落爲誰開；唯有春風最相惜，一年一度一歸來。

卽事五首

漸老逢春能幾回，蓬門今始爲君開；莫嫌野外無供給，更向花前把一杯。

一 繡籠銀玉刻成，遊蜂多思正經管；攀枝弄雪時同願，還繞櫻桃樹下行。

三

幽棲地僻經過少，鐘梵聲中掩竹門；唯有多情枝上雪，暗香浮動月黃昏。

四

遮莫鄰雞一下五更，願爲閑客此閑行；欲知前面花多少，顛倒青苔落綠英。

五

春光冉冉歸何處？細雨斜風作夜寒；猶有數葩紅好處，老年花似霧中看。

春風

春風吹開雜花開，青天露坐始此迴；一杯一杯復一杯，笑言溢口何歡^哈？古人白骨生青苔，我獨不飲何爲哉？何時出得禁酒國，墨麪便築糟丘臺。

春雪

春雪墮如糞，渾家醉不知；泥留虎鬪跡，愁殺路傍兒。

花下

花下一壺酒，定將誰舉杯；雪英飛落近，疑是故人來。

春山

春山春水流，曲折方屢渡；荒乘不知疲，行到水窮處。依然舊童子，要予竹西去；歸時始覺遠，草蔓已多露。

金陵懷古

六代豪華空處所，金陵王氣漠然收；煙濃草遠望不盡，物換星移度幾秋？至竟江山誰是主？卻因歌舞破除

休！我來不見當時事，上盡重城更上樓。

沈坦之將歸剡陽值雨留吾廬久之二首

天雨蒼蒼滯茅屋，冷猿秋厲不勝悲。淋淋屋漏無乾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二

簷雨亂淋漫，風悲蘭杜秋；相看更促膝，人老自多愁！

三

片雲頭上黑，浙浙野風秋；室婦歎鳴鶴，分爲兩地愁。

示蔡天啓二首

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銛鋒鑿鷹鷂，價重百碑瘠。脫身事幽討，禪龕只晏如；劃然變軒昂，慎勿學哥舒！

二

蔡子勇成癖，劍可萬人敵；讀書百紙過，穎銳物不隔。開口取將相，志氣方自得！偃仄何偃仄，未見有一獲。蕭

條兩翅蓬蒿下，未能生彼升天翼；焉能學堂上燕，綉練新羽翻。

三

身着青衫騎惡馬，日馳三百尙嫌遲；心源落落堪爲將，卻是君王未備知。

烝然來思（井序）

烝然來思，送程公也。公來以堯應饋我，我飲餞之，宿西水澗，故作是詩。

念我獨令，亦莫我顧。烝然來思，程伯休父。我有旨酒，爾殺伊脯。酌言醻之，式歌且舞。不留不處，適彼樂土。言秣其馬，率西水澗。有客宿宿于時，誼誼山有橋松。江有渚式，迺其歸。不我與，作此好歌，倡子和女。

示揚德逢

我行其野，春日遲遲；有苑者柳，在水之湄。有鳴倉庚，豈日不時？求其友聲，頽之頑之；嗟我懷人，何日忘之？六日不詹，方何為期？期逝不至，我必西悲。跂予望之，其室則迤；一者之來，我心則喜。我之懷矣，升彼虛矣；爰而不見，云何吁矣！

示道光及安大師

春日載陽，陟彼高岡；樂彼之園，維水泱泱。維芻及蒲，既生既育；拚飛維鳥，集于灌木。嚶其鳴矣，亂我心曲；有懷二人，在彼空谷。既往既來，獨寤寤宿；陟則在嶽，或降于阿；瞻望弗及，傷如之何！

老人行

老人低心逐年少，年少還為老人調；兩家挾詐自相欺，四海傷真誰復諒？鸞手作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古來人事已如此，今日何須論久要。

離昇州作

相看不忍發，慘澹暮潮平；語罷更攜手，月明洲渚生。

倉頡

倉頡造書，不詒自明；於乎多言，祇誤後生。

卷三十七 集句 歌曲

(集句)

胡笳十八拍十八首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七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七

二四四

中郎有女能傳業，顏色如花命如葉；命如葉薄將奈何？一生抱恨常咨嗟！良人持戟明光裏，所慕靈妃媿蕭史。空房寂寞施繡帷，妾我不待白頭時。

二

天不仁兮降亂離，嗟余去此其從誰？自胡之反持干戈，翠巖雲旆相蕩摩；流星白羽腰間插，疊鼓遙翻瀚海波。一門骨肉散百草，安得無淚如黃河？

三

身執略兮入西關，關山阻脩令行路難！水頭宿令草頭坐，在野只教心膽破；更韉彫鞍教走馬，玉骨瘦來無一把。幾迴拋鞋抱鞍橋，往往驚墮馬羶下。

四

漢家公主出和親，御廚絡繹送入珍；明妃初嫁與胡時，一生衣服盡隨身。眼長看地不稱意，同是天涯淪落人！今我一食日還併，短衣數挽不掩脛；乃知貧賤別更苦，安得康強保天性？

五

十三學得琵琶成，繡幕重重卷畫屏；一見郎來雙眼明，勸我醅酒花前傾。齊言此夕樂未央，豈知此聲能斷腸？如今正南看北斗，言語傳情不如手；低眉信手續續彈，彈看飛鴻勸胡酒。

六

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月下長吟久不歸，當時還見鴈南飛。彎弓射飛無遠近，青塚路邊南雁盡。兩處音塵從此絕，唯向東西望明月。

七

射；千言萬語無人會，慢倚文章真未策！
明明漢月空相識，道路只今多擁隔；去住彼此無消息，時獨看雲淚橫臆。豺狼喜怒難姑息，自倚紅顏能騎

八

死生難有却回身，不忍重看舊寫真；暮去朝來顏色改，四時天氣總愁人。東風漫漫吹桃李，盡日獨行春色裏。自經喪亂少睡眠，驚飛燕語長惛然。

九

柳絮已將春去遠，攀條弄芳長晚晚；憂患衆令歡樂鮮，一去可憐終不返！日夕思歸不得歸，山川滿目淚沾衣；暮圭苑裏西風起，歎息人間萬事非！

十

寒聲一夜傳刁斗，雲雪埋山蒼兕吼；詩成吟詠轉淒涼，不如獨坐空搔首。漫漫胡天叫不聞，胡人高鼻動成羣。寒盡春生洛陽殿，回首何時復來見？

十一

晚來幽獨恐傷神，唯見沙蓬水柳春；破除萬事無過酒，麩酒千盃不醉人。含情欲說更無語，一生長恨奈何許；饑對酪肉今不能，餐強來前帳臨歌舞。

十二

歸來展轉到五更，起看北斗天未明；秦人（一作「家」）築城備胡虜，擾擾唯有牛羊聲。萬里飛蓬映天邊，風吹漢地衣裳破，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頭五步坐。

十三

自斷此生休問天，生得胡兒擬棄捐；一始扶牀一初坐，抱攜搵視皆可憐。（一作「誰」）知道使問名姓引袖拭淚悲且慶，悲莫悲于（一作「令」）生別離，悲在君家留二（一作「兩」）兒。

十四

鞠之育之不羞恥，恩情亦各言其子；天寒日暮山谷裏，腸斷非關隴頭水。兒呼母兮嗷失聲，依然離別難爲情；灑血仰頭兮訴蒼蒼，知我如此令不如無生。

十五

當時悔來歸又恨，洛陽宮殿焚燒盡；紛紛黎庶逐黃巾，心折此時無一寸。慟哭秋原何處村，千家今有百家存；爭持酒食來相饋，舊事無人可共論。

十六

此身飲罷無歸處，心懷百憂復千慮；天翻地覆誰得知，魏公垂淚嫁文姬。天涯憔悴身，託命於新人，念我出腹子，使我歎恨勞精神。新人新人聽我語，我所思兮在何所？母子分離今意難，死生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七

燕山雪花大如席，與兒洗面作光澤；恍然天地半夜白，閨中祇是空相憶。點注桃花舒小紅，與兒洗面作華容；欲問平安無使來，桃花依舊笑春風。

十八

春風似舊花仍笑，人生豈得長年少？我與兒兮各一方，憔悴看成兩鬢霜。如今豈無腰裏與驂驢，安得送我置汝傍？胡塵暗天道路長，遂令再往之計墮眇眇。胡笳本出自胡中，此曲哀怨何時終。始一會兮琴一拍，此心烟烟若應識。

(歌曲)

虞美人

虞美人，態濃意遠淑且真。同聲隨君侍君側，六宮粉黛無顏色；楚歌四面起，形勢返蒼黃；夜闌馬嘶曉無迹，蛾眉蕭颯如秋霜。漢家離宮三十六，緩歌慢舞凝絲竹；人間舉眼盡堪悲，獨在陰崖結茅屋。美人為黃土，草木皆含愁；紅房紫萼處處有，聽曲低昂如有求。青天漫漫覆長路，令人墮田昔人墓；虞令虞令奈若何，不見玉顏空死處。

甘霖歌

折得一枝香在手，人間應未有疑？是經春雪未消，今日是何朝？盡日含毫難比與，都無色可並。萬里晴天何處來？真是屑瓊瑰。天寒日暮山谷裏，的皪愁成水。地上漸多枝上稀，唯有故人知。

桂枝香

登臨送目正故國晚秋，天氣初肅；千里澄江似練，翠峰如簇；歸帆去棹殘陽裏，背西風、酒旗斜矗；綵舟雲淡，星河驚起，畫圖難足。念往昔繁華競逐，歎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歌後庭遺曲。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閑臨水，單衫短帽垂楊裏；今日是何朝？看予度石橋。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

漁家傲二首

燈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亂；聞說游亭新水漫，騎款段，穿雲入鳥尋遊伴。却拂僧牀寒素幔，千巖

萬壑春風暖，一弄松聲悲急筦，吹夢斷，西看應日猶嫌短。

二

平岸小橋千嶂抱，柔藍一水營花草；茅屋數間窈窕窮，塵不到，時時自有春風掃。午枕覺來聞語鳥，欲眠似聽朝雞早，忽憶故人今恁老！貪夢好，茫然忘却邯鄲道。

清平樂

雲垂平野，掩映竹籬茅舍；聞寂幽居實瀟灑，是處綠嬌紅冶。丈夫運用堂堂，且莫五角六張！若有一盾芳酒，逍遙自在無妨。

浣溪沙

誰開？百畝中庭半是苔，門前白道水縈迴；愛閑能有幾人來。小院同廊春寂寂，山桃溪杏雨三栽；為誰零落為誰開？

浪淘沙令

伊呂兩衰翁，歷遍窮通，一為釣叟一耕傭；若使當時身不遇，老了英雄。湯武偶相逢，風虎雲龍，興王祇在笑談中；直至今千載後，誰與爭功？

南鄉子二首

嗟見世間人，但有纖毫即是塵；不住暫時無相兒，沉淪，祇為從來認識神。作麼有疎親？我自降魔轉法輪。不是攝心除妄想，求真，幻化空身即法身。

二

自古帝王州，鬱鬱葱葱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衣冠成古丘。繞水恁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

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訴衷情五首（和俞秀老鶴詞）

常時黃色見眉間，松桂我同攀。每言天上辛苦，不肯餌金丹。

憐人靜，愛雲閑，便忘還。高歌一曲，巖谷迤邐，

二

練巾藜杖白雲間，有興即躋攀。追思往昔如夢，華嚴也會丹。

塵自擾，性長閑，更無還。達如眉召，窮似丘軻，

三

茫然不肯住林間，有處即追攀。將他死語圖度，怎得離真丹？

漿水價，匹如閑，也須還。何如直截，踢倒軍持，

四

管莫燕子逞翔翔，微志在雕梁。碧雲舉翮千里，其奈有鸞皇！

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自時降在，一切天魔，

五

莫言普化愁頭狂，真解作津梁。暮然打箇筋斗，直跳過羲皇。

臨濟處，德山行，果承當！將他建立，認作心誠，

也是尋香。

望江南歸依二寶讚

歸依衆，梵行四威儀。願我遍遊諸佛土，十方賢聖不相離，永滅世間癡。

歸依法，法法不思議；願我六根常寂靜，心如寶月映琉璃，了法更無疑。
歸依佛，彈指超三祇，願我速登無上覺，還如佛坐道場時，能智又能悲。
三界裏，有取總災危，普願衆生同我願，能於空有善思惟，三寶共住持。

卷三十八 四言詩 樂章 上梁文 古賦 銘 讚

(四言詩)

潭州新學詩(井序)

治平元年，天章閣待制興國吳公治潭州之明年，正月改築廟學于城東南，越五月告成，孔子用幣，潭人曰：「公爲善政以德我，又不勤我而爲此學，以嘉我士，予誰能詩乎？以誦我公於無窮。」皆辭不敢，乃使來請詩曰：

有嘉新學，潭守所作，守者誰歟？仲庶氏吳，振養矜寡，衣之寒襦，黔首鼓歌，吏諱不求，乃相廟序，生師所廬；上
彌旁穿，燥濕不除，曰：「嘻，遷哉！迫阨卑劣，當其壞時，適可以謀。」營地慮工，伐榎楠櫟，撤故就新，爲此集集。潭人
來止，相語而喜，我知視成，無豫經始。公升在堂，從者如水，公曰：「誨汝，潭之士子，古之讀書，凡以爲己，躬行孝悌，
由義而仕，神聽汝助，沉於閭里，無實而誇，非聖自是，雖大得意，吾猶汝恥。」士下其手，公言無尤，謂詩我歌，以遠
公休。

新田詩(井序)

唐治四縣，田之入於草莽者十九，民如寄客，雖簡其賦，緩其徭，而不可以必留。尙書比部郎中趙君尙寬
之來，問做於民，而知其故，乃委推官張君恂，以兵士與大渠之廢者一，大陂之廢者四，諸小渠陂，教民自

爲者數十一年流民作而相告以歸；二年而淮之南，湖之北，操糞糶以率其妻子者，其來如雨；三年而唐之土不可賤取，音之菽粟者多化而爲稊，環唐皆水矣。唐獨得歲焉，船漕車輓，負擔出於四境，一日之間，不可爲數。唐之私廩固有餘，循吏之無稱於世久矣。予聞趙君如此，故爲作詩。詩曰：

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饑我新屋。趙侯劬之，作者不飢。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儲船與車，四鄙出穀。今游者虞，昔止者流。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道野，不有觀者。稅于水濱，問我解寡。侯其歸矣！三歲于茲，誰能止侯。我往求之。

獵較詩（井序）

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或問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不獵較，則若無以祭然。」蓋孔子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爲之域，而後之人習於隨者，一不權義以之，可否汗身，貶道，豫然以和衆自得，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號，則諉曰：「孔子亦嘗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

雲之祁祁，答董傳

雲之祁祁，或雨于淵，昔之翹翹，或稿于田。雲之祁祁，或雨于野；有稿于田，豈不自我？嘗令其隕，其在西郊；匪我爲之，我歌且謠。蔚令其復，南山之側，我歌且謠，維以育德。

（樂章）

明堂樂章二一首

敬安之曲

王安石詩集 卷三十八

穆穆在堂，蕭蕭在庭；於顯辟公，來相思成。神既歆止，有聞惟馨；錫我休嘉，燕及羣生。

皇帝還大次慈安之曲

有奕明堂，萬方時會。宗子聖考，作帝之配。樂酌虞典，禮從周制。釐事既成，於皇來暨。

(上梁文)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文

兒郎偉，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風有神靈之宅，詞開宏構，追奉粹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尙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實二儀，文摘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駁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邈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葬鼎湖之弓劍，將游高廟之衣冠，今皇帝孝奉神明，思涵動植，纂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堯，未改三年之政，乃眷薰修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考協前彝，述追先志，孝嚴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廣拓旁開，蓋路故存於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庀徒，舉修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兒郎偉，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昇曉日，思如萬國轉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灞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馬不須齋。

兒郎偉，拋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滅烽開嶺徼，萬艘輪輦引江潭。

兒郎偉，拋梁北，邊城自此無鳴鏑，卽看呼韓渭上朝，休誇寶憲燕然勒。

兒郎偉，拋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辮年年享。

兒郎偉，拋梁下，萬靈闕社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產珍符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彥，朝廷表幹之瓦，

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皇帝萬歲！

(古賦)

龍賦

龍之爲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爲仁。爲仁無止，則常至乎喪已而未始至乎喪已。夫此所以爲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物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爲類者常見之」。

歷山賦 (并序)

餘杭縣人有與季父爭田于縣于州于轉運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來直之將歸閔然望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云。

歷山之岷峨兮予汝耕之孰汝疆之此匪予私云然令誰汝使子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岷峨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云曷而亡云曷而亡兮我之思今孰繼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

思歸賦

寒吾南兮安之葬吾今觀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山阿亡濟兮維夷夫孰驅兮亡爓風偕備兮來去日驚鬻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遷迤其今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徬徨以反顧蓋歸兮蓋去兮獨何爲乎此旅

釋謀賦

雲冥冥兮蔽日風浩浩兮吹沙出子馳兮不得塊獨處兮咨嗟嗟天地兮無窮暑與寒兮相客以短褐兮憂

親，孰知子兮孔棘！維抱關兮擊柝，乃子仕兮所宜；祿可辭兮尚冒，養孰割兮方虧？豈吾事兮固拙，甯我辰兮獨悻？信物默兮有制，尚可俾兮內外。

(銘)

荆山鐘銘

於皇正覺，訓用音聞；肆作大鐘，以警沉昏。

明州新刻漏銘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子銘：「自古在昔，擊豈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遷，君子小人，興危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甯不勤，得罪于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茲惟其中，俾我後思。」

伍子胥廟銘

予觀子胥出死亡通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恥雲，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有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達，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頽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勤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爭，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樂公信心錄

河彼有流，載浮載沈，為可以濟，一壺千金。法譬則水，窮之彌深；樂公所傳，等觀初心。

(讚)

蕪山覺海元公真讚

賢哉人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默。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弗克，人自稱德。有繇有白，自南自北；弗句弗逆，弗抗弗抑。弗觀汝華，惟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梵天畫讚

梵天尚寶，厥乘孔雀，雞知時語，鈴戒沈濁。瞞身黃衣，於淨無著；乃持赤幡，歸趣正覺。

維摩像讚

是身是像，無有二相三世諸佛，亦如是像。若取真實，還成虛妄；應持香花，如是供養。

空覺義示周彥真

覺不徧空而迷，故曰覺迷；空不徧覺而頑，故曰空頑。空本無頑，以色故頑；覺本無迷，以見故迷。

附

拾遺（羅振玉輯自東瀛文集卷末有序）

西去

馬頭西去百沾襟，一望親庭更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憂傷遇事紛紛出，疾病乘虛疊疊侵；手把詩篇臥空室，欲歌商頌不成音。

寄他州夏太初

王安石詩集

王安石詩集

二五六

一水衣巾翦翠縮，九華環佩刻青瑤；生才故有山川氣，卜築兼無市井囂。三葉素風門閥在，十年塵跡履綦銷；歸榮早晚重攜手，莫負幽人久見招。

蓬萊詩

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

夏晚扇

白馬津頭驛路邊，陰森喬木帶漪漣；斜陽一馬怱怱過，夢寐如今十五年。

王安石文集終

王_{安石}詩集跋

詩者，情動乎中，不能自已而寓諸辭者也。故曰詩言志。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蓋是四者，爲詩之用，而莫非志之所存；不然，固不足以言詩也。

風雅道衰，遞變而爲騷，猶未離於正。自漢以降，代有作者，而以唐爲盛。有唐一代，又以杜子美爲冠絕，昔人論之已詳，要其指歸，亦惟具於是四者而已。

宋代不乏以詩名家者，如歐陽修，蘇子美，梅聖俞，蘇東坡，黃山谷，范石湖，陸劍南諸公，咸筭出一時，足以嗣響唐賢而無媿。而王臨川以政治文章顯，其詩文則略與韓昌黎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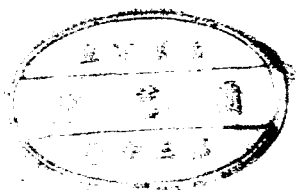
臨川文旣以峭拔深奧稱，卓然自成一家。詩亦與衆頗異。要之淵源風雅，洗削浮華，可謂無邪者也。其謫居金陵以後作，率多憂國之辭。雖自咎爲少，而悃款流露，則又

略與杜少陵近。

顧此特緒餘而已，其精神面目固別有在；然讀其詩，可想見其所志，願讀者尋味探討也可。

其外拾遺者，近人上虞羅振玉氏，自曰人島田翰古文舊書考中錄得宋槧本所載之佚詩也。今更蒐入，增益於後，是亦珍如吉光片羽矣。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沈卓然跋。



12

9

1



本足

王

安

石

全

集

#3



大東書局印行

王安石文集目錄

卷一 奏議書疏

-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一
- 上時政疏.....一三
- 進戒疏.....一四

卷二 奏議奏狀

- 乞免就試狀.....一五
- 辭集賢校理狀四.....一五
- 辭同修起居注狀七.....一七
-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五.....二〇
- 辭赴闕狀三.....二二
- 辭知江寧府狀.....二四
-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二四
- 舉錢公輔自代狀.....二四
- 舉呂公著自代狀.....二五

王安石文集 目錄

舉謝卿材充升擢任使狀.....二五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二五

初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二五

舉涇州兵馬都監蓋傳等充邊上任使狀.....二五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老兵官任使狀.....二六

卷三 奏議劄子

- 擬上殿劄子.....二六
- 上五事劄子.....二八
- 議入廟劄子.....二九
- 言尊號劄子.....三〇
- 論罷春燕劄子.....三〇
- 論館職劄子二.....三〇
-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三三

卷四 奏議劄子

一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三五
論許舉留守令劄劄子.....	三五
乞朝陵劄子.....	三六
乞免修實錄劄子.....	三六
乞改科條制劄子.....	三七
廟議劄子.....	三七
議服劄子.....	三八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三八
議郊祀壇制劄子.....	三八
議郊廟太牢劄子.....	三九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劄子.....	三九
進鄴侯遺事劄子.....	四〇

卷五 奏議劄子

辭男孥說書劄子.....	四一
辭男孥授龍圖劄子三道.....	四一
進字說劄子.....	四二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一.....	四二

尙書義.....	四二
周禮義.....	四三
詩義.....	四四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二.....	四五
論改詩義劄子.....	四五
答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	四六
改撰詩義序劄子.....	四六
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并乞賜額劄子.....	四六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四七
謝宣醫劄子.....	四七

卷六 奏議劄子

乞解機務劄子六道.....	四七
謝手詔慰撫劄子.....	五〇
謝手詔訓諭劄子.....	五〇
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	五一
答手詔令就職劄子.....	五一
答手詔留京師劄子.....	五一

辭僕射劄子三道	五二
乞宮觀劄子五道	五三
求退劄子	五五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四道	五五
宣諭蘇子元劄子	五七
卷七 奏議表章	
郊宗議	五七
答聖閣庚歌事	五八
看詳雜議	五九
詳定十二事議	六三
講茶法	六四
茶商十二說	六五
乞制置三司條例	六五
卷八 奏議表章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六六
賜玉帶謝表	六七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六七
進熙寧編勅表	六八
賜元豐勅令格式表	六八
賜弟安國及第謝表	六八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六九
除彗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六九
除彗正言待制謝表	七〇
進字說表	七〇
進供範表	七一
進修兩郊勅式表	七一
除知制誥謝表	七二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	七二
除翰林學士謝表	七三
賜衣帶等謝表	七三
勅設謝表	七四
卷九 奏議表章	
辭免參知政事表	七四

除參知政事謝表……………七四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二道……………七五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七六
 遷入東府賜御筵謝表……………七七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七七
 辭免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二道……………七七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七八
 辭左僕射表二道……………七九
 除左僕射謝表……………八〇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二道……………八〇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八一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四……………八一

卷十 奏議表章

封舒國公謝表……………八二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
 使謝表……………八三
 朱熹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八三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勅命不須辭免謝
 表……………八三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八四
 封荆國公謝表……………八四
 賀貴妃進位表……………八五
 賀生皇子表六道……………八五
 賀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八七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八七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八七
 賀康復表……………八八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二道……………八八
 賀明堂禮畢肆赦表……………八九

卷十一 奏議表章

賀冬表八道……………八九
 賀正表五道……………九一
 辭免南郊陪位表……………九二
 辭免明堂陪位表……………九三

詔免南郊陪位謝表.....	九三
詔免明堂陪位謝表.....	九三
加食邑謝表二道.....	九三
賜生日禮物謝表五道.....	九四
拾祭下假傳宣撫問謝表.....	九六
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九六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	九六
中使撫問謝表二道.....	九七
賜湯藥謝表.....	九七
中使傳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	
弟亡謝表.....	九八
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	九八
賜衣服銀絹等謝表.....	九八
中使宣醫謝表.....	九八
差張諤醫男勞謝表.....	九九
賜曆日謝表二道.....	九九

卷十二 奏議表章

兩府待罪表.....	一〇〇
諸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二道.....	一〇〇
乞罷政事表三道.....	一〇一
乞出表二道.....	一〇二
乞退表四道.....	一〇三
乞宮觀表四道.....	一〇五
手詔令視事謝表.....	一〇六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一〇七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一〇七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	
謝表.....	一〇七
辭免司空表二道.....	一〇八
乞致仕表.....	一〇八

卷十三 奏議表章

賀册仁宗英宗徽號禮成表.....	一〇九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一〇九
賀哲宗皇帝登極表.....	一〇九

賀升祔禮成表	一一〇
英宗山陵禮畢慰皇帝表	一一〇
慰太皇太后表	一一〇
慰皇太后表	一一〇
英宗祔廟禮畢慰皇帝表	一一一
慰太皇太后表	一一一
慰皇太后表	一一一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皇帝表	一一二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廬慰皇 帝表二道	一一二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皇帝表	一一二
慈聖光獻皇后葬祔除慰皇帝表	一一二
正旦奉慰表	一一二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一一三
入皇子薨慰皇帝表	一一三
入皇子葬慰皇帝表	一一三
謝宰相相笏記	一一三
謝翰林學士笏記	一一三

常州謝上表	一一四
南郊進奉表	一一四
代鄆州韓資政謝表	一一四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三道	一一五
代人賀壽星表	一一六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一一六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三道	一一七

卷十四 制誥內制(冊文表本青詞)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一一
郊祀皇地祇冊文	一一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冊文	一一
朝享景靈宮聖祖大帝冊文	一一
朝享仁宗皇帝冊文	一一
朝享英宗皇帝冊文	一一
皇后冊文	一一
先天節皇帝謝內中露表香	一一
天貺節皇帝謝內中露表	一一

降聖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三
冬至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三
南郊青城皇帝問太皇太后皇太后聖體表.....	三
太皇太后回答皇帝問聖體書.....	三
皇太后回答太廟皇帝問聖體書.....	三
寒食節起居永定陵宣祖諸陵等處表.....	四
寒食節起居諸陵昭憲等諸后表.....	四
中元節三陵起居諸后表.....	四
八月一日永昭陵旦表.....	四
十月一日永昭陵奏告仁宗皇帝旦表.....	四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	五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后陵表.....	五
冬至節上諸陵表.....	五
寒食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太祖諸帝表.....	五
中元節起居外州諸宮觀諸帝神御殿	五

王安石文集 目錄

表.....	六
中元節起居諸陵表.....	六
十月一日起居揚州諸帝神御殿表.....	六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諸帝表.....	六
先天節奏告仁宗皇帝表.....	六
南郊下元節更不於景靈宮朝拜奏告聖祖大帝表.....	七
南郊禮畢皇帝謝內中功德表.....	七
南郊禮畢福寧殿奏謝英宗皇帝表.....	七
真宗皇帝忌辰奏告永定陵景靈宮慈德殿表.....	七
集禧觀開啓爲民祈福祈晴道場歌表.....	七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八
延祥觀開啓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二道.....	八
崇先觀奉元殿開啓皇太后本命靈寶道場青詞.....	八
靈釐內殿開啓太皇太后生辰道場青	八

詞……………八

靈釐內殿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八

西太一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九

龍圖閣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九

廣聖宮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青詞……………九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九

福寧殿開啓三長月道場青詞……………九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一〇

福寧殿開啓三長月道場青詞……………一〇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一〇

福寧殿開啓南郊道場青詞……………一〇

卷十五 制誥內制 (青詞密詞祝文

齋文)

景靈宮三殿開啓中元節道場青詞……………一〇

景靈宮保寧閣下元節道場青詞……………一〇

寧聖殿開啓爲民祈福保夏道場青詞……………一一

寧聖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一一

供禧殿開啓謝雨道場青詞……………一一

在京諸宮觀景靈宮等廣祈雪青詞……………一一

謝晴青詞……………一一

坊州秋祭聖祖大帝青詞……………一二

滄瀛州地震設醮青詞二道……………一二

北嶽廟爲定州地震開啓祭禱道場青詞……………一二

集禧觀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錢道場密詞……………一二

崇光觀開啓保夏祝聖壽金錢道場密詞……………一二

延福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密詞……………一三

延福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密詞……………一三

金明池開啓謝雨道場密詞……………一三

開先殿奏告太祖皇帝孝明皇后祝文……………一三

應天禪院奏告太祖太宗真宗皇帝御容祝文……………一三

永隆殿奏告太宗皇帝元德皇后祝文……………一四

太廟奉慈諸廟奏告南郊等處祝文.....	一四
諸皇后陵奏告謝南郊禮畢祝文.....	一四
英德殿奉安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一四
延昌殿權奉安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一四
應天禪院拆修太祖神御殿祭告祝文.....	一四
景靈宮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	一五
崇真彰德殿爲經霖雨奏告祝文.....	一五
太廟后廟奉慈廟雅飾奏告祝文.....	一五
西太一宮立秋祝文.....	一五
中太一宮立冬祝文.....	一五
九宮真神祝文.....	一五
景靈宮里域真官祝文.....	一六
天地社稷宮觀等處祈晴祝文.....	一六
五嶽四瀆諸廟祈晴祝文.....	一六
定州北嶽爲地震祭禱祝文.....	一六
文德殿告遷御容祝文.....	一六
南郊青城綵內畢功大殿上開啓保安 祝壽諷孔雀明王經齋文.....	一七

南郊青城綵內畢功大殿上開啓保安 祝壽諷法華經齋文.....	一七
五臺開啓南郊禮畢道場齋文.....	一七
性智殿開啓太皇太后生辰道場齋文.....	一七
十月一日資薦仁宗皇帝道場齋文.....	一七
福甯殿資薦英宗皇帝道場齋文.....	一七
中元節福寧殿水陸道場資薦英宗皇 帝道場齋文.....	一八
廣愛殿資薦章惠皇太后忌辰道場齋 文.....	一八
延昌殿奉安英宗皇帝御容道場齋文.....	一八
溫成皇后陵獻殿開啓冬節道場齋文.....	一八
金明池上開啓祈雨粉壇道場齋文.....	一八
金明池上開啓謝雨道場齋文.....	一九
龍圖天章寶文閣接續開啓祈雪道場 齋文.....	一九
泗州塔謝晴齋文.....	一九
棧苑天王殿拆修了畢齋文.....	一九

卷十六 制誥內制(詔書)

勅榜交趾.....一〇
提轉考課勅詞.....一〇
韓琦加恩制.....一〇
李璋加恩制.....一一
皇伯祖樂國公承亮加恩制.....一一
李日尊加恩制.....一二
馮翊郡君連氏等賀皇帝南郊禮畢表.....一二
德妃苗氏上賀皇帝南郊禮畢表.....一二
賜梁適張昇特赴闕南郊陪位詔.....二三
賜允梁適陳乞不赴南郊陪位詔.....二三
賜允張昇不赴南郊陪位詔.....二三
賜王拱辰乞南郊赴闕不允詔.....二三
賜允韓琦乞相州詔.....二三
賜韓琦再乞相州詔.....二四
賜韓琦詔.....二四
賜韓琦依所乞詔.....二四

賜韓琦乞相州不允詔三道.....二四
賜韓琦乞致仕不允詔.....二五
賜韓琦湯藥詔.....二五
賜富弼乞判汝州詔.....二五
賜富弼乞致仕不允詔.....二五
賜允富弼乞假養疾詔.....二六
賜允富弼乞赴安州避災養疾詔.....二六
賜富弼赴闕詔二道.....二六
賜富弼赴闕并茶藥詔.....二六
賜富弼辭免南郊禮畢支賜詔.....二六
賜宰相曾公亮已下辭南郊賜養不允詔.....二七
賜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詔.....二七
賜陳升之赴闕朝覲茶藥詔.....二七
賜歐陽修上表乞致仕不允詔.....二七
賜歐陽修陳乞致仕第二表不允詔.....二八
賜歐陽修陳乞致仕第三表不允詔.....二八
賜歐陽修辭知青州不允詔二道.....二八

賜答曾公亮詔	二九
賜張方平免特支請俸詔	二九
賜邵元乞郡詔	二九
賜皇伯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二九
賜蔡挺茶藥詔	二九
賜蔡挺獎諭詔	三〇
賜高賦獎諭詔	三〇
卷十七 制誥 內制(詔書批答口宣)	
賜齊恢獎諭詔	三〇
又賜齊恢獎諭詔	三〇
賜勅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三一
又賜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三一
賜勅獎諭蔡冠卿	三一
賜燕度待罪詔	三一
賜外任臣寮進奉功德疏	三一

賜特放鞫贖待罪詔	三一
賜特放傅下待罪詔	三一
賜答德妃苗氏賀南郊禮畢詔	三一
賜答修儀楊氏等賀南郊禮畢詔	三一
賜大遼賀正旦使人使茶藥詔	三一
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三一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使人使茶藥詔	三一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三一
皇帝問候大遼皇帝書	三一
皇帝賀大遼皇太后生辰書	三一
賜南平王李日尊加恩告勅書	三一
賜溪洞田元宗等進奉勅書	三一
賜占城楊卜尸利律陁般摩提婆勅書	三一
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尊號第一表不允	三四
批答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尊號第二表不允	三四
批答曾公亮已下賀壽星見	三四

批答文彥博等賀壽星見……………三十四
 批答富弼……………三五
 批答不允皇伯祖承亮辭免恩命第一
 表……………三五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恩命第二表……………三五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三五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三五
 批答韓絳邵元陳升之等辭免恩命仍
 斷來章……………三五
 批答韓絳邵元陳升之等辭命恩命不
 允仍斷來章……………三六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宣德門肆赦……………三六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南郊禮畢……………三六
 宣答樞密使以下賀南郊禮畢……………三六
 賜皇伯祖王允弼生日口宣……………三六
 賜皇伯祖承亮加恩口宣……………三六
 賜皇弟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三七
 賜皇弟高密郡王生日禮物口宣……………三七

賜韓琦加恩口宣……………三七
 賜韓琦生日禮物口宣……………三七
 賜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三七
 賜文彥博生日差男押賜生日禮物口
 宣……………三七
 賜呂公弼生日禮物口宣……………三八
 賜富弼赴闕茶藥口宣……………三八
 賜富弼湯藥并賜詔口宣……………三八
 賜陳升之赴闕朝見并賜茶藥口宣……………三八
 賜富弼加恩口宣……………三八
 撫問韓琦口宣……………三八
 撫問陳升之兼賜夏藥口宣……………三九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三九
 撫問延州沿邊臣寮口宣……………三九
 撫問河北西路臣寮兼賜夏藥口宣……………三九
 撫問并代州路臣寮并將校口宣……………三九
 撫問高陽關路諸軍口宣……………三九
 撫問送伴大遼賀正旦人使副口宣……………四〇

撫問白鶩驛賜北朝人使御筵口宣……………四〇
賜大遼國人使已下生簾口宣……………四〇
賜大遼國人使瀛州御筵口宣……………四〇
賜大遼國人使就驛賜酒果口宣……………四〇
北京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四〇
雄州賜大遼人使御筵兼撫問口宣……………四一
就驛賜大遼人使酒果口宣……………四一
賜真定府路臣寮等初冬衣襖口宣……………四一
賜召馮京入院口宣……………四一
賜召滕甫入院口宣……………四一

卷十八 制誥外制

節度使加宣徽使制……………四二
翰林學士除三司使制……………四二
誠勸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方
制……………四二
皇姪宗實可起復舊官知宗正寺制……………四三
皇姪知宗正寺宗實可岳州刺史充本

州團練使制……………四三
司馬光知制誥制……………四三
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制……………四四
馮京權知開封府制……………四四
范鎮加修撰制……………四四
趙抃兼侍御史知雜事制……………四五
韓瑛改殿中侍御史制……………四五
沈立可三司戶部判官制……………四五
李大臨可三司度支判官制……………四五
朱壽隆可三司鹽鐵判官制……………四五
李壽朋開封府推官制……………四六
陸經開封府推官制……………四六
張洞開封府推官制……………四六
王陶皇子伴讀制……………四六
施昌言知兗州制……………四七
沈遵知杭州制……………四七
李兌知鄧州制……………四七
李東之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制……………四七

王緯知徐州制	四八
鞠真卿知壽州制	四八
何鄭知永興軍制	四八
潘夙知桂州制	四八
尚書左丞余靖制	四九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制	四九
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璠制	四九
翰林學士賈黯轉官加勳邑制	四九
翰林學士蔡襄轉官加食邑制	五〇
翰林學士王珪轉官加食邑制	五〇
翰林學士范鎮轉官加勳邑制	五〇
翰林學士馮京轉官加勳邑制	五〇
集賢院學士余靖轉官加勳邑制	五〇
集賢院學士李束之轉官加勳邑制	五一
呂公弼工部侍郎制	五一
司馬光禮部郎中制	五一
周沆右諫議大夫制	五一
沈遼起居舍人制	五二

掌禹錫趙良規並祕書監制	五二
王緯祕書少監制	五二
李丕緒少府監制	五二
宋任太常少卿制	五三
呂公孺太常少卿制	五三
馬從先太常少卿制	五三
解寰王太常少卿制	五三

卷十九 制誥外制

三司鹽鐵副使陳述古衛尉少卿制	五四
郭永可光祿少卿制	五四
林億司封郎中制	五四
薛求司勳郎中制	五四
齊恢度支郎中制	五四
張景憲金部郎中制	五五
陳述古司封郎中趙抃戶部員外郎張	五五
兼刑部郎中制	五五
朱虞約祠部郎中制	五五

孫抗孫琳祠部郎中制	五五
王陶祠部郎中制	五六
杜千能祠部郎中制	五六
張濤兵部郎中制	五六
苗振職方郎中制	五六
王舉元刑部郎中制	五六
王緯刑部郎中制	五七
胡況都官郎中制	五七
周夔都官郎中制	五七
宋孝孫比部郎中制	五七
錢暄比部郎中制	五八
王澤工部郎中制	五八
李章屯田郎中制	五八
周延舊屯田郎中制	五八
寶綱屯田郎中制	五八
卜仲屯田郎中制	五九
朱從道屯田郎中制	五九
晁仲線鄭隨屯田郎中制	五九

王安石文集 目錄

杜訢屯田員外郎制	五九
薛仲孺虞部郎中制	六〇
楚建中司封員外郎制	六〇
邢夢臣司封員外郎制	六〇
王異司封員外郎制	六〇
張師顏司封員外郎制	六〇
晏成裕司封員外郎制	六一
蔡抗度支員外郎制	六一
蘇察兵部員外郎制	六一
王益柔兵部員外郎制	六一
錢公輔祠部員外郎制	六一
朱延世虞部員外郎制	六一
鄭仲鴛部員外郎制	六二
許遵職方員外郎制	六二
陳汝義職方員外郎制	六二
章俞職方員外郎制	六三
韓鐸職方員外郎制	六三
劉牧職方員外郎制	六三

王易知職方員外郎制	六三
謝景初都官員外郎制	六三
何世昌都官員外郎制	六四
陳安道都官員外郎制	六四
晁仲約都官員外郎制	六四
唐誼都官員外郎制	六四
林大年都官員外郎制	六四
晉元衡屯田員外郎制	六五
李虞厚屯田員外郎制	六五
呂元規可駕部員外郎制	六五
吳充轉官制	六五
劉敞轉官制	六五
劉覺等轉員外郎制	六六
王伯恭轉官制	六六
王允轉官制	六六
李正臣轉官制	六六
劉叔寶轉官制	六七
卷二十一 制誥外制	六七

周革轉官制	六七
任邈等加勳制	六七
張慎修等改官制	六七
徐師同等改官制	六八
磨勘轉官制二道	六八
明堂宗室加恩制	六八
皇姪孫世永改隴州防禦使制	六九
皇姪從古登州防禦使制	六九
皇姪曾孫令磋右千牛衛將軍制	六九
鄭穆太常博士制	六九
錢衮太常博士制	七〇
周豫太常博士制	七〇
楊南仲太常博士制	七〇
姚原道太常博士制	七〇
晏仲讓太常博士制	七〇
劉溫太常博士制	七〇
柴齡慶國子博士制	七一
邵元太常丞制	七一

蔡說殿中丞制	七一
晁仲臨殿中丞制	七一
王元甫殿中丞制	七一
高應之國子博士張佖太常丞范夔殿 中丞制	七一
胡掖殿中丞制	七二
王介秘書丞制	七二
毛旒秘書丞制	七二
許悉傅顏並祕書丞制	七三
陳舜俞祕書丞制	七三
句士夏祕書丞制	七三
商傅光祿寺丞制	七三
張璘光祿寺丞制	七三
王岫光祿寺丞制	七三
王佺光祿寺丞制	七四
耶凡衛尉寺丞制	七四
孫琪衛尉寺丞張次元大理評事制	七四
樂元謹衛尉寺丞制	七四

王安石文集 目錄

陳巨卿衛尉寺丞孫琬大理寺丞制	七五
張服尹忠恕張慎言孫昱太子中舍制	七五
薛昌弼雷宋臣太子中舍劉師旦殿中 丞制	七五
方蘋高安世張湜傅充並太子中舍制	七五
黃份太子中舍制	七六
王塾太子中舍制	七六
王申等太子中允制	七六
雷宋臣太子洗馬制	七六
熊本著作佐郎制	七六
高旦著作佐郎制	七七
孫思恭著作佐郎制	七七
王廣廉著作佐郎制	七七
孫覺著作佐郎制	七七
姚闢著作佐郎制	七八
游烈等著作佐郎制	七八
張公庠著作佐郎制	七八
高庸敏崇大年並著作佐郎制	七八

潘及甫著作佐郎制	七八
阮龜著作佐郎馬好賢大理寺丞制	七八
劉仲章大理丞寺制	七九
施遜大理寺丞制	七九
周同大理寺丞制	七九
吳安操大理寺丞制	七九
高定大理寺丞制	七九
林宗賢大理寺丞制	八〇
徐煥大理寺丞制	八〇
李文卿大理寺丞制	八〇
陳仲成大理寺丞制	八〇
張謹大理寺丞制	八〇
鄭民表韓樵大理寺丞制	八一
吳太元大理寺丞制	八一
劉公臣白贊並大理寺丞制	八一
錢藻大理寺丞制	八一
段叔獻大理寺丞制	八二
于觀大理寺丞制	八二

馮翹辛京賢大理寺丞制	八二
朱東之大理寺丞制	八二
陳確大理寺檢法官制	八二
魏綱大理評事制	八三
石祖良大理評事制	八三
蘇軾大理評事制	八三
何景先何景元大理評事制	八三
張瑜大理評事制	八三
許將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八四

卷二十一 制誥外制

孫實大理評事制	八四
韓鐸知遂州遂寧縣制	八四
王任充節推知縣制	八四
徐璣知梓州射洪縣制	八五
王夢易知遂州青石縣制	八五
廖君玉奉禮郎制	八五
陳周翰奉禮郎制	八五

李允恭可太常寺太樂歌允恭包文顯	八五
可並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制	八五
英宗卽位覃恩轉官龍圖閣學士至龍	八六
圖閣直學士制	八六
發運轉運提刑判官等制	八六
卿監館職制	八六
京官館職制	八六
分司致仕正郎以下京官等制	八六
諸司使副至崇班內常侍帶遙郡不帶	八七
遙郡制	八七
皇兄叔大將軍以下制	八七
皇弟姪大將軍以下制	八七
覃恩杜皇后賀皇后尹皇后孫姪等轉	八七
官制	八七
中書提點堂後官制	八七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制	八八
張德溫舊官服闋制	八八
任迺舊官服闋制	八八

王安石文集 目錄

宋輔國舊官服闋制	八八
劉辯孫公亮舊官服闋制	八八
王忠臣舊官服闋制	八九
張諷舊官服闋制	八九
元居中舊官服闋制	八九
張詵舊官服闋制	八九
張扶舊官服闋制	八九
李安張德淳並舊官服闋制	九〇
馬文德舊官服闋制	九〇
康璘舊官服闋制	九〇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餐服闋舊官	九〇
制	九〇
韓琦等奏親子姪孫試祕校等制	九〇
韓琦奏親姪女之子曹復戶曹制	九一
胡宿奏親兄亶守祕校制	九一
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監主簿制	九一
蔡抗男潛試將作監主簿制	九一
龐籍遺表男元英屯田員外郎制	九二

龐籍遺表男元常大理寺丞制……………九二
 龐籍遺表孫保孫寅孫並將作監主簿制……………九二
 龐籍外孫陳仲師將作監主簿制……………九二
 田況遺表男守祕校至安太常寺太祝制……………九二
 吳育遺表孫男儼儼並守將作監主簿制……………九三
 宋祁遺表男俊國廣國守祕書省正字令持服制……………九三
 宋祁遺表孫松年延年頭年並將作監主簿制……………九三
 崔暉遺表親孫男俞將作監主簿制……………九三
 范師道遺表第三男世文將作監主簿制……………九三
 張旨遺表親男乎易守將作監主簿制……………九三
 呂師簡遺表次男昌宗試將作監主簿制……………九四

張濟遺表親次孫彩試將作監主簿制……………九四
 余良孺遺表曾孫煥試將作監主簿制……………九四
 張溫之孫基試將作監主簿制……………九四
 張亢遺表孫在至斐並將作監主簿制……………九四
 魏琰男太廟齋郎紆守將作監主簿制……………九五
 張應符男遺試將作監主簿制……………九五
 徐仲容男公輔試將作監主簿制……………九五
 李卓男元之試將作監主簿制……………九五
 諸州軍并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簿制……………九五
 王孝叔通判春州兼知本州制……………九六
 李執中可察推制……………九六
 呂開依前充鎮南軍節度推官制……………九六
 富翔潤州丹徒縣令制……………九六
 葛頤單州武成縣令制……………九六
 趙君亭號州玉成縣令制……………九七
 齊景甫杭州餘杭縣令制……………九七
 李燾江陰軍錄事參軍制……………九七

李昌言徐州錄事參軍制	九七
賈逵充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制	九七
錢晦贛州防禦使制	九八
李端慤眉州防禦使制	九八
周翰嘉州團練使制	九八
程榮充御前忠佐馬軍副都軍頭制	九八
轉員制	九九
落權團練刺史制	九九
劉永年知代州制	九九
趙滋依前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制	九九

卷二十一 制誥外制

李端慤東上閣門使制	九九
石遇四廂都指揮使制	一〇〇
竇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	一〇〇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一〇〇
宋有志東染院副使制	一〇〇
李用和六宅副使制	一〇一

宋良禮賓副使制	一〇一
王嵩禮賓副使制	一〇一
李景賢文思副使制	一〇一
穆遂文思副使制	一〇一
石用休文思副使制	一〇一
夏偉內園副使制	一〇二
譚德潤供備庫副使制	一〇二
楊宗禮供備庫副使制	一〇二
張繼渥供備庫副使制	一〇二
朱漸供備庫副使制	一〇二
王欽李惟正並供備庫副使制	一〇二
崇班胡珙等改官制	一〇三
軍員等換諸司使副承制崇班制	一〇三
王保常內殿承制制	一〇三
靳宗永內殿丞制制	一〇三
狄前內殿崇班依前職制	一〇四
楊元內殿崇班制	一〇四
張建中內殿崇班制	一〇四

慕恩北作坊使制.....	一〇四
陳奇太子中允致仕制.....	一〇四
孫晟太子中允致仕制.....	一〇五
樞密副使吳奎父太常丞致仕制.....	一〇五
李燾父文俊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一〇五
崔暉刑部侍郎致仕制.....	一〇五
周濤太常太祝梁構光祿寺丞致仕制.....	一〇六
郝中和國子博士致仕制.....	一〇六
商璉太子中舍致仕制.....	一〇六
趙九言太子中舍致仕制.....	一〇六
張構太子中舍致仕制.....	一〇六
董安太子中舍致仕制.....	一〇六
龍輿太子中舍致仕制.....	一〇七
鄭旦太子中舍致仕制.....	一〇七
袁仲友太子洗馬致仕制.....	一〇七
東野瓊太子中舍致仕制.....	一〇七
王正臣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一〇八
孫檢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一〇八

李琳國子監丞致仕制.....	一〇八
郭震太子中允致仕制.....	一〇八
李日新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一〇八
王餘慶率府副率致仕制.....	一〇八
段獻右清道率府副率劉友俊右清道率府率並致仕制.....	一〇八
陳惟信左驍衛將軍致仕制.....	一〇九
袁政李周道並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一〇九
馮維禹施章于太子中舍致仕制.....	一〇九
趙伯世左清道率府率致仕制.....	一〇九
朱涇等太子洗馬致仕制.....	一〇九
李昌言許州司馬致仕制.....	一〇九
皇太后三代制九道.....	一一〇
會祖.....	一一〇
會祖母.....	一一〇
祖.....	一一〇
祖母.....	一一一
祖母.....	一一一

祖母	一一八
父	一一九
嫡母	一一九
所生母	一一九
亡妻	一二〇
樞密副使胡宿封贈三代制六道	一二〇
曾祖	一二〇
會祖母	一二〇
祖	一二〇
祖母	一二一
父	一二一
母	一二一
樞密副使吳奎封贈制二道	一二一
父	一二一
母	一二二
皇故第十三女筠封楚國公主制	一二二
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	一二二
吳奎亡妻趙氏追封信都郡夫人制	一二二

胡宿亡妻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制	一二三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張氏安福縣君依舊御侍制	一二三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李氏仁和縣君依舊御侍制	一二三
聽宣蔣氏張氏並司言制	一二三
淑妃董氏遺表父右侍禁安內殿常班制	一二三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試大理評事制	一二四
苗賢妃親姊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制	一二四
令襄故母錢氏可追封仁和縣君制	一二四
從信故所生母許氏追封平原縣太君制	一二四
蘇唐卿母孫氏萬年縣君制	一二四
祁元振亡母丁氏追封昭德縣太君制	一二五
歐陽修女樂壽縣君制	一二五
文彥博女安福縣君制	一二五

宋庠親孫女永寧縣君制	一二五
龐籍遺表長女安康郡君制	一二五
第五女德安縣君制	一二六
第七女壽安縣君制	一二六
允初長女嘉興郡君制	一二六
宗說第十八女永泰縣君制	一二六
克洵第二女等並特封縣君制	一二六
世永等三女金城縣君制	一二七
仲勸新婦陳氏封邑制	一二七
皇兄承簡進封安定郡王制	一二七
皇弟承俊進封樂平郡公制	一二七
皇姪孫世芬進封廣平侯制	一二八
李詵父贈司空兼侍中制	一二八
王凱贈節度使制	一二八
馬從先父震贈尚書工部侍郎制	一二九
句謹父希仲贈工部尚書制	一二九
何若谷亡兄若仲進贈試大理評事制	一二九
盧昭序贈正刺史制	一二九

王安石文集 目錄

宋士堯等贈官制	一二九
卷二十四 制誥策問	
彭彝特授祕書省校書郎制	一三〇
鄭珪瀛州司戶參軍制	一三〇
劉元規通利軍司法參軍制	一三〇
法願立守漢陽軍司理參軍制	一三〇
李伯英永州錄事參軍制	一三〇
張宗臣亳州司法參軍制	一三一
韓伯莊海州東海縣尉兼主簿制	一三一
王祁青州益都縣主簿制	一三一
黃景先守常州宜興縣主簿制	一三一
李黃維州北海縣主簿制	一三一
皇姪宗懿改郢州防禦使制	一三一
郡王孫宗望舒州防禦使餘如故制	一三一
呂溱吏部郎中制	一三一
蕭固司封員外郎制	一三一
陳昭素都官員外郎制	一三一

陳憲臣屯田員外郎制	一三五
孫夷甫屯田員外郎制	一三三
安保衛都官員外郎制	一三三
王超太常博士制	一三三
沈扶國子博士制	一三三
王拱巳太常博士制	一三四
沈士龍秘書丞制	一三四
任慶之大理寺丞制	一三四
趙瑾改大理寺丞制	一三四
劉起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一三四
郭慶基將作監主簿制	一三四
張及孫復舊官制	一三五
徐并奉禮郎制	一三五
周延年光祿寺丞制	一三五
李璋安州管内觀察使制	一三五
蕭注奉寧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 事制	一三五
蕭注黃授團練副使	一三六

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一三六
宋安道落巴州刺史制	一三六
宋安道黃授衛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 州公事制	一三六
王用內殿承制制	一三七
劉舜臣禮賓副使制	一三七
崔懷忠內殿承制制	一三七
胡東之守祕校制	一三七
張慶隨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一三七
彭士方容州別駕制	一三八
張銳守荆南府參軍制	一三八
周大亨密州司馬制	一三八
余靖奏高郵軍醫博王沂試四門助教 制	一三八
蔡襄奏醫人李端試四門助教制	一三八
程戡奏延州醫房用和四門助教訓制	一三九
胡宿奏醫人夏日宣四門助教訓制	一三九
范鎮奏醫人王獻臣四門助教訓制	一三九

歐陽修奏醫人夏日華試國子四門助教制	三九
趙概奏醫人武世安試國子四門助教	三九
馬懷德遺表吳異試將作監主簿制	四〇
何鄴奏謝愈試四門助教制	四〇
仇鼎充翰林醫官副使制	四〇
周元亨成都府溫江縣主簿制	四〇
陳旦利州司戶參軍依前充職制	四〇
魏昭承恩州錄事參軍制	四〇
楊忠信吳安期何惟慶並特授將仕郎制	四一
袁士宗守蓬州蓬山縣主簿制	四一
衛進之青州司戶參軍制	四一
張歸一李攸並開州開江縣主簿制	四一
王亨鄭州司馬制	四一
莊誦青州壽光縣尉制	四一
魏貫允中書守闕主事張世長中書錄	四一

王安石文集 目錄

事制	四二
李懷曠奏宗古遂州司戶參軍制	四二
周成務金吾衛長史制	四二
呂昭序常州宜興縣尉制	四二
袁舜卿維州北海縣尉制	四二
邊士寧青州益都縣尉制	四二
郭餘慶應州金城縣主簿制	四三
張文仲蓬山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四三
曾公亮奏句當人趙化基制	四三
青州奏張贊獨孤用和年一百一歲並本州助教制	四三
安化中下州北迴鎮蠻人一百一十人並銀酒監武制	四三
壽州稅戶李仲宣李仲淵本州助教制	四三
宿州市戶朱億弟傑本州助教制	四四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四四
策問(一至十一)	四四

卷二十五 序記序

周禮義序.....一四七

詩義序.....一四八

書義序.....一四八

熙寧字說.....一四九

新泰集序.....一四九

老杜詩後集序.....一五〇

靈谷詩序.....一五〇

送陳與之序.....一五一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一五一

石仲卿字序.....一五二

仲送北朝人使詩序.....一五二

唐百家詩選序.....一五二

善救方後序.....一五二

送陳升之序.....一五三

張刑部序.....一五三

送孫正之序.....一五四

送胡叔才序.....一五四

卷二十六 序記

度州學記.....一五五

君子齋記.....一五七

度支副使龐盛題名記.....一五八

桂州新城記.....一五八

太平州新學記.....一五九

繁昌縣學記.....一六〇

芝閣記.....一六一

信州興造記.....一六一

餘姚縣海塘記.....一六二

通州海門興利記.....一六三

卷二十七 序記

鄞縣經遊記.....一六四

遊褒禪山記.....一六四

城陂縣興造記.....一六五

慈溪縣學記.....一六六

萬宗泉記.....一六七

揚州龍興講院記.....一六七

撫州招仙觀記	一六八
石門亭記	一六八
撫州通判龐見山閣記	一六九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一七〇
鍾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一七〇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一七一
揚州新園亭記	一七二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一七二
撫州祥符觀三清記殿	一七三

卷二十八 書啓書

答韓求仁書	一
答龔深父書	四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五
答王深父書三	六
與王深父書二	九
答劉讀秀才書	九

卷二十九 書啓書

王安石文集 目錄

答徐絳書	一〇
答李資深書	一〇
答韶州殿張丞書	一一
答司馬諫議書	一二
答曾公立書	一二
答呂吉甫書	一三
與王子醇書四	一三
與趙嵩書	一五
回蘇子瞻簡	一五
與陳和叔內翰簡	一六
答許朝議書	一六
答蔡天啓書	一六
與參政王禹玉書二	一六
答曾子固書	一七

卷三十 書啓書

上相府書	一八
上富相公書	一九

王安石文集 目錄

上會參政書	一九
上執政書	二〇
上歐陽永叔書四	二二
與劉原父書	二三
答吳孝宗書	二四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二四
答錢公輔學士書	二五
與崔伯易書	二五
與郭祥正太博書三	二六
與吳特起書	二六
與曾子山書	二七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二	二七
卷二十一 書啓書	
與王逢原書七	二八
與劉元忠待制書	三一
與沈道原舍人書二	三一
答黎檢正書(先)	三一

與丁元珍書	三二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三二
與馬運判書	三三
答王伯虎書	三四
答段綬書	三四
答姚闌書	三五
答李參書	三五
答史諷書	三六
上邵學士書	三六
卷三十一 書啓書	
上田正言書二	三七
謝張學士書	三九
答李秀才書	三九
答孫長情書	三九
上杜學士書	四〇
與孫莘老書	四一
上徐兵部書	四一

上宋相公書……………四二
 上富相公書……………四二
 上張樞密書……………四三
 上耶侍郎書二……………四三
 上運使孫司諫書……………四四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四六

卷三十三 書啓書

上張太博書二……………四六
 上人書……………四七
 上凌屯田書(代人作)……………四八
 與祖擇之書……………四九
 與孫子高書……………四九
 與孫侔書三……………五〇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五一
 答孫元規太真書……………五二
 答孫少述書……………五二
 答王諒祕校書二……………五三

答張幾書……………五四
 答楊忱書……………五四
 答楊梈書……………五四
 答余京書……………五五
 答王景山書……………五五

卷三十四 書啓書

答鄭大夫書……………五六
 與章參政書……………五六
 與王宣徽書三……………五六
 與彭器資書……………五七
 與程公闢書……………五七
 與李修撰書(復圭)……………五八
 與徐賢良書……………五八
 與楊蟠推官書二……………五八
 與孟逸祕校手書九……………五九
 與樓郁教授書……………六一
 答王逸原書……………六一

荅王致先生書……………六二
 同文太尉書……………六二
 同元少保書二……………六二
 荅范焄提刑書一……………六三
 荅孫莘老書……………六三
 荅俞秀老書……………六三
 荅宋保國書……………六三
 荅熊伯通書二……………六四
 荅蔣穎叔書……………六四
卷二十五 書啓啓
 賀韓魏公啓……………六五
 賀致政文太師啓……………六五
 賀留守侍中啓……………六六
 賀留守王太尉啓……………六六
 賀致政趙少保啓……………六六
 賀呂參政啓……………六七
 同謝王參政啓……………六七
 賀章參政啓……………六七

免參政上兩啓……………六八
 荅高麗國王啓……………六八
 罷相出鎮同謝啓……………六八
 謝皇親叔赦啓……………六八
 賀韓史館相公啓……………六九
 同留守太尉賀生日啓……………六九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六九
 同王參政免啓……………六九
 參知政事同宗室賀啓……………七〇
 同曾簽書免啓……………七〇
 上執政辭僕射啓……………七〇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二……………七〇
 同謝舍人啓……………七一
 同韓相公啓……………七一
 同文侍中啓……………七一
卷三十六 書啓啓
 同賀冬啓三……………七二

回賓正啓三	七二
賀文太師啓	七三
謝知制誥啓	七三
同謝館職啓	七四
知常州上中書啓	七四
知常州上監司啓	七四
上揚州韓資政啓	七五
上郎侍啓二	七五
上田正言啓	七六
上撫州知州客(代人作)	七六
謝孫龍圖啓	七六
謝王司封啓	七七
謝提刑啓	七七
謝夏謚察推啓	七七
答交代張廷訊啓	七八
賀致政楊侍讀啓	七八
答桂帥余侍郎啓(安道)	七八
遠迎宣徽太尉狀	七九

上韓大尉先狀(魏公)	七九
答程公闢議親書	七九

卷二十七 書啓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八〇
賀慶州杜待制啓	八〇
賀運使轉官啓	八〇
賀鈐轄柴大保啓	八〇
賀知縣啓	八一
上宋相公啓	八一
上集賢相公啓	八一
上海戶部啓	八一
上杭州范資政啓	八二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八二
上泉州畢少卿啓	八三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八三
上明州王司封啓	八三
上運使孫司諫啓	八四

上發運副使啓	八四
上李仲偃運使啓	八四
上通判啓	八四
謝范資政啓	八四
謝知州啓	八五
謝鄴郡通判啓	八五
謝葛源郎中啓	八五
謝林中舍啓	八六
謝徐秘校啓	八六
謝林肇長官啓	八六
答林中舍啓二	八七
答定海知縣啓	八七
答臧郎中啓	八七
上樞密王尚書啓	八八
與交代趙中舍啓	八八
與張護戎啓	八八
與譚主簿啓	八八
上范資政先狀	八八

謝許發運啓	八九
謝王供奉啓	八九
答馬太博啓二	八九
答沈屯田啓	八九
答陳推官啓	八九
賀集賢相公啓(代人作)	九〇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九〇
答福州知府學士啓(代人作)	九〇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代人作)	九一
賀昭文相公啓(代宋宣獻公作)	九一
謝及第啓	九一

卷二十八 論說

易泛論	九二
卦名解	九四
河圖洛書義	九六
諫官論	九六
伯夷	九八

卷三十九 論說

三聖人.....九九

周公.....一〇〇

子貢.....一〇一

楊孟.....一〇二

材論.....一〇三

命解.....一〇五

對疑.....一〇五

卷四十 論說

洪範傳.....一〇七

易象論解.....一一八

卷四十一 論說

周南詩次解.....一二一

禮論.....一二一

禮樂論.....一二二

大人論.....一二六
致一論.....一二七
九卦論.....一二八

卷四十二 論說

九變而賞罰可言.....一二九

夫子賢於堯舜.....一三〇

三不欺.....一三一

非禮之禮.....一三二

王霸.....一三三

性情.....一三四

勇惠.....一三五

仁智.....一三六

中述.....一三六

行述.....一三七

卷四十三 論說

夔說.....一三八

蘇說	一三九
季子	一三九
荀卿	一四〇
楊墨	一四一
老子	一四二
莊周上	一四三
莊周下	一四四
原性	一四四
性說	一四五
對難	一四六
卷四十四 論說		
祿麗	一四七
太古	一四九
原教	一四九
原過	一五〇
進說	一五〇
取材	一五一

興賢	一五二
委任	一五三
知人	一五四
風俗	一五四
閔習	一五六
卷四十五 論說 雜著		
復讎解	一五六
推命對	一五七
使醫	一五八
汴說	一五八
先大夫述	一五九
先大夫集序	一六〇
題王逢原諱孟子後	一六一
許氏世譜	一六一
卷四十六 雜著		
傷仲永	一六四

同學一首別子圖	一六四
書瑞新道人壁	一六五
讀孟嘗君傳	一六五
讀柳宗元傳	一六五
讀江南錄	一六六
書李文公集後	一六七
書刺客傳後	一六七
孔子世家議	一六七
書洪範傳後	一六八
題張忠定書	一六九
題燕華仙傳	一六九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一六九
與妙應大師說	一六九
題旁詩(仲子正字)	一六九
相鶴經	一七〇

卷四十七 哀祭祭文

祭曾魯公文	一
-------	---

祭范潁州文(仲淹)	一
祭周幾道文	二
祭張左丞文(若谷)	二
祭高樞密文	二
羣牧司祭高公文	三
祭呂侍讀文	三
祭馬龍圖文	三
祭曾博士易占文	三
祭蘇虞部文	四
祭李省副文(壽朋)	四
祭高師雄主簿文	四
祭馬玘大夫文	五
祭盛侍郎文	五
祭杜待制文	五
祭丁元珍學士文	六
祭刁景純學士文	六
祭韓欽聖學士文	六
祭沈文通文	六

祭杜慶州祀文	七
卷四十八 哀祭祭文 哀辭	
祭吳侍中沖卿文	七
祭歐陽文忠公文	七
祭張安國檢正文	八
祭李審言文	八
祭沈中舍文	八
祭東向元道文	九
祭陳浚宣叔文	九
祭王回深甫文	九
祭刁博士澤文	〇
祭虞靖之文	〇
祭北山元長老文	〇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一
祭程相公琳文(爲高若訥作)	一
祭秦國夫人文(爲高若訥作)	一
祭鮑君永泰王文	一

祈雨文.....一二

謝雨文.....一二

李通叔哀辭(并序).....一三

泰輿令周孝先哀辭.....一四

卷四十九 碑誌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一四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一八

卷五十 碑誌 神道碑

贈太師中書令勳威馮公神道碑.....二一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二三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二五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季公神道碑.....二七

卷五十一 碑誌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二九

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三〇
淮南江浙荆湖南北等路制置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郎蕭公神道碑	三一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三三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三四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三五
卷五十二 碑誌行狀 墓表	
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三七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三八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四一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四四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四五
黃池主簿沈君墓表	四六
建昌王君墓表	四七

處士征君墓表	四七
鄱陽李夫人墓表	四八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四九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四九
卷五十三 碑誌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五〇
給事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五三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五四
王平甫墓誌	五六
建安章君墓誌銘	五六
王補之墓誌銘	五七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五八
卷五十四 碑誌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五八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六一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六二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六三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六四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六五
 葛與祖墓誌銘……………六六

卷五十五 碑誌墓誌銘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六七
 內翰沈公墓誌銘……………六八
 王深父墓誌銘……………七〇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七一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七十二
 王會之墓誌銘……………七十二
 袁州軍士推官蕭君墓誌銘……………七三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七四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七四
 卷五十六 碑誌墓誌銘
 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七五

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七七
 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七八
 殿直楊君墓誌銘……………七九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八〇
 吳虞士墓誌銘……………八一
 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八二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八三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八四

卷五十七 碑誌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八四
 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八六
 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八七
 員外郎郭公墓誌銘……………八八
 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八九
 員外郎馬君墓誌銘……………九〇
 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九一
 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九二

卷五十八 碑誌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九二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九三
 胡君墓誌銘……………九四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九五
 馬漢臣墓誌銘……………九五
 潁縣主簿蕭君墓誌銘……………九六
 祕書丞謝師宰墓誌銘……………九六
 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九七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九八
 秦州參軍周君墓誌銘……………九九
 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九九
 虞部郎中晃君墓誌銘……………一〇〇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一〇一
 王逢原墓誌銘……………一〇二

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一〇三
 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一〇五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一〇六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一〇八
 成固縣楊君墓誌銘……………一〇九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一〇九
 張常勝墓誌銘……………一一〇

卷六十 碑誌墓誌銘

御史王公墓碣銘……………一一一
 孔處士墓誌銘……………一一二
 致仕王君墓誌銘……………一一三
 員外郎張君墓誌銘……………一一四
 謝景同墓誌銘……………一一五
 參軍杜君墓誌銘……………一一五
 金溪吳君墓誌銘……………一一六
 南京沈公墓誌銘……………一一六
 吳錄事墓誌銘……………一一七

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一一八
 南康侯仲行墓誌銘……………一一八
 華陰侯仲鷹墓誌銘……………一九
 祁國公宗述墓誌銘……………一九
 將軍仲夔墓誌銘……………二〇
 大將軍世仍墓誌銘……………二〇

卷六十一 碑誌墓誌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一一一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一一一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一一二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一一三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一一四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一一四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一一五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一二五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一二六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一二六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一二七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一二八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一二九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一二九

卷六十二 碑誌墓誌銘

鄭女墓誌銘……………一三〇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一三〇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一三〇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一三一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一三一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一三二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一三三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一三四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一三四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一三五

王夫人墓誌銘……………一三五
 仁壽縣君康氏墓誌銘……………一三六
 薄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一三六
 永嘉縣君武氏墓誌銘……………一三七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一三七

附錄 拾遺

賦……………一三九
 首善自京師賦（崇勸儒學爲天下始）……………一三九
 劄子……………一四〇
 論孫覺令吏人爲童疏劄子……………一四〇
 進二經劄子……………一四〇
 制誥……………一四一
 大理寺丞張服改太子中舍制……………一四一
 許將可大理評事制……………一四一
 沈德妃姪授監簿制……………一四一
 皇親叔敖轉官加勳制……………一四一

皇親叔敖轉官加勳制……………一四二
 軍恩轉官制一……………一四二
 軍恩轉官制二……………一四二
 吳省副轉官制……………一四二
 士度支轉官制……………一四三
 承制王欽等轉官制……………一四三
 崇班胡瑛等改官制……………一四三
 宋守約殿前都虞候制……………一四三
 表……………一四三
 賀降皇太子表（代）……………一四四
 賀生皇子第五表……………一四四
 賀生皇子第六表……………一四四
 賀生皇子第八表……………一四五
 賀正第五表（元豐六年）……………一四五
 賀正第六表（元豐七年）……………一四五
 賀冬第四表（元豐五年）……………一四五
 賀南郊禮畢表……………一四六
 乞皇帝御正殿復常膳第三表……………一四六

辭使相第三表.....	一四六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第一表.....	一四七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第三表.....	一四七
謝賜生日表.....	一四八
論說.....	一四八
性命論.....	一四八
性命論.....	一四九
名實論上.....	一五〇
名實論中.....	一五一
名實論下.....	一五二
荀卿論上.....	一五三
雜著.....	一五三
夫子賢於堯舜說.....	一五四
國風解.....	一五五
論舍人院條制.....	一五六
祭先聖祝文.....	一五七
祭先師祝文.....	一五八
書.....	一五八

上蔣侍郎書.....	一五八
上龔舍人書.....	一五九
再上龔舍人書.....	一六〇
與沈道原書一.....	一六二
與沈道原書二.....	一六二
與沈道原書三.....	一六二
與耿天隲書一.....	一六三
與耿天隲書二.....	一六三
與郭祥正太博書.....	一六三
與郭祥正太博書.....	一六三
與孟逸秘校書.....	一六三
與林宰書.....	一六四
與呂參政書.....	一六四
再答呂吉甫書.....	一六四
答田仲通書.....	一六五
答杭州張龍圖書.....	一六五
答王深甫書.....	一六五
啓.....	一六六

賀杭州蔣密學啓·····	一六六
賀太守正啓·····	一六六
回皇親謝及篤啓·····	一六七
回賀生日啓·····	一六七
序·····	一六七
送邱秀才序·····	一六七

王
安
石
文
集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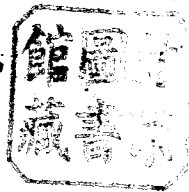
王安石文集

卷一 奏議書疏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

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譏訕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愚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慮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異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軋天下之耳目，翬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接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



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業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軌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

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棄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第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微賤兔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千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閱人士之

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脩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

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

所謂養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生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夔衣服者其君流。」禮記曰：「屨成誥曰：『屨成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殺夫羣飲。」夔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

議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霸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

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者，以告于上，而察之，識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間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職，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

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致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慮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願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虞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

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繕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自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虞工於官府，虞農於畎畝，虞商賈於肆，而虞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

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兩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好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強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

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有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譔譔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

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泥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

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進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

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惰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已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

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

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當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殿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若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縋死於藟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於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

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

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故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

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潰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諭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

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輟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虞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東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東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待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不一二以法東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虞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不一二之以法東縛之，故雖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肯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肯，苟非有罪為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肯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肯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

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章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蕭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一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徵晉武帝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為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

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

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

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情所願得者善行矣，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

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願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取。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初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初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願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初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相

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初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

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甯，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

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驚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行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倦倦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時政疏

年月日，具位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以困窮天下之民，固以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而已至也。

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以薄，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逸豫而無爲，可以徵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梁唐三帝者，不知慮此，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難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尙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所不及之悔矣。

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若藥不瞑眩，

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狼疾爲憂，而不以一日之輿眩爲苦。臣旣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進戒疏

熙寧二年五月十一日，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賜紫金魚袋，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

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己。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

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有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設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戒，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戒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

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有愛以成德，而有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慙慙，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察。

卷二 奏議 奏狀

乞免就試狀

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發來赴闕就試者。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比嘗以此自陳，乞不就試，慢廢朝命，尙宜有辜。幸蒙寬赦，卽賜聽許。不圖遜事之臣，更以臣爲恬退。今臣無葬嫁奉養之急，而遂巡辭避，不敢當清要之選。雖曰恬退可也。今特以營私家之急，擇利害而行，謂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罷縣守闕，及今二年有餘，老幼未嘗甯宇，方欲就任，卽令赴闕，實於私計有妨。伏望聖慈察臣本意，止是營私，特寢召試指揮，且令終滿外任，一面發赴本任去訖。

辭集賢校理狀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齎到勅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聞命震怖，不知所以。伏念臣曠者再蒙聖恩召試，臣以先臣未葬，二妹當嫁，家貧口衆，難住京師，乞且終滿外任，比蒙矜允，獲畢所圖。而門衰祚薄，祖母二兄一嫂，相繼喪亡，奉養昏嫁，葬送之窘，比於向時爲甚。所以今茲纔至闕下，卽乞除一在外差遣，不願就試。以臣疵賤，謬蒙拔擢，至於館閣之選，豈非素願所榮，然而不願就試，正以舊制入館，則當供職一年，臣方甚貧，勢不可虞。此臣所以不敢避于審朝廷之舉，而苟欲就其營養之私。不圖朝廷不加考試，有此除授，臣若違犯命之罰，受而不能自列，則是臣前所乞爲以私養要君而誤陛下，以無名加寵也。又聞朝廷特與推恩，不候一年，卽與在外差遣，且一年供職，乃是朝廷舊制，臣以何名敢當此恩，而累朝廷廢廢久行公共之法。又見新制，近臣薦舉官吏，非條詔指揮，不得用例施行，令出已來，未能十日，今臣有此除授，乃因近臣薦舉，不加考試，又非條詔指揮，臣雖不肖，獨何敢冒過分之寵，而以身爲廢法之首乎？伏望聖慈察臣本意，從臣私欲，追還所授，特與除一在外合入

差違，則使公義不虧於上，私行不失於下，臣不任激切祈恩待報之至。所有劾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齎到劾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具狀陳列，乞追還所授。今月五日，又准中書差人齎到劾牒，令臣受職，不得辭免。臣以微賤，誤蒙采拔，非臣隕首足以報稱，然分有所不敢受，名有所不敢居，竄以愚上得辜，終不敢冒恩苟止。何則？臣以擇利辭試，而朝廷因與免試推恩，是臣以辭試上累朝廷，而朝廷果以恩澤副之也。不獨傷臣私義，固以上累國體，此臣所以惓惓至於再三而終不敢止。且勸沮之方，失不在大，如臣心實擇利而迹有辭讓之嫌，以故朝廷特有優假，臣恐進趨之士有以窺度聖世，將或立小異以近名，託虛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復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不當遂已成之命，而難於追改也。竊見近臣比有辭讓官職，皆義所當得，而特以禮辭讓，朝廷固宜必使受之而不聽，如臣卑賤，今所陳列直以分不當得，非敢以為讓也。伏望聖慈，聽臣所守，特與追還所授。臣區區之誠，期於得請而後敢已。所有劾牒，臣不敢受。

三

右臣三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差人齎到劾牒一道，除臣集賢校理，臣以分不當得，已再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九日，又准中書差人齎到劾牒，令臣不得辭免。是臣區區之意，終未蒙朝廷省察。臣於他官苟可以得，則或悉力求之，唯恐利之不多，而勢之不便，非能有所辭讓也。至於私養之不給，則苟求冒取，亦無所不至。今朝廷特除以為校理，則再三于素朝廷，終不敢受者，誠以要君罔上之罪大，故甯以他得罪，而於此不敢順命苟止。

也。所謂要君者，臣前狀已言之矣。所謂罔上者，朝廷除校理，必先考試，今獨推恩，異於尋常，朝廷不以臣爲小有異能，則必以臣爲小有異行，臣無其實而敢冒此恩，此乃所謂罔上也。且臣蒙恩與試久矣。臣非敢終辭也，特以勢未便爾。若朝廷且從臣欲使臣他日之力，足以供職京師，而無乏養之憂，則臣自當援恩求試，豈敢上煩朝廷敦迫，何必遽加特恩，使朝廷爲苟舉，而臣爲苟得者乎？臣聞之古人曰：「明主可以理奪。」又曰：「匹夫不可奪志。」臣敢守此語，以至於再三。伏乞聖慈，特賜矜允，煩冒天威，臣無任祈恩待報，惶恐迫切之至。

四

右臣蒙恩除集賢校理，以分不當得，已累曾具狀奏聞，乞追還所授。今月二十四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更不許辭讓。臣以小官，非敢以禮爲讓也，直以分不當得，理當自言。蓋聞當得而讓，則上有所不得聽，不當得而授，則下有所不敢承，不聽不爲迫下，不承不爲慢上，以其義也。臣誠不肖，然區區之私，具狀四奏者，竊以爲匹夫之志，有近於義，是以仰追恩威，至於再三，終不敢受。伏望聖慈，俯察臣愚，特與追還所授。臣無任。

辭同修起居注狀一

臣蒙恩差臣同修起居注者，聖恩深厚，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然臣去年始蒙恩，特除直集賢院，當是時，臣驅勉不敢久違恩指，至今就職，纔及數月，又蒙恩有此除授。臣竊觀朝廷用人，皆以資序，臣入館最爲日淺，而材何以異人，終不敢貪冒寵榮，以干朝廷公論。伏望聖慈，察臣誠心，非敢飾讓，特賜追還所授。

二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居注劾。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劾供職。伏念臣前奏所陳，實繫朝廷用人之體，今特於臣私義有所不安，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特賜追還所授。

三

臣昨進狀乞追還所授同居注劾。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劾供職。疏遠小臣，上煩朝廷敦獎如此，而區區所陳，終不敢止者，誠以謂進在臣先，而才行當蒙選擇，則與之宜有先後；臣入館資序最爲在後，而獨先被選，竊以爲非朝廷用人之體。此臣所以不敢也。念臣異時得以敘進，臣雖不肖，豈敢復辭？且臣已據辭避職事，而不爲朝廷所察。今若又迫於教喻，驅勉供職，則是臣每飾辭讓之虛文，以玩黷朝廷，人雖不以爲言，臣亦何顏以立於世？蓋以臣事君，苟心知其甚不可，則甯得舉而不從。況臣幸在聖人至仁隆寬盡下之時，謹分守以辭其所不當得之寵榮，必無方命之罰；則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伏望聖慈察臣如此，早賜追還所授。

四

臣累進狀乞免同居起居住。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劾供職。卑賤之臣，屢煩聖恩教喻，誠惶誠恐，不知所措。然臣聞人無信不立，臣事君以忠，忠者不飾行以微榮，信者不食言以從利。臣固嘗曰：「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若臣既有此言，而終於託不得已以繫寵授，則是臣飾行食言，而實無自守之義，非所以稱朝廷獎馭之意，而明區區避讓之本心。甯以違命受譴，終不敢身爲僞僞之首，以傷聖時忠實之化。伏望聖慈，早賜追還所授。

五

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累降指揮，更不得辭讓，便令受勅供職。聖恩所以加臣者如此，非臣陷陶隨首，所能報稱。然臣愚不肖，不知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臣以此者，何也？爲其賢於人也，固有廉讓忠信之實也。度越衆人而貪其所不當得，非所以爲廉讓；知其不當得而辭於上，以爲朝廷之命，雖欲必行而不改，臣之愚心，亦將固守而不移，然終於託不得已以私其寵利，非所以爲忠信。無廉讓無忠信，然而朝廷必欲度越衆人而加之以其所不當得之職事，臣恐執政大臣必受比周朋黨之嫌，陛下必獲不察蔽欺之謗，臣亦不得自託於忠廉之行，而居下茲利之人，窺朝廷之間，爭飾僞讓，以徼一時之幸，而有傷忠厚之俗。其事如此，在朝廷不可以不深思而聽臣之辭，臣亦不可以不固守而違朝廷之命。誠願陛下日月之明，察臣今日之請，辭窮理極，非如向時避讓職事，猶在可冒之地，雖由此得事，必不敢以身爲亂俗之首。伏乞斷自聖心，無牽於左右大臣之過論，特賜追還所授。

六

臣累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奉聖旨不許進狀辭讓者。聖恩深厚，一至于此。臣誠惶誠恐，震怖不知所出。竊觀朝廷近日辭讓職事，未嘗有蒙聽許者，而臣又嘗辭讓職事，而不爲朝廷聽許矣。今復守辭讓之說，以請於朝廷，固宜聖恩不即聽許。然臣已習見朝廷未嘗許人辭讓職事，而猶惓惓自陳所守，不避僞讓之嫌，誠以螻蟻微誠，自誓終不敢受冀蒙天聰，終初省察而已。今若迫於恩指，遂叨寵利，則人雖不以爲言，臣實無顏以處。使臣負僞讓之謗，則朝廷豈免濫恩之譏？臣雖不肖，義實不敢安此。且方今之所患而務絕者，方在於進取，而不在于辭

讓；方在於欺罔，而不在於忠信；臣若託不得已終叨寵利，不願其已出之言，則是去辭讓而引進取，毀忠信而爲姦罔。朝廷本欲拔取人才，而所得者，乃有去辭讓毀忠信之嫌，恐非所以示天下而厲士大夫之操也。此臣所以不敢避方命之罰，而守其區區之說，誠不敢以身累國，非特欲全其私義而已也。伏望聖慈，卽賜聽許，令朝廷不失所授之宜，臣亦不失所守之信。

七

臣昨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朝廷已行擢用，依累降指揮，不得違避者。孤賤之臣，行能淺薄，當朝廷清明收用賢俊之時，幸得著位外庭，豈非榮顯？況又蒙拔擢，備任清要，丁富獎勵，使必就官，此雖隕首割心，自知無以報稱。然臣所以不敢受命，而猶守其區區之說者，誠以責在臣前，尙有未蒙選者；臣若苟覓寵利之可得，而忘避讓之義，苟知避讓而不能固其所守，非朝廷所以拔擢臣之意，又非臣所以報稱朝廷之心。且誠已行之命，以伸自守之志者，朝廷之令名；食言喪志，以順命爲悅，攀寵利者，臣之醜行。今朝廷重得令名而使臣輕爲醜行，此臣之所不諭也。臣幸蒙任使，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朝廷以爲可任，異時以次升擢，於分不爲進越。則臣雖不肖，其亦何說之敢辭？誠望聖慈，哀臣懇迫，檢會臣前後所奏，察其理有可言，特賜追還所授。

再辭同修起居注狀一

右臣今月二十六日，准勅差臣同修起居注。伏念臣行能無異衆人，入館最爲日淺，向叨選擇，嘗已固辭，幸蒙聖恩，方賜聽許。今同館之士，才能資序，出臣右者尙多，而又蒙誤恩，有此除授，在臣理分，固不敢當。兼臣久住京師，親老口衆，而自春至今，疾病相仍，醫藥百端，未得平愈，近已進狀乞一知州軍差遣。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

賜進還所授。除一知州軍差遣，使臣無進越冒榮之學，而得紓私養之急。所有同修起居注勅牒，臣不敢受。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二

右臣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受勅。臣愚不肖，幸當朝廷拔擢賢雋之時，獨蒙不次之選，豈不榮哉！然臣入館最爲日淺，而行能無異衆人，故不敢度越衆人，以繫寵利。向時守此說以辭朝廷之命，至於八九，而聖恩不以臣言爲不信，幸賜聽許。今纔數月，同館之士資序在臣右而行能足充此選者尙多，遽蒙聖恩有此除授，令臣今而可受，則向之辭命至於八九者，果何心也？昔鄭以伯石爲卿，則辭，太史退則又使之命已，命已則又辭焉，三辭而後受策。於是子產始惡其爲人，夫子產所以惡之者，不以其飾辭讓而無忠實之志乎？臣之蒙恩，雖出於無求，然始則託辭讓之名以煩恩朝廷，終則徼一日之利以忘前言之信，推事考情，亦何以異於伯石？臣誠固陋，終不敢奸子產之所惡，以上昭聖時任人之失。且朝廷必以臣粗習文藝，而忠信可使，則臣固嘗曰：異時循次選用，則臣不敢辭。伏望聖恩察臣誠懇，特賜進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使臣得遂前言之信，而又有以紓親養之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三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前後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勅者。聖恩加臣無窮，臣愚固守無已，臣誠惶恐震怖，不知所爲。然臣義有所不敢爲，故不敢冒恩而苟止。伏念臣以資序在臣右而行能宜繫此選者尙多，故嘗自列至於八九，幸蒙聖恩聽察，而所除始無擇一人，若臣今遂冒居，則是謂在臣右

者已無可選。臣以應舉入仕，磨勸遷官，本圖宦達，非敢苟爲高抗。至於思踰理分，度越衆人，官謗所歸，臣亦不敢苟得，以忘前言之信。兼臣自春至今，疾病相仍，加以氣衰，舊學幾廢，親老口衆，久住京師，近嘗進狀乞一閑慢州軍差遣。伏見近例，見任修起居注，以便親求罷出，補外官，管蒙朝廷聽許。蓋當聖時，務以仁恕優容臣下，則以便親而求外補，朝廷之所宜從。伏望聖慈，哀臣懇迫，特賜追還所授，除臣一知州軍差遣，以便私養。且令臣無進越冒榮之舉，所有同修起居注勅牒，臣不敢受。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四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依累降指揮，便受勅，更不得辭免者。臣之懇懇，已具前奏，蠅蟻微誠，未能上動聖聽。臣誠惶怖不知所爲。然臣愚不肖，以謂朝廷革因循之弊，以不次官人，當得異能之士，然後允衆人之望，而因循之弊，可以遂除。臣治身則行能不備，居官則職業無稱，雖知好學，而所得未可以施於實用。故嚮蒙選擇，即自以行能無異衆人，而不敢度越衆人受職。幸蒙聽許，纔及數月，即欲度越衆人，言行本末，不相顧如此，豈稱朝廷選擇之意。雖令言者不以是爲臣舉，臣實無顏以處。伏望聖慈，察臣累奏，情理備盡，特賜追還所授。臣不任祈恩待報激切之至。

五

右臣近進狀乞免同修起居注。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便受勅供職。臣之區區，辭說已窮，然不敢避違慢之罪而若止者，非特欲守前言之信，亦不敢上累朝廷。蓋臣有冒榮失守之罪，則朝廷亦有選擇失人之謗，因啓天下好利之士，僞讓以要君，則甚傷聖時風俗。此臣之所大懼也。若聖恩幸聽臣言，使臣得安理分，則臣

爲不失所守，臣能不失所守，則朝廷不失所選矣。朝廷不失所選，而又隆寬廣裕以曲盡臣志，請宜無傷而適足以感厲天下之士。且朝廷以臣粗涉藝文，忠信可使，不復責其行能之備，必欲擢置從官，則臣固嘗曰：臣已備官三司，列職儒館，若終免於羣戾，則循次受選，自不爲過。當朝廷清明，拔用賢雋，有志之士，孰不幸願寵榮？如臣之愚，豈獨異於衆人？誠以不敢度越衆人，故嘗自列至於入九朝，廷隆寬盡下，已嘗幸聽臣言。曾未數月，臣卽不復自顧前言之信，若令言者謂臣要君以僞，臣誠無辭可以自明。伏望聖慈，察臣所守如此，臣誓堅死節，上報聖知，臣不任祈恩待報之至！

辭赴闕狀一（治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右臣准中書劄子，伏奉聖恩，以臣喪服既除，特授故官，召令赴闕。竊逆餘生，尙蒙齒錄，非臣隕首所能報稱。理當卽日奔走就塗，而臣抱病日久，未任跋涉，見服藥調理，乞候稍瘳，卽時赴闕，謹具狀奏聞。

二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體認朝廷累降指揮，疾速發來赴闕。臣愚無狀，屢蒙聖恩逮及，自非抱疾，不任職事，豈敢故爲遁慢？臣近已奏陳，乞一分司官，於江寧府居住，伏望聖慈，特賜矜許所冀，便於將理，終獲有瘳。則臣雖有知無補於聖時，猶當乞備官使，仰副朝廷眷錄之意。

三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合依累降指揮，發來赴闕。螻蟻微誠，不能感動，至煩朝廷，恩旨屢降，臣實惶怖，

不知所爲。伏念臣本以孤生，實無才用，誤蒙仁宗拔擢，備數從官。當大行皇帝亮陰之際，始以親喪解職，久尸榮祿，無補聖時。今陛下以仁孝之實，紹承聖緒，臣於私養，既無所及，唯當追先帝之遇，致身於陛下之時。若自度力用，堪任職事，何敢擅慢朝廷詔令。至於經涉歲時，緣臣自春以來，抱疾有加，心力稍有所營，卽所苦滋劇。所以昧冒奏陳，乞且分司，實冀稍可支持，卽乞復備官使。天聽高邈，未蒙矜允，雖欲扶伏奔走闕庭，而力與願違，不能自強。伏望聖慈，察臣懇迫，令檢會臣累奏，特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屏營激切之至。

辭知江寧府狀

右臣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勅牒，蒙恩差知江寧軍府事。犬馬之疾，自隔清光；天地之恩，曲垂眷恤。以臣丘墓所在，就付兵民之權，非臣肝膽塗地，所能報稱。萬一然臣所抱疾病，迄今無損，若輒冒恩寵，勉典當領路大藩，恐力用無以上副朝廷委任。伏望陛下察臣如此，儻以臣遠侍先帝，未許分司，則乞除臣一留臺官觀差遣，冀便將理，終獲有瘳。普嘗捐軀，少報聖德。所有勅牒，臣未敢祇受，已送江寧府收管。謹具狀奏聞。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前件官明敏方直，有政事之材。臣奉使江東時，樞爲旌德縣令，聽訟鞠獄，尤爲精明；隨所施設，皆有方略。

舉錢公輔自代狀

伏觀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忠信篤實，富於文學；職事所及，不爲苟且。以臣鄙薄，實爲不如；冀之蔡林，必有補助。今舉自代。

舉呂公著自代狀

具某官呂公著，沖深而能謀，寬博而有制，其器可以大受，而退然似不能言，故衆人知之有所不盡。如蒙選用，得試其才，必有績効，不孤聖世，臣實不如。今舉自代。

舉謝卿材充升擢任使狀

前件官公廉自守，曉達民事。嘗知燕州臨川縣，縣人至今稱說，以爲良吏。督率百姓，修復陂防，所溉頃畝甚多，水旱皆蒙其利。若朝廷興修功利，或選人才典領劇郡，皆可任使。

舉屯田員外郎劉彝狀

屯田員外郎溫州通判劉彝，聰明敏達，有濟務之材。堪充升擢繁難任使。

勅舉兵官未有人堪充狀

具位臣某，准今年六月二十三日宣，令臣同壽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限一月內具姓名聞奏；卽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軍州已上人數，右具如前。伏緣臣所職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大使臣，卽不見有堪充主兵官者。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渭州兵馬都監蓋傳等充邊上任使狀

其位臣某，准宣同舉保舉不拘路分，有武勇謀略三班度臣二員，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者。始謹具如前。臣伏觀東頭供奉官權渭州兵馬都監，兼在城巡檢蓋傳，有智略能訓治軍旅，東頭供奉官江寧府龍安鎮巡檢王崇稷，有武勇能擒捕盜賊，臣今保舉堪充邊上使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不如舉狀，臣甘當同舉。其人並不是臣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古渭寨都監段充充兵官任使狀

其位臣某，准宣節文同舉保舉大使臣，堪充主兵官二員，姓名聞奏，即不得舉見任兩府親戚，并已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數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觀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秦州古渭寨都監段充，武勇才略可用，嘗以戰鬪有功，堪充主兵官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奏，及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舉。其人與臣不是親戚，亦無親戚見任兩府，不係路分都監，及知州軍已上人資敘，所准宣命令舉兩人，今且保舉到段充一員，尚闕一員，見訪求別狀舉次，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卷三 奏議劄子

擬上殿劄子

臣蒙恩奉使，歸報陛下，敢因邊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臣竊見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顧內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患於夷狄，天下之才力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智之士，愾愾然常恐天下之不久安，此其故何也？患在無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方今之法度，多不合於先王之法度故也。孟子曰：「

有仁心仁聞，而人不被其澤者，爲政不法先王之遺故也。一非此之謂乎？以今之時，方先王之時遠矣，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不同，而欲一二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而臣以謂當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五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

雖然，以方今之勢，變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而臣固以謂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未必能者，何也？方今天下之吏才少，故也。朝廷之人才固嘗簡在陛下之聰明，以臣使事之所及，則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世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之衆，孰能一二推行之，使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未必能也。

然則方今之急在乎人才而已。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材嘗衆矣，蓋其所以陶冶而成之者有道，所謂陶冶而成之者，詩書傳記之所載，其大略可見矣。陛下嘗試詳延大臣左右，及天下智能才諳之士，使其論先王所以成天下之才者，其設施之方如何？今之所以異於先王而人才不足者，其各安在其欲變而通之，以合於先王之意，而成天下之才，宜何施爲而可？陛下因擇其言之近於理者，使之相與上下反覆爲論焉，因取其宜於時者施焉，則人才宜衆矣。夫成人之才甚不難，人所願得者尊爵厚祿，而所樂者善行，所恥者惡名也。今操利勢以臨天下之士，勸之以其所樂，而予之以其所願，則孰肯背而不爲者？特患不能爾，而吾所以責之者，又

中人之所能爲，則不能者又少矣。

夫成人之才甚不難，而自古往往不能成人之才，何也？以人主之才不足故也。蓋人主無恭儉之德，無聰明睿智之才，無仁民愛物之意，則嬖佞諂諛，姦罔蔽欺，殘賊放恣之人，皆得志於時，而推其類以亂天下，雖有良法，不能成天下之才矣。今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而又因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公聽並觀，以進退天下之士，則所以成天下之才，特患無良法，而陛下推至誠惻怛之心以行之，則臣雖愚，固知人之才不難成也。人才既衆，則陛下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夫然後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乎先王之意，甚易也。陛下不能如此，苟於積蔽之末流，因不足任之才，而修不足爲之法，臣恐在軍者日以勞，而士民愈以窮困，汙濫，而於天下國家愈其無補也。

臣幸以使得事歸報，徒舉利害之一二，而無補於世。非臣之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輒不自知其驚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伏惟陛下詳擇其中，天下幸甚也。

上五事劄子

陛下即位五年，更張改造者數千百事，而爲書具，爲法立，而爲利者，何其多也？就其多而求其法最大，其效最晚，其議論最多者，五事也。一曰「和戎」，二曰「青苗」，三曰「免役」，四曰「保甲」，五曰「市易」。今青唐洮河幅員三千餘里，舉戎羌之衆二十萬，獻其地，因爲熟戶，則和戎之策已效矣。昔之貧者，舉息之於豪民，今之貧者，舉息之於官，官薄其息，而民救其乏，則青苗之令已行矣。惟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爲大害。緩而圖之，則爲大利，急而成之，則爲大害。傳曰：「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若三法者，可謂師古矣。然而知古之道，然後能行古之法，此臣所謂大利害者也。

蓋免役之法出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玉制所謂庶人在官者也然而九州之民貧富不均風俗不齊版籍之高下不足據今一旦變之則使之家至戶到均乎如一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吠畎苟不得其人而行則五等必不平而募役必不均矣。

保甲之法起於三代丘甲管仲用之齊子產用之鄭商君用之秦仲長統言之漢而非今日之立異也然而天下之人彘居厲聚散而之四方而無禁也者數千百年矣今一旦變之使行什伍相維鄰里相屬察察而顯諸仁宿兵而藏諸用苟不得其人而行之則播之以追呼駭之以調發而民心搖矣。

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今以百萬緡之錢權物價之輕重以通商而貴之令民以歲入數萬緡息然甚知天下之貨賄未甚行竊恐希功幸賞之人速求成效於年歲之間則吾法廢矣臣故曰三法者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爲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爲大害。

故免役之法成則農時不奪而民力均矣保甲之法成則擾亂息而減勢彊矣市易之法成則貨賄流通而國用饒矣。

議入廟劄子

臣今日曾公亮傳聖旨以臣寮上言郊祀不當入廟令臣詳議臣愚以爲制天下之事當令本末終始相稱今既奉先帝遺詔外行以日易月之禮又稽所以崇事祖宗皆循本朝制度獨於入廟則欲變先帝故事而遠從三代之禮臣恐於事之本末終始不爲相稱必欲盡除近世之制度一以三代爲法則今陛下尚在諒陰之中非可以制禮之時且言者以爲喪三年不祭於廟禮也而今乃欲令公卿代告此何禮也臣竊以爲今之禮不合於三代者多矣言者不以爲非而專疑不當入廟者蓋於所習見則安於所罕見可怪恐不足留聖聽也臣學術淺

版，與蒙訪遠，敢不盡愚取進止！

言尊號劄子（庚戌六月七日）

臣伏以陛下緝熙光明，如日之方升；布利施澤，如川之方至；號名於實，豈能有所增加？輒復卷卷，妄有陳請，徒以祖宗故事適在此時，臣子之心，懷不能已。陛下受而不拒，足以俯順人心。臣獨不能無疑者，陛下以西垂之勞，方以過爲在已，遠膺徽冊，似或未安。臣等以歸美爲忠，陛下以撝謙爲德，布之海內，誰曰不然？伏惟聖心，更賜詳酌！

論罷春燕劄子

臣竊以邊夷外畔，士卒內潰，吏民騷動，死傷接踵，恐非燕而用樂之時。且此月休假已多，又加兩日，卽恐急奏或致留滯。臣愚謂宜罷燕以副聖心仁惻，且又不妨應接機速公事。如蒙省察，乞議中旨施行！

論館職劄子一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人，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尙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人，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

是非利害及所當施設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閭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閭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中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允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已闢四門明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

以今在位乏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王之入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夏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接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王之徒循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王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王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入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于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

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如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兼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願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

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慝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暮，已復旋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祇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二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爲公卿，然陛下不親見其可賢，亦難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爲合於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爲三館祇候，親考試其材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如此考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願舉，欲其延閣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

陛下自即位已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於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

天下之利害，其弊已發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親近忠良而已。伏惟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敢及此者，忠臣憊憊之義也。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虛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懇，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富屈已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乎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遠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富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強橫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鈎考，而

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惡，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效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勅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嘗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嘗以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相度牧馬所舉薛向劄子

臣等竊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研謂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明效也。使得人而不久其官，久其官而不使得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成功。今臣等相度陝西一路買馬監牧，利害大綱已具奏聞。

伏見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精力強果，達於政事，河北便糴，陝西推鹽，皆有已試之效。今來相度陝西馬事，尤爲詳悉。臣等前奏已乞就委薛向提舉陝西買馬及監牧公事，今欲乞降指揮，許令久任。緣今來馬價多出於解池鹽利，三司所支銀納絹等，又許令於陝西轉運司兌換見錢。今薛向既掌解鹽，又領陝西財賦，則通融變轉，於事爲便。兼臣等訪問得薛向陝西係官空地，可以興置監牧處甚多，若將來稍成次第，卽可以漸興置，蓋得西戎之馬，牧之於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材，而就令經始，三利也。

又河北有河防塘泊之患，而土多馬齒不毛。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所占草地，多是肥饒，而馬又不堪，未嘗大段蕃息。若陝西興置監牧，漸成次第，卽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陝西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費，以肥饒之地賦民，而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虞，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此又利之大者也。如允臣等所奏，卽乞薛向所奏舉官員及論改舊弊，朝廷一切應副，成功則無受賞，敗事則無彈劾，如此則臣等保任薛向，必能上副朝廷改法之意。如將來敗事，臣等各甘同專，取進止。

論許舉留守令勅劄子

臣伏奉今月二十九日中書降勅語，諸州知州，知軍，知縣，縣令內，有清白不擾，而政迹尤異，實惠及民，有如係三周年，或三十箇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到任已及一年已上，其知州軍許本路安撫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知縣縣令，即更與本處知州軍通判，並連署同奉保舉再任，仍須於奏狀內將本官到任以來，政迹可紀實狀，一一條列，奏委中書門下，更加察訪，如不是妄舉，即進呈取旨，當議量所述政迹，及合入資序，推恩許令再任，令臣撰勅辭者，臣竊以謂朝廷欲使守令之宜民者，久於其官，誠亦方今政務之先急。然勅意有於方今事變，尙未合者，今審官除知州軍皆待一年八月闕，知縣縣令亦大抵待闕一年以上。今若使係三年及三十月替者，須候成資，方得舉留再任。比及朝廷報許，即其人係三十月替者，已及替期，係三年替者，亦已去替期不遠，待闕之人，亦已赴任，雖未赴任，亦多已待闕一年，方復使之遷就審官，別求差遣，即於人情，有所未安。兼朝廷欲使守令久於其官，爲其自知勢可以久，則果於有爲，而又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則必候成資，然後許之再任，孰若一年以上，即皆許之舉留如此，則已除待闕之人，免往返之勞弊，而被留之守令，又早自知其當久，而於興利除害，敢有所爲。所有勅詞，臣雖已具草，如以臣議爲允，只乞於所降勅語內，除去如係三周年，或三十箇月替到任已及成資，係二周年替，二十二字，取進止！

乞朝陵劄子

臣當仁宗皇帝英宗皇帝遷坐之時，方以遭喪，疾病在外，今蒙召還，復備從官，伏見朝廷將命官朝拜諸陵，臣欲備使，冀得少紓螻蟻區區感慕之情，伏望聖慈，特賜許許，取進止！

乞免修實錄劄子

臣淮閣門報，勅差臣與吳充同修英宗皇帝實錄。竊緣臣於吳充爲正親家，慮有共事之嫌。今來實錄既止，闕呂公著一人，臣於討論綴緘，不如吳充精密，若止差吳充一人，以代公著，自足辦事。伏望聖恩，詳酌指揮，所有勅牒，臣未敢受。取進止。

乞改科條制劄子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學校，故道德一於上，而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爲於世。自先王之澤竭，教養之法無所本，士雖有美材而無學校，師友以成就之，議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復古制，以革其弊，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義，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於天下，庶幾可復古矣。所對明經科欲行廢罷，並諸科元額內解明經人數添解進士，及更俟一次科場不許新應諸科人投下文字，漸令改習進士，仍於京東、陝西、河東、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學官，使之教導。於南省所添進士，奏名仍具別作一項，止取上件京東、五路應舉人，並府監諸路曾應諸科改應進士人數，所貴合格者多，可以誘進諸科，勸習進士科業，如允所奏，乞降勅命施行。

廟議劄子

淮中書門下奏，淮治平四年閏三月八日，勅遷僖祖廟主，藏之夾室。臣等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繼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故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竊以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附於子孫，殆非所以順

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前載，雖或有然，考合於經，乃無成憲；因情制禮，實在聖時。伏惟皇帝陛下，仁孝聰明，紹天稽古，動容周旋，惟道之從。宗祀重事，所宜博考，乞以臣等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

議服劄子

先王制服也，順性命之理而爲之節，恩之深淺，義之遠近，禮之所與奪，形之所生殺，皆於此乎權之。傳曰：「三年之喪，」未有知其所從來者也。蓋暮年及總麻，緣是以爲衰，而其輕重遲速之制，非得與時變易，唯貴之於賤，或降或絕，或否。蓋在先王之時，諸侯大夫各君其父兄，欲尊尊之義有所伸，則宜親親之恩有所屈，此其所以降絕之意也。自封建之法廢，諸侯大夫降絕之禮，無所復施，士大夫無宗，其適孫傳重之屬，不可純用周制。臣愚以謂方今惟諸侯大夫降絕之禮可廢，而適子死，非傳尊者無家子，乃可於適孫承重，自餘喪服，當用周制而已。何則？先王制服，三年之喪以爲差，非得與時變易故也。然自秦漢以來，言禮者或失經旨，而歷代承用，傳守至今，與夫近世改制，亦皆有說，非以義折衷則不明。故臣於所欲定則爲議以辯之，未學寡陋，獨用已見，決千歲以來之所惑，恐不能盡。伏乞以付學士大夫博議，令臣得與反復。

議南郊三聖並侑劄子

臣等聞推尊尊以享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廢，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配，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廢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僭乎享親。推存事亡，則非所以甯親也。臣等今詳議，欲乞各如禮官所議。

議郊祀壇制劄子

先王所以交於神明，壇坎牲幣，器服時日，形色度數，莫不依其象類。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圓丘，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爲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地也。蓋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天陽而動，故祀於地上之圓丘，而禮神以蒼璧，璧亦圓也。地陰而靜，故祭於澤中之方丘，而禮神以黃琮，琮亦方也。合祀天地爲圓壇，而於國陽之地上，豈聖人以類求神之意哉？熙寧郊儀，祭皇地示壇八角，祭神州地示壇廣四十八步，高五尺。今則變方爲圓壇，神州築方壇而復無坎，皆不應禮。伏請皇地示神州地示爲方壇，壇之外爲坎，庶協古制。

議郊廟太牢劄子

謹按禮記王制祭宗廟之牛，角搯，周禮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入古者諸侯五廟，禘祠烝嘗，每廟一太牢；大夫三廟，有天子之大夫，故曰大夫用索牛，謂之索者，求得而用之，但不在齋而已。諸侯之禘祭，用太牢，吉祭則少牢，自諸侯與天子之大夫，時祭用牲，如此，然則天子之祭用牛者可知矣。唐郊祀並宗廟社稷等祭，悉用太牢，其後稍易舊制，九廟時享，有攝事共用一犢。國朝開寶初，冬至親郊，詔有司宗廟共用犢一，郊壇用犢三。又詔其常祀惟昊天上帝用犢，自餘大祀，悉以羊豕代之。嘉祐中，仁宗親禘，即每室用太牢，自餘三年親祀，八室共用一犢。有司攝事惟以羊豕。記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曰君子，謂大夫以上也。夫以天下奉其祖禰，而廟享牲牢，用過乎儉，不可謂稱。今三年親祠，而入室共用一犢，及祫享盛祭，有司攝事而少牢，則非稱。欲乞三年親祠，並食饗有司攝事，伏請太廟每室並用太牢一，貼黃竊恐朝廷以牛數多，或乞時饗且仍舊制。右奉聖旨，唯親祠並祫享每室用太牢。

議皇地示神州地示不合燎燔事劄子

伏爲北郊所祭皇地示，並神州地示，祇合坎瘞，自來卻如祭天升煙之義，別建一壇燔祝版。臣昨累次具狀奏聞，乞行改正，雖蒙聖旨，下有司詳定，又緣所定壇壝儀注條件不少，考求典故，未能遽革。伏觀今月二十一日神州地示，亦依襲故常，泥餽壇燎，依舊行事，臣昨亦備述自古以來祭祀皆爲瘞坎，蓋取就下求陰之義，及考先儒所祭地示，卽無禴燎之文，伏觀國朝祀儀，所載祀辭，亦曰瘞儀，却行燔燎之禮，顯是從來差錯。恐瀆于神，欲乞不候議定，請壇壝等制度，先次考正，今來瘞埋之義，更不於壇上燔燎祝版，以別天神地示之異，上副陛下修誠致孝，肅恭祠享之意。奏聞候勅旨，狀前批送太常禮院本所，謹案古者祀天神，燔柴登煙，祭皇地示埋瘞。蓋燔柴則升煙于上，瘞埋則達氣于下，求神必以其類故也。王涇唐郊祀錄：「凡祭祀地示，則爲瘞培於神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祭訖，置牲幣祝饌於其中而埋之。」熙甯祀儀：「皇地示，神州地示，皆爲燎壇，方一丈，高一丈有二尺，開上南出方六尺，在壇南二十步丙地。」祭大社大稷，又設燎柴於西神門外道北。以地示而同之天神之祀，殊悖於禮。所有今來王某起請，實合禮制，伏請自今祭皇地示，神州地示，大社大稷，其祝版與牲幣饌物，並瘞於埽，更不設燎，所有皇地示，神州地示，燎壇，並乞除去。

進鄴侯遺事劄子

臣前日伏奉聖旨，許進鄴侯遺事，今繕錄已具，然無別本參校，恐不能無脫誤。竊以宇文黑獺之中材，遇傾側窮困之時，而輔之以區區之蘇綽，然其爲法尙有可取。伏惟陛下天縱上智卓然之材，全有百年無事萬里之中國，欲初業垂統，追堯舜三代，在明道制衆運之而已。如李燾所稱，豈足道哉。願求多聞，以考古今得失之數，則此書亦或可備省覽。謹隨劄子上進。

卷五 奏議劄子

辭男勇說書劄子

臣今日伏奉聖旨，除男勇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臣雖已奏論非宜，尙未蒙恩開允，事有關於國體，豈敢冒昧不言。臣竊觀陛下卽位已來，慎惜名器，一介之任，必欲因能，講藝之臣，尤爲遴選。如男勇間荒淺，加以未更事任，試之筮庫，尙懼不勝，論經之地，實非所據。陛下必欲誤加獎擢，實恐上累知人任使之明。伏乞聖慈，察臣懇款，追還成命，以合衆論之公。取進止。

辭男勇授龍圖劄子一

臣伏承聖恩，以修撰經義罷局，除臣男勇龍圖閣直學士。臣雖已懇辭，未蒙昭察。伏念臣男勇誤蒙陛下知獎，特以粗知承學，比奉聖旨，撰進經義，尙未了畢，遂自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擢授右正言，充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當是時，所叨恩命，已駭衆人觀聽。在臣父子，已所難安。伏蒙宣喻，令臣更勿辭免，臣亦以謂聖恩錄進書微効，遂不敢辭。自爾以來，男勇以疾病隨臣，不復與聞經義職事。今茲罷局，在男勇更無尺寸可紀之勞，不知何名，更受褒賞，非特於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竊恐朝廷賞罰之公，如此極爲有累。伏望聖慈，察臣懇悃，追寢誤恩，非特臣父子曲蒙保全，亦免衆人於聖政有所譏議。

二

臣伏奉詔書，以臣乞免臣男勇恩命，未賜允俞。臣之懇款，已備前陳，螻蟻微誠，未能昭徹。然國家之賞典，務在報功，施之非宜，實累國體。非特在臣父子，私義所不敢安。伏惟大明無所不燭，察臣非敢妄干聖聽，早賜追寢。

誤恩。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三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臣男勞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臣之懇誠已具前奏，聖恩深厚，未即矜從。在臣區區，實不甯處。如臣叨味，尚所難勝。况又賤息，何名享此，實而無勸，累國實多。伏望聖慈，察臣父子，皆荷陛下全度之至恩，所以上報，生當隕首，死當終章而已。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進字說劄子

臣在先帝時，得許慎說文古字，妄嘗覃思，究釋其意，冀因自竭，得見崖略。若矚視天，終以罔然，念非所能，因畫而止。頃蒙聖問俯及，退復龜勉，討論，賴恩寬養，外假歲月，而桑榆億既，久不見功。甘師顏至，奉被訓勅，許錄臣愚，妄謂然者，繕寫投進。伏惟大明，旁燭無疆，豈臣熒爝所敢銜冒，承命違迫，置慚無所。如蒙垂收，得御宴間，千百有一，儻符神旨，愚所逮及，繼今復上。干汗宸宸，臣無任……

乞改三經義誤字劄子

一（元豐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奉聖旨宜令國子監依所奏照會改正）

臣頃奉勅提舉修撰經義，而臣聞識不該，思索不精，校視不審，無以稱陛下發揮道術，啓訓天下，後世之意，上孤眷屬，沒有餘責。幸蒙大恩，休息田里，坐竊榮祿，免於事累，因得以疾病之間，考正誤失，謹錄如右。伏望循燕之間，垂賜省觀，儻合聖心，謂當刊革，即乞付外施行。臣干冒天威，無任云云。取進止。

尚書義

《學陶謨》「接見其惡」當作「接其見惡。」
《益稷》「故懋使之化」當作「則懋使之化。」
《微子》「純而不雜故謂之犧。」「犧」當作「牲。」「完而無傷故謂之牲。」「牲」當作「犧。」
《洪範》有器也，然後有法。此書所以謂之範者，以五行爲宗故也。五行猶未離于形，而器出焉者也。擴而大謂之弘，積而大謂之丕，合而大謂之洪，此書合五行以成天下之大法，故謂之洪範也。已上七十一字，今欲刪去。

又云「陶復陶穴尙矣。」後世易之棟字，而其官猶曰司空，因其故，不忘始可。已上二十六字，今亦欲刪去。
《周官》「唐虞稽古」字上，漏「曰」字。

周禮義

《小宰》「其財用」上，「其」字當作「共」。

《大府》「受藏之府，則若職內，掌邦之賦入是也；受用之府，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是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刪去。

《黨正》「歲屬其民者四。」「四」當作「五」。

《誦訓》「以詔王勸事」當作「王」字。

《典瑞》「手足腹背」，「手」當作「首」。

《家人》「山林之尸，則以山虞。」已上八字，今欲刪去。

《御僕》「掌萬民之復」，「復」當作「逆」。

大馭「有軌也。」「軌」當作「軌。」

大行人「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則謂之上公。」已上十四字，今欲刪去。

詩義

北風「北以言其威，雨雪以言其虐，涼者氣也，噉者聲也。」霧蓋言聚，霏蓋言散，氣之所被者近，聲之所加者遠，聚則一方而已，散則無所不加。此言其為威虐，後甚於前也。已上六十三字，今欲刪去。改云「北風之寒也，而以為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為噉；此以言其為威，雨雪之散也，而以為霏，雨雪之集也，而以為霏，此以言其為虐。」

君子偕老「玼令玼令，其之翟也者，服之盛也。」「服之盛」字下，今欲添「質宜之」三字。又云「嗟令嗟令，其之展也，蒙彼絢緜，是泄祥也者，亦服之盛也。」亦「服之盛」字上欲減「亦」字；「服之盛」字下，欲添「文宜之」三字。

定之方中「說于桑田者。」「者」當作「則。」

千旄「州里之士所建。」今欲改為「鄉黨之官所建。」

有女同車「公子五爭。」「爭」當作「爭。」

駟鐵「駟馬駟閑。」「駟」當作「四。」

墓門「食權而甘。」「權」當作「蒞。」

七月「去其女桑而猶之，然後柔桑可得而求也。」已上十六字，今欲刪去。改云「承其女桑而猶之，然後遠揚可得而伐也。」

又「蠶月者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也。」下添云「蠶女事也，故稱月焉。」又云「猶薪之也。言猶女桑，則遠揚可知矣。言伐遠揚，則女桑可知矣。皆伐而猶之也。」已上三十字，今欲刪去。

車攻「言其連絡布散，衆多若奔棋然。」已上十二字，今欲刪去。

小旻「發言盈廷。」「廷」當作「庭」。

桑扈「受福不邦。」「邦」當作「那」。

生民「麻麥憤憤。」「麥」當作「麥」。

公劉「篤之字从竹，从馬，馬行地無疆，以竹策之。則力行而有所至，篤之爲言力行而有所至也。」已上三十四字，今欲刪去。

卷阿「藹藹然盛多。」「然」當作「其。」又云「故次以既醉太平也。」多「太平」二字，今合刪去。

召旻「昏非所以爲哲」字，上漏「明」字，今合添。

時邁「政之所加，孰敢不動權。」今欲改云「政之所加，孰敢不震動疊息。」

那「磐管將將。」「管」當作「筦」。

二

臣近具劄子奏乞改正經義，尙有七月詩「剝棗者，剝其皮而進之，養老故也。」十三字，謂亦合刪去，如合聖心，亦乞付外施行取進止。

論改詩義劄子

臣子等奉聖旨撰進經義，臣以當備聖覽，故一二經臣手，乃敢奏御。及設官置局，有所改定，臣以文辭義理，當與人共，故不敢專守已見爲是。既承詔頒行，學者頗謂所改未安。竊惟陛下欲以經術造成人材，而職業其事，在臣所見，小有未盡，義難自默。所有經置局改定諸篇，謹依聖旨，具錄新舊本進呈。內雖舊本，今亦小有刪改處，并略具所以刪復之意。如合聖旨，即乞封降檢討呂升卿所解詩義，依舊本頒行，小有刪改，即依聖旨指揮取進止。

答手詔言改經義事劄子（九月十一日）

臣伏奉手詔，依違之辜，臣愚所不敢逃。然陛下既推恩惠，而除其所解，臣愚不敢安此。若以其釋說有甚乖謬者，實臣更加刪定，臣敢不祇承聖訓，取進止。

改撰詩義序劄子

臣伏奉手詔，以臣所進三經義序，有過情之言，宜速刪去。臣雖嘗敷奏，以爲文字所宜，又奉聖訓再三，但令序述解經之意，不須過有稱道。伏惟皇帝陛下，盛德至善，孚爲四海，非臣筆墨所能加損。然因事宜著，人臣之職也。誠以言之不足爲懼，不以近於媚諛爲嫌，而上聖所懷，深仁謙損，臣敢不奉承詔旨，庶以仰稱堯禹不爭不伐之心。所解撰到詩義，并前進書周禮義序，謹隨劄子投進。冒昧天明，臣無任……

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并乞賜額劄子

臣幸遭興運，超拔等夷，知幾慕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願追衰殘，糜捐何補，不勝孳孳微願，以臣

今所居江甯府上元縣圓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稅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各額。庶昭希曠。榮與一時。仰憑威神。普報無已！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臣父子遭值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既不及於眷親。勞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券銀。置到江甯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共納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釐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二領。小麥三十三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鈔二十四貫一百六十二文省。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爲臣父母及勞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寺常住。令永遠追薦。昧冒天威。無任祈恩屏營之至。取進止！

謝宣醫劄子

食屏挺災。自取危疾。敢籲天聽。上煩愍惻。不圖聞徹。特冒慈憐。亟遣內臣。挾醫馳降。臣背瘡餘毒。卽得仇毒敷貼乎完。尙以風氣冒悶。言語寒澁。又賴杜壬診療。尋皆痊愈。臣迫於衰暮。自分捐沒。聖時朽糲更生。實叨殊賜。戴天荷地。感涕難言。臣瞻望闕庭。不任屏營汎瀾激切之至！

卷六 奏議 劄子

乞解機務劄子一

臣以穉旅之孤。蒙恩收錄。待奉東府。於今四年。方陛下有所變更之初。內外小大紛然。臣實任其辜戾。非賴聖明辨察。臣宜誅斥久矣。在臣所當圖報。豈敢復有二心。徒以今年以來。疾病屢加。不任勞劇。比嘗粗陳懇款。未

蒙陛下從。故復龜勉至今，所苦日甚一日。方陛下勵精衆治，事事皆欲盡理之時，乃以昏疲久尸宰事，雖聖恩善貸，而辜費日滋。至於不可復容，則終上累陛下知人之明，非特害臣私義而已。臣所以昧冒有今日之乞也。伏奉宣諭，未賜哀矜，彷徨屏營，不知所措。然臣所乞，固已深慮熟計而後敢言，與其廢職而至誅，則竄違命而獲譴。且大臣出入，以均勞逸，乃是祖宗成憲，蓋國論所屬，怨惡所歸，自昔以擅其事，鮮有不遭辜黜。然則祖宗所以處大臣，不爲無意也。臣備位亦已久矣，幸蒙全度，偶免譴訶，竊望陛下深念祖宗所以處大臣之宜，使臣獲粗安便，異時復賜驅策，臣愚不敢辭。

二

臣某蠶蟻微誠，屢煩天聽，每蒙訓答，未賜矜從，惶怖征營，所知所措。臣今日奏對近於日旰，不敢久留以勤聖體，所以依違遂退，即非敢食其言。以道事君，誠爲臣之素守，苟可強勉，而免違忤之辜，臣亦何敢必其初心。實以疾病侵加，恐廢陛下所付職事，上累陛下知人之哲，下違臣不能則止之義，此所以彷徨迫切，而不能自止也。且臣所乞，特冀曹均勞逸，非敢遂即田里之安。竊謂聖恩不難賜許，謹具劄子陳乞，伏望聖慈，特垂開允。

三

臣今日得望陛下清光，伏蒙教俞獎激，可謂備厚矣。臣雖愚憊，豈敢忘陛下至恩盛德。然臣之懇款，亦已具陳，實望陛下照察哀憐，使臣得休養其疲昏，以免曠職之負，而不累陛下知人之明也。臣于忤天威，無任惶怖之至。

臣今日伏蒙陛下令呂惠卿宣道聖旨，又令馮宗道隨賜手詔，趣令復位，眷顧之厚，非臣殺身所能上報。然臣不才，無補時事，肝鬲狼狽，已具面陳。君臣之義，實均父子，苟尙可以黽勉，豈敢輕爲去就。誠以義不獲已，須至昧冒天威。陛下至仁，常恐一物失所，况臣特蒙獎擢，久備驅策，夙夜之勞，簡在聖心，豈容不思。所以全安之，而令終於顛覆也。伏望哀憐匹夫之志，有不可奪，早賜處分。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取違止。

五

臣伏蒙聖恩，特降中使傳宣，封還所上表，不允所乞。臣誠惶誠感，不知所措。竊念臣蒙陛下恩德，至深至厚，方陛下旰食焦思之時，豈宜自求安佚。實以疾疢所嬰，曠廢職事，若不早避賢路，必且仰誤任使。狼狽所趨，具如前奏。伏惟陛下天地父母，曲賜矜憐，察臣于祈出於甚不得已。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謹再具劄子陳乞，臣無任惶怖懇道祈恩之至。

六

臣伏奉聖恩，特降中使，令臣入見供職。臣之懇誠，略已昧冒，天聽高邈，未蒙垂測，輒復陳敘，仰冀哀憐。伏念臣孤遠疵賤，衆之所棄，陛下收召拔擢，排天下異議，而付之以事，八年於此矣。方陛下興事造功之初，羣臣未喻聖志，臣當是時，志存將順，而不知高明彊禦之爲可畏也。然聖慮遠大，非愚所及，任事以來，乖失多矣。區區夙夜之勞，曾未足以酬萬一之至恩。今乃以久擅寵利，羣疑並興，衆怨總至，辜惡之覺，將無以免。而天又被之疾疢，使其意氣昏惰，而體力衰疲，雖欲彊勉，以從事須臾，勢所不能。然後敢干天威，乞解機務，竊以謂陛下天地父母，宜垂矜憐，論其無功，則雖可諫，閱其有志，則或宜宥。終始全度，使無後艱，而未蒙天慈，願哀猶欲彊以重任，使臣黽

勉尙能有補聖時，則雖滅身毀宗，無所避憚；顧念終無來效。而方以危辱上累朝廷，此臣所以不敢也。陛下明並日月，何所不燭，願賜容光之地，稍委照焉，則知臣之慙慙，非敢苛忤，愿指也。臣乞且於東府聽候朝旨，伏望陛下垂恩，早賜裁處，臣不任昧死千祈激切之至。

謝手詔慰撫劄子

臣昨日伏奉手詔，所以慰撫備厚，非臣疵賤之所宜蒙，伏讀不任感激屏營之至。今日呂惠卿至臣第，具宣聖旨，臣雖糜軀頂首，豈能上酬獎遇？臣自江南召還，獲侍清光，竊觀天錫陛下聰明睿智，誠不難與堯舜之治，故不量才力之分，時事之宜，敢以不肖之身，任天下怨讎，欲以奉承聖志，自與聞政事以來，遂及期年，未能有所施爲，而內外交構，合爲沮議，專欲誣民，以惑聖聽，流俗波蕩，一至於此。陛下又若不能無惑，恐臣區區終不足以勝，而久妨衆邪之路，則或誣罔出於不意，有甚於今日，以累陛下，知人任使之明，故因疾疾，輒求自放，陛下不以臣狂狷，賜之專戾，而屈至尊之意，反復誨喻，臣豈敢尙有固志，以煩督責？只候開復，卽入謝區區所懷，冀得面奏，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劄子奏知。

謝手詔訓諭劄子

臣以不才久曠高位，昧冒求解，屢煩聖聽，曲蒙矜允，實荷至恩。繼奉手詔，俯垂訓喻，非臣頂首所能報稱。伏惟陛下躬堯舜盛德，舉千載一隆之政，以福休斯民，萬邦黎獻，所願致死。況臣疎遠疵賤，首蒙察舉，陛下任之至重，而眷之至優，一旦遽離，誠非獲已。苟異時陛下未賜棄絕，而臣犬馬之力尙足以效，則豈宜背負恩德，長自絕於聖時哉？臣瞻天荷聖無任激切之至！

答手詔封還乞罷政事表劄子

臣今日具表乞罷政事，方屏營俟命，而呂惠卿至臣第，傳聖旨，趣臣視事。續又奉手詔，還臣所奏，喻以天下之事，盡力固可成就，以卿所學，不宜中輟，俛聽伏讀，不勝竊竊區區感慨惻恒之至。臣蒙拔擢，備數大臣，陛下所以視聽，不爲不厚矣，豈敢輕爲去就？誠以陛下初訪臣以事，臣卽以變風俗立法度爲先，今待舉期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風俗未能一有所變，朝廷內外，詎行邪說，乃更多於鄉時，此臣不能啓迪聖心，以信所言之明効也。雖無疾，尙當自劾以避賢路，況又昏眩，難以看讀文字，卽於職事，嘗有廢失。雖貪陛下仁聖卓然之資，冀憑日月末光，粗有所成，而自計如此，豈容偷假名位，坐棄時日以負所學上孤陛下責任之意。伏望陛下哀憐矜察，許臣所乞，毋令臣得要君之嫌，重爲流俗小人所毀。臣不勝祈天俟聖激切之至，取進止！

答手詔令就職劄子

臣累奏乞解機務，歸田里，伏奉手詔，令臣無復有請，祇服聖訓，便宜就職。然臣所以致身許國，正欲行事君之義而已，若致身於辱殆之地，以累陛下知人之明，而令天下後世譏議及國，則非臣所學事君之義也。昔仲山父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故宣王有任賢使能中興之功。臣旣不自知，又昧於知人，信已妄行，以至今日，免於大戮，實陛下天地父母之賜也。若猶冒恩，不卽自弛，終恐傷陛下保全臣子之仁，是以不敢。伏望陛下哀臣懇至，特賜矜許，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取進止！

答手詔留京師劄子

臣伏奉手詔，欲留臣京師，以爲論道官，宜體朕意，速具承命奏來。臣才能淺薄，誤蒙陛下拔擢，歷職既久，無以報稱，加以精力衰耗，而咎覺日積，是以冒昧乞解重任，幸蒙聖恩，已賜矜允，而繼蒙恩遣呂惠卿傳聖旨，欲臣且留京師，以備顧問。臣竊伏惟念，父子荷知遇，誠不忍離左右，既又熟計論道之官，固非所宜，且以置之閑地，似爲可虞。陛下付託既已得人，推誠委任，足以助成聖治。臣雖難以更留京師，以速官謫。若陛下付臣便郡，臣不敢不勉。至於異時，或賜驅策，即臣已嘗面奏，所不敢辭。伏望聖心，特賜矜察，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征營之至。伏取進止。

辭僕射劄子一

臣伏奉制恩，以提舉修撰經義了畢，特授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承命惶怖，已曾面辭。宣喻稠疊，未垂聽允。伏念臣特蒙陛下知遇，任使實以稍知經術，叨塵非一，每愧無功。更以訓釋微勞，過受褒遷，殊禮格之公論，孰以爲宜。況在私誠，尤難安此。伏望陛下俯昭惻愍，特賜哀憐，追還誤恩，以保危拙。謹具劄子陳免以聞。

二

臣近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區區所陳，備出肝膈，重煩睿訓，以懼以慙。伏念臣蒙恩自外召還，復得與聞政事，智衰耄及，筋力弗支，仰惟駿德之日躋，深懼薄材之難副，雖未敢以妨賢自弛，願豈宜以非分妄遷。實浮於勞，實累國體，豈惟私義，所不敢安。伏望聖慈，深以保全臣子爲念，早賜追還成命，以允中外論議之公。謹再具劄子陳免以聞。

臣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睿訓丁寧，豈宜遭慢？願惟懇款，實有可矜，于忤天威，更非獲已。伏念臣出於孤遠，遭值聖時，弱力而重任，薄功而厚享，夙與夜寐，深懼顛隕，豈敢非分更叨殊獎。且方陛下發明經術，啓迪人材，而臣偶以乏人，遂當器使，遭經殘缺，既不易知，聖學高明，又難仰副。雖已強顏，詔實恐難以頒行，豈意天度，包荒藏疾，褒崇獎勵，在所難勝。隆儒尚學，誠陛下威德，曷能知分亦臣之私義。伏望聖慈，俯照誠悃，以其終難味冒，早賜追寢，誤恩謹三具劄子陳免以聞。

乞宮觀劄子一

臣某頃被召還，復行宰司，行以元滿易墮，事以衰疾多廢，幸蒙恩釋重寄，尙兼將相之官。自惟憂傷病疚之餘，復嘗辭劇就閒之日，過叨榮祿，非分所宜。黽勉方州，亦將不逮。故因賜對，輒預奏陳。俟到江甯，須至上頌聖慮，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於江甯養疾。過蒙眷獎，喻以毋然。非臣糜殞所能仰稱，而臣自離闕庭，所苦日侵，目眩頭昏，背寒膈壅，加之喘逆，稍勞輒劇。若非蒙恩許免藩任，且令休養，即恐瘳復無期。輒敢昧冒天威，具陳前日悃悃。伏望陛下特垂睿聽，俯亮愚誠，早賜矜從，使得甯濟。即異時稍堪驅策，誓復罄竭疲驚。臣無任……

二

臣某近輪悃悃，仰丐恩憐，于忤天威，方樓憂畏。伏蒙聖慈，特遣使人賚賜訓勅，諭以至意，撫存顧念，逮及存後，負荷恩德，無以勝任。瞻望闕庭，唯知感涕。然臣之懇懇，實有可言。伏念臣抱疾以來，衰疲侵劇，若黽勉從事，必

不能上副憂勤；而應接之勞，適足以自妨休養。又地閔祿厚，非分所宜！聖心雖示優容，臣終難於叨味。伏望陛下俯垂燭察，早賜矜從！他日苟獲夷瘳，餘年敢辭靡策。臣無任……

三

臣某比因馮宗道違闕，已具輪區區嚙蟻之情；繼蒙撫存，曲賜訓諭，臣誠惶誠感，已具表稱謝以聞。竊惟天慈，終始眷憐，故欲賦以厚祿，示以優禮。不然一州之守，豈憂付屬乏人？臣憂患餘生，加之疾病，喘焉朝夕，難冀久存。陛下所以愛臣，何啻天地父母？令臣多尸廩賜，重貽充滿之殃。豈若賜以安閑，使有甯瘳之福？伏望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旅力復可驅馳，敢不致死，以圖報效。臣無任……

四

臣某備位七年，初無分毫績効，以病自列，獲解繁機，而誤恩曲加，寵祿并過，豈臣庸朽，所可堪任！況自涉春以來，衆病並作，氣滿力憊，殆不可支。其勢如此，以尸厚祿，則有食符之憂；以任州事，則有官曠之責；計臣之分，無一可爲，故願乞其不肖之身，休養歲月，而聖書繼至，訓勅加嚴。雖陛下示眷獎之意，始終不逾；而臣竊自度量，終難罷勉。以稱萬一傍徨踟躕，不知所言，輒復干冒天威，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陛下深垂簡照，早賜矜從。他日若獲甯瘳，願雖晚節末路，尚知補報。惟所驅策，豈敢辭免。除已具表謹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五

臣某近四上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官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所乞，仍斷來章，嚙蟻之微，頻煩寵翰。

臣之懇誠，已具累表，愚衷激切，終冀矜從！伏念臣荷國厚恩，未報萬一，若非疾苦不能任事，豈敢敷達訓勅，以自取違慢之誅！但以病勢日增，雖外視形色，若無甚苦，而神耗于中，力憊于外，一有動作，即不可支，思慮恍然，事多遺忘，以此居官，豈能塞責！且一方之任，非獨簿書獄訟，在所省察；至於儆戒盜賊，輯安兵民，責在守臣，事實至重，此豈精神衰耗，體力疲憊之人，所可堪任！伏望陛下加惠留聽，察其所請，出於誠然，早賜開允，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陛下任使之際，無曠官廢事之悔。臣愚不勝至願，謹復具劄子陳乞，臣無任……

求退劄子

臣伏奉手詔，令臣二十三日入見。臣明日當入見。然臣之懇款，具如前奏所陳，匹夫之志，有不可奪。實望聖慈，必賜矜從。

已除觀使乞免使相劄子一

臣某衰疾疲曳，難於自力，于恩天聽，至于三四，適慢訓獎，辜當誅殛。伏奉勅命，就除觀使，俯從燕安之願，欲猶假非分之名器，鴻慈覆載，不啻天地，感激涕泗，無言以論。然以將相之祿，養疾於田里，歷選近世勳賢，未有若斯比例。臣愚無狀，績効不昭，欲以何名，敢此叨味，且臣蒙陛下識拔，序之羣臣之右，實以粗知分義，爲異庸人。今若以衰殘向盡之年，貪非所據，豈不自陳素守，而仰累陛下知人之明，伏望聖慈，察臣累表，許以本官充使，於江寧府居住，冀蒙瘳復，終誓糜捐，所有勅命，臣未敢祇受。除已具表，謹復具陳，乞以聞于天威，臣無任……

二

臣某伏奉詔書，不允所乞，祇荷聖訓，丁甯備至，非臣庸朽，所可堪稱！伏自惟念，臣以疾病，不勝從事之勞，而欲自休養，退歸田里，乃分之宜。尚恃眷憐，私竊自恕，而求以本官食官觀之祿于外，於臣之義，媿負已多；而陛下乃欲使之兼將相之重，而處於此。雖仰戴恩德，爲至厚矣；而臣歷選前代，近至本朝，所以寵待勳舊之臣，無有斯比。况臣久尸重任，績効不昭，豈可度越前人，有此叨據？是且上虧陛下名器，不以假人之道，下傷愚臣知止之義。伏望特垂睿聽，早賜允從，則非獨於臣私分得，以自安，亦於天下公論爲協。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聞。臣無任……！

三

臣某近以懇誠，上千天聽，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賚賜詔書，仍斷來章。臣以朴愚，久遭明命，筆譴之及，所不敢辭！而陛下加惠寬矜，慰喻備至，仰荷天地厚恩，非臣殞越所能報稱！然臣之懇懇，亦累具聞，分義既所難受，臣亦何敢自己？竊惟人君之御臣，以其任隆而責重，故委之高爵重祿，而無媿。此上下所以兩得而能治安也。今臣既以疲瘵，退歸閭里，尚恃陛下眷存，謂其嘗預政事，有風夜之微勤，故敢求以本官食官觀之祿于外，已於理分爲所非宜；而陛下乃疏誤恩，使兼將相之重。臣愚不肖，病不任事，願於陛下勸精求治之時，不能自力，以裨補萬一，而坐尸名器，如此其厚。人臣之出力赴功，方任隆責重，而有勩勞者，陛下將復何以處之？此臣所以不敢也。臣若苟貪，仰副訓勅，而不知慮，此則非獨於臣私義無以自全，亦於國家大體，所損非細。冀復冒昧，期於得請而後已。伏望陛下始終念察，早賜聽許，則非獨臣爲幸。臣無任……！

四

臣某近再以懇誠上干睿聽，適慢明訓，方虞譴誚。伏蒙天慈，特差臣弟某賚賜詔書，不允所乞，傳諭德意，攝存備厚。仰荷天地至恩，捐軀墮首，無以上報。伏有惟念，臣以衰病無勞之身，得請于外，雖能爲上陳力，任一方之寄，以忝將相，尙爲非分。況今蒙恩寬假，得就燕閒，豈可坐而尸此，以養滯田里之中。此臣所以不敢忘止足之義，而自取辱殆也。所懷懇激，已具累奏，雖陛下申加獎勵，恩德有隆，而愚臣竊自揣稱，終無可以叨昧之理。伏望陛下俯垂閔察，早賜開允，則非獨臣爲幸，甚除已具表，謹復具劄子陳乞，以聞。臣無任……

宣諭蘇子元劄子

臣適已見蘇子元具宣聖旨。然兵事貴速，憂在失時，恐子元往，不如期郵行之疾，亦恐子元道路偶或有故稽留，則無及事。臣愚謂宜遽中賜郵達等劄子，更錄付子元，令申喻曲折。

卷七 奏議議對

郊宗議（伏奉聖問撰議激進）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圓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禘，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入道交，其升也，與入道辨。冬日上天，與入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圓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

則配以祖；禘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禘。郊，天祀之大者也，得於天之羣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得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集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爲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有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

答聖問廣歌事

臣聞欽有典，秩有禮，命有德，討有辜，皆天命也。人君能勅正則治，不能勅正則亂，所以勅之，不可以無其爲一也。然爲於可爲之時則治，爲於不可爲之時則亂，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爲大當於其細，幾者，事細而易爲之時也，故人君不可以不知幾。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此之謂也。人君雖知此，然賢臣不心悅而服從，則不能與事造業而熙百工。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此之謂也。夫欲股肱之喜，蓋有其道矣。蓋人君率其臣，作而興事，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在所爲法以示人者當所爲法以示人者當，乃股肱之所以喜也。股肱喜而事功成，事功成而能屢省以不怠廢，此又股肱之所以喜也。爲是者，在欽而已矣。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此之謂也。蓋憲者，爲法以示人之謂也，所爲法以示人者，當率法慎爲能，然欽慎而不明乎善，亦何能濟。故人君者，以明乎善爲難，苟明乎善矣，則人臣孰敢爲不善。人臣無敢爲不善，事其有不洽本乎，乃廣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之謂也。人君不務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而苟欽以耳目所見聞，總天下萬事而斷之以私智，則人臣皆將歸事於其君，而不任其責，淫辭邪說並至，而人君聽斷不知所出，此事之所墮也。又歌曰：「元首叢墜，

哉股肱情哉？萬事墮哉？此之謂也。然則人君欲股肱良而庶事康，不在乎他，在明乎善而已。明乎善不可以責諸人也。伏惟天錫陛下以堯舜之材，自秦漢以來，欲治之主，固未有能髣髴者。然百工未熙，庶事未康者，殆所謂近其人論先王之道以自明者，尚有所缺，而非可以他求也。臣昨日蒙德音，喻及尚書賡歌之事，而愚僉倉卒言不及究，故敢復具所聞以獻，伏惟聖心加察，幸甚。

看詳雜議

臣今月二日至中書，曾公亮傳聖旨，以雜議一卷付臣看詳。臣謹具條奏如後：

「議曰：官有定員，則進趨雖多，不能爲濫。宜定臺省監寺之員，須有闕然後用。」

臣某曰：「今之臺省監寺之官，雖名曰職事官，而實非前代之所謂職事官，而與前代刺史等所帶檢校官無以異。前代檢校官之類，亦不能定員，待有闕然後擬。前代所謂職事官，卽今所謂差遣是也。今之差遣，固已有定員，須有闕然後用人矣。若欲令今所謂職事官，亦有定員，則今職事官以差遣員數校之，幾至兩倍，而有功有考，當陞者，又未有以禦之。欲有定員，所謂可言而不可行者也。」

「議曰：內外之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

臣某曰：「前代有勳官，有散官，有檢校官，有職事官，勳官散官，當其有奪，則皆得議請減，而應免官則又可以當官，而檢校官與今行守之官無異。故朝廷與奪，皆足以爲人榮辱利害。今散官，勳官，檢校官，既不足以爲人榮辱利害，爲人榮辱利害者，唯有職事官與差遣而已。今若令內外官，正其名稱，出則正刺史縣令之名，入則還臺省之名，則是丞郎知州，謂之刺史，京朝官知州，亦謂之刺史，不知職事官之貴賤，何以別乎？又其祿秩位次，不知當復如何？若同之，則理不可行，若不同，則與未名之時，又何以異？臣以爲今州郡長吏，謂之知州，非不正名所

領職事官，乃與前代刺史等帶檢校官無異，何傷於正名，而欲改之乎？且漢以丞相史刺察州郡，謂之刺史；今欲名州郡長吏爲刺史，則何得謂之正名？」

「議曰：罷官而止俸。」

臣某曰：「文王治岐，仕者世祿；武王克商，庶士倍祿。蓋人主於士大夫，能饒之以財，然後可責之以廉恥；方今士大夫所以鮮廉寡取，其原亦多出於祿賜不足，又以官多員少之故，大抵罷官數年，而後復得一官，若罷官而止俸，恐士大夫愈困窮而無廉恥。士大夫無廉恥，最人主所當憂；且邦財費省之大原，乃不在此。議者但知引據唐事，乃不知唐時官人俸厚，故罷爲前資，未至困乏。今官人俸薄，則與唐時事不得同，且不吝於與人以官，而欲吝於與官以祿，非計之得也。」

「議曰：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敘磨勸之法，以符考績之義。」

臣某曰：「今欲以釐務實日併爲三年，以敘磨勸之法，竊以爲不釐務者，非人情之所欲也；釐務者，非人情之所苦也。今等之無功而釐務，則計日得遷，等之無辜而不釐務，則不得計日而遷，恐未足以符考績之義，而適足以致不均之怨也。且點陟之法，務在沮勸舉功，不知立法如此，有何沮勸？」

「議曰：置兵部審官院。」

臣某曰：「崇班以上，置兵部審官院，此恐可議而行。然崇班以上差遣，盡付之兵部，則不可行。當約文字之法，相度所任輕重緩急，有付之審官者，有屬之樞密者。至於磨勸，則官視卿監以下，皆付之兵部審官可也。」

「議曰：置兵部流內銓，以代三班及置南曹。」

臣某曰：「三班院無以異於兵部流內銓，何必以代三班乎？今三班自無闕事，而又增置南曹，則非省官之

意。」

「議曰：廢江淮荆浙發運使。」

臣某曰：「江淮荆浙發運使嘗廢矣；未幾復置者，以不可廢故也。蓋發運使廢，則其本司職事，必令淮南轉運使領之。淮南轉運所總州軍已多，地里已遠，而發運司據六路之會，以應接轉輸，及他制置事亦不少；但以淮南轉運使領發運，則發運一司事多壅廢。此蓋其所以廢而復置也。臣比見許元為發運使時，諸路有歲歉米貴，則令輸錢以當年額而為之，就米賤路分糴之，以足年額。諸路年額易辦，而發運司所收錢米，常以有餘，或以其餘借助諸路闕乏，其所制置利便多如此類。要在揀擇能吏以為發運而已。廢之不為便也。」

「議曰：廢都水監。」

臣某曰：「都水監亦恐不可廢。今議者以謂比三司判官主領之時，事日煩，費日廣，舉天下之役，其半在於河渠隄埽，故欲廢之。此臣之所未喻也。朝廷以為天下水利領於三司，則三司事叢，不得專意；而河渠隄埽之類，有當經治而力不暇給，故別置都水監，此所謂修廢官也。官修則事舉，事舉則雖煩何傷，財費則利興，利興則難費何害？且所謂舉天下之役，半在於河渠隄埽者，以為不當役而役之乎？以為當役而役之乎？以為不當役而役之，則但當察官吏之不才，而不當廢監，以為當役而役之，則役雖多，是乃因置監故吏得修其職而無廢事也，何可以廢監乎？且今水土之利，患在置官不多，而不患其冗也。」

「議曰：合三部句院。」

臣某曰：「三部句院，臣未知其詳。然恐由近歲三司帳籍鈎考之法大壞而不舉，故三司句院有事簡虞。若不然，則此三部句院，理不可合。」

「議曰：提舉百司，不當用內制，但用如張師顏者。」

臣某曰：「提舉百司，多用內制，而今患其與三司並行，指揮庫務，異同難稟。臣以為唯權均體敵，乃可以相

檢制事有異同，則理有枉直；近在闕門之外，則非理皆得上聞，庫務官司，亦何嫌於難稟？今若只用如張師顏者一人，與三司表裏，綱紀細務，則恐與三司權不均，體不敵，雖足以綱紀細務，而三司措置百司失理，莫能與之抗？今使內制一人，總其權以敵三司；又使如張師顏者一人，躬親點檢細事，小師足以究察諸司姦弊，大又足以檢制三司。如此處置未爲失也。若以爲費而當省，則提舉百司於內制，但爲兼職，廢之何所省乎？

「議曰：廢官觀使副都監。」

臣某曰：「官觀置使，提舉都監，誠爲冗散。然今所置，但爲兼職，其有特置，則朝廷禮當尊寵，而不以職事責之者也。廢與置其爲利害亦不多。若議冗費，則官觀之類，自有可議，非但置使提舉都監爲可省也。」

「議曰：外則并郡縣。」

臣某曰：「中國受命，至今百餘年，無大兵革，生齒之衆，蓋自秦漢以來莫及。臣所見東南州縣，大抵患在戶口衆，而官少不足以治之。臣嘗奉使河北，疑其所置州縣太多，如雄莫二州，相去纔二十餘里，聞如此者甚衆，其民徭役固多，財力彫斲，恐亦因此。然臣不深知其利害，不敢有言。」

「議曰：詔執事之臣，下逮有司，俾行審官銓選之職，稍稍寬假，使時有簡拔。」

臣某曰：「今朝廷使監司守倅及知雜以上，各以所知同舉薦舉人材，然尙慮其所舉不如舉狀。今若令有司行審官銓選之職，時有簡拔，臣恐以一二人之耳目，不足以盡天下之材，而所簡拔不足以塞士大夫之非議。又其所任或不免交私，則於時政徒有所損而已。」

「議曰：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給筆札，條爲治目，不拘文辭，咸以事對。命官考驗，有理趣者，除縣令；三考績效有聞，委提刑轉運上其實狀，除京官，再入兩任知縣，如政績顯白，與議

一任通判，便除知州。」

臣某曰：「議者以爲近世縣令最卑，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不問其人材如何，但非贓犯，則以次而授焉。甚非重民安本之誼。臣以爲今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有三人舉主，乃得爲縣令，非不問其人材如何，而特以次授也。蓋近歲朝廷舉令之法最善，故近歲縣令亦稍勝於往時。但朝廷誘養之道未純，督察之方未盡，大抵人才難得，非特縣令乏人。今議者欲擇判司簿尉三考四考，有兩紙三紙舉狀者引對，欲除以爲令，則與舉令之法無甚異也。若欲以筆札條對求治民之材，臣恐不必得治材之實，但得能文辭談說者爾。又以爲續效有聞，則提刑轉運上其實狀，卽除京官；若令提刑轉運舉者至於五人，而後與轉京官，則得轉京官者少。若但要提刑轉運舉狀，不必五人而後轉，則如此選擇之人，何以知其賢於舉令，而遽優異之如此？又以爲兩任知縣，政績顯白，與減一任通判，便除知州，不知政績如何，而可以謂之顯白？若有殊尤可賞，則朝廷自當選擇，及有升任指揮，若不足以致選擇及升任指揮，則其政績不爲甚異，政績無甚異，而更不用關陞之法，便減一任通判，與除知州，臣恐入知州者愈冗，而所除又未必賢。」

右臣所聞淺陋，不足以知治體。謹具條奏，并元降雜議封上，取進止！

詳定十二事議

起居舍人司馬光起請，舊官九品之外，別分職任差遣爲十二等，以進退羣臣十二等之制。宰相第一，兩府第二，兩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雜，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轉運使第五，提點刑獄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縣第九，幕職第十，令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餘文武職任差遣，並以此比類爲十二等。若上等有闕，則於文之中擇才以補之，奉聖旨兩制詳定聞奏。王珪等詳定，司馬光起請難盡施行外，政治之要在任官之久，欲乞知州令滿三年爲一任，通判人緣審官院見今員多闕少，候將來差遣得行，亦別取指揮。知縣人今後初入者，並滿

六周年方入通判。仍乞下審官詳定條約聞奏者。臣愚以謂司馬光十二等之說，王珪等既以爲難行，而珪等所議知州三年爲一任，知縣六年方入通判，亦無補於官人失得之數。朝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材，則以至誠惻怛求治之心，博延天下論議之士，而與之反復，必有至當之論，可施於當世。凡區區變更而終無補於事實者，臣愚竊恐皆不足爲。

議茶法

國家罷權茶之法，而使民得自販。於方今實爲便，於古義實爲宜，而有非之者，蓋聚斂之臣將盡財利於毫末之間，而不知與之爲取之過也。夫茶之爲民用，等於米鹽，不可一日以無，而今官場所出，皆羈惡不可食，故民之所食，大率皆私販者。夫奪民之所甘，而使不得食，則嚴刑峻法，有不能止者。故鞭扑流徒之罪，未常少弛，而私販私市者，亦未嘗絕於道路也。既罷權之之法，則凡此之爲患，皆可以無矣。要則雖盡充歲入之利，亦爲國者之所當務也。況關市之入，自足侔昔日之利乎？

昔桑洪羊興權酤之議，當時以爲財用待此而給，萬世不可易者。然至霍光不學無術之人，遂能屈其論而罷其法，蓋義之勝利久矣。今朝廷之治，方欲剗百代之弊，而復堯舜之功，而其爲法度，乃欲出於霍光之所差爲者，則可乎？以今之勢，雖未能盡罷權貨，而能緩其一，亦所以示上之人恤民之深，而興治之漸也。彼區區聚斂之臣，務以求利爲功，而不知與之爲取，上之人亦當斷以義，豈可以人人合其私說，然後行哉？

揚雄曰：「爲人父而推其子，縱利，如子何？」以雄之聰明，其講天下之利害宜可信。然則今雖國用甚不足，亦不可以復易已行之法矣。是以國家之勢，苟修其法度，以使本盛而未衰，則天下之財不勝用，庸詎而必區區於此哉？

茶商十二說

巨竊以須仰巨商，有十二之損，爲害甚廣，請試陳之：須仰巨商，巨商數少，相率既易，邀賤緣繁，故有場鏡，明賊，闡滅，累累不已，歲數百萬，是鏡滅之損一也。又既仰巨商，巨商稀少，積壓等候，陳損既多，或棄或焚，或充雜用，此稅既陷，正稅又鏡，是陷稅之損二也。又既仰巨商，鏡豐價薄，國民因耗，逋欠歲程，至如石橋一場，租額一百七萬，而近歲買納，才得十萬，而虧及累年，便乞減額，是退額之損三也。又既仰巨商，須憑力禁，是以捕捉之旅，所在屯布，掩緝之衆，彌占川落，官員請俸，卒旅衣糧，擾民費財，摠計不細，是力禁之損四也。又既仰巨商，須置權務，諸郡彈置，或數千里，所載網運，率自省破，船材兵費，風波盜竊，每歲之計，不爲不甚，是遠萃之損五也。又既仰巨商，必先多備，茶體輕怯，難掌易損，架閣剝燥，封角利密，而官數浩濶，堆積教塵，風枯雨濕，氣味失奪，俟售待給，已反陳損，是堆積之損六也。又失物分輕，則得衆，得衆則易竭，今仰巨商，本不及數千緡，則不能行，是分重而不得衆也。欲難竭而成積滯，分重之損七也。又凡貨利，已則精心，精心則貨善，貨善則易售，今仰巨商，非已甚衆，始從小戶，次輸主人，方納官場，復支商旅，是以小戶偷竊，主人穀雜，姦吏容庇，皆以非已而致，貨不善也，是非已之損八也。又既仰巨商，遂爲二等，新好者支算商旅，低陳者留賣南中，食用不堪，遂皆私易，故一縣大率，每歲以茶被刑者，往往百數，是煩刑之損九也。又既仰巨商，茶多積壞，壞不堪賣，遂轉蠶茶，俵給戶民，悉不堪食，虛納所置，諸郡甚多，是剝本之損十也。又巨商悉係通商南方，盡從官賣，官賣既不堪食，多配寺院茶坊，茶多棄損，錢實虛斂，是削民之損十一也。既仰巨商，貨終難盡，諸般折給，從是生焉，雖依元價折錢變賣，雜收什一，請實虛損，官亦虛損，是刺士之損十二也。其爲害廣也如此，不可不去也。

乞制置三司條例

王安石文集 卷七

竊觀元王之法，自畿之內，賦入精麤，以百里爲之差；而畿外邦國，各以所有爲貢。又爲經用通財之法，以懲遷之。其治市之貨財，則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則吏爲斂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凡此非專利也。蓋聚天下之人，不可以無財；理天下之財，不可以無義。夫以義理天下之財，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貨賄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斂散之權，不可以無術。今天下財用窘急，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弊法，內外不以相知，盈虛不以相補，諸路上供，歲有定額，豐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贏；年儉物貴，難於供備，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徙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三司發運使，按簿書，促期會而已，無所可否，增損於其間。至遇軍國郊祀之大費，則遣使剗刷，殆無餘藏，諸司財用事，往往爲伏匿，不敢實言，以備緩急；又憂年計之不足，則多爲支移折變，以取之。民納租稅數至，或倍其本數，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產，貴於非時，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臣等以謂發運使，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禁稅爲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繼其用之不給，使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移用之。凡經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從貴就賤，用近易遠，令在京庫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賣，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屬，許令辟舉，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條例以聞。奏下制置司參議施行。

卷八 奏議表章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臣等言：伏觀修復熙河，能岷臺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奮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旆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中賀竊以三年兔方之伐，竊

宗所以濟時；六月獮狝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拔方虜於一言；我陵我阿，旣飭鷹揚之旅，實塘寶室，遂平鳥窠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愆忘於故事。臣無任……

賜玉帶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收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特加褒諭，親解玉帶賜臣者。尸臣列侍，方臨極辨之朝，暫御占傳，獨拜非常之賜。寵綏狎至，懇避弗俞，焜耀有加，凌兢無措。中謝。竊以洮河之業，非自聖謨，方虜之材，進非師錫。片言投匭，遂察見其有孚；衆訛盈庭，預照知其無肯。以至緩兵算食，蒐卒第功，能畢協於始謀，實仰歸於獨斷。如臣襄爾，何力有焉？伏惟皇帝陛下，善貸且成，勞謙不伐，弛墮瘞之大責，錄將明之小惠。揚于廣除，委以珍御。瑟彼英瑤之質，煥乎華麥之言。隨授用光，願榮踰於古昔；退藏惟謹，知燕及於雲來。施更厚於解衣，報敢忘於結草。臣無任……

詔進所著文字謝表

雲漢之光，俯加賁冒；管蒯之賤，仰誤詢求。中謝。臣聞百王之道雖殊，其要不過於稽古；六藝之文蓋缺，所傳猶足以範民。唯其測之而彌深，故或習矣而不察。紹明精義，允屬昌時。伏惟皇帝陛下，有舜之文明，有湯之勇智，以身爲度，動皆應於乾行。肆筆成書，言必稽於聖作。欲推闡先王之大道，以新美天下之英材。宜得醇儒使陪休運。臣初非秀穎，衆謂迂愚。徒以弱齡，粗知強學。服膺前載，但傳糟粕之餘。追首大方，豈逮室家之好。過叨睿獎，使緝舊聞。承惟少作可棄之浮辭，豈能上副勞搜之至意。伏望皇帝陛下，矜其聞道之晚，假以歷時之淹，使更討

論粗如成就，然後上塵於聰覽，且復取決於聖裁，庶收寸長，稍副時用。臣無任……！！

進熙寧編勅表

臣某等言：竊以觀天下之至動而御其時，輔萬物之自然而節其性，匿而不可不為者，羸而不可不陳者，法，厥惟無弊，乃以不膠。故造象於正月之始，和改禮以五載之巡狩，一代之典，成於緝熙百世可知，在所加損，方裁成輔相之休運，宜修飾潤色之難能，願匪其人，與於此選。中謝。蓋聞道有升降，政有弛張，緩急詳略，度宜而已，使民不倦，唯聖為能。伏惟皇帝陛下，天德地業，體堯蹈禹，永念靈禁之舊，或失防範之中，選建有官，付之論定，具慙淺學，莫副詳延。屢彌歲年，僅就篇帙，刪除煩複，蒐補闕遺，於趣時因民，則粗揅抗敵之實，以方古垂後，則或俟新美之才，冒昧大威，姑塞明昭！

賜元豐勅令格式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賜臣元豐勅令格式一部，計四十策者。新厥岳章，著之方冊，雖孤眷寄，尚冒分頒。中謝。竊以后辟之所訓，裁臣工之所承守，歷觀既往，或仍蹟駁之餘，繕正厥遺，實待緝熙之久。恭惟皇帝陛下，擢天縱之智，御物昌之時，勅法於羣幾之先，收功於異論之後，慮無愆素，舉必要終。然趨變以制宜，或非初令，則取新而垂裕，宜有成書，神機俯授於有官，聖制遂據於無極。部居彪列，科指戶分，雲漢之同甚昭，日月之照方久。臣違陪國論，退即里居，在昔討論，嘗負曠瘼之責，於今尊閣，更加被受之榮，臣無任……！！

賜弟安國及弟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召試臣弟安國，賜進士及第，注初等職官者。雋乂之求，外單草野；龍光之施，首遠門庭。（中謝）竊以射國論聽斷之煩，而察知孤遠之行，略門賁貢舉之法，而拔取滯淹之才。山林之所誦說而難遭，闈巷之所驚嗟而罕見。伏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義皇，博臨四方，洞照萬物，如臣同產，爲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強學力行，粗有時名，而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使窮途，坐階華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祿不逮親，旣永垂於養志；仕非爲己，當共誓於捐軀。臣無任……

除弟安國館職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弟安國充崇文院校書者。書林置職，方儲高位之材；詔板推恩，遂假私門之寵。在於疵賤，實以號慙。（中謝）伏念臣初起孤生，非謀無任；中參近侍，特荷先朝。屬憂患之相仍，分湮淪而自棄。敢圖收召，俯暨幽潛，服在臣鄰，驟冠論思之列。思加于弟，具膺慶賞之延。有味冒於殊私，或超踰於常法。惟數奇之同產，嘗久困於稠人；第册西垣，比前叨於睿獎。校文東觀，更曲被於明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與善無方，使能以類。欲阜成於大治，務博取於衆材，遂忘形迹之嫌，以溥龍光之施。衰宗旣亢，唯知上報之難；小己易盈，彌懼先顛之疾。臣無任……

除勇中允崇政殿說書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勇守太子中允，充崇政殿說書，尋具劄子辭免，蒙降詔書不允者。恩驟加於私室，多所超踰，事或累於公朝，誠難昧冒，仰煩睿訓，曲喻至懷。永惟眷獎之殊，實重號慙之至。（中謝）伏念臣首叨召節，得侍辭林，隨被贊書，使陪經幄。稍更歲月，莫補涓埃。竊觀上智之日躋，內訟淺聞而知困。況如賤息，厥有童心。

尙迷鑽仰之方，豈稱招延之禮？怒已量主，非敢以私而自嫌？爲官擇人，顧雖成命而宜改，輒布可辭之義，上千難犯之威，伏蒙皇帝陛下，屈體優容，垂精寵答，謂大人照臨之道廣，當養以蒙意，小夫誦說之智專，遽忘其賤，褒稱備厚，訓飭加嚴，揣實未安，寄顏有惡，重念自古君臣之相與，未有如臣父子之所遭，蓋當用儒之時，尤難諱藝之職，典謨方御，實參備於討論，謠誓未終，已繼叨於獎擢，獲世官於閭巷，嗣家學於朝廷，自非忘軀，何以報國，知人而官以哲，慨已誤於明揚，委質而教之忠，普承肩於素守，臣無任……

除雱正言待制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恩，除臣男 雱 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特降中使宣諭，令便受告勅，不須辭免者。季號明恩，竇由中出，美官要職，弗以次加，知榮耀之及私，顧僭差而累國，雲天在望，冰炭交懷。（中謝）臣出於羈窮，好是拙直，道常違俗，宜芻狗之致，妖才不逮人，何蠶蠅之能化？皇帝陛下，收之末路，付以繁機，距滔天之衆議，責經世之來效，施及賤息，度越稠人，延登朝行使，圖講業，方仰陪於膝席，俄中廢於軒蕩，雖進趨之禮久妨，而問勞之恩狎至，莫知報稱，但負荒慙，豈意眷憐，更加超擢，待制之爲職，以陪侍禁嚴，正言之爲官，以諫救遺失，承金華之著學，親玉色於燕朝，併叨殊私，甚駭厚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攬取同智，無小大之遺，搜揚衆材，無久近之間，苟或不肖，概嘗有聞，必垂甄收，以示勸獎，四方之訓于我，無競維人，多士之生斯時，不顯亦世，永惟遭值，孰與等夷？君臣以事道相求，是惟希世，父子以傳經見用，鮮或同時，雖愧臯陶濟美之材，敢忘孤突教忠之義，臣無任……

進字說表

臣某言：竊以書用於世久矣。先王立學以教之，設官以達之，置使以喻之，禁誅亂名，豈苟然哉？凡以同道德

之歸一名法之守而已。道衰以隱官失學廢循而發之實在聖時。豈臣愚懂敢建斯事？（中謝）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爲聲，聲以類合，皆是相知。人聲爲言，述以爲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於自然。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人則效此。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表曲直，耦重交折，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斂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僊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卽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唯天下之至神，爲能究此！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用妙，該極象數，稽古宥法，紹天覺民，乃惟茲學，隕缺弗嗣，因任衆智，微明顯隱，蓋將以祈合乎神，指者布之海內，衆妙所寄，窮之實難。而臣頃御燕閒，親承訓教，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忘疾慮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勩，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以聞。臣某誠惶誠懼，頓首謹言。

進洪範表

臣某言：臣聞天下之物，小大有彝，後先有倫，敘者天之道，敘之者人之道。天命聖人以敘之，而聖人必考古成已，然後以所嘗學，措之事業，爲天下利，苟非其時，道不虛行。（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德義之高，術智之明，足以黜天下之鬼蜮，而興其豪傑，以圖堯禹大平之治，而朝廷未化，海內未服，綱紀憲令，尙或紛如，意者殆當考箕子之所述，以深發獨智，趣時應物故也。臣嘗以燕廡腐餘之學，得備論思勸講之官，擢與大政，又彌寒暑，勩績不效，僥仰甚慚，謹取舊所著洪範傳，刪潤繕寫，輒以章芥之微，求裕天地。臣無任……

進修南郊勅式表

郊丘事重，筆削才難，猥以微能，叨承遴選。(中謝)蓋聞孝以配天爲大，聖以饗帝爲能，越我百年之休明，因時五代之流弊，前期戒具人輒爲之騷然，臨祭視成，事或幾乎率爾，蓋已行之品式，曾莫紀於官司，故國家講燎種之上儀，而臣等承撰次之明詔，迨茲彌歲，僅乃終篇，猶因用於故棠，特刪除其紛冗，恭惟皇帝陛下，體聖神之質，志文武之功，嘉與俊髦，靈承穹昊，物方芻茂，以薦信而無慙，人且昭明，知因陋之爲恥，臣將制禮作樂，以復周唐之舊，豈終循誦習傳，而守秦漢之餘，則斯書也，譬大輅之推輪，與明堂之營窟，推本知變，實有考於將來，隨時施宜，亦不爲乎無補。臣無任……

除知制誥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恩，賜臣誥勅，除臣知制誥也。高華之選，欲報常艱，固陋之身，以榮爲懼。(中謝)竊以自昔，招智能之士，因使爲侍從之官，豈特賴其虛名，謂能華國，蓋將收其實用，相與致君，矧號令文章之爲難，而討論潤色之所寄，苟失職不稱，則爲時起羞。伏惟皇帝陛下，躬上聖之姿，撫久安之運，趣時有救弊之慮，守器有持盈之難，嘗得俊良，使陪遺忘，則典司明命，出入禁門，一有濼官，尤爲累上。臣輅單賤，士撲鄙庸人，任初有志於養親，學遂不專於爲己，比更煩使，稍竊謬恩，內懷尸祿之慙，仰負食功之意，又蒙採擢，以致超躡，蓋君之視臣，不使同犬馬之賤，則下之報上，亦欲致岡陵之崇，況臣少習藝文，粗知名教，遭逢一旦，度越衆人，唯當盡節於明時，豈敢尙懷於私計，臣無任……

知制誥知江寧府謝上表

稽違詔令，經涉歲時，先帝登遐，既不獲奔馳道路，陛下卽位，又未嘗瞻望闕廷，所憂後至之刑誅，敢冀就加

於官使；雖知黽勉，尙懼顛隳（中謝）蓋聞因任以責羣材，原省以通衆志，厥或抱能而可用，則雖負疾而見容如臣者，逮侍先朝，叨官外制，憊倦許國，雖有愚忠，後沒隨人，但尸榮祿，銜哀去位，嬰疾彌年，望絕寵光，分投冗散，伏遵皇帝陛下，紹膺尊極，俯燭幽微，延之以三節之嚴，付之以十城之重，比綠裡祀，特有褒封，申命曲加，因郵併賜。唯是土風之美，素無犴獄之煩，久寄託於丘墳，粗諳知其閭里，念難閉閣，殆弗廢於承流，以比造朝，或未妨於養疾。矧恩勤之已迫，且遜避之不容，敢不少嘗體力之所任，祇奉詔條而爲治，冀逃大戾，仰稱殊私。臣無任……！

除翰林學士謝表

臣聞人臣之事主，患在不知學術，而居寵有昧冒之心；人主之畜臣，患在不察名實，而聽言無惻怛之意；此有天下國家者，所以難於任使，而有道德者，亦所以難於進取也。學士職親地要，而以討論諷諭爲官，非夫遠足以知先王，近足以見當世，忠厚篤實，廉恥之操，足以咨諏而不疑，章創潤色，文章之才，足以付託而無負，則在此位，爲無以稱。如臣不肖，涉道未優，初無學舉過人之才，徒有區區自守之善，以至將順建明之大體，則或疎闊淺陋而不知，加以憂傷疾病，久棄里閭，辭命之習，蕪廢積年，黽勉一州，已爲忝冒，禁林之選，豈所堪任？伏惟皇帝陛下，躬聖德，承聖緒，於羣臣賢不肖，已知考慎，而於言也，又能虛己以聽之。故聰明睿知，神武之實，已見於行事，日月未久，而天下翹首企踵，以望唐虞成周之太平。臣於此時，實被收召，所以許國，義當如何，敢不磨礪淬濯，已衰之心，抽澤溫尋，久廢之學，上以備顧問之所及，下以供職司之所守。臣無任……！

賜衣帶等謝表

出大庭之顯服，束以精鏤，引內廡之名駒，傳之錯采，隆恩所逮，朽質知榮。（中謝）竊念臣弱力淺聞，久憂積

疾，中與從官之選，外分守將之權，僅免譴何，更蒙收召，論思潤色，曾莫効於微勞，衣被服乘，乃前叨於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醜於慶賞，詳在招延，因示眷懷，使知奮勵。普竭愚忠之報，冀無虛授之嫌。臣無任……！

勅設謝表

職與論思，思加褒歛，禮雖有舊，寵實難當！(中謝)伏念臣本乏才稱，中緣疾廢，適從孤遠，獲侍清光，已疢禁林之慮，重叨太官之賜，蓋飲食有文王之雅，實始憂勤，顧來歸無吉甫之勞，徒多燕喜，敢忘自竭，粗稱所蒙，臣無任……！

卷九 奏議表章

辭免參知政事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餘如故者。才薄望輕，恩隆責重，敢緣聰聽，冒進忱辭。(中謝)竊以建用宗工，與圖大政，以人賢否，為世盛衰，矧休運之有開，須偉材而為輔，豈容虛受，以誤明揚，如臣者承學未優，知方尤晚，先朝備位，每懷竊食之慙，故里服喪，重困采薪之疾。皇帝陛下，紹膺皇統，俯詔孤忠，付之方面之權，還之禁林之地，固已入言之可畏，豈云國論之敢知，忽被寵靈，滋懷媿恐，伏望皇帝陛下，考慎所與，燭知不能，許還謬恩，以允公議。庶少安於鄙分，無甚累於聖時，臣無任……！

除參知政事謝表

承弼之任，賢者所難，顧惟缺然，何以堪此！仰膺成命，弗獲固辭。(中謝)竊以古先哲王，考慎厥輔，皆有一德，

用成衆功。伏惟皇帝陛下，舍獨見之明，踐久安之運，音終諒闇，將大施爲，宜得偉人，與圖庶政。如臣者，徒以承學粗知義方，本無它長，可備官使，退安私室，自絕榮塗，既負采薪之憂，因逃竊位之責。大明繼燭，正路宏開，付以蕃宣，還之侍從，清閒之宴，或賜開延，淺陋所聞，每蒙知獎，以爲奉令承教，庶幾無尤。至於當軸處中，良非所稱。寵光曲被，震媿交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懋旁求，志存遠舉，隆寬盡下，故忠良有以輸心，公聽並觀，故讜厲不能諱志。矧睿謀之天縱，方聖治之日躋，思稱所蒙，敢忘自竭。遠猷經國，雖或媿於前修，直道事君，期不應於素守。臣無任……

辭免平章事監修國史表一

材薄位高，恩隆責重；輒敷悃款，仰瀆睿明。（中謝）臣聞大有爲之君，必考慎厥相，趣舍施設，相與如一，乃能協濟功治，永綏黎元。伏惟唐虞三代之迹，滅熄久矣，天錫皇帝陛下，以上聖之才，修身齊家，外正天下，典讓所紀，風雅所歌，以今揆古，未有慙德。宜求碩輔，朝夕左右，率勵衆志，輔成太平。如臣區區，孤陋淺拙，知學以爲己，而昧於趣時，聞以道事君，而謬於合衆，與聞大政，已積疵瑕，伏望皇帝陛下，量能賦任，使無譴尤，追還謨恩，以協公議。臣無任……

二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天地之施，厚矣不貲；螻蟻之情，微而未達；重煩獎訓，彌集震兢。中謝。臣聞論德序官，明主所以御世；度能就位，忠臣所以事君。臣偶以薄材，過私榮祿，雖以捐軀而自誓，顧於諉上而多慙。竊觀聖制之所以褒揚，終非朽質之所能副稱；矧叨任遇，稍歷歲時，必欲詭責其後勳。

謂宜考觀於已事。今內或怵奇衰之俗，無喻德宣譽之忠；外或屬苟簡之風，有犯令陵政之悖；百姓以安平無事之時，而未免疏離儉率，四夷以衰弱僅存之勢，而猶能跋扈飛揚。皇帝陛下，以聖人之高材，有天下之利勢，憂勤已積，功化未昭。此亦由臣陳力就列以來，不能助國立經陳紀之故。方謀自弛，以謝素餐，豈意誤恩，更加崇秩，謬蒙官諡，能上累於明時，所望天慈，遂救還於新命，庶以通賢者之路，且又協衆人之言。臣無任……！

除平章事監修國史謝表

臣某言：伏奉恩命，特授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進封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仍賜推忠協謀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揚于大廷，寵以高位，歸之翊戴之重，諉之宰制之平，聖心方慎於旁求，小已知難於上稱。臣聞人君代天而理物，入臣責父以事君，然而君臣之大義有方，非若父子之至恩無間。須倡而後和，則誠意每患於難通；不入而後量，則忠力或嫌於自獻。唯成湯之聽伊尹，與傳說之遇高宗，皆以疏遠而相求，何其親厚之獨至。蓋所趣非由於二道，故所為若出於一身。夫豈于越夷貉之異心，是謂元首股肱之同體。二臣既以此獲展事君之義，兩君亦以此得成理物之功。苟非其人，孰與於此。臣受材單寡，逢運休明，初涉獵於藝文，稍扳緣於祿仕。曩塵近侍，積塊空套，悲遠隔於庭闈，分長依於丘壠。俄值繼承之慶，繼叨收召之榮，責以論經，尚少知於訓詁，使之與政，曾莫助於猷為。矧以拙直而見知，遂為茲同之所忌。伏遇皇帝陛下，納之以天地之量，照之以日月之明，數加獎勵之恩，每辨譏誣之巧。重遭卜相，申救備官，終遜避之無繇，更兢慙於非據。伏惟皇帝陛下，樂古訓之獲而忘其勢，惡邪辭之害而斷以心，勿貳於任賢，務本以除惡，使萬邦有共，惟帝臣之志。萬姓有一，哉王心之言，則進無求名之私，退有補過之善。臣之願也。天實臨之，臣無任……！

遷入東府賜御筵謝表

伏奉差中使傳宣，今月七日辰時三刻，遷入新府，并借官軍，就賜御筵者，恩厚不貲，誠優賢之務稱，頑冥無似，欲報國而知難。（中謝）臣等過以凡材，並膺殊選，久墜賢路，上孤聖時，伏惟皇帝陛下，謀德在容，求仁以恕，謂大臣方宣勞於玉室，則上主當加恤其私家，發使禁闈之中，視圖魏闕之下，取材置集，一皆斷於睿謀，成事告功，初不煩於宰旅，重紆銜蓋，周視庭除，申以中人，喻之良月，使及日辰之吉，即于堂寢之安，輟車府之傍牽，載其幣重，移襄官之亨割，侑以鼓歌，歡更逮於通臣，寵已加於小已，陰陽或謬，未知變理之方，風雨其除，徒賴崑嶽之賜，臣無任……！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時，苟逃放逐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盡之力，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中謝）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睿廣之日躋，願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燭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特舍垢之寬，終懷覆餗之懼，伏望陛下，志存善賞，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閱其籲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方來，臣無任……！

辭免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表一

臣某言：爲君所艱，尤慎厥與；命相不善，將壞于成；矧當實實之時，敢奢知難之義。（中謝）臣知不足以及遠，學不足以窮深，比誤國恩，嘗尸宰事，初無薄効，稱萬一之襄揚，止有多言，煩再三之辨釋，終逃譴責，實賴保全，恭惟皇帝陛下，若古以堯之欽明，御今以禹之勤儉，矜修積美，山無一蕢之虧，因任致隆，臺存九層之累，小大砥若，遠逾允懷，會而不齟，雖或許其繼事，靡以旣雨，豈不昧於知時，况惟疲曳之餘，過重休明之累，且用人而過矣，固不免於敗村，苟改命而當焉，亦何嫌於反汗，敢期聖哲，俯亮愚忠！

二

臣某言：臣近上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荅不允者，愚誠盡布，所冀矜從，聖志未移，申加獎訓，輒守可辭之義，更干難犯之威。（中謝）臣聞冢宰之於周，則曰統百官而均四海，丞相之於漢，亦以附百姓而撫四夷，位尊則自古以然，材薄則其何能稱，臣之所守，未有以過人，臣之所知，又不足盡物，姑使承流宣化，詒備蕃維，或令補闕拾遺，追參侍從，尙能罄竭，小補緒餘，若乃秉操鈞衡，承輔樞極，仰陪休運，俯稱具瞻，事已試而可知，力弗能而當止，苟不量鼎寶之所任，必且致棟橈於斯時，伏望皇帝陛下，隨其器能，付以職事，圖惟大任，改命上材，則榮瘡未光，不獲干時之咎，稜極近用，亦參構廈之功。

除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尋具表陳免，蒙降批荅不允，仍斷來章者，承流宣化，方虞失職之誅，經體贊元，更候選賢之舉。（中謝）臣竊惟人物之會，通常常實，以君臣之遇，合至難，自匪同聲氣之求，孰能借功名之享。

伏惟皇帝陛下，天縱大聖，人與成能，乘百年久安之機，鈞千歲積壞之蠱；士誠服矣，而持祿養交之習未殄；民允懷矣，而樂事勤功之志未純；近或長阨，而仁義之澤未流；遠或虛僑，而道德之威未立；宜選於衆舉，格于皇天之材，使暨乃儻，續迪我高后之事，冀勝所任，以濟斯時；而臣蚤見知於隱約之中，久獨立於傾搖之上，勳庸弗効，恩禮更加，託備外藩，俯鄰期歲，遂叨詔獎，還冠宰司，自視羈單，所懷寒賤，方古耕築，則有其陋，爲世聘求，則無其賢；然以投老之軀，而遭難值之運，苟貪歲月，趣就涓埃；且上之施既光，則下之報宜厚，與之勳力，仰承睿知之臨，罔不同心，俯賴忠良之協，普殫疏拙，圖稱休明，臣無任……

辭左僕謝表一

臣某言：近累具劄子，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不允者。賞典越踰，訓辭稠疊；渙汗所被，是爲至榮！**難勝**，更以多懼，輒輸危懼，敢冒威尊（中謝）竊以左相位崇，東臺地要，雖置員而久曠，蓋授任之常難；臣晚值聖時，久妨賢路，奉揚成命，奮力困於負山，敷釋微言，蓋智窮於測海，方譴何之爲良，豈寵獎之敢圖？忽此兼叨，**無前比深**，惟綫薄，仰累休明，伏望聖慈，俯昭愚款，斷從公論，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獲安，實亦物情之歸允。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愚言狎至，鄙守難移；敢冒德威，更陳私義（中謝）竊以高秩厚禮，以膺莫盛之勳勞；綿材，豈稱非常之爵寵？人之所長，物有固然。臣議行見知，而涉世多爲衆毀；論材受任，而居官無以自昭，願惟屈首受書，幾至殘生傷性，逮承聖問，乃知北海之難窮，比釋微言，更悟南箕之

無實；疏榮特異，揣分非宜。苟叨昧以自安，懼譴尤之隨至！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危拙，曲賜全安，不以反汗之小嫌，為能累國，則是捐軀之大節，實在報君。臣無任……！

除左僕射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臣累具辭免，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貳令中臺，兼官左省，惟時遴選，蓋管久曠而弗除，忽此叨居，顧豈微勞之可稱，陪敦厥邑，敷告干廷，是皆至榮，難以虛辱（中謝）！竊以經術造士，實始盛王之時，僞說誣民，是為衰世之俗。蓋上無躬教立道之明辟，則下有私學亂治之姦氓。然孔氏以羈臣而興，未喪之文孟子以游士而承，既後之聖，異端雖作，精義尚存。逮更煨燼之災，遂失源流之正。章句之文，勝負傳姓之博，窮心此淫，辭設行之所由昌，而妙道至言之所為隱。篤生上主，純佑下民，成能協乎人謀，將聖出乎天縱。作於心而害事，放斥幾殫，通於道以治官，延登既衆。尚懼膠庠之黎獻，未昭典籍之羣疑，乃集師儒，具論科指，繕書奏上，褒典俯加。臣趣操弗高，知識尤淺，少嘗勤苦，但為妾氏之吟，晚更耄衰，豈免輪人之議。初備使令之乏，即知稱愜之難，敢意誤恩，獨當殊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化民成俗為事，故急在誨人，以尊德樂道為懷，故易於廉爵。因忘固陋，特假龍光，祇服訓辭，深惟報稱，雖無博學，對揚稽古之鴻名，庶以雅言，助廣右文之美化。臣無任……！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一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充鎮南

節度，管內觀察處置使，判江寧府，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者。恩典有加，事勞弗稱，陳力沉難於覬覦，輸情終莫有矜哀！(中謝)伏念臣晚出窮鄉，首陪輿黷，起心量已，雖知容膝之易安，營職趣時，更似絕筋而稱力，既及旣衰而成疾，重遭憂喪以傷生，姑欲補完，唯當休惕。嘗任州藩之寄，仍兼將相之榮，是爲擇地以自營，非復籲天之素志。伏望皇帝陛下，追還渙號，俯徇愚衷，許守本官，退依先麓，儻憐積歲，參大議於廣朝，或賜誤恩，食舊勞於外觀，尙繫眷獎，非敢干祈，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批荅不允者。寵私未慙，更加褒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食之取。(中謝)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惟懼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深懼災危，積政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宣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精而自營，聖慈難或優容，官謫何由解免。伏望皇帝陛下，俯垂念聽，特賜矜從，使盛世無虛授之嫌，孤臣有少安之幸，臣無任……！

除集禧觀使乞免使相表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充使，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愚誠屢黷，方負憂羸，妻孥未移，更加獎勵，顧仰關於國體，敢終冒於天威。(中謝)伏念臣頃汙近司，久虛大受，晚罹疾疢，自嘗辭祿而里居，尙恃眷憐，故敢祈恩而家食。將相之爲重寄，朝野之所具瞻，若免於事任之勞，而尸此名器之寵，在昔之茂勳明德，尙莫敢居。如臣之綿力薄材，豈宜非據。伏望皇帝陛下，俯矜危懇，追寢誤恩，豈惟私義之所安，是固物情之衆允。臣無任……！

進聖節功德疏右語一

王安石文集 卷九

臣竊以紹皇策以降神，千齡莫擬；歸寶坊而獻福，萬寓惟均；矧荷養之特殊，固輸誠之獨至！伏願三靈協祐，十力證知；常備有羨之祥，永御無疆之曆！臣無任……

二

臣竊以星虹獻瑞，寶啓聖於嘉時；鍾頃乞靈，敢歸誠於妙道。伏願備膺多福，大庇羣生；人永恬愉之安，物無疵癘之苦；天枝彌茂，神睇具依。臣無任……

三

臣竊以誕降聖神，適天人之嘉會；虔祈祉福，乃臣子之至情。伏願萬寶偕昌，三靈協慶；永卸無疆之責，歷丕承未艾之閑休。臣無任……

四

臣伏以握符踐運，與時物以偕昌；歸德謝生，在情文而莫稱；敢憑慈祐，申祝壽祺！伏願皇帝陛下，算比天崇，業侔地富；常御華胥之至樂，永錫皇極於黎元。臣無任……

卷十 奏議 表章

封舒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封舒國公者。發號端門，外覃慶賜；疏恩列辟，俯逮空法；舞手均歡，捫

心獨幸。(中謝)伏念臣久孤眷遇，當卽譴詞；曠歲籲天，尙辭榮而未獲；新恩賜國，仍席寵以有加。唯茲邦土之名，乃昔宦遊之壤；久陶聖化，非復魯僮之所懲。積習仁風，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此蓋皇帝陛下道冒羣才，彌天之所覆；恩涵庶品，并物之所包。以釐事備於郊官，而惠澤均於海宇；故雖幽屏，弗以遐遺；顧冒昧之不貲，豈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除依前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謝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依前行尙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者。屢黷天威，坐彌年所；曲從危懇，仰荷至慈。(中謝)伏念臣學止求心，行多違俗；少隨官牒，徒有志於養親；晚誤聖知，欲忘身而許國。疲曳久瘵於宰事，閔凶適在於私門；中解繁機，特上煩於矜憫；外分憂寄，復難強於支持。方累鴻私，更尸殊寵；既兢慙於非據，輒冒昧以終辭。伏蒙陛下，示以優容，屢垂訓獎；救其逋慢，終賜矜全。猶加祕殿之隆名，俯慰窮閭之衰疾；地崇祿厚，尙非空食之所宜；歲晚力愆，雖欲捐軀而曷報。臣無任……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璫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尙覬眷存。(中謝)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慙慙。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乘輅將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隨履無用，誠弗忍於棄捐；朽株匪材，尙奚勝於器使。求惟獎勵，徒著糜捐。臣無任……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勅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聖旨，令臣便授勅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間因外使，喻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之餘生，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產，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遺逢，殆無前比。願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祇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諫。重念無傷於國體，乃為不負於天慈。欲以里居之安，而尸官廩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實。況復千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於詞窮，雖兢慙於屢黜，可以理奪，終冀幸於矜從。臣無任……

孫珪傳宣許罷節鉞謝表

臣某言：二月二十二日，江東轉運使孫珪到府，伏奉聖慈宣諭，以臣誠請甚確，志不可奪，故罷節鉞。春時更宜慎愛者，囊封屢黜，特荷矜從，使傳載馳，重煩慰撫。中謝。伏念臣久尸名寵，莫報恩私，既逃不職之誅，更竊無功之祿。閉門養疾，曾未慙於朝榮，擊壤歌時，願難忘於聖力。伏蒙皇帝陛下，義惟求舊，仁不棄遐，故雖簪屨之遺，尚蒙簡記，曾是筋骸之束，敢愛糜捐。臣無任……

封荆國公謝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授臣特進荆國公，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勳如故者。官庭嘉享，推惠術以及人，田里空餐，濫宸恩而累國。（中謝）伏念臣苦窳賤質，卷曲散材，遭值休辰，登備貴器，有未償之厚責，無可錄之微勞。敢冀瘝身，尚叨徽數。此蓋皇帝陛下，備成熙事，答四表之歡心，董正治官，建一代之明制。因令疲茶，與被光榮，雖自誓於糜捐，願何勝於黃濟。臣無任……

賀貴妃進位表

禋威之禮，發於宮闈；靡康之聲，播於寰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放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氣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詖私謁之心；鶴鳴之得賢妃，則有警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為恩。臣生逢明時，竊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臣無任……！

賀生皇子表一

臣某言：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賀）臣聞螽斯之言，素子是為王者之時；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堯輩之寢，既安；傳類有祥，弓韉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光。臣託備蕃維，叨承睿獎，不顯亦世，家實與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觀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嘉慶係傳，歡欣摛集。（中賀）臣歷觀古昔，誕受福祥，厥配天所以久長，乃有子至於千億。伏惟皇帝陛下，龜鶴之雅，媚于神祇；采芣之風，燕及黎庶。弓韉嗣蒸，祿之報，旒旒仍羅，夢之祥，無疆惟休，永保桑苞之固；有室大競，方觀椒實之蕃。臣嘗汗近司，久尸榮祿，特荷殊憐之至，豈勝竊喜之情。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皇運邳隆，天枝彌茂；照臨所暨，鼓舞攸均。（中賀）臣聞史紀文，慶之延，豈惟十子；詩歌蚺徽之繼，爰至百男。肇敏于修，乃繁厥祉。恭惟皇帝陛下，道冒區宇，德冠往初。品庶蒙休，既粢和平之樂，神靈錫羨，果膺蕃衍之祥。臣嘗汗近司，備叨殊獎，以宿痾而自困，欲旅進以無階。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七月四日誕生皇子者。慶兆六宮，欣交九服；照臨所暨，鼓舞惟均。（中賀）竊以堯癡告祥，寶帝臨之釐事；牢祠錫羨，乃神保於昌時。伏惟皇帝陛下，追放堯勳，嗣承犧象，鴻名敷播，已協九皇之高；純嘏垂延，方覃千子之衆；維祺有俶，俾熾無疆。臣夙冒恩憐，久尸榮祿，適此雕嘉之會，忝然趨造之難。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元精孚佑，聖種挺生；慶係集於宮庭，歡外交於寰宇。（中賀）竊以熊羆見夢，種稜獻祥；厥撫會昌之期，乃膺錫羨之福。恭惟皇帝陛下，德高振古，仁浹含生。故神明之胃浸蕃，而福履之將未艾。臣久尸多祿，特荷異恩，願衷疾之滋多，望清光而獨遠。臣無任……！

六

臣某言：伏覩都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燕謀饗德，方備錫羨之祥；罷夢生賢，克協會昌之運。與在照臨之廣，敷同慶賴之深；竊以思齊神罔時，悃假樂。民之攸暨，天所保佑，厥惟太妣之多男。國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

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鴻休無疆，景命有僕。蓋采昔之薄言采采，衆皆先成，則龜斯之宜。爾振振，宗強孰禦，臣久叨眷遇，過阻進趨，親值本支百世之盛時，敢忘壽考萬年之善祝。

賀魏國大長公主禮成表（并周德妃進封）

臣某言：伏以明告治庭，寵頒恩册，家邦之慶，海宇以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荷天閔休，若古丕式，自稱率而尊祖，備極靈承，謂姊親而先姑，特加徽數，改錫厥壤，增襄所生，大號已孚，庶言惟允。臣久尸榮祿，竊睹盛儀，臚傳雖異於九賓，率舞尙同於百獸，臣無任……

賀冀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慶事備成，恩紀隆洽，有榮夷夏之觀，厥孚邦國之休。（中謝）蓋聞勿恤於有家，以祉而歸吉，禮儀卒獲，風化所原，不有在躬之清明，其能由內而成熾。恭惟皇帝陛下，道光覆照，教始親成，篤念祖之至情，致先姑之美義，庶言無間，徽典有加。臣叨味殊憐，衰瘵遠屏，親值榮懷之日，用忘呼舞之勞，臣無任……

賀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表

臣某言：伏親進奏，院報魯國大長公主出降者，占地聘夢，祥實發於先朝，奠鴈告期，禮甫成於外館。（中賀）臣聞親成經五禮之始，睦媯貫六行之中，善與物昌，慶惟時賴，恭惟皇帝陛下，齊家而國治，睦族而民雍，恩隆天屬之尊，禮重玉姬之降，慎所選尙，燕及文母之慈，厚於送歸，追成穆考之孝。臣叨陪興運，獲親威儀，雖句臚中絕於九賓，然呼舞外均於百獸，臣無任……

賀康復表

臣某言：天佑俊德，永錫康甯；三靈一心，所共欣慶。（中賀）竊以執契踐運，實命在躬；無疆惟休，何恙不已？伏惟皇帝陛下，堯仁舜孝，充假彰聞，惠于神民，循道不越，雖勤勞庶慎，衛養小愈，而福履綏將，旋日底豫，平格獲祐，效驗甚明。而臣衰疾所嬰，久違宸宇，聞傳踊躍，倍百羣黎，臣無任……！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一

臣某言：伏觀十一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意上昭，神靈底豫；茂恩旁暢，夷夏接和。（中賀）臣聞道以繫帝為難，禮以配天為至；有秩斯祐，唯四表之歡心；胡臭亶時，匪九州之美味。自古在昔，若聖與仁，厥遭昌辰，乃親臨事，恭惟皇帝陛下，邁種三德，敷奏九功，率籲奏璋之衆，肇稱奠璧之新禮，廟筵致孝，郊血告幽，誠既格於穹昊，福遂均於品庶。振憂矜寡，原宥曾裁，第五玉以褒封，善人是富，發三錢而慶賜，賤者不虛，天其居歆，人以呼舞。臣夙叨寵獎，親值休成，雖無與於駸奔，實不勝於竊抃，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觀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睇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厲。（中賀）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舉釐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昭，康年屢應，奔走蓬豆，有董正之治官，潔豐柔盛，有底慎之財賦，禮成教旦，恩深綿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贊稱，豈兒寬之淺陋，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懇哀療，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句傳，狎百獸於山林，猶無華舞，臣無任……！

賀明堂禮畢肆赦表

臣某言：伏惟今月二十二日，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者。蒐講上儀，神天底豫，敷施大號，夷夏交欣。（中賀）蓋聞聖以享帝爲難，孝以嚴父爲至，周右烈考，或委政而弗專，漢記諸神，或竊禮而無實。恭惟皇帝陛下，道包衆甫，運會丕平，巍巍成功，堯之所謂大業，業致孝，舜之所由昌，涓選休辰，肇稱嘉饗，百禮既至，而正惟已獨，萬壽攸酢，而稽與衆均。臣久冒眷憐，方嬰疾，奉承蓬豆，乃獨後於臣工，踰舞笙鏞，竊自同於鳥獸。臣無任……

卷十一 奏議表章

賀冬表一

臣某言：伏以庶彙潛萌，上儀亞歲，室告氣行之協，臺占瑞至之嘉。恭惟皇帝陛下，考敦復以大中，籲朋來之衆後，剛健之德與陽皆亨，壽昌之期如日方永。臣叨榮近列，揆疾殊方，鳥趨獨後，於在庭爵，躍實深於存闕。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以寶曆無疆，嘉時有傲，物潛萌而赤色，氣順動於黃宮。（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協乾行，德孚陽感，體一元而獨復，統萬寶以皆昌，永御丕平，備膺純嘏。臣寢嬰衰疾，久隔清光，迹雖屏於丘園，志不忘於宸宇。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以萬寶潛萌，應黃宮之協氣；百工胥慶，正歲之上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御至神，翺揚獨智；武烈丕承，平前載，堯明光被，平多方。茂對斯時，備膺諸福；臣比緣衰疾，獨遠愴光，雖存闕之不忘，尙造庭之未獲。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以氣復黃宮，茂對物滋之始；晷移北陸，寅賓日至之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行，化猶天運；嗣無疆而履位，建有極以宜民。甫臨陽長之期，大襲福綏之慶。臣恩容居里，病阻造庭，雖薦壽以無階，願馳心而曷已。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以陰借物極，陽與朋來；推歷玩占，乃見潛萌之信；體元御辨，以知敦復之中。（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舜孝禹功，文謨武烈；茂對時之福祿，靈承旅以壽康。臣久冒朝榮，外叨方任，弗與稱觴之末，豈勝存闕之深。臣無任……！

六

臣某言伏以候始三微，氣萌萬彙；謹觀臺之占瑞，亞獻歲以陳儀。（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祗遵燕謀，靈承休運；先一陽而獨復，儉諸福以朋來。臣屬此養病，茶然在遠，傾心舜日，欣寶景之踐長；仰首堯天，祝壽祺而等久。臣無任……！

七

臣某言伏以運與陽升，曩借日至，儀亞三朝之會，氣先五刻之占。（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茂對斯時，備膺諸禱；御至和之玉，獨撫大順於瓊瑤。臣竊望情光，獨嬰衰疾，徒有懷於率舞，乃弗預於稱觴。臣無任……

八

臣某言伏以一陽氣復，萬寶萌生，天效五雲之祥，律應三統之首。茲為大慶，允屬熙朝。（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泰犧軒，德深堯禹，文物聲明之昭爛，神祇祖考之安甯。適丁至治之期，矧及履長之序，萬靈曠祉，四海交歡。而臣身處江湖，地遙宸極，瞻天日之表，阻獻於壽觴；望雲龍之庭，徒傾於雕頌。臣無任……

賀正表一

臣某言伏以漢儀高會，方登四海之圖；周曆俯頌，乃憲百官之象。（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含德淵懿，撫辰休嘉；乘姑射之雲龍，所更者化，存胥教於蓬艾，各遂其生。運與日升，道侔乾始。臣尚依扮社，獨隔楓宸，竊瞻朝著之班，竊慕封人之祝。臣無任……

二

獻歲初吉，瑞月始和，萬寶取新之元，九儀告慶之會。（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體神蹈智，抱一建中，允迪蕃勳，永膺秬稂，德日新而有傲，福時萬以無疆。臣特荷寵光，久嬰衰疾，雲天在望，惟竊想於句傳，麋鹿與遊，豈暫忘於

率舞臣無任……！

三

寶曆無疆，嘉生有傲，厥初獻歲之吉，乃始端月之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常德日新，景福時萬，體素元而難老，閱衆甫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尚嬰衰疾，瞻雲紛郁，想朝路以載欣；愒日舒長，與疇人而胥樂。臣無任……！

四

寶曆無疆，嘉生有傲，門憲始和之象，庭充元會之儀。（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膺保承圖，綏將純嘏，撫五辰而致順，統萬物以皆昌。臣久負異恩，尚嬰衰疾，瞻雲煥爛，欣逢拜旦之華，擊壤循搖，樂得夏時之正。臣無任……！

五

取正夏時，更端眉曆，體一元而敷惠，適與春符，敘諸福以代新，方俸川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誕昭明德，祇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順五辰而凝績，用求協氣，以阜嘉生，閱千古之上儀，肆三朝之盛會，仰同星拱，竦百辟以在庭，追效萬呼，極萬年而薦壽。臣桑榆晚景，麋鹿並遊，進莫與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臣無任……！

辭免南郊陪位表

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萬國駭奔，焯上儀之殊觀；一夫幽屏，叨明命之特招。（中謝）伏念臣竊稜已多，冒恩最渥，自致憊倦之義，實有素情，再瞻穆穆之容，豈非榮顧。而茶然暮景，擗以沉痾，伏軾以負茲，於

今未已，侍壇垓而踐豆，用此爲妨。臣無任……

辭免明堂陪位表

臣某言：伏奉詔書，令發來赴闕，明堂陪位者。合宮丕享，寰宇駭奔，冒被優詔之加，使陪顯相之末。（中謝）伏念臣投身荒遠，上負眷憐，企踵禁嚴，久勞監寐，況宗祈之盛禮，奪號召之明恩，當卽辦嚴，豈容辭疾，而沉冥侵劇，屢勉實難，心若子牟，雖每存於魏闕，身如楊僕，乃自外於漢關，臣無任……

詔免南郊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南郊陪位，伏蒙聖慈，特賜詔書許免者。螻蟻惓惓，上千旒屐，雲天顛顛，下賁丘園。（中謝）臣慙矣微生，頽然暮齒，冒恩鼎食，非堅臥以爲高，承命旌招，宜駭奔而反後，願緣衰疾，致隔清光，伏蒙皇帝陛下，特赦尤違，曲垂念聽，鄙昏難望，尙延躋日之華，荒躄易遠，更獲堯雲之潤，臣無任……

詔免明堂陪位謝表

臣某言：近具表爲疾病乞免赴闕明堂陪位，伏蒙聖慈，特賜臣詔書許免者。駭奔弗獲，內懷違慢之誅，寵荅日俞，上荷眷憐之至。（中謝）伏念臣久違祕近，遂迫衰殘，長負異恩，固難逃於幽黜，敢圖釐事，乃復與於詳延，輒冒布陳，重煩矜允，隔私所被，藏一札以知榮，旅力已愆，殞百身而何及，臣無任……

加食邑謝表一

臣某言伏奉諄命，加食邑四百戶，實封一百戶者。顯相郊官，固宜寵獎；曠居田里，乃濫褒嘉。（中謝）伏念臣尙負宿病，久尸榮祿，無可論之薄效，有未報之隆恩。方國明禮，庶工祇載，奉璋執豆，旅幣獻琛。且輸奔走之勞，獨抱滯留之歎。豈圖踈迷，亦冒龍光。此蓋皇帝陛下，荷休駿龐，敘福數錫，故雖幽屏，弗以遐遺。身每被於慈憐，心敢勞於勤策。臣無任……

二

解澤旁流，明綸俯被；柔惟叨味，深以兢榮。（中謝）竊以時郊丘之承，所以尊上帝；疇官邑之賜，所以富善人。盛稱靡專，至恩惟稱。臣久塵要近，上累昭明。方玉輅之親祠，以銅符而外守；逮均休慶，例獲褒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平施於萬方，無遐遺之一物。矧蒙圖任之舊，特荷獎知之深。祇服訓辭，敢忘報禮。臣無任……

賜生日禮物謝表一

璽書加獎，臺鏡示優。屈使者之光華，發里門之榮耀。（中謝）竊念臣才非秀穎，勢又驕單。方少也，臣父教臣以爲己之方；及長也，臣母勉臣以許國之節。叨踰至此，稱效缺然。慈訓久孤，每感劬勞之日；思頌若至，更慙明盛之朝。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臨方來，慈保臣庶。嘉以物多而備禮，使知意厚而盡心。敢不自竭斷斷之能，庶以少申惓惓之義。臣無任……

二

獻藉溢言，匪頌異數；荷恩勤之及此，思報稱以芒然。（中謝）伏念臣謬簡神心，叨陪大政。以久孤之樸學，嘗

難遇之盛時；雖罄愚忠，何裨聖治？門弧可想，方永念於劬勞；臺鏡有加，更上煩於寵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施仁品物，致禮臣鄰，將備責於安危，故俯同於憂樂，所願輸勞而後食，敢知得賜之爲榮。矧生已之至恩，已云不報，獨事君之大義，庶或無慙！臣無任……！！

三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者。書名閭史，適在斯辰；拜使家庭，猥叨異數！（中謝）伏念臣才非經國，幸實遭時；徒塵宰席之延，初乏辰猶之告。敢圖恩獎，俯逮燕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厚近班，率循前憲，因令疵賤，獲被龍光；敢忘夙夜之勤，以稱乾坤之施。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臣男太子中允等，押賜臣生日禮物，衣一對，衣著一百匹，金花銀器一百兩，馬二匹，金鏡銀鞍轡一副者。劬勞之感，方愴於私懷；寵獎之加，更慙於異數。（中謝）伏念臣早塵祿仕，多歷歲年，初無積草之勞，但有敗林之愧。進膺重任，久曠隆恩；敢圖誕統之辰，更冒匪頒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悼修故事，優眷近司，屈聖制以褒嘉，示殊私於錫予。永惟叨昧，彌積震驚；撫已冥頑，亮難酬於盛德；惟時忠慎，竊自誓於愚誠。臣無任……！！

五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入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傳宣撫問，及就府賜臣生日禮物，金花銀器一

百兩，衣著一百匹，衣一對，金鍍銀鞍轡一副，并纏複馬二匹，藥一銀合，御封全者。微勞不效，僅逃三典之科，辱禮有加，尚躡九儀之等。（中謝）臣外叨寄屬，仰謀眷憐，已陳考翼之基，重負毋慈之教，迫勅勞於晚節，方不自勝。惟蕃庶之舊恩，終無以稱。伏蒙皇帝陛下，更馳膚使，曲喻至懷，粗駁靈珍，琛奇組麗，豈下流之敢及。皆前此之所無。金厄淑旂，多錫誠榮於既往，鉞刀驚馬，強扶難冀於將來。雖天地弗責其謝生，願臣子敢忘於致死。臣無任……

給蔡卞假傳宣撫問謝表

伏蒙聖恩，以臣疾病，特給蔡卞假，將臣女子省侍，令下傳宣撫問，諭以調養者。飭鑿遣使，已叨訓勉於親身，輒侍子甯，重累顧哀於慈子，教言狎至，感涕交流。臣趣尚缺如，遽逢榮甚，竊食浮而廢任，特負知憐，味祿殖以挺災，終貽罪疾，伏遇皇帝陛下，地容天憐，雲陰露濡，响吹晚出於更生，附區申加於頽死，譬如造化，難紀敘於曲成。雖曰糜捐，敢稱論而上報。臣無任……

甘師顏傳宣撫問并賜藥謝表

臣某言。府使寵辭，載華原隰，寶奩珍劑，加費丘園。（中謝）伏念臣少出衡茅，晚陪帷幄，德輶寄重，才淺知深，但念里居，長負丘山之責，敢期宸眷，尚留替履之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憐無疆，海函不棄，戴難忘之盛德，豈特銘肌，焉易盡之餘生，唯當結草，臣無任……

李舜舉賜詔書藥物謝表

臣某言：輟宮闈親近之臣，臨湖海寬闊之野，授之華物，撫以訓辭，尸厚祿而無勞，謂當誅絕，猶大恩而不報，彌所兢兢。(中謝)伏念臣本出籍單，自甘淪棄，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會昧於保身，忠每懷於許國，謹誣甚巧，切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況遠迹久孤之地，實適言易聞之時，而難明昭晰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疎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上仁含垢，以大智容愚，弗使南箕，得修蔽揚之狀，更令北戶，坐蒙臨照之光，茫然垂盡之病軀，茫若橫流之感涕，惟困窮無理，猶致命於一餐，願冒昧不貲，敢忘懷於九死，臣無任……

中使撫問謝表一

臣某言：孤臣疲曳，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中謝)伏念臣晚陪休運，特荷異恩，積草無功，每恨棄龜之晚，負薪有疾，仍慙制祿之優，豈謂陛下所摠萬機，不忘一物，迺因輶軒之出，俯逮躋履之遺，仰荷眷私，唯知感涕，臣無任……

二

臣某言：去國彌年，屢煩慰恤，乘輅便道，復賜撫存。(中謝)伏念臣冒恩殊深，奉事多廢，久素餐而無責，方宿疚之有加，弗以遐遺，實仰慙於眷遇，莫知上報，徒承善於糜捐，臣無任……

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隆恩博施，弗以遐遺，弱力薄才，豈能仰稱。(中謝)臣久孤重任，上誤聖知，特荷眷憐，備昭誠悃，付以便安之郡，休其疲曳之軀，跋涉之路未窮，罔勞之恩先至，聖書甚厚，藥物兼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丕冒海隅，竊

經臣庶，罄屨之舊，不忍於棄；忘雲天之高，每存於庇。憐永惟報效，徒替糜捐！臣無任……！！

中使傅宣撫問并賜湯藥及撫慰安國弟亡謝表

臣某言：便蕃曲澤，雖遠不忘；晚晚餘年，懼終莫報。伏念臣辭恩機要，藏疾里閭，旣疲瘵之未夷，顧憂傷之重至；仰煩養獎，特示閔憐。中使使輒備宣恩厚，寵頒藥物，深念衰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燾，俯矜舊物，曲軫睿慈，始終顧遇之私人，知無替存，沒榮懷之感，情實難勝。臣無任……！！

李友詢傳宣撫問及賜湯藥謝表

臣某言：伏奉聖慈，特差李友詢扶護亡男，棺柩到府，并撫問者。孤臣特荷慈憐，未獲捐軀報德，賤息比叨寵獎，復以遺骨累恩。（中謝）伏念臣夙積自躬，凶流及嗣，因仍積歲，藏厝不時，敢謂私憂，上貽聖慮。伏蒙皇帝陛下，飭遣親使，護至旅楸，使亡子之魂，即安於窀穸；天性之愛，得盡於莫年。申之訓辭，撫以藥物，眷被終始，施兼存亡，銘骨不足以敘，欲報之心，漚肝不足以繼，感泣之血，獨恨旣愆之力，莫知有效之方。臣無任……！！

賜衣服銀絹等謝表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并別錄賜臣衣服，金帶魚袋，銀器，絹，銀鞍轡馬者。感藉溢言，上辜寵眷，匪頌異數，特荷慈憐。臣晚以薄材，嘗陪輿運，華原之簪，未慙每辱；矜矜收橋山之劍，初遺，獨悲淪俎。伏蒙皇帝陛下，勤追考翼，厚勉臣中，遽被寵光，申加蕃庶，雖負薪之末力，難效驅馳，願結草之殘魂，猶知報稱。臣無任……！！

中使宣醫謝表

臣某言：乘衰擢厲，敢意浼聞；軼舊垂矜，曲加寵數；卽馳近御，兼飭太醫；錫以寶奩，實之珍劑；創殘再肉，顛胸更蘇；香被慈憐，不勝負荷！臣叨恩缺報，味祿取災；果崇降以疾殃，至上煩於愍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履替念厚，軒輊眷深；天弗顧而亦臨，雲甫瞻而旣雨；哀逾察父，感劇孤臣；論可報之涓埃，難知稱效；願未填之溝壑，徒誓糜捐撫涕，洵捫心躑躅，臣無任……！

差張謇醫男勇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中使傳宣撫問，并賜臣男勇湯藥；押仲靜處，士張謇至本府醫治者，蒙爾餘生，備叨眷撫；茫然賤意，更荷哀憐。（中謝）臣初乏將明之材，適遭開泰之運；父子並蒙寵獎，臣鄰莫與等夷；去闕以來，歷時未久，問勞狎至，憂軫俯加；以察父之鴻私，施具臣之晚節；但慙疲曳，莫副馳驅；冀憑天地之恩，得全胸臆之命；永依鞭策，共誓糜捐，臣無任……！

賜曆日謝表一

臣伏以太史序年，將謹人正之授；遠臣尸祿，乃叨天指之加。（中謝）竊以欽若昊穹，靈承黎庶；正時所以作事，治曆所以明時；恭惟皇帝陛下，道邁古初，德綏方夏；治教之象，上協於天心；正朔所加，外通乎海表；敢圖幽屏，亦誤寵頒；徒尊閣以知榮，曷糜捐之可報！臣無任……！

二

臣伏以清臺課曆，肇明一歲之宜；列郡仰成，欽布四時之事；闡文切抃，拜賜爲榮；恭惟皇帝陛下，躬包曆數，

政順璣衡；齊日月之照臨；體乾坤之闡闢；考勳新度；遠存堯象之明；推步大端；猶得夏時之正；盡俯仰察觀之理；歷載成輔相之宜；歲事備存；詔文借下；先天誕告；開無杪忽之差；率土逢占；驗若節符之合；臣敢不恭承睿旨；順考時行；贊聖神化育之功；極天人和同之效；奉而行政；期不戾於陰陽；推以治人；庶克躋於富壽；臣無任……

卷十二 奏議表章

兩府待罪表

臣某等，伏觀內降德音，以陝西河東兩路，外勤師旅，內耗黎元，引咎推恩者，集已以異，方懋日新之德，經邦弗效，敢辭天討之刑（中謝）臣等昔以凡材，適叨重任，內不能定國家之論，以協士民，外不能成疆場之謀，以綏夷狄，用開邊隙，亟使人勞，至深惻於聖懷，實大愆於榮祿，瘵官若此，即辜為宜，唯並寘於嚴科，乃大符於公論。臣等無任……

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表一

臣等言：奉聖旨以祈雨未應，避正殿，減常膳者。陽春生物，偶霽澤之稍愆，察意恤民，遽側身而自抑，德已修於銷燹，數或係於非常，當復彝儀，用安羣下。（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天仁博施，神智曲成，躬忘旰食之勞，坐講日新之政，四時協序，萬物致和，適當化養之辰，宜得涇濡之澤，少違常候，深軫清衷，退師氏之正朝，約太官之盛饌，仰窺謙德，志在閔民。然而遷虜來朝，當即法官之位，誕辰入慶，合陳燕俎之珍，事有所先，禮難偏廢，伏願仰同淵聽，俯徇真情，風御九筵之居，並差十閣之具，上以全於國體，下以副於臣誠。臣無任……

臣某等言：近上表請御正殿，復常膳，蒙降批答不允者。時澤偶愆，屢勤齋禱，聖哀愈勵，曲盡焦勞，將損己以召休，因退次而貶食，列陳劄奏，尙闕詞音，在臣列之靡遑，伏帝闈而再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體居離正，德稟乾剛，期揉俗以致康寧，納隍而興念七載于此，繼獲豐稔，一春而來，或罹愆元，皇慈深軫，羣祀徧修，恐牲犴乖，則親慮其因，懼黼黻美則虧，變其服，仍損內褻之舉，兼虛正宁之朝，然而禮貴從宜，事難泥古，而況甫臨誕節，交舉慶儀，有列辟拜萬年之觴，有殊俗修兩朝之好，苟虧彝制，難副羣情，少屈端衷，特從誠懇，天臨廣廈，日御常珍，親事法宮，廓宣於政治，惟辟玉食，昭示於等威，仰以慰兩宮之慈，俯以安羣下之望，臣等無任……

乞罷政事表一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強明，乃能協濟，豈容昏昏，可以叨居，進冒聰明，罄陳危懼。（中謝）伏念臣逮侍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諒以萬機之事，構譏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本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醫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尙何守土之敢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皇帝陛下，曲垂仁憫，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手詔封還，不允所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譴，再輸悃悃之情。（中謝）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疾

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昧於量已，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闊；每煩衆論，上思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痼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皇帝陛下，閔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身，獲全生於末路；具瞻之地，得改命於時材。臣無任……！

三

臣某言：近再具表乞罷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封奏上昭，未能感徹；訓辭下逮，更誤褒嘉。中謝。臣聞怒以及物者，君之仁；量而受事者，臣之義。蓋世之道有升而有降，故士之行或肆而或拘，遭聖治之尙容，冀私誠之獲遂。伏念臣自蒙任使，已歷歲時，雖或售於小忠，曾莫裨於大政。途茲摺疾，乃始告勞，姑以免邦憲之詰誅，何足汗上恩之獎勵。使人狎至，詔指屢頒，祇荷顧憐，重懷感慙。非不願粗施其樸學，庶幾以仰副於鴻私。願惟剛德之浸亨，方奮睿謀而獨斷，辨忠賢之可任，既示弗疑，察姦罔之爲朋，將知所畏。人宜盡力，朝豈乏材。寧容昏愆之餘，尙冒寵靈之厚。伏望皇帝陛下，難明俯燭，解澤旁施，矜綿力之既愆，監近司之或曠。俯從控懇，實允詢謀。雖已事之無稱，難言報國，冀餘生之未泯，尙獲損軀。臣無任……！

乞出表一

臣某言：竊以丞相之職，天子是毗，方當圖政之憂勤，難以養痾而昧冒；輒輸情素，仰丐恩憐。中謝。臣叨被鴻私，誤尸榮祿，堯仁天覆，幸荒穢之兼包；湯聖日躋，願卑凡而自絕。尙惟許國，姑誓忘軀。豈意眩昏，甫新年而痾劇，更知蒼蹇，難重任之久堪。伏惟皇帝陛下，明燭隱微，惠綏羈拙，閱其積疚，收還上宰之印章，賜以餘年，歸展先

臣之丘壟，生當擊壤，以詠矜容之德，死當結草，以酬含育之恩！臣無任……！

二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輒輸情素，仰丐恩憐，實以抱疚之深，難於竊位之久，過蒙敦獎，未賜矜從，事有迫於懇誠，理必祈於哀側！（中謝）臣信書自守，與俗多違，審容膝之易安，因忘擇地，知戴盆之難望，遂廢占天。豈圖憂患之餘，更值清明之始，寒之日長，而暴之日短，植之之人寡，而拔之之人多，尚誤聖知，驟妨賢路，摩頂放踵，難願效於微勞，以蛟負山，顧難勝於重任，矧復昏昏而曠事，若猶冒昧以尸官，是乃明憲之所不容，豈特煩言之爲可畏。伏惟皇帝陛下，天地覆載，日月照臨，賜以曲成，容其少悞，區區旅力，或未惹於餘年，斷斷小能，莫尙施於異日。臣無任……！

乞退表一

臣忠於爲國，故進而能致其身；君恕以及人，故病則閔勞以事。此今昔共由之通義，實上下相與之至情，敢獨冒昧之誅，冀蒙哀矜之聽！（中謝）臣受材鄙劣，遭運休明，陳愚或會於聖心，承乏遂尸於宰事，謀謨淺拙，護不見其有成，操行陵夷，又或幾於無恥，久宜辭位，尚荷苟恩，豈圖養拙以乖方，重以昏昏而廢務，粗嘗陳列，未獲矜從，竊勉以來，浸淫遂劇，大權典司之曠，上煩程督之嚴，伏惟陛下，詢事考言，循名責實，或輟夜分之寐，常臨日昃之朝，萬方黎獻之多，略皆祗辟，三事大夫之守，豈可廢官，仰冀高明，俯昭惻愍，念其服勞之久，愍其揆察之深，及未于銖鉞之時，令遂解機衡之任，豈特少安於私義，茲惟畢協於師虞。臣無任……！

二

臣昨具表乞解機政，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明主訓辭之寵，宜卽奉承；匹夫志守之愚，敢親矜允。中謝。竊以品制百爲，總裁萬務，任怨蓋難於持久，服勞安可以獨賢。所以中外迭居，是爲祖宗故事。況於疲曳，加以昏昏，若由昧冒而無慚，其必顛隕而不救。臣過叨睿獎，備進近司，當循名責實之時，故任怨特多於前輩。兼蠲令改制之事，故服勞尤在於一身。雖蒙全度之恩，僅免譴訶之域，某於多故，實以難支。矧疾疚之交攻，且事爲之侵廢。伏望陛下，招其悃悃，假以優游，吏得木瘿於黃皮，以示保全於孤齒。至無任……

三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深淵薄冰之懼。中謝。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傳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又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乘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昧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侵以瘝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旣已勤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閑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樞。臣無任……

四

臣某言：伏奉聖旨，令臣入見，赴中書供職者。蠶蟻微誠，屢關省覽；天地大德，未賜移從。中謝。臣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其縱之爲貴，其拘之爲賤。賤故尚勞利而忘善惡，貴故尊行義而矜廉恥。士知尊行義而矜廉恥，宗廟社稷之安，而天下自治也。伏惟陛下，言必稽堯舜，動必憲文武，故視趨天下

之士，欲其貴，不欲其賤；欲其肆，不欲其拘。臣以羸孤，勞無愆勳，一言寤意，特見甄收，適遭欲治之盛時，實預扶衰之大義，事或乖於衆口，而陛下力賜辯明，言有逆於聖心，而陛下常垂聽納，此臣所以履艱虞而不忌，服勤苦而不辭，雖百度擔擗，未就平成之效，然四年黽勉，非無夙夜之勞，今特以心氣之衰，疲目力之昏耗，哀祈外補，冀幸小休，而乾剛確然，莫可回奪，則是親值周家之忠厚，獨爲秦士之賤拘，事與願違，能無竊歎？理當情懇，豈免上煩？實望聖慈，俯昭愚款，外賜優閑之地，少安疾疢之身，須其有瘳，乃責外効，臣生當捐軀以報德，死當結草以酬恩。

乞宮觀表一

臣某言：疏榮特異，敢忘圖報之忠；陳力弗能，嘗布可辭之義。（中謝）伏念臣晚陪興運，久汗近司，憊愚弗逮於清光，衰疾更或於瘵曠，苟免大訶之責，乃叨異數之加，授以戎旂，班之宰席，松楸舊國，實使鎮臨，蒲柳殘年，足爲榮耀，願在宣化承流之地，方當循名責實之時，疲曳難支，顛隳可畏，仰祈睿眷，俯徇愚衷，并解將相之官，外除宮觀之任，託依田里，曠守丘墳，儻憑休養之私，終獲夷瘳之福，敢忘策勵，復誓糜捐，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賜臣詔書，不允者。天地至恩，實知難報；螻蟻微息，尚竊有懷，輒冒隆威，更輸危懼，伏念臣遭逢異甚，稱効莫如，苟旅力之可陳，豈餘生之足惜，願以受傷而至弊，重爲疾疢之所擗，偷假便州，必負曠瘳之責，過尸厚祿，更廣叨味之慚，伏望陛下，本末燭知，始終護念，俯徇籲天之懇，俾無累國之尤，冀尙富瘳，誓終糜殞，臣無任……

三

臣某言：輶傳俯臨，董書狎至；仰荷眷存之厚，第懷感悸之深，任有不勝，勉非所及。輒輪危懇，再冒天威。伏念臣久誤至恩，難圖報稱。過尸榮祿，易取災危。力憊矣，而弗支；氣喘焉，而將蹶。竊聞掃軌，斯爲待盡之時；莫府建旄，豈曰養痾之地。所懼曠濠之責，敢辭逋慢之誅。伏望陛下，照以末光，遂其微請。使壇陸之鳥，無眩視之悲；淩暴之魚，有從容之樂。庶蒙瘳復，更普糜捐。臣無任……

四

臣某言：筋骸衰茶，僅有餘生；肝膈精微，簡在聖聽。豈圖寵獎，未賜矜從。輒冒威尊，更輸情素。（中謝）伏念臣久妨機要，初乏涓埃；苟免庶尤，實荷恩私之至。敢緣多疾，更尸名器之崇。比辱使輶，係宣詔旨，深惟策勵，仰稱龍光。而況病瘳有加，療治無損。辭榮家食，乃爲理分之宜；干澤自營，向恃憐眷之舊。伏惟皇帝陛下，銜聽萬事，器使棄材，念其繩勉之終難，假以便安而少竭。庶完體力，圖報毫分。臣無任……

手詔令視事謝表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改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類辨聽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王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蓋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諱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綏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承供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人習甄於久安，吏循於積弊。竅言不忌，誠行無慙。論善

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已，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舍僉言，但輪奉命之忠，遂觸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論以至懷。君臣之時，營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選。臣無任……

添差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謝表

臣某言：近軫冒昧，陳乞男旁句當江寧府糧料院一次，伏蒙特恩添差者。去寄臥家，猶尸厚祿；祈榮及嗣，更荷殊私。中謝。伏念臣汗馬之勞，初無可紀；舐犢之愛，乃敢有言。願雖腆以知慚，心固甘於獲謫。豈謂陛下矜軒樞之舊，錄管屨之微，不特出於上恩，俾遽叨於世祿。繫曲成之造化，弗以遐遺；徒共誓於糜捐，安能仰稱。臣無任……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

臣某言：基迹叢祠，冀殫延於萬壽；錫名扁榜，竊榮趨於一時。臣生乏寸長，世叨殊獎；賤息奄先於大馬，頽齡俯迫於桑榆。獨念親逢，莫有涓埃之補報；永惟宏願，豈忘香火之因緣。伏蒙皇帝陛下，俯徇祈誠，特加美稱。所懼封人之祝，終以堯辭；乃應長者之圃，遽如佛許。仰憑護念，普畢熏修。臣無任……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臣某言：緣恩昧冒，方虞恩上之誅；加意昇矜，遂竊終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陞陞，晚誤襄崇；榮祿雖多，不逮養

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棺之賜，尙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微福於無窮。伏冀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臣無任……

辭免司空表一

臣某言：今月十一日三班差使崔汝諧至，奉宣詔旨，及齎賜制誥一道，除授臣司空，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兼禮觀使，加食邑四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餘如故者。使輟馳授，祇忝明恩，家巷臥居，敢叨虛獎（中謝）竊以事官之所命異於時制之今除，名稱三公，班序一品，逢辰特幸，稱位實難。臣晚玷誤恩，管尸劇任，曾無尺寸，粗報眷憐，獨有丘山，莫知負載，荒遠揆病之久，休明嗣服之初，懃力薄材，適甘於屏棄，高秩厚禮，更冒於褒崇，惟器與名，恐身累國，仰祈遷令，追寢贊書，庶以衰殘，獲所安之終吉，亦令塞淺，免非據於具瞻，臣無任……

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追寢恩命，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者。隆施所逮，懇辭弗俞，輒冒天威，更輪微款（中謝）臣事勞無紀，操行不修，居竊萬鍾，初未知於辭實，坐彌九載，方有俟於黜幽，豈圖邦命之新，尙眷求人之舊，寵靈軍被，危厲增加，位高疾顛，力少任重，實前修之切戒，敢小醜之冒膺，仰冀睿明，顧憐衰朽，改茲非服，免貽官謗之憂，宥以同功，使獲里居之佚，臣無任……

乞致仕表（此表不會奏發，嘉祐檢見遺藁）

臣某言：緣以曠官，嘗恃食功之舊；老而辭祿，敢忘知止之廉。輒冒天威，具輸微款。伏念臣小聞寡識，薄力微材，信獨善以一心，昧自營之百慮。久奉親違，特幸遭逢。昔也壯時，尚無可紀；今而耄矣，豈有能為。敢望睿明，許之致仕。實矜危朽，賜以全生。庶以衰殘，豫佚太平之樂。亦令遲暮，免離大畫之嗟。

卷十三 奏議表章

賀冊仁宗英宗徽號禮成表

臣某言：伏親進奏院狀報冊告仁宗皇帝、英宗皇帝徽號禮成者。蒙稱緝禮，追薦鴻名，揚二聖之闕休，風四海以純孝。惠心昭假，釐事備成。（中謝）恭惟仁祖以堯之巍巍，丕冒區夏；英考以舜之業業，祗承廟祀。紹隆德至於難名，崇報義存於無已。皇帝陛下，仰稽前憲，俯采庶言。命冊使而致嚴，告厘主而歸美。神靈率籲，其啓後於無疆。品庶交欣，以奉先而不匱。臣備叨殊眷，謹暗上儀。願久負於沉疴，乃獨妨於旅進。

賀景靈宮奉安列聖御容表

臣某言：新一代之上儀，極二端之美報。經始有倣，實自睿謀。歡成無疆，乃惟衆志。（中謝）竊以闕官兔享，厠特曠於姜嫄；原廟神游，漢獨隆於高帝。遠或遺祖，近止及親。恭惟皇帝陛下，服卑而耶功，食菲以致孝。嚴祖宗之衆像，依仙釋而異宮。館御因時，初豈忘於苟簡；修除備物，乃有待於純熙。宸宇祕嚴，扁榜崇麗。裸獻式序，妥侑維時。藐然往初，孰此倫擬。臣久尸榮祿，尚負宿痾。聞釐事之既成，與羣情而借樂。臣無任……

賀哲宗皇帝登極表

臣某言：伏覩敕書，皇帝陛下今月五日登寶位者。郊廟神靈，永有宗依；華夏蠻夷，永有歸賴。（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光御歷服，大承統緒，以聖繼聖，純祐無疆！臣遭遇先朝，久叨榮祿，不獲奔走，瞻望清光，臣無任……

賀升祔禮成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七月十二日升祔禮成者。涓選休辰，肇稱吉禮；神靈底豫，岳庶交欣。（中謝）竊以登僊紫庭，歸配清廟，於稽在昔，有舉維時。恭惟皇帝陛下，德茂承祧，志深念祖，做唐文而制作，致舜孝於烝嘗，釐事既成，歡心溥協。臣尚撰衰疾，久隔清光，陪九賓之臚傳，獨無厚幸；借四方而來賀，徒有微誠！臣無任……

英宗山陵禮畢慰皇帝表

臣某言：須百祀之材，已襄葬故；設九虞之主，方考祔儀。伏惟皇帝陛下，德懋欽明，道隆勤孝，雖送終之禮已備，而追遠之念甫深。惟願夔以抑哀，實含生之至願！臣限分鎮守，阻豫班朝，臣無任……

慰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宮車云遠，陵臣既營；凡在照臨，豈勝摧慕？伏惟太皇太后，道侔坤育，仁出天成，永懷受孝之隆，尤積悲憫之威，稍舒慈念，實慰輿情。臣叨備從官，限分符守，徒有攀號之至痛，初無解護之微勞。臣無任……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有集，方祔於廟祧；威慕無窮，外覃於蠻貊。伏惟太后，比賢任姒，續慶塗莘，祗協孫謀，克襄大事；

地非蒼梧之遠，勢有霸陵之安，唯割至哀，尙膺遐福！臣備官有守，奔問無階；臣無任……！

英宗祔廟禮畢慰皇帝表

臣某言：七月而葬，既充奉於寢園；萬世不祧，遂崇成於廟室。凡居覆燾，同盡攀號。伏惟皇帝陛下，膺保聖神，踐行仁孝，纏哀罔極，率禮無違，仙遊既集於宗祊，聖念彌勤於翼室。仰祈順變，俯睇舍生。臣符守所授，班朝莫敢，臣無任……！

慰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威靈來返，祠廟有嚴；序陳昭穆之倫，定列祖宗之次。哀號罔極，遐邇所同。伏惟太皇太后，功佐帝國，德齊坤載，永惟孝愛，尤積悲懷。冀紓天性之慈，以承母儀之福。臣無任……！

慰皇太后表

臣某言：宗祊告成，皇靈來燕；凡居覆燾，同盡哀摧。伏惟太后，協慶塗山，比賢太姒；方正坤儀之位，上同乾施之仁。虞祔奄終，攀號靡極；冀哀悃之有節，膺福履之無疆。臣限守州符，阻趨天陛。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昇遐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上天降禍，太皇太后奄棄大養，伏惟皇帝陛下，攀號感慕，聖情難居。臣限以衰疾在遠，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啓殯及復土返虞慰皇帝表一

臣某言：伏以日月徂遷，伏承太皇太后諒辰協吉，肇啓殯宮，聖情攀號，何以勝虞？恭惟皇帝陛下，聖孝發中，天報備至，感嘆摧咽，造邇一情，臣無任……

二

臣某言：伏承太皇太后神宮復土，奄及返虞，聖心傷摧，何以勝虞？恭惟太皇太后，天助懿德，以扶昌運，輔佐保佑，功施三朝，粵自棄捐宮闈，爰及襄事，陛下哀恫夙夜，發於至情，追奉致隆，有溢常禮，顯情報德，內外單盡，孝治所形，人用感戴，臣伏限在遠，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承慈聖光獻皇后神主祔廟，既克禮成，伏惟皇帝陛下，聖孝終始，哀慕難勝，日月徂遷，禮有順變，伏望少抑至情，以幸天下，臣無任……

慈聖光獻皇后著祥除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以日月流邁，太皇太后捐棄大養，奄及著祥，仰惟聖孝，攀慕無極，伏望深加裁抑，以幸萬方，臣限以衰疾，無緣奔詣闕庭，臣無任……

正旦奉慰表

臣某言：伏以日晷流邁，歲曆肇新；太皇太后棄捐宮闈，奄歷時序。伏惟皇帝陛下，聖孝天至，感慕難勝！臣以衰疾，無緣奔走，瞻望闕庭，臣無任……！

魯國大長公主薨慰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官狀報魯國大長公主薨背，伏惟聖情痛悼，臣以衰疾，無緣奔走，伏望以理寬釋，俯慰羣情！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薨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八皇子薨背，伏惟聖情悲悼難任，敢乞抑割天慈，以幸萬邦！臣瞻望闕庭，無任……！

八皇子葬慰皇帝表

臣某言：伏聞鄆王襄事有日，靈輜卽路，伏惟聖情悲悼難勝，敢乞割抑天慈，以幸天下！臣瞻望闕庭，無任……！

謝宰相劄記

祇荷寵靈，載懷感懼！竊念臣志難慕古，才不逮時；誤蒙記憐，特賜收用。伏惟皇帝陛下，紹膺天統，遵養聖功，旁招備良，橫及疎賤，普當罄竭，仰稱寵光，臣無任……！

謝翰林學士劄記

舍哀去國，扶憊造朝，黼坐禁殿，許之燕見，玉堂閔麗，賜以叨居。申飭使人，就傳德意，事雖有故，寵實非常。其知報稱之謂何！徒荷眷求之如此，臣無任……！

常州謝上表

臣某言：以貧擇利，以病辭官，此於督責之朝，皆在譴訶之域。（中謝）伏念臣比在幕牧，常求外官，蒙恩朝廷，改職畿縣，未識賢勞之力，已纏惛眩之病。區區本懷，懇懇自訴，遂蒙優留，特與便州。維臣之愚，所學非敏，受祿則辭，貧而取富，當官則讓，劇而求閒，使有以臨，知罪其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照萬物，寬惠四方，在宥而不探，其可誅，因能而不責，其所乏，顧雖無用於當世，嘗以有聞於先臣，恩報所蒙，敢忘盡瘁。然而州郡燕循之勢，患在數更，官司考課之方，要請久任，惟此弊邑，比多凶年，歲行兩周，守吏入易，當郡人煩勞之後，以臣身疲病之餘，自非少優以歲時，將必上孤於器使，祈所降鑒，姑使息肩，則斷斷一臣，不獨免於大戾，元元萬室，儻有望於小休，臣瞻天禱聖，無任……！

南郊進奉表（江寧）

臣某言：伏以郊禘宗祈，臣工顯相，慶九畿之藩屏，備萬物之貢獻。前件物掌於邦財，敘自民職，竊觀燎禋之盛，式修幣獻之常，臣無任……！

代鄆州韓資政謝表

臣某言：祕殿升華，名城借重，寵靈益分，媿權交橫。（中謝）竊念臣世系單平，天姿滯固，親逢文雅之會，首

玷秀廉之科；黽勉在公，優游過紀；被蒙眷與，度越等夷。省寺備官，禁庭充衛，分無可采，懼抵冒於憲章；寸有所長，使裨參於治政。朴忠自信，智慮罕通；未盡將明之才，已干詞隨之典。至寬之度，橫貸其愆；視夫左右之聯，寄以東南之屏。敗財傷錦，宜有衆多之譏；增秩賜金，本非平素之望。敢圖上聖，復眷孤臣；就徙通班，改司善部。惟汶陽之奧壤，乃魯服之大邦；豈繁葦材，稱是煩使。此蓋皇帝陛下，遇臣之造，於遠不忘，燭物之明，雖微必建。追惟踏屨之舊，特借養雲之休；切自揣循，將安報稱？敢不激昂志尚，陳悉政經；宣布詔條之寬，綏安風俗之厚。庶幾一得少補，萬分臣無任……！

代王魯公乞致仕表一（德用）

臣某言：臣聞下之所以思於上，力已愆則不敢濫厥官；君之所以愛其臣，年已至則不思勞以事。敢緣茲義，冒盡所言。（中謝）伏念臣以斗筭之材，加犬馬之齒；比嘗得謝，謬復見收；血氣既衰，日月逾邁；固已積妨賢者之路，豈獨多曠朝廷之儀。伏望聖慈，許令致仕，則賴天之力，使結晚節之優游；詎臣之身，得免太昧之憤。臣無任……！

二

臣某言：愚臣之在暮年，禮當求去；聖主之於舊物，恩不忍捐。願在禮之可言，敢緣恩而苟止。（中謝）伏念臣越身泥賤，逢世休嘉，年除歲遷，遂塵於非望；風興夜寐，常媿於無勞。惟是寵榮，殊非所欲；矧知固陋，豈敢爲高徒以歲路之向窮，不勝人言之甚衆；爭前而冒寵，則辱之在後也；或多，蓋衆以擅榮，則患之及身也。常酷是亦有傷於國體，豈惟無補於臣身。此臣所以迫切於歸誠，而彷徨於受命也。況陛下接三后之烈，享百年之平，勢盈則非

易以持，法久則當通其變；此誠致慎於安危之際，而責難於將相之時。雖臣旅力之方剛，亦宜知止；豈此餘生之無幾，尚可妨賢仗望天慈，俯循人欲，上以終愛人之德，下以免累國之誅，則膏力旣愆，雖負捐軀之素志，餘忠未訖，猶知請祝於明時，干冒宸嚴，臣無任……！

三

臣某言：竊以將相之權，臣之所貪得；君親之命，臣之所憚違；懇懇至於辭說之窮，區區亦惟義理之道。（中謝）伏念臣典司機密，陪輔清光，年之侵尋，職以曠廢，假息幸蒙於寬政，引身輒丐於餘年，豈期愚衷未動，聖察令臣股肱便敏，足以趨賓贊之儀，耳目精明，足以副謀謨之託，雖知當退，猶願自強，奈何獨以罷癯之軀，而欲久私要劇之地，自計且知其不可，人言孰以為當然？伏望聖慈，哀憐悃悃，無空敦獎，使得罷休，臣無任……！

代人賀壽星表

臣某言：上靈儲祉，南極效祥；凡在觀瞻，實增慶抃。伏以皇帝陛下，紹休三聖，博愛萬方；唯乾則之非常，宜星文之底應。臣叨慶要近，親會休嘉，豫聞太史之古，敢後封人之祝，無任……！

代人上明州到任表

臣某言：奉勅差知明州，已於某月到任，訖夷越故區，東南窮處，施澤之下，歡然有生；鹿身於茲，坐以無事。（中謝）臣受材素薄，推數頗奇，居有朴忠之心，進無通顯之路，晚歷郎位，願切郡章，歸待專於省中，退得藩於海上，自初受命，以至造官，歷年兩周，取道萬里，備更艱阨，職臣之分使然；卒就宴安，賴上之恩，抵此餘年，且索旅力

已愆，尙何施爲？可以報稱！於苟利國家之事，靡所不思，及未填溝壑之時，庶幾無愧！臣無任……

代王魯公德用乞罷樞密使表一

臣聞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自惟賤官之守，猶或不敷，冒居沉於任重責大，安危所繫，豈其瘡昏億畫，可以久繫？敢緣前言，上冒聖聽，伏念臣以疵賤之身，遭逢陛下拔擢，兼官將相，典領機密，內之無陪輔將明之効，外之無折衝禦侮之勞，是陛下所以寵臣者，不可勝此言，而臣之所以報陛下者，未嘗能稱，況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七，不能者止，宜在此時，願貪戀聖世，未敢乞身田里，長違陛下左右，惟機務之衆，非臣疲曳所能勉，強伏望陛下，憫臣無狀，賜罷樞密院極事，毋使久塞賢者之路，臣不任祈恩待命激切之至。

二

臣比以殘餘之生，久塞賢路，願還要職，退就散地，天聽高邈，未蒙照省，倦倦之私，竊不自甯，敢緣厚恩，求必愚替。臣聞量臣以授官者，君之所以仁於下也；審己以從事者，臣之所以忠於上也；今臣罷老，雖近在臣身，謀之有所不給，況於官隆事劇，所總不一，以臣審己，誠不宜久叨權寵，畏負陛下任使之意，伏惟陛下量臣之聰明，不足以逮事，量臣之強力，不足以副禮，聽臣所丐，毋令四方有議陛下信任之失，而臣亦賴陛下之賜，免於官謗！臣無任……

三

倦倦之私，至于再三上懇聖德，而終未蒙省察，獎誘過渥，非臣所堪區區之愚，豈敢苟止伏念臣以顛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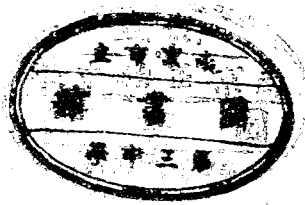
遇拔擢，人臣貴寵，少在臣右，而勞烈行治，無稱於時。機密之地，安危所繫，雖臣方壯，固懼不稱！況於殘年餘日，豈宜尚汚印鞅，爲廷朝羞？方今明明在上，濟濟多士，足以典司樞要，補敝救失，稱陛下任使，副元元之望者甚衆。陛下雖欲苟私愚臣，臣雖欲自侍左右，稱所以幸臣之意，豈惟公論於臣有所不容，誠恐覆餗以虧陛下知人之明，而令賢能宜在高位者，久隕於墜世，則夷身毀宗，不足以塞責矣！伏惟陛下哀臣懇迫，聽臣所丐，以終陛下眷寵老臣之賜，臣無任……！

6-
101-

4)



本足
王安石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王安石文集

卷十四 制誥內制（冊文—表本—青詞）

郊祀昊天上帝冊文

伏以眷命作邦，百年於此；蒙休承福，外內用甯；施及沖人，嗣膺歷服。燎禮有典，稱秩惟時。

郊祀皇地祇冊文

伏以大報于郊，有典咸秩；厥作成物，配天同功。合食泰壇，義存一體。猥以沖眇，紹休前人。絜承昭事，不敢不

察。

郊祀配帝太祖皇帝冊文

伏以命于帝廷，肇造區夏；掃除僭恃，人以永甯。陟配天郊，實存舊典。靈承主薦，其敢忘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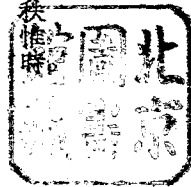
朝享景靈宮聖祖大帝冊文

伏以靈德在天，實基皇命；降依下土，臨況後人。方以眇躬，繼承郊廟；神遊所御，獻享惟時。庶幾願散，永有蒙

頌！

朝享仁宗皇帝冊文

王安石文集 卷十四



(南)

伏以禮道遺德，寵綏臣民；休嘉垂延，燕及于後。肆以寡昧，獲承郊宮；裸饋有儀，敢忘用薦。

朝享英宗皇帝冊文

伏以靈德美行，實兆初潛；神民所啟，寶命自至。祗紹考服，循而弗改；用諡土宇，以詒仲人。登祔新宮，歷茲嘉月；燎禋有舊，禋享惟時。

皇后冊文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典冊，以祈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柔淑恭，舊有顯聞，肇功惟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覃延後嗣，是產碩媛，比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藩邸，盟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祗承內事，齋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呂公弼攝司徒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珪持節冊命爾爲皇后。夫惟與王，蓋厥士女，咸自內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取，側頗僻爾勵，朕相乃濟，登茲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爾忱念茲，除以永享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建哉！」

先天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眇躬無似，實膺駿命之休；釐事有初，敢廢靈承之舊。冀蒙僊聖，俯監齋精。

天貺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靈命告休，嘉名紀節；用露熏之故事，酬乾施之至恩。仰賴監觀，俯垂歆祐！

降聖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昊天錫命，實佑永圖；良月御時，載臨嘉節。率循故事，升薦至誠；仰冀靈明，俯垂庇睭！

冬至節皇帝謝內中露香表

伏以四氣隨旋，一陽來復。仰瞻穹昊，祇薦芬香；所冀含生，並蒙垂福！

南郊青城皇帝問太皇太后皇太后聖體表

臣名言：「自宮徂郊，夙夜祇事；方此寒沍，闕於定省。伏惟比日寢食宜加！」

太皇太后回答皇帝問聖體書

太皇太后致書于皇帝，「奉祠郊宮，爲國大事；夙興夜寐，固已勤勞。勉慎節宣，以膺禧福！」

皇太后回答太廟皇帝問聖體書

太后致書于皇帝，「躬率羣臣，肇見祖考；孝思之至，何以自勝。尙慎興居，以保休福！」

寒食節起居永定陵宣祖諸陵等處表

伏以榆火戒時，柏城在望，薦豆蓬之新物，弗獲躬親，象几席之平居，實存館御。蠲絜有舊，綈墓無窮！

寒食節起居諸陵昭憲等諸后表

伏以桐華伊始，火令載嚴，獲嗣慶園，仰蒙慈祐，追淑靈而莫逮，歷時序以增思。

中元節三陵起居諸后表

伏以素秋伊始，華月既盈，物御氣以夷傷，心感時而悽愴。伏惟尊謚皇后，惠風無斃，慈範有詒，猥以眇沖，仰承慶裕，瞻幽靈之所宅，結永慕之至懷。

八月一日永昭陵旦表

伏以暑往御時，宵中應律，載班秋朔，申薦廟嘗。伏惟尊謚皇帝，體道成乾，旋仁應物，率土方頌於聖化，賓天遽愴於神遊，追龍駕於空衢，莫知所稅，瞻鳥耘之新隴，但有至懷！

十月一日永昭陵奏告仁宗皇帝旦表

伏以月乘該闕，時御閉藏，歲回薄以將更，物盛多而可享。恭惟尊謚皇帝，德符穹昊，功濟黎元，方求大隗之居，遂光成周之葬，光靈左望，感側交懷。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陵表

伏以日星隨旋，歲月從邁；物更收殮之候，人積悽愴之懷！恭惟尊謚皇帝，躬睿廣之材，撫休明之運；協九皇而高世，追三后之在天。方以眇躬，嗣膺神器，想威靈之如在，感氣序以增欷。

十月一日起居永安陵等處諸后陵表

伏以哀悃在疚，未盡通哀；弦晦如流，載更良月。恭惟尊謚皇后，降釐媿納，播美河洲；著慈範以如存，流徽音而可想。邇陵永望，感節深追。

冬至節上諸陵表

伏以氣復黃宮，暑移北陸；物驗土灰之應，官修雲物之占。恭惟尊號皇帝，睿廣應期，休明作乂；收功既往，垂範方來。感時序之變流，想威靈而慘結！

冬至節上諸皇后陵表

伏以四時交御，一氣潛萌；慶雖屬於履長，悲豈忘於追慕。恭惟尊謚皇后，升僊尊極，協成休明；德範有餘，美王睢之舉，容衣不闕，尚瞻掄翟之華。永想光靈，詎勝摧感。

寒食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處太祖諸帝表

伏以火禁肇修，春祺博被；維是奉率之禮，適當濡露之時。恭惟尊謚皇帝，德協上穹，功施後裔，儻神鄉而弗
遂，庶聖像以如存。炳墓威靈，載懷感伏！

中元節起居外州諸宮觀諸帝神御殿表

伏以夷則御辰，商聲甫協；望舒戒節，陰魄既盈。伏惟尊號皇帝，道邁往初，恩涵品彙，於屬車之所御，有原廟
之舊儀。方此戒寒，豈勝道遠？

中元節起居諸陵表

伏以方秋厥初，既月之望；昊天始肅，繁露未晞。伏惟尊謚皇帝，若昔大猷，受天命，躬有靈德，燕及後昆。猥
以眇躬，紹膺慶緒，垂恩罔極，竊忘駿命之休。釐事有初，敢廢靈承之舊。冀蒙僊聖，俯鑒齋精。

十月一日起居揚州諸帝神御殿表

伏以徂歲如流，甫更夏月；遺衣所御，實有經祠。方屬投艱，仰承錫羨；瞻威靈而如在，歷時序以增思！

冬至節上南京鴻慶宮等諸帝表

伏以子位杓同，黃宮氣應；既北天正之始，方扶陽律之微。恭惟尊號皇帝，體道邁仁，膺時建極，豫游所次，儼
御如存。撫時序之變更，仰威神而感懼！

先天節奏告仁宗皇帝表

伏以金氣御時，商聲應律，仰聞火流之速，俯沾露降之漑。恭惟仁宗皇帝，功協聖謀，道侔乾則，垂至仁而不冒。慶寶無窮，感素節以深追，悲何有極？

南郊下元節更不於景靈宮朝拜奏告聖祖大帝表

伏以帝繫所元，僊遊如在，載更令節，當款殊庭；以下禋祠，將陳禋獻。惟祭儀之難贖，冀神監之具昭！

南郊禮畢皇帝謝內中功德表

伏以蠲絜願祧，潔告郊時；寶蒙芘庇，以獲顧歆。惟錫福之無窮，曷歸誠之有已？

南郊禮畢福寧殿奏謝英宗皇帝表

伏以膺命紹休，諒時協吉；告潔黍於廟室，奠嘉玉於郊丘。雖祗奉聖謨，獲無疆之慶賴；而深追神養，重罔極之哀摧！

真宗皇帝忌辰奏告永定陵景靈宮慈德殿表

伏以慶靈同薄，永芘後昆；時序徂遷，奄更諱日。威神在望，感忱兼懷！

集禧觀開啓爲民祈福祈晴道場默表

伏以雨淫爲蓄，民用愁墊；式陳淨供，以致誠祈。冀格靈明，遂蒙開霽。惟潔黍之無害，仰休養之有依！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寶命有詒，以自求而致福；至神無體，隨所感而應誠；祇奉靈科，實存故事。冀蒙垂福，俯鑒含生！

延祥觀開啓太皇太后本命道場青詞二道

伏以寶曆有詒，眇躬寶嗣；獲承慈範，仰荷神休。方元命之在辰，按舊儀而庀事。庶蒙慶祐，永錫壽祺。

二

範！

伏以聖功輔世，已大濟於艱虞；神道示人，用寵綏於祉福。敢因穀旦，祇奉靈科。冀大錫於壽祺，得永承於慈

崇先觀奉元殿開啓皇太后本命靈寶道場青詞

伏以克紹慶基，實蒙慈訓；遵茲元命，若肯宗祈。冀靈鑒之俯照，垂壽祺之永錫！

靈釐內殿開啓太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壇席感陳，科儀肅設；眷言慈歷，祝此誕辰。永綏壽考之祺，上賴神靈之祐！

靈釐內殿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集黃冠之勝衆，仰紫極之真游；按用科儀，嘗祈祉福。仰求聰鑒，俯應誠心！

西太一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真聖在天，式序照臨之位；眇仲嗣歷，永惟顧復之恩。敢因誕毓之辰，祇薦熏修之事。仰祈眷祐，俯察傾輸。推純嘏以及親，與羣生而均庇！

龍圖閣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青詞

伏以妙善可依，每俯從於誠懼；至恩難報，唯仰祝於壽祺。祇奉靈科，隆施淨供。上賴監散之力，永綏顧復之慈！

廣聖宮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青詞

伏以深追諱日，祇奉靈科；仰求神福之繁，率用邦儀之舊。永惟道庥，昭此誠祈！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順長贏之嘉月，按齋祓之靈科；庶用熏修，薄膺眷祐。精衷以薦，釐事既成。仰賴聖真，俯照誠懼！

福寧殿開啓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降年有永，實繫陰陽之功；嗣歷無疆，必謹靈承之志。帥時典故，若昔科儀。仰賴監觀，俯垂庇賦！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監觀在上，禳祀有儀；祇率舊章，仰祈沉施。茂惟休福，俯逮烝黎！

福寧殿開啓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皇月紀時，凱風應律；整齋滌而上禱，冀真聖之俯臨。永賴監觀，普垂庇祐；敢忘寅畏，仰答願啟？

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

伏以協用靈科，宗祈永命；惟神心之格，獲釐事之告成。冀與葦元，並膺遐福！

福寧殿開啓南郊道場青詞

伏以欽崇宗祈，爲國大事；前期齋禱，舊典有稽。仰冀靈明，俯垂眷祐。

卷十五 制誥內制（青詞—密詞—祝文—齋文）

景靈宮三殿看經堂開啓中元節道場青詞

伏以三元令節，釐事有經；祇薦潔誠，宗祈祉福。仰繫庇甦，覃及庶黎！

景靈宮保寧閣下元節道場青詞

伏以殊廷外建，嘉節俯臨；風設靈壇，燭烝順祝。冀蒙真聖，垂祐羣黎！

醴泉觀寧聖殿開啓爲民祈福保夏道場青詞

伏以聖真丕冒，品庶具依；當蕃啓之盛時，用薰修之故事。仰祈聰直，伊鑒齋精。薄垂庇祐之仁，申錫壽康之福！

醴泉觀寧聖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

伏以像圖風設，壇席載嚴；當此歲陰之交，率時禳祝之舊。仰惟庇貺，俯逮黎元！

集禧觀洪福殿開啓謝雨道場青詞

仁！
伏以旱暵成災，懼物生之疵癘；被齋以禱，荷神懣之願經。載闢靈場，式陳昭報。尚冀涸濡之施，以終庇祐之仁！

在京諸宮觀景靈宮等處祈雪青詞

伏以華歲幾終，同雲未兆；物將疵癘，各在眇冲。敢罄齋精，上求嘉應。冀蒙貺施，孚佑舍生！

謝晴青詞

伏以鑿鑿作雨，暢不時若；蒙神賜祐，奮沍用除。奔走被齋，以謝靈貺。祀儀有秩，不敢忘！

坊州秋祭聖祖大帝青詞

伏以祠城在望，御館如存，敢因華斂之辰，祇用吉蠲之薦。冀蒙垂祐，俯賜降歆。

滄瀛州地震設醮青詞

伏以地德安靜，震非其常，陰陽厥愆，以告咎罰。槍襮有典，仰賴監歆。所冀方隅，具膺庇昵。

二

伏以自河以北，坤載不甯，敷置淨筵，以祈後福。仰惟皇覺，敷祐羣生，監此齋精，俯垂庇昵。

北嶽廟爲定州地震開啓祭禱道場青詞

恭以地職持載，靜惟其常，今茲震搖，以警不德。涉河而北，又用驚駭。惟嶽有神，比綏厥壤；夜除祠館，按用祈儀。請命上靈，冀蒙季佑，敢忘夙畏，以答眷歆。

集禧觀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伏以時在炎蒸，物方蕃祉，卽祠庭之精闕，竭清道之嚴祇。仰冀監觀，俯垂庇祐。具綏福履，申弭疾殃。覃及羣黎，永膺載穀。

崇先觀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恩。

伏以眷祐無疆，薰修有舊；當朱明之絕候，祈蒼昊之垂仁。申錫休嘉，外覃品庶；敢忘靈承之志，永膺丕冒之

延福宮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

伏以統洽后宮，協承先廟；詹辰俯及，釐事有常。惟萬德之博臨，冀百祥之永錫！

延福宮開啓皇太后生辰道場密詞

伏以協承寶命，恩維祔育之深；俯應羣情，法有擬持之妙。齋場夙設，慶事備終。敢祈西竺之威神，永佐東朝之福履！

金明池開啓謝雨道場密詞

伏以蕃啓在時，蓋隆爲虐；罄齋精而上禱，蒙膏潤之旁流；祗報靈休，式陳淨供。尙祈終賜，無使後艱！

興國寺開先殿奏告太祖皇帝孝明皇后祝文

伏以像設有嚴，神游所御；瞻衣冠而如在，懼風雨之弗降；尤事將興，滄辰既吉。永賴靈明之鑒，俯昭忱揚之

西京應天禪院奏告太祖太宗真宗皇帝御容祝文（告遷奉安還本殿之意）

伏以殊庭有他，館御如存，吉日既闕，繕修惟謹，式陳嘉薦，以妥明靈。

啓聖院永隆殿奏告太宗皇帝元德皇后祝文

伏以威神所感，營繕有期，考禮舊章，宜時潔告，茂惟靈德，俯鑒至懷。

太廟八室奉慈諸廟奏告南郊等處祝文

伏以三歲一郊，實昭大報，前期潔告，國有故常，仰冀靈明，俯垂鑒祐。

諸皇后陵奏告謝南郊禮畢祝文

伏以禋粢郊宮，國之重事，唯蒙慈庇，以獲休成，焚祝有經，敢忘用舊。

景靈宮英德殿奉安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先聖著祠，祖宗所御，嗣興寶搆，追奉靈游，誦日既嘉，具儀以妥，祖惟在上，永保厥甯。

天章閣延昌殿權奉安英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相名山於洛宅，既北寢園，做原廟於漢儀，將遷館御，潔除祕宇，嚴奉粹容，冀靈蹕之少安，副哀情之兩極。

西京應天禪院圻修太祖神御殿祭告祝文

廟剝有巖，威神所御；將改新於寶構，永欽奉於辟容。仰冀靈明，俯垂鑒佑！

景靈宮修蓋英宗皇帝神御殿上梁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

伏以欽奉僊遊，聲營寶構；舉修梁而撥日，具蠲籍以甯神。被此後覲，仰繫大祐！

慈孝寺崇真彰德殿爲經霖雨垂脊脫落奏告祝文

伏以百淫告災，垣屋或壞；惟神所御，有圯弗支。誠用靈辰，改新厥構。蠲爲祗薦，於禮有常。

太廟后廟奉慈廟雅飾告祝文

伏以三歲一郊，祖宗成法；靈明所御，繪飾有時。方此儻工，禮當潔告。

西太一宮立秋祝文

伏以候火既流，占灰甫應；真游所御，靈時具存。率循舊章，作薦常事。仰祈錫福，大庇舍生！

中太一宮立冬祝文

伏以館御國郊，庇駝天物；祠宮筵祝，在禮有初。消選吉時，作薦常事。敢祈孚祐，施及羣黎！

九宮貴神祝文

伏以下用靈辰，躬修禋享，清壇所北，潔告有常。

景靈宮里域真官祝文

伏以宗祈陽郊，祇見神祖；葆茲淨域，夙賴真靈！祇率舊章；式陳嘉薦。

天地社稷宮觀等處祈晴青詞祝文

積陰爲沴，淫雨弗止，蕩決漂墊，將爲民蓄；懼德不類，以干咎罰；是用齋被，宗祈明靈。冀蒙垂矜，遂獲開霽；休嘉之錫，實被舍生。

五嶽四瀆諸廟祈晴祝文

淫雨弗止，將爲民蓄；懼德不孚，以罹咎罰；是用奔走，禱于明神。惟神監觀，惠以時暘！非民獨蒙嘉福，神亦承有休享。

定州北嶽爲地震祭禱祝文

伏以自河以北，陽出鎮陰；人用不甯，咎由非德！永惟聰直，庇祐一方！祇飭使人，齋精以禱。尙蒙歆鑒，無有後艱！

文德殿告遷御容祝文

伏以綬冠卽事，喪紀有終。黼座厥神，哀憫靡極。庭新宮而館御，諛吉日以徂遷。式冀靈明，永散豐潔。

南郊青城綵內畢功大殿上開啓保安祝壽諷孔雀明王經齋文

伏以祀兆方嚴，齋場風設。實延淨衆，開誦梵文。甄蒙大施之仁，助錫丕平之福。

南郊青城綵內畢功大殿上開啓保安祝壽諷法華經齋文

伏以惟宮既具，皇邸將臨。發誦祕文，施其景福。仰惟覺慈之覆，俯綏禋享之成。

五臺開啓南郊禮畢道場齋文

伏以靈承在上，懼休命之難□；大報于郊，惟威儀之獲□；祇循故事，恪報厥成。仰賴顧歆，終垂庇服。

內中延福宮性智殿開啓太皇太后生辰道場齋文

伏以大陰協兆，良月御時。猥以眇躬，獲承慈範。敢因穀旦，祇集勝緣。實賴華慈，具綏景福。

十月一日永昭陵下宮開啓資薦仁宗皇帝道場齋文

伏以大明光藏，上智之所登輝。妙纈持門，厚靈之所歸賴。歲陰逝矣，陵闕超然。憑淨衆以有祈，冀真遊之無

爽。

福寧殿開啓資薦英宗皇帝道場齋文

地。

伏以憑凡之言未遠，滌場之候更新；摧基安竊，攀號靡及；旁招淨衆，歸誠甘露之門；仰祝靈游，取證法雲之

中元節福寧殿水陸道場資薦英宗皇帝道場齋文

伏以正等上緣，含生永賴；薦龍施之淨供，助宿植於神游。仰冀靈明，俯昭哀懇！

萬壽觀廣愛殿資薦章惠皇太后忌辰道場齋文

伏以諱日俯臨，祠庭外闕；蓬東黃冠之衆，宗祈紫極之神；按用前科，追營後福。庶超升之莫禦，暨庇甄之有

如！

天章閣延昌殿開啓權奉安英宗皇帝御容道場齋文

伏以翠旄所御，玉色如存；將改蒞於清間，少卽安於祕近；旁招淨衆，仰助勝緣。憑妙覺之凝持，冀靈之升

濟！

溫成皇后陵獻殿內開啓冬節道場齋文

伏以光靈所宅，崇奉有儀；因令節以薰修，冀具乘之祈助。仰希錫福，俯逮金生！

金明池上開啓祈雨粉壇道場齋文

伏以肅設祠壇，宗祈解澤；膏潤之祥甫北，赫炎之懼更深；實恃靈明，厚矜黎庶，遂令沾足，用格豐穰。

金明池上開啓謝雨道場齋文

伏以常暘告罰，將害柔威；風設靈場，載祈膏澤；神休旣格，昭報有儀。尙惟孚佑之仁，終保嘉生之享！

龍圖天章寶文閣接續開啓祈雪道場齋文

伏以歲序就窮，尙愆嘉雪；能仁應世，閱此含生！冀佑上靈，鑄之休證！式陳淨供，以告齋誠。

泗州塔謝晴齋文

天蓄于民，淫雨不止；被除齋戒，並走以祈；實蒙等慈，俯應誠悃！永惟庇庇，其敢再忘？

後苑天王殿拆修了畢齋文

伏以擬辰居之奧密，飭秩像之嚴威；繕治告功，被齋祈福；庶憑至善，永保多盤！

卷十六 制誥內制（詔書）

勅勝交趾

勅交州管内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滴，充安南道行營馬

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昭宣使嘉州防禦使入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龍衛四府都總管指揮使忠州刺史燕達充副都總管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悔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近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宥乾德幼稚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此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旨暴征橫賦到卽蠲除冀我一方永爲樂土。

提轉考課劄詞

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傳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勅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其使布宣以勸能者而擇左右可信之良使典治之古人有言「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焉而又繼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以正而考慎其實與士大夫宣力于外者皆安于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幸爲效則朕之志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祇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

韓琦加恩制

門下朕祇率舊章肇稱吉禮對越天地具獲靈明之歆相維公卿並膺休顯之賜其季大號以寵元勳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翊戴功臣淮南節度揚州管内觀察處置營田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食實封五千戶韓琦躬受偉材出陪庶選保茲天子進無得寶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願言之行開朝廷之兩社採方域之萬邦辰歆具臧器寶加重中

辭機軸之要，外卽蕃屏之安，銜統絃綖，備三公服飾之盛，囊兜載燾，兼大將威儀之多，序績旣崇，修方彌謹。協成宗祈之禮，與有顯助之勞，肆衍本封，申加美稱。於戲！恩典徵數，所以旌帝臣明德茂功，所以獎王室往惟勳翼，服此褒嘉，可特授依前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國公，充淮南節度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四百戶，仍賜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協恭贊治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李璋加恩制

門下：朕若昔大猷，紹天明命，必有獻享之禮；作民恭先，必有褒嘉之恩；自國貴始，翊衛功臣，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河堤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平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戶李璋，世載忠善，躬服儉勤，以后家之洪支，爲帝室之隆棟，入總管衛，則兵師無譁，出乘蕃維，則吏屬不怠，近付京都之簪，外更方鎮之旆，貢職惟修，祀儀獲考，進加功號，申衍邑封，以曠服采之勤，其協勸勞之典，於戲！貴富有危溢之可戒，祿位匪侈驕之與期，圖惟慶譽之終，尙協龍光之施，可特授依前檢校司空使持節鄭州諸軍事，鄭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奉寧軍節度鄭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仍賜翊衛忠果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加恩制

門下：朕裸獻廟室，燎禋郊丘，內蒙祖考之居歆，外獲神祇之顧縶，嘉我近屬，與有陪輔之勞，揚於大庭，使膺褒顯之福，具官某德義自表，爵齒兼尊，魁然肅艾之材，尙矣神靈之冒，世承厥慶，有猗尊之芬華，朝賴以甯，若翰

善之嚴密。乃相肆祀，實綏思成，進加奠食之封，申錫詔功之號。於戲！孝恭可以儀宗室，信厚可以化邦人，匪時親賢，孰朕承翼，往肩寵獎，尚協榮懷可。

李日尊加恩制

門下：朕紹膺駿命，稽用上儀，祇事郊宮，並受三神之福，推恩方夏，外交四表之歡，告于有司，錫是在服。推誠保節，同德守正，順化翊戴功臣，靜海軍節度觀察虞置等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日尊，躬懷德善，世濟忠勤，奠茲南邦，居有扞城之效，衛我中國，使無疆場之虞，賜之大將之旌，胙之真王之爵，往踐厥位，知欣戴於寵章，來獻其琛，用協成於熙事。陪敦采邑，褒進文階，載加真食之封，式允懋功之典。於戲！人之所助，惟怙冒於玉靈，圖以永存，願循守於侯度，率時新命，保乃舊邦可。

馮翊郡君連氏等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伏以廟鑪燭絜，昭柴昭報，仰格神靈之饗，俯均夷夏之歡。中賀！伏惟皇帝陛下，道協欽明，德兼神武，攬御今之皇策，考嚴上之帝儀，稜威盛容，茂實存乎六世，恩典徽敷，養并及於萬方。妾備敷先朝，叨榮中禁，親逢累洽，竊用交欣。妾無任！

德妃苗氏上賀皇帝南郊禮畢表

伏以靈承廟祐，祇載郊丘，既來萬國之歡，遂格三靈之祐。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徇齊成性，睿廣膺期，神罔時同，方紹休於大業，聖為能養，乃獲考於上儀。妾逮侍先朝，親逢盛事，觀瞻有燁，欣賴實多。妾無任！

賜太子太傅致仕梁適太子太師致仕張昇特赴闕南郊陪位詔

朕肇稱圭幣，祇見郊宮，嘉得萬國之歡心，以承配天之大事。永念元老，著勳先朝，當與辭公，序于祠位，冀能顯相，縱我休成，可發來赴闕南郊陪位，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允太子太傅致仕梁適陳乞不赴南郊陪位詔

勅梁適：省所上表，「遞到詔書一道，令臣赴闕陪位者，臣以久病，不獲奔走前去事。」具悉。朕肅將圭幣，祇見郊丘，嘉與舊臣，協承熙事，乃聞痰疾，旅力尙愆，優老寵賢，義誠難強。

賜允太子太師致仕張昇不赴南郊陪位詔

勅張昇：郊丘大事，羣辟具來，舊老元勳，所宜顯相，乃以疾苦，側於朕心，尙慎與居，以膺康福！

賜宣徽北院使判大名府王拱辰乞南郊赴闕不允詔

勅拱辰：朕嗣命典神，肇稱吉禮，稽循故事，不敢愆忘，卿既率真職，以來助祭，又求入覲，陪侍郊宮，緬彼都畿，方須鎮撫，永惟重寄，難徇至懷。

賜允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乞相州詔

勅韓琦：卿以公師之官，將相之位，統臨四路，屏幈一方，寄重任隆，羣臣莫比，雖罹痰疾，冀卽有瘳，而章書頻

類，來以瘠告。宗元老視邊有功，恩禮之間，然何敢薄？重違懇惻，姑即便安。

賜守司徒兼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琦再乞相州詔

卿當國家之多難，任社稷之至憂，實能忠勤，以濟勳績，方均遠濫，適此外虞，煩我元功，良非得已！亦惟體國，義不辭勞。今雖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坐臨諸帥，固可優游，何必舊邦？乃能休養，勉綏居息，以副倚毗！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韓琦詔

便道之鎮，朝廷故常來朝京師，朕意所欲，使事曲折，既當聞知，忠言嘉謨，又所飢渴，雖知勤勤，可不勉哉！

賜韓琦依所乞詔

勅韓琦奏：「乞由河陰本路赴相州安泊骨肉行李，訖徑乘遞馬赴闕朝見，奏事訖還赴本任，稍從私便事。」具悉。舊德元功，久於方面，嘉言讜論，所欲亟聞，其來造朝，然後之鎮，義當罷勉，無或告勞。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琦乞相州舊任不允詔一

勅韓琦：「卿明德茂勳，具書帝籙，祖考所付以屏毗。朕躬比辭國均，已會邊隙，故煩元老，屬此憂勤，今羌難來，柔疆事多弛，經營科治，改命爲難，莫府坐籌，制其大略，雖聞稍憊，莫可少安，義有固然，朕言無虧。」

勅韓琦：光夷變態，未易究知；邊塞繕完，所宜申飭。以卿望實，分朕顧憂；當并羣策，以有爲，遂措一方於無事。乃來告疾，冀得燕閒，主爾忘身，忠賢之義，勉膺重寄，務體至懷。

三

勅韓琦：卿茂德偉功，朝廷所賴；方解政機之劇，重分羈事之憂；種落綏和，首渠嚮順。永惟邊鎮，猶恃老成；所須運武之遠謀，及此暇時，而備豫當思體國，無却告勞。

賜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永興軍韓琦乞致仕不允詔

勅韓琦：朕初嗣位，不敢暇逸；惟畏天命，亦惟閔民。蠢茲一方，尙戒羌夷；制變備豫，扞舊禦侮。庶幾元老，克協朕心；若其憚勤，誰與謀此？勉祗厥服，用副至懷。

賜判永興軍韓琦湯藥詔

勅韓琦：任隆三事，寄重一方；比聞經制之勞，或爽節宣之序。特馳使傳，往喻朕懷；宜有分領，以資衛養。

賜允觀文殿學士尚書左僕射新除集禧觀使富弼辭免乞判汝州詔

卿翊朕祖考，功施于時；德善在躬，終始如一。祠庭置使，實近闕門；邦有大疑，庶幾求助。忠賢體國，義乃可留；而引喻再三，便於出守。重違懇惻，姑卽所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判汝州富弼乞致仕不允詔

孤眷矜。

勅富弼：卿忠純亮直，爲國元老，朕所恃賴，急於典刑。優游小邦，足以養疾；冀綏福履，來副詢謀。何必言歸？以

賜判汝州富弼乞假養疾詔

眷我元老，數更悲傷；比飭使人，往宣至意。乃觀來諭，未卽康甯；姑順誠懷，勉綏吉祿！

賜判汝州富弼乞赴安州避災養疾詔

比飭使人，具宣至意；就令賜告，冀遂甯瘳。卿嚴祗朕命，不敢違怠；顧念吏卒，閱其滯留；觸熱載馳，用忘勤勩。悉以事上，卿實有之；仁及賤微，又能如此；忠誠所側，豈獨朕心。從容小邦，姑以養福；勉綏吉祿，毋恤後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判汝州富弼赴闕詔一

勅富弼：卿中解政機，外分符守；久於窮僻，衛養或愆；優游京師，可以治疾；謂當趣駕，以副虛懷！

二

勅富弼：久解政機，眷分符守；元功茂德，朕所注心；渴聞嘉猷，以輔不逮！

賜富弼赴闕并茶藥詔

勅富弼道自州藩來還朝位眷馳驅之良苦懼衝養之或愆當有寵頒以昭勤勞

賜判汝州富弼辭免南郊禮畢支賜詔

勅富弼省所奏免南郊支賜受釐于神賽及蠻貊卿勳德兼茂中外具瞻恩典所加當先羣辟區區一賜何足以辭當體眷懷共膺厥施

賜宰相會公亮已下辭南郊賜賚不允詔

勅公亮等朕初嗣服於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選於黎獻位冠百工或受或辭人用觀政朝廷予奪所以取臣貴賤有差勢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國用視時民數之多寡方今生齒既蕃而賦入又爲不少理財之義有可思此之不圖而姑務自損祗傷國體未協朕心方與勳賢慮其大者區區一賜何足以言

賜觀文殿學士新除刑部尙書知大名府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詔

勅升之設都置守綏御一方付得其材乃能往矣卿嘉謀美績簡在朕心選於羣臣用有昇屬申明紀律臨制事幾中外踐更效皆已試勉祗厥服於義爲宜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大名府陳升之赴闕朝見茶藥詔

勅升之往司官鑰來次郊闈炎敷之序未徂跋涉之勤已至當馳榮賜以示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亳州歐陽修上表奏乞致仕不允詔

勅修股肱名臣，與國同體，禮當得謝，朕尚難之！況年非告老之時，而勳在受遺之籍，不留屏輔，人謂斯何？姑禮至懷，少安厥位。

賜知亳州歐陽修陳乞致仕第二表不允詔

勅修：卿勳德之蕃，簡在帝心，從容一州，足以休養。而抗表至於四五，必以田里為歸，豈朕視遇故老，有不足於禮乎？何其求去之果也。欲喻至意，莫知所言，惟能勉留實副勳付。

賜知亳州歐陽修第三表并劄子陳乞致仕不允詔

勅修：省所三上表并劄子，奏「乞致仕事」，具悉。卿翊戴三朝，備明諒直，有言有績，著在朕心。重建勳求，外寄藩屏，邦之雋老，不以遐遺，所冀輸誠，常存帝室。而納祿與職，至于再三，雖潔身之風，可激貪冒，顧許國之義，未協忠嘉，姑體眷懷，勉膺圖任，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兵部尚書歐陽修辭知青州不允詔

勅修：海岱名都，太公舊履，鎮撫一路，朕難其材。卿實元勳，以忠許國，謂當亟往，臥以治之。冀能優游，實此東土！

二

勅修：卿純誠直諫，中外所知，辭祿就閑，志非有激，進官治劇，義乃無嫌。矧茲東州，可以居息，方之守亳，勞逸

殆均？朕命惟行，謂當遵往！

賜答曾公亮詔

嘗我夔異，以戒人君；推之股肱，朕所不取！元勳舊德，實賴交修；讒告之來，必緣象類。明喻庶志，使當天心；庶幾君臣，並受遺福。不務出此，而果於辭讓，是惟保身，豈曰謀國？

賜張方平免特支請俸詔

勅方平：省所奏劄子，陳「免特支請俸事」，具悉。卿躬肅艾之材，豫辯章之論，致喪無貳，雖非謀國之時，班祿有差，是乃養賢之意。抗言來諫，引義甚明，重整素懷，姑循近制！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邵亢乞郡詔

勅邵亢：卿先帝所命，以翊朕躬，升執事樞，方觀勳效，遽欲辭位，殆非所宜。衛養少愆，何憂不已？勉共厥服，思協朕心！

賜皇伯新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安定郡王從式乞免新命不允詔

勅從式：卿躬雋乂之材，出神明之寶，遷於宗室，則屬近而行尊；聞在朝廷，又年高而德邵，庶茲夔異，人以爲宜；勉服官封，永綏吉祿。

賜涇原路經略使蔡挺茶藥詔

卿方用時材，出分帥路，適茲寒苦，良已勤勞。特推撫賜之恩，以示體懷之意。

賜天章閣待制知渭州蔡挺獎諭詔

封疆之虞，實在將帥；厥有績效，不忘于心。卿久以才稱，外分方任，乘機踐事，能兆厥謀，板築告功，于疆統慕，保彼居圉，可無後憂。荷言若茲，朕所嘉歎！

賜知唐州光祿卿高賦獎諭詔

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招懷飢流，墾闢荒梗，繕修陂塘，績效具昭。前人之良，何以逮此？閱奏歎美，不忘于心。

卷十七 制誥 內制（詔書—批荅—口宣）

賜天章閣待制知審刑院齊恢獎諭詔

勅齊恢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覓在事。」具悉。卿以才被選，典領祥刑，蔽罪謙疑，遂無留獄。圖空之隆，朕庶幾焉。閱奏歎嘉，不忘乃績。

又賜知審刑院齊恢獎諭詔

勅齊恢：「狂獄之留，易以爲戒；卿特有美行，服在近班，典茲祥刑，致用明慎，濟之教給，廷謙用空。吏稱厥官，朕心所喜。」

賜勅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勅趙文昌等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事。」朕初嗣服，德化未孚，永念元元，多罹犴獄。汝等並膺選擇，任在謙疑，能勵厥官，以無留事。覽奏歎尚，不忘于懷！

又賜獎諭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

勅趙文昌等：四文罪獄，常患稽留，豈唯呼嗟，或以瘕死。汝等能勤且敏，論議用單；聞奏念勞，朕心以喜！

賜勅獎諭權大理寺少卿蔡冠卿

勅蔡冠卿省知審刑院齊恢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狀，四月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絕，無見在。」天下之獄，決於大理，汝能審克，丕蔽厥成，來讞之疑，遂無留者。惟明以敏，朕實汝嘉！

賜特放諫議大夫知潭州燕度待罪詔

卿受命方隅，助宣德化；姦凶弗率，乃觸大誅；引慝自歸，謂當譴黜。萬方有罪，實在朕躬！雖爾長民，豈專任此！

賜外任臣寮進奉功德疏

卿方以時材，外分邦寄；備修禮事，來會誕辰；廣伽梵之勝緣，協華封之善意。載惟勤至，良用敷嘉！

賜特放知成德軍韓贄待罪詔

夫婦相殘，政之大恥；引愆自劾，於義爲宜。然德化之美，厥成在久；任斯責者，豈特長然？

賜特放懷州傅卞待罪詔

勅傅卞：先王教民，長幼有序；厥或不率，歸之義刑。卿受任方州，罪人方得；閔斯弗迪，引責在躬。美俗之成，蓋非朝夕；一夫抵冒，未足以言。

賜答德妃苗氏賀南郊禮畢詔

勅德妃苗氏：列職內官，遠承先帝；祀儀獲考，慶慰惟均。比覽奏陳，具昭誠意。

賜答修儀楊氏等馮翊郡君建氏等賀南郊禮畢詔

勅修儀楊氏：舊繇德選，列職禁闈；釐事之成，實均慶賴。擒文贊喜，良慰朕心！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茶藥詔

勅：卿以庸使之才，將善鄰之禮；川塗悠遠，風氣沍寒。永念馳驅，當加勞賜！

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勅：卿風駕使車，遠將信幣；方茲寒凜，固已勤勞。宜申諭於至懷，仍就加於寵錫！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詔

勅：卿奉將書幣，更涉川途；方茲沍寒，久於勤勤。宜加勞賜，以示眷存！

賜大遼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勅：卿將幣造朝，方申舊好；建禮取道，適會祁寒。永惟跋涉之勞，當有匪頒之寵！

皇帝問候大遼皇帝書

嘉生備舍，華歲幾終；惟素講於鄰懼，想具膺於時福。彌加葆衛，永御吉康！

皇帝賀大遼皇太后生辰書

玉燭告和，方御閉藏之候；椒庭集慶，載臨誕統之辰。具飭使車，肅將禮幣；式備舊好，申祝永年！

賜南平王李日尊加恩告勅書

勅南平王日尊：朕躬執主幣，禮成郊丘；無有遠邇，並膺休福。卿鎮撫南服，功昭于時；乃眷忠勤，尙加褒顯。永肩巨節，茂對寵章！

賜溪洞知蔣州田元宗等進奉助南郊并賀冬賀正勅書

勅田元宗：附綏種落，葆衛疆陲；能來獻琛，以贊釐事。忠勤之意，良有可嘉！

賜占城蕃王楊卜尸利律陀般摩提婆勅書

王安石文集 卷十七

勅：卿世荷百祿，躬有一邦，雖道阻荒遐，而志存欽順。具書遣使，航海獻琛，載念忠勤，豈忘數尚？因加褒賜，式示眷懷！

批答文武百寮會公亮已下上尊號第一表不允

朕以薄德，銅庸基緒，繼天理物，常懼弗任；方賴交修，以熙衆治。羣公卿士，外暨庶寮，欲舉鴻名，措之眇質。臣民歸美，爲義則多，措實揆時，朕猶不取！

批答文武百寮會公亮已下上尊號第二表不允

王者奉元以先後天時，憲道以始終人事；以文制禮作樂，以武戢兵豐財；以成萬物之性爲仁，以得四海之心爲孝。惟聖時克，朕無能焉。被之此名，祇有懃德，矧家多難，創鉅未甦，備章而郊，欲止不敢，因自尊顯，良非本懷！

批答宰臣會公亮已下賀壽星見

省表具之。乾象粲然，官占以告；壽祺之應，於傳有稽。卿等寅亮帝工，阜成邦采，捨文告慶，歸福朕躬，書瑞史篇，已循故事。星隆曩德，尙賴交修！

批答樞密使文彥博等賀壽星見

省表具之。穹昊見象，以告壽昌；嘉與臣民，並膺茲福。卿等進繇德運，登翔事樞，敷奏光祥，請書史策。忠嘉之意，朕所不忘！

批答富弼

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乎己，有經邦信時之業，而用未究其能；夫善久而積博者，施之無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此朕所以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同，姦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弗及；處躬一德，而搢紳之望愈隆。朕內度于心，外詢于衆，自謂有得，卿其何辭？

批答不允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辭免恩命第一表

卿相予祠事，既獲休成；膺國寵章，所宜祇受。苟爲謙避，未協眷懷。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恩命第二表仍斷來章

卿位重朝廷，望隆宗室；駿奔郊廟，助朕休成。受錫爲宜，所無確避。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

省表具之，受釐于神，人與有慶；矧惟近屬，德齒兼尊；膺此褒嘉，於事爲稱。往其祇命，以副眷懷。

批答不允承亮辭免

省表具之。古者朕膺之福，與同姓共之；矧茲大賚，外及蠻貊。爲吾近屬，相協休成；恩典所加，豈容固避。

批答樞密副使韓絳邵元知樞密院事陳升之等辭免恩命仍斷來章

省表具之。祭有惠術，養及庶黎，矧吾政事之臣，當在褒揚之首。膺斯恩典，於禮爲宜；毋或終辭，以勤訓告！

批答韓絳邵亢陳升之等辭恩命不允仍斷來章

卿等位爲臣宗，躬相祠事，膺斯褒顯，於禮爲宜。往服寵章，可無謙避！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宣德門肆赦

有制：朕升煙泰時，登就吉儀，駐蹕端門，布宣惠澤，臣鄰協豫，黎庶交欣。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宣答文武百寮稱賀南郊禮畢

有制：朕親獻清廟，燔煙泰壇，協相祀儀，既嘉勤績，旅陳寶禮，彌見歡誠。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宣答樞密使以下賀南郊禮畢

有制：朕親稱幣玉，祇見郊宮，能底熙成，實繇顯相，羣靈率籲，黎獻交欣。朕賴天之休，與卿等內外同慶。

賜皇伯祖東平郡王允弼生日口宣

有勅：卿齒尊德茂，屬近位崇，惟時獻歲之期，實兆元精之慶。當加好賜，以助燕私！

賜皇伯祖威德軍節度使榮國公承亮加恩口宣

有勅：朕躬率百辟，褒封萬靈；乃眷親賢，實陪大事。當懋寵嘉之數，以昭褒錫之恩！

賜皇弟岐王顯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地親魯衛，德茂閭平；方誕統之嘉辰，有匪頌之故事。當馳庸使，往喻隆恩！

賜皇弟高密郡王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德名方邵，爵寵業崇；誕統之辰，甫當穀旦，匪頌之禮，式示至恩！

賜淮南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加恩口宣

有勅：卿位高朝廷，德茂百辟；相予釐事，厥有成勞；膺國寵章，是為常典！

賜判永興軍韓琦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位重將旄，望隆宰席；方懋善官之績，載臨誕統之辰。當有匪頌，以昭眷遇！

賜樞密使西川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生日差內臣賜羊酒米麵等口

宣

有勅：卿明護經國，碩望冠朝；方茲誕育之辰，宜有燕私之禮。當加賜賚，以示眷懷！

賜文彥博生日差男押賜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才隆國棟，位極臣宗；惟時盈月之良，實兆元精之慶。載臨毅旦，當致異恩！

賜樞密使呂公弼生日禮物口宣

有勅：卿爲皇世臣，掌國幾命；門弧告慶，是謂嘉時。臺餽致思，式昭厚遇！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左僕射富弼赴闕茶藥口宣

有勅：卿久辭劇位，外寄方州；惟召節之既嚴，想朝旂之甚邇。宜頒珍劑，以喻至懷！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左僕射富弼湯藥并賜詔口宣

有勅：卿屏翰元功，台衡舊德；數更悲釐，有惻朕心。因喻至懷，宜頒珍劑。

賜觀文殿學士刑部尙書知大名府陳升之赴闕朝見并賜茶藥口宣

有勅：卿擁節過都，欲關請覲；方茲炎溽，固已勤勞。當有匪頒，以資輔養。

賜觀文殿大學士尙書左僕射判汝州富弼加恩口宣

有勅：卿望隆時棟，德茂臣宗；方茲釐事之成，爰有命書之賜。往膺褒頌，當體眷懷！

撫問判永興軍韓琦口宣

有勅：卿內諱鼎，出撫方垂，最惟甚寧之勤，宜饗晉神之福。特申勞問，以示眷懷。

撫問觀文殿學士陳升之兼賜夏藥口宣

有勅：卿久參台路，方部將符，轉瑞之來，虛懷以勞。宜加勞賜，式示眷存。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並膺廷選，外寄邊虞，永念撫循，備更勞勩。方茲妍暖，宜各甯安。

撫問延州汾邊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並因材選，外寄邊虞，方履盛秋，想膺多福。特申撫喻，當體顧懷。

撫問河北西路臣寮兼賜夏藥口宣

有勅：卿等時方鬱蒸，氣或疵癘，永惟黎獻，方寄外憂。當有分頒，以助調養。

撫問并代州路臣寮并將校口宣

有勅：卿等方以材能，外分寄屬，當此沍寒之極，永惟勞勩之多。當飭使人，往宣朕意。

撫問高陽關路倭散諸軍特支銀鞋錢并傳宣撫問臣寮口宣

有勅：卿等各以選捨，外膺奇屬；比更時序，邈在邊防；永懷扞禦之勞，當致捐循之意！

撫問送伴大遼賀正旦人使副公路相逢賀大遼皇太后皇帝生辰使副口宣

有勅：卿等抗禮出聘，擁傳還朝；方春尙寒，涉道良苦。當加撫勞，以示眷懷！

撫問雄州白溝驛賜北朝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並膺朝選，實構鄰歡；擁節在疆，方豫稱觴之禮；馳輶喻指，姑推折俎之恩！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已下生餼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鄰聘，來會歲元；永懷跋涉之勞，宜有餼牽之禮。式昭勤邁，當體誠懷！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却迴瀛州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書幣，既獲驩成；跋涉川途，固更勤艱。宜頒燕衍，以示眷懷！

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見訖就驛賜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鄰聘，風駕使輶；既造見於闕庭，方即安於舍館。宜加好賜，以致誠懷！

北京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迴御筵口宣

有勅：卿等奉幣造朝，抗禮歸國，罔懷使節，方丈都畿，特示燕私，以將勤邁。

雄州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却迴御筵兼撫問口宣

有勅：卿等抗禮歸國，總轡在疆，方茲炎敵，亦旣勤勤，就領燕衍，式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同天節人使却迴朝辭訖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聘禮，來會誕期，惟鄰好之踐脩，嘉使容之飭備，當申頒賚，以信燕私。

賜真定府路臣寮等初冬衣襖口宣

有勅：卿等水澤將堅，風飄載厲，永懷黎獻，方寄外憂，當飭使輶，就頒篋服。

賜召學士馮京入院口宣

有勅：卿文備國華，學該世務，祥琴旣御，吉服以朝，宜復禁塗，往供辭職。

賜召滕甫入院口宣

有勅：卿風稱才敏，久擅文華，當解風憲之嚴，以豫論思之密。

卷十八 制誥外制

節度使加宣徽使制

門下推轂授師，擁旄乘塞；擅生殺之柄于外，繫安危之體于中；厥有顯庸，宜膺寵數；誕揚孚號，明示庶工。具官某，學足以通大方，謀足以斷衆事；有經天之業，有扞城之材；比以明揚，屢更煩使；遂躋膺任，良副訐謨。維塞路之要藩，實兵防之重寄；職爾鎮撫，矜予顧愛。蓋爵賞之加，不遺於近小；豈藩維之任，顧可以弭忘。用是講其展察之勞，寵以宣猷之號；繁人謀之衆允，匪朕志之汝私。夫任重者，其憂不可以不深；位高者，其責不可以不厚。號名之美，禮秩之崇，非期假寵以擅榮，茲用論功而取稱。矧夫守國之圖，謀王之師，聯輔相之籍於殿中，居士民之瞻於天下，其思祇慎，以副褒優，可！

翰林學士除三司使制

勅：三司使天下之盛選也，自尙書六官，各存實去，而三司之職事，所總居多；則非夫仁明肅艾，足以輔世濟物者，奚宜任此哉？具官某有疏通之才，有直亮之操；閱言崇議，足以經綸王家；高文典策，足以鼓動當世。遂以人望揚于禁林。若夫施政之後，先生財之本末，蓋嘗深思而熟講，殫見而洽聞；則居天下之盛選，主朝廷之大計，論者在位，孰如汝宜？夫聚天下之衆者，莫如財；理天下之財者，莫如法；守天下之法者，莫如吏；維予任汝，其聽勿疑。法之不善者，汝得以議而更之；不長者，汝得以察而去之；則夫調度之不時，費出之無常，邦用之不給，元元困於征求，而悉怒於下者，直汝之恥也。夫行己有恥，而後可以爲士；矧吾左右信任，詢謀所同，而觀聽之所在者乎？往祇厥官，其亡以寵利而爲士恥可！

誠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制

夫閔仁百姓，而無奪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於衣食，而有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恥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誠勅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忘，固游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人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凶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放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賑救省憂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別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輒具以言，而任事者或不惟朕志之所急，而以侵牟之爲故，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誠能御輕重斂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姦，則何患乎經入之不足？彼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官事亦不耗廢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斂之贏，以爲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安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怠！可。

皇姪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可起復舊官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制

勅：先王糾合宗族，而分職以治之，所以嚴宗廟也。宗廟嚴，則禮俗成，而天下治，其事豈可以輕哉？今朕選於近屬，以修宗正之官，亦先王治親之意也。以爾具官某，惠仁孝恭，忠信純篤，故遷厥位，以稱禦侮之實，而使任事焉。夫士之欲施於政，未有不學而能者，學所以修身也，身修則無不治矣。朕言維服，爾往懋哉！可。

皇姪右衛大將軍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可岳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制

勅：孝子之思慕無窮，而送終有既者，先王之禮也。具官某，祇慎克孝，能良於喪，去位家居，三年於此矣。其還位號，復序內朝，朕命維新，往欽無斃！可。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知制誥制

勅先王誥命之文，何其雅馴而真美，雖出命非有司之事，而討論潤色，蓋有助焉。以爾具官某，操行修潔，博知經術，庶乎能以所學，施於訓辭，俾掌贊書，往讀朕志可！

起居舍人直祕閣同修起居注司馬光改天章閣待制制

勅楊雄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蓋先王以禮讓爲國，士之有爲，有守，得伸其志，而在上不敢以勢加焉。朕奉是道，以君多士，以爾具官某，文學行治，有稱于時，故明試以言，使司告命，而乃固執辭讓，至于八九，改序厥職，以伸爾志，是亦高選，往其懋哉！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制

勅學士職親地顯，而開封典治京師，非夫忠厚仁恕，而有文學政事之能，孰可以任此？具官某，造行直方，受材博敏，踐更中外，休顯有稱，論思禁林，尹正畿甸，詢謀惟允，其往懋哉！

范鎮加修撰制

勅昔周人藏上古之書，以爲大訓，而孔子春秋天子之事也。蓋夫討論一代之善惡，而撰次以法度之文章，非夫通儒達才，有識足以知先王，不欺足以信後世，則孰能託尙書春秋之義，勒成大典，而稱吾屬任之指乎？爾具官某，有該通之才，有純潔之操，辯論深博，溢於文辭，論思禁林，時議惟允。則夫案善惡見聞之實，斷是非去取之疑，人之所難，宜以命爾，爾其精思熟考，自勉以古之良史，毋襲近世比事屬辭之失，使來者無所考稽可！

右司諫趙抃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勅某：朕置御史以爲耳目，非更事久而能自稱職，則不以知雜事也。以爾嘗任言責，有猷有爲，行義之修，士人所譽。故遷郎位，使在此官，悉其誠心，迪上視聽，義之與比，時乃顯哉。可。

屯田員外郎韓續改殿中侍御史制

勅某：朕使學士五人，舉二人以爲御史；又於二人擇取一人，而以汝爲之。汝名臣之子，世載榮問，愷悌忠信，學知大方，無莠于檢人，無撓于大吏，無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而同乎流俗。時汝稱職，往其勉哉。可。

兵部郎中沈立可依前官充三司戶部判官制

勅某：擅一道之財，而開闔斂散之，以給縣官之費，而又察舉吏士之賢不肖，問民之疾苦，與夫入佐三司，而四方之言利者必稽焉，其職事之責等爾。汝以才能屢試，而行義加修，使于東南，歲月久矣，還禔掌計之治，所以慰將命之勞，惟爾博學多聞，固嘗知夫百姓與足之義。古人有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可不勉哉。可。

度支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李大臨三司度支判官制

勅某：天下之食貨，皆領於三司，故朕常難於置使，而又考慎其屬以稱之。爾以文學爲官，而政事嘗有所試，清明敏達，可使治煩，往踐厥官，其知所守矣。可。

金部郎中朱壽隆三司鹽鐵判官制

勅某取於山海之無窮，以助縣官之不給，所以開闢斂散之，不可以無術也。非夫廉辨敏明之吏，孰能任此者乎？爾純行美材，久於煩使，往共厥服，維是勉哉！可。

度支員外郎李壽朋開封府推官制

勅某朕布大慶於天下，惟士之有能有為，而不獲盡者，豈一日而忘哉？爾以政事之材，而濟之文學，無所避，以修厥官，陷于吏議，失職久矣！尹正議，甸四方所瞻，姑往佐之，以永民譽！可。

殿中丞充集賢校理陸經開封府推官制

勅某天下無事，休養生息，百年於此，而京師之人衆矣；獨開封以一尹治之，故朕常慎擇材士，以為之佐，庶幾乎其不勞而治也。爾材茂質美，久於滛阨，而智能彌劭，行義加修，姑使洽煩，往其自勉！可。

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張洞開封府推官制

勅某開封任重事叢，故常擇才士以為之佐。哉以文章學問，列職校讎，出試一州，風績彌劭，靡此遴選，往其勉哉！可。

左司諫王陶皇子伴讀制

勅某自天子至於士，未有不待學而成者。今朕欲進諸子於學，求可與居者，而大臣以爾為言。爾久在諫工，有聞於世，茲推慎選，可不勉哉！可。

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知渭州制

勅夫出河祕文，中嚴於禁閣，臨備分閫，外肅於戎亭，進陪侍從之聯，往膺經略之寄，茲爲異數，授受惟艱！具官施某，才劭兼人，問望映世，早據素蘊，登階清塗，南楫計庭，裨贊之功，可紀。西廂樞府，論思之效，尤彰。洎出總於藩條，且屢制於邊項，事經畢舉，政績用成，宜易餘杭之符，就撫氐羌之塞。爾其坐護諸將，善固吾圉，而今而後，無西顧之憂者，繁爾之力，可不勉哉！可。

知制誥沈遵知杭州制

勅東南奧區，杭越重鎮，眷惟師帥之選，屬于侍從之良，宜有褒優，式示毗倚。具官某，風姿爽拔，器宇闊深，早登高妙之科，亟躋通顯之列，校文東觀，典學擅乎多聞，演誥西垣，英辭鼓乎羣動，比抗章而請郡，期調膳以奉親，曾未期年，已聞報政，乃就更於淮海，庶益便於庭闈，載念錢塘之邦，方虛銅虎之守，宜共易俗之命，仍選應宿之資，服我新恩，寵爾故里，與夫引會稽之拔，又相萬也。爾惟悉哉！可。

龍圖閣直學士知河陽李兌給事中依前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制

勅鄧於京西，爲一都會，提兵以守，常擇大吏，且有加命，寵榮其行。具官某，寬和靜深，方厚篤實，嘗由御史，遂爲諫官，延閣侍從之班，方維帥守之任，焯有績效，見於事爲。序于東省之華，寄以南陽之重，按撫吏士，治軍牧民，敷宣詔條，鎮靖風俗，繁汝能力，往其勉哉！可。

龍圖閣直學士李東之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制

勅古之仕者，難進易退，陵夷至於後世，而禮義靡恥，幾乎息，恬於勢利者鮮矣！而苟得躁進者，不乏於朝。教之未孚，朕甚患之。願吾左右親近之臣，行義合於古之仕者，宜從其志，使在位之貪者有愧，而慕焉。具官某，名臣之子，能有修教，出備蕃維之任，入為侍從之官，而乃力辭顯榮，退就閑職，別都執憲，地清務簡，特峻秋官之秩，仍通麗正之班，吾惟爾嘉，其往居息可。

知雜王綽吏部郎中直龍圖閣知徐州制

勅某知雜，御史於朝廷之士為高選，非精明彊直，不能稱其任也。爾更踐多矣，有聞於時，故從遠方，召置此位；乃以病告，至于再三。出臨大州，進直嚴閣，又增郎位，以寵爾行，其亦懋哉！往共厥服可。

集賢校理鞠真卿可光祿寺丞依舊充集賢校理知壽州制

勅某付之千里之地，能禁暴去悍，拊循饑寡，使良民有以休息，而吏不敢為侵冤，豈非所謂能者哉！若爾之材，歷選于朝，而久試於外，固時之所謂能者，朕所加省而不忘。今夫壽劇郡也，故從汝以治之。而稽汝歲功，當得選位，丞于光祿，其往勉哉可。

何鄭知永興軍制

勅朕初即位，慎考俊乂之臣，付之方真。具官某，廉精質直，敦大詳敏，藝文之學，政事之材，左右具宜，以爾績，作國西屏，雍維大都，鎮撫一方，老成是賴。序遷厥位，往牧其人，其勸猷為，以膺任屬可。

潘夙轉官知桂州制

勅某：桂於西南，爲一都會，蠻夷荒忽，錄撫有宜；故於用人，常慎其選。爾清明敏達，寬博惠和；更事有功，簡在朝論。遷序卽位，往其勉哉！可。

尙書左丞余靖制

勅：朕有大賚，雖疏遠微細必加焉；況於位序高，任屬重，寵章徽數，其可略乎？具官某，政事之材，藝文之學，踐更中外，光顯有聲。濟登大官，鎮撫荒服，能率厥職，相時休成，衍食序勳，往其祇服。可。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制

勅：朕降左右，司朕躬之闕者，至親篤信之臣也。邦有大賚，其可以後而忘乎？具官某，政事藝文，操行之美，有聞於世，簡在朕心，相時明禋，庶事惟謹。進階序爵，其往懋哉！可。

尙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瓌制

勅：朕宗祀先帝，以配昊天，而均福蓋於在位，疏遠微賤，無遺者矣；又況於侍從之臣乎？具官某，德厚資深，志方行潔，安於義命，爲世寶臣，考慎樂禮，相時大事，進階序爵，其往懋哉！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賈黯轉官加勳邑制

勅：朕初卽位，奉行先帝故事，不敢有廢也。具官某，剛毅篤實，閎深博敏，先帝所遺以論思左右者也。其遷厥位，加賜恩典，其往欽哉！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三司使蔡襄轉官加食邑制

勅朕祇若先帝之初，大賚以勞天下，職親地禁之臣，皆先帝所遣以助朕者也，其可以後而忘哉？具官某，率德秉義，以綏寵祿，主國大計，功昭于時。班命有章，往欽無斁可！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王珪轉官加食邑制

先帝投天下之艱，以屬朕身，永惟所與濟此者，豈非左右之良哉？具官某，秉哲迪義，士民所望，論思潤色，有補於時。大賚之恩，外通四海，況於親近，豈可以忘？往服寵章，愈其慎茲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范鎮轉官加勳邑制

勅朕雖哀恫，永惟付託之重，不敢忘先帝寵綏海內，褒厚羣臣之意。具官某，敦大閱博，清明敏達，職親地密，為國信臣，遷序位等，申之恩典，惟慎厥服，往膺顯榮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馮京轉官加勳邑制

先帝以盛德成功，克終天祿，眇然在茲，永念詞訓，非左右之良，孰與濟此哉？具官某，秉哲蹈義，士民所望，尹正京邑，善聲流聞，邦有大賚，當由貴始，往膺榮祿，無替厥修可！

集賢院學士余靖轉官加勳邑制

先帝君臨天下餘四十年，功德之所及博矣；非文武之士，協力中外，何以致此哉？在後之朝，慕修成法，敢忘大賚，以勞衆工。具官某，敦大閱深，清明敏達，蕃屏帝室，厥功茂焉。恩典寵章，往其欽服可！

集賢院學士李柬之轉官加勳邑制

先帝棄天下，不及班命以勞羣臣，朕繼大統，其承厥志。具官某，廉靜忠恕，濟以詳敏，能紹世美，爲時名臣。膺服寵章，往其思勵可！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呂公弼改工部侍郎制

勅：竊德序功，制爲祿位。先帝所以熙庶政也。朕雖在疚，所不敢忘。具官某，保身慎行，舊有榮聞，陟降左右，是爲世臣。惠綏西南，風績尤顯。冬官之貳，其往欽哉可！

待制司馬光禮部郎中制

勅：左右侍從之臣，皆先帝所遺以助興政理者也。有勞可錄，朕敢忘哉？具官某，行義信於朝廷，文學稱於天下；比更任使，會課當遷。進位二等，以嘉爾績。爾方以經術入侍，而又兼諫爭之官，往其思致厥身，使朕之聰明無所不通，爾亦維有無窮之聞可！

周沆右諫議大夫制

勅：堯舜黜陟幽明之法，其詳不見於經，蓋其考績之次序，必始於朝廷之貴者。朕率是道，進退百官，故於爾

臣，無有私德。以爾具官某，忠厚謹潔，惠和寬博，嘗被方維之重任，久參侍從之要官，內外之勞，皆宜有賞。而以稱士失實，控于吏議，為郎武部，七歲于茲，著論積功，進位西省。夫職在盡規之地，官又以諫為稱，維是將明，往其思勉！可！

右正言知制誥制越州沈遵起居舍人制

勅：列名侍從，分職方維，厥有庸勳，朕其甄序。具官某，端良足，以有守，精敏足，以有謀，為時實臣，典掌明命。出撫州部，治聲流聞，內外之勞，進遷惟允。序官二等，以懋厥勳，是謂寵榮，往其祗服！可！

掌禹錫趙良規並秘書監制

勅：秘書圖籍藝文之府，而置監在光祿衛尉諸卿之右，其材實德望，當有以稱之。以爾具官某等，歷官茲多，服采惟謹，序于卿位，簡在朝廷，宣布詔條，討論典故，久於任使，亦各有勞，宜推增秩之恩，以信懋功之法。往從官次，無或不祗！可！

王綽秘書少監制

勅：朕初嗣位，大賜天下，文武在位，各以序遷。具官某，出入踐更，名聞休顯，奉常之副，用勞厥勳。乃辭官榮，以避親諱，綏子孝子，改貳秘書，往服寵章，靖共無教！可！

光祿少卿李丕緒少府監制

勅：少府古官，於朝廷之位尊顯矣。具官某，行義祗飭，材能敏達，外更器便，續用每成，有可以聞，又當增位。往庸秩物，無念厥修可。

司封郎中宋任太常少卿制

勅：士以序遷，至於卿位，亦榮矣。非才智有以任事，行義有以保身，豈能致此？具官某，中外踐更，久於郎選，明習衆事，見稱於時。往卽厥官，勉之無斁可。

江南西路轉運使呂公孺太常少卿制

勅：某，太常兼夔與伯夷之事，非夫哉？實德望有以過人，孰宜爲之？貳也。爾名相之子，以才見稱，出入踐更，休有風績。序遷厥位，其往欽承可。

職方郎中通判太原府馬從先太常少卿制

勅：某，太常禮秩，異於諸卿，非文學入官，則不得爲其貳也。以爾行治之美，才能之敏，踐更多矣，皆有可稱。會課于朝，躋登此位，往求自稱，惟旣厥心可。

解寶王太常少卿制

勅：某，今之太常，兼夔與伯夷之官，非夫寅恭清明，博習於禮樂，則孰能爲之？貳也。今朕考行序勞，而以爾爲貳於太常，維爾嘗以材稱，而屢更任使，雖身在外，而名位亦云顯矣。所以稱此者，可無勉哉？可。

卷十九 制誥外制

三司鹽鐵副使陳述古衛尉少卿制

勅某：考課黜陟之法，雖疎逸未嘗不信；又沉於近而顯者乎？具官某，以才自奮，能世其家；出入踐更，休有風績。列卿之貳，其往勉哉！可。

郭永可光祿少卿制

勅某：外廷之位，能至於九列者少矣。具官某，踐更衆職，功善自昭；年除歲遷，以致卿位。進寵一等，往承惟休！可。

林億司封郎中制

勅某：朕有官祿慶賞以序功，而其施始於朝廷之近。爾以藝文被選，而多所踐更；通藉禁中，庀官闕下。序遷耶位，既極左曹，往即寵榮，愈其勵哉！可。

薛求司勳郎中制

勅某：朕有大號，在廷文武之士，皆得進官一等；而伐闕當遷者，又各得以序遷。爾中外踐更，以才自顯，膺此恩典，往其勵哉！可。

權提點成都府路刑獄齊恢度支郎中制

勅某朝廷選實才臣，以使諸路，而察庶獄之不辜，厥有庸勳，朕當甄序。爾才能行義，士論所稱，會課有司，實應遷法，往膺休顯，其愈懋哉！

淮南轉運副使張景憲金部郎中制

勅某入佐三司，出使諸路，皆朝士大夫之高選，有勞當錄，其可忘哉？爾行義之修，才能之邵，見稱當世，簡在朝廷，會課進官，往其欽服！

三司鹽鐵副使陳述古朝奉大夫司封郎中三司度支副使趙抃戶部員外郎
加上輕車都尉權三司戶部副使張燾朝散大夫刑部郎中制

勅某人等：朕初嗣位，奉行先帝故事，不敢有廢也。具官某等，行義稱於世，才能見於朝，佐國大計，為功多矣。序遷位等，其往欽哉！

朱處約祠部郎中制

勅某：爾嘗為御史，持論不阿，出守方州，稍遷使任。序功增秩，邦法有常，往懋厥修，以須進選！

孫抗孫琳祠部郎中制

勅某人等：都水之官廢久矣，朕修之而用爾為丞。爾維才能，懋建厥事，有司論課，當以時遷，進序名曹，往祗無斃！

提點福建路諸州刑獄公事王陶祠部郎中制

勅某：朕選置使者，清明于諸路，所以待之非輕也。爾踐更衆矣，才美有稱，備在遠方，能修其職。進遷位等，往愈懋哉可！

權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杜千能祠部郎中制

勅某：朕初卽位，羣臣朝者，皆增位一等，有功當遷，又皆得以序進。爾材諳行治，見稱於衆，奉使于外，治聲流聞。會課進官，往其庶服可！

三司戶部副使張燾兵部郎中制

勅某：考績三歲，進官一等，先帝所以勵羣臣也。具官某，秉哲迪義，有聲于時，能勵厥修，以宣官政。序功增位，其往欽承可！

苗振職方郎中制

勅某：尚書郎中，序位五品，其於朝廷之位，亦已顯矣。爾用選擇，嘗更任使，積功久次，得在此位，所居三歲，宜進一官。至今而後得遷，乃以爾嘗有謫。朕於黜陟，豈苟然哉？自爾取之而已，往思自勉，以稱褒升可！

王舉元刑部郎中制

勅某：薦非其人而與其罰，古之道也。爾久以才實，外更任使，風績之邵，靡人不稱。而任舉有失，法當坐免。雖更教令，猶褫一官，以懲上報之稽，而塞人言之衆。膺踐厥服，往其勉哉！可！

侍御史知雜事判都水監王綽刑部郎中制

勅某：御史皆吾耳目之官，而折百工以法刑之中者也。考其功狀，在法當遷，則吾豈可以忘哉？以爾具官某，忠厚諒直，有稱於世，踐更衆職，皆以能聞。故寘之臺中，位次執法，名實之善，允于人言。姑躋積功，序進一等，位亦顯矣。往其勉哉！可！

胡況都官郎中制

勅某：爾以才行自昭于時，外分將符，內序郎位，致勤厥職，三歲于茲。稽狀有司，法當增位，進遷一等，其往懋哉！可！

周夔都官郎中制

勅某：褒善錄勤，邦有常法。爾以才能行義，登顯朝廷，序正郎位，三年於此矣。進遷一等，以懋厥勤，勵治我民，乃其能稱可！

宋孝孫比部郎中制

勅某：褒功錄善，邦法有常。爾共厥厥官，服采惟謹，久於郎選，會謀當遷。愈其勉哉！以稱新命！可！

監在京都鹽院錢暄比部郎中制

勅某古者官有職而命有數，非有職不足以序羣才，非有數不足以差衆功。今官有品，猶古之命數也。命之數自一推而上之，至于九，官之品自九推而上之，至於一，大略蓋無以異，而其詳如此不同。唯其欲得賢者在位，則古今一也。爾以才能行治，進序於朝，年除歲授，既得列於五品，久於職事，法又當遷，其亦可謂寵榮光顯矣。其思自勉，以稱吾欲得賢者在位之意哉可。

三司戶部判官充祕閣校理王繹工部郎中制

勅某三司理財之吏，與館閣校文之官，皆朝廷雋乂之選也。其於進秩，有異數焉。爾以藝文世家，而祇慎謹飭，久在此位，有勞當遷。序于名曹，其往思稱可。

李章屯田郎中制

勅某襄善錄勤，朝廷之政。爾才能行治，比見推稱。會考績之法，當增位序。進遷一等，其往悉哉可。

周延雋屯田郎中制

勅某郎中五品，而司田以待藝文之士。爾大臣之子，強學臚辭，出典一州，序功當進。往祇厥位，其克悉哉可。

職方員外郎竇綱可屯田郎中制

勅某漢明不以郎官假貴戚，以出宰百里，爲不可以非其人。今之郎選，其重非漢比也。而郎中序于五品，其授豈可以輕哉？爾以文藝起家，以吏能從政，序遷此位，嘉寵爾勞，往服訓辭，勉求報稱可！

職方員外郎卜伸可屯田郎中制

勅某郎中序列三等，其品皆爲第五，非積功久次，則不得至焉。爾以文藝入官，而濟之謹潔，久於任使，嘗得進遷。茲維爾階其往祗服可。

職方員外郎朱從道可屯田郎中制

勅某尚書郎選於今爲重，而郎中列于五品。爾精敏強果，號爲才臣，積功累勤，以致此位。往共厥服，其愈懋哉！

晁仲綽鄭隨可屯田郎中制

勅某郎中序列五品，非久於任使，有勞而無罰，則罕得至焉。爾以文藝起家，以才能爲吏，稱功累善，嘗得進遷。往其懋哉！思稱新命可！

太常博士權御史臺推官杜訢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尚書郎位，吾所重也。爾名臣之子，行義修飭，才能有譽，能職事無過，審官稽狀，嘗以時遷。新命維休，往其祗服可！

駕部員外郎薛仲孺可虞部郎中制

勅某：郎中五品，於朝廷爲顯位。爾悉心爲吏，才敏見稱，嘗所踐更，咸有功最。進遷惟允，其往悉哉！可！

提刑楚建中可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朕置使者以察天下之獄，其選擇甚難，而視遇之甚厚。序功錄善，其可忘乎？爾行治才能，有聲於世，服官惟稱，會課嘗遷，以悉爾勞，往其祇訓，可！

侍御史邢夢臣可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侍御史於御史之選爲高，而尚書郎以司封爲前列。爾才能行義，嘗見推稱，於有言職，爲一臺高選，任責未久，序勞嘗遷，往副司封，愈其自勉，可！

都官員外郎充祕閣校理王異可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爾以藝文高第，進仕朝廷，廉靖謹良，有稱於世；校文祕閣，典事方州；甄序歲勞，進遷惟允。往共厥服，其愈悉哉！可！

權梓州路提刑都官員外郎張師顏可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爾修潔精緻，達於從政，嘗更任使，皆以才稱，故以一路之庶獄，奇之督察，方行就事，會課嘗遷，往悉厥

修，以求稱職可。

度支員外郎充崇文院檢討晏成裕可司封員外郎制

勅某：爾以文藝之學，在討論之官，丞于太常，典掌禮樂，有勞可錄，其以序遷。於世大家，爾為能保。往思淑慎，無廢厥勤可。

祠部員外郎充祕閣校理蔡抗可度支員外郎制

勅某：序功錄最，邦法有常，惟敏厥修，乃能自稱。爾以校讎之選，受吾蕃屏之寄，材能行治，見譽於時，而會課有司，番遷厥位，官無虛授，往可勉哉可。

權利州路轉運使度支員外郎蘇案可兵部員外郎制

勅某：朕欲明清于吏民，而擇使以蒞之，非特使之轉貨財以贍有司而已也。爾疆敏謹潔，達於從政，往充其選，克有成勞，序進一官，愈祇乃服可。

三司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王益柔可兵部員外郎制

勅某：任賢使能，而繼之以黜陟，先王之所以治，未有改此者也。爾惟賢，故序于校讎之職，爾惟能，故列于會計之官，稽狀有司，法當增位。其遷一等，以懋爾勞可。

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判三司度支句院錢公輔可祠部員外郎

制

勅某序功黜陟，邦法有常。爾文章博美，行義純潔，施於政事，又以材稱。會課進選，蓋維常法。往祗厥位，其亦懋哉可！

國子博士朱延世可虞部員外郎制

勅某尚書虞部，掌天下之山澤，而修其時禁；郎官職事雖廢，而官名猶貴於時，非歷試而有勞，即不得以在此位。若爾之潔廉畏慎，蓋知所以自保矣。其懋哉可！

比部員外郎鄭伸可駕部員外郎制

勅某爾勤敏謹潔，以脩厥官；會課有司，當得遷位。司輿之副，其往懋哉可！

都官員外郎許遵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某爾進以藝文，而兼通律令之學；故於為吏，常以才稱；第課有司，當得進位。祇予新命，厥往懋哉可！

都官員外郎陳汝義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某審官之法，吏有勞而無罪，至於三歲，則遷位一等，亦所以勸也。爾文學政事，有稱於世；久更任使，會課當選。往服寵章，愈其思勸可！

都官員外郎章俞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某爾以藝文之學，政事之材，所更滋多，皆有善最；三載考績，法當進選。往踐厥官，愈其思勉！可！

韓繹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某三歲一遷，審官馭吏之常法也。然非智謀忠力，能舉其職事者，亦何以稱此哉？爾續德善之慶，而以藝文自奮，施於吏政，強敏有聲。膺此寵榮，其知勉矣！可！

都官員外郎劉牧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某除置使者以察諸路，而選才士以佐之。爾行義智能，比見稱述；往其職事，會謀當選。恐勉厥勤，以稱官使！可！

都官員外郎王易知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某爾久於試用，常以才稱；出守一州，可有為矣；而有司會錄，當得進官。往既厥心，以祗予訓！可！

屯田員外郎謝景初可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用官司士，三歲則稽士任，進其爵祿；而方今審官之法用焉。爾名臣之子，操行修潔；文學政事，有稱於時；審官序勞，當以時進。往踐爾位，厥維懋哉！可！

屯田員外郎何世昌可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尚書之實多廢矣，而耶位尚爲朝廷所重。爾藝文操行，政事之材，推舉進選，以至於此。出佐州治，論功應條，改序中行，往其祗服可。

屯田員外郎陳安道可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士夫奉法循理，以共厥服，至於三歲，而無咎罰，其可無進選之法，以慰勉之哉。爾藝文起家，而行義脩飭，比更器使，實以才稱。往服寵章，愈其思勉可。

屯田員外郎晁仲約可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夙善錄勤，朝廷之政，爾清明敏達，士類所稱，典治一州，風政彌劭，有司序績，當得進選，往服寵章，愈其思勉可。

屯田員外郎唐誼可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爾藝文行治，進有可稱，爲耶尚書，三年於此矣，職事之最，法當進選，愈其懋功，以對新命可。

屯田員外郎林大年可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士之有爲者，豈必慶賞而後勸哉。然黜陟者勸世之通法，而爲天下者所不能廢也。爾被文著德，從政

有聲；會課當遷，序官一列。往其勵勉，靡此寵榮！可！

太常博士胥元衡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仕於朝廷者，有勞而無罪，至於三歲，則遷位一等，所以明有勳也。爾名臣之世，行義脩飭，以才自奮，從政有稱，往服寵章，愈其思勉，可！

太常博士李處厚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爾政事之材，藝文之學，潔身慎行，皆以有稱；試請利權，是亦煩使，序功錄最，當得進遷。列職南宮，往其祗服，可！

比部員外郎呂元規可駕部員外郎制

勅某：襄善錄勳，邦有常法，爾護車繯將邊漕，悉心營職，才請見稱，會課序遷，往其祗服，可！

吳充轉官制

勅某：士之好德樂善而無求，則爵賞有不足，以勸焉；而爵賞固不廢乎無求之士。爾文章行義，政事之實，士友之所服，朝廷之所稱，然方試爾于外，以觀爾為，而審官上，爾歲月之勞，法當遷位一等，此雖不足以為爾勳，而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者也，往其懋承之哉，可！

劉敞轉官制

勅某：褒善錄最，朝廷至公，況吾通臣，在法當陟。具官某，文章博美，政事詳敏，心通道德之意，躬率仁義之行，久於侍從，實允詢謀，付以方維，又能鎮撫甄序，乃續進厥官。朕命惟休，往其祇服可。

劉覺等轉員外郎制

勅某：官所以制祿位之等，職所以敘才分之宜，視職之廢舉，與行之失得，而下上其官，此吾為天下立法，以廢置賞誅之大體也。爾持其行而無失，修其職而無廢，三年於此矣，不可以徒置也，宜有賞焉。序進一官，往欽乃服可。

王伯恭轉官制

勅某：方今仕於朝廷者，率三歲而一遷，論者慮其不足以勸功，然日月久矣，能祇慎不怠，免於罪悔，則亦宜有以褒嘉，此朕所以使爾得遷之意也。士之為義，蓋有常心，何必利焉，然後知勸可。

王允轉官制

勅某：爾能誦先王之言，以得祿位，施於有政，又以才稱。丞于殿中，歲月久矣，博士之選，儒者所宜，以為爾官，其往祇載可。

李正臣轉官制

勅某：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此吾所以建審刑之職，而擇取智能之士，以為詳議之官。爾以藝文

起家，又能明習法令，靖共厥位，有伐當選，姑使序于太常，而仍其覆讞之事，往爲審亮，以釋欽恤之意可！

劉叔寶轉官制

勅某：士之修身慎行，宣力四方，豈皆以取爵祿之報哉？蓋其志有以謂義當如此，然而爵祿必稽行始勞烈，而加焉。今吾序進爾官，以有積功之實，義不可以無報也。在爾自爲，則欲知夫義當如此，而無志乎寵利，然後可以事君，往其勉哉，尙有終譽可！

卷二十 制誥外制

樞密院編脩周革轉官制

勅某：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今吾樞密之府，自祖宗以至於今，不啻百年，捍患持危，應變之大計，與夫將相論議之臣，密謀要策，有補於世者，皆具在此，而文書賈亂，淆雜而無紀，亦何以待後事乎？故擇能臣，使序次焉，而爾以才稱，實當其任。今遷爾位，唯是勉哉，可！

屯田員外郎任迥等加勳制

勅某等：朕獲休享于神，而嘉與在位，同其福祿。爾等並由材選，列在郎位，相時釐事，能勵厥勤。甄序有差，往其祗服可！

張慎修等改官制

勅某等：士之選於吏部者多矣。以親以言而取，吾皆不足以得之；此吾所以推耳目之任，而付之刺舉之臣。使各察其所部，而以賢才告上。今爾等從政于外，而爲刺舉者所稱，故吾召見于庭，而秩以省寺之官。往其勉思，所以事君，無使稱爾者，受不任之咎可！

徐師同等改官制

勅某等：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壘。」蓋吏能夙夜不懈於其職事，以無過失，然後民得以服勤，而有勸功樂業之意。吾所以制爲祿位，以待天下之吏，以時論其功狀而進退之，凡以爲民也。爾等並列於朝，而久於其職，序遷爾位，惟是勉哉可！

磨勘轉官制一

勅某等：有司考爾等之伐閱，而揚爾等於朝廷；朕親覽焉，皆應遷法。夫命官賦祿之事，朕非輕之也，維以章有德，序有功。名在審官，則三歲而一遷，亦維以閱夫職事之勞，而勉之盡力。爾等勿謂名器之可計日，以自取也，而無報上之意焉可！

二

勅某：虞以九載，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誅賞羣吏；其爲法異而勤沮之意同。爾之積功，實應遷法；序進厥位，維以勤能。書不云乎：「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爾則善也，朕何愛焉可！

明堂宗室加恩制

物某：朕既肆祀於於明堂，而大賚以布神之福。爾列名屬籍，序位內朝，蕭雖在庭，克相釐事，以差受寵，其往懋哉！
懋哉！

皇姪孫左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世永改隴州防禦使制

勅：朕永惟太祖皇帝德加於後世博矣！而諸孫爵位莫有顯者，甚非所以博敘九族，承宗廟之意也。具官某，躬率德義，克承厥休，方將營衛之屯，而領兵防之任，其正使號稱朕志焉可。

皇姪右衛大將軍斬州防禦使從古登州防禦使制

勅：朕選於近屬，以治親親，唯賢與能，宜在此位。具官某，躬率德善，自昭于時，以選擇事，久勤不懈，其遷使號，而正其職服之名焉，往踐寵榮，愈思慎哉！

皇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率令磋右千牛衛將軍制

勅：某治天下自入道始，而以治親為先務。爾序于屬籍，率履不違，遷率東宮，十年於此矣。進踐祿次，往其欽承！

鄭穆太常博士制

勅：某士之著籍審官者，雖在疏遠，猶三歲而一遷；又況以才被選，有職事於禁門之內者哉？嘉爾言行，發聞于世，膺此恩典，往其欽承可。

錢衮太常博士制

勅某：太常古宗伯之官，而博士掌其技法，增損因革，皆合於事，久而不失先王之禮意，然後可以爲能；其任固已重矣。今雖職廢，而非文學出仕，則不得以名官。爾以敘進，而膺此選，其尙能勉以求稱哉！可。

集賢校理周豫太常博士餘如故制

勅某：籍於審官之士，雖身在外，有司會其伐閱，歲滿輒遷，沉於以才進選，而列職祕近者哉。爾維峻良，膺此恩典，往其祗勵，以服寵榮！可。

楊南仲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文學藝能，見稱於世；服官惟謹，克以有勞。丞于太常，是謂華選。遷秩博士，往其欽哉！可。

姚原道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以藝文出仕，而才諳見稱；備任遠方，有勞賞錄。博士之選，往其欽哉！可。

晏崇讓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名臣之子，行義修飭，能以藝文自奮，而於職事有勞。序遷厥官，其往祗服！可。

劉溫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丞祕書三年矣，故稽爾功狀，秩于太常。爾行義才能，有稱於世，無曰官小，往其欽哉！

柴餘慶國子博士制

勅某爾於爲吏，才敏見稱，會課有司，當得遷位。博士之選，往其勉哉！

邵亢太常丞制

勅某古者尚賢而輕爵，好藝而賤祿，所以士樂羞其行而爲時用也。爾列于東宮之職事，三年於此矣，羣牧之任，開封之選，皆能稱職，遂佐三司，其序爾功，進官一等。莫爾之藝文政事，吾豈有愛於爵祿乎哉？往懋厥修，以罄其後！

蔡說殿中丞制

勅某宗祀之成，慶覃疏遠，爾久於常選，丁此殊恩，甄序有榮，往其祇服！

晁仲熙殿中丞制

勅某爾以謹潔，能不失其世守，故積功久次，致位於朝，往佐一州，又應遷法，愈其懋勉，以稱褒嘉！

王元甫殿中丞制

勅某吏之有籍於審官者，三歲一遷，所以勸勞也。爾以才備任，積課應條，往服命書，愈其思勉！

高應之國子博士張侔太常丞范褒殿中丞制

勅某等爾等親吾民于外而吾使有司會課于中皆能有勞以應選法夫上之爵賞無私德惟以治人臣能車職以治人則可謂能報上矣各踐爾位惟時勉哉可

胡掖殿中丞制

勅某汝官在東宮而得列於朝廷之位有司奏課當以時遷夫祿所以等功位所以序德朕所以命汝者每加厚矣汝所以報稱者亦可以勉哉可

王介秘書丞制

勅某朕設科以來異能之士而親發策問之爾言不阿而學問多中乎義理其選厥位以嘉爾之能言夫士無不能有不為爾若爾之修潔有志而濟之以明敏之才惟所施焉將無不至況於一官之小豈以不稱爲患也哉可

毛箎秘書丞制

勅某古人有言曰「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爲能」夫所謂士者不以無常產而變易其心又奚俟於爵賞而後勸哉然士之有功則爵賞加焉天下大公之法也爾以進士起而序於王官之列出長一邑之民有勞而無罪三年於此矣其使遷秩以信大公之法朝廷之位亦加顯矣所以爲士者可不勉哉可

許懋傅顏並秘書丞制

勅某：爾雖任職于外，而功罪之籍，實在審官之府，以時會課，於法當遷。夫三歲而序一官，在會之所同；然材實行治，不有以稱其位，則孰以為非苟得也？爾以藝文自奮，而由稱舉以至於此，其知之矣，可不勉哉！可！

陳舜俞秘書丞制

勅某：爾以賢良應詔，朕嘗親冊而秩以京官幕府；三年序遷一等，此特有司之常法。爾豈所以待異能之士哉？往其勉之，以俟時用。可！

句士良秘書丞制

勅某：爾佐著作于祕書，三年矣；審官稽狀，嘗進一官。惟爾以文藝起家，而以吏能為邑。往欽新命，其克勉哉！可！

國子監直講商傅光祿寺丞制

勅某：爾讀羣經而能通知其義，故選於衆以教國子；有司稽任，嘗以勞遷。往服爾官，愈其思懋！可！

張璘光祿寺丞制

勅某：爾父為吾執政之官，而爾能夙夜祗飭，以修其職事，可謂能世其家矣！今有司會課，而吾以爾丞于光

祿。往思勵勉，以永燕譽之終哉！可！

王岫光祿寺丞制

勅某：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以爲賢者之後，功臣之世，非有以存之，則無以似續其前人也。爾以蔭籍入官，而能舉其職，以應有司之遷法，可謂知似續其前人矣。丞于光祿，其往勉哉！可！

王佺光祿寺丞制

勅某：爾大臣之家，賢者之後，能自策勵，不墮其官，序勞當遷，往踐厥位，無忝爾祖，乃惟顯哉！可！

奏舉人前陝州節推郎凡衛尉寺丞制

勅某：選於吏部者多矣，非使在位者舉其類，則善人豈能自進乎？爾能勵厥官，以多薦者，丞于衛尉，其愈祗修！可！

孫琪衛尉寺丞張次元大理評事制

勅某等：材施於一邑，知效於一官；至于三年而無職事之負焉，不可以無報也。序進一等，往其懋哉！可！

柴元謹衛尉寺丞制

勅某：商之有征久矣，所以銷沮游末，而勸之方本，非特收其贏財，佐公上之急而已也。爾勤其事，以有累日

之功序進一官，以從大雅無德不報之義。爾維世族，尙克勉哉！

奏舉人前梓州郫縣主簿陳巨卿衛尉寺丞奏舉人前權復州軍事推官孫琬

大理寺丞制

勅某：選於吏部者多矣，非使在位者舉其類，則善人豈能自進乎？爾能勵厥官，以多薦者。丞于卿寺，其愈祗修可！

張服尹忠恕張慎言孫昱太子中舍制

勅某：周官「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故朕時憲，以爲考績之法。夫吏者三歲能舉職，彌行而無罪悔，是宜有賞。序官一等，以慰爾勞。維爾良能，宜加報稱可！

薛昌弼雷宋臣太子中舍劉師旦殿中丞制

勅某：審官考課之法，成於先帝之時；朕維奉循，以職名器，無有親疏遠近，使有司一是以待之。嘉爾有勞，序選一等，勉共爾位。率志忘私，庶乎能稱爵賞之公，而終無尤於職事可！

方纘高安世張湜傅充並太子中舍制

勅某等：吾於爵祿甚慎，閔仁百姓甚篤。爾等或專一縣，或佐一軍，而皆列於卿丞之籍，蓋嘗有所試矣；今有司序功，當得選位。吾雖甚慎爵祿，而於爾等無所愛焉，其勉思拊循百姓，以稱吾閔仁甚篤之意可！

黃汾太子中舍制

勅某：吾擢天下之才，而立民長伯萬家之縣，又有戎馬之任焉。其稱甚難，而爾能其事；有勞遷秩，毋廢爾成。可！

王塾太子中舍制

勅某：爾丞于理，亦既三年；有職事之勞，無行義之過；使遷厥位，著籍外廷。夫與於燕而坐於朝，報禮亦云異矣！往祇乃服，其可不思可！

奏舉人前永興軍節度掌書記王申等太子中允制

勅某等：皆以藝文起家，而久於常選；才能行義，數見推稱；揚于朝廷，各命以位。往共厥服，可不勉哉！可！

雷宋臣太子洗馬制

勅某：周人事神以諱，而不諱嫌名；持循至今，遂著為律。爾以難避之諱，而辭當拜之官；自言冒榮，有所不忍。其更位號，以感孝思，慎爾百為，勉求稱此，可！

熊本著作佐郎制

勅某：吾歲取吏部之選者，以為官監省寺之官，常不啻乎百人，論者患其多焉。詩不云乎：「濟濟多士，文王

以甯。一有天下者，豈以士多爲患哉？顧其所取何如爾！汝藝文政事，皆見稱述，往踐祿次，蓋將有補於時，使人視吾所取，而不以爲多，在汝勉之而已可！

高巨著作佐郎制

勅某：唐虞以三考黜陟幽明，而其所命，或終身於一職；然則其所謂陟者，蓋爵服之加而已！今之增位，猶古之加爵服也。以爾久於職事，而功用應於有司之法，故使增位以報焉。雖考績之歲月，與黜陟之方，古今不同，而吾所以獎勵庶工，非與唐虞異意。爾其毋怠，思稱厥官可！

國子監直講孫思恭著作佐郎制

勅某：爾才能行義，有超卓之譽於時，故遷於衆，以教國子，而又寵以校讎之官；有司稽勞，當得遷位，列職東觀，往其懋哉！可！

奏舉人前祁州深澤縣令王廣廉著作佐郎制

勅某：爾用舉者爲縣，又能修其職事，而舉者衆多，升序厥官，屬之東觀。夫士之有能有爲也，蓋必戒教而後勉哉！爾以才稱，其知自勸矣！可！

奏舉人編校昭文館書籍孫覺著作佐郎制

先帝置校讎之官，所取皆天下望士。爾惇行力學，爲時俊傑，治民有紀，稱者衆多。會課進選，往共厥服！可！

奏舉人姚闢著作佐郎制

勅某：秘書省有著作之官，所以待藝文之士。爾曠辭博學，而爲吏有職；甄績序材，以登茲選。往共職服，其亦勉哉！

奏舉人游烈等著作佐郎制

勅某等：皆以藝文起家，而久於常選，才能行義，數見推稱；揚于朝廷，各命以位。往共厥服，可不勉哉！

奏舉人張公庠著作佐郎制

勅某：爾嘗爲令，而能以材諳爲在勢所稱；真諸京官，以懋乃績。往踐祿次，愈其勉哉！

高庸敏崇大年並著作佐郎制

勅某：爾等皆以才能序于莫府，舉其職事，稱者衆多。會議超遷，往其祗服！

潘及甫著作佐郎制

勅某等：選於吏部久矣，皆能以才自奮，爲在位者所稱；稽狀有司，列官省寺。往須器使，無替厥修！

奏舉人阮邈著作佐郎馬好賢大理寺丞制

勅某等：省寺之有丞，其名位高下不同，而於今皆為遴選。爾等從事于外，以能見稱，有司書勞，朕所親見。各踐厥位，往惟慎哉！

直講劉仲章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方以經術教國子，而有司會課，當得進選。爾以通經發聞于世，允蹈所學，尚何訓哉！可！

施遜大理寺丞制

勅某：三歲一遷，朝廷之法，爾共其職事，在法當遷。往懋厥修，以砥朕訓！可！

奏舉人周同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能勤厥官，以有舉者，有司條奏，在法宜遷。使得傳籍於審官，以為大理之屬，當知夫名器之不可以徒得也。往思懋勉，以稱之！可！

吳安操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名臣之家，能自修飭，考論功最，當得進選。往服官成，勿墮所守！可！

高定大理寺丞制

勅某：朕布功賞之信，苟有功可以中率，則無擇小大遠邇而加焉。今有司條奏爾勞，在法當賞。往丞于理，其

悉厥官可！

林宗言大理寺丞制

勅某有司言爾當選，而朕視功狀如有司之言，故使選爾位一等。吾嘗詔有司，以時視士大夫功狀而敘進之，毋使自言欲夫在位知有禮讓，而不以官爲利也。爾知之矣，可不勉哉！可。

徐續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出於世祿之家，而服勤筦庫之事，行不愆於法，才不曠其官。選以報功，往其思勗！可。

李文卿大理寺丞制

勅某吏之近民者莫如令，故位非高也，祿非多也，而吾不輕以與人。爾得爲之，以有稱者，往施於政，又以才稱實，諸京官以待任使，思永終譽，厥惟勉哉！可。

奏舉人陳仲成大理寺丞制

勅某欽之爲州也，窮於山谷之間，吏常患乎州窮，而刺舉者有所不知。爾勤其官，而稱者甚衆，可謂能矣！其進以爲京官，往懋乃成，以終有譽！可。

張誼大理寺丞制

勅某：古之爵賞與士共之，雖有衆譽而功實不副焉，亦不可以幸而得也。此吾所以聞稱舉之衆，而又稽廉試之勞，然後命爾以丞于大理也。夫去吏部之選而有錄於審官，能祇慎不懈，以免於文吏之議，則雖高位尙可以循而至，可不勉哉！可！

鄭民表韓燁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服勞州縣，才諳見稱，甄序厥功，使丞于理。往祇休命，惟旣爾心！可！

吳太元大理寺丞制

勅某：審官之法，三歲一遷。爾嘗有罪，故使序于大理四年，而後遷以爲丞。賞誅黜陟，吾無私焉，皆爾自取也。施於有政，可不勉哉！可！

奏舉人劉公臣白贄並大理寺丞制

勅某等：今吾大吏舉非其人，有坐斥廢，其於舉人，豈顧不慎哉！然而坐斥廢者，時有之；此殆求舉者不一其始終以負之爾。今爾等皆以衆舉，故吾命以京官勉思一其始終，以無負於舉者可。

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錢藻大理寺丞制

勅某：朕設科以招方正之士，而爾應其求；置局以儲備乂之材，而爾充其選。有司會課，當得進官。若爾之諱直多聞，方且善其行，以爲時用，往祇厥位，可不勉哉！可！

段叔獻大理寺丞制

勅某：以爾典京師之獄，滿歲於此矣，而未嘗有失；丞于卿位，以懋爾勞。維朕哀矜庶獄之有不幸，爾所知也；守爾常操，尚無誤哉！可。

奏舉人于觀大理寺丞制

勅某：方今漕頻海之鹽，以食東南，而收其息以佐有司之急，倉庾之官一失職，而至於耗惡，則足以匱國而傷民，故稱舉能吏而待之厚賞，所以勸也。爾從其事，能有成勞，丞于理官，往踐無懈！可。

馮翊辛景賢大理寺丞制

先帝使大吏推舉常選之士，以補省寺之屬，爾能脩其職事，而舉者衆多，率由舊章，命爾以位。往祗厥服，以稱甄升！可。

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朱東之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以幹材謹潔，能舉其職事，而屢為在位者所舉，歲滿序功，法宜有賞。理官之屬，其往懋哉！可。

陳確大理寺檢法官制

勅某：朕制中典，以刑四方，非惟不失天下之姦，唯以使人無犯有司而已。今明試爾才之可使，而後以為屬

於理官；爾其知恤庶獄之不辜，而求所以出之以稱朕哀矜元元之意可！

魏綱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備屬奉常，亦已久矣；序進厥等，以旌有勞。夫三歲一遷，雖厚祿可以刷而致，欲爲善者亦如此矣；能積智累勤而不已，則亦何所不至乎？在爾勉之，以求爲可進也可！

石祖良大理評事制

勅某：士之有籍於審官者，皆三歲而一遷。今爾歲滿，故吾進爾位，加爾祿。夫祿以等功，而不以志；位以序德，而不以勞；爾世厥家，其知勉矣！

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方尙少，已能博考羣書，而深言當世之務，才能之異，志力之強，亦足以觀矣。其使序于大理，吾將試爾從政之才。夫士之強學贍辭，必知要然後不違於道，擇爾所聞而守之以要，則將無施而不稱矣。可不勉哉！

何景先何景元並大理評事制

勅某：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今天下人民之衆，賢者不爲不多，爾得列于京官，其賢於人宜如何也？今爾累日之課，又當遷序其位，亦云不賤矣！其爲賢也，亦可以勉哉！可！

張瓊大理評事制

勅某：吾推思大臣之子，爾得列於祠官，能任事而有勞，其以備士官之屬。爾父起於閭巷，以能大其家室者，豈一日之力哉？爾惟積勤累善，法象而不逮，則豈特有慶于而宗，又將有賞于而國可！

前鄉貢進士許將大理評事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先帝親第進士於廷，而以爾為第一，爾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夫士之遇時，不患無位思所以立，往其勵勉，以副東求可！

卷二十一 制誥外制

孫實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名臣之子，能飭身慎行，強學自奮；而有司會謀，當以序遷。其進一等，以為士官之屬。往共爾職，其克懋哉！可！

韓鐸試大理評事充天平軍節度推官知遂州遂寧縣制

勅某：爾用薦者為令，又以修治見稱，試職士官，序于幕府。字人之任，其愈懋哉！可！

王任試大理評事充節推知縣制

勅某：爾任舉者為令，而能修其職，以見推稱，命爾以為幕府之官，而又試以字人之事。夫爾面而聽百里，豈輕也哉？維能強恕以求仁，然後副吾置吏為民之意，可！

徐瓊試大理評事充保信軍節推知梓州射洪縣制

勅某有百里之地，而人民社稷之事繁焉；其任豈可以輕哉？爾嘗試矣，見謂辨治，故又任爾以吾所重，而寵以幕府之官，往其勉哉！無慢予訓可！

王夢易試大理評事充永興軍節推知遂州青石縣事制

勅某朕嘗命汝以幕府之官，使長百里之民，而汝以喪自解，今除之矣，其就故官，有社與民，往其思勉可！

縣尉廖君玉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爾職在追胥，有功中率，故褒序爾，使得列于太常之屬，朝廷慶賞之信如此，爾其可不勉哉可！

陳周翰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爾久於職事，能以有勞，命課于朝，嘗得選敘奉常之屬，其往欽哉可！

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李允恭可太常寺太樂署太樂正太常寺攝樂正耿允

恭包文顯可並太常寺太樂署副樂正制

勅某等太常上其屬有闕，而以爾等聞，惟爾等皆善於修聲，而任職久矣，其選副正以爲署長，而使攝正署爾正，往勵厥官，無敢豫怠可！

英宗卽位覃恩轉官龍圖閣學士至龍圖閣直學士制

勅：永惟左右有能爲之臣，皆先帝遺朕以熙衆功者也。方惟大賚以勞天下，其可以忘而不及哉？具官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列職近侍，實爲名臣。褒序有加，往欽乃服可！

發運轉運提刑判官等制

先帝享國四十餘年，內外晏然，克終天祿，豈非獻臣才士，攸助之力哉？不及班命以勞功，而朕承厥志。爾奉將使指，久以才稱，膺此寵章，往其思勸可！

卿監館職制

勅：朕初卽位，奉行先帝故事，以勞天下，其施及於疏遠，而可以忘於近者哉？具官某，序于書林，伐閱多矣；率德迪義，有稱于時。膺踐寵榮，往其思遠可！

京官館職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卽位，纂修故事，以勞羣臣。爾等序于書林，皆以才選，褒進有典，往其欽承可！

分司致仕正郎以下京官等制

勅：某等，朕初嗣位，數錫庶工，非特勞在事之勤，亦以禮天下之賢者。爾等以才出仕，登序王官，或就星居，或

分留務。往膺寵數，咸懋厥修！

諸司使副至崇班內常侍帶遙郡不帶遙郡制

勅某等：朕初卽位，奉行先帝故事，大賚四海，阻深幽渺，無所不及矣；又況朝廷之近臣，豈可以忘哉？爾等能以忠力，靖共職事，進位一等，往其欽承可！

皇兄叔大將軍以下制

先帝顧哀宗親，德念至深厚矣；在後之侗，其可以忘哉？具官某，躬執義行，序于屬籍，承休席寵，亦既顯融。褒進有章，往欽無斁可！

皇弟姪大將軍以下制

勅某：朕大賜於天下，雖疏以遠，無遺者矣；又況於宗室之近哉？爾序官內朝，克有善問，繩繩之慶，協於聲詩。褒命有加，往其祇服可！

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姪等轉官制

勅某等：予大祭于廟祧，而哀夫先后之家，寢營而不章，乃詔有司，博求其世。爾等名在戚里，序于王廟，各因其官，增位一等，冀以上稱神靈之意，豈特慰予追遠之心可！

中書提點堂後官制

勅某等：朕大賚于天下，有政有事者，皆得以序遷。爾等各以選擇，備官宰旅，增位一等，往其欽哉！可。

李端卿等舊官服闋制

勅某：孝子之悲哀思慕其親，豈有窮哉？然喪以三年而止者，聖人之政也。爾以喪致事，日月既除，其就故官以聽新命。夫人之行，莫大於孝，而孝亦在乎事君。能致其身而不愆於義，以辱其名，然後可以為孝子。此宜爾之所知也，其勉矣哉！可。

前太常寺太祝張德溫舊官服闋制

勅某：喪三年亦已久矣，而人子之志無窮，故欲為不善，則思貽父母惡名而終於不果，不如是則不足以為人子。復爾祿次，維時勉哉，終於立身，可謂孝矣！可。

前屯田員外郎任逾舊官服闋制

勅某：汝有列於朝廷，而以愛去位；人子之事親終矣，則君臣之義，其可以忘乎？夫移於君而忠，移於官而治，然後可以為孝。往共爾服，惟是勉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宋輔國等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以親喪去位，日月既除，其來造朝，復就官次。終身之孝，可不勉哉！可。

前大理寺丞劉辯前衛尉寺丞孫公亮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服緘去位，順變當除；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君臣之義，其可廢乎？趣還于朝，使即舊秩，勉思移孝之事，以就顯親之名可！

前大理寺丞王忠臣舊官服闋制

勅某：御史言爾以喪釋位，日月當除，故吾下命書于御史，以俟爾之來見。爾雖舊官，吾命維新，其加勸勉，求合於以孝事君之義可！

前太子中舍張諷舊官服闋制

勅某：喪三年，天下之達禮也。爾能率禮，以至終喪，其來造朝，復爾祿次。事君之義，爾實知之；無違厥初，是謂能孝可！

前職方員外郎元居中舊官服闋制

勅某：尚書郎位三等，而爾方以勞序于前列，乃以喪去，三年于家；今既禫除，其還祿次。維爾才美，有稱於時；移孝事君，當知勉矣可！

前太常博士張說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去位里居，三年於此，既除喪矣，其就故官。忠以事君，是為孝子；爾惟知義，可不勉哉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扶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遭齊斬之喪而去位，釋禭禭之服而還朝，班吾命書，授爾祿次。素子之事，終於立身；施于有官，可以勉矣！可！

前駕部員外郎李安期前殿中丞張德惇並舊官服闋制

勅某：禮有三年之喪者，無就事也，知喪而已矣。先王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盡人心；此吾所以歸爾于家，而不教勞以事。今日月除矣，故吾班命書于御史，而召爾以來。往踐故官，勉思終孝可！

前內殿崇班馬文德舊官服闋制

勅某：爾執親之喪，三年於此矣；其班新命，以復故官。維孝有終，爾宜思勉！可！

供備庫副使康疇舊官服闋制

勅某：三年之喪，直庶哭泣之哀一也，而亦有權制以趣時，此吾獨使武吏之有籍於樞密者，得終喪于家之意也。爾能率禮，今服既除，其就故官，以承新命可！

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咎服闋舊官制

勅某：送終者，人子之大事也。爾以喪釋位，亦既三年，能以禮自致，而不犯詩人素冠之義，於爲人子，亦可謂孝矣！運就祿次，帥初無違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孫恬守祕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曾公亮親

男孝純將作監主簿姪孫，謹試祕校樞密使張昇奏親孫男戒守祕校參知政事歐陽脩奏男辨太常寺太祝參知政事趙鼎奏孫男尤緒太常寺太祝樞密副使吳奎奏長男璟守太常寺太祝次男瓌試祕校制

勅某：朕受純嘏於神靈，而布之在位；其官顯者，得任其子弟以及孫曾。爾生大臣之家，是爲賢者之類；往保祿秩，可無慎哉？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女之子曹復真定府戶曹制

勅某：維名與器，朕未嘗輒以假人。爾緣大臣相祀之恩，遂階一命之寵，出而從仕，可不勉哉？

樞密副使胡宿奏親兄亶守祕校制

勅某：宗祀之恩，仕之顯者，皆得官其親族，爾躬率善行，而有弟爲吾政事之臣。往服寵榮，懋修無斁！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監主簿制

先帝有大慶，推恩羣臣子弟，而爾有叔父，實爲近臣。往卽厥官，無墮世祿！

廣南東路轉運使祕閣校理蔡抗男潛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將漕遠方者，皆得官其子弟。爾父以才自奮，有顯於時。往懋厥修，以綏世祿！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男太常博士元英可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等爾考有庸先朝，致位將相，歸安第室，而以壽終。爾等服采於時，實能嗣訓；並膺恩典，其往勉哉！可。

龐籍遺表男內殿崇班元常大理寺丞制

勅某士之文武異用久矣！爾世以儒學顯，而有官籍於內朝；從爾父之遺言，而以丞于大理。往惟嗣訓，乃克保家！可。

龐籍遺表孫保孫寅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爲將相，佐佑帝室；朕哀其亡也，故序爾於工官。夫大臣之家，能久而不失其世者鮮矣！往承厥慶，可不勉哉！可。

龐籍外孫陳仲師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命爾以試工官之屬者，特以爾之外祖常爲將相於先朝而已。然士之由保任而後能自奮以至休顯者多矣！往踐爾次，可無勉哉！可。

太子少傅致仕田况遺表男守祕校至安太常寺太祝制

勅某傷哲之輔，有勞於時，福祿既成，而爾嗣厥後；於其將死，以爾爲言。膺此寵章，宜知勉矣！可。

故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吳育遺表孫男儼倅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等：朕所以顧恤大臣之家，而序錄其子孫，未嘗有愛焉。況如爾祖，賢明諒直，有補於世，朕常思而不忘者乎。其各加爾一命，以爲工官之屬。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往其勉哉，可以爲孝矣可！

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遺表男俊國廣國守祕書省正字令持服制

勅某等：爾考承密命于翰林，而不幸至於大故，眷懷舊德，甄序爾官。往其有成，祇服予采可！

宋祁遺表孫松年延年頤年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等：貴臣之世，賢者之後，朕所不能忘也。故爾等皆在冲幼，而列于工官。茲所以佑序爾家，亦云至矣。爾所以保其祿位，可不勉哉可！

刑部侍郎致仕崔澤遺表親孫男俞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服高位，考終于家，以爾爲言，朕其甄序工官之屬，往矣懋哉可！

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范師道遺表第三男世文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嘗以才選，列官于朝，出臨一州，奄至大故。錫爾一命，爾其勉哉可！

光祿卿直龍圖閣張旨遺表親男平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惟爾父，致位九卿，服勞于官，爲日久矣！故命爾以工官之屬，以稱其將死之言。爾其思爾父之願，家與朕心之哀。爾父夙興夜寐，無或弗欽可！

光祿少卿知單州呂師簡遺表次男昌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且死而爲爾求官，故以爾試于工官之屬。夫推恩旣往，單及子孫，吾所以待人臣者，有常法矣！修教自奮，而以保祿位者，爾所以爲人子也。可不勉哉！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璠遺表親次孫彩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以九卿歸第，而遺奏以爾爲言。顧哀舊臣，而官使其子孫，此先王使仕者世祿之意，而吾之所不忘也。其使試于工官之屬，以稱爾祖之志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方就學，可不勉哉！可！

司農卿致仕余良孺遺表會孫渙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之曾祖，仕至九卿，退處于家，考終厥命。推恩及爾，以試工官，往慎猷爲，且靡器使！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溫之孫基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嘗爲侍從之臣，而有公忠之節；今其亡矣，秩爾以官，能善似之，乃其無悔！可！

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遺表孫在至輩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祖起於文吏，而能以才武致力於封疆，扞患之功，書在王府；今其亡矣，故各命爾一官，往懋爾成，毋忘爾祖之勤於國可！

司農卿致仕魏琰男太廟齋郎紆守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世載榮祿，而父以九卿去位，推恩改命，序位工官。維恪慎可以保家，往其勉矣！

虞部員外郎致仕張應符男遵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少盡其力，至於老，則養之不可以不終；使之免農而爲士，則祿之不可以不世；此先王不忍人之政，而吾未能逮也。今爾父去位，而命爾一官，使得世其祿，以終爾父之養焉。此亦庶幾有合乎先王之政爾。惟忠惟孝，尙稱吾命爾之意哉！可！

職方員外郎致仕徐仲容男公輔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辭祿而爲爾請命于朝。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故善善及子孫。」此吾命爾以一官之意也。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爾其念此以自勉哉！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李卓男元之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爾父積勤，序于郎位；老而致事，錄爾一官。思世厥家，往其無忘！可！

諸州軍并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簿制

勅某：朕始嗣位，推恩宇內，爾執方貢，以來造朝，加賜一官，爾惟祇服可！

王孝叔充春州軍事推官通判春州兼知本州制

勅某：南方荒遠之州，吏多憚往，而爾請行焉，故優爾祿賜，而以勸賞隨其後。往其勉矣！思又我民可！

縣尉李執中可察推制

勅某：先王之政，荒則緩刑，至於疆不忌死，而傷吾良民，則去之亦不可以不為。此朕所以嚴追胥之令，信購賞之科，不以歲凶多暴之時，而為之廢格。爾能除盜，實舉其官，遷以懋功，往祇乃服可！

呂開權淄州軍事推官依前充鎮南軍節度推官制

勅某：爾有除盜之功，故賞以一邑，而序官于大府，辭而有請，以便爾私，吾用不違，往其祇服可！

蘇州長洲縣尉富翔潤州丹徒縣令制

勅某：朕布爵賞之令，以待吏之有勞。爾能舉其官以除盜賊，遷以為令，使之牧民，又將試爾為政之才，非特示朕報功之信可！

晉州襄陵縣尉葛頤單州武成縣令制

勅某：爾職在追胥，而能上功中率，昇之一縣，以懋爾能。夫為令之所事，則不特追胥而已，必也使人無盜，是

乃能稱其官！可！

杭州於潛縣令趙君亭號州玉成縣令制

勅某：子嘉爾之有功於追胥也，故畀爾邑於東南；又從爾父之請焉，而移爾於號；吾於用賞而顧恤爾私，亦云備矣！則爾之施於有政，可不勉哉？可！

信州鉛山縣尉齊景甫杭州餘杭縣令制

勅某：爾追胥有功，遷令一邑。百里之人，視爾以為休戚矣！施於政事，可不勉哉？可！

單州成武縣令李燾江陰軍錄事參軍制

勅某：爾修其官，能中賞率；有司會課，予懋爾功。愈其勉哉？以泄厥事！可！

潞州屯留縣尉李昌言徐州錄事參軍制

勅某：爾能捕盜，當得賞官。遷督一州之郵，往其思稱厥職！可！

殿前都虞候利州觀察使賈遠依前官充侍衛親軍步軍副指揮使制

勅朕有貌虎熊羆之士，以衛中國而制四夷，考求其人，以副統督。具官某，久更任使，才武有稱，扞城之勞，宿衛之最，簡于先帝，以暨朕躬，思懋厥修，往膺休顯！可！

衛州防禦使錢晦霸州防禦使制

勅：朕初即位，奉行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雖疎且遠，無遺矣！又沉於朝廷之顯者哉？具官某，忠勞奕世，簡在帝室，能勵厥德，自昭于時，膺此寵章，愈其思勉，可。

東上閣門使陵州團練使李端慤眉州防禦使制

勅：朕初嗣位，奉行故事，以勞天下。具官某，清明敏達，和慎砥修，奉侍先帝，陟降左右，厥勤茂矣！其可忘哉？膺服寵榮，往欽乃服，可。

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嘉州團練使周翰制

先帝棄天下，朕初嗣位，永惟武力忠勞之士，為國禦侮，其功多矣！豈可以忘哉？具官某，部督有方，踐修無過，營衛之最，簡于朝廷，膺此寵章，愈其奮勵，可！

天武左第三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程榮可蒙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副

都軍頭制

勅：某等，熊羆之士，為國爪牙，均其逸勤，率用成法。爾等忠勞之實，簡在朝廷，遷序有差，往惟欽服，可！

轉員制

先帝遺朕熊羆之士，以蕃帝室；所使統督，豈可以非其人哉？爾等以扞城之材，共禁衛之服；忠勞武力，皆有可稱。名以序遷，往欽無懈！

落權團練刺史制

勅某等：忠勞之士，武力之臣，獎衛帝室，其功多矣。當序厥位，以均逸勤。爾等部督有方，踐修無過；兵團州刺，遷進有差。往膺寵榮，懋建勳績！

單州團練使劉永年可齊州防禦使知代州制

勅：代地邊要，吾所重。常擇將以守之，以爾具官某，武力智謀，濟以剛謹。踐更中外，皆有可稱。故進使號，往共厥服；禦侮之實，爾其勉哉！可！

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端州防禦使趙滋可依前充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制

勅：營衛之士，皆天下武力之高選也。所使虞度軍中之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具官某等，造行謹良，致位休顯；勳勞之實，簡在朕心。各以序遷，往惟祗服！可！

卷二十二 制誥外制

李端慤東上閤門使制

勅：閣門置使，官盛地親，非有嘉績，不能勝其任也。具官某，於朝廷有詳練之實，於戚里有茂勉之聲，非專為思，以致此位，積功久次，當得右遷，其愈勵哉！往共厥服可！

石遇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虎賁之士，周公以為人主所當知恤者也。又況所使將此哉！具官某，比以材選，服勞牙邊，折衝禦侮，嘗有所試矣。遷進使號，付之部督，往其欽慎，以報寵榮可！

竇舜卿四廂都指揮使制

勅：國家置帥兵以為衛，所選皆天下之材，付之部督，未嘗輕其授也。具官某，踐更邊要，忠力有聞，遷將營屯，衆論惟允。序遷厥位，其往欽哉！可！

甘昭吉入內副都知制

勅：古者王之正內，必有任職之臣，予若稽古而思得吉士以充其選。以爾服勤左右，多歷歲年，有專良之稱，無側媚之毀，其使序于正內，以充廷論之公焉。爾其審門闈，謹房闥，入宣宮令，出贊朝事，悉心夙夜，一以忠信。則維予爾嘉，爾亦永綏于寵祿可！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宋有志東染院副使制

勅：某爾久於內侍，承事有勞，自求外遷，以便醫藥。超升位等，往服恩榮可！

李用和六宅副使制

勅：爾忠力武敏，有稱于時；出將一州，亦能用治。西南之屏，總制戎兵；比難其人，以爾攝事。夫以才得選，而久於險遠之勞，不先有賞以加焉，何以勸夫能者？職遷位等，茲實異恩。往祇官成，無廢吾事！

內殿承制閣門祇候宋良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典制一軍，有民有社；論功考最，當得序遷。惟爾以才，嘗更選擇；往欽新命，其愈懋哉！可！

內殿承制閣門祇候王嵩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以才智勳效，自昭于時；董督微循，實任邊要；序勞當進，以介諸司。朕命維休，往其欽服！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李景賢文思副使制

勅某：戎馬之寄，常難其選。爾以才諳，久於任使；一州之政，比有可稱；超進位等，往膺寄屬。勉思報稱，無或不[！]！
抵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穆遂文思副使制

勅某：爾微循疊方，為日久矣；更書且下，而使者乞留；超進厥官，以共舊服。往惟勵勉，膺此寵榮！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石用休文思副使制

勅某：爾以才選，比更任使；有司會課，當得進官。往服訓辭，無嫌乃事可！

西染院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夏偉內園副使依舊閣門通事舍人制

勅某：寶贊受事之職，吾以武吏爲之，而甚難其選。爾能祇飭，以稱厥官；會課有司，序遷位等。往祇休寵可！

內殿承制譚德潤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朕承惟陵寢之嚴，而選使以護之。爾往任事，靖共厥職；有勞可錄，其以序遷。祇服寵章，勉求稱位可！

內殿承制楊宗禮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監一路之軍，而按撫其人，又典一州之政，非才能行治，有紀于時，孰可以稱此哉？爾久于煩使，能勤厥事，故遷爾位，以介諸司，而使往焉，其慎以防患，而敏於趨功，以稱推擇之意可！

樞密院副承旨張繼渥供備庫副使制

勅：爾典掌機要，服勞歲久，以疾自上，求爲外官。遷介諸司，往膺器使可！

內殿承制朱漸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賦祿序官，邦有常法。爾勤厥服，會課當遷。維器與名，職思其稱；乃其無罰，可不勉哉？可！

承制王欽李惟正並供備庫副使制

勅某等：嘉我未老，而經營四方，詩人之所謂賢勞也，可無報稱哉？以爾欽戍于南方之巔，而任監護之官，以爾惟正屯于西路之要，而服追胥之事，其役遠，其責重，而能祇慎所職，以有累日之勞，其各遷位，介于內朝之使，以爲報稱。夫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此人之情也；以所願乎上施乎下，則士孰不樂爲爾用哉？其亦勉之而已可！

崇班胡瑛等改官制

勅某等：功懋懋賞，先王之所以厲天下，而成衆治也。今吾使某監兵馬于外，而使某典治材于中，皆積日月以赴功，其各賜官一等，以稱吾懋賞之意可！

軍員等換諸司使副承制崇班制

勅某等：褒嘉忠勞，披以衆秩，一先帝有成法，朕不敢違。爾等序列禁中，有宿衛之最，外遷厥位，以慰久勤。進服寵榮，往圖勳效可！

王保常內殿承制制

勅某：朕布大號於天下，文武在位，皆升一等，序勞當遷者，又皆得以時遷。爾服采禁中，積功有賞，膺此休寵，往惟勳哉可！

靳宗承內殿承制制

勅某：承制之官，本朝所置，非積善累勤之武吏，則不得在此位焉。爾服采有庸，校年當進，其往祇踐，以稱寵

榮！

閣門祇候狄詢內殿宗班依前職制

勅某爾名臣之子，任事邊陲，積歲有勞，序官一等，往其淑慎，思世厥家！可！

楊元內殿崇班制

勅某爾為廷臣，奔走厥職，有勞可錄，序進厥官。惟忠與勤，所以報稱；往踐祿次，可無勉哉！可！

張建中內殿崇班制

勅某爾總戎馬，地濱不毛，為之三年，能固吾國。遷秩一等，往其懋哉！可！

慶州肅遠寨蕃官都巡檢崇儀使慕恩北作坊使制

勅某爾武力智謀，有稱種落，徼循扞禦，勳效焯然，莫府條陳，允於衆論。超遷使號，往愈懋哉！可！

陳奇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士之疲癯者，以至失職而不能自止者，蓋有之矣！爾年尚強而疾，不至乎濂官，刺舉之官，未嘗以爾為言，而能自列致其職事，可謂行已有恥，而無負於肩任之言。寵爾以東宮之官，其勉終行義，歸教鄉閭之子弟，以所聞，而求自比於古之仕焉而已者！可！

孫戾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某大夫七十而致仕，其禮見於經，而於今爲成法。爾以經術起家爲吏，既聞夫古之體，又見夫今之法，矣。年至而求止，可謂行其所知，宜列序於朝廷，使歸樂其邑里。夫惟爾之筋力不足，以有爲也，故可無職事之責焉。若夫德義則爾尙可以勉之，吾亦不以爾老而無責也。可。

樞密副使吳奎父太常丞致仕制

勅某德善之齊，子孫與焉。沉於其親，宜有崇獎。具官某，克生賢子，教以義方，協于詢謀，掌國機密，超遷厥位，以佐共工，往服寵章，就安榮養。可。

江陰軍錄事參軍李燾父文俊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先王之政，未有遺年者也。故朕因宗祀之慶，而有爵命之施焉。爾躬率義方，又能教子，享其祿養，以至耄期。膺此寵榮，往綏壽善。可。

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崔鐸刑部侍郎致仕制

勅仕焉而告老者，自一命以上，必有以慰其歸。況吾邇臣，恩紀所厚，宜增位序，以示褒優。以爾具官，比以明揚，久於煩使，入參侍從，出備藩維，踐更益多，寄屬惟允。引年辭位，得禮之宜，進貳秋卿，以營居息。古之老者，非苟自佚其身，唯慎行祗法，以助成王德。爾所知也，往其懋哉。可。

前著作佐郎周濤太常太祝梁搆光祿寺丞致仕制

勅某：爾嘗辭祿，而在位以爾爲材，實諸京官，使長一邑，異能有績，以見推稱，將疇爾勞，遽以疾告。夫學士大夫之去位，豈苟自佚而無爲古之仕焉而已者，爾蓋聞其風矣。丞于卿位，維是懋哉！可。

殿中丞致仕郝中和國子博士致仕制

勅某：爾謹廉爲吏，得列朝廷，不濫厥官，以至告老，宜有褒進，用爲歸榮。序于成均，往服無教！可。

前荆門軍當陽縣令商瑗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從仕久矣，而不失廉稱，方踐老境，乃能知止。東宮之秩，歸服厥榮！可。

處州錄事參軍趙九言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以學入官，老而能止，踐更多矣，不失廉稱。著籍東宮，以爲爾寵！可。

鼎州錄事參軍張搆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方仕于州縣，而寵爾以東宮之官，有列于庭，亦云顯矣！用嘉知止，歸矣勉哉！可。

前江寧府觀察推官試大理評事董安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學古入官，稱譽者衆，方圖乃績，遽欲歸休。進秩東宮，以嘉知止可！

舒州錄事參軍龍興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仕焉欲致其官，故吾寵以東宮之秩，歸安田里，是亦顯榮。其慎厥修，以終燕譽可！

復州錄事參軍鄭巨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爾居官無疵，而以病告，知止不殆，是維可嘉。東宮之官，其往祇服可！

前南儀州推官試大理評事馬房衛尉寺丞致仕制

勅某：京官吾所重也，選於吏部者，非有九異之績，與治行爲衆所稱，則莫能得之。爾旅力旣愆，而能自止，承于衛尉，其往欽哉可！

前知連州連山縣袁仲友太子洗馬致仕制

勅某：爾以經術中科，久於銓集，老而能已，義有可嘉。列職東宮，以榮歸息。惟愼所止，克完厥終可！

縣令東野瓘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任者七十而致事，禮也。爾年未至而願歸田里，比夫旅力已愆，而不知止者，豈不賢哉？進位于朝，錫從居息可！

主簿王正臣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爾仕焉而欲去其位，故吾寵以官署之官。夫邇州縣之勞，而就里居之佚，無賦徭之役，而有重祿之加；惟慎厥終，乃其不愧可。

主簿孫檢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制

勅某：爾以貴爲吏，請老于朝；列職祕書，以爲爾寵。歸安田里，惟慎厥終可。

主簿李琳國子監丞致仕制

勅某：仕者七十而告老，古之道也。爾能率禮，朕用褒嘉。往卽新恩，勿忘初服可。

縣令郭震太子中允致仕制

勅某：爾進士起家，而久於州縣之職；春秋未艾，自請罷休；列職東宮，以榮歸息。知止不殆，愈其懋哉可。

李日新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某：爾考授命於戎行，而爾得列於仕籍。老而知止，褒序厥官。歸休之榮，往服無斁可。

右侍禁王餘慶率府副率致仕制

勅某：爾能知止，義有可嘉！以東宮率府之官，爲爾居里之寵。是亦榮矣！往其勉哉？！

右侍禁段獻、右清道率府副率西頭供奉官劉友俊、右清道率府率並致仕制

勅某：爾久於官使，諳老于朝；宜有進遷，以爲光寵。歸安爾止，惟慎厥終可！

文思副使陳惟信、左驍衛將軍致仕制

勅某：旅力已愆，而不能自止者有矣！爾能告老，於義無慙！遷將衛兵，往綏榮祿可！

內殿崇班袁政、李周道並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勅某：爾服役久矣！奉事無過，能自知止，義有可嘉！登進厥官，以帥門衛。歸安榮祿，尙克勉哉？！

西京左藏庫副使馮維禹、文思副使前行漢陽軍錄事參軍兼司法事施章于

太子中舍致仕制

勅某：仕焉而已者，考其行治，能以潔白自終，宜有褒嘉，以慰其意。爾嘗學禮，得仕州縣；老而知止，可謂有終！
遷位于朝，往欽無斁可！

東頭供奉官趙伯世、左清道率府率致仕制

勅某：老聃有言曰：「知止不殆。」爾服勤于官久矣！而能以疾辭位，無負於老聃之言。故吾命以東宮衛府

之官，以嘉爾之有勞，而知止。往哉居息，思慎厥終可！

主簿朱涇等太子洗馬致仕制

勅某等：爾等晚而出仕，皆以廉稱；老矣告休，是能知止。其各遷秩，以爲歸榮可！

李昌言許州司馬致仕制

勅某：掌書以贊計官之治久矣，致其職事，宜有養焉。司馬于州，往欽無教可！

皇太后三代制九道

曾祖

勅：位尊者享大德，盛者流遠；追崇之禮，於國有初。皇太后曾祖某，體仁蹈義，不翦榮祿，慶垂厥後，光大顯融，乃生碩女，坤育天下，命書爵號，申賁諸幽，尙其靈明，嘉此休寵可！

曾祖母

勅：朕雖乾然在疚，而不敢忘願復之慈，肆有命書，以上稱追遠顯親之志。皇太后曾祖母柔惠安婉，來宜大

祖

勅：惠術尚均，而自親貴始，古今一體也。其可以忘哉！皇太后祖某，明德大功，簡于帝室，配食宗廟，始終哀榮，慶流于孫，母育四海。追褒有典，庶或知歆可！

祖母

勅：邦有大喪，夫人待於下流，豈外戚之尊，所當憂而可以忘哉！皇太后祖母高氏，承慶淑人，來嬪巨室，善德之厚，垂休無窮，協兆塗山，世滋以大。追錫爵命，冀能歆嘉可！

祖母

勅：佐佑先帝，顧復朕躬，追誦寒泉之詩，永惟欲報之義，嘗有爵命，以上副顯親之心。皇太后祖母劉氏，柔良鷁，被服華閭，寵祿光大，集于後昆，啓佑頌人，比賢文母。追褒大國，其尚知榮可！

祖母

先帝褒厚母黨，致仁盡孝，朕雖在疚，而奉承故事，不敢愆忘。皇太后祖母劉氏，內順外嚴，整無不淑，德祚流衍，遠而彌興。追命有章，尚慰窈窕可！

祖母

勅：朕以薄德，奉承大統，永惟先帝故事，不敢有忘。皇太后祖母高氏，溫柔靚深，有婦之道，相協君子，卓爲臣宗，垂延後昆，福祿滋大。膺此休命，尚知榮歆可！

父

先帝奄忽，棄捐萬邦，不及推恩，以勞幽顯；予末小子，敢忘遺訓。皇太后父某，循德秉義，聞于當世；發祥流祉，燕及後人，篤生聖女，母育天下。褒封有數，尚慮于幽可。

母

勅：朕眇然之躬，嘗奉七聖以承宗廟，大賚及於幽顯矣；永惟母黨之重，可以後而忘哉？皇太后母，志順德嚴，克配君子，光大之福，集于聖女；有輔佐之功於先帝，而施及在後之侗。命書追崇，尚慰營魄可。

皇后三代制十道

曾祖瓊，皇任忠武軍節度使贈侍中，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韓國公，贈

太師

勅：后率六官以教天下之婦順，其位尊如此，則所以褒崇其祖考，禮不可以無稱也。皇后曾祖某，忠勞武力，為國虎臣，慶集後昆，比隆任嬖，追加位號，以顯厥魂，尚其有知，膺此休寵可。

曾祖母潘原縣太君，追封滕國太夫人

勅：朕初即位，褒厚異姓，率由先帝故事，不敢有忘。皇后曾祖母李氏，柔惠靜嘉，能循法度，來嬪巨室，休有聲聲；慶流厥孫，正位宮壺，胙封名國，其尚知榮可。

曾祖母隴西郡夫人李氏進封舒國太夫人

勅：朕奉循先帝故事，以勞天下，阻深疏遠，皆有以加之矣；又況於外戚之貴哉？皇后曾祖母李氏，嬪于高門，率德唯謹，諡慶厥後，是生碩人，兆協厥祥，登儷尊極。追褒有禮，其尚知榮可！

祖繼勳建雄軍節度使累贈太師中書令可特贈兼尚書令

勅：尚書錄天下之政，而令一品也；人臣位號，於是為盛。皇后祖某，忠勞奔世，能壯厥猶，為國扞城，有庸休顯，穢華之慶，乃集後昆，膺此追榮，尚知嘉享可！

祖母會稽縣君康氏進封祁國太夫人

勅：朕承先帝聖緒，大賚及於幽顯，疏遠以賤者加之矣；貴而戚者，其可忘哉？皇后祖母康氏，剛行婉容，協于儔德，慶垂厥後，坤育萬方，進命有邦，尚榮密宥可！

祖母太原郡太夫人郭氏進封鄭國太夫人

勅：夫治內政，修陰教，以助朕調一天下者，所以褒崇其世，可不厚哉？皇祖母郭氏，率德秉義，協于君子，闡維之厥，傳祉厥孫，申錫贊書，啓封名國，尚其靈淑，嘉此追榮可！

祖母金城縣太君王氏進封成國太夫人

勅傳稱德厚者其流澤廣。故今追命之數，視其子孫位號之卑尊，矧夫後世，益僭尊極，則致隆其封爵，豈不宜哉？皇后祖母王氏，來嬪大家，率循德禮，有開後嗣，協慶塗域，申錫名邦，尚榮幽宥可。

父遵甫皇任北作坊使特贈檢校太傅保信軍節度使

勅春秋書季姜之歸，而傳有襄紀之義，崇寵異姓，其所從來久矣。皇后父某，承世之慶，列官于朝，雖德義有稱，而不終榮祿，祚流後世，正位內宮，追命有加，以慰窈窕可。

母鉅鹿郡君曹氏特追封沂國太夫人

勅國有大賚，凡在廷之士，皆得追褒其父母，而況於異姓之貴哉？皇后母曹氏，曾于名王，歸得吉士，率禮蹈義，有稱闈門，迎膺之祥，實開厥後，膺此恩典，尚知敬榮可。

母樂壽縣君李氏進封均國夫人

勅人主之所以風天下者，豈非外戚之助哉？故夫封爵褒厚之禮，其所從來久矣，未嘗有改也。皇后母李氏，躬以德義，類于令人，能大厥家，比隆任姒，錫之象服，昨以名邦，往即寵榮，勉綏壽善可。

卷二十三 制誥外制

宰相富弼三代制六道

曾祖

勅：大臣有慶於國，則爵命上施其考祖，所以章賢德，廣褒勸也。具官某，曾祖某，躬執義善，發身揚名，詒于曾孫，集有福祿，登踐樞極，卓爲臣宗。申命有加，尙榮幽窆可。

曾祖母

勅：宗工之選，所以寵雋良，大國之封，所以褒賢淑。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順足以有相，嚴足以有臨，來續名家，餘祿厥後，爲國元老，儀刑萬方，開號全齊，既光大矣。從之北國，其愈知榮可。

祖

勅：列爵五等，莫尊於公，必有盛德之士，然後可以膺此號。具官某，祖某，秉哲迪義，不躬顯榮，祚流聞孫，爲世碩輔，追襲之禮，既極寵崇，序爵啓封，尙其嘉享可。

祖母

勅：天子之宰，朕所恃以綱紀四方者也。爵命加其祖妣，豈不宜哉？具官某，祖母某氏，善德在躬，以成家室，發祥于後，以遺子孫，申錫有邦，蓋惟舊典。魏大名也，以是追封，豈特爲窀穸之榮，亦所以佐其後世可。

父

勅：士以有子爲榮，子以顯親爲孝。宗公元老，世恃以富，當有追崇之恩，稱其致孝之意。具官某，父某，惠和敦大，明允忠篤，位不侔德，乃生碩人，寅亮先帝，寵綏四海，方與就事，佐佑朕躬。申命有章，兼榮幽顯可。

亡母

勅朕初慕服，登用舊臣，褻厚其親，率循故事。其官某、母某氏，顯相吉士，篤生碩人，壽善康甯，考終福祿，追榮新寵，申命大邦，尙其淑靈，膺此休寵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三代制六道

曾祖邠贈太子少保可贈太子太保

勅君子善善之義，下及子孫，況推而上之，至其祖考，所以褒美崇寵，豈願可以不稱哉？故先王宗廟之制，視其爵位之高下，以爲世數之遠近，而本朝追命之禮，亦從其子孫名數之卑尊。其官某曾祖某，潛于丘園，躬有善行，畜積之慶，施于曾孫，爲時宗工，名重天下，圖任以登于右府，褒嘉當及其前人，東宮之孤，位已顯矣，進秩一品，尙其享哉可！

曾祖母追封延安郡太夫人劉氏可追封榮國太夫人

勅尊之欲其貴，親之欲其富，豈特人主有是心哉？推是心以施於人，此人主所以與天下同憂樂之意也。祿有厚薄，故禮有隆殺，位有高下，故施有遠近，古之道也。其可忘哉？其官某曾祖母某氏，舍德在躬，作嬪令族，積善之慶，覃其後昆，惟時聞孫，實朕良弼，登與政事，人無間言，其疏大邦之封，以報流澤之施，寵靈之極，尙克享哉可！

祖贈某官

勅：朕惟有天下者，得推其祖考，上配于天；蓋孝子慈孫，所以極其尊崇之意。推是心以及夫在位，則其寵祿之厚者，豈不欲以及其所謂尊親者哉？此朕所以褒寵大臣之先，以尊爵貴官，而有至于三世者也。具官某，祖某，積德累善，施于後嗣，爲予輔弼，始大厥家。東宮之孤，旣以命汝，增榮一品，尙克享哉！可！

祖母

勅：朕跪郡縣以君諸臣之母，欲以慰慈孫孝子之心。至於政事之臣，則封國及其王母，所以望其功者厚矣！則慰其心者，願可以薄哉！具官某，祖母某氏，來嬪名家，克配君子，積善之福，覃于其孫。左右朕躬，豫圖政事，嘉而有後，錫以大邦，維靈在幽，尙克膺此！可！

父

勅：大臣得爵，命其先人，至乎公師，非古也。然禮者，人情而已矣。當於人情而義足以勸士，則何必古之有哉？具官某，父某，蓄其德善，不顯於世，克生賢佐，爲朕股肱。東宮一品，人臣高位，追以命汝，用嘉有子，尙其享此，以稱饋祀之盛哉！可！

母

勅：古者子爲諸侯大夫，而父爲士，則其祭以諸侯大夫之禮。朕以謂得享其禮，而位號不稱，則不足以盡孝子之心。故今有列於朝廷，皆得追崇其考妣，又況於爲吾左右輔弼之臣哉？具官某，母某氏，婦順母嚴，稱於天下，能教其子，爲時名臣，協于詢謀，進斷國論，雖祿養不及，而饋享有加。啓封大邦，於禮爲稱，尙其幽窆，知享此榮！可！

樞密使張昇封贈三代制入道

曾祖某贈某官

勅傳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若夫流澤之施於後世者博矣！則其崇報亦當有以稱焉！此子所以隆寵大臣，而追命之禮，有至於三世也。具官某，曾祖某，以武力充選，以忠勞備使，積善之施，覃及後昆，為時老成，宰制密命，帝傳之位，厥惟尊榮，今予爾嘉，舉以追錫，尚其幽夢，知享此哉！可。

曾祖母贈某國太夫人

勅：祖考之富且貴，則其澤流於子孫，而諸婦與榮，子孫有爵祿之寵，則其尊歸於祖考，而饋祀之盛亦及乎其母，古之道也，後世因為，今朕尊禮大臣，而爵命上施其三世，於輕未嘗有也，而豈害於先王制禮之意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嬪于令人，躬有剛德，積善之施，久而愈彰，至于曾孫，克協朕心，為世元老，執邦之樞，福祿之來，實維爾慶，改封大國，以寵淑靈，尚其有知，享此休命，可。

祖

勅：為吾政事之臣，所以崇寵之者備矣！於其尊大前人之志，亦宜有以稱焉！具官某，祖某，積行在躬，潛而不耀，畜其善慶，以賴後昆，厥有聞孫，為朕良弼，典司機要，海內所瞻，追命之榮，至于帝傳，進登師位，以極褒嘉，尚其冥靈，膺此休顯，可！

祖母

勅善莫大於尊祖仁莫高於顯親今吾追命大臣之考妣以及其祖者豈有它哉凡以稱其尊祖顯親之心而已其德博者其施遠其位盛者其報豐具官某祖母某氏徵柔靜恭克相宗事佑啓後世爲時元臣執國之樞以佐吾治其施可謂遠矣其報可以薄哉改錫大邦以爲爾寵賁于窳窳尙克知榮可

父惠贈太師可贈中書令餘如故

勅朕有高爵厚祿以禮天下之士而與之共政又本其流澤之所自而追命以尊官豈特崇寵大臣亦所以勉人親之教子具官某父某潛德晦行榮于丘園積仁之慶實在其子終有成德爲吾宗工踐更二府執國機要追襲之命登爾太師其遷令于中書以極褒崇之數尙其窳窳享此休榮可

嫡母追封德國太夫人劉氏可追封許國太夫人

勅先王制禮及後世而彌文顧所以順理而卽人情古今一也夫福祿之盛流澤尙及乎子孫則名數之崇追命當加其考妣具官某嫡母某氏柔良之行溫惠之德輔相君子克成厥家以有賢息掌予機密及親之寵厥有舊章願爾位號既榮極矣其班新命寵以大邦賁于無窮尙克嘉享可

所生母追封慶國太夫人王氏可追封蜀國太夫人

勅傳稱「春秋之義母以子貴」說者或非焉而人子之愛其親豈有窮哉已則富貴而親不與焉固人情之甚可哀者也當有追崇之禮稱其思慕之心具官某所生母某氏溫柔惠和得媿君子克生賢佐爲朕寶臣允于庶言秉國樞要追榮之典既啓爾邦其改新封以鴻後慶尙其冥漠享此恩榮可

亡妻田氏可進封京兆郡夫人彭城縣君劉氏可進封彭城郡夫人

勅：臣之德善，勳勞稱其位，而有施於國；君之爵祿，慶賞疇其功，而有報於家。股肱之良，參決政事，施於國者，其貴厚矣。報於家者，亦宜稱焉。以爾具官某、妻某氏，溫柔靜嘉，嘗配君子，遵會不淑，不終顯榮。某言于朝，為爾請命，考諸風典，厥有故常。乃疏大郡之封，錫以小君之號，所以崇貴寵宥，而副吾大臣追往求舊之心。尙其有知享此休寵可！

樞密副使胡宿封贈二代制六道

會祖

先帝褒厚羣臣，德施及乎窳窳；朕奉承遺訓，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曾祖某，善德深博，久而彌興；煒有偉人，出其後世。佐佐先帝，以暨朕躬，進命于幽，尙嘉譽魄可！

曾祖母

勅：大臣有賞於國，則爵命上施乎三世；先帝所以褒功德也。朕敢忘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齊嚴觀專，柔嫻安婉；集有祉福，施于孫曾，為時宗工，德望休顯。膺此進命，尙其知榮可！

祖

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朕遵先帝之法，以勞賜大臣及其父母，不敢以哀恫之故廢。具官某，祖某，

躬率令德，以成厥家；有孫而賢，執國機要。膺此休顯，尙能嘉歎可！

祖母

勅：朕初卽位，遵先帝故事，大賚于四海，而大臣之祖妣與焉。具官某、祖母某氏，以順爲令妻，以嚴爲賢母，集有載毅，以詒厥孫，爲時宗臣，世祿滋大。追錫休命，尙其知榮可！

父

先帝棄舊國，朕初卽位，凡在廷者，皆班爵命，顯其親，所以稱先帝願哀羣臣之意。具官某、父某，嘗積德義，以成福祿，燕及厥後，爲時宗工，追錫之榮，旣光大矣！褒嘉有數，其尙知歆可！

母

先帝有大賚，必及羣臣之父母；朕初嗣位，不敢有廢也。具官某、母某氏，以順爲婦而能正，以嚴爲母而能慈；肆有福祿，集其後世，徒封大國，以顯厥魂！可！

樞密副使吳奎封贈制二道

父

勅：朕初卽位，班爵命以寵諸臣之父母，蓋惟先帝故事，不敢愆忘！具官某、父某，德善之修，有聞于世；義方之教，能大厥家。序位朝廷，旣隆顯矣！褒遷有典，其往欽哉！可！

母

勅：永惟政事之臣，天下國家所恃以安且治者也。所以慶厚及其父母，豈可忘哉？具官某、母某氏，剛德淑行，來甯巨室，母有賢子，為時宗工。班命于朝，既疏名郡，徙封之寵，其往欽承可。

皇故第十三女進封楚國公主制

勅：先王制禮，有卑尊疏戚之宜，惟至親得以致悼痛之恩，唯至貴得以極褒崇之意。皇故第十三女方在襁褓，尙其有成，位號未正，奄與物化。蓋王姬之車服，下后一等，而不視其夫，情文之隆，於是為稱。則雖天閼，其可弭忘。道命啓封，胙之全楚，以終天性之愛，且慰幽窆之靈焉。可。

故充媛董氏贈婉儀制

勅：雞鳴思賢妃，而關雎樂得淑女，永懷邦媛，內助官闈，懸飾厥終，當加位號。故充媛董氏，有德讓之美，無陰禍之私，進登嬪婦之官，率循保阿之訓，奄忽至於大故，茲用愴于朕心，恩典寵章，以黃幽窆，尙其弗泯，知享此榮。可。

樞密副使吳奎亡妻趙氏進封信都郡夫人制

勅：追遠念舊，而不忘者行之厚，而大臣有求於此，朕豈可以忘哉？具官某、亡妻某氏，柔嘉在躬，作配君子，不克偕老，茲惟永懷。能辭生者之恩，以丐進封之寵，胙以名郡，尙其知榮。可。

樞密副使胡宿亡妻崇仁縣君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制

勅婦人能相其君子，終以休顯，而不與享其福祿，豈非人情之以感惻哉？具官某，妻某氏，躬率德善，顯于大家；續夫之榮，肇啓爵邑。方吾良弼，登執事樞，嗟爾淑人，既嘗封壤，賜之名郡，追賁諸幽，尚其難沒，而有知亦以慰夫生者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張氏安福縣君依舊御侍制

勅某氏，爾爲妃所鞠，而序于女御之數，啓邑賜號，以廣逮下之恩。往服命書，勉循陰教，可！

故董淑妃養女御侍李氏仁和縣君依舊御侍制

勅某氏，爾以徽柔，備數女御，賜封大邑，用示褒嘉。往服寵榮，愈其淑慎，可！

聽宣蔣氏張氏並司言制

勅某後宮之職，各有等差，必來淑女，以贊內治。爾惠和安婉，服采維勤，遷序厥官，往欽休命，可！

淑妃董氏遺表父右侍禁安內殿崇班制

勅某卿大夫之終于位者，朕所以顧恤其家，未嘗不備也。永惟良淑，有助官闈，序位既崇，則推恩宜厚。爾其遺表，爲爾求遷，超進厥官，往求自稱，可！

德妃沈氏姪孫獻卿可試大理評事制

勅朕於后妃之家，不欲以恩撓法；法之所當者，義亦無所愛焉！爾方眇然，未克有知，而以外戚之恩，得試理卿之屬，時乃邦制，不為爾私，勉哉有成，以待官使可。

沂國公主趙氏奏苗賢妃親姊永安縣君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朕有大慶，而士緣外內族親之故，以得官者衆矣！雖進非用德，然能致其材，以保祿位，則亦足以自昭于時。爾與此榮，當知懋勉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令襄故母錢氏可追封仁和縣君制

先帝以孝治天下，故因宗祀大慶，施及諸臣之父母。具官某，母錢氏，躬率德善，來宜宗室；雖不終榮祿，而有子克家，追錫寵章，冀能嘉享可。

大將軍從信故所生母許氏追封平原縣太君制

勅許氏，朕於在廷之臣，皆有以喪厚其親也；況於近屬，恩禮所先者乎！爾順善和恭，甚宜家室；克生宗子，實胖大邦，當號爾封，遽棄榮養，進君一邑，以慰孝心，尚惟淑靈，知享此寵可。

大理寺丞蘇唐卿母孫氏萬年縣君制

勅孫氏朕既肆祀於明堂，而錫命以褒諸臣之母，尚惟高年及養，而禮秩有所不加，故推異恩，以慰其意。爾年耄矣，而有子列于王官，其疏爵邑之榮，以厚闈門之慶可。

試監簿祁元振亡母丁氏進封昭德縣太君制

勅某母丁氏，爾嬪于名卿，不預寵封之慶，沒有良子，乃慶增秩之褒。願移思榮，追慰願復，俾疏大邑，以燕孝思可。

參知政事歐陽修女樂壽縣君制

勅歐陽氏，汝父爲吾政事之臣，而緣國大賚，丐恩及汝，賜之封邑，亦有故常。祇戒勿違，以承茲寵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彥博女大理評事龐元直妻特封安福縣君制

勅文氏，爾父爲時元老，而爾母當得褒封，辭其寵章，爲爾求邑。爾承德義之慶，而嬪宗公之家，膺茲顯榮，可謂稱矣可。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親孫女特封永寧縣君制

勅宋氏，朕有大封之慶，而爾母與焉，辭其寵章，爲爾請邑。爾惟名族，率禮有常，象服之宜，是亦榮矣可。

故贈司空兼侍中龐籍遺表長女南安縣君冀州支使陳琪妻安康郡君制

勅龐氏封爵吾所重也。爾考嘗為將相，而其沒也，以爾為言，加錫郡封，蓋非常也！爾維令淑，往服寵榮，可！

第五女大理評事趙彥若妻德安縣君制

勅龐氏：爾考嘗輔佐先帝，而有勞於國，今其不幸，為爾請封。夫以女子受爵於朝，而不繫其夫，其亦榮矣！惟願淑以服寵榮，可！

第七女壽安縣君制

勅龐氏：女子從人者也。故封爵視其夫子而已矣！爾父嘗勤勞於國，而為先帝大臣，今其薨，為爾請邑；考於思典，厥亦有初，往服寵榮，勉之，无斃，可！

節度使允初長女殿直梁鑄妻特封嘉興郡君制

勅趙氏：朕於宗室，親疎有秩也。今爾既成婦矣，而宗正為爾請封。爾維懿恭，循禮無失，以君大郡，可謂顯榮！其往懋哉，爾宜欽服，可！

宗說第十八女右班殿直楚奎妻永泰縣君制

勅趙氏：朕初即位，敷錫庶邦。爾躬行柔嘉，實維宗女，賜封大邑，往服厥榮，可！

右屯衛大將軍茂州刺史克洵第二女右班殿直宋玘妻等並特封縣君制

勅趙氏凡內女之嫁者，爵邑不繫其夫；所以廣親親也。爾嬪于世族，率禮有常；錫命啓封，是爲恩典。思稱厥服，愈其懋哉！

右屯衛大將軍登州防禦使邢國公世永第三女左班殿直徐鎮妻特封金城縣君制

先帝襄厚宗室，女子之嫁者，爵命有不繫其夫；朕初卽位，不敢忘也。具官某，女某人妻趙氏，夙承禮教，率用祇德，歸於世族，婦順有稱。錫以縣封，往膺休寵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勸新婦陳氏封邑制

先帝布大慶於天下，朕初卽位，永惟嗣訓，不敢有忘。具官某，妻陳氏，順善和嫺，嬪于宗室，賜命大邑，示均神釐。率禮勿違，以稱休顯可。

皇兄故保康軍節度觀察留後承簡贈彰化軍節度追封安定郡王制

勅樂其生而哀其死，欲其富貴之無窮，仁人於親戚莫不然，而王者得盡其喪崇之意。具官某，於宗室爲近屬，於朝廷爲大官，有溫恭恪慎之稱，無驕慢逸欲之過。不幸至於窆窆，用震悼于朕心。義兼親賢，恩禮當稱。今夫建牙樹纛，節制一軍，而封爵至於稱王，人臣之極也。朕其追命以賜焉，尙其有知，享此休顯可。

皇弟故右屯衛大將軍霸州防禦使承俊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樂平

郡公制

勅詩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以天下之貴富，而得盡其親親之禮，則榮名尊爵，豈宜有愛於此哉？具官某，剛德謹行，稱于宗室，奄終厥命，實悼朕心。寵之以留後之官，褒之以郡公之號，尙其幽窆，克享茲榮可。

皇姪孫世芬贈洛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制

勅：置使以扞防爲職，建邦以察候爲名，非親且賢，何以堪此？以爾具官某，序于近屬，舊有令名，未加褒崇，遂至窳窳，其追賜命，所慰厥靈，尙克有知，享茲休顯可。

供備庫副使李訛父皇任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贈感德軍節度使兼侍中端

懿贈司空兼侍中制

勅某：朕有釐事於上神，而幽顯並蒙其福。具官某，父某，纘承德義，被服文儒，出入踐更，有榮爵祿，能以才業，自昭于時，壽善不兼，慶流厥子，追崇位號，尙克知歆可。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凱贈節度使制

勅：將帥之臣，出乘疆場，而有執敵捍患之材；入總營屯，而有折衝銷萌之用；則序功錄德，當以厚終。以爾具官某，戰攻之多，守衛之最，有賞於國，有稱於時，而能悉心夙夜，砥礪厥職，不幸至於大故，朕用臨弔，而悼焉。其追加一命，使得建節樹纛，稱其祕葬之禮，後而有知也，尙能享吾休顯之報哉可。

太常少卿權判太僕寺馬從先父震贈右領軍衛大將軍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制

勅朕獲執玉幣以承上帝燕及聖考者豈非士大夫之助哉肆有大賚以稱其念親之志具官某父某資兼文武而用不極其材能以義方勗成厥子服在卿位相茲休戚道命有加尚知榮享可

屯田員外郎句謹父希仲已贈吏部侍郎贈金紫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制

勅士以功善有慶而欲移之親苟無害於義則其可以不從乎具官某嘗以才名序于卿位慶集厥子有勞當遷願推恩典以賁幽窆膺此顯服尚知享榮可

都官員外郎何若谷亡兄若冲追贈試大理評事制

勅某爾弱率善行而不克自昭于時有弟在廷法當增位固辭恩典冀得追榮愍錫一官尚其能享可

故崇儀使康州刺史內侍押班盧昭序贈正刺史制

勅某所居之地禁所事之職親恩禮所加亦宜異數爾以忠力備任官闈歷年滋多率履惟謹今其亡矣錫側厥勤考於故常當得褒序遷正位號尚能知榮爲

故內殿承制宋士堯等贈官制

勅某等：蓋茲蠻方，犯我邊吏，爾等以身死職，朕用哀憫！夫見危授命，士之美行，曩善錄功，國之令典，故吾有以愍錫，而感爾等寃寃之靈，後而有知其尙能享

卷二十四 制誥外制（策問）

建州敦遣進士彭彝特授將仕郎祕書省校書郎制

勅某：朕惟衆科不足，以盡天下之士，故因赦令而委諸路，以特招。爾以守節見稱，而論議亦嘗試矣！賜之一命，使力行者有勸焉。往其增修，以稱茲舉可！

新授齊州章丘縣尉鄭珪瀛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爾嘗爲大臣所稱，當得遷序，自求一掾，往事上州。其慎猷爲，以膺器使可！

御前五經及第劉元規通利軍司法參軍制

勅某：朕雖趣時爲法，而其義亦考於經。爾以經術決科，而試於法吏，勉思所誦，尙有合哉？可！

勅賜同進士出身顧立守漢陽軍司理參軍制

勅某：爾經明行潔，特見推揚，考覈以言，有足稱者！試諸獄掾，其往懋哉？可！

高州茂名縣尉兼主簿李伯英永州錄事參軍兼司戶參軍制

勅某小人當平歲爲盜，爾職當捕，而能得之；甄敘厥勳，國有常法。往就祿次，勉圖後功！

御前尙書學究及第張宗臣亳州司法參軍制

勅某爾少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遂從官政。往共厥事，可不勉哉？

御前三禮及第韓伯莊海州東海縣尉兼主簿制

勅某爾幼而知學，能以決科；今也成人，往其從政。有猷有守，惟慎厥初！

勅賜同進士出身王祁試祕校守青州益都縣主簿制

勅某察行於鄉里，考言於朝廷，而試之以事；此自古所以能得士也。今汝言行皆見稱引，姑使佐于大縣，以觀從政之材。無曰民寡，亦可以有爲矣！

太廟齋郎黃景先守常州宜興縣主簿制

勅某爾考以使事沒身於瘴癘，故爾得序於有司。往踐一官，其思所以保祿位而無失前人義方之訓！

李資維州北海縣主簿制

勅某爾父以身死制，而加爾以一命之榮；今又以爾母有言，而使得佐于大邑。能以忠順，保其祿位而守某祭祀者，士之孝也。往其祗服，可不勉哉？

皇姪信州團練使宗懿改鄆州防禦使制

勅：原奉旨，振滯淹，朝廷之慶，施及乎遠者矣！又況於宗室之近哉！具官某，於服屬爲親，於爵列爲貴，造行不能無情，以自困於煩言，肆祀之恩，與人更始，滌其前吝，寵以故官，往思自修，保此榮祿可。

邗王孫右武衛大將軍道州團練使宗望舒州防禦使餘如故制

勅：朝廷爵賞，與士共之，親愛之欲其富貴，亦先王之道也。具官某，序于近戚，服在顯官，嘗坐小訶，自今久次，能補前吝，歷年茲多，往以序遷，勉綏寵祿可。

未復舊官人兵部員外郎知池州呂溱吏部郎中制

勅：朕初卽位，原咎責，振廢淹，爾爲先帝近臣，以才敏諫直稱天下，嘗坐吏議，久始左遷，稍復故官，往其祗罰可！

進官人前司封員外郎蕭固司封員外郎制

勅：宗祀之慶，外覃四海，況於嘗任事之臣哉！爾備使南方，實以才選，控于吏議，用失厥官，錫命示恩，往其祗服可！

進官人前都官員外郎陳昭素都官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更任使，而以才稱於世。陷于吏議，失職久矣；再更赦令，稍復故官。夫士有智能，固不可以一嘗而終廢。惟慎厥後，以須選求可！

陳憲臣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坐法，用失厥官；宗祀之成，推恩博矣！復爾祿次，往其欽哉可！

孫夷甫屯田員外郎制

勅某：爾嘗坐讒詞，再更赦宥；能自節勵，以補厥愆。序進一官，往其祗服可！

安保衡都官員外郎制

先帝有事明堂，而大養于四海。爾嘗在耶選，困於一嘗；膺此慶施，序遷厥官。往其慎哉，以服休命可！

未復舊官人殿中丞王超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挂文吏之議，以失職久矣！朕方推慶賜，以勞天下，疏逃幽賤，並膺厥服。矧爾智謀，續用為世所稱，而特困於一嘗之細哉！其還故官，以勸能者可！

追官勒停人國子博士沈扶國子博士制

勅某：士之可用者，朕不以一嘗而忘之也；又況於以才任使，而特以薦士為累哉！爾行義智能，有聞于家，久

於使事，績效可稱；任非其人，以坐廢斥。宗祈之慶，單及萬方，甄序厥官，往惟祗服可！

追官人前太常博士王拱已太常博士制

勅某：爾以舉非其人，而久坐斥廢。宗祈之慶，賚及萬方，復爾故官，往其祗服可！

追官人著作佐郎沈士龍秘書丞制

勅某：嘗棄其官守，而坐廢于家；今宗祀之恩，使之免者，多復用矣；況如爾之得幸，特以有志於善乎？其就故目，以須器使可！

未復舊官人檢校水部員外郎懷州團練副使任慶之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嘗譴詞，比更赦宥，序進厥位，往其慎哉？可！

未復舊官人光祿寺丞趙瑾改大理寺丞制

勅某：爾造行不謹，陷于法理；比更赦宥，復序故官。謀惟厥終，無重前悔！可！

特勒停人前西京左藏庫副使劉起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勅某：宗祈之慶，單及萬方。爾嘗以才選，典領州事，不知儆慎，以祗厥愆。愚復故官，往其祗訓！可！

特勒停人試將作監主簿郭慶基將作監主簿制

勅某：宗社之恩，外覃四海，爾嘗坐法用廢于家，復卽故官，其知慎矣！可。

特勅停人前守將作監主簿張及孫復舊官制

勅某：爾嘗坐斥免，旣更赦令，其班新命，使就故官。惟慎以遠辜，而敏於赴功，則足以補前負矣！可。

進官人徐并太常寺奉禮郎制

勅某：朕初卽位，布大號於天下。爾比以尋負，久於廢斥，旣更赦宥，當序一官。夫士之嘗有譴尤，而後以才復爲世用者，衆矣。往其淑慎，以待異恩，可。

特勅停人光祿寺丞周延年光祿寺丞制

勅某：爾坐廢于家，爲日久矣。宗祈之慶，復就故官。往慎厥修，以須器使，可。

建州管內觀察使李璋安州管內觀察使制

勅：釐事旣成，慶流宇內。簡于朕志，當有異恩。具官某，以元舅之家，膺下嫁之選，飭身厲行，休顯有稱。嘗坐謫前，外更藩屏，付之舊節，使得造朝。往服寵榮，愈其慎哉，可。

檢校水部員外郎充秦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蕭注依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充奉寧軍節度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勅某：朕初卽位，肆大書以勞天下。爾嘗爲邊將，以事失職，稍遷位號，徙置大邦。夫士之有能，固不以瑕釁而終廢；往其修省，以服異恩可。

蕭注責授團練副使制

勅某：爾以州縣尺寸之功，未闋數期，而官顯祿厚，遂專一州之寄；當思戮力，以稱所待遇，乃公爲姦行，不忌邊禁；以至擅發丁壯采金蠻夷，侵蹙邊人，廢業失職，無鈞考之檢，有盜攘之嫌。朕惟遠方羈縻之義，不欲重爲煩擾，故宥失爾事惡，而不卒究窮。副于團練之軍，寘諸安閑之地，其思自訟，以服寬宥之恩焉可！

儀鸞使英州刺史張師正落刺史依舊儀鸞使制

勅某：人道貴讓而以巽爲利者，武人之正也。朕以爾材諳，爲能治邊，故超進使號，又擇名之州，使爾刺焉。而共其舊服，當知竭力報稱所蒙，而乃缺望鄙爭果於慢上，自于邦法，以致人言稍褻前恩，尙附輕典，往其修省，思補厥愆可！

皇城使巴州刺史宋安道落巴州刺史制

勅某等：班祿所以勸能，制罰所以懲事。爾等執技備官久矣！一有所試，而其效皆無可言。竊位素餐之辜，法不可以無懲也。稍從降黜，示有典刑，往其深省厥愆，以稱食功之意可！

皇城使宋安道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衛州團練副使不簽書本州公事制

勅某爾等以醫入侍先帝疾，殆至於弗寤而皆莫能知。居其官而不能與食焉而怠其事，皆法刑之所當施。深惟先帝之仁，故不忍加誅，而宥爾等于外。願省厥辜，往其戒哉！

遣官人文思副使王用內殿承制制

勅某爾嘗犯禮，以失厥官；宗祀既成，均休宥辜。序于廷內，其往慎哉！

未復舊官人劉舜臣禮賓副使制

勅某爾嘗爲州，坐法以免，既更新令，未卽故官。寵以命書，介于諸使，惟慎厥後，以稱恩榮！

遣官人前供備庫副使崔懷忠內殿承制制

勅某朕聞士大夫或以一書之故，棄而不錄，故常因赦令，使得復序厥官。爾久以才能，外更任使，雖嘗廢也，有足哀矜，列職內朝，往其祇服！

特勅停人守祕校胡東之守祕校制

勅某爾嘗坐小何，既更大慶，往就祿次，以須器使。朕於用士，固不以一眚而廢材，惟敬厥修，以永終譽！

堂後官大理寺丞張慶隨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勅某爾職爲堂屬，名在理官，祇慎無疵，至于三歲。進官一等，有藉於朝，往其懋哉！是亦榮矣！

右班殿直彭士方容州別駕制

勅某爾爲小吏，自致廷臣，能稱厥修，至于告老，列職州佐，以爲歸榮可。

攝荆南文學張銳守荆南府參軍制

勅某等異時設科，以待武力智謀之士，而爾等實應令焉。嘗攝一官，既更新令，稍卽序錄，其往勉旃可。

單州文學周大亨密州司馬制

勅某爾不勉厥修，以取辜廢，既更赦令，復齒官聯，善補悔尤，尙有終譽可。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余靖奏高郵軍醫博士沂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以方伎，有聲淮南，今方維接撫之臣，以爾自隨，而請加一命。爾宜知夫名之不欲以假人也，而能慎行以稱焉可。

蔡襄奏醫人李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從事於醫久矣，而吾左右親信之臣，稱爾之行能，請一命焉。厥有故常，以爲爾寵，其思淑慎，以稱褒嘉可。

程戡奏延州醫助教房用和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延州鎮撫一方，而將吏皆吾扞城之用。爾共醫事，莫府所稱，甄序以官，往祗厥服可！

胡宿奏醫人夏日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夫論思勸講之臣，實吾耳目腹心之賴，而爾能執技，調護其安，請命于朝，以爲爾寵。吾其錫爾，往矣勉哉！可！

范鎮奏成都府醫人王獻臣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有邦人，爲吾近侍，稱爾實學，尤良於醫。序試一官，往其祗服可！

歐陽修奏醫人夏日華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天下安危治亂，其責在乎政事之臣；責之如此其深，則遇之豈可以不厚？故其有求於上，吾皆聽許而不違。今修以爾能醫，而爲之請命，吾其加錫，以示不違於大臣。爾往懋哉，當知夫名不可假可！

趙概奏醫人武世安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古者聖人爲醫藥以濟民命，而又建官制祿，考其所治之全失，而上下以勸焉。其於愛人也深矣！爾能執技以濟衆，而見稱於大臣，使試一官，以爲爾勤。其思勉勵，以稱褒嘉可！

贈安遠軍節度使馬懷德遺表門客吳璽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制

勅某懷德嘗將衛兵而其卒也求官其客觀爾所主以知爾材往試一官勉思自稱可

河東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何郟奏梓州醫博士謝愈試國子四門助教不理選限制

勅某爾以方技自名爲選臣所薦其於行藝必有可稱俾試一官以爲爾寵可

殿中省尙藥奉御直醫官院仇鼎充翰林醫官副使制

勅某古者視疾醫之念失而上下其食所以明沮勸也爾以技事上久而有勞選序厥官往欽無斃可

學士院孔目官梓州司戶參軍周元亨成都府溫江縣主簿制

勅某爾服采禁林有勞可錄宗祈之屢外序一官往慎典刑保茲祿仕可

昭文館正名守當官陳旦利州司戶參軍依前充職制

勅某朕初卽位大賚四海爾役于書林久矣序官州掾往慎厥修可

朝堂知班引贊官遊擊將軍守右金吾衛長史魏昭永恩州錄事參軍制

勅某：宗祀之成，並蒙禔福。爾價贊朝事，有年於此矣。出長州掾，往其勉哉？可！

朝堂正名知班驅使官楊忠信吳安期何惟慶並特授將仕郎制

勅某：爾等廢奔于朝，以給煩使，致勤厥職，爰及再期。既序一官，往共舊服！可！

都省正名驅使官袁士宗守蓬州蓬山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勅某：爾以勤服柔，積有歲年，外序一官，往共初服。守爾祿次，厥惟慎哉？可！

中書守當官鄆州司戶參軍衛進之青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爾給事相府，服勤歲久，因時慶賜，求得外遷。往掾大州，勉共厥服！可！

朝堂知班驅使官張歸一李汶並開州開江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勅某等：爾廢奔走以給朝廷之事久矣，有勞可錄，序以一官；往懋厥勤，乃其無疆！可！

三司開折司守關前行滑州別駕王亨鄭州司馬制

勅某：爾實掌書以佐計官之治，若而知止，予念爾勞。司馬于州，往惟祗服！可！

學士院勸留官遂州司戶參軍莊詡青州壽光縣尉制

勅某宗新成禮，覃澤萬方，駸奔之吏，遷有常法，序爾一尉，往其勉哉！

中書錄事守成都府別駕魏貫游擊將軍充中書守闕主事，中書守闕錄事守

大名府別駕張世長中書錄事制

勅某等：隸名中書，能自祗飭，今吏員有闕，故遷以補之。往懋厥勤，無隳于職！

客省承受李懷曦秦宗古遂州司戶參軍制

勅某：宗祀之恩，覃於小吏。爾服勤久矣，宜序一官，往勵厥修，以共舊服！

泐堂五院副行首左千牛衛長史周成務金吾衛長史制

勅某等：役于宰屬，積歲有勞，升秩衛官，序遷職服。往共厥事，惟既乃心！

泐堂五院正名驅使官鄭州司戶參軍呂昭序常州宜興縣尉制

勅某：爾以州掾之名，而役于宰屬，豫蒙慶施，當得外遷。往惟廉清，可以保祿！

秘閣選滿楷書充編修院權書庫官袁舜卿濰州北海縣尉制

勅某：掌書贊事，積歲有勞，甄序一官，往其祗服！

尚書都省額外正名年滿令史邊士寧青州益都縣尉制

勅某：爾以書贊治，績歲有勞；請命于朝，序官一尉。往共厥職，無敢弗祇可！

太常寺太樂署院官郭餘慶應州金城縣主簿制

勅某：爾隸于太常久矣！吏員有闕，當得進選。命以一官，往其祇服可！

右街司正名孔目官張文仲蓬州蓬山縣主簿依前充職制

勅某：祇載厥職，於今十年；稽狀有司，序于官簿。往共舊服，無棄前勞可！

吏部侍郎平章事曾公亮奏向當人趙化基制

勅某：朕布神之惠，而陪隸與焉；爾服厥勤，受茲甄寵。名者先王所慎，以與人者也；往思淑慎，以稱之可！

青州奏壽光縣豐城村張贊獨孤用和各年一百一歲並本州助教制

勅某：人壽至於百年，則闕天下之故多矣！寵以官號，使助守令教訓百姓，豈不宜哉？爾實應書，往其欽服可！

安化中下州北選鎮蠻人一百一十人並銀酒監武制

勅某：聲教所覃，爾惟祇服；克有各位，榮于種落。又輸方物，來效厥勤；其錫異恩，以嘉能享可！

壽州稅戶李仲宣李仲淵本州助教制

勅某：淮人阻飢，朕欲開倉，爾能輸米，來助有司，賞以一官，往其祇服可！

宿州臨渙縣柳子鎮市戶進納斛斗人朱億弟傑本州助教制

勅某：調恤阻飢，朝廷之政，爾能輸積，以助有司，褒賜一官，往其祇服可！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勅某：河水衍溢，且爲民蓄，爾能輸薪，以佐有司之急，加爾以試官之賞，其思慎行以稱焉可！

策問

一

問：堯舉鯀於書，詳矣。堯知其不可，然且試之，邪抑不知之也？不知，非所以爲聖也；知其不可，然且試之，則九載之民，其爲病也亦久矣。幸而羣臣遂舉舜禹，不幸復稱鯀，此亦將以九載試之邪？以堯之大聖，知鯀之大惡，其知之也，足以自信不疑矣。何幸於羣臣也？必曰：吾唯羣臣之聽，不自任也。聖人之心，急於救民，其趣舍顧是否何如？豈固然邪？必以爲後世法，得無明哲之主，牽制以召敗者邪？或曰：堯知水之數，故先之以鯀，或曰：「久民病以大禹功。」是皆不然。堯必不以民病私禹，禹必不以利民病而大己功。以民病私其臣，利民病以爲己功，爲在其爲堯禹也。又以爲泥於數，其探聖人滋淺矣。且謂之有數，鯀何罪其殛死也？聖人之所以然，愚不能釋，吾子無隱焉耳！

二

問：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大哉古之君臣，相戒如此！夫雖有知人之明，而無安民之惠心，未可與爲治也。有安民之惠心，而無知人之明，則不能任人。雖欲安民，亦有所不能焉。然而天子之尊也，四海之富也，自公至于士凡幾位，自正至于旅凡幾職，所謂知人者，其必有術，可以二三子而不知乎？

三

問：聖人治世有本末，其施之也有先後。今天下困敝不革，其爲日也久矣。治教政令，未嘗故聖人之意，而爲之也，失其本，求之末，嘗後者反先之，天下靡靡然入於亂者，凡以此。夫治天下不以聖人所以治，其卒不治也；則爲士而不閑聖人之所以治，非所以爲士也。願二三子盡道聖人所以治之本末，與其所先後，以聞於有司。

四

問：記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也。夏商受命，固有祖考，奚無追王之事邪？

五

問：聖人之爲道也，人情而已矣。考之以事而不合，隱之以義而不通，非道也。洪範之陳五事，合於事而通於義者也。如其休咎之効，則子疑焉。人君承天以從事，天不得其所當然，則戒吾所以承之之事可也。必如傳云：人君行然，天則順之以然，其固然邪？嘗嘗暘若，狂常雨若，使狂且僭，則天如何其順之也。堯湯水旱，奚尤以取之邪？意者微言深法，非淺者之所能造，敢以質於二三子！

六

問：述詩書傳記百家之文，二帝三王之所以基太平而澤後世，必曰禮樂云。若政與刑，乃其助爾。禮節之樂和之，人已大治之後，其所謂助者，幾不用矣。下三王而王者，亦有議禮樂之情者乎？其所謂禮樂如何也？儒衣冠而言制作者，文采聲音云而已。基太平而澤後世，儻在此邪？宋之為宋久矣，禮樂不接於民之耳目，何也？抑猶未可以制作邪？董仲舒王吉以為王者未制作，用先王之禮樂宜於世者，如欲用先王之禮樂，則何者宜於世邪？

七

問：舜命九官，三后在焉。呂刑所謂三后恤功于民，乃堯命之，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以功次之，禹也；稷也，伯夷也，其可也；以事次之，民之災也，富之也，教之也，其可也。今考其文辭，未有次焉，何也？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降典也，則以民云；制于刑之中，則以百姓云，何也？

八

問：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為之節。然其所以法，意不相師乎？

九

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記者曰：垂衣裳以辨貴賤，乾坤尊卑之義也。夫垂衣裳以辨貴賤，自何世始？始於黃帝，獨曰黃帝可也；於堯舜，曰堯曰舜可也。兼三世而言之，吾疑焉。二子姑為之解。

十

問：詩言商之所以王，本之契，論周本之，后稷，夫成湯文武之仁聖，而以宮桀紂之天下，此夏商所以破滅而商周得之也，彼千歲之稷契何功焉？其本之也，不有說邪？

十一

問：挂兵於夷狄，以弊百姓，敗游倡樂，賞賜無節，而臺榭陂池宮室之觀修，此國之所以貧；今皆無此，而有司之所講，常出於權利，然亦不足於財，信任親戚後官之家，尊顯公卿大臣之世，布衣嚴穴之秀，蔽鄣而不得仕，此官之所以曠；今皆無此，而所使在位，皆公天下之選也，然亦不足於士，異時嘗多兵矣，而不以兵多故費財，今民之壯者多去而爲兵，而租賦盡於糧餉，然亦不足於兵，異時嘗多馬矣，而不以馬多故費土，今內則空可耕之地，以爲牧，蓋鉅萬頃，外則棄錢幣以取之四夷，然亦不足於馬，此其故何也？

卷十五 序記序

周禮義序

士辨於俗學久矣，聖上閱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時，將播之校學，而臣某竇董馬官，惟道之在政事，其實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

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爲難，然竊觀聖上政法就功

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鷹鸇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彙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故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于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

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外行恂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願臣等所聞如燭火焉，豈足以庚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琢其章，續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書義序

熙寧二年，臣某以尙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綱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夏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錢

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愧歟？謹序。

熙寧字說

文者，奇偶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二，而生生至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本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與夫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爲不可忽，而惠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之者，一道德也。

秦燹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爲？余讀許慎說文，而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序錄其說爲二十卷，以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慎所記不具，又多舛，而以余之淺陋考之，且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余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新秦集序

新秦集者，故龍圖閣直學士，尙書禮部郎中，知諫院魏略楊公之文。公以嘉祐七年四月某日甲子卒官，而外嫺開封府推官尙書度支員外郎中山李壽朋廷老治其藁爲二十卷。

公諱啟，字樂道，世家新秦，其先人以忠力智謀爲將帥，名聞天下。至公始折節讀書，用進士起家，嘗提點荆湖北路刑獄，數自擊叛蠻有功，得士卒心，故儂智高反時，自喪服中特起之往擊，其後爲三司副使，天章閣待制，侍讀知制誥，數以言事有直名，故遷龍圖閣直學士，知諫院。又數言事，無所顧望，所言有人所不能言者，故其卒

天子錄其忠，賚賜之加等；而士大夫知公者，爲朝廷惜也。

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誦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嗟乎！蓋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老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尙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

予之令鄭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某序。

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靈翟之文章，榦栝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魍魎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以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

君姓吳氏，家於山趾，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靈翟之文章，榦栝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願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

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鏤刻萬物而按之以藻續，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送陳興之序

先人爲臨江軍判官，實佐今駕部員外郎陳公，其後二十五年，公之子興之主泰之如臯，某爲判官淮南，以事出如臯遇之，相好也，其後二年歸京師，興之亦以進士得嘉慶院解復遇之，相好加焉。

興之試禮部有日，今宰相其世父也，奏前試罷之以避嫌，興之嘗遠官踰數月，乃得臯之晉江主簿去。陳公世大家，仕官四十年，連坐謫，流落不得所欲，其意不能毋望興之貴富世其家也，興之亦誠博學能文辭，有氣節，吾意其爲進士，宜有得焉，今失所欲，又爲所謂主簿者，遠其親三千里，不啻是其心獨能毋介然者邪？

夫大公之道行，上之人子弟苟賢者，任而進之，無嫌也；天下之人，固亦不以嫌之。今興之去，知者皆憐其才，之可以進焉而不得，無以慰其親也；吾於興之，又世故，故又爲之思，所以慰其親，豁其心之介然者，不得其說，而猶以悲大公之道不行焉。

送李著作之官高郵序

君之才，搢紳多聞之。初，君旼金陵，酒政，人皆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將優爲之，曰：「孔子嘗爲粟田委吏矣，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蕃而已矣。」旼而又得調高郵，關吏人復惜君不試於劇，而淪於卑冗；君言如初，色滋蔓喜於戲。今之公卿大夫，據微乘機，鑽隙抵巇，僅不盈志，則戚戚以悲；君乃傲然反之，此蒙所以高君也。抑有

猶焉，古之柄國家者，有戰景藏采，恬處下列，拔而致之朝，使相讓謀，今豈不若古邪？奚遂君請而弗拔也？

石仲卿字序

子生而父名之，以別於人云爾，冠而字，成人之道也。奚而爲成人之道也？成人則貴其所以成人，而不敢名之，於是乎命以字之。字之爲有可貴焉，孔子作春秋，記人之行事，或名之，或字之，皆因其行事之善惡而貴賤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而已，人有可貴而不失其所以貴，乃爾其少也。

聞人石仲卿來請字，予以子正字之，附其名之義而爲之云爾。子正於進士中名知經，往往脫傳注而得經，所以云之意，接之久，未見其行已有闕也，庶幾不失其所以貴者歟？

伴送北朝人使詩序

某被勅送北客至塞上，語言之不通，而與之並轡十有八日，亦默默無所用吾意。時竊詠歌以娛愁思，嘗笑語鞍馬之勞，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諸遊讒之善，尙宜爲君子所取，故悉錄以歸，示諸親友。

唐百家詩選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誦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唐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善救方後序

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一臣某伏讀善救方而竊歎曰：「此可謂不忍人之政矣。」夫君者，制命者也；推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君臣皆不失職，而天下受其治。方今之時，可謂有君矣。生養之德，通乎四海。至於蠻夷荒忽，不救之病，皆思有以救而存之；而臣等雖賤，實受命治民，不推陛下之恩澤而致之民，則恐得罪於天下，而無所辭誅。謹以刻石，樹之縣門外左，令觀赴者自得而不求有司云。皇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序。

送陳升之序

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一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然仁而有餘於仁矣；予子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下矣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作而任大臣之事，宜有大此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予子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烝然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誤而逆疑焉；暴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誤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誤懲之矣。

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為此則奈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奈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能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予子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揚劉，揚劉以其文詞舉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麗，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佞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佞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佞者邪？豈唯其言而已。昇子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諷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襲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揚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襜褕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

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貴名。子弟豪者馳騁獵犬爲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遇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已。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逆夏先生教之。旣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譽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愈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悻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斐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謫於不已。

不予愚而從之遊，嘗謂予言「父母之恩，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得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彌於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慚者，亦多矣。昔之譽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子所宜慚哉？姑持子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寤，寤而歸，子卽書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

卷二十六 序記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巖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推理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爲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爲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祠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湑，莫不有。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於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

以記其成。

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爲之官師。爲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辯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靡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爲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爲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爲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爲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廢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送，爲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被陷時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

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淵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爲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駟衰矣。尙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歎之不已，凡以此也。

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瞽瞍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旣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爲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

爲之難，則是心非特奉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尙同之論，彼其爲愚，亦獨何異於秦鳴呼道之不久矣。揚子曰：「如將復舊其所說，莫若使諸僑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

今天子以盛德新卽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於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於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度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俾昏冥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況乎學問之民，故余爲書二侯之墳，因道古今之變，及所冀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過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諂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嫌，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者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概吾心，爲可樂也已。

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勝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

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尙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有楊偁已上得其官，自郭勣已下又得其任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鐫之東壁。

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桀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悉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於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

夫城郭之不設，甲兵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不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

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甃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一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

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

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慮，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格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

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羣牧判官太常博士王某記。

太平州新學記

王安石文集 卷二十六

太平新學在子城東南，治平三年司農少卿建安李侯定仲求所作。侯之爲州也，寬以有制，靜以有謀，故大罰戮，而州旣治。於是大姓相勸出錢，造侯之庭，願興學以稱侯意，侯爲相地遷之，爲屋百間，爲防環之，以待水患，而爲田二十頃，以食學者。自門徂堂，閔壯麗密，而所以祭養之器具，蓋往來之人，皆莫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旣成矣，而侯罷去，州人善侯無窮也，乃來求文以識其時功。

嗟乎學之不可以已也久矣，世之爲吏者或不足以知此，而李侯知以爲先，又能不費財傷民，而使其自勸以成之，豈不賢哉！然世之爲士者知學矣，而或不知所以學，故余於其求文而因以告焉。蓋繼道莫如善，守善莫如仁，仁之施自父子始，積善而充之，以至於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推仁而上之，以至於聖人之於天道，此學者之所當以爲事也，昔之造書者實告之矣。

有聞於上，無聞於下，有見於初，無見於終，此道之所以散，百家之所以惑，學者之所以訟也。學乎學，將以一天下之學者，至於無訟而止，遊於斯，鋪於斯，而余說之不知，則是美食逸居而已者也。李侯之爲是也，豈爲士之美食逸居而已者哉！治平四年九月四日臨川王某記。

繁昌縣學記

奠先師先聖於學而無廟，古也。近世之法，廟事孔子而無學。古者自京師至於鄉邑，皆有學，屬其民人相與學道藝其中，而不可使不知其學之所自，於是乎有釋菜奠幣之禮，所以著其不忘。然則事先師先聖者，以有學也，今也無有學，而徒廟事孔子，吾不知其說也，而或者以謂孔子百世師，通天下州邑爲之廟，此其所以報且尊榮之。夫聖人與天地同其德，天地之大，萬物無可稱德，故其祀實而已，無文也。通州邑廟事之，而可以稱聖人之德乎？則古之事先聖，何爲而不然也？

宋因近世之法而無能改，至今天子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奠孔子其中，如古之爲，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者，亦得爲之，而繁昌小邑也，其士少，不能中律，舊雖有孔子廟，而庠下不完，又其門人之像，惟顏子一人而已。今夏君希道太初至，則修而作之，具爲子夏于路十人像，而治其兩廡，爲生師之居，以待縣之學者，以誓屬其故人臨川王某使記其成之始。夫離上之法，而苟欲爲古之所爲者，無法流於今俗，而思古者不聞教之所以本又義之所去也。太初是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其不可以無傳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乎，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伐，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

至今上卽位，讓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萊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

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閤於其居之東偏，撥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嗜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皇祐五年十月日記。

信州興造記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帖柔，隱訕發舒，旣政大行，民以甯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

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燭半，水破城，城府寺，苞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孤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贖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贖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羣府之缺，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迴車，築二亭於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寧，月吉所以屬賓也。

凡爲梁一，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屋室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揀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遠矣。

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馳舍之不中，元姦宿孽，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疾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十月二十日，臨川王某記。

餘姚縣海塘記

自雲柯而南，至于某，有隄若干尺，截然令海水之潮沙不得冒其旁田者，知縣事謝君爲之也。始隄之成，謝君以書屬予記其成之始，曰：「使來者有考焉，得卒任完之以不墮。」

謝君者，陽夏人也，字師厚，景初其名也。其先以文學稱天下，而連世爲貴人，至君遂爲文學世其家，其爲縣

不以材自負，而忽其民之急。方作隄時，歲丁亥十一月也，能親以身當風霜氛霧之毒，以勉民作而除其藺。又能令其民翕然皆勸趨之，而忘其役之勞，遂不踰時，以有成功。其仁民之心，效見於事如此，亦可以已，而猶自以為未也；又思有以告後之人，令嗣續而完之，以永其存。善夫仁人長慮却顧，圖民之民，如此其至，其不可以無傳，而後之君子考其傳，得其所以為，其亦不可以無思。

而吳時子嘗以事至餘姚，而君過予，與子從容言天下之事。君曰：「道以閔大隱密，聖人之所獨鼓，萬物以然而皆莫知，其所以然者，蓋有所難知也。其治政教令施為之詳，凡與人共，而尤丁甯以急者，其易知較然者也。通塗川，治田桑，為之隄防溝澮，以禦水旱之災，而興學校，屬其民人，相與習禮樂，其中以化服之，此其尤丁甯以急，而較然易知者也。今世吏者，其愚也固不知所為，而所謂能者，務出奇為聲威，以驚世震俗，至或盡其力以事刀筆簿書之間而已，而反以謂古所為尤丁甯以急者，吾曾為之，而曾不足以為之；萬有一人為之，且不足以名於世，而見謂材，噫，其可歎也。夫為天下國家，且百年，而勝殘去殺之效，則猶未也，其不出於當時，一子良以其言為然。」

既而聞君之為其縣，至則為橋於江，治學者，以教養縣人之子弟，既而又有隄之役，於是又信其言之行，而不予欺也。已為之書其隄事，因并書其言終始，而存之以告後之人。慶曆八年七月日記。

通州海門興利記

余讀函詩「以其婦子，饑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函之人帥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歐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函之吏自為，而不苟於其民，豈

非所謂有志者邪？

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北海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驪取江雨，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踴躍然奮其德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

興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齒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卷二十七 序記記

鄞縣經遊記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縣出，屬民使浚渠川，至萬靈鄉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硯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辛巳，下靈巖，浮石漱之壑，以望海，而謀作斗門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童山，宿景德寺。寅明，與其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莊過五峰行十里許，復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寅明，觀新渠及供水灣，還食普甯院。日下景，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寅明，戒桃源清道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遊褒禪山記

襄禪山，亦謂之華山。唐僖宗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襄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

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蔽，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讖，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讖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以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城陂院興造記

靈谷者，吾州之名山，衛尉府君之所葬也。山之水東出而北折，以合於城陂。陂上有屋曰城陂院者，僧法冲居之，而王氏諸父子之來視墓者，退輒休於此。當慶曆之甲申，法冲始傳其毀而有之，至嘉祐之戊戌，而自門至于寢，淨房之所宜有者，新作之皆具。

乃聚其徒而謀曰：「自吾與爾有此屋，取材於山，取食於田，而又推其餘以政所無，然猶不足以完也，而又取貨力於邑人以助，蓋爲之以八年而後吾志就，其勤如此，不可無記。惟王氏世與吾接，而衛尉府君之葬於此也，試往請焉，宜肯於是，其徒相與鑿石於庭，而使來以請。」

慈溪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政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歲、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僮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

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斷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于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

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一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于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

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萬宗泉記

僧道光得泉之三年，直歲善端，治屋龍井之西北，發土得沈泉二，萬宗命溝井而合焉。東爲二池，池各有溝，注于南池而東南，其餘水以溉山麓之田。既整，善端請名，余爲名其泉曰萬宗云。

揚州龍興講院記

予少時客遊金陵，辱屠慈禮者從予遊。予旣吏淮南，而慈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講，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吏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巧食飲以卒日，視其屋

得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豈有述焉。」噫，何其能也。

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窘形，難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甯獨禮耶？以彼之材，由比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撫州招仙觀記

招仙觀在安仁界西四十里，始作者與其歲月，予不知也。祥符中，嘗廢，廢四五十年，而道士全有明以醫游其邑，邑之疾病者賴以治，而皆憂其去，人相與言州出材力，因廢基，築宮而留之，全與其從者一人，爲留而觀復興。全識予舅氏，而因舅氏以乞予書其復興之歲月。

夫宮室器械衣服飲食，凡所以生之具，須人而後具，而人不須吾以足，惟浮屠道士爲然，而全之爲道士，人須之而不可以去也，其所以養於人也，視其黨可以無媿矣。予爲之書，其亦可以無媿焉。慶曆七年七月復興之歲月也。

石門亭記

石門亭在青田縣若千里，令朱君爲之。石門者，名山也；古之人咸刻其觀遊之感慨，留之山中，其石相望。君至而爲亭，悉取古今之刻立之亭中，而以書與其甥王某，使記其作亭之意。夫所以作亭之意，其真好山乎？

其亦好觀遊眺望乎？其亦於此留民之疾憂乎？其亦燕閒以自休息於此乎？其亦憐夫人之刻，暴剝偃蹇，而無所庇障，且泯滅乎？

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廣大茂美，萬物附焉以生，而不自以為功者，山也。好山，仁也；去郊而適野，升高以遠望，其中必有慨然者，書不云乎？「子筆遜于荒。」詩不云乎？「一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一夫環顧其身無可憂而憂者，必在天下，憂天下亦仁也。人之否也，敢自逸，至即深山長谷之民，與之相對接而交言語，以求其疾，憂有其塞而不聞者乎？求民之疾，愛亦仁也。政不有小大，不以德則民不化服，民化服然後可以無訟，民不無訟，令其能休息無事，優遊以嬉乎？古今之名者，其石幸在其文信善，則其人之名與石，且傳而不朽；成人之名而不奪其志，亦仁也。作亭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

撫州通判廳見山閣記

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為閣於其舍之西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為之名曰「見山」。且言曰：「吾人脫於兵火，洗沐仁聖之膏澤，以休其父子者餘百年，於今天子恭儉，陂池苑囿臺榭之觀，有堙毀而無改作，其不欲有所騷動，而思稱祖宗所以憫仁元元之意，殊甚。故人得私其智力，以逐於利而窮其欲，自雖蠻夷湖海山谷之聚，大農富工豪賈之家，往往能廣其宮室，高其樓觀，以與通邑大都之有力者爭無窮之侈。夫民之富溢矣，吏獨不當因其有餘力，有以自娛樂，稱上施耶？」

又況撫之為州，山耕而水葍，牧牛馬，用虎豹，為地千里，而民之男女以萬數者，五六十地，大人衆如此，而通判與之為之父母，則其人奚可不賢？雖賢豈能無勞於為治？獨無觀游食饗之地，以休其暇日，殆非先王使小人以力養君子之意，委所以樂為之就此，而忘勞者，非以為吾之不肯，能長有此，顧不如是，不足以待後之賢者爾。

且夫人之慕於賢者，爲其所樂與天下之志同而不失，然後能有餘以與民，而使皆得其所願。而世之說者曰：「召公爲政於周，方春舍於蔽芾之棠，聽男女之訟焉，而不敢自休息于宮，恐民之從我者勤，而害其田作之時。蓋其隱約窮苦，而以自媚於民如此，故其民愛思而詠歌之，至於不忍伐其所舍之棠，今甘棠之詩是也。」嗟乎！此殆非召公之實事，詩人之本指，特墨子之餘言，贅行，吝細褊迫者之所好，而吾之所不能爲。

於是酒酣，客皆歎，相與從容譽施侯所爲，而稱其言之善，又美大其閤，而嘉其所以名之者，曰：「閤之上流，目而環之，則邑屋草木川原阪隰之無蔽障者皆見，施侯獨有見於山，而以爲之名，何也？豈以山之在吾左右前後，若踏若踞，若伏若鶩，爲獨能適吾目之所觀邪？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施侯以客爲知言，而以書抵予曰：「吾所以爲閤而名之者如此，子其爲我記之。」數辭不得止，則又因吾叔父之命以取焉，遂爲之記，以示後之賢者，使知夫施侯之所以爲閤而名之者，其言如此。

真州長蘆寺經藏記

西域有人焉，止而無所繫，觀而無所逐。唯其無所繫，故有所繫者守之；唯其無所逐，故有所逐者從之。從而守之者，不可爲量數，則其言而應之議而辨之也，亦不可爲量數，此其書之行乎中國，所以至於五千四十八卷，而尙未足以爲多也。真州長蘆寺釋智**福**者，爲高屋建大軸兩輪而標匾於輪間，以藏五千四十八卷者，其募錢至三千萬，其土木丹漆珠璣萬金之闊壯靡麗，言者不能稱也。唯觀者知焉。夫道之在天下，莫非命，而有廢興，時也。知出之有命，與之有時，則彼所以當天下貧窶之時，能獨鼓舞得其財，以有所建立，每至於此，蓋無足以疑。智**福**有才略，善治其徒衆，從余求識其成，於是乎書。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爲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爲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劑，冀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爲之地，故終不得。

蓋有見於無思無爲，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旣以此爲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爲其徒者，多寬平而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優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爲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於彼而可與言者邪？若通之瑞新閩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起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

此二人者，旣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淫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聞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市甌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強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遊，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它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璉諸石。」

大中祥符觀新修九曜閣記

某自揚州歸，與叔父會京師，叔父曰：「大中祥符觀所謂九曜者，道士丁用平募民錢爲堂庑廡，已又爲閣，置九曜像其下，從吾乞汝文，詒其年時，汝爲之。」

臨川之城中，東有大丘，左溪水，水南出而北并于江城之東，以溪爲隄，吾盧當丘上，北折而東百步，爲祥符觀，觀岸溪水，東南之山，不奄乎人家者，可望也。某少時，固嘗從長者游而樂之，以爲溪山之佳，雖異州樂也，況吾

父母之州，而又去吾廬爲之近者邪？雖其身去爲吏，獨其心不須吏去也。

今道士又新其居以壯觀游，閣焉使游者得以窮登望之勝，使可望者不唯東南而已，豈不重可樂邪？道士之所爲，幾吾之所樂，而命吾文，又叔父也，即欲已得邪？惜乎安得與州之君子者游焉，以忘吾憂而慰吾思邪？閣成之日，某年月日也。

揚州新園亭記

諸侯宮室臺榭，講軍實，容俎豆，各有制度。揚古今大都，方伯所治處，制度狹庫，軍實不講，俎豆無以容，不以備諸侯哉？宋公至自丞相府，化清事省，喟然有意其圖之也。

今太常刁君實集其意，會公去鎮鄆，君即而考之，占府乾隅，夷蕪而基，因城而垣，並垣而溝，周六百步，竹萬箇，覆其上，故高亭在垣東南，循而西三十軌，作堂曰「愛思」，道僚吏之不忘宋公也。堂南北鄉，袤八筵，廣六筵，直北爲射埒，列樹八百本，以翼其旁，賓至而享，吏休而宴，於是乎在。又循而西十有二軌，作亭曰「隸武」，南北鄉，袤四筵，廣如之埒，如堂，列樹以鄉歲時，教士戰射坐作之法，於是乎在。始慶曆二年十二月某日，凡若干日卒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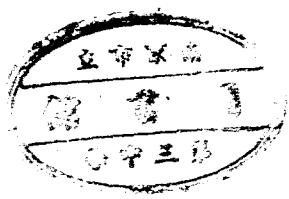
初宋公之政務，不煩其民，是役也，力出於兵材，資於宮之鏡，地瞰於公宮之隙，成公志也。噫！揚之物與監，東南所規仰，天子宰相所垂意，而選繼乎宜有若宋公者，丞乎宜有若刁君者。金石可算，此無廢已。慶曆三年四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廬山文殊像現瑞記

番陽劉定嘗登廬山，臨文殊金像所沒之谷，睹光明雲瑞，圖示臨川王某，求記其事。某曰：「有以觀空，空亦幻，空空以觀有，幻亦實，幻實果有辨乎？然則如予所睹，可以記，可以無記，記無記，果亦有辨乎？雖然，予既圖之矣，余不可以無記也。」定以熙寧元年四月十日，十年九月二十七日，某以元豐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撫州祥符觀三清殿記

臨川之州，城橫溪上，西出，出城之上，有宮巋然，溪之沄沄，流過其下，東南之山，皆在其門戶牖之閒者。曰「祥符觀」。觀之中有屋四，注深五十五尺，廣七十二尺，陞之高，居深十八分之一，極二十有四，門兩，夾窗中象三，旁象二十有六者，曰「三清殿」。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而能有此者，曰道士黎自新。出其力以歸於道士之說，而卒成此者，曰里之人鄧儉。儉之子表，故嘗與子遊，子之歸，表語其父之事，而乞子文，子不能拒也。夫用其師之說以動人者，道士也；子力願出道士下，復何云哉？皇祐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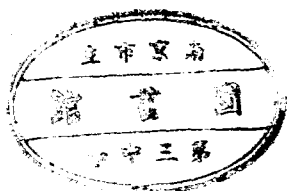


王安石文集 卷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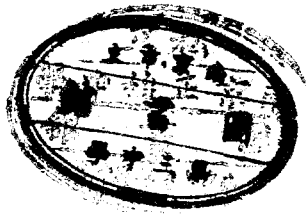
82

4

1



本足
王安石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王安石石文集

卷二十八 書啓書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為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須知其也。唯求仁所擇爾。

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起武夫，免置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

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柔小而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

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猶有莒衛人刺其上，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



(南)

闕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乎？王之揚之水，先東薪而後東楚；忽之揚之水，先東楚而後東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刺其下，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仲周公作攝，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褻，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

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穠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甯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甯侯而已，非魯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蕭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蕭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祭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平王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感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故臭亶時，庶無孽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孽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

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棄也。

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考其

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

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特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能無取。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

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劑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舉行也，以微舉行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者。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

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人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

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入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嘗記此時，此入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子未得爲孔子徒也，子私淑諸人也。」

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感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

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驪於孟子，非若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

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嘗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尋問皆不異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

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

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无悔。

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

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尙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

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

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千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

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答王深甫書一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嘗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

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向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

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

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願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

深甫曰：「正己以享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

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若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願無義命哉？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壘，無壘，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取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

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倥偬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議，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專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願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

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謂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學，有所不治，而治其小學，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入小者罰金，大者纒紉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

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恍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辜固夫善，即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辜，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一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戒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日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他，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

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待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卷二十九 書啓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遊近，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肯，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

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應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

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侘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

私有志焉，願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韶州張殿丞書

宋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

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差。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覺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

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偉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

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

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已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

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講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

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濟滯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輩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吾國（如曲防遏繹）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辭。

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

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漕，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當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請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答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茆然衰疾，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响以隔，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一

某啓：得書承勸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卽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墮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檢大作廩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鄂成珂等諸首，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

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刺手，承占本名，官土人眞節級，更與轉資，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

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亦未有以事乘常董氈也。誠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呻，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

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控董氈，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

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宣！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慮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爲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嵩書

某啓：議者多言遠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僨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僨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僨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忿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

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遠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忿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尙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某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尙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

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內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令來取，與和叔交遊三十年，豈敢復相求於未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非苟以養養爲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脫，竊恐此非公指；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爲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乎？餘留面敘，不宣。

答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法寒，想比日安佳。頃在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爲州，亦用此意。公壽考康甯，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答蔡天啓

某啓：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說同生基，以色立識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相趨備授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冰合此而成身，衆生爲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卽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卽會晤，爲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爲書。

與參政王禹玉書一

某啓：越宿伏惟合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侵加，自惟身事漫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于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爲開陳，使得善遂所欲，而不宜迫上見留，以重某惰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二

某啓：繼蒙賜臨，傳喻聖訓，傍徨踴躍，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願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遁慢之誅，欲及辜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某旣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懷察，幸甚。不宣。

答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例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金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

以盡聖人故也。

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尙，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尙，不知有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吾寒比日侍奉，喜福自愛。

卷三十 書啓書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取而愛之，瞽瞍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賤，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輩之詩是也。沉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

伏惟閣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驚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

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孺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閣下，願殫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篋庫，以終犬馬之養焉。

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瞍侏儒之道，寬行輩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

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
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蒙器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尙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爲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冒也。

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養遇爲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緣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閣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虞幽閒之區寂寞之濱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

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熟於左右者之聽矣。今茲蒙恩厚賜祿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閣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啻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

論者或以爲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致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爲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爲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爲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爲者，豈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

論者又以爲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尙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

然以某之賤，未嘗德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處，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爲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僭使畿內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爲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願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闈者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尙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貧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

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茲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曠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乎居無他尙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爲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綰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願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爲也偷假歲月繫祿賜以微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爲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寬閒之區幽僻之濱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祿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辜退無所託其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

蓋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瞍昏曠侏儒蓬條咸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愛愛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

方今寬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內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爲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稼廩爲其求在外而

欲其內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今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蒙蒙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為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一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虞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比之向時為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即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亦甚可畏。

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亦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召旨既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

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為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為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二

某以不肖，願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閣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為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守出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連迥，數月始至微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啓，以敘區區鄉往之意。過蒙獎引，追賜詩

書言高旨遠，足以爲學者師法。惟寢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強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敢其僭越，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卽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適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尙紛冗，故修啓不蚤，伏惟幸察。閣下以道德爲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尙，惟據所蘊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頗適，但以不才而臨今日之民，宜得事於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聞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棄，知遇特深，建難未久，感戀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獎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福，惟爲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涸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愧恨無窮也。

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閣下乃以初不能

無意爲有憾，此非柔之所敢聞也。

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騫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閣下論爲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答吳孝宗書（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爲之奈何！某亦以烟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

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難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揚雄爲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

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爲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爲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斜擊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爲不類。又子經以爲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自愛。

答吳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尙有欲爲吾弟道者，貴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爲書博矣，所欲爲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爲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爲吾弟道者，可勿

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懼，書不能盡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俸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昧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家廟以今法律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差，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輩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肯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願愛自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爲到高郵，卽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

逢原遠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爲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爲銘最爲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爲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俾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爲足下道爾人之愛逢

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幸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爲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一

某叩頭：得手筆存閱，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壯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賦也。輒留巾篋，永以爲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劇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筆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錄，脫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絕，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遠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篋，永以爲好也。知導引事稍熟，希爲人慎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聲，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筆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啓：適見鍾檢正世美言上舍吳師禮，浙人也，有文學節行，欲爲逢原塔，彼極多人欲塔之，而某逢原節義，故欲娶其女。鍾爲人不妄，吳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

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爲憾。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啓：比聞上下嗷嗷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爲難。沉州縣之勢，固已相違，郭若澤縣，易於拉朽，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一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爲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爲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尊體，動止萬福。向會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爲過當，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爲，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絕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爲贍足。雖然，不應舉，以某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尙寒，伏乞善保尊重！

卷三十一 書啓書

與王逢原書一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着着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言者。而舟即東矣。聞聞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溟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真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一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一又曰。一道之將行也。歎命也。道之將廢也。歎命也。一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于者曰。一然則聖人忘天下矣。一曰。一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一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樂以榮。一初六曰。一拔茅茹。以其彙。正吉。一象曰。一拔茅正吉。志在君也。一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樂以榮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一無世無悶。一樂天知命是也。言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一

帶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一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一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冀其然曰。一我虞吹竽之間。以樂堯舜之道。一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類同。道曰。一柳柳有闕者。被髮濡冠而救之。則救也。一今窺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櫛吳者。無乃近救溺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遠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

世有能論知命之說，而不能重建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剝屣，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論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聞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爲君子而方不已者。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茲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涸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真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留別，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爲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遲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別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暨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從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脫於此矣。事釐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爲者也。逢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尙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未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客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爲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丁元珍、曾子固，尙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徧朝廷，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事釐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爲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爲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未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爲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尙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願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謀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配卒

事，須面敘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於他人！切無所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啓：久阻闊，豈勝向往？繼奉手誥，勤勤懇懇，尤荷眷念。承欲求官觀，方主上躬親麻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輕？謂宜罷勉以俟休命，不須如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爲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一

某啓：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上聰明日濟，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苦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懷。

二

某啓：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戶曹至此，論及說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爲解釋。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聞自愛！

答黎檢正書（併）

某啓：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爲士之所尚者，志之所貴者，道，苟不合

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爲道。唯天下之英才，爲可以與此。故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爲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尙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卽見爲恨。饗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曾欲作書，遣人奉詞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爲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爲發令狀，如此人雖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爲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爲辜，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爲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俗之勢，不得專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誦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爲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冀或一遊從者爲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檄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

劃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滄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特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井，向之渠川，稍積

錢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滯。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粟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

葉爲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爲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滯，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者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爲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

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尊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旣具以聞執事矣，願其屑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忤，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賴於不肯者之言耶？

今歲東南錢糧如此，杯水又絕，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畿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答王伯虎書

尋書問以所疑，知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己，不辱人而已，不辱己，所以爲有義，不害人，所以爲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絕，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爲，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爲左右道之。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做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學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學之中，有足矜者，願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

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怒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

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爲不幸，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爲孔孟者，爲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爲在其爲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答姚闢書

姚君足下：別足下三年於茲，一旦犯大寒，絕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爲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聞，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

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絕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

觀足下固已幾於道，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他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

審如是，其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讎。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餘，豈少耶？君子不爲己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說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悅足下志意之高，辭說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重，不可以無說。

蓋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蓋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蓋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爲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蓋猶不憾也。

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爲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啓封緩讀，心目開豁，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絕之形勝，不俟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實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

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

某嘗慮近世之文辭，弗願於理，則弗願於事，以積積故實爲有學，以雕繪語句爲精新，譬之櫛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縵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

昔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培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備議，相須光潤，苟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勳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則譬李蔣劉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

卷三十二 書啓書

上田正言書一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聞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間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感甚感，願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座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途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若今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

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瘳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繕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踴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邪？豈不免若今之所謂舉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邪？人之疑執事者，以此。

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者，迺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疵，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爲所謂言之效邪？

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于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蓋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

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諒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二

某聞公卿大夫才名與寵兼盛於世，必有大功以宜之，否則君子擣之。執事姿略穎然，出常士之表，應進士中甲科，舉方正爲第一，將朝車通舉刺史事，又陳善策，得靈書召名與寵不已，兼盛於世邪？所未較著者功爾。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文持之，今上接祖宗之成，兵不釋鬪者蓋數十年，近世無有也。所當設張之具，猶若闕然，重以羌首梗邊，主上方覽衆策以濟之，天下舉首戴目，屬心執事者，難以一二計爲執事議者，曰：「朝廷藉不吾以宜，且自費以擅顯效，騰天下屬已之意，矧上惓惓然命之乎？」此固策大功之會也。

抑聞之，嶮嶮者易缺，皦皦者易汙。執事才名與寵，可謂易汙易缺者，必若策大功，適足宜之而已，可無茂邪？恭惟且基輔佐天子秉國事，修所當設張之具，復邊人於安，稱主上所以命之之意，使天下舉首戴目者，盈其願而退，則後世之書，可勝傳哉！董仲舒有是才名，顧不獲此寵，公孫季有此寵，不成此功，有此寵而成此功者，宜在執事，不宜在它草鄙之人，不達大誼，辱獎訓之厚，敢不盡愚。

謝張學士書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若居竊食，動輒愧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遇足下於此，最爲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爲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於後，自己爲多矣。況足下之明耶？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心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答李秀才書

昨日蒙示書，今日又得三篇詩，足下少年而已能如此，輔之以良師友，而爲之不止，何所不至？自涇至此，蓋五百里，而又有山川之阻，足下樂從所聞，而不以爲遠，亦有志矣。然書之所願，特出於名，名者古人欲之，而非所以先。足下之才力，求古人之所汲汲者而取之，則名之歸，孰能爭乎？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古之成名，在無事於文辭，而足下之於文辭，方力學之而未止也，則某之不肖，何能副足下所求之意邪？

答孫長倩書

孫君足下：比過江寧，家兄道足下雖穉年有奇意，欲務古人事於今世，發爲詞章，尤感切今世事，筆鋒有可畏愛者，語未究，足下來門，見示以文，見貴以教誨，觀足下所爲文，探足下志信然，獨貴教誨爲失其所爲爾。

古之道廢，賡踏久矣。大賢闢起，賡踏之中，率常位庫澤，狹萬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惡官學者不謀道，主祿利而已。嘗記一人焉，甚貴且有名，自言少時迷喜學古文，後乃大寤，棄不學，學治今時文章。夫古文何傷，直與世少合耳，尙不肯學，而謂學者迷。若行古之道於今世，則往往困矣，其又肯行邪？甚貴且有名者云爾，況其下碌碌者邪？反於是，其亦幾何矣？

一 足下何覺之早邪？其亦謀道而不主利祿者邪？語曰：「塗之人皆可以爲禹。」蓋人人有善性，而未必善自充也。若足下者，充之不已，不惑以變，其又可量邪？走將企警嗟慕之不遑，於教誨乎何敢？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南西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入。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墨，雖將相大臣，氣勢頹赫，上所尊寵，文書指屬，勢不得恣，一有罪過，亂詰按治，遂行不諱，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

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教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

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與孫莘老書

某昨日相見，殊怨怒，所示及信獄事，深思如此難處，足下試思其方。因書示及今世人相識，未見有切瑳琢磨如古之朋友者。蓋能受善言者少，幸而其人有意，而與遊者猶以爲揚不信也。此風甚可慮。如某之不肖，雖不爲有道，計足下猶當以善言處我，而未嘗有善言見賜，豈以爲不足語乎？足下尙如此，復何望於今世人也。是爲事，某亦雖多復辨論，非敢自強，祇以所職，直以爲不如是，則亦有所未悟。彼此之理不盡，在他人恐以不能敬受其說，而欲是者因而已。在足下聰明，想宜知鄙心，要當往復窮究道理耳。

古之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蓋無朋友則不聞其過，最患之大者。況某之不肖，所處者非世之所可用，而所任者非身之所能爲，忍心拂性，苟取衣食，而冒人之寄屬，其大過宜日日有方理，稽求可以自脫，冀足下時見諭也。鹽秤子搔擾事，幸疏示其詳，不敢作足下文，字施行，要約束今後耳。足下旣受人民社稷於上官，勢亦不得有所避避，太過則其事將不直，而職事亦何由理也。如鹽秤子事，悉望疏示，自足下職事，然某不敢漏露也。至應，嶺鄉詩奉寄一覽也。秋冷自愛。

上徐兵部書

向蒙執事昇之嚴符，開以歸路，暮春三月，登舟而南，泝江絕湖，縣二千里，風波勁悍，雨潦滯猛，窮兩月乃至家，展先人之墓，甯祖母於堂，十年崇鬱，一旦釋去，戴執事之賜。此時惟重還職不時，以權以慙，然去父母之道，古

人所爲遲遲也。不識執事讀之黃之，宜將何如區區之懷，無以自處矣。

恭惟執事寬通精明，曩著有年，宜留本朝，輔助風教，利權之柄，國家誠重；薦紳之論，猶爲嗟咨。寵靈降集，可拱以俟，伏惟爲國有壽，迓迎休福。某此月治行，承序於左右在旦暮矣。下情無任依歸頌願之至！

上宋相公書

某愚憊淺薄，動多觸罪，初叨一命，則在幕府，當此之時，尤爲無知。自去吏屬之籍，以至今日，雖嘗獲侍燕語，然不能自同衆人之數也。閣下撫接顧待，久而加親，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發使弔問，特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成就人材，哀念一日之雅，而忘其終身不肖之醜。願在私心，宜以何報？

嘗閣下以三公歸第，四方奔走賀慶之時，而某尙以衰麻之故，不能有一言自獻，以贊左右之喜。歲時不居，奄及喪除，可以有獻矣，然所能進於左右，乃不過如此，蓋心之委曲，有不勝言，冀蒙有以恕之而已。

伏惟閣下以直道相先帝，雖已不在政事之地，然絕德至行九州四海所共矜式，朝廷大議在所謀。伏惟爲時自重，幸甚！

上富相公書

某以閣下在相位時，獨蒙拔擢，在常人之情，固以歸德於左右，然某以謂大君子以至公佐天子進天下士，而某適以不肖，誤在選中，閣下非故爲賜也，則某宜不知所得矣。及以不孝得罪天地，扶衰南歸，閣下以上宰之重，親屈手筆，拊循慰勉，過於朝夕，出入牆屏之人，又加賜物以助其喪祭，然後慨然有感概於私心，而雖在攀號

權割之中，不能以須臾忘也。

近聞以旌纛出撫近鎮，而尚以衰麻故，不得參問動止，卷卷之情，何可以勝？日月不處，既除喪矣，而繼以疾病，又念之曲折造次，不足以自達，故曠日引久，而闕然不即敘感，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察之而已。伏惟閣下，以盛德偉譽，豐功茂烈，爲天下所嚮往，而又忠言讜議，終始如一，此志義之士，所以尤勤勤於祝頌也。伏惟體道爲國自重，以答輿人之心，幸甚！

上張樞密書

某恧陋褊迫，不知所向，在京師時，自以備數有司，而閣下方斷國論，故非公事未嘗敢以先人之故，私請左右，脩子姪之禮，及以罪逆扶喪歸葬，閣下方以醫藥自輔，哀疚迷謬，闕於赴告，凡此皆宜得疎絕之罪者也。

然閣下拊循顧待，既久而加親，追賜手筆，哀憐備厚，當是時，某方壘然在喪服之中，無以冀於全存，故不能有所獻，以謝恩禮之厚。今既除喪，可以敘感矣，然所能致於左右者，不過如此，蓋拳拳之心，書不能言，實冀寬大仁明，有以容而亮之而已。

伏惟閣下，以正直相天下，翊堯戴舜，功不世有，辭寵去寄，而退託一州，所以承下風而望餘澤，非特門牆小人而已。伏惟爲國自重，幸甚！

上郎侍郎書一

某啓：伏念先人爲韶州，明公使接其部，存全挽進，誼固已厚。先人不幸，諸孤困蹶，而又遭明公於此時，閱閱煎煎，視猶子姪，兩世受惠，缺然不報，唯其心不敢一日置也。

身賤地遠，不敢輒以書通左右，得邑海上，道當出越，庶幾進幕庭下，解贖年企仰之意，失於間聽，到越而後知安軍還在杭也。不教之罪，無所辭。伏惟專明教之，不違棄絕，以落夙昔之賜幸也。不敢必然說也。既到職下，拘於法不得奔走，以詞下從者，伏惟以道自毒，下情不任，港港之至。

二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筌步趨，伏冀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牆，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韓人之聽，誠以筌不足報感德，空言不能驗欲報之實，願不知執事察不察也。

去年得邑海上，筌當出越，而間聽之謬，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章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云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達，又善門不達，雖其人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海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教之罪於左，古願言不敢必左右之察也。

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駿充墨之賜，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妄自惶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尙不怠。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閣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指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漁業之地，搖動糴戶，使不得成其業，糴戶失業，則必有台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

鄞於州爲大邑，菜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訖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扞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撻以督之，鞭撻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

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訖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鞏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糴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曷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產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

在上之仁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慎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閭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閭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閭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閭下，求增聽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閭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慎也。

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蹙，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閭下惜此也。在閭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

伏惟閭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亡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願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迫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專勢而爲此，以紓

一切之急也。

雖然，閣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閣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辭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爲，安有此而可爲者乎？

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留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上浙漕孫司諫薦人書

某今日遂出城以西，度到潤州，必得復望履焉，故不敢造辭，以戀起居。明州司法吏汪元吉者，其爲吏廉平，州人無賢不肖皆推信，其行喜近文史，而尤明吏事，有論利害事一編，今封獻左右，伏惟暇日，略賜觀省，其言有可採者，不以某之言爲妄，則儻可以收備從吏役使，有仕進之望乎？

蓋薄惡之俗，士大夫之修行義者少矣，況身處汙賤之勢，而清議所不及者乎？勸獎之道，亦當先錄小善，務以下流之有善者爲始。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取及之，惟通古今而明者，嘗不以世之所取，而廢人之爲善爾。

卷三十三 書啓書

上張太博書一

某愚不識事務之變，而獨古人是信。聞古有堯舜也者，其道大中至正常行之道也，得其書，閉門而讀之，不

知憂樂之存乎已也；穿貫上下，浸淫其中，小之爲無間，大之爲無崖岸，要將一窮之而已矣。
中不幸而失先人，母老弟弱，友穿食單，有寒餓之疾，始慄然欲出仕，往卽焉，而乃幸得於今三年矣。唯是憂患疾疹，筋力之憊而神明之昏也；學日以落，而廢職之咎，幾不能以免，其敢出所有以求當世貴者之識哉？其亦偷祿焉而已矣。

今也，執事延之勤，問之密，而又使獻其所爲文，其又敢自閉匿，以重不敏而虛教命之辱哉？謹書所爲原說，誌序書詞，凡十篇，獻左右。夫文者，言乎志者也；既將獻，故又書所志以爲之先焉。冒犯威重，惟赦之！

二

某蠢昧淺薄，不知所以爲文，得君子過顧，不能閉伏所短，以終取憐；聞命之辱，輒具以獻，追自悔，恐且得罪，戾而失所以望於君子者。

伏蒙執事，有時之盛名，而不以矜愚；有使者之重，而不以驕微賤；報之書，授之欲其至於道，加賜所作，使得規而法之，誠見執事之賢於人也。賢與衆人之所以異，不在此，其將安在？

伏惟執事之用心，持久而力行，則瓌偉閎廓自重之士，將皆願綴於門闌之游，豈獨某哉？其將從某者始也。既拜賜，敢不獻其將然。

上人書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自孔子之死久，韓子作，望聖人於百千年中，卓然也；獨子厚名與韓並，子

則非轉比也。然其文卒以難，亦豈深可長者也。

韓愈嘗語人以文矣，曰：「三石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語人以其辭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說以為作文之本意。

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循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某學文久，數以此說以自警。治欲書之，當而傳之人，其誠於事者，則有待矣；其為是非邪？未能自定也。執事正人也，不阿其所好者，書此文十篇，獻左右，願賜之教，使之是非有定焉。

上凌屯田書（八人作）

余聞疾醫之良者，必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歎然以為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余亦深憂其少矣。隱而慮愈窮之心，其族類舊故，有狼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

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蹶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樞，囊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喪服，則嗟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予嘗以鑿哉，犯春秋之義，持子思之說，夢其為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聞哉？

伏惟執事，性仁而期義，憫艱而憐厄，窮人之愈，踰也。而又先人一日之雅，焉，渠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

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為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衰，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

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諱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諱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

梁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聞或性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禍迫陋庫，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與孫子高書

子高足下，辱賜教，獎勞甚渥，反復誦觀，漸生於心。某天介踈樸，與時多舛，始者徒以貧弊無以養，故應書京師，名錯百千人中，不願過為人知，亦誠無以取知於人。獨因友兄田仲通，得進之仲實，二君子不我愚而許之，朋往往有溢美之言，實疑於人，抑二君子實過，豈某願哉？兄乃板其辭以為旆，是重二君子之過，而深某之慚也，其敢取乎？

兄粹淳靜深，文彩焰然，而摧撻鋒角，不自夸奮，具大樹立之器，人所趨慕，宜擇豪異而朋之；願眷眷於某，豈

今所謂同年交者，固皆當然哉？某願從兄游，誠不待同年，然後定也。承日與介第，講肄圖史，商較世俗，甚感甚感！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一私有望於兄焉。

此月奉計牒，當度江南，十一日盡室行，江山清華，有可歎愛，無良朋以共之，亦足憮然。春暄，職外奉親自壽！

與孫侔書一

某頓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于子固文，但事有缺略，向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

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吾兩人與子固，豈當相求於形迹閒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唯碣宜速見示也。某愛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所欲言者，唯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二

某辱手筆，感愧近亦聞正之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理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聲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唯閉門坐臥耳。

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怵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緩而不圖，其能遠來千

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俟面論，此不復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它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著，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三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爲火所燬，爲生之具略盡，所不燬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適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頻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子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請不一一，千萬自愛！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一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

古之君子，尊其身取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實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答孫元規大資書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焉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彼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茫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

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眛聽，以累左右，而自得不敢之誅，願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

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真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久之，其爲罪也大矣。雖聰明寬閔，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答孫少述書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已。兄素固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誦。唯接

兄之日饑，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奉答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問之密跡，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徐，豈某於兄，顧不能哉？此月十二日抵真州，明日當舟行無事，當爲朱先生敘字，且唐所賦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先受鄆辟，爲之奈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怪者衆，何時見兄論之，春暄自重！

答王該秘校書一

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唯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焉，而已宦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貧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尙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耶？且古所謂蹈之者，徒若是而止耶？殆不若是而止也。易子之事，未之聞也，幸教之，亦未敢忽也。

二

某頓首：自足下之歸，未得以書候動止，而以慰左右者之憂，乃辱書告以所不聞，幸甚！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告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者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

且某之不敏，不幸而無以養，故自廢於此。蓋古之人有然者，謂之爲貧之仕，爲乘田，曰「牛羊蕃而已矣」，爲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之不蕃，會計之不當，斯足以得罪，牛羊蕃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亦不足道也。唯其所聞，數以見告，幸甚！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常以今之仕進，爲皆誦道而信身者。願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誦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恥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敢受而有也。惟是不教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答楊忱書

承賜書，屈欲交之，不知其爲懼與媿也。已又喜焉。聞君子者，仁義塞其中，澤於面，浹於背，謀於四體而茁於言，唯志仁義者，察而識之耳。然尙有其貌濟，其言匱，其實匱者，非天下之至察，何與焉？某嘗窮觀古之君子，所以自爲者，願而自付其中，則欻然，又思昔者得見於足下，俯數刻爾，就使其中有絕於衆人者，亦未嘗得與足下言也。足下何愛而欲交之邪？或者焯然察其有似邪？夫願而自付其中，則欻然，其爲貌言也，乃有以召君子之愛，宜乎不知其爲懼與媿也。然而足下自許不妄交，則其交之也，固宜相切以義，以就其人之材，而後已。爾則某也，甚有賴其爲言也，可以已邪？

答陳秘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

足下之賜過矣，不敢嘗也。某懦陋淺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而擴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尙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

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及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

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闊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難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余京書

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應今時之變，竊食窮縣，而無勢於天下，非可以道德而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美，義又宏廓，守而充之，以卒不遷，其至可量邪？願告之非其所推疑之語，不以實稱，類有以不敏欺足下者。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己不知人也。」此亦足傷足下知人之明，獨媿而已，不敢當也。

答王景山書

某愚不量力而唯古人之學，求友於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

止於文章邪？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聞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遇，而惠賜之，又語以見存之意，幸甚幸甚！

書稱歐陽承叔尹師魯蔡君謨諸君以見比，此數公今之所謂賢者，不可以某比。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爲能文者，爲李泰伯曾子固康士某與納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徧識，安知無有道與藝閉匿不自見於世者？特以二君概之，亦不可也。況如某者，豈足道哉？恐傷足下之信，而又重某之無狀，不敢當而有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聖人之言如此，唯足下思之而已。聞將東游，它語須面盡之。

卷三十四 書啓書

答鄭大夫書

承教并致令嗣埋銘祭文，發揮德美，足以傳後信今，感惻豈可勝言！衰疾倦於人事，惟頃見令嗣數邀請之，心所愛尚，不知應接之勞也。不圖奄忽，遂隔生死，言及於此，祇傷慈念。然壽夭有命，悲痛無補，惟當以理自開釋耳。無緣會晤，千萬良食自愛！

與章參政書

自聞休命，日與賢士大夫同喜。承謚示，重以感愧；又喜動止多福。某外尸榮祿，幸可以小愒，而瘖喘稍瘳，即昔耆眩，投老殘年，況不復久，唯祝公爲時自愛，勉建功業，稱明主眷遇而已。書不逮意，相蒙慈亮。

與王宣徽書一

某頓首再拜：阻闕門牆，浸彌年月，惓惓鄉往，豈可勝言！某屏居丘園，衰疾日嬰，闕於修問，想蒙矜恕。北都衝校，偶至北山，得聞比日動止康豫，深慰鄙情也。南北遠闊，無緣進望，履烏惟冀為時倍保崇重，無任禱頌之至。

二

某頓首再拜：留守宣徽太尉台座：久遠言侍，豈勝瞻仰！山川阻闕，修問曠疎。竊惟尊體動止萬福，門內吉慶。新正伏冀為國自重，下情禱頌之至。不宣。

三

某惶恐再拜：伏承屢求自佚，聖上食賢，想必未遂高懷；無緣造詣，豈勝企仰！某衰疾日積，待盡丘園，每荷眷記，但深感切。

與彭器資書

某啓：數得會晤，深以慰釋；遽當乖闕，豈勝係戀？衰疾無緣追路，且為道自愛，謹勅此以代面敘。

與程公闢書

某啓：比承故人遠屈，殊以不獲從容為恨；更煩專使，既以好音，豈勝感悵！陰晴不常，寒暄屢變，尤喜跋涉，動止安豫。平字韻詩，不敢違指，聊供一笑，集古句亦勉副來喻，不足傳示也。尚此阻闕，惓惓可知。千萬自愛，以副情禱也。不宣。

厚之康強，必數相見，久欲致書，未果。幸因晤語，爲道倦倦也。

與李修撰書（復圭）

某啓：比得奉餘論，殊以不從容爲恨。忽復改歲，豈勝恩何！乃煩枉教，慰感何可復言。尤喜勤止多福，日冀別膺休命，復得展晤於丘園未間。良食自慙，不宣。

與徐賢良書

某叩首。罪逆苟活，向蒙賢者不以無狀，遠賜存省，區區哀感，所不可言。自後日欲修問，而乃重煩手教，先加撫慰，重以愧測也。從是北征，計在旬月過潤，去此甚近，以几筵之故，無由一至京口。奉候瞻向之情，可以意知也。自別後，不復治禮，亦時時體中疾病，諸非面見，何可言也。千萬自愛，數以書見及，幸甚。尊兄支福，不及別創也。

與楊蟠推官書一

某頓首。推官足下。辱手筆，所以見教者過當，不敢當也。某不爲通乎道者，曰有志乎道可也，方當求正乎人，其敢正人乎哉。讀足下之文，但知畏之而已。足下固當得賢人者而師之，願造請所聞焉，以私故未遑。謹奉手啓，不宣。

二

某頓首。區區之意，已白左右，卒不見亮，而相責望加焉。夫豈敢有愛哉。特無以當所欲耳。雖然，得聞將試進

其疑者，亦冀足下或有以聞之。不宣。

與孟逸秘校手書一

某頓首。仲依兄足下。自京師奉別，於今已八九年。事物之役，少休息時，不得馳問，但增勤企。忽得書，乃知尚滯下邑，幸得會合，歡慰固無量。顧忝一日之雅，而以公函見賜，竊慚作不知所謂也。拜見在近，千萬自愛。他留面陳。

二

某頓首。昨日以旱事奉報，既而且以書抵王公，言今旱者皆貧民，有司必不得已，不若取諸富民之有良田得穀多而售數倍之者，貧民被災，不可不恤也。度治所已接狀矣，然民既為使者所沮，得無貧懦力不能復自訴者乎？唯念之屯田，必已入城矣，前治宿松事，何其詳也。鋪雞夏求雨雌，不欲忤物性耳。秋涼自愛。

三

某頓首。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別後懷渴殊深，伏惟動止萬福。麟已領得，感作當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齋自是不贖人矣。按田良苦，惟寬中自愛，兩日稍寒矣，尤宜自愛。

四

某頓首。到郡愆忽，欲一詣邑奉見，尚未果，伏惟動止萬福。歲饑如此，幸得賢令君相與為治，宜不至有失所

者。然聞室之藏，尚有所閉而未發者，切以謂方今之急，閣下宜勉數日之勞，躬往隱括而發之，裁其價以予民，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悠悠之議，恐不足卸，在力行之而已。不知鄙見，果可行否？幸一報，有以見教。幸多及，屯田尊候萬福，不及上狀。不知端州何時可以到，此欲及其將至，使人以書迓之，幸一為致問，示及，不久得奉見，未爾自愛！

五

某頓首：某不肖，學不得盡意於文章，仕不得行其所學，苟居竊食，動輒媿心，而世之同好惡者，已云少矣。邁足下於此，最為相盡，義不得諱其不腆之文，過蒙推褒，非所望也。朋友道喪之日久矣，以某之不肖，行於前而悔之於後，自己為多矣。沉足下之明邪？每望教督，而終未蒙，惟足下不遺，以朋友之義見存，不勝幸甚。更數日，遂東去，千萬自愛，不勝思懷也。

六

某頓首：辱書感慰。想按田勞苦，乞自愛！惟下戶所得亦不多，又誠可哀；至於豪右，雖所蠲至少，未為損也。仁明審處之而已。質利甚好，但某亦自質却數十千，恐不免嫌謗也。邑中但痛繩之，豈有不從者乎？按置一二人，自然趨令矣。日夕思一見，無由聞，常因檢覆至近郊，能入城否？或不欲入城，憚請謁之煩，即至近郊，可示諭，當走城外奉謁也。

七

某頓首：辱書感慰，非兄之愛厚，何其能動動不忘如此也？奔走南北，而事多不能如心，去就之際，未知所擇，安能無勞於心邪？不知兄代者何時到平春，暄千萬自愛，以慰鄙懷也。時以書見及，不勝幸願！

八

某頓首：近別殊思渴，雨不足遠止，爲之奈何！兩日欲作書往，而私門不幸，再得小功之計，愁苦豈可以言說邪？元規得南信否？昨日報之，當更重其憂思，然恐其急於得實，又當走人往候之故耳。前日所議云：何欲以公往，可否？然元規方內憂，暇議此否？此決無害事，但己之爲不可耳。更裁之！黃任道書煩送去，無聊上問，不謹，幸憐察！

九

某頓首：幸以一日之雅，而每辱以公禮見加，非所望也。蒙諭具曉盛意，舉監若行，辭不難也。至於閣下治行，自爲諸公所知，不患無知己也。惟以道自釋，餘留面究也。覆辭之入，今歲如何？邑亡歲之凶，固賢令仁佐，政治之所及也，竊以爲慰。

與樓郁教授書

某竊邑無狀，每自隱度，宜得罪於賢者，敢圖不遺，辱賜手筆，而副以褒揚之辭乎？此乃重某之不肖，使不得聞其過惡，而非所以望教誨之意也。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濱，自樂於屢空之內，此某所仰歎也。

答王逢原書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忘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不宣。

答王致先生

某頓首先生足下：久不見顏色，傾渴無量。蒙賜手筆，存獎尤過。新將頗慰民望，固幸甚！足下無事於職，而愛民之心，乃至於此，可以爲仁矣。他留面陳，忽忽不謹。

回文太尉書

某再拜留守太尉儀同台座：久遠言燕，豈勝悵仰！山川阻闊，久曠馳問，仰惟尊體動止萬福。丘園衰疾，候望無階，唯冀爲時，倍保崇重！下情祝望之至，不宣。

回元少保書一

某啓：比承存問，不敢因郵敘感，日調營從之東，馳布悃愾。專使臨門，誼諭稠疊，區區感激，何可具言？承動止康甯，深以爲慰。相望數驛，而衰憊日滋，無緣馳詣，但有鄉往。若春氣暄和，乘興遊行，得陪几杖，何幸如之？未爾聞伏乞良食自重，不宣。

二

某啓：久闕修問，豈勝企仰？新歲想膺多福，貴眷各吉慶。山川相望，拘綴無緣造晤，冀倍自壽重，以副惓惓也。

程公闢想日得從容也。

答范岫提刑書一

某啓：久阻關，豈勝鄉往？承誨喻示及，知舟馭已在近關，良喜動止萬福；冀得瞻晤，又重以喜。餘非面敘不悉。

二

某啓：承營從數辱丘園，得聞餘論，多所開釋。戒行有日，適以服藥疲頓，不獲追路，豈勝愧悵？冒涉方遠，冀良食自養，以慰係戀。謹奉啓以代面敘。

答孫莘老書

某啓：丘園自屏，煩公遠屈，衰疾不獲奉迓，仰惟營從跋涉勞苦，謹遣人馳此奉候，不宣。

答俞秀老書

某啓：比嬰危疾，療治百端，僅乃小愈。竊聞秀老亦久伏枕，近纔康復，不知營從何時如約一至乎？歲盡當營理報甯庵舍，以侍遊榻，餘非面敘不悉。未相見間，自愛令弟見訪，闕於從容，及間邀之，已過江矣。聞不久復來，不及別幅也。

答宋保國書

某啓：使人三至，示以經解，副之佳句，勤勤如此，豈敢爾莽以盧來旨？所示極好，尚有少疑，想嘗從非久淹於符離，冀異時肯顧我，可以究懷。未爾爲時自愛，不宣。

答熊伯通書

某啓：幸得會晤，豈勝欣慰？遽復乖闊，實深悵戀！明日當展親墓，不獲追送，瞻慄旌旆，重增愧恐。唯冀爲時自重，度非久北還，餘非面敘，不可宣究也。

二

某啓：久欲相送於崇果，適值展墓，今日聞舟師尚次淮濱，猶欲與七弟一往，而疲憊殊甚，倦倦之情，何可具言？重煩誨喻，感激激沈氏書，即馳送，幸託婚姻之末，豈勝欣慰？冬寒跋涉，自愛。想公非久淹南方，冀復朝夕會晤於此，爲時自愛，不宣。

答蔣穎叔書

阻闕未久，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爲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起感，特神足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

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爲水，水不可以爲地，地不可以爲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勿着爾。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瓜梵志一切法

不棄，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爭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涉二邊，亦未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

妙法蓮華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導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芬陀利華，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諦，若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以無有像，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難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難以言了也。

卷三十五 書啓啓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待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鎮之節，應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元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虔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恥，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退託，內撥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微，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軌，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獨亮三世，救甯四方，岷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閥，非敢忘於舊德，遂聞新命，竊仰遐風，瞻望門闈，不任擲往之至！

賀致政文太師啓

伏審明制閔煩，安車歸憩，位在三師之首，名兼兩鎮之榮，誕告數聞，具瞻胥慶，豈惟未契，竊仰高風，恭惟致政儀同太師，聲冠時髦，望隆國棟，天應時而生德，帝考實而念功，蕭何漢之宗臣，方叔周之元老，龍靈莫二，宜受祉之難窮，懇惻有加，遂留賢而弗獲，瞻承雖阻，企慕實深。

賀留守侍中啓

伏以露章有請，辭寵甚堅，遂迴煥號之孚，以徇撝謙之美，爰田衍食，舊鎮撫臨，雖非朝廷爵以報功之心，茲見君子廉以激貪之節，高風所泊，薄俗以敦，恭惟留守太保侍中，躬授將明之才，出逢開泰之運，護謀王體，秉執事樞，勳庸已著於三朝，寵祿具膺於多祉，惟時出處，作世表儀，未遑慶牘之修，首辱占書之貺，永言感戰，實被惻綜。

賀留守王太尉啓

恭聞季號，崇獎著明，肇建節旄，再司管籥，匪周邦之獨慰，乃黎獻之交欣，伏惟留守太尉，朝廷偉材，宗廟貴器，華問既大，寵祿用光，取甘茂之十官，最先諸老，間季友於兩社，乃允具瞻，將壇之拜，既崇，公衮之歸，豈晚，某者蒙識拔，尚阻趨承，踴躍之私，實爲倍百。

賀致政趙少保啓

竊審抗言辭寵，得謝歸榮，繇西省諫諍之官，序東宮師保之位，殿庭鳴玉，尚仍前日之班，里舍揮金，甫遂高年之樂，伏惟慶慰資政少保，懋昭賢業，實亮聖時，伯夷之直惟清，仲山之明且哲，所居之名赫赫，豈獨後思，爾瞻

之飾巖巖，方當上輔，遂從雅志，實激貪風，未卽披承，徒深欽仰。

賀呂參政啓

竊聞明命，登用大儒，是宜夷夏之交歡，豈特親朋之私慶。某官以君子之器，值聖人之時，直道正言，石投水而必受，涇辭歎行，雪見晞而自消。果膺夢卜之求，式受鈞衡之任。王功方就，庶無一篑之虧；國勢已安，更加九鼎之重。豈徒惠好，過示搗謙。冀同雅操之堅，以稱茂恩之厚。

回謝王參政啓

伏審光被上恩，寵參國論，明繕敷告，庶位交忻。歷選迂衡之君，曠咨當軸之輔。尙允達之敢弼，則曰汝無後言；欲舉問之能宣，則曰子有疏附。厭懷協濟，乃稱具瞻。當盛德之日躋，攬衆材而時舉。懋膺休顯，允屬耆明。恭惟參政侍郎，秉哲在躬，推仁及物，告嘉謀于后，學皆會於本原。揚乎號于庭，辭必稽於典要。以陳善閉邪之賴，應贊元經體之求。重念羈單，最稱耆舊。牽絲一府，久承論議之餘；持橐三朝，常出踐更之後。復叨樂於並命，茲竊幸於爲僚。曲荷至懷，先詒重問。方勵同寅之志，敢忘胥顧之勤。

賀章參政啓

承聞大號，登用正人，國論所歸，帝舉時當。伏惟參政諫議，素所蘊蓄，實在生民，久於韜渥。乃遇明主，遠大蓋存乎道術，緒餘宜見夫功名。湖海殘生，門闈未契，方士師之未立，可謂曰知於樂正之有爲。云胡不喜，更荷謚言之無間，但慚慶禮之不先。

免參政上兩府啓

忽奉明綽，俾參大政，蒙恩則厚，攝已不遑，切以聖明之時，尤艱輔弼之任，置人或誤，累上非輕，內揆拙疎，仰慚優渥，雖已陳情而懇避，猶疑浼汗之難迴，敢竭咨衷，更煩公議，伏惟某官，望隆熙世，謀協睿聰，儻矜一介之誠，願借半辭之助，使安常分，無忝盛時，亦所以正選用之繆恩，不獨荷保全之私惠！

答高麗國王啓

伏以畿疆阻闊，觀止無階，道義流聞，瞻言有素，使禮及國，摯寶在庭，逮以好音，申之嘉惠，眷存卽厚，慰感實深！恭惟大王，膺保德名，踐修猷訓，慕榮懷之舊服，襲壽豈之吉祥，莫順節宣，深綏福履，有少儀物，具如別牋。

罷相出鎮回謝啓

比奉制恩，許還宰柄，妨賢廢事，但淹歷於歲時，辭劇就安，更叨逾於寵數，受方國蕃宣之寄，兼將相威儀之多，在於無功，是謂叨寵，此蓋習守太師，忠能與善，美務成人，願惟疲曳之餘，每賴推揚之助，得紆符綬，歸黃丘園，仰玷寵光之私，實踰分願之素。

謝皇親叔赦啓

此者叨被命書，延登接路，方至神之獨運，追羣聖以上行，褒典所加，治功宜稱，願薄材之難強，豈高位之敢安，甫集愧懷，遽承慶問，拜嘉甚寵，敘感奚勝！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親制命，登用臣宗；大忠當興，衆正欣賴。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載賢業，躬合聖時；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逮專國柄，實佐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效；枉者更直，則成湯之舉可知。某久曠著恩，尙竊榮祿，以承流而自效，知馳義之所歸。

回留守太尉賀生日啓

閭史話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仰荷眷憐，豈勝感側！伏惟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聲冠時髦，如吠敢之餘生，乃門闌之舊物，尙負品題之賜，每愧愚庸，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增激懦衷！

除參知政事謝執政啓

此者：登備近司，與聞大政，誤膺休命，良積媿穰！竊念某早以孤生，出階賤仕，稍蒙推擢，遂至叨逾，久於侍從之班，初乏論思之效。皇明繼照，符守外分，亟被召還，得參勸講，已汗禁林之選，更陪宰席之延，據非其宜，知有所自。此蓋伏遇某官，實行忠恕，啓佑善良，因令危拙之身，亦與訐讓之地，敢不自致進爲之義，庶以上同經濟之心。

回王參政免啓

伏審升拜帝恩，進陪國論，孚號布宣於朝位，歡言騰溢於士林，草與朋游，實先慶抃！恭惟某官，元精發秀，沖氣鍾和，贊密命於三朝，薦隆名於四海，大忠無拂，常深簡於上心，經德不同，非外移於衆口，久蕃庇民之施，果膺

賢輔之求。方當上同扶世之歡，庶以自免濼官之責；過煩重問，曲喻至懷；冀同操以就工，遂協謀而許國。

參知政事同宗室賀啓

此者叨被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遜避弗容，省循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博愛，志務上同，肩許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因令孤拙，得冒寵靈；先蒙慶問之勤，尤積媿顏之厚！

同會簽書免啓

伏審顯膺優詔，進貳中樞；伏惟歡慰某官，鍾才宏遠，逢運休明；風東注於宸心，克將明於王政；乃實民瞻之地，實資世濟之才。明命誕敷，師言咸允；而剡章上奏，辭寵更堅；惟祇若於王休，庶共釐於邦采。

上執政辭僕射啓

竊以中臺接路之要，左省侍班之崇；以疇茂勳，乃稱公論；某誤尸宰事，久曠天工；方慙莫副於具瞻，豈意更叨於殊獎？比陳愚款，未賜俞音；伏惟某官，仁在曲成，義惟兼善；特借未辭之助，庶逃虛授之尤。

除宰相上兩府大王免啓一

伏奉制命特授云云，綸綍之言，布宣於朝廷；鈞衡之任，總率於臣工；必收特出之才，乃稱具瞻之實。某叨塵事任，參豫政機，雖有許國之愚忠，初無濟時之明效；久思自弛，以免庶尤；敢圖眷注之私，更冀辨章之地方蒙曲翰，未獲終辭。伏望某官，深亮懇誠，俯垂冷惻；少借半辭之助，以紓曠責之慙！

竊以鈞衡之任，實總於百工；苟非經濟之材，曷照於庶績？某曩叨柄用，已乏事功；方進虛責之尤，豈稱具瞻之實？敢圖隆眷，未獲固辭，伏惟某官仁以曲成，義惟兼濟，願借重言之助，庶逃虛授之慙。

回謝舍人啓

伏審詔試公府，書命帝庭；茂對明綽之恩，遂膺顯服之賜。豫遊惟舊，懷慰良多。舍人美行邁倫，高材濟務；自期翔於朝路，實濯耀於士林。孚號載揚，師虞惟允。未皇贊喜，特枉鳴謙。感愧之私，敷言曷罄？

回韓相公啓

伏審祇服命書，已臨使府；來章得請，尤欣閭里之還。舊俗去思，胥慶旌麾之入。伏惟某官，氣凝簡厚，學造本元；忠義著於三朝，功名垂於一代。銅臺坐鎮，居多恬養之休；棠訟日清，久被仁漸之化。未遑馳慶，先辱貽書，惕然汗顏，俯以拜覲。其為感戴，實倍惓惓。

回文侍中啓

伏審顯奉制書，榮遷官秩；暫解樞衡之密，出分藩輔之憂。伏惟某官，器範曠夷，才猷膚敏；著三朝之茂烈，為一代之宗工。遽辭機務之繁，屢貢近藩之請。詔音賜可，願志願之莫違；寵數有加，唯德功之宜稱。豈期明慈，尚屈謙虛，況當成命之行，允協僉言之望。莫廻冲守，以對茂恩。

卷三十六 書啓啓

同賀冬啓一

伏以七始載華，三微遂著；方明主撫辰之盛，宜哲人膺祉之多。恭惟儀同太師，一代宗工，三朝壽俊，適履新陽之盛，備膺諸福之歸，屬以嬰瀕，阻於稱壽，晞晞祝頌，實倍等夷。

二

伏以四序密移，一陽來復；氣驗管灰之應，官書雲物之占。伏惟某官，佐主以將明之材，庇民以平易之政；踐揚機要，時所具瞻，就立功名，老方益壯。甫臨穀旦，宜介多祥，邈無薦壽之由，第切馳情之極。

三

伏以陽朋初復，圭景寔長；惟勳德之並隆，宜福休之荐至。某官，材高百辟，望重三朝，收善世之榮名，往蕃王室；揚經邦之遠業，復荷天衢，延歧台華，彌增善頌。

同賀正啓一

伏以杓回寅位，德感木行；物乘引達之陽，朝布始和之令。伏惟留守司徒侍中，深忠許國，令德在民；方穀旦之甫臨，宜春祺之協應。某方茲居里，適阻造門，願敘慶之弗遠，在馳誠而曷已。

二

伏以約同寅位，德感木行，品物時亨，吉人類長。伏惟某官，元功致主，茂德宜民，烝庶之所詠歌，神明之所輔相。甬臨穀旦，宜介吉祥。稱慶未遑，鳴謙遽及。感銘之素，敷敘何殫？

三

肇履歲端，始和洽本。惟國元老，荷天純休。伏惟某官，抗志極高，守氣甚約。措之事業而盛大，發爲闡望而輝光。暫息价藩，侍還宰席。瞻馳頌願，倍百等夷。

賀文太師啓

伏以歲旦更始，物得以生。當命相布德之時，乃使民觀象之月。伏惟致政儀同太師，王纘之華，天降之才。翼服命圭，極上公之貴號。神旗豹尾，總全魏之嘉師。宜獲相於明靈，以時膺於載穀。某限以病居在遠，慶賀無階。同善頌於輿人，以自輸於微志。

謝知制誥啓

據非其稱，慚甚於榮。切以通會朝之籍於禁中，出誥命之書於天下。自昔必求乎良士，方今允謂之美官。非夫能道先王之言，及通當世之務。文章足以潤色，知術足以討論。一有誤居，必乖衆論。某素出貧賤，偶遭盛明。諫書雖勤，未免是古之累。更事雖久，終無適時之才。製作淹遲而不工，思慮短淺而不敏。有此一物，自足窮於多士之時。兼是四端，豈宜辱於通臣之列。此蓋伏遇某官，以忠純翼戴，以寬大甄收。謂其引分而無求，儻或負能而有待。因加獎借，使得超踰。蓋大公之賜，所加唯至。論之報爲稱，敢不內益致身之德，庶以上同許國之心。

同謝館職啓

奉府明詔，綜理秘文，凡與交游，舉同慶慰，惟館閣圖書之府，實朝廷俊乂之林，或起賢良進士之高科，或出公卿大臣之列薦，因循流弊，稍容濫進於平府，選用校讎，多得真才於近歲，蓋爲其謀謀之已審，故不必課試，而後知。某官以甚高之資，加至美之行，服異能於大衆，蓋已千人，積素望於明時，固非一日，鉅工所以極論而無礙，先帝所以待用而不疑，雖列職書林，於償未塞，然奮功朝露，其進可量，未獲造門，先承枉駕，私懷感感，豈易敷言。

知常州上中書啓

將母之求，屢關於聽覽，長民之寄，終累於陶鎔，勢則便安，心焉震悸，蓋聞抱關擊柝，所以待士之爲貧，直鐫蒙鏹，所以處人之有疾，其志卑者其獲少，其能薄者其任輕，自非審分以取容，則必近刑而遠謗，如某者，涇淪素業，盡會時恩，備官牧人，旣以貧而擇利，奉使畿縣，又以疾而告勞，甚矣能薄而志卑，宜乎任輕而獲少，尙蒙優詔，猥備方州，自惟缺然，何以稱此，茲蓋伏遇某官，上同一德，而以寬裕處心，旁燭萬情，而以平均待物，遂令疎賤，亦至叨逾，永惟愛國之所存，獨可勤民而上副，顧今州部，已遠朝廷，田疇多荒，守將數易，教條之約束，人無適從，簿書之因緣，吏有以肆，惟是妄庸之舊，當茲涸瘵之餘，自非上蒙寵靈，少假歲月，則牧羊弗息，彼將何望於少休，畫土復壤，此亦無逃於大謾，更期元造，終賜曲成。

知常州上監司啓

蒙恩寬裕，得郡便安，詎日造官，以身受察，竊念某鄙陋之質，拙疎於時，聞先子之緒餘，慕古人之名節，黽勉

仕宦，聊盡爲貧之謀；苟簡歲時，亦預在庭之數。來佐羣牧，甫更二年，數求州符，就更畿縣；願神明之罷耗，當事役之浩穰，漸非其宜，辭得所欲。遂以一身之賤，狼分千里之憂，荷覆露之生成，出雋賢之撫按，竊惟幸會，良用震驚。惟此陋邦，近更數守，吏卒困將迎之密，里閭苦聽斷之煩，自非函容，少賜優假，緩日月之效，使教條之頒，則何以稱督臨，下寬彫瘵。伏惟某官，逢亨嘉之會，奮將明之材，簡在清衷，久於煩使，體愛養元元之意，樂扶持斷斷之能，庶幾始終，得出芘賴。未期望履，尤切馳情，願順節宣，以需褒寵。

上揚州韓資政啓

某受才素卑，越世尤拙，冒干從事之選，積有敗官之憂，汙由恩臨，得以理去，遠離大旆，留止近邦，惟德之依，無時以懈。整僕夫之駕，方爾就途，拜使者於庭，遽然承教，未忘故吏之賤，加賜上樽之餘，望不素然，報將安所，念嘗遠適，願獨長懷，行願高明之才，還處機要，坐令衰廢之俗，復觀太平，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上則侍郎啓一

伏蒙過采，辱議，使承乏官，借寵則榮，循涯而懼，願留平聽，得究下情。頑疏之人，滯固於事，席先子之緒業，玷太常之寺名，備位於茲，歷年無狀，安全者幸，廢去乃宜，何言誤知，欲觀頌試，審處私計，追惟舊聞，不越俎以代庖，蓋言有守，未操刀而使割，可必無傷，輒敢用是固辭，誠願易而他使。依違王事，雖名理之未安，妄冒人知，亦生平之不欲，高明在上，悃悃發中，臨啓怔忡，果於得請。

二

某備官有守，望履無階，職是簿書之憂，缺然竿牘之獻，顧惟薄陋，最荷庇存，實賴感恩之臨，不誅苛禮之磨。惟春且暮，於氣已暄，伏惟養福有經，衛生無恙，伏惟某官望隆先進，德茂老成，言歸典刑，動應的表，早收功於要路，晚得謝於明時，貴而能貧，恬以養智，爲時所嚮，於義可師，伏惟順序節宣，慰人祈望！

上田正言啓

謝去賓廷，歸安子舍，逮今旋月，惟日想風，會稽攻之相仍，願牘書而不暇，伏況賢者異稟，神明與休，起居安恬，福履鵬厚，恭以某官剛絜不倚，沈深內明，逢時以征，取位如拾，朝所特賴，士相据依，矧惟甚盛之才，實在可言之職，廟謀中央，物議否臧，有足敷陳，諒無回隱，仰裨大政，取顯官聯，四面所瞻，一心以俟，某早煩教育，晚出薦廷，方茲辦裝，不日臨職，趣馳之地，固未有涯，此賴之心，尙安所適？

上撫州知州啓（代人作）

講聞風聲，積有時序，刺史之天所託，先人之樹固存，仰高之心，惟日爲歲，顧賤官之有守，通私謁之無階，恭惟班宣有條，保養多福，伏以某官學周事變，行應表儀，比以將明之才，遂當寬博之選，一庭坐府，猶屈於遠圖，三節造庭，宜膺於顯數，伏惟爲國自愛，副人所瞻！

謝孫龍圖啓

伏念某蕞爾之材，儼然而仕，進有官謗，未嘗不兢，退無私田，何以自處，苟安朴野之分，無意賢達之遊，矧勢位之嚴尊，加功名之俊偉，天子之所倚重，士人之所取平，敢干冒進之誅，自廢退藏之守，過蒙收引，親賜撫臨，因

使下材，得聞餘教。蓋忘千乘以友賤貧之士，先匹夫而輕貴富之身，在古已希，豈今宜有？願無報稱，私用震驚。比聞治舟，既租取道，恨造門之獨後，慚追路之不遠。尚幸仁明，儻存哀愍，靡身於此，望履何階。願變于時，養安以節。

謝王司封啓

伏念某孤窮之人，少失所恃，雖勉心竭力，求以合於古人，而固陋顛蒙，動輒乖於時變，以此而遊於世，未嘗見恕於人，而自趨走下風，習聞餘教，慰藉之禮，稱揚之私，忤嚴顏而不加犯上之誅，拂盛指而更以首公爲是。書辭報答，騎從見臨，不以先進略後生，不以上官卑下吏。以至其去，重煩送將，又期其行，使不留滯，爰初就道，甫爾乖離，雖新感仰，殊甚伏惟，願節自壽，副人所瞻。

謝提刑啓

叨備一官，甫更三歲，不時罷廢，實賴全安。遭會使車，按臨州部，頗望風而震恐，將投劫以去歸。敢圖高明，見優過載，御威德，允激下情。乖離尙新，企仰殊甚，茂惟賢雋，善迂福祥，固有神明，陰來輔相。襄隘之寵，倚立以須，伏惟爲上，自頤副人所望。

謝夏噩察推啓

伏審某官，策足盛時，收名異等，以財自稱，爲議所歸。時惟私幸之多，代有同升之義，惟當造請，勢未暇違。敢圖高明，不自重貴，親存敝館，申躬華賤，窺觀以思，懼恐且媿。咸池無賴於海鳥，章甫不加乎越人，夫何謙辭，乃爾虛辱，方且揆日，以時造門。

答交代張廷訊啓

某受才無它，竊邑於此，更書始下，已傾自附之誠，賜問撫臨，重荷相存之意。維茲地所，邇在海濱，方條教之未孚，得仁賢而復洽。恭以某人，天材粹美，地勢高華，生逢盛時，進取顯仕。分一晉之土，雖屈遠圖，撫千室之弦，坐期美政。趨承在近，企仰居深。

賀致政楊侍讀啓

伏審得謝中樞，戒歸下國，孔戢致仕，議臣雖願其留，疎廣乞身，觀者固榮其去。丁時翕施，取道阻長，繫威德之可師，宜明神之實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伏惟某官，逢辰清明，取位通顯，義勇不挫，忠精無疵。登備諫工，嘗已告嘉猷于后，奉將使節，則以下膏澤於民。儀儀會朝，凜凜侍從，功名之美，旣耀於將來，智略之闕，猶嗟於不試。引年去位，循禮得中，唯其養恬，有以鎮薄。某望塵非數，見器則深，竊冒上官之大知，唯所不欲，推揚後進之美意，云何敢忘。備位於茲，仰高無止！

答桂帥余侍郎啓（安道）

受才無狀，馳義有年，矧以先人，是爲雅故。夫何竿牘之間，乃後門闈之廝，誠以賢否之分殊，而又尊尊之勢隔。恭惟某官，以挺生輔世，以簡僚帥邊，戒滯夏之近憂，與保民之長利，有紀之政，當謹後世之傳，無能之詞，敢虛遠人之屬。過蒙收引，先賜捐循，丹青甚微，本累玉璫之粹，土木至陋，猥承綉繡之華。莫前推揚，徒知感服，念當拜賜，宜在至前。冀歸節於本朝，得望塵於末路，私懷未果，善禱良深！

遠迎宣徽太尉狀

伏審某官遠驅台旆，甫次國都；朝論具依，上心虛佇。某阻於官制，莫遂郊迎；莫適命之弗遲，副瞻風而已久。謹奉狀攀迎。

先狀上韓太尉（魏公）

昔者幸以鄙身，託於盛府；無薄才以參籌筮之用，有疏節以累含容之寬；久而再惟，滋以自愧。伏惟某官憂國愛君之操，仁民恤物之方，賓禮賢豪，包收疵賤。蓋嘗沐浴於餘澤，而且歌舞於下風。孰云去離，遂自疏斥；徒以地殊南北，勢隔卑尊；小夫竿牘之勤，不足自效；莫府文書之衆，或以爲煩。方隨傳車，得望步履；固願階緣於疇昔，因得鑽仰於緒餘。敢圖高明，先賜勞來；貴以下賤，不矜其行之疵；賢而容愚，不誅其禮之曠。夫惟昔之有道，皆慎所以與人；欲示其自養之汚隆，必觀其所遇之能否。深慚固陋，有玷獎成；將次郊關，卽趨牆屏；其爲感喜，豈易談言？

答程公闢議親書

某啓言念，某歧通德之門，馳誠數仞；斂宜家之虔，拜躬尺書。伏承賢郎推官，蘭砌傳芳；鯉庭稟訓，辱好逮之首逮，見久要之彌敦。鴻儀之復問，敢稽鶉喜之叶占；旣吉。眷惟姪女，未習婦功；交秦晉之歡，仰從嘉命；望金張之館，俯愧衰宗。榮幸所兼，數陳瞻悉；謹奉狀謝，伏惟照察。謹狀。

卷三十七 書啓啓

知常州謝運使元學士啓

叨恩兩觀，備任一州；以無能之賤身，在有道之深庇。依歸之志，已結於東南；刺問之儀，當塵於左右。某官爲國璋器，有時威名久矣；踐更之勞，此焉寄屬之重。傳節所在，神民具依；膺侍維休，介福有裕。約蕭上路，將前受於指令；請祝下風，唯更加於調護。

賀慶州杜待制啓

伏審拜命宸章，作藩侯閫；凡假聲猷之重，居深慶蹈之懷。恭惟某官，華國粹賢，逢辰吉旦；以儒雅飾治術，以器業結上知。樹績計庭之司，飛榮書殿之秘；吳都按部，聳羣吏之廉隅；陝服登車，峻列侯之風采。國家以邊城之寄，戎路所圻，眷內閣之近班，督師臣之重柄。申伯宣力，方維屏以顯庸；韓侯獻功，卽介圭而入覲。佇參踐嘏，以協具瞻；北律方嚴，仲真尙遠；希上爲宗社，保固襟靈！

賀運使轉官啓

躋樂中旨，進秩郎闈；服顯命之褒優，竦輿情而驩抃。某官器博以遠，道粹而明；學際天人之端，識通治亂之本。袖袂延閣，刺劇外司；彼方碌碌以巧圖，此獨安安而養正。恬於所守，人之難能；本朝推越次之恩，旌非常之士。遷左兵之名部，實文臺之美資。衿飾端廉，敦厚風教；尚煩使節之寄，以漸台袞之榮。某側聞詔聲，阻隨賓慶；瞻望英重云云。

賀鈴轄柴太保啓

榮拜恩章，總持師柄；伏惟虔慰，竊以一都會之府，二浙統於權維；諸刺史之兵，五符歸於節制。國家以安娛之地域，民甚於富穰；備豫有經置，使新於紀律。宜得魁壘之士，以雄鎮領之方。恭惟某官，器範端良，機守強濟；出天淵之貴，而自任清節；持使斧之重，而素高能聲。此孰朝僉，遂董戎寄；輜謀成俗，坐肅於南州；軒陸圖功，卽膺於寵數。屬關掌於支郡，阻面慶於賓榮；瞻企風稜，豈勝欣悚？

賀知縣啓

光膺芝檢，榮宰花封；凡屬庇庶，良增欣抃！恭惟某官，資性敏悟，器懷坦夷；直哉有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後。自歷煩任，聲施幹材；美聲聞于帝聰，佳器稱乎國寶。是乃拜綸綍之命，殿子男之邦；凜乎清風，聳是厚望。操刀之能製錦，素顯殊勳；彈琴之不下堂，行聞異政。

上宋相公啓

此者冒躋官次，榮託使車；躬裁瑣瑣之文，私布惓惓之意；千磨爲吝，震疊于懷。會走幹之鼎來，辱勝書而寵答；優爲體貌，略去等夷；繫獎予之大隆，滋同皇之失次。恭審鎮臨以簡，保御惟和；積有休祥，來護輿寢。伏況某官，風華靈茂，天韻闊深；早冠冒於士人，亟奮翔於朝野。謙言善策，發爲天子之光；厚實美名，布在輿人之誦。惟江都之舊壤，乃天塹之上游；地接京師，聊倚諸侯之重；民瞻巖石，方圖師尹之賢。會是碩跡，終然庇賴；尙茲嬰薄，未卽趨馳。

上集賢相公啓

爲安南州，抗塵末路；虞洪鈞之大器，小以自持；瞻英爽之尊蹤，孤而難附。恭惟法官議道，賢業熙天，變精祿之至和，納亨嘉之盛福。伏惟某官，乘埴輿浩直之氣，爲廟堂倚平之材，逢辰清明，發策高妙。垂紳近署之列，直筆中臺之端。龍閣之富圖書，密承顧問；蜀部之風教化，遂協都俞。遽促鋒車，入參驪輶；旋屬圖虛耀，狼角之色，狂寇妻清河之民，聲義節以請行，先堂兵而制勝。淮西入命，晉公大宣慰之名，朔方燁威子儀，開幕府之盛，盡劉大憲入奏元功，式尊通宰之榮，上正文昌之坐。方將圖講熙事，修舉治綱，坯冶一陶，輔成於醇化。蕭勺羣慝，躋格於太寧。願惟平進之微獲，此庇暉之下，伏希上爲國體，保固台嚴，西首鈞庭，下情無任云云。

上梅戶部啓

某一滌承乏，自晦於塵容；百舍懷賢，坐傾於風美；欽想承流之暇，妙均安節之休。恭惟某官，奧學丕天，懿文華國；躋榮繼仕，逢吉太辰。由郡署之階，擢臺端之要。公毅執法，而邪擊不奸；謨明盡規，而權綱自正。瞻咨心術之具，往貳計侯之司。式是均勞，遂淹補外。朱轡問俗，訪山水之昔遊；文石疏思，卽楓槐而日見。入持政柄，允副民瞻；屬臨懷氣之辰，尙遠隆堂之拜。願臻頤衛，前對寵光。

上杭州蒞資政啓

某近遊制壤，久揖孤風，嘗資斧之無容，幸曳裾之有地。粹玉之彩，開眉宇以照人；綉星之文，借談端而飾物。羈縻方嗟於中露，逢迎下問於翹材。仍以安石之甥，復見牢之之舅。茲惟雅故，少稔燕閒。言旋桑梓之邦，驟感神麻之詠。寫吳綾之危思，未盡攀瞻；憑楚乙之孤風，但傷間闊。恢台貫序，虛白調神；禱頌之私，不任下懇。

上江寧府王龍圖啓

某位貌聞殊風規高遠思賢百舍無階費見之儀承乏一涇彌闕門牆之便恭審頭臨會府燕息黃堂訟鉅
畫清道環天粹伏惟知府龍圖巖廊佳品時棟上材達亨會於凝旒躋榮階於近署龍圖司祕閣之奧使臺峻右
陝之邦均遠方城爲國巨屏帝暉溫暉召還卽對於清光台座焚煌圖任必歸於舊德蕭辰方蕭宇蔭尚遙伏希
上爲治朝保和福履

上泉州畢少卿啓

自去容暉何嘗候問竭來穴局顧委瑣之自爲陰想价藩知崇高之難附伏審履和嘉月靜事雄堂訟鉅畫
清道環天粹恭惟知府凝委恬懿遠器廉深出相褒之名家而無重衣之逸領使符於壯齒而無巧宦之譏全德
所高上意必簡方將治成坐鎮擢實近班習練臺閣之規光大勳業之舊某最惟孤苦夙佩獎知短羽卑飛已甘
心於枚粒陰虬自躍思遠耀於風雲尚遙堂下之趨益切城中之詠

上信州知郡大諫啓

懷德名之重竊伏歎爲仰庭角之姿何嘗費見敢謂玉堂之彥時飛寶刻之寶垂黃塵容過形謙柄外惟榮
佩中所銘藏恭惟某官挺不世之資敦絕俗之器敷揚大業陟降秦庭廣潤鑿坡光大訓辭之美保釐天邑具瞻
表則之材屬邪正之彙連亦勞逸之均致銀符浦郡聊福於民艱竊願贊謀卽稽於天若某海濱承乏宇蔭未趨
伏希上爲本朝精調均履

上明州王司封啓

王安石文集 卷三十七

伏審使旌來臨州部，犯江湖之重阻，留淮楚之近藩，令德所存，明神來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恭以某官，國之老成，士所素仰，入參省計，出擁州轡，爾德海頌之謠，迎貪善政，持憂朝右之計，思得壯猷，曾無幾時，遂去茲土。某竊邑無狀，莛身有歸。

上運使孫司諫啓

近者承顏使旆，獲拜於真寶，恪次海濱，已度於命署。願賦材之艱拙，藉容厚之庇存，蹈景為懷，向風增悚！某官清機昭理，大業鎮浮，以謨明抗論諫垣，以才識典校仙藏，赤裳按部，一新廢置之綱，文石疏恩，即還清切之禁。伏冀為時寶練，延國寵章！

上發運副使啓

海濱重複，天韻闊疎，意經制之會頰，固和倪之粹隱。恭惟某官，材為時棟，名著吏師，澄清廢置之綱，仰給兵農之大，變成久次，卽冠近班，屬陽月之屆和，諒福基之敦裕，未涯拜伏，益用瞻祈。

上李仲偃運使啓

伏念某得邑海濱，寄身節下，操舟取道，持版過庭。自願下寮之愚，敢扳先子之雅，坐蒙高義，曲借善顏，載惟恩私，有過分願。去難門守，來造署居，取庇自今，馳情無遠。要之蚤莫，唯是曠官之憂，庶也始終，不為受已之負。歲時回薄，氣候沍寒，明賢之姿，休福所嚮，伏惟順節自壽，副人所瞻！

上通判啓

夙馳歲事斗曠音塵詠德所深搖旌曷論伏審某官陞華儲極顯被於王靈貳政侯藩益隆於宸寄忝守官於支邑將仰芘於公材欣抃之誠倍萬常品。

謝范資政啓

竊陶大化瞻若重霄；執訊隆堂近修於常禮；占辭記室屢致於尊光；賜逾褒袞之榮仰極高山之詠。恭想鎮海都會宣國福威御六氣之和；薦百嘉之祐伏惟某官道宗當世名重本朝；思皇廊廟之材均逸股肱之郡；卽遵大政以澤含生。某空跡海濱被光合照童爲署第夙荷於掄揚立經聯榮復深於契眷幸當樓庇以處鈞成。

謝知州啓

某攝承人乏附麗德輝；顧庸陋之無堪辱庇存之尤厚；終遜官謗得近宸慈；希驥仰高惟日爲歲；恭惟布宣善治樓有太和伏以某官美業內充懿文彌飾；傳會升平之世躋陞通顯之官；風問日隆寵靈交至。漢廷下詔方尊千里之師；謝守論功當爲九伯之冠；行登近列允副僉言秋氣正剛風華優遠；詹依禱頌倍萬等倫。

謝隣郡通判啓

某備官於茲聞問之久；非席趨承之舊；難陳嚮慕之私；敢圖高明過自貶損；授之溫教；擬以謙辭；惟茲感銘其敢忘去進德之盛知名於今；當寔以還可拱而袂；仰惟自毒下副所瞻。

謝葛源郎中啓

伏念某受村單少，趨道闕歧；時所謂賢，少焉知慕。矧先君之德友，實當世之名卿。唯門牆之高，未始得望；故羊牘之襲，無容自適。如其仰望之勤，豈有須臾之間。敢圖風誼，親貶書辭；追講前人之權，坐忘介子之醜。拜嘉已厚，論媿則多。恭以某官邦之耆明，朝所貴重；聲舊行乎四海，勢猶屈於一州。雖牧養之仁，士民猶賴；而褒升之寵，日月以須。唯茲卷憑，其卒芘賴；伏惟爲道有愛，副人所瞻。

謝林中舍啓

鄉風有年，修閭無所；維家伯氏，得婚高門。願惟幸會之多，曾是趨承之晚。比聞州郵，云改縣章；洽所相望，私識甚喜。謂宜朝夕，可布腹心。敢圖高明，見邁勤恪；先賜撫存之教，曲加獎引之辭。雖睦婣之風，可以厚俗；而貶損之意，有如過中。言觀以思，頗恐且媿。餘暑謝去，薄寒來歸；吉士所居，明神實相。茂惟體氣，恰有休祥；未卽承顏，惟祈養福。

謝徐秘校啓

比因幸會，得奉光儀；再荷眷存之深，遂傷睽隔之遠。忽承高誼，特損謙辭；願獎引之過中，非孤蒙之敢望。拜嘉之重，爲媿則多。賢俊之材，神明所相；茂惟興止，休有福祥。未卽趨承，惟加調護。竚膺殊擢，以慰遐思。

謝林肇長官啓

伏蒙取擢，猥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陳悃悃，叙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間，相存有加。唯賤且貧，尤愚不肖；學滿味道，仕則曠官。荷推襲之過情，虞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

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答林中舍啓一

幸隣封切，叨綴威嫺。仰風誠勤，奉問願缺。敢圖盛意，申脫華辭。荷相存之至隆，非遽數之可既。欽承德履，庶享春祺。更冀保綏，少符傾嚮。

二

去德不遠，擣風誠勤。日有簡書之煩，久無竿牘之獻。敢圖風誼，遠損書辭。仰銜存愛之隆，實重頑踈之過。未由占對，竊冀保綏。禱頌之私，指陳不既。

答定海知縣啓

竊邑海旁，得鄰境上。布私書之未暇，辱重問以相先。惟知感悚，豈易縷指。未涯占對，尤積詠思。惟加自頤，良副所望。

答戚郎中啓

阻關風貌，固常詠思。重慶誥章，擢陞郎署。聞報之晚，裁賀未皇。敢意謙明，首形絀問。辭博以厚，義高且醇。承拜置前，誦玩亡數。喜聞王事優簡，神宇粹平。某官奉國不同，處官以正。秩中臺之顯要，柄外鎮之慘舒。民無隱情，治有異迹。竚聞旌召，續附慶書。

上樞密王尚書啓

竊以璿璣上列，齊七政以均和；帝袞輔成，欽四鄰之基命；親逢華旦，允屬宗工。恭惟某官，與國忠純，爽邦明哲，對越光華之旦，居然文雅之宗。簡在上心，鬱爲時棟。雍容禁署，賞密贊於睿謀；參貳宰司，多委成於治體。奮庸甚盛，注意特隆。屬恩誥之誕頒，分鎮臨之重寄。居留神甸，爲表則於四方；寵進樞庭，當折衝於萬里。聲教所暨，扈率同備。念空疎，夙叨存記。縮縣章而祇役，望君幄以勞懷。恭聽吉音，豈勝至願。

與交代趙中舍啓

嘗請代期，當留聽下。單舟在境，敢無告於候人。善政可師，將有求於令尹。自餘占對，乃盡布陳。

與張護戎

鼎來敝邑，甫次近郊。傳聞使旌，適在州部。將親威德，尤激懼悚。

與譚主簿

爰茲治舟，亦以造境。將聯職治，可丐規模。惟喜則多，非陳所悉。

上范資政先狀

某此者之官敝邑，取道樂郊。引舟將次於近圻，斂板卽趨於前屏。瞻望塵戟，下情無任。

謝許發運啓

近持惛福，進叩高明；荷溫教之見存，假善舟而使濟。亦既就道，即將造門；惟茲下情，感喜殊甚！

謝王供奉啓

伏審拜恩，鼎來視職；惟茲踈賤，將庇高明。敢圖恩私，先賜教督；感踈之極，數言曷殫！

答馬太博啓一

伏審進被恩章，來臨職任；茲惟幸會，得奉光儀。敢圖隆私，先賜垂問；感佩之至云云！

二

伏審光奉聖恩，已諧禮上；未皇修好，先辱賜書；感尉至深，敘陳不既。

答沈屯田啓

趨承維舊，違去尚新；唯是企思之深，曾無忘去之頃。敢圖恩紀，特賜書辭；仰荷眷存之尤，內懷恐塊之極。歲云郁沐，物且長贏；茂惟賢明，多有休福。竊沉藩宣之盛，倚成陪貳之良；伏惟順序自頤，副人所望！

答陳推官啓

某受材無它，竊邑於此，高明賜教，寢論過情，竊觀以惡，懼恐且媿，未由占對，良自保綏。

賀集賢相公啓（代人作）

恭以禁座流恩，政堂遷秩，寵兼常伯，守在冬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夔氣堪輿，稟精河岳，風華懋美，曉若東南之筠，天韻純淪，溫如西北之璞，不階尺木，遂致青雲，世圖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股肱作相，素同國體之安，喉舌命官，遂致文明之政，茲爲異數，允答具瞻，某充位外，藩希風上，國觀文辯，敘彌高天老之台，通謂爲儀，寢違豆晏之日，懼愉無狀，震慄兼常！

賀樞密相公啓（代人作）

恭審遷秩上公，聯華家宰，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略非世出，韻自天成，時歸英特之材，獨稟高明之器，光華漫漶，遂適於泰辰，文學彬彬，適階於黜仕，逮濟明之正統，圖衛翼之元勳，周歷清華之階，越登機密之首，通規亮節，朝矜式以取平，深策遠猷，上咨嗟而倚重，恐惟徽數，允合庸公，命布幅員，喜盈觀聽，某久從外補，遂聽上臚，曾馳謁之未遑，第承風而竊抃，瞻依之厚，度越于常。

答福州知府學士啓（代人作）

某啓：辭關義風，累更元曆，雖疆域之相比，愧絨疏之未皇，敢意謙明，首書存聘，賜之良實，重以好辭，無因至前，承拜知棟，某官，卿材修固，國器方廉，登步本朝，汪翔盛間，維高閩之要地，實南越之舊都，願賴忠良，鎮此襟帶，既聞善治，宜有寵章，用冀保和，且須來命。

賀鳳翔知府陳學士啓（代人作）

恭審拜命恩綸，頒條侯府，竊惟慶慰某官，器謀強濟，業履粹明，名日起以貴成，勢龍階而獨上。儒林材職之館，方指事以載功，歧陽襟帶之邦，出承流而宣化。國家試能補郡，顧俊照天，卽頒寬大之書，召還清切之禁。某衷晚無狀，情契所同，願海上之身，變爲俗吏，瞻勝中之彥，敢附青雲，未涯賈見之儀，益切瞻言之素，願臻持攝，對寵光！

賀昭文相公啓（代宋宣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靈，參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體。至若萬務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簡在休辰，職繇全德，恭以某官，風華博照，天韻雄成，挾旦奭之謀，襲韋平之系，胄逢辰鼎盛，序爵彌高，情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豐規振俗，邁躋三代之隆。嗟彼堯、豪，警吾邊吏，有嚴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拱以倚平，博謀而取重，昇茲全責，欽若壯猷，輿誦所同，巖瞻惟允。昔鮑通函，谷繁沛邑之宗臣，威被甸，奴實漢家之真宰，宜令具美，與古兼徵。某夙附末光，雅煩善庇，仕藩城而待罪，隱若目安，佔宿邸之移文，寔然竊喜，依歸之素，有過等夷。

謝及第啓

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御崇政殿放進士，蒙恩賜及第釋褐者。四方之傑，茂對清光，一介之技，猥塵華選，冒榮之辱，撫已而慚，竊以國家攬入寓之廣，具萬官之富，一化所樂，人有善行，數路之舉，野無滯材，取士如此之詳，得

人於斯爲感。然猶謙不自足，樂於旁求，比詔郡邑，詳延巖穴，向非蔚有聲采，著在觀聽，何以贖上勤佇，塞人煩言。如某者族微而賤，材頑且疎，逢世治文，追師鄉道，負冠方履，有賤儒之名，高文大冊，無作者之實。吳乾不弔，先子夙喪，僑家異土，歸掃窮閭，上不能執軒冕，以取高，下不能力稼穡，而爲養，俛首干進，斬榮逮親。適會詔之興，託送負書而應，令鄉老署其行，薦之明朝，春官嘗其材，置以異等。率趨法座，盡試殊庭，僅成散級之談，復玷高華之選。夫何抵此，厥有繇然。茲蓋伏遇某官，德厚兼容，風華博照，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仁彰刻衆形，妍惡曲成，其彙乘雲洒潤，秉律噓枯，使是寒土，階於榮路，敢不審圖大方，惇率常憲，取所承學，等之行事。唯仁之守，唯誼之循，不以邪曲，同精忠之操，不以寵利，汚廉潔之尚。庶期盡齒，無負大賜，易此而他，未知所裁。

卷三十八 論說

易泛論

柔異隱伏，制得其道則易制者，魚也；民之象也。小人女子之象也。貪暴而止乎高者，隼也。貪竊而動乎陰者，鼠也。狐疑也，不果也。牛順而強也。羊狠也。羊前其剛以觸者也。鮒物之在下汗而微者也。鳥飛而止則困者也。雉文明見乎外者也。豹文之蔚然者也。虎文之炳然者也。虎豹剛健，君子大人之象也。虎之搏物，擬而後動，動而有獲者也。鶴潔白以遠舉，鳴之以時而遠聞者也。鴻進退以時而有序者也。禽飲井之無擇者也。豕之牙能啗其剛而不可犯者也。豕汗穢也。豚豕之微者也。龜有靈德，潛見以時而不志於養者也。龜人之所恃以知吉凶者也。龍天類也，能見能躍，能飛能雲雨，而變化不測，人不可係而服者也。馬地類也，能行而係乎人，其爲物有常者也。兔物之無形者也。凡草木物也，所馮以爲安者也。牀安上以止者也。車載其上以行者也。輪有運動之材，而非車之全也，可以爲車之一器者也。輿有承載之材，而亦非車之全者也。輻車輿所以行者也。缶圓虛以容而應者也。矢

直而利平行者也。孤，攻違之器也。鼎，成物之器也。鉉，所舉鼎而行之者也。鼎耳虛中以受鉉者也。瓶，井之上水者也。甕，井水之已出乎上而受之者也。筐，女所以承寶者也。七，豐，所以事宗廟社稷之器也。樽，酒。簋，貳，祭之約也。貳，簋，享之約也。幽而能正時者，斗也。晝夜者，陰盛之時也。日中者，豐之時也。日昃者，過中當退之時也。晝日者，明進已盛而未至乎中之時也。日中則照天下矣。日以明進，至晝日其極盛也。甲，仁屬也。庚，義屬也。月幾望，陰盛而不亢也。雲，陰上也。雨，陰陽應也。霜，陰剛之徵也。堅冰，陰剛而疑陽也。膏，陽之澤也。血，陰之傷也。汗，出而不反也。膚，柔物之為間而易侵者也。趾，在下而行者也。拇，在下之微而無能為者也。腹，容物者也。頤，上體之見乎外而無能為者也。髻，下體之無能為者也。身，躬己也。項，首之上者也。面，見乎外者也。心，體之主也。限，上下之所同也。黃，上體之接乎限者也。須，柔而附剛者也。陽物之飾也。背，體之不接乎物而上者也。尾，後也。首先也。上也。足，下也。角，剛之上窮者也。肱，上體之隨而附者也。股，下體之隨而附者也。腓，趾之上，股之下，而體之隨而附者也。垂，其翼下也。耳，所聽也。東北，止以近陰也。西南，順以遠陰也。西南，衆也。南，明也。西南，坤之地也。東北，遠坤之所也。西，陰所也。東，陽所也。左，下也。右，上也。載者，載上也。負，後也。負者，下道也。乘者，上道也。載，鬼以鬼為在上也。負，塗以塗為在後也。往，從之也。往之外也。往之上也。來，之已也。來之內也。渝，變其德也。億，安也。居，不行也。安以靜居也。逐，從求之也。血，去不來也。出自穴，出不去也。復，反而得其所也。反自外來而復也。見，見彼也。處，不行也。征，進也。盤桓，動未進也。枕，止而安之也。動，方征也。起，方往也。遇，逢而見之也。蹶，升也。孕，女之得其配也。以有為而未功也。宇，育，女之功也。田，興事之大者也。弋，興事之小者也。飛，宜下不宜上也。且，方然也。或，疑辭也。方也。後也。乃，徐也。方此爻之時，未可以然也。要其終，則然也。田，平夷著見之地也。非龍之所宜宅也。大川，險也。沙，近險而無難也。泥，則近險而有難也。沛，澤之困乎水者也。穴，陰之宅也。在穴，動物在陰之小者也。淵，龍之宅也。在天，則龍有為之也。陸，高平也。陵，陸之大也。塗，汚也。井，泥濁也。谷，下也。井谷，旁出而下流也。輅，乘剛也。石，堅而不動者也。金，剛而趣寒者也。玉，溫潤粹美，剛

而不可變者也。干，鴻之在下而不失其宜者也。鴻所宜居者也。棟，木之在上者也。棟，木不能庇蔭其下者也。磐，巖於干而不失其安者也。甘物之所美也。苦物之所惡也。黃，地色也。玄，天色也。黃中之見乎色者也。白，成色之主也。白未受飾乎物者也。朱紱，天子飾下者也。赤紱，人臣飾下者也。泣血，陰之憂也。涕，憂之見乎容觀者也。號，嗟憂之見乎音聲者也。號，甚乎嗟者也。藩，內外之隔也。廬，人所庇也。升，廬邑小而易之也。升階，平易以有序，以漸升而得位也。伐邑，小之也。伐國，大事也。伐邑，小事也。城，地道上承而外扞也。復于隍，則不上承不外扞矣。墉，扞外以保內也。自下之高者也。二簋，陰象也。門，陰象也。戶，陽象也。易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易象之大槩，見於乾坤之說，推而長之，則凡易之象，可不疑矣。

棟，室壁之所恃也。野，空曠也。同人于野，無適莫也。龍戰于野，無君臣也。邑，有事之地也。趣時而為之者也。郊，遠乎有事之地。次，師旅之安舍也。巷，出門庭而未易道也。自牖，自幽以即明也。婚媾，內外之合也。鄰，比己者也。妻，配也。王母，幽以遠也。以父為陽，以母為幽也。以母為近，則王母為遠也。妣，以順配祖者也。臣，以順承君者也。考，父之有成德之稱也。長子，一也。弟子，不一也。僕，卑以順也。童，未有與也。婦，一乎順者也。妾，配之不正者也。士，未成夫之辭也。女，未成婦之辭也。婦，女歸而不得正配者也。衣，上飾也。禠，所以窒隙也。裳，下之飾也。鞶帶，在下體之上，而以柔為飾也。袂，體乎衣者也。囊，所以畜物也。蒺，所以蔽車也。履，踐下而承上也。履上道也。載下道也。不可，甚乎不利也。可，其為利僅也。有凶，不必凶，而凶在其中也。有厲，不必厲，而厲在其中也。有悔，不必悔，而悔在其中也。

卦名解

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故曰雲雷屯。屯，已大亨，則雷雨之動滿盈而為解，故曰雷雨作，解動而免乎險。解山下有險，非險在前也，可往而止焉，必蒙者也。故為蒙。蒙，塞則險在前者也。險在前則不可以往，故為蹇。蹇，曰「

見險而能止，知矣哉！一知者，反乎蒙者也。需亦險在前也，其不爲乾健而進也，非若艮之止也，非坎之所能陷也，待時而進耳，故爲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畜之畜也；小者畜，則其畜亦小矣，故爲小畜。以小而畜大，非柔之中也，柔得位而不中，不中而上下應之，小畜之道也。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大者畜，則其畜亦大矣，故爲大畜。四陽過二陰而陽得中，故爲大過。大過者，大者過也；大者過，則亦事之大過越也。四陰過二陽而陰得中，故爲小過。小過者，小者過也；小者過，則亦事之小過越者耳。大有，能有大者也；大者應之也。柔得尊位，大者有者也。同人，同乎人者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也。巽而麗乎內，故爲家人。止而麗乎外，故爲旅。少男長女，必感；山下有風，必撓。蠱者，撓惑之名也；爲天下之蠱者，事也，故爲蠱。少女少男，男下女上，故爲咸。咸者，交感之名也。長男長女，男上女下，故爲恆。姤陰遇陽，故爲姤。陽終決陰，故爲夫。柔履剛，故爲履。履，禮也。禮者，以柔履剛者也。剛應順而以動，故爲豫。上下交，故爲泰。不交，故爲否。以剛中爲主而下順從，故爲比。順而止，故爲謙。動而說，故爲隨。大者在上，故爲觀。大者壯，故爲大壯。剛健長以臨柔，故爲臨。臨者，大臨小之名，故曰臨者，大也。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故爲賁。柔變剛，爲剝。剝者，消爛之名也。剝窮上而剛反，故曰復。復者，反而得其所之名也。天下雷行，物應之，故爲無妄。雷之感物，物之所以應，無妄者也。剛退故爲遯。明入地中，故爲明夷。明者，傷於暗之名也。文王與紂當其象矣。以爻考之，自三以下，周象也；自四以上，殷象也。明出地上，晉，臣進之象卦也；明出地上，則方晝而未至乎中，中則照天下，晝則進之盛，而不亢乎王者也。損上益下，主於自損者也，故爲益。損下益上，主於自益者也，故爲損。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凡女卦皆受損者也。凡男卦皆受益者也。損上益下，損下益上，此之謂也。巽乎水而上水，故爲井。以木巽火，故爲鼎。明以動，故爲豐。豐者，光明盛大之卦也。剛上下而實在其間，頤中有物之象也；頤中有物，必噬，噬則合矣，故爲噬。噬，嗑也。有聞而通之之卦也。上陰下說，說以行險，故爲節。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故爲中孚。柔亦在內，可謂對矣。中孚者，至誠之卦也。无妄，則不妄而已。一陽陷於二陰，故爲坎。坎者，陷也；內明，水象也。一陰麗於二陽，故

爲難。難，麗也；外明，火象也。水之爲物陷者也；火之爲物麗者也。推此則震巽艮兌，可以類知之也。上火下澤，睽者，不合之名也；二女之卦也。火在水上未濟，未濟者，有濟之道也；男女之卦也。水上火下，男女相逮之卦也；故爲既濟。澤上火下，二女不相得之卦也；故爲革。不相得而相逮，革之所以生也。以衆行險，故爲師。上剛而下險，險而健，故爲訟。上動而下止，止而動，故爲頤。止而動，頤之道也。上說而下順，故爲萃。上巽而下險，險而巽，故爲渙。渙者，離散之名也。巽而免乎險，則不蹇。不困下難，險上巽而不健，則不訟。故爲渙而已。困則剛見，撝者也。在難中者，不可以不動矣。蹇則難在前者也，不可以往而已。故彖曰：「利西南也。」順而巽，其進也。執禦焉，故爲升。止而巽，有止之道，故爲漸。歸妹者，歸女之卦也。妹，少女也，少女爲主於內，故曰歸妹。歸妹，女歸之，以其時也；故曰動而說，所以爲歸妹也。陽在下則動而進，故爲震。進在陰上，已得其所則止，故爲艮。內柔伏，故爲巽。外柔見，故爲兌。此其文皆在繫辭，或彖繫所不言，以其所言，反求其所不言，則知其所以然也。

河圖洛書義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圖必出於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於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於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使龍負之，而其出在於河。龍善變，而尙變者，天道也。中於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使龜負之，而其出在於洛。龜善占，而尙占者，人道也。此天地自然之意，而聖人於易所以則之者也。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

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

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於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慊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名者，未之有也。蚺鼉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鼈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

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子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

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

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

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取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奮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

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官則未之舉也。」

伯夷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

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

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

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者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

主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卷三十九 論說

三聖人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

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陋窮而不憚。」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

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

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備，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聖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于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周公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之小也！

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

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國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

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生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

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嘗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以驕乎？

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子貢

子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惠民之惠，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

嘗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涸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同之生，天下之民

患有甚於降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同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同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同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愛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

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儀秦軫代，無以異也。」

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與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攷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爲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爲不義哉？借使有憂患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

子貢之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楊孟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也。

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楊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

爲不爲，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

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

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性。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修，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爲賢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羞惡之性，則其爲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辜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謂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爲也；此得乎命之正也，而楊子之所謂命也。

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乎不肖，則楊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辜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辜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辜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楊之說，果何異乎？

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材論

天下之患，不患材之不衆，患上之人不欲其衆；不患士之不欲爲，患上之人不使其爲也。夫材之用，國之棟樑也；得之則安以榮，失之則亡以辱。然上之人不欲其衆，不使其爲者，何也？是有三蔽焉。

其尤蔽者，以爲吾之位可以去辱絕危，終身無天下之慮，材之得失，無補於治亂之數，故偃然肆吾之志，而卒入於敗亂危辱。此一蔽也。又或以謂吾之爵祿貴富，足以誘天下之士，榮辱憂戚在我，吾可以坐驕天下之士，將無不趨我者，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又或不求所以養言取用之道，而認認然以爲天下寶無材，則亦卒入於敗亂危辱而已。此亦一蔽也。

此三蔽者，其爲患則同，然而用心非不善，而猶可以論其失者，獨以天下爲無材者耳。蓋其心非不欲用天下之材，特未知其故也。

且人之有材能者，其形何以異於人哉？惟其遇事而事治，畫策而利害得，治國而國安利，此其所以異於人也。上之人苟不能精察之，審用之，則雖抱皋夔稷契之智，且不能自異於衆，況其下者乎？世之蔽者方曰：「人之有異能於其身，猶錐之在囊，其未立見，故未有其實而不可見者也。」此徒有見於錐之在囊，而固未覩夫馬之在廐也。

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啼齧，求其所以異者，蕪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之時，使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遶乎其不可及也。夫然後駑驥駑，與駑駘別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故不以天下爲無材，盡其道以求而試之，試之之道，在當其所能而已。

夫南越之修鞿，篋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鶻之勁翮，加強弩之上，而獵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器，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扑，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抵。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材，笨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古之人君知其如此，於是銖量其能而審處之，使大者小者，長者短者，強者弱者，無不適其任者焉。如是則士之愚蒙鄙陋者，皆能奮其所知以効小事，況其賢能智力卓犖者乎？

嗚呼！後之在位者，蓋未嘗求其說而試之以實也。而坐曰：「天下果無材，亦未之思而已矣。」或曰：「古之人於

材有以教育成就之，而子獨言其求而用之者，何也？曰：「天下法度未立之後，必先索天下之材而用之；如能用天下之材，則能復先王之法度，能復先王之法度，則天下之小事無不如先王時矣。況教育成就人材之大者乎？此吾所以獨言求而用之之道也。」

噫！今天下蓋嘗患無材，吾聞之六國會從，而辯說之材出；劉項並世，而籌畫戰鬪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謀諒諍之佐來。此數輩者，方此數君未出之時，蓋未嘗有也。人君苟欲之，斯也矣。天下之廣，人物之衆，而曰果無材可用者，吾不信也。

命解

先王之俗壞，天下相率而爲利，則強者得行無道，弱者不得行道；貴者得行無禮，賤者不得行禮。

孔子修身潔行，言必由繩墨，陳蔡大夫惡其議已，率衆而圍之，此乃所謂不得行道也。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出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說。孟子曰：「我欲爲禮也。」方是時，不獨右師不說，凡與右師言者，蓋皆不說也。此乃所謂不得行禮也。

然孔子不以弱而難道，孟子不以賤而失禮，故立乎千世之上，而爲學者師。右師陳蔡之大夫，卒亦不得傷焉，以其有命也。今不知命之人，剛則不以道御之，而曰「有命焉，彼安能困我？」由此則死乎巖牆之下者，猶正命也。柔則不以禮節之，而曰「不出權及禍焉。」由此則是貧賤可上智去也。夫柔而不以禮節之，剛而不以道御之，其難免一也，故易旅之初六與上九同患。

悲夫！難道以合世，去禮以從俗，苟命之窮矣，孰能恃此以免者乎？

對疑

己亥劾書，「自今內殿崇班以上，大喪致其事，供奉官以下，則勿致如其故。」於是疑者，以爲供奉官以下，亦士大夫也，而朝廷獨遇之如此。顧而問曰：「今予以謂如何？」嘗竊原朝廷之意，以對曰：「先王之制，喪禮不飲酒，不食肉，不御於內，以致其哀戚者。」所謂禮之實，而其行之在我者也。不論其人之貴賤，不視其世之可否，而使之同者也。然而有疾，則雖賤者，亦使之飲酒而食肉，此所謂以權制者也。或不言而事行，或言而後事行，或身執事而後行者，所謂禮之文，而其行之在物者也。論其人之貴賤，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者也。視其世之可否而爲之節，故金革之事，則雖貴者，亦有時乎而無辟，此所謂以權制者也。今欲使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大喪則皆無以身執事，而從古者，卿士大夫之禮，此固盛世之所宜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

然而事又有先於此者。古之時，卿大夫之喪，所以聽身不執事者，爲其可以不身執事也。其可以不身執事者，何也？古之人，君於其卿士大夫之喪，所以存問養恤者，蓋不啻於其在事之時。其有大喪而得不以身執事者，以其臣屬足使，而祿賜足以專養故也。今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其素所以富養之，非備厚也。一日使去位而治喪，則朝廷視遇與庶人之在野者無以異。庶人之在野者，所以葬祭其先人，畜養其妻子，有常產矣。三班趨走給使之吏，去位而治喪，則其使令非有臣屬，事養非有祿賜，一日無常產，則其窮乃有欲比於庶人而不得者。若用事者不爲之愛此，而曰：「汝必無以身執事。」則亦有餓而死者耳。然而世之議者方曰：「今之卜吏去位而治喪者，衆矣。吾未見有餓而死者。」夫今之去位而治喪者，自非多積餘藏，有以活身，則孰能無以身執事者乎？今欲使之去位而治喪，故欲使其致喪之實，而無以身執事也。苟不能使之無以身執事，爲徒使之去位，則豈盛世之所急，而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也。愚故曰：事又有先於此者，謂所以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者。今之所先也。夫明吾政以贍天下之財，而存問恤養士大夫，如古之時，此吾之所易爲也。仰無以葬祭其先人，俯無以畜養其妻子，然且去位而治喪，無以身執事，以致古者士大夫之禮，此人所難行也。捨吾之所易爲，而忽不謀，曰：「

是皆先王之事，非吾今日之所能爲也。操人之所難行而誅之不釋，曰：「古之士大夫皆然，爾奚事而不爲？」朝廷或者以爲此非先王以權制喪內怒及人之道，故止而不爲。雖然，愚亦有疑焉，欲內怒以及人而不爲吾之所易爲者何也？

卷四十 論說

洪範傳

五行，天所以命萬物者也；故初一曰「五行」。五事，人所以繼天道而成性者也；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人君所以修其心治其身者也；修其心治其身而後可以爲政於天下；故次三曰「農用八政」。爲政必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故次四曰「協用五紀」。既協之歲、月、日、星辰、曆數之紀，當立之以天下之中；故次五曰「建用皇極」。中者所以立本，而未足以趣時；趣時則中不中無常也，唯所施之宜而已矣；故次六曰「乂用三德」。有皇極以立本，有三德以趣時，而人君之能事具矣；雖然，天下之故猶不能無疑也，疑則如之何？謀之人以盡其智，謀之鬼神以盡其神，而不專用已也；故次七曰「明用稽疑」。雖不專用已而參之於人物鬼神，然而反身不誠不善，則明不足以盡人物，幽不足以盡鬼神，則其在我者不可以不思；在我者其得失微而難知，莫若質諸天物之顯而易見，且可以爲戒也；故次八曰「念用庶證」。自五事至於庶證，名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於庶證，各失其序，則六極之所集；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敬者何？君子所以直內也，言五事之本在人心而已；農者何厚也？言君子之道，施於有政，取諸此以厚彼而已；有本以保常而後可立也。故皇極曰「建」，有變以趣時，而後可治也；故三德曰「乂」，嚮者，慕而欲其至也；威者，畏而欲其亡也。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何也？五行也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

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者也。是故謂之行。天一生水，其於物爲精；精者，一之所生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爲神；神者，有精而後從之者也。天三生木，其於物爲魂；魂從神者也。地四生金，其於物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者也。天五生土，其於物爲意；精神魂魄具而後有意。自天一至於天五，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而天地之數具。其爲十也，耦之而已。蓋五行之爲物，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其事其情，其色其聲，其臭其味，皆各有耦，推而散之，無所不通。一柔一剛，一晦一明，故有正有邪，有美有惡，有醜有好，有凶有吉，性命之理，道德之意，皆在是矣。

耦之中又有耦焉，而萬物之變遂至於無窮，其相生也，所以相繼也；其相克也，所以相治也。語器也，以相治，故序六府以相克，語時也，以相繼，故序盛德所在以相生。洪範語道與命，故其序與語器與時者異也。道者，萬物莫不由之者也；命者，萬物莫不聽之者也；器者，道之散，時者，命之運。由於道，聽於命而不知者，百姓也；由於道，聽於命而知之者，君子也。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唯天下之至神爲能與於此。

夫火之於水，妻道也；其於土，母道也；故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之所爲在我而已。是故能道萬物而無所由，命萬物而無所聽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何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故水潤而火炎，水下而火上，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者，陽中也，故能變；能變故曲直。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陰中也，故能化；能化故從革。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者，陰陽沖氣之所生也，故發之而爲稼，斂之而爲穡。曰「者」，所以命其物；「爰」者，言於之稼穡而已；「潤」者，性也；「炎」者，氣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從革」者，材也；「稼穡」者，人事也。多物之性復，復者，性之所，故於水言其性，夏物之氣交，交者，氣之時，故於火言其氣，陽極上，陰極下，而後各得其位，故於水火言其位，春物之形著，故於木言其形，秋物之材成，故

於金言其材；中央人之位也，故於土言人事。

水言潤，則火燥；土溼，木敷，金斂，皆可知也；火言炎，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水言下，火言上，則木左，金右，土中央，皆可知也；推類而反之，則曰後，曰前，曰西，曰東，曰北，曰南，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圓，金方，火銳，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井洫，火之鑿冶，木金之爲械器，皆可也。

所謂木變者何？灼之而爲火，爛之而爲土；此之謂變。所謂土化者何？能煖，能潤，能斂，能化。所謂水因者何？因甘而甘，因苦而苦，因澁而澁，因白而白；此之謂因。所謂火革者何？革生以爲熟，革柔以爲剛，革剛以爲柔；此之謂革。金亦能化，而命之曰「從革」者何？可以圓，可以平，可以銳，可以曲直；然非火革之，則不能自化也。是故命之曰從革也。夫金，陰精之純也，是所以不能自化也。蓋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剛，故木撓而水弱，金堅而火悍，悍堅而濟以和，萬物之所以成也。奈何終於撓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奕；熱之氣燿，故其味可用以堅；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土者，沖氣之所生也，沖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奕則和，故鹹可以養脈，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攀，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墜，故甘可以養肉。堅之而後可以奕，收之而後可以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非用也。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

王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一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恭則貌欽，故作肅，從則言順，故作乂，明則善視，故作哲，聰則善聽，故作謀，睿則思無所不通，故作聖。五事以思為主，而貌最其所後也，而其次之如此，何也？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順其言，然後可以學而至於哲，既哲矣，然後能聽而成其謀，能謀矣，然後可以思而至於聖，思者，事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聖也，既聖矣，則雖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何也？食，人之所以相生養也，故一曰食，二曰貨，有相生養之道，則不可不致孝於鬼神，而著不忘其所有，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養之道，而不知忘其所自，然後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後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所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後後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貨至于司寇，而治內者具矣，故七曰賓，八曰師，賓所以接外治，師所以接外亂也，自食貨至於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何也？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上考之星辰，下考之曆數，然後歲月日時不失其政，故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曆者，數也，數者，一三三四是也，五紀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非特曆而已，先王之舉事也，莫不有時，其制物也，莫不有數，有時故莫敢廢，有數故莫敢踰，蓋堯舜所以同律度量衡，協時月正日，而天下治者，取諸此而已。

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何也？皇，君也，極，中也，言君建其有中，則萬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錫其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何也？言庶民以君爲中，君保中，則民與之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君中則民人中也，庶民無淫朋，人無比德者，惟君爲中而已，蓋君有過行偏

政，則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矣。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一何也？言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其所猷，所爲，所守之當否。所猷所爲所守，不協于極，亦不惟于咎。君則容受之，而康汝顏色以誘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雖未可以錫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當受之，而不當譴怒也。詩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謂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則是協于極，則非，但康汝顏色以受之，又當錫之福以勸焉。如此，則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則錫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一何也？謂之皇極，則不爲已甚也。攸好德，然後錫之福，則獲福者寡矣。是爲已甚，而非所以勸也。曰予攸好德，則錫之福，則是苟華面以從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錫之福也。此之謂皇極之道也。無虛覺獨，而畏高明，何也？言苟曰好德，則雖覺獨，必進寵之而不虛。苟曰不好德，則雖高明，必專廢之，而不畏也。蓋覺獨也者，衆之所違，而虛之者也；高明也者，衆之所比，而畏之者也。人君蔽於衆而不知自用，其福威，則不期虛覺獨而覺獨實見虛矣；不期畏高明而高明實見畏矣。覺獨見虛而莫勸其作德，則爲善者不長；高明見畏而莫懲其作僞，則爲惡者不消。善不長，惡不消，人人離德作僞，則大亂之道也。然則，虛覺獨而寬朋黨之多，畏高明而忽卑晦之賤，最人君之大戒也。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有能者使在職而羞其材，有爲者使在位而羞其德，則邦昌也。人君孰不欲有能者羞其材，有爲者羞其德，然曠千數百年而未有，一人致此。蓋聰明不明而無以通天下之志，誠不至而無以同天下之德，則智以難知而爲愚者所詘賢以寡助而爲不肖者所困，雖欲羞其行不可得也。通天下之志在窮理，同天下之德在盡性。窮理矣，故知所謂賢而弗受，知所謂德而錫之福，盡性矣，故能不虛覺獨以爲仁，不畏高明以爲義。如是則愚者可誘而爲智也，雖不可誘而爲智，必不使之詘智者矣；不肖者可革而爲賢也，雖不可革而爲賢，必不使之困賢者矣。夫然後有能有爲者得羞其行，而邦賴之以昌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華，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雖然，徒富之亦不能善也。必先治其家，使人有好於汝家，然後人從汝而善也。汝弗能使有好於汝家，則人無所視効，而放肆邪修亦無不爲也。蓋人君能自治，然後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後人爲之用，人爲之用，然後可以爲政於天下。爲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而善之必有吾家人始，所謂自治者，惟皇作極是也。所謂治人者，弗協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無虐鳧獨，而畏高明是也。所謂人爲之用者，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是也。所謂爲政於天下者，凡厥正人是也。

既曰能治人，則人固已善矣；又曰富之，然後善，何也？所謂治人者，教化以善之也；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徒教化不能使人善，故繼之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徒政亦不能使人善，故卒之曰：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華也。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既言治家不善，不足以正人也；又言用人不善，不足以正身。言崇長不好德之人，而錫之福，亦用咎作汝而已矣。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數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何也？言君所以虛其心，平其意，唯善所在，以會歸其有中者，其說以爲人君以中道布言，是以爲彝，是以爲訓者，于天其訓而已。夫天之爲物也，可謂無作好，無作惡，無偏無黨，無反無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矣。蕩蕩乎言乎其大，平平者言乎其治，大而治，終於正直，而王道成矣。無偏者言乎其居，無黨者言乎其所以所居者無偏，故能所與者無黨，故曰：無偏無黨，以所與者無黨，故能所居者無偏，故曰：無黨無偏。偏不已，乃至於側，陂不已，乃至於反。始曰：無偏無陂者，率義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卒曰：無反無側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應物，則要之使無反側而已。路，大道也；正直，中德也；始曰：義，中曰：道，曰：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謂也。

孔子以爲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日「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何也？好惡者，性也。天命之謂性，作者，人爲也。人爲則與性反矣。」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命有德，討有罪，皆天也。則好惡者，豈可以人爲哉？所謂示之以好惡者，性而已矣。

凡厥庶民，極之數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言凡厥庶民，以中道布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其說以爲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當順而比之，以效其所爲，而不可逆。蓋君能順天而效之，則民亦順君而效之者。二帝三王之謚命，未嘗不稱天者，所謂于帝其訓也。此人之所以化其上，也。及至後世，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而欲人之弗叛也，不亦難乎？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何也？直而不正者，有矣，以正正直，乃所謂正也。曲而不直者，有矣，以直正曲，乃所謂直也。正直也者，變通以趣時，而未離剛柔之中者也。剛克也者，剛勝柔者也。柔克也者，柔勝剛者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何也？變者和執上之所爲者也。友者，右助上之所爲者也。疆者，弗柔從上之所爲者也。弗友者，弗右助上之所爲者也。君君臣臣，適各當分，所謂正直也。若承之者，所謂柔克也。若威之者，所謂剛克也。蓋先王用此三德，於一嘖一笑，未嘗或失，況以大施於慶賞刑威之際哉？故能爲之，其未

有也，治之，其未亂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言人君之用剛克也。沈潛之於內，其用柔克也。發見之於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剛克也。養之以卑晦。沈潛之於內，所以制姦，惡發見之於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則雖柔過而不廢。養之以卑晦，則雖剛過而不折。易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吉凶之生，豈在夫大哉？蓋或一嘖一笑之間而已。

洪範之言三德，與舜典皋陶謨所序不同，何也？舜典所序以教胥子，而皋陶謨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

核剛；供範所序則人君也，故獨先剛而後柔。至於正直，則舜、典、洪範皆在剛柔之先，而龜、陶謨乃獨在剛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爲先；至於序德之品，則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剛之中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執常以事君者，臣道也；執權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剛克之事也；以其侔於神天也，是故謂之福。作福以懷之，作禍以威之，言作福則知威之爲禍，言作威則知福之爲懷也。皇極者，君與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獨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故惟辟玉食也。禮所以定其位，權所以固其政，下僭禮則上失位，下侵權則上失政。上失位則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入所以亂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也。側頗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効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効也。民側頗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難。民僭忒則人可知也，人側頗僻則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

於淫朋曰庶明於僭忒曰民而已，何也？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衆之所能也。

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何也？皇極于帝其訓者，所以繼天而順之，故稱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好惡者德，故稱王，福威者政，故稱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於三德而稱辟也。

建有極者道，故稱皇，則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也？吾所建者道，而民所建者德而已矣。

士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何也？言有所擇有所建，則立卜筮人卜筮凡七，而其爲卜者五，則其爲筮者二，可知也；先卜而後筮，則筮之爲正，悔，亦可知也。衍者，吉之謂也，忒者，凶之謂也，吉言衍，則凶之爲耗，可知也；凶言忒，則吉之爲當，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蓋自始造書，則固如此矣。福之所以爲福者，於文從畱，畱則衍之謂也，禍之所以爲禍

者，於文從高，高則忒之謂也。蓋忒也，當也。言乎其位衍也，耗也。言乎其數夫物有吉凶，以其位與數而已。六五得位矣，其爲九四所難者，數不足故也。九四得數矣，其爲六五所制者，位不當故也。數衍而位當者，吉。數耗而位忒者，凶。此天地之道，陰陽之義。君子小人之所以相爲消長，中國夷狄之所以相爲強弱，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蓋聖人君子以察存亡，以御治亂，必先通乎此。不通乎此而爲百姓之所與者，蓋寡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卜筮者，質諸鬼神，其從與違，爲難知，故其占也，從衆而已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何也？言人君有大疑，則當謀之於己，已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卿士，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庶民，又不足以決，然後謀之於鬼神。鬼神，尤人君之所欽也。然而謀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後者，吾之所疑而謀者，人事也，必先盡之人，然後及鬼神焉，固其理也。聖人以鬼神爲難知，而卜筮如此其可信者，易曰：「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大乎蓍龜。」唯其誠之不至而已矣。用其至誠，則鬼神其有不應，而龜筮其有不告乎。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將有作也，心從之，而人神之所弗異，則有餘慶矣。故謂之大同，而子孫其逢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從，庶民從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從，卿士從吉，何也？吾之所謀者，疑也，可以作，可以無作，然後謂之疑，疑而從者衆，則作而吉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內吉，作外凶，何也？尊者從，卑者從，故逆者雖衆，以作內猶吉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所以謀之心，謀之人者盡矣。然猶不免於疑，則謀及於龜筮，故龜筮之所共違，不可以有作也。

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者，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者，自

肅時雨若以下是也；日時者，自王省惟歲以下是也。

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庠，何也？陰陽和則萬物盡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爲物之尤微，而莫養，又不知自養也；而猶蕃庠，則萬物得其性，皆可知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何也？雨極備，則爲常雨；陽極備，則爲常陽；風極備，則爲常風；燠極無，則爲常燠；饑饉疾癘之所由作也。故曰凶，曰休徵。

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飮」曰「狂恆雨若」曰「懼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何也？言人君之有五事，猶天之有五物也。天之有五物，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其施之小大緩急無常，其所以成物者，要之適而已。人之有五事，一極備凶，一極無亦凶，施之小大緩急亦無常，其所以成民者，亦要之適而已。故雨暘燠寒風者，五事之證也。降而萬物悅者，肅也；故若時雨然，升而萬物理者，又也；故若時暘然。哲者，陽也；故若時燠然。謀者，陰也；故若時寒然。睿其思心，無所不通，以濟四事之善者，聖也；故若時風然。狂則蕩，故常雨若；僭則亢，故常暘若；豫則解緩，故常燠若；急則縮栗，故常寒若；冥其思心，無所不入，以濟四事之惡者，蒙故常風若也。孔子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君子之於人也，固常思齊其賢，而以其不肖爲戒。況天者，固人君之所當法象也，則質諸彼以驗此，固其宜也。然則世之言災異者，非乎？曰：人君固輔相天地，以理萬物者也。天地萬物，不得其常，則恐懼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爲天有是變，必由我有是事，以致之；或以爲災異，自天事耳，何豫於我？我知修人事而已。蓋由前之說，則蔽而蕙，由後之說，則固而怠，不蔽不蕙，不固不怠者，亦以天變爲已懼，不曰天之有某變，必以我爲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證之意也。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何也？言自王至於師尹，猶歲月日三者，相繫屬也。歲月日有常，而不可變，所

總大者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師尹三者亦相繫屬有常而不可變，所總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不可以僭多，故歲月日者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何也？既以歲月日三者之時爲王及卿士師尹之證也，而王及卿士師尹之職亦皆協之歲月日時之紀焉，故歲有會，月有要，日有成，大者省其大而略小者治其小而詳，其小大詳略得其序則功用興而分職治矣，故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小大詳略失其序則功用無所程，分職無所考，故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甯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何也？言星之好不一，猶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後得其所好，而月不能違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後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違也，故星者庶民之證也。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何也？言歲之所以爲歲，以日月之有行，而歲無爲也，猶王之所以爲王，亦以卿士師尹之有行，而王無爲也，春秋者陰陽之中，冬夏者陰陽之正，陰陽各致其正，而後歲成，有冬有夏者，言歲之成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月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星，則風雨作而歲功成，猶卿士之好惡不自用，而從民，則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書曰：「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夫民者，天之所不能違也，而況於王乎？況於卿士乎？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甯」，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何也？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壽之道焉，得其常性，則壽矣，故一曰「壽」，少長而有爲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產，則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康甯矣，故三曰「康甯」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產，而繼之以毋擾，則入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則能以令終，故五曰「考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不考終命謂之凶，蚤死謂之短，中絕謂之折，禍莫大於凶短折；疾次之，憂次之，貧又次之，故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凶者，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壽之反也；疾愛者，康富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此四極者，使人畏而欲其亡，故先言人之所尤畏者，而以猶愈者次之。夫君人者，使人失其常性，又失其常產，而繼之以擾，則人不好德矣。故五曰「惡」，六曰「弱」。惡者，小人之剛也；弱者，小人之柔也。

九疇：一曰「初」，一曰「次」，一曰「五事」，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特以一二數之，何也？九疇以五行爲初，而水之於五行，貌之於五事，食之於八政，歲之於五紀，正直之於三德，壽凶短折之於五福，六極不可以爲初故也。或曰：箕子之所次，自五行至於庶證，而今獨曰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福之所集，自五事至于庶證，各爽其序，則六極之所集，何也？曰：人君之於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紀協其數，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變，以稽疑考其難知，以庶證證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證，各得其序，則五行固已得其序矣。或曰：世之不好德，而能以令終，與好德而不得其死者衆矣。今日好德則能以令終，何也？曰：「孔子」以爲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之於吉凶禍福，道其常而已。幸而免，與不幸而及焉，蓋不道也。

或曰：「孔子」以爲富與貴人之所欲，貧與賤人之所惡，而福極不言貴賤，何也？曰：五福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慕而欲其至；六極者，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可使畏而欲其亡。若夫貴賤，則有常分矣。使自公侯至于庶人，皆慕貴欲其至，而不欲賤之在己，則陵犯篡奪之行日起，而上下莫安其命矣。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實命不猶！」蓋王者之世，使賤者之安其賤如此，夫豈使知貴之爲可慕而欲其至，賤之爲可畏而欲其亡乎？

易象論解

君子之道。始於自強不息。故於乾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然後厚德載物。故於坤也。君子以厚德載物。自強積德。以有載也。迺能經綸。故於屯也。君子以經綸。經綸者。君子有事之時。故於蒙也。君子以果行育德。果行育德。則無事矣。故於需也。君子以飲食宴樂。飲食宴樂。所以待人而與之從事者也。故於訟也。君子以作事謀始。作事謀始。則能爲物主。故於師也。君子以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容民畜衆之大者。故於比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無所用武。故於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德以禮爲體。故於履也。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也者。因時之會。通以財成。輔相天地者也。故於泰也。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物。不能終泰。故於否也。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泰則通。否則辨。故於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族各有其類。物各有其辨。則君子小人見矣。故於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雖遏惡也。不可以爲偏。元。故於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順天休命。而以謙乎施。則人舉之。故於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樂成而息。故於隨也。君子以嚮晦入宴息。物不可終息。故於蠱也。君子以振民育德。振民育德。莫大乎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於臨也。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莫大乎省方。觀民設教。故於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教至矣。則明罰勅法。繼之。故於噬嗑也。先王以明罰勅法。明罰勅法者。所以待之而非敢於折獄。故於賁也。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無敢折獄者。將以厚下也。故於剝也。上以厚下安宅。厚下者。將使人無失其性命之情也。欲不失其性命之情。則亦不違其性命之理而已。故於復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者。所以應時知應時。然後知對時育物。故於無妄也。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對時育物者。非稽古畜德之主。則不能。故於大畜也。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德莫大乎養。故於頤也。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知自養。然後出處皆有以大過人。故於大過也。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出則欲獨立不懼。處則欲遯世無悶。則德不可無習。故於坎也。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德行不失其事。教事不廢其習。然後可以繼明照四方。故於離也。大人以繼明照於

四方所謂明者，非恃其所明則資諸人而已；故於威也。君子以虛受人，而有鋒於內，故於恆也。君子以立不易方。所以有時而遠小人，故於邇也。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亦禮而已矣。故於大壯也。君子以非禮勿履，非禮勿履，德之所以昭也。故於晉也。君子以自昭明德，明者自明，非所以蒞衆，故於明夷也。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知自明，又知所以蒞衆，則言有物而行有常，故於家人也。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有物，行有常，則知所同，知所異於睽也。君子以同而異，同故能有容，異故能有辨，反身修德，言有辨也。故於蹇也。君子以反身修德，救過宥辜，言有容也。故於解也。君子以救過宥辜，能反身修德，救過宥辜，則其欲也，德而望矣。故於損也。君子以懲忿窒慾，能懲忿窒慾，然後見善遷，有過改，故於益也。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以居則修德，以動則有功。功不可以擅德，不可以居也。故於夬也。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能施祿及下，居德則忌，則衆之所聽也。故於姤也。后以施命誥四方，衆之所聽，不可不戒，故於萃也。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不虞，知戒矣。德之所以積也。故於升也。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積小以至高大，而至於命，則志遂矣。故於困也。君子以致命遂志。至於命，則所以成己也。而後可以成民教。故於井也。君子以勞民勸相。勞民勸相，莫大乎恭愛。故於革也。君子以治歷明時。能治歷明時，然後能正位凝命。故於鼎也。君子以正位凝命。正位凝命，不可恃。故於震也。君子以恐懼修省。修省之道，在於正己而已。故於艮也。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能正己，則賢德可居，俗可善。故於漸也。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俗善矣，其終不能無受，受則敝矣。故於歸妹也。君子以永終知敝。知敝，則所以待人者盡矣。故於豐也。君子以折獄致刑。折獄以刑，君子所以明慎之時也。故於旅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不留獄，則治道終矣。終則有始。故於巽也。君子以申命行事。申命行事，不可以無學。故於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所講習者，仁義而已。故於渙也。先王以養帝立廟。養帝立廟，則仁之至，義之盡矣。其推行之也，度數不可以無制。德行不可以無議。故於節也。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制數度，議德行，則欲急已以緩人。故於中孚也。君子以議獄緩死。急已以緩人者，依於仁而

已故於小過也。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依於仁，則無患矣。故於既濟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物不窮也，故於未濟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辨物居方者，物之終始也。

卷四十一 論說

周南詩次解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功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妬而不逮，下乎故次之以樛木。無嫉妬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蟋蟀。子孫衆多，由其不妬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饑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饑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兔罝。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而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芣苢。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閱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焉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

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誦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擊踞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

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

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

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聽，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誠以立性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

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生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充形在於育氣；養氣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致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爲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也。

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爲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爲之樂。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節；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

養生以爲仁，保氣以爲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神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

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聽，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吾之禮也，非禮勿動，非謂止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于吾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蔽自爲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

是故非耳以爲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聰；非目以爲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爲，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者也；責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捭豚，污尊杯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文，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曰：「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蓬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爲知道，則道不遠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

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効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致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齊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

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之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不失色者，容貌精也；不失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也。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和，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闢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于天。」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揚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贊天而天，措地而地也。」

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修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爲禮樂者，獨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爲事，欲成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非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輕。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不難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不同者，心也。

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交子賤爲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歟？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爲聖人之道，爲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爲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譬諸釣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爲王公大人；若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縫掖之衣，爲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

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治聖人之道，而不捨焉，幾人矣。內而好愛之容，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之人所謂顏子之所謂進也，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於聲，目損於色，口損於言，身損於動，非先難歟？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歟？

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爲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之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丘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曆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所，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

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

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乎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爲御，羿用之以爲射，盜蹠用之以爲賊。

大人論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爲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爲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爲神，德之爲聖，可知也。

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雖至

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爲，當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

世蓋有自爲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爲德業之卑，不足以爲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爲。夫爲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爲，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於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爲，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爲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

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於爻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取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爲無益，以小惡爲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

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然窮神

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於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恆，凶。」勿恆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道，則先崇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於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九卦論

虞困之道，君子之所難也。非夫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內有以固其德，而外有以應其變者，其孰能無患哉？古之人有極天下之困，而其心能不累，其行能不移，患至而不傷其身，事起而不疑其變者，蓋有以處之也。虞之道，聖人嘗言之矣。易曰：「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此其虞之道也。夫君子之學，至於是則備矣，宜其通於天下也。然而猶困焉者，非吾行之過也，時有利不利也。蓋古之所謂困者，非謂夫其行自困者，謂夫行足以通而困於命者耳。蓋於此九卦者，智有所不能明，仁有所不能守，則其困也，非所謂困，而其處困也，踈矣。夫惟深於此九者，而能果以行之者，則其處也宜，而其困也有以處之，惟其學之之素也。

且君子之行大矣，而待禮以和，仁義爲之內，而和之以禮，則行之成也；而禮之實存乎謙。謙者禮之所自起。

禮者行之所自成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履，欲知履，不可以不知讓。夫禮雖發乎其心，而其文著乎外者也。君子知禮而已，則窮乎其文，而失乎其質，忘性命之本，而莫能自復矣。故禮之弊，必復乎本，而後可以無慮。故君子不可以不知復。雖復乎其本，而不能常其德，以自固，則有時而失之矣。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恆。雖能久其德，而天下事物之變，相代乎吾之前，如吾知恆而已，則吾之行有時而不可通矣。是必度其變而時有損益，而後可。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損益。夫學如此，其至德如此，其備則宜乎其通也。然而猶困焉者，則向所謂困於命者也。困於命，則動而見病之時也，則其事物之變尤衆，而吾之所以處之者尤難矣。然則其行尤貴於達事之宜，而適時之變也。故辯義行權，然後能以窮通，而并者所以辯義，異者所以行權也。故君子之學，至乎并異而大備，而後足以自通乎困之時。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一謂其言之足以自通乎困之時也。

故也。

嗚呼！後世之人，一困於時，則憂患其心，而失其故行。然卒至於不能自存也，是豈有他哉？不知夫九者之義

卷四十二 論說

九變而賞罰可言

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故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之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人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臯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蓋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

至後世則不然，仰而視之曰：「彼蒼蒼而大者何也？其去吾不知其幾千萬里，是豈能知我何哉？吾爲吾之所爲而已，安取彼？」於是遂棄道德，離仁義，略分守，慢形名，忽因任，而忘原省，直信吾之是非，而加人以其賞罰。於是天下始大亂，而寡弱者號無告，聖人不作，諸子者伺其閒而出。於是言道德者，至於窈冥而不可考，以至世之有爲者，皆不足以爲言。形名者，守物誦數，詭苦以至於老，而疑道德，彼皆忘其智力之不贍，勉然自以爲聖人者此矣。悲夫！

莊周曰：「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語道而非其序，安取道？」善乎其言之也。莊周，古之荒唐人也，其於道也，蕩而不盡善。聖人者，與之遇，必有以約之，約之而不能聽，殆將擯四海之外，而不使之疑中國。雖然，其言之若此者，聖人亦不能廢。

夫子賢於堯舜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

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共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苟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宰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

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變明，變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堯、舜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

夫以聖人之感，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人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者。」蓋言集諸聖人之事，而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三不欺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爲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爲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爲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

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取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

獨任也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爲政之道也。

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雖兜以丹朱稱於前曰：「讞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慚柔良，然而三人者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

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以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非禮之禮

古之人以是爲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也；古之人以是爲義，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義也；夫天下之事，其爲變豈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實異者矣。今之人，覬覦然求合於其迹，而不知權時之變，是則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異者其實也。事同於古人之迹，而異於其實，則其爲天下之害莫大矣；此聖人所以貴乎權時之變者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蓋所謂迹同而實異者也。夫君之可愛，而臣之不可以犯上，蓋夫莫大之義，而萬世不可以易者也。桀紂爲不善，而湯武放弑之，而天下不以爲不義也。蓋知向所謂義者，義之常，而湯武之事有所變，而吾欲守其故，其爲蔽一，而其爲天下之患同矣。使湯武暗於君臣之常義，而不達於時

事之權變則豈所謂獨武哉

聖人之制禮也，非不欲儉，以爲儉者，非天下之欲也，故制於奢儉之中焉。蓋禮之奢，爲衆人之欲，而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儉也。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然天下不以爲非禮也。蓋知向之所謂禮者，禮之常，而孔子之事爲禮之權也。且奢者爲衆人之所欲，而制今衆人能儉，則聖人之所欲，而禮之所宜矣。然則可以無從乎？使孔子被於制禮之文，而不達於制禮之意，則豈所謂孔子哉？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不爲。

釋者曰：非禮之禮，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義之義，若藉交以報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藉交以報仇，中人之所不爲者，豈待大人而後能不爲乎？嗚呼！蓋亦失孟子之意矣。

王霸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

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爲仁義禮信者，以爲吾所當爲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爲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慮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慮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爲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爲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

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

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爲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

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爲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

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性情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

彼曰性善無它，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它，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

蓋君子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自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則豈足以爲舜乎？文王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明之，則其餘可知矣。

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勇惠

世之論者曰：「惠者輕與，勇者輕死。臨財而不嘗，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取，而君子之行也。」吾曰不然。惠者重與，勇者重死，臨財而不嘗，臨難而不避者，聖人之所疾，而小人之行也。

故所謂君子之行，有二焉。其未發也，慎而已矣；其既發也，義而已矣。慎則待義而後決，義則待宜而後動，蓋不苟而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言動者，賢不肖之所以分，不可以苟爾。是以君子之動，苟得已則斯靜矣。故於義有可以不與不死之道，而必與必死者，雖衆人之所謂難能，而君子未必善也；於義有可與可死之道，而不與不死者，雖衆人之所謂易出，而君子未必非也。

是故尚難而賤易者，小人之行也；無難無易而惟義之是者，君子之行也。傳曰：「義者，天下之制也。」制行而不以義，雖出乎聖人，所不能，亦歸於小人而已矣。季路之爲人，可謂賢也，而孔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夫孔子之行，惟義之是，而子路過之，是過於義也；爲行而過於義，宜乎孔子之無取於其材也。勇過於義，孔子不取，則惠之過於義，亦可知矣。

孟子曰：「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蓋君子之動，必於義無所疑而後發，苟有疑焉，斯無動也。語曰：「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君子之行，當慎慮於義爾。而世有言孟子者曰：「孟子之文，傳之者有所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嗚呼！蓋亦弗思而已矣。

仁智

仁者，聖之次也；智者，仁之次也。未有仁而不智者也；未有智而不仁者也。然則何智仁之別哉？以其所以得仁者異也。仁吾所有也，臨行而不思，臨言而不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仁者之事也。仁吾所未有也，吾能知其爲仁也，臨行而思，臨言而擇，發之於事而無不當於仁也；此智者之事也。其所以得仁則異矣，及其爲仁則一也。

孔子曰：「仁者靜，智者動。」何也？曰：譬今有二賈也，一則既富矣，一則知富之術而未富也。既富者雖焚舟折車，無事於賈可也；知富之術而未富者，則不得無事也。此仁智之所以異其動靜也。吾之仁足以上格乎天，下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不匱也；然則吾何求哉？此仁者之所以能靜也。吾之知欲以上格乎天，下狹乎草木，旁溢乎四夷，而吾之用有時而匱也；然則吾可以無求乎？此智者之所以必動也。故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山者靜而利物者也；水者動而利物者也；其動靜則異，其利物則同矣。

曰：「仁者壽，智者樂。」然則仁者不樂，智者不壽乎？曰：智者非不壽，不若仁者之壽也；仁者非不樂，樂不足。以盡仁者之盛也；能盡仁之道，則聖人矣。然不曰仁，而目之以聖者，言其化也。蓋能盡仁道，則能化矣；如不能化，吾未見其能盡仁道也。顏回次孔子者也，而孔子稱之曰：「三月不違，仁而已。」然則能盡仁道者，非若孔子者誰乎？

中述

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苟。孔子罪宰予曰：「於子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

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嘗絕也；及爲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命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政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不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薄也。

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獨稱顏回爲好學，其餘則未爲好學者，閔損原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厚，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以明聖人之道。

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所取，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

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所以求其全，聖人之道，本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行述

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曰吾以學孔子者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已，則反而食乎魯，魯受女樂，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爲乎之曰：「甚矣衛靈公之無道也！其過賢者，庶乎其猶有禮耳。」於是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之不暇擇而之曹，以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猶去衛而之曹也。考矣，遂歸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爲在其求行道也。

夫天子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爲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爲孔子也？曰：「法之哉？法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是法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於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將廢歟，命也。一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卷四十三 論說

夔說

舜命其臣而勅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皆新命者也，故囑於衆臣而後命之，而皆有讓矣。堯契、皋陶、夔，當是時，蓋已爲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勅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

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囑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所囑，夔之受命也，亦無所讓，則何以知其爲新命乎？

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審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次命棄以爲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爲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皋陶以爲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爲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爲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爲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爲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爲典禮也。夫治至於爲獸草木，而人有禮以飾文之，則政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爲典樂也。

借使禹不能總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皋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

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爲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爲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夔哉

蘇說

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蘇」然則在廷之臣可治水者惟蘇耳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蘇雖方命圯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蘇而孰使哉

當此之時禹蓋尙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逼之難如此後之不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季子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三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爲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之親而長子者爲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爲不及矣

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爲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爲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

其言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復于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人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之徒矣。

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況禮之喪三年者乎？

然則此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葬深不至於泉，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葬之合於禮爾。獨稱葬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則夫子之所美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荀卿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

諱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泰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

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爲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

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吾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爲荀卿之妄矣。

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有之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楊墨

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

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

楊墨之道，獨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

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

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

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

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疎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聞也。

老子

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

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

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

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

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

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疎矣。

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莊周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

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

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矧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

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

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

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莊周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詆也。

周曰：「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周又自以爲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若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旣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略之，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夫詳諄而後喻，詭譎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誣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原性

或曰：「孟荀揚韓四子者，皆古之有道仁人，而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以古之有道仁人而言有生之大本，其爲言也，宜無惑，何其說之相戾也？吾願聞子之所安。」曰：「吾所安者孔子之言而已。夫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且韓子以仁義禮智信五者謂之性，而曰天下之性惡焉而已矣。五者之謂性而惡焉者，豈五者之謂哉？孟子言人之性善，荀子言人之性惡，夫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而太極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二子。孟子以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因以謂人之性無不仁，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怨毒忿戾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人之性無不善，而人果皆無之乎？孟子以惻隱之心爲性者，以其在內也，夫惻隱之心，與怨毒忿戾之心，其有感於外而後出乎中者，有不同乎？荀子曰：「其爲善者，僞也。」就所謂性者如其說，必也惻隱之心，人皆無之，然後可以言善者，僞也；爲人果皆無之乎？荀子曰：「陶人化土而爲埴，埴豈土之性也哉？」夫陶人不以木爲埴者，惟土有埴之性焉，烏在其爲僞也？且諸子之所言，皆吾所謂情也，習也，非性也。楊子之言爲似矣，猶未出乎以習而言性也。古者有不謂喜怒哀惡惡情者乎？喜怒哀惡惡而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仁也，義也，喜怒哀惡惡而不善，然後從而命之曰不仁也，不義也；故曰有情，然後善惡形焉。然則善惡者，情之成名而已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之言如此。

「然則上智與下愚不移，有說乎？」曰：「此之謂智愚，吾所云者，性與善惡也。惡者之於善也，爲之則是；愚者之於智也，或不可強而有也。伏羲作易，而後世聖人之言也，非天下之至精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作春秋，則游夏不能措一辭，蓋伏羲之智，非至精至神不能與，惟孔子之智，雖游夏不可強而能也；況所謂下愚者哉？其不移明矣。」或曰：「四子之云爾，其皆有意於教乎？」曰：「是說也，吾不知也，聖人之教，正名而已。」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

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一得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實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者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邪？」

對難

子爲揚孟論，以辨言性命者之失，而有難子者曰：「子之言性，則誠然矣；至於言命，則子以爲未也。今有人於此，其才當處於天下之至賤，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貴，其行當得天下之大禍，而反得天下之大福，其才當處於

天下之至貴，而反處於天下之至賤；其行當得天下之至福，而反得天下之至禍；此則悖於人之所取，而非人力之所及者矣。於是君子曰：爲之者天也，所謂命者，蓋以謂命之於天云耳。昔舜之王天下也，進九官，誅四凶，成王之天下也，尊二伯，誅二叔。若九官之進也，以其皆聖賢也；四凶之誅者，以其皆不肖也；二伯之尊者，亦以其皆聖賢也；二叔之誅者，亦以其皆不肖也。是則人之所爲矣。使舜爲不明，進四凶而誅九官，成王爲不明，尊二叔而誅二伯，則所謂非人力之所及，而天之所命者也。彼人之所爲，可強以爲之命哉！曰：「聖賢之所以尊進，命也不肖之所以誅，命也。昔孔子懷九官二伯之德，因於亂世，脫身於干戈者屢矣，遑遑於天下之諸侯，求有所用，而卒死於旅人也；然則九官二伯，雖曰聖賢，其尊進者，亦命也。盜跖之罪，併於四凶二叔，竟以壽死，然則四凶二叔，雖曰不肖，其誅者，亦命也。是以聖人不言命，教人以盡乎人事而已。嗚呼！又豈唯貴賤禍福哉！凡人之聖賢，不肖，莫非命矣。」

曰：「貴賤禍福皆自外至者，子以謂聖賢之貴而福，不肖之賤而禍，皆有命，則吾旣聞之矣；若夫聖賢不肖之所以爲聖賢不肖，則在我者也，何以謂之命哉？」曰：「是誠君子志也。古之好學者之言，未有不若此者也。然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由此而言之，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君子雖不謂之命，而孟子固曰命也已；不肖之所以爲不肖，何以莫於此哉？」

卷四十四 論說

祿隱

孔子敘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

敏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揚子亦曰：「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

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有喜者，知違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者，迹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唯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

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迹也久矣。聖賢之宗於道，猶水之宗於海也；水之流，一曲為一，一直為一，未嘗同也；至其宗於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為一，一屈為一，未嘗同也；至其宗於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故能宗於海；聖賢因時而屈伸，故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

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

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揚子寧不至於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

太古

太古之人，不與禽獸朋也。幾何？聖人惡之也。制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譽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朋矣。

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制作於其間，必制作於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為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原教

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反此，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善教者之為教也，致吾義忠，而天下之君臣義且忠矣；致吾孝慈，而天下之父子孝且慈矣；致吾恩於兄弟，而天下之兄弟相為恩矣；致吾禮於夫婦，而天下之夫婦相為禮矣。天下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吾教也。民則曰「我何賴於彼哉？」此謂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也。

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於法令誥戒之間，藏於府，憲於市，屬民於鄙野，必曰「臣而臣，君而君，子而子，父而父，兄弟者無失其為兄弟也，夫婦者無失其為夫婦也，率是也有賞，不然則罪，鄉閭之師，族鄰之長，疎者時讀，密者日告，若是其悉矣，顧不有服教而附于刑者，於是嘉石以慙之，圍土以苦之，甚者棄之於市朝，放之於裔末，卒不可以已也。此謂民知所以教之之源，而不誠化上之意也。

善教者，浹於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善教者，施於民之耳目，而求浹於心，以道強民者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豈有制哉！自然耳。強之爲言，其猶圍毛羽，留鱗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應古之所以爲古，無異焉，由前而已矣；今之所以不爲古，無異焉，由後而已矣。

或曰：「法令誥戒，不足以爲教乎？」曰：「法令誥戒，文也；吾云爾者，本也。失其本而求之文，吾不知其可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闕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

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歎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進說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于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于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

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己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

古者井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廬而爲氓，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弦歌詠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鑄切，沉澆權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真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

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爲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復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己之勢，其得不已乎？得己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

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取材

夫工人之爲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遴柬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

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爲得矣。

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尙文辭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入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主威儀，時政公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則以經術斷之是也。

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尙文辭，類皆小能者爲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爲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至相戒曰：「涉獵可爲也，誣豔可尙也，於政事何爲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爲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勸其子弟，師長勸其門人，相爲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尙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當擢之職位，歷之仕塗，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疑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經術斷之哉？是必唯唯而已。

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貴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若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時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尙？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爲能；然後畧之甲乙，以升黜之，庶其取舍之鑑，灼于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實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嚮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矣！」

興賢

國以任賢使能而興，棄賢專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勢，古今之通義，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興，昏亂之世雖有之亦不興，蓋用之與不用之謂矣。有賢而用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商之興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興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謀父內史過；兩漢之興也，有蕭曹寇鄭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陳蕃李固之衆；魏晉而下，至於李唐，不可徧舉，然其間興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觀之，有賢而用之者，國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猶無有也，可不慎歟？

今猶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雖擾攘之際，猶有賢能若是之衆，況今太寧，豈曰無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詢衆庶，則才能者進矣；不有忌諱，則讜直之路開矣；不邇小人，則讒諛者自遠矣；不拘文牽俗，則守職者辨治矣；不責人以細過，則能吏之志得以盡其効矣。苟行此道，則何慮不跨兩漢，軼三代，然使踐五帝三皇之塗哉。

委任

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專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它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實於其心，則它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

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猶遲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

時守文之威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帷嬪，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寢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爲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爲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帷嬪，近習之人而致欺，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無所統一，而牽於衆多之口，此其爲脅於外戚，豎宦帷嬪，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變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沖質之後，桓、靈之閒，因循以爲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餘則希世用事，全龜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

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爲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側數國之閒，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願人君待之之意，何如耳。

知人

貪人廉，淫人潔，佞人直，非終然也。魏有濟焉爾。王莽拜侯，讓印不受，假借皇命，得璽而喜，以廉濟貪者也。晉王廣求爲冢嗣，管絃過密，塵埃被之，陪展未幾，而聲色喪邦，以潔濟淫者也。鄭注開陳治道，激昂顏辭，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姦欺，以直濟佞者也。於戲！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古今一也。

風俗

夫天之所愛育者，民也；民之所係仰者，君也。聖人上承天之意，下爲民之主，其要在安利之；而安利之要，不在於它，在乎正風俗而已。故風俗之變遷，樂民志，關之盛衰，不可不慎也。君子制俗以儉，其弊爲奢；奢而不制，弊將若之？何夫如是，則有殫極財力，備積擬倫，以追時好者矣。

且天地之生財也，有時，人之爲力也，有限，而日夜之費無窮；以有時之財，以給無窮之費，若不爲制，所謂積之涓涓，而洩之浩浩，如之何使斯民不貧且濫也？國家奄有諸夏，四聖繼統，制度以定矣，紀綱以緝矣，賦斂不傷於民矣，徭役以均矣，升平之運，未有盛於今矣，固當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矣。然而饑人之子，短褐未盡完，趨末之民，巧僞未盡抑，其故何也？殆風俗有所未盡淳歟？

且聖人之化，自近及遠，由內及外，是以京師者，風俗之樞機也；四方之所面內而依倣也。加之士民富庶，財物畢會，難以儉率，易以奢變。至於發一端作一事，衣冠車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且更奇制，夕染諸夏，工者矜能於無用，商者通貨於難得，歲加一歲，巧眩之性，不可窮，好尙之勢，多所易。故物有未弊而見毀於人，人有循舊而見嗤於俗，富者競以自勝，貧者取其不若。且曰：「彼人也，我也，彼爲奉養若此之麗，而我反不及。」由是轉相慕効，務盡鮮明，使愚下之人，有逞一時之嗜欲，破終身之貲產，而不自知也。

且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淳朴之風散，則貪饕之行成；貪饕之行成，則上下之力匱。如此，則人無完行，士無廉聲，尙陵這者爲時宜，守檢押者爲鄙野，節義之民少，兼并之家多，富者財產滿布州域，貧者困窮不免於溝壑。夫人之爲性，心充體逸則樂生，心鬱體勞則思死，若是之俗，何法令之能避哉？故刑罰所以不措者，此也。

且壞崖破岩之水，原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則易，救末者難。所宜略依古之玉制，命市納買，以觀好惡；有作奇技淫巧，以疑衆者，糾罰之；下至物器饌具，爲之品制以節之；工商逐末者，重租稅以困辱之；民

見末業之無用，而又爲剝削困辱，不得不趨田畝，田畝闕則民無饑矣。以此顯示衆庶，未有聲穀之內治，而天下不治矣。

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無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怪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

先王之道，不諱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賊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卷四十五 論說 雜著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有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于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于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于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于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與，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怒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

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

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殺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于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

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推命對

吳里虞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算食豆羹無歎焉；若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奚率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心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屑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

曰：「子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

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肯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阻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爾哉！

使醫

「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歟？」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為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違，不相為謀，又相忌也。況愚智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智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為知其不九邪？並使之，智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邪？故子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爾。

使其尤良者有道：藥云則藥，食云則食，坐云則坐，作云則作，夫然，故醫也得肆其術而無憾焉；不幸而病且亡，則少矣。藥云則食，坐云則作，曰：姑如吾所安焉爾，若人也何必醫，如吾所安焉可也。「凡疾而使醫之道皆然，而腹心為甚。有腹心之疾者，得吾說而思之，其庶矣！」

汴說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誦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嘗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遭慶四出，抵今為尤蕃。舉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蓋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蓋亦以萬計。予嘗昧汴之術士，若拔奇而以動人者，大祀宮廬服與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歷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

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

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為天子營太平，斂之猶足以裨身正家，願未嘗有公卿微官，若是其即之勤也。」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病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為天子營太平，挺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為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率然相過，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泝說論之。

先大夫述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衛尉寺丞某，公考也。公諱某，始字捐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奇之，改字公舜良。

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嘗疾病，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入稅，州各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稅，貧民何獨為邪？」即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稅亦無不入，自將已下皆側目。

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據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閱，軍有蕭灘號難度，以虛格度，輒返，吏呼公為判官灘云。

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說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疏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答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別，前守類以為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屈

是人也，不可廢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擴矜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璣爲政範，亦擬公此事。

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難者五，令斷虎頭與致州，爲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怪，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

蜀劾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詔小州，卽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爲動；獨捕其首五人，卽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劫，佐吏固爭，請付獄，旣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者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閔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

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官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其番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咎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

毋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執不足，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爲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扳而

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爲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閱彙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贊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陰時，學者有間以孟子，而逢原爲之論說，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蓋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說亦足以概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己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目，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內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

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一故好事者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

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瘦、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乎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爲丞相，延壽及廣漢弟

子嘉嘗爲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

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爲易林，傳於世。許揚者，治鴻隙阪，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焉。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有二龍焉，懷峻樹靖，皆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卒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政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

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郡守。生允，爲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奇，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奇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召官之，不起。詢孫珪，爲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宄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爲中庶子。懋生亨，爲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爲之卒業。

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戶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國師欽，寂，欽明其後也。國師紹，少子寬，博有器幹，別自封平恩男，與敬宗俱。龍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會大父也。萬歲中，帥師當契丹，丹爲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說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歲，弟欽明亦遇殺。欽明爲涼州都督，業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願爲度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殉邊鄙，賢者榮之。

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寶之亂，敬宗有孫曰遠，與張巡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巡，推巡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煮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弊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

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愚，嘗羈宣歙間，聞勞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囊中黃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金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遂迴三子。

遂善事母，里母勸其子，軻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遂當選，讓其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堯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治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爲進士，遂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之，以爲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邊事，宰相趙普奇其意，以爲與己合，知興元府，起鄴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爲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爲嫁其女如己子。有子五人，恂黃州錄事參軍，恂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爲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秦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

迴字光遠，其事母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志，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葬頰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

臨川王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絕之子孫多焉。攷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蓋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臯羅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卷四十六 雜著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

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村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

予在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常云爾。夫安羅徐行，續中庸之庭而

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爾爾而違之，其可也。噫！自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別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蘇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

夫新之材信奇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爲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錄爲得焉。

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隋，隋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虜以不用官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

子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辜，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爲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專戾，何也？予甚怪焉。

若以商紂及隋虜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爲無辜，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殺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辯，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取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它辜，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公文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

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也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願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禹政售於嚴仲子，荆軻暴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敘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喪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宣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

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為萬世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擊之論也。

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虞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量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遠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抵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驚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在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

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為傳注者沮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

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辨，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子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辯辯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沒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側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黃君所為傳，亦辯麗可喜。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為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其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邊身，於一尋身，說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為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脈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脈而知其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脈，診父而知子，又何足怪哉！」熙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仲子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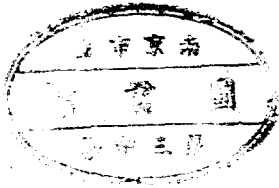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欲歸巖下宿，為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云絕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六十三年小變，百六十年大變，千六百年形定。生三年頂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夜十二時鳴，六十年大毛落，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泥水不能汙；百六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飲而不食，胎化產為仙人之騏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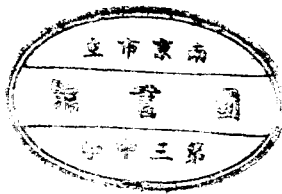
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輕於前，故毛豐而肉疎；修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渚，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也。

其相曰：「隆鼻短喙，則少瞑；露睛赤白，則視遠；長頸疎身，則能鳴；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鶩腹，會舞；高脰促節，足力。」其文李淨丘伯授王子晉，又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嵩山石室，淮南公采藥得之，遂傳之於近代。熙寧十年正月一日，臨川王某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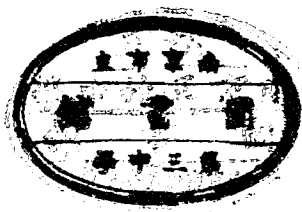


92

—



本足
王安石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王安石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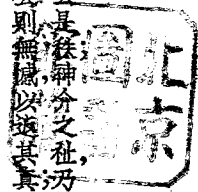
卷四十七 哀祭祭文

祭曾魯公文

蕭蕭魯公，為時臣宗；小大具宜，濟以勤恭；實相累朝，有德有庸。帝序之爵，三公是秩；神分之社，乃終有吉。顯允嗣子，能匹公休；贊我事樞，符帝之求。公學在家，祿養具美；既壽具康，順以卒齒。公則無憾，以遠其真；天子震悼，逮及國人。況如安石，辱知最久；西望涕頭，以薦食酒。

祭范穎州文（仲淹）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蕭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開森與夏，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憚；有危其辭，謂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塞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同，慕者興起；儒先首首，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誼不營軀。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灑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稽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暮來千里；潢川陣澤，田桑有喜。戎孽劇狂，敢騎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靡不敬頌；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蓋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其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于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尚有以為；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



猶不盡試；雖其經給，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廡庫逾空；和其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裏裏公子，弊涕焉粟；困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埋于深，孰饗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憤；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薰猷，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繡纒；弔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設辭難福，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歆！

祭張左丞文（若谷）

嗚呼！公作昇州，先君實佐；公爲其子，請昏于我；先君不幸，公覲京師；訃逮公門，公哭殊悲；弔問賻祭，使來以時；乃今公薨，獨以寡故；財無以從，力無以賙；祭又不時，獨悲以慕；惟公之生，明惠裕和；善恕於人，恩實我多；難祭不時，其吐之乎？

祭高樞密文

越初生民，降訖于茲；廢興亂治，成敗安危；猷爲之君，辯論之師；章書傳記，箴賦銘詩；乖離詭駁，有萬其辭；公於其間，靡所不知；江含海畜，其富無營；孰窮其源，孰究其涯；作時宗工，出長羣司；洋洋厥聞，可以敷施；讀且永年，左右諏咨；曷云其兇，弗毫弗期；凡我常僚，曷已其思；爲此薄物，以將我悲！

羣牧司祭高公文

嗚呼！惟公學問文章，丘山鬱鬱，湖海茫茫。弱我靈命，作刑四方。寅恭淑慎，天子所臧。駟嗣之良，兵賴以威；公用勤告，遂圖厥政。某等在職，維公之依，孰奪以逝？邈乎不歸，殯引就行，有翮其旂，來陳薄物，以告長遠。

祭呂侍讀文

嗚呼！伯夷相唐，尙父賓周，受氏胙國，重光奔休。于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續前之度。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焜燿家邦。方籌方奮，厥隕誰使？震驚咨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僚，於公之殯，祇薦羞醪。

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垂暑；既備官於淮南，習爲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嘯號；始逢君之執鞫，屢顧我而同鑣。逮揚子之旣見，方皖城之窮標；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子罷官而南備；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乖隔之幾，何慙水淺而風飄；晝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維知君之日久，信智邁而才超；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昏昭。穢兼言之抵牾，排異學之傾搖；衆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壤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因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備，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蜩以死，方其生時，寤若囚拘，其死以歸，混舍空氣，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靜，往侑冥筮。

祭蘇虞部文

君慎足以保其身，和足以諧於世；嗟乎不淑，而不永年！受命徂東，纔三年耳；孰云今者？君以喪歸，交游之情，哀痛何極！聊陳薄奠，以告長違。

祭李省副文（壽朋）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靈漢，令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曾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實，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側，尙饗！

祭高師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歲除，道尋陳迹，淮水之上，冷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舫；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

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唯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惻。尚饗！

祭馬玘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強明，爲時能吏；剴劇撥煩，易於屈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夷鄙。江東內遷，厥勢方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遽懷以辭，薦此薄菲。

祭盛侍郎文

某聞之，行義弗高，位與年尊，慙者則已；行義既高，位與年下，憾者則人在。己無慙，在人無憾，有若公然，其又奚言？惟昔先人，捐我諸孤，實在公藩；公恣然哀，襁死賻存，託殯得官，寓處得廬，一出公恩。公或我臨，不有其尊，我獎我矜，均其子孫。戴德莫酬，誰謂我人去公三年，固不再行，豈曰念忘，賤不敢煩，補官揚州，公得謝歸，曾幾何時？計者來門，哭泣作書，以弔後昆，欲躓棺前，靡不可奔。會有吏役，盡室而南，戰恨含慙，轉移寒暄。乃今來歸，公喪且葬，纔命使人，薄進蘋蘩，嗟嗟公恩，死其敢諼。

祭杜待制文

士取無材，取不脩身；身脩而材，有不及民。凡世可願，於公皆有；孰窘其年，不使難老。貴者善防，其有孰窺？公心豁豁，不置牆帷，有挾易驕，不難拒善；公義所在，服之無賤。推以時施，宜以每成；又沉於公，強果以行，物貴於時，常以其少，悲矣予思，我知其久。鍾山北蟠，江落而東，完厚密牢，萬世之宮。其歸孰知，愚與在此，酌公以文，以配銘史。

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筆覆護，免於陸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爾命一昔；以思出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躓之，使以殞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禁彼石，可誌於丘，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膠羞。

祭刁景純學士文

嗚呼刁公！不佞不求；坦然立行之乎，裕然與人之周。既貴賤以同觀，亦始終之相伴；惟其動必依於仁，故其壽若此之脩。望音容而已遠，欲親弔以無由；慨臨風而出涕，辭以侑乎醪羞。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爲君令邦之特，目揚季令類髮澤；紛百家令並涉，超獨懷令道德；博蕩蕩令無吟，寬恂恂令莫逆；出當官令發論，使權彊令參息；年何尤令止此，祿不多令誰蓄；具壺觴令酌哭，攀喪車令啓夕；豈獨愁令吾僚，隱多聞令諒直；顧笑語令已矣，冀來嘉令魂魄！

祭沈文通文

嗚呼文通！一世之英，耀矣其光；難矣其榮，有所不爲，爲無不果；有所不學，學無不成。故治行簡於人主之心，名聲溢於時士之口；謂且復起，謀讓左右，何與之；以如此之才，而不副之；以須臾之壽，悲傷數息，舉世皆然，豈特

故人爲之流連；馳哀一醉，以訣終天！

祭杜慶州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粲粲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子，而不足以壽？不肖之身，始佐公揚，公後來東，有賜於明，昔欵同堂，今奠於庭。酒肴則薄，豐者維誠；再拜事公，敢不如生！

卷四十八 哀祭祭文 哀詞

祭吳侍中沖卿文

嗚呼！公命在酉，長我一時；公先我逝，我後公葬。中間仕宦，有合有離；後我所踐，公輒仍之。出則交轡，處則連榻；坐肘則並，行肩則差。豈顧敢及？天實我貽。公之停善，及所設施；有誥有誄，亦有銘詩。又將有史，傳所不疑。我既慙眊，句辭能爲；婚姻之故，唯以告悲！

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嫋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闊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間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遭屯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旣壓復起，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

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與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饑寒，惟道之謀，旣據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彊僞，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情，靡所不任，人恍莫知，乃側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祭李審言文

嗚呼！噫公之才，豈獨我知？公數困厄，豈人能爲？所畸乎人，豈能無疵？所侔乎天，我乃知之。交不就利，高明所忌；蒞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實在茲，公亦如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無私，哀今亡矣，侑辭以辭。

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嬪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遂爲世友。不

廣之文，所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謬差。

祭東向元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仙，士莫敢匹；供供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奮鷄，萬鳥避逃；直摩蒼天，頭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鄴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闕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祭陳浚宣叔文

嗟乎宣叔！學以為己，不籍於俗，孤齋介峙，孰以不羸，孰忤不強，卒躓窮巴，乃命不祥，怏怏在宮，翼翼在外，胡是不福？黃姦善悖，我思古人，徠世其初，悲君之食，不逮於孤，古不肯死，隆親急故，今此營營，誰瞻誰助？自昔海濱，以心相授，俱官於南，邂逅綢繆，顏合意同，云誰無友？諒直之好，於君實厚，有志不施，又困無財，雖痛何為？維以告哀！

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

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刁博士繹文

惟君其先，蔽冕之華，君弱而良，遂世其家。越天聖初，上始即位，開延閣人，間不容僞。若古堯虞，稷契親逢；君子其時，奮追羣龍。五兩之綸，三鍾之粟，沈才下吏，間關楚蜀。竭來揚州，輔佐元侯，朝其或者，明試謀謀。最未及論，泯焉之幽，龜紫紛如，朱丹其車。昔之同升，秦亦衆已，胡甯若人，乃此乎止。畏天介壽，宜良者多，良者弗壽，謂昊天何親。髮墮顛子髮，猶羈惟堂一慟，誰者無悲，令龜得日，棺還無咎。銘旌悠悠，羽翼南首，惟君之舊，惟僚及友。徘徊路旁，涕落莫歸。

祭虞靖之文

剛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為義，我實知子。達我所願，窮吾所恥，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類夷穢，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莫逆其趣，衰老邂逅，綢繆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翫然為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酌，嗚呼已矣！

祭北山元長老文

元豐三年九月四日，祭于北山長老覺海大師之靈。自我壯強，與公周旋，今皆老矣，公棄而先。逝孰云遠？大方現前，娛陳告遠，世禮則然，尚養！

祭呂望之母郡太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閭，昭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奉法，困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窆窆，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俎壺。

祭程相公琳文（爲高若詔作）

嗚呼！公在京師，爲天子毗，發論彊彊，不苛其爲。公於四方，爲鑲爲屏，推良抑姦，兩道寬猛。自伯休父，有稱于周；及公千年，追配前休。時文而文，時武而武，願我無狀，辱公等件。庶見吉召，乃聞凶歸。馳哀一觴，終古之違！

祭秦國夫人文（爲高若詔作）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開號大邦，稽祿之隆，康甯壽考，而以樂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恒，奠云將之，具此薄物。

祭鮑君永泰王文

年月日，官某，敢告于鮑君之神。農之勞，神之所知也。歲之四時，而於冬爲最隙，然猶築塲圃，治屋廬，塗囷倉，糞田疇，未嘗一日而晏然以休息。今茲令又以其暇時，屬之使治渠川，比常歲，則農之勞蓋有加焉。神宜哀憐而有以相之也。治之無幾也，而雨且止，丁壯老弱，相與行水而涸之，猶未也，而又雨，非民獨病也，而令亦風夜以憂，惟神相之以繫，令是役早有卒也。夫令之所以憂其職，民也；惟神之食於民也爲已久，而憂之亦不可在令後。

也。謹告。

二

年月日，敢再告于鮑君之神：講於神之明日，而天地廓然以溫，民賴以供役；且卒事而復雨，雨淫不止，民恣而今恐，憲者令之治行，無有可媚于神者，而神不卒聽之乎？令則有罪，而民何尤？且霜雪風雨之濫淫，固其實自神，而無與於令也。巍然南面，養人之歸，事已而利澤不加焉，亦神羞也。惟神降意以從令之言，毋忽令，亦能發明神之令德，使民世事神不懈而有加焉。謹告。

祈雨文

惟神美名正氣，索之前史，詳矣。憲昔人也，挺王臣之節，忠信我任，德誼我負，故時君倚焉。今其神也，享廟食之貴，陰陽吾職，禍福吾柄，故州民賴焉。今千里旱饑，及時不雨，農夫悼心，郡將失色。某遂躬率僚屬，來謂于大廡下，惟神全死生之大名，開聰明于一方，霑甘露以足民食，則前謂人神之靈於古今無愧焉。尙察！

謝雨文

夫廟其貌，神其靈，函聰明正直之德，俾禍福倚伏之時，用默於民而不知其所以用者，斯之謂至神乎？太守領天子命，藩一都會，歲時豐凶疾苦，得勞佚之使百姓無愁歎之聲，斯太守之事也。神陰也，陰陽契合，若影響然，曩以郊原旱饑，及夏不雨，耘者耨者，悼心自失，遂祈福于大廡下。惟神惻然開明靈，惠然納至誠，言然而雲興，禱然而雨零，苗枯而生，民默而聲，又得非神之至乎？今吏民潔牲醴，奔走歡呼，請償其靈，某不佞，輒書爲千古世諺。

尚矣！

李通叔哀辭（并序）

通叔李不疑，世爲閩民。通叔再從太學進士試，斥不送，自京師歸，面其親，道建溪，溪水暴下，反其舟，溺死。年二十八。初予旣孤，寄金陵家焉，從二兄入學，爲諸生，常感古人汲汲於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材性生古人下，學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鑄切，以入於道德，予其或者歸爲塗之人而已邪？爲此愛懼，旣而遇通叔，於諸生間，望其容而色粹然類君子，卽而與之言，皆君子之言也。其容色在目，其言在耳，則予放心不求而歸，邪氣不伐而自遁去。求其所爲文，則一本於古，華蘆蕩肆之學，蓋未嘗接於其心，誠有以開予者。予得而友之，愛懼釋然，作太阿詩，貽之道氣類之同而合也。通叔亦作雙松詩，道氣類之同而期之久也。以爲報。自予之得通叔，然後知聖人戶庭可策而入也，是不惟喻於其言而已，蓋觀其行而得焉者爲多。其再斥於太學而歸也，予待禮部試，留京師，別且言曰：「通叔去而歸，某也不沒而入於愚也，其幾矣。明年亦斥而歸，或得官，皆宜在淮江之南，某也不可以之闕，通叔來若何？」通叔曰：「是亦不疑之言也。明年從事淮南，將問且召焉，則未也，或以死狀訃，旣慟且疑，且幸其不然。會有江南之役，遇閩人，輒問狀，還泊東流，尉許程者，閩人也，乃知訃者信，又知陳安石者，亦溺死，安石字伯起，亦閩人，予嘗問通叔，素友，獨言伯起云：噫，二子豈行殆也，其亦命而已矣。予悲通叔窮以夭也，其道之不及民也，又悲天之不予相也，作哀辭。」

我思古人，令維友之求，燕處日講，令行相爲謀，相翼以進，令相持以脩，要歸于道，令不入于尤，卒聖若賢，令其本則然，我無以是令，甚懼以愛，猗嗟吾子，令畜德挾材，傑然自如，令不羣庸游，考講六藝，令造窮微深，匪富貴暴令，匪賤窮羞，曰予旣逢，令朝夕其旁，仁義之光，令忠信之隙，邪志蕩夷，令正氣獨完，吾子賜我令，於安以嘯，尙

曰子與令羽儀于世，吾君德澤此令，淳漓固倫。孰神不非令，隕子于溪？子生適然，令欲誰仇？所嗟存者令，志孤道
遠，子之不就令，一朝而休，死不以所令，誰得子尸？誰覆于棺令，誰坎于丘？子欲慟哭令，子豈有聞于不可作令，子
生之悲。

泰興令周孝先哀辭

吁嗟于思令，孝于父母，施於旋姻令，亦及朋友；云然令，宜不富，又曷為令不壽？藐藐令其子，皚皚令其妻；無
慮與田令，哀者其誰？吾無奈何令，哀以吾辭。

卷四十九 碑誌 神道碑

贈司空兼侍中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魏公既薨之明年，皇帝篆其墓碑之首，曰「大儒元老之碑」；有詔造文賜公子，使之并刻。臣某昧死序列，
再拜稽首以聞曰：

公諱昌朝，字子明，姓賈氏。皇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注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
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璉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齊國公諱緯之曾孫。其先
南皮人，中徙獲鹿，今葬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譽歎以為
賢已。

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
院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

知常州宜興開封府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

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爲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警事，析毫解縷，言則感心。自仁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爲疏闊然，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爲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之太史。詔以章獻太后故爲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毋以所獻示外，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無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

公之爲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誦教於利害多所與除。異時縣令奉錢滿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概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赦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卽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儔，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椿錢百萬。

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誦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朱泚，陸贄

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上皆行其策。

三年，遂以本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附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附獻懿、二后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旣而救遷兩府官，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

七年，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反，河南北使其黨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恐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卽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爵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畧，公暴隄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故拔擢超其伍，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拒亡卒，融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人得贖而有之地，則盡歸，邊以不爭。

皇祐元年，從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旣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

二年，母燕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上嘗賜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胼，行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講，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仁宗問易之

乾卦，公既講解，又作書以亢龍爲戒，手詔稟答，以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何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濱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賑救，人用歸息。

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又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

皇帝卽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至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不許，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太醫，問視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寅薨。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聽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休陽里。晉公墓次，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五千實封五千六百。

公所著書有春秋要論十卷，羣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各三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進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炭，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炭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九人。賈氏有誼及耽，傅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

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褒榮，若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莫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承，有宰魏公。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治，有博六藝，使照朕志。」魏公乃來，錫帝之求，進于殿中，登闈沈幽，乃尹開封，治民不隸，乃丞御史，督制庶尤，膏澤在下，薰烝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帝巡大塗，公帝之車，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條武鬯，具獻膚功。終徂在天，公則隨邁，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吏，有謚太常，次詩不誣，斷石墓旁。

初卜葬公汴陽里，以水故改卜。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許州陽翟縣三峰鄉支流村，奉勅改鄉名曰大儒村，名曰元老里。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某謹記。

檢校太尉贈侍中正惠馬公神道碑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

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爲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

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擢，如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

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擊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

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饑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彼其廣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隄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洽，移往代之。

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音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

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卽位，改內苑使。蜀卒劉玘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玘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薄我，旣急而戰，我軍難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玘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實以錦袍金帶。

咸平元年，加澄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賣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閣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

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謀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

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覷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爲，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卽殺之。於是自檀以北，城郭皆畫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

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閣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它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爲是。

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踰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聞入謁，真宗輒使閣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卽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

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

爲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驛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賜賜皆加等。

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院知恩州。

公少慷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察，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彼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真宗之時，暨暨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雖衆，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謏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有養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詒。

卷五十 碑誌 神道碑

護衛忠果功臣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新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新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始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今追封魯

國公謚勤威馮公神道碑

馮氏有宅於潯州之白馬者，莫知其始所以徙；至魯公而嘗以公開國於始平日，其本出於漢杜陵楚相廐之後也。公諱守信，字中孚，自爲兒童，狀貌巖然，慷慨有大意，人固已奇之矣。旣冠，從其鄉人受學，以三禮舉於鄉。會太平興國初，取兵民間，公出應選，有司以公儒者欲免之，公曰：「吾以子弟免而父兄任其勞，此儒者所不爲。」遂行，以才武給宿衛。太宗征河東，公奮身冒兵，數取俘馘以獻于行在，太宗壯而勞之，以功數遷至弓箛宣副指揮使。

真宗兩駕河北，皆命公帥其所領先驅，以禦契丹；公所斬虜最諸將，遷天武軍都指揮使，封州刺史，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公雖在軍旅，數以孝經論語爲人講說，人尙以儒者目之。至是真宗召問，出孝經使講。公講天子一章，因言：「自天子至於士，不可以無學，學不必博，孝經論語皆聖人以誦學者言行之要，臣愚不足以盡識，然所以事陛下，不敢一日而忘此。」真宗嗟嘆者久之。

由封州數遷至捧日四廂都指揮使，英州防禦使，知瀛州，兼高陽關都部署。由瀛州召還，領步軍司公事。當是時，河決潯州，天子以爲憂，問誰可使者，公自言：「少長河上，能知河利害。」詔以公爲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容州觀察使，知潯州，兼修河都部署。河怒動埽埽且陷，公坐其上，指畫自若也。遂號其部人，以一日塞之。天子賜手書獎諭，召還領步軍如初。

已而遷威塞軍節度使。是歲，天禧五年也。公年六十六，以八月二日薨于位。天子悼勳，爲之罷朝二日，贈太尉，賜錢三百萬，勅宣慶使，蔣州團練使，韓守英，禮部郎中，直集賢院石中立，給護其喪事，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開封之羊守縣黃善鄉大里之原。

公會祖諱倫，祖諱鈞，皆不仕。考諱慈，贈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先夫人劉氏，玉城縣君；後夫人張氏，清河郡夫人。子男十三人。於是文懿、左侍、禁文、吉文、握文、德文、慶文、顯文、質文、貴文、文、鏡，並右班殿直。文燦、文俊，並右侍。禁文、郁文、雅，皆已卒。

公孝謹忠篤，遇人有恩。祖母夫人疾病，公不釋帶以侍，輒數月。常患世醫不足，賴以爲養，力學方藥，遂通其術。公弟常欲上其子爲公子，以取高陸。公對之慨然曰：「吾自行伍蒙主上拔擢至此，欲棄軀以報久矣。願未有所，奈何欺之？」是歲，并公子無所蔭，曰：「以明吾心於弟，非有愛也。」韋城董方，廉直爲公所友，其卒有二女，無以嫁。公爲選士，辦裝嫁之，如己子。公將兵治民，寬簡有法，故人入長受之，而無敢犯所居。有述賢士大夫多稱之者。

公葬之三十二年，而以其子故，累贈至中書令，兼尙書令，追封魯國公。又二年，始請謚於天子，而天子賜之謚曰勤威。又五年，文顯爲西京左藏庫副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始作碑以表公墓，而以銘來請。子問諱於太常，問書於太史，問諸故老以考公子之所告，而得公之所爲如此。於是爲銘曰：

允文真宗，俊華在工，相協子武，有來馮公。馮公領領，奮節金革，有聲中邦，外動夷狄。自公在野，手不去經，率其所學，以撫戎兵。公之所撫，貔豹豹虎，指麾進退，妥若兒女。武室以越，文罷於柔，維時馮公，兩取其優。孰施其文，有壤千里，孰政其武？宿衛天子，帝咨「馮公，爾往視河」，一河決已塞，滑人來歌。帝聞而喜，勞以手勅，公拜稽首。「匪臣之力。」帝曰「來爾，子釐爾勤，授之旄節，留掌我軍。」方朝告薨，有詔罷視，弔贈葬，哀榮終始。進拜爲尙書中書，資爵國公，卹以魯墟。士生顯榮，沒則多已。維時馮公，至今受祉。在周方虎，威有變詩；至漢充國，雄爲之辭。誰能詩公，流示無止。刻碑墓門，公實有子。

翰林侍讀學士知許州軍州事梅公神道碑

宋翰林侍讀學士，正奉大夫，行給事中，知許州軍州事，兼官內堤堰橋道勸農事，上柱國，南昌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梅公之墓，在宣州宣城縣長安鄉西山里。公有五子：鼎臣、德臣、實臣、輔臣、清臣。清臣今獨在，爲尚書司門郎中，以公行狀及樂安歐陽公之銘，來請文以刻墓碑。時熙寧元年八月四日也。銘曰：

公先梅伯，後氏其國，彌周涉秦，不見史策；有銅有福，著漢名籍。公福之孫，詢字昌言，三世弗仕，陵陽之里。公第廷中，判官利豐，再歲而擢，以丞將作，以宰仁和，人譽用多，主推御史，侍考進士，一見天子，以爲知己。詔曰：「試哉！」遂試中書，館之集賢，賜服排魚。於時繼遷，兵我西鄙，老弱餽守，丁彊多死，靈州告危，帝視不怡，公請擇人使潘羅支，兵法所謂以夷攻夷。

帝曰：「誰可？」無如臣者。曰：「予汝嘉，閉陷奈何？」公拜且跪，颺言而起：「苟紓西師，臣不受死。」出書授之，「往訖爾謀。」至疆勅還，會葉靈州。帝察公藝，可書帝制，相或止之，留佐三司。其後羅支果窺西賊，論將料敵，皆如所策。或從或違，或擠或推，梧合阻夷，神者公尸。黜之倅州，用獄一肯，去杭而蘇，列國東屏，漕輸瀚河，就付將領，三年告功，僅得故省。又以譴投，守彼淮州。有僚許公，相得於此，與之欣然，樂以忘徙。使于湖北，遷自濠梁，又奪一官，往裨于襄。坐發驛馬，給奔喪者，于鄂于蘇，剖將之符，握節關中，使總其輪，煌煌金章，厥賜特殊，謀復靈武，度兵蒞秦，有將璋，諾公與俱，會璋召還，公復淪胥，有反咸陽，能名氏朱，始雖弗察，後捕而誅，自懷徂池，再副戎車，真宗新涉，罪垢皆然，爲耶度支，以將廣德，外更四州，楚壽陝荆，乃遷待制，中糾獄刑，有歸龍圖，其唐殖殖，就以學士，專其闡直，輟之銓衡，乘傳臨井，超兼耶秩，進直樞密，趣歸封駁，考國中失，申命選事，得權進趨，加職侍讀，改司羣牧，移之審官，審是在服，伐閭積遷，給事于中，告疾出許，鼓歌從容，方公少壯，志立人上，談辭慨然，帝悅而嚮，及夜晚出，皆爲將相公則老矣，將歸田里，康定辛巳，六月十日，公七十八，以其官卒。公開南昌勳爵第一，夫人曰劉。

不及郡封；封君彭城，其卒先公。公卒明年，季秋拔日于州山西，卜祔而吉。公有四子，伯爲進士，丞于殿中，與仲前死。仲賜科名，叔也，皆丞將作殿中，或廢或興。有顯惟季，時丞衛尉，今爲郎中，論序初終，實來求詩，刻示無窮。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二月，公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繫以銘。序曰：公諱某，字夏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則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乘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穎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秘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衡州，泗州，知衡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鄆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鄆州，則未赴而徙。凡仕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

在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糲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

衡州之南山，廣袤百餘里，與夷接壤，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遁逃其中，冒稱夷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首有挾左

道者，人傳以爲能致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遣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

興化多進士，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漢上舟子，數爾商旅取貨財，而以陰爲解，公捕案實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穢，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強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盡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

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公之碑，首上爲勳容，賜其首曰「衷忠之碑」，而公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

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修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齊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

陳氏，漢太丘長諱實之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敎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艱，然尚至九卿，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

於一時，而紀諸羣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葉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之卿，饋祀其室。公則感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崇本始，歸葬後郊，皇考在前，時此銘詩，爲告新阡。

虞部郎中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卽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

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闓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任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

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卽以兄蔭爲郊社齋郎，再遷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於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

州將部使，有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

嘗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灑掃先人廬家，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洗馬致仕。

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藩飾為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取，不知休息，公猶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已。

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為子弟也。嘗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為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為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

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為友，故為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實，實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為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遷于閩，嶺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稷，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澹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推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曾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

侍天子之仁。既其社福，考終大老，道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躋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卷五十一 碑誌 神道碑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是，而用君議，編於勅。

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彈奏狄武襄公不當徂敗劉渢，永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官爲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于殿中，君奏疏，卽是夜有詔止獵。繼唐和寇湖南，以君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尙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之。

儂智高反，君卽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燭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廩，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飽以有功，君勞居多，以勞遷尙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軍罷而入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入，啓居無時，以皇祐三年三月初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四。官至尙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騎都尉。

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爲文有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擬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

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縣，自君之高祖，棄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而至君曾大父諱師睦，善治生，以致富，歲飢，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離心於鄉里。大父諱旦，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送，良，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尙書職方員外郎。

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適、邁。適嘗從子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潞州上黨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太廟齋郎李簡夫，一嫁進士鄭安平。君以其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縣懷遠鄉上林村。歎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縣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罕至；君孤童子，徒步官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仁宗世，蠶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庸使。踐艱乘危，條藥畫奇，瘴毒既除，膏燹以治。方選旣隕，哀暨山夷。維此庸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前，以告騷人，孫氏之附。

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神道碑銘

宋故贈左屯衛大將軍李公墓，在河中府河東縣陶邑鄉仙觀里紫金山北。初咸平二年，公以東班殿侍，隨彰國軍節度使康保裔部車于高陽關，契丹內侵，真宗狩于魏，大將特城千里閉選，保裔以其屬出，公提少卒，斬

戰輒破，寇搏我疾，孤堅弗支，舉軍陷焉，乃以義死。當是時，十二月五日也。公年四十六。有詔贈恤，錄公子樞以爲西班殿侍。

蓋六十九年，而樞以行治勞烈積官至皇城使，賀州團練使而嘗一再辭賞以求追榮其父母；天子亦數推恩以及朝士大夫之親，而公九贈官，自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至左監門衛大將軍，逮今上卽位，則再至三品，而公夫人朱氏亦封錢塘仙遊永安縣太君。太君有美志，純行年六十三，以天聖七年六月六日卒於其子之官舍，而以嘉祐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與公合葬。

公幼而愿恭，長而敏武，涉書喜謀，將有以爲，而卒不克，蓋知者傷焉。唯忠壯不屈，以詒祿于其後世，而團練君實能力承以大厥家，噫！其可銘也哉？

李氏，世家鄭之原武。公諱興，字仲舉，曾祖諱顯，祖諱光，父諱元超，皆弗仕。公生一男二女，二女皆早死。孫六人，其二人早死，葬今爲尚書都官郎中，餘皆以父廢仕。昌齡終三班差使，藥今爲右班殿直，藥今爲左班殿直。銘曰：

李姓之始，黜周隱史；厥家鄭邦，代晦其光。公奮自田，啓蹟班行。匪熊匪羆，彼萬其旅。帝徂伐之，孰致予武？操戈以先，所趨難逃；日敵可盡，其來滔滔。終沉于戎，唯義之濟；閱有傳祿，追榮以暨。誰無孫子，錫命在幽；我以吾功，克稱無差。詒詩後觀，有石道周。

故淮南江瀾荆湖南北等路置茶鹽筭酒稅兼都大發運副使贈尚書工部侍

郎蕭公神道碑

蕭氏，故長沙人也。去馬氏亂，遷江南；又爲廬陵人。公會祖諱發，仕李氏，終洪州武寧縣令。祖諱煥，考諱良輔，

皆不住。公諱定基，字守一。用天禧三年進士，補岳州軍事推官，以母夫人陳氏喪罷。後除虔州觀察推官，入饑，詔州將以便宜糶倉米，秋經償之，所採活甚多。監納潭州茶米，舉者十八人，遷大理寺丞，知臨江軍，新喻縣移監成都府市買務。

蜀引二江澆諸縣田，多少有約，李順爲亂時，成都大豪樊氏盜約，改一晝夜爲六，由此他縣歲賂樊氏，縣乃得其餘水，訟二十年不決，轉運使以屬公。公曰：「約所以爲均，即不均，約不可恃也。」乃親決水視，一晝夜而樊氏縣水有餘，樊氏即伏罪，諸縣得水如故。約轉運使以爲能，舉知黎州。州近蠻，出善馬，異時勢人多以託守，公一拒絕，蠻大喜。

於是累遷至太常博士，以博士召兼監察御史裏行。成都王殿請鑄小鐵錢爲大錢當十，鑄十得三，是廢十得三十也。公疏以爲不便，而讒議訕中貴人，妄告兩劾，轉運使罪，以公往治，直之。蘄州王蒙正恃勢賂積，誣屬縣長罪死，又以公往治，告隨吏曰：「蒙正賂汝，受之以告我。」蒙正果賂吏直三百萬，公因以正其獄。仁宗欲官公一子，公乃以讓其隨吏，除開封府判官。

於是自監察再遷至侍御史，除江西水陸計度轉運使，奏事稱上意，賜三品服。三司稅賦醵鴛羽，民入一尺，費餘百錢，奏以鵝鶩代之。

宜州蠻爲寇，乃移廣西兼安撫，公馳至，問所以反，曰：「吾知之矣。」乃蒐諸州澄海忠敢士萬人，守要害，戒諸將賊至乃擊，歸則已，蠻不復動。明年，邕州甲洞與永平寨將秦珪爭銀冶，殺珪，反。邊大擾，公曰：「蠻何敢？是必珪有以致之。」問之果然，乃廢銀冶，誅道賊熟戶數十人，又移交州討殺珪者而邊遂定。仁宗曰：「邊吏好生事，蕭某如此，可召用。」三司度支判官王琪，使江淮，論鹽酒事，請公俱往，乃除三司鹽鐵判官，與琪俱使江淮，論議鹽酒事。至吉州，除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以官卒于家，享年五十四。實慶曆二年五月十四日，以其年九月

二十日葬廬陵儒行鄉故舍之原。

公寬厚寡欲，內行孝友，稱於鄉里。尤知爲吏，在所皆有聲績。夫人河陽縣君毛氏，五男子，汝礪、汝諧、汝器、汝士、汝夔，皆進士。汝礪終太常博士，汝器終殿中丞，汝諧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汝士今爲永州祈陽縣令，故累贈至尚書工部侍郎，而墓碑未刻。汝諧請曰：「先人於王氏有故子銘士大夫多矣。」某曰：「然是宜以屬我。」乃銘曰：

蕭氏食靈，漢功之冠。卒成齊梁，以戾于唐。人不絕史，與唐終始。屢遷廬陵，來自長沙。使乎御史，于宋初家。折獄禦戎，有聲無譁。徐則世繼，而年不遐。揚詩墓石，以相哀嗟。

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狄公神道碑

狄氏故并人，唐武后時，有以諒直至宰相者，有功中宗，以及社稷，是爲梁公。公梁公之十四世孫也。諱棻，字輔之。曾祖曰崇謙，連州桂陽縣令。祖曰文蔚，全州清湘縣令。考曰希顏，徐州錄事參軍，及公貴，贈錄事君，至兵部尚書，而公母李氏，封隴西郡太君。蓋梁公之後，有兼書者，亦有名蹟，至大官，其後祿仕不終，然寔微弗顯，及公，乃以行能爲時用，出使入侍，終尚書工部侍郎，直樞密，爲學士，天下稱爲善人長者。

公少孤力學，中咸平三年，進士甲科。其官自大理評事，歷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管，職方員外郎，祠部刑部郎中，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給事中，其職自直昭文館，歷龍圖閣直學士。其初任知袁州，分宜縣，後管知開封府司錄，通判鄧州，成都府，爲開封府判官，使京西，成都府路轉運，又使制置江淮荆瀾，再判東都流內銓，知審官院，知壁廣滑魏隨陝鄭同揚九州河中河南二府。其知陝州河中府，以趙元昊反，擇西方守吏，其知隨州，則坐在魏時，軍事有躄不遜者，不即治，其知揚州，則不及赴，而卒于京師，慶曆三年二月十七日也，享年

六十七。

公醇厚篤實，未嘗妄言笑，雖有喜愠，未嘗見色，終身不言人過惡，蹈南海，所齋無南物。在陝中，貴人有力者，言將授公於上，公爲不聞，接以它語，退而歎曰：「吾東髮至此，得爵祿皆以義，可以老而自污邪？」蓋其廉如此。其治民出於寬仁，不忍，雖以此嘗得罪，然自若弗悔也。當時士大夫聞其死，多歎惜。

累階至中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山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四百戶。夫人武城縣君路氏，左司諫知制誥振之女。初，公以布衣見路公，路公即譽公文學行治，妻以其子。生六男子：遵道、遵度、遵禮、遵慈、遵禮、遵道、遵度。當天聖初，善爲古文，志義甚高，嘗爲襄州襄陽縣主簿，不幸早死。君子莫不傷之。遵路爲太常寺奉禮郎，與遵道、遵慈、遵彝亦皆早死。遵禮今爲尚書虞部員外郎，六女子：嫁衛尉卿王罕、衛尉卿魏玳、樞密直學士何中立、尚書駕部郎中王信民，二人早死。狄氏當五代之亂，占潭之湘潭，至公始葬武城君於許州陽翟縣張澗里，故以公合葬。葬以慶曆五年，既葬二十年，而遵禮來求銘文，刻之墓碑。銘曰：

維狄先公，開號於梁，扶國舉帝，仁柔義剛。施垂子孫，祿不曠仕。歷世十四，公爲循吏。內行振振，怒以與人，無患無忌，考終厥身。陽翟古墟，有幽新里，銘詩不磨，彼石之視。

尚書屯田員外郎贈刑部尚書李公神道碑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贈刑部尚書，李公諱陟，字元昇，少以進士舉太學，衆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故相張文節公友善。淳化中，用甲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羣盜阻殺，以略行人，朝廷出中貴人傳捕，公率其屬捕殺之，盡，以故爲轉運使所奏，留再任。方賞，遭父喪去，而契丹犯河北，卒亡命相聚爲寇，所居內黃大擾，令尉初不自保，公爲設方略，擒滅，縣賴以無事。

改除貝州司理參軍，州將邊公肅，知公能，有難輒以屬公，逐劇賊，用一日馳百里，悉縛取以歸，於是州及轉運使，爲論功，驛召見，除大理寺丞，知漢州什邡縣，改殿中丞，知秀州嘉興縣，真宗東封，改太常博士，通判通判軍，又以祀汾陰，改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奪一官，監真州鹽倉。

杭州言澗江隄壞不可治，詔江淮荆發運使舉可用者，以公通判杭州，隄成，度用財力甚嘗而完且可久，乃復得故官，留再任，當是時，呂文靖公提點刑獄，尤知公，極論薦以爲材，且召除御史矣，會母夫人死，公行內脩事，母尤以孝聞，所收恤親屬多，貧不能北歸，留治喪南京，哀感毀甚，未及服除而卒，年五十三，天禧三年六月八日也，留守王沂公賻助之，乃能具棺殯。

凡五娶：賈氏、高氏、張氏、耿氏，最後邊氏，封太康縣君，今皆贈郡太君，邊氏則貝州邊公女也，邊公彊明，少所可，知公而好之，故女以其子太康有賢行，蓋見於國史，公二男，四女，男曰中庸，守大理寺丞，致仕，曰中師，給事中，天章閣待制，西京留守，女嫁太子中舍，聶復，貝州 漳南縣令葛初平，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參，其一早死。

公初以文藝自進，然喜吏事，所至強果辨治，終以愛利爲人所思，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葬于衛州新鄉縣 貴德鄉 戒海里，至熙寧元年十月，乃始作銘刻之墓碑，李氏故博平人，後徙內黃，曾祖諱 祚，弟仕，祖諱 守澄，開封府襄邑縣尉，考諱 珣，殿中丞，銘曰：

矯矯李公，升自辭科，啓述瀾池，終功澗河，課文曰治，武奏厥多，毀于大喪，曾不及曙，素琴未御，虞殯遂歌，垂延在後，寵祿有那，兆衛西南，彼墳陂陁，追秩榮矣，哀如之何。

贈禮部尚書安惠周公神道碑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爲人倣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

州，卽有能名。召還爲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爲材。

其後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錄之法，真宗皆有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亂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真宗滋以爲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卽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獎諭。

於是真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卽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旣而又以爲尙書禮部侍郎，樞密副使。真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爲黨，亦逐去之。以尙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旣而又以爲太常少卿知光州。

仁宗卽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揚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穎州，自穎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計聞天子爲震悼，贈禮部尙書，贈賜錄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

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爲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爲公道之。公亦慷慨爲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秘，世莫得盡聞。東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爲之訕節，故爲所逐。

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爲已進取。未嘗問家人生產，好讀書，善爲文，有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旣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書爲世所稱，每書輒爲人取去，積階至金紫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戶，食實封至九百戶。嘗爲東京留守判官，東封考制度，副使，亦皆真宗所自選也。

周氏世爲階州翻平人，公會祖考諱某，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仕歷御史，終尙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衡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於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

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尙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始追序公世次，閱閱行治來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雋爲後死，微夫子許我，則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遠矣，蓋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懷懷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爲略也。銘曰：

羣獻侯，御于帝所，出入百年，將相文武，有如周公，左右真宗，自初筮仕，以至謀國，晦顯險夷，考終一德。公去州郡，無民不思，公來朝廷，天子所知，發論造功，每成無慮，誰私黨讎，用國威福，聞上不豫，乃讓乃逐，既投有罪，而以公歸，退施一州，遂隕于腓美矣，邦士公之季子，銘詩墓門，載以龜趾。

卷五十二 碑誌行狀 墓表

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秘書省校書郎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尙書兵部員外郎，以辛嘗知汝之潁陰縣，校理秘書直集賢院，通判常州，河南府，爲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

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

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施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環廢職田，復自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

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大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諸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管言甚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室，掩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妹皆在，而治衣衾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

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公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彰武軍節度使侍中曹穆公行狀

公諱璋，字寶臣，真定府靈壽縣人。少以蔭為天平武寧二軍牙內都虞候。至道中，李繼遷盜據河西，銀夏等州，後又擊諸部并其衆，李繼隆范廷召等數出無功，而朝廷終棄靈武，繼遷遂強，屢入邊州為寇。當是時，公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年十九，太宗問大臣誰可使當繼遷者，武惠王以公應詔。太宗以知涇州，而欲除諸司使以遣之，武惠王為公固讓，乃以本官知涇州。

真宗即位，改內殿崇班，閤門通事舍人，西上閤門副使，移知鎮戎軍。當是時，繼遷虛使其衆，人多怨者，公即

移書言朝廷恩信撫納之厚以勸之。羌人得書，往往感泣。於是康奴諸族皆內附。咸平六年，繼遷死，其子德明求保塞。公上書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身抗拒，使謀臣狼顧而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盛強，無以息民。」嘗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用，而河西大族廷家妙等遂拔其部人來歸，諸將猶豫未知所以應。公曰：「德明野心，去就尙疑，今不急折其羽翮而長養就之，其飛必矣。」即自將騎士入天都山，取之內徙，德明由此遂弱而至死，不敢窺邊。

大中祥符元年，召遷除西上閣門使，邠甯環慶路兵馬都鈐轄，兼知邠州。東封，遷東上閣門使，高州刺史。再移真定府定州路都鈐轄。已而又以爲涇原路都鈐轄，兼知渭州。公乃圖涇原環慶兩路山川城郭戰守之要以獻。真宗留其一樞密院，而以其一付本路使，諸將出兵皆按圖議事。祀汾陰，遷四方館使，初章理驕於武，廷賊洺撥滅，搆強於平涼，公皆誅之，而涇渭之間遂無一羌犯塞。

八年，遷英州團練使，知秦州。秦西南羌嗜斫宗哥立，遵始大，遵獻方物，求稱贊普。公上書言：「夷狄無厭，足其求必輕中國。」大臣方疑其事，會得公書，遂不許，而猶以爲保順軍節度使。公曰：「我狂遵矣，又將爲寇，吾治兵以俟爾。」遵使其舅賞樣丹招熟戶郭斫敦爲鄉導，公即誘樣丹捕斫敦，而許以一州。樣丹終殺斫敦，公遂奏以爲邠州刺史，而樣丹亦舉南市場以獻。

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戶多去爲遵耳目，及公誅樣丹，即皆惶恐避逃，公許之入贖自首，還故地而至者數千人。後遂帖服，皆爲用。至明年，囉邊悉衆號十萬寇三都，公帥三將破之，追北至沙州，所俘斬以萬計。事聞，除客省使，康州防禦使。其後又破滅馬波叱臘鬼留等諸羌，囉邊遂以窮孤，逃入磧中，而公斥境隴上，置弓門，威遠凡十寨，自是秦人無事矣。

天禧三年，召遷，除華州觀察使。以西人之恃公也，復以爲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四年，遂除宣徽北院使，鎮

國軍節度觀察留後，簽署樞密院事。丁晉公用事，稍除不附己者，既貶寇萊公，卽指公爲黨。環慶路都署，又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晉公貶，乃以公爲華州觀察使，知青州。

天聖三年，除彰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知天雄軍。又移知永興軍，而詔使來朝，至則除昭武軍之。天聖五年，以疾病求知孟州，得之。會言事者以公宿將有威名，不當置之閒處，乃以爲真定。知定州。七年，換彰武軍節度使。八年正月，薨於位，年五十八。皇帝爲罷朝兩日，贈侍中，謚曰武穆。

公爲將幾四十年，用兵未嘗敗衄，尤有功於西方。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馬贖死如羌法，公以謂如此非所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又請補內附羌百族以爲上軍主，假以勳階爵秩，如王官，至今皆爲成法。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公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稅斂發兵戍守，至今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在渭州取隴外龍干川築城置兵以守，曰「後當有用此者」，及李元昊叛，兵數出，卒以龍干川爲德順將軍，而自隴以西，公所措置人悉以爲便也。

自三都之戰，威震四海，洵斲羅聞公姓名，卽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至多憚公不敢仰視。契丹既請盟，真宗於兵事尤重慎，卽有邊事，手詔詰難至十餘反，而公每守一議，終無以奪。真宗後愈聽信，有論邊事者，往往密以付公可否。好讀書，所如必載書數兩，兼通春秋公羊穀梁左氏傳，而尤熟於左氏。

始娶潘氏，馮翊郡夫人，忠武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國公美之子。後娶沈氏，安國太夫人，故相左僕射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子，子男四人。僖，禮賓使，知儀州。當元昊叛時，以策說大將，不能用，反罪之，遷韶州以死。倚終內殿崇班，候供備庫副使，拒元昊於瓦亭，戰死，贈寧州刺史。倩，右侍禁，一女子適四方館使，樂州刺史。王德基，孫五人。諫諷，東頭供奉官，諱。右侍禁，閤門祗候，諱。三班奉職，諱。右班殿直。

魯國公贈太尉中書令王公行狀

公諱德用，字元輔，其先真定人也。世以財雄北邊，而蔣公邗公皆僞儻喜赴人急，歲飢所活以千計。武康公嘗太宗時，貴寵任事，以殿前都指揮使，受遺詔輔真宗，葬其先公河南密縣，縣後分屬鄭州管城，故今爲管城人焉。公先喪其母韓國夫人朱氏，事繼母魯國太夫人張氏，以孝聞。至道二年，太宗五路出師，以討李繼遷之叛，而武康公出夏州。當是時，公爲西頭供奉官，而在武康之側，年十七，自護兵當前，所俘斬及得馬羊，功爲多。及歸公，又請殿將至隘，公以爲歸之至隘而爭先，必亂，亂而繼遷薄我，必敗。於是又請以所護兵，馳前至隘而陣，武康爲公令於軍曰：「至陣而亂行者，斬。」公亦令曰：「至吾陣而亂行者，吾亦如公令。」至陣，士卒帖然。以此行而武康公亦爲之按轡，繼遷兵相隨，屬左右望公莫敢近。於是武康公嘆曰：「王氏有兒矣。」及論功，武康公曰：「吾爲大將，不可使子弟與諸將分功。」緡公不列。

三年，遷東頭供奉官。咸平二年，遷內殿崇班。三年，換御前忠佐馬軍副都頭。景德二年，爲馬軍都頭。大中祥符元年，爲刑宥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爲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氈車載壯士，僞服爲婦人，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朝廷以爲能，移陝西東路提舉捉賊。自陝以東爲盜者，聞公擒鴻霸事，皆惴恐逃去。

五年，爲環慶路指揮使，奏事上前，旨責授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是歲，武康公薨，天子命公乘驛護喪歸京師。已而還其舊職。七年，遷散慶候，散都頭。八年，遷散員內殿直，都慶候。天禧四年，爲殿前左班都慶候，柳州刺史。乾興元年，爲捧日左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

天聖三年，改博州團練使，知康信軍。城壞，公使禁軍爲築，築者久之，而無敢竊言望公使已以非其事者。城

成，天子賜誓獎諭。五年，移冀州，兼馬步軍都部署。是歲，除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又除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六年，除侍衛親軍步軍都虞候，歸就職。又除環慶路副都部署，不行。

八年，除并代州馬步軍副都部署；又除殿前都虞候。十年，除桂州觀察使，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權馬軍都指揮使。諸將皆遷，與士之請馬者，皆不求有司而得，故事取糞錢於軍以給公使，自公始罷之，使各置庫，以待其軍用。

明道元年，除福州觀察使。軍人挾內詔，求爲軍吏，公爭曰：「軍人敢挾詔以干軍制，後不可復治；且軍吏不可使求而得，得則軍人必大受其侵。」明肅太后固使與之，公固不奉詔。已而太后亦寤，卒聽公。及太后崩，有司請衛士皆坐甲，公又不奉詔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也。」於是天子心賢公，以爲可用，及聞太后官，得爭軍吏事，遂以公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公固辭，武人不學，不足以當大任。天子使中貴人趣公入院。

公於朝廷，臨義慷慨言，無所顧計。至於親戚故舊，待之亦皆當理而有恩。故人爲人求官於公，公問其得謝幾何？故人辭窮以實對，公亦不拒也。歸而使家人以銀與之，曰：「爾所求者在此矣，官非吾有，不可得。」居頃之，除樞密副使。三年，除明州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樞密院事。四年，除安德軍節度使。五年，檢校太尉，充宣徽南院使。

寶元元年，李元昊叛，公嘗請將以扞邊，天子不許，曰：「吾以公謀可也。」卒所以鎮撫扞治者，亦多公計策。始，人或以公威名聞天下，而狀貌奇偉，疑非人臣之相。御史中丞孔道輔，因以爲人言如此，公不宜典機密，在上左右，天子不得已，以公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赴本鎮，賜手詔慰遣，而言曰：「皆尙論公未止也。」又以公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人爲公懼，恬然唯不接賓客而已。移曹州，或聞孔道輔死，以告曰：「是嘗害公者，今死矣。」公愀然曰：「孔中丞豈害某者乎？彼其心所以事君，當如此也。惜乎朝廷無一忠臣！」言者服。

公，以謂有德，而終身自愧其言。嘗人喜關，多盜，佗日獄未嘗空也。公在曹，嘗無一人囚者數矣。

慶曆二年，除檢校司空，保靜軍節度使。天子以手詔賜公曰：「賜卿重地，勉視事，毋以人言爲憂，有傷卿者，朕不聽。」契丹使劉六符過澶州，喜曰：「六符聞公久矣，遇於此，豈非幸也？今此州歲大熟，豈非公仁政之効也？」公謝曰：「明天子在上，固常多豐年，此豈吾力也。今朝廷多賢士大夫可畏者，吾老矣，備位於此，不足以累公稱數。」是歲，移真定府等路，駐泊馬步軍都部署。求奏事京師，天子使中貴人諭公入朝，除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固辭不得。未行，以契丹使使求周世宗所取三關故也，聚兵幽薊爲若侵邊者，乃移公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聽以便宜從事，而以楊崇勳知成德軍。

崇勳使客問公所以戰，公曰：「吾患不仁，不患不威；患不知，不患無功。蓋見敵而後勝可制，吾所戰，豈可以豫言也？」公至定州，則明賞罰以教戰，契丹使人來謁，或以告，勸公執殺，公置之不問，曰：「吾視士卒皆樂戰，可用矣。使彼得歸，以告其主，是伏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而畢，乃下令具糗糧，聽鼓於中軍，將盡以汝行，唯吾其所鄉。契丹聞之震恐，已而天子密詔問公，方略公上書論近世用兵之失，與今所以料敵制勝之方甚備。會兵罷，徙公知陳州，過都，天子使中貴人勞賜，問公：「欲見否？」公辭謝：「備邊無功，幸蒙上恩赦誅，徙內郡，非有公事當對者，不敢見。」

三年，移孟州，召還署宣徽院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七年，移鄭州，封祁國公。八年，還除會靈觀使，又除檢校太師，判鄭州。過都，天子召見慰勞。

皇祐二年，除集慶軍節度使，進封冀國公。三年，以年老求致仕，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公威名雖老矣，尚爲四夷所憚，而天子亦賢公，以爲可屬大事也。四年，復強起公，以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遂以爲樞密使，契丹使至，公伴射，使曰：「南朝以公使樞密，而相富公，可謂得人矣。」

天子聞之，賜公御弓一，矢五十，以寵焉。

嘉祐九年，進封魯國公，以年老求去位，至六七；天子爲之不得已，猶以爲忠，武軍節度使，景靈宮使；又以爲同羣牧制置使。有詔五日一會朝，給扶者，以一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八矣。明年二月辛未，公以疾薨。天子至其第，爲之罷朝一日，又爲之素服發哀苑中，而以大尉中書令告其第，又賜以黃金水銀龍腦等物，出內人撫其諸子。

公忠實樂易，與人不疑，不詰小過，望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及就之，溫如也。平生少玩好，不以名位驕人；而所得祿賜，多施之親黨善治軍旅，寬仁愛士卒，士卒樂爲之盡。與士大夫遊，士大夫亦多服其度，以爲莫能窺也。夫人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樞之女也，累封安定郡夫人，先公卒；後以子追封榮國夫人，孝慈恭儉，有助於公。男子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以子故，累贈至右千牛衛將軍，次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咸英，供備庫副使，次咸康，內殿承制，女四人，長嫁尚書駕部郎中張叔詹，其次嫁太常博士程嗣恭，國子博士寇誼，皆早卒。孫七人，潭淵皆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淑，左侍禁，淇，左班殿直，潭，右班殿直，沅，左侍禁，溫，未仕，淑，淇，皆早卒。曾孫二人，任，左侍禁，侑，未仕。公子卜，以五月甲申，葬管城之先塋，而國夫人祔。謹具公歷官行事狀，請牒考功太常議謚，并史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棗，諱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爲康，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爲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爲今天子所禮，

則出而應焉。

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迪己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然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苛。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旣病而歸死也。自周道墮，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達俗而適己，獨行而特起，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久，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劘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太常博士鄭君墓表

德安鄭湜，書其父太常博士諱諱字正臣之行，治伐闕世次，因其妹壻廣陵朱介之，以來諱曰：「鄭氏故家學陽，有善果者，卒於唐江州刺史，而子孫爲德安人。自善果至脛七世，生裔爲樂清縣令，君之大父也。裔生東，君之父也，以詩書教授鄉里，而終不仕。」

君以景祐四年進士，爲洪州都昌縣主簿。於是令老矣，事皆決於君，而都昌至今稱以爲能。又爲廬州合淝縣尉，盜發輒得，故其後無敢爲盜者。又爲同州朝邑縣令，當陝西兵事起，案簿書，度民力所堪，以均賦役，而人不知。又掌集慶軍書記，歲旱，轉運使不欲除民租以屬其守，而使君出視，君以實除民租如法。

又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南康軍南康縣，移知梧州，方是時，儂智高爲亂，吏多避匿，卽不往，君獨亟往，治城壘，集吏民以守，而州無事。經略使舉君以知賓州，再遷至太常博士，而歸爲陵臺令，召見，言事稱旨，賜排衣銀魚。未赴，以嘉祐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卒，年六十。

君前夫人張氏，後夫人吳氏，子男三人，其長則德也，次然，次深。女四人，其三人已嫁矣，董振何贊朱介之，其壻也，君爲人孝友諒直，得人一善，若已出，能振窮急，而自養尤儉約，自賓州歸，所齋無南方一物，其平生所爲如

此。今既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德安之永泰鄉谷步里，而夫有以碣諸墓也，敢因介之以告。」

介於余爲外姻，而其妻能道君之實，將懼泯沒而無聞，數涕泣屬其夫，求得余之一言，以表之墓上。蓋余嘗奉使江東，沂九江上廬山，愛其山川，而問其州人士大夫之賢，而可與游者，莫能言也。今僕能言其父之賢如此，問其州人之游仕於此者，乃以爲良然。嗟乎！鄭君誠如此，豈特一鄉之善士歟？而其子男與女子，又能如此，故爲序次其說，使表之墓上。

貴池主簿沈君墓表

予先君女子三人，其季嫁沈子也。他日，有問予先君之壻，而予告以沈子，其知沈子之家者，必曰：「是其父能文學。」他日，從沈子於銅陵，而遊，觀其縣，縣人得沈子，必曰：「是其父能政事。」已而予求其父所爲書於沈子，沈子曰：「先君卒於逆旅，其書悉爲人取去，無在者。」又問其政事，曰：「吾嘗聞於祖母矣，先君爲池州貴池縣主簿，令不能而縣大治者，先君之力也。嘗攝銅陵縣事，縣人有兄弟爭財者，先君能爲辨其曲直，而卒使之感寤，讓財相與同居，其去也，兩縣人追送涕泣，遠焉而後去。其施設之方，則吾不得其詳也。」

沈子遂言曰：「先君事生嚴，喪死哀，自族人至於婚友，無所不盡其心。終身好書，未嘗一日不讀，而於酣樂嬉戲，未嘗豫也。循道守官，以不諂其上，而幾至於殆者數矣，故其仕嘗有去志，而無留心。唯不得壽，考富貴，以卒其學問，究其施設，故其文章不多見，而獨爲士友所知，其行義不博聞，而獨爲親黨所稱，其政事不大傳，而獨爲邑人所記，日月行矣，不卽論文，懼將卒於無傳也，吾願以此屬于矣。」予應曰：「然子之先君固賢，而又有賢子，其後世將必大，不可使無考也。」於是爲之論次曰：

「君諱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錢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顯久矣，至唐有旣濟者，爲尚書

禮部員外郎；生傳師爲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尚書生詢，爲潞州刺史，昭義軍節度使，自昭義以上三世，皆有名迹，列於國史。昭義生丹，爲舒州團練判官，舒州生牟，江南李氏時，爲饒州刺史，饒州生廷，爲濠州軍事推官，濠州生承，諡大宋，爲明州定海縣主簿，累贈光祿卿，光祿生玉，尚書屯田郎中，知真州軍州事。君真州之子，天聖二年，以進士起家，楚州司法參軍，再調爲池州貴池縣主簿，年三十六，疾卒於京師之道，旅夫人元氏，生男子伯莊，季長，叔通，皆爲進士，而季長則予先君之壻也。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城北之原，蓋其行義文學政事，皆如其子之言云。

建昌王君墓表

君建昌南城人，姓王氏，諱某，字君玉。少則貧窶，事親盡力，未嘗佚游，慢戲，以棄一日，亦未嘗屈志變節，以辱於一人。故雖食蔬水飲，而父母有歡愉之心，徒步藍縷，而鄉人有畏難之色。及其有子，則盡其方以教子，於是鄉人之子弟，皆歸之。君隨少長所能，以教，又盡其力。蓋娶邑里周氏，女有賢行，能助君所爲，生四子，無忌，無咎，無隱，無悔，皆進士。無忌早卒，而無咎獨中第，爲揚州江都縣尉。率君之教，博學能文，篤行不怠，然人以爲君能長者，以有是子，而非特其教之力也。君亦嘗舉進士不中，某年年六十五，以某月日卒於江都其子之官舍。明年三月二十四日，葬所居縣裏屯之原，葬久矣，無咎始求予文，以表君墓。當時無咎棄合州天台縣令，教授於常州，其學彌勤，其行彌厲，其志蓋非有求於茲世而止，能使君顯聞於後世，庶其在此。以予不肖而言之不美也，安能有所重，以稱君之孝子耶？亦論次之如此。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暨，無貧富貴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巾不見，寓於筮，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

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于家，年七十七。

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饒諸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鄱陽李夫人墓表

鄱陽處士贈大理評事黃君諱某之妻，太平縣君鄱陽李氏者，今太常博士異之母也。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一月乙酉終，而以後年十一月丙子從其夫葬鄱陽長順里之西原，葬若干年，而太君之子所與游者臨川王某表其墓。曰：

太君之為女子，以善事父母聞於鄉里。及嫁，移所以事父於舅，而致其禮有加焉。凡在舅黨者，無不禮也。移所以事母於姑，而致其愛無損焉。凡在姑黨者，無不愛也。相其夫以正而順，誨其子以義而慈。處士君嘗娶而有子矣，蓋視遇之無異於己子。其後太君之子，以進士起為聞人，而州之士大夫皆曰：「是母非獨能教，亦其為善也，宜有子。」

初其子爲尉於宣州之太平，又參虔州錄事，皆欲迎太君以往。太君曰：「吾助汝父享祠春秋於此，義終不得獨往。」及爲南劍州順昌縣令，知洪州新建縣事，而處士君已不幸，乃曰：「吾老矣，今而後可以從子。」故其終在新建其子之官寤。

太君生一男二女，男即博士，女皆已嫁，其幼蚤卒，其長者少喪其配，事姑以孝聞而不嫁；州之士大夫又皆曰：「是母能教，非獨施於其一男而已。」蓋其女子，亦母之力也。嗚呼！豈不賢哉！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外祖母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卒三月而葬，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彊而安。事舅姑夫撫子，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食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一無間言。

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於鄉，子爲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言，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某，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葬命子，噫！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

舅蔣旣，其葬四年，某還自揚州，復其墓，復表曰：「聖人之教，必繇閭門始，後世誌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戾，相薄以侈，疣然數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隣里，是穢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耶？於戲！」

翁源縣令楊府君墓表

君諱某，字某，故華陰楊氏，其爲臨江軍之情，江人蓋亦已久矣。會皇祖曰某，仕江南李氏爲大理評事，皇祖曰某，皇考曰某，真宗時以行義聞，嘗召之不起。初，宰相王隨少時與友善，仁宗卽位，隨知杭州，謀以皇考奉章入賀，既至，度不可屈，乃已。後終推子弟一官，以與其子，得太廟齋郎，君是也。

初任袁州萍鄉縣尉，會令免，獨當一縣，豪猾吏民以君少，共爲十餘獄嘗之，君立斷治，大服。又遷饒州德興縣主簿，舉餘干縣令，大水，民乏食有死者，君以便宜出常平米，計口賤糶，又誘富人發錢米，所活人蓋數萬，縣人遽號捕盜，父因殺子誣璉以求賂，君治服，語璉曰：「汝歸以米百石饋貧民，所以謝我。」至州州吏疑璉大姓持賂，當是時，范文正公爲將，問璉：「汝來時，長官何言？」璉道君語，公曰：「楊某治此不自嫌，可以無疑也。」璉卒得雪歸，舖民如君語，蓋君爲文正公所信如此，而能得民樂輸多此類。

又除韶州翁源縣令，轉運使舉監廣州市舶司，至一月卒，年四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君事後母孝至，然謹於人喪，或大寒，脫衣買棺以赴之。平生如此不一，旣已，未嘗爲人道。死之日，家所有獨其父書十餘篋，舉者甚衆，然仕終不遂，其可惜也已。娶陳氏，子曰遽，章州軍事判官，曰通，池州建德縣尉，皆時所謂才士也。天所以報施，蓋將在於是。

卷五十三 碑誌墓誌銘

太子太傅致仕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擅州略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

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閔博聲靡，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襄，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

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略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

遷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略安撫使，知秦州。

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救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尙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泫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

服除，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侵安撫使知涇州。遂自尙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有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

子書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尙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

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願尙有恨公得之晚者。

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聞，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時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

嘉祐二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敕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尙書右丞，勸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太子太傅，而賻賜之甚厚。

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

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爲主後，女子一人，尙幼。

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十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墳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華蕤，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犖；乃興佐時，宰銜調輶。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兼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給事中贈尙書工部侍郎孔公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尙書工部侍郎，贈尙書吏部侍郎諱勳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尙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

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諫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權璽使曹利用，尙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又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

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

刑獄知許徐克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充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緹或還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諂也。

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入度公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人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

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詔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尙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尙氏尙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今爲尙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尙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

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禳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入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卽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銘曰

展也孔公雜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輟權彊所忌議諂所憚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吊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增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

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與利甚衆，人至今言之。

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恩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英宗卽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

君質直自守，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毆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尙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

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

君曾祖諱輝，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太廟齋郎，除隣，爲進士，其季恩兒尙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王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卯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數。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材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第一，又以母喪不試。

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材行卓越，宜特見招選，爲繕書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國子。

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旂旌，女壻葉濤，處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旂旌，亦皆巖巖有立。君祉所施，庶在於此。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爲宰相，欲奏而官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海嶺之間，以至京師，無不遊，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交際，未嘗有所忤，亦莫不得其懼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之，而莫能知其喜愠，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

擇而取也。頽然而已矣。昔列禦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于毀譽，離性命之愴，而自託於人，僞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君者，似之矣。

君讀書通大指，尤善於相人，然諱其術，不多爲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大學篆石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

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孺爲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侍其，早卒；又娶其中女，次適歙州祈門縣令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安者五世矣，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仕江南李氏，爲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園。銘曰：

弗續弗彫，弗跂以爲高。俯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王補之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元，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棄天台縣令以與子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

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子言。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爲利疚，於同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綱，溫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為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尚書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君墓誌銘

滌全椒張君諱瑗，字君玉。其先有司泗州法者，諱煦，於君為曾祖，嘗曰：「吾施德於人多矣，後當有顯者。」尚書刑部侍郎參知政事諱洎者，於君為祖，有二子，生君者，長子諱安期，官終國子博士。

君以進士甲科，守祕書省校書郎，簽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故事得獻書求試，君無所獻。知建昌軍，南豐縣，通判鄂州，又將通判梓州，而有以君為言者，乃召試，以為祕閣校理。於是自校書五遷為尚書祠部員外郎。

年五十五，以嘉祐五年四月壬申卒京師。夫人蓬萊縣君王氏，生三男子：伯孫、仲孫、世孫，三女子。其一嫁試將作監主簿蘇從，其次尚幼。治平二年九月甲申，葬君全椒善政鄉脩仁里。於是伯孫主邵武軍光澤縣簿。

君於余善，其能貧而不為利，余所畏；其於故事，蓋無所問而不知；其好書，天性也。往往日晡，竈薪不屬，而闔門讀書自若。又能為吏，當官有所守，巖巖必得其意，然平居委言徐視易狎，若無能者。銘曰：

有幽滌山，滌水兩間，繁礪演迤，乃多君子。我儀其善，以博厥聞；我有其滌，以倩厥身。書此哀石，永詒崖濱。

卷五十四 碑誌墓誌銘

戶部郎中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鄴，鄴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故今為南豐人。可徒為宜州刺史，再世生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幸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一，不就。

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籙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排魚袋，使自休，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鈞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秘書丞，兩瀾轉運副使，改正使。

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知越州，王柄，不警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喜持上，公到，勅之以聞，上驚曰：「會某乃敢治魏庠，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細楊，允恭督楊子運，數言事多可入，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之，公以所守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一百三十餘條罷之。

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慶，陳氏苑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

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剝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羌虛款屬我，我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羌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先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臣請去靈州，勿事。公議曰：「羌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

判三司鹽鐵句院，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遷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邪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蚤蕃驗邪？」上令趣遣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郊甯環慶，歷原儀，謂經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旣以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及公以爲言，詔陝西，即經略使，進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在

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絲，公曰：「丞相教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甫爾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上繇此貶公爲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起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泰州。丁母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

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受請殿上，爲姦以第昇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

天子方崇符瑞，與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旣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脩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

「陛下始卽位，以爵祿得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憚，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患公者因復緹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丁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勳至騎都尉。

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夷鬼，以行我家人之行。」所著仙堯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三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十一月歸葬南豐之東園水濱墓，天聖元年，改葬龍池鄉之源頭。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三人，易占嘗爲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至右諫議大夫。公歿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三十五年，鞏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爲我誌而銘之。」某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

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宗，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奸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既墓而圯，乃升宅瓦，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薨于施。乃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啓子公，非在茲邪？

京東提點刑獄陸君墓誌銘

提點京東諸州軍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事，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陸君諱廣，字彥博，其先吳郡人也。至君之高祖始遷福州之侯官，以避唐末之亂。曾祖諱景遷，仕吳越，爲驍騎上將，官檢校太傅，祖諱崇辰，以威武軍觀察推官，從其王歸京師，官至殿中丞，歷知瀘道、夔州，以卒。考諱中，和不仕，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員外郎。

君以天聖二年進士起，至皇祐四年某月，以使走齊州，某甲子卒於鄆之平陰。君子長情等以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杭州之錢塘某所之原，而書君繫世官職行能勞烈卒葬之地，一時以求求誌墓銘曰：

於惟陸氏，吳郡其始，程之侯官，近自唐徙。君曾大考，太傅將軍，實仕吳越，爲皇陪臣。太傅有子，始來皇朝，丞于殿中，歷將四州，卒葬侯官，實生處士，贈官職方，君實其子。維君諱廣，彥博其字，文辭甲科，四府從事，起家邵武，再遷徐州，遂監稅酒，滿歲陳留，許昌之招，甯海之從，乃令爲程，乃丞開封。始佐著作，去爲尉氏，詠歌仁明，無有壯，禪移邳大邑，告母高年，免蜀就養，稅商于泉，又移導江，斗穀千錢，君命振之，以我公田，盜屠民家，尉以囚來，囚言實盜，君曰「釋之。」尉方力爭，衆亦莫寤，後得真盜，果如君慮。難堆之江，蒙右擅焉，君修偃渠，始詘其專，權田爲頃，萬有七千，鑄約示後，後無凶年，鄭文肅公，來治杭劇，君以通判，往從其辟，州人僦屋，吏代之輸，君爲泐法，遂無遺租。中書選君，御史推直，有言朝廷，今以爲勅，冬狩于郊，大講戎兵，作箴以獻，逆戒荒萌，召寘集賢，以爲校理，當

時名氏簡在天子。出知婺州。惡吏先鋤。募能拯溺。民以不漁。婺之明年。改命治泉。泉人習君。謠語謹然。為橋南江。濟者免覆。買廩州學士。懷我育。有告衆叛。當君燕時。命捕立得。坐人不知。蘇鐵息窮。去害除弊。使臣以聞。守政尤異。智高。營邊吏不時搏。君書牒上。焯有方略。歸佐三司。廷論南師。帝曰。一可哉。一汝言予施。河京以東。再執刑柄。敵囚于齊。至鄆而病。棄世子陰。壽五十三。有子四人。扶喪而南。長情惟伯。仲惟長緒。長恕惟叔。季惟長愈。情掾秀州。敏有辭竟。緒由君恩。郊社齋耶。又女六人。皆出陳氏。維陳淑懷。善相君子。四男有立。女亦有歸。受封長安。即養無違。爰以嘉祐六年正月。歸君錢塘。范村之穴。惟君靜深。不苟笑。噓。隆親篤友。遇物受慈。讀書慨然。慕古奇偉。顧謂諸子。仕當如此。官止外郎。尚書司封。又不得年。以旣厥庸。有文藏家。後世之詒於君所得。可以此窺。有幽斯窺。掩石在下。撰君初終。以告來者。

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脩者。為惡言。欲傾脩。銳甚。天下徇脩。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一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繼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

嗟乎。以忠為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成饋餼。於

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戎大恐，即謹聚謀爲憂，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聞，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戎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

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

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尙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

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合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尙幼。君旣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大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允元蘇君，不圖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在在人，我得吾直，誰歟誰慳，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太子中舍沈君墓誌銘

沈氏世家吳興，其後有陵者，仕吳越王，卒官明州家之。五世而生公諱兼，字子達，以五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補尉，有能名，用舉者遷衛尉寺丞，知湖之歸安縣，移知邵武之歸化，又有能名，遷太子中舍，通判蘇州，其

以能聞愈甚。公好剛，遇事果急，不顧計，爲通判日，與守爭可否，不爲之小屈，重犯轉運使，使守相與害公，入之法，除名，天子薄其罪，免所居官而已。

公歸怡怡間爲五字詩，自戲娛，無躁戚言。卒于家，年七十三，慶曆六年七月也。子男一人起，女三人，起好學，通政事，能守節法，爲進士，與某同時得科名者也。公之坐獄，爲判官滌門，立棄官從公，世以爲孝。將以某年某月葬公某處，以夫人柳氏祔，先三月來求銘，與銘曰：

生也不得其須而死，死也何有？有嘉者子嗚呼已矣夫！

祕書丞張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成都之新繁人。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太宗時，以高貲徙內地，除三班奉職，非其好也，卽辭去，不仕，始家真州之揚子而葬焉。皇考諱某，起進士，終登州軍事判官，贈太常博士，生三子，而君長子也。

君寬和厚重，友愛諸弟甚篤，待朋友以信，而樂棄財物以寬人之急。年七歲，日誦書數百言，操筆爲篇章立就，及壯舉進士，開封第一，遂以釋褐，爲宣州寧國縣主簿。會南陵無令，州以君行令事，有能名，用舉者，令潁州之沈丘縣，轉著作佐郎，知江寧府，上元縣事，又皆有能名。移知英州，遷祕書丞。

以嘉祐二年十二月某甲子卒于州寢，是時君年四十七，天子官其一子，師朝太廟齋郎。君之疾病也，州人相與爲君奔走請命，至有欲以身代者，蓋其得人心如此。

夫人河南縣君丹陽吳氏，生三男子，長卽師朝，次某，次某，皆尚幼。五女，皆未嫁。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某州之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余與君相好，又同年進士也，故與爲銘曰：

嗚呼張公，令難矣其光，其先蜀產令，後葬于揚，視瞻先人令，北此新塋，深泉高壤令，萬世之藏。

司封郎中張君墓誌銘

君張氏，諱式，字景則。其先建州浦城人，後徙建安。蓋弗仕者三世，諱漢夫者，曾祖也；諱讓者，祖也；諱希顏者，父也。父以君貴，乃贈尚書職方員外郎。有氣節，知君可教，乃付家事長子，而縱君遊學。及長，文辭行義，爲鄉里所推。

天禧二年，釋進士褐，主福州閩縣簿。又主南劍將樂簿，有銀冶，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君籍其人，使富貧財力相兼，課遂有羨無繫者。歸，以勞除開封府祥符縣尉。趙種將并州，辟軍事判官。種所爲有不可於衆，徐啓諭弗許，種以故聽而君亦以此稱長者。

未幾，遭母夫人喪，服除，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福州古田縣。耕籍田，恩遷太常博士，知開封府咸平縣。呂許公罷宰相，以許州觀察判官辟從之。又通判饒州，獄有十數年不決者，君一言而決。會擇河北吏，御史中丞舉君，得隨州，賜排魚。又以選知虔州，虔於東南州爲最劇，君能鎮撫之，以無事。三司市紬絹十餘萬，非經數君，拒弗市，民以君爲有賜也。

又知濠州，二州人憾其妻而以自殺，告獄既具，詰立服，舉州謹以爲明。居頃，召爲開封府推官，坐拷掠囚死。出知岳州，皇祐二年九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官至尚書祠部郎中。

君廉靜好書，長於政事，所居官，舉既去而人思，見時事有不便，往往能極言之，無所忌。趙元昊反時，誘人出財助軍，誘多得賞，於是吏或劫富人出財，君疏罷之。爲開封推官時，官中以私財爲佛寺，置田，又疏以爲亂法，後遂以君言而止。既老矣，終不肯治田宅，所得祿以置書，曰：「吾子業此，足以自活，不然，雖田宅何足！」

妻姓徐，濮陽縣君子六人，悉志思，悉以君故，得太廟齋郎，與志同時中進士第，女二人，皆已嫁某月。

某日葬君某鄉某里。銘曰：

張祖留侯，世窮久幽。君始士服，起家以學。發於州縣，治見稱舉。有言朝廷，弊專用除。維清厥誨，尚後弗渝。

葛興祖墓誌銘

許州長社縣主簿葛君諱良嗣，字興祖。其先處州之麗水人，而興祖之父徙居明州之鄞。興祖葬其父潤州之丹徒，故今又爲丹徒人矣。曾大父諱邁，不仕。大父諱旰，贈尚書都官郎中。父諱源，以尚書度支郎中終仁宗時。度支君三子，當天聖景祐之間，以文有聲，赫然進士中。先人嘗受其摯，聞之終篇，而屢數葛氏之多子也。歸而三子者，伯仲皆蚤死，獨其季在，卽興祖。興祖博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刻勵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有所爲，以致於世者也。年四十餘，始以進士出仕州縣，餘十年而卒，窮於無所遇以死。

嗟乎！命不可控引，而才之難恃，以自見，蓋久矣。然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欲去之如在己，其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以不治，非知德者也。」興祖聞之，以余之言爲然。

興祖娶胡氏，又娶鄭氏。其卒年五十三，實治平二年三月辛巳，其葬以胡氏祔，在丹徒之長樂鄉顯揚村，卽其年十一月某甲子也。興祖三男子：葵、蘊，皆有文學。葵，許州臨潁縣主簿，蘊，鄧州穰縣主簿，蘊尚幼也。四女子皆未嫁。云銘曰：

塞於仕，以爲人尤；不懲施以年，孰主孰謀？無大憾於德，又將何求？

太常博士曾公墓誌銘

公諱易占，字不疑，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其世出有公之考贈諫議大夫致堯之碑，大夫當太宗真宗世爲各臣，公少以廕補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臨川二縣尉，舉三司法，中進士第，改鎮東節度推官，遷改武勝節度掌書記，崇州軍事判官，皆不往。用舉者監真州裝卸米倉，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秦州之如臯，信州之玉山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與，卽誣公吏治之得所以誣公者，仙芝則請出御史。當是時，仙芝蓋有所挾，故雖坐誣公抵罪，而公亦卒失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復如京師，至南京病遂卒。娶周氏，吳氏，最後朱氏，封崇安縣君子男六人：華、肇、宰、布、肇、女九人。公以端拱己丑生，卒時慶曆丁亥也。後卒之二年而葬，其墓在南豐之先塋。

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試於事，又愈以有名。臨川之治，能以威而使惡人之瘼，帥其黨數百人，皆不復爲惡。在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輕正之。莊獻太后用道士言，作乾明觀，匠數百人，作數歲不成。公語道士曰：「吾爲汝成之。」爲之捐其費大半，役未幾而罷。如臯歲大饑，固請於州，而越海以糴，所活數萬人。明年稍已熟，州欲收租賦如常，公獨不肯聽，歲盡而秦之縣民有復亡者，獨如臯爲完。旣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玉山之政，旣除其大惡，而至於橋梁廨驛，無所不治。蓋公之已試於事者能如此。

旣仕不合，卽自放，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於世。時議者懲已事，憂來者，不以一身之窮，而遺天下之憂。以爲其志不見於事，則欲發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則欲以傳於後，後世有行吾言者，而吾豈窮也哉。蓋公之所爲作之意也。

寶元中，李元昊反，契丹亦以兵近邊，陽爲欲棄約者；天子獨憂之，詔天下有能言者，皆勿諱。於是言者翕然

論兵以進，公獨以謂天下之安危，願吾自治不耳。吾已自治，夷狄無可憂者；不自治，憂將在於近，而夷狄豈足道哉？即上書言數事，以爲事不爾，後當如此。既而皆如其云。公之遭誣，人以爲寃，退爲貧，人爲之憂也；而公所爲十餘萬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亡治亂，至其寃且困，未嘗一以爲言。

公後，而其家得其遺疏，曰：「劉向有言：『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捨而善政還。此可謂明白之論，切於今者。』夫夷狄動於外，百姓窮於下，臣以謂尚未足憂也。臣之所謂可憂者，特在分諂臣之忠邪而已。」其大略如此，而其詳有人之難言者。蓋公旣病而爲之，未及上而終云。嗚呼！其尤可以見公之志也。夫諫者貴言人之難言，而傳者則有所不得言，讀其略，不失其詳，後世其有不明者乎？

公之事親，心意幾微，輒逆得之。好學不怠，而不以求聞於世。所見士大夫之喪葬二人，逆一人之樞以歸，又字其孤；又一人者宰相舅，嘗爲贊善大夫，死三十年猶殯，殯壞，公爲增修；又與宰相書，責使葬之。此公之行也。蓋公之試於事者小，而不盡其材，而行之所加又近，唯其文可以見公之所存，而名後世。故公之故人子王_某取其尤，可以銘後世者，而爲銘曰：

夫辨邪正之實，去萬事之例，而歸宰相之責；合兵爲農，以立天下之本；設學校，獎名節，以材天下之士；正名分，定考課，通財弊，以成制度之法；古之所以治者，不皆出於此乎？而時議之言如此。讀其書，以求其志，嗚呼！公之志何如也？

內翰沈公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爲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爲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爲第一，故以爲第二。除大

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爲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爲也。祀明堂，恩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

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爲材。居久之，乃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爲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鉅盜竄，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卽位，召還，旬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

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旣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議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隲。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謹呼鼓舞，以不及爲恐。

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克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尙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時遣使者追賜黃金，而以金部君知蘇州。

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尙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

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

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賈貧弱撫恤之尤甚。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闕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王深父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投眾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

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不任於天，德不副於人，而今死矣。

善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後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後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

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同，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侯官，為侯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

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也，輒辭以養母。

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尙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惟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遽，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尙反，歸形此土。

叔父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食飲玩好之物，苟可以愜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寔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歎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歎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

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闈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

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尙幼。其葬也，以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者

諱議公之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虞部郎中刁君墓誌銘

刁氏於江南為顯姓。當李氏時君曾祖諱某甚貴寵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皇祖諱某亦嘗仕李氏歸朝廷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祕閣終真宗時其墓在江寧牛首之北後祕閣再世不大遂然多名人在世議中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某者葬丹徒於君為皇考故君為丹徒人君諱某字某嘗舉進士不中遂用皇祖蔭任州縣以尚書虞部郎中知廣德軍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一後卒之若干日治平二年二月十五日葬丹徒樂亭村。

君敦厚謹飭治內外皆嚴以有恩所居官舉其治以此多薦者初娶孫氏後娶郭氏封金華縣君有六男子珉試將作監主簿璠守其縣令文珣環珣珣為進士三女長嫁尚書屯田員外郎梁昱餘未嫁銘曰

刁氏南祖奮功以武詒祿于孫有蔚有文君以祖堯厥艱初仕祇載不惰有榮於位祖相名原竅此新宮筮云終吉銘告無窮

王會之墓誌銘

君諱逢字會之姓王氏太平州當塗縣人也嘗舉進士不中去以所學教授於是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學學者常致數千百人君所獎養成就者多矣乃始以進士起家權南雄州軍事判官歸試判超等補袁州軍事判官留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歧國公主既嫁為君求壻有命矣君辭焉乃已

君少以文學知名於書無所不觀而尤喜易作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名士大夫多善其書者於是樞密使張公舉君可試館職而宰相無知君者故不用通判徐州以疾不起求監蘇州酒以嘉祐八年正月六日不起年五十九至太常博士。

君爲人樂易篤於朋友故舊於勢利無所苟能愛人以其歡心君皇祖考延嗣祖考皆不仕而皇考以君故贈大理評事前夫人蘇氏後夫人陳氏皆無子陳氏名家子亦有賢行以嘉祐八年四月二月葬君蘇州吳縣三玄鄉陸原以前夫人蘇氏祔焉銘曰：

宜壽也五十而已宜貴也止爲博士謂卒有後也而終無子嗚呼夫子命不可與謀其歸其安永矣茲丘。

袁州軍事推官蕭君墓誌銘

袁州軍事推官新喻蕭君諱洵字公美初年十五以父命就學於鄉里後數舉進士不合用父蔭試祕書省校書郎選筠州司法嘗獨守法爭議脫數人於幾死又選吉州吉水縣主簿遂佐袁州攝行宜春令事縣甚治用舉者十四人嘗召對以治平二年五月十八日卒京師年四十五越四年二月三日葬新喻鍾山鄉鍾山里於是夫人張氏前死而別葬。

子男一人婢郊社齋郎女六人其四人既爲士妻其二尙幼蕭氏故長沙人嘗李氏時遷江南或居廬陵或新喻後皆以才力名藝自顯君曾祖諱紹有儒學不仕祖諱世則贈光祿卿父固嘗以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守桂州經略南方號稱能臣已而有所悟以祠部郎中分司遂致仕君博厚謹密事親左右不忘嘗官廉實以數以故多舉者銘曰：

於嗟蕭君嘗此新卜何性之祥而命之不毅匪父匪母匪子爲憂自其邑里皆歎以愀有銘厥實藏在中丘。

大理寺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責他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踔越，世儒莫能及也。及其爲吏，披姦發伏，振滯利害，大人之以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詘。蓋君有以過人如此。然時其能奮其氣，不治防諂，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就，以窮。

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君求職，君辭焉。後用大臣薦，召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願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

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偁，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信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男兩人：景略，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教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

陳君諱之元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燬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達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

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殍揚清明升氣之鄉沈馨濁墨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卷五十六 碑誌墓誌銘

尙書祠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君墓誌銘

區希範誅廣西困於兵詔以尙書屯田員外郎蕭君知桂州兼廣西都巡檢提舉兵甲溪峒事至則因其故俗治以寬大廣西遂安而君以材選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未幾以君之信於南方也以君爲廣西水陸計度轉運使

方是時儂智高蒐兵誘聚中國亡命陰以其衆窺邊境而邊吏士尙皆不寤君獨憂此以謂必爲南方之患乃選遣才辯吏說智高內屬上書言狀請「因以一官撫之使抗交趾且可以紓患」一書下樞密樞密以智高故屬交趾納之生事以詔問君「能保交趾不爭智高智高終無爲寇則具以聞」君曰「蠻夷視利則動必保其往非臣之所能願今中國勢未可以有事於蠻夷則如智高者撫之而已且智高才武強力非交趾所能爭而書也就其能爭則蠻夷方自相攻吾乃所以閒而無事」爭議至五六而樞密遂聽君言不報君又奏請「擇將吏

繕兵械，修城郭以待變。亦至五六，又皆不報。而君以召歸，智高果反邕州，殺其守將，出入廣東西十有一州，所至殘破，吏士多走死。樞密乃更歸責於君，以知吉州。一時士大夫紛紛欲爲君訟，君遂絕口無所道。世以此稱君長者，又因知君智謀果可以任邊事。

居頃之，遂復以爲廣東轉運使，又以直昭文館，知桂州。當是時，僖宗且聚兵智高故地，無所屬，邕州爲之警。諸將皆議與師，君又獨持招降之議。朝廷用君議，宗且遂釋兵服，以爲西頭供奉官，而邊無事。於是君積官至尙書刑部郎中，以集賢殿修撰再任。

會蠻申紹泰反，巡檢宋士堯戰死，仁宗使中貴人出視。君坐士堯死，降知江州，而提點刑獄。因中貴人言君罪狀，朝廷爲置獄，而君所坐止於贖金。諸提點刑獄所言多無之，然猶奪兩官以免。稍除監撫州鹽酒，辭不往，以分司南京就第。諸公多欲薦起之者，君遂告老，即以尙書祠部郎中致仕。

君諱固，字幹臣，初以進士選桂陽監判官，楚州團練推官，用舉者二十三人，改大理寺丞，知開封府陽武，承康軍青城兩縣，通判虔州，以方略擒盜，賜書獎諭，移知江州。所至皆有善狀，推賢舉善，束縛姦吏，明而不殘，於財利尤能闢闔斂散。故在廣東收銅鹽課，皆倍前以十萬數。治平三年，年六十五，以九月十七日卒於家。

初娶隴西縣君李氏，再娶彭城縣君劉氏。子男二人，洵，袁州軍事推官，前死；洵，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嘉魚縣事。女三人，嫁江州湖口縣主簿何正臣，蕪州司戶參軍歐陽成，其季尙幼也。孫男女十八人。

蕭氏，故長沙人，君會祖諱虞鈞，當湖南馬氏時，爲衡州司馬，以馬氏方亂，棄其官歸李氏江南，不願仕，有賜田百頃，袁州之新喻，新喻後屬臨江軍，故今爲臨江新喻人。祖諱紹，考諱世則，皆以儒學不仕，而考以君故，贈官莖光祿卿。

君之疾革也，出其妻議焚之，其子孫所錄傳，尙二百餘言，蓋其言詳密，多世務之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薨。

君新喻安和鎮長宣里佛子闕銘曰

司馬去荆，望此南國，君黃厥趾，藉宗以殖。致功勳方，時告厥猶，朝爲弗聞，疆場用憂。受恩不諉，退安一州。旣窮而通，終以無偶，銘詩幽宮，傳載永久。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唐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衡州江山縣。斷治出已，嘗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衡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衡人尙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

秣明堂思，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少卻。至夜，君願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能著寢，君即大斲，比明而後寤。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

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翻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澗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泰州軍。

事判官廳公事

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單州之武成人。曾祖諱晨，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去武成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稱，有功於時。玩君安樂，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知常州李公墓誌銘

公李氏諱餘慶，字昌宗，年四十四，官止國子博士，知常州以卒。然公之威名氣略聞天下，自其卒至今久矣。天下尙多談公之爲，有過於人者。余嘗過常州，州之長老道公卒時就葬於橫山，州人填道瞻送歎息爲之出淚。又爲之畫像，寘之符屠以祭之。於是又知公之有惠愛於常人也。

已而與公之子處厚遊，則得公之所爲甚具。蓋公之爲政，精明強果，事至能立斷，而得久姦宿惡，輒取之不貸；至其化服，則撫循養息，悉有其處，所以威震遠近，而蒙其德者，亦思之無窮也。當明肅太后時，嘗欲用公矣，公再上書論事，其言甚直，以故不果用，而出常州。嗚呼！公之自任，豈止於一州而已。此有志者，所以爲之惜也。

始公以叔父任，起家應天府法曹參軍，遇事輒爭之，留守者不能奪也。卒薦公，改太常寺太祝，知湖州歸安縣。其後遷判秀州州近鹽公作華亭海鹽二監，以業盜販之民，歲入緡錢八十萬，又爲石堤，自平望至吳江五十里，以除水患，人至今賴之。其所至處，利害多如此。然非公大志，所欲以就名成功者，故不悉著。著其利於民尤大，而能以久者云。公平生慷慨，好議當世事，其所趣舍，必欲如己意，雖強有勢，終不爲撓。嘗考前世治亂之迹，與其君臣之間議論，編爲七十卷，藏於家。此蓋其大志所存也。

公之先，爲開封之陳留人。五代祖爲梁使閩，因避地家於福之漣江。曾大父周不仕，大父郁，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考慕珍，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工部員外郎。夫人龔氏，永安縣君。男五人：處常，忠武軍節度推官，與誼，誠皆已卒。處厚，大理寺丞，與處道，皆進士。旣葬之二十三年，至和元年，余銘其墓曰：

公闔於家，來自陳留，維時方屯，閉善函收，其孰有源，而久於幽？自公之考，乃施乃流，其流至公，孰敢泳游？萍洋演迤，小大畢停，曷窅于行，使止一州，庶其煥發，在後之修。

左班殿直楊君墓誌銘

東鹿楊闢，狀其先人曰：「君諱文誦，字巨卿，少孤，鞠於世父。世父戰契丹于常山，君始十七，能以兵入得甲馬。其後世父爲峽州麻谿寨主，合州兵討蠻之叛者，君以二十五卒馳前與蠻三千遇，蠻憚畏君勇，悉還走險，其首據險下射，殺君卒幾盡，君以兩矢自下顛其首，而後世父軍亦至，遂截其衆以歸。天子賞世父一官，而以君屬三班爲殿侍。」

君曾祖諱淵，祖諱君正，父諱德成，皆以經術教授鄉里，遭五代變擾，皆不仕。君亦少敏強記，通五經刑名書數，然負其材武，思一有所奮成功名，以故爲武吏，稍遷，借職監睦州酒，由借職三遷爲左班殿直，由睦州亦三遷爲鄧州武岡寨兵馬監押，由武岡歸京師，以慶曆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三而卒。

初，康定中，將相欲五路兵攻夏，故相陳恭公爲陝西招討使，欲君爲用。知君者皆曰：「君嘗有所試，今其時也，勉之矣。」君不應，而辭以疾。願說恭公曰：「吾士卒情久矣，而數敗以恐卒，然殿之以入不劍戰，久講勝悍強之賊，愚不知計策，見其危而已。」恭公默然，而後兵果不得出。

自是君亦老矣，更讀書，勸諸子以學，無復言兵事。方君少壯時，喜兵，彎弓劍，士莫敢伍。然仁慈愛物，遇人謙

謹麻豁士卒，殺戮無所擇；君爲救止，全活甚衆。其武岡以恩信得諸蠻，蠻有蓄斂上下，誠等州刺史，至呼君爲父，終君去，不爲侵竊。

君夫人杜氏，生三男，其長子早卒；次闢爲大理寺丞；次閔。三女子皆已嫁；其長亦早卒。夫人少君十歲，以嘉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卒于酸棗，而壽與君皆七十三。六月二日，合葬于陳州宛丘縣友于鄉彭陵原。

臨川王某曰：「士之以材稱於世，而能以義克者，少矣。子路，學孔子者也，然怯其勇，以不得死。君以此其材，至白首無所遇，而恂恂自克，以考厥終，克有名子，載其行治，其可銘。」銘曰：攝堅挽強，可扞四方；視時弛張，以不悖于常；維士之良。

內殿崇班錢君墓碣

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錢君之墓，在和州之歷陽雞籠鄉永昌里。初，錢氏以布衣起，王吳越，嘗五代時，諸侯王僭恃，獨常順事中國，道閉無所出，則聞以其方物取海上輸之天子。至宋受命，欲一天下，吳越王卽帥其屬朝京師，而盡獻其地；天子受其地，王之淮海，而褒題其子孫。蓋至於今百年，錢氏之有籍於朝廷者，殆不可勝數；而以才稱於世，嘗任事者，比比出焉。

君諱某，字某，右屯衛將軍諱某之子；昭化軍節度使諱某之孫；吳越文穆王諱某之曾孫。錢氏以才稱於世者也。其爲子弟也，父昆稱良焉，其爲父兄，又能教其子弟，其爲吏，又能修其職事；而天子嘗任之以爲材。始以季父恩公蔭，補三班借職，稍遷至內殿崇班。知欽州，州人甚愛之。歸，奏事殿中，稱旨，遂遷內殿承制，提點廣南西路刑獄。

在廣西四年，以功次遷供備庫副使。刺舉當法，賢士大夫多譽之。嘗是時，儂智高爲姦，數擾邊吏，邊吏莫能

抗諸州又皆無兵。君即奏請戍兵以待變，奏至五六，而大臣終不許。即復上書求罷，又不許。而儂智高果反。君坐謫三官，監饒州酒，居久之，稍復遷至內殿崇班，廣德軍兵馬都監。至廣德之明年，嘉祐二年，君年七十一矣。以三月某甲子卒。

昭化之治和州也。凡十八年，有惠愛於州人。其卒，子孫遂留以葬。故君子淇、沂、沃、溥，奉君喪以某年某月某甲子歸葬於永昌先人之兆，而淇、沂以余曾從事於文辭，自君之將葬，至於今三年，跋涉而從，余以求銘數矣，然不止而愈勤。噫！其若是，余不可以無銘。於是爲之敘次，使歸而饒諸墓。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李氏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遷於朝，主鄭之新鄭簿。

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胣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仰齋慄，如見其養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指通而已。或勸之謀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爲愛，而我以是爲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而申爲太平州軍事推官。

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入前君卒，別葬實南陽葉氏。始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

申之友南陽張頴，論次君之事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爲善而不獲顯於天下，今其葬宜得銘，使

後世有見焉。嗟乎！子不及識君矣。然子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以勸天下之爲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焉。其生也，既不及其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爲仁，稱止一鄉。至其後興，厥聞迺光。或業以勤，而傳之圯，維是不朽，實君有子。

尙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君姓張氏，諱彥博，字文叔。其先家齊州之禹城，曾祖諱玘，贈太子洗馬；祖諱制，又徙其家於蔡州，贈尙書吏部侍郎，父諱保，雍仕至尙書刑部郎中，兩瀾轉運使。君以廩爲太廟齋郎，調武昌縣尉，能禁抑淫祠，使盡去境內。再調撫州司法，嘗攝令臨川，始取強悍者一人痛治以威，而皆喜以畏，却使者不急之須，而使者不敢怒。徙亳州，鄭縣令，用薦者監斯州石橋茶場鎮廳。應進士舉，中其科。

尋丁母憂，服除，調興化軍興化縣令。僧有連結爲姦黨者，久至三十餘年，君悉捕以置於法，而廢其寺。古田縣有劇賊，即遁去。復調黃州黃陂縣令，稍築堤防以利農，告使者更鹽利之法，自是役賴以均。改袁州軍事判官，以治平四年十月六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九。

君少力塵間，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趁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於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而其仕也，所爲又能不苟，故前後多薦者。初娶劉氏，又娶方氏，子二人，曰仲偉，曰次賢。君昔去石橋，遂留居於斯，故其葬也，從劉氏於斯之安仁鄉芙蓉山，蓋熙寧二年十月六日也。君於文章，尤喜作歌詩，有集四十卷，藏於家。銘曰：

恭惠敬明，交悅以稱，不遂其成。恢曠坦易，或投以累，終以困躓。惟人載德，宜福多錫，得壽亦畜。曷告其悲！銘續風詩，萬世之貽。

尙書屯田員外郎仲君墓誌銘

君仲氏諱訥，字樸翁，廣濟軍定陶人。曾祖諱環，祖諱祚，皆弗仕；而至君父諱尹，始仕至曹州觀察支使，贈右贊善大夫。君景祐元年進士起家，冀州防禦推官，年少初官，然上下無敢易者。時傳契丹且大擾邊，朝廷使中貴人來問，知州張崇俊未知所對，公策契丹無他，爲具奏論之。崇俊喜曰：「朝廷必知非吾能爲此，然亦當善我能聽用君也。」又權博州防禦判官，以母夫人喪去，去三年，復權明州節度推官，縣送海賊數十人，獄具矣，君獨疑而辨之，數十人者皆得雪。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清平、平州臨溪兩縣，又通判解州。於是三遷爲尙書屯田員外郎，而以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五。

君厚重有大志，不妄言笑，喜讀書，爲古文章，晚而尤好爲詩，詩尤稱於世。所在有聲績，然直道自信，於權貴人不肯有所屈，故好者少，然亦多知其非常人也。其在越蜀，士多從之學。嘗寶元康定間，言者喜論兵，其計不過攻守而已，君獨推書所謂「食哉唯時，柔遠能遷，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爲禦戎議，二篇嗟乎此流俗所羞以爲迂而非言者也，非明於先王之義則孰知夫中國安富尊強之爲，必出於此。君知此矣，則其自信不屈，宜以有所負而然，惜乎其未試也。

君初娶王氏，尙書駕部郎中蘭之女；又娶李氏，尙書虞部員外郎宋卿之女。三男子：伯達爲太常博士，次伯适，伯同爲進士。三女子：嫁殿中丞任庾，并州交城縣尉崔絳，興元府戶曹參軍任膺。博士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葬，君於定陶之閔丘鄉，而以其之聞君也，來求銘。銘曰：

於戲樸翁！天偶人鱗，翔其德音，而蹟於時。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臨川吳氏，有子興宗，字子善。年二十喪母，而其父以生事付之，則先日出以作，後日入以息。日午矣，家一人未飯，其夫婦必尙空腹，天寒矣，家一人未襪，其夫婦必尙單衣。蓋如此者二十年而終，三十年而已死。凡嫁五妹，辦數喪，又以其筋力之餘，及於鄉黨。苟有故，必我勞人佚，先往後歸，而尤篤於友愛。見弟有過，則顏色愈溫，須飲酒歡極之間，乃微示以意，既而卽泣下曰：「吾親屬我以汝，吾所以不避艱險者，保汝而已。」其弟終感悟，悔改爲善士，以文學名於世。此待其弟乃爾，若於他人，則絕口不涉其非，然里中少年聞其警效之音，往往逃匿，若匿不及，則俛首恐愧，而嘗有所桂，一至訟庭，及着械，同桂數十人爲之皆哭，掌獄者驚起白守，守立免焉。其見畏愛多此類，某謂其父爲諸舅，甚知其所爲，故於其弟子經孝宗之求誌以葬也，爲道而不辭。

子善嘗應進士舉，後專於耕養，遂不復應。其死以治平四年八月九日，而十二月十二日與其母黃氏共葬於靈源村父墓之域中。父諱偃，亦有行義，用疾弗仕，祖諱表微，尙書屯田員外郎，曾祖諱英，殿中丞，初妻姓王氏，一男良弼，皆前卒，再娶楊氏，生善，冠，在墓始九歲，而四女幼者一歲云。

卷五十七 碑誌墓誌銘

比部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

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

今上即位，恩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

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為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籍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詔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效，以卒事陛下，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薨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蹶，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媿恥，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為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為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不自言，誰當為臣言者？」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

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為臨江軍，先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某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

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為且貴富世其家，而遭乎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懣，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雖其藁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擬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贈尚書吏部侍郎句公墓誌銘

公句氏諱希仲，字交臣。景德六年，以開封俊儀進士起家，歷選於吏部，爲揚州江都主簿，洪州新建縣尉，權管句洪州奉新縣事，開封府右軍巡判官。其後除於審官，爲監黃州歧亭鎮茶鹽酒稅，監虔州稅，知洪州分寧縣，知容州。句當在京左右廂店宅務，知高郵軍，知岳安袁吉筠五州。又其後除於中書，爲知隨州，又遂以疾求分司西京，而以皇祐三年四月丁亥卒於安州之傳舍，享年七十一。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光祿卿，勳至上國柱，賜排魚袋。

公通訓誥，工篆隸書，能傳其父學，又善爲詩。其在高郵，歲大飢，以便宜振救，所活萬餘人。在鄂州，前吏以逃戶諸稅責鄉人，至或無桑矣，而猶責其絲。公歎曰：「上恩及於無告，而州縣若此，墜之可乎？」卽奏除之。在吉州，州素多事，公至則御之以簡，奸吏惡民，願不得有爲，至相戒而去。

公奉寡嫂，畜孤兄子，尤篤於恩禮。自爲郎中，先任其兄子，次及諸從，最後乃蔭公子。兄外孫尹構幼失父母，公收教之，再舉進士禮部矣。願言以播名聞構，由此補郊社齋郎。蓋其爲人敦厚長者，詳於施人，而略於養己如此。句氏其先京兆人，公會祖諱同章，始遷成都之華陽，祖諱令宣，皇贈光祿寺丞，父諱中正，爲孟氏武泰軍節度使，掌書記。太宗時，自潞州錄事參軍，召拜著作佐郎，直史館，其後改直昭文，在兩館二十六年，同館事多去，爲將相，而公脩職守道，未嘗爲之少屈，以尚書屯田郎中卒於真宗之初，而葬凌儀。凌儀，今祥符也，故公卒，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開封之開封縣保安鄉永甯村。

公元配清河張氏，繼配楚丘邊氏，祥符劉氏，劉氏封延安郡君。三男子：諱尚書屯田員外郎，諱早世，諱太廟

室長女子九人嫁尚書駕部員外郎王正己，湖州德清縣令郭真卿，尚書虞部郎中楊定，殿中丞劉僊，樂州錄事參軍張道古，起居舍人鍾鼎臣，殿中丞杜師益，秦寧軍節度推官謝京，登州司理參軍王勛，及公之葬也，以公子謹故，張夫人追封仙遊縣太君，邊夫人追封仙源縣太君，劉夫人追封仁壽郡太君，而公亦贈官至尚書吏部侍郎。銘曰：

句宗華陽，世實京兆；來家東都，公考有廟。溫溫句公，有美有相；不銜不求，卒爲圭璋。考翼在上，公丞在下；爲此幽宮，亦浚之野。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贈尚書工部郎中傅公墓誌銘

公姓傅氏，諱立，字伯禮。其先大名內黃人，今鄆須城人也。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鄭州管城縣簿，用學者爲滑州靈河縣令，遭母夫人喪，喪除，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嘉祐四年七月六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六。

公以文行有聲於鄉，其志氣甚大，旣久困不遂，因不復有任意；鄉人強之，乃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貝州妖人爲亂，吏坐不察者衆，州縣懲艾，有以妖告者，輒又致之刑辟，或誣浮屠道人爲妖，州捕之急，公辯其無罪，卽釋之。在昭德，縣人治河隄，總役者妄怒以立威，諸縣畏其糾劾，莫敢校；及管公縣人，公奪之縱去，縣人感悅，不督而功自倍。總役者，亦不敢復犯公所部，其施於政者多如此。故其卒，老稚相扶攜，祭哭思慕，久之不忘。

黃公孝慈忠信，剛毅有守，遇事不爲可愧，其仁心尤至。旣病，亟呼其季子，告曰：「吾嘗質田於鄆，數十口賴以活者三十年。今田主往往而在，汝兄仕於朝，所不足者非財，可以券還之。」於是長子方官於莫州，及歸遭喪，

終以田歸主如公戒。

公曾祖諱凝，贈尚書庫部員外郎；祖諱世隆，尚書戶部員外郎，知平州；父諱珪，右班殿直，凡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公始為進士，而公子亦皆為進士，曰堯俞，尚書兵部員外郎，曰舜俞，郊社齋郎，曰君俞，未仕，餘四人皆早死。

兵部君以才德為世名人，嘗為諫官，以言事不合，辭知雜御史，不肯就。以熙寧二年十月某日，葬公於孟州濟源縣清廉鄉美化里，以夫人長壽縣太君王氏附。於是公贈官至尚書工部郎中，太君有賢行，方兵部除知雜御史也，適北使未返，而親故皆賀，夫人弗受，治裝為行，及兵部歸，而果辭不就以出也。銘曰：

惟傳厥先相武丁，告功皇天上比星。公躬服仁世守經，奮發華藻揚芬馨。宜殖福祿引厥齡，摧藏沉淹以瀟灑。齋志弗獲終冥冥，爰有美子集帝庭。忠功孝名神所聽，卜塋高原日永甯。

尚書度支員外郎韓公墓誌銘

公諱雄，字仲逸，少好學，有大志。年二十五，起為泰州司理，調秦真二州判官，以能聞。監真州之酒稅，丁母憂服除，改著作佐郎，知南豐縣，俗喜訟，令始至，豪猾輒構事入縣，察令能否。公至，即得其妄，窮而徙之。由此無敢犯法。改新都縣，又以治稱，既去，民思之，相與繪公像祠焉。

使者薦其材，就知雅州。王蒙正姻，蕭太后家，侵民田幾至百家。有訴者，更數獄，無敢直其事。詔公治之。其行也，人為公禱，公至則拔根搗節，不偏毫末。以田歸民，蒙正坐除名。既歸，天子目之，賜之朱衣，得尚書屯田員外郎，知常州。至州，索宿姦數人流之，州以無事。移提點淮南刑獄，吏不治道，聞公至，往往豫以事求解，部中蕭然。遷度支，以卒。慶曆二年正月也。凡仕二十七年。

公剛毅能斷，當事勇，不自恤。緣景德祥符之間，四海平治，寬文法待吏，而吏乃相習為邀嬉浮沉者，或按一

吏，則交議羣詆，以爲暴刻生事，日侵月積，而民做於下矣。至公始按吏，而獨急於權倖。有大臣出揚，不洽，曲以禮事公，公奏斥不報，既代猶斥之，以是被按，一無憾言。

以聲威聞，而所至卽有惠愛，某嘗騎游過常里，中民有以褻語相罵者，其長者怒曰：「爾欲忘郭屯田邪？」蓋公在常，以此法其民，時卒已九年矣，猶不忘之。惜乎朝廷方欲顯用，而公已不幸。其出於治者，猶未足以盡其志，故不悉書，特掇其一二而存之，此足以見公之志也。

祖某，不仕；父某，贈殿中丞。母劉氏，仙源縣太君；妻張氏，南陽縣君。子男三人：先正爲江縣尉，聽正舉進士；祥正，星子主簿，女六人。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公之里也。將葬，先正等以今司封員外郎趙誠書來乞銘，先人與公祥符八年以進士起，而公子且與某遊有好也，銘不敢讓，銘曰：

翼翼汾陽，子儀始王，德完道粹，功蓋于唐。宜享世澤，流如海長，原原南寓，執嗣而昌。公生而明，剛簡自徇，拔身貧羈，誼不辱進。蘇窮斥姦，惠立威振，而年不長，志不時盡。既奮旣材，天奚弗憇，悉刻銘在幽，來者之感。

贈尙書刑部侍郎王公墓誌銘

江陵縣有合葬龍山之西者，爲宋龍川令，贈尙書刑部侍郎王公墓。公之卒，得年七十一，其葬之歲在辛卯，爲皇祐三年十二月甲申，龍川其所卒也。以刑部侍郎贈公者，曰公之子光祿卿王公諱文亮，字昭遠，其先，晉丞相導也。丞相十有六世之孫儉，爲唐正議大夫，刺明州，始去長安之萬年，爲明之奉化人。大夫之兄曰陳，陳生紳，紳生紹，紹生公，四世咸爲縣令。

方錢氏之王吳越也，公嘗試策入等，爲其屬州之掾，國除，選於京師，復掾密州，尉襲奉節，爲邢之任。令舉者二十餘人，不用，數曰：「吾旣其衰矣，而爲是，是不可以已耶？」卽以疾去。去之八年，無復言進，仕黨故強起之，復

歎曰：「仕不仕，惟義也，吾敢自必於其間耶？」起令龍川，遂卒。

始公尙少，以文稱於士友。嘗度浙江，有忘白金百斤於舟，公最後獨見之，留三日，得忘者歸之而後去，而不告以名。侂日從者以爲言，於是又稱其長者。今兩縣吏民，皆曰：「賢令也。」既亡，皆哀焉。合葬于龍山者，天水郡太君權氏，善草隸書，誦數經，能略通其說，實唐貞孝公集之十七世孫云。子男四人，向、頰、高，爲進士，充其業；其季光祿君也。女三人，皆歸聞人。光祿君方潔勤，嘗下賢好學，人以爲君子之子焉。

自晉之亂而戎夷盜賊，穴有中國，且亂且治，至于今歲千年，士大夫之家，流落顛頓，不常其世，後雖有振起者，多不知其族之所出。獨光祿君之家，爲世其家，而能自道尤詳。自大夫伯仲至公四世之告命，皆具在。命其宗人之子某銘公之墓者，光祿君也。銘曰：

公先籍秦系，相導大夫相孫維作守；兄淵遂留家海浦，子紳孫詔公祖考。于東四傳，弗甚耀，藏仁厥家，以養後；後蕃而昌，其必效，今卿追公爲之兆。

兵部員外郎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遵，守仲塗，世家饒州之樂平。舉進士，自禮部至於廷，書其等皆第一。守秘書省校書郎，知洪州之奉新縣；移知康州。當是時，天子更置大臣，欲有所爲，求才能之士以察諸路，而君自大理寺丞除太子中允，福建路轉運判官，以愛不赴。愛除，知開封縣，爲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判官。

於是君爲太常博士，朝廷方尊寵其使事，以監六路，乃以君爲監察御史；又以爲殿中侍御史，遂爲副使。已而還之臺，以爲言事御史；至則彈宰相之爲不法者，宰相用此罷，而君亦以此出知宣州。至宣州一日，移京東路轉運使，又還臺，爲右司諫，知諫院；又爲尙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內銓，數言時政，多聽用。

始君讀書，即以文辭辯麗稱天下；及出仕，所至號爲辨治，論議條鬯，人反覆之而不能窮；平居頽然若與人無所譜及，遇事有所建，則必得其所。守開封，常以權豪請託不可治，客至有所請，君輒善遇之，無所拒。客退，視其事一斷以法。居久之，人知君之不可以私屬也，縣遂無事。及爲諫官御史，又能如此。於是士大夫歎曰：「馬君之智，蓋能時其柔剛，以有爲也。」

嘉祐二年，君以疾求罷職以出，至五六，乃以爲尙書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猶不許其出。某月某甲子，君卒，年四十七。天子以其子某官某爲某官，又官其兄子持國某官。夫人某縣君鄭氏，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信州之弋陽縣歸仁鄉裏沙之原。

君故與予善，予常愛其智略，以爲今士大夫多不能如，惜其不得盡用，亦其不幸早世，不終於貴富也。然世方懲尙賢任智之弊，而操成法以一天下之士，則君雖壽考，且終於貴富，其所畜亦豈能盡用哉！嗚呼！可悲也已。既葬，夫人與其家人謀，而使持國來以請曰：「願有紀也，使君爲死而不朽。」乃爲之論次，而繫之以辭曰：歸以才能令，又予以時，投之遠塗，令使驟而馳，前無禦者，令後有推之，忽稅不駕，令其然矣。爲哀哀，燒燔令，孰慰其思，墓門有石，今書以余辭。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旣與兄元相友，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辨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遷泰州海陵縣主簿。貴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卒，噫！其可哀也已。

士固有難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讖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俯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

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葬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參軍，琦，太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
有拔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於斯，誰或使之？

漢陽軍漢川縣令陳君墓誌銘

陳君之墓，在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陳君者，諱之祥，字某，家某州之某縣。其業進士；其中等以皇祐二年，其官澧州金椒縣主簿。漢陽軍漢川縣令，其爲人強於學，果於行，能使爲之長者聽爲之。民者思其卒年三十二，有一男一女，皆出夫人李氏。其葬臨川王某爲之銘。

嗟乎！旣壯而能充，忽乎奚去，而誰從？歸形幽陰，令竅土以爲宮，聚封其上，令爲記無窮。

卷五十八 碑誌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先生七歲好學，毅然不苟戲笑。讀書二十年，當慶曆中，天子以書賜州縣，大置學。先生學完行高，江淮間州，爭欲以爲師，所留輒以詩書禮易春秋授弟子。慕聞來者，往往千餘里，磨礱淬濯，成就其器，不可勝數。而先生始以進士下科，補宣州司戶。至三月，轉運使以監江寧府鹽院。又三月卒，又七月葬。則卒之明年四月也。實皇祐四

年。墓在先君東南五步。先君姓王氏，諱益，官世行治，既有銘。先生其長子，諱安仁，字常甫，年三十七，生兩女。

嗚呼！先生之道德，著於身而施於家，不博見於天下，文章名於世，特以應世之須爾。大志所欲論著，蓋未出也；而世之工言能使不朽者，又知先生莫能深。嗚呼！先生之所存，其卒於無傳耶？始先生常以爲功與名不足懷，蓋亦有命焉。君子之學，盡其性而已。然則先生之無傳，蓋不憾也。

雖然，先生孝友最隆，委百世之重，而無所屬以傳。有母有弟，方壯而奪之，使不得相處以久；先生尙有知其無窮愛矣。嗚呼！以往而推存，痛其有已耶？痛其有已耶？先生有文十五卷，其弟既次以藏其家，又次行治藏於墓。嗚呼！酷矣，極矣，銘止矣，其能使先生傳耶？

主客郎中知興元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素，字某。其先著望太原，而公之曾大考諱某，考諱某，皆葬撫州之臨川縣。公少力學，以孝悌稱於鄉里，既壯，起進士爲漢州軍事推官。至則以材任劇，在上者交舉之，遷大理寺丞，知大名府大名縣，就除通判忻州，又通判真定府。府帥王嗣宗恃氣侮折其屬，爲不法，以故久之莫敢爲通判者。公行嗣宗固不憚，稍侵公，以氣公恬然不爲校也，以禮示之而已。嗣宗誦服，居十餘日，公請視獄，獄中繫者常數百人，嗣宗意慍，輒久之不問，吏亦不敢言治。公視獄所當者數十人而已，餘悉當釋，無所坐。於是嗣宗趣有司如公指，即日斷出之。自是事無不聽公所爲，公類分別可否，而使其政皆由嗣宗以出，雖府人或不知公於嗣宗，日有助也。一府遂治，而士以此稱公爲長者。

始公中進士時，同進有常陵公者，嫉公，先以被酒，取公勑牒裂燒之；公爲諱其事，以失亡告有司而已。及後陵公者爲屬吏，公舉遷之，或非公以德報怨。公曰：「受詔舉京官，彼今爲吾屬，而任京官，吾則舉之，何報怨之謂

哉？且吾與彼，乃未始有怨也。蓋公之行已多如此。居一歲，移知保州，又以舉者移知深州，又以選移知齊州，二州之人，皆曰：「公愛我。」

已而提點刑獄淮南，兼勸農事，公於爲獄，務在寬民，而以課田桑爲急，按渠陂之故，誘民作而修之，利田至萬九千頃。

天子賜書獎諭，後出氏名付大臣召用，而嘗是時，丁謂爲宰相，先是謂以二人屬公善視之，曰：「皆能吏也。」至則皆有罪，公發其狀以聞，由此謂欲傷公，不果，而久之，公所任吏，亦有臧坐，卽絀公監他州，順安鎮酒稅會，今上卽位，移滌州，又移知興元府。自丁謂得罪徙南方，論者皆以公宜復用，而公亦且得疾不起矣。享年六十二，官至尙書主客郎中。明年，天聖七年，葬和州之歷陽縣，後若干年，公夫人張氏葬，而公墓塹乃改卜合葬於真州楊子縣萬甯鄉銅山之原。

公子六人，於是存者二人，曰某，爲殿中丞；曰某，爲進士；其四人皆已卒，曰某，開封士曹參軍；曰某，楚州寶應縣主簿；曰某，曰某，爲進士，而公以殿中君，積贈官至右諫議大夫。某，公兄孫也，受命於叔父而爲銘。銘而次公之行事不能詳者，以不得事公，而公之沒，叔父皆尙少故也。嗚呼！於公之行事，雖不得其詳，而其略所聞如是，蓋可以考公德矣。銘曰：

王亡晉封，遠跡南土，公始有廟，委其禰祖，孰強而勝？孰忌以爭？季子恭寬，在室而亨，疑疑之節，因時乃發；黜子咎，匪仇子過，避善不名，亦不隕聞，寔銘新基，維以長存。

胡君墓誌銘

王某之治鄞三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妻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

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子歎曰：「審如是，可以爲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願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爲之誌，而銘之。誌曰：

「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爲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閭閻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爲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爲善士。」銘曰：壽七十一，不爲不多，吾與之銘，千古不磨。

屯田員外郎邵君墓誌銘

邵公旣國燕，其子孫處者，猶食其初邑。至後世，遂爲邵氏。今有田里丹陽者，獨爲大家，其所出，往往稱天下。君，丹陽人也，諱某，字某，少敏爽，皇考某，欲大就之，爲破賞，聚留師賓，以發其材。及壯，行內修，不標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以進士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夫人某氏喪，不行以卒。君工爲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選，或勸君自言，終不許。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皇祐某年某月，弟某葬君某所，以夫人某氏祔。子男兩人，曰某，曰某，一女子，尚幼。銘曰：

乘於朝，葬於里，厥墳祔之，祭則子以完，歸親維有社。

馬漢臣墓誌銘

合繼人馬仲舒字漢臣。其先茂陵人。父舉爲江東撥發。實其家金陵。漢臣因入學。齒諸生。爲人喜顏色。其相諱以褻私修爲主。父母不欲之。又隆愛之。不能逆其意以教也。然漢臣亦疎金錢。急人險艱。不自顧計。於衆中尤慕近子。子亦識其可教。以禮法開之。果大瘳。遂自挫折。務以入禮法。從子學作進士。旣數月。其辭章粲然。充其科者也。

漢臣長子四年。子兄弟視之。漢臣視子。則師弟子如也。嘗助子叔父之喪。若子姓然。慶曆六年。漢臣冠五年矣。從子入京師。待進士舉。六月病死。死時子亦病。其叔父在京師。因得棺斂。歸金陵殯之。某年某月。乃葬于某處。孔子曰。一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漢臣幾是矣。噫。誌其墓云。

贛縣主簿蕭君墓誌銘

君諱化基。字子固。實蕭氏。其先有自長沙避地廬陵者。曰繁。方季氏有江南。爲洪之武寧令。於君爲曾大父。其後再世。曰煥。曰良。輔皆不仕。至君之兄侍御史定基。始以材起爲名家。而追贈其皇考尚書工部員外郎。君於工部爲少子。少謹厚。能自力業其世。以善富。旣御史貴。得任子弟。君猶私其能。不願治民。然御史竟官君爲明之奉化尉。主簿於虔之贛縣。監真州酒。恬慎祇修。在勢者任之。春秋六十二。至和元年四月癸酉。以官卒。其子汝霖。汝能。汝爲。汝正。護其柩歸。以十一月壬午。葬其縣之儒行鄉白沙原。夫人楊氏前葬矣。今不祔。先人於御史以弟交。君子文人行也。二父皆有子。知名南方。交於子。以故請銘。銘者。所以名前人。而燕孝子之心也。於是爲銘。銘曰。韓矣蕭宗。楚產之良。繩繩主簿。有善其鄉。我情不苟。實可爲康。圖銘殯石。維後之藏。

秘書丞謝師宰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平字師宰。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贈禮部尚書諱絳之子。太子賓客陳留公贈禮部尚書諱濤之孫泰寧軍掌書記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崇禮之曾孫。初以祖父廕試祕書省校書郎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會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監楚州西河轉般倉累官至祕書丞年三十三以治平元年十一月庚申卒。

妻尹氏生男女四人皆前死。其兄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鄧州穰縣五隴山南謝氏故家河南縣氏君六世祖任吳越故自陳留公以上三世葬杭之富陽至君始葬陽夏公於鄧爲穰人而今以君附葬。

君於忿不校於欲不求雖爲之力亦其天性故其孝弟忠信寬柔遜讓莊靜謹潔稱於兒童以至壯長而成不充其志施不盡其材此學士大夫所以哀其死而多爲之出涕也。然君文學政事言語已能自達於一時其於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嗚呼可謂賢已銘曰

陽夏四子皆賢而材季也早死吾銘其埋今又銘叔嗚呼可哀古之死者以死爲息嗟叔方剛何憫之亟昭者逝疑疑者藏爲識在斯銘則不亡。

尚書刑部郎中周公墓誌銘

周氏其先自華陰入蜀。蜀孟氏時公之皇考諱敬述以文章知名嘗至要官任事矣孟氏亡因不復仕而天子召以爲壽州下蔡令由下蔡以爲太子中允知江州賜紫衣金魚使撫初附之民其後爲祕書丞知秦州以卒而得州之北原以葬。有子四人其卒皆位於朝而公第二。

公諱嘉正字幹之少與其屬弟俱以進士甲科起家爲通州軍事推官其後通判廣州提點福建刑獄知壽州爲三司鹽鐵判官故宰相丁謂薦其材天子以爲河北轉運使而公不就已而謂得罪公坐出知金州又知海

州文矩漸州而以工部郎中分司南京歸治疾于海陵之第。明道元年以恩遷刑部二年年六十四以卒。

公寬厚而廉清而其才尤長於政事。自爲推官時已能有所建易爲士民所記。及奉使福建獄有冤輒辨有疑若可貸輒以聞所活至數十人而其治大抵遇姦吏爲獨急。子男五人曰象先今爲武康軍節度推官監台州稅曰彥先爲右侍禁知循州興寧縣曰茂先爲秦州司法參軍曰行先爲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江州彭澤縣曰嗣先爲進士女七人皆嫁爲士大夫妻。嘉祐三年三月壬申公子與孫葬公皇考祕書丞贈尙書工部侍郎之兆東以安喜縣君錢氏祔君實左右公以有家者也。銘曰

周遷于蜀爰自先人考有四子發于海濱公有令聞貴維次子歸寬民人施刻在己方飛方簪方升于天既綴以歸既隕于泉有高其後有光其前作爲銘詩兆此新阡。

右侍禁周君墓誌銘

周氏諱彥先字師古曾大父諱瓌贈大理評事大父諱述祕書丞贈尙書工部侍郎考諱嘉正尙書刑部郎中君少以郎中君蔭補三班奉職監泗州符橋又監楚州船場爲揚泰州巡檢而近臣薦君閤門祗候大臣曰一周某可用矣然吾將試之。一邊乃白以爲瀛莫等七州軍沿邊巡檢邊入兩界上爲羣盜君得姓名以白安撫使移之契丹契丹悉捕斬之自是久之邊無盜也。

已而君上書言漕事又言邊將使人耕邊以給公使不即禁止往往能生事於是邊將大怒而君所部卒有犯法者因詆君以不諂坐是監廣州循遠縣鹽場轉運使留君以監市舶。官吏方習爲姦賊事而君獨不買舶中一物轉運使嘗數稱君以媿它吏而薦君以知循州之興寧縣。至則相縣南三十里寧昌驛以爲治所而吏自此得不以瘴死。然君既得疾於興寧矣遂卒卒時年四十二。縣人以君爲能撫我思之也。

君先夫人盛氏，尚書工部侍郎諱京之子；後夫人王氏，尚書主客郎中諱實之子；皆有賢行。五子濤、洵、清、澗、淵，皆爲進士。二女子嫁如舉史堪、德安鄭汾，亦皆爲進士。而濤今爲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皇考郎中之兆次，而以先夫人稱臨川王某爲銘曰：

君弟吾嫂，夫人吾姑。君能有家，不失疾徐；治兵與民，咸愛之孚。銘昭子孫，以告不誣。

泰州司法參軍周君墓誌銘

君周氏諱茂先，字去華。其先成都人，至君大父諱述，爲祕書丞，知泰州以卒。始葬泰州之北原，而子孫遂爲州人不去。父諱嘉正，尚書刑部郎中。君以父蔭爲楚州司戶參軍，又爲泰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明道二年五月，刑部君終于第，君思慕哭泣，至其年十月亦卒。於是君年三十二。夫人南陽張氏，守其孤不嫁，其後孤煥以進士起家洪州南昌縣主簿。二女子嫁池州貴池縣尉宣城查塾，進士建安吳勸，而以嘉祐三年三月壬申葬君北原之兆。銘曰：

綿綿之孤，屬于單妻；旣恃而殖，龜錫告命。曰：「維孝子，從先人宅。」

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墓誌銘

君周姓諱濤，字幾道。中慶曆六年進士甲科，歷亳州觀察推官，撫州軍事推官，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汝州梁州，杭州錢唐二縣內行敏能，爲政臺自急飭視民疾如在己，不肯釋事實，爲名聲要利。所在民愛譽，甚於士大夫。治平三年六月，在京師，授簽書梓州判官事。七月十三日，以官卒，年四十有四。

曾祖諱述，故駱人，皇祕書丞，贈工部侍郎，始占海陵，以葬。祖諱嘉正，皇刑部郎中，父諱彥先，終右侍禁，贈右

監門衛將軍。妻曰昭德縣君錢氏，子男五人：椿、種、秩、穆、綸。以其年十月十六日葬。君揚州江都縣同軌南鄉東武里銘曰：

於勢與聲，躡循弗爭，無忌其生。於善與恥，操終如始，有哀其死。

虞部郎中晁君墓誌銘

尚書虞部郎中晁君諱仲參，字孝先，以治平四年五月九日卒。於通判舒州事，其子以熙寧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卜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以葬。狀君之行來乞銘，掇其語為銘曰：

晁登穎川，衛有卿丙，錯以術用，作漢家令。魏晉南北，史無傳人。良正官唐，仍不大振。開封于家，徙鉅野縣。辟時難屯，出宋而顯。迴奮布衣，太子太師宗慤秉政。父子一時三朝四世，錫榮丘墓。佞令中書，為君曾祖。有子迪者，刑部侍郎，乃生宗簡。世德孔揚，使京東西。郎于刑部，君實其嗣。少則多譽，仲父保任。主簿上虞，宰墨嶽政。易君仕初，從容調師。史莫玩法，墨以廉終。弱伸強懼，按察擾獄。風如我謀，君不為奪。械囚于州，將范文正，歎受而謂：「畏宜繩私，公勇勿畏。」君願持此，畢身無尤。薦監越酒，旋宅父憂。判官于滄，擢丞大理。汝州郟城，來知縣事。富姓歸吏，寓田數家。役煩且寢，中戶愁嗟。君夏僞券，應手即辨。完蠹噓枯，俗戒以勸。秦王諸孫，上家入郟。卒榜驛隸，君擒而誅。將劾中人，匿車夜遁。移內侍省，罪令即訊。迨明年至，徒御無譁。能聲震越，號稱其家。易曹濟陰，太子贊善。督尉索監里閭，宴術馬入罷牧。地租于民，廚傳費劇。輸之殆貧。君曰：「閱哉，貴豈無豫？」操書鐫守，多緹其數。還官博士，去領開州。大築學校，率衣冠游。溫湯之鹽實不酬課，歲蠲五萬。奏自君可。氓疾不治，謁巫代暨。教以餌藥，盡投詭祠。失怙恃者，予其娶嫁。坐堂朝哺，飲酒閒暇。英宗薰極，員外于虞。比駕二部，閱最而除。今天子恩，始正耶位。攝舒期年，條教逾肆。碎來鄰邦，販使無僮。扶攜飽去，又遺之種。敦於除害，未始愛力。取縱陽河，避羅剌石。析他口。

征，合于銅陵，官不失算，舟無危行。人幸是爲，曠數十載，趨令靡呼，無有稚艾。孤山馬嘗，歲漂百航，鑿秋口浦，直走雷江，脫險風濤，幾五百里，章隨驛聞，就付其事。方冬告役，君夏而徂，壽五十五，識者歎呼。齊公孫氏，作配甚似，封采康君，誕惟四子。端仁、端義、端禮、端智，仁中進士，常州司理，義郊社郎，餘則未仕。五女四人，歸爲士妻，石端侯彥，侯歸而養。范胡二壻，純粹曾孺，幼處于家，君孫有五，男節、符、錢，其二則女。惟君平生，外晦內明，忤出不意，默無與爭。祿顯族，恩稱疏戚，庖無朝炊，笑語如昔。晚尤靜曠，病不告遺，極談性命，方絕之時，子丐埋辭，哀匍走仆，撥其楮餘，以資幽窆。

度支郎中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州之鄞，後所遷也。質曾大考也，邁大考也，旺，累贈都官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軍，都州員外郎，知南劍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開官也。

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爲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劫不爲變，此公之爲司理參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始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授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劫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聞語者驗其對，乃

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距州篋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政，民以輸爲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賂，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賂，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寃，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賂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

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今稱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夏肱，夏佐，夏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智夏，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夏嗣也。論次其所得於夏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某也。銘曰：

士竅以養交令，弛官之不忘，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事，彼能顯聞，今公則不晰，不銘示後令，孰勸爲瘁？

卷五十九 碑誌墓誌銘

王逢原墓誌銘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

揚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

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行；卒予得其所言，浩浩乎其將公而不窮也；得其所行，超超乎其將進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

逢原，左武衛大將軍諱奉誼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瑛之孫，而鄭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入而卒，卒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其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子之男女。銘曰：

壽湖不多，天實爾喬；曰「天不相」，胡厚爾德。厚也培之，喬也推之；樂以不罷，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宋尚書司封郎中孫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昌齡。曾祖釗，祖易從，父再榮，皆弗仕；及公仕，贈其父至尚書兵部侍郎。公以天聖二年進士起家，和州歷陽無爲、巢二縣主簿，部使者及兩制以御札舉者十餘人，改鎮江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籍取兇惡，戒以不改必窮極案治，而治其餘一以仁恕，故縣人畏愛之。以兵部喪去。三年，乃用舉者以集慶軍節度掌書記，充國子監直講，豫校史記前後漢書南北史脩集韻，選蘇王宮伴讀，教導有法，宗室召燕飲，未嘗往。居頃之，改著作佐郎，當罷矣，又留爲國子監丞講讀。

士年，乃用舉者召試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登聞鼓院，爲開封府推官，賜緋魚，坐考鑠廳進士舉籍中有不中格者兩人，降監和州清酒務。當是時，龐宰相爲樞密使，薦宣侍講禁中方召而公以讀去久之。

會明堂恩，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先時主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公獨視法如何，不往。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衆，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謂：「不以兩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夏兩赦，有諳闕訴者，刑部詳覆，官以爲特勅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公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公於議法多如此。」

復爲開封府推官，嘗隨尹奏事，仁宗問大辟幾何？且以慎刑受人爲戒。公因奏開封勅，有重於編勅而當改者數事，仁宗皆以爲然。它日，問尹以公姓名，稱之，於是貴戚女使，有奏讞，上薄其罪，付公監決，曰：「此人平恕，可任也。」道士趙清貺，出入龐宰相家，受賂，御史以劾，龐府治實，清貺自爲龐不知也。清貺坐杖，配沙門島，行兩日死。御史又劾府希宰相指，故杖清貺殺之，滅口。仁宗亦疑，乃悉罷知府推判官，而以公知太平州。初，清貺事獨判官王礪，劾決，公不自辨也，未幾，仁宗即寤，罷者皆復，而以公提點淮南路刑獄。

在淮南二年，所活大辟十三人，考謀爲天下第一，所舉多善士，未嘗聽人請屬。還爲三司戶部判官，求知宣州；許之，特詔秩祿視轉運使。至則，召五縣令，約以州所下書，有不便封還，故縣得自爲政，而州無事。且滿州人詣轉運使提點刑獄，乞留還，又知舒州，發常平廣惠倉，以活陳許穎蔡流人，及歸，計口量遠近，給食遣去，去者率錢買香焚之，府門以祝公，至或感泣。初，提點刑獄恐聚流人爲盜，又惜常平廣惠倉數牒止公，不聽，申以手書，又不聽，佐屬皆爭曰：「不可。」公行之，自若。比代去，州人闔城門留之，簿墓與爭門，乃得出，遂以告老致仕。於是官至尚書度支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柱國，今上即位，遷司封，賜金紫。以熙寧元年正月十二日卒，年七十八。

孫氏世爲廣陵富姓，兵部兄弟五人，其季婦有子寔，欲分財以義，誓解，不得，乃悉推田宅與諸兄弟，脫身攜公居，建安軍揚子，故今爲真州人。諸兄弟後破產，而兵部居揚子，又卒爲富姓，爲公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公感勵奮激，誦習忘寢食，年十九，舉進士，開封第二，坐同保匿服罷，而再舉，又第一。當是時，以文學稱天

下，及仕號爲忠厚正直。終身未嘗言利，老而貧，不以爲悔。鄉人尤歸其長者。有文集二十卷。

初娶莊氏，早卒；又娶裴氏，刁氏，刁氏封壽安縣君，亦前死。子澐、澄、涇、淵、淑、相，早卒。樸太廟齋郎，後公數月死。澄，楚州寶應主簿，涇，祕書丞集賢校理，漸太廟齋郎。女十人，一人嫁，三人未嫁，三人嫁而卒，三人未嫁而卒。九月十六日葬公揚子縣懷民鄉北原。銘曰：

於戲孫公有直其道，爲之少時，以濟壯老。人信公行，承趨薦保；天順公德，與公壽考。維公有子，喪事哀祇，慰其考思，用此銘詩。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其州揚子縣蜀岡，而子侏以武甯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

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

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

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數急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

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

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墮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入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軔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

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

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

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陞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輪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與，廉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荆南士人爲具。

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洙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才，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連疏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時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饑，難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廣西轉運使李君墓誌銘

君諱寬，字伯強，姑李氏。其先隴西人，後移光山。至君六世祖，又移建安。今爲南昌人者，以君大皇考爲鼻祖。君皇考諱某，以太子洗馬致仕，終尚書虞部郎中，其贈官至衛尉卿。大皇考諱某，以殿中丞致仕，其贈官至吏部尚書。曾大皇考諱某，當五代之亂，無爵祿，以尚書故，贈大理評事。

君始以世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監洪州鹽院，用歲課倍，得知袁州宜春縣，改知福州福清縣。當是時，能聞朝廷矣。就除通判桂州，又通判江州，二州皆治，遂知吉州，請於天子立學以教學者常三百人，施方略，捕盜賊，無衆寡遠近，必得以至米鹽酒榷，皆爲除弊，致利。移衡州，不赴，改江州，州人曰：「是嘗從我矣。」不待至而服。

未幾，移潤州，不赴，改信州，又不赴，改太平州。轉運使言饒大劇州將不能治，而太平不足用，君乃換饒州。屬縣惡吏聞且至，有棄其官而去，至則禁巫醫之罔民，案畜蠱者，遂以無事。安撫使言治行於江南爲第一。母夫人終去位三年，知虔州，將行，三司請君制置糧草河北，一歲減緡錢八十七萬。由此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以衛尉老，奏徙治所南昌，從之。移提點荆湖北刑獄，辭不往，又請便官以養，乃改江西，居一月，遭衛尉喪。

服除久之，尚不忍去墓，所詔就起君提點江東刑獄，又移京西，除廣西轉運使。自儂智高反，宿軍邕州，歲漕不足，乃多治船設賞罰，而邕軍食以有餘。所部攝官以三十四員爲額待攝，常數十百人，一員闕，皆爭獄吏，君第其課爲三等，有闕以次補攝官不踈吏。由此始二廣使者，故不以春夏出，會有詔關邊卒，君即出，道遇瘴，歸卒年六十。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也。

初，李氏旣居江南，尚書未老，致其事歸養，其子侍郎，以分司歸，亦未老，當侍郎之歸，衛尉又以從其兄弗仕，仍世德義，爲南人所慕。君旣生有美質，而積習名教，自爲兒童，侍衛尉側，不惰終日，及壯砥礪，以材能自顯。其於吏治，精壯果敏，機張鍵閉，竊不可知，目所指取，必得其情狀，故所在豪人猾吏，重手累足，以終君去，不敢有所觸。君視遇其屬士大夫賢者尤謹，所拔舉過百人，後多知名云。

夫人胡氏，仁和縣君。子男五人，長曰承勉，宣州旌德縣令，早卒；次曰亞夫，太廟齋郎；曰獻夫，試將作監主簿。曰胤夫，試祕書省校書郎；曰太平，奴，方醉而夭。女二人，長適蘇州常熟縣主簿余公弼，次適大理寺丞田真卿。孫男三人，君與弟尚書司門郎中定相友愛尤篤，遺奏以司門之子簡夫聞，詔除司門知太平州，補簡夫郊社齋郎。又詔君喪所過州，發卒護送。以明年二月歸殯于洪州，某月某日葬新建縣桃花鄉曹山，去先墓五里。君所自爲壽藏也。君積散官至朝奉郎，職事官至尚書金部郎中，勳至護軍，賜服佩至三品。銘曰：

李姓章浦，自君考祖，弁閩祖遷，望此荆楚。君於治人，無有黨讎；部我千里，如農一丘。蕪茲鉅壘，以殖善柔；均之利澤，深蒔平擾。乃登祿實，尙饋春秋。君能孝祀，君則多子。有來無窮，其視章水。

國子博士致仕李君墓誌銘

朝奉郎，國子博士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廣陵李君者，諱閻，字某。以數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嘗爲韶州樂昌，無爲軍廬江，二縣主簿，河中府臨晉縣令，以昭德軍節度推官，知邢州平鄉縣，以大理寺丞，知蘇州吳江，衢州江山，二縣。又以太子中舍，殿中丞，監在京箔場，太平州蕪湖縣酒稅，遂告老。會今上卽位，遷博士，至明年而卒。又明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廣陵某鄉某里。

君善爲詩，當時名人柳開、王禹偁稱之。少貧，幾不自存，有姊氏以田宅弗取也。及爲吏，所在推誠愛人，人至不忍有所負以累君，去輒遮泣挽留。及老矣，而彌貧，然終不以貧故變節有所取，年九十，精悍如此。及將卒，尙讀書與家人笑語自若，投其書，若將寐者，遂卒。卒時治平元年十一月十一日也。

李氏，故金陵人，其後遷高郵，又遷廣陵。君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以君故，贈殿中丞。君娶開封浩氏，有兩男子，察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蚤、卒，定、集、慶、軍、節、度、推、官、一、女、嫁、杭、州、新、城、縣、令、許、仲、蔚，定、有、文、行、從、余、遊、故、與、爲

銘銘曰：

斬曠乎，窵幽密；工相方，史諫日；於惟君，考此室；循其承甯，尙終吉。

朝奉郎守殿中丞前知興元府成固縣楊君墓誌銘

楊氏自太尉震守節於漢以死，而將相名臣之族，多出於華陰；歷八九百年，以至於今不絕，爲士大夫家，而尙能譜太尉之昭穆，當五代之亂，君曾祖諱某者，在吳越，因相其王，王遷，國除於太宗之時，而國相之子孫，歸仕於天子，又多賢顯。尙書刑部郎中諱某者，君皇祖也；尙書司封郎中諱某者，君皇考也。楊氏之爲江都人者，自君皇考始。

君諱某，字公適，幼詳敏，知好文學，故我叔祖興元府君，嫁之以其子；及長而仕，號爲能吏，所在官治多舉者。自太廟齋郎，更九官，而以殿中丞知興元府，成固縣事。治平元年，歸，得疾於楚州，二月二十一日卒，年六十五。夫人王氏，卽興元府君尙書主客郎中諱某之女。五男子：湜、洙、洽、濂、潁。宿州符離縣尉，餘皆進士。洙，治前死。四女子，其已嫁者二人：太常少卿呂彞，試將作監主簿孫挺者，君壻也。其一人未嫁而前死。諸子孫以二年十一月四日葬，君江都東興鄉之北原，以某嘗得侍君，而君知之於少時者也，故屬以銘。銘曰：

赫赫太尉，窮于季世；華陰之楊，終爛而昌；艱難徂遷，亦相其王。王以家朝，相隨內屬，有子有姓，尙多顯服。君勸厥紹，考終世祿，書銘在京，兆寶初卜。

都官郎中致仕周公墓誌銘

尙書都官郎中，南康周公卒之明年，皇祐五年，葬某所，子蘊詠使請銘。次其語曰：「公諱某，字某，其先占蔡。」

之汝陽，唐末遷亂於光漸，遷江州之星子鎮。太平興國中，以鎮爲縣，又以爲南康軍，故今爲南康人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當李氏時，皆以學行爲處士。皇考某，累贈尚書職方郎中。公始以進士起家，至尚書屯田郎中，求監池之丞，監遂致仕。已而今天子大亨，明堂恩，除都官于家，以卒。

嘗令岳之沅江，壽之震丘，池之建德，瑛之依政，河南之洛陽，凡五縣。通判池州，守二州，曰蓬，曰安。其治之寬嚴，視事劇易，尤惠於池蓬，遂人愛思，至爲公畫像。在洛陽，明肅太后使中貴人用事者來，留守傾身媚附之，中人諷公請已，獨拒之不往。故相張士遜薦公說書國學，且論公見執政，公固謝之。其篤學果行，蓋有世士夫所難者。卒時春秋七十七。戒喪葬無用浮屠說，有文十卷，世傳之。先夫人王氏，封仁壽縣君。二子蘊，保信軍節度推官，詠太廟齋郎。銘曰：

余聞異時宦官之幸，雖隆名尊爵，有紀於時者，往往爲之訕焉。又觀古之士，能無折身以市於貴勢，蓋亦少也。信公之所守，則其賢遠矣。我銘公藏，不刻其他，惟茲之存，以勸毋邪。

張常勝墓誌銘

君湖州烏程縣人，姓張氏，名文剛，字常勝。好學能文，孝友順祥，再舉進士不第。年二十七，熙寧五年九月九日卒；以六年二月十日葬于鳳凰山。曾祖任，祖維，贈刑部侍郎；父先，尚書都官郎中，致仕。女三人，君妻，子從父妹也，故君從子學。銘曰：

才足以貴而莫之知；善足以壽而止於斯；嗚呼逝矣！銘以哀之！

卷六十 碑誌墓誌銘

尙書都官員外郎侍御史王公墓碣銘

慶曆五年，天子以尙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王公爲侍御史，居一年，以入三司爲戶部判官；又一年，遷之爲言事御史。頃之，奏事殿中，疾作歸，翌日卒。其家以不起聞，天子悼閔，走中人賻之金帛，又官其一子。先是，御史有物故者不賻，由公故，乃赦有司并賻。蓋天子之所以錄其忠如此。

自公舉進士時，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於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至爲許州司理參軍，則以其職與強貴人抗曲直，獄疑當死，賴以活者至數人。再主簿於杭之臨安，開封之扶溝，遂選開封府法曹參軍，令皆不能出其治，尹亦不敢侵其守，而薦者以十數。歲嘗遷，府推官惡不順己，持其奏不肯書，欲誣公請已，公故不訕，推官度終無於奈何，乃卒任公。遷祕書省著作佐郎。

已而覃恩，遷祕書丞，乃出知洪州分寧縣，入爲審刑詳議官，數以疑似辨上前，輒釋。及佐荆南，能以義憚其守，錯諸不法事。嘗上書論南方用師討僭，不如撫而降之利。先是，公在京師，天子以災異詔百官言事，公所言有以儆世者。其後御史府惡老者在事，不能自己，以言趣之去位。公以謂於老者薄，非所以廣仁孝於天下，且養之非其道，使至於無恥，而專以法格之，滋所以使人薄也。乃推三代禮意，爲養老頌，以諷。

凡公之行已治民，及所以論於上者，皆出於寬厚誠恕，而其言易直以明，故其召而爲御史也，未至，而好公者已信其能稱職矣。同時御史聞一事，皆爭言塞職，其已嘗言，公未嘗繼以言，曰：「可悟上意足矣。」然排黨幸爲獨切，其言多同時御史所不能言者。每承上聞，言一人不能無過，若以古繩墨治之，世殆無全人，爲國家用者，要之忠信而已。忠信雖有過，尙足用也。其大指所存如此。嗚呼！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公旣行內修，其大者爲世所稱，至其施於小，亦皆敏而盡力，願余不得盡載也。然讀余之所載，則亦概足以知公矣。

公諱某，字某。其先爲漢鴈門太守者，曰澤，澤後十八世，爲唐東都留守，封望太原，族墓在河南，而世宦學不絕，爲聞姓。至唐之將亡，雄諸孫頽陵夷，始自缺其譜，亡不知幾傳而至。護始居稱之候官，日本河南人，雄之後也。護生仲，仲生廷簡，嘗闢王審知時，被署爲安遠使，有勞烈於其國。審知死，遂置其官以老。安遠二子，其季居政，娶邑里姚氏女，生公。

自護四世，至公始以文行發名，追官皇考至祕書丞，而以昭德縣太君封其母。夫人曾氏，贈尚書兵部侍郎會之女，封金華縣君。婦順母嚴，公所以紀其家，蓋有助焉。生五男子，同，固，同，岡，皆爲士。其文學行義有過絕人者，故人莫不知公後世之將大顯以蕃，而以公之仕不充其志爲無憾也。公年六十三，以既卒之三年，葬潁州之某鄉某原。初，公嘗過游潁之樂，故諸孤御其母家焉，而以公於葬，至是同之友臨川王某，追銘墓上，實至和二年也。銘曰：

顯姓維王，出不一宗；公先河南，實祖於雄。來闢四世，乃挺以生；其來則否，其去而亨。歸忠于君，播惠在貳，時前人駿發以升，世不載德，孰爲榮名？謂公有後，其豈公卿。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啟，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差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取。

慶曆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米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

子監直諱。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齡葬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附。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

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贖其鄉里貧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世，孰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

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爲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尙，遂溷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右領軍衛將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泰寧軍節度副使，考諱奉誼，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因獻其所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逮許王，於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淮南、東路都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真州之揚子縣某鄉某原，以後夫人劉氏附，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

君強詔博聞，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加我，雖嚴貴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楸，歲省卒二十一萬七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司不能措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

宋興百年，大定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聚圓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

君子越石，秦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

強能吾贏，吾與之爲抗，贏者惴惴，吾與之爲讓，卒贏于強，以寧于行，維其心之享，以實其聲也。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知安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君，年五十六，以皇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卒，以熙寧元年某月某日葬。君諱洵，字聖休，餘杭人。曾某曰：浩，祖曰文寶，弗仕，考曰延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

君少孤，與其弟祗，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城宣州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權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薦勳，遷侍御史，勅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嫚，論宦官雖高，不當坐侍燕，而諫請求者，又論不當禁

諫官御史風聞言事。仁宗皆以爲然。

君之爲吏也，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及是言事，又能舉其職。方是時，爲御史者，拔舉多不次。君素寬裕，靜退，取以彈治人，得用未幾，卽稱疾求出。乃知安州州大治，會卒，人追喪車慟哭。

初，驍騎府君監湖州兵，遂葬下山。至是君從葬，以夫人京兆縣君施氏附。施氏生一子，稚恭爲進士；一女，適信州司理參軍王汶。孫大正，大成，大亨，大鈞，今尙幼。君事母孝，友其弟甚篤，於權勢財利能廉。吏治尤可紀。在廣州，奏請城之，未及築，外郛而召，後僂智高反，州人賴君所築，活以不卒，功爲恨。銘曰：

有嘉張君質，靜寬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視利在前，蹲循弗趨；退施一州，用智之餘。嘻其葬矣，次有銘書。

謝景回墓誌銘

君姓謝氏，諱景回，字師復。以蔡寧軍節度掌書記諱崇禮者，爲曾大父；以太子賓客陳留公諱濤者，爲大父；而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陽夏公諱緯者，之少子也。幼好學，有大志，聰明卓然，不類童子。年十九，所爲文辭，已可傳載。於是得疾，不可治，以嘉祐四年十二月丙子，棄世於漢東，人莫不爲謝氏哀之。諸兄以八年十月乙酉，葬君鄧州穰縣五壘原之北，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攻乎其爲良，汰乎其爲精；吾見其質，吾聞其聲；如或毀之，用不旣於成。哀以銘詩，亦慰其兄。

真州司法參軍杜君墓誌銘

真州司法，京兆杜煥，濟叔，年三十七，以皇祐四年四月辛酉卒。子男某尙稱，自將以下，舍貨財以葬於北城之野，而留其學以處。杜氏世占永寧之博野，父諱嘗歷江寧府司錄參軍，遂葬家焉。有子五人，濟叔最少，實慶曆

六年進士臨川王某銘其葬焉銘曰

稽嗟杜氏博野之良有官于南遂宅以藏。是生司法以節自強翼翼而才頽而陽陽其生可懷死矣皆傷江之北垣南墓在望奚葬不歸卜者同祥後有子孫既實而昌求藏厥初來考銘章

金溪吳君墓誌銘

君和易罕言外如其中言未嘗極人過失至論前世善惡其國家存亡治亂成敗所繇甚可聽也嘗所讀書甚衆尤好古而學其辭其辭又能盡其議論年四十三四以進士試於有司而卒困於無所就其葬也以皇祐六年某月日撫州之金溪縣歸德鄉石廩之原在其舍南五里當是時君母夫人既老而子世隆世範皆尙幼三女子其一卒其二未嫁云

嗚呼以君之有與夫世之貴富而名聞天下者計焉其獨歎彼耶然而不得祿以行其意以祭以養以遺其子孫以卒此其士友之所以悲也夫學者將以盡其性盡性而命可知也知命矣於君之不得意其又何悲耶銘曰

蕃君名字彥弼氏吳其先自姬出以儒起家世冕黻獨成之難幽以折厥銘維甥訂君實

太常少卿分司南京沈公墓誌銘

皇祐三年十一月庚申太常少卿分司南京錢塘沈公卒明年子披子括葬公錢塘龍居里先公尙書之兆卜十月甲戌吉與其宗謀銘則書公官壽行世來以譜子論文其書曰

沈氏自沈子堤以身屬社稷書於春秋文學賢勞功名不曠于史而武康之族尤獨顯於天下至公高祖始

徙去，自爲錢塘人。大王父某，當錢氏時，匿不仕。王父某，官咸平端拱間，至大理寺丞。父某，學行顯聞，早世無爵。由長子同及公贈兵部尚書。

公諱周，字望之，少孤，與其兄相踵爲進士，起家掾漢陽，從事高郵，用舉者入大理爲丞，監蘇州，知簡之平泉縣，蘇人銘其政於石。遂自封州守佐蘇州，由蘇州爲侍御史，有以丞相指謁公者，不爲聽。居頃之，出刺潤州，又刺泉州。

其爲治取簡易，訟有可已者，輒論以義，使歸思之，獄以故少。泉州舊多盜，日暮市門盡閉，禁民勿往來。公去，除其禁，而盜亦以止。佐開封，訟數年不遣者，以百數，公斷治立盡，嘗代其尹爭獄於上，大臣爲公自紉。三司使鑄大錢，下其書議，議者無敢忤，公爲其判官，獨曰：「壞四錢爲之，可以當十，民盜變舊錢，且盡鑄之，爲誘民死耳，不如無鑄。」議上，如公言。於是天子以江東之按察爲已悉，聞公寬厚，卽以爲使。盡歲無所劾，而部亦以治稱。公已老，不樂事權，自請得明州。明年，遂以分司歸第，三月卒。

夫人許氏，六安縣君。兩男，世其家，一女子，已嫁。公廉靜寬慎，貌和而內有守。春秋七十四，更十三官，而不一挂於法。鄉黨故舊聞其歸，則喜，喪哭之多哀，而無一人恨望者。銘曰：

公生四方，卒於故里，先君之從，祭則孫子。有禳有松，有鬱其岡，不彫不鬻，萬世之藏。

吳錄事墓誌

君諱黃，字成之，世爲撫州金谿人。曾祖某，不仕；祖德筠，尚書屯田員外郎；父敏，尚書都官員外郎。君以蔭入官，任吉州太和袁州萍鄉縣主簿，尉新州石橋茶場，廬州司理，亳州江寧府錄事參軍。以某年月日卒于家，享年若干。

君事親孝，友于兄弟，與厭修父母兄弟，寧窮困身妻子，故老妻長子，入不勝憂也。義不忍貲親遺產，悉推兄弟比沒世，妻子遵約，鄉人賢以爲難。君嘗議獄，上官指教再三，君弗許再三，上官顧歎。許舉京官，君弗謝，乃終弗舉。後他上官，率以質直弗舉也。二男子偉，豪長有志行如君。二女子歸，異脩睦，王令季有特操，如令豪養寡姊妹，嫁孤甥，夫婦華華，鄉人又以爲難。卜以元豐八年某月日葬于唐州桐柘縣淮源鄉，妻李祔，臨川王某誌。

宋贈保慶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宗辯墓誌銘

公諱宗辯，字慎微。祖諱元佐，是爲魏恭憲王，考諱允升，太師平陽郡王，謚曰恭懿。公平陽第十三子，生數歲而平陽薨，事母孝，友于兄弟，好讀書，不舍晝夜，常獻所爲文，得試爲士院，兄弟四人皆中優等，選官而仁宗遇公甚寵，嘗親書「近親才賢，好文博古」八字，賜之。公既好書，又嗜醫方，所著方甚衆，每躬自治藥，以振人之疾，其側隱不倦，蓋天性也。以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終于睦親北宅，享年四十六。官至右衛大將軍，金州防禦使，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贈保寧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東陽郡公。

夫人李氏，封德安郡君，贈尚書中書令漢瓊之孫。子男十五人：仲富，右內率府副率；仲尋，右羽林軍大將軍，黎州團練使；仲禧，右武衛大將軍，雅州刺史；仲壘，右武衛大將軍，彭州刺史；仲絨，右千牛衛將軍，仲冢，右監門率府率；仲琨，右內率府副率；仲富，前公卒，餘亦皆蚤死。女子十九人，嫁者四人，未嫁而死者九人，餘尙幼也。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銘曰：

猗歟賢公，善此皇國，耀其藻章，以貴明德。能不外勤，維家之飭，厥承詭詭，餽我無射。如何不怡，遂永窆窆。

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仲行墓誌銘

公諱仲行，字德之。故婺州觀察使諱宗迥之子，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國公諱允言之孫，魏王諱元祐之曾孫。母曰齊安郡君梁氏。慶曆四年，賜名，除太子右衛率府率，右監門衛大將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年二十二，以治平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卒。贈虔州觀察使，追封南康侯。夫人張氏，封壽昌縣君。子男士愷，早卒。士泉，右監門率府率，其季與女皆尚幼。君仁而好學，其卒也，宗室皆憐傷其葬也，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爵之尊，祿之殖，維年之卑，不配德。

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仲屍墓誌銘

公諱仲屍，字子厚，濮國公宗模之子，濮安懿王諱允讓之孫，魯恭靖王諱元份之曾孫也。母曰蕭國夫人王氏。以皇祐元年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二年，改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改右千牛衛將軍。八年，改右監門衛大將軍。治平二年，領嘉州刺史。四年，改右武衛大將軍，領雅州團練使。熙寧元年，年二十四，以三月三日卒。上為不視朝一日，內出司賓祭帛，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公生而秀麗，長而聰敏，於宗室為好學，上承下撫，無不得意，故其卒，哭者皆為盡哀。妻馬氏，封安平縣君。女一人，尚幼。公以熙寧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維微世封，實承安懿，公楮屢慶，尚終有嗣。奄其喪矣，一女之存，歸銘幽宮，以慰公魂。

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宗述墓誌銘

公諱宗述，字子耆，韓恭懿王諱元偃之孫，而東平郡王名允弼之子也。以天聖元年生，以景祐元年賜名，除

右侍養，歷太子右司禦率府，右監門衛將軍，左屯衛大將軍，廉州刺史，隰州團練使，雍州防禦使。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以不起聞，上幸其第奠哭之，贈奉寧軍節度使，追封祁國公。越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公重厚寡笑言，內行治，未嘗有謫樂振施，知音樂，善射，尤為東平王所愛。妻任氏，樂安郡君子男七人，仲瑒，仲俶，仲誘，仲元，仲麟，仲瑒，早卒；兩人未名而死。銘曰：

維德之嘉，維能之多，惟命之不遐，宗室之嗟。

右千牛衛將軍仲夔墓誌銘

君諱仲夔，字彥之。曾祖諱元佐，是為魏恭憲王；祖諱允言，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密國公。父宗悅，前左屯衛大將軍，池州團練使，祁國公。君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坐法廢。熙寧元年，年二十二，以五月二十日卒。至某年某月某日，葬河南府永安縣。妻郭氏，有六男子，死者四人，士燼，今為右監門率府率，一人尚幼。銘曰：

託靈皇宗慶之多，終以無祿傷如何；棄此白日營山阿。

贈右屯衛大將軍世仍墓誌銘

君諱世仍，字季遷。宣城郡公從審第十子。宣城以越懿王諱德昭為祖，以安定郡公諱惟和為考。君母曰勸海郡夫人吳氏，實山南東道節度使元辰之孫，娶潘氏，鄭王美之孫也。年二十二，生二男子，一女。以熙寧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制以右屯衛大將軍告其第。用二年二月十九日，葬于河南府永安縣。君授尚書，能通章句，遇人恭謹有恩，然喜飲酒，以故得疾死。銘曰：

有昭其明，有韜其榮；維其弗馮，以隕其生。

卷六十一 碑誌墓誌銘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仙源縣太君夏侯氏，濟州鉅野人，尚書駕部員外郎諱晟之子，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諱嶠之孫，贈太子太師諱浦之曾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陽夏公謝氏諱絳之夫人，太常博士通判汾州軍州事景初之母，年二十三卒，後五年葬杭州之富陽，於是時，陽夏公爲太常丞，祕閣校理，博士生五歲矣，而其女兄一人亦幼，又十五年，康定二年，博士舉夫人如鄧，以合於陽夏公之墓，而臨川王某書其碣曰：

夫人以順爲婦，而交族親以謹，以嚴爲母，而撫媵御以寬，陽夏公之名，天下莫不聞，而曰：「吾不以家爲恤，六年於此者，夫人之相我也。」故於其卒，聞者欲其有後，而夫人之子，果以才稱於世，嗚呼！陽夏公之事在太史，雖無刻石，吾知其不朽矣，若夫夫人之善，不有以表之隧上，其能與公之烈相久而傳乎？此博士所以屬予之意也。

予讀詩，惟周士大夫侯公之妃，修身飭行，動止以禮，能輔佐勤勉其君子，而王道賴以成，蓋其法度之教非一日，而其習俗不得不然也。及至後世，自當世所謂賢者，於其家不能以獨化，而夫人卓然如此，惜乎其蚤世也！願其行治，雖列之於風，以爲後世觀，豈愧也哉！

揚州進士滿夫人楊氏墓誌銘

揚州進士滿涇之夫人楊氏者，著作元窳之女也。年六十有一，以治平四年十月庚戌卒，而以熙寧二年入

月庚申葬，其墓在江都縣馬坊里之南原。有子七人：建中、居中、執中、存中、方中、閔中、求中，皆嚮學。建中壽州壽春縣令，執中潁州萬壽縣令，居中舉進士。女二人，孫男女八人。

夫人性溫恭，靜約事當意與否，未嘗形於喜愠。以止有吾母也，故思其父愈久而猶慈；以不逮吾姑也，故事其舅愈勞而不懈。承其夫以順，勵其子以善，而汎接於族人也，又能以惠振其貧，以慈撫其賤，以恕掩其過，以篤懷其悍。老矣，歲時尚先諸婦以莅祭祀。蓋夫人之性行可稱者多至如此，而其子又狼狽不已，以求余銘，故勉爲之銘曰：

滿氏有家，保族衍大，夫人來嬪，德協內外。夫喜而謂，偕我鮒背；子祈以盡，溫情之愛。奚命之疇，使棄弗違！維前之祥，德則弗說，惟後之祥，有子才賢。銘慰諸幽，亦貴新阡。

曾公夫人萬年太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江寧黃氏，兼侍御史，知永安場，諱某之子，南豐曾氏，贈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婦，贈諫議大夫，諱某之妻，凡受縣君封者四。蕭山江夏遂昌雒陽受縣太君封者二。會稽萬年，男子四，女子三。以慶曆四年某月日卒於撫州，壽九十有二。明年某月葬于南豐之某地。

夫人十四歲無母，事永安府君至孝，修家事有法。二十三歲歸曾氏，不及舅水部府君之養。以事永安之孝，事姑陳留縣君，以治父母之家，治夫家，事姑之黨，稱其所以事姑之禮。事夫與夫之黨，若嚴上然。矐子慈，矐子之黨，若子然。每自戒不處白人善否，有問之曰：「順爲正，婦道也，吾勤此而已。」處白人善否，靡靡然爲聰明，非婦人宜也。以此爲女與婦，其傳而至於後，與爲女婦時，弗差也。故內外親，無老幼疎近，無智不能，尊者皆愛，輩者皆附，卑者皆慕之。爲女婦在其前者，多自歎不及；後來者，皆曰：「可矜法也。」其言色，在視聽，則皆得所欲，其難別。

則涕洟不能捨；有疾皆憂；及喪來弔，哭皆哀有餘。於戲！夫人之德如是，是宜有銘者。銘曰：
女子之德，煦顯愉愉，教隸弗行，婦妾乘夫，趨爲亢厲，勵之類憑，倚嗟夫人，惟德之經，媚于族姻，柔色淑聲，其
宛女初不傾不盈，誰疑不信，來監于銘。

太常博士楊君夫人金華縣君吳氏墓誌銘

錢塘楊蟠將合葬其母，綴經以走晉陵，而問銘於其守臨川王某。王某曰：「古者諸侯大夫有德善功烈，其
子孫必爲器以銘，而國之人必能爲之辭，越國而求銘，予未之聞也。今杭大州，以文稱於時者蓋有，而蟠也釋其
殯，千里以取銘於予，蓋所以嚴其親之終，而欲信其善於後世，如此其慎也，予豈敢孤其意，以愛不腆之辭乎？」
於是爲之序曰：

故太常博士，知婺州東陽縣事，楊君諱翔，字翰之，之夫人，金華縣君吳氏，世爲婺州之金華人，自其大父文
顛，始有籍於杭州之錢塘，而楊君亦自其父徵始去處州之麗水，而爲錢塘人，而葬於錢塘之履泰鄉龍井之原，
楊君之卒也，年六十七，以慶曆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從其先人以葬，而夫人後君十六年以卒，卒時嘉祐二年
年七十三，而以明年二月二十日，祔于楊君之墓。

楊君少以文學中進士甲科，而晚以廉靜不苟合，窮於世。夫人有剛德淑行，協於上下，內外無怨。楊君有子
十一人，其一人則孽也，夫人毋其孽子，猶吳氏之甥，雖鄉人之習於楊君者，不知爲異母。既楊君卒，教養嫁娶，皆
各不失其時，而子端子蟠同時以進士起家爲密知二州推官，鄰里數慕，以爲夫人榮，然夫人不爲之喜也。至楊
君之弟子完及進士第，乃喜曰：「吾媿老矣，此亦足以慰其心也。」蓋其仁如此。夫人生男女十人，卒時子輔國、
子端與其女子七人，皆已卒，而蟠獨在，爲泗州軍事推官。銘曰：

博士有家，夫人實紹。博士有子，夫人實教。遊其門庭，弦誦之聲；御其堂奧，賓祭齋明。皇命淑人，維君郡縣；閭名考德，夫人實踐。歸哉萬年，博士之丘。銘以昭之，無有春秋。

長安縣太君王氏墓誌

長安縣太君臨川王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潭國公諱益之女，尚書左丞，張公諱若谷之婦，尚書比部郎中諱奎之妻，國子博士視，開封府雍丘尉視之母。十四而嫁，五十一而老，五十六而卒。其卒在潁州子視官舍，實元豐三年正月己酉。

君爲婦而婦，爲妻而妻，爲母而母，爲姑而姑，皆可譽歎，莫能聞毀。工詩善書，強記博聞，明辨敏達，有過人者；循循恭謹，不自高顯。晚好佛書，亦信踐之，衣不求華，食不厭蔬。慈哀所使，不洽小過，欲歸歸之，欲嫁嫁之。君二女長不慧，不可以適人。其季，殿中丞龔原妻也。十六年，葬江州德化縣。兄安石爲誌如此，弟安上書丹。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毗陵錢公諱公謹，公輔，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爲鄭州新鄭尉，公輔爲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洽之墓，而具書使圖所以昭後世者。敘曰：

蔣氏，常之宜興人，世以財傑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部君沒，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愠，均親嫡庶，有鴈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己。既其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卒亦不見其喜焉。

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自其老至於沒幼穉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爲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而樂盡其行己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人皆有歸孫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始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遠聞豈在多善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母道之行宜休而勸不耄以明紹夏配淑式穀爾後勗哉其興以克有廟。

建陽陳夫人墓誌銘

夫人建陽陳氏嫁同縣人余君爲繼室。余君諱楚有子四人其二則夫人之子夫人之少子翼生三歲而余君卒余氏世大姓也夫人盡其產以仁先母之子而使翼之四方遊學戒曰：「往成汝志必力無以吾貧爲恤。」於是翼年十五蓋在外十二年而後以進士起家爲吏歸見夫人於鄉里方此時夫人閉門窮簞幾無以自存母子相泣閭巷聚觀歎息曰：「賢哉是母有子食其祿宜也。」蓋食其子之祿十四年。

翼尉宿松而夫人年七十八以某年某月卒於宿松之官舍某年某月某日葬宣州宣城縣鳳林鄉竹塘里夫人之子長曰某死矣翼有文學善議論雖久困無所舍然一時文人多知之者其卒能追榮夫人乎於其葬臨川王某銘曰：

李君夫人盛氏墓誌銘

在句之陰有幽新宅誰盤葬母瘞銘斯石予聞余姓母氏惟陳兢兢其行婉婉其仁善祿有終名則不泯。

夫人盛氏其先錢塘人曾大父諱某某官贈某官父諱某某官贈某官實始去吳有里籍於汴夫人之幼季

父文肅公稱其賢曰：「宜以某字。」遂名之。年二十三，歸隴西李某，為某官，以後生三男子，皆進士，某，某官，其季曰某。女子四人，其長嫁某官某，次嫁某官某處者，其季也。春秋若干先，李君卒，卒於寧海之官舍，卒之某年葬某所，實皇祐四年。

夫人事舅姑以孝聞，持喪哀懼，事齋飭，早衣食，以其餘推親黨，能讀易，論語孝經諸子之書，親以教子。子男，女娶嫁，必問賢否，有挾貴以請者，李君輒不聽。維夫人有助云。銘曰：

夫人之德，順慎明祇，來胥有家，婦子師師。維師之難，我教為之，誰為女史？視此銘辭。

金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工婦事，不懈以敏；恭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其享諸福，終于壽考。銘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辭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帝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俾歎夫人，叶此銘詩。

楚國太夫人陳氏墓誌銘

夫人陳氏，故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定國文簡程公諱琳之妻也。陳氏世家壽春，其先潁川人，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夫人曾皇考諱淵，左班殿直；皇祖考諱誨，皇考諱京，皆不仕，而皇考愛賢，夫人不欲以妻鄉邑，乃徙居京師，擇所居，得定公以嫁。當是時，夫人年十九，定公尚為進士，其後公至將相，終于位，夫人用公自臨潁縣，君九封而為衛國夫人，用公子加號陳國夫人，再封而得楚國。

夫人莊而仁，儉而禮，上承下御，無不得宜，故在父母家為淑女，既嫁為令妻。其卒有子，為賢母。公薨六年，當嘉祐七年，夫人年七十一，以十一月戊午薨于開封武成坊之第室。至明年二月甲申，而公子以夫人祔于河南伊闕縣神陰鄉定公之墓。於是公子四人嗣隆，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弼為國子博士，嗣恭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嗣先為大理寺丞。女子五人：公壻樂誼為尚書刑部郎中，韓煥為侍御史，晁仲純為尚書屯田郎中，潘士龍為殿中丞，王偁為試將作監主簿。銘曰：

程公克壯，萬夫所嚮，奮功發名，乃取將相。云誰公配，媿姓陳，文武自出，太姬之孫，歸佐休顯，自公初屯，序歷爵邑，為君夫人公既樹，以相為伯，帝曰「苟矣」，夫人好德，能勸其夫，使有嘉績，往以朕命，賜封大國。一出書五色，玳首金葩，褒之重錦，來告于家，有豫不怠，有盈不侈，致好內外，具宜福履，伴仁鳩鳩，以母諸子，歲時振振，為壽在廷，手笏腰章，亦有公甥，維子之才，而甥又獻，維貴維富，而兼壽善，嗟此婉婉，考終得願，作詩并藏，為識新窳。

寧國縣太君樂氏墓誌銘

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河南府西京留守司事，陳君諱見素之夫人樂氏，太常博士諱黃裳之子，尚書職方員外郎，宣史館，贈尚書兵部侍郎，諱史之孫，而贈尚書刑部郎中，諱璋之曾孫也。其先自京兆遷江南，為臨川人。至李氏國除，而史館君歸仕於皇朝，子孫多顯者，於是又遷其家為河南人焉。

夫人以祥符八年歸壻陳氏，封萬年縣君。又以其子，封寧國縣太君。年七十五，以嘉祐八年二月辛巳，卒于京師。卜以三月丙寅，祔葬河南唐興鄉屯田君之墓。於是夫人之子男三人，其一人為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其一人為祕書丞集賢校理，其一人為祕書省著作佐郎，開封府戶曹參軍。女子六人，存者三人，皆已嫁。諸孫男女十九人，曾孫一人，尚幼也。

夫人少知讀書，能略識其大指，微諫數當，故博士君特愛而賢之，欲有所爲，多與之謀。及歸陳氏，不逮養皇姑矣。屯田君二弟，皆尚幼也，夫人鞠視如己子。出奩中物，以助施族人，辦士之貧者，蓋其家蕭然也，而無慍色。治諸子有節法，誨厲教督，造次必於文學，故諸子皆以藝自奮，名稱一時，以至諸孫，亦多有爲善士。先人與屯田君，皆祥符八年進士，昆弟又與夫人子爲同年友，故其葬來屬以銘。銘曰：

夫人既嚴令，又順以祥，來配君子令，是生三良，以才有致令，名聲之揚，慶暨諸孫令，學問文章，象服命書令，寵祿方將，氣魂天游，令體魄在牀，往營新宮令，巖洛之陽，作詩幽石令，示後無疆。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況女子乎？當是時，仙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而閑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

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論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論德易名居，中退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

太君親以詩論誨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迴，爲進士，子遵，爲殿中丞，知連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遵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于躋，其下惟谷，續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士其家，二子翼翼，尊附其華，請誥諸孫，其實其葩，孰

云其昌其始萌芽。皇有顯報，曰：雄在後，碩大蕃衍，刳牲以告，視銘考施，夫人之效。

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故妻安喜縣君李氏墓誌銘

安喜縣君李氏，連州刺史，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繼昌之曾孫，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奉國文和公，遵勉之孫，供備庫使，贈安武軍節度使，端憲之子，是爲皇族。右武衛大將軍，黎州刺史，世岳之妻。溫柔靜恭，內外親稱之。治平四年，年二十五，以十一月二十四日感疾死，至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府永安縣。銘曰：

懿懿獻穆，下歸以祉；有來肅雍，施及孫子；厥墳皇宗，莫醜具美；噫乎終藏，兆此新里。

仁壽縣君楊氏墓誌銘

太子中允致仕，晉陵孫君貫之之夫人仁壽縣君楊氏者，其先青州千乘人。曾祖諱元，祖諱從，皆不仕；父諱霖，爲進士，數舉不遂，初徙其家常州之無錫。夫人年十七歸孫氏，舅姑曰：「吾婦之承我也孝。」夫曰：「吾妻之助我也仁。」至生子而成爲士，能賢以有名，則又曰：「吾母之能誨我也。」自內外族親，以至州里之言，則又皆以其舅姑夫子之言爲信，嗚呼！可謂賢矣。

夫人生三男子，伯曰舜，季曰昌，皆早死。曰昌齡，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治平三年，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召爲御史，五月十四日，次高郵，而夫人卒，享年六十四。以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嗚嗚夫人，女德之茂，中允之妻，御史之母，孝其舅姑，以順其夫，又善教子，終成御史，官封僧老，祿養卒齒，歸安新丘，送者空里，其哀無窮，榮則多已。

卷六十二 碑誌墓誌銘

鄧女墓誌銘

鄧女者，知鄧縣事，臨川王某之女子也。慶曆七年四月壬戌，前日出而生，明年六月辛巳，後日入而死，壬午日出，葬崇法院之西北。吾女生，惠異甚，吾固疑其成之難也。噫！

仙遊縣太君羅氏墓誌銘

仙遊縣太君羅氏，世家南劍州之沙縣。祕書少監陳君諱某之妻，北部員外郎儼，古田縣尉侃，衛尉寺丞佩，同學究出身，殿中丞，偁之母。年八十三，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女一人，適張氏，孫男女若干人。太君有賢行，奉皇姑蕭氏，順焉，諸妯娌其所為，後亦皆稱孝婦。經紀內治，能勤不懈，以至於老。少監君行治勞烈，稱天下有施於後世，其子孫蕃衍，能中其家法，皆由太君善相其夫，而能教子。陳氏之所以興，太君與有力焉。銘曰：

嗚呼！夫人有德有祉，婦于嚴姑，酒食燕喜，乃相君子。陳宗以興，乃教衆兒，有以賢稱，樂其室家，以暨孫曾，歸然壽寵，宜後之承。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潤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先自滄州之漕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為郎尚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

夫人好讀書，善爲辭，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尤，而擇所嫁。於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卹者，以夫人爲之內也。

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之兆。子男二人：柔，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誼，一尙幼。四允夫人卒。銘曰：

竭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邪，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菁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尙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豐曾氏，尙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君伉直，以擯死，而都官君九孝友忠信，鄉里稱爲長者。夫人於財無所畜，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拊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禮焉。

嘉祐三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於寢。有子四人：芮，秘書丞，黃州錄事參軍。其次蕃，蒙出也，皆進士，而蒙爲濠州司戶參軍。於是黃蕃皆已卒，芮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閔黷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齊？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曾公夫人吳氏墓誌銘

夫人吳氏，太常博士南豐曾君之配，世家臨川。二十四歸曾氏，三十有五，以病終。子男三：鞏、牟、宰；女一。時博士方爲越州節度推官，某年月日，乃啓其殯臨川葬南豐之某地，前葬鞏謀於宗之長者，而請於博士曰：「夫人事皇姑萬壽太君，承顏色教令，一主於順，斟酌衣服飲食，盡其力。皇姑愛之如己女，於大人得輔佐之宜，於族人上下適其分，今其葬，宜得銘祕之墓中，於以永承延夫人之德，無不可者。」博士曰：「然。」乃來求銘。夫人固早沒，不及見其存時，雖然，博士先人行也，而又幸於友莫厚焉。於夫人之葬而銘也，其何讓銘曰：

宋且百年，江之南有名世者先焉，是爲夫人之子，葬夫人於此。於戲！

樂安郡君翟氏墓誌銘

尙書主客員外郎錢塘沈君名扶之夫人翟氏者，鄂州節度推官諱希言之子。太子左循道率府率致仕諱守序之孫，利州黃陂縣令諱令圖之曾孫。少則賢孝，父母稱之；及嫁爲婦，則舅姑稱之如父母。處娣姒，能和以有禮；畜妾御，能正以有仁。閨門雖離，上下順治。自皇舅尙書公以才爲時用，繼以主客及夫人之子，而沈氏日大矣。夫人之德善，亦日以顯，內外親皆悅服而歸之，以謂其必大享爵祿，終於壽考。乃以治平三年九月十日卒於京師，享年五十七。

初，主客自河北提點刑獄，移知明州，而長子方領開封府事，治有異狀，爲上所禮，以夫人久疾，請於上，留主客京師，詔特聽留以佐三司。於是諸名暨治，夫人無所不爲，然終不起。始封長安縣君，進京兆樂安二郡君。生五男，三女。男曰口，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曰迥，秦州軍事判官；曰遠，將作監主簿；監澠州酒；曰遠，澠州津浦。

荆主簿曰：道試將作監主簿。女適秘書省，著作佐郎顏處恭，邢州堯山縣令王子韶，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蔣之奇。

翟氏，濟州金鄉人，商州團練使守素者，嘗太祖時，親信任事，族人因多爲武吏，而皇考獨好文學，舉進士中第，負材任氣，不肯有所屈，以終不得意。夫人之兄嚴，亦知名，又早卒，夫人傷其家替，每獨歎息。今上即位，翰林守杭州，其季舅惟康，以奉獻得仕，今爲道州寧遠縣主簿。夫人既卒，詔以主客知蘇州十二月某日，葬夫人杭州錢塘縣龍居山舅姑之兆。銘曰：

沈侯世獻，得相惟媛，歸嬪於宗，誨子而彥。相之斯何？德則有儀；誨之斯何？慶則有貽。始眉姓姬，後氏爲翟；於梁曰璜，實佐其國。至漢高陵，又以才稱；世降弗嗣，乃濟女子。許公之妻，公武之母，昭於銘詩，無感與夷。彼暴而興，亦適其俎；我以吾仁，其昌孰禦。挺挺中丘，萬木如茨，往從舅姑，協我初龜。

高陽郡君齊氏墓誌銘

夫人故翰林侍讀學士，贈開府儀同三司王公諱洙之妻，故光祿寺丞力臣，今太常寺太祝欽臣，祕書省著作佐郎陟臣，祕書省正字曾臣之繼母也。齊氏好讀書，能文章，有高節美行。治平二年，年五十五，以五月初三日，終于亳州其子之官舍。治平三年十月初八日，祔葬於南京虞城縣孟諸鄉田丘里。

初，夫人自哀早孤，誓不嫁，以養母。及公失初妻，諸子幼，聞夫人賢，行求之，曰：「是必能母吾子。」於是母兄強嫁之。及歸，果能母諸子，聰明而仁，恭儉以有禮，閨門欣欣，無一異言。始封縣文安，又封郡高陽，而公卒，即舉家政，屬之子婦，齋居素服，不御酒樂，以至沒齒。雖時爲詩，然未嘗以視人。及終，乃得五十四篇，其言高潔曠遠，非近世婦人女子之所能爲。又得遺令一篇，令薄葬，其言死生之故，甚有理。

齊氏邳州蒲陰人，夫人曾祖諱某，故不仕；祖諱安，故不仕；考諱永清，莫州防禦推官；兄恢，弟憚，皆知名。公四男，一女，女嫁尚書職方員外郎陳安道。夫人既善撫諸子，而諸子亦多賢，能致孝於葬，來求銘，銘曰：

在冀中山，有孝季齊，少孤恃母，悲不忍離，及以義行，乃終順慈。顯顯王公，學問文章，族為大家，爵祿寵光。來繼來助，其賢則譽，銘詩幽宮，以告齊終。齊終有始，自其為子。

同安郡君劉氏墓誌銘

尚書戶部侍郎致仕廬陵王公贊之夫人，同縣劉氏女也。父諱某，祖諱某，曾祖諱某，三世皆弗仕，然常為州大姓。方公少時，夫人父知公必貴，故歸以是子。夫人在父母家，既以孝聞，及嫁，舅姑又稱其孝，能相其夫以順，又能畜其婦子以慈。公嘗仁宗時，以御史見聽用，閱天章龍圖樞密三學士，夫人亦累封為同安郡君。

治平四年十一月七日，終於廬陵宣化坊之私第。有二子：儀，殿中丞，前死；億，今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女一人，嫁撫州軍事推官蕭迅。公之告老，詔以億通判本州以養，及是喪夫人，能自致焉。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銘曰：

於美夫人，明祇順飭，來嬪王宗，時藝其德。公榮在朝，皇命所特，出使入侍，往來赫赫。登為大家，自我承翼；有田有廬，偕老而息，亦有孝子，媚于朝夕。噫乎終哉，兆此幽宅。

仁壽縣太君徐氏墓誌銘

夫人徐氏，鏡州浮梁縣人。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夫曰尚書屯田郎中金君諱某，同縣人也。生子十一人，男四人，君著，君佐，君卿，君佑，皆進士；君卿，今為尚書職方員外郎。女七人，皆適士族。孫十九人，男六

人女十三人，已嫁者十二人。曾孫男十四人，外孫四十七人。夫人以職方故，封金堂壽安二縣君；又封仁壽縣太君。後郎中之沒九年，享年七十七，卒於池州官舍。實治平三年八月十三日，以四年某月某日，藏柩於某鄉某里，祔郎中之葬。

夫人天性篤於孝謹，女功婦事，不懈以教，躬儉有節，仁於宗族，故以事其舅姑而順，以相其君子而宜，以臨其子孫而治，以有賢子，大其家室，具享諸福，終於壽考。臨川王某銘其葬曰：

婉婉女工，彼徐之子，來嬪金宗，有衍其始。鄙人大家，相望而有誰，則無父，無姑，無母，常嘉汝子，服位在朝，賜邑用書象首錦囊，孝祇順慈，俯仰皆宜，考終榮祿，於慶有施，偉歟夫人，協此銘詩。

永嘉縣君陳氏墓誌銘

陳氏於蘇州爲大姓。夫人者，太子中允諱之武之子，某官贈太常卿諱桐之孫，左贊善大夫諱質之曾孫，而太常博士王君諱逢之妻也。聰明順善，動有禮法，以不及養舅姑也，故於祭祀尤謹。博士祿賜，盡之宗族朋友，不足，則出衣服簪珥助之，而不言。選飾妾御，進之不忘。然博士終無子，蓋吾聞於博士者如此。撫博士之兄子如己子，奕博士三年，未嘗如陳氏除喪大貧，顯者求以爲妻，族人強之，不可，又強之，則涕泣自誓，居頃，感疾以死。蓋吾聞於博士之兄子景元者如此。

然夫人之行，非特出於二人之言，凡習陳氏王氏者，皆知其爲賢，而哀其志。其封曰永嘉縣君，其卒於蘇州，以治平二年十一月九日，年三十八，其葬以三年十一月某日，從博士於闔門之西原。銘曰：

毅也從於此，器也隨以死，歸義與命，奚傷乎無子？

王夫人墓誌銘

右侍禁，知循州興甯縣事。海陵周君諱彥先之夫人王氏，我叔祖尚書主客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貫之之子。年二十三，嫁周氏。嫁六年，生一子澹而周君卒。後十八年，子澹爲祕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梁縣事，而夫人年四十八，以疾棄世。於梁縣子澹等護其喪歸，以嘉祐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庚申葬海陵城北之兆。夫人心莊而行厲，氣和而色婉，撫接內外親疏，皆有恩意，而於人終身不校。嗚呼！其賢如此。銘曰：

於嗟夫人！少憫憂，祇專靜。嘉好衆仇，克協婦子。祠春秋，方胥有家。裕厥羞，不永於享。其何尤？序哀以銘，款諸幽。

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耀故妻仁壽縣君康氏墓誌銘

皇族右監門大將軍世耀之妻康氏，故內殿崇班，閤門祇候遵度之子。祖曰廷翰，皇任磁州防禦使。曾祖曰碩，皇贈左千牛衛大將軍。以嘉祐三年爲宗婦，封仁壽縣君。生一子令優，爲右千牛衛將軍，而以熙寧元年六月九日疾瘳死。享年二十有六。自爲女子，以至於爲母，卑尊幼長，無所非議。故於其死，皆哀憐。二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銘曰：

芒乎其孰致而來奄乎其孰推而往爲之幽宮，覆以新壤。魂倅氣游，變化惚恍。宛其德音，尙可追想。

壽安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新喻蕭勣，狀其母授息總使來求銘，以葬。惟夫人姓李氏，於邑里實大姓。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皆弗仕；而曾祖以其孫憲成公故，贈官至太子太師，夫人柔順靜專，仰俯有儀。年十有五而嫁，是爲鼎州團練推官蕭君諱實之妻。年二十有二，生勣、淇、澈三男，一女子而寡，執節不嫁。父母欲奪之，不得卒就其男官學，歸其女爲士妻。

孫曾說說，饋祀裕如，鄉人歸高，稱誼數息。

治平三年，勸用尚書駕部員外郎選主廣濟河漕，而夫人年六十有八，以九月八日卒於東都之私寢；越明年某月十有一日，合葬新喻某鄉某里。於是推官君以勸故，贈右諫議大夫，夫人封壽安縣太君。銘曰：

有幽新宮，在阜之陽，廣既造家，乃終同藏。共伯之妻，文伯之母，於嘉夫人，亦緒厥後。磨石擗丹，詒銘永久。

右千牛衛將軍仲焉故妻永嘉縣君武氏墓誌銘

皇族右千牛衛將軍仲焉之妻，故永嘉縣君武氏，內殿崇班掖之子，故左班殿直昭遜之孫，尚書工部侍郎崇亮之曾孫。年十八，以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四日棄世，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河南永安縣。君在襁褓，父母以爲婉，及嫁，節儉慈仁，人稱之。銘曰：

象服之榮，令容車之晚，歸于陵，哀歌以相挽，令擗銘墳石，識幽以告遠。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尚書祠部郎中，贈戶部侍郎安陸鄭公諱紆之夫人，追封汝南郡太君李氏者，尚書駕部郎中，贈衛尉卿文蔚之子也。光州仙居縣令，贈工部員外郎諱岫之孫，以祥符九年嫁，至天聖九年，年三十二，以八月壬辰卒於其夫爲安州應城縣主簿之時。後三十七年，於熙寧元年八月庚申，祔於其夫安陸太平鄉進賢里之墓。於是夫人兩子，猶爲秘書丞，知潭州攸縣，猶爲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一女子，嫁鄉社齋郎張蒙山。

夫人敏於德，詳於禮，事皇姑稱孝，內諧外附，上下裕如。鄭公大姓，嘗以其富，主四方之辦，士至侍郎，則始貧而專於學。夫人又故富家，盡其資以助賓祭，補刲糲，饗舞朝夕，人有不任其勞者，夫人歡終日，如未嘗貧。故待

鄭亦以自安於困約之時，如未嘗富。鄭氏蓋將日顯矣，而夫人不及其顯祿。嗚呼！良可悲也。於其葬，臨川人王某為銘曰：

於嗟夫人！歸孔昭兮，竊其為德，婉有儀兮。命云如何？壯則萎兮，烝烝令子，悲慕思兮。有嚴葬禮，祭配祇兮。告哀無窮，銘此詩兮。

附 拾遺

宣統紀元，再游海東，觀書於宮內省之圖書寮，見宋王文公文集，每半葉十行，行十七字，「構」字下注御名。蓋刊於南渡之初，彫刻至佳，宋槧之最精善者，尚存七十卷，而佚其未。典書官為予言：「曾以它善本與此比勘，它本往往有佚篇。」時以行程匆遽，不及詳究，惟覺其類次先文後詩，與明代復刻紹興中 桐廬本先詩後文者大異。爰記其目次曰書（卷一至卷八）曰宣詔（卷九）曰制誥（卷十至卷十四）曰表（卷十五至卷二十一）曰啓（卷二十二至卷二十四）曰傳（卷二十五）曰雜著（卷二十六至卷三十三）曰記（卷三十四至卷三十五）曰序（卷三十六）曰古詩（卷三十七至卷五十一）曰律詩（卷五十二至卷七十）於小冊中而歸。亡友合肥 荆川 禮卿 京卿 篤好 荆公 集，求宋槧本不可得。歸以告之，並不所記目次。禮卿大喜，而恨不得寫目。讓予曰：「君盍再作十日留詩，校其目，寫其佚篇以歸，不猶賢於僅記目次乎？」相與憮然，乃未幾而禮卿物化。

及歲辛亥，避地扶桑，度門戢影，惟以校勘古籍，循遣歲時。今年春念及斯集，計惟東友 島田氏 翰，曾校書秘書省，彼或校錄，而數年前已以事自裁，墓草宿矣。彼固有增訂本，古文舊書考，在武進董氏許，中或載此書，又疑佚文未必備錄，姑移書假之，比至展觀，則諸佚篇咸在焉，為之喜出望外。長夏苦雨，取歸安陸氏所

錄荆公佚詩佚文載入羣書校補者，合以宋槧本所載不見桐廬本臨川集者，依其類次，輯爲一卷，命兒子
稱黃錄之，既成，顏之曰「臨川集拾遺」。將寄灑上校印，以價十年未竟之志，以慰禮卿爲田於地下，並弁語
簡首，以告讀是書者，俾知此編成之之難有如是也。宣統十年戊申六月，上虞羅振玉書於海東寓次之嘉
章軒（詩另編入詩集末卷）

賦

首善自京師賦（崇勸儒學爲天下始）

王化下究，人文內崇；繫京師首善之教，自太學親民之功。闡承師論道之基，先繇穀下；廣成俗化民之誼，甫
暨寰中。古之聖人，君有天下，治遠於近，制衆以寡，不用文，何以修飾政教；非設校，何以崇明儒雅。迺建左學，率先
諸夏；在郊立制，繫一人之本焉；養士興仁，形四方之風焉。本仁祖義，取材敏賢；講制量於中土，鬯聲明於普天；始
於邦家，用廣師儒之衆，行乎鄉黨，斯爲庠序之先。是何拳拳諸生，盪塵先覺，所傳者道德仁義，所肄者詩書禮樂；
以言乎功，則萬世用，又以言乎化，則八紘匪邈；其流及於三代，率以明倫；此理達於諸侯，誰其廢學？故曰：校官者，
庶俗之原本，京邑者，羣方之表儀。養原於上，則庶俗流被；設表於內，則羣方景隨。惟時於變，繫上之爲三；王四代
惟其師，使人知化；非姓黎民，輯於下，自我與基。向若俗敗隄防，朝墮統紀；教化之宮衰落，禮義之官廢弛；鄉風者
無以勤於善，肄業者不能官其始；則撫封之主，毀鄉校者有之；承學之民，在城闕者多矣。必也啓曹子之秘宇，據
神邦之奧區；憲先王而講道，風下國以恢儒；邑翼翼以宅中，契商人之詠；士彬彬而蒙化，參漢室之護。噫，幸武遠
王也，而有興置之謀；公孫具臣也，而有將明之論。矧睿明之主，紹起俊乂之僚；並建宜乎隆儒館，以視方來，使元
元之敦勸。

劄子

論孫覺令吏人寫章疏劄子

臣今日蒙宣諭召，以孫覺令吏人寫論列大臣章疏。臣初亦怪其不能謹密，但疑此朋友所當諷責，非人主所當讒怒；繼又反復思惟，陛下以覺爲可聽信，故擢在諫官，進賢退不肖，自其職分所當論列，雖揚言於朝，以達上心於義，未爲失也。但令吏人書寫章疏，誠不足加以讒怒。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脩長之勢未分，言有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權爲公論之所不容，則惟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陛下何所利乎？

若陛下疑覺有交黨之私，招權之姦，則怒威德之世，不宜如此。魏鄭公以爲「上下各存形迹，則國之廢興，或未可知。」若陛下不考察邪正是非，而每事如此猜防，則恐善人君子各顧形迹，不敢盡其忠諫之言；而姦邪小人，得伺人主之疑，行譏慝也。若陛下恐陳升之聞此或不自安，臣亦以爲不然。漢高祖雄猜之主也，然鄴秋明論相國蕭何功次，而高祖不疑，乃更加賞，亦不聞蕭何以此爲嫌。

陛下聖明高遠，自漢以來，令德之祖，皆未有能企及陛下者，每事當以堯舜三代爲法，奈何心存末世，徧吝之事乎？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不明知其賢而任之以爲賢，不明見其邪而疑之以爲邪，非堯舜三代之道也。陛下以臣爲可信，故聖問及之，臣敢不盡愚。今日口對未能詳悉，故謹具劄子以聞。

進二經劄子

臣蒙恩免於奉覲，因得以疾病之餘日，覃思內典，切觀金剛般若維摩詰所說經，謝靈運僧肇等注，多失其

旨；又疑世所傳天親菩薩，鳩摩羅什慧能等所解，特妄人竊藉其名，輒以己見，爲之訓釋，不圖上徹天聰，許以投建。伏維皇帝陛下，宿殖聖行，生知妙法，方冊所載，象譯所傳，如天昭曠，靡不精察，豈臣愚淺，所敢冒聞？然方大聖以神道設教，覺悟羣生之時，羽毛皮骨之物，尙能助發實相；况臣區區，嘗備顧問，又承制旨，安敢蔽匿？謹繕錄上進。于旣天威，臣無任惶愧之至！

制誥

大理寺丞張服改太子中舍制

周官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故朕時憲，以爲考績之法。夫吏者三歲能率職履行而無罪悔，是亦宜有賞，序官一等，以慰爾勞績，維爾良能，宜加報。

許將可大理評事制

勅將：先帝親策進士於廷，而以爾爲第一，爾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夫士之遇時，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而已。往其勵勉，以副東求。

沈德妃姪授監簿制

勅某：京官，吾所重也；故設磨勸之法，以待吏部之選，非有勞而無罪，及有任舉之官，則不可以得之。爾由外戚，以孩幼入官，得吾之所重，其強勉學問，求爲成人，以稱吾待爾之意。

皇親叔敖轉官加勳制一

王安石文集 拾遺

朕大賜於天下，雖疏以遠無遺者矣；又况於宗室之近哉？爾序官內朝，克有嘉問；繩繩之慶，協於聲詩。褒命有加，往其祗服。

皇親叔敖轉官加勳制二

朕既肆祀於明堂，而大賚以布神之福；爾列名屬籍，序位內朝；肅雍在庭，克相釐事。以差受寵，其往懋哉！

覃恩轉官制一

勅某等：永惟先帝君臨天下，餘四十年，功德之所及博矣；非夫在廷文武之士，宣力中外，亦何以致此哉？眇然之躬，嗣守成業，敢忘大賚，以勞衆工。爾等各以才選序于朝位，膺踐祿次，往其丕欽。

覃恩轉官制二

朕初即位，奉行先帝故事，大賚四海，阻深幽絕，無所不及矣；又况於朝廷之上，豈可以忘哉？爾等能以忠力，躋共職事，進位一等，往其欽承！

吳省副轉官制

朕設考課之令，以待萬官之衆，不欲使一介之賤，有勤而不察，有善而不知；又况於左右任信才良之臣，核功數，最當以欲進者乎？以爾具官某，學足以知前人，智足以議當世，比更選用，皆以才稱。三司地征，使務爲劇，往貳厥事，不勞而能，膺其積功，遷位一等。是雖有司之常法，然非夫効實之如此，則何以稱焉？

士度支轉官制

爾才能行義，多爲士大夫所稱；故起爾於賤，而歲餘超遷以佐三司。今有司考績，又當增位；朕爵賞樂與士共，而嘉爾之有勞。往其欽哉，永稱厥職。

承制王欽等轉官制

勅某等：「嘉我未老，而經營四方，一詩人之所謂賢勞也。可無報稱哉？以爾欽戍于南方之窮，而任監護之官；以爾惟正屯于西路之要，而服追胥之事。其役遠，其責重，而能祇慎所職，以有累日之勞。其各遷位，介於內朝之使，以爲報稱。夫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此人之情也。以所願乎上施於下，則士孰不樂爲爾用哉？其亦勉之而已！」

崇班胡琪等改官制

功懋懋賞，先王之所以厲天下而成業治也。今吾使琪監兵馬於外，而使可一典治材於中，皆積日月以赴功；其各賜官一等，以稱吾懋賞之意。

宋守約殿前都虞候制

營衛之士，皆天下武力之高選也。所使虞度軍中之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具官某等，造行謹良，致位休顯，勳勞之實簡在朕心。各以序遷，往惟祇服。

表

賀降皇太子表（代）

甲館告寧，天爲百瑞；恩言周布，歡動四方。（中贊）臣聞聖則多男，人之所祝；冠而生子，古以爲祥。恭惟曩期，宜有昭報，上以慰兩宮之念，下以爲萬世之基。凡在寰區，舉與善頌。伏維皇帝陛下，聖神文武，睿哲溫恭，以天縱生知之資，務日就默識之學，內修法度，煥然一代之文；外服戎夷，終自兩階之舞。承列聖之丕緒，方懷燕翼之思，以百姓而爲心，宜有子孫之福，益著恩齊之聖，更形旣醉之詩。十四月而生堯，已有同德之兆；千萬歲而壽武，願同庶物之心！

賀生皇子第五表

社扶宗祜，慶襲宮闈；凡預照臨，惟胥鼓舞。（中謝）臣聞有秩秩幽幽之德，所以考室而見祥；有誦誦揖揖之風，所以宜家而多子。克參盛美，允屬昌時。伏維皇帝陛下，膺命上天，紹休烈祖，本支方茂，用光世德之求。功業能昭，永賴孫謀之燕；鍾追來孝，申錫無疆。臣久玷恩私，外叨屬任，四方來賀，望雙闕以無階；萬福攸同，撫微軀而有賴。

賀生皇子第六表

本支繁衍，實爲萬世之休；遐邇同欣，胥賴一人之慶。（中謝）臣聞王懋厥德，則后妃無嫉妬之心；天錫之祺，則子孫有衆多之美。蕃釐有繼，垂裕無窮。伏維皇帝陛下，躬睿智之資，撫休明之運，教由內始，正自身先，治既格於人和，誠遂膺於帝社，乃占我夢，實多考室之祥。則百斯男，克紹刑家之慶。臣叨榮特厚，竊忭尤深，雖接武

紳，莫預造庭之列；而瞻威咫尺，唯傾就日之誠。

賀生皇子第八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狀報誕生皇子者，宮闈嗣慶，寰海交欣；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謝）臣聞螽斯之言，衆子是爲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皇帝陛下，紹祖休顯，憲天昭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宅師無競，筦箠之寢旣安，傳類有祥，弓鞬之祠屢應，詒謀方永，錫羨用光。臣託備藩維，叨承睿獎，不顯亦世家，實預於榮懷，於萬斯年，心敢忘於慶賴，臣無任瞻天……

賀正第五表（元豐六年）

人正肇序，歲事更端；物乘引達之期，朝布始和之令。臣（中謝）伏維皇帝陛下，動稽天若，道與時行，一德紹休，新又新而弗怠，萬靈隕祉，朔復朔以無期。臣久誤聖知，外叨方任，奉觴稱慶，踵弗繼於朝紳，嚮闕傾心，目如瞻於天仗。

賀正第六表（元豐七年）

伏以肇天德於青陽，羣生以遂；憲邦經於正歲，百度惟新。臣（中謝）伏維皇帝陛下，妙用勅於時幾，大仁參於化育，于帝其訓，旣格神人之禱，維春之祺，遂如山阜之固，惟仰祈於壽祝，思自致於誠心。

賀冬第四表（元豐五年）

王安石文集 拾遺

陽舒以復，陰極而終；視履考祥，乃見行中之吉；對時育物，以滋衆萬之生。恭維皇帝陛下，心玩神明，誠參天地；保大和而率豫，介百福以來崇。臣比解繁機，叨承外寄，莫預稱觴之列，但深存闕之思。

賀南郊禮畢表

臣某言：伏觀今月二十七日南郊禮畢者，熙事備成，湛恩汪濊；上格三靈之祐，俯臻萬物之和。（中謝）臣聞致孝以顯親，而其仁極於配天；隆禮以尊上，而其義盡於饗帝。迺前王之能事，考有司之盛儀，作民恭先，唯聖時克。伏維皇帝陛下，紹膺丕緒，懋建大中，飭齋戒之誠心，稱燎燿之吉禮。四表率籲，皆致寧神之騶；多士具來，悉秉在天之德。既受釐於元祀，遂均惠於實區。凡在觀瞻，孰不呼舞？臣夙叨睿獎，親值休辰，雖進趨無預於相儀，而欣幸實同於賴慶。臣無任……

乞皇帝御正殿復常膳第三表

臣某等言：伏觀手詔，盡出東方，自今月十一日，更不御正殿，減常膳如故事者。太史瞻文，告星躔之表異；中宸軫慮，順天道以變常。凡聳臣工，靡違夙夜。臣某等（中謝）竊以天人相與，精稜交通，厥維至誠，迺有嘉應。伏維皇帝陛下，欽文繼統，恭儉在躬，因世久安，革時大弊，運聖神之化，鼓動於羣生；建文武之功，緝成於大業。雖有異星之變，何傷聖德之明；願乃徹膳避朝，深念畏天之實，赦過宥罪，廣敷惠下之仁。精誠式孚，妖象既殞。伏願趨傳清蹕，肆陳路寢之儀；復御珍羞，中飭內養之職；莫垂淵聽，俯徇輿情！臣等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辭使相第三表

臣某言：業榮將相，託備藩維；雖皆序爵以稱功，乃以辭榮而竊寵；自惟忝冒，彌積凌兢。（中謝）伏念臣晚值聖時，久陪國論，詢謀下逮，或有誤合之片言，睿智日躋，實爲難逢之嘉會；所願備殫其智力，以圖稍就於事功。未學短能，固知易竭；要官重任，終懼類躋；遂當引分以避嫌，重以懼憂而成疹，冒聞已瀆，敢逃遁慢之誅；聽察俯加，更益褒延之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懋昭大德，灼見後心，謂其陳力之已疲，及此籲天而賜閑，并包之度，示無替於始終，報稱之心，冀不忘於夙夜。臣無任……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近累具表乞以本官外除一宮觀差遣，伏奉勅命，就除充集禧觀使，權於江寧府居住，仍放朝謝者。以病自陳，庶全於私，分蒙恩幸，許尙竊於隆名，論雖荷於優容，省已終難於叨昧，輒披情素，上冒聰聞，伏念臣久玷近司，迄無明効，終蒙解免，實賴保全，自顧衰骸，已難勝於勞勩，數違明詔，實仰冀於矜憐。號兼將相之榮，身就里閭之逸，誤思若此前載所無，非惟私義之難安，固亦公論之弗與。伏望陛下，深垂簡照，俯徇虔祈，特回復號之已爭，許以本官而充使，如此則上足以成陛下循名之政，下足以免愚臣冒寵之輕。臣無任……

乞免使相充觀察使第三表

溫厚之辭，屢加褒勉，顛愚之守，尙冀矜憐，敢逃冒責之誅，願獲終辭之志。伏念臣衰殘控訴，寵獎優從，休其疲勤之餘，賜以燕閒之樂，叨恩已厚，序爵更崇，且名器不以假人，而乃謬當非次，儼牢欲其稱事，而乃坐享不貲。是將危身，亦以累國，伏維陛下，公聽以揆萬事，原省以通衆情，因忘反汗之嫌，俾遂籲天之欲，庶安愚分，用厭師言。

謝賜生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差臣女婿前守常州江陰縣主簿蔡卞，沿路押賜生日禮物，衣一對，衣着二百匹，金花銀器一百兩，馬二匹，金鍍銀鞍轡一副者，寬假之恩，幸從於私欲，匪頒之寵，尚玷於常科，知報稱之良難，積驚慙而實厚，伏念臣見收末路，承乏近司，犬馬之力已殫，訖無補報，螻蟻之誠自列，竊幸退藏，尚兼將相之榮，且受藩維之託，叨逾已極，賜與更蕃，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冒海隅，禮優臣庶，宥業尤之積累，示全度之并包，爰及微生，膺異殊獎，致養以樂，永懷弗泯之悲，移孝則忠，敢念進思之義，臣無任……

論說

性論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於語，子思孟軻之說著於中庸，而明于七篇。然而世之學者，見一聖二賢性善之說，終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豈非惑於語所謂「上智下愚」之說與？噫！以一聖二賢之心而求之，則性歸於善而已矣。其所謂「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謂也，才者愚智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則孔子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是也，欲明其性，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孟軻所謂「人無有不善」之說是也。

「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者，生之質也，五常是也。雖上智與下愚，均有之矣；蓋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也。夫人生之有五常也，猶水之趨乎下，而木之漸乎上也；謂上智者有之，而下愚者無之，惑矣。」

或曰：「所謂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何也？」曰：「仲尼所謂『生而知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孔子所謂『堯舜先得我心之所同』，此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謂『困而學之』，子思所謂『勉強而行之』，孟子所謂『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者也。」曰：

「然則聖人謂其不移，何也？」曰：「謂其才之有小大，而識之有昏明也。至小者，不可漲而爲大，極昏者，不可漲而爲明，非謂其性之異也。夫性猶水也，江河之與吠瀆，小大雖異，而其趨于下同也。性猶木也，楨楠之與樗櫟，長短雖異，而其漸於上同也。智而至於極上，愚而至於極下，其昏明雖異，然其於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端，則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軻之言，有才性之異，而苟卿亂之，揚雄韓愈惑乎上智下愚之說，混才與性而言之。」

性命論

天授諸人則曰命，人受諸天則曰性。性命之理，其遠且異也。故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是聖人必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也。然命有貴賤乎？曰：有壽短乎？曰：有故賢者貴，不賢者賤。其貴賤之命，正也；抑貴無功而賤，頑德命其正乎？無憾而壽，以辜而短，其壽短之命，正也；抑壽偷容而短，非死，命其正乎？故命行則正矣，不行則不正。

是以堯舜四門無凶人，而比屋可封，此其行貴賤壽短之命于天下也。降及文王，與而械櫜之詩作，則士不僥倖，而貴賤之命正矣。成王刑措，而假樂之詩作，則民不憾死，而壽短之命正矣。以至仁及草木，而天下之命，其有不正乎？其後幽王有聖人之勢，而不稱以德，故君子見微而思古，小人播惡而思高位。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夫有德者舉，不德者舉，則貴賤之命行乎哉？抑小人進用而刑罰不當，故惡有斯容，而善斯以戮。詩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說之。」失是善者殺，不善者或生，則壽短之命行。

乎哉？此知命非聖人不行也。

去周之遠，又不明情生於性，分出於命，而有命授分定之說。是以漢唐之治，亦曰堯舜之治，堯舜以君子知命，下民知分，漢唐之治，亦以君子知命，下民知分。然曰命與分，則同矣。其所以知之則異，豈概於振古乎？振古聖人行於上者也。所謂君子知命，則侯奉上，卿奉官，士奉制，沒而後止。夫然，貴賤壽短，未始不悉以禮義上下也。

漢唐則不然。其間陰陽之術熾，而運數之惑興，讖緯之說侵，而報應之說起。其所謂命者，非曰性命也，則命受分定也。所謂行命者，非曰聖人也，則曰冥有所符，默有所主也。朝耕漢隴，暮踰三國之魏，晨藉唐版，夕歸五代之梁，此不曰不臣不民，而曰命受分定者，豈不瞽惑與！然亦誰階之乎？其皆賞罰不當，而德會無歸，民厭其勢，而一歸於命悲矣！

名實論上

事有異同，則情有逆順；故好惡而毀譽不能已。是名生於天下之好惡，而成於天下之貴賤。時之所好，果是也歟？時之所惡，果非也歟？士不顧其傷志害德，隨物而上下，故棄世之所惡，而趨世之所好，則天下貴之；棄世之所好，而趨世之所惡，則天下賤之。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是名生於好惡，而好惡之情未賞辨也。是以近義則行，何衆惡之足畏也；遠義則止，何衆好之能順也。

士有不得乎名，則不急乎爲善；故名雖高於其鄉，而行不信於友立其朝，而忠不盡於君；是以不實之弊，其所以有者也。然得名而行於世，則所惡而安，故以名爲事者，身樂而意放。此名出於人之所甚欲而得之不辭也。是好名必求勝，必用彊，好名則諱過而善不進，求勝則幸人之不及，而徒欲以自見也；用彊則過惟恐在己，而善惟恐在人；若然，則爭能忌才之士，並處於世，而更爲強弱。

嗟夫！求名所以自厚，適所以自薄；好勝所以自高，乃所以自下；以身徇物，則內輕而外重；非自薄與？信已不足，而求人之必信，非自下與？如能潔其身，則全其內；行其志，而不求於外；天下歸之，不爲悅，天下去之，不爲憾。順天下或違，或從，蓋無有已，又奚毀譽之可加，而得喪之存懷也？故士無守名之累者，所以得其實。

然勢不行，法不立，賢者少而不肯者多，紛綸擾攘，布慮天下。強者自其已強，而樂其善弱者困於已弱，而人樂其有過，此人情之至惡，因其疑心，而有不能以自盡。君子於斯，其可以不察乎？况欲爲治，則以得人爲先，用人則以名實爲本，然名實之弊如此，其可以苟取而不慎乎？

名實論中

一鄉之人不能辨，則可欺以言；一國之人不能察，則可欺以行；天下之士不能知，則可以欺以名。蓋聽有所不至，則巧言勝；俗有所不能，則僞行尊；道有所不明，則虛名立。然而巧言雖傳，不中理，則尙有可辨；僞行雖固，不中義，則尙有可察；名不得其實，而欲得其僞，則雖糜歲月，殫思慮，有不能盡之者。故名亂實而欲求其僞，則先王於道未嘗存而不講，於政未嘗存而不議也。是亦無所苟而已。然近世之士，矜名而自是，好高而不能相下也。不知有虛所以有取，自下所以有得，故道失而無求，政荒而無問。自知不審，而志欲求問於人，如販夫之售貨，耕人之待穫，其役物而失信，要時而喪已，有待於外也。如此，是可悲矣！

古者明於自得而無所蔽，故常反身而觀其實，其能可以爲卑，方其居卑，則勞而不怨；有志可以用大，方其用大，則安而不矜。故居卑者不愧勞，用大者不易事，遠近相維，本末相應，而天下之治舉。是蓋名不浮實，則實不可以妄加，名不可以妄損，故名徹於朝廷，公卿大夫之間，而士不遺於窮邦陋壤之遠，得之無疑，用之必稱其名，非有以欺世也。

及至誠之道亡，而天下苟於從事，上無以得下之情，下無以應上之實。名愈高，則其詭譎愈多；行愈隆，則其養僞文飾愈甚。進退不以誠相懷，利害不以情相收，求欲之心多，而及物之志寡。故其任重則顛覆，任輕則怨誹。是四方之士其意莫不以天下自任之爲慮也。奈何隨而用之，則有喪而無得。彼皆欲爲其大，則將就一二爲之小，則天下功薄而不修，業廢而不補。蓋好名之士衆，而去取之計昏，雖有可用之士，莫得而見，疑名足以亂實也。好高而不適於用，雖有所取，而恥事其己能而務爲其所不至，遂亦喪其所長，而效不立，此其甚弊也。然而才有餘而治其寡，則事舉而功倍；才無餘而專其多，則智寡而易敗。此好名無實必至之勢也。

合工技力役，猶所不奪也。以伎從利，雖不售則亦不怨，易業而相爲事，惜其業之不專，而忘其勢之必取也。故函人，不以治弓矢；陶人，不以治輪輿，巧有所偏，智有所盡，不以其所不習自名，而欺世取名也。以力事人者，雖不用，終不以其所不能而求役於人，自信其能而有待也。故善於御車者，不善操舟；習於用陰者，不習於用川。其致力各得其至，而所趨相反，所效不同也。故名實不亂，不如工伎力役。

然世之好名，舉欲兼天下之能，盡天下之務，意欲與聖人並遊於世，而爭相先後。故天下恃名而不恃實，求勝而不求義，傲侮當世，而無所懼；尊隆自許，而無所愧。然而天下從之，而公論滅矣。是以軒冕爵祿不及善士，而天下無以勸；矯僞燒浮之風起，而不可禦。其爲惑天下也，有甚於此乎？

名實論下

自古深慮莫大於不智，而輕與次之。不智則天下用巧，直道隱而至淪廢矣；輕與則天下苟於妄合，而幸於偶遇，其俗悖而其行偷也。是天下不明，而名也亂實。惟至智則不以理惑，兼衆人之所不能明；盡衆人之所不能察，觀所舉則知所志，審所守則知所用。天下至隱之情，無所施於上，如此則何名之可加，而何實之可誣。

然而智有所強，而不能盡於物，則其可取者益疏，其可棄者益密。是故僞起於動止之間，而莫之察；奸出於俯仰之近，而莫之辨。至使貪者託名以肆欲，夸者託名以擅權，辨者託名以行說，暴者託名以殘物，實不足而名有餘，則其爲患也如此。

事有不容於天下，則大無過於盜國。小無賤於盜貨。然盜國之雄，盜貨之強，數旅之師，可掩而獲；匹夫有勇，則擒而戮。至於盜名之士，則雖有萬乘之尊，百里之封，上不敢與爲君，師不敢與爲友，貴無敢驕，而禮無敢亢。倖然嘗恐天下以失士而議已也。故盜名之士，無王公之尊，命令之重，而屈人之勢，移人之俗。蓋善爲奇言異行，以爲高世特立之人，以驚駭愚俗之耳目，是以合徒成羣，而天下俗尚。

實其效，則官學不足以成業，從政不足以經世。然公卿大夫無以窺其非，而國人士民無以措其議，名出於人上，而有以伏其心故也。蓋求名有獲，則利亦隨至，故志於祿，則僞辭以養安；志於進，則僞退以要寵。世之人不知求其心，而徒得其跡，則天下稱之而不衰，彌久而彌盛，使好名之俗成，而比周黨起。安坐而觀，則莫知其志之所在，雖能摧衆口之辨，屈百家之知，奚足以勝其衆，破其僞。

故名者天下之至公，而用之以至私；僞者天下之至惡，而處之以至美；故上失於所任，下失於所望。自古亂國者，無他，因名以得人，則治；因名以失人，則亂。故不智而且輕與，則名實相疑，而不明則有以養天下之大患。然則名實之譽，其可使獨推於世，而居物之先哉？

荀卿論上

楊墨之道，未嘗不稱堯舜也；未嘗皆不合於堯舜也；然而孟子之所以疾之若是其至者，蓋其言出入於道而已矣。荀卿之書，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豈不美哉！然後世之名，遂配孟子，則

非所宜矣。夫堯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堯舜周孔之道也；荀卿能知堯舜周孔之道，而乃以孟子雜於楊朱墨翟之間，則何知彼而愚於此乎？

昔墨子之徒，亦譽堯舜而非桀紂，豈不至當哉？然禮樂者，堯舜之所尚也，乃欲非而棄之；然則徒能尊其空名爾，烏能知其所以堯舜乎？荀卿之尊堯舜周孔，亦誠知所尊矣，然孟子者，堯舜周孔之徒也，乃以雜於楊朱墨翟而并非之，是豈異於譽堯舜而非禮樂者耶？

昔者聖賢之著書也，將以昭道德於天下，而揭教化於後世爾，豈可以託尊聖賢之空名，而信其邪謬之說哉？今有人於此，殺其兄弟，戮其子弟，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則是豈得不為罪人耶？荀卿之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則亦近乎此矣。

昔告子以爲「性猶桮柳也，義猶桮棬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稱仁義者，必子之言夫。」夫杞柳之爲桮棬，是戕其性而後可以爲也；蓋孟子以謂人之爲仁義，非戕其性而後可爲，故以告子之言爲禍仁義矣。荀卿以爲人之性惡，則豈非所謂禍仁義者哉？顧孟子之生不在荀卿之後，焉爾使孟子出其後，則辭而闕之矣。

雜著

夫子賢於堯舜說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之爲稱，德之極，神之爲名，道之至，故凡古之謂聖人者，於道德無所不盡也。於道德無所不盡，則若明之於日月，尊之於上帝，墓之或加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也。由此觀之，則自傳記以來，凡所謂聖人者，宜無以相尚，而其所知宜同。幸我曰：「以子觀於

夫子賢於堯舜」(案此下有闕)

國風解

周南召南者，文王之詩，曰言文王之化被民深，則詩人歌者其志遠，以見聖人之風，而屬之周公，故爲周南也；言文王之教化人淺，則詩人歌者其志近，以見賢人之風，而屬之召公，故爲召南也。然其詩則文王其事，則后妃夫人，不言美，而甘棠美召伯，江有汜，美滕，何彼穠矣，美王姬，而皆言美者，蓋召伯也，滕也，王姬也，各主於一人而美之也。若后妃夫人，則皆文王教化之所致，其美不足以爲言也。故先以周南而召南次之也。

邶鄘衛皆衛詩，三國本商紂之地，而武王伐紂，裂其地以封紂子武庚，並管蔡者，及其叛而周公誅之，乃以餘民封康叔，而後之刺美其君者，三國之人咸有所賦，是以分邶鄘衛焉。故邶鄘之詩序必曰衛者，以別其衛詩爾。至於衛，則無所言衛矣。有凱風，定之方中，于旄，淇澳，木瓜，以美文公桓公武公，而凱風，木瓜，雖非其君，然國之淫風流行，而有盡孝道以慰其母心之子，國爲狄人所滅，而有救而封之之齊桓公，則所以美之者，其君亦與焉。故次召南也。

王者，周也；自平王東遷，其後政不足以及天下，而止於一國，於是爲風而不雅矣。不言周者，蓋平桓莊王，德之不脩，政之不講，非周之罪也。故次衛也。

鄭有緇衣，武公之美，而次於王後者，蓋王之皆刺，而不能加於多美之諸侯者，天下之公義也。若諸侯之少美矣，雖王之皆刺而不足以勝之，豈非君與臣善惡不相遠，則君得以先其臣，而理所可也。故次王也。

齊皆刺也，然有木瓜，美桓公，繫於衛詩之末，故次鄭也。

魏皆刺也，而無所主名，言爲魏之君者，皆甚惡爾。夫序詩者，豈以一端而已，皆美而無所主名，則先之，好其

善之盛也，周南是也，皆刺而無所主名，則先之，魏其惡之極也，魏是也，故次齊也。

唐本晉詩，而美武公者，無衣也。然武公始并晉國，而大夫為之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夫不請命於天子，雖云美而君子所不與，猶若武公無美焉爾。或曰：「魯之有頌，亦請命於周，乃列於周商之閒，而於此諷晉何也？」曰：「魯請於天子，而史克作頌，與夫請天子之使而為之者異矣。弟賢於無美者也。故次魏也。」

秦之車鄰美秦仲，駟鐵小戎美襄公，雖賢於唐，然本西垂秦仲始大，至於襄公方列於諸侯，故次秦也。

陳皆刺也，而所刺主於幽公，僖公之徒，言其餘君或不至於是，然刺詩多矣，故次陳也。

檜皆刺也，而無所主名，猶魏也，故次陳也。

曹皆刺也，然所刺止於昭公共，猶陳也，故次檜也。

幽七月，周公攝政之詩也。所美見於東山，破斧伏柯，九變狼跋也。其七月，陳王業，鳴鶴以遺王者，皆公所有為，故不言美也。然名之以雅，則公非王也。次之以周南，則公非諸侯，因其陳王業，先公之所由，乃以屬於幽也。不屬於周者，周王國也，周公何所繫焉，所以居小雅之前，而虞變風之後，故次幽也。

或曰：「國風之次，學士大夫辨之多矣。然世儒猶以為惑，今子獨刺美序之何也？」曰：「昔者聖人之於詩，既取其合於禮義之言以為經，又以序天子諸侯之善惡，而垂萬世之法。其視天子諸侯，位雖有殊，語其善惡，則同而已矣。故余言之甚詳，而十有五國之序，不無微意也。」嗚呼！惟其序善惡以示萬世，不以尊卑小大之為後先，而取禮之言以為經，此所以亂臣賊子知懼，而天下勸焉。

論舍人院條制

準月日中書劄子，奉聖旨指揮，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者。竊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

爲職司，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爲，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冀蒙陛下審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今月八日指揮爲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之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以爲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論議之端如此者也。不必爲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爲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己者。

臣等竊觀陛下自近歲已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之初亦翕然幸其所能爲，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爲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爲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彊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改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爲，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爲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爲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爲無補而不爲，以阿諛順己爲悅，而其說用以直諫逆己爲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爲亂也。

陛下以臣等所言爲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則今月八日指揮，爲不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爲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明加駁斥，以懲妄言之罪，則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官。臣等受陛下寵祿，典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爲非也，則義不敢辭，駁斥。伏乞詳酌，早賜指揮！

祭先聖祝文

王安石文集 拾遺

惟王之道，內則妙萬物，而外則師王者；爲緒餘於一時，而鼓舞於萬世；學者範圍於覆轡之中，而不足以嗣高厚之德，今與諸生釋奠而不後者，茲學校之儀，而興其所以愛禮之意也。

祭先師祝文

外物不足以動心而樂者，可謂性矣。然後用舍之際，始可以語命；而三千之徒，聖人獨以公預；此所以學校有釋菜之事，而以公配享焉。

書

上蔣侍郎書

某嘗讀易，見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正吉，罔孚，裕無咎。」此謂離明在上，已往應之。然虞卦之初，道未章著，上雖明照而未之信，故摧如不進，寬裕以待其時也。又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凶。」此謂九五居中，爲上下之主，衆皆親比，而已獨後期，時過道窮，則人所不與也。

斯則聖人蹟必然之理，寓卦象以示人事，欲人進退以時，不爲妄動。時未可而進，謂之躁，躁則事不審而上必疑；時可進而不進，謂之緩，緩則事不及而上必違，誠如是，是上之人非無待下之意，由乎在下者動之不以時，干之不以道，不得中行而然耳。

夫讀聖人之書，師聖人之道，約而爲事業，奮而爲文辭，而又胸中所蘊異乎世俗之所尚，凡聞當世賢公卿大夫之名，則必斲一見以卜特達之知，庶乎道有所聞而志有所展，其于進退之理，可以不觀時乎？故自執事下車，受署于茲數月，士之藉于郡者，皆獲見於左右，然某獨以區區之質，保在逆旅，適當守下屏息退處，終未能伏

藹靡榮，豈無意乎？

蓋以聲迹沈下，最處疏賤，舊未爲執事之知；加公庭兼視之初，賓游接武之際，雖神明之政尙或未周，某嘗是之時，苟一而進，則才之與否，竊慮未察，故晉之義有權如之退也。今執事聰明視聽，悉已周洽，風俗之美惡，士流之能否，皆得而知之矣。况復側聆執事，屢以羈齒掛於餘論，某當此之時，苟不自進，是在比之義有後失之凶也。故竊自蹈於二卦之象，當可進之時，得其中而行之，則或繼于聖人之訓矣。

恭維執事，稟天正氣，爲朝名臣，以文雅蹇諤，簡在上意，是以出入臺閣，踐履中外。朝廷百執事，天下之人，孰不憚執事之威名，服執事之德望，謂師尹庶士，罔洽羣品，天子用之，期於匪久。雖某居喪之制，越在草土，厭冠苞屨，不入公門，苟候外除，然後請于左右。倏然朝廷，走一封之傳，升執事於嚴近，與諸公對掌機政，召和氣於天下，則必廉隅之上，體貌之殊絕，廊廟之間，貴賤之不接。某於是時，願拜風采，則無因而至前矣。

今所以道可進之時，不以喪禮自忌，直詣鈴下，期一拜伏者，誠以斯時之難得會也。執事必以某進得其時，於道無所戾，賜之坐次，察其言行，若乃時政之得失，國家之大體，雖不能盡誠其所底至，於前古之盛鑒，聖賢之大意，亦少見其素蘊焉。而某受知于執事，豈止於茲乎？冀異時執事陶鑒之下，庶或裨於均政之萬一言質意直，于浼英聽，無任惶越之至！

上龔舍人書

閏八月七日，具位王某，謹白書于安撫諫院舍人某。讀孟子，至於不見諸侯，然後知士雖陋窮貧賤，而道不少屈於當世，其自信之篤，自待之重也。如此，是皆出處之義，上下之合不可苟也。爲人上者而不以是，不足與有爲；爲人下者而不以是，雖有材不足以有爲，其進幾於禍矣。在上不驕，在下不諂，此進退之中道也。

某嘗守此言退而甘自處於爲賤，夜思晝學，以待當世之求，而未嘗懷一刺，吐一言，以干公卿大夫之間，至於今十年矣。已而思之，方孟子之時，天下紛亂，諸侯皆欲自以爲王，強攻弱，大并小，戰伐侵入，無歲無之，此乃存亡得失之秋，所謂得士則興，失士則亡之時也。故下得以自重，而上不可以不求焉。

方今席奔世之基業，治雖未及三代，兩漢然亦可以謂之亡事矣。其選才取士，外則賢良進士諸科之舉，內則公卿提轉郡守之薦，然皆士自媒紹其所長，以干於當世，然後得充其選，未嘗聞公卿大夫能自察其賢而薦之者，則士之包羞冒恥，栖栖屑屑，伺人之顏色，徇時之好尚，以謀進退者，世未嘗爲辱也。又豈知論出處進退之義者哉？

今公卿大夫之取士，無問賢否，而媚於己者好之；今士之進退，不以義，而惟務苟合而已。吁！可悲也。方公卿大夫據高明之勢，外以富貴自尊，內以智能自負，必不欲求於人，欲人之求己；士不欲求於人如此，則上下之合無時可得矣。某是以翻然改曰：「苟一往公卿大夫之門，與之議論，察其爲人，可與言則進，不可與言則退，於道宜未爲屈也。」由是頗欲虛遊於當世公卿大夫之間，以觀可否，而去就之方，自竄於窮遠僻陋之地，其勢不得以往也。

此聞天子念東南之民，困於昏墊，輟侍從之臣，親至其地，以勞徠安集之；某私切自喜，以其所謂當世之公卿大夫，將得而見之矣。既而問「某者果誰邪？」又有以閣下名告之者，而因含笑大喜曰：「以閣下之勢，方用於朝廷，以閣下之賢，嘗聞於天下，則某不待接其議論，察其爲人，而後知其可以說干之也。」矧閣下官曰諫，出宣霽澤，當思所以副朝廷待之意，則天下之利害，生民之疾苦，未宜忽之，而不以風夜疚懷也。儻有意於此，則非士君子不可與論焉。然則某之言，可冀其合矣。輒冒尊嚴，以進其說，閣下其擇焉。某再拜。

再上龔舍人書

閏八月九日，具位王某，再白書于安撫舍人閣下。某前日輒以狂瞽之言，有聞於下吏，伏蒙閣下不閉疎賤，借之以顏色，接之以從容，使極論而詳說之，是其可以吐胸中之有發露于左右之時也。然辭有所未盡，意有所未竭，蓋將有以何哉？前日所與某言者，不過欲計校倉廩誘民出粟以紓百姓一時之乏耳。某之所欲言者，非此之謂也。願畢其說，閣下其擇焉！

某嘗聞善爲天下計者，必建長久之策，與大來之功，當世之人，涵濡盛德，非謂苟且一時之利，以邀淺鮮之功而已。夫水旱者，天時之常有也，倉廩財用者，國家常不足也。以不足之用，以禦常有之水旱，未見其能濟焉。甚非治國養民之術也。某不敢遠引古昔，止於近者十餘年間耳目之所經者論之。頃自慶歷八年，河北山東饑，真祐二年三年，兩浙淮南饑，三年四年，江南饑，嘉祐五年，兩浙饑，四年，福建饑，今年淮南兩浙又饑，其川廣夔陝京西河東，則某聞見所不及，不可得而言也。某竊計之，歷年一紀，而歲之空匱，民至流亡殍死，居其大半，卒未聞朝廷有救之之術，豈非政失於苟且，而不建長久之策者哉？

伏自慶歷以來，南北饑饉相繼，朝廷大臣，中外智謀之士，莫不惻然不忍民之流亡殍死，思所以存活之，其術不過發常平，斂富民，爲饘粥之養，出糟糠之餘，以有限之食，給無數之民。某原其活者，百未有一，而死者白骨巴被野矣。此有惠人之名，而無救患之實者也。某竊謂百姓所以養國家也，未聞以國家養百姓者也。記曰：「君者所養，非養人者也。」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之謂也。昔者梁惠王嘗移粟以救饑饉，孟子論而非之，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治不由先王之道者，是徒善徒法也。且五帝三王之世，可謂極盛最隆，亦不能使五穀常登，而水旱不至，然而無凍餒之民者何哉？上有善政，而下有儲蓄之備也。

某歷觀古者以還，治日常少，而亂日多。今宋興百有餘年，民不知有兵革，四境之遠者，至萬餘里，其間可奉之野，民盡居之，可謂至大至庶矣。此誠曠世不可逢之嘉會，而賢者有爲之時也。今朝廷公卿大夫，不以此時講

求治具，思所以富民化俗之道，以興起太平，而一切惟務苟且，見患而後慮，見災而後救，此傳所謂「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其云益乎！

某於閣下無一日之好，論其相知，固已疏矣；然自閣下之來，以說于閣下，再矣。某固非苟有觀於閣下者也。某嘗謂大丈夫有學術才謀者，常患時之不遭也；既遭其時，患言之不用也。今閣下勢在朝廷，不可謂時不遭矣。居可言之地，不可謂言不用矣。惟閣下未為之爾。某故感激而屢于於左右者以此。閣下其亮之。某再拜。

與沈道原書一

某啓：知在長蘆營造功德，無緣一造，豈勝鄉往？見黃吉父說：「四姐甚瘦悴，一恐久蔬食而然。切需斟酌，勿使成疾，一切如夢，不須深以概懷，但精心祈禱，亦不必常斷肉也。每欲與七弟到長蘆相要，會聚數日，然頭陶多疲動，輒復劇，是以未果。稍寒自愛，念二謝書，思憶不可言也。某啓上。」

與沈道原書二

某啓：承眷恤，重以感慰，衰莫眩昏，幸而獲愈；然槁骸殘息，待盡朝夕，頓伏牀枕，無足言者。十四念二，並煩存問，感愧四妹，且時時肉食，恐夕而成疾也。相去雖近，無緣會晤，良食自愛，疲倦書不及悉。某啓上。

與沈道原書三

某啓：比承誨問，豈勝感慰！腫瘍雖未潰，度易治，不煩念恤。推官到此，深喜闔門吉慶，疲困不宣，悉冀倍自愛。某啓上。

與耿天隲書一

某啓：比得誨示，以無便不即馳報；然鄉往何可勝言也。歲月如流，日就衰茶，今夏復感眩昏如去秋，偶復不死，然幾如是而能復久存乎？旁婦已別許人，亦未有可求昏處，此事一切不復關懷。陶淵明所謂「身如逆旅舍，我爲當去客」，於未去間，凡事緣督應之而已。藿香散並方附去，或別要應病藥，不惜論及。臺上草木茂密，芙蓉極盛，未知何時可復晤語，千萬自愛。

與耿天隲書二

某啓：承誨示勤勤，並致美梨，極荷不忘。純甫事失於不忍小忿，又未嘗與人謀，故至此，事已無可奈何，徒能爲之憂煎耳。旁每荷念恤，然此須稟肯，乃可以諧一切委之命，不能復計校也。藥封上未審嘗從何時能如約見，過日以企跂，稍涼自愛，貴眷各吉，慶不宣。某啓上。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啓：近承屈顧，殊不得從容奉顏色，遽此爲別，豈勝區區愧恨！乍遠，千萬自愛！承行李朝夕，當復來此，諸須面訴，乃悉。許詩不惜，多以葉副見借爲幸。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頓首：比承手筆，尤劇欣慰！時序感心，不能自釋，咫尺無由奉見，嚮往尤深。蒙許寄詩，幸甚，尙此留連，不惜。

數賜教也。冬寒自愛，舍弟近出歲盡乃歸，承書所以不得報也。

與孟逸秘校書

某頓首。仲休兄足下。辱手筆，感慰！跋涉溪山之遠，亦勞矣！然足以慰二（播芳大全文粹作嚴）邑元元之望，惟寬中自愛也！人求還急，修答不謹，幸見亮有不逮，見教！

與林宰書

數日得奉談笑，殊自慰懷。渴仰殊深，伏惟動止萬福。鵬已領得，感作。嘗有元給之直，幸示下，不然，則奮自是不贖人矣。按由良苦，惟寬中自愛！

與呂參政書

承累幅勤勤，為禮過當，非敢望於故人，也不敢賤此以為報禮。想蒙怒察！承已祥除，伏維尚有餘幕，知有所諭者，恨未見之。雖賴恩愛得優游，疾德棄日，茫然未獲奉并，惟冀愛重！

再答呂吉甫書

承誨示勤勤，豈勝感愧！聞有太原新除，不知果成行否？想遂治裝而西也。不及法觀文字，輒留玩讀，研究義味也。觀身與世，如泡夢幻，若不以洗心，而沈於諸妄，不亦悲乎？相見無期，惟刮磨世習，共進此道，則雖隔閡，常若交臂。雖衰茶膏耗，敢不勉此，猶冀未死閒，或得晤語，以究所懷，未爾，良食為時自愛！

令弟想各安裕，必同時西上也。惠及海物，愧荷不忘。村落無物將意，粟二籠，馳獻。某今年雖無大病，然年彌高矣，衰亦滋極，稍似勞動，便不支持。向著字說粗已成就，恨未得致左右。觀古人意，多寓妙道於此，所惜許慎所傳止此，又有偽謬故於思索難盡耳。

答田仲通書

某再拜仲通兄足下。鄉時在京師，欲走陽翟見顏色，以事卒不果，至今悔恨，非復可自解釋。自得從足下游，私心未嘗一日忘，竊竊不幸，不得常從以進道藝，其恨豈有忘時哉？而足下於交游中，亦最見愛……

答杭州張龍圖書

某啓：阻闊歲久，豈勝鄉往承誨示，乃知輿衛近在京口，動止多福，重增企仰。無緣會晤，惟冀爲時倍自壽重。衰疾書不宣悉。某啓上知府龍圖。

答王深甫書

某啓：僂僂從事，不能無勞，略嘗奉書，想已得達。承手筆，知與十二娘子侍奉萬福，欣慰可知。所示異論，具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逆，有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也。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去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則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猶謂之命，若小人有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夫古之人，以爲無君子道爲無道，無吉德爲無德，則去善就惡，謂之性亡，亦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不可謂道。

無小人；可以謂之無德，不可以謂之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不可以謂之性無善。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也。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何不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見南子也。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制於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人之所能制，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所以適衛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知罷官，遂見過，幸甚！然某疲病，恐不能久堪州事，不知還得相見於此否？向秋自愛。

啓

賀杭州蔣密學啓

右某白：近者伏審拜命徽章，陞榮北省，伏維慶慰。竊以上大夫爲內諫，漢擢忠良，府學士統要藩，唐稱優顯，逮宋兼任，非賢不居。恭惟（二字據播芳大全文粹增）某官天與粹溫，岳儲靈哲，風抱經濟，游天子之形庭，首見推明，爲士林之高選，斷直躬以自處，伏大節而不同，名動一朝，官歷兩省，望之補外，理固非宜。陽城拜官，賀者甚衆，上方圖任，夕有召書。某展慶未遑，抃心竊倍，願言慶宥，將幸坵陶，依戴所深，翰墨難致。

賀太守正啓

獻歲發春，自天降祉，方竦瞻於治所，阻交政於薄觴。伏以某官德履端方，才猷敏妙，久鎮臨於邊劇，已茂著

於勞能諒因正始之辰，倍享宜新之祐。某省承榮翰，第切感悚！方履餘寒，冀加珍護！

回皇親謝及第啓

伏審校藝中程，霽恩移鎮，凡茲有識，皆謂至榮。今國家興學校以養育天下之材，而材猶未能有成，革科舉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士或未盡去，故泥於以公子之樂善，而能先儒者以試經，儻非出常之才，孰能出類如此？伏維某官世祿瓜飛，才華棟華，不以富貴而自驕矜，而為貧賤之所求取。決科異等，有光漢族之文章，進秩重藩，益壯周家之屏翰，非特為榮於室家，蓋將有激於士風。某限列諫垣，莫趁官屏，未能馳謝，乃枉賜言，惟荷眷之至深，非多辭之可喻。

回賀生日啓

閩史記時，永念劬勞之報，牙兵傳教，乃蒙慰賜之加。仰荷眷憐，豈勝感惻！伏維判府留守太尉，望隆國棟，聲冠時髦，如映敵之餘生，乃門闈之舊物，尚負品題之賜，每愧愚童，敢圖恩紀之施，未遺幽遠，仰承嘉惠，增激懦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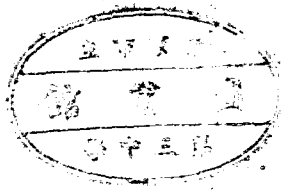
序

送丘秀才序

古之人以婚姻為蔬菘，合異德以復萬世之故。春秋世此禮始寢廢，不親迎者，吾聞之矣；先配而後祖者，吾聞之矣；時其遂不復振，人皆直情而徑行，為識所謂蔬菘者乎？至隋文中子喟然傷之曰：「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始采周公孔子之舊績而存之。賈瓊者乃曰：「今皆云焉用績？」夫瓊，何人也？世之所謂賢人也，親炙子之

教也。賢而親炙子之教，然且云爾，其不在於程、仇、董、薛之列也。宜今世之讀中說者，皆知瓊之言非是，然而不爲瓊之所爲者亦未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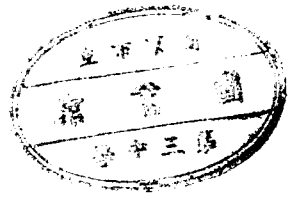
夫人萬一有喜事者，追古之昏禮而行之，世必指目以怪迂之名被之矣；若之何其肯拂所習而從之也。於戲！古既往，後世不可期，安得法度士與之奮不顧世，獨行古之所行也。南丘子學於金陵，以親之命歸逆婦，吾望其能然以是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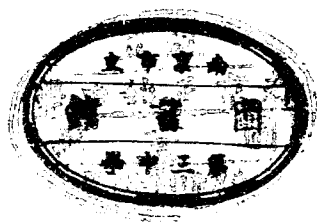
12

—————

40



本足
王安石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周官新義序

體國之道，莫備於周禮，六官分職，其屬數百，紀綱萬事，條貫井然，巨細畢陳，而無所不至，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蓋周公制禮，以致成周邅治之隆，而文獻可徵，有足爲萬世法，豈非制作通神明者歟？

周衰道喪，秦燔滅詩書，以愚黔首，而坑儒學之士，典籍幾於墜亡。至漢武帝，除挾書之律，六經始稍稍間出，其散亡頗多，而周禮最爲晚出，藏之祕府，迨成帝時，劉歆考理祕書，始得序列。其後鄭興、鄭衆父子，及賈逵、馬融，並爲訓詁傳世，而鄭玄復據其祕逸，以爲之注，於是周禮大行。至唐，賈公彥、孔穎達爲疏，其訓詁率本鄭氏，此周禮傳世之大略也。

周官新義者，宋熙寧中，王安石奉敕撰定，凡二十二卷，而間有遺佚，故今所傳本

爲十六卷，列於四庫全書經部。紀昀提要謂：「訓詁多用字說，病其牽合；其餘依經詮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繫邦國』者，具有發明，無所謂舞文害道之處。」允爲確論。至考工記解二卷，則爲鄭宗顏輯，而署安石之名；前人以爲其書多用字說，爲王氏一家之學，故並附于後焉。

安石所學，尤邃於周官，故其新法，實以周官爲本。蓋經術之不明於世也久矣，有人焉，欲以其道舉而張之，推而行之，以躋于治平，以反於文明者；世不能知，則駭然而羣攻之，以爲不可，其言之也成理，其持之也有故，而以經術爲迂闊，非今世之可行；是雖明主，又焉得而不爲之搖乎？此新法之所以旋行而旋廢也。然則於周官新義，奚病乎？世旣攻其新法矣，則遂斥其書爲不正而廢之，甚謂安石以周官禍宋，比諸王莽。莽雖好周官，然篡竊亂臣；安石則以經術從政，其志欲致宋室於隆平，爲斯言者，又豈萬世之公論也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沈卓然序。

周官新義自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書，將垂之於學，而臣安石實董脩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灋，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灋，莫盛於成周之時，其灋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庚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進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灋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疊疊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於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

周官新義 自序

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周官新義

宋王安石撰

卷一

天官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晝參諸日，景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於是求地中，以建王國。此之謂辨方。既辨方矣，立宗廟於左，立社稷於右，立朝於前，立市於後。此之謂正位。宮門、城闕、堂室之類，（王氏與之訂義，引此文作「宮城、門闕、堂室之類。」）高下、廣狹之制，凡在國者，莫不有體。此之謂體國。井牧、溝洫、田萊之類，遠近多寡之數，凡在野者，莫不有經。此之謂經野。官，言所使之入職，言所掌之事。（官言以下十二字，據義疏增。）設官，則官府之六屬是也；分職，則官府之六職是也。設官分職，內以治國，外以治野，建置在上，如屋之極，使民如是取中而庇焉。故曰「以為民極。」極之字從木，從巫，木之巫者，屋極是也。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發露人罪而治之者，刑官之治也；山覆人罪而治之者，治官之治也；治官尚未及教，而況於刑乎？宰，治官之上也。故宰之字從山，從阜省，山覆人罪之意。宰以治，割調和為事。（訂義引此「治」作「制」。）故供刀七者，謂之宰。宰於地特高，故宰謂之冢也。山頂曰冢，冢大之上也。列職於王，則冢宰與六卿同謂之大。百官總焉，則大宰於六卿獨謂之冢。以左助之為佐，以右助之為佑。地道尊右，而左手足不如右彊，則佐之為助，不如右之力也。冢宰於六卿莫尊焉，而曰佐王，則為其非論道以助王也。作而行之而已。邦亦謂之國，國亦

謂之邦。凡言邦國者，諸侯之國也；凡言邦言國者，王國也；亦或諸侯之國。國於文從或，從口，爲其或之也。故口之故。凡言國則以別郊野。邦於文從邑，從丰，是邑之丰者。故凡言邦，則以別於邑都，亦或包邑都而言焉。凡國有大事，戮其犯命者，則以別於郊故也。國中有七尺以上，則以別於野故也。若國凶荒，令調委之，則以別於邦故也。邦中之賦，則以別於甸，甸則縣都故也。令邦移民就穀，則以包邑都而言故也。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卅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蓋非特諸侯之卿爲然也。卿之字從身，身，奏也，從下，下，止也，左從下，右從下，知進止之意。（下，身，古「節奏」字。）從身，黍稷之氣也。黍稷地產，有養人之道，其直能上達，卿雖有養人之道而上達，然地類也，故其字如此。夫之字與天皆從一，從大，夫者，養之天故也。天大而無上，故一在大上；夫雖一而大，然不如天之無上，故一不得在大上。夫以智帥人者也，大入以智帥人之大者也。士之字與工與才皆從二，從一（說文：「士从一」）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工象人有規，渠與巫同意。才，艸木之初也，从一上貫一，將生枝葉也。一地也。三文皆不从二。才無所不達，故達其上下，工具入器而已，故上下皆弗達。士非成才，則官亦皆弗達。然志於道者，故達其上也。士事人者也，故士又訓事，事人則未能以智帥人，非人之所事也，故未娶謂之士。下士謂之旅，則衆故也。旅之字從旅，從从，衆矣，則從旌旗指揮故也。從旌旗指揮，則從人而不自用，下士之爲旅，則亦從人而不自用者也。府之字從广，從付，广，則其藏也，付，則以物付之。叟之字從中，從又，設官分職，以爲民中，叟則所執在下，助之而已。胥之字從疋，從肉，疋，則以其爲物，下體肉，則以其亦能養人，其養人也，相之而已，故胥又訓相也。卿從身，胥從肉，皆以養人爲義，則王所建置，凡以養人而已。徒之字從彳，從土，徒，無車從也，其彳而走，則親土而已，故

無章而行謂之徒行也。鄭氏以爲府、史、胥、徒，皆其官長所有辟除，蓋自下士以上，皆王命也，而穆王命大僕曰：「慎簡乃僚。」則雖以王命命之，而爲之長者得簡之也。府、史、胥、徒，雖非士，而先王之用人無流品之異。

其賤則役於士大夫而不恥，其貴則承於天子而無嫌。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徵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有市賈之事則置賈。府、史、賈、胥、徒，皆賦祿焉，使足以代其耕，故市不役賈，野不役農，而公私各得其所。

內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饗，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卅人，徒三百人。

王藉千畝，而甸師徒三百人，則爲以其薪蒸役內外饗之事，非特耕耨王藉故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獸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卅人，徒三百人。

箴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糶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食醫，中士二人。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食疾、瘍、獸醫，無府史徒者，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則有藏矣；故有府。掌醫之政令，而使之分治疾、瘍、稽其事。

制其食，則其書具有徵令矣；故有史。有徒。諸醫資藥於醫師，受政令，聽所使治而已，則無所用府史徒矣。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鄭氏以「奄為精氣閉藏者」蓋民之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焉；與蓬條、蒙、蓼、直、鑄、擊、磧、司火、矇、賤、修

聲同。若以是為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而況於王乎？若以為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宜先王之所不忍也。奚

之字從系從大，《說文》「奚從孫省聲，繇文系。」蓋給使之賤，係於大者故也。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淩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蓬人，奄一人，女蓬十人，奚廿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婦人，奄一人，女孺十人，奚廿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廿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廿人。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關人，王宮每門四人，圉，旂，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

內豎，倍寺人之數。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九嬪、世婦、女御，皆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鄭氏曰：「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一然則九嬪視御，世婦視大夫，女御視士。視大夫士而不言數者，鄭氏以為「有婦德則充，無則闕」一然則九嬪以教九御，則世婦之數不過二十七，女御之數不過八十一也。嬪字從賓，則有賓之義，婦字從帚，婦則卑於嬪矣，而御則尤卑，如馬之在御，遲速緩急，唯御者之聽故也。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廿人。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典皂，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卅人。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道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廩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典之字從册，從丁，從册，則載大事故也；從丁，則尊而丁之也。則之字從貝，從刀，從貝者，利也；從刀者，制也。灋之字從水，從廌，從去，從水，則水之爲物因地而爲曲直，因器而爲方圓，其變無常，而常可以爲平，從廌，則廌之爲物，去不直者，從去，則廌將以有所取也。然則典，則灋，詳略可知矣。王之治邦國，則班常而已，故以典；典言其大常也。治都鄙，則使有所揆焉，不特班常而已，故以則；使有所揆焉者也。治官府，則悉矣，故以灋；灋則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非特使有所揆而已。言治都鄙官府，則先官府後都鄙者，以大宰所治內外之序爲先後也；言施典則灋及以待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則先邦國次都鄙後官府，以大宰所施所待尊卑之序爲先後也。所治以內外之序爲先後，而先言治邦國，則六典以佐王治，非與八灋入則序先後而言故也。治典曰「以經邦國，以紀萬民」者，有經則宜有緯，有紀則宜有綱，經而紀之者，典也；綱而緯之，則存乎其人矣。大宰帥其屬以佐王均邦國，而治典以經邦國，治職以平邦國者，蓋治典之爲書，以經邦國而已；治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以平邦國。至於均邦國，則王之事，非治典之書所能及，非治官之屬所能專，所謂綱而緯之，存乎其人者此也。治典以紀萬民，治職以均萬民，則亦治典之爲書，以紀萬民而已；治官之屬，推而行之，然後有以均萬民也。大司徒牽其屬以佐王安擾邦國，而教典教職皆曰「以安邦國」，蓋教典之爲書，教官之

爲職，止於以安邦國而已。至於授邦國，則王之事也；雖然，王之事於邦國亦有所不獲授焉，故曰「以安授邦國」也。教典以授萬民，而教職以甯萬民，則亦教典之爲書，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後有以甯萬民也。大司馬率其屬以佐王平邦國，政典亦曰「以平邦國」而政職「以服邦國」，蓋政典之爲書，以平邦國而王之爲政，亦平邦國而已。至於政職，然後務以服之，務以服之，則官人之事耳，非所以爲王也。政典以均萬民，而政職以正萬民，則亦政典之爲書，以均萬民而已。政官之屬，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後有以正萬民也。禮典禮職，皆「以和邦國，以諧萬民」，蓋禮者，體也；體定矣，則禮典之爲書，與禮官之爲職，不能有加損也。刑典刑職，皆「以詰邦國，以糾萬民」，其意亦猶是也。蓋刑者，側也；側成也，則刑典之爲書，刑官之爲職，亦不能有加損也。大宗伯帥其屬以佐王和邦國，又曰「佐王建保邦國」，則王之事，又能建保邦國，非特以和而已。大司寇帥其屬以佐王刑邦國，蓋典與職，能詰邦國而已，能刑，則王之事也。然而又曰「刑邦國，詰四方」，則雖王之事，於四方亦有所不獲刑焉，蓋或徒以威讓文詰之加而已。事典事職，皆「以富邦國」，蓋事典之爲書，事官之爲職，以富邦國而已。事典以生萬民，事職以養萬民，蓋事典之爲書，以生萬民而已；事官之屬，以其職推而行之，然後有以養萬民也。於邦國曰經，於萬民曰紀；於邦國曰安，於萬民曰授；於邦國曰和，於萬民曰諧；於邦國曰平，於萬民曰均；於邦國曰詰，於萬民曰糾；於邦國曰富，於萬民曰生。萬民，王所自治也；故其事致詳焉。治典，教典曰官府，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曰百官者，官府言其屬，百官則言六官之屬。天地之官，嫌於不分，故言其屬而已；四時之官，嫌於不通，故言六官之屬也。

以入德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入德治；六曰官德，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建官矣，則設屬以佐之；故一曰官屬，以舉邦治。設屬矣，則分職以治之；故二曰官職，以辨邦治。分職矣，事非

一職所能獨治，則聯事以供之；故三日官聯，以會官治。六官聯事，則有故常，違而辨焉，則以故常聽之而已。故四日官常，以聽官治。官常以聽百官府之治而已，若夫聽萬民之治，則有八成焉。故五日官成，以經邦治。以官常官成聽之矣，然後以聽正之。故六日官聽，以正邦治。犯聽矣，然後以刑糾之。故七日官刑，以糾邦治。自官屬至於官刑，皆聽而已，徒聽不能以自行，必得人焉，爲上行聽，然後治成。聽官府之六計，則所以進羣吏，使各致其行能，爲上行聽也。故八日官計，以弊邦治。官計者，官府之治所成終始也。入聽或言邦治，或言官聽者，官聯官常六官之通治，雖六官之通治，而各致其一官之治，故言官治與天地二官嫌於不分，故稱官府同意。餘則各一官之治，雖各一官之治，而六官相待而成治，是乃所以爲邦治也。故言邦治（訂義引「故言邦治以包之。」）與四時之官嫌於不通，故稱百官同意。官聯以會官治，而小宰則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者，大司徒之職，曰「天地之所合也，風雨之所會也。」蓋兩謂之合，衆謂之會，以官府之六聯合官治，則所會者衆矣。以官府六聯合邦治，則所合者官聯與邦治兩而已。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聽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書曰：「建邦設都。」春秋曰：「齊人伐我西鄙。」都鄙者，以其有邑都焉，故謂之都，以其在王國之鄙也，故謂之鄙。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所食之采地也。學以致其道者，士也；在所崇養，故以祿位馭之。治以致其事者，吏也；在所察治，故廢置馭之。言廢常先置者，必有廢也，然後有所置。禮，則上之所以制民也；俗，則上之所以因乎民也；無所制乎民，則政廢而家殊俗；無所因乎民，則民偷而禮不行。故馭其民，當以禮俗也。刑所以爲威，而曰刑賞以馭其威者，獨刑而無賞，則人有怨心（元作「有怨而已，今從訂義正。」）豈能使民聽服而畏哉？田，則上之所以簡衆也；役，則上之所以任衆也。或曰「馭其民」或曰「馭其衆」者，言其會而爲

用，則曰衆也。凡造都鄙，必先立宗廟社稷諸神之祀；故一曰祭祀，以馭其神。宗廟社稷諸神之祀立矣，然後立朝廷官府，施禮則焉；故二曰禮則，以馭其官。施禮則矣，然後其違從廢舉，可考而廢置也；故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廢置者，所以治之；祿位者，所以待之。治之者，政也；待之者，禮也；徒治之以政，而不待之以禮，則將免而無恥；故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有吏士以行禮則，然後政教立，政立則所以富之，富之然後賈貢可足，教立則所以穀之，穀之然後禮俗可成；故五曰賈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政教立，然後繼之以刑賞，刑賞則政教之末也；故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威立矣，然後衆爲用；故八曰田役，以馭其衆。祭祀以馭其神者，其神所享，唯祭祀之從也；禮則以馭其官者，其官所守，唯禮則之從也；廢置以馭其吏者，其吏所治，唯廢置之從也；祿位以馭其士者，其士所事，唯祿位之從也；賈貢以馭其用者，其上所用，唯賈貢之從也；禮俗以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禮俗之從也；刑賞以馭其威者，其民所畏，唯刑賞之從也；田役以馭其衆者，其民所會，唯田役之從也。若夫典祀弗舉，淫祠無禁，巫祝費財，妖昏傷民，則非所以馭其神也；上不知所制，下不知所守，私義管國，私智非上，則非所以馭其官也；治不時考，政不歲會，勤不保置，怠不患廢，則非所以馭其吏也；祿不論功，位不議行，貪汙取富，誣僞取貴，則非所以馭其士也；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奢或僭上，儉或廢禮，則非所以馭其用也；人自爲禮，莫能統壹，家自爲俗，無所視效，則非所以馭其民也；刑以幸免，賞以苟得，慢公死黨，畏衆侮上，則非所以馭其威也；富賈役貧，豪傑兼衆，使之則怨，作之則懼，則非所以馭其衆也。（義疏引此文云：「施舍不均，征調無法，非所以馭其衆也。」）然則八則之於都鄙，曷可少哉？治莫小於都鄙，莫大於天下，都鄙如此，則治天下可知矣。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於六典曰「佐王治邦國，大治，王與大宰共之也。」（王字原脫，從訂義增。）於入鑿入則直曰「治官府部鄙。」小治，大宰得專之也。於入柄入統曰「詔王馭羣臣萬民。」則是獨王之事也。大宰以其義詔之而已。予以馭其幸者，其賢不足爵也，其庸不足祿也，而以私恩施焉，故謂之幸。爵以馭其貴，則非王爵之，無貴也。祿以馭其富，則非王祿之，無富也。予以馭其幸，則非王予之，無幸也。生以馭其福，則非王生之，無福也。奪以馭其貧，則非王奪之，無貧也。置以馭其行，則以置馭之，使有行也。廢以馭其罪，誅以馭其過，則以廢誅馭之，使無罪過也。蓋上失其柄，則人以私義自高，而爵不足以貴之，以專利自厚，而祿不足以富之，取予自恣也，則不待王幸之而後予，生殺自恣也，則不待王福之而後生，有行或以違忤貴勢而廢誅，有罪有過，或以朋比姦邪而見置，則尚何以馭其羣臣哉？入柄與內史同，而內史變誅為殺，蓋誅言其意，殺言其事。大宰大詔王馭羣臣者也，嘗以道揆，故言其意。內史有司，詔王治嘗守鑿而已，故言其事。誅又訓責，而知大宰所謂誅為殺者，以內史見之也。誅殺也，而以馭其過者，廢之，則使被廢者不至於得罪，殺之，則使衆知懼而莫敢為過失也。大宰入柄之序，先慶賞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勸賞畏刑之意也。至於內史，則慶賞刑威，而莫知其孰先，主於守鑿，而不豫其以道揆之，意故也。

以入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馭羣臣曰柄，馭萬民曰統。柄言操此而用諸彼，（原作「言操此而為彼用，」訂義引作「操此而彼為用，」今據義疏校正。）統言舉此而彼從焉。親親，孝也，仁也，敬故，仁也，義也，是王之行也，故一曰親親，二曰敬故。進賢，使能，保庸，尊貴，達吏，禮賓，則有政存焉。進賢使能，然後有庸可保也，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賢也，能也，庸也，固在所尚，然爵亦天下達尊，故六曰尊貴，尊貴則抑賤，抑賤則吏之志能，嫌不能達，故七曰達吏。自達吏以上，皆內治也。禮賓，則所以接外也，故八曰禮賓。馭以親親，則民莫違其親，馭以敬故，則民

莫慢其故，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不勉；馭以保庸，則民知功賞之不可害；馭以尊貴，則民知爵命之不可陵；馭以達吏，則民知壅蔽不可爲；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當以禮。夫八統者，各致其事，不相奪也。後世親親也，因或進之，敬故也，因或使之，保庸也，因或尊之，則失是矣。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圃圉，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蕞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入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山澤皆虞，而曰「虞衡作山澤之材」者，山虞掌山林之政令，則其政令施於山矣；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則其政令施於澤矣；虞衡山澤之官，而作山澤之材者，民職也，則此所謂虞衡言其地之人而已。嬪，有夫者也；婦，有姑者也；舅，後姑老，則無職矣；故所任者嬪婦而已。九穀，言生，草木言毓，鳥獸言養蕃者，九穀不能自生，待三農而後生，草木能自生，而不能相毓，待圃圉而後毓；鳥獸能相毓，而不能自養蕃，待蕞牧而後養蕃。養蕃者，養而後蕃之也；飭化者，飭而後化之也；阜通者，阜而後通之也；化治者，化而後治之也；聚斂者，聚而後斂之也。九穀，草木，山澤之材，人所食用，爲獸，則其肉以備人食，其羽毛齒牙骨角筋革，以備人用；故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圃圉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蕞牧養蕃鳥獸，百工因山澤之材，爲獸之物，以就民器者也；故五曰百工，飭化入材，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則宜有商賈以資之；故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任民以男事爲主，強力爲先，嬪婦，女弱也；故七曰嬪婦，化治絲枲。臣妾，則又賤者；故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閒民，則八職所待以成事者也；故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夫八職之民，其事有時而用衆，則轉移執事，曷可少哉？蓋有常以爲利，無常以爲用者，天之道也。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下以職共謂之貢，上以政取謂之賦。以九賦斂財賄者，才之以爲利，謂之財；有之以爲利，謂之賄；謂之財賄，則與言貨賄異矣。貨言化之以爲利，則商賈之事也。邦中王之所邑，其外百里謂之四郊，與邑交故也；又其外百里謂之邦甸，甸，甸，正在是故也；又其外百里謂之家，家，邑之地，削小地也；其外百里謂之邦縣，小都之地，取首在下，所首在上，所系在下故也；又其外百里謂之邦都，大都之地，所謂臺地也；小都不謂之都，而謂之縣，大都不謂之臺，而謂之都，相備也。蓋言郊，甸，削，縣，則都爲臺地，可知言都，則郊，甸，削，縣，爲鄉，遂，公，邑，家，邑，小都，亦可知也。義疏山澤之賦，下引「王氏安石曰：『山澤之民，以其物當邦賦，』當是此節注文，在幣餘之前，而佚之也。幣餘者，職幣所謂「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餘財，邦物而謂之賦者，旣以給之矣，於是振之，以歸之邦，故亦謂之賦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祭祀賓客喪荒，人治之大者也。祭祀在所尊，賓客在所敬，喪荒在所恤，故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人治之大，廢而弗治，則亡隨其後，羞服器用，將使誰共之？匪頒好用，將以誰予？然則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之式，宜在祭祀賓客喪荒之後矣。羞服之用，急於工事，工事所造，急於幣帛芻帛之用，貴於芻秣，匪頒好用，則用財之餘事，而好用，又不急於匪頒，故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小宰執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司會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者，邦國萬民有餘，則多取而備禮焉，不足，則少取而殺禮焉，其用財也，令邦國萬民，以是爲差，此所謂均財節用。小宰，則以貳大宰制財之多少，與禮之備殺爲職，令邦國萬民，以是爲差，則弗豫焉。此所謂均財節用。司會，則凡在邦國萬民者，皆弗豫也。以禮均節邦之財用。

而已。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旉貢；九曰物貢。

祀貢，凡可以共祭祀之物；嬪貢，凡可以共嬪婦之物；器貢，凡可以爲器之物；幣貢，凡可以爲幣之物；材貢，凡可以爲材之物；貨貢，凡可以爲貨之物；服貢，凡可以爲服之物；旉貢，凡可以共燕斝之物；物貢，則凡祀嬪、器、幣、材、貨、服、旉之物皆是也。大行人候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而九貢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旉貢，九曰物貢者，施政之序，上先而下後，內先而外後，以詳貢近，以略貢遠。上以供祭祀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供嬪婦之物，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器服作治之功，多使男服采服貢之，則以詳貢近之意，材貨作治之功，少使衛服要服貢之，則以略貢遠之意。先器後服，先材後貨，則亦以遠近爲差。九貢退服在材貨之後者，材貨邦用所通，服則王身所獨，大宰以道佐王者也。于此又明王者養天下以道，其用材宜後，其身之意，幣旉物貢，則六服所通，以幣繼嬪器之後，以旉物繼貨服之後，則亦各得其所也。九賦言斂，九貢言致者，邦國之財，不可斂而取也，致之使其自至而已。九賦言財賄，九貢言用者，財賄以斂言也，斂止于王畿，則所斂狹矣；用以散言也，散及于邦國，則所散廣矣。大宰事王以道，斂欲狹，散欲廣，王之道也。至于司會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賦貢，兼以斂散言，則司會事王以法，主會其入出而已，取欲狹，施欲廣，非其任矣。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牧九州之牧也。連率、卒正、屬長、國君，皆以地得民，而獨言牧者，舉尊以見卑也；于上舉尊以見卑，則與舜典舉上帝以見日月星辰同意。蕞澤、虞之蕞也。山澤之虞，川林之衡，皆以富得民，而獨言蕞，則舉小以見大也；于下舉小以見大，則與舜典言山川以見大示同意。長，都鄙之長祿而不世，不得有其地，故曰以貴得民而已。師，有德行以教人者也；儒，以道藝教人者也；宗，繼祖者，其族氏之所宗；主，有家者，其臣隸之所主。主不得專地，臣隸有治焉，則吏聽之，其貴又不足道也，則其得民以利而已。吏，則凡治民者皆是也；友，則學校鄉田相與爲友者也。牧長，皆君也；師儒，皆師也；自非君師，則內莫尊于宗，外莫貴于主。吏則治之而已，友則任之而已。蕞，則民利其財而已。自牧至蕞，皆有所兩，則民有所繫屬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往來，舉可知也。夫然後可得而治矣。乃後世九兩既廢，人得自恣，莫相統壹，而不知所以繫之，故宣王料民於大原，而仲山甫非之也。當是時，上欲知民數而不得，尙安能得其憤而制之乎？民既散矣，則放辟邪侈，無不爲也。故曾子謂陽膚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隱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按日而斂之。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者，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是調劑所當改易；至正月之吉，則始和矣。乃布治於邦國都鄙也。元者，德也；正者，政也；德欲終始如一，故即位之一年，謂之元年，政欲每歲改易，故改歲之一月，謂之正月。正月之吉，則朔月也。朔月謂之吉，則明生之幾故也。三代各有正月，而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夏以建寅之月爲正，夏正據人所見，故謂之人正。授民事，則宜據人所見，故周亦兼用夏時，而以夏之正月爲正歲也。始和布治，以周之正月，而正歲又觀象隱，則以兼用夏時故也。兼用夏時，而以正月之吉，使萬民觀治象，則正歲先王之正也。正月之吉，時王之正也。萬民取正於時王而已。若夫百官，則又當取正於先王也。乃縣治象之隱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按日而斂之者，以其縣隱示人，如天垂象，

故謂之象。治象之灋，使民循行之，則宜使民知；故縣於象魏，使民觀之，挾日也。正月之吉，言縣於象魏，而不言徇於木鐸，正歲言徇於木鐸，而不言縣於象魏，相備也。蓋觀象灋，皆縣於象魏，而徇以木鐸，或言徇以木鐸，或言令以木鐸，亦相備也。蓋皆行徇，而言令之也。或言象之灋，或言灋之象者，觀則以象爲主，用則以灋爲主。以灋爲主，則曰灋象；以灋爲主，則曰象灋；或言灋象，或言象灋，則亦相備而已。相備而於大宰言萬民，則灋，以及萬民爲大事故也。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灋於官府，而建立其正，立其貳，設其政，陳其殷，置其輔。

乃施典於邦國，乃施則於都鄙，乃施灋於官府者，旣以治象示民，於是乃以所建六典、八灋、八則、施於邦國、都鄙、官府也。建六典、八法、八則，舊矣，於此言乃施，則是申之，容有所改易故也。蓋大宰有歲終詔王廢置，至是乃施典則灋矣，則王於邦國、都鄙、官府，有廢置焉。自牧長及正，至於殷輔，不在所廢，則皆王所建立，設傳、陳、置也。苟錯諸地，謂之置，置之成列，謂之陳；陳有所傳，謂之傳，設則設之而無所立也；立，則立之而無建也；建，則作而立之也。牧，所謂以地得民者也；監，所謂三監也；不言諸侯，則上言牧，下言監，包諸侯矣。參，三卿也；伍，五大夫也；殷，衆士也；輔，輔治者也；長，所謂以貴得民者也；兩，兩也；不謂之貳，則於其長有臣道，與官屬異故也；正，官長也，謂之正，則以其屬所取正故也；貳，則若小宰之於大宰是也。（訂義引王氏曰：「貳者，所以副貳於六官，而專達其事之次者。」）政，則政殷輔之治者也。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我之治彼也，以此施焉，故彼之治乎我也，以此待之。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既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

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亦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

大神者，昊天也。夏曰昊天，則帝與萬物相見之時，故王所祀者，昊天而已。五帝則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凡在天者，皆神也，故昊天爲大神，凡在地者，皆亦也，故大地爲大亦。神之字從亦，從申，則以有所亦，無所屈故也。亦之字從二，從小。《說文》：「亦从二，三，日，月，星也。」不從小。則以有所亦故也。效應之謂坤，言有所亦也。有所亦則二而小矣。故天從一，從大亦從二，從小從二，從小爲亦，而從一從大不爲神者，神無體也，則不可以言大神無數也，則不可以言一有所亦則二而小，而神亦從亦者，蓋神妙萬物而爲言，固爲其能大能小，不能有所亦，非所以爲神，惟其無所屈，是以異於亦也。《大宗伯》言祀大神，享大鬼，祭大亦，而大宰言祀大神亦，享先王者，大宰伯掌建天神，人鬼，地亦之禮，故各正其名，序其位而言之。大宰，非禮官也，則其佐王事神亦祖考也，以道事神亦以道，故大亦不謂之祭，事祖考以道，故先王不謂之鬼，謂之鬼，則正名其爲鬼，而弗以神事之矣，是禮而已，非道也。夫先王之王也，有聖而不可知者，及其死也，亦如斯而已。故《詩》曰：「三后在天，王配於京。」然通於道，乃知其爲神，制於禮，則見其爲鬼而已。上言祀五帝，而以祀大神亦，享先王如之者，其所佐則王，其所職則宰，其爲道也，適足以紹上帝而已。以祀大神亦，則爲不足，以享先王，則爲有餘，蓋能又王家，則足以享先王矣。戒，所謂散齋也。《禮記》曰：「七日戒，三日宿。」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一齊之之謂齋，定之之謂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凡十日也。《散齋》以下十二字，從訂義增。《大宰》：大宰伯，同帥執事而卜日，而大宰獨掌誓者，卜宜與衆占，誓宜聽於一，然戒之日，又使大司寇涖誓者，犯誓則施刑故也。《大宗伯》：止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亦之禮，故宿既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盥，大宰於六官特尊焉，故及執事，然後既滌濯及納亨，然後贊玉牲事及祀之日，然後贊玉幣爵之事。六官奉牲，六官

之人奉盞，則牲事尊於盞；天地不祿，祿以求神而已；則幣爵之事尊於牲。大宰掌牲事，而不贊盞；贊幣爵之事，而不贊牲，則亦以特尊故也。玉幣，玉凡，玉爵，大朝覲會同之大禮，贈玉，舍玉，大喪之大事，贈在舍後，而先言贈，則贈事比舍，尤送終之大者，以其禮事之大，故亦大宰贊之。牲事言贊玉，其下玉幣爵之事，玉凡，玉爵，玉獻，言贊而不言王，則蒙上言王，從可知也。贊牲，贊玉幣爵言事，其下玉凡，玉爵，玉獻，言贊而不言事，則蒙上言事可知也。大宰言贊玉幣爵之事，而小宰言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則大宰於幣爵之事，無所不贊，而小宰所贊，於其受之而已。

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王既治朝，則贊聽治，既四方之聽朝，亦如之。

所作謂之事，所遵謂之故，故有所因而使然者也。既治朝言王，而作大事不言王，則作大事者，大宰故也。蓋命者君所出，而事者臣所作，故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餘官言大事未有作者，則大事猶大宰作之而已。所謂治朝者，聽治之朝也。巡狩四方，則無治朝，故曰聽朝而已。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聽邦之小治，稱冢宰，則百官總焉故也。既曰「以禮待賓客之治」，又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賓客之治，有詔王者矣，入統所謂禮賓是也。若其小治，則大宰專之。言四方，則非特邦國而已，賓客之小治，非特邦國，則餘可知矣。此亦於下舉小以見大也，故曰「冢宰統百官，均四海」。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以入聽治官府，與施懲於官府，曰官府而已，及歲終，則曰「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者，正其治，受其會，豈特治官之屬故也。正其治者，為將受其會，聽其政事，以詔王廢置，故各使之先自正其治也。受其會者，受其一歲功事財用之計，聽其政事者，聽其所致，以告於上之事，則其吏之行治可知矣。於是乎

詔王廢置。然此非特爲廢置也，歲終，平在朔易之時，亦欲以知所當調劑，以待正月之吉布施之也。誅則非特廢之而已，賞則非特置之而已。三歲，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不言詔王，則歲終廢置，尙以詔王。三歲誅賞，可知矣。大宰以六典佐王治邦國，其職之大者也；以八禮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其職之小者也。先有治其職，然後詔王以其職。上則詔王以其職，下則任民以其職，然後民富，民富然後財賄可得而斂。斂，則得民財矣，得而不能理，則非所以爲義，均節財用，則所以爲義也。治其國有義，然後邦國服，而其財可致也。能致邦國之財，然後爲王者之富，然後邦國之民可聚，聚而無以繫之，則散，散而無以治之，則亂。使萬民觀治，冢宰施典，施則施禮，大祭祀，大朝覲，會同，大喪，大事，至於待賓客之小治，則皆其所以治也。受其會，聽其政事，大計羣吏之治，而詔王廢置，誅賞，則其治之所成終始也。

卷二

天官二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官之政令，凡官之糾禁。

小宰治王官之政令，而內宰治王內之政令，王內，后宮也；內宰治后宮之政令，故小宰獨治王官之政令。至於后宮之糾禁，則小宰兼之，故曰「凡官之糾禁」也。

掌邦之六典，八禮，入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操縱之權，上之所專，故於六典，八禮，八則之貳，則曰掌，出納之政下之所守，故於九貢，九賦，九式之貳，則曰執。執則固矣，掌則掌之而已。六典，八禮，八則之書，大宰與大史作而立之，故大宰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禮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大史亦曰「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禮以逆官府之

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夫皆作而立之也，乃獨於六典言建，則舉大以知小故也。司書則正掌其書者也，故司書曰「掌邦之六典八禮八則」，小宰司會則副掌其書者也，故小宰司會皆曰「掌六典八禮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也。義疏引此文作「六典八禮八則之書，太宰太史司書掌其正，小宰司會掌其貳」。逆者，有所治正也，有所治正，則逆之矣。所治在大史，則大史之所逆也；所治在司會，則司會之所逆也；所治在小宰，則小宰之所逆也。非大史司會小宰所逆，然後大宰以典禮則待之。其言六典八禮八則，皆以典爲先，八禮次之，入則爲後者，以應大宰所治之序也。其邦國都鄙官府，則以邦國爲先，都鄙次之，官府爲後者，以應大宰所待之序也。至其言九貢九賦九式，小宰司會所序先後，皆與大宰不同，則大宰以道佐王揆事，使邦國服然後治其貢物，故序九貢在九式之後，小宰司會則以貢賦之禮受其入，以式禮出之而已，所以致其貢之序，則非所豫也，故以九貢爲先，九賦次之，九式爲後。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敘，敘其倫之先後也。以敘正其位者，以其人之敘正之，以敘進其治者，以其位之敘進之，謂目有功，進使治凡也。以敘作其事者，以其位治之敘作之，以敘制其食者，以其治事之敘制之，以敘受其會者，以其治事與食之敘受之，以敘聽其情者，自會以上不得其情，則皆有訟，訟則各以其敘聽之。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天地四時之官，各以象類名之，其義甚衆，非言之所能盡，觀乎天地四時，則知名官之意矣。蓋治所不能及，然後教；教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所不能勝，則有事焉；刑之而能勝，則無事矣。事終則有始，不可窮也，故以邦事終焉。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富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所謂節財用者，非特節邦之財用而已；邦國不敢專利以過制，萬民不敢擅財而自侈，然後財用可節也；故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然後以節財用；邦國不安，萬民不富，雖其封域之內，散蔭難析，而不能守也；又安能使賓客懷之？故教職以安邦國，以富萬民，然後以懷賓客；邦國不和，則無與事其先王，萬民不諧，則無與治其禮祀；故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然後以事鬼神；聚百物，則將求之邦國；萬民而已，不能服之正之，則其財豈有供上之所求？故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然後以聚百物；除盜賊，則令糾守，比追胥而已；邦國不可詰，則無以令糾守；萬民不可糾，則無以比追胥矣；故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然後以除盜賊；生百物，則將任之邦國；萬民而已，不能富之養之，則豈能勝上之所任？故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然後以生百物；六職終於以生百物，則事者，物之所成終始也。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祭祀在所尊，賓客在所敬，喪荒在所恤，三者，人治之大也。爲人亂之也，故有軍旅之事；軍旅以用衆也，田則簡衆而已，役則任衆而已，斂弛之事，比田役爲小，故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

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賈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聽政役以比居者，比謂國比，居謂民居。聽政役者，欲知其可任與施舍而已，故以國比正之。以國比正之而不服，則又以民居正之，以國比正之，則若後世以五等簿差役也；以民居正之，則若後世以簿差役不服，則檢視屋產矣。聽師田以簡稽者，簡謂闈而選之，稽謂攻而計之，簡稽則皆有書焉。聽師田者，欲知其車徒之所任，財器之所出而已，故以簡稽聽之也。聽閭里以版圖者，版謂人民之版，圖謂土地之圖，閭則六鄉所謂五比爲閭，里則六遂所謂五鄰爲里，凡聽閭里者，欲知其地域所守，人民所屬而已，故以版圖聽之也。聽稱責以傅別者，傅朝士所謂地傅也，責有傅其事者（有字從訂義增）若今責契立保也，別朝士所謂判書也，判書稱責之要也，別謂人執其一，人執其一，則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書其所償之數，使稱者執之，以其償責或不能一而足故也。（義疏引償作稱下句云：「或不能一時而畢收也。」意同）聽祿位以禮命者，禮有數，命有等，祿位視此制之故也。聽取予以書契者，書簡牘而已，契則取予之要也，契謂人執其一，予者執左，取者執右，合而驗之也，別也，契也，皆要也，稱責謂之別，則其用以別爲主，取予謂之契，則其用以契爲主。聽賈買以質劑者，質，一大市則以質，小市則以劑，質則有質其事者，若今市契立見也，劑則爲要書而已。聽出入以要會者，月計謂之要，歲計謂之會，八成所序後先，蓋或以事之大小，或以治之多寡。

以聽官府之六計，辨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穩，六曰廉辨。

治汙謂之汙，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治擾謂之擾，則治弊謂之弊矣。所謂弊羣吏之治者，治弊之謂也。善其行，謂之善，善其事，謂之能，能直內，謂之敬，能正直，謂之正，能守濼，謂之穩，能辦事，謂之辨，廉者，察也，聽官

府錄吏治察此而已欲善其事必先善其行言行宜以德不宜以偽直內則所以爲德也直而不正非所以成德正然後能守禮守禮則將以行之行之則宜辨事辨事則吏治所成終始也故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隱六曰廉辨此人之行能謂之六計者察其吏治而知其所以治者行能如此此總官府辨吏治之數也故謂之六計焉

以禮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小宰掌戒而不掌誓掌具而不掌修蓋誓聽於一而修則有所加損戒與衆共而具則具之而已又言以禮則亦不豫道揆故也施惠焉謂之施舍政役焉謂之舍理其事謂之治爭其事謂之訟財用出於官府施舍加於人民治訟則或以財用之不共或以施舍之不洽故先言共其財用次言治其施舍後言聽其治訟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舍襚幣玉之事宗廟之裸求神于陰賓客之裸則若今禮飲賓客祭酒也裸將裸而將殯也喪荒有幣玉則賻贈凋委之物也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令羣吏政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禮徇以木鐸曰「不用禮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官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禮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徇以木鐸文事故也文事奮木鐸尙仁故也武事奮金鐸尙義故也有令焉必徇鐸奮之者蓋將以禁人則宜使之皆知不使之不知也及犯令而刑之則是罔人而已大司徒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小宰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考乃禮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者大司徒令於教官則所謂修乃事者自其教官之職事也小宰以官刑憲禁令考乃禮則所以

雖禁令也；待乃事，則其事有待乎王宮之政令焉故也。共所以事上，正所以臨下；在官則戒以不共，在府則戒以不正，亦各其所也。爲官刑而令獨曰「國有大刑」，則以官刑宜嚴于官府。今律官殿中所坐，比常雖有加，亦是意也。小宰先正羣吏，然後可以舉邦治。其舉邦治也，欲人各職其事，故分職以辨之。爲其辨之有不能舉也，故又聯事以合之。有辨有合，則官府之治無不舉矣。于是聽萬民之治，所謂羣吏之治者，以聽萬民之治爲主，聽萬民之治矣。于是辨羣吏之治焉。若夫以禮掌戒具，贊幣，爵，裸，將，含，祿，幣，玉之事，則皆其分職聯事所治也。至於受羣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令羣吏政事，則所治終焉。觀治象以官刑憲禁，則所謂終則有始也。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禮，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

治以致其事者，吏也，謂之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則此羣吏，非大夫以上也。小宰掌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而宰夫掌治朝之禮，則所謂政也。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不言政及糾者，正治朝之位，則所謂政也，以禮正之，則糾在其中矣。

故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下有事，則治乎上，上有事，則令乎下。大宰尊于賓客，故大宰以禮待賓客之治；賓客尊于羣吏，故小宰敎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上言而令之，下聽而行之，所謂順也。下有言乎上，則逆矣。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禮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簿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敎以治敎；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掌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者，有官府，則有所徵令矣。有徵令，則有所掌治，不可以不辨也。正其屬所取正者

也；師，則教其屬者也；司，則自各司其職事而已；旅，則衆而有所從焉。數，一、二、三、四是也，合衆數而爲目，合衆目而爲凡，合衆凡而爲要。要，則月計、凡則旬計、目則日計。旬計，則宰夫所謂「旬終正日成」是也。一、二、三、四之數，府史之所掌也，而旅治之；目，則旅之所掌也，而司治之；凡，則司之所掌也，而師治之；要，則師之所掌也，而正治之。此官府之入職也，故治至于要而止。若夫會，則正之所掌也，而王治之矣。故大宰受百官府之會，而詔王廢置，廢置在王，則王治之矣。王省惟歲，亦謂此也。凡治官府以禮爲主，成則以待萬民之治，常則聽官治而已。故正掌官禮，師掌官成，旅掌官常，司亦掌官禮者，正掌官禮以正其屬，司掌官禮則貳焉而已。掌治禮以攷百官府，廛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不言以禮，而言掌治禮者，宰夫所攷，雖及百官府，廛都縣鄙之治，然其事則治官之事，其禮則治官之禮而已；五官所自攷，則弗預也。所謂縣者，縣師所掌開田之縣也。宰夫所攷及于百官府，廛都縣鄙，則大宰、小宰所謂官府都鄙，其爲百官府，廛都縣鄙可知矣。不言會其財用，而曰乘者，以一、二、三、四乘之，則謂之乘，總會其數，則謂之會，欲知其總數，則宜言會，欲知其別數，則宜言乘。今此欲知其失財用物辟名，足用長財，總會乘其財用之出入，失其所藏之貨賄，則謂之失財，非所用而用焉，則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也，則謂之失物，辟名，則其出入名不正而已，足用者，用無不足而已，長財，則所藏者又有餘焉，善物，則所作所受，又無不善，夫物有不可謂之財，而財亦有物也。言失財用物，則失物非財，以其既言失財故也，言善物，則財亦物也，以其未嘗言善財故也。所誅，非特治官之屬也，故曰「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誅以詔冢，宰，則賞可知矣。

以式禮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賦，灋灋。

具與薦羞，則以式掌之；戒與滌濯，則以灋掌之。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小宰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所謂官府之具者此也。祭祀則吉禮之事也，軍旅田役則軍禮之事也，喪荒則凶禮之事也，所謂凡禮事者此也。

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賔之餼牽與其陳數。凡邦之甲冑，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

牛、羊、豕，謂之牢；米、禾、薪、芻，謂之委積；夕食，謂之餼；牢生可宰，謂之牽。牢禮，則大行人掌各牢禮之等數，是也；牢禮之灋，則其掌之又有灋焉。委積，則上公五積之屬，是也；膳，則殷膳大牢之屬，是也；獻，則上介有禽獻之屬，是也；飲，則壹四十之屬，是也；食，則食四十之屬，是也；餼，則餼五牢之屬，是也；賓之餼牽，則有司所共，賜之餼牽，則王所好，賜陳數，則以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是也。

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族帥有司而治之。

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則帥宰夫職喪之屬官，與其府史治之，使其族帥有司而治之，則使宰旅帥其府史治之。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告或以告于上，或以告于下，故不言所詔，而曰「以告而誅之」。以告而誅之者，不待三歲大計而誅之者也。

正歲，則以灋警戒羣吏，令修官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于上。

官正稽其功績，糾其德行，歲終會其行事，然後宰夫得以致其會，而正歲書其能者，良者以告于上，良者書之，賢可知矣。

卷三

天官二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績，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官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

戒之字從戈，從廿，兩手奉戈，有所戒之意。令之字從人，從下，下守以爲節，參合乎上之意。糾之字從系，從斗，若糾絲然，糾其緩散之意。禁之字從林，從示，示使知阻，以仁茹焉之意。然則戒，戒其怠忽，糾，糾其緩散，令，使爲之禁，使勿爲也。小宰掌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而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則王宮之政，與后室之糾禁，皆非官正所豫也。以時比其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則以知其人名數也。次，蓋其所直舍，蓋其所居爲之版以待，則版其名數，以待戒令及也。夕擊柝而比之，則若今酉點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則若今坐甲辨外內而時禁，則辨其外內職所當守，變所得至，而時其出入啓閉之禁也。稽其功績，則防其怠，糾其德行，則防其袤，幾其出入，則微察其出入，均其稍食，則平頒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則凡在宮之民，尚然其吏士可知矣。奇，無常也。袤，不正也。奇，則畸於人矣。是以謂之奇也。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會其人以爲伍，合其伍以爲什，使之相保，然後教之道藝也。月終，則會其稍食，爲小宰受其月粟故也。歲終，則會其行

事爲大宰受其歲會故也。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鄭氏謂「使居其處，待所爲」也。春秋以木鐸修火禁，鄭氏謂「火以春出，以秋入，用天時以一戒也。春秋修火禁，則若今皇城四時戒火矣。凡邦之事，蹕鄭氏謂「事，祭事也」，誤矣。凡邦之事，則孰非事也？何特祭祀而已？宮中廟中，則孰燭鄭氏謂「祭社稷五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則孰燭」，亦誤矣。凡在宮廟中，皆執燭，何特祭社稷五祀先王先公之時，凡邦之事，蹕，則以嚴於禁止爲事？宮中廟中，執燭，則以明於照察爲事。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疎貴賤之居，則宮中平時以比官府次舍衆寡，辨內外爲職故也。言偃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夫惟愛人，然後可使之近君；夫惟易使，然後可責以守衛；則教之道藝，宮正所急也。然教之道藝，而不先會其什伍，則莫相勸督而務學；欲會其什伍，而不先去其淫怠奇袤之民，則或致淪胥而敗類；欲去其淫怠，而不稽其功績，則淫怠與敬孰分？欲去奇袤，而不糾其德行，則奇袤與正孰辨？則稽其功績，糾其德行，又宮正所先也。以稽其功績，糾其德行爲先，則不可不致察；幾其出入，則所以致察也；以會其什伍，教之道藝爲急，則不可不致養；均其稍食，則所以致養也；均其稍食矣，然後稍食可會也；教之道藝矣，然後行事可會也。若行事可會矣，然後邦有大事，可責以聽政令而守也；於是無事矣，思慮預防而已。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

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則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包國子之未爲士者矣。掌其政令，則士庶子之政令，行其秩敘，則秩其賞賜，敘其事治先後，作其徒役之事，則有役焉，作其徒也，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則授其王宮四角四中宿衛之職事也。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則所令非特徒役之事而已。月終，則均秩，秩，猶秩膳之類，日月有馮，故月終均之。歲終，則均敘，勞逸劇易，宜以歲時更焉。

故歲終均之。以時頒其衣裘，則若今賜春冬衣也。掌其誅賞，誅賞士庶子也。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焉。故君臣國家，休戚一體，上下親而內外察也。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膳夫授祭者，授王以所祭之物也。食有祭，所以仁鬼神。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焉。品嘗食者，養至尊當慎故也。其所防也微矣。專君左右，就養有方，則品嘗食，膳夫之事。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于造者，無大喪，無大荒，無大札，無天地之災，無邦之大故，則王可以樂之時，故侑食及徹皆以樂，所謂愛以天下，樂以天下者也。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以養體也。侑徹以樂，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焉。造，至也。致食於是，然後進而御王及其卒也。徹於所致而置焉，是之謂徹于造。

王齊日三舉。

孔子齊必變食者，致養其體氣也。王齊日三舉，則與變食同意。孔子之齊，不御于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膳葷，喪者，則弗見也，不齋，則弗見也。蓋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憤其志意者，而致養其氣體焉。則所以致精明之至也。夫然後可以交神明矣。然此特祭祀之齊，尙未及夫心齊也。所謂心齊，則聖人以神明其德者是也。故其哀樂欲惡，將簡之弗得，尙何物之能累哉。雖然，知致一於祭祀之齊，則其於心齊也，亦庶幾焉。

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

大喪，大荒，喪荒之大者也。大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災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者，王以能承順天地，和理神人，使無災害變故，故宜饗備味，聽備樂，今不能然，宜自貶而弗舉矣。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王舉，則授祭而弗贊；燕食，則授而贊之。贊之則以其祭不如舉之盛，然非祭朝之餘膳也。祭所以致敬也，祭而弗敬，如弗祭，故禮餼餘不祭，奉餘膳而祭，則非所以致敬也。且王舉之饋膳用六牲，而獸人掌畜以魚鳥共膳，則燕食有魚鳥之膳矣。

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

祭餘謂之胙，胙俎則祭餘之俎也。賓客食，則亦必膳夫授祭；及卒食，又膳夫徹祭餘之俎，則重祭故也。故膳言授祭於祭祀，賓客言徹胙俎相備也。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

謂之稍，則禮事之略者，故膳夫設薦脯醢而已。

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燕飲酒，則王於羣臣，亦有賓主之道焉，故不可以無獻主；雖然，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也，故使膳夫爲獻主而已。蓋燕飲之禮，惟主於以食飲養賓，而膳夫以食飲養王之官也，使所以養王者養賓焉，則王之厚意也。掌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擊覘者，亦如之。

祭祀之致福者，歸王以其福也；以擊覘者，亦如之。衆歸王以福，而王能享之，所以備多福；衆歸王以德，而王能納之，所以戒感德，故受而膳之。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所謂不會，非不會其出，不爲多少之計而已。王與后之膳，禽飲酒及服，皆不會者，至尊不可以有司屢數制之；世子則惟膳正，禮不可以會。膳禽，則燕食之膳也，與其飲酒及服，皆會，則以防荒侈故也。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蠶麤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六畜，可畜而養者也；六獸，可狩而獲者也；六禽，可擒而制者也。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則庖所共。后世子者，膳羞而已。蓋薦則自后世子之官屬共之。膳夫言「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其物備衆，而其言薦，則曰「王之稍事，設薦脯醢」而已，則薦所共設薄矣。

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

共祭祀之好羞者，先王、先公及先后、夫人、平生所好，祭祀則特羞之，事亡如存之意。夫齊則思其所嗜，則其祭也可以不差其好哉？雖然，求所難致，傷財害民，以昭其先之好僻，則君子亦不爲也。孔子爲政於魯，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共簿正，則先王不肯求所難致，以傷財害命可知矣。共喪紀之庶羞，共賓客之禽獻，則仁喪紀賓客，故使共王膳羞之官共之也。或言喪事，或言喪紀之事，喪事，喪之在我者也；喪紀之事，喪在彼而我有事焉者也；喪在彼，我有禮以紀之，故謂之喪紀。

凡令禽獻，以禮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掌客所謂「乘禽於諸侯，各如其命之數」，聘禮所謂「乘禽於客，日如其饗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隻」，與此官所謂「凡用禽獻」者，禮也。令獻禽，則以此禮授之，使知所獻之物與其數，及其出以給用，受而入之，則亦以禮焉，其禮蓋詳矣。如上所言，則其存而可見者爾。

不會。

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雁鴈，膳膏臠；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蠶羽，膳膏膾。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春行羔豚，夏行雁鴈，秋行犢麋，冬行蠶羽，各以其時物所宜。鄭氏以「羽爲雁」，「誤矣」，謂之「羽」，豈特雁而已；魚謂之蠶，則以別於鱸故也。膳膏香者，膳用牛膏也；牛土畜也，方春木用事之時，則宜助養脾故也。膳膏臠

者，膳用犬膏也；犬，金畜也，方夏用火用事之時，宜助養肺故也。膳膏腥者，膳用雞膏也；雞，木畜也，方秋金用事之時，宜助養肝故也。膳膏羶者，膳用羊膏也；羊，火畜也，方冬水用事之時，宜助養心故也。

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禮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膺羊冷毛而羸羶；犬赤股而躁，豚鳥醜色而沙鳴，羶豕盲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骨羶。

內則以羶爲鬱，則氣無所泄，而其臭惡；蓋鳥醜色而沙鳴，則其臭如之。經與鬱，文雖異，其義一也。先言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然後言羊冷毛而羸羶，犬赤股而躁，豚豕盲眊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骨羶，則所謂腥臊羶之不可食者也。

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臠胙骨，以待共膳。

凡掌共羞脩刑，臠胙骨，以待共膳者，此七物有掌之者，有共之者，有掌而共之者，各掌共其物，以待內饗共膳也。蓋內饗，掌王及后世子之膳，則宜選取於羶有司，以備珍膳故也。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饗人者，內饗之屬人也，使內饗共好賜肉脩，則王所好賜，親而私之故也。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膳。凡賓客之餼饗，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者老孤子，蓋所謂死政之老，舉其孤也。外饗，言饗者老孤子，而以士庶子如之。酒正言饗士庶子，而後言饗者老孤子，外饗，掌饗以養之爲主，酒正掌酒，酒以禮之爲主。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內饗之饗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羹羹，賓客亦如之。

荀況曰：「大羹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夫大羹，肉滂也，不致五味；凡所以薦鬼神，養賓客，則必共之，非特共之，又貴而先之者，古之時禽獸管脩人矣，聖人教之田疇，則亦以除患故也。未知火化，非所以養生，修火之利，則使之免死，而當是時，人知食肉而飲其滂，其相養亦足矣。及至後世，恃威役物，暴殄生類，以窮鼎俎之欲，雖聖人復起，亦無如之何矣。則亦因時之宜，爲制貴賤之等，使無泰甚而已。然則庶具百物備者，豈以爲吾心如是而後嫌哉？其勢有不得已爾。故每於爲禮本始以示之，使知禮意所向，在此不在彼也。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藉，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齋盛。祭祀，共蕭茅，共野果臝之薦，喪事，代王受嘗。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稟之事。

公田謂之藉，以其借民力治之故也。王所親耕謂之藉，則亦借民力終之故也。王有王之藉，侯有侯之藉，故甸師所耕藉，謂之王藉。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而王必親耕以共齋盛者，以爲祭弗自致焉，則猶不祭，以此奉天下，則耕養舉，知勸矣。祭祀共蕭茅者，蕭合脂，與黍稷炳之以祭，詩所謂「取蕭祭脂」是也。凡鬼享裸，皆求諸陰，燔蕭求諸陽，索祭祝于苾求諸陰陽之間，遊魂爲變，無不爲也。故求之不可以一處。茅藉以縮酒者，藉何所不可，而必以茅，則其爲體順理直，柔而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共野果臝之薦者，爲其非場圃所出，故稱野焉。薦於王藉共之，則盡志而已。祭祀則致衆致遠，盡物故也。喪事，代王受嘗。嘗者，人曰嘗，天曰裁，受嘗，則以嘗爲在已，受裁，則服裁而弗拒，使甸師代，則以方宅，喪不可接神，而甸師掌共祭薦之物，神所依故也。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者，刑于隱也；刑于隱，而必於甸師，則亦以甸師共祭薦之物故也。共祭薦之物，所以事宗廟，宗廟之親，而致死刑焉，則正墮然後能保天下國家，能保天下國家，然後宗廟可得而事也。然則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也。

獸人，掌習田獸，辨其名物，冬獻，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多獻，夏獻麋者，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尤者；夏田稼之時，麋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爲是故也。各於其尤害物之時，罍而獻之，明設官主，以除民物之害。春秋獻獸物者，雍氏，春令爲阱獲之利於民者，則春獻獸物，亦以除害與雍氏爲阱獲同意。大司馬秋田羅弊，則秋獻獸物，自其用罍之時，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者，令田衆以所獲禽置虞旗所植之中野，謂之注。則衆赴而投焉，若水之注也。（訂義引此文中下無野字，投作注。）

凡祭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共其生獸，爲或用鮮故也。獸，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而獻人。凡獻征，亦入于玉府者，周之初，園囿沛澤多，而禽獸至，人嘗患其偏矣。唯周有以勝之，然後中國之害除，而人更賴其所獲，以共服食器用。然則獸人之官，修寧百姓之大者也。魚之爲物，潛逃微眇，難及以政；方周盛時，乃能使之萃其尾，頌其首，浮沈小大，備得其性，則以有隱度加焉而已。然則獸人之官，修養萬物之悉者也。以獸人之官，修爲寧百姓之大，以獸人之官，修爲養萬物之悉，故使各入其物于玉府，以爲王者仁民愛物，其施如是。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養，以足其燕私玩好之欲也。然則冥氏、穴氏、羸氏、攻鳥獸之猛，而其所獻皮革齒須及羽翮之類，不入于玉府者，冥氏、穴氏、羸氏，特除其害獸人。凡田之政令掌焉，則其所修之利衆，所除之害悉，所賴之獲多，王政及人，於是爲大矣。

獻人，掌以時獻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羶蕪，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羶蕪。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玉府。

春獻王鮪，則以其時物。王鮪，鮪之大者，王，大故也。故物之大者，多謂之王。詩序言「冬薦魚」，而此不言者，獻人以時獻爲梁，凡祭祀共羶蕪，則多薦在是矣。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審魚、鼈、龜、蜃，凡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醢羸、蜺，以授鬯人。掌凡邦之審事。

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而蜃以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則避其字乳之時。獻龜以秋者，龜主以下全而用之，故取以其堅成之時。魚美於秋多，而冬爲尤美，不以冬獻，則鬯人所獻，以審得之。故先爲梁之時而獻鼈，尤美於夏，然以避其字乳之時而弗獻。唯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之澶度，如此，然後能率天下之民，以成魚麗之功，告神明矣。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腐、薦脯、臠、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卷四

天官四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死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之，爲下。

毒，所謂五毒藥，所謂五藥。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者，餼廩稱事，然後能者勸，不能者勉，故十全爲上。鄭氏謂「全，猶愈也。」人之疾，固有不可治者，苟知不可治而信，則亦全也，何必愈？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既春時，羹齊，既夏時，醬齊，既秋時，飲齊，既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鷹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恆放焉。

凡食齊，既春時，羹齊，既夏時，醬齊，既秋時，飲齊，既冬時者，所御溫熱涼寒，宜如此。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者，春主發散，則宜多酸以收之；夏主解緩，則宜多苦以堅之；秋主鞏斂，則宜多辛以散之。

之；冬主堅栗，則宜多鹹以稟之；滑則所以利之，甘則所以緩之；緩之利之，則所以調之也。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鷹宜麥，魚宜苽者，食物各有所宜也。物之所宜，非獨此而已；且有所宜，則亦有所畏，惡相反當避者矣。其物不可勝言也，言其所常食焉，則可推類而知矣。君子之食，恆放焉者，溫熱涼寒，酸苦辛鹹滑甘，與膳食之宜，凡百君子所以自養，恆放王如此；在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此之謂節飲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瘡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列子曰：「指撻無疥癩，疥，痛也。」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洩瀉。」病溫，則所謂瘡首之疾；瘧，瘧則所謂瘧寒之疾。蓋方冬之時，陽為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為瘡首之疾矣。方夏之時，陰為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為瘧寒之疾矣。痒疥疾，則夏陽溢於膚革，情搏而淫之故也。嗽上氣疾，冬陽溢於藏府，情乘而逆之故也。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既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

素問曰：「形不足，補之以氣；精不足，補之以味。」味，養精者也；穀，養形者也。藥，則療病者也。養精為本，養形次之，療病為末，此治之序也。望其氣矣，則又聽其聲；聽其聲矣，則又視其色；視其色矣，則又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也。九竅有變，而後占九藏，則診其動於脈，兩之也。以陰陽參之也，以陰陽沖氣，醫經所謂胃氣也。以氣聲色既生死，不過五，以味穀藥養其病，亦不過五，則物之更王，更相，更廢，更囚，更死，不過五故也。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醫師言「邦之有疾病，疾醫言「民之有疾病，」治及民，則餘可知矣。或言邦，或言民，相備而已。醫師既言「使醫分而治之。」疾醫又言「分而治之。」者，醫師分疾病死傷，使各治之，而疾醫所治，又各有能故也。至於瘍醫，但言「凡有瘍者受其藥焉。」則腫瘍、潰瘍、金瘍、折瘍，同科而已。獸醫曰「死。」疾醫曰「死終。」終則盡其道而死，所謂「君子曰終」是也。終亦有所以，而非醫之罪也，亦書其所以焉，使知如此，在所不治。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副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腫瘍，聚而不潰，潰瘍，潰而不聚，金瘍，刃割未必折骨，折瘍，折骨未必刃割，腫瘍、潰瘍、自內作，而潰瘍為重；金瘍、折瘍，自外作，而折瘍為重，故先腫瘍，後潰瘍，先金瘍，後折瘍。素問曰：「上古移精變氣，祝由而已。」醫之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從之者，蓋變氣祝由之遺蹟也。祝之不勝，然後舉藥，（訂義）以王氏說為已說，此文舉藥作用藥，今按舉或與之誤。藥之不勝，然後副，副之不勝，然後殺，鄭氏謂「殺以藥，食其惡肉」是也。以五毒攻之者，攻以殺之；以五氣養之者，養以生之；以五藥療之者，療以治之；以五味節之者，節以成之。獨於瘍言以五氣養之者，素問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瘍之治，宜以氣。」而氣，以其以五氣養之，反在五毒攻之之後，則必先除其惡，然後可以養故也。凡療瘍者，五毒、五氣、五味，亦所以療之也，而獨言以五藥療之，以藥為主也。疾醫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而瘍醫以五藥療之，然後以五味節之者，疾醫所言者，養也，且病以治內為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所言者，療也，且瘍以治外為主，故先藥而後味。以酸養骨者，骨欲收，以辛養筋者，筋欲散，以鹹養脈者，脈欲栗，以苦養氣者，氣欲堅，以甘養肉者，肉欲緩，以滑養竅者，竅欲利。於瘍醫言骨、筋、脈、氣、肉、竅，則善此六者，瘍無所生也，及其生而治之也，則亦以此。

養之。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刮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獸言病，而不言疾者，孟子曰：「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以爲物之難知，不若人之可察也；惟其不可察也，故病而後可知也。病與瘍，以一醫治之，賤畜故也。醫師言稽其醫事，以制其食，獸醫言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制其食，則有進退，進退之，則因亦制其食矣。人言死終，獸言死，則以物之所以死，有不可察故也，不稽其全失爲上下，而計其生死爲進退，則亦以是故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禮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宿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以式禮授酒材者，式其給用之式，禮其釀造之禮。凡爲公酒，亦如之者，鄭氏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禮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也。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者，其物之禮，其名之義，皆無所經見，不可得而知；然五齊言辨名，三酒言辨物者，五齊以祭，祭則致其義，名義之所出也；三酒以飲，飲則致其實，物實之所效也。共王獨三酒，則三酒以飲，五齊以祭故也。言「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則后世子之飲與酒，共之而已，弗爲之饌也。

凡祭祀，以醴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凡祭祀，必以醴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者，凡天地宗廟社稷諸神之祭祀，皆共五齊三酒，以實尊，物各一尊，凡八尊，而其所實，各以其禮也。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者，皆非此八尊所實，齊酒則皆有

貳。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尊副之；中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兩尊副之；小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一尊副之；而其尊所實，又皆有酌數也。凡有貳者，備乏少也；大祭所貳尤多，則尤致其嚴故也。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者，唯所實八尊，五齊三酒，則無尊以副之，而其尊所實，亦皆有器量也。爲其弗酌也，故有器量而無酌數也。凡祭祀必設此五齊三酒，而弗酌者，以神事焉，故用五齊，以人養焉，故用三酒。備五齊三酒而弗酌，則所以致事養之義，而非以爲味，是所謂禮之敬文也。（敬字疑或衍文。）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鬯醴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皆有禮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供彘，后蠶以爲祭服，王獻而后亞裸，王親牽射牲，后親徹豆蓬，賓客，則亦王裸獻而后亞獻，則王致酒，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也。（建國以下六十五字，從訂義增。又王氏志長刪翼引此王獻而作王獻尸，后親徹作后薦徹，是也。）王燕飲酒，共其計者，至尊不可以有司，禮數制之，故共其計，使知其不節，則自戒也；然則后何以不共其計？后王所帥也，王知自戒，則亦已矣。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則王施德惠焉，取醉之而已。掌酒之賜，皆有禮以行之者，各位不同，禮亦異數，故也。凡有秩酒者，有常賜之酒也。鄭氏以王制「九十日有秩」而謂有秩酒者，老臣也；老臣固宜有秩酒，然有秩酒則非特老臣而已，以書契授之者，授以書，使知其所得之數，授以契，使執之以取酒也。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特謹其出，異於其餘物，恐酒之意也。（特謹以下十四字，從訂義增。）小宰聽之，則小宰執九式之貳，掌出納之正，而正其不如禮者也。以酒式誅賞者，以式計其贏不足，美惡之數，而誅賞也。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

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者，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則共其物，奉其事，以爲世婦役也。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者，饗以訓恭儉，故爵盈而不飲爲禮而已，則禮酒者，饗酒也，燕以示慈惠，故燕謂之飲酒，則飲酒者，燕酒也。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者，酒正掌辨酒物，及厚薄之齊，故凡事共酒，則入於酒府，酒正既焉，而後共之。酒正言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於酒府，則酒正之所共者，唯禮酒而已矣。其飲酒則自酒人之所共，酒人之共禮酒，則共之入於酒府，酒正之共禮酒，則既酒之所入而共之。酒正共之而已，酒人則又奉之也。蓋雖飲酒，亦必酒正既焉，而後共之，以酒人凡事共酒入於酒府故也。祭祀共酒以往，則自有奉之者，往共其陳而已。（訂義引此文作「往待其令而已」義疏同此「共其陳」字之誤，或是下句陳酒注文。）陳酒掌客職，所謂壺四十皆陳是也。（陳酒以下十四字，從義疏增。）

漿人掌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於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醕，而奉之，凡飲共之。

漿人言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於酒府者，漿人所謂醴，卽酒正所謂清，清與醴，一物也。言清，則知所謂醴者，清言醴，則知所謂清者，醴必言清，則以醴有清，而酒漿所用共王及后世子者，清醴也。夫人致飲，所謂清醴者，此也。漿人不言共后世子者，水涼自其官屬共之，四飲則酒正共之矣。漿人不共水涼，則與膳夫不共薦同意。水涼無厚薄之齊，又非酒正所共，而亦入於酒府，則以共王亦既之也。共賓客之稍禮，則若庖人繼肉，廩人繼粟，稍給其物也。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醕，而奉之者，夫人有致飲於賓客之禮，則猶冢宰有好賜予也，蓋上下內外，小大相成焉，禮之所以立也。若致飲，則醫醕而巳，厭於主也，夫人致飲，則又有清醴焉，卑者不嫌，故無厭也。其厭也，乃其所以爲貴也，禮有以少爲貴者，此之謂也。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外內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檠冰。夏，頒冰。掌事。秋，刷。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者，凌，即冰也；斬之而後為凌。三其凌，為度所用，備循釋也。春，始治鑑者，鑑，所以盛冰也；治鑑，非等春而已，於是乎始也。

甸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臠、菁菹、鹿臠、茆菹、麋臠、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析、蠃醢、蠶醢、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落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醬，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臠。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醬。凡事共醢。

朝事之蓬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饋食之蓬豆，以象食時之所進也；加蓬加豆，則以象饋之有加；至於羞蓬羞豆，則以象養之有羞也。孝子之事其親，欲致其養，其養也，欲致其感，既感矣，以為未足，則欲備其細，細既備矣，以為是養而已，弗敬不足以為孝，則又欲致其敬，既備且致其敬，斯可以已矣。乃若孝子之心，則又欲致其難，且致其美，夫致其難，且致其美，是亦有力者所易也，則又欲自致焉，服其勤，而致新以進之，則所以自致也。朝事之蓬，其實：臠、黃、白、黑、形、鹽、醢、鮑、魚、鱠；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臠、菁菹、鹿臠、茆菹、麋臠、饋食之盛也。王使周公閱來聘，魯饗有昌歠、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羞嘉穀，鹽虎形。」鹽虎形，則所謂形鹽，昌本則所謂昌歠，臠、黃、白、黑，則所謂嘉穀，推公閱

子之誓齊，賓客之禮，共醴五十。凡事共醴。

醴人所共五齊，七醴，七菹，三醢，皆謂之誓，故醴人王舉則共六十，以五齊，七醴，七菹，三醢，實之；醴人掌共王五齊，七菹，凡醴物，王舉則共齊，菹，醴物六十，而膳夫爲之，誓用百有二十，齊也。醴人各有五齊，七菹，（訂義引此句下云：「蓋齊菹有須誓以成者。」其下引醴物醴誓之物諸解，皆刪潤其詞，疑齊菹句亦錄其大意，非新義本文。）而醴人謂之齊，菹，醴物則醴人之齊菹，以醴成之，以醴成之物謂之醴物，所謂凡醴物是也，以醴成之之誓，謂之醴誓，所謂凡醴誓之物是也。所謂共后及世子之誓，齊菹，則凡醴誓，齊菹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饗鹽以待戒令。

苦鹽，鹽之苦者，蓋今類鹽是也；飴鹽，鹽之甘者，蓋今戎鹽是也；散鹽，鹽之散者，蓋今未鹽是也。散鹽不如類鹽之苦，又不如戎鹽之甘，故不知其味名之，而名其體也。言散鹽，則知所謂飴鹽，苦鹽，非散矣。賓客形鹽，則備物之饗也；備物之饗，有鹽虎形，以象武之可畏也。鹽可以柔物，而從革之所生，潤下之所作，求其生作之方，則西北也，故以爲虎形，象天事之武。朝事之饗，有形鹽，而鹽人不言者，賓客共之，則祭祀從可知也。祭祀共苦鹽，則外盡物故也。

冢人，掌共巾冢祭祀，以疏布巾冢八尊；以畫布巾冢六彝。凡王巾皆繡。

用以冢物，通上下而有之者，巾也。以事言之，則主於覆冒，以禮言之，則主於設飾。（以上三十一字，據義疏增。）八尊，酒人凡祭祀，以五齊三酒所實，設而弗酌，是禮之文也；六彝，司尊彝所用以裸，是禮之實也；禮之文成之，以質故以疏布巾冢八尊，禮之質成之，以文故以畫布巾冢六彝。言疏知畫布之密，言畫知疏布之

案；質宜疏，文宜攝，故也。天事武，故白與黑爲黼，西北方之色也。巾以覆物，宜象天事，故王巾皆黼。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爲其井匱，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王朝有三寢有六，陰陽之義也。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櫪柅，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入門。凡舍事，則掌之。凡此所爲，所設所共，皆會同之事也。先設櫪柅再重，然後設車宮、轅門，所以警衛王也。爲壇壝宮、棘門，則以待合諸侯而命事，爲帷宮、設旌門，則以待王之舍止，無宮，則共入門，謂王不在車宮之中，則以師爲警衛，而共入以爲門也。壇壝宮、帷宮、棘門，則爲之而後成，車宮、轅門、旌門，無所爲也，設之而已。入門，則又不設也，共之而已。故曰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入門也。轅門，仰轅以爲門，壇壝宮，爲壇於中，而壝其外也。入門，若今衛士之有行門。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幄、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氏以爲「王出官，則有是事」，以掌次考之，則王出官，有掌次，掌其幄，以待張事，幕人共張物而已。所謂「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之事」，則正謂王在宮，非出次之時。謂之掌事，則非特掌其物矣。大喪，共帷、幕、帟、綬，而不共幄，則王方宅喪，無所事幄，以帷、幕、帟、綬共張喪圍而已。

掌次，掌王之次之禮，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事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

王則張帑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旼案，設皇邸者，案，蓋所據之案，邸，蓋所宿之邸。今朝宿所次謂之邸，朝宿所次謂之邸，則邸宿所次也。蓋大旅帝，則掌舍爲帷宮，而掌次設宿次於宮中，宿次之中，則又張旼案，謂之皇邸，則或繪或畫，或染羽以象焉，而其詳莫可得而知也。師田，張幕而不張次，則與衆皆作，故也。掌凡邦之張事，則在宮張事，自幕人掌之，掌次所掌，凡在邦而已。

卷五

天官五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

九功，九職之功也。在大宰曰「九職」，則以任萬民故也；在大府內府司會曰「九功」，則大府內府以受貨賄，司會以令財用也。頒其貨于受藏之府，則將以化之也，故使受藏之府藏之；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則將以用之也，故使受用之府有之；化之之謂貨，有之之謂賄。受藏之府，則若職內掌邦之賦入者是也；受用之府，則若職歲掌邦之賦出者是也。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

頒財以式灋授之者，以式授之，使知所用；以灋授之，使知所治。

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芻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角人羽人掌葛皆徵財物於農以賞賦之政令則九賦宜皆聽民各以其物當賦而所以待邦用宜各因其物之所多以便出賦之人關市邦中商旅所會共王膳服及賓客所須者百物珍異於是乎在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關市邦中皆商旅所會而獨以關市待王之膳服則凶荒札喪關市無征而王於是時亦不舉而素服所賦所待宜各從其類故也喪紀所用葦蕭蠶物茶葛木材之屬出於山澤爲多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四郊於國爲近近者可使輸重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邦縣於國爲遠遠者可使輸輕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稍秣幣帛夫家而有之故便其遠近而已邦都則其地尤遠而公卿王子弟所食也王于祭祀欲致遠物且獲親貴之助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家削邦甸比四郊爲遠比縣都爲近匪領工事則襍出遠近之物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領邦甸之賦以待工事賜予則用財之餘事故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者哀邦國之禍裁宜以其所貢焉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王以治民爲施民以養王爲報則充府庫宜以萬民之貢也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者惟玩好之用宜以餘財而已然待弔用以邦國之貢而邦國之貢非特以待弔用充府庫以萬民之貢而萬民之貢非特以充府庫共玩好之用以式貢之餘財而式貢之餘財非特以共玩好之用蓋大府之藏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則九賦之所得亦猶是也于玩好之用言共者式貢之餘財以待邦之衆故非以待玩好之用有玩好之用則於是共之而已大府所得先後與九式所序不同則大府掌財用之官知其職嚴專王而已故以待王之膳服爲先其餘則襍而無序與內史八柄莫知先後同意九式所謂羞服凡羞服皆在是矣大府所謂膳服則唯王之膳服又其所膳則六牲而已差不與焉九式所謂芻秣則非稍也大府所謂稍秣則有稍而無芻芻式所用則委人所斂是也

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賈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舍玉復衣裳角枕角

相。

攷工記：「玉人之事，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服玉，則大圭之屬是也；佩玉，則珩璜琕瑀之屬是也；珠玉，則珠也。玉也，凡以共王之用者，食玉，則其食之，蓋有禮矣。北齊李預嘗得食鹽，采而食之，及其死也，形不壞而無穢氣，則食玉之所養，可知矣。

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盟必割牛耳，取血相與飲之。牛耳，以示順聽血，則告幽之物，不信之由中也。珠槃，玉敦，蓋飲血之器也。珠，陰精之所化，玉，陽精之所生，以陰陽之精物爲器。又使掌王生服死舍之物者共焉，則示諸侯以信之至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玉府既言「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內府又言「凡王及冢宰好賜予，則共之」者，凡王以玉府所受好賜，則玉府共之；凡王以內府所受好賜，則內府共之。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待邦之用，則經用而已；內府待邦之大用，則大故大事所用也。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者，冢宰所予，有不可以言賜者，故謂之好賜予。

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禮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使外府共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者，外府所待邦用皆有禮，欲王及后世子非禮弗服故也。詩序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矣。」其詩所言，主於都人士女衣服之一而已，然則王及

后世子衣服，豈可以非禮也？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財用，疑「之財用」三字爲衍，幣則共以爲禮，齋則共以爲行齋。

司會，掌邦之六典，入墜，入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禮，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禮，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禮，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禮，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以三攷之爲參，以兩攷之爲互。逆邦國都鄙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又攷其歲月日成，則四國之治，皆可知也。然後以所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入墜，入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之財用，必攷于司會。

九正，九職之正也；九事，九職之事也；正也，事也，與《酒誥》有正有事同義。司書掌九職，則以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財器械、田野、夫家、六畜之數，故也；掌九正九事，則以凡稅斂者受墜焉，凡邦治考焉，故也；敘其財，則敘掌事者之財，以知其所餘，受其幣，則受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使入於職幣，則所餘及幣，皆使入於職幣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所謂大計羣吏之治，則計其所治民財器械之數孰僮孰乏，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之數孰洽孰廢，孰斂孰耗而已，故大計羣吏之治，則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凡在民者，皆知其數，然後知羣吏徵令有當否，知其有當否，然後可得而治正也。

凡稅斂，掌事者受滯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政焉。

要貳者，物數之要，要書之貳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執其總者，執邦賦入之總數，受其貳令而書之者，受其副寫之令而籍之。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以敘與職幣授之，則禮記所謂「上先下後」也。

職幣，掌式灋，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實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

以式灋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者，以式灋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以爲禮者所受之幣也。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致人功焉，故謂之功裘。良裘，則非特致人功而已，又其實良也。大裘，則非特實良而已，又以簡大取名焉。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者，王及諸侯以正物爲事，正物則以服猛毅爲先，獨王共虎侯，則虎尤猛故也。卿大夫共麋侯者，卿大夫以養人爲事，養人則以除患害爲先故也。（訂義引作「不能除患，不足以養人。」）凡射以服禽獸，服禽獸然後得其皮以爲裘，故司裘共侯也。設其鵠者，鵠棲侯中，以爲的者也。鵠之爲物，遠舉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爲善，故的謂之鵠也。

大裘，敝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事，不會。

掌皮，則斂皮者也，故會其財齋而已。司裘，則用皮者也，故歲則會其皮。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車于百工，共其毳毛爲毼，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齋。

齋，行費也。斂之，則用財齋之，則有行費矣。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官，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表，展其功緒。

婦職之灋，所以事王及后，共祭祀賓客之職灋。女御八十一人，每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婦職以下，從訂義增）使各有屬，使屬於九嬪。

大祭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

告以出入進止之節，使與禮樂相應。（此注元闕，據訂義增）

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

不言后，以上文裸獻瑤爵言后，從可知也。

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斂，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薄制，祭之以陰禮。

次，其官之次，則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是也；斂，其地之斂，司市所謂「各於其地之斂」是也；肆，謂陳物

之肆，肆長，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是也。市，陰也，陰以作成效灋爲事，祭之禮，以象其事焉。（訂義引此

文作「祭之宜象其事焉。」）

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

其禮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

內人，王內之人。既均其稍食，歲終則會之；既展其功績，歲終則稽之。小大比其制，麤良比其功，制中度，功中程，而又善，則在所賞；制不中度，功不中程，而又惡，則在所罰。會內宮之財用，為大宰歲終受其會故也。

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守。

稍食，歲終既會之矣，正歲又均焉，功事，歲終既稽之矣，正歲又施焉。（此注元闕，據義疏增。）

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桂之種，而獻之于王。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

孔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蓋內有感慨，則外為之變動。喪服凶器，不入宮，恐震動至尊；潛服賊器，不入宮，則嚴禁衛，奇服怪民，不入宮，則王宜非禮弗視，非義不聽。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幾，微察之也。（注元闕，據訂義增。）

以時啓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闈。掌掃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宮正，凡邦之事蹕，明所禁止者。廣闈人蹕宮門、廟門，明所禁止者。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明所照察者內，闈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此注據訂義增。）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於其前，而詔相之。

內暨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人蹕。王后之喪，遷於宮中，則前蹕；及葬，執喪器以從造車。

九嬪掌婦學之禮，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凡祭祀，贊王盥，贊后薦徹豆。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大喪，外宗敘內外朝，暮哭者，九嬪亦從后，帥之。（訂義引鄭氏鑄曰：「故書以玉盥爲王盥，王安石用其說，乃謂下言贊后，則上言贊王言之序也。」案今本經文，正作贊王，而佚其注。）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官而濯，概爲盥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

（籩人隨人共內羞，世婦涖陳之。此注據訂義增。）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世婦視大夫，故使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女御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鬻，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后之喪，持鬻者，女御以蔽飾后爲事故也。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

招以招祥，梗以梗災，禴以禴福，禳以禳禍。禴以禴福，而以神祀者，致天神、人鬼、地示、物魅，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則弔凶荒札喪，所以會福也。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掌內治之貳者，貳內宰之所掌也。逆內宮者，治后正宮也。以禮從者，以禮籍從焉，詔后故也。

典婦功掌婦式之禮，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

榻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領之于內府。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買榻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典絲受良功而不受苦功，典臬受苦功而不受良功，則絲功之善，與麻功之良，皆典婦功所受也。典婦功不受麻之苦功，則典婦功共王及后之用者也。麻之苦功，主共喪服而已，其不受絲之良功，則所以共王及后之用者，特燕私所給，非禮服禮物之正也。禮服禮物之正，則具於有司之政令，典絲之所藏而待者也。且典絲所共，則祭祀黼畫組就，喪紀組文之物，是乃王所以致美於黻冕，致孝於鬼神者也。其受良功，不亦宜乎？以其買榻之，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者，防其以賤買貴。凡上之賜予，亦如之者，所賜予貴賤不同授之，亦皆以其物也。玉府言王之好賜，內府言王及冢宰之好賜予，今此言上之賜予，則又非獨王及冢宰而已。典臬，掌布總纁紵之麻章之物，以待時領功而授齋。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買榻而藏之，以待時頒領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

齋，故書爲資，當從故書以資爲正。以待時領功，則亦以待興功之時，頒之於工。頒衣服授之，則亦以其物授之。賜予亦如之，則亦上之賜予，其不言，則以典絲見之也。言義引此文，作「頒衣服賜予，皆以物授之，言賜予而不言上，以典絲見之。」典絲典臬，歲終各以物會之，亦防其以賤買貴也。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禕衣，纁疊狄於衣，揄狄，纁揄狄於衣，疊狄，則爾雅所謂「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則爾雅所謂「

青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地道尚義，故后服禕衣爲上，揄狄次之。言禕衣則以知揄之爲衣，言揄狄則以知禕之爲狄。闕狄，或謂之屈狄，其名物不可知，知其屈於禕揄而已。鞠衣，則其色象鞠，鞠之華以陰中，其色則陰之盛色。后蠶服鞠衣，則帥外內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之盛事也。展衣，則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純白而已，無所用其采色，有誠信之道焉。故謂之展也。緣衣，則燕居及御于王之服，蓋衣正黑而緣以纁，士昏禮所謂「純衣纁袿」是也。純，卽緣也。謂之緣，則取於純而以循緣爲義。黑至陰之正色，而纁有上達之意，婦人以至正爲禮，其上達則循緣而已。六服皆以素沙爲裏，則婦之德一欲其內之純白故也。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翼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

喪，縫棺飾焉。衣，翼柳之材者，王及后之喪也。蒙上言王及后從可知也。縫人役女御焉。縫棺飾，衣，翼柳之材，則女御當以婦事蔽飾王及后故也。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

夏，五色也。四時之夏，以其文明，故與中國同謂之夏。則五色謂之夏，亦以是故也。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禮記「夫人副禕」，則副配禕衣，首飾之上，昏禮「女次純衣」，則次配緣衣，首飾之下，副次所配如此，則編之所配在中矣。衡也，笄也，蓋皆以玉爲之，故謂之追。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纁，黃纁，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服屨者，服各有屨也。司服言弁，則曰弁服，弁在服上故也。屨人言屨，則曰服屨，屨在服下故也。謂之功屨，則

與功裘同義，謂之散屨，則衰屨無絢故也。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

謂之夏采者，其復以冕服，備采色焉。且衰則哀素，幸其生，故以采色名官。死者人之窮也，窮則宜反本，故復之于大祖；反本則無不之也，故復之于四郊。夏采，掌大喪之復而已，而特置一官，則其兼掌明矣。兼掌則不爲完，特置則專其事，專其事則所使復，宜致一故也。

卷六

地官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率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卅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鄉，若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長，五家下士一人。

鄉，若公也。尊之於鄉，憲其言行，不累以事，故稱老。鄉老於司徒之官，非屬而無職。（此條元闕，從訂義增。）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舞徒四十人。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周官新義 卷六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廿人，徒二百人。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誦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質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胥師，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肆則一人，皆二史，司鱓，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

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每門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每關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卅有二人，府四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遂大夫，每遂中大夫一人；縣正，每縣下大夫一人；鄙師，每鄙上士一人；鄴長，每鄴中士一人；里宰，每里下士二人；鄰長，五家則一人。

旅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

山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廿人。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廿人。

澤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卅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廿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掌茶，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廿人。

掌爨，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廿人。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卅人，徒三百人。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春人，奄二人，女春，挈二人，奚五人。

糖人，奄二人，女糖，八人，奚四十人。

菓人，奄八人，女菓，每奄二人，奚五人。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授邦國。

即天下土地之圖，大司徒合而圖之。（以上十四字從訂義增）掌（訂義作建）土地之圖，則土會、土宜、

土均之禮可施，王國之地中可求，邦國之地域可制，掌（訂義作建）人民之數，則地守、地職、地貢之事可

令，萬民之卒伍可會，都鄙之室數可制，夫然後可以佐王安授邦國。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

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各以其野所宜木，則新阡欲有所植，不謀而知其土壤所宜，公上欲有所斂，不視而見其木所出。

以土會之禮，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

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

物宜菜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藪物，其民豐肉而痺。

鄭氏以虎豹之屬為羸物，正所謂毛物，羸物宜謂羸類之屬，然鄭氏所說出於考工，不知考工所記何據而

然？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日以刑教中，則民不越；八曰以普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土宜之灋，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

各所以命其土，則邱陵墳衍、原隰之屬物，所以色其土，則青黎、赤埴、黑墳之屬（物所以下，從訂義增。）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灋，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敘射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民職、地貢、射賦，則有政矣；然遠近多寡之不均，先後緩急之不齊，非政之善，於是乎以均齊天下之政。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二。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樹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灋而待政令。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

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燬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教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

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

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財，七曰化

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登，言進而成之。九職，任萬民，加三事焉，所以進而成之也。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

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

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大軍

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

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政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乃頒比禮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犖，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

登者，上其籍也。（六字據訂義增。）凡民數有數之者，閭胥以時數其衆寡是也；有稽之者，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是也；數之，則以其所屬之人寡稽之，則以其所屬之人衆，有校而登之者，族師以時屬民而校登其夫家衆寡是也；有登而不校者，小司徒使鄉大夫各登其鄉之衆寡，而鄉大夫以歲時登之是也。（小司徒以下元闕從義疏增訂義引作「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是也）登之而不校，則其登之也因族師之所校而已。

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可任者，或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而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蓋用徒役，不必一時皆備，計所役久近，取勞佚均而已，不于一役家起二人，所以寬民也。唯田與追胥竭作，則獵取禽獸，與衆同欲，逐伺盜賊，與衆同惡，所役近，且不久故也。（義疏引此「故也」作「故可竭作」。）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政民大故，致餘子。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勸斂之事。

田畝有類於井，而公田之中，又鑿井焉；故謂之井田。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入百畝，公田居中亦百畝，除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合保城之地二畝半，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是也。公田八十畝，八家耕之，是爲助。廬舍居中，貴人也，私田環列于公田之外，蓋衛王之意。八家私百畝，至於興兵之際，乃入陳圖之。九夫爲井，則九夫之地，所飲同井，故也。民以里居，田井同邑，故也。民以族葬，四邑同邱，故也。四邱爲甸者，田包於甸，名之曰甸；四甸爲縣者，未成爲都，故取名於大夫所治縣也；四縣爲都者，未成爲國，故取名於公卿王子弟所治都也。（九夫以下，據訂義增案「田井同邑」疑當作「四井同邑」）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
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禮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墜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墜糾職，以待邦治；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攷夫屋，攷其受田之夫，居里之屋，亟其乘屋，令其及時乘之，以正治其怠惰宜矣。攷其衆寡六畜兵器，則亦以知登耗有無，以待征役，施舍，誅賞之政令。（此條據訂義增。）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以國比之。墜，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小司徒使登六畜，辨其物，而鄉師止辨馬牛之物者，以帥田役爲事，則所須馬牛而已。（此注據訂義增。）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敘。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蕭，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葦蓋，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燹，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葬而治役，正其挽匱之行，故執燹以爲儀，已窆而涖匠師，則以防匱之傾戲，使戒飭焉，故執斧以爲威。（「戲」元作「虧」斧字元闕，皆從訂義校正。）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墾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市朝，衆所聚之地，使皆聞而知之也。

以歲時巡國及野，而期萬民之難隄，以王命施惠。歲終，則攷六鄉之治，以詔廢置。

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稽器，稽其足否與良窳。（此注據訂義增。）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禮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攷，攷知其實僞，察，察見其精粗。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戶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征之者，以其材舍之者，以其齒。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

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攻澶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

帥其鄉之衆寡，則鄉官咸在焉；若州長，則所帥衆，若閭胥，則所帥寡。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灋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禋，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灋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禘，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蓋，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入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以伍聯伍，故謂之合。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禮，審其敬，敬，任恤者。凡事，掌其比，饋捷罰之事。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爭奇眚，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爲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闔土內之。

經於鄉大夫曰：「政教禁令。」州長曰：「教治政令。」黨正曰：「政令教治。」族師曰：「戒令政事。」閭胥曰：「閭之徵令。」比長曰：「比之治。」命官之意，其輕重皆在一字間也。政令爲重，禁令次之，戒令又次之，徵令爲下。鄉大夫州長詳於教而兼政，黨正族師詳於政而兼教，閭胥則承上之政教而掌其徵令耳。比長則並無所爲令矣。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禴，置其翁，共其水藻，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封人，言掌設王之社壇，封疆而樹之，則以飾土事爲職，故使之飾牛牲，以牛土畜故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鼓軍事；以鞀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和鼓；以金鑼，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鐃，通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較舞者，凡軍旅，夜鼓鼗，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教日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破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與舞。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

之。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凡外祭毀事，用尤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共奉之，則非特共其牲，又奉其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粢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五，與其盆、粢，以待事。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

載師，掌任土之禮，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廬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障；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聲之稽。

人民在夫家六畜之中，則是民之隸也。賈人所謂「人民」同意。（此注據訂義增。）

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墜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聲，會其

軍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車有車之卒伍，若司右所謂「合車之卒伍」是也；入有人之卒伍，若小司徒所謂「會萬民之卒伍」是也。（此注據訂義增）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邇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糶院；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

恤民之糶院，則司救所謂「歲時有天患民病，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也；國及郊野，以鄉里為中，故恤民之糶院，宜以鄉里之委積。（此注據訂義增）

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廬，小室。十里可以飲食而息焉；三十里，則可以宿焉，故為大室。五十里，則四旁皆可以日中至焉，故有市也。可以候賓旅而館之焉。（此注據訂義增）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地政，上所正，下地守，地職，下所以供上。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則征于地守地職之人而已。

師氏，掌以燬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

外，且躡。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師氏保氏，「凡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則是詔燬諫惡之官，無適而非從；夫然後王無一燬之弗爲，無一惡之弗去，王唯無惡而有燬，則四夷服而爲役可責以守禦也。（王唯以下二十字，據訂義增。）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先王本道以達爲藝，緣道而制爲儀。（義疏同訂義引作「道與之才，先王達之以爲藝，道與之貌，先王制之以爲儀。」）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闕。

師氏未有燬而詔之，故曰「掌以燬詔王。」保氏遇有惡而後諫，故曰「掌諫王惡。」師氏保氏，皆使其屬守則亦有保之名焉，守事非其身之所任矣。闕者，旁出之小門。（此句從訂義增。）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知吏之實，故可以詔廢置；知民之實，故可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表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表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取諸蓋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既父，師長之讎，既兄弟；主友之讎，既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端節，而

以執之。凡殺人而殺者，使邦國交讎。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勸者，誅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人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地帛，無過五兩。

增）婚姻欲致一，故用純色之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為之。（此注據訂義增）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于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社，陰，故于茲聽陰訟，神所在也，明當敬而不褻。

卷七

地官一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儻，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買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入市，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愚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器中度，布帛精粗中數，木中伐，禽獸魚鼈中殺，此所謂成也。（此注據訂義增）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凡通貨賄，以蠶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審；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價之事。

過市，非所以明遠利也；市人犯刑，以利而已；國君近市，則市人何誅焉？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所謂刑人，亦憲徇扑三者而已。幕也，帟也，蓋也，皆庇下之物，為上近利，則無以庇下矣。

賈人，掌成市之貨賄，入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繩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暮期內聽，期外不聽。

質劑之治，宜以時決，久而後辨，則證遠或已死亡，其事易以生偽，故期外不聽，亦所以省煩擾。〔訂義同義疏作「杜欺誣。」〕

廛人，掌斂市，斂布，總布，罰布，廛布，而入於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屠者，正以肉為利；（七字據訂義增。）皮角筋骨，屠者之餘財也；廛人斂而入於玉府，明所取者，非民之正利。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價賤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冥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儻者，使有恆賈，四時之

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廛，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鬻者，與其虺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糞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禁。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鄙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

賒，謂之賒，則不卽入其價也。（此注據訂義增。）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司門，總統諸門，故掌授管鍵之事。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

必使監門養牲，則爲其於郊於國，各有所近，便於共取；風夜啓閉，未嘗乏使，便於養視；且衆所出入，其養視不謹，易以幾察故也。然而祀五帝，享先王，不繫之門，則其致嚴，又異於此矣。（此注據訂義增。）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以告。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廬。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啟關，則爲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薔、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門關，則以符合之；貨賄，則以璽驗之；道路，則以旌表之。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鄴，五鄴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謹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

比相保，則鄰亦相保；閭相受，則里亦相受；族相葬，則鄴亦相葬矣；黨相救，則鄙亦相救矣；州相調，則縣亦相調矣；鄉相賓，則遂亦相賓矣。（義疏引此，作「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相賓之灋，一與六鄉同。」蓋舉括之詞。）

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阯；以田里，安阯；以樂昏，擾阯；以土宜，教阯稼穡；以興勑，利阯；以時器，勸阯；以疆予，任阯。

孟子曰：「唯助爲有公田。」許慎釋勑以「商人七十而勑」，則助勑一也。興之以助公田，則阯得所私焉；所以利之。善其器，則以勑，謂之時器，則器之用各有時，若藉以耕，經以穫。

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領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晦，萊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犂，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

役。

遂人既登其夫家衆寡，六畜車轡，遂師又以時登，則遂師登之於遂，人登之於小司徒。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遂人所謂「大旗」亦司徒之大旗，於是建焉於遂言遂之大旗，則鄉可知，於鄉言司徒之大旗，則遂亦可知。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綽，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轡，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

經牧其田野，猶小司徒所謂「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不言井，則以下言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也。

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漚帟先，道野役，及窆，拖磨，共丘籠及屨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敘其事而賞罰。

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今此漚帟，非幕人所共矣。道野役，帥以至臺，磨者，適歷，執綽者，名也。丘籠之役，輓復土也，其器曰籠。屨車，匭路也，匭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屨，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說，更復載龍輓。

屨車，載匭壙之屨者。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審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

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凡國之政令，自王達之於大司徒，自大司徒達之於遂人，自遂人達之於遂大夫，自遂大夫達之於爲邑者，此之謂四達。（此注據訂義增）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遂官各降鄉一等，其官亦各降焉，故州謂之長，縣與黨同謂之正，鄙與族同謂之師，移執事，若遂師，所謂「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穢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鄭長，各掌其鄭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於勸，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斂，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旅師，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領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穢惡爲之等。

掌聚野之勸粟，屋粟，閒粟，而用之者，聚此三粟，而用以頒以散也。（王氏與之曰：「莫氏改而爲若，無義，王

氏連上讀之爲是。一施其惠，若民有難隄，不責其償；散其利者，資之以利本業者，又散以與之。（資之以下，據訂義增。）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鞶鞶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騶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邱之政令，司徒所掌，乘之政令，司馬所掌，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耳。邱，言其地，乘，言其賦，所謂同，則邱地也。所謂徒役，鞶鞶騶車，則乘賦也。其作而帥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司徒則所謂「令邱乘之政令」也。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稍聚者，所聚稍給之物，甸聚者，所聚甸賦之物，余聚者，所聚經用之餘物，頒賜用財之餘事，故以余聚待之。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圃財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

均人，無所不均，故曰均地政，土均雖有及乎地政，然以土爲主，未及乎均人，故言平土地之政。有職必有事，有事必有職，均人均地職，而不均地事，土均均地事，而不均地職，均人均力政，不均地貢，土均均地貢，不均力政者，互見也。（有職以下，據訂義增。）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熾惡爲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隸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凡糞（釋文作塗）種，辟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麀，鴻澤用鹿，鹹瀉用桓，勃壤用狐，埴壤用豕，疆築用黃，輕奠（釋文作輿，與冢體合）用犬。

糞種，以糞糞之，唯用糞，非以糞，而亦謂之糞者，其用之也，亦如以糞糞之。（此注據訂義增。）

稻入，掌稼下地。以澆畜水，以防止水，以溝澆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滄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以澆畜水，待旱也；以防止水，待水也。（此注據訂義增。）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廩，共其零斂，喪紀，共其葦事。

夏以水殄草，則以夏水如湯，利以殺草也。喪紀，共其葦事，葦生下地故也。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應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輶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應以詔辟忌，以知地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

考工記曰：「凡斬穀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獲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穀雖做不載。」所謂陽木，則獲理而堅者也，所謂陰木，則疏理而柔者也。疏理而柔，宜以火養，則斬以仲夏，使盛陽暴之，與火養同意。陰木如此，則陽木斬以仲冬，宜矣。季，標枝也，蓋因其材而採焉。

若祭山林，則爲主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

蹕，止人犯其祭。虞主山林，掌其政令，且爲之厲禁也。脩，脩祭事，除地爲蹕。（脩除二句，據訂義增。）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臚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澤虞，言「使其地之人，而守其財物」，而林衡不言，林衡言「平其守」，而澤虞不言，互見也。林之政，山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澤之政，澤虞掌之，川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然則林衡正於山虞者也，川衡正於澤虞者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澤亦必如此而不言，亦互見也。共川，共川物之奠也，不言物，以澤虞見之。（共川奠以下，據訂義增。）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則人自為守，所以澤雖大，莫或害其養蕃。山林川澤，皆有財物，惟澤物入於玉府者，澤物最小也，所以自養取薄，所以養人從厚，夫是之謂王德。又頒其餘於萬民，則雖澤物亦不盡利。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辨田，植虞旌以屬禽。

澤野，所謂藪也。或言致禽，或言屬禽，則皆政而屬之，不言珥，以山虞見之。（或言以下二十二字，據訂義增。）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名曰迹人，以迹知禽獸之處，而後可得田而取矣。邦田無地，則鳥獸無所生，有地而無政，則其生不能蕃息，雖有政不為厲禁以守之，則侵地盜物，所以干有司者衆矣。雖為厲禁以守之，然雉兔者往焉，亦弗禁也。

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緡。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掌樂草，掌以春秋斂樂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掌樂草至，掌蠶所徵亦必當邦賦之政令，而不言者，則以角人羽人掌葛見之。

掌灰，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斂五物蜃物，以共闔境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威之蜃。

用蜃以禦魘，除羶蟲。

圉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獸人，共生獸死獸。圉人，共生獸死獸之物者，獸人所共，田獵所罟，圉人所共，囿游所牧，共其物。若鷹、鷹、熊、罴、之類。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賚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民之食，可以鬴計者，校登夫家，貴賤，老幼，廢疾之數，觀稼省斂，稽比財物，其陳詳也。

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陳掌其出入。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既共簠、簋之器，又以罍人所共之實，實之陳之也。（此注據訂義增。）

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種，桂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陳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陳式所用，有雖不足不可以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餘陳用，則待有餘而後用者。

司稼（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蒞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薄。掌均萬民之食，而彌其急，而平其興。

春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盞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饗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春人，春穀以爲米。饗人，炊米以爲食，其職事相成，故春人祭祀共盞盛之米，饗人祭祀共盛。春人賓客共牢禮之米，而饗人共其簠簋之實。饗人共王及后之六食，饗食亦共簠簋之實，而春人不言共米，則以言祭祀賓客，從可知也。

膳人，掌共外內朝覲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子，士麻子，共其食。掌饗祭祀之犬。

卷八

春官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卅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凡有族則有祀，祀則有宗，宗，典祀者也。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故謂之宗；在四時之官爲長，故謂之伯。

饗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饗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饗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守廟祧，而名之曰守祧；守祧，則廟可知矣。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廿人，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既矇，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廿人。

典律同，而名之曰典同；典同，則律可知矣。

警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鐃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鞀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箛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箛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廿人。

鞀護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廿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征伐所得之器，而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則征伐之功，凡以為民，非利其器故也。

司千，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卜以下大夫為之，而其官屬甚衆，蓋先王重其事故也。大卜掌其禮龜，辨其各物體色，攻之取之，以其寺，上春則筮之，而祭祀先卜及其卜也。卜師又辨其左右上下陰陽，授命龜者，而詔相之，其蒸爇以明火，其

占也。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拆。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先王用卜如此，故卜可恃以知吉凶。夫木之有火，明矣，不致一以鑽之，則不出龜，亦何異於此？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箠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賦，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神降之後，在男曰巫，在女曰覡，故不預爲員數。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廿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廿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十人。

鄒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鄒宗人之數。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序，辨內外也，以神示鬼為序，明尊卑也。定上下，然後辨內外，辨內外，然後明尊卑，禮之序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

稷，五祀，五嶽，以經沈，祭山林，川澤，以醮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

事（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謂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禮當自王出故也。謂之事邦國之鬼神示，則其所事，非特王國而已。種

者，意之精也，無事於氣矣。（義疏引作「禋者，意之精也，意先於氣。」）血者物之幽也，無事於形矣。（義疏

引作「血者，氣之盛也，氣先於形。」實柴，燹燹，用氣而已；狸沈，鬻辜，則用形焉；氣親上，形親下，各從其類也。柴而實牲，然後燹燹，天祀之所同也；或言實柴，或言燹燹，則相備而言實柴於上，言燹燹於下，以先後爲尊卑也。山林之受物也，以狸、川澤之受物也，以沈，以狸沈祭焉，則各以其物宜也。四方異體，肆而不全，百物異用，制而不變，以鬻辜祭焉，則亦各以其物宜也。天祀用物氣，而貴精；地祭用物形，而貴幽；鬼享用入義，而貴時；羞其肆，而酌獻焉，則以裸享先王，其裸也，猶事生之有饗也；羞其熟，而饋食焉，則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也。饗以陽爲主，故禘以夏，食以陰爲主，故祫以冬。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以詞爲主，（刪）翼引作「主以詞達誠。」故春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樂爲主，故夏曰禴，秋物成，可嘗矣，其享也，嘗而已，故秋曰嘗。（義疏引作「秋物初成，薦新曰嘗。」）冬則物衆，其享也，烝衆物焉，故冬曰烝。（義疏引作「冬物大備，合衆物以享曰烝。」刪）翼皆同。冬辨於物之時，而以冬禘者，唯辨於物，然後與其合故也。郊血，郊特牲，則天祀非無血，非不用形，王賓殺禋，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則鬼享，非無禋，非不用氣，然則祀也，祭也，享也，各有所主而已。祀有昊天，而無五帝，有司中，司命，而無司民，司祿，祭有社稷，而無大示，有五嶽，而無四瀆，有山林川澤，而無邱陵，墳衍，享有先王，而無先公，與大烝之所祭者，則祀典所秩於此，不可勝言也，上下比義，從可知矣。

以凶禮哀邦國之愛，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哉，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喪禮荒禮，以彼喪荒，哀之也，弔禮禴禮，恤禮，以我弔禴恤，哀之也，哭泣謂之喪，死亡斯哭之矣，人亡而草生，謂之荒，凶札斯荒矣。禮記曰「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始死也，哀其死，既葬矣，則哀其亡焉，弔以慰之，禴以補之，恤以救之，寇亂則及事時，故救之，圍敗在事後，故補之而已，死亡凶札，禍哉，天事也，死亡爲重，凶札次之，禍哉爲輕，圍敗寇亂，人事也，圍敗爲重，寇亂爲輕，此凶禮之序也。」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視。

以歲譬曰，則春朝時也，故春見曰朝；夏則萬物相見，於是時也，有爲之宗者，故夏見曰宗；秋非萬物相見之時，於是見焉，可謂勤矣，故秋見曰覲；冬則物辨矣，莫爲之宗，亦莫之宗，其見也，若邂逅然，故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者，將命以事，召而會之，有時而然，故曰時會；殷見曰同者，王不巡守，會而見之，殷國所同，故曰殷同；時聘以恩，問之而已，故時聘曰問；殷類以事有所察治，故殷類曰視。凡此諸禮，或大或小，或如常禮，唯其時物，故或言大，或言小，或不言大小。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用衆，用其命，恤衆，恤其事，簡衆，簡其能，任衆，任其力，合衆，合其志。地有定域，民有常主，則所以合其志也。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爲軍禮。軍禮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始。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者，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故也；四方之賓客，則有饗燕之禮焉，致其敬故也。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者，昏以親之，冠以成之，冠以成之者，男也，而曰親成男女，則男帥女而成之也，成男也，乃亦所以成女，先昏後冠，則親之而後成之。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者，與之同福祿也；異姓之國，則不同同福祿矣，故以賀慶之禮，親之。親宗族兄弟，然後親成男女，以尊及卑也；親故舊朋友，然後親四方之賓客，以近及遠也；四方之賓客，以禮來接我者也；兄弟異姓之國，則我以禮往加焉，此嘉禮之序也。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

命作伯。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其道足以衣被人，而飾之以炳蔚之文章者，孤之事也；故孤執皮帛，羣而不黨，致恭以有禮者，卿之事也；故卿執羔，進不失其時，行不失其序者，大夫之事也；故大夫執鴈，交有時，別有倫，守死而不犯分，披文以相質者，士之事也；故士執雉，可畜而不散遷者，庶人之事也；故庶人執鶩，可畜而不違時者，工商之事也；故工商執雞，飾羔鴈者以纁，則卿大夫宜亦能衣被人，而有文章故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天之色蒼，則其始事之時，地之色黃，則其終功之時。璧，辟也，萬物覩地，而天爲之辟；琮，宗也，萬物祖天，而地爲之宗。以蒼璧禮天，則天以始事爲功；以黃琮禮地，則地以終功爲事。赤陽之盛色，章陰之成事；赤璋者，以陽之盛色物之，以陰之成事名之；玄，陽之正色；黃，陰之盛色；玄璜者，以陽之正色物之，以陰之盛色名之。南北者，陰陽之雜故也。青圭，則象陽之生而已；白琥，則象陰之殺而已；東西陰陽之純故也。以其陽之純，故成衆焉；以其陰之純，故效絜焉。南陽也，陰居其半，故半圭而已；北陰也，陽居其半，故半璜而已。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亦各從其類也。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天產養精，故以作陰德；陰德所以行陰禮者也，以中禮防之，則使其不淫；地產養形，故以作陽德；陽德所以

行陽禮者也，以和樂防之，則使其不怠；天地之化，是謂大和，百物之產，則亦天地之和而已。中禮和樂，所以合之，合而與天地同流，然後可以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飫滌濯，淙玉鬯，省牲饗，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大賓客攝而載果者，亦王后不與而攝也。義疏引作「注以攝果爲代王，非也；亦謂王后不與而攝其事。」

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饋。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相相王，饋饋諸侯。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於邦國都家鄉邑者，建邦國而封之，所謂大封，其頒祀則及其都家與其鄉邑。蓋諸侯之鄉，與其子弟所食采，亦謂之都，書所謂「簡恤爾都」左氏傳所謂「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是也。言告后土，則告於社可知，后土配食於社者也。不告獲，則大封土事，稷無與焉。禮之道，施報而已，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施報之大者，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則施報之急者，能務施報，以主天下之平，則能賓諸侯。一天下，有不帥也，軍禮於是乎用矣，無敢不帥，然後人得各保其常居，而嘉禮行焉，此五禮之序也。禮之行，有以賢治不肖，有以貴治賤，正之以九儀，則尚賢以治不肖，貴貴以治賤也，等之以六端，則又各使之上同，等之以六藝，則又各使之自致，人各上同而自致，則禮出於一，而上下治，外作器，以通神明之德，內作德，以正性命之精，禮之道，於是爲至，禮至矣，則樂生焉，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宗伯之事，於是爲至，夫然後可以相王之大禮，而攝其事，贊王之大事，而頒其政。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軍旅官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辨六盞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禘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祭祀，省牲，既滌濯，祭之日，逆盞，省饗，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饋裸。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饋。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饗獸于郊，遂頒禽。大裁及執事，禘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泔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懸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甬窆，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成葬而祭墓，爲位。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爲位。國有禍災，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右，陰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兆五帝於四郊，尊之也。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賓之也。以尊而遠之也。知宗廟之爲親，以賓而外之也。知社稷之爲主，各於其郊，各因其方，則猶鬼神示之居，以方類也。辨廟祧之昭穆者，昭以察下爲義，穆以敬上爲義。正室謂之門子者，以其當室，故謂之正室；以其當門，故謂之門子。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者，六牲，天產故也。辨六盞之名物，使六官之人共奉之者，六盞，地產故也。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禘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者，彝、尊皆以待祭祀賓客，於彝言裸將，於尊言祭祀賓客，相備也。言彝裸將，則尊酌獻可知也。尊酌以獻，居其所而爵者從之，故謂之尊。彝酌以禱，求諸陰而已，陰有常而無變，故謂之

彝。彝人先尊後彝，彝卑而尊尊故也。今此先彝者，以言其用，用則先彝矣。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者，大貞卜大事而貞之，貞與書，所謂「我二人共貞」同義。鑄於郊者，還舍於郊，以獸饘田粟也，言獸，則鑄衆宜用大焉。小宗伯之職，始於建社稷宗廟諸神之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祀，故以季氏而旅於泰山，孔子病之，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則以防僭故也。用等之不同，有尊卑焉，於是乎辨廟祫之昭穆，有貴賤焉，於是乎辨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有親疏焉，於是乎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尊卑貴賤，親疏分守，以明然後人得保其祭祀，祭祀有宗，所謂門子是也，於是乎掌門子之政令，門子以族得民者也，得其門子，斯得其民矣，得其民，然後王之禮有與其物，奉其事，於是乎辨牲盥尊彝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上有以共其物，奉其事，則下亦宜有焉，於是乎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上下皆有以共其物，奉其事，則以時秩其事，用其禮而已，於是乎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用其禮，則亦有序事矣，既建社稷宗廟諸神之祀，於是乎詔號，既辨六牲之名物，於是乎省牲，既辨六盥之名物，於是乎逆盥，若夫儵濯省鑊，告時告備，則各附其事時言之而已，既辨六彝之名物，於是乎將贊裸，若夫爵之事，則有宰尸之，故不列於此，既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於是乎詔相大祭祀之小禮，凡大事佐大宗伯，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於是乎王爵卿大夫則饋，饋列於小祭祀掌事之上，則小祭祀之禮，卑於爵卿大夫故也，既待賓客以六彝，以時將贊裸，於是乎受大賓客，將幣之齋，禮之道，務施報而已，受將幣之齋，則邦國享王，而施報之禮成矣，大師大甸大裁之禮，則以待變事而已，大肆斂葬喪祭之禮，則以待終事而已，夫禮以事天地鬼神，建保邦國，防患弭災爲終始，故以禱祠及類，辨儀爲位終焉，又曰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事多故矣，禮多儀矣，唯其以時物也，小宗伯之禮事，不盡於上所言，故凡以該之。

春官二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

祈，若大祝所謂「六祈」；珥，若小祝所謂「珥于社稷」。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頌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既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盞盛，告絜，展器陳，告備；及果，樂饗，相治小禮，諫其慢怠者。

職人者，謂職其事之人，展器陳者，器及陳皆展之。小宗伯告備于王，則肆師告備于小宗伯。禮有告具，有告備，具則有所不備焉，備則非特具而已。

掌兆中廟中之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大賓客，蒞筵，凡樂饗，贊禘將；大朝覲，佐饋，共設匪壽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禋于壘及郊。

事畢於禮成，故禮成則告事畢。授祭，授賓祭也；蓋王祭，則膳夫授之，侯以俟之，禋以卻之，于壘及郊，則連或至壘，近止於郊。

大喪，大綱以鬯，則樂饗，令外內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禮者，且授之杖。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鄭氏謂「社，軍社；宗，遷主」，遷可以謂之祖，亦可以謂之宗，謂之宗，則以其繼太祖故也。類造，蓋皆祭名。封于大神，則巡守方岳，因高封之。柴，祭天也。祭兵于山川，若武成告所過名山大川，類造，在行始封，及祭兵，在行後，此其言之序。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師以民用命有功，以神依之為助；不功，則掌邦政與立國祀者任其事，故大司馬牽主車，肆師助牽焉。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嘗之日，涖下來歲之芘，禘之日，涖下來歲之戒，社之日，涖下來歲之稷。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國之遭故，其歲時祭祀，皆待上令，則其祀事節矣。

鬻人掌禩器。凡祭祀賓客之禩事，和鬻鬯以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禩事。詔裸將之儀，與其節。凡禩事，沃盥，大喪之禩，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禩器，遂禩之。大祭祀，與量人受舉鬯之卒爵而飲之。

與量人受舉鬯之卒爵而飲之者，舉鬯禮記所謂「舉鬯角，詔妥尸」也。卒爵，若儀禮所謂「皇尸卒爵」也。鬯，先王之爵，唯王禮用焉。於舉鬯也，量人與鬻人受其卒爵而飲之也。受舉鬯之卒爵而飲之，明與之同其事，則與之同其福，必與量人者，鬻人贊裸，量人制從獻之臚燔故也。

鬻人掌共秬鬯而節之。凡祭祀社壇，用大鬯，樂門用鬻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鬯。凡禩事，用概。凡鬯事，用散。鬯樂所以除害，門所以禦暴，除害禦暴，皆所以養人。甘鬯則有養人之美道，以之為鬻，又中虛為善容，亦有門之象，易以良為門闕，八音以良為鬻鬯之意。（此條見鄭氏鑄引王安石說。又解廟用脩曰：「王安石以脩為鬻之義是也。」今本亦佚。）

大喪之大甸設斗，共其鬻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鬯。

大喪之大甸設斗，共其鬻鬯者，設斗為禩也，共其鬻鬯，則既以鬯禩，又以鬯。

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燂且以詭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

凡祭祀，面饗饗，共其雞牲。

辨其物，鄭氏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夜嘑旦以饗百官，鄭氏謂「警使風與。」（鄭氏鑄曰：「王安石謂雞於十二辰屬酉，於二十八宿屬昴，而反列於春官，蓋雞之爲物，向陰伏，向陽鳴，主於司晨，日之晨，猶歲之春，則雞東方之畜。」案此條今本佚。）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禋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鼻，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丞，禋用鬯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鼻，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進享，朝享，禋用虎彝，雝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鼻，諸臣之所昨也。

朝踐者，蓬人臨人所謂「朝事」也。踐，踐蓬豆，詩所謂「蓬豆有踐」是也。再獻者，蓬人臨人所謂「饋食」也。以朝事爲初獻，則饋食爲再獻矣。朝獻，卽朝踐也，以蓬豆言之，則曰踐，以爵言之，則曰獻，相備也。饋獻，卽再獻也，以序言之，則曰再，以物言之，則曰饋，亦相備而已。間祀，進享，朝享，禋，祫也。禋，祫，非四時常祀也，故謂之間祀。禋及祖所自出，故謂之進享。祫，自喪除朝廟始，故謂之朝享。彝，皆有舟，尊皆有鼻，爲酒戒也。鼻爲雲雷之象焉，故謂之鼻。舟所受過量，則沈溺，雷能作陽氣，以澤物，然作而不節，更以害之。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流酌，凡酒脩酌，大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

縮酌，以茅縮而後酌也。流酌，以酒流而後酌也。鬱齊，不縮也，獻之而已，故曰獻酌。醴齊，不流也，縮之而已，故曰縮酌。盎齊，不脩也，流之而已，故曰流酌。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

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畫席，右素几，其柏席用畫。繡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夔几，凶事，仍几。

莞筵紛純，皆成以全體，道之質也。纁席，則加藻飾焉，而畫純，則雜種色以章之，德之文也。次席，則以次列成文，繡純，則以斷割爲義，事之制也。左右玉几，則左右所馮皆德焉，王德備此，故夫朝覲、養射、封國命諸侯，祀先王受酢，壹用此而已。蒲筵，則以柔從爲體，纁純，則采物有所受之。以柔從爲體，則雖貴而不驕，采物有所受之，則雖富而不溢。此諸侯所以保其國，而爲祭主也。加莞席紛純，則致道之質焉，所以祀也。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則致道之質，以成祀事。成德之自外作，故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也。夫承賓事之大，則猶承神也，故大饗之禮，唯不入牲，他皆如祭祀，而大賓客不見凶服，刑人則亦如祭祀焉，用其至故也。然祭祀及昨異席，則其致道也，僅成祀而已，無繡依，無次席繡純，則難於事，然後能致道，非王德矣。夫纁純，纁而後純，則以諸侯采物有所受之，畫純，純而後畫，而諸侯昨席用焉，則諸侯雖以謹度爲孝，亦制節故也。右彤几，則以義爲主，彫，刻制之文，所以成義，義陰也，故右几。左彤几，則以禮爲主，形，文明之物，所以合禮，禮陽也，故左几。筵國賓，不設几，則几尊者所馮，嫌以尊加焉，祭祀，則不嫌故也。甸役，設熊席，則用毅以泄衆也。右漆几，則漆貞固之物，貞固所以幹事，幹事，知也，知陰也，故右几。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上春，實寶鎮及寶器。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愆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玉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繡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繡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邊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孫

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瓊，以肆先王，以祿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御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璽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匿。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合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

故書珍爲鎮，當從故書以鎮爲正。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者，圭之所象，道之用也。大圭扞上，終葵首則其用也，卽其體而已。此其所以爲大也。故王晉之，晉之服之也。鎮圭則四方鎮焉，萬物養焉，仁而已。故王執之，纁藉則內玉之貞剛，而以柔順藉焉。五采則備德之文。五就則成德之事。以朝日，則王之朝日，猶諸侯之相見也。諸侯相見，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之器，則王之朝日，以祀天旅上帝之器，宜矣。言以朝日，則以祀天旅上帝可知也。公執桓圭，則以仁爲體，彊直有以立，上承而不下庇之，德歸之上，其立也，不孤。滿公之所執也。侯執信圭，則以仁爲體，尊而不詘，伯執躬圭，則以仁爲體，卑而不信。纁皆三采三就，則德之殺也。子執穀璧，則以善養人而已。男執蒲璧，則以順安人而已。纁皆二采再就，則德之殺也。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而諸侯相見亦如之，則君子自敵以上，皆用其至焉。琿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以類聘者，圭璋璧琮皆琿焉，則異於禮神之物。二采，則非二采不成爲德。一就，則僅成事而已。類聘，臣之禮故也。四圭有邸，則四圭而宿一邸也。兩圭有邸，則兩圭而宿一邸也。裸圭有瓊，則以圭爲柄也。圭璧，則以璧爲邸也。璋邸射，則璋宿于邸，若射之貫焉。日月星辰以璧爲邸，則四圭邸璧，可知也。四圭邸璧，則兩圭邸琮，可知也。兩圭邸琮，則璋邸琮，亦可知也。有山川以上，皆稱祀神之也。神之，則其器所象，皆其所託而宿，故稱邸焉。圭璧不言邸，而知其爲邸，則以璋邸知之也。四圭所象，則天之利用無所不達。兩圭所象，則地之利用能載而已。圭所象，

則陽之生物；璋所象，則陰之成事。若射之貫，則山川通氣故也。旅上帝，旅四望；則會而旅焉，故所象與天地同德。國主山川而保之，故造贈賓客與山川同物也。祿圭有瓊，以肆先王，則差其肆而祿焉，猶賓客之祿也；圭以致其用，瓊以贊其事，祿非正禮故也。土圭以測土深，故謂之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則冬夏以致日，春秋以致月，封國以土地，則度地之廣袤焉。鎮圭，王瑞也。四方鎮焉，萬物養焉，故以徵諸侯，以恤凶荒。牙璋所象，陰之成事，而有噬嗑之用焉，故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為璧而羨之也，以起度，則度尺以為度。度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在禮，則起於璧羨，先王以為度之不存，則禮樂之文煨，故作此，使天下後世有考焉。組圭，璧琮瓊瓊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則六物皆為渠眉，璧琮又疏焉，左右手足腹背，各以其物，會而斂也。穀圭，蓋如穀璧之文，以善為義，故以和難，以聘女。琬圭，蓋圓其銳，以順為義，故以治德，以結好。琖圭，蓋刻其末，有戈兵之象，故以易之，以除慝。易行，則威讓文告而已；除慝，則有誅伐之事焉。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

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人君故也。公卿大夫之數，以八、以六、以四，皆陰數。人臣故也。自三命以下，則已卑，故雖陽數，亦以命人臣而已。

凡諸侯之適子，普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普，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

適子攝其君，則君或多疾故也。孤執皮帛，諸侯之適子，未普，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以皮帛，眡小國之君，

摯用帛，唯此而已。然書所謂「三帛」者，此與其士不命，而曰「各眠其命之數」，蓋雖不命，亦眠一命之數焉。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者，大裘無經緯之文，無繪繡之功，其色則復乎至幽而已；羣而不黨，則又由天道而公焉，致恭以有禮，則事至尊之道也，故以祀昊天爲稱。祀五帝，亦如之而已，五帝之爲德，則既有所分矣，裘不可徒服，蓋亦服衮，故禮記言「郊之祭，王被衮以象天」也。冕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玄表而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玄者，升而辨於物；俯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曰冕，則以其與萬物相見名之也。夫璧以圓爲體，而冕以方爲體者，以方爲體，則以圓爲用，以圓爲體，則以銳爲用，以銳爲用，非道之全也，故執之而已。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者，各稱其事而已。先公之尊也，而所服止於鷩冕，非卑之於先王，以爲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衮以臨之，則非所以爲敬，故弗敢也。饗射亦用鷩冕者，饗射殺於朝覲，故朝覲服衮，而饗射服鷩。（饗射下廿三字，據義疏增。）祭社稷五祀，所服止於希冕，則亦非卑之於饗射也，以爲社稷五祀之所止，於利入，故衣粉米而已。以書考之，古人之象，凡十二章，蓋一陰一陽之爲道，道之在天，日月以運之，星辰以紀之，其施於人也，仁莫尚焉，無爲而仁者，山也；仁而不可知者，龍也；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凡此皆德之上，故繪而在上。宗彝，則虎雉之彝，虎義也，雉智也；象之於宗彝，則又以能常奉宗廟爲孝焉。柔順情潔，可以薦羞者，藻；昭明齊遠，可以烹飪者，火；藻也，火也，則所以致其孝。米，養人也，粉之然後利，散而均焉，養人而已，而無斷以制之，非所謂知柔剛，黼則

所以爲斷也；用斷不可以無辨，蔽則所以爲辨也；凡此皆德之下，故締繡而在下。然辨物者，德之所成終始也。至周登三辰於旗，而登龍於山，則作服九章而已；蓋於是時，其爲正也純矣，則其於天道也，志之而已。裘冕則九章之服，公所服也；而王亦服焉，故文從公衣而章從，章從上下通也。鷩冕則七章之服，蓋自華蟲而下，故謂之鷩也；毳冕則五章之服，蓋自虎雉而下，故謂之毳也；希冕則三章之服，蓋其章粉米而已，故謂之希；玄冕則裳蔽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故稱衣之玄焉。凡六冕之服，其衣皆玄，其裳皆纁，德成而上，事成而下之意，以玄爲德，則非以接事也。

凡兵事，韋弁服；眠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

韋弁，造物牲而制之質而已矣；故兵事韋弁服，其染赤爲之，則以宣布著盡爲義。皮弁，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故眠朝皮弁服，其用鹿皮爲之，則以知接其類爲義。冠弁，玄冠也；兵則有事矣，故尙亦旬則未有事，故尙玄。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爲天王斬衰者，王臣及諸侯也；謂之天王，則以王爲天故也；明不以王爲天，則弗服矣。故諸侯之大夫，自天其君，則爲王緦衰而已。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凡大祭祀，大賓客，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斂衣服，皆掌其陳序。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而脩除，徵役于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鄭氏謂「外祀所祀於四郊，域，兆表之域。」守，則守其兆域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聖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其遺衣服藏於廟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所以依神。隋，肉謂之隋，隋蓋尸祭之餘。（此注據訂義增）

世婦，掌女官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盥，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擇事于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于外官者，世婦掌之。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蓬；及以樂徹，則佐傳豆蓬。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世婦言「掌弔臨於卿大夫之喪，」則王或使焉，乃往；內宗言「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則凡喪皆往，亦同族故也。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蓬；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敘內外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內宗同族，故薦加豆蓬；外宗異族，故佐贊后及宗伯而已。內宗大喪敘哭者，則與官中之哭者敘焉；外宗敘內外朝莫哭者，則敘內女外婦之敘哭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死政者，養其老孤，而又饗之，所以勸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則緦於死政焉。蓋勸之以明其有義，緦之以明其非孝，欲人兩得之而已。必於葬緦之，則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然後爲孝故也。以昭穆爲左右，各以其族，尙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尙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尙功也。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尙貴也。蓋先王所以治死者如此。

大喪，既葬，有日，請度甫窆，遂爲之尸及窆，以度爲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轎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泄，遂入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

凡祭爲尸，皆取所祭之類，故宗廟之尸，則以其昭穆之同，山林之尸，則以山虞，窆墓之尸，則以冢人。言轎車象人者，言之於圖，使知有焉。正墓位，則正其所居左右前後。蹕墓域，則若墓大夫之巡墓，厲守墓禁，則若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授之兆，則死自窆窆，（訂義引作「授之兆，則使之自窆窆」）均其禁，則均地守焉。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禁令度數，皆掌焉。帥其屬巡墓，厲而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則與夫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官則備而不足，貧則無所歸葬，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絕於有司，其爲利害煩省異矣。

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

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有司以王命有事於諸侯，則謂之國有司，言國以別侯國也。以公物共私喪，則謂之公有司，公有司之所共，則非國矣。職無三公之喪，則上言諸侯，下卿大夫士，又言凡有爵者，包三公矣。

卷十

春官二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言建國之學政者，凡建國則有學焉。禮記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又曰：「禮在瞽宗。」則成均瞽宗皆學名。教學之道，成其虧，均其過，不及而已，謂之成均，義蓋取此。瞽宗，蓋言主於樂教，瞽之所宗。大司樂，治建國之學政，則以合國子弟而已，其教則使有道有德者焉；死祭於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

中庸三德所謂至德和六德所謂和孝三德所謂孝，祇則順行之所成，友則友行之所成也。行自外作，立之以禮，德由中出，成之以樂，立之以禮，則爲順行，友行，成之以樂，則爲祇德、友德。蓋事師長所以成敬，不言敬而言祇，則敬之在樂，必達而爲祇故也。中所以本道之體，其義達而爲和，其敬達而爲祇，能和能祇，則庸德成焉。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易之乾所謂「君德」，故繼之以孝。孔子曰：「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友則樂德所成終始，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則孝與聖何以異？曰：聖人之於人道也，孝而已；聖人之於天道，則孝不足，以言之。此孝與聖所以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而孝於三德爲下，則三德之孝，以知逆惡而已；樂德之孝，成於樂者也，諸侯之孝，不預焉，非特以知逆惡已也。

以樂誥教國子興道，誦言，誦言，誦言。

道，謂直道其事，誦所以動之，誦則以言。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籥，大武。

先王之樂多矣，大司樂用以教國子，此則六樂而已。雲門，大卷，則所謂雲門；大咸，則所謂咸池；大磬，則所謂

九磬，謂之九磬，蓋以其九成。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六律六同，所以考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八音，所以節六舞六舞，所以大合樂。大合樂，則幽足以致鬼神示，

明足以和邦國，內足以諧萬民，外足以安賓客，遠足以說遠人，微足以作動物。致鬼神示，作樂所先，故易之

豫，言先王作樂，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已。作動物，則樂之餘事。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

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籥，以享先妣，乃奏無射

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分樂而序之，則分律而序之，自黃鍾以至無射，分同而序之，自大呂以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以至大

武，以祭以享，以祀，則以祭地示，以享人鬼，以祀天神。四望言祀，蓋方望兼上下之神焉。先以祭，次以享，次以

祀，則祭享祀，雖有所分，至用樂，則於鬼神示，皆備其物，達其意，致其道焉。備其物，則祭也；達其義，則享也；致

其道，則祀也。先妣在先祖之上，則姜嫄也。姜嫄特祀，其後以爲祿神，祿神而序之，先祖之上，則先祖之所自

出故也。分樂以祭以享以祀，言所不及者衆，蓋其用也，亦上下比義而已。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

及墳衍之示，五雙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凡此六樂所致，蓋皆合萬物而索饗之時。天曰神，地曰示，物曰物，所謂土示，則原隰之示；所謂象物，則在天成象者也。羽物輕疾，故致之易；介物重遲，故致之難。象物恍惚無形，則其致之尤難。川澤以下之屬，虛故致之易；「一以下之屬」四字，元本無，據義疏增。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遠人而尊，則其致之尤難；其餘所致先後，蓋其大致如斯而已。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鼙鼓，鼙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圜丘，正東方之律，帝與萬物相見，於是出焉；天無乎不覆，求天神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帝所出之方而已。故以圜鍾爲宮，函鍾，西南方之律，萬物於是致養乎地，地無乎不載，求地示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物致養之方而已。故以函鍾爲宮，黃鍾，正北方之律也，萬物於是藏焉，死者之所首也，鬼無乎不之，求人鬼而禮之，則其樂之宮，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故以黃鍾爲宮。三宮如此，其他則以聲類求之，各有所宜。天神，孤竹之管，則以陽爲奇，地示，孫竹之管，則以陰爲重，爲小人鬼在宗廟，又致以冬之日，至而陰竹之管，則凡聲陽也。又用陽竹之管，則純於陽矣，非所以致鬼。於此謂之九磬，蓋宗廟九變，以磬九成故也。然則圜丘方丘，六變八變，亦各以其樂成與？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

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社，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戕，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憂之日短，則令去樂而已；憂之日長，則令弛縣焉。異，裁異而不大；大戕，大矣而不必異。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小舞，則大卷，大咸之屬。旄舞，則旄人所教之舞。人舞，則手舞而已。

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緄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蘋為節。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者，樂仁而殺以時；諸侯以緄首為節者，樂御而射以禮；大夫以采蘋為節者，樂循禮，士以采蘋為節者，樂不失職，采蘋取不遠於陸而已。在諸侯之義，則為能制節，在士之義，則為足以循禮。蓋非先王之禮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禮服不敢服，是為卿大夫之孝，非士所及，故樂循禮者大夫，而樂不失職者士。射士職也，不言孤卿，則以射人見之。

凡樂，掌其序事，法其樂正。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來瞽，聾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禮以陳為備，樂以奏為備，故禮則告備，而後行禮；樂則樂成，而後告備。詔來瞽，聾舞，詔瞽使來，詔舞使娛，令相，令相瞽者使出。凡喪，陳樂器，則陳而不作，猶大喪之歐焉。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官中之事。

以待致諸子者，至則以待之，不至則以致之。春入學，舍采，則以始入學，禮先師釋菜焉，合舞，則春親之時故也。秋頒學，則以春始入學，未知其分藝所宜，至秋而可知也。於是分授以所學，合聲，則秋言之時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之聲，以言爲本。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則會六樂而舞之，其列衆其變繁，易亂而難治故也。六聲，有文舞焉，有武舞焉，征誅揖讓之序，盡此矣。蓋其義，則有孔子爲之三月不知肉味者，非窮神知化，孰能究此者。故先王成人終始于此而已。義疏：序官中之事，王氏安石謂「此國子宿衛官中而學道藝」案此注今本佚。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饋其不殺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官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持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

肆師，誅其怠慢者，則祭以懲慢爲先。小胥撻其怠慢者，則學以懲怠爲急。祭言誅之，政也；學言撻之，教也。有司則加訶責，學士則用教刑。有司以下十二字，據義疏增。堵言半，半合是以爲官，肆言全，全而後可肆也。鄭氏謂「宮四面象宮室，軒去其一面，判又去其一面」。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六德，所謂中和、祗、庸、孝、友也。以六德爲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爲之音，則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鼙。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登歌下管，則道以無所因為上，有所得為下。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詔吉凶，使知所戒一體之盈虛，通于天地，應于萬物，故占之以夢卜，眡之以浸象，聽之以同律，皆得其詳焉。

大喪，帥瞽而厥，作隱謚。凡國之瞽矇，正焉。

史序事，王行見于事，故大史讀誅，瞽掌樂，王德成于樂，故大師作謚，謚成德之名也。

小師，掌教鼓鼙、柷、敔、楬、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微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厥。凡小祭祀，小樂事，

鼓鼙，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瞽矇，掌播鼗、柷、敔、楬、簫、管、弦歌，詠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

世奠繫，當從故書世帝繫，古書有謂之帝繫者。（此注據刪翼增。）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擊笙，擊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厥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鼗，愷，獻，亦如之。

與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凡聲：高聲，礪，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陰聲，斂，達聲，贏，微聲，鋪，同聲，衍，侈聲，柞，奔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

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為十有二聲。辨十有二聲，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為焉，以為樂器。（天地以下據刪翼增。）數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數度。礪，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厚薄之所屬所制，則有

翼增）數本起於黃鍾，始於一而三之，歷十二辰，而五數備其長，則度之所起，其餘律皆自是而生，故凡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數度。礪，聲生於高，肆，聲生於下，甄，聲生於薄，石，聲生於厚，高下厚薄之所屬所制，則有

亦如之。

齊矣；羸聲生於遠，衍聲生於回，崔聲生於修，鬱聲生於奔，達同修奔之所屬所容，則有量矣；故凡爲樂器，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擊師，掌教擊磬、擊編鐘，教緩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緩樂。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騶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掌鼗鼓、緩樂。

笙師，掌教敝笙、笙、塤、簫、簞、箛、箛、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凡祭祀，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鑄師，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射，賓食，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鼙，皆鼓之；守鑿，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鼓愷樂，掌於鑄師者，鑄師掌金奏之鼓，其所掌樂，金爲主，軍以金止，旣勝矣，欲戰兵之意。

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敝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之。

籥如筵三孔，主中聲，而上下律呂於是乎生。大司樂，涖厥樂器，涖之而已；眠瞭厥樂器，則厥之者也；笙師，師及此職，厥其樂器，則各自厥其官之器，非若眠瞭掌大師之縣者也，故言其以別之。（大司樂以下，據義疏增。）

籥章，掌土鼓、函籥。中春，晝擊土鼓，敝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敝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敝函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土鼓，禮記所謂「黃桴土鼓」；函箛，函國之箛；王業之起，本於函；樂之作，本於箛，始於土鼓；逆暑，迎寒，祈年，皆以本始民事息老物則息使復本反始故所擊者土鼓所獻者函箛，其章用函詩焉。函雅，函頌，謂之雅頌，則非七月之詩，蓋若九夏亡之矣。中春書所謂「日中」，陽於是而分，故逆暑，中秋夜書所謂「宵中」，陰於是而分，故迎寒。（中春以下，據刪翼增。）逆暑，迎寒，不言國而祈年，息老物言國，則祈年，息老物通乎下，故言國以別之。田祖，禮記所謂「先齊」，田，峻，禮記所謂「司齊」，司，齊，本始民事，施於有政者。（田祖以下，據訂義增。）

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祀祭，則獻而歌之；燕亦如之。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虛，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厥，筍，虛。

典庸器而掌藏樂器，設筍，虛者，樂凡以象民功，而筍，虛則設業焉。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厥，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灋：一曰

巫比，二曰巫祠，三曰巫参，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

其別九十。

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此注據訂義增。）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征，行役討伐，象天象變動，與有所與，謀有所謀，果不（與否同）至，至，不雨，雨，不瘳，瘳，不征，事大及衆，故

征為先，瘳不及衆，私憂而已，故瘳為後，象則天事之大，雨則天事之小，天事之大而在征後，則天道遠，人道

遁，故也。先雨後瘳，則雨及衆，故也。與先謀，則有所與之，宜慎甚於有所謀，謀先果至，則果既為有為也，下其果

而已；至，既有行也，卜其至而已。

以入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大卜以龜入命，贊非易夢之占，而占人以入筮占，頌則占龜，以筮夢合焉，故洪範大疑謀及占筮，兩眊其從違，以斷吉凶，而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吉凶之變，休戚之情，見於著龜，動於四體，見於著龜，故取於朽骨之象，枯莖之數，動於四體，故取於精神之寓，魂氣之交，則龜著夢三者，未嘗不相須以爲用焉。洪範大疑謀及卜筮，兩眊其從違，以斷吉凶，而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大卜以入命，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則亦以龜筮夢合而占也。入命者，邦君之入命也。以邦事卜之龜，故用三兆之禮以占之；以邦事筮之著，故用三易之禮以占之；以邦事考之夢，故用三夢之禮以占之。作入命，非特占之於龜，亦驗之於筮，叶之於夢而後已，故有贊其占者焉。蓋以三兆三易三夢爲正，以言辭之命贊之而已。如是，則國家之吉者，可以前知，凶則詔王正厥事，以救之也。所謂救政者，修政以救凶災也。蓋吉凶之變，雖出乎天，而之所以感召之者，實自乎人，知凶而修政以救之，則可以轉禍爲福矣。古之人，固有以人君之言善，而致災惑之退會，孰謂救政之不可爲與？

凡國大真卜立君，卜大封，則眊高，作龜，大祭祀，則眊高，命龜。凡小事，蒞卜。國大遷、大師，則真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大封，謂封國命諸侯。（八字據義疏增）作龜者，作其兆，命龜者，命以故；真龜者，真其兆之吉凶。凡國大真卜立君，卜大封，皆卜而真之；大祭祀，國大遷，大師，凡喪事，皆作而命之；或言作，或言命，或言卜，或言真，相備而已。國大真，既言真矣，卜立君，卜大封，人事，故於是言作龜焉；大祭祀，則聽於神而已，故於是言命龜焉；大遷，大師，其事在衆，尤須人謀，以真爲主，故於是言真龜焉；以真爲主，故成王征三監淮夷，而庶邦君越，庶士

御事，反曰：「王害不逮卜」也。作龜必眡高者，龜天產，其兆象天事也。凡旅陳龜，蓋陳而不作，與陳樂器同。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澤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露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龜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蒸燂，遂飲其燂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占，入掌占龜，以入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

筮有八，故龜有八命。命言所以令龜，故言所以令筮，或言故，或言命，相備也。入筮則入故之筮，入命則入命之頌，入卦則入筮之卦。卜人掌占龜也，而以入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吉凶，則以筮合而占焉。占體，占色，占墨，占圻，皆占龜，而曰凡卜筮，則筮占體故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占體，於此見矣。龜作之而圻，圻而後墨，與色可知。卜人先占圻，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先言占體，則以尊卑之序言之。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繫幣，以比其命者，繫幣於龜筮，而書所命以比之，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則以考官占龜矣。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者，兼用卜筮，而尊龜焉，故後之。上春相筮，則筮有燂惡如龜矣。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人之精神，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故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掌其歲時，則掌占夢之歲時而已。寤夢，若狐突夢太

子申生，正夢，鄭氏謂「平安自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殿。殿，疾，則內無聲，然後自外至者，可索而殿也。

問王夢而占之，吉則獻王，不吉，則舍萌于四方，以贈焉。吉凶有萌，則見於夢，故其贈也，舍萌焉。遂令始難殿。殿，疾，則內無聲，然後自外至者，可索而殿也。

厭，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履，二曰象，三曰鑷，四曰監，五曰闡，六曰濇，七曰彌，八曰敘，九曰濟，十曰頽。安宅敘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辨其事。

卷十一

春官四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禱，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

順祝，所謂順豐年年，祝，所謂逆時雨，甯風旱，吉祝，所謂祈禱祥化，祝，所謂再災兵，違事疾，瑞祝，則若金滕，植

璧秉圭，筮祝，則金賸册祝是也。遠羣疾，所謂永貞，餘皆所謂祈福祥；而吉祝，則非有所指求，是以爲祈福祥之正。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日禴，四曰禘，五日攻，六曰說。

類類上帝之屬造，造于祖之屬禴，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禘，春秋祭禘之屬，攻以攻禘攻之之屬，說以攻說禴之之屬。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日誥，四曰會，五日禱，六曰誅。

命，誥，誅，言其事之辭，祠，會，禱，言其辭之事。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日示號，四曰牲號，五日盞號，六曰幣號。

牲，盞，幣，亦皆爲之號，禮之敬文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日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日絕祭，八曰燎祭，九曰共祭。

命祭禮記所謂「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周祭禮記所謂「殺之序，徧祭之」振祭儀禮所謂「取肝擗于醢，振祭」擗祭儀禮所謂「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間」絕祭儀禮所謂「右取肺，左卻手，執本坐，弗燎，右絕末，以祭」共祭膳夫肆師所謂「授祭，唯衍炮」燎祭，無所經見，然鄉飲酒禮言「弗燎」則祭有燎者矣。

辨九擇：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日空首，四曰振動，五日吉擇，六曰凶擇，七日奇擇，八曰裏擇，九曰肅擇，以享右祭。

享，尊在已上者，右，尊在已右者。

凡大禮祀，肆享，祭亦，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隨簋，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來馨，令羣舞。

號祝，號致焉，而後祝也。執明水火，則明水火之爲物，致潔而清明。大禋祀，致其精以祀也；肆享，致其全以享也；祭示，致其察以祭也。上所致如此，而祀陳信於鬼神，則其所執，宜以至潔而清明。來替，則樂師詔之，大祝來之，事舞，則樂師詔之，太祝令之。

相尸體，既祭，令徹。大喪，始崩，以肆鬯，兩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

言甸人讀禱者，於甸人讀禱，則大祝言於監，使知焉。

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

彌，與小祝所謂「彌裁兵」同義。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大師，先社後祖，陰事也；大會同，先廟後社，陽事也。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大宗伯言「大封告后土」，今此言「建邦國」，則唯建邦國爲大封矣。逆祀命，謂命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焉。頒祭號于邦國都鄙，謂頒其所得用之祭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獲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甯風旱，彌裁兵，遠羣疾，大祭祀，逆盞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朝，設蒸置銘，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

大師，掌釁祈號祝者，左氏傳所謂「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也。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保郊保神壇之在郊者，社不在郊，無事保祀之而已。

喪祝，掌大喪勤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匱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

勤防，為行匱也。勤，勸力防，防傾虧。辟，辟殯；啓，啓鼓塗；朝，朝廟；奠，奠匱。以祝御匱，則象其生時。既御匱出宮後，祝代之執事，說載除飾，為將窆故也。弔用巫祝，臨死者故也。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勝國邑之社稷，喪之類，故喪祝掌其事。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禘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饗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禘牲，禘馬，皆掌其祝號。

舍奠于祖廟，禘亦如之，則出而時田，故舍奠；田亦以遷，祖行，則奠以祖為正，故曰禘亦如之。大祝造于祖，不言廟，今此言廟者，言奠不言廟，則饗奠于行主而已；及郊，饗獸，釋奠于祖禰，不言廟，則亦言禰非行主，可知也。凡言師田，師不必田，田不必師，今此言師甸，而其事皆田；又甸祝所掌，則是用師以田而已。小宗伯言頒，禽于此言斂，相備也。禘牲，禘馬，許慎以為禘禱牲焉之祭，而引詩「既伯既禘」以釋之，今詩禘為禱，則禘禱蓋同義。

詛，詛，盟，詛，類造，攻說，禱，崇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斂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刺信。

於人也，盟，詛以要之；於鬼神也，類造，攻說，禱，崇以求之；此民之所不能免也。先王與同患焉，因為典禮而置官以掌之，弭亂救災，於是乎在矣。所載于盟詛之書，是謂國之信用；有刺焉，以信其約，是謂邦國之刺信。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災，則帥巫而造巫，恆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凡祭

祀守瘞，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帥女巫也，不言女，則以女巫見之。造巫，恆造其所禳之恆事也。恆，久也；其所造事，災弭而從止焉，非頃而已。巫神所降故，喪事有巫降之禮焉，盡愛之道也。

男巫，掌望祀、望禘、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弭，則與祝前。

授號者，授祭者以祭號，旁招以茅者，以茅招所祀四方之神，以茅則與藉之用茅同意。堂贈，蓋歲有事於堂而贈焉。無方，則唯巫之所之；無算，則唯巫之所用。招，招福祥弭，弭禍祟於喪，祝言王弭，則與巫前然後知其為喪；祝於男巫言王弭，則與祝前，然後知其為男巫。

女巫，掌歲時祓除粢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弭，則與祝前；凡邦之大歲，歌哭而請。

女陰物，舞雩事，舞女以助達陰中之陽，用巫則以接神故也。國大旱，則旱大矣，又徧國焉，故司巫帥舞旱暵，則不至是也，故女巫舞之而已。歌以致神哭以祈哀。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禮，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隱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隱；不信者，刑之。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蓋六官所藏約劑，有登於司約而藏焉，大史又藏焉，則以貳六官所藏及其所登者參之攷之故也。（者下七字據訂義增）辟隱，啓其書。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歷日月以正歲年，正歲年以序事，序事以授時，頒之於官府都鄙，授事時也。歲，則馮相氏所謂「十有二歲」年，則若春秋書年，頒告朔，亦授以事時也。謂之告朔，則諸侯以所頒藏於祖廟，朔月則告廟，而受行之。月日時有常，而置閏無常者，變也。一閏一闕，利用出入，有常者待是焉。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疇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

辨濼，辟濼不信則刑之，尊濼故也；辨事，則事有大小，不皆刑也。故言誅之而已。

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濼以前。

大祭祀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大會同朝覲，言以書協禮事；祭祀所謂事，即禮事，會同朝覲所謂書，即禮書，相備而已。抱天時，謂抱以知天時之器。（抱天時以下，據訂義增）

大喪，執濼以泄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改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鄭氏謂「史讀誄，大師帥誓作謚，王諫謚成於天道」中，形爲闖虎兕鹿之屬，而鑿中以盛算，明善射多算，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爲用。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濼，史以書敘昭穆之組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濼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本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鄭氏謂「小史敘組簋」以大史與羣執事讀禮濼爲節，卿大夫之喪，即大史所謂小喪，鄭氏所謂「讀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有二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冬夏至日，春秋至月，以辨四時之序。

敘事，春作，夏訖，秋成，冬易，厥民析，因夷隩之屬，是也；天位，星爲星，星火，星昴，星虛之屬，是也。馮相氏辨而會之，義和之事也，而以中土爲之，則世及于此，略天道，詳人事矣。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掌天星者，掌天與星也。所謂日月之變動，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天也。遷，亦變動，變動，吉凶之所生。然天不因人而成，故仰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俯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分星，各有所主，封域，歲無常主，異於分星，故以其相觀天下之妖祥。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

五雲之物，或非吉凶，或非水旱，非水旱，故以其物降豐荒之祲象，使人知而爲備。氣祥謂之祲，形本謂之象，以風察天地之和，和則無事矣，不和也，則命乖別之妖祥焉。乖別在人，而妖祥先見於風，則亦人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故也。豐荒之祲象，言降，乖別之妖祥，言命，皆命而降之也。命，謂名言之救政，救凶荒乖別之政序事，救政之事，所當先後緩急，詔以詔上訪，以訪下。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禮，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謂之八枋之禮，則其所掌者禮而已。

執國禮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禮，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上以道制之，下守以爲禮，上以命使之，下稟以爲令。敘事，事治先後也。納，納言於上，訪，訪事於下，受納，則受其所納之言，受訪，則受其所訪之對。掌敘事之禮，所以詔聽其事，受納訪，所以詔聽其情。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策，竹爲之，方，木爲之，命以爲之，節，故以策命之。祿及賞賜，則以仁之，故以方出之，名之曰方，則有義存焉。讀四方之事書，次於策命之後，則事非命不立故也。言書王命，次於方出之後，則以命非祿及賞賜不行。

故也。內史所掌，始於八枋之禮，蓋爵祿廢置，生殺予奪，無道揆，無隲守，而枋移於小人，則何隲之能立？何令之能行？何治之能聽？雖有爵祿賞賜，適足誘天下而為邪，讀四方之事書，則以納罔欺而已。書王命而藏之，則以記過惡而已。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命後世所謂制也，故內史書之，令後世所謂詔也，故外史書之。外令，國令也，外史掌書之，而內史執其貳，謂之外令，以別於女史之內令。書名者，字也，字所以正名百物，故謂之名。（此注據訂義增）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隲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凡數從政者，若今御史掌班簿。（此注據刪翼增）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

掌公車之政令者，自庶人乘役車以上，皆非私車也，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敘之，以治其出入者，等其上，下敘敘其先後，則以治其出入，是故有先路綴路，次路之名焉。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纒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鈎樊纒九就，建大旗，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纒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纒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鶴纒，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玉德之美，故以祀，金，義之和，故以賓，同姓以封，象，義之辨，故以朝，異姓，以封，革，義之制，故以即戎，以封四衛，蓋革而制之，以扞外蔽內，是乃所謂義之制也，且戎路不革，無以待敵，謂之四衛，故欲其扞外蔽內也，木，仁之質也，故以田，以封蕃國，觀廟，虞之詩，則田事貴仁，可知也，蕃國不及以政，則亦仁之而已，且田路不革，無所戒故也，大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旗，象春有交龍焉，大赤，象夏正南方之物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也，大

鹿，象冬正北方之物也。玉路，德之美也。大常則以道格之；金路，義之和也。大旂則以仁接之；象路，義之辨也。大赤則以禮示之；革路，義之制也。大白則以義受之；木路，仁之施也。大麾則以知服之。自大旂以下，其以封也，爲賜而已，非諸侯所建，諸侯所建，則皆旂而已，亦非所謂大旂也。故此諸旂，義主於王，而皆不以象諸侯之德。言同姓以封，而不言以封同姓，言異姓以封，而不言以封異姓，則嫌以賓獨賓同姓，以朝，獨朝異姓故也。建大麾以田，而司馬辨旂物之用，不言者，司馬所辨教治兵而已。旣教治兵，遂以獮田，於是建大麾焉。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纒，厭翟，鞞面纒總，安車，彤面，鷩總，皆有容蓋。翟車，具面組總，有翟，翟車，組總，有翟，羽蓋。官五路，其制皆不可考。然言翟則必以翟飾，言鞞則必以鞞飾，自翟車以下，皆有容蓋，自翟車以上，則皆有翟，自鞞車以上，則皆有翟，羽蓋，服物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複，尾纁，疏飾，小服皆疏；素車，麥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複，革飾，駢車，藻蔽，然複，髮飾，漆車，藻蔽，豨複，雀飾。

喪車之制皆不可考。然木車蔽複，纁服皆疏，則必始喪所乘，素車蔽複，服皆素，則少變而飾以素，不皆疏矣。蓋後車變而彌吉，以至於喪除焉。犬複，則以犬皮爲車帶，尾纁，則以犬尾爲兵纁，疏飾，則用素而疏，素飾，則變疏而素，小服，則矢服之小者，鹿淺複，則以鹿之淺毛爲複，革飾，則又以其革飾焉。然複，則以然皮爲帶，髮飾，則飾以髮色，豨複，則以豨皮爲複，雀飾，則飾以雀色，革不言色，蓋如素車用車髮，與雀不言物，蓋如藻車用革，木車尾纁，鄭氏以爲「始喪，君道尙微，與書以虎黃百人，逆子劍」同意。蓋素車去纁，藻車去服，則宅宗久位定矣，變可以不戒也。犬複，則明其爲戒之時，先王之政不可變，先王之器不可失，當守而已，故複用犬尾纁，則明其爲御之末，小服，則明其爲戒之小，鹿淺複，則鹿之爲物，知接其類，始喪，則與人辨，稍吉，則與人接，其接之淺矣，故複用鹿淺。然複，則然之爲物，行有先後，食有長幼，喪事變而彌吉，則將用禮焉，故複用然。

豻，則豻，夷犬也，其守在夷，方喪之時，宅宗而已；將卽吉，則王政施焉，將在四夷故，復用豻，復用豻，則異乎於犬，褻尾囊遠矣。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御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齋於職幣。

夏篆，以采篆飾車也；夏縵，則采而不篆，墨車，則墨而不采；棧車，則無飾矣。考工記曰：「棧車欲奔，飾車欲侈。」墨車以上，皆飾車也。役車，鄭氏謂「可載任器以共役」，然謂之乘，則非特以載任器矣。自役車以上，皆有等者，其用固有常，餘或良，或散，唯所用而已。（自役車以下，據訂義增）

大喪，飾造車，遂厥之行，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擘啓闕陳車。小喪，共闕路，與其飾。厥之於宮行之，以適墓。

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弊，則更之，闕則續之，有須弊車爲用，則共之。

闕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於四方，以路從。

出路者，或乘之，或陳之。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厥革車，大射，共三乏。

此五車者，皆戎車，故各有萃。萃，隊也。戎路，所謂革路；廣車，則左氏傳所謂「乘廣」；闕車，則左氏傳所謂「游闕」；輕車，則孫武所謂「馳車」；革車，蓋輜車有屏蔽者也。各以其萃，則其車之萃，伍習睦焉。（訂義引）

作「各以其萃，以其車之卒伍睦焉。」言革車，則五戎備厥焉。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旛，通帛爲旟，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旜。

自常以下凡九物，而旗居其一，謂之九旗，則猶公侯伯子男謂之諸侯。旗之名，則旗常禮物之屬；旗之物，則通帛雜帛之屬。各有屬，以待國事，則自王以下各有屬，建旗，則使其屬視而從焉；則凡以待國事，謂國有祭祀，師田賓客之事（十一字據義疏增）。日月爲常，天道之運也；交龍爲旛，君德之用也；能升能降，乃不能亢，故爲交龍焉。通帛爲旟，純赤而已，赤之爲色，宣布著見於文，從亶，義可知矣。雜帛爲物，則兼赤白焉。陰陽之義也。熊虎爲旗，義之屬也；尙殺以猛，鳥隼爲旟，禮之屬也；貴擊以遠，龜蛇爲旐，和之屬也；取完以果，夫介其所以完也；夫整其所以果也；全羽爲旞，以全而遂之爲義；析羽爲旜，以折而旌之爲義。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旟，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旒，道車載旞，旒車載旜。

王建大常，則志天道也；諸侯建旗，則志君德也；孤卿建旟，則亶以事上也。士建物，則士雖賤，亦物其所屬焉；物其所屬，則一陰一陽，曷可少哉！然物莫不貴陽而賤陰，則帛之襟，不如通之貴矣。師都建旗，則以殺猛致其義；州里建旟，則以擊遠致其禮；縣鄙建旒，則以完果致其智；以完果致其智，則所以戰其敵，以擊遠致其禮，則所以衛其上，以殺猛致其義，則所以用其衆。卓而遠者，能戰其敵；貴而近者，能衛其上；爲之將者，能用其衆；軍旅之事，如斯而已。所謂師都，則孤卿也；三孤一位，而有師保傅之名，大舉師則保傅從之矣，此孤所以謂之師卿；采邑爲都，詩所謂「都人」，則卿之有都者也；此卿所以謂之都，於其事上，則謂之孤卿；於其衆衆，則謂之師都；於其泄軍，則又謂之軍吏；大司馬所謂「軍吏載旗」是也；師都建旗，及教治兵，則載旒。

焉，以軍吏載旗故也。州里，州所里也；五黨爲州，州所建旗，則建於州長之所里，故曰州里建旗。州言里，縣鄙亦各建於其里，可知也。縣，縣正鄙，鄙師，縣鄙建旗，則遂官降卿一等故也。言州建旗，而不言鄉所建，則鄉大夫卿，所謂師都是也。言縣建旗，而不言遂所建，則遂大夫與州長皆中大夫，且縣建旗，則遂建旗，可知也。言州建旗，而不言黨所建，則黨正與縣正皆下大夫，且州建旗，則黨建旗，亦可知也。蓋軍自旅以上，乃有旗，故鄉遂所建，自鄙以上而已。道車載旒，則乘以朝焉，以底天下之道，全而遂之，旂車載旒，則乘以游焉，以閱天下之故，折而旒之，蓋王者朝，無非道也，游，無非事也。旒旒言載，在車故也。自旒以上言建，則凡祭祀，會同，賓客，建焉，不必存車，覲禮所謂「上介皆奉其君之旗，置于宮，皆就其旗而立」是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官府事異，所畫象其事，則足以相別。州里及家，別無異事，故所畫象其名號以別之。（元作「亦如之」，從訂義正。）師，都州里，縣鄙類也，而州里居中焉。言州里，則師都縣鄙亦象其名，從可知矣。祭祀，會同，賓客，各建其旗者，衆之所會，使各視旗而知所從焉。置旌門，則置之而已。於是掌舍受而設焉。

大喪，共銘旌，建厥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軍事，則以旌旗作其衆，且有進退，故建之。及致民，則置之而已。無所事，建置者，植之。弊者，仆之。歲時共更旌者，弊則更之。

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祀祭，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官室，車旗之禁令。都宗人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壇者，以其掌都祭祀之禮，故使與小祝保神壇之在外者焉。小祝言保

郊此言保羣神之境，相備也。都宗人正都禮與其服，則家如之矣。家宗人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車旗之華，命則都如之矣。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則家亦如之矣。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則都亦如之矣。既祭，反命于國，則雖非國故禱祠，亦必命之祭，然後祭。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夜日至，致地示物魑；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日月星謂之三辰，其氣物時數升降出入往來，鬼神示各以象類從焉。故三辰之灋，可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民物。

卷十二

夏官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卅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卅有二人，徒三百有廿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帥師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廿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置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司權，下士二人，徒六人。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廿人。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率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人的左手不如右強，故車真勇力之士謂之右。（此注據訂義增。）

鹿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飾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

方相氏，狂夫四人。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囊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廿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齊右，下大夫二人。

道右，上士二人。

大馭，中大夫二人。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廿人，下士四十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馬，下士卓一人，徒四人。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廿人。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廋人，下士闕二人，史二人，徒廿人。

木高則氣澤不至，而壞弓矢之材，以木之槩者為之。（鄭氏謂引王氏語。）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騫馬驪一人。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彤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邊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擯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誥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國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嘗，若人之瘦，嘗使其疆更弱，其衆更寡，所以正其馮弱犯寡之罪也。賊殺其親，則正之者，正以服屬之灋。（此注據刪翼增）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方千里曰畿，則禹貢所謂「甸服」也；甸服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其外侯畿，甸畿，禹貢所謂「侯服」。

也；又其外男畿、采畿、禹貢所謂「綏服」也；又其外衛畿、蠻畿、禹貢所謂「要服」也；又其外夷畿、鎮畿、禹貢所謂「荒服」也；又其外蕃畿，在禹貢五服之外。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鈎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鈎。

中春，教振旅者，春陽用事，非兵之時，雖如戰之陳，而平列陳，則無事於戰矣。（春陽以下據訂義增）鼓，陽也；尊者執之，金陰也；卑者執之，鐃以止鼓，與陽更用事焉。故卒長執之，通鼓、節鼓、佐陽而已。故兩司馬、公司馬執之，謂之公，以別於私，亦稱司馬，所謂家司馬是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社者，土示也。（據訂義增）

中夏，教茷舍，如振旅之陳。羣吏讓車徒，讀誓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禮。車弊，獻禽以享祠。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旗，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旒。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之禮。羅弊，致禽以祀祊。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陣。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鈎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善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

鼓行鳴鑼，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擗，羣吏斨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鑼，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對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鑼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有步，有司巡其前後，陰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斨，鼓皆駘，車徒皆譟，徒乃斨，致禽饑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羣吏以鼓鐸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皆致之。大司馬焉，師欲聽於一也。（羣吏以下據刪翼增）使民以其死刑誅，不如是之嚴，則民弗爲使矣。然前期戒衆庶，而後至可誅旣陳而誓，然後不用命者可斬。四時皆教而後田，田習用衆焉，言教而後可用也。（四時以下據刪翼增）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及戰，巡陳旣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貢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則司馬致民，宜以王之大常矣。凡此皆示其致民之命，有所受之也。（以上據訂義增）以先，愷樂獻於社，怒釋而爲愷故也。（據刪翼增）

主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攻而賞誅。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大司羅於大役與慮事，欲知其故之可否，屬其植，欲知其人之多寡，受其要，欲知其功之等差，事成而考之，以行誅賞。（此注據訂義增）

小司馬之職，掌凡小祭祀，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禮。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禮，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識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

王有天下，諸侯則有一國，召南言「國君橫行累功」，又曰「羔羊鵲巢之功效」。左傳云：「諸侯言時計功」，則功以國功為主也。(王有以下，據刪翼增)大烝，冬之大享，當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事勞

若一時有劇易，戰多，若一敵有堅脆，若此屬，不可為常，故輕重視功。(事勞以下，據訂義增)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網惡馬。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每馬各以三物量之，以知其所宜。(以上據刪翼增)網，謂以縻索維之，所以制其奔蹏也。

量人，掌建國之禮，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廛，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醢之數，量掌喪祭奠竊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罍，歷而皆飲之。

受罍，歷而皆飲之，受罍傳之他器，而皆飲之也。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刪翼引此，始之下有曰「交神以德者也」，成之下有曰「事神以禮者也」)二者本末相成，皆所以致福而達氣臭，以始之者，主王制量數以成之者，主宰，故鬱人大祭祀與量人受罍之卒爵而飲之，量

入宰制，則與鬻人受學歷而皆飲之；皆飲，所以致福者盡矣。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穀、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禴，飾其牲；釐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微焉。

羊人，單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牲，剗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燻羊。凡沈辜侯禴釐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飾羔，若禮所謂「飾羔厲者以纘」也；燻羊，謂牢禮之燻所用也。

司燻，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燻。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舉火曰燻，祭祀用燻，故祭焉。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警以號戒。

古者有城守，則樹焉，國語所謂「城守之木」是也；有溝涂，則樹焉，司險所謂「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以爲阻固」是也，司險樹之，掌固修之。（古者以下據訂義增）士者，公卿大夫之適而已，命者也；庶之者，國子之倖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適守者也。夫士庶子所使帥衆庶而頒其守，則遠近均焉，勞逸更焉，公卿大夫澁職於內，而子弟守固於外，休戚一體之道也。（公卿以下二十二字據義疏增）分其財用，以給守事，均其稍食，以養守者。

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隴。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掌疆（闕）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

方，各設其人，以候有方治者，致之送之。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捕謀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捕謀賊以下，皆環人巡邦國之事。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畜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襍。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厲，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摯。

三公執璧，則以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

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射之爲道，利以直達，有括則不至，治達如之，故掌治達者，在射人也。

以射禮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豢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正。

侯而祭之，則神無不在，而君子無所不用其至。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禮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抗皮贊張侯，待獲，皆服不服之意，故服不氏掌之。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毆鳥爲畜。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先王置官，大抵兼職，射鳥氏雖無所兼，其所射以共賓客膳獻，亦足以償祿矣。使毆鳥爲畜，以并夾取矢，雖若不急，然上下無乏事，則以事爲之制故也。

羅氏，掌羅爲鳥。罾，則作羅。罾，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羞之鳥。

共卵及鳥物，與獸同義，翠，賢羽翮之屬是也。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賜出於王之恩，恩有厚薄，賜有多寡，又何常之有？且賜而有常，則辟無以作福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所謂治朝也。若朝士之位，與此不同者，彼外朝之禮，聽獄辨訟，詢衆庶之朝也。（所謂以下據刪翼增）鄉明以聽天下者，王也，故南鄉；面王而答之者，公也，故北面；孤，佐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

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故南面，順王所向焉。三公東上，則北面以東爲右故也。自孤以下，皆以近尊爲上，公以下，皆言面王，獨言嚮不斥其體尊故也。

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禮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天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

上言國子之倅，而下言帥國子致于天子，則諸子掌國子及其倅，非特倅也。（上言以下，據刪翼增。）司馬弗正，國正弗及，則是諸子正之，太子用之而已。

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比其乘，則比其乘之馬，使齊力，屬其右，則屬其右之人，使同心；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戰矣。又屬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使掌其政令，則軍旅之事，有選鋒以待敵，齊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武夫皆寓於官府，無所奮其私關矣。

虎賁氏，掌先梭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

之；及葬，從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之于四方。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

持輪所以爲安也。（七字據訂義增）旅賁，則王衛之尤親者。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則亦戎服；亦與王同其愛樂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交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隲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殿方良。

卷十三

夏官二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眡朝，眡治朝也。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賓者與遠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廡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禮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路鼓四面，示欲四方無所不達。大寢之門外，自外至者，莫近焉，則欲其聞之速也。先言（路鼓以下，據刪翼增）窮者，欲其速達，甚于遠令。王之牲事，以事鬼神，苟外不能治其人，內不能正其身，雖日用牲祭，鬼神猶弗享也。大臣衆矣，所與治其人，莫尊於大宰，近臣衆矣，所與正其身，莫親於大僕，故贊牲事，以此兩官。

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變亦如之。縣裏首服之禮於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禮。王射，則贊弓矢。王眠，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詎相王之小禮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禮。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祭，掌受命於王，以眠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於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政福者，展而受之。

辨師誅其慢慢，謂不肅也。祭，僕誅其不敬，則非不肅之謂也。祭，僕受命於上，以眠祭祀，隸僕掌五寢掃除糞洒之事。王皆以故習而親焉故也。既置夏采，掌復之正事，又以二僕參馬，復盡愛之道，求所以生之，不以方而已。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翼，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庶民之復，大司寇所謂「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者也。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聞鼓聲則速逆御僕」也。王盥而登，御僕相之。（王盥以下，據訂義增。）

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於小寢。大寢。

王者七廟，而曰五寢者，蓋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漸故也。鄭氏謂「唯祧無寢」是也。以文武爲二祧，則誤矣。禮記以「遠廟爲祧」，當此時，文武最爲近廟，豈宜稱祧？又不設寢乎？然則二祧其高臨之父與其

祖與（此注據刪翼增）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弁，朱紘。諸侯之纁，九就，璠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皆就，玉瑱，玉弁，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瑱，象邸，玉弁，王之弁，絰，弁而加瑗，絰。諸侯及孤卿大夫

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五采，備采也；十有二就，備數也；玉十有二，備物也；玉笄貫其上，以象德也。

司甲（闕）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領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厥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箠，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在矢，繫，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箠，矢，用，諸，弋，射，恆，矢，庫，矢，用，諸，散，射。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甸者謂之弊弓。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楛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箠，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膳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矰，弋，挾，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藥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養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射與其出入，皆在藥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

入於纘人，則共王用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

戎右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非常，并充兵中役使，故云掌之。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馮。

金路以賓，而謂之齊車者，王敬賓事如祭故也。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於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

從。

齊右王未乘則前車，方乘則持馬，旣乘而行則陪乘，三者皆與齊右同。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纘，犯軼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纘，右祭兩軼，祭軌乃飲，凡

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芻，凡馭路儀，以鬻和爲節。

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蓋僕正王服位，以詔贊擯相前驅爲職，王有行也，僕爲之節；王有爲也，僕爲之

道，故祭祀則贊牲事，旣祭，則王使馭酌焉，明與之並受福也。（此注據刪翼增）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軼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

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衆子之倅其嫡，以備卒也，有時而佐焉，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衆臣之佐其君，謂之

卿佐也，常以佐之爲事，道車之副，謂之貳者，如世子之貳其父，謂之貳備也，有故乃攝而代之，其義各有所

主也。掌凡戎車之儀，戎以威爲主，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此注見刪翼所引，但稱王氏

以訂義所引安石語證之，知爲新義佚文。）

齊僕，掌取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禮儀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

逆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禮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正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咸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貳車，副車，從車，謂屬車也；使車，使者所乘之車。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騫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騫馬，三良馬之勢，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四之一。

趣馬，下士阜一人，繫一馭夫，則下士八人。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弊馬，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於四海外，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弊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官中之稍食。

攻特者，駒之不可習者，度人攻之矣；及成馬而不可習，則校人攻之。臧僕，則簡馭者簡其臧，亦簡其或不臧；講馭夫者，五馭之禮，講其藝也。（講馭夫以下據刪翼增）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詭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弼之，入其布於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頌其地於牧人。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駝，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騶，六尺以上為馬。

政以正之，教以尊之，阜馬者養馬而阜之，既阜矣，又佚特以蕃之，既蕃矣，又教駝以成之，攻駒，則不可教者，及其未駝，攻之也，圉馬，則成馬而圉之，圉馬以校，人執駒為節也。正其員，使員稱馬數，正其選，使選惟其能，小大異名，使各從其類，以待乘頌，及以為種。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葶，蒙廐，始牧，夏疋馬，冬獻馬。射則充樞質，莢牆則藪園。

次草謂之莢，詩曰：「牆有莢。」苦謂之藪，以剉草為苦。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廐馬亦如之。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圖，使同實利。

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圖，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所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大司徒以下，據刪翼增）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所掌非特圖也，又掌其地焉。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諸侯之采地也；東方曰夷，其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九，西北曰貉，其種有七，西方曰狄，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六，自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產，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不可以不知也；數，則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計之也，利，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害，則將以興其利而除其害也。（邦國以下百七十九字，據刪翼增）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自揚之五湖，以至井之深易，皆其地之水，可引以浸灌也。然涇漳之屬，後世更引以浸焉，則民之利固有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存乎其時而已。（然涇漳以下，據訂義增上二語，乃王昭禹之詞，與之刪節安石語，以證昭禹去之，則詞意不明，故并錄焉。）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濟，其川江漢，其浸潁澗，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汝澗，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汾，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繇養，其川河滹，其浸薊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

後。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池嘔夷，其侵陳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種，其穀宜五種。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致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

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治水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以南爲遠，故闢雖鶴巢之詩，分爲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化，被於南國，德化所及，以遠爲至，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則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隲，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櫛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逆送之，以爲之禮；達之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懷之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柝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華，與詁「爲國君削瓜華」之華同義。（此注據義疏增）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所謂利有如此者，非特中人用而已。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茲，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罔魘罔兩，莫能逢之。」所謂害有如此者，非特毒物，及螫噬之蟲獸而已。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地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遂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溼，辨其物，以知肥瘠蠹惡。（此注據刪翼增）

匡人，掌達陵則，匡邦國而勸其應，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擯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諭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命。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聽國司馬。家司馬，亦如之。

卷十四

秋官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卅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送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縣士，中士卅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詔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卅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十有六人。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廿人，徒二百人。
罪隸，百有廿人。

樹隸百有廿人。

閩隸百有廿人。

夷隸百有廿人。

貉隸百有廿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廿人。

璫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之爲物，不沈溺，又勝酒，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謂之萍氏。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

條頹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脩闔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人，下士一人，徒四人。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鬲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柎氏，下士八人，徒廿人。
糴氏，下士二人，徒廿人。
糶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糶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衣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蠶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蠶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卅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廿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廿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卅有二人。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卅有二人。

期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卅人。

糾，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人。

勑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家士，亦如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邦國，刑之所加，故曰刑邦國；四方，則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而已，故

曰詰四方。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刑新國，用輕典，則教化未明，習俗未成，以柔義之也；刑平國，用中典，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以正直義之也；

刑亂國，用重典，則頑昏暴悖，不可教化，以剛義之也；故書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

愚糾暴。

野刑爲事，故上功糾力，力所以致功，軍刑爲政，故上命糾守，守所以致命，鄉刑爲教，故上德糾孝，孝所以致

德，官刑爲治，故上能糾職，職所以致能，國刑刑所（「所」訂義作「也」）故上愚糾暴，失德而暴，刑所

取也。「然則刑無爲禮乎？」曰：「禮之施在萬民者，在教而已，自野刑序之，以至於國，則與書序「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同意。

以圍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圍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爲，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圍土者，殺。

凡人者，謂有過失，而麗於殫者也。其獄謂之圍土，則有生養之意也；其人謂之罷民，則不自強以禮故也。施職事焉，則使知自強；以明刑恥之，則使知自好。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者，寘之圍土，外之於中國也，故其能改而反也，謂之反於中國，其收之也，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之圍土，反與其能改，亦不可以一年而定，故不齒三年，三年無違，則亦久矣。於是以倫類序之，其不能改而出圍土者，殺，則土所以宥而教之至矣。既不能改，又逃焉，殺之義也。先王之於民也，德以教之，禮以寘之，仁以宥之，義以制之，善者祐焉，不善者懼焉，故居則易以治，動則易以服。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刺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以兩造禁民訟者，訟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者，以束矢自明其直，然後聽，蓋不直則入其矢，亦所以懲其不直。以兩刺禁民獄者，獄以兩刺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者，以鈞金自明其不可變，然後聽，蓋不信則入其金，亦所以懲不信。獄必三日，然後聽，則重致民於獄也。獄必以刺，則訟至於獄，無簡不聽，非特刺而已，舉刺以見類焉。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殫，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甚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嘉，合禮之善也；以嘉石平罷民，罷民不能自強以禮故也。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殫，而害於州里者，則司

救所謂「麥惡」也；凡害人者，則司救所謂「過失」是也；過失不謂之罪，而得罪反重於麥惡，則爲其已麗於禮故也；惟其過失，是以未入於刑，不虧其體，而以圍土教之也。麥惡謂之罪，而得罪反輕於過失，爲其未麗於禮故也；坐諸嘉石，使自反焉，且以恥之，役諸司空，則以彊其罪故也。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三月役；則役之各稱其罪之輕重。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則無任者，終不舍焉，是乃所以使州里相安也。先王善是禮，以爲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徭平民而苦之，孰若役此以安州里之爲利也。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惴獨者，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肺在五藏，其情爲憂，其竅爲鼻，以肺石達窮民，則以其憂在內，不能自達故也；非此疾也，不爲窮民。以大僕觀之，則欲其速達，甚於遠令，然而立於肺石三日，然後聽，則又惡民之瀆上，民瀆其上，憤眊而不潔，雖誠無告，反不暇治矣。（義疏引作「民瀆於告上，煩於聽其誠無告者，反無以信於上矣。」）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禮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澁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凡邦之大盟約，大司寇澁其盟書者，刑一成而不可變，盟約如之；且違焉，則刑之所取，刑官之事也。（刑官之事四字，據翼增。）登之於天府者，謹藏之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貳而藏之者，各以其事攷焉，非特備失亡而已。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禮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諸侯強大，其獄訟難定，故言以邦典定之；卿大夫親貴，其獄訟難斷，故言以邦禮斷之；若夫庶民，患其情僞難辨而已，故言以邦成弊之。

大祭祀，奉犬牲。

犬，金畜也。秋官羞之，則各從其類也。因致其義焉。奉不可變之義，一於所事，致其所禦，以佐大事者，大司寇之職也。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士師，刳珥奉犬牲，與此同義，所任有大小而已。

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澁誓百官，戒於百族。

澁誓而戒焉，則制百官百族於刑之中義也。謂之禋祀，則致意之精焉。刑官佐王事上帝，如斯而已。天地二官，不言禋，則所以佐王事上帝，有大於此者，此無所事意，不期精粗焉。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澁戮於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者，亦前王也。治官以宰制斟酌贊王，而刑官先焉。倬王從欲以始，則刑先之故也。司寇稱祭之日，而宰稱祀，則宰天官也。故稱祀，司寇秋官也。制物之刑焉，故稱祭。明火之爲物，潔而清明之至也。清以察理之在我，明以燭事之在物，潔以藏穢汙而除之。刑官所以格上帝，於是爲至。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則與大祭祀前王同義也。大軍旅，澁戮於社，則澁戮，刑官之事也。蹕者，止人，使毋敢干焉。刑官之事也。小司寇，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野焉。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辨謀。

國危，國遷，立君，大事也。有疑焉，則所謂大疑，故致萬民而詢焉。三公，鄉老也。上言三公，中言州長，下言百姓，則擯官皆在此矣。上言萬民，下言百姓，則詢備矣。其言百姓猶供範之言，庶人，其言萬民，則猶供範之言，庶

民也。百姓北面，答君也；三公及州長北面，帥民也；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則左右其事而已；民爲貴，於是見矣。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辨謀，則以王志爲主，而輔之以衆，以衆謀爲稽，而辨之於王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辨之，讀書則用禮。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者，聽獄訟當知罪所麗，故也。知罪所麗，則姦民有可刺之實，不能以巧免，愚民有可宥之情，知所以出之焉。附於刑用情訊之者，既得其情，罪附於刑矣。則用情訊之，恐其惟從非從也。至於旬，乃辨之者，慎用刑也。與書「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赦要囚」同義。讀書則用禮者，辨其罪，則讀其服罪之書，讀其服罪之書，則用禮而已，不以意爲輕重。訊用情，則民得自盡，辨用禮，則吏無所肆焉。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豈以故撓禮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鞠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僞，故皆謂之聲焉。言而色動，氣衰，視聽失，則其僞可知也。然皆以辭爲主，辭窮而情得矣。故五聲以辭爲先，氣色耳目次之。

以八辟麗邦讎，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出命制節，以治人罪，謂之辟。八辟有議，則非制於禮而已，故稱辟焉。王所以馭萬民者，有八統，故其用刑有八辟。麗邦讎，附刑罰，則若今律稱在八議者，亦稱定刑之律也。謂之議，則刑誅赦宥未定也。必情禮兩伸，而無所偏撓焉。必下十一字據義疏增。然以象陶爲士，瞽瞍殺人，而舜不敢赦，則其議之大槩可知矣。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則刺宥聽命而已；訊羣臣，訊羣吏，則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者也。

及大比，登民數，有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及大比，登民數，有生齒以上，登於天府者，生齒則有食之端，有食之端，則將任之以職，故有生齒以上登其數，登於天府，則寶而藏之。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者，國用以賦斂制之，賦斂多寡，以民制之故也。民輕犯濫，多由於貧，民之貧，以賦斂之重，賦斂之重，以國用之靡，故使刑官獻民數，而內史司會冢宰以制國用也。（民輕以下，據義疏增。）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曰以木爨，火亨，飪也。實鑊水，則濟以木爨火之事而成之，秋官之屬也。

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蒞戮。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內史司會冢宰制國用，王圖國用，而進退之者，圖，圖其大計；制，制事之制；雖事爲之制，而進退之，則斷於王焉。言圖制國用於此，則民之犯刑，以其貧而已；民之貧，以上賦斂之多而已；賦斂之多，以不知圖國用制之而已。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辨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墜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中獄訟之中，言事實之書也。天府謂之治中，告天謂之升中，與此同義。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官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閭。

五禁之禮，以左，右刑罰謂以五禁左右之。五刑，自野以及國；五禁，自官以及軍；則禁欲其毋犯而已，此其所
以異於刑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
五曰憲，用諸都鄙。

以五戒先後刑罰者，以刑罰爲中。以五戒先後之，先者引而導之也；後者隨而相之也。（先者以下，據義疏
增。）若盤庚上篇，則以誥先之也；若盤庚下篇，則以誥後之也。誓誥，則若湯誓之于伐桀，洛誥之于營周，爲
一事施一時而已，故曰用之于軍旅，用之于會同，禁糾憲，則所用非特一時一事，故曰用諸田役，用諸國中，
用諸都鄙，則戒之于無用之時，軍旅爲大會同次之，田役次之，國中都鄙，則戒之於無用之時，先國中，後都
鄙，與五禁先近後遠同義。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進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者，以比合比，以伍合伍，使之相聯也。使之相安相受，以比進胥
之事，以施刑罰慶賞者，去其害人者，則使之相安，使州里任焉，而舍之，則使之相受，相安相受，然後可以比
進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則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蓋士師掌刑，使之相安而已，若夫使之相保，則
有教存焉，非士師所及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掌官中之政令者，其政令施於其官府之中而已，致邦令者，有却令，則致之於官府，邦國、都鄙也。（義疏作
「致之於鄉遂都鄙。」）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內，二曰邦外，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擄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邦內，治邦事，輕重緩急，所在而爲，鄉背出入者也。邦賊，則是爲邦賊而已；爲邦盜，則是爲邦盜者也，非邦盜而已。亂之初生，以有邦內，邦內之不治，失政刑矣。宥有內作而爲賊，竊自外來而爲謀，固其所也。賊謀爲害大矣，然未如犯邦令之甚令不行，則其害非止賊謀。犯邦令之不治，則擄邦令者至焉；擄邦令之不治，則爲邦盜者至焉。易所謂「上慢下暴，盜思伐之」者也。然爲邦盜者，中無主，不至爲邦朋；爲邦誣，則盜之所主也。邦朋非邦誣不立，則邦誣非邦朋不成。惡直醜正，相與爲比，守正特立之士，不容於時，而有物者，無與昭竅。此綱紀所以壞，大盜所以作，然不知禍本在此，而以危亡爲兢兢，亦難以祈無事矣。故事之入成，其序如此。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禮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有移民通財，糾守緩刑之事，則因有辯矣，故有荒辯之禮焉。大行人言「若國凶荒，令調委之」，則令諸侯相調委，故言國以別都焉。小司寇言「若邦凶荒，以荒辯之禮治之」，則凶荒徧邦，然後以荒辯之禮治之。故言邦以別都邑焉。荒政無糾守，而有去幾，今此無去幾，而有糾守，王責諸侯以守，故可以去幾，邦國爲王守，則有糾守而已。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

以此正獄訟，則民知無傅別約劑之不可治，皆無敢苟簡於其始，訟之所由省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故於訟，欲作事謀始，始之不謀，及其卒也，雖聖人亦未如之何矣。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

滅亡，刑之類也。

主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宿鐘水。

洎饋水者，續司寇之事而終之。

凡刳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

大小司寇使其屬，則弗親蹕也；士師帥其屬，則親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蹕王宮而已。太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雖大師然，然犯禁而戮，但非大師也。

卷十五

秋官一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算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遂士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算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算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

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鄉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者，通掌國中，而分掌其鄉焉。鄭氏謂「鄉士八人，四人而各主三鄉」也；遂士掌四郊，而各掌其遂之民數者，通掌四郊，而分掌其遂也。縣士掌野，而各掌其縣之民數者，通掌野，而分掌其縣也。所謂四郊，非鄉地，所謂野，非遂地，蓋所謂公邑之在郊野者焉。而于鄉士言糾戒之，遂士縣士言糾其戒令者，鄉治詳故鄉士不特糾之而已，又戒焉。遂治略，故遂士縣士無所戒也。違其遂縣吏之戒令焉，則糾之而已。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者，死刑之罪定而又要之，若今責伏辨矣。鄉士甸而職聽于朝者，慎用刑故也；遂士二甸，縣士三甸，則以遠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隴，以議獄訟者，羣士司刑各有所掌，若司刑掌五刑之隴，司刺掌三刺三赦三宥之隴，或掌官灋，或掌官成，或掌官常，故各麗其隴也。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者，獄訟成而上其中于士師，士師受之，然後協日刑殺也。鄉士刑殺，不言所就，以縣士遂士推之，就國中明矣。鄉士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者，王親會其期，聽而議之也。遂士王令三公會其期，縣士王命六卿會其期，則違故也。《訂義》引此文六卿會其期之下，曰「至於大夫，則不復會其期，此所會之期，以尊者爲先可知矣。」凡增多廿三字，而無「則違故也」一句。六卿言命，三公言令，則六卿任事，王親命之而已。三公尊，不任事，書命以令焉。鄉士三公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遂士六卿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縣士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爲尊者辟行人，使避也。公卿大夫教治政事所自出，非刑官先而辟焉，則有所不行，其喪亦如之者，則喪終事也。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方士三月而上獄訟于國，鄭氏謂「變朝言國，以其自有君異之」也。

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禮，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席，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司寇聽其成于朝，則獄訟成，而後上于國也；既成而後上于國，而于羣士司刑麗禮以議，又言獄訟成者，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議之成也。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鄭氏謂「備反覆有失實者」。

以時修其縣禮，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以時修其縣禮，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者，省蓋巡而視之，與省方同義。鄭氏謂「縣禮，縣師之職也」，方士歲時修此禮，歲終則又省之而誅賞焉。

詔士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席，則讀其誓禁。

詔士掌四方之獄訟，故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也。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禮：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席在其後；左嘉石，平齔民焉；右肺石，宰窮民焉。

右公侯伯子男尊故也，羣吏在其後，則外朝聽獄辨訟之朝也。故治事者在焉，面三公位焉，州長衆席在其後，則答王故也。棘之爲木也，其華白，義行之發也；其實赤，事功之就也。東在外，所以待事也。槐之爲木也，其華黃，中德之暢也；其實元，至道之復也。文在中，舍章之義也。右窮民，則不做無告，故右焉。司士以正朝儀之

位，辨貴賤之等爲職，故其序朝位，先尊後卑；朝士以掌建外邦之禮爲職，故其序朝位，先卑後尊；先卑後尊，則先禮之所制者。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以鞭呼，趨且辟，呼朝者使趨焉，又爲之辟也。呼，趨，則戒以肅，辟，則使人避焉；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朝當如此。故孔子在朝廷，便言唯謹，爾孟子不踰階而揖，不歷位而言。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易得曰得，難得曰獲，伺度而得之也。人民在貨賄之後，蓋奴虜之亡者，市民所會，伺察者衆，故曰「貨賄六畜，其亡必得」，故曰「得舉之，民無私焉」，「民無私焉，則亦市之爲治，欲民不以無故得利也，三日而舉之，則民所會也，其求宜速。」（義疏引王氏此注曰：「市所得貨賄六畜皆舉之，而得者無私焉，以民之所會，其求必速，卽終無求者，亦藏於官以待之，不可使民無故而得利也。」案王氏以司市之文，與此職相比爲說，此以上皆釋「司市」凡得貨賄六畜者，三日而舉之」之義。）朝之所委，則亡不必得，故小者使民私焉，使民私焉，則亦朝之爲治，欲不盡力以遺民也，求者或遠，則待之宜緩，故旬而舉之。（義疏引此注曰：「委於朝，旬而不求者，則終無求者矣，故使庶民得私其小者，又所以興起其善心，而無或隱匿也。」）市不言獲人民，則市之所會，幾察者衆，非亡民所赴也。

凡士之治，有期曰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民之所急，宜以時治，苟爲不急，又在期外，亦可以已矣。夫獄訟追證，無罪之民，預受其弊，則其不急，豈可長哉？

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

有判書以治，則聽者，以責與人，必使有判書，其抵冒而訟，有判書，則爲之聽治焉。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隱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隱行之，犯令者，刑罰之者，刑罰其犯令者而已，不誅同財之人也；若貨不出於關，而舉其貨，罰其人，所謂國隱也。二人同財，而一人犯此令，則并舉其貨焉，是爲令以國隱行之。若夫罰，則施犯令者一人而已。

凡屬賈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以責屬人，必使有傳，傳必有地著，其相抵冒而訟，以其地傳來，乃爲之聽治；屬賈而無傳，無傳而無地著，不知所在，不可追證，則弗聽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

軍謂衆，攻國鄉邑及家，則人得殺之。仇讎之罪，已書於士而得，則士之所殺也；已書於士而不得，則罪不嫌於不明，故許之專殺也。思慮曰慮，慮刑則非特緩刑而已。若荒政除盜賊，費誓無餘刑非殺，則以災寇之故，有加急焉，故令慮以制之。慮貶，則用財當貶於平時，然欲適宜，則亦不可以無慮也。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於小司寇言內史、司會、冢宰貳民數，制國用，王受民數，圖國用，而進退之，而於司民云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者，司民掌民數之官也，生齒之不蕃，至於具禍以燼，則以王無陪無卿，無義治之，非特爲貧故也。

（義疏引此，無陪無卿，下有曰「政教不修，所以治官治民者多失其道，非特爲貧故也。」蓋潤色之詞，非本文。）司刑掌五刑之禮，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辨訟，則以五刑之禮，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先王之懲民也，以讓爲不足，然後罰；以罰爲不足，然後獄之圍土，役之司空；以獄而役之爲不足，然後墨；以墨爲不足，然後劓；以劓爲不足，然後宮；以宮爲不足，然後剕；以剕爲不足，然後殺。墨、劓、宮、剕、殺，棄人之刑也；以殺爲不足，則又有奴人父母妻子者，奴其父母妻子，非刑之正也，故不列於此。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禮，以贊司寇聽訟。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旡，三赦曰癡愚。以此三禮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不識、過失、遺忘，致慎則或可以免焉，故宥之而已。幼弱、老旡、癡愚，則非人之能爲也，故赦之。癡愚、癡而愚也，孔子曰：「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所謂癡愚，則異乎今之愚矣。蓋愚而非癡，幼而不弱，老而不耄，則不在所赦矣。以此三禮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者，罪在所刺，則下刑有適重而上服罪在所宥，則上刑有適輕而下服以三禮者，求民情，然後斷民中，然後施罪，施罪定矣，然後刑殺。若在所赦，則赦之矣。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刺。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華之約次之。

治神之約，謂若「魯用郊」之屬；治民之約，謂若「分衛以七族」之屬；治地之約，謂若「衛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之屬；治功之約，謂若「虢叔隳仲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之屬；治器之約，謂若「魯得用四代服器」之屬；治摯之約，謂若「公孫黑使強委禽」之屬；凡此諸治，皆有許與之約焉。不信而訟，則司約掌之。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珥而辟藏，重其事；六官辟藏，則以盟約，六官皆受其貳藏之故也。

司盟，掌盟載之牒。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謂之神明，則宜鄉明者也。故北面詔之，質於神明以相要者，民之所不免也。先王因以覆盟詛爲大戮，而躬信畏以先之。至其成俗，盟邦國不協，與民之犯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補哉？及後世王迹熄，慢神誣人，實倍其上，神亦既厭，莫之顧省，則區區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誕之衆矣。蓋治有本末，本之不圖，無事於末；故君子屢盟，詩以爲「亂是用長」，鄭伯詛射頰，考叔者，傳以爲失政刑矣。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楛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士之金罰，蓋所謂「金作贖刑」，而司寇無金贖之禮，或者掌貨賄有焉。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買而楛之，入於司兵。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春粟；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則為隸民焉；女子入於懲，則以役懲人，隸人之事。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訛者，皆不為奴，則鄭氏謂「奴從坐，後入縣官者」是也。蓋盜賊之罪，有殺不足以懲之者，所謂無餘刑，非殺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駟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司寇謂之聚教，而司圜謂之收教，則致其詳焉。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桎，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掌囚，凡囚皆守焉，而特言盜賊者，盜賊必囚而守之故也。梏在脰，桎在足，拳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則梏在脰明矣。明梏，著其罪梏，猶明刑也。

掌戮，掌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屬於殲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斬殺賊而謀搏之者，已得則斬殺之，未得則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者，賊仁莫甚焉故也；殺王之親者，辜之者，賊義莫甚焉故也。刑盜於市，凡罪之屬於殲者，亦如之者，所謂刑人於市，非特與衆棄之，亦以人之犯刑，皆以趨利為本，正以趨利犯刑，則唯盜而已，故特言刑盜於市也。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皆無妨禁禦故也。劓罪重，故遠之。刑者，使守圜，則妨於禁禦，可使牧禽獸而已。髡

者使守積則王族無官，髡之而已，使守積積在隱故也。

司隸掌五隸之禮，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蠻隸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官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閩隸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授之，掌子，則取隸焉。

掌役畜養鳥，役於掌畜也。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官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授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官者，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不言阜蕃，猛獸非阜蕃之物。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宣布於四方者，以宣布故言四方，與詩「四方于宣」同義。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則詰及邦國之都鄙，非特邦國而已。達於四海，則四方之遠，極於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謂於邦有大事，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則以刑禁號令焉。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撲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掌司斬殺戮者，謂非以禮斬殺戮者，司之，以告而誅之也。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撲獄者，遏訟者，謂有司宜告而不以告，宜授而撲遏之，見傷而不自言，與獄訟而見撲遏，非良善則窮弱，侵善良，抑窮弱，刑禁所爲設。

也。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力正，謂人言不可聽，不可從，以力正之，使聽而從焉。士昏禮曰：「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與此正同義。政之不明也，以下之難知，政之不行也，以下之難制。橋誣，作言語而不信，下之難知者也。暴亂力正犯禁，下之難制者也。上之所誅，於是為急，誅庶民如此，則自上可知矣。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塗地之人聚櫟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敘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所謂宿也。十里有廬，廬有飲食，所謂息也。橫行，謂不由道徑；徑踰，謂不由橋梁。國之大事，則在國中而已；邦之大師，則通國野焉。

蠲氏掌除鬻。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鬻祭。

任之，謂司園任之以事之人。大賓客，亦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則承事如祭，有齊敬之心焉。

雍氏掌溝瀆滄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害於國稼，謂害國及稼，不言野，而言稼，蓋野之禁，唯稼而已。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沈，耽也。禁山之爲苑，不使民專利。禁澤之沈者，惡其所害衆。薛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幾酒，微察者不節也。謹酒，謹制其無度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詩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則宵非中夜矣。詩：「夜如何其，夜鄉晨。」則自宵以至於晨，皆所謂夜時。禦

晨行者，則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則禁之使止也。禁夜遊者，則遊非其時，雖不行，亦禁焉。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

明燭，以明火爲燭。明盞，以明水爲盞。鄭氏謂：「取火於日，取水於月，欲得陰陽之燄氣也。」墳燭，大燭。屋誅，蓋舉家得罪而誅者也。明竈，蓋揭其罪於竈上，若明刑明梏。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取曰車，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掌執鞭以趨辟者，趨而避也。條狼，主誓者。掌辟之官，以禁止爲事故也。誓，僕右者，爲僕爲右，誓其屬也。誓取者，爲取誓其屬也。僕右曰殺，取曰車，取則軍旅之事，僕右之政，當如此。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刪翼引，此句下云：「刑不上大夫，則亦爲大夫誓其屬也。」則大夫不掌軍政，當豫聞而已，故誓之事曰敢不關。

誓之刑，曰鞭五百。師誓其屬曰三百，則所誓衆人而已。大史曰殺，則大軍旅，抱天時從焉，誓其屬不可以不嚴。小史曰墨，則佐大史而已。於大史曰邦之大史，則明此所爲誓皆王官，於史稱邦則師以上皆可知也。

條間氏，掌比國中宿五樓者，與其國朝，而比其進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聘於國中者。

邦有故，則令守其閫互，唯執節者不幾。

國弼謂行弼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脩閫氏比之；不言禁橫行，則國中故也。

冥氏，掌設弧張，為阱撻，以攻猛獸，以靈鼓敗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

設弧以射之，設張以伺之，為阱撻以陷之，以靈鼓敗之，則使趨所陷焉。

庶氏，掌除毒蟲，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凡毆蟲，則令之比之。

以攻說禴之，則用祝焉；以嘉草攻之，則用藥焉。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其攻之也，以其所嗜誘之，以火煨而出之。（此注據訂義增。）

翟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撻之，以時獻其羽翮。

各以其物為媒而撻之者，媒之以其類也，攻猛鳥以除人物之害焉，非特利其羽翮而已；孟子曰：「鳥獸之

害人者猶，然後人得乎土而居之。」則正以除害為主也。（未句據刪翼增。）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

木者，掌其政令。

變其水火者，其葉薄於陰陽，相沴之氣，化而為土矣。（以上二十字，據訂義增；以下七十七字，據刪翼增。）

先王之於林麓，欲其材木為用，則設官為厲禁，以養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帝省其山，松

柏斯究，柞棫斯拔。」則虞衡之官修焉；「作之屏之，其蓄其鬻，修之平之，其權其例。」則柞氏之職用焉。

蠶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

之政令。

春始生而萌之，則始生而夷之，不能使之不生，故萌之而弗治焉；夏日至而夷之，則生氣極矣，於是乎可夷；秋繩而芟之，則夷而又生，生而芟之也；冬日至，則生氣復之時，於是藉之，則不復生矣。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者，月令所謂「燒華行水也，於是草化焉」。鄭氏謂「含實曰繩」，蓋以繩爲繩。鑿魏氏掌覆天高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繫其巢上，則去之。

蓋日辰月歲星之神，凡有氣形者制焉，故書其號焉，可以勝天。

蕪氏，掌除蠹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蠹之事。

赤亥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蠹蟲。

狸蟲，亦有害人者，故除之。

蠲氏，掌去蠹。焚牡藪，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去蠹，使水蟲無聲，亦置官者，養至尊，具官備物焉。且先王之齋，去樂以致一，方是時也，蟲之怒鳴，安可以弗除，除則宜有掌之者矣。

壺冢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樺，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除水蟲，殺淵神，爲其有害人者；今南方有所謂淵神者，民犯之，能出爲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鳥獸言夜射，則神以晝射矣。嘗用此救日月焉，故其精氣足以勝天。鄭氏謂「大陰之弓，救月者也；枉矢，救日者也」。詳觀周禮所載，道路溝澮，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地官秋官之職分矣。凡所興利，以地官主之；凡所除害，以秋官主之。（詳觀以下，據訂義增。）

衛牧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衛牧、禁讎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威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杖威，鄭氏謂「去杖以函威之，既事乃受」；共王之齒杖，鄭氏謂「王所以賜老者之杖」；唯大祭祀共杖，固蓋非大祭祀，則杖治朝者弗預焉。

卷十六

秋官三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頌，以除邦國之慝；間閭，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

冬遇所協之慮，時聘所結之好，間閭所諭之志，歸賑所交之福，賀慶所贊之喜，致禴所補之裁，邦國之君而已，故稱諸侯；秋覲所比之功，殷頌所除之慝，臣民預焉，非特諸侯，故稱邦國；時會所發之禁，非特一國，故稱四方；春朝所圖之事，夏宗所陳之謨，殷同所施之政，非特一方，故稱天下；慮，慮患也；圖，謀事也；謀成焉，謂之謀事成焉，謂之功；諸侯之慮協，然後天下之事可圖；天下之事可圖，然後天下之謨成而可陳，謀成而可陳，然後邦國之功成而可比。先事後功，功以成事故也；先謀後慮，終則有始故也；慝，陰毒也；故除之以殷頌而已。言歸賑，而不及膳，則膳有事而執焉，因以賜之，非大行人之所歸也；言致禴，而不及芻，言禴而芻可知也；（義疏引作「言致禴而不及喪荒弔恤，舉一而四者可知也。」）言諸侯而不言兄弟，則兄弟乃大宗伯以禮親焉，大行人親諸侯而已。（義疏作「大宗伯以禮辨親疏，大行人則言親諸侯之通制耳。」）唯春

朝圍事，不言以，則春朝朝禮之正，非適爲圍事也。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禘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禘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禘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眠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

三公入命，出封加一命，則謂之上公；自上公以下，皆謂之建常，所建旒數不同，而皆象其道故也。上公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三人，則尊者舒而縵，卑者感而略故也。王禮，再禘一禘而酢，則禘賓而酢王也；一禘不酢，則有禮而無報，爲若不敢當焉，卑故也。饗禮，九獻，七獻，五獻，則主於飲，故以獻爲節。食禮，九舉，七舉，五舉，則主於食，故以舉爲節。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則彌感而略矣。以酒禮之，則禘如祭祀，非禮人君弗用也。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壤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衞服，五歲壹見，其賁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賁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賁爲舉。

謂之服，謂之蕃國，人爲之名而已。人爲之名，故可謂之蠻服，亦可謂之要服；可謂之夷，蠻蕃服，亦可謂之蕃國，而與夏服異名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禮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歲，徧存，使問而存之也；三歲，徧類，使問而視之也；五歲，徧省，使巡而察之也；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者，象胥主譯其言，譯其言然後言語可諭，言譯可諭，然後辭命可協也；諭言語，所以使之相通，協辭命，所以使之相交。（二句據義疏增）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者，瞽主樂，史主書，諭書名，故屬史；聽聲音，故屬瞽。諭之聽之，則亦協之而已；或言協，或言聽，諭相備也；先瞽而後聲音，後史而先書名，則明聲音書名，無所先後。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禮則者，瑞節，所以達四方而交之；度量，所以同四方而一之；以交之也，故成其牢禮，以一之也，故同其數器；則尊卑異數，貴賤異器，而同乎王之所制，道有升降，禮有損益，則王之所制宜，以時修之，修禮則爲是故也；言語辭命，以聲音書名爲本，書名聲音，以度量禮則爲主，度量禮則王之所制也，書名雖未之有，可以義制，聲音雖未之有，可以理作；故王所以一天下，始於言語辭命，中於書名聲音，終於度量禮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則親出而省焉。（刪翼引此文，有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及夫世喪道失，道德之意，毀於書名之不達，禮樂之數，熄於度量之不存，則先王所以諭而同之，可謂知要矣。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

辭。凡諸使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諸侯睦，則王室無事矣。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令諸侯春入貢，則朝正之時也；秋獻功，則歲成之時也。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嘗以所禮之國，各籍焉以爲故常。左氏曰：「非禮也，勿籍。」

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眠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頒省聘問，臣之禮也。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鄭氏謂「擯而見之王，使得自言」。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鄭氏謂「聽之以入告」。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玉節守邦國，非其所達；邦節先門關，後道路，則以自內達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關門，則以自外達內言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此惟上所制，期無失節而已，故以竹爲之。（此註俱據訂義增）

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上有以合驗乎下，下有以合驗乎上，則瑞成矣。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圭以象陽之生物，馬、陽物也，乾之所爲，故合圭以馬；璋，章也，文明之方，所用皮有文焉，合璋而不以合琮，則自然之文，非所以合琮，故合琮以錦也；琥，象陰之效，應，故合琥以繡；璜，北方之所用也，故合璜以黼。

若國札喪，則令辨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調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禱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治五物事故，亦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故於萬民之利害稱及焉。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官旁一門。

爲壇三成，則爲三等焉。所謂「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是也。官旁一門，則觀禮所謂「四門」是也。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鄭氏謂「土揖下手揖之時，揖平手揖之；天揖，舉手揖之。言毛與齒異，齒尚長，毛尚老，朝尊而公之，故尚貴，燕親而私之，故尚老。」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餼，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辭。致饗餼，還主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

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受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客。

每門止一相，爲將致敬于廟故也。及廟唯上相入，則致敬故也。每門止一相，唯君相入，則客相不入焉。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則拜而不稽首，主君而客臣故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而賓所以繼主君，無過不及焉。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爲之禮，則主君所以禮賓，亦無過不及焉。夫邦國之君臣，相爲賓客，而先王設官焉，問勞贈送，物爲之數，拜揖辭受，事爲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此邦以下十一字，據義疏增。）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則周官圖民禍難，豈不爲豫哉？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客者，鄭氏謂「不正東鄉，不正西鄉，常視賓主之間，得兩鄉之而已。」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燬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曰邦國之通賓客，謂諸侯賓客之往來者。（義疏作「取道往來者。」）路節，鄭氏謂「旌節也。」

聚橐，掌鑿夷闔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

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職方氏言「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狄，皆其圍地，掌于職方，而可辨數要」者也；象胥言「掌蠻夷圖，貉戎狄之國使」，而不言其國數，則所職非特職方可辨數要之國也。不謂之入王，而謂之入賓，則或非王政所加焉。凡作事，作四夷之事也，王之大事，諸侯，故形弓廢，則諸夏衰矣。次事，上士，下事，庶子，則下事有中士，下士，以庶子包之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餼牽，三間，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餼五牢，食四十，簋十，豆四十，鬴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餼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簋，醢醢百有二十，饗，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斂，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餼牽，再間，皆脩，餼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鬴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死牢，如餼之陳，牽三牢，米百，簋，醢醢百，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

子男三積，皆眡餼牽，壹間，以脩，餼三牢，食二十，有四，簋六，豆二十，有四，鬴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

有八，皆陳；饗饋五牢，其死牢，如殮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簋，醢醢八十饗，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餼饗饋，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蓬，膳，既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禮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言王合諸侯而饗禮，遂言王巡狩殷國，國君膳以牲，饋禮務施報故也。上公牲三十六，侯伯，雁二十七，子男牲十有八，雁，卽牲之雁者，或言牲，或言雁，互見也。先王制賓客之禮，有餘勿過是也。國新，凶荒，禮喪，禍裁，在野外，則殺焉，制其正，不制其殺，則禮之本，寧儉而已。

野外，則殺焉，制其正，不制其殺，則禮之本，寧儉而已。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擻，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至于朝，詔其位，入，復，退，亦如之，退亦入復，若孔子所謂「賓不顧」矣。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

以幣者，掌邦國之通使事，而結其交好故也，此其官所以謂之掌交與道王之德意志慮，則與揮人之誦王志異矣。

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九稅、九職之稅；九禮、九儀之禮；九禁、九伐之禁；九戎、九伐之戎。蓋方其制軍誥禁，則爲九禁；及其致戎事焉，則爲九伐。論九稅之利，使知藝極；（刪翼作「使知樹藝。」）論九禮之親，使知分守；論九牧之維，使知聽令；論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論九戎之威，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焉和邦國而論之，折衝循萌多矣；不知出此，而恃威讓、文告、征伐之施焉，則非所謂「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也。

掌察（闕）

掌貨賄（闕）

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于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掌都家之國治者，都家有治于國，則朝大夫掌之；在軍旅誅其有司者，鄭氏謂「有司，都家司馬。」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考工記解

宋王安石撰

卷上

考工記一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有職者當聽上，所聽乎上者言，所以爲言者音，音之所不能該，則聽無與焉。奚所受職？不通乎此，乃或失職，則傷之者重矣。工與事造業，不能上達，故不出上一（工字說見第一卷）百官謂之百工者，以其如之故也。當其聯事合志，則謂之百僚；當其分職率屬，則謂之百官；當其與事造業，則謂之百工。民器各有宜，不可以不辨。（民器以下十字從訂義增）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韓非曰：「自營爲人，皆人爲公。」王公之公，人臣尊位，故以自營爲戒。公又訓事，公雖尊人，亦事人，亦事。事易曰：「地勢坤，太下則爲勢衰，太高則爲勢危。」堯，陸也，高而平，得執者也；堯，陸也，彼已陸矣，合而成執，得執而不失者，善其罰故也。或又從力，以力爲勢，斯事下。從辛者，商以遷有資無爲利，下道也。干上則爲辛，焉從內者，以入爲利，从口者，商其事，故爲商賈。商度，官商之字，商爲臣，如斯而已。（商賈之商，本作商，从貝，商省聲，商从商，章省聲，從外知內也，義異。）於食能力者，飭也。（說文：「飭从人力食聲。」）農致其爪掌，養所

受乎天工者，故从白，从函；欲無失時，故从辰；辰，地道也。農者，本也，故又訓厚；濃，水厚；醴，酒厚；襜，衣厚；束，土，中極矣。則別而落，無以下口焉。《說文》：「米，从中，八象臬皮。」絲，麻木穀也。治絲爲帛，治麻爲本。《入字從訂義增》：「其中不一，卒於披而別之。男服尚之，於廟、於庭、於序、於府，皆尸也。王后之六服，或素，或紗，皆絲。陽物也，故陰尚之。六冕，皆麻，麻，陰物也，故陽尚之。系，玄，可飾物，合糸爲絲，無所不飾焉。凡以糸，不必絲也。專，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專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鑠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知如矢直，可用勝物，然必欲使之，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智之事而已。所謂良知，以直養之，可以命物矣。知智之事，故其字通於智。禮从豆，用於交物，故也。則知从矢，亦用於辨物。智者，北方之性也。刀用於當敵之時，雖殺不過也，用於方發之時，則爲創焉。創則懲矣，故又爲「予創若時」之字。倉言發，刀言制，故又爲「創業垂統」之字。愴，心若創焉，愴重陰。創物，工則欲巧，巧者善僞，在所巧焉。作者交錯而難知，述者分辨而宜審，辨矣，然後益以述之。知察本末，述則述其末而已。凡作無常，一有一亡，是唯人爲，道實無作。金性悲，悲故慘聚，得火而樂，樂故融釋。凡物凝止，慘聚，火燥之而爲樂，焮之而爲欣。刀，制也；能制者，刀所制者，非刀也。刀以用刃爲不得已，欲戾右也。於用刃也，乃爲戾左。刃，刀之用刃，刃又戾左焉。刃矣，重陰則疑，疑則疑，疑曰：「履霜，堅冰，一陰始疑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鷓鴣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魯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燕之角，荆之幹，粉胡之箭，吳專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時以日爲節度，數所自出，當時爲是，是在此也，故時又訓此。又作止日，（古文時从日，止聲，不从止）有爲之焉，人以爲時，以有之也，故曰時無止。有陰氣，焉有陽氣，焉有沖氣，焉有乙。起於西北，則無動而生之也；印左低右，屈而不直，則氣以陽爲主，有變動故也。又爲氣與之氣者，氣以物與所賤也。天地陰陽沖氣，與萬物有氣之道。又爲氣索之氣者，萬物資焉，猶氣也；其得之有量，或又從米，（氣籛本字，經傳借爲氣字）米食氣也。孔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夫米殘生傷性，不善自養，而又養人爲事，氣若此，斯爲下。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髹、裏、段、挑、攻皮之工：函、匏、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纉、鍾、篴、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甒。攻从工者，若所謂「攻金之工，攻木之工」是也；从支者，若所謂「鳴鼓而攻之」是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依阜爲之，勺缶屬焉。陶，勺陰陽之氣，憂樂無所泄如之，故皆謂之陶。

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楛六尺有六寸，旣建而弛，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戈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首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車从三象，三材从口，利轉从一，通上下。（說文：車象形。）乘之莫擊之而專，則轉；或乙之，則軋；或發之，則輻；於所俞，則輸其載，臣道也；輞，往而可復，周者也；輻，復也；輻，僕也；輻，令也。△以爲下者，軫、旂、旛之所參也。夫軾之方也，以象地方，地事也，方而不運，故物參焉，與車相收也，故軾訓收。琴所謂軾，與琴相收，故曰軾。軾，所憑

無以爲禮，式之者也；有式則有軌，軌於用式，則爲之先。軌，載欲準，行欲利，以需爲病，以覆爲戒；又作轅，兩車也，兩戈也，兵車於是爲連也。軌行無窮也，而車之數窮於此，與有白之乎上，有廿之乎下，君子所乘，烝徒從焉，故與又訓衆，作車者自與始，故與又訓始。對乘，乘者，君子也，宜能立式者對焉。輪，一昏一虛，一有一無，運而無窮，無作則止，所謂輪者，如斯而已。輻，昏者也，實輪而藝，致福之道也。軸，作止由之者也，韉，當轂之先，而致用焉，慧也，轂以虛受福，慧以實受福，轂者，轂善心也，軌者，軌善首也，載者，與運者，輪服者，軌軌無任焉，而持其先，出其上，輓則有大焉，所謂能兒子者也。元，不足以名之，軌也。車所以冒難而黎也，爲之纏固，故此木也。輻者，軼不出於轂，若賢而非賢也；轄者，軼不入於軌，若嚮而非嚮也。轂有口，所以爲利轉，至軼而窮焉，是皆宜只者也。輹，柔木以爲固抱也。轄，兵所倚焉，衆亦倚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者句之，然後戈者擊之，戈戟刺之。司馬遷曰：「弓矢圍，戈矛守，戈戟助，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以救長。」今此戈、戈、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自五兵以下七十四字，從訂義增）車有六等之數，兼三材而兩之，較，效此者也，故君子倚焉。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減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軼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軼與驥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

度土高深用仞，人以度之，刃以志之。考工記曰：「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砥其輪，欲其懷爾而下迤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圍也。望其輻，

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眠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眠之，欲其幘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眠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蚤蚤不覿，則輪雖斲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也。者稷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斲不斲。轂小而長則杵，大而短則擊，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禕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防擗其轂。

禕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長，則長短得矣。將論轂圍，而先牙圍者，轂之小大長短，以牙圍爲準。凡輪牙之底，踐地而行，固無事漆牙之兩旁，與土相摩，亦不必漆。漆者，指牙之兩旁而言，非計其踐地防者，三分之一也。

（此注俱從訂義補增）

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謂之軹者，蓋轂以利轉，至軹而窮焉，有宜只之意。（此注從訂義增）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幘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弦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濞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轂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藥而固，不得則有藥，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輹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凡爲輪，行澤者欲杵，行山者欲侷。杵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侷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斲不斲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廔，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眠其圍也；蕘之，以眠其匡也；縣之，以眠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眠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眠其同也；權之，以眠其輕重之侷也；故可規，可蕘，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規成圓，圓天道也。夫道也，規形而下者，於天道爲不居；性之圓爲覺，在形而下者，於天道爲不足；性之圓爲覺，在形而下，則爲見規所正，在器而已。槩以木者，一曲一直而成，方生於木之曲直，从矢者，方生直也。从巨者，五寸盡天下之方器之巨者。巨以工，則槩工所用，巨从半口（說文「巨从工象手持之也」非半口）則槩與規異。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榘圍倍之，六寸，信其榘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榘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軛，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守欲卑，上尊而守卑，則吐水疾而響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殷敵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軛圍，參分軛圍，去一以爲轡圍。圍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奔，飾車欲修。

辨人爲鞞，鞞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鞞，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鞞，深四尺，騫馬之鞞，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繳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軛前十尺，而策半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鞞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鞞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

凡揉鞞，欲其孫而無孤深。今夫大車之鞞，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鞞直，且無橈也。是故

大車，平地，既飾軒攀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轅，必益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陲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陲也，不援其邱，必續其牛，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辨欲頑，典辨深則折，淺則負，辨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攀欲孤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齧，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執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辨猶能一取焉，良辨環濬，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溝，謂之國執。

鞞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高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穴有穹者，陶穴是也；弓有穹者，若蓋弓是也。椽，椽也，相抵如角，故又謂之梢，自極衰之，故又謂之椽；聯屬上比，為上庇，下下有僚之義，故又謂之椽，蓋弓如之，故亦曰椽。龍旂九旂，以象大火，高旗七旂，以象鶉火，熊旂六旂，以象伐，龜蛇四旂，以象營室。旒，阜者所建，兵事非於此；龜蛇，北方物所非也。旗，所帥衆有與也；高隼，南方為有與焉。旂，軍將所建，衆期焉，其得天數，乃可期物。熊虎，西方止而左右，物所期也。旂，人君所建，以帥衆。

則宜有義辨焉。夫旂，熊虎也，故宜以知變為義；夫旂，龍也，故宜以義辨為言。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龜氏，為聲；栗氏，為量；段氏，為鑄器；桃氏，為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鼎以木巽火，曰二氣而任之，所謂鼎盛者，以取新為義，所謂鼎鼎者，其重如此。凡任用兵，遠則矢弓者射之，近則矛者句之，句之矣，然後及者擊之，戈戟者刺之，弓象弛弓之形，欲有武而不用，从一不得已而用，欲一而止，矢从八，從睽而通也，从入，欲覆入之，弓一，與弓同意。（說文：「矢从入，象鑿括羽之形。」）覆入之為

上，睽而通，其次也；一而止，又其次也；睽而不能通，斯為下。誓謂之矢，激而後發，一往不反如此。矢，又陳也，用矢則陳焉。矛句而丁焉，必或尸之，右持而句，左亦戾矣。安右擊人，求已勝也。然人亦丁焉。戈，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從一與弓同意。戟，戈類，兵之健者。

樂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惡。

工珣，木，築有節，又作簠，以鬲土焉。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銚十之重三端，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偃，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偃句外博，重三銚，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偃句中鉅，與刺重三銚。

金以陰凝，冶以陽釋之，使唯我所為，能治物者也。所謂「冶容」，悅而散，若金之冶。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銚，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銚，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銚，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劍者，斂其刃焉，服者，又欲斂而不用。

燕氏，為鍾，兩樂謂之銚。

鍾，上羽，其聲從紐，樂是紐貌。如詩「素冠棘人，樂樂令彼」。注云：「樂樂，瘦瘠貌。」蓋鍾兩角處尖細，故曰樂。樂（此注從訂義增）

銚，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蒙，蒙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據，謂之隧，十分其銚，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銚間，去二分以為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其

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動，積濁之所由出，修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修則柝；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圍之。

鼂有不可畜者，能反人也，爲得已焉；有可畜者，不能乙也，爲戾右焉。（說文：「鼂从几鳥。」几者，鳥之短羽，飛凡几也。象形不从反人，亦非乙戾右。）鍾，金爲之；鼓，豈則用焉。鼓從支，（說文：「鼓从攴。」）鍾，從重者，種以秋成，支以春始，支作而散，無本不立，種止而聚，乃終於播，而後生焉。鼓又從支，支擊也。鍾又或从童，國語曰：「鍾尙羽。」樂器重者從細，鍾鼓皆豈而支焉，於鼓從豈，從支，則鼓以作爲事，於鍾從金，從重，則皆其體也。止爲體，作爲用，鼓以作故，凡作樂皆曰鼓。鍾訓聚止而聚故也，鼓又作擊擊者，作也，作已而鼓有承之者，柝氏，攻木者也，虞衡作之而有柝氏，攻之而亡柝。木有實而無華，有華而無實，柝又相也，實槩乃見，亦一有一亡也。所謂鍾修則柝，柝作而止，聲一而已柝也。春秋外傳曰：「草木一聲。」

劉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灋，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灋，其齊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

內方而外圍，則天地之象，一寸三寸，則陰陽奇耦之義。（此注從訂義增）

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鑿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从木者，陰所能裏，以陽而已；从口，从重人，陰疑陽也；从一，从丨，陽戰而丨也；丨則勝陰，故一上右。（說文：「裏从囗木。」裏，艸木實，囗，囗，象形。此云从口，从重人，从一，从丨，非也。）裏，北方果，縮而果者也。木非於

西方，故桃从兆；至東方生子，故李从子；至南方子成道口，故杏從口；北方本實，故棗木在下，東南木盛，故李杏木在上，西木配也，故桃木在左。木異曲直，木之異以行權，權上下觀以知輕重。水至平準，故一可準。釜有承之者，無事於是，父道也，尙其道，故金在下。鬲有足，黼有足，以鬲視黼，爲有父用焉。重一均，均輕重之鈞，均遠近多少之鈞。量所鑿，水所澆，盡而有繼，手所聚，亦盡而有繼，稅有程也，有稱也，悅然後取，則民得說焉，故又通於駑說，量之字，从日，日可量也，从土，土可量也，从口，口而出，乃可量，从口，口而隨，亦可量也，从口，从十，可口而量以有數也，十上出口，則雖在數有不可口而量者。《說文》：「量从重省，彙省聲，重从壬東聲。」《辭》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是非人爲也，若貝之爲利也，書曰：「知人則哲，明哲實作。」則是則人爲也，若刀之爲制也，以有則也者，則有則之也者，故又爲不重則不威之。則七月之律，謂之夷，則陰夷物，以及未申爲則，故至百告醕焉。又作剗，鼎者器也，有制焉，刀者制也，作則焉，又作剗者，天也，人也，皆有則也。

(闕)

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銀不擊，則不堅，以敝則撓。凡察革之道，眠其鑽空，欲其窳其裏，欲其易也，眠其朕，欲其直也，藥之，欲其約也，舉而眠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斲也，眠其鑽空而窳，則也，眠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眠其朕而直，則制善也，藥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斲，則變也。三十年爲一世，則其所因，必有革，革之，要不失中而已。治獸皮去其毛，謂之革者，以能革其形，革有革其心，有革其形，若獸，則不可以革其心者，不從世，而從廿，从十者，世必有革，革不必世也。又作韋，韋有爲也，故爪掌焉。《案》：「爲爪，曰爲掌，故曰爪掌。」

之事，望而眠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弛也，眠其著，欲其綫也，察其練，欲

其藏也。革欲其茶白，而疾辯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臞脂之，則靈。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有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輓也。卷而搏之而不泄，則厚薄序也；眠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類。

鞀人，為鞀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鞀鼓。為鞀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偃句磬折。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良鼓，環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鞀所治，以軍為末，謂之鞀人，舉末以該之。或作鞀，亦是意。人各致功，不可齊也；故以鞀鼓之音。鞀則用衆，故鞀字从卒，從白，卒，進趨也；大者得衆，所以進趨矣。鞀，大者得衆，進趨陰，雖乘焉，不能止也，能鞀之而已。所謂黑鞀，山阪駸疾，鞀則鞀緩。

韋氏(闕)

裘氏(闕)

畫續之事，揀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黻；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德謂之繡。

畫隨其分，謂之畫，所謂「今女畫者」，自為分阻，以止之意，所謂畫續者，蓋始于此。續，陽也；繡，陰也。凡繡所象，皆德，非苟設飾也，使必有肅心焉。續，陽也，施於衣，繪，會五采焉。青，東方也，物生而可見焉，故言生，言色。白，西方也，物成而可數焉，故言入，言數。青生丹，為出，白受青，為入，出者，順也；入者，逆也。夫丹所受一，乃木所舍而為朱者也；夫一染而繡，再染而經，乃白所謂入二者也。坎為赤，內陽也，乾為大赤，內外皆陽也；字以大火，為赤，外陽也。於赤質其物，故又作塗，炎也，土也，要其末也；色本欲幽，其末在明，故探其本於黑，要其末於塗。至

陰之色，乃出於至陽，故火上炎為黑。天謂之玄，至黑謂之黼，剛柔揅，故从又。始乎出而顯，卒乎入而隱。入在下，則文在地事也。陰變至十，則章成矣。剛柔揅於東南，至西南而章成，故畫綸之事，以青赤為文，赤白為章，所謂「煥乎其有文章」，猶繪畫也。凡斫木者，先斧而斤繼事，故斧在上，斧於斤有父道焉。其西北為黼，黼在乾位，則斧有父體矣。黼不一，而止終於甫，黼黻皆帶也。斧有父體焉，黼有用而已，黻兩已相弗，而以ノ為守。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襍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地道得中而茂，則其美之見於色如此，又作委也，盛矣而不可以有行也。黑探其本，蠶要其末，青推其色，白逆其數，赤質其物，黃正其所，委期其極，或齟於言，凡有名者，皆言類，或齟於絲，凡有數者，皆絲類。變支此支，此者，藏於密，故支在內，戀心戀焉。圓則可口以為園，所口則嬰無所至。圓德之圓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圓器之圓也，易曰：「乾為圓。」

凡畫績之事，後素功。

素，糸其本也，故糸在下，眾為衣裳，其末也，故眾在上。凡器亦如之，周官「春獻素，秋獻成。」素末受采，故以為裳素之素素而已，故又為素隱之素。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統，三月而熾之，澤而漬之。三入為纁，五入為取，七入為緇。

水始事，木生色，每入必變，變至於九，九已無變，於又從木，而九在木上，火災之木，赤黃色也，其熏而黑，則猶纁可上達，而為玄纁事也，玄道也。緇，舍纁取玄，可謂知取矣。水色玄，玄又赤黑焉，坎為赤流，故也。經，從巫，則以陽流而經，經，從巫，則以陰離而經，經，則水之所以為赤者，隱田之所以為黃者，廢。

畫人（闕）

端氏，練絲，以澆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漚。漚帛，以欄爲灰，漚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漬其灰，而漚之，而沃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塗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漚。

漚，執也。羊執，乃可言。淳，洎厚也。言物以水爲節，則洎厚，所謂「其民淳」，淳者如物孰洎厚。所謂以欄爲灰，漚其帛者，灰漚而孰之也。醇，酒厚也。酒生則清，孰則醇。周禮有「清酒昔酒」，昔酒則孰之者也。醇，孰言之。

卷下

考工記二

玉人之事，鎮圭，只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瓊，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

天子平巨而檢冠，日出而視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宜兢兢業業，以致其謹焉，故執此以爲之戒。（此注從訂義增）

四圭，只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柎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只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只有二寸，有瓊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纒，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

以穀不失性，生生而不窮，故天子以納徵。（此注從訂義增）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纒，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

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黼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黼琮，七寸，真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瑑，邱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儀。

有德此有土，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以玉爲之，比德也。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比土也。

柳人(闕)

雕人(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

矢人爲矢，鏃矢，參分蒲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網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網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管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銚十之重三，堦前弱則僂，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遙，羽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砥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砥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管，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衷。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穀，厚半寸，脣寸；庾，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鬲獻其氣，獻能受焉。

人爲筮，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凡陶瓶之事，鬻壘，薛暴不入市，器中膊，豆中縣，膳崇四方四寸。

瓶人爲瓦，瓦成有方也。穀，窮也。穀窮而通，角窮而已。斯爲下。周官掌客諸侯之禮，用筮有差，唯筮皆十有二。又公食大夫之禮，稻梁用筮，則筮常以食日已焉，常以食，則有通上下，用筮則筮從之，用筮則筮不從也。筮又內圓，有父之用，筮象龜，示食有節，故皆以竹。筮又作匡，筮從焉，夫道也。夫外方，所以正也，內圓，所以應也，父道也，夫道也，內方，所以守也，外圓，所以從也，子道也，妻道也。筮又作鬲，曰已焉，主飽飢而已。匡，皆以虛受物。

人爲筍，處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處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琢，厚脣，鼻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虞是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願脰，小體，鱗腹，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整宜，若是者，以爲虞，故擊其所懸，而由其虞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鳴，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網授箠之類，必深其爪，出其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既，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祝，木爲之，中空焉，空聲之所生，虞器之所出，旬均也，宜所任均焉，柶，上版謂之業，則以象葉成於上，而樂作於下，膏在肉上，故膏，脂肉，揀生，故脂，羽左右翼，乃得已焉，左右自飾也，亦以飾物，果羸於實成也，無所蔽，不足於亡者也，於果爲羸矣，裸者如之，故又訓裸。五蟲，皆陽物也，羽，表亢乎上，故飛而不能潛，鱗，炎乎下。

故潛而不能飛，龍亦鱗物，然能飛能潛，則唯魚屬為炎，毋乎下，毋乎上，鱗故也。芻草木，生事周矣，重陰彫焉，彫以飾之，然亦周其質矣。彫羽物，生事周矣，彫於是時，亦搏而彫之。玉謂之彫者，玉，陽物也；彫，陰物也；彫刻制焉，陰物之事，鏤所任金為重，康屬於任重，宜者也。康在右能勝也。

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試梓飲器，辨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

爵，从尸，賓祭用焉，從鬯，以養陽氣也；从口，所以盛也；从又，所以持也；从夨，資于尊，所入小也。（爵本作夨，說文：「雀象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又通于雀，雀小佳，為人所爵，小者之道，又雀，春夏集於人，上人承焉，則以其類去，仁且有禮，則集用義，則與人辨，下順上逆，難進者也，為所爵者宜如此。觚，言交物無下，其窮為觚，觚，言用禮無度，其窮為單，尊者舉觴，故于用禮戒焉。觚又為操觚之字，觚奇則孤，偶則角，所謂譎觚如此。觴又作觥，於作也窮于止也。時，詩曰：「既醉而出，並受其福。」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纘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梓榮於丙至辛而落，正辛之所勝也；又謂之符，金木子也，正子之所勝也。梓音子，亦為是故也。又謂之楸，其榮獨夏，正秋之所勝也。侯，內受矢，外入，或作辰，亦是意。諸侯入，為王受難如此。侯也，所謂「侯獲」是也。侯，射者所指，故侯為指詞。鵠，遠舉難中之則以告，故射侯棲鵠中，則告勝焉。鵠不木處，安矣，又不如燕之燕也。燕，謙土，辟戊己，戊己二土也，故趾在上，謂之玄鳥，鳥莫知焉，知北方性也；玄，北方色，故從北。龔，諸人間，故從人。春則辰陰而出，秋則辰陽而蟄，故入，陰陽所以分也，故少昊氏紀司分用此。知辟知龔，知

出知藝，若是者可以燕矣。《說文》：「燕，繡口布，披，杖尾。」象形，不从止，北，入，入。

廬人，爲廬器，戈，楹，六尺有六寸，爰，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首，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鬪，是，故，句，兵，鞞，刺，兵，鞞，戰，兵，同，強，舉，國，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國，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爲，爰，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首，圍，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凡，試，廬，事，置，而，捨，之，以，斷，其，鬪，也，矣，諸，牆，以，斷，其，機之，均，也，橫，而，搖，之，以，斷，其，勁，也，六，建，旣，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水始一勺，總合而爲川，土始一塊，總合而爲田，廬，總合衆實而授之者也，血，總合衆有而盛之者也，若廬之無窮，若血之有量，若川之逝，若田之止，其爲總合一也，廬者，總合之言，故尸從之爲廬，《說文》：廬，从血，膚聲。

一，廬，从由，俗，作，營，此，从，川，从，田，者，誤，也。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灋，以，縣，既，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管，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殿，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厠，入，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塗，度，以，軌，廟，門，容，大，局，七，个，闈，門，容，小，局，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長，十，五，丈，高，五，丈，官，隅，長，二，十，一，丈，高，七，丈，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城，隅，高，於，官，隅，官，隅，高，於，門，阿。

內外高下之異制。(此注從訂義增)

經塗九軌，環塗七軌，野塗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塗，以爲諸侯經塗；野塗，以爲都經塗。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匠之負陰者，物也；負利者，人也；面朝後市，蓋取諸此。市尚利，朝尚義，尚義而無以帥之，則君子有犯義者矣。尚利而無以帥之，則小人有罔利者矣。夫者，以督帥人者也。市朝一夫，蓋取諸此。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畝。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浚。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鑿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與崇方。其綱參分去一大防，外綱。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傅衆力。凡任素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窳倉城，逆牆六分，堂塗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豕入而豕則遂。(說文：「遂从豕象聲，豕从入豕聲。」)五溝所謂遂者，水自是而之他，射講使絃得遂焉，故亦曰遂。所謂鄉遂者，鄉內擣遂外遂。夫遂者，大求而應，而非生也。遂，直達也。至溝，十百相貫。洫中五溝，如血脈焉。洫又作鹹，咸有一旬，鹹口一之域土也。鹹水也。滄溝遂洫水會焉。春秋傳曰：「自參以上稱滄。」滄又作川，川會以爲川，水有屈，屈其流也。集衆流爲川。徐依溝，故从水；有舍有辯者，依此，故从余。經略道路，以此爲中，謂之五塗，故制字如此。水東之而漱焉，漱則上欠而爲坎，凡漱如之。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擗，一擗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鑿折。

車人為乘施，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三尺有二寸，自其施，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施；柔地，欲句施；直地，則利推；句地，則利發；倨句，譬折，謂之中地。

草無實，用于土，猶半，未而除之，乃達嘉穀，揉木為乘，用此故也。

車人，為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幅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轆，行山者，仄轆，反轆則易，仄轆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其轆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大車，崇三柯，轆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凡為轂，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高長六尺。

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為上，櫛次之，壓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為下。

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折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蓄粟不弛，則弓不發。

凡相角，秋鞞者厚，春鞞者薄，犍牛之角，直而澤，若牛之角，珍而昔，疾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感於剉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長，長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剉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環而澤，珍而博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緋，犀膠黃。凡昵之

類不能方。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馴，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潤，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凡爲弓，冬折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折彌。冬折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折彌，則審環。春被茲，則一年之事，折幹必倫，折角無邪，斷目必荼，斷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擔，恆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帶，則木堅，薄其帶，則韃，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帶，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斷槩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恆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枝，恆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榘焉，故剽恆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擣幹，欲孰於火而無瀛，擣角，欲孰於火而無燿，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爲之柔，善者在內，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楛，長其畏而簿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楛之弓，末應將興，爲楛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澆之，欲宛而無負；茲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

多寡輕重等，而後可以謂之均；剛柔強弱稱，而後可以謂之和；多寡輕重不均，欲其和，不可也；故均者三，謂之九和。（此注從訂義增）

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銜，絲三邸，漆三斛，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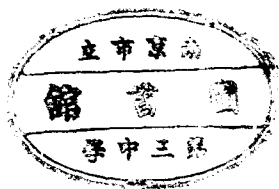
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恭，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遠，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厲，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吏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濇，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其次有濇而疏，其次角無濇，合濇若背手文角，環濇，牛筋，黃濇，麋筋，斥濇，濇和弓，數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睽而孤也，乃用孤焉，音胡，疑辭也，孤弓也。然周官六弓，有孤弓焉，以授射甲革繼質者，睽孤所利，勝堅而已。與王弓同，則王以威天下爲義，至盡善也。（四字從前義增）

考工記解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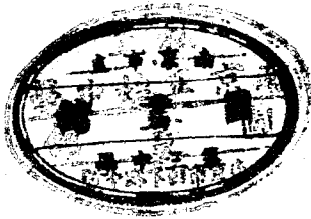
考工記解卷下



二二

考工記解卷下

本足
王安石
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原序

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誦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原序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序

音有妙而難賞，曲有高而寡和；古今通然，無惑乎唐百家詩選之淪沒於世也。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先生門，嘗得是詩於先生家藏之秘。竊愛其拔唐詩之尤清古典麗，正而不冷，凡以詩鳴於唐，有驚人語者，悉羅於選中；於是心惟口誦，幾欲裂去夏課而學焉。先生知之，一日索而鑰諸笥，越至於今，不復過目者有年矣。頃有親戚游宦南昌，因得之於臨川以歸，首以出示，發卷數過，不啻如獲遺珠之喜，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近世士大夫嗜此詩者，往往不能無恨，故鏤板以新其傳，庶幾丞相荆國公銓擇之愛，有所授於後人也。雅德君子，儻於三冬餘暇，玩索唐世作者用心，則發而爲篇章，殆見游刃餘地，運斤成風矣。乾道己丑四月望日，蘭泉盤谷倪仲傅書。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序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序

昔予嘗購求王荆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庶得殘帙八卷於江南藏書家。庚辰秋，舉示山陽故人子丘邇求。邇求好學嗜古，請依舊式重梓，以廣其傳。予甚誼之，因序其首。略云：「夫物莫不聚於所好，而天地之氣有開必先，故好龍而龍降，市駿而駿來。天下之大，安知更無嗜古如邇求者？或別購其半，則幾乎全矣。」及梓成，果大行於時，寶愛之者，比于吉光片羽，莫不思復得河東三篋，以覩其全焉。先是，吳中毛黼季氏喜刊古本，而家中藏書最多，予因屬其勤求是選。黼季敬諾而去，旁搜遠索，無日以怠。今癸未秋，黼季來謁予曰：「日者辰游江陰，親見王荆公唐百家詩選二十卷於某氏藏書家，特來告公。」予驚喜，趣購得之，凡所亡十二卷皆在焉。總數之，得百有四家，而曰「百家」者，舉成數也。有乾道己丑盤谷倪仲傅後序。夫荆公沒，至孝宗乾道時，不過六七十年間，而序已云「唐百家詩選淪沒於世」，蓋由北轅南渡，播遷喪亂中，其所亡

失書籍，固不止此也。亦可慨夫！况乾道至今，又六百年，而予寤寐之求甚久，一朝忽得，殆如香山居士所云「在在處處有靈物護之」者乎？於是復招邇求補刊十二卷，俾成完書，公諸同好。此固陳農之所不能求，而張安世之所不及識者也。天下賞心樂事，無踰於此。昔雷煥得豐城雙劍，以爲靈異之物，終當化去，留一自佩，送一與張華。華報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其後果化延津之雙龍。噫！物莫不聚於所好，凡好之而不篤，篤而不久，久而怠倦以忘者，吾未見其能聚也。非邇求嗜古，先梓其半以爲之招，而黼季又爲予勤求，歷久而不倦，其能終合乎哉？是故精誠之至，可以貫金石而通神明，凡事盡然，此其一徵也。康熙癸未中秋，西陂宋學識。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目錄

卷一

明皇二首.....一

早渡蒲關.....一

經魯祭孔子而歎之.....一

德宗一首.....一

送徐州張建封還鎮.....一

薛稷一首.....一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一

劉希夷九首（希夷字庭芝武后時人）.....一

故園置酒.....一

晚憩南陽旅館.....一

採桑.....一

代閨人春日.....一

秋日題汝陽潭壁.....一

代悲白頭翁.....一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巫山懷古.....三

春女行.....三

孤松篇.....三

王適一首.....四

詠江濱梅.....四

韋述一首.....四

晚度伊水.....四

盧象十首（開元天寶時人）.....四

雜詩二首.....四

八月十五日象自江東止田園移莊慶會未幾歸汶上小弟幼妹尤悲其別兼賦是詩.....四

寄江上段十六.....五

贈劉藍田.....五

白髮.....五

鄉賦後自韋還田家鄰友見過之作.....五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竹里館……………五
 和徐侍郎叢篠詠……………五
 宴別趙都護……………五
 孟浩然三十三首（字浩然襄陽人開元天寶間以詩聞於時不仕卒年五十二）……………五
 湘中旅泊寄閻九司戶防……………六
 歲暮歸南山……………六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入舟東泊緒宮作……………六
 歲暮海上作……………六
 自洛之越……………六
 王山人迴見尋……………六
 遊精思觀迴王山人在後……………六
 夜泊宣城界……………六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七
 宿葉師山房期丁鳳進士不至……………七
 夕次蔡陽館……………七

過故人莊……………七
 登鹿門山懷古……………七
 裴司功真司士見尋……………七
 送杜冕進士之東吳……………七
 登江中孤嶼貽王山人迴……………八
 晚泊溇陽望廬峰作……………八
 同張明府借鏡歎……………八
 宿中山翠微寺上人房……………八
 送友人之京……………八
 京還留別新豐諸官……………八
 江上別流人……………八
 上巳日洛中寄王山人迴……………八
 秋登萬山寄張五僮……………九
 夜歸鹿門寺歌……………九
 與諸子登岘山作……………九
 赴京途中遇雪……………九
 宿建德江……………九
 萬山潭作……………九

卷二

春中喜王九相尋……………九
途中遇晴……………九
送從弟巽落第東遊會稽……………一〇
和張丞相春朝對雪……………一〇
高適上六十首……………一〇
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主簿……………一〇
途中酬李少府贈別之作……………一〇
東平路中遇水……………一一
留別洛下諸公兼贈鄭三章九……………一一
封丘作……………一一
贈別韋參軍……………一一
九月九日酬顏少府……………一二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一二
平臺夜遇李景參有別……………一二
別晉處士……………一二
送別……………一二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燕歌行（并序）……………一二
古大梁行……………一三
行路難……………一三
邯鄲少年行……………一三
薊門行五首……………一三
營州歌……………一三
魯郡途中……………一四
酬鴻臚裴主簿雨後北樓見贈之作……………一四
宋中遇林慮楊十七山人因而有別……………一四
送馮判官……………一五
酬龐十兵曹……………一五
綈上酬王秀才……………一五
東平留贈狄司馬（曾與田安西充判官）……………一五
錢宋入充彭中丞判官之嶺外……………一五
同羣公題鄭少府田家（此公昔任白馬尉今寄住滑臺）……………一六
同顏六少府旅居秋中之作……………一六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酬裴秀才	一六
宋中送族姪式顏時張大夫貶括州	一六
使人召式顏遂有此作	一六
淇上送韋司倉往滑臺	一六
別魏八	一七
宋中三首	一七
自淇涉黃河	一七
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	一七
同宋五題盧使君義井	一七
突單父梁九少府	一七
送柴司戶充劉鄴判官之嶺外	一八
雜言賦得還山吟送沈山人	一八
酬岑二十秋夜見贈之什	一八
苦蠶	一八
李雲南征蠻（并序）	一八
登百丈峰	一九
送渾將軍出塞	一九
寄宿田家	一九

四

卷三

酬司空燧少府	二〇
同衛八題陸少府書齋	二〇
同羣公題張虞士菜園	二〇
同羣公出獵海上	二〇
魯西至東平四首	二〇
別韋五	二〇
高適下十二首	二一
自淇涉黃河四首	二一
宋中四首	二一
密公琴臺詩（并序）	二一
贈別沈山人	二二
岑參上五十首（文本會孫天寶初登	二二
進士第由庫部郎中出嘉州刺史卒）	二二
巴南舟中夜書事	二二
青山峽口泊舟懷狄侍御	二二
送王大昌齡赴江寧	二二

臨河縣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題縣南

樓……………二二三

送楊子……………二二三

送蓋孺卿落第歸濟州……………二二三

宿太白東溪李老舍寄弟姪……………二二三

送張郎中赴隴右觀省卿公（時卿
公充節度留後）……………二二三

登古鄴城……………二二三

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因寄王大
昌齡……………二二三

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
高開府……………二二四

玉門關蓋將軍歌……………二二四

天山雪送蕭剗歸京……………二二五

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二二五

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二二五

燉煌太守後庭歌……………二二五

誌祁樂歸河東……………二二五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送郭父……………二二六

安西館中思長安……………二二六

送魏四落第還都……………二二六

喜韓樽相過……………二二六

送張子尉南海……………二二七

灤頭送蔣侯……………二二七

灤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二二七

南樓送衛馮（得歸字）……………二二七

送宇文舍人出宰元城（得陽字）……………二二七

贈酒泉韓太守……………二二七

餞李郎尉武康……………二二七

過酒泉憶杜陵別業……………二二七

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安西使還已
到晉昌……………二二八

宿鐵關西館……………二二八

題首嵒峰寄家人……………二二八

玉關寄長安李主簿……………二二八

逢入京使……………二二八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暮秋山行……………二八

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二八

衛尚書赤驃馬歌……………二八

郡齋閑望……………二九

潼關使院懷王七秀才……………二九

宿華陰郭東客舍憶閻防……………二九

田使君美人如蓮花北鏡歌（此曲
本出北同城）……………二九

衙郡守還……………三〇

陪使君早春東郊游眺（得春字）……………三〇

題魏州西樓……………三〇

魏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得
秋字）……………三〇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三〇

行軍詩二首（時扈從在鳳翔）……………三〇

送許拾遺歸江寧……………三一

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三一

岑參下三十一首……………三一

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脚其地苦熱
無雨雪獻封大夫）……………三一

走馬川行奉出師西行……………三一

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海中有赤
鯉）……………三一

終南東溪中作……………三一

酬成少尹駱角行見呈……………三一

韋員外家花樹歌……………三一

送盧郎除杭州赴任……………三一

趙少尹南亭送鄭侍御歸東臺（得
長字）……………三一

過綠山王處士黑石谷隱居……………三一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饋北節
度（即太尉光弼弟）……………三一

送秘書虞校書赴虞鄉丞……………三一

送王七錄事赴魏州……………三一

送懷州吳別駕……………三一

卷四

太白胡僧歌(并序).....	三三
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	三四
送費子歸武昌.....	三四
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雜句.....	三四
送魏叔虹擢第歸東京因懷魏校書	三四
陸渾喬潭.....	三五
長門怨.....	三五
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	三五
天寶高道舉徵.....	三五
尋少室張山人聞與偃師周明府同	三五
入都.....	三五
題匡城周少府廟壁.....	三五
杜公挽歌四首(銀青光祿大夫河	三五
西太守).....	三五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三六
白雪歌送武判官.....	三六
送張都尉歸東都.....	三六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時未收長安.....	三六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送賈侍御使江外.....	三六
儲光羲二十一首(魯人天寶末爲監	三六
察御史安祿山任僞官賊平貶死).....	三六
新豐道中作.....	三六
羣鴉詠.....	三七
野田黃雀.....	三七
效古.....	三七
尙書省聽誓誠貽太廟裴丞.....	三七
田家卽事.....	三七
田家雜興三首.....	三七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四首.....	三八
貽余處士.....	三八
泊舟貽潘少府(時潘少府在後浦).....	三九
幽居.....	三九
善養篇.....	三九
臨江亭.....	三九
仲夏入園東陂.....	三九
洛橋送別.....	三九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題山中流泉……………四〇

崔國輔二首……………四〇

古意……………四〇

對酒吟……………四〇

崔顥七首(天寶中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四〇

黃鶴樓……………四〇

長安道……………四〇

渭城少年行二首……………四〇

江南曲二首……………四一

定襄郡獄……………四一

陶翰一首……………四一

塞下曲……………四一

常建三首(大曆中爲盱眙尉)……………四一

弔王將軍……………四一

題破山寺後禪院……………四二

春詞……………四二

卷五

王昌齡二十三首……………四二

塞上曲二首……………四二

長信愁……………四二

放歌行……………四二

長歌行……………四二

青樓曲……………四三

空篔引……………四三

從軍行……………四三

出塞行……………四三

採蓮曲……………四三

諸官遊招隱寺……………四四

沙苑南渡頭……………四四

鄭縣宿陶大公館贈馮六元二……………四四

和振上人秋夜懷士會……………四四

寄穆侍御出幽州……………四四

續上闕居……………四四

初日……………四五

採蓮……………四五

出塞	四五
同李四倉曹宅夜飲	四五
送韋十四兵曹	四五
別李南浦之京	四五
閨怨	四五
李頎二十四首	四六
宋少府東溪泛舟	四六
蔡公院各賦一物得初荷	四六
題璿公山池	四六
題盧五舊居	四六
二妃廟送裴侍御使桂陽	四六
欲之新鄉答崔顥恭母潛	四六
李兵曹壁畫山水各賦得桂水帆	四七
王母歌	四七
古從軍	四七
晚歸東園二首	四七
裴尹東溪別業	四七
送慕容三諷房給事	四七

送劉昱	四八
送郝判官	四八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四八
贈別張兵曹	四八
放歌行答從弟墨卿	四八
同員外(闕一字)誣酬答之作	四九
夏宴張兵曹東堂	四九
答高三十五留別便呈于十一	四九
古行路難	四九
送盧少府赴延陵	五〇
送馬錄事赴永嘉	五〇
戎昱十六首(建中中爲虔州刺史)	五〇
羅江舍	五〇
採蓮曲	五〇
聞笛	五〇
漢上題韋氏莊	五〇
閨情	五一
長安秋夕	五一

衡陽春日遊僧院……………五二

玉臺體題湖上亭……………五一

早梅……………五一

移家別湖上亭……………五一

客堂秋夕……………五一

湖南雪中留別……………五一

贈別張駙馬……………五一

苦哉行(寶應中作)……………五二

涇州觀元戎出師……………五二

從軍行……………五二

沈千運四首……………五三

感懷弟妹……………五三

贈史修文……………五三

濮中言懷……………五三

山中作……………五三

王季友二首……………五三

別李季友……………五三

寄韋子春……………五四

于逖二首……………五四

野外作……………五四

憶舍弟……………五四

孟雲卿五首……………五四

古樂府挽歌……………五四

今別雜……………五四

悲哉行……………五五

古別雜……………五五

傷懷贈故人……………五五

張彪四首……………五五

雜詩……………五五

神仙……………五五

北遊遠酬孟雲卿……………五六

古別雜……………五六

趙徵明三首……………五六

回軍跋者……………五六

挽歌詞	五六
思歸	五六
元季川四首	五六
兼上雨後作	五六
登雲中	五七
山中晚興	五七
古遠行	五七
殷遙二首(潤州人忠王府倉曹參軍)	五七
友人山亭	五七
山行	五七
李嘉祐十二首(字從一大歷中爲袁州刺史)	五七
晚春宴無錫蔡明府西亭	五七
送宋中舍遊江東	五七
送王端赴朝	五八
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	五八
思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紆	五八
題靈臺縣東山村主人	五八

至七里灘作	五八
題前溪館	五八
送樊兵曹潭州謁韋大夫	五八
送從弟歸河朔	五八
送王牧往吉州謁王使君	五九
早秋京口旅泊章侍御寄書相問因以贈之	五九
江湖愁思	五九
姚係二首	五九
送周愿判官歸嶺南	五九
京口遇舊識兼送往隴州	五九
雍裕之二首(貞元後人)	五九
五雜俎(擬古三首)	五九
自君之出矣(擬後漢徐幹)	五九
蔣渙一首	六〇
和徐侍郎中書叢詠詩	六〇
陳羽五首	六〇
送靈一上人	六〇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卷七

送友人及第歸江東……………六〇

伏翼洞送夏方慶……………六〇

春日客舍晴原野望……………六〇

公子行……………六〇

楊銜七首……………六〇

 盧十五竹亭送姪偁歸山……………六〇

 哭李象……………六一

 白紵詞二首……………六一

 題花樹……………六一

 傷蔡處士……………六一

 送人流雷州……………六一

戴叔倫四十七首……………六二

 酬贈張叢甫……………六二

 客舍秋懷呈駱正字士則……………六二

 早行寄朱山人放……………六二

 贈殷御史亮……………六二

寄中書李舍人綈……………六二

 贈李山人唐……………六二

 酬整屋耿少府諱見寄……………六二

 贈康老人洽……………六二

 襄州過房評事由……………六二

 暮春遊長沙東湖贈辛兗州巢父二首……………六三

 同兗州張秀才過王侍御參謀宅賦十韻(柳字)……………六三

 同辛兗州巢父盧副端岳相思獻酬之作因抒歸懷兼呈辛魏二院長楊長寧……………六三

 對月答元明府……………六四

 酬袁太祝長柳小湖村山居書懷見寄……………六四

 清明日送鄧芮二子還鄉……………六四

 送汶水王明府……………六四

 送裴明州郎中徵(勅南朝禮)……………六四

送觀察李判官巡郴州	六四
京口送皇甫司馬副端曾舒州辭滿	六四
歸東都	六四
奉同汴州李相公勉送郭布殿中出	六四
巡	六四
送東陽顧明府罷歸	六四
戲留顧十一明府	六五
柳花歌送客往桂陽	六五
送前上饒嚴明府攝玉山(同山字)	六五
燕州對事後送外生宋垓歸饒州謁	六五
侍呈上姊夫	六五
潘處士宅會別	六五
江上別張勣	六五
汝南別董校書	六五
留別李道州圻	六六
永康孫明府頌秩滿將歸枉路訪別	六六
將赴湖南留別東陽舊寮兼示吏人	六六
奉天酬別鄭諫議雲達盧拾遺景亮	六六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見別之作	六六
撫州處士胡泛見送北迴兩館至南	六六
昌縣界查溪蘭若別	六六
將巡郴永途中作	六七
過郴州	六七
桂陽北嶺偶過野人所居聊書即事	六七
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圻	六七
下鼻亭龍行八十里聊狀艱險寄青	六七
苗鄭副端朔陽	六七
湘南卽事	六七
少女生日感懷	六七
江鄉故人偶集客舍	六八
張評事涉秦居士系見訪郡齋卽同	六八
賦中字	六八
聽歌回馬上贈崔法曹	六八
去歸怨	六八
昭君詞	六八
女耕田行	六八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夜發袁江寄李穎州劉侍郎時二公
流泛在此……………六九

耶士元二十一首……………六九

送李將軍赴定州……………六九

送張南史(一云寄李紆)……………六九

聞蟬寄友人(李端亦有此詩未知孰是)……………六九

送長沙韋明府……………六九

題劉相三湘圖……………六九

塞下曲……………六九

關羽祠送高員外還荊州……………六九

郢城西樓吟……………七〇

宿杜判官江樓……………七〇

送韋湛判官……………七〇

春宴王補闕城東別業……………七〇

柏林寺南望……………七〇

長安逢故人……………七〇

聽鄰家吹笙……………七〇

一四

卷八

贈韋司直……………七一

蓋少府新除江南尉閣風俗……………七一

酬二十八秀才見寄……………七一

湘夫人……………七一

酬王季友題半日村別業兼呈李明府……………七一

冬夕寄青龍寺源公……………七一

送李騎曹之靈武寧侍……………七一

錢起六首……………七二

送畢侍御請居……………七二

送李秀才落第遊荆楚……………七二

贈閣下閣舍人……………七二

和宣城張太守南亭秋夕懷友……………七二

暮春歸故山……………七二

駕幸溫泉宮(和李員外作)……………七三

盧綸三十六首……………七三

送吉中李校書歸楚州舊山中李自 仙官入仕……………	七三
與從弟璵同下第後出關言別……………	七三
和李使君三郎早秋城北亭宴崔司 士因寄關中弟張評事時過作……………	七三
逢病軍人……………	七四
村南逢病叟……………	七四
送張郎中還蜀歌……………	七四
臘日觀咸寧王部曲娑勒擒豹歌……………	七四
和張僕射塞下曲……………	七四
從軍行……………	七五
逢南中使因寄嶺外故人……………	七五
代員將軍蹈戰後歸舊里贈朔北故 人……………	七五
江北憶崔汶……………	七五
早春歸墊屋舊居却寄耿拾遺 校書端……………	七五
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廻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使……………	七五
太白西峰偶宿車祝二尊師石室晨 登前嶽憑眺書懷即事寄呈鳳翔齊 員外張侍御……………	七五
同耿諱宿陸禮旅舍……………	七六
題苗外竹間亭……………	七六
早春遊樊川野居却寄李端校書兼 呈崔峒補闕司空曙主簿耿諱拾遺 春日登樓有懷……………	七六
長安春望……………	七六
山中一絕……………	七七
同薛存誠登栖霞寺……………	七七
賊中與襄越卿曲江看花……………	七七
夜投豐德寺謁液上人……………	七七
酬李端野寺病居見寄……………	七七
贈別李紛……………	七七
送崔琦赴宣州幕……………	七七
至德中途中書事却寄李儻……………	七八

送鮑中丞赴太原	七八
晚到盤屋耆老家	七八
落第後歸終南別業	七八
送從舅成都丞廣南歸蜀	七八
晚次鄂州(至德中作)	七八
酬楊當嵩山尋道士見寄	七八
司空曙二十五首(字文明貞元中為 尚書水部郎中)	七九
過寶慶寺	七九
送柳震歸蜀	七九
送高勝重謁曹王	七九
送流人	七九
題陵雲寺	七九
題江陵臨沙驛樓	七九
田家	七九
送曲山人衡州	七九
立秋日	八〇
蘇古寺花	八〇

卷九

送魏季羔長沙覲兄	八〇
送曹同椅	八〇
雲陽館與韓申卿宿別	八〇
酬張芬有赦後見贈	八〇
吳苗員外呈張參軍(苗公即參軍 舅氏)	八〇
金陵懷古	八一
發渝州章判官	八一
送盧徹之太原謁馬尚書	八一
秋思呈尹植裴旻鄭銅	八一
峽口送友人	八一
故郭婉儀挽歌	八一
送翰林張學士嶺南勒聖碑	八一
送吉校書東歸	八一
早春遊望	八一
秋日趨府上張大夫	八二

歌讎六首(大曆中爲左拾遺).....	八二
秋晚臥寄司空拾遺曙盧少府綸.....	八二
早朝.....	八二
秋日.....	八二
路傍老人.....	八二
送友人遊江南.....	八二
邠州留別.....	八三
李端九首.....	八三
古別離.....	八三
過谷口元贊善所居.....	八三
古別離.....	八三
烏栖曲.....	八三
代從兄衡送友人入關.....	八三
晚夏聞蟬寄戴廣文(前郎士元有 此詩未知孰是).....	八三
早春雪夜寄盧綸呈祕書元丞.....	八四
荆門雨歌送從兄赴夔州.....	八四
贈康洽.....	八四

于武陵八首(或作于鄴).....	八四
孤雲.....	八四
南遊有感.....	八五
客中.....	八五
洛陽道.....	八五
夜與故人別.....	八五
感懷.....	八五
長信宮.....	八五
過侯王故第.....	八五
熊孺登一首(貞元中人).....	八五
經古墓.....	八五
張繼三首(字懿孫大曆中人).....	八五
楓橋夜泊.....	八六
闌門卽事.....	八六
過春申君廟.....	八六
包佶四首(字幼正貞元初爲祕書監 丹陽郡公).....	八六
酬于侍郎湖南覓寄.....	八六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贈廬山白鶴觀劉尊師	八六
嶺下臥疾寄劉長卿員外	八六
近獲風痺之疾題寄所懷	八七
包何一首	八七
江上田家	八七
鮑防二首	八七
雜感	八七
送薛補闕入朝	八七
張登二首(貞元中為漳州刺史)	八七
送王主簿遊南海(得錢字)	八七
因遇小雪日戲題絕句	八八
皇甫冉上二十首(字茂政大曆中王 縉為河南節度鎮徐州辟掌書記後終 左補闕)	八八
巫山峽	八八
與張補闕王鍊師徐方清河路同舟	八八
南下於臺頭寺留別趙員外裴補闕	八八
同賦雜韻一首	八八

屏風上各賦一物得攜琴客	八八
獨孤中丞筵陪饗章使君赴昇州	八八
酬李郎中侍御秋夜登福州城樓見 寄	八八
送元晟還於潛山所居	八九
送康判官往新安賦得江路西南永	八九
酬廬十一過宿	八九
三月三日義興李明府後亭泛舟	八九
酬裴十四(得宴字)	八九
夜集張諶所居(得飄字)	八九
送顧萇往新安	八九
送段明府	八九
送王司直	八九
同李蘇州傷美人	九〇
題高雲客舍	九〇
同諸公有懷絕句	九〇
送李錄事赴饒州	九〇
寄高雲	九〇

卷十

翻權器.....九〇

皇甫冉下六十五首.....九一

奉和徐州王相公彭祖井之作.....九一

又和雪.....九一

送蕭處士.....九一

之京留別劉方平.....九一

出塞.....九一

館陶李丞舊居.....九一

送劉兵曹還隴山居.....九二

同裴少府安居寺對雨.....九二

贈鄭山人.....九二

寄劉八山人.....九二

雜言無錫惠山寺流泉歌.....九二

田家作.....九二

寄劉方平.....九三

溫湯郎事.....九三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送張南史勅何詒室體.....九三

送孔巢父赴河南軍(得河字).....九三

和元中丞奉使承恩還終南舊居.....九三

酬李司兵直夜見寄.....九三

送薛判官之越.....九四

同溫丹徒登萬歲樓.....九四

送鄒判官赴河南.....九四

宿淮陰南樓酬常伯熊.....九四

小江懷靈一上人(六言).....九四

送唐別駕赴鄂州.....九四

酬李補闕.....九四

同韓給事觀畢給事畫松石(入聲).....九五

送令狐明府.....九五

送從姪栖閑律師.....九五

舟中送李觀.....九五

故齊王贈承天皇帝挽歌.....九五

贈恭順皇后挽歌.....九五

送太常大夫加散騎常侍赴朔方.....九五

送王翁信還剡中舊居	九五
奉寄皇甫補闕(張繼作附此)	九六
酬張繼(并序)	九六
送柳八員外赴江西	九六
送陸遼潛夫(并序)	九六
又得雲字	九六
又送陸潛夫延陵尋友	九六
送鄭二堪之茅山(六言)	九六
問李二司直所居雲山	九七
閑居作	九七
和王給事禁省梨花	九七
歸渡洛水	九七
送陸澧郭鄭	九七
重陽日酬李觀	九七
送蔣評事往福州	九七
送從弟豫貶袁州	九七
送錢塘路少府赴制舉	九八
賦得荆溪夜湍送蔣逸人歸義興山	九八

送孔黨赴舉	九八
送裴陟歸常州	九八
徐州送丘侍御之越	九八
送韋山人歸所居鍾山	九八
和袁郎中破賊後經剡中山水(同用溪字)	九八
送虞州裴使君赴京	九九
送包佶賦得天律橋	九九
宿嚴維宅送包七	九九
送延陵陳法師赴上元	九九
賦得海邊樹	九九
題昭上人房	九九
寄韋司直(前郎士元有此詩未知孰是)	九九
送魏十六還蘇州	一〇〇
婕妤怨	一〇〇
送客	一〇〇

卷十一

劉商九首	一〇〇
送劉南史往杭州拜謁別駕叔	一〇〇
合溪送王永歸東郭	一〇〇
春日臥病書情	一〇〇
銅雀妓	一〇〇
綠珠怨	一〇〇
醉後口號	一〇〇
秋夜聽嚴紳巴童唱竹枝歌	一〇一
柳條歌送客	一〇一
雜言同豆盧郎中郭南七里橋哀悼姚倉曹	一〇一
羊士諤十六首	一〇一
過三鄉望女几山早歲有卜築之志	一〇一
和都官李郎中經官人斜	一〇二
郡中即事二首	一〇二
小園春至偶書呈吏部寶郎中孟員外	一〇二
登樂遊原寄司封孟郎中盧補闕	一〇二

郡樓晴望	一〇二
九月十日郡樓獨酌	一〇二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特詔令百官進詩駙馬郎司空于公之子）	一〇二
林館避暑	一〇三
寒食宴城北山池即故郡守榮陽鄭綱自為折柳亭	一〇三
夜聽琵琶	一〇三
酬蕭使君出妓夜宴見送	一〇三
西川獨孤侍御見寄七言四韻一來為郡翰墨都捐違此酬答誠乖拙速	一〇三
息舟荆溪入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巨	一〇三
永甯里園亭休沐悵然成詠	一〇三
長孫佐輔十三首（德宗時人弟公輔為吉州刺史佐輔往依焉）	一〇四
尋山家	一〇四
答邊信	一〇四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山居雨霽即事……………一〇四
 擬古詠河邊枯樹……………一〇四
 對鏡吟……………一〇四
 南中客舍對雨送故人歸北……………一〇四
 杭州秋日留別故友……………一〇五
 關山月……………一〇五
 別友人……………一〇五
 山行書事……………一〇五
 古宮怨……………一〇五
 隴西行……………一〇六
 代別後夢別……………一〇六
 李約三首（沂國公勉之子仕為尚書
 兵部員外郎）……………一〇六
 觀祈雨……………一〇六
 過華清宮……………一〇六
 城南訪裴氏昆季……………一〇六
 寶常二首（字中行扶風平陵人左拾
 遺叔向之子與弟牟羣序輩俱有名寶

曆中為國子祭酒致仕卒）……………一〇六
 之任武陵寒食日述文松滋渡先寄
 劉員外……………一〇七
 北固晚眺……………一〇七
 寶卒一首（字貽眉長慶中為國子司
 業）……………一〇七
 秋夕閑居對雨贈別盧七侍御坦……………一〇七
 寶羣一首（字丹列元和中自御史中
 丞出為黔中觀察使貶開州刺史徙容
 管經略使卒）……………一〇七
 黔中書事……………一〇七
 寶庠一首（字胄卿為婺州刺史）……………一〇七
 陪留守韓僕射巡內至上陽宮感興……………一〇七
 寶羣八首（字友封元稹為武昌軍節
 度使辟為祕書少監兼御史中丞充節
 度副使）……………一〇七
 南遊感興……………一〇八
 寄南遊弟兄……………一〇八

卷十二

放魚	一〇八
宮人斜	一〇八
代隣叟	一〇八
新營別墅寄兄	一〇八
自京師將赴黔南	一〇八
永甯小園與校書接近因寄	一〇八
楊巨源四十六首	一〇九
送太和公主和蕃	一〇九
春日奉獻聖壽無疆詞	一〇九
贈鄰家老將	一〇九
和練師索秀才楊柳	一〇九
大堤詞	一〇九
聖恩洗雪鎮州寄獻裴相公	一〇九
上劉侍中	一一〇
郊居秋日酬奚贊府見寄	一一〇
上裴中丞	一一〇

送裴中丞出使	一一一
酬崔駙馬惠賡紙百張兼貽四韻	一一一
送司徒童子	一一一
元日舍元殿下立仗丹鳳樓下宣赦	一一一
上門下相公二首	一一一
賀田僕射子弟榮拜金吾	一一一
觀打球	一一一
送入過衛州	一一一
贈李偁	一一一
送絳州盧使君	一一一
和裴舍人觀田尙書出獵	一一一
送李舍人歸蘭陵里	一一一
和人與人分惠賜冰	一一一
寄中書同年舍人	一一一
早春卽事呈劉員外	一一一
酬于駙馬二首	一一一
和侯大夫秋原觀征人回	一一一
同太常尉遲博士闕下待漏	一一一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見薛侍御戴不損裏帽子因贈	一一四
寄昭應王丞	一一四
將歸東都別令狐舍人	一一四
寄江州白司馬	一一四
薛司空自青州歸朝	一一四
送章孝標校書歸杭州因寄白舍人	一一四
述舊紀勳寄太原李侍中光顏二首	一一五
胡二十拜戶部兼判度支	一一五
酬裴舍人見寄	一一五
早朝	一一五
元日呈元逢吉舍人	一一五
酬盧員外(話舊感往年相國河東張公弘靖常臨北府忝寮屬之末君有鄉里之親有作)	一一六
述美寄申州盧拱使君	一一六
贈張將軍	一一六
酬崔博士	一一六
古意贈王常侍	一一六

二四

和杜中丞西禪院看花	一一六
王建上二十四首(太和中為陝州司馬)	一一七
送人	一一七
將歸故山留別杜侍御	一一七
上七泉寺上方	一一七
溫門山	一一七
酬柏侍御聞與韋處士同遊靈臺寺見寄	一一八
送韋處士老舅	一一八
邯鄲主人	一一八
泛水曲	一一八
題壽安南館	一一九
江南新體二首	一一九
涼州行	一一九
寒食行	一一九
促刺詞	一一九
隴頭水	一一九

卷十三

北邙行……………一一〇
 溫泉宮行……………一一〇
 春詞……………一一〇
 遊東行……………一一〇
 塞上梅……………一一〇
 戴勝詞……………一一〇
 鞞詞……………一一〇
 開地得古斂……………一一一
 賽神曲……………一一一
 王健下六十八首……………一一一
 田家留客……………一一一
 精衛詞……………一一一
 老婦嘆鏡……………一一一
 望夫石……………一一一
 別鶴曲……………一一一
 烏桕曲……………一一一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雉將雛……………一一一
 白紵歌二首……………一一一
 短歌行……………一一三
 飲馬長城窟……………一一三
 烏夜啼……………一一三
 簇蠶辭……………一一三
 渡遼水……………一一三
 空城雀……………一一四
 水運行……………一一四
 當臆織……………一一四
 失斂怨……………一一四
 水夫謠……………一一四
 田家行……………一一五
 神樹詞……………一一五
 公無渡河……………一一五
 行見月……………一一五
 寄遠曲……………一一五
 春來曲……………一一五

春去曲.....	一一六
東征行(裴度征淮西事也).....	一一六
傷鄰家鷓鴣詞.....	一一六
傷孔雀詞.....	一一六
荆門行.....	一一六
鏡聽詞.....	一一七
行宮詞.....	一一七
羽林行.....	一一七
射虎行.....	一一七
遠將歸.....	一一八
尋檀歌.....	一一八
杜中丞書院新移小竹.....	一一八
原上新居二首.....	一一八
題所賃宅牡丹.....	一一八
送人遊塞.....	一一八
邊上送故人.....	一一九
南中.....	一一九
卮路水驛.....	一一九

淮南使回留別寶侍御.....	一一九
汴路即事.....	一二九
山居.....	一二九
醉後憶山中故人.....	一二九
送流人.....	一二九
宮中三臺詞.....	一二九
寄賀田侍中東平功成.....	一三〇
送裴相公上太原.....	一三〇
早春五門西望.....	一三〇
上李庶子.....	一三〇
周家溪亭.....	一三〇
從軍後答山友.....	一三一
唐昌觀玉蕊花.....	一三一
眼病寄同官.....	一三一
九日登叢臺.....	一三一
題酸棗縣蔡中郎碑.....	一三一
江陵使至汝州.....	一三一
霓裳詞.....	一三一

宮中詞五首……………一三一

卷十四

武元衡四首……………一三二

途次近蜀驛蒙恩賜寶刀并借馬使

還奉寄中書李鄭二相……………一三二

早秋西亭宴徐員外……………一三二

夏夜作……………一三二

送唐君次……………一三二

令狐楚四首……………一三二

發潭州日寄李甯常侍……………一三二

鄂城秋懷寄江州錢徽侍郎……………一三三

贈符道士……………一三三

鄂州使至寶章中丞副使見示與元

稹相公獻酬之什余頃任戶部尚書

日中丞是當司外郎每有篇章多相

唱和因題四韻以寄所懷……………一三三

劉言史十七首……………一三三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蒲罷遊……………一三三

放螢怨……………一三三

觀繩伎(潞府李相公席上作)……………一三三

買花謠……………一三四

送寧羅門歸本國……………一三四

春過趙墟……………一三四

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一三四

葛巾歌(貝州漳南縣贈楊炯爛)……………一三四

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一三五

初下東周贈孟郊(時依鄭相)……………一三五

北原情三首……………一三五

林中獨醒……………一三六

江陵客舍留別樊尚書……………一三六

過春秋峽……………一三六

竹裏梅……………一三六

張碧二首……………一三六

題祖山人池上怪石……………一三六

野田行……………一三六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李涉三十七首（勸之兄也大和中爲太學博士）……………一三七

 濶陽行……………一三七

 六欺（并序）……………一三七

 題清溪鬼谷先生舊居……………一三八

 閩中紀事想吳楚舊遊寄河陽從事

 楊潛……………一三八

 醉中贈崔廣……………一三九

 岳陽別張祜秀才……………一三九

 却歸巴陵途中走筆寄唐知言……………一三九

 春山三朶來……………一四〇

 山中五無奈何……………一四〇

 牧童詞……………一四〇

 題鶴林寺僧室……………一四一

 春晚遊鶴林寺寄使府諸公……………一四一

 題開聖寺……………一四一

 再葺夷陵幽居……………一四一

 過襄陽寄上于司空相公……………一四一

卷十五

送魏簡能東遊二首……………一四一

 陝中遇赦寄秦洛舊知……………一四一

 題連雲堡……………一四一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一四一

 題宇秀才櫻桃……………一四一

 題月水臺……………一四一

 黃葵花……………一四一

 別南溪二首……………一四一

 井欄砂宿遇夜客……………一四一

 盧全十四首……………一四一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一四一

 憶金鵝沈山人……………一四一

 揚州送伯齡……………一四一

 歡昨日……………一四一

 月蝕詩……………一四一

 有所思……………一四一

樓上女兒曲	一四六
新月	一四六
悲新年	一四六
訪舍讖上人	一四七
寄崔柳州	一四七
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僕客揚州）	一四七
早春寄一絕	一四七
出山作	一四七
于鵠三首	一四七
題鄰居	一四七
過凌霄洞天謁張先生祠	一四七
寄盧僊員外秋衣詞	一四八
朱慶餘一首	一四八
題蕃薇花	一四八
張祜十二首（字永吉以處士居蘇州）	一四八
令狐楚嘗薦其詩於朝（不報）	一四八
江南雜題	一四八
賦得福州白竹扇子（探得輕字）	一四八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哭京兆龐尹	一四八
入關	一四八
潤州楊別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	一四九
觀泗州李常侍打球	一四九
寄遷客	一四九
閑居	一四九
題金山寺	一四九
題惠山寺	一四九
送楊秀才遊雲南	一四九
蕃薇花	一四九
洛中感寓	一四九
曹唐二首	一五〇
暮春戲贈吳端公	一五〇
和周侍御買劍	一五〇
賈島二十三首（字闌仙爲倉曹參軍）	一五〇
會昌二年卒	一五〇
寄遠	一五〇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和劉涓子	一五〇
答王參	一五〇
延康吟	一五一
戲贈友人	一五一
哭柏巖禪師	一五一
山中道士	一五一
哭孟郊	一五一
南池	一五一
寄龍池寺真空二上人	一五一
訪李甘原居	一五一
題李疑幽居	一五一
百門陂留辭從叔蕃	一五一
懷博陵故人	一五二
送友人遊蜀	一五二
再投李益常侍	一五二
送惟一遊清涼寺	一五二
酬張籍王建	一五二
方鏡	一五二

渡桑乾	一五二
贈梁蒲秀才班竹拄杖	一五三
宿杜家亭子	一五三
三月晦日贈劉評事	一五三
趙嘏六首(會昌二年擢進士第終眉南尉)	一五三
長安秋望	一五三
長安月夜與友生話故山	一五三
重寄盧中丞	一五三
汾上宴別	一五三
獻淮南李僕射	一五三
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一五四

卷十六

許渾三十二首(大中末爲郢州刺史)	一五四
凌歊臺(在當塗縣西宋高祖築)	一五四
送蕭處士歸嶺南別業	一五四
贈蕭兵曹	一五四

浚歎臺送韋秀才……………	一一五
送嶺南盧判官罷職歸華陰山居……………	一一五
登故洛陽城……………	一一五
懷舊居……………	一一五
哭虞將軍……………	一一五
晚自朝臺摩至韋隱居郊園……………	一一五
嘗與故宋補闕秋夕遊練湖南亭今……………	一一五
復登賞愴然有感……………	一一五
灞上逢元九虞士東歸……………	一一五
經故丁補闕郊居……………	一一五
祇命南海至廬陵逢表兄軍倅奉使……………	一一五
淮海別後却寄……………	一一五
送王總下第歸丹陽……………	一一五
登尉陀樓……………	一一五
題崔處士山居……………	一一五
酬綿竹于中丞使君見寄……………	一一五
金陵懷古……………	一一五
秋晚雲陽驛西亭蓮花池……………	一一五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題衝將軍廟(并序)……………	一一五
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道題峽山寺四首……………	一一五
王居士……………	一一五
寄題商洛王隱居……………	一一五
別韋處士……………	一一五
將赴京師留題孫處士山居……………	一一五
春日題韋曲野老村舍……………	一一五
題倪居士舊居……………	一一五
江上喜洛中親友繼至……………	一一五
獻白尹……………	一一五
送從兄別駕歸蜀川從兄彥昭與桂陽令韋伯達貞元中俱爲千牛伯達官至王府長史長慶中非罪受譴前年會赦復故秩詔未及而身已沒從兄自蜀而南發旅櫬歸葬塗上旣而西還因成十韻贈別……………	一一五
項斯十二首(字子遷江東人會昌四……………)	一一五

李權進士第為潤州丹徒縣尉卒官……………一五九

題令狐處士溪居……………一六〇

山友贈薛花冠……………一六〇

樞家……………一六〇

送華陰隱者……………一六〇

欲別……………一六〇

留別張籍郎中……………一六〇

寄流人……………一六〇

長安退將……………一六〇

遙裝夜……………一六〇

蒼梧雲氣……………一六〇

送宮人入道……………一六一

晚春花……………一六一

李頻十九首（睦州遂安人乾符初自

尚書工部員外郎為建州刺史）……………一六一

秦原早望……………一六一

送孫明秀才往潘州謁韋卿……………一六一

送友人之揚州……………一六一

送人入蜀……………一六一

送德清喻明府……………一六二

南遊湘漢寄友人……………一六二

送鳳翔范書記……………一六二

送邊將……………一六二

細口送入……………一六二

太和公主還宮……………一六二

春日客舍言懷……………一六二

吳門月夜與曹太尉話別……………一六二

張司馬別業……………一六三

鄂州頭陀寺上方……………一六三

將赴黔州先寄本府中丞……………一六三

和友入下第北遊感懷……………一六三

長安感懷……………一六三

送劉山人歸洞庭……………一六三

送友人往塞北……………一六四

卷十七

李遠五首(字求古大中中爲忠州刺史)……………

贈寫御真李長史……………一六四

失鶴……………一六四

送人入蜀……………一六四

聽話叢臺……………一六四

黃陵廟詞……………一六四

雍陶二十五首(大中中終簡州刺史)……………一六四

廬岳閑居十韻……………一六五

蜀中戰後感事十韻……………一六五

送于中丞使北蕃(同用聲字)……………一六五

自述……………一六五

河陰新城……………一六五

崔少卿池塘詠雙白鷺……………一六五

哀蜀人為南蠻俘虜五章……………一六六

初出成都聞哭聲……………一六六

過大渡河蠻使許之泣望鄉國……………一六六

出青溪關有遲留之意……………一六六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別葛州一時慟哭雲日爲之變色……………一六六

入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一六六

過舊宅看花(花卽昔年手植)……………一六六

和河南白尹西池北新葺水齋招賞
十二韻……………一六六

蜀中經蠻後友人馬又見寄……………一六七

送契玄上人南遊……………一六七

和劉補闕秋園寓興六首……………一六七

送徐山人歸睦州舊隱……………一六七

天津橋春望……………一六七

寄永樂殷堯藩明府……………一六七

塞上宿野寺……………一六八

章碣四首(唐末人)……………一六八

旅舍早起……………一六八

焚書坑……………一六八

春別……………一六八

送謝進士歸閩……………一六八

施肩吾一首(字希聖洪州人)……………一六八

効古興……………一六八

陳陶六首(武宣時人自稱三教布衣)……………一六九

 閑居雜興……………一六九

 鄱陽秋夕……………一六九

 旅次銅山途中先寄溫州韓使君……………一六九

 題徐穉湖亭……………一六九

 泉州刺桐花詠……………一六九

 李羣玉七首(字文山澧州人大中中宰相崔鉉進其詩以虞士除弘文館校書郎)……………一六九

 經費拾遺所居呈封員外……………一六九

 古鏡……………一七〇

 傷思……………一七〇

 洞庭入澧江寄巴丘故人……………一七〇

 自澧浦東遊江表途出巴丘投員外從公處……………一七〇

 洞庭驛樓雪夜宴集奉贈前湘州張員外……………一七一

沈溪道中……………一七一

 章孝標一首(太和中為山南東道從事試大理評事)……………一七一

 長安秋夜……………一七一

 馬戴三首(博士)……………一七一

 易水懷古……………一七一

 送客南遊……………一七一

 寄襄陽王公子……………一七一

 劉得仁二首……………一七一

 題邵公院……………一七一

 悲老官人……………一七一

 高躋三首……………一七一

 春……………一七一

 灞陵亭……………一七一

 偶作……………一七一

 崔塗八首(字禮仙光啓四年登進士第)……………一七一

 夕次洛陽道中……………一七一

暮夕旅懷……………一七二
 上巳日永崇里言懷……………一七二
 蜀城春望……………一七二
 鸚鵡洲春眺……………一七三
 感花……………一七三
 過陶徵君舊居……………一七三
 孤雁……………一七三

卷十八

李鄴十八首（字楚望大中中進士及第爲藩鎮從事兼侍御史）……………一七三
 夏日登信州北樓……………一七三
 春晚題山家……………一七三
 送人之嶺南……………一七四
 江亭春霽……………一七四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一七四
 秦處士移家富陽發樟亭懷寄……………一七四
 暮春山行田家歇馬……………一七四

孔雀……………一七四
 茶山貢焙歌……………一七五
 江亭晚秋……………一七五
 鵝兒……………一七五
 送劉谷……………一七五
 江上逢王將軍……………一七五
 秋晚寄題陸勳校書義興禪居時淮南從事……………一七六
 酬友人春暮寄枳花茶……………一七六
 鄧自街西辭歸馬鞭墜失崔員外趙祕書知其闕用皆許見貽餽饋之問二信俱至短長堅重價不相饒輒將短章仰酬珍錫……………一七六
 卽目……………一七六
 羅敷東館亭下流泉云至前山擁咽經歲移時掬弄惆悵成章……………一七六
 薛逢三首（咸通初爲嘉州刺史將作監）……………一七六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偶題黃花驛	一七七
徐州詞	一七七
宮詞河滿子	一七七
鄭啟一首	一七七
謁昇仙太子廟	一七七
薛能二十八首	一七七
龍門八韻	一七七
送李溟出塞	一七八
山中尋僧	一七八
冬日送僧歸吳中	一七八
僖恭皇太后挽歌	一七八
題逃戶	一七八
寓居有懷呈舊知	一七八
夏日蒲津寺居	一七八
開元觀閣遊因及後溪偶成二韻	一七八
嘉泰驛	一七八
襄斜道中	一七九
新雪	一七九

秋夜旅舍寓懷	一七九
許州題德星亭	一七九
送判官赴京	一七九
獻僕射相公	一七九
漢南春望	一八〇
清河泛舟	一八〇
老圃堂	一八〇
盤屋官舍新竹	一八〇
贈老僧	一八〇
折楊柳	一八〇
吳姬四首	一八〇
秦韜玉四首	一八一
春雪	一八一
對花	一八一
貧女	一八一
送友人罷舉除南陵令	一八一
羅鄴五首	一八一
牡丹	一八一

洛水	一八二
出都門	一八二
水簾	一八二
賞春	一八二
皮日休六首(字襲美咸通八年登進士第)	一八二
旅舍除夕	一八二
過雲居院玄福上人舊居	一八二
陪江西裴公遊襄州延慶寺	一八二
西塞山泊漁家	一八三
襄州春遊	一八三
送從弟歸復州	一八三
卷十九	
劉滄四首(字蘊靈大中八年進士及第)	一八三
長洲懷古	一八三
經揚帝行宮	一八三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與僧詰舊	一八四
咸陽懷古	一八四
劉威一首	一八四
遊東湖黃處士園林	一八四
曹鄴一首	一八四
始皇陵下作	一八四
曹松十四首	一八四
長安春日	一八四
晨起	一八四
秋日送方千遊上元	一八五
金谷園	一八五
夏日東齋	一八五
送喻坦之遊太原	一八五
塞上	一八五
題鶴鳴泉	一八五
己亥歲二首	一八五
南海旅垣	一八五
陪湖南李中丞宴隱巖(璋)	一八六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別湖上主人	一八六
商山贈野叟	一八六
觀荷二首	一八六
送河西從事	一八六
送進士許彙	一八六
劉駕一首	一八六
釣臺懷古	一八六
崔魯十二首	一八七
春日長安即事	一八七
春晚岳陽城言懷	一八七
過蠶溪渡	一八七
暮春對花	一八七
華清宮四首	一八七
春晚泊松江村	一八八
山路見花	一八八
岸梅	一八八
張麟六首 (字象文昭宗時爲尙書膳部員外郎)	一八八

社日村居	一八八
送友人歸武陵	一八八
別後寄友人	一八八
送友人赴涇州幕	一八八
野泉	一八九
述懷	一八九
方干二首 (字雄飛新定人咸通中進士不第隱會稽之鏡湖及江東人謂爲玄英先生)	一八九
君不來	一八九
山中	一八九
王駕四首 (字大用河中大順初進士及第仕至尙書禮部員外郎自稱守素先生與司空圖鄭谷相善爲詩友)	一八九
古意	一八九
過故友居	一九〇
晴景	一九〇
亂後曲江	一九〇

杜荀鶴四首（字彥之自稱九華山人）

大順中登進士第……………一九〇

春宮怨……………一九〇

雪……………一九〇

溪興……………一九〇

吳具輜……………一九〇

卷二十

吳融二十七首（字子華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

壬戌歲園鄉卜居……………一九〇

野廟……………一九一

小徑……………一九一

閑臺……………一九一

卽事……………一九一

書懷……………一九一

海棠……………一九一

寄貫休……………一九二

楚事……………一九二

金橋感事……………一九二

送策上人……………一九二

松江晚泊……………一九二

廢宅……………一九二

途中……………一九二

坡下聞杜鵑……………一九二

杏花三韻……………一九三

華清宮三首……………一九三

春寒……………一九三

彭門用兵後經汧路……………一九三

高侍御話皮博士池中白蓮因寄……………一九三

新安道中觀流水……………一九四

憶山泉……………一九四

紅樹……………一九四

微雨……………一九四

韓偓五十九首（字致光一云字致堯昭宗時官翰林學士承旨尙書兵部侍郎）

耶)	一九四
雨後月中玉堂閑坐	一九四
六月十七日召對自辰及申方歸本 院	一九四
中秋禁直	一九五
錫宴日作(是歲大稔內出金帛錫 百官充觀稼宴學士院別賜越綾百 匹委京尹勾當後宰相一日宴於興 化亭)	一九五
冬至夜作(天復二年隨駕在鳳翔 府)	一九五
秋霖夜憶家(隨駕在鳳翔府)	一九五
出官經峽石縣(天復三年三月二 十日作)	一九五
訪同年虞部二十五郎中(四年二 月在湖南)	一九五
春陰獨酌寄同年李郎中	一九六
雪中過重湖信筆偶成	一九六

寄湖南從事	一九六
翫水禽(此後七首醴陵縣作)	一九六
早露翫梅有懷親友	一九六
小隱	一九六
曠黑	一九七
醉着	一九七
早起三韻	一九七
卽目	一九七
贈易卜崔江處士(袁州)	一九七
乙丑歲九月蕭灘鎮忽得楊超員外 書賀余除戎曹仍舊承旨還絨後因 書四十字	一九七
登南臺僧寺	一九七
花時與錢尊師同醉因成二十字	一九八
有囑	一九八
蜻蜓	一九八
官柳(此後二首在內庭作)	一九八
苑中	一九八

卽目.....	一九八
過臨淮故里.....	一九八
亂後卻至近甸有感(乙卯年作).....	一九九
寄鄰莊道侶.....	一九九
亂後春日途經野塘.....	一九九
惜花.....	一九九
半醉.....	一九九
漢江行次.....	一九九
春盡.....	二〇〇
贈湖南李思齊處士.....	二〇〇
睡起.....	二〇〇
寄友人.....	二〇〇
見別離者因贈之.....	二〇〇
傷亂.....	二〇〇
南亭.....	二〇〇
太平谷中翫水上花.....	二〇一
雨.....	二〇一
幽獨.....	二〇一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江行.....	二〇一
初赴朝集.....	二〇一
向隅.....	二〇一
秋郊聞望有感.....	二〇二
襄漢旅道值鄰境軍新過村落皆空 因有此感.....	二〇二
深院.....	二〇二
辛酉冬隨駕日作今方追憶全篇因 附於此.....	二〇二
安貧.....	二〇二
殘春旅舍.....	二〇二
鵲.....	二〇二
隰州新驛.....	二〇三
偶題.....	二〇三
湖南絕少舍桃偶人以新摘者見惠 感事傷懷因成四韻.....	二〇三
翠碧鳥.....	二〇三
憶故都.....	二〇三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目錄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一

明皇二首

早渡蒲關

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鑿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戍樓空。馬色分朝景，雞鳴逐曉風。所希常道泰，非復俟繡同。

經創祭孔子而歎之

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老即魯王宮。數風差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極奠，當與夢時同。

德宗一首

送徐州張建封還鎮

牧寺寄所重，才賢生為時。宣風自淮甸，授鉞膺藩維。入朝展遐戀，臨軒慰來思。忠誠在方寸，感激陳情詞。報國爾所向，恤人予是資。歡宴不盡懷，車馬當還期。穀雨將應候，行春猶未遲。勿以千里遙，而云無已知。

薛稷一首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

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隔河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登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旣紆鬱，首山亦嵯峨。操築無昔老，採薇有遺歌。客遊旣同換，人生知幾何。

劉希夷九首（希夷字庭芝，武后時）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一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一

故園置酒

酒熟人須飲，春還髮已秋。願逢千日醉，得緩百年憂。舊里多青草，新知盡白頭。風前燈易滅，川上月難留。卒
卒周姬旦，棲棲魯孔丘。平生能幾日，不及且遨遊。

晚憩南陽旅館

旅館何年廢，征夫此日過。途窮人自哭，春至鳥還歌。行路新知少，荒田古路多。池臺覆丹谷，墳樹遶清波。日
照蓬陰轉，風微野氣和。傷心不可去，回首怨如何。

採桑

楊柳送行人，青青西入秦。誰家採桑女，樓上不勝春。盈盈瀾水曲，步步春芳綠。紅臉曜明珠，絳唇含白玉。同
首謂橋東，遙憐樹色同。釵梳映落日，綉綺弄春風。攜籠長歎息，逶迤戀春色。看花若有情，倚樹疑無力。薄暮思悠
悠，使君南陌頭。相逢不相識，歸去夢青樓。

代閩人春日

珠簾的曉光，玉顏豔春彩。林間鳥鳴喚，戶外花相待。花鳥惜芳菲，鳥鳴花亂飛。人今伴花鳥，日暮不能歸。他
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佳期楊柳陌，攜手莫相違。

秋日題汝陽潭壁

獨垂秋陰至，悲來從所適。行見汝陽潭，飛蘿蒙水石。懸瓢木葉上，風吹何歷歷。幽人不耐煩，振衣步閑寂。同
疏清見底，金沙覆銀礫。洛水非一丈，空隴幾千尺。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秋水弄清光，渺焉忘損益。遊山隨形
影，清濁混心跡。歲暮歸去來，東山余宿昔。

代悲白頭翁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行逢落花長歎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已見松柏摧為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紅顏子，須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祿池臺聞錦繡，將軍樓閣盡神仙。一朝臥病無人識，三春行樂在誰邊。宛轉蛾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但看蒼來歌舞地，唯有黃昏鳥雀悲。

巫山懷古

巫山幽陰地，神女豔陽年。襄王何容色，空日望悠然。歸來高堂夜，金缸餽青煙。頽想臥瑤席，夢魂何翩翩。搖落殊未已，豪華倏徂遷。愁思瀟湘浦，悲涼雲夢田。猿啼秋風夜，雁飛明月天。巴歌不可聽，聽此益潺湲。

春女行

春女頽如玉，怨歌陽春曲。巫山春樹紅，沅湘春草綠。自憐妖豔姿，難成獨見時。愁心伴楊柳，春盡亂如絲。目極千餘里，悠悠春江水。頽想玉關人，愁臥金闥裏。尚言春花落，不知秋風起。嬌愛猶未終，悲涼從此始。憶昔楚王宮，玉樓妝粉紅。纖腰弄明月，長袖舞春風。容華委西山，光陰不可還。桑林沒東海，富貴今何在。寄言桃李容，胡爲闔閭重。但看楚王墓，唯見數株松。

孤松篇

蠶月桑葉青，鸞時柳花白。澹豔煙雨滋，敷芬陽春陌。如何秋風起，零落從此始。獨有南澗松，不歎東流水。玄陰天地冥，皓雪朝夜零。豈不罹寒暑，爲君留青青。青青好顏色，落落任孤直。羣樹遙相望，衆草不取逼。靈龜卜真隱，仙鳥宜棲息。取受秦帝封，願言唐侯食。寒山夜月明，山冷氣清清。淒令歸風集，吹之作琴聲。松子臥仙岑，寂聽疑野心。清冷有真曲，樵探無知音。美人何時來，幽徑委綠苔。吁嗟深澗底，棄捐廣廈材。

王適一首

詠江嶺梅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韋述一首

曉度伊水

悠悠涉伊水，伊水清見石；是時春向深，兩岸草如積。迢遞望洲嶼，逶迤互津陌；新樹落疎紅，遙原上深碧。同瞻洛陽苑，遠有長山隔；煙霧猶辨家，風塵已爲客。登涉多異趣，往來見行役；雲起早已昏，鳥飛日將夕。光陰逝不借，超然慕曠昔；遠遊亦何爲，歸來存竹帛。

盧象一首（開元天寶時人）

雜詩二首

家居五原上，征戰是平生；獨負山西勇，誰當塞上名？死生遶海戰，雨雪薊門行；諸將封侯盡，論功獨不成。君家御溝上，垂柳夾朱門；列鼎會中貴，鳴珂朝至尊。死生在片議，窮達獨一言；須識苦寒士，莫矜狐白溫。

八月十五日象自江東止田園移莊慶會未幾歸汶上小弟幼妹尤悲其別

兼賦是詩

謝病始告歸，依然入桑梓；家人皆佇立，相候衡門裏；嚙類皆長年，成人舊童子。上堂家慶畢，願與親姻迺；論舊或餘悲，思存且相喜。田園轉蕪沒，但有寒泉水；衰柳日蕭條，秋光清邑里。入門乍如客，休騎非便止；中飲顧王程，離憂從此始。兩妹日成長，雙鬢將及人；已能持寶瑟，自解掩羅巾。念昔別時小，未知疎與親；今來識離恨，掩淚方殷勤。小弟更孩幼，歸來不相識；同居雖漸慣，見人猶默默。宛作越人言，殊鄉甘水食；別此最爲難，淚盡有餘憶。

寄江上劉十六

與君相識即相親，聞道君家住孟津；為見行舟試借問，「客中時有洛陽人。」

贈劉藍田

籬中大犬吠，出屋候柴扉；歲晏輸并稅，山村人暮歸。晚田始家食，餘布成我衣；對此能無事，勞君問是非。

白髮

我年一何長，髮髮日已白；俛仰天地間，能為幾時客？惆悵故山雲，徘徊空日夕；何事與時人，東城復南陌。

鄉賦後自剡還田家鄰友見過之作

雞鳴出東邑，馬倦登南巒；落日見桑柘，巖然丘中寒。鄰家多舊識，投暝來相看；且問春稅苦，兼陳行路難。園場邊陰整，草木皆凋殘；峰暗雪猶積，澗深冰已圓。浮名知何用，歲晏不成歡；置酒共君飲，當歌聊自寬。

竹里館

江南冰不開，山澤氣潛通；臘月聞山鳥，寒崖見藝熊。柳林青半合，荻筍亂無叢；回首金陵岸，依依向北風。

和徐侍郎叢篠詠

中禁夕沈沈，幽篁別作林；色連雞樹近，影落鳳池深。為重凌霜節，能虛應物心；年年承雨露，長對紫庭陰。

宴別趙都護

結客侯旌麾，元戎復在斯；門開都護府，兵動羽林兒。黠虜多翻覆，謀臣有別離；智同天所授，恩共日相隨。漢使開賓幕，胡笳送酒卮；風霜迎馬首，雨雪事魚麗。在策應無戰，深情屬載馳；不應行萬里，明主寄安危。

孟浩然三十三首（字浩然，襄陽人。開元天寶間，以詩聞於時。不仕，卒年五十

一）

湘中旅泊寄閻九司戶

桂水通百越，扁舟期曉發。荆雲蔽三巴，夕望不見家。襄王夢行雨，才子謫長沙。長沙饒瘴癘，胡為苦留滯？久別思款顏，承歡懷接袂。接袂杳無由，徒增旅泊愁。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

歲暮歸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陪張丞相自松滋江入舟東泊楮宮作

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楫師。詎忘經濟日，不憚沍寒時。洗犢豈獨古，濯纓良在茲。政成人自理，機息鳥無疑。雲氣羅孤嶼，江天辨四維。晚來風稍急，冬至日行遲。獵響驚雲夢，漁歌激楚詞。楮宮何處是，川暝欲安坻。

歲暮海上作

仲尼既已歿，子亦停於海。昏見斗柄回，始知星歲改。虛舟任所適，垂釣非有待。借問乘查人，滄洲復誰在？

自洛之越

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扁舟汎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酒，誰論世上名？

王山人劍見尋

歸閑日無事，雲臥晝不起。有客款柴扉，自云「巢居子」。問「君何所之？」採藥來城市；家在鹿門山，常遊澗湖水。」手持白羽扇，脚躡青芒履。聞道鶴書徵，臨流還洗耳。

遊精思觀起王山人在後

出谷未亭午，至家已夕曛。回瞻下山路，但見牛羊羣。樵子暗相失，草蟲寒不聞。衡門猶未掩，佇立待夫君。

夜泊宣城界

西塞沿江島，南陵問驛樓；湖平津濟闊，風止客帆收。去去懷前浦，茫茫汎夕流；石逢羅剝瘳，山泊敬亭幽。火織梅根冷，煙迷楊葉洲；離家復水宿，相伴賴沙鷗。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廡宇鄰餽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宿葉師山房期丁胤進士不至

夕陽度西嶺，羣壑倏已曠；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樵人歸欲盡，煙鳥棲初定；之子期宿來，攜琴候蘿徑。

夕次蔡陽館

日暮馬行疾，荒城人住稀；聽歌知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家慶，須著老萊衣。

過故人莊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筵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登鹿門山懷古

清曉因興來，乘流越江峴；沙禽近初識，浦樹遙莫辨。漸到鹿門山，山明翠微淺；崑潭多屈曲，舟楫屢回轉。昔聞龐德公，采藥遂不返；金澗養芝朮，石床臥苔蘚；紛吾感著舊，結覓事攀踐。隱迹今尚存，高風邈已遠；白雲何時去，丹桂空偃蹇；探討竟未窮，回轡夕陽晚。

裴司空則司士見尋

府察能枉駕，家醞復新開；落日池上酌，清風松下來。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誰道山公醉，猶能騎馬回。

送杜臯進士之東吳

荆吳相接水為鄉，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征帆泊何處，天涯一望斷人腸。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一

八

登江中孤嶼貽玉山人題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篠岸傍密。蛟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昨日。夕陽開返照，中坐興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恨相失。

晚泊鄱陽望廬峯作

挂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鄱陽郭，始見香爐峰。常讀遠公傳，永懷塵外蹤。東林精舍在，日暮空聞鐘。

同張明府清鏡歎

妾有盤龍鏡，清光常晝發。自從生塵埃，有若霧中月。愁來試取照，坐歎生白髮。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別。

宿中山翠微寺空上人房

翠微終南裏，雨後宜返照。閉關久沉冥，杖策一遊眺。遂造幽入室，始知靜者妙。儒道雖異門，雲林頗同調。兩心喜相得，畢景共談笑。暝還高窗眠，時見遠山燒。緬懷赤城標，更憶臨海嶠。風泉有清音，何必蘇門嘯。

送友人之京

君登青雲去，予望青山歸。雲山從此別，淚濕薜蘿衣。

京選留別新豐諸官

吾道情所適，驅車還向東。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樹繞溫泉綠，塵昏晚日紅。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

江上別流人

以我越鄉客，逢君謫居者。分飛黃鶴樓，流落蒼梧野。驛騎尋雲去，孤帆沿溜下。不知從此分，還挾何時把。

上巳日潞中寄玉山人題

卜洛成周地，浮盃上巳筵。鬪雞寒食下，走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幕連。不知王逸少，何處會羣賢。

秋登萬山寄張五韻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相望試登高，心隨鳥飛滅。愁因薄暮起，興是清秋發。時見歸村人，沙平渡頭歇。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夜歸鹿門寺歌

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路向江村，予亦乘舟歸鹿門。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樓。隱處；
遊扉松徑長寂寥，唯有幽人夜來去。

與諸子登峴山作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襟。

赴京途中遇雪

迢遞秦京道，蒼茫歲暮天。窮陰連晦朔，積雪滿山川。落雁迷沙渚，肌鳥噪野田。客愁空佇立，不見有人煙。

宿建德江

移舟泊滄渚，日暮客愁新。野曠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萬山僧作

垂釣坐磐石，水清心自閑。魚游潭樹下，猿挂島藤間。神女昔解珮，傳聞於此山。求之不可得，沿月擣歌還。

春中喜王九相尋

二月湖水清，家家春鳥鳴。林花掃更落，徑草踏還生。酒伴來相命，開尊共解酲。當盃已入手，歌妓莫停聲。

途中遇晴

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天開斜景遍，山出晚雲低。餘濕仍霑草，殘流尚入溪。今宵有明月，鄉思遠悽悽。

送從弟豐落第東遊會稽

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

和張丞相春朝對雪

迎氣當春立，承恩喜雪來。潤從河漢下，花逼豔陽開。不覩豐年瑞，安知變理才。散鹽如可擬，願糝和羹梅。

卷二

高適上六十首

與上酬薛三據兼寄郭主簿

自從別京華，我心乃蕭索。十年守章句，萬事空寥落。北上登薊門，茫茫見沙漠。倚劍對風塵，慨然思衛霍。拂衣去燕趙，驅馬懷不樂。天長滄州路，日暮邯鄲郭。酒肆或淹留，魚潭屢棲泊。獨行備艱險，所見窮善惡。永願拯蒼莩，孰辭干鼎鑊。皇情念淳古，時俗何淨薄。理道資任賢，安人在求瘼。故交負靈奇，逸氣包寥廓。隱軫經濟具，縱橫建安作。才望勿先鳴，風期無宿諾。飄飄勞州縣，迢遞限言謔。東馳渺貝丘，西顧彌魏洛。淇水徒自流，浮雲不堪託。吾謀道可用，天路豈遑廓。不然買山田，一身與耕鑿。且欲同鶴鶴，焉能志鴝鵒。

途中酬李少府贈別之作

西上逢節換，東征私自憐。故人今臥疾，欲別還留連。舉酒臨南軒，夕陽滿中筵。寧知江上興，乃在河梁偏。行李多光輝，扎翰忽相辭。誰謂歲月晚，交情上貞堅。終嗟州縣勞，官謗復地遠。雖負忠信美，其如方寸懸。連帥扇清風，千里猶眼前。曾是趨藻鏡，不應翻棄捐。日來知自強，風氣殊未痊。可以加藥物，胡為輒憂煎。驅馬出大梁，原野一悠悠。柳色感行客，雲陰愁遠天。皇明燭幽遐，德澤普昭宣。鵝鴻列霄漢，鸞雀何翩翩。余亦愜所從，漁樵十二年。

種瓜密園裏，鑿井虛門邊。去去勿重陳，生涯難勉旃；或期過春事，與爾復周旋。投報空回首，狂歌謝比肩。

東平路中遇水

天災自古昔，昏溺彌今秋。霖淫溢川源，傾河涵田疇。指途適汶陽，挂席經蘆洲。永望齊魯郊，白雲何悠悠？旁沿鉅野澤，大水縱橫流。蟲蛇擁獨樹，麋鹿奔行舟。稼穡隨波瀾，西成不可求。室居相枕藉，蛙鼃聲啾啾。仍憐穴壤漂，益羨雲禽遊。農人無倚著，野老生殷愁。聖主多深仁，廟堂運良籌。倉廩終爾給，田租應罷收。我心胡鬱陶，征旅亦悲愁。縱橫濟時策，誰肯論吾謀？

留別洛下諸公兼贈鄭三章九

憶昨相逢論久要，顧君哂我輕常調。藉旅難同白社遊，詩書比作青雲料。蹇步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尙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冷笑前人身後名。幸逢明盛多招隱，高山大澤徵求盡。此時也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聖朝。牛犂釣竿不復見，縣人邑吏來相邀。遠路鳴蟬秋興發，華堂美酒難憂消。不知何時更攜手，應念茲辰去折腰。

封丘作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祇言小邑無所爲，公門百事皆有期；拜迎官長心欲破，鞭撻黎庶令人悲。悲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付與東流水。夢想舊山安在哉？爲銜君命日遲迴。乃知梅福徒爲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贈別韋參軍

二十辭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望君門，屈指取公卿。國風冲融邁三五，朝廷歡樂彌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兔苑爲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世人向我同衆人，唯君於我翻相親。且嘉百年有交態，未會一日辭家貧。彈棋擊筑白日晚，縱酒高歌楊柳春。歡娛未盡分散去，使我

懶悵驚心神！終當不作兒女別，臨歧涕泗沾衣巾。

九月九日酬顏少府

蒼前白日應可惜，難下黃花爲誰有？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錢始沽酒。蘇秦頓頓時多厭，蔡澤栖惶世看醜；縱使登高秣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邊古木疎；聖代卽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平蠻夜遇李景參有別

難愛忽浩然，策馬對秋天。孟諸薄暮涼風起，歸客相逢渡水；昨時攜手已十年，明日分途各千里。歲物蒼條滿路歧，此行浩蕩令人悲。家貧羨爾有微祿，欲往從之何所之？

別晉處士

有人家住清河源，渡河問我遊梁園；手持道經注已畢，心知內篇口不言。廬門十年見秋艸，此心悵悵誰能道？知已從來不易知，想君爲人與我好。別時九月桑葉疎，出門千里行無車。愛君且欲君先達，今日求賢早上書。

送別

昨夜難心正鬱陶，三更白露西風高。螢飛木落何浙瀝，此時夢見西歸客。曉鍾寥亮三四聲，東鄰嘶馬使人驚。攬衣出戶一相送，唯見歸雲縱復橫。

燕歌行（井序）

開元二十六年，有從元戎出塞而還者，作燕歌行以示適；感征戍之事，作燕歌行。

漢家煙塵在東北，漢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天子非常賜顏色。搃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生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大漠窮秋草木腓，孤城落日鬪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難後。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塞北空回首。邊庭飄飄那可度，絕域蒼茫何所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

古大梁行

古城蒼茫多荆榛，驪馬荒城愁殺人。魏王宮館盡禾黍，信陵賓客隨灰塵。憶昔雄都舊朝市，軒車照曜歌鐘起。軍容帶甲三十萬，國步連營一千里。全盛須臾那可論，高臺曲池無復存。遺墟但有狐狸窟，古地空餘草木根。暮天搖落傷懷抱，倚劍悲歌對秋草。俠客猶傳朱亥名，行人尙識夷門道。白壁黃金萬戶侯，寶刀駿馬填山丘。年代淒涼不可問，往來唯有水東流。

行路難

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萬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長滿眼前，妻能管絃妾歌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旁人獨愁苦。東鄰少年安所如，席門窮巷出無車。有才不肯學干謁，何用年年空讀書。

邯鄲少年行

邯鄲城南遊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讎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馬長如雲。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即今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嘆辭舊遊，更於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薊門行五首

邊城十一月，雨雪亂霏霏；元戎號令嚴，人馬亦輕肥。羌胡無盡日，征戰幾時歸？
幽州多騎射，結髮重橫行。一朝事將軍，出入有聲名。紛紛獵秋草，相向角弓鳴。
黯黯長城外，日沒更煙塵。胡騎難憑陵，漢兵不顧身。古樹滿空塞，黃雲愁殺人。
葡門逢故老，獨立思氛氳。一身既零丁，頭髮白紛紛。勳庸今已矣，不識霍將軍。
漢家能用武，開拓窮異域。戍卒厭精糧，降胡重衣食。關亭試一望，吾欲淚沾臆。

營州歌

營州少年厭原野，皮裘蒙茸獵城下。虜酒千杯不醉人，胡兒十歲能騎馬。

齊郡途中

誰謂嵩嶺客，遂經鄒魯鄉。前臨少昊墟，始覺東蒙長。獨行豈吾心，懷古激中腸。聖人久已矣，游夏遙相望。徘徊野澤間，左右多悲傷。日出見闕里，川平知汶陽。弱冠負高節，十年思自強。終當不得意，去去任行藏。

關隴臚藜主簿雨後北樓見贈之作

暮霞照新晴，歸雲猶相逐。有懷晨昏暇，想見登眺目。問禮侍形禱，題詩訪茅屋。高樓多古今，陳事滿陵谷。地久微子封，臺餘孝王築。徘徊顧霄漢，谿達俯川陸。遠水對秋城，長天向喬木。公門何清靜，列戟森已肅。不嘆攜手稀，常思著鞭速。終當拂羽翰，輕舉隨鴻鶴。

宋中遇林慮陽十七山人因而有別

昔子涉漳水，驅車行鄴西。遙見林慮山，蒼蒼夏天倪。邂逅逢爾曹，說君彼崑樓。難徑垂野蔓，石房倚雲梯。秋非一何青，藥苗數百畦。栗林隘谷口，栝木森迴谿。耕耘有山田，紡績有山妻。人生但如此，寧事粗與瑀。誰謂遠相訪，冀情常不迷。簷前舉醇醪，舍下烹雙雞。朔風忽振蕩，昨夜寒蟄啼。遊子益思歸，罷琴傷解攜。出門盡原野，白日

黯已低；始驚道路難，終恨言笑睽。因聲謝岑壑，歲暮一攀躋。

送獨判官

碣石遼西地，漁陽薊北天。關山唯一道，雨雪盡三邊。才子方爲客，將軍正愛賢。遙如幕府下，書記日翩翩。

酬龐十兵曹

憶昔遊京華，自言生羽翼。懷書訪知己，末路空相識。許國不成名，還家有慙色。託身從叅叅，浪迹初自得。兩澤感天時，耕耘忘帝力。同人洛陽至，問我睢水北。遂爾款津涯，擘然見胸臆。高談懸物象，逸韻投翰墨。別岸迴無垠，海鶴鳴不息。梁城多古意，攜手共悽惻。懷賢想鄒枚，登高思荆棘。世情惡疵賤，之子憐孤直。酬贈感并深，離憂登終極。

贈上驪王秀才

飄飄經遠道，客思滿窮秋。浩蕩對長漣，君行殊未休。崎嶇山海側，想像無前儔。誰謂照乘珠，忽然欲暗投。東路方蕭條，楚歌復悲愁。暮帆使人感，去鳥兼離憂。行矣當自愛，壯心莫悠悠。子亦從此辭，異鄉難久留。言寔豈終極，極慎勿滯滄洲！

東平留贈狄司馬（曾與田安西充判官）

古人無宿諾，茲道未爲難。萬里赴知己，一言誠可歎。馬蹄經月窟，劍術指樓蘭。地出北庭盡，城臨西海寒。森然瞻武庫，謂是弄儒翰。入幕綰銀綬，乘軺兼鐵冠。練兵日精銳，殺敵無遺殘。獻捷見天子，論功俘可汗。激昂丹墀下，顧盼青雲端。誰謂縱橫策，翻爲權勢干。將軍旣坎懷，使者亦辛酸。耿介挹三事，羈離從一官。知君不得意，他日會鵬搏。

錢宋八充彭中丞判官之韻外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二

親君濟時略，使我氣填膺；長策竟不用，高才徒見稱。一朝知己達，累日詔書徵；羽翮忽然動，風颺誰敢陵？舉鞭趨橫障，屈指冒炎蒸；北雁送馳驛，南人思飲冰。彼邦本偏僻，習俗多驕矜；翠羽干平法，黃金撓直繩。若將除害馬，慎勿信蒼蠅；魑魅寧無患，忠貞適有憑。猿啼山不斷，鶯踏路難登；海岸出交趾，江城連始興。繡衣嘗節制，幕府感威稜；勿憚九疑險，須令百越澄。立談多感激，行李即嚴凝；難別胡爲者，雲霄遲爾昇。

同羣公題鄭少府田家（此公昔任白馬尉，今寄住涇臺）

鄭侯應栖遑，五十頭盡白；昔爲南昌尉，今作東郡客。與語多遠心，論交知損益。秋林旣清曠，窮巷空淅瀝；蝶舞園更闕，雞鳴日云夕。男兒未稱意，其道固無適；勸君且杜門，勿嫌人事隔。

同顏六少府旅居秋中之作

傳君昨夜悵然悲，獨坐深齋落木時；逸氣舊來陵燕雀，高才何得混妍蚩？述勞黃綬人多歎，心在青雲世莫知！不是鬼神無正直，從來州縣有瓊瑰。

顏裴秀才

男兒貴得意，何必相知早？飄蕩與物華，蹉跎覺身老。長卿無產業，季子慙妻嫂；此事難重陳，未於衆人道。

宋中送族姪式顏時張大夫敗括州使人召式顏卷有此作

大夫擊東胡，胡塵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馬海邊死。部曲盡封侯，輿臺亦朱紫。當時有勳績，末路遭讒毀；轉旆燕趙間，剖符括蒼裏。弟兄莫相見，親族遠粉粹。不改青雲心，仍招布衣士。平生懷感激，本欲候知己；去矣難重陳，飄飄自茲始。遊梁且未極，適越今何以？鄉山西北愁，竹箭東南美。崢嶸縉雲外，蒼茫萬餘里。猿鳥亂啾啾，朝昏孰云已。登臨多瘴癘，動息在風水。雖有賢主人，終爲客行子。我攜一尊酒，滿酌聊勸爾；與爾唯一言，家聲勿淪隳。

涇上送韋司倉往涇臺

飲酒莫辭醉，醉多適不愁。孰知非遠別？終念對新秋。滑臺門外見，淇水眼前流。若去應回首，風波滿渡頭。

別魏八

更沽淇上酒，還汎驛前舟。爲惜故人去，復憐嘶馬愁。雲山行處合，風雨興中秋。此路方知己，明珠莫暗投。

宋中二首

逍遙漆園吏，冥沒不知年。世事浮雲外，閑居大道邊。古來同一馬，今我亦忘筌。登高臨舊國，懷策對窮秋。落日鴻雁度，寒城砧杵愁。昔賢不復有，行矣莫淹留。閔伯去已遠，高丘臨道傍。人皆有兄弟，獨爾爲參商。終古猶如此，而今安可量。

自淇涉黃河

朝從北岸來，泊於南河澗。試共野人言，深覺農夫苦。去秋雖薄熟，今夏猶未雨。耕耘日劬勞，租稅兼烏鹵。蔬空寥落，薄產不足數。尙有獻芹心，無因見明主。

和崔二少府登楚丘城作

故人亦不遇，異縣久棲託。辛勤失路意，感歎登樓作。清晨眺原野，獨立窮寥廓。雲散芒碭山，水還睢陽郭。遠梁即襟帶，封衛多漂泊。事古悲城池，年豐愛墟落。相逢俱未展，攜手空蕭索。何意千里心，仍求百金諾。公侯皆我輩，動用在謀略。聖心思聖才，竭來刈葵藿。

同朱五題盧使君義井

高義惟良牧，深仁自下車。甯知鑿井處，還是飲冰餘。地卽泉源久，人嘗汲引初。體清能鑿物，色泊每含虛。善哉來往中，和淡里閭濟。時應未竭，懷惠復何如？

哭單父梁九少府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二

闌篋淚沾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今寂寞，猶是子雲居。瞻昔探靈奇，登臨賦山水；同舟南楚下，望月西江裏。契
蘭多別離，綢繆到生死。九原即何處，萬事皆如昨。晉山徒嵯峨，斯人已寂寞。常時祿且薄，後後家復貧。妻子在這
道，弟兄無一人。十上多苦心，一官恆有咎。青雲將可致，白日忽先盡。唯有身後名，空留無遠近！

送柴司戶充劉鄩判官之蜀外

嶺外資雄鎮，朝端寵節旄。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海對羊城關，山連象郡高。風霜驅瘴癘，忠信涉波濤。別
恨隨流水，交情脫寶刀。有才無不適用，行矣莫徒勞！

雜言賦得還山吟送沈山人

還山吟，天高日暮寒山深；送君還山識君心。人生老大須恣意，看君解作一生事。山間偃仰無不至，石泉淙
淙若風雨。松花桂子常滿地，賣藥囊中應有錢。還山服藥又長年，白雲勸盡杯中物。明月相隨何處眠，眠時憶聞
醒時事，夢魂可以長周旋。

酬岑二十秋夜見贈之什

舍下蛩亂鳴，居然自蕭索。緬懷高秋興，忽枉清夜作。感物我心勞，涼風驚二毛。他空黃萼死，月出梧桐高。如
何異擲縣，復得交才彥。汨沒嗟後時，蹉跎恥相見。某山別來後，魏闕誰不戀。獨有江海心，悠然未嘗倦。

苦雪

二月猶北風，天陰雪冥冥；寥落一室中，悵然慙百齡。苦愁正如此，門柳復青青。

李雲南征蠻（并序）

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旻，涉海自交趾擊之。道路艱難，
往復數萬里，蓋百王之所未通也。十二載四月，至於長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効節，余忝斯人。

之膏，因賦是詩。

聖人赫斯怒，詔伐西南戎；蕭穆廟堂上，深沉節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料死不料敵，顧恩甯願終。鼓行天海外，轉戰蠻夷中。梯巖近高鳥，穿林經毒蟲。鬼門無歸客，北戶多南風。蜂虿隔萬里，雲風隨九攻。長驅大浪破，急擊羣山空。鉤道忽已遠，縣軍垂欲窮。精誠動白日，憤薄連蒼穹。野食掘田鼠，哺餐兼麩。僅收兵列亭，侯拓地彌西東。臨事取苟免，履危能飭躬。將星獨照耀，邊色何溟濛。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廉藺若未死，孫吳知暗同。相逢論意氣，慷慨謝深衷。

登百丈峯

朝登百丈峰，遙望燕支道。漢曩青冥冥，胡天白如掃。憶昔霍將軍，連年此征討。匈奴終不滅，寒山徒草草。惟見鴻雁飛，令人傷懷抱。

送渾將軍出塞

將軍族貴兵且強，漢家已是渾邪王。子孫相承在朝野，至今部曲燕支下。控弦盡用陰山兒，臨陣常騎大宛馬。銀鞭玉勒纏蒼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傳有沙場千萬騎，昨日邊庭羽書至。城頭畫角三四聲，匣裏寶刀晝夜鳴。意氣能甘萬里去，辛勤動作一年行。黃雲白草無前後，朝建旌旗夕刁斗。塞下應多俠少年，關西不見春楊柳。從軍借問所從誰，擊劍酣歌當此時。遠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詞。

寄宿田家

田家老翁住東陵，說道平生隱在茲。鬢白未曾記日月，山青每到識春時。門前種柳深成巷，野谷流泉添入池。牛壯日耕十畝地，人閑常掃一茅茨。客來滿酌清蟾酒，感興平吟才子詩。滄際窟中藏鼯鼠，潭邊竹裏隱鷓鴣。林稀落日行人少，醉後無心怯路岐。今夜只應還寄宿，明朝拂曉與君辭。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二

副司空謝少府

飄飄未得意，感激與誰論。昨日偶夫子，乃欣吾道存。江山滿詞賦，孔翰起襟溫。吾見風雅作，人知德業尊。驚
颺薄萬木，秋氣屯高原。燕趙何蒼茫，鴻雁來翩翩。此時與君別，握手欲無言。

同衛入題幽少府書齋

知君薄州縣，好靜無多春。散快至樓鳥，明燈留故人。深房臘酒熟，高院梅花新。若是周旋地，當令風義親。

同羣公題張虞士菜園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為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

同羣公出獵海上

歐獵自古昔，况伊心賞俱。偶與羣公遊，曠然出平蕪。曾陰漲溟海，殺氣窮幽都。鷹隼何翩翩，馳驟相傳呼。豺
狼竄榛莽，麋鹿羅艱虞。高為下辟弓，因獸鬪匹夫。塵驚大澤晦，火燧深林枯。失之有餘恨，獲者無全驅。咄彼工拙
間，恨非指縱徒。猶憶老氏訓，感歎此歡娛。

簡西至東平四首

南園適不就，東走豈吾心。索索涼風動，行行秋水深。蟬鳴木葉落，茲夕更愁霖。
昨時好晝策，動欲于王公。今日無成事，依依親老農。扁舟向何處，吾愛汶陽中。
清曠涼夜月，飄飄孤客舟。眇然風波上，獨夢前山秋。秋到復搖落，空吟行者愁。
沙岸泊不定，石橋水橫流。問津見魯谷，懷古傷家丘。寥落千歲後，空傳褒聖侯。

別韋五

徒然酌杯酒，不覺散人愁。相識仍遠別，欲歸翻旅遊。夏雲滿郊甸，明月照河洲。莫恨征途遠，東看漳水流。

高適下十二首

自漢涉黃河四首

川上恆極目，世情今似爾。去帆帶落日，征路隨長山。親友若雲臂，可望不可攀。於茲任所懷，浩蕩風波間。亂流自茲始，倚楫時一望。遙見楚漢城，崑崙高山上。天道昔未測，人心無所向。屠釣稱王侯，龍蛇爭霸王。邴

穰多殺戮，顧此增慘愴。聖代休甲兵，吾其得閑放。

野人盡白頭，與我忽相訪。手持青竹竿，日暮淇水上。雖若美容色，雖貧若閑放。約莫三十年，中心無所向。朝景入平川，川長復垂柳。遙看魏公墓，突兀前山後。憶昔大業中，羣雄各奔走。伊人何電邁，獨立風塵首。傳檄舉義倉，擁兵屯洛口。連營一百萬，六合如可有。方項終比肩，亂隋將假手。力爭固難恃，驕戰曷能久。若使學蕭曹，功名當不朽。

宋中四首

梁王昔全盛，賓客復多才。悠悠一千年，陳迹唯高臺。寂寞向秋草，悲風千里來。出門望終古，獨立悲且歌。憶昔魯仲尼，栖栖此經過。衆人不可向，伐樹將如何。朝臨孟諸上，忽見芒碭間。赤帝終已矣，白雲長不還。時情更何有，禾黍遍空山。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時。君王不可見，修竹令人悲。九月桑葉盡，寒風吹樹枝。

次公琴臺詩（并序）

甲子歲適登子賤琴臺賦三首。首章懷宓公之德，千祀不朽；次章美太守李公能嗣子賤之政，再造琴臺；

末章美邑宰崔公能繼子賤之理。

奕子昔爲政，鳴琴登此臺。琴和人亦閑，千祀稱其才。臨眺忽悽愴，人琴安在哉？悠悠此天壤，空有頌聲來。邦伯感遺事，慨然建琴堂。乃知靜者心，千載猶相望。入室想其人，出門何茫茫。唯見白雲合，東臨鄒魯鄉。播播邑中老，自言邑中理。何必升君堂，然後知君美。開門無犬吠，早臥常晏起。昔人不忍欺，今我還復爾。

贈別沈四山人

沈侯未可測，其况信浮沉。十載常獨坐，幾人知此心。乘舟蹈滄海，買劍投黃金。世務不足煩，有田西山岑。我來遇知己，遂得開神襟。何意閭閻間，沛然江海深。疾風卷秋榆，濮上多鳴砧。耿耿尊酒前，聯雁飛愁陰。平生重離別，感激對孤琴。

岑參上五十首（文本之曾孫，天寶初，登進士第，由庫部郎中，出嘉州刺史，卒）。

巴南舟中夜書事

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近鍾清野寺，遠火點江村。見雁思鄉信，聞猿積淚痕。孤舟萬里夜，秋月不堪論。

青山峽口泊舟懷狄侍御

峽口水壯沙邊且停橈，奔濤振石壁，峰勢如動搖。九月蘆花新，彌令客心焦。誰念在江島，故人滿天朝。無虞豁心胸，憂來醉能銷。往來巴山道，三見秋草凋。狄生新相知，才調陵雲霄。賦詩拆造化，入幕生風飈。把筆判甲兵，戰士不敢驕。皆云梁公後，遇鼎還能調。一別倏經時，音塵殊寂寥。何當見夫子，不數鄉關遙。

送王大昌齡赴江寧

對酒寂不語，悵然愁送君。明時未得用，白首徒工文。澤國從一官，滄波幾千里。羣公滿天闕，獨去過淮水。蒼家富春渚，常憶臥江樓。自聞君欲行，頻夢南徐州。窮巷獨閉門，寒燈靜深屋。北風吹微雪，抱被肯同宿。君行到京

口，正是桃花時；舟中鏡孤興，湖上多新詩。潛虬且深蟠，黃鶴舉未晚；惜君青雲器，努力加餐飯！

臨河縣客舍呈狄明府兄留題縣南樓

風陽城南雪正飛，黎陽渡頭人未歸。河邊酒家堪寄宿，主人小女能縫衣。故人高臥黎陽縣，一別三年不相見；邑中雨雪偏著時，隔河東郡人遙羨。鄴都唯見古時丘，漳水還如舊日流。城上望鄉應不見，朝來好是纈登樓。

送楊子

斗酒灑城邊，瓊頭耐醉眠；梨花千樹雪，楊葉萬條煙。惜別添壺酒，臨歧贈馬鞭；看君纈上去，新月到家圓。

送蓋孺卿落第歸齊州

獻賦頭欲白，還家衣已穿。羞過灞陵樹，歸種汶陽田。客舍少鄉信，床頭無酒錢。聖朝徒側席，濟上獨遺賢。

宿太白東溪李老舍寄弟姪

渭上秋雨過，北風何騷騷。天晴諸山出，太白峰最高。主人京溪老，兩耳生長毫；遠近知百歲，子孫皆二毛。中庭井欄上，一架獼猴桃；石泉飯香粳，酒甕新開糟。愛茲田中趣，始悟世上勞；我行有勝事，書此寄爾曹。

送張郎中赴龍右觀省卿公（時卿公充節度留後）

中郎風一毛，世上獨英豪。弱冠已銀印，出身唯寶刀。還家卿月迥，度隴將星高。幕下多相識，邊書醉纈操。

登古鄴城

下馬登鄴城，空城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日暮飛雲電。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人去盡，年年春色爲誰來？

送許子擢第歸江寧拜親因寄王大昌齡

建業控京口，金陵歎滄溟；君家臨秦淮，傍對石頭城。十年自勤學，一鼓遊上京；青春登甲科，動地聞香名；解

樽皆五侯，結交盡時英。六月槐花飛，忽思葦菜羹。跨馬出國門，丹陽返柴荆。楚雲引歸帆，淮水浮客程。到家拜親時，入門有光榮。鄉人盡來賀，置酒相邀迎。閑眺因登樓，宿眠湖上亭。月從海門出，照見萊山青。昔爲帝王州，今幸天地平。五朝變人世，千載空江聲。玄元告靈符，丹洞獲其銘。皇帝受玉冊，羣臣羅天庭。喜氣薄太陽，祥光徹宵冥。奔走朝萬國，崩騰集百靈。王兄尙諳官，屢見秋雲生。孤城帶後湖，心與湖水清。一縣無諍辭，有時開道經。黃鸝垂兩翅，徘徊悲且鳴。相思不可見，空望牛女星。

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

熱海互鐵門，火山赫金方。白草磨天涯，胡沙莽茫茫。夫子佐戎幕，其鋒利如霜。中歲學兵符，不能守文章。功業須及時，立身有行藏。男兒感忠義，萬里忘越鄉。孟夏邊候遲，胡國草未長。馬疾過飛鳥，天窮超夕陽。都護新出師，五月發軍裝。甲兵二百萬，錯落金光揚。揭旗拂崑崙，伐鼓震蒲昌。太白引官庫，天威臨大荒。西望雲似蛇，戎夷知喪亡。渾驅大宛馬，繫取樓蘭王。曾到交河城，風土斷人腸。塞驛遠如點，邊烽互相望。赤亭多飄風，鼓怒不可當。有時無人行，沙石亂飄颻。夜靜天蕭條，兔突夾道傍。地上多髑髏，皆是古戰場。置酒高館夕，邊城月蒼蒼。軍中宰肥牛，堂上羅羽觴。紅淚金燭盤，嬌歌豔新妝。望君仰青冥，短翮難可翔。蒼然西郊道，握手何慨慷！

玉門關蓋將軍歌

蓋將軍，真丈夫，行年三十執金吾，身長七尺頗有鬚。玉門關城迥且孤，黃沙萬里百草枯。南鄰犬戎北接胡，將軍到來備不虞。五千甲士膽力羸，軍中無事但歡娛。暖屋繡簾紅地爐，織成壁衣花氈毼。燈前侍婢瀉玉壺，金鑪亂點野駝酥。紫綬金章左右趨，問著卽是蒼頭奴。美人一雙閑且都，朱脣翠眉映明眸。情歌一曲世所無，今日喜聞鳳將雛。可憐絕勝秦羅敷，使君五馬謾踟躕。野草繡窠紫羅襪，紅牙鏤馬對樽蒲。玉盤纖手撥作虛，衆中誇道不會輸。樞上昂昂皆殿駒，桃花叱撥價最殊。騎將獵向城南隅，臘日射殺千年狐。我來塞外按邊儲，爲君取醉

酒剩醅，醉爭酒盞相喧呼，却憶咸陽舊酒徒。

天山雪送蕭涇歸京

天山有雪常不開，千峰萬嶺雪崔嵬。北風夜卷赤亭口，一夜天山雪更厚。能兼漢月照銀山，復逐胡風過鐵關。交河城邊飛鳥絕，輪臺路上馬蹄滑。澹澹寒氣萬里凝，闌干陰崖千丈冰。將軍狐裘臥不暖，都護寶刀凍欲斷。正是天山雪下時，送君走馬歸京師。客中何以贈君別，唯有青青松樹枝。

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

彎彎月出挂城頭，城頭月出照涼州。涼州七城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花門剺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年大笑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

初過隴山途中呈宇文判官

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隴水不可聽，嗚咽令人愁。沙塵撲馬汗，霧露凝貂裘。西來誰家子，自道新封侯。前月發安西，路上無停留。都護猶未到，來時在西州。十日過砂磧，終朝風不休。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塞垣苦，豈爲妻子謀。山口月欲出，先照關城樓。豁流與松風，靜夜相颺颺。別家賴歸夢，山塞多難憂。與子且攜手，不愁前路修。

燉煌太守後庭歌

燉煌太守才且賢，郡中無事高枕眠。太守到來山出泉，黃砂磧裏人種田。燉煌耆老養皓然，願留太守更五年。城頭月出星滿天，曲房置酒張錦筵。美人紅妝色正鮮，側垂高髻插金鈿。醉坐藏鉤紅燭前，不知鉤在若箇邊。爲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黃金錢。此中樂事亦已偏。

送涇樂歸河東

邪樂後來秀，挺身出河東；往年詣驪山，獻賦溫泉宮；天子不召見，揮鞭遂從戎。前月還長安，囊者金已空；有時忽乘興，畫出江上峰。牀頭蒼梧雲，膝下天合松；忽如高堂上，颯颯生清風。五月火雲屯，氣燒天地紅；鳥且不敢飛，子行如轉蓬。少華與首陽，隔河勢爭雄；新月河上出，清光滿關中。置酒灑亭別，高歌披心胸；君到故山時，為謝晉老翁。

葵割义

地上青草出，經冬今始歸；博陵無近信，猶未換春衣。憐汝不忍別，送汝上酒樓；初行莫早發，且宿灑橋頭。功名須及早，歲月莫虛擲；早年已攻詩，近日兼注易。何時過東洛，早晚渡盟津。朝歌城邊柳，韓地邯鄲道上花；撲人去年四月初，我正在河朔。會上君家縣北樓，樓上分明見恆嶽。中山明府待君來，須計行程及早回；到家遠覓長安使，待汝書封我自開。

安西館中思長安

家在日出處，朝來喜東風；風從帝鄉來，異鄉家信通。絕域地欲盡，孤城天遂窮；彌年但走馬，終日隨飄蓬。寂寞不得意，辛勤方在公；胡塵淨古塞，兵氣屯邊空。鄉路眇天外，歸期如夢中；遙憑長房術，為縮天山東。

送劉四落第還都

東歸不得意，客舍戴勝鳴；臘酒飲未盡，春衫縫已成。長安柳枝春欲來，洛陽梨花在前開；魏侯池館今尚在，猶有太師歌舞臺。君家威德豈徒然，時人注意在吾賢；莫令別後無佳句，祇向壚頭空醉眠。

喜韓樽相過

三月灑陵夏已老，故人相逢耐醉倒；瓊頭春酒黃花脂，祿米祇充醑酒資。長安城中足年少，獨共韓侯開口笑；桃花點地紅斑斑，有酒留君且莫還；與君兄弟日攜手，世上虛名好是閑。

送張子尉南海

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縣樓重疊氣，邑里雜鮫人。海暗三山雨，江明五嶺春。此鄉多寶玉，慎莫厭饋貧！

澧頭送蔣侯

君住澧水北，我家澧水西。兩鄉見喬木，五里聞鳴雞。飲酒溪雨過，彈碁山月低。徒開蔣生逕，爾去誰相攜？

澧水東店送唐子歸嵩陽

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山開澧水北，雨過杜陵西。歸夢秋能作，（音佐）鄉書醉嬾題。樓間忽不見，征馬尚

聞嘶。

南樓送衛嵩（得歸字）

近縣多來客，似君誠亦希。南樓取涼好，便送故人歸。鳥向望中滅，雨侵晴處飛。應須乘月去，且為解征衣。

送宇文舍人出宰元城（得陽字）

雙鳧出未央，千里過河陽。馬帶新行色，衣聞舊御香。縣花迎墨綬，關柳拂銅章。別後能為政，相思淇水長。

贈酒泉韓太守

太守有能政，遙聞如古人。俸錢盡供客，家計常清貧。酒泉西望玉關道，千山萬嶺皆百草。辭君走馬歸長安，

憶君倏忽令人老。

錢李尉尉武康

潘郎腰綬新，雪上縣花春。山色低官舍，湖光映吏人。不須嫌邑小，莫即恥家貧。更作東征賦，知君有老親。

過酒泉憶杜陵別業

昨日宿祁連，今朝過酒泉。黃砂西際海，白草北連天。愁裏難銷日，歸期尚隔年。陽關萬里夢，知處杜陵田。

王安石 唐百家詩選 卷三

二七

武威春暮聞宇文判官安西使還已到晉昌

片雨過城頭，黃鸝上戍樓。塞花飄客淚，邊柳挂鄉愁。白髮悲明鏡，青春換弊裘。君從萬里使，聞已到瓜州。

宿鐵關西館

馬汗蹄成泥，朝馳幾萬蹄。雪中行地角，火處宿天倪。塞迥心常怯，鄉遙夢亦迷。那知故園月，也到鐵關西。

題首簡翠寄家人

首簡峰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只是空相憶，不見沙場愁殺人。

玉關寄長安李主簿

去去長安萬里餘，故人何惜一行書。玉關西望腸堪斷，况復明朝是歲除。

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暮秋山行

疲馬臥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颼颼如有人。蒼旻霽涼雨，石路無飛塵。千念集暮節，萬竅悲蕭辰。鷓鴣昨夜鳴，蕙草色已陳。况在遠行客，自然多苦辛。

函谷關歌送劉評事使關西

君不見函谷關，崩城毀壁至今在。樹根草蔓遮古道，空谷千年長不改。寂寞無人空舊山，聖朝無外不須關。白馬公孫何處去，青牛老人更不還。蒼苔白骨空滿地，月與古時長相似。野花不省見行人，山鳥何曾識關吏。故人方乘使者車，吾知郭丹却不如。請君時懷關外客，行到關西多寄書。

關尚書赤驃馬歌

君家赤驃豈不得，一團旋風桃花色；紅纓紫鞵珊瑚鞭，玉鞍錦繡黃金勒。請君鞍出看君騎，尾長牽地如紅絲；自矜諸馬皆不及，却憶百金新買時。香街紫陌陌城內，行人見者誰不受揚鞭驟急白汗流，弄影行騰碧蹄碎。紫髯胡雞金剪刀，分明剪出三殿高；樞上看時獨意氣，衆中牽出偏雄豪。騎將獵向南山口，城南狐兔不復有；草頭一點疾如飛，却使蒼鷹翻向後。憶昨看君朝未央，鳴珂擁蓋滿路香；始知邊將真富貴，可憐人馬相輝光。男兒稱意得如此，駿馬長鳴北風起；待君東去掃胡塵，爲君一日行千里。

郡齋閑望

負郭無良田，屈身狗微祿；平生好疎曠，何事就羈束？幸會趨丹墀，數載侍黃屋；故人盡榮寵，誰念此幽獨？州縣非宿心，雲山折滿目；頃來廢章句，終日披案牘；佐郡竟何成，自徒悲碌碌。

潼關使院懷王七秀才

王生今才人，時輩咸所仰；何嘗見顏色，終日勞夢想。驅車到關下，欲往阻河廣；滿目徒春華，思君罷心賞。開門見太華，朝日映高掌；忽覺蓮花峰，別來更如長。無心願微祿，有意佳獨往；不負林中期，終當出塵網。

宿華陰郭東客舍懷閻昞

次舍山郭近，解鞍鳴鐘時；主人炊新粒，行子充夜飢。關月生首陽，照見華陰祠；蒼茫秋山晦，蒼翠寒松悲。久從園廬別，遂與朋知辭；舊壑蘭杜晚，歸軒今已遲。

聞使君美人如蓮花北鏡歌（此曲本出北同城）

如蓮花，舞北鏡；世人有眼應未見，高堂滌地紅氍毹，試舞一曲天下無；此曲胡人傳入漢，諸客見之驚且歎。優臉嬌蛾織復輕，羅金縷花蔥籠迴裾；轉袖若飛雪，左鏡右鏡生旋風。琵琶橫笛和未市，花開山頭黃雲合；忽作出塞入塞聲，白草明沙寒颯颯。翻身入破如有神，前見後見回回新；始知諸曲不可比，採蓮落梅徒聒耳。世人

學舞只是舞，姿態豈能得如此？

衡郡守選

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溪憶垂釣。

陪使君早春東郊游眺（得春字）

太守擁朱輪，東郊物候新。鶯聲隨坐嘯，柳色喚行春。谷口雲迎馬，溪邊水照人。郡中叨佐理，何幸接芳塵。

題隰州西樓

錯料一生事，蹉跎今白頭。縱橫皆失計，妻子也堪羞。明主雖能棄，丹心亦未休。愁來無去處，只上郡西樓。

隰州後亭送李判官使赴晉絳（得秋字）

西原驛路挂城頭，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試看汾水上，白雲猶似漢時秋。

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

雞鳴紫陌曙光寒，鸞嘒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墀仙仗擁千官。花迎劍珮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

乾；獨有鳳皇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

行軍詩一首（時扈從在鳳翔）

吾竊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亂，終日不自保。胡兵奪長安，宮殿生野草。傷心五陵樹，不見二京道。我

皇在行軍，兵馬日浩浩。胡雛尚未滅，諸將懇征討。昨聞咸陽敗，殺戮淨如掃。積屍若丘山，流血漲澗澗。干戈礙鄉

國，豺虎滿城堡。村落皆無人，蕭條空桑棗。儒生有長策，無處豁懷抱。塊然傷時人，舉首哭蒼昊。

早知逢世亂，少小謾讀書。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偶從諫官列，謬向丹墀趨。未能巨吾君，虛作一丈夫。揮

劍傷世路，哀歌泣良圖。功業今已遲，攬鏡悲白鬚。平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

送劉拾遺歸江寧

詔書下青瑣，駟馬還吳洲。京帛仍賜衣，辱彼滌滄流。微祿將及親，向家非遠遊。看君五斗米，不謝萬戶侯。適出西掖垣，如到南徐州。歸心望海日，鄉夢登江樓。大江盤金陵，諸山橫石頭。楓樹隱茅屋，橘林繫歸舟。種藥疏故畦，釣魚垂舊鉤。對月京口夕，觀濤海門秋。天子憐諫官，論事不可休。早來丹墀下，高駕無淹留。

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

嘗讀西域傳，漢家得輪臺。古塞千年空，陰山獨崔嵬。二庭近西海，六月秋風來。日暮上北樓，殺氣凝不開。大荒無高飛，但見白龍堆。舊國眇天末，歸心日悠哉。上將新破胡，西郊絕煙埃。邊城寂無事，撫劍空徘徊。幸得趨幕中，託身廁羣才。早知安邊計，未盡平生懷。

卷四

岑參下三十一首

使交河郡（郡在火山腳，其地苦熱，無雨雪。獻封大夫。）

奉使按胡俗，平明發輪臺。暮投交河城，火山赤崔嵬。九月尚流汗，炎風吹沙埃。何事陰陽工，不遣雨雪來。君方憂邊，分關資大才。昨者新破胡，安西兵馬回。鐵關控天涯，萬里何遠哉。煙塵不敢飛，白草空漼漼。軍中日無事，醉舞傾金盞。漢代李將軍，微功今可哈。

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行

君不見，走馬滄海邊。平砂莽莽黃入天。船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剗，馬毛帶雪汗氣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四

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冰水凝。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軍師西門佇獻捷。

熱海行送劉侍御還京（海中有赤鯉）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雲遙旋滅。蒸砂爍石燃虜雲，沸浪炎波煎震月。陰火潛燒天地爐，何事偏烘西一隅。勢入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柏臺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爲君薄。

終南東溪中作

溪水碧於草，濕濕花底流。沙平堪濯足，石淺不勝舟。洗藥朝與暮，釣魚春復秋。興來從所適，還欲向滄洲。

酬成少尹駱角行見呈

聞君行路難，惆悵臨長衢。豈不憚險艱，王程剩相拘。憶昨蓬萊宮，新授刺史符。明主仍賜衣，價直千萬餘。何幸承命日，得與夫子俱。攜手出華省，連鑣赴長途。五馬當路嘶，按節投蜀都。千巖信繁折，一逕何盤紆。層冰滑征輪，密竹礙隼旗。深林迷昏旦，棧道陵空虛。飛雲縮馬毛，烈風擊我膚。峰攢望天小，亭午見日初。夜宿月近人，朝行雲滿車。泉澆石罅坼，火入松心枯。亞尹同心者，風流賢大夫。榮祿上及親之官，隨板輿。高價振臺閣，借詞出應徐。成都春酒香，且用俸錢沽。得名何足道，海上堪乘桴。

韋員外家花樹歌

今年春似去年好，去年人到今年老。知人老去不及花，可惜落花君莫掃。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

送盧郎中除杭州赴任

罷起郎官草，初分刺史符。海雲迎過楚，江月引歸吳。城底濤聲震，樓端蜃氣孤。千家窺驛舫，五馬飲春湖。柳

色供詩用，鶯聲送酒須；知君望鄉處，在道上姑蘇。

題少尹南亭送鄭侍御歸東臺（得長字）

江亭酒炙香，白面繡衣郎；砌冷蟲喧座，簾疎雨到床；鍾催離興急，絃緩醉歌長；關樹應先落，隨君滿路霜。

過嶽山王處士黑石谷隱居

蒼居嶽山下，偏識嶽山雲；處士久不還，見雲如見君；別來餘十秋，兵馬日紛紛；青溪開戰場，黑谷屯行軍；窺
今樂由聲，遠逐麋鹿羣，獨有南澗水，潺湲如昔聞。

奉送李太保兼御史大夫充渭北節度（即太尉光弼弟）

詔出未央宮，登壇近總戎；上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弟兄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送微書虞校書赴虞鄉丞

花綬傍腰新，關東縣欲春；殘書厭科斗，舊閣別麒麟；虞坂臨官舍，條山映吏人；看君有知己，坦腹向平津。

送王七錄事赴隴州

早歲即相知，嗟君最後時；青雲仍未達，白髮欲成絲；小店關門樹，長河華岳祠；弘農人吏待，莫使馬行遲。

送懷州吳別駕

灞上柳枝黃，壘頭酒正香；春流飲去馬，暮雨濕行裝；驛路通函谷，州城接太行；軍懷人總喜，別駕得王祥。

太白胡僧歌（并序）

太白中峰絕頂，有胡僧，不知幾百歲，眉長數寸，身不製繒帛，衣以草葉，常持楞伽經，雲壁迴絕，人跡罕到，
嘗東峰有鬪虎，弱者將死，僧杖而解之，西嶽有毒龍，久而為患，僧器而貯之，商山趙叟，前年採茯苓深入，
太白，偶值此僧訪我，而說余恆有獨往之意，聞而悅之，乃為歌曰：

聞有胡僧在太白，蘭若去天三百尺。一持楞伽入中峰，世人難見但聞鐘。窗邊錫杖解兩虎，床下鉢盂盛一龍。草衣不針亦不線，兩耳垂肩覆面。此僧年紀那得知，手種青松今十圍。心將流水日清淨，身與浮雲無是非。商山老人已曾識，願一見之何由得？山中有僧人不知，城裏看山空黛色。

青門歌送東臺張判官

青門金鑲平，旦開城頭日出使車回。青門柳枝正堪折，路傍一日幾人別？東出青門路不窮，驛樓官樹灑陵東。花撲征衣看似錦，雲隨去馬色疑駟。胡姬酒壚日未午，絲繩玉缸酒如乳。江頭花落後馬蹄，昨夜微雨花成泥。鷗黃翅濕飛塵低，關東尺書醉嬾題。須臾望君不可見，揚鞭飛鞋疾於箭。借問使乎何時來，莫作東飛伯勞西飛燕。

送費子歸武昌

漢陽歸客悲秋艸，旅舍葉飛愁不掃。秋來倍憶武昌魚，夢著只在巴陵道。會隨上將過祁連，離家十年恆在邊；劍鋒可惜虛用盡，馬蹄無事今已穿。知君開館常受客，樽蒲百金每一擲。平生有錢將與人，江上故園空四壁。吾觀費子毛骨奇，廣眉大口仍赤髭。看君失路尚如此，人生貴賤那得知？高秋八月歸南楚，東門一壺聊出祖路指。鳳皇山北雲衣沾，鸚鵡洲邊雨勿歎。蹉跎白髮新，應須守道勿羞貧。男兒何必戀妻子，莫向江村老却人。

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雜句

將門子，君獨賢。一從授命恆在邊，末年三十已高位，腰間金印色絕然。前日承恩白虎殿，歸來見者誰不羨。篋中賜衣十萬餘，案上軍書二千卷。看君智謀若有神，愛君詩句皆清新。澄湖萬頃深見底，清冰一片光照人。雲中昨夜使星動，西門驛樓出相送。玉妍素蟻臘酒香，金鞍白馬紫遊韁。花門南，燕支北，張掖城頭雲正黑。送君一去天外憶。

送劉叔虹擢第歸東京因懷劉校書幽僻喬梅

井上桐葉赤，灑亭卷秋風。故人適戰勝，走馬歸山東。問君如今三十幾，能使香名滿人耳。君不見，三峰直上五千仞，見君文章亦如此。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鞞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喬生作尉別來久，因君爲問平安否。魏侯校理復何如。前日人來不得書。陸渾山水佳可賞，蓬閣閑時日應往。自料青雲未有期，誰知白髮偏能長。壚頭青絲白玉瓶，別時相顧酒初醒。搖鞍舉袂忽不見，千樹萬樹空蟬鳴。

長門怨

君王嫌妾妬，閉妾在長門。舞袖垂新寵，愁眉結舊思。綠錢生履跡，紅粉濕啼痕。羞被桃花笑，看春獨不言。

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巖許一山人時天竇高道舉徵

雲送關西頭，風傳渭北秋。孤燈然客夢，寒杵擣鄉愁。灘上思嚴子，山中憶許由。蒼生今有望，飛詔下林丘。

尋少室張山人聞與偃師周明府同入都

中峰鍊金客，昨日遊人間。葉縣龜共去，葛陂龍暫還。暮雲湊深木，秋雨懸空山。寂寂青溪裏，空餘丹竈閑。

題匡城周少府廳壁

婦姑城南風雨秋，婦姑城中人獨愁。愁雲遮却望鄉處，數日不上西南樓。故人薄暮公事閑，玉壺美酒虎魄

殷；潁陽秋草今黃盡，醉臥君家猶未還。

杜公挽歌四首（銀青光祿大夫河西太守）

蒙叟悲藏壑，殷宗惜濟川。長安非舊日，京兆是新阡。黃霸官猶屈，蒼生望已愆。唯餘卿月在，留向杜陵懸。鼓吹城中出，墳塋郭外新。雨隨思太守，雲慘送夫人。蒿里埋雙劍，松門閉萬春。同瞻北堂上，金印已生塵。憶昨明光殿，新承天子恩。剖符移北地，受鉞領西門。塞草迎軍幕，邊雲拂使軒。至今聞隴外，戎虜尙亡魂。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四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四

三六

漫漫澄波闊，耿耿大廈深；秉心常匪石，行義每揮金。汲引窺蘭室，招攜入翰林；多君有令子，猶注世人心。

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

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金山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雷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剌河風急雪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勸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白雪歌送武判官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暖錦衾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千里冰，愁雲慘澹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兒琵琶與羌笛。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回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送張都尉歸東都

白羽綠弓絃，年年祇在邊。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逐虜西踰海，平胡北到天。封侯應不遠，燕領豈徒然。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時未收長安。

送張都尉歸東都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

送賈侍御使江外

新豐道中作

新騎驄馬復承恩，使出金陵過海門。荆南渭北難相見，莫惜衫襟著酒痕。

備光義二十一首（魯人，天寶末，爲監察御史。安祿山任僞官，賊平貶死。）

西下長樂坂，東入新豐道。雨多車馬稀，道上生秋草。太陰蔽皇陸，莫知曉與早。雲雷杳冥冥，川谷漫浩浩。詔

昔植嘉木，(二十八年有詔種果)衆言桃李好；自願無此容，歸從漢陰老。

羣鴉詠

新宮驪山陰，龍麥時出豫；朝陽照羽儀，清吹肅逵路。羣鴉隨天車，夜滿新豐樹；所思在腐餘，不復憂霜露。河低宮閣深，燈隱鼓鍾曙；續紛起寒枝，矯翼時相顧。家宰收琳琅，侍臣盡鷓鴣；高舉摩太清，永絕繪激懼。茲禽亦翔翔，不以微小故。

野田黃雀

嘖嘖野田雀，不知軀體微；閑穿深蒿裏，爭食復爭飛。窮老一頽舍，叢多桑樹稀；無粟猶可食，無桑何以衣？蕭條空倉基，相引時來歸；邪路豈不捷，循田豈不肥？水長路且賈，惻惻與心違。

效古

東風吹大河，河水如倒流；河洲沙塵起，有若黃雲浮。頽霞燒廣澤，洪曜赫高丘；野老泣相逢，無地可蔭麻。翰林有客卿，獨負蒼生憂；中夜起躑躅，思欲獻厥謀。君門峻且深，跣足空夷猶。

尚書省聽誓誠胎太廟裴丞

皇家有恆憲，齋祭崇明祀；嚴車伊洛間，受誓文昌裏。沉沉雲閣見，稍稍城鳥起；曙色照衣冠，虛庭鳴劍履。朝懷念私親，悵望臨清沚；點翰欲何言，相思從此始。

田家即事

蒲葉日已長，杏花日已滋；老農要看此，實不違天時。迎晨起飯牛，雙駕耕東菑；蚯蚓土中出，田鳥隨我飛。草舍亂啄噪，嗷嗷如道飢；我心多惻隱，顧此兩傷悲。撥食與田鳥，日暮空筐歸；親戚更相誚，我心終不移。

田家雜興二首

春至鷓鴣鳴，薄言向田墅，不能自力作，罷勉娶鄰女。既念生子孫，方思廣園圃。閑時相顧笑，喜悅好禾黍。夜登嘯臺，南望洞庭渚。百草被霜露，秋山響砧杵。却羨故年時，中情無所取。

梧桐蔭我門，薜荔網我屋。超越兩夫婦，朝出暮還宿。穠穠既自種，牛羊還自牧。日旰爨耕鋤，登高望川陸。空山足禽獸，墟落多喬木。白馬誰家兒，聯翩相馳逐。

楚山有高士，梁國有遺老。築室既相鄰，向田復同道。糧糴常共飯，兒孫每更抱。忘此耕耨勞，媿彼風雨好。蟻跡鳴空澤，鷓鴣傷秋草。日夕寒風來，衣裳苦不早。

同王十三綢，偶然作四首

野老本貧賤，冒暑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荷蓀者誰子，皤皤來息肩。不復問鄉墟，相見但依然。腹中無一物，高詒羲皇年。落日臨層隅，逍遙望晴川。使婦提蠶筐，呼兒榜魚船。悠悠泛綠水，去摘浦中蓮。蓮花豔且美，使我不能還。

仲夏日中時，草木看欲焦。田家惜功力，把鋤來東皋。願望浮雲陰，往往誤傷苗。歸來悲困極，兄姪相共饒。無錢可沽酒，何以解勞勞。夜深星漢明，庭宇虛寥寥。高柳三五株，可以獨逍遙。

浮雲在虛空，隨風復卷舒。我心方處順，動作何憂虞。但言嬰世網，不復得閑居。超邁別東國，超遙來西都。見入乃恭敬，曾不問賢愚。雖若不能言，中心亦難誣。故鄉滿親戚，道遠情日疎。偶欲陳此意，復無南飛鳥。

北山種松柏，南山種蒺藜。出入雖同趣，所向各有宜。孔丘貴仁義，老氏好無爲。我心若虛空，此道將安施。暫過伊闕間，晚三伏時。高閣入雲中，芙蓉滿清池。要自非我室，還望南山陲。

贈余處士

故園至新浦，遙復未百里。北望是他邦，紛吾卽遊士。潮來津門啓，罷轍信流水。客意乃成歡，舟人亦相喜。遲

遷夢尋上，泛泛菰蒲裏；漸聞商旅喧，猶見鷁鷺起。市亭忽雲構，方物如山峙；吳王昔喪元，隋帝又滅祀。停艦一以眺，太息興亡理。秋苑故池田，官門新柳杞。我行苦炎月，乃及清昊始。此地日逢迎，終思隱君子。莫言異卷舒，形音在心耳。

泊舟賸湖少府（時湖少府在後浦）

行子苦風潮，維舟未能發。宵分卷前幔，臥視清秋月。四澤葭葦深，中洲煙火絕。蒼蒼水霧起，落落疎星沒。所遇盡漁商，與言多楚越。其如念極浦，又以思明哲。常若千里餘，况之異鄉別。

幽居

幽人下山徑，去去夾青林。滑處莓苔濕，暗中蘿薜深。春朝煙雨散，猶帶浮雲陰。

薔薇篇

裏裏長數尋，青青不作林。一莖獨秀當庭心，數枝分作滿庭陰。春日遲遲欲將半，庭影賒賒正堪翫。枝上鶯嬌不畏人，葉裏蛾飛自相亂。秦家女兒愛芳菲，畫眉相喚採菱蕤。高處紅鬚欲就手，低邊綠刺已牽衣。蒲桃架上朝光滿，楊柳園中暝鳥飛。連袂蹋歌從此去，風吹香氣逐人歸。

臨江亭

晉家南作帝，京鎮北爲關。江水中分地，城樓下帶山。金陵事已往，青蓋理無還。落日空亭上，愁看龍尾灣。

仲夏入園東陂

方塘深且廣，伊昔俯吾廬。環岸垂綠柳，盈潭發紅蕖。上延北原秀，下屬幽人居。暑雨若混沌，晴明如空虛。此鄉多隱逸，水陸見樵漁。廢賞亦何貴，爲歡良易摠。且言重觀國，當此賦歸歎。

洛橋送別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四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四

四〇

河橋送客舟，河水正安流；這見輕橈動，遙憐故國遊。海禽逢早鴈，江月值新秋；一聽南津曲，分明散別愁。

題山中流泉

山中有流水，借問不知名；映地爲天色，飛空作雨聲。轉來深澗滿，分出小池平；恬澹無人見，年年長自清。

崔國輔二首

古意

歸來日向早，却欲向芳洲；渡口水流急，回舟不自由。

對酒吟

行行日將夕，荒村古冢無人跡；蒙籠荆棘一鳥飛，屢唱提壺酹酒喫。古人不逢酒不足，遺恨精靈傳此曲；寄言世上諸少年，平生且盡杯中醪。

崔顥七首（天寶中，爲尚書司勳員外郎）

黃鸝樓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鸝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長安道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朝回擁賓從，路旁拜揖何紛紛。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自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世上悠悠應始知。

渭城少年行一首

洛陽二月梨花飛，秦地行人春憶歸。揚鞭走馬城南陌，朝逢驛使秦川客。驛使前日發章臺，傳道長安春早

來；棠梨宮中燕初至，蒲桃館裏花正開。念此使人歸更早，三月便達長安道。長安道上春可憐，搖風蕩日曲江邊；
萬戶樓臺臨渭水，五陵花柳滿秦川。

秦川寒食感繁華，游子春來喜見家；鬪雞下杜塵初合，走馬章臺日半斜。章臺帝城稱貴里，青樓日晚歌鍾起。貴里豪家白馬驕，五陵年少不相饒。雙雙挾彈來金市，兩兩鳴鞭上眉橋。眉橋墟頭酒新熟，金鞍白馬誰家宿。可憐錦瑟箏琵琶，玉壺清酒就君家。小婦春來不解羞，嬌歌一曲楊柳花。

江南曲二首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可是同鄉。
下渚多風浪，蓮舟欲漸稀；那能不相待，獨自逆潮歸。

定襄郡獄

我在河東時，使往定襄里；定襄諸小兒，誣訟喧城市。長老莫敢言，太守不能理；謗書盈几案，文墨相填委。牽引隸中翁，追呼田家子；我來折此獄，師聽辨疑似。小大必得情，未嘗施鞭捶。是時三月暮，遍野農桑起；里巷鳴春鳩，田園引流水。此鄉多雜俗，戎夏殊音旨；顧問邊塞人，勞情曷云已？

陶翰一首

塞下曲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沙塵昏，背河更一戰。駿馬黃金勒，彫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官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

常建二首（大曆中，爲阌阆尉。）

弔王將軍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四

嫖姚北伐時，深入強千里；戰餘落日黃，軍敗鼓聲死。嘗聞漢飛將，可奪單于壘；今與山鬼鄰，殘兵哭遼水。

題破山寺後禪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朗高林；竹迳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春詞

宛宛黃柳絲，濛濛雜花垂；日高紅妝臥，倚對春光遲。甯知傍淇水，驪覆黃金羈。

卷五

王昌齡二十二首

塞上曲二首

蟬鳴空桑林，八月蕭關道；出塞入塞雲，處處黃蘆草。從來幽并客，皆向沙場老；莫學遊俠兒，矜誇紫羅好！

長信愁

奉帚平明秋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

放歌行

南渡洛陽津，西望十二樓；明堂坐天子，月朔朝諸侯。清樂動千門，皇風被九州；慶雲從東來，俠彜抱日流。昇平貴論道，文墨將何求？有詔徵草澤，微誠將獻謀。冠冕如星羅，拜揖曹與周；望塵非吾事，入賦且遲留。幸蒙國士轍，因脫負薪裘；今者放歌行，以慰梁甫愁。但嘗數斗祿，奉養每豐羞；願得金膏遂，飛雲亦可儔。

長歌行

曠野鐘悲風，隳隳多蒿草。繫烏倚白楊，誰知我懷抱。所是同袍者，相逢盡衰老。況登漢家陵，南望長安道。上有枯樹根，下有石鼠窠。高皇子孫盡，千載無人過。寶玉頻發掘，精靈其奈何。人生須信命，有酒且長歌。

青樓曲

白馬金鞍從武皇，旌旗十萬宿長楊。樓頭小婦鳴箏坐，遙見飛塵入建章。

塗僕引

盧溪郡南夜泊舟，夜聞南岸羌戎謳。其時月黑猿嘯啾，微雨霑衣令人愁。有一遷客登高樓，不言不寐彈箏篋。彈作薊門桑葉秋，風沙颯颯青塚頭。將軍鐵騎汗血流，深入匈奴戰未休。黃旂一點兵馬收，亂殺胡人積如丘。瘡痍驅來役邊州，仍披漢北羊羔裘。顏色飢枯掩面羞，眼眶淚滴深兩眸。還思本鄉食鹽牛，欲語不得指咽喉。或有強壯能吟嘯，意說被他邊將饑。五世屬蕃漢，主留碧毛氈。障河曲遊，橐駝五萬部落稠。勅賜飛鳳金兜鍪，爲君百戰如過籌。靜掃陰山無鳥投，家藏鐵券特承優。黃金十斤不稱求，九族分難作楚囚。深溪寂寞絃苦幽，草木悲感聲颼颼。僕本東山爲國愛，明光殿前論九疇。簾讀兵書盡冥搜，爲君掌上施權謀。洞曉山川無與儔，紫宸發詔遠懷柔。搖筆飛霜如奪鉤，鬼神不得知其由。憐愛蒼生比蚍蜉，朔河屯兵須漸抽。盡遣降來拜御溝，便令海內休戈矛。何用班超定遠侯，史臣書之得已不。

從軍行

向夕臨大荒，朔風輪蹄厲。平沙萬餘里，飛鳥宿何處。虜騎獵長原，翩翩傍河去。邊聲搖百草，海氣生黃霧。百戰苦風塵，十年履霜露。雖投定遠筆，未坐將軍櫓。早知行路難，悔不理章句。

出塞行

白花垣上望京師，黃河水流無盡時。窮秋曠野行人絕，馬首東來知是誰？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五

採蓮曲

荷葉羅裙一色裁，芙蓉向臉兩邊開；亂入池中看不見，聞歌始覺有人來。

諸官遊招隱寺

山館人已空，青蘿換風雨；自從永明世，月向龍宮吐。鑿井長幽泉，白雲今如古；應真坐松柏，錫杖掛懸戶。口云七十餘，能救諸有苦；同指蓮樹花，如聞道場鼓。金色身壞滅，真如性無主；僚友同一心，清光遣誰取？

沙苑南渡頭

秋霧連雲白，歸心浦漱懸；津人空守纜，村館復臨川。峰隔蒼茫雨，波通瀆漾田；孤舟未得濟，入夢在何年？

鄭隱宿陶大公館贈焉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務；本家藍溪中，非為漁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永路；幽居與君近，出谷同所鶩。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感，于謁亦已屢。子為黃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霧然關中墓；驅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晤。馮公尚戢翼，元子仍跼步；拂衣易為高，論迹難有趣。張范善始終，吾等豈不慕；罷酒當涼風，屈伸備冥數。

和張上人秋夜懷士會

白露傷草木，山風吹夜寒；遙林夢親友，高興發雲端。（一作崑崙）郭外秋聲急，城邊月色殘；瑤琴多遠思，更為客中彈。

寄穆侍御出幽州

一從恩譴度瀟湘，江北江南萬里長；莫道薊門書信少，鴈飛猶得到衡陽。

灞上聞居

鴻都_有歸客，偃臥_滋陽村；軒冕_無在顧，隋川_照我門。空林_網夕陽，寒鳥_赴荒園。靡落_時得意，懷哉_莫與_言庭。
前有孤鶴欲啄常，翩翻爲我銜素書。弔彼顏與原，二君既不朽，所以慰其魂。

初日

初日淨金闈，先照_牀前暖；斜光入羅幕，稍稍_親絲管；雲髮不能梳，楊花_更吹滿。

採蓮

越女作桂舟，暹將_桂爲楫；湖上水涉漫，清江_初可涉。摘取芙蓉花，莫摘芙蓉葉！將歸問夫婿，顏色_何如妾？

出塞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_盧城飛將在，不教_胡馬度陰山。

同李四倉曹宅夜飲

霜天留飲故情歡，銀燭金爐夜不寒；欲問吳江別來處，青山明月夢中看。

送韋十四兵曹

縣職如長纆，終日檢_我身；平明趨郡府，不得_展故人。故人念江湖，富貴_如埃塵；迹在_戎府掾，心遊_天台春。獨立_浦邊鶴，白雲_長相親；南風忽至吳，分散_還入秦。寒夜_天光白，海靜_月色真；對坐_論歲暮，絃歌_起無_因平生馳驅分，非謂_杯傾仁。出處_兩不合，忠貞_何由_申？看君_孤舟去，且欲_歌垂_綸。

別李南浦之京

故園今在瀾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鄰莊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啼。

閨怨

閨中少婦不曾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五

李頎二十四首

刺少府東閣泛舟

登岸還入舟，水禽驚笑語。晚葉低衆色，濕雲帶繁暑。落日乘醉歸，溪流復幾許？

蔡公院各賦一物得初荷

微風和衆草，大葉長圓陰。暗露珠垂合，夕陽花影深。從來不著水，清淨本因心。

題瘡公山池

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山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峰窺色相，清池白月點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草

深；此外俗塵都不染，唯餘玄度得相尋。

題廬山舊居

物在入亡無見期，閑庭繫馬不勝悲。窗前綠竹生空地，門外青山如舊時。悵望秋天鳴墜葉，噴坑枯柳宿寒

一妃廟送裴侍御使桂陽

沉上秋草色蒼蒼，堯女祠無人見精魄。萬古寒猿悲桂水，身殘後椒漿神降時。回雲迎赤豹，颺雨驟文鱗。受

命出炎海，焚香徵楚詞。乘馳感遺跡，一弔清川湄。

欲之新鄉答崔顥裴母潛

數年作吏家屢空，雖道黑頭成老翁。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吾屬交歡此何夕，南家擣衣動歸

客；銅爐將炙相歡飲，星宿縱橫露華白。寒風卷葉度暉池，飛雪覆地悲城域。孤城日落見棲鳥，馬上時聞漁者歌。

明朝東路把君手，臘日辭君期歲首。自知寂寞無去思，敢望縣人致牛酒。

劉兵曹壁畫山水各賦得桂水帆

片帆在桂水，落日天涯時。飛鳥看共度，閑雲相與遲。長波無曉夜，泛泛欲何之？

王母歌

武皇齋戒承華殿，端拱須臾王母見。霓旌照耀驥驎車，羽蓋淋漓孔雀扇。手指玄梨遣帝食，可以長生臨廣縣。頭上復戴九星冠，總領玉童坐南面。欲聞要言今告汝，帝乃焚香請此語。若能鍊魄去三尸，後當見我天皇所。願謂侍女董雙成，酒闌可奏雲和笙。紅霞白日儼不動，七龍五鳳紛相迎。惜哉志驕神不悅，歎息馬蹄與車轍。復道歌鍾香將暮，深宮桃李花成雪。爲看青玉五枝燈，蟾蜍吐火光已絕。

古從軍

白日登山望烽火，昏黃飲馬傍交河。行人刁斗風砂暗，公主琵琶幽怨多。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

晚歸東園二首

出郭喜見山，東行亦未遠。夕陽帶歸鷺，靄靄秋稼晚。樵者乘霧歌，野人及星飯。請謝朱輪客，垂竿不復返。荆扉帶郊郭，稼穡向東菑。倚杖寒山暮，鳴梭秋葉時。迴雲覆陰谷，返景照霜梨。澹泊真吾事，清風別有資。

裴尹東溪別業

公才廊廟器，官亞河南守。別墅臨都門，鶩滯激前後。舊交與羣從，十日一攜手。幅巾望寒山，長嘯對高柳。清歎信可尚，散吏亦何有？岸雪青城陰，水光搖林首。閑觀野人筏，或飲川上酒。幽雲澹徘徊，白鷺飛左右。庭竹垂臥內，村煙隔南阜。始知物外情，簪紱固芻狗。

送綦毋三調房給事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五

四七

夫子大名下，家無鍾石儲。惜哉湖海上，曾校蓬萊書。外物非本意，此生空澹如。所思但乘興，遠適唯單車。高
道時坎軻，舊交願吹噓。徒言青瑣闥，不受承明廬。百里人戶滿，片言謗訟疎。手持蓮花經，目送飛鳥餘。晚景南路
別，炎雲中伏初。此行儻不遂，歸食蘆洲魚。

送劉昱

八月寒荻花，秋江浪頭白。北風吹五兩，誰是滄陽客。嶺鷺山頭微雨晴，楊州郭裏暮潮生。行人夜宿金陵渚，
拭聽沙邊南鴈聲。

送荆判官

楚城木葉落，夏口青山遙。鴻鴈向南時，君乘使者傳。楓林帶水驛，夜火明山縣。千里送行人，蔡州如眼見。江
連清漢東，遙迤遙望荆雲相蔽虧。應問襄陽舊風俗，為余騎馬習家池。

聖善閣送裴迪入京

雪華斂高閣，苔色上鉤欄。藥草空階靜，梧桐返照寒。清吟可愈疾，攜手暫同歡。墜葉和金聲，飢鳥鳴露盤。伊
川惜東別，灞水向西看。舊託含香署，雲霄何足難。

贈別張兵曹

漢家蕭相國，功蓋五諸侯。勳業河山重，丹青錫命優。君為禁樹塔，爭看玉人遊。荀令焚香日，潘郎振藻秋。新
成鸚鵡賦，能衣鶴鷗裘。不憚軒車遠，仍尋薤藜幽。苑（一作花）梨飛綠葉，伊水淨寒流。雪滿故關道，雲遮祥鳳
樓。一身輕寸祿，萬物任虛舟。別後如相問，滄波雙白鷗。

放歌行答從弟墨卿

小來好文恥事武，世上功名不解取。雖露寸祿已後時，徒欲出身事明主。相梁賦詩不及宴，長袂走馬誰相

斂迹後眉心甘，高歌擊節聲半苦。由是蹉跎一老夫，養雞牧豕東城隅。空歌漢代蕭相國，豈事霍家馮子都。盧爾當年聲籍籍，濫作詞林兩京客。故人宿客安陵橋，黃鳥春風洛陽陌。吾家令弟才不羈，五言破鑪人共推。興來逸氣如濤湧，千里長江歸海時。別離短景何蕭索，佳句相思能間作。舉頭遙望奮陽山，木葉紛紛向人落。

同真外（闕一字）酬駱答之作

洛中高士日沉冥，手自灌園方帶經。王湛牀頭見眉易，張康傳裏好丹青。鸞冠草屨無名位，博奕賦詩聊遣意。清言只到衛家兒，用筆能誇鍾太尉。東籬二月種蘭蕙，窈窕人稀烏鵲喧。聞道官郎問生事，肯令鬢髮老柴門。

夏宴張兵曹東堂

重林華屋堪避暑，况乃烹鮮會嘉客。主人三十朝大夫，滿座森然見矛戟。北窗臥簾連心花，竹裏蟬鳴西日斜。羽扇搖風却珠汗，玉盃貯水割甘瓜。雲峰峨峨自冰雪，坐對芳樽不知熱。醉來但掛葛巾眠，莫道明朝有離別。

答高三十五留別便呈于十一

累薦賢良皆不就，家近陳留訪耆舊。韓康雖復在人間，王霸終思隱巖岫。清冷池水灌園蔬，萬物滄江心澹如。妻子歡同數株柳，雲山老對一牀書。昨日公車見三事，明君賜衣遣為吏。檮章不使郡邸驚，待詔初從闕庭至。散誕由來自不羈，低頭授職爾何爲。故園壁掛烏紗帽，官舍塵生白接羅。寄書寂寂於陵子，蓬蒿沒身胡不仕。羹藜被褐環堵中，歲晚將貽故人取。

古行路難

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兄子弟縮銀黃，驢馬鳴珂朝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玉盤囊。賓客填街復滿座，片言出口生輝光。世人逐勢爭奔走，漚臚靡肝唯恐後。當時一顧登青雲，自謂生死長隨君。一朝謝病還鄉里，窮巷蒼茫絕知己。秋風落葉閉重門，昨日論交竟誰是。薄俗嗟嗟難重陳，深山麋鹿下爲鄰。魯

遠所以蹈滄海，古往今來稱達人。

送盧少府赴延陵

問君從宦所，何日府中趨。遙指金陵縣，青山天一隅。行人懷寸祿，小吏獻新圖。北固波濤峻，南天風俗殊。春山連橘柚，晚景媚菰蒲。漠漠花生借，亭亭雲過湖。灘沙映村火，水霧斂樵烏。回首東門路，鄉書不可無。

送馬錄事赴永嘉

子為郡從事，主印清淮邊。談笑一州裏，從容羣吏先。手持三尺令，決遣如流泉。太守既相許，諸公誰不然。孤城臨海樹，舊室帶山煙。春日溪湖淨，芳洲葭菼連。炊飯蟹螯熟，下筍鱸魚鮮。野鶴宿簷際，楚雲飛面前。聽歌送離曲，且駐木蘭船。贈爾八行字，當聞嘉政傳。

戎昱十六首（建中中，為虔州刺史。）

羅江舍

山縣秋雲闊，茅亭暮雨寒。自傷庭葉下，誰問客衣單。有興時添酒，無聊嬾整冠。近來鄉國夢，夜夜到長安。

採蓮曲

雖聽採蓮曲，詎識採蓮心。漾楫愛花遠，同船愁浪深。煙生極浦色，日落半江陰。同侶憐波靜，看耕墮玉簪。潯陽女兒花滿頭，姍姍同泛木蘭舟。秋風日暮南湖裏，爭唱菱歌不肯休。

聞笛

入夜歸思切，笛聲寒更哀。愁人不願聽，自到枕前來。風起塞雲斷，夜深關月開。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

漢上題韋氏莊

結茅同楚客，下築漢江邊。日落數歸鳥，夜深聞扣舷。水痕侵岸柳，山翠借廚煙。調笑提筐婦，春來蠶幾眠。

閨情

側聽官官說，知君寵尚存；未能開笑頰，先欲挽愁魂。寶鏡窺妝影，紅衫裏淚痕；昭陽今再入，寧敢恨長門。

長安秋夕

八月更漏長，愁人起常早；閉門寂無事，滿院生秋草。昨夜西窗夢，夢行荆南道；遠客歸去來，在家貧亦好。

衡陽春日遊僧院

曾共劉諮議，同時事道林；與君相掩淚，來客豈知心。增雪凌春積，爐煙向暝深；依然舊童子，相送出花林。

玉臺體題湖上亭

湖入縣西邊，湖頭勝事偏；綠竿初長笋，紅艸未開蓮；蔽日高高樹，迎人小小船；愴風長入坐，夏月似秋天。

早梅

一樹寒梅白玉條，迥臨村路傍溪橋；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輕春雪未銷。

務家別湖上亭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鸝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客堂秋夕

隱窗螢影滅，復流北風微；雨虛堂秋，蟲聲竟夜引鄉淚；蟋蟀何知人自愁，四時不得一日樂，以此方悲客遊。

恐；（一作客年落）寂寂江城無所聞，梧桐葉上偏蕭索。

湖南雪中留別

草草還草草，湖東別離早；何處愁殺人，歸鞍雪中道。出門迷鞞跡，雲水白浩浩；明日武陵西，相思鬢堪老。

贈別張駙馬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五

五一

上元年中長安陷，見君朝下欲歸宅，飛龍騎馬三十匹，玉勒雕鞍照初日。數里衣香遙撲人，長衢雨歇無纖塵；從奴斜抱勅賜錦，雙雙感出金麒麟。天子受罔皇后弟，獨步明時負權勢，一身尾跡承殊際，甲第朱門聳高戟。鳳凰樓上伴吹簫，鸚鵡杯中醉留客，泰去否來何足論，宮中晏駕人事翻。一朝負譴辭丹闕，五年待罪湘江源。冠冕淒涼幾遷改，眼看秦田變成海，華堂金屋別賜人，細眼黃頭總何在。倩宮相見寸心悲，嬾欲今時問昔時。看君風骨殊未歇，不用愁來雙淚垂。

苦哉行（寶應中作）

妾家清河邊，七葉承貂蟬，身爲最小女，偏得渾家憐。親戚不相識，幽閨十五年；有時最遠出，祇到中門前。年年狂胡來，懼死翻生全，今秋官軍至，有意遺戈鋌。匈奴爲先鋒，長身黃髮拳，彎弓獵生人，百步牛羊羶。脫身落虎口，不及歸黃泉，苦哉難重陳，暗哭蒼蒼天。

涇州觀元戎出師

寒日征西將，蕭蕭萬馬叢，吹笳覆樓雪，祝纛滿旗風。遮虜黃雲斷，燒荒白草空；金鏡蕭天外，玉帳靜霜中。朔野長城閉，河源舊路通，衛青師自老，魏絳賞何功。槍壘依沙迥，轅門壓塞雄，燕然如可勒，萬里願從公。

從軍行

昔從李都尉，雙鞬照馬蹄；擒此黑山北，殺敵黃雲西。太白沉虜地，邊草復萋萋；歸來邯鄲市，百尺青樓梯。感激然諾重，平生膽力齊；芳筵暮歌發，豔粉輕鬟低。半酣秋風起，鐵騎門前嘶，遠戎報烽火，孤城嚴鼓鼙。揮鞭望塵去，少婦莫含啼！

以千選四首

感懷弟妹

今日春氣暖，東風杏花拆；筋力久不如，却羨澗中石。神仙杳難準，中壽稀滿百；逐世多夭傷，喜見鬢髮白。杖藜竹樹間，宛宛舊行跡；豈非林園主，却是林園客。兄弟可存半，空爲亡者惜；冥冥無再期，哀哀望松柏。骨肉能幾入，年大自疎隔。性情誰免此，與我不相易；唯念得爾輩，時看慰朝夕。平生茲已矣，此外盡非適。

贈史修文

故人阻千里，會面非前期；握手於此地，當歡返成悲。念離宛猶昨，俄已經於昔；疇昔皆少年，別來髮如絲；不道舊姓名，相逢知是誰？曩遊盡騫耆，與君仍布衣；豈曰無其才，命理應有時。前路漸欲少，不覺生涕洟。

澗中言懷

聖朝優賢良，草澤無遺匿；人生各有命，在余胡不淑？一生但區區，五十無寸祿；衰退當棄捐，貧賤招禍讎。栖栖去人世，屯躓日窮迫，不如守田園，歲晏望豐熟。壯年失宜盡，老大無筋力；始愴前計非，將貽後生福。童兒新學稼，少女未能織；顧此煩知己，終日求衣食。

山中作

棲隱非別事，所願離風塵；不辭城邑遊，禮樂拘東人。爾來歸山林，庶事皆吾身；何者爲形骸？辨智與諸仁。寂寞了閑事，而後知天真；咳唾矜崇華，迂儂相屈伸。如何巢與由，天子不知臣。

王季友二首

別李季友

栖鳥不戀枝，嘈嘈在同聲；行子馳出戶，依依主人情。昔時霜臺鏡，醜婦羞爾形；閉匣二十年，皎潔常猶明。今

日照離別，前途白髮生。

寄韋子春

出山秋雲曙，山木已再春；食我山中藥，不憶山中人。山中誰余鑿，白髮惟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廚庫貧。依依北舍松，不厭吾南鄰；有情盡棄捐，土石為同身。

于剡二首

野外作

老病無樂事，歲秋悲更長；窮郊日蕭索，生意已蒼黃。小弟髮亦白，兩男俱不強；有才且未達，沉我非賢良。幸以朽鈍姿，野外老風霜；寒鴟噪晚景，喬木思故鄉。魏人宅蓬池，結網佇鱸飭；水清魚不來，歲暮空彷徨。

憶舍弟

衰門少兄弟，兄弟唯兩人；飢寒各流淚，感念傷我神。夏期秋未來，安知無他因？不怨別天長，但願見爾身。茫茫天地間，萬類各有親；安知汝與我，乖隔同胡秦。何時對形影，憤懣當共陳。

孟雲卿五首

古樂府挽歌

草草門巷喧，塗車儼成位；冥冥何得盡，載我生人意。北邙路非遠，此別終天地；臨穴頻撫棺，至哀反無淚。爾形未衰老，爾息猶童稚；骨肉安可離，皇天若容易。房帷即靈帳，庭宇為哀次；薤露歌若斯，人生盡如寄。

今別離

結髮生別離，相思復相保；如何日已遠，五變中庭草。渺渺天海途，悠悠吳江島；但恐不出門，出門無遠道。遠道行既難，家貧衣服單；嚴風吹積雪，晨起鼻何酸。人生為有志，豈不懷所安。分明天上日，生死誓同歡。

悲哉行

孤兒去慈親，遠客喪主人。莫吟苦辛曲！此曲誰忍聞？可聞不可見，去去無影跡；行人念前程，不待參辰沒。朝亦常苦飢，暮亦常苦飢，飄飄萬餘里，貧賤多是非。少年莫遠遊，遠遊多不歸。

古別離

朝日上高臺，離人愁秋草；如見萬里天，不見萬里道。含酸欲誰訴？轉轉傷懷抱；君行本遙遠，苦樂良難保。宿昔夢同衾，愛心轉頽倒；結髮年已遲，征行去何早。寒暄有時謝，憔悴亦難好；人皆算年壽，死者何曾老。少壯無見期，水深風浩浩。

傷懷贈故人

稍稍晨鳥翔，浙浙草上霜；人生早艱苦，壽命恐不長。二十學已成，三十名不彰；豈無同門友，貴賤易中腸。驅馬行萬里，悠悠過帝鄉；幸因茲歌未，得上君子堂。衆樂互喧奏，獨子備笙簧；坐中無知音，安得神揚揚。願因高風起，上感白日光。

張彪四首

雜詩

富貴多勝事，貧賤無良圖；上德兼濟心，中才不如愚。商者多巧智，農者爭膏腴；儒生未遇時，衣食不自如。久與故交別，他榮我窮居；到門嬾入門，何況千里餘。君子有孺性，矧乃尋常徒；行行任天地，無為強親疎。

神仙

神仙可學無，百歲名大約；天地何茫茫，人間半哀樂。浮生亮多感，善事翻為惡；爭先等驅逐，中路苦瘦弱。長老思養壽，後生笑寂寞；五穀非長年，四氣乃靈藥。列子何必待，吾心滿家廓。

北道遠別孟雲卿

忽忽望前辜，志願能相乖。衣馬久羸弊，誰信文與才。善道居貧賤，潔服蒙塵埃。行行無定心，涼坎難歸來。慈母憂妾深，室家念柝柝。與君宿姻親，深見中外懷。後余惜時節，悵望臨高臺。

古別離

別離無遠近，事歡情亦悲。不聞車輪聲，後會將何時。去日忘寄書，來日乖前期。縱知明當返，一息千萬思。

趙徵明二首

同軍敗者

既老又不全，始得離邊城。一枝假枯木，步步向南行。去時日一百，來時一月程。常恐道路傍，掩棄狐兔聲。所願死鄉里，到日不願生。聞此哀怨調，念念不忍聽。惜無異人術，倏忽具爾形。

搗衣詞

寒日清上明，淒淒郭東路。素車誰家子，丹旆引將去。原下荆棘叢，叢邊有新墓。人間痛傷別，此是長別處。曠野何蕭條，青松白楊樹。

思歸

為別未幾日，去日如三秋。猶疑望可見，日日上高樓。惟見分手處，白蘋滿芳洲。寸心寧死別，不忍生離憂。

元季川四首

泉上雨後作

風雨驚繁暑，雷息住霽初。衆峰帶雲雨，清氣入我虛。颯颯涼颼來，臨窺愜所圖。綠蘿長新蔓，裊裊垂坐隅。流水復簷下，丹砂發清蕖。養葛為我衣，種芋為我蔬。誰是晚與畦，彌漫連野蕪。

登雲中

灌田東山下，取藥在爾休；常與相引行，日日三四周。白鷗與我心，不厭此中遊；窮覽頗有適，不極趣無幽。惘然歌採薇，曲盡心悠悠。

山中晚興

河漢降玄霜，昨來節物殊；媿無神仙姿，豈有陰陽俱？靈鳥望不見，慨然悲高梧；華葉隨風揚，珍條雜榛蕪。為君寒谷吟，歎息知何如？

古建行

悠悠遠行者，尋獨當時思；道與日月長，人無第舍期。出門萬里心，誰不傷別離；縱遠當白髮，歲月非今時。何況異形容，安須與爾悲？

駱遙二首（潤州人，忠王府倉曹參軍。）

友人山亭

故人雖薄宦，往往涉青溪；鑿窟對山月，褰裳拂澗霓。遊魚逆水上，宿鳥向風栖；一見桃花發，能令秦漢迷。

山行

寂歷青山曉，山行趣不稀；野花生子落，江燕引雛飛。暗草薰苔徑，晴楊掃石磯；俗人猶語此，余亦轉忘歸。

李嘉祐十二首（字從一，大曆中，為袁州刺史。）

曉春宴無劍蔡明府西亭
茅簷閑寂寂，無事覺人和；井近時澆圃，城低不見河。興緣芳草積，情向遠峰多；別日歸吳地，停橈更一過。

送宋中舍遊江東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六

孤城郭外送王孫，越水吳洲共爾論。野寺山邊斜有徑，漁家竹裏半開門。青楓獨映搖前浦，白鷺閑飛過遠村。若到西陵征戰處，不看秋草自傷魂。

送王端赴朝

君承明主意，日日上丹墀。東閣論兵後，南宮草奏期。人稀傍河處，槐暗入關時。獨遣吳州客，平陵結夢思。

自蘇臺至望亭驛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綽

南浦菰蔣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

題靈臺縣東山村主人

處處征胡入，澌澌山村寥落暮煙微。門臨莽蒼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貧妻白髮輪殘稅，餘寇黃河未解圍。天子如今能用武，祇應歲晚息兵機。

至七里灘作

遷客投於越，臨江淚滿衣。獨隨流水遠，轉覺故人稀。萬木迎秋序，千峰駐晚暉。行舟猶未已，惆悵暮潮歸。

題前溪館

兩年謫宦在江西，舉目雲山要自迷。今日始知風土異，潯陽南去鷓鴣啼。

送劉兵曹潭州謁韋大夫

塞鴻歸欲盡，北客始辭秦。零桂雖逢竹，湘川少見人。江花鋪淺水，山木暗殘春。脩刺轅門裏，多憐爾爲親。

送從弟歸河朔

故鄉那可到，令弟獨能歸。諸將矜旄節，何人重布衣。空城流水在，荒澤舊村稀。秋日平原路，蟲鳴桑葉飛。

送王樹往吉州謁王使君

細草綠汀洲，王孫奈薄遊。年華初冠帶，文體舊弓裘。野渡花爭發，春塘水亂流。使君憐小阮，應念倚門愁。

早秋京口旅泊朝侍御寄書相問因以贈之

移家避寇逐行舟，厭見南徐江水流。吳水征徭非舊日，秣陵凋弊不宜秋。千家閉戶無砧杵，七夕何人望斗牛？祇有同時騶馬客，偏題尺牘問窮愁。

江湖愁思

越陪禁掖鴈行隨，選向江潭鶴髮垂。素浪遙疑入谿水，青楓忽似萬年枝。嵩南春徧傷魂夢，壺口雲深隔路岐。共望漢朝多霽澤，蒼蠅早晚得先知。

姚係二首

送周愿判官歸嶺南

早蟬望秋鳴，夜琴怨雜聲。眇然多異感，值子江山行。由來重義人，感激事縱橫。往復念遐阻，淹留慕平生。晨奔九衢鏡，暮始萬里程。山驛風月樹，海門煙霧城。易縮泉源近，拾翠沙澗明。蘭蕙一為贈，貧交空復情。

京口遇舊識兼送往隴州

蟬鳴一何急，日暮秋風樹。即此不勝愁，隴陰人更去。相逢與相失，共是亡羊路。

雍裕之二首（貞元後人）

五雜俎（擬古二首）

五雜俎，刺繡窠。往復還織錦，校不得已，成交河。

自君之出矣（擬後漢徐幹）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六

自君之出矣，寶鏡為誰明？思君如隴水，長聞嗚咽聲。

蔣夔一首

和徐侍郎中書叢篠詠

中禁夕沉沉，幽篁別作林。色連雞樹近，影落鳳池深。為重陵霜節，能虛應物心。年年承雨露，長對紫庭陰。

陳羽五首

送靈一上人

十年勞遠別，一笑喜相逢。又上青山去，青山千萬重。

送友人及第歸江東

五陵春色泛花枝，心醉花前遠別離。落第恥為關右客，成名立羨里中兒。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殘夢到時。家住洞庭多釣伴，因來相賀語相思。

伏翼洞送夏方慶

洞裏春晴花正開，看花出洞幾時回？殷勤好去武陵客，莫引世人相逐來。

春日客舍晴原野望

東風吹暖氣，宿散入晴天。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煙。蒙茸花向月，潦倒客經年。鄉思盈愁望，江湖春水連。

公子行

金鞵白面郎，何處踏青來？馬驕郎半醉，屢蹀望樓臺。似見樓上人，玲瓏窗戶開。隔花聞一笑，落日不知回。

揚衡七首

盧十五竹亭送姪儵歸山

落葉寒蕪盛，倩霜夜沾石；正是憶山時，復送歸山客。殷勤一樽酒，曉月當照白。

哭李象

白雞黃犬不將去，寂寞空餘葬時路；草死花開年復年，後人知是何人墓？憶君思君獨不眠，夜寒月照青楓樹。

白紵詞二首

玉纒翠珮雜輕羅，香汗微漬朱顏酡；爲君起唱白紵歌，清聲裏雲思繁多，凝絃哀瑟時相和。金壺半傾芳夜促，梁塵霏霏暗紅燭；令君安坐聽終曲，聲葉飄花難再復。

睡珠鳳步瓊筵，輕身起舞舞紅燭前。芳姿豔態妖且妍，回眸轉袖暗催絃。涼風蕭蕭漏水急，月華泛灑紅蓮濕；素襟攬帶翻成泣。

題花樹

都無看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爲愁開。

傷蔡處士

篋中遺草是琅玕，對此令人灑淚看；三徑尙疑行跡在，數螢猶自映書殘。晨光不借泉門曉，暝色空添隴樹寒；欲問皇天天更遠，有才無命說應難。

送人流雷州

逐客指天涯，人間此路賒。地圖經大庾，水驛過長沙。臘月雷州雨，秋風桂嶺花；不知荒徼外，何處有人家？

卷七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七

六一

戴叔倫四十七首

酬贈張衆甫

野人無本意，散木任天材。分向空山老，何言上苑來？
超遙千里道，依倚九層臺。出處甯知命，輪轅豈自媒？
更慙張處士，相與別蒿萊。

客舍秋懷呈嗣正守士則

無言堪自喻，偶坐更相悲。木落驚年長，門閑惜草衰。
買山猶未得，讀獵又非時。設被浮名繫，歸休漸欲遲。

早行寄朱山人樹

山曉旅人去，天高秋氣悲。明河川上沒，芳草露中衰。
此別又萬里，少年能幾時？心知剡溪路，聊且寄前期。

贈馮御史亮

日日河邊見水流，傷春未已復悲秋。山中舊宅無人住，
來往風塵共白頭。

寄中書李舍人綰

萍翻蓬自卷，不共本心期。復入重城裏，頻看百草滋。
水流歸思遠，花發長年悲。盡日春風起，無人見此時。

贈李山人胤

此意無所欲，閉門風景遲。柳條將白髮，相對共垂絲。

酬盤屈賦少府潭見寄

方丈蕭蕭落葉中，暮天深巷起悲風。流年不盡人自老，
外事無端心已空。家近小山嘗海畔，身留還衛隱牆東；
遙聞相訪頻逢雪，一醉寒宵誰與同？

贈康老人綰

酒劍右衣舊才子，少小知名帝城裏。一篇飛入九重門，樂府喧喧聞至尊。官中美人皆唱得，七貴因之盡相識。南鄰北里日經過，處處淹留樂事多。不脫弊裘輕錦綺，長吟佳句掩笙歌。賢王貴主於我厚，駸馬蒼頭如已有。暗將心事隔風塵，盡擲年光逐杯酒。青門幾度見春歸，折柳尋花送落暉。杜陵往往逢秋暮，望月臨風攀古樹。繁霜入髮何足論，看國連天不知處。爾來倏忽五十年，却憶當時思渺然。多識故侯悲宿草，曾看流水沒桑田。百人會中一身在，被褐飲瓢終不改。陌頭車馬共營營，不解如君任此生。

襄州遷居評事由

移家住漢陰，不復問華簪。黃酒宜城近，燒田夢澤深。暮山逢鳥入，寒水見魚沉。與物皆無累，終年愜本心。

暮春遊長沙東湖贈辛兗州巢父二首

湘流分曲浦，綠繞古城東。岸轉千家合，林開一鏡空。人生無事少，心賞幾回同。且復忘羈束，悠悠落照中。回環路不盡，歷覽意彌新。古木會田火，澄江盪粼人。緩歌尋極浦，一醉送殘春。莫恨長沙遠，他年憶此辰。

同兗州張秀才過王侍御參謀宅賦十韻（柳字）

十年官不進，斂跡無怨咎。漂蕩海內遊，淹留楚鄉久。因參戎幕下，寄宅湘川口。藟竹開廣庭，嶺山敞虛牖。閑門早春至，陋巷新晴後。覆地落殘梅，和風襲輕柳。逢迎車馬客，邀結風塵友。意愜時會文，夜長聊飲酒。秉心轉孤直，沉照隨可否。豈學屈大夫，憂慙對漁叟。

同辛兗州巢父盧副端岳相思獻酬之作因抒歸懷兼呈辛魏二院長楊長

暮角發高城，情人坐中起。臨觴不及醉，分散秋風裏。雖有明日期，離心若千里。前歡反惆悵，後會還如此。焉得夜淹留，一同終宴喜。羈遊復牽役，皆去重湖水。早晚泛歸舟，吾從數君子。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七

六四

對月答元明府

山下孤城月上邊，相留一醉本無期；明年此夕遊何處？縱有清光知見誰？

酬袁太祝長卿小湖村山居書懷見寄

背江居隙地，辭職作遺人；耕鑿資餘力，樵漁逐四鄰；麥秋桑葉大，梅雨稻田新；籬落栽山果，池塘養海鱸；放歌聊自足，幽思忽相親；余亦歸休者，依君老此身。

清明日送劉芮二子還鄉

鍾鼓喧華室，車徒促夜裝；晚廚新變火，輕柳暗翻霜；傳鏡看華髮，持杯話故鄉；每嫌兒女淚，今日有沾裳。

送汶水王明府

何時別故鄉，歸去佩銅章；親族移家盡，閭閻不戰場；背關餘古木，近塞足風霜；道老應相賀，知君不下堂。

送裴明州郎中劄（劄，南朝體）

灑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慙愧石尤風。

送觀察李判官巡歸州

行役各違路，煙波同旅愁；輕橈上桂水，大艫下揚州；何處成後會？今朝分舊遊；離心比楊柳，蕭颯不勝秋。

京口送皇甫司馬副端曾舒州辭備歸東都

潮水忽復過，雲帆儼若飛；故園雙闕下，左宦十年歸；晚景照華髮，涼風吹別衣；淹留更一醉，老去莫相違！

奉同汴州李相公劄送郭布殿中出巡

軒車出東閩，都邑遶南河；馬首先春至，人心比歲和；省風傳隱恤，持法去煩苛；却想埋輪者，論功此日多。

送京闕觀明府罷歸

祖帳臨餞室，黎人擁鵝舟，坐蓋高士去，繼組鄧夫留，白日落寒水，青楓遠曲洲，相看作離別，一倍不禁愁。

歲留廟十一明府

江明雨初歇，山暗雲猶濕，未可動歸橈，前程風浪急。

柳花歌送客往桂陽

滄浪渡頭柳花發，斷續因風飛不絕，搖煙拂水積翠間，綴雪含霜誰忍攀？
夾岸紛紛送君去，鳴棹孤尋到何處？
移家深入桂水源，種柳新成花更繁，定知別後猶散盡，却憶今朝傷旅魂。

送前上德顯明府攝玉山（同山字）

家在故林吳楚間，冰為溪水玉為山，更將舊政化鄰邑，遙見道人相逐還。

擱州對事後送外生宋欒歸歸州觀侍呈上姊夫

淮汜初衰亂，蔣山烽火起，與君隨親族，奔迸辭故里，京口附商客，海門正狂風，憂心不敢住，夜發驚浪中，雲開方見日，潮盡爐峰出，石壁轉棠陰，鄱陽寄茅室，淹留三十年，分種越人田，骨肉無半在，鄉園猶未旋，爾家青文藝，旁究天人際，父子自相傳，優游聊卒歲，學成不求達，道勝那歎貧，時入閭巷醉，好是羲皇人，須因物役牽，偶逐簪組悲，謗書喧朝市，撫已慙淺味，世業大小禮，近通顏謝詩，念渠還領會，非敢獨為師。

簡虞士宅會別

相邀寒景晚，惜別故山空，鄰里疎林在，池塘野水通，十年多難後，一醉幾人同，復此悲行子，蕭蕭逐轉蓬。

江上別張勳

年年五湖上，賦見五湖春，長辭非關酒，多愁不為貧，蒼山迷道路，清洛暗風塵，今日扁舟別，俱為滄海人。

敘南別董校書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七

援援倦行役，相逢陳蔡間；何為百年內，不見一人關。對酒惜餘景，問程愁亂山；秋風萬里至，又出穆陵關。

留別李道州州

龍路下丹微，郵童揮畫橈；山同千騎隱，雲斷兩鄉遙。魚漚擁寒溜，會田落遠燒；維舟更相憶，惆悵坐通宵。

永康孫明府翹秩滿將歸枉路訪別

門前水流咽，城下亂山多；非是還家路，實知枉騎過。風煙復欲隔，悲笑屢相和；不學陶公醉，無因奈別何？

將赴湖南留別東陽舊寮兼示吏人

智力苦不足，黎氓殊未安；忽從新命去，復隔舊寮歡。曉路整車馬，離亭會衣冠；冰堅細流咽，燒盡亂峰寒。耆

老相錢送，兒童亦悲酸；桐鄉寄生怨，欲話此情難。

奉天酬別鄭諫議雲達盧拾遺景亮見別之作

巨孽盜都城，傳聞天下驚；陪臣九江畔，走馬來赴難。伏表見龍顏，旋持手詔還；單車不可駐，朱檻未遑攀。故
人出相餞，共悲行路遠；臨歧荷贈言，對酒獨傷魂。世故山川險，憂多思慮昏。重陰蔽芳月，疊嶺明舊雪；泥積轍更
深，木冰花不發。鄭侯間世賢，忠孝乃雙全。大義棄妻子，至薄易生死；知心三四人，越境千餘里。駿馬張前鬃，鷹
路傍起；樓煩俛首看，莫敢相留止。拜闕奉良圖，留中沃聖謨。洗兵收魏郡，誘敵討幽都。多亞典屬國，良選諫大夫；
從容九署上，談笑解陰符。盧生富才術，特立居近密。採掇獻吾君，明廷視聽新。寬鏡狂有比，汲黯直為隲。孰列幾
三事，主文當七人；可憐長守道，不覺五逢春。昔去城南陌，各為天際客。關河煙霧深，寸步音塵隔。羈旅忽相遇，別
離又茲夕；前悲涕未乾，後喜心已感。而我方老大，頗為風眩迫；夫君併少年，何爾髮鬢白。惆悵語不盡，徘徊情轉
劇；一罇且共持，以慰長相憶。

蘇州袁士開夜見送北迴兩館至南昌縣界查溪蘭若別

移緯鑄山曲，祖漲查溪陰。鑄山卽遠道，查溪非故林。儂然誦新詩，落淚霑素襟。郡政我何有？別情君獨深。得庭古樹秋，宿雨清沉沉。揮袂千里遠，悲傷去住心。

蔣巡邠永途中作

行役留三楚，思歸又一春。自疑冠下髮，聊此鏡中人。機息知名誤，形衰恨道貧。空將舊泉石，長與夢相親。

過鄴州

江盡湘南戍，山分桂北林。火雲三月合，石路九疑深。暗谷隨風過，危亭共鳥尋。羈魂已愁絕，不復待猿吟。

桂陽北嶺偶過野人所居聊書卽事呈王永州邕李道州坵

犬吠空山響，林深一逕存。隔雲尋板屋，渡水到柴門。日晝風煙靜，花明草樹繁。乍疑秦世客，漸識楚人言。不記逃鄉里，居然長子孫。種田燒險谷，汲井鑿高原。畦葉藏春雉，庭柯宿旅猿。嶺陰無瘴癘，地隙有蘭蓀。內戶均皮席，枯瓢沃野饑。遠心知自負，幽賞詎能論。轉步重崖合，瞻途落照昏。他時願攜手，莫比武陵源。

下真亭瀟行八十里聊狀艱險寄青苗鄭國端朔陽

龍水天際來，身山地中折。盤渦幾十處，壘溜皆千尺。直寫卷沉沙，驚翻衝絕壁。淙淙振崖谷，洶洶竟朝夕。入語不自聞，日光亂相射。熾舟始搖漾，舉棹旋奔激。斷下同建瓴，半空方避石。前危苦未盡，後險何其迫。倏閃疾風雷，蒼皇蕩魂魄。因隨伏流出，忽與跳波隔。遠想欲回軒，豈茲還泛鷁。雲旌多候館，努力勤登歷。

湘南卽事

虛榻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日夜東歸去，不爲愁人住少時。

少女生日感懷

五逢睭日今方見，置爾懷中自惘然。乍喜老身辭遠役，翻悲一笑隔重泉。欲教針線嬌難解，暫弄琴書性已

便還有蔡家殘史籍，可能分與外人傳。

紅鄉故人偶集客舍

天秋月又滿，城闕夜千里。還作江南會，翻疑夢裏逢。風枝驚暗鶻，露草覆寒葢。驛旅長堪醉，相留長曉鐘。

張評事涉秦居士系見訪郡齋即同賦中字

輕車忽枉轍，郡府自生風。遣吏山禽在，開樽野客同。古牆抽臘笋，喬木颺春鶯。能賦傳幽思，清言盡至公。城歌殘照入，池曲大江通。此地人來少，相歡一醉中。

藥歌回馬上贈劉法曹

秋風裏許杏花開，杏樹傍邊醉客來。共待夜深聽一曲，醒人騎馬斷腸回。

去婦怨

出戶不敢啼，風悲日悽悽。心知恩義絕，誰忍分明別。下坂車鞿驟，長途鄉里親。空持牀前幔，却見家中人。忽辭王吉去，為是秋胡死。欲比今日情，煩冤不相似。

昭君詞

漢宮若遠近，路在寒沙上。到死不得歸，何人共南望。

女耕田行

乳燕入巢笳成竹，誰家二女種新穀。無人無牛不及犁，持刀斫地翻作泥。自言「家貧母年老，長兄從軍未娶嫂。去年災疫牛困空，截絹買刀都市中。頭巾掩面畏人識，以刀代牛誰與同。」姊妹相攜心正苦，不見路人唯見土。疎通畦隴防亂田，整頓溝塍待時雨。日正南崗下餉歸，可憐朝雉擾驚飛。東鄰西舍花發盡，共惜餘芳淚滿衣。

夜發袁江寄李潯州劉侍郇時二公流放在此
半夜同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發秋風裏，不是愁人亦斷腸。

贈士元二十一首

送李將軍赴定州

雙旌漢飛將，萬里愛橫戈。春色臨邊盡，黃雲出塞多。鼓鼙悲絕漠，烽戍隔長河。想到陰山北，天驕已請和。

送張南史（一云寄李紆）

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繁華不棄貧。蟲聲黏戶網，鼠跡印牀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

聞蟬寄友人（李端亦有此詩，未知孰是）

昨日始聞鶯，今朝蟬又鳴。朱顏向華髮，定是幾年程。故國白雲遠，閑居青草生。因垂數行淚，書寄十年兄。

送長沙韋明府

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宦心。煙波連桂水，官舍映楓林。雲日楚天暮，紗灯白露深。遙知訟堂裏，佳政在鳴琴。

題劉相三湘圖

昔日醉衡霍，邇來憶南州。今朝平津邸，兼得瀟湘遊。稍辨鄧門樹，依然芳杜洲。微明三巴峽，咫尺萬里流。飛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潯陽指天末，北渚空悠悠。枕上見漁父，坐中當狎鷗。誰言魏闕下，自有東山幽。

塞下曲

寶刀塞下兒，輕身百戰曾。百勝，壯心竟未嫖。姚知白草山頭日初沒，黃沙戍下悲歌發。蕭條靜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

關羽祠送高員外還荊州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七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七

七〇

將軍稟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誰爲感恩者？竟是思歸客；流落荆巫間，徘徊故鄉隔；難筵對祠宇，灑酒暮天碧；去去勿復言，銜悲向陳跡。

荆城西樓吟

連山盡處水縈回，山上戍門臨水開；朱欄直下一百丈，日暖遊鱗自相向；昔人愛險閉層城，今人愛開江復清；沙洲楓岸無來客，草綠花紅山鳥鳴。

宿剡剡官江樓

適楚豈吾願，思歸秋向深；故人江樓月，永夜千里心；葉落覺鄉夢，鳥啼驚越吟；寥寥更何有？斷續空城砧。

送韋潤判官

高閣晴江上，重陽古戍閑；聊因送歸客，更此望鄉關；惜別心能醉，經秋髮自斑；臨流興不盡，惆悵水雲間。

春宴王補闕城東別業

柳陌乍隨洲勢轉，花源忽傍竹陰開；能將瀑水清人境，直取流鶯送酒杯；山下古松當綺席，簷前片雨滴春苔；地主同聲復同舍，留歡不畏夕陽催。

柏林寺南望

谿上遙聞精舍鐘，泊舟微徑度深松；青山霧後雲猶在，盡出西南四五峰。

長安逢故人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瀨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聽鄰家吹笙

風吹聲如隔深霞，不知牆外是誰家；重門深鎖無尋處，疑有碧桃千樹花。

贈韋司直

聞君感數二毛初，舊友相依萬里餘。烽火有時驚暫定，甲兵無處可安居。客來吳越星霜久，家在平陵音信疎。昨日風光還入戶，登山臨水意何如？

蓋少府新除江南尉問風俗

聞君作尉向江潭，吳越風煙到自諳。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底傍山嵐。綠溪花木偏宜遠，渺渺衣冠盡向南。唯有夜猿啼海樹，思鄉望國意難堪。

酬一十八秀才見寄

昨夜山月好，故人果相思。情光到枕上，嬾嬾涼風時。永意能在我，惜無攜手期。

湘夫人

蛾眉對湘水，遙哭蒼梧山。萬乘既已歿，孤舟誰忍還？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南有潯陽路，渺渺多新愁。桂酒神降時，回風江上秋。彩雲忽無處，碧水空安流。

關王季友題李日村別業兼呈李明府

村映寒原日已斜，煙生密竹早歸鴉。長溪南路當羣岫，半景東鄰照數家。門通小徑連芳草，馬飲春泉踏淺沙。欲待主人林上月，還思灑令縣中花。

冬夕寄青龍寺源公

敘屢入寒竹，安禪過漏聲。高杉殘子落，深井凍痕生。罷磬風枝動，懸燈雪屋明。何當招我宿，乘月上方行。

送李騎曹之靈武寧侍

一歲一歸寧，涼天數騎行。河來當塞曲，山遠與沙平。縱獵旗風卷，聽絃帳月生。新鴻引寒色，同日滿京城。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七

卷八

餞起六首

送畢侍御謫居

崇蘭香死玉貞折，志士吞聲甘徇節。忠蓋不為明主知，悲來莫向時人說。滄浪之水見心清，楚客辭天淚滿纓。百鳥喧喧噪一鷗，上林高枝亦難託。寧嗟人世棄虞翻，且喜江山得康樂。自憐黃綬老嬰身，妻子朝來勸隱倫。桃花洞裏舉家去，此別相思復幾春。

送李秀才落第遊荆楚

翠羽雖成夢，遷鶯尚後羣。名途卻說策，興發謝生文。昏旦扁舟去，江山幾路分。上潮吞海日，歸雁出湖雲。詩思應須苦，猿聲莫厭聞。離居見新月，那得不思君。

贈閣下閩舍人

二月黃鸞飛上林，春城紫禁晚陰陰。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陽和不散窮途恨，霄漢常懸捧日心。獻賦十年猶未遇，羞將白髮對華簪。

和宣城張太守南亭秋夕懷友

池館鏗砧聲，梧桐秋露晴。月臨朱戟靜，河近畫樓明。卷幔池涼入，聞鐘永夜清。片雲懸曙斗，數雁過秋城。羽扇揚風暇，瑤琴寄別情。江山飛麗藻，謝朓讓前名。

暮春歸故山

谷口殘春黃鳥稀，辛夷花盡杏花飛。始憐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

鶴幸園泉宮（和李員外作）

未央月曉度疎鍾，鳳聲時巡出九重。雲霧山門迎瑞日，雲開水殿候飛龍。輕煙不入宮中樹，佳氣常薰仗外峰。遙羨枚臯尾仙躡，偏承霄漢渥恩濃。

盧綸二十六首

送吉中孚校書歸楚州舊山中孚自仙官入仕

青袍芸閣郎，談笑揖侯王。舊藏雲穴，新詩滿帝鄉。名高閑不得，到處人爭識。誰知冰雪顏，已雜風塵色。此去復如何，東臯岐路多。藉芳臨紫陌，回首憶滄波。年來倦蕭索，但說淮南樂。並檝湖上遊，連檣月中泊。泓澗入閨門，千燈夜市喧。喜逢鄰舍伴，遙謫問鄉園。下淮風自急，樹杪分郊邑。送客隨岸行，離人出帆立。漁村遠水田，澹澹隔晴煙。欲就林中醉，先期石上眠。林昏天未曙，但向雲邊去。暗入無路山，心知有花處。登高日轉明，下望見春城。洞裏草空長，冢邊人自耕。寥寥行異境，過盡千峰影。雲色凝古壇，泉聲落寒井。仙成不可期，多別自堪悲。為問桃源客，何人見亂時？

與從弟瓚同下第後出關言別

同作金門獻賦人，二年悲見故園春。到關不沾新雨露，還家空帶舊風塵。雜花飛盡柳陰陰，官路遙迤綠草深。對酒已成千里客，望山空寄兩鄉心。出關愁暮一沾裳，滿野蓬生古戰場。孤村樹色昏殘雨，遠寺鐘聲帶夕陽。

和李使君三則 早秋城北亭宴崔司士因寄關中弟獨評事時獨作

黃花古城路上盡，見青山。桑柘晴川口，牛羊落照間。野情隨卷幔，軍事隔重關。道合偏多賞，官微獨不閑。鶻分拳久罷，青到厲應還。為謝登龍客，瓊枝寄一攀。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八

七三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八

七四

逢病軍人

行多有病住無糧，萬里還鄉未到鄉；蓬髮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入金瘡。

村南逢病叟

雙膝邁頭頂，在肩四鄰知。姓不知年，臥驅烏雀惜禾黍，猶恐諸孫無社錢。

送張郎中還蜀歌

秦家御史漢家郎，親專兩印征殊方。功成走馬朝天子，伏檻論邊若流水；曉離仙署趨紫微，夜接高儒讀青史。廬南五將望君還，願以天書示百蠻。曲棧重江初過雨，前旌後騎不同山。迎車拜舞多耆老，舊卒新營遍青草。塞口雲生火候遲，煙中鶴唳軍行早。黃花川下水交橫，遠映孤霞蜀國晴。箛竹笛長椒瘴起，荔支花發杜鵑鳴。回首峨眉半天黑，傳觴接膝何由得。空令豪士仰威名，無復貧交持顏色。垂楊不動雨紛紛，錦帳胡餅爭送君。須臾醉起蕭蕭發，空見紅旌入白雲。

臘日觀威寧王部曲安勅擒豹歌

山頭曠曠日將出，山下獵圍照初日。前林有獸未識名，將軍促騎無人聲；潛形跪伏草不動，雙鵬轉旋羣騶鳴。陰方賓子纔三十，譯語受詞蕃語揖；捨鞍解甲疾如風，人怒虎蹲獸人立。歎然扼額批其頭，爪牙委地涎淋漓。旣蘇復吼拘（於絞反），仍怒果叶英謀生致之。拖自深叢目如電，萬夫失容千馬戰。傳呼發拜聲相連，殺氣騰凌陰滿川。始知縛虎如縛鼠，敢虜降荒生眼前。祝爾嘉詞爾無苦，獻爾將隨犀象舞。苑中流水禁中山，期爾攫持聞天顏，非熊之兆慶無極，願紀雄名傳百疊。

和張僕射塞下曲

月黑鴈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

從軍行

二十在邊城軍中得勇名，卷旗收敗馬，占磧擁殘兵。覆陣烏菴起，燒山草木明。塞閑思遠獵，師老厭分營。雲橫無人跡，冰河有厲聲。李陵甘此沒，惆悵漢公卿。

逢南中使因寄嶺外故人

見說南來處，蒼樞接桂林。過秋天更暖，邊海日長陰。巴路緣雲出，蠻鄉入洞深。信同人自老，夢到月應沉。翠水通春色，青山寄遠心。炎方難久客，爲爾一沾襟。

代員將軍罷戰後歸舊里贈朔北故人

結髮事疆場，全生俱到鄉。連雲防鐵嶺，同日破漁陽。牧馬胡天晚，移軍磧路長。枕戈眠古戍，吹角立繁霜。歸老勳仍在，酬恩虜未亡。獨行過邑里，多病對農桑。雄劍依塵席，陰符寄藥囊。空餘麾下將，猶逐羽林郎。

江北憶崔汝

夜聞江西客，還知在楚鄉。全身出部伍，盡室逐漁商。晴日游瓜步，新年到漢陽。月昏驚浪白，瘴起覺雲黃。望嶺家何處，登山淚幾行。閩中傳有雪，應且住南康。

早春歸鹽屋舊居却寄耿拾遺簿李校書端

野日初晴麥隴分，竹園村巷鹿成羣。萬家廢井生新草，一樹繁花對古墳。引水忽驚冰滿欄，向田空見石和雲。可憐芳歲青山下，唯有松枝好寄君。

夜中得循州趙司馬侍郎書因寄迴使

瘴海寄雙魚，中宵達我居。兩行燈下淚，一紙嶺南書。地說炎蒸極，人稱老病餘。殷勤報賈傅，莫共酒盃疎。太白西峯偶宿車，祝一一尊師。石室長登前嶺，憑眺書懷即事寄呈鳳翔齊員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八

七五

外張侍御

弱齡誠味鄙，遇勝惟求止；如何羈滯中，得步青冥裏。青冥有桂叢，冰雪兩仙翁；毛節未歸海，丹梯閑倚空。道遙擬上清，洞府不知名；醜罷雨常至，容辭山忽明。山明鳥聲樂，日氣生巖壑。巖壑樹脩脩，白雲如水流；白雲銷散盡，隴塞儼依然。積阻關河固，綿聯烽火稠；五營承廟略，四野失邊愁。吁嗟繁廩役，又負靈仙跡。芝朮自芳香，泥沙幾沉溺。書此欲沾衣，平生事每違；煙霄不可仰，鸞鶴自追飛。

同耿湓宿陸澧旅舍

嘗軒雲月開，清夜故人杯；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鴈來。迎風君顧步，臨路我遲回；雙鬢共如此，此歡非易陪。

題苗員外竹間亭

高齋絕行塵，開簾似有春；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步暖先逢日，書空遠見鄰；還同內齋暇，登賞及諸烟。

早春遊樊川野居却寄李端校書兼呈崔峒補闕司空曙主簿耿湓拾遺

白水遍瀟瀟，青山對杜陵；晴明人望鶴，曠野鹿隨僧。古柳連巢折，荒堤帶草崩；陰橋全覆雪，瀑溜半垂冰。亂搖松影，遊龜落石層；韶光偏不待，衰敗巧相仍。桂樹曾爭折，龍門幾共登；琴師阮校尉，詩和柳吳興。珥筆求書扇，張屏看畫繩；卜鄰空遂約，問卦獨無徵。投足經危路，收材邁直繩；守農窮自固，行藥病何能。掩映蓬蒿晚，臨川景氣澄；颯然成一叟，誰更慕鶩騰。

春日登樓有懷

花正濃時入正愁，逢花却欲替花羞；年來笑伴皆歸去，今日晴明獨上樓。

長安春望

東風吹雨過青山，却望千門草色閑；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川原綠繞浮雲外，宮闕參差落照

問；誰念爲僑逢世難？獨將衰鬢客秦關。

山中一絕

飢拾松花渴飲泉，偶從山後到山前；陽坡軟草厚如織，因與麋麕相伴眠。

同薛存誠登栖巖寺

衰蹇步難前上山，如上天，塵泥來自晚，猿鳥到何先？萬壑應孤磬，百花通一泉；蒼蒼此明月，下界正沉眠。

賊中與嚴越卿曲江看花

紅枝欲折紫枝殷，隔水連宮不用攀；會待長風吹落盡，始能開眼向青山。

夜投豐德寺謁寂上人

半夜風中有磬聲，偶逢樵者問山名；上方月曉聞僧話，下路林疎見客行；野鶴巢邊松最老，毒龍潛處水偏清；願得遠公知姓字，焚香洗鉢過浮生。

酬李端野寺病居見寄

野寺昏鐘山正陰，亂藤高竹水聲深；田夫就餉還依草，野雉驚飛不過林；齋沐暫思同靜室，清羸已覺助禪心；寂寞日長誰問疾，料君惟取古方尋。

贈別李紛

頭白乘驢縣布囊，一言別淚千行；兒孫滿眼無歸處，唯到罇前似故鄉。

送崔琦赴宣州幕

五馬臨流待暮賓，羨君談笑出風塵；身閑就養寧辭遠，世難移家莫厭貧；天際曉山三峽路，津頭臘市九江人；何處遙知最惆悵，滿湖青草厲聲春。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八

至德中途中書事却寄李嗣

亂離無處不傷情，況復看碑對古城。路遠寒山人獨去，月臨秋水雁空驚。顏衰重喜歸鄉國，身賤多慙問姓名。今日主人還共醉，應憐世故一儒生。

送鮑中丞赴太原

分路引鳴騶，喧喧似隴頭。暫移西掖望，全解北門憂。軍幕臨都護，分曹制督郵。積冰營不下，盛雪獵方休。白草連胡帳，黃金擁戍樓。今朝送旌旆，一減魯儒羞。

晚到整屋者老家

老翁曾舊識，相引到柴門。苦話別時事，因尋溪上村。數年何處客？近日幾家存？冒雨看禾黍，逢人憶子孫。亂藤穿井口，流水到籬根。惆悵不堪住，空山月又昏。

落第後歸終南別業

久爲名所誤，春盡始歸山。落羽羞言命，逢人強破顏。交疎貧病裏，身老是非間。不及東溪月，漁翁夜往還。

送從舅成都丞廣南歸蜀

巴字天邊永，秦人去是歸。棧長山雨響，溪亂火田稀。俗富行應樂，官雄祿豈微？魏舒終有淚，還濕富家衣。

晚次鄂州（至德中作）

雲開遠見漢陽城，猶是孤帆一日程。估客盡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三湘愁鬢逢秋色，萬里歸心對月明。舊業已隨征戰盡，更堪江上鼓鼙聲。

酬陽當嵩山尋道士見寄

閑逐樵夫行看棋，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鐘微有字，古壇松樹半無

枝；頗君遠示青囊錄，願得相從一問師。

司空曙二十五首（字文明，貞元中，爲尚書水部郎中。）

過寶慶寺

黃葉前朝寺，無僧寒殿開。池暗龜出暴，松暮鶴飛回。古井碑橫草，陰廊畫雜苔。禪宮亦銷歇，塵世轉堪哀。

送柳震歸蜀

白日雙流靜，西看蜀國春。桐花能乳鳥，竹節競祠神。蹇步徒相望，先鞭不可親。知從江僕射，登榻更何人？

送高勝重謁曹王

江上青楓岸，陰陰萬里春。朝辭郾城酒，暮見洞庭人。與比乘舟訪，慙懷倒屣親。想君登舊樹，重喜掃芳塵。

送施人

聞說南中事，悲君重竄身。山村楓子鬼，江廟石郎神。童稚留荒宅，圖書託故人。青門好風景，爲爾一霑巾。

題陵雲寺

春山古寺邊，滄波石磴盤。空鳥道過，百丈金身開翠壁。萬龕燈焰隔煙蘿。雲生客到侵衣濕，花落僧禪覆地

多；不與方袍同結足，下歸塵世竟如何？

題江陵臨沙驛樓

江天清更愁，風柳入江樓。厲惜楚山晚，暉知秦樹秋。淒涼多獨醉，零落半同遊。豈復平生意，蒼然蘭社洲。

田家

田家喜雨足，鄰老相招攜。泉溢溝塍壤，麥高桑柘低。呼兒催放犢，宿客待烹雞。搔首蓬門下，知將軒冕齊。

送曲山人衡州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八

白石先生眉髮光，已分甜雪飲紅漿。衣巾半染煙霞氣，語笑兼和藥艸香。茅洞玉聲流暗水，衡山碧色映朝陽；千年城郭如相問，華表峨峨有夜霜。

立秋日

律變新秋至，蕭條自此初。花前蓮報謝，葉在柳呈疎。澹日非雲映，清風似雨餘。卷簾涼暗度，迎扇暑先除。草辭多翻鷺波澄，乍露魚今朝散騎省作賦，與何如？

詠古寺花

共愛芳菲此樹中，千跗萬萼裹枝紅。遲遲欲去猶回望，覆地無人滿寺風。

送魏季羔長沙觀兄

蘆荻湘江水，蕭蕭萬里秋。鶴高看迥野，蟬遠入中流。訪友多成滯，還家不厭遊。惠連有新作，知得從兄酬。

送曹同椅

青春三十餘，衆藝盡無如。中散詩傳畫，將軍扇賣書。楚田晴下鴈，江日暖多魚。懶悵空相送，歡遊自此疎。

雲陽館與韓申卿宿別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煙。更有明朝恨，離盃惜共傳。

酬張芬有赦後見贈

紫鳳朝銜五色書，陽春忽布網羅除。已將心變寒灰後，豈料光生腐草餘。建水風煙收客淚，杜陵花竹夢郊居。勞君故有詩人贈，欲報瓊瑤恨不如。

哭苗員外呈張參軍（苗公即參軍舅氏）

思君富家宅，久接竹林期。嘗值偷琴處，親聞比玉時。高人不易合，弱冠早相知。試藝臨諸友，能文即我師。陵

寒松未老，先暮槿何衰！季子生前別，羊曇醉後悲。壽堂乖一櫺，奠席阻長辭。因瀝殊方淚，遙成墓下詩。

金陵懷古

盤路江楓暗，宮潮野草傷。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發渝州却寄韋判官

紅燭津亭夜見君，繁絃急管雨紛紛。平明分手空江轉，唯有猿聲滿水雲。

送盧微之太原謁馬尚書

榆落鵬飛關塞秋，黃雲畫角見并州。翩翩羽騎雙旌後，上客親隨郭細侯。

秋思呈尹植裴說鄭銅

靜與懶相偶，年將衰共催。前途歡不集，往事恨空來。書景委紅葉，月華銷綠苔。沉思更有結，坐玉琴哀。

峽口送友人

峽口花飛欲盡春，天涯去住淚沾巾。來時萬里同爲客，今日翻成送故人。

故郭婉儀挽歌

一日辭秦鏡，千秋別漢宮。豈唯泉路掩，長使月輪空。吾色疑朝露，悲聲切暝風。婉儀餘舊德，仍載禮經中。

送翰林張學士嶺南勸聖碑

漢恩天外洽，周頌日邊稱。文獨司空羨，書兼太尉能。出關逢北雁，度嶺逐南鵬。使者翰林客，餘春歸灞陵。

送吉校書東歸

少年芸閣吏，罷直暫歸休。獨與親知別，行逢江海秋。聽猿看楚岫，隨鴈到吳洲。處處園林好，何人待子猷？

早春遊莖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九

八二

東風春未足，試望秦城曲。青草狀寒蕪，黃花似秋菊。壯將歡共去，老與悲相逐。獨作遊社人，暮過咸聲宿。

秋日題府上張大夫

重城洞啓肅秋煙，共說羊公在鎮年。鞞鼓暗驚林葉落，旌旗遙拂鴈行偏。石過橋下書曾受，星降人間夢已傳。請吏何能沐風化，空將歌頌拜車前。

卷九

聊薄六首（大曆中，爲左拾遺。）

秋晚臥疾寄司空拾遺盧少府

寒几坐空堂，疎髯似積霜。老醫從舊疾，朽藥誤新方。晚果紅低樹，秋苔綠遍牆。慙非蔣生逕，不敢望求羊。

早朝

鐘鼓餘聲裏，千官向紫微。冒寒入語少，乘月燭來稀。清漏聞馳道，輕霞映瑣闈。猶看嘶馬處，未啓掖垣扉。

秋日

反照入閭巷，憂來與誰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黍。

路傍老人

老人獨坐倚官樹，欲語潸然淚便垂。陌上歸心無產業，城邊戰骨有親知。餘生尙在艱難日，長路多逢輕薄兒。綠水非山難似舊，如今貧病復何爲。

送友人遊江南

遠別悠悠白髮新，江潭何處是通津。潮聲偏懼初來客，海味唯甘久住人。漠漠煙光前浦晚，青青草色定山

春汀洲更有南迴雁，亂起聯翩北向秦。

邳州留別

終歲山川路，生涯總幾何？艱難爲客慣，貧賤受恩多。暮角飄長韻，寒流起細波。懸愁茂陵宅，春色又相過。

李端九首

古別離

水國葉黃時，洞庭霜落夜；行舟聞商估，宿在楓林下。此地送君還，茫茫似夢間。後期知幾日，前路轉多山。巫峽通細浦，迢迢隔雲雨。天晴見海檣，月落聞津鼓。入老自多愁，水深難急流。清宵歌一曲，白首對汀洲。

過谷口元贊善所居

入谷訪君來，秋泉已難涉。林間人獨坐，月下山相接。重霧濕蒼苔，明燈照黃葉。故交一不見，素髮何稠疊？

古別離

與君桂陽別，令君岳陽待；後事忽差池，前期日空在。木落雁嗷嗷，洞庭波浪高。遠山雲似蓋，極浦樹如毫。朝發龍幾里，暮來風又起；如何兩處愁，皆在孤舟裏。昨夜天月明，長川寒且清。菊花開欲盡，蓼菜泊來生。下江帆勢速，五兩遙相逐。欲問去時人，知投何處宿。空令猿嘯時，泣對湘潭竹。

烏桕曲

白馬逐朱車，黃昏入狹斜。狹斜柳樹爲爭宿，爭枝未得飛上屋。東房少婦墻從軍，每聽烏啼知夜分。

代從兄衡送友人入關

聞君帝城去，西望一霏巾。落日見秋草，暮年逢故人。非才長作客，有命嬾謀身。近更嬰衰病，空思老漢濱。

晚夏聞蟬寄戴廣文（前贈十二元有此詩，未知孰是）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九

昨日鶯啼聲，今朝蟬忽鳴；朱顏向華髮，定是幾年程？故國白雲遠，閑居青草生；因垂數行淚，書報十年兄。

早春雪夜寄盧綸呈微書元丞

聞君隨謝眺，春夜宿山前；看竹雲垂地，尋僧雪滿船；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猶是羈愁客，誰知惜故年？

荆門雨歌送從兄赴夔州

余兄佐郡經西楚，餞行因賦荆門雨；潯陽變變聲漸繁，浦裏人家收市喧；重陰大點過欲盡，碎浪柔故相與翻。雲間悵望荆衡路，萬里青山一時暮；琵琶寺裏響空廊，鬢斗陂前濕荒戍；沙尾長檣發漸稀，竹竿草屨涉流歸；夷陵遠色半成燒，漢上遊僧始濯衣；船門相對多商估，葛服龍鍾蓬下語；自是細川石燕飛，非關齊地商羊舞；曾為江客念江行，腸斷秋荷雨打聲；摩天古木不可見，住岳高僧空得名；今朝拜手臨欲別，遙憶荆門雨中發。

贈康俗

黃髮康兄酒泉客，平生出入王侯宅；今朝醉臥又明朝，忽憶舊鄉頭已白；流年恍惚曠西日，陳事蒼茫指南陌；聲名常壓飽參軍，班位不過楊執戟；爾來七十遂無幾，空是咸陽一布衣；後輩輕肥賤衰朽，故侯門館許相依；自言「萬物有移改，始信桑田變成海」；同時獻賦人皆盡，共壁題詩君獨在；步出東城風景和，青山滿眼少年多；漢家尚壯今則老，髮短心長知奈何；華堂舉杯莫歎晚，龍鍾相見誰能免；君今已及我正來，朱顏宜笑能幾回；借問蒙龍花樹下，誰家春錦築高臺？

于武陵八首（或作于翬）

孤雲

南北各萬里有雲心更閑；因風離海上，伴月到人間；洛浦少高（一作佳）樹，長安無舊山；徘徊不可住，漢漢又東還。

南遊有感

杜陵無厚業，不得駐車輪。重到曾遊處，多非舊主人。東風千嶺樹，西日一洲蘋。又渡湘江水，湘江水復春。

客中

楚人歌竹枝，遊子淚沾衣。異國久為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葉皆飛。南過洞庭水，更應稍急稀。

洛陽道

解世若浮雲，千回故復新。旋添青草塚，更有白頭人。歲暮客將老，雪晴山欲春。行行車與馬，不盡洛陽塵。

夜與故人別

白日去難駐，故人非舊容。今宵一別後，何處更相逢。過楚水千里，到秦山幾重。語來天又曉，月落滿城鐘。

感懷

青山長寂寞，南望獨高歌。四海故人盡，九原新塚多。西沉浮世日，東注逝川波。不使年華駐，此生看幾何。

長信宮

董涼秋氣初，長信恨何如。拂黛月生指，解纓雲滿梳。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坐聽南宮樂，清風搖翠裾。

過侯王故第

過此一酸辛，行人淚有痕。獨殘新碧樹，猶擁舊朱門。歌歇雲初散，簷空燕尚存。不知暉鏡客，何處感新恩。

熊羆登一首（貞元中人）

經古墓

碑折松枯山火燒，夜臺曾閉不曾朝。那將逝者比流水，流水東流逐上潮。

張繼二首（字懿孫，大曆中人）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九

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閩州卽事

耕夫占募逐樓船，春草青青萬頃田；
試上吳門看郡郭，清明幾處有新煙？

過春申君廟

春申祠宇空山裏，古柏陰陰石泉水；
日暮江南無主人，彌令過客思公子。
蕭條寒景傍山村，寂寞誰知楚相

尊？當時珠履三千客，趙使懷慙不敢言。

包佶四首（字幼正，貞元初，爲祿書監，丹陽郡公。）

酬于侍郎湖南見寄

桂嶺千崖斷，湘流一派通；
長沙今買傳，東海舊于公。
章甫經殊俗，離騷繼雅風；
金闈文作字，玉匣氣成虹。
翰墨時無侶，丹青風在公；
主恩留左掖，人望積南宮。
巧拙循名異，浮沉顧位同；
九遷歸上略，三已契愚衷。
黃謝庭中禮，慈寬塞上翁；
楚材欣有適，燕石愧無功。
山曉重嵐外，林春苦霧中；
雪花翻海鶴，波影倒江楓。
去札頻逢信，回帆早挂空；
避賢方有日，非敢愛微躬。

贈廬山白鶴觀劉尊師

蒼蒼五老霧中壇，杳杳三山洞裏官；
手護崑崙象牙簡，心推霹靂棗枝盤。
春飛雪粉加毫潤，曉漱瓊膏冰

去。齒寒漸恨流年筋力少，唯思露冕事星冠。

嶺下臥疾寄劉長卿員外

唯有貧兼病，能令親愛疎；
歲時供放逐，身世付空虚。
脛弱秋添絮，頭風曉廢梳；
波瀾喧衆口，藜藿靜吾廬。
喪

馬思開卦，占鵝嶺發書十年江海隔，難恨子知予。

近獲風痺之疾，題寄所懷。

病夫將已矣，無可答君恩。衾枕同穉客，圖書委外孫。久來從吏道，常欲奉空門。急走機先息，歎行力漸煩。無醫能却老，有藥是遊魂。為宿還依伴，蓬飄莫問根。寓形齊指馬，觀境削心猿。唯借南榮地，清長暫負暄。

包何一首

江上田家

近海川原薄，人家本自稀。黍苗期臘酒，霜葉是寒衣。市井誰相識？漁樵夜始歸。不須騎馬問，恐畏狎鷗飛。

鮑防二首

雜感

漢家海內承平久，萬國戎王皆稽首。天馬管銜首踏花，胡人歲獻蒲桃酒。五月荔枝初破顏，朝辭象罔夕函關。雁飛不度桂陽嶺，馬走先過林邑山。甘泉御果垂仙閣，日暮無風香自落。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

送薛補闕入朝

平原門下十餘人，獨受恩多未殺身。每歎陸家兄弟少，更憐楊氏子孫貧。柴門豈斷施行馬，膏酒那堪醉近臣。賴有軍中遺令在，猶將談笑對風塵。

張登二首（貞元中，為漳州刺史。）

送王主簿遊南海（得錢字）

平生推久要，留滯共三年。明日東南路，窮荒霧露天。曠懷常寄酒，素業不言錢。道在貧非病，時來甌亦妍。過山乘蠟屐，涉海附艤船。行矣無為恨，宗門有大賢。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九

八七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九

八八

因遇小雪日戲題絕句

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桐猶綠槿花然。陽和長養無時歇，却是炎洲雨露偏。

皇甫冉上二十首（字茂政，大厓中，王繹爲河南節度，鎮徐州，辟掌書記，後終左補闕。）

巫山峽

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

與張補闕王鍊師徐方清河路同舟南下於臺頭寺留別題員外裴補闕同

賦雜韻一首

朝朝春事晚，泛泛行舟遠。淮海思無窮，悠悠煙景中。幸將仙子去，復與故人同。高枕隨流水，輕帆任遠風。鍾聲野寺迴，草色古城空。送別高臺上，徘徊共惆悵。懸知白日斜，定是猶相望。

屏風上各賦一物得攜琴客

不是向空林，應當就磐石。白雲知隱處，芳草送行跡。如何祗役心，見爾攜琴客。

獨孤中丞筵陪錢韋使君赴昇州

中司龍節貴，上客虎符新。地控吳襟帶，才光漢搢紳。泛舟應度臘，入境便行春。何處歌來暮，長江建業人。

酬李郎中待御秋夜登福州城樓見寄

辛勤萬里道，蕭索九秋殘。月照閩中夜，天凝海上寒。王程無地遠，主意在人安。遙寄登樓作，空知行路難。

送元辰還松澗山所居

深山秋事早，歸去復何如。裏霧收新稼，迎寒葺舊廬。題詩卽招隱，作賦是闌居。別後空相憶，嵇康嬾寄書。

送康判官往新安，賦得江路西南永。

不向新安去，那知江路長。猿聲比盧霍，水色勝瀟湘。驛樹收殘雨，漁家帶夕陽。何須愁旅泊，使者有輝光。

酬盧十一過宿

乞還方未遂，日夕望雲林。况復逢春草，何勞問此心。閑門公務散，枉策故情深。遙夜他鄉酒，同君梁甫吟。

三月三日義興李明府後亭泛舟

江南煙景復如何，聞道新亭更可過。處處蕪蘭春浦綠，萋萋藉草遠山多。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

和更使輕橈徐轉去，微風落日水增波。

酬裴十四（得宴字）

淮海各聯翩，三年方一見。素心終不易，玄髮何須變。舊國想平陵，春山滿陽羨。鄰雞莫遠唱，共惜良宵宴。

夜集張諷所居（得颺字）

江南成久客，門館日蕭條。唯有圖書在，多傷鬢髮凋。諸生陪講誦，稚子給漁樵。虛室寒燈淨，空墻落葉飄。滄

洲自有趣，誰道隱須招。

送顧萇往新安

由來山水客，復道向新安。半是乘潮便，全非行路難。晨裝林月在，野飯浦沙寒。巖子千年後，何人釣舊灘。

送段明府

遙夜此何甚，霜空殊杳靄。方嗟異鄉別，曾是同心會。海林秋更疎，野水寒猶大。離人轉吳岫，旅雁從燕塞。日

夕望前期，勞心白雲外。

送王司直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九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九

九〇

西塞雲山遠，東風道路長；人心勝潮水，相送過滄陽。

同李蘇州傷美人

玉佩石榴裙，當年嫁使君；專房獨見寵，傾國衆皆聞。歌舞嘗無對，幽明忽此分；陽臺千萬里，何處作行雲？

題高雲客舍

孤興日自深，浮雲非所仰；窗中西城峻，樹外東川廣。晏起簪葛巾，閑吟倚藜杖；阮公道在醉，莊子生恆養。五柳轉扶疎，千峰恣來往；清秋香稻穫，白露寒菜長。吳國滯風煙，平陵延夢想；時人趣纓弁，高鳥違羅網。世事徒糾紛，吾心方浩蕩；唯將山與水，處處諧真賞。

同諸公有懷絕句

舊國迷江樹，他鄉近海門；移家南渡久，童稚解方言。

送李錄事赴饒州

北人南去雪紛紛，雁叫汀沙不可聞；積水長天隨遠客，荒城極浦足寒雲。山從建業千峰遠，江至潯陽九派分；借問督郵纔弱冠，府中年少不如君。

寄高錕

南徐風日好，張望毗陵道；毗陵有故人，一見恨無因；獨戀青山久，唯令白髮新。每嫌持手板，時見著頭巾；煙景臨寒食，農桑起仲春。家貧仍嗜酒，生事今何有？芳草遍江南，勞心憶攜手。

酬權器

南望江南滿山雪，此情惆悵將誰說？徒隨羣吏不曾閑，願與諸生爲久別。聞君靜坐轉耽書，種樹葺茅還舊居；終日白雲應自足，明年芳草又何如？人生有懷苦不展，出入公門猶未免；同舟朝夕待春風，先報華陽洞深淺。

卷十

皇甫冉下六十五首

奉和徐州王相公彭祖井之作

上公旌節在徐方，舊井莓苔近寢堂。訪古因知彭祖宅，得仙何必葛洪鄉。清虛不共春池競，盟漱偏宜夏日長。聞道延年如玉液，欲將調鼎獻明光。

又和雪

春雪偏當夜，暄風却變寒。庭深不復掃，城曉更宜看。命酒閑令酌，披裘晚未冠。連營鼓角動，忽似戰桑乾。

送蕭處士

惆悵煙郊晚，依然此送君。長河隔旅夢，浮客伴孤雲。淇上春山直，黎陽大道分。西陵儻一弔，應有士衡文。

之京留別劉方平

客子慕儔侶，含悽整晨裝。邀歡日不足，况乃前期長。離袂惜嘉月，遠懷勞折芳。遲遲越二陵，回首但蒼茫。喬木清宿雨，故關愁夕陽。人言長安樂，其奈極相望。

出塞

吹角出塞門，前瞻即胡地。三軍盡回首，皆洒望鄉淚。轉念關山長，行看風景異。由來征戍客，各負輕生義。

餞陶李丞舊居

威名天下挹餘芳，棄置終身不拜耶。詞藻世傳平子賦，園林人比鄭公鄉。門前墜葉停秋水，籬外寒臯帶夕陽。日日青松成古木，祗應來者為心傷。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

送劉兵曹還隴山居

難望徒謙語，行子但悲辛。雖是還家路，終爲上隴人。先秋雪已滿，近夏草初新。唯有聞羌笛，梅花曲裏春。

同裴少府安居士對雨

共結尋真會，還當退食初。鐘煙雲氣合，林葉雨聲餘。溽暑銷珍簟，浮涼入綺疏。歸心從念遠，懷此復何如？

贈劇山人

白首滄洲客，陶然得此生。龐公採藥去，萊氏與妻行。乍見還州里，全非隱姓名。枉帆臨海嶠，黃酒秣陵城。伐木吳山曉，持竿越水清。家人忘貧賤，物外任衰榮。忽爾辭林壑，高歌至上京。避喧心已憤，念遠夢頻成。石路寒花發，江田臘雪明。玄纁儻有命，何以遂躬耕？

寄劉八山人

東臯若遠近，苦雨隔還期。閏歲風霜晚，山田收穫遲。茅簷燕去後，樵路菊黃時。平子遊都久，知君坐見嗤。

雜言無錫惠山寺流泉歌

寺有泉，今泉在山。鎔金鳴玉，令長潺潺。潺作潭鏡，令澄寺內。泛巖花，令到人間。土膏脈動，知春早。隈隩陰深，長苔草。虞虞繁同石磴，喧朝朝盟漱山僧老。林松自古草自新，清流活活無冬春。任疏鑿，令與汲引，若有意，令山中人。偏依佛界通仙境，明滅玲瓏媚林嶺。宛如太室臨九潭，詎滅天台望三井。我來結綬未經秋，已厭微官憶舊遊。且復遲回猶未去，此心只爲靈泉留。

田家作

臥見高原燒，閑尋空谷泉。土膏消臘後，麥隴發春前。藥驗桐君錄，心齊莊子篇。荒村三數處，衰柳百餘年。好就山僧去，時過野舍眠。汲流寧厭遠，下地本求偏。向子諳樵路，陶家置黍田。雪峰明曉景，風雁急寒天。且復冠名

爲寧知冕戴，問津夫子倦，荷蓑丈人賢。顧物皆從爾，求心正儼然。愁康懶慢性，祇自戀風煙。

寄劉方平

十年不出溪林中，一朝結束甘從戎。嚴子持竿心寂歷，寥落荒蕪遮舊宅。終日碧滯聲自喧，暮秋黃菊花誰摘？每望南峰如對君，昨來不見多寒雲。石徑幽人何所在，玉泉疎鐘時獨聞。與君從來同語默，豈是悠悠但相識。天畔三秋空復情，袖中一字無由得。世人易合復易離，故交棄置求新知。歎息青青長不改，歲寒霜雪貞松枝。

溫湯卽事

天仗星辰轉，霜冬景氣和。樹含溫液潤，山入練垣多。丞相金錢賜，平陽玉輦過。魯人求一謁，無路獨如何？

送張南史劾旬記室體

馬卿工詞賦，位下年將暮。謝客愛雲山，家貧身不閑。風波杳未極，幾處逢相識。富貴人更變，誰能念貧賤？岸有經霜草，林有故年枝。俱應待春色，獨使客心悲。

送孔巢父赴河南軍（得河字）

江城相送阻煙波，況復新秋一雁過。聞道全師征北虜，更言諸將會南河。邊心杳杳鄉人絕，塞草青青戰馬多。共許陳琳工奏記，知君名宦未蹉跎。

和元中丞奉使承恩還終南舊居

軒車尋舊隱，賓從滿郊園。蕭散煙霞興，殷勤故老言。謝公山不改，陶令菊猶存。苔蘚侵垂釣，松篁長閉門。風霜清吏事，江海諭君恩。祇召趨宣室，沉冥在一論。

酬李司兵直夜見寄

江城聞鼓角，旅宿復何如。寒月清宵半，春風舊歲餘。徒云資薄祿，未必勝閑居。見欲扁舟去，誰能畏简书？

送薛判官之越

時艱自多務，職小亦求賢。道路無辭遠，雲山併在前。樟亭待潮處，已是越人煙。

同溫丹徒登萬歲樓

高樓獨上思依依，極浦遙山合翠微。江客不甚負北望，燕鳥何事復南飛。丹陽古渡寒煙積，瓜步空洲遠樹稀。聞道王師猶轉戰，誰能談笑解重圍。

送劉判官赴河南

看君發原隰，四牡去皇皇。始罷滄江吏，還隨粉署郎。海圻軍未息，河畔歲仍荒。征稅人全少，榛蕪虜近亡。所行知宋遠，相隔嘆淮長。早晚裁書寄，銀鈎佇入行。

宿淮陰南樓酬常伯熊

淮陰日落上南樓，喬木荒城古渡頭。浦外野風初入戶，甯中海月早知秋。滄波一望通千里，畫角三聲起百憂。獨立宵分遠來客，煩君步履忽相求。

小江懷靈上人（六言）

江上年年春早，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鐘聲。

送唐別駕赴鄂州

莫歎辭家遠，方看佐郡榮。長林通楚塞，高嶺見秦城。雲向曉關下，人從鄧路迎。翩翩駿馬去，自是少年行。

酬李補闕

十年歸客但心傷，三徑無人已自荒。夕宿靈臺伴煙月，晨趨建禮逐衣裳。久因麋鹿隨豐草，謬荷鸞鷟惜未行。縱有諫書猶未獻，春風拂地日空長。

同韻 給事觀畢給事畫松石（入聲）

海嶠微茫那得到？楚關迢遞心空憶。夕郎善畫巖間松，遠意幽姿此何極？千條萬葉紛異狀，虎伏蟾盤爭勁力；扶疎半映晚天青，凝澹全和曙雲黑。煙籠月照安可道，雨濕風吹未曾息。能將積雪辨晴光，每與連峰作寒色。龍樓不競繁花吐，騎省偏宜遙夜直。羅浮道士訪移來，少室山僧舊應識。掖垣深沈晝無事，終日亭亭在人側。古槐衰柳寧足論，還對眾恩列行植。

送令狐明府

行當臘候晚，共惜歲陰殘。聞道巴山遠，如何蜀路難。荒林藏積雪，亂石起驚湍。君有親人術，應令勞者安。

送從姪桐閣律師

能知出世法，詎有在家心。南院開門送，東山策杖尋。經年期故里，及夏到空林。念遠長勞望，朝朝草色深。

舟中送李觀

江南近別亦依依，山晚川長客伴稀。獨坐相思計行日，出門臨水望君歸。

故齊王贈承天皇帝挽歌

禮威追崇日，人知友悌恩。舊居從代邸，新壙入文園。鴻寶仙書秘，龍旂帝服尊。蒼蒼松裏月，萬古此高原。

贈恭順皇后挽歌

但謝年方久，哀榮事獨稀。殊百兩迓，同是九泉歸。詔使傳金冊，神人送玉衣。空山竟不從，寧肯學細妃？

送太常大夫加散騎常侍赴朔方

故壘煙塵促，新軍河塞間。金貂籠漢將，玉節度蕭關。散漫沙中雪，依稀漢口山。人知寶車騎，計日勒銘還。

送王翁信還剡中舊居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

海岸耕殘雪，溪沙釣夕陽。家中何所有，春草漸看長。

奉寄皇甫補闕（張繼作，附此。）

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疎。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

翻張繼（井序）

蘇孫余之舊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懷，今以七言裁答，蓋拙于事者繁而費。

悵望南徐登北固，迢遙西塞限東關。落日臨川問音信，寒潮唯帶夕陽還。

送劉八員外赴江西

岐路無窮極，長江九派分。行人隨旅雁，楚樹入湘雲。久在征南役，何殊勦北勦。難心不可問，歲暮雪紛紛。

送陸微潛夫（井序）

頃者江淮征鎮，屢有掄才之舉，子不列焉，有司之過，子方耕山釣湖，避人如逃寇，徒欲羅高鴻，捕深魚，窮年竭日，甚不可得也。今齒髮向暮，執勞無力，衆雖嗷嗷，開口待哺，如有知者，子其行乎？無為自苦！

高山鉅欲登，遠水深難渡。杏香復漫漫，行人別家去。

又得雲字

何事千年遇聖君，坐令雙鬢老如雲。南行更入山深處，岐路悠悠水自分。

又送陸潛夫延陵尋友

登山自補屐，訪友不齋糧。坐歇青楓晚，行吟白日長。人煙隔水見，草氣入林香。誰作招尋侶，清齋宿紫陽。

送鄭二堪之茅山（六言）

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鷄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

問李二司直所居雲山

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幾誰家山龜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

閑居作

多病辭官罷，閑居作賦成。圖書唯藥錄，飲食止藜羹。學謝淹中術，詩無鄭下名。不堪趨建禮，詎是厭承明。已輟金門步，方從石路行。遠山期道士，高柳覓先生。性懶尤因疾，家貧自少營。種苗雖尚短，穀價幸全輕。篇詠投康樂，壺觴就步兵。何人肯相訪，開戶一逢迎？

和王給事禁省梨花

巧解迎人笑，還能亂蝶飛。春風時入戶，幾片落朝衣。

歸渡洛水

嗔色赴春愁，歸人南渡頭。淸煙空翠合，難月碎光流。澹浦鑿芳草，滄浪有釣舟。誰知放歌客，此意正悠悠。

送陸禮部鄭

邊見吳洲百草春，已聞燕雁一聲新。秋風何處催年急？徧逐山行水宿人。

重陽日酬李觀

不見白衣來送酒，但令黃菊自開花。愁看日晚良辰過，步步行尋陶令家。

送荆評事往福州

江上春常早，閩中客去稀。登山怨迢遞，臨水惜芳菲。煙樹何時盡，風帆幾日歸？還看復命處，感府有光輝。

送從弟瀨貶袁州

何事成遷客，思歸不見鄉。遊吳經萬里，弔屈過三湘。水與荆巫接，山通鄴鄭長。名嗟黃綬繫，身是白眉良。獨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

九七

結南枝恨，應思北雁行。憂來沽楚酒，玄髮莫疑霜。

送錢塘路少府赴制舉

公車待詔赴長安，客裏新正阻舊歡。遲日未能銷野雪，晴花偏自犯江寒。東溟道路通秦塞，北闕威儀覩漢官。共許御說工射策，思榮請向一枝看。

賦得荆溪夜雨送荆楚人歸義興山

驚濤流不極，夜度識雲岑。長帶溪沙淺，時因山雨深。方同七里路，更遂五湖心。揭厲朝將夕，潺湲古至今。花源若許到，雖遠亦相尋。

送孔黨赴舉

入貢列諸生，詩書業早成。家承孔聖後，身有魯儒名。楚水通榮浦，秦山擁漢京。愛君方弱冠，為賦少年行。

送裴陟歸常州

夜雨須停棹，秋風暗入衣。見君常北望，何事却南歸？

徐州送丘侍御之越

時鳥催春色，離人惜歲華。遠山隨擁傳，芳草引還家。北固潮當關，西陵路稍斜。縱令寒食過，猶有鏡中花。

送韋山人歸所居鍾山

逸人歸路遠，弟子出山迎。服藥顏須駐，耽書癖已成。柴扉度歲月，藜杖見公卿。更作儒林傳，還應有姓名。

和袁郎中破賊後經剡中山水（同用溪字）

武庫分帷幄，儒衣事鼓鼙。兵連越徼外，寇盡海門西。節比全疎勒，功當雪會稽。旌旗同剡嶺，士馬溷耶溪。律梅初發，班師草未齊。行看佩金印，豈得訪丹梯？

送虞州裴使君赴京

使君朝北闕，軍馬發東方。別喜天書召，寧愁地脈長。山行朝復夕，水宿露為霜。秋草連秦塞，孤帆落漢陽。新
御建禮舊，舊位識文昌。唯有聯翩翼，翻隨南雁翔。

送包佶賦得天津橋

洛橋歲暮作征客，第一句闕文。相望依然一水間，相思已如千里隔。晴煙霧景滿天津，鳳闕龍樓映水
濱；豈無朝夕軒車度，其奈相逢非所親。望樹甘陵愁遠道，他鄉一望入堪老。君報還期在早春，橋邊日日看芳草。

宿嚴維宅送包七

江湖同避地，分手自依依。盡室今為客，經秋空念歸。歲儲無別置，寒服羨鄰機。草色村橋晚，蟬聲江樹稀。夜
涼宜共醉，時難惜相違。何事隨陽侶，汀洲忽背飛。

送延陵陳法師赴上元

延陵初罷講，建業去隨緣。翻譯推多學，壇場最少年。浣衣逢野水，乞食向人煙。遍禮南朝寺，焚香古像前。

賦得海邊樹

歷歷緣荒岸，冥冥入遠天。每同沙草發，長共水雲聯。搖落潮風早，離披海雨偏。故傷游子意，多在客舟前。

題罔上人房

沃洲傳教後，百衲老空林。慮盡朝昏罄，禪隨坐臥心。鶴飛湖草迥，門閉野雲深。地與天台接，中峰早晚尋。
聞君感歎二毛初，舊友相依萬里餘。烽火有時驚暫定，甲兵無處可安居。客來吳地星霜久，家在平陵音信
疎；昨夜春風還入戶，登山臨水復何如？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

送魏十六還蘇州

秋夜沉沉此送君，陰蟲切切不堪聞；歸舟明日毗陵道，回首姑蘇是白雲。

婕妤怨

由來詠團扇，今已值秋風；事逐時僧往，恩無日再中。早鴻聞上苑，寒露下深宮；顏色年年謝，相如賦豈工？

送客

旗鼓軍威重，關山客路賒；待封甘度隴，回首不思家。城下春山路，營中瀚海沙；河源雖萬里，音信寄來查。

卷十一

劉商九首

送劉南史往杭州拜觀別駕叔

兄弟漂零自長年，見君眉白轉相憐；清揚似玉須勤學，富貴由人不在天。萬里椿蕪迷舊國，兩河烽火復相連；林中若使題書信，但向漳濱訪客船。

合溪送王丞歸東郭

君去春山誰共遊，鳥啼花落水空流；如今送別臨溪水，他日相思來水頭。

春日臥病書情

楚客經年病，孤舟人事稀；晚晴江柳變，春夢塞鴻歸。今日方知命，前年自覺非；不能憂歲計，無限故山薇。

銅雀妓

魏主矜蛾眉，美人美於玉；高臺無晝夜，歌舞竟未足。感色如轉圓，夕陽落深谷；仍令身歿後，尚縱平生愁。紅

粉橫淚痕，調絃向空屋；舉頭君不在，唯見西陵木。玉韋豈再來？嬌鬢爲誰綠？那堪秋風裏，更舞陽春曲。曲罷情不勝，闌干向西哭。臺邊生野草，來去骨羅數。况復陵寢間，雙雙見麋鹿。

樹珠怨

從來上臺樹，不敢倚欄干；零落知成血，高樓直下看。

醉後口號

春草秋風老此身，一瓢長醉任家貧；醒來還愛浮萍草，漂寄官河不屬人。

秋夜聽嚴巖紳巴童唱竹枝歌

巴人遠從荆江客，回首荆山楚雲隔；思歸夜唱竹枝歌，庭槐葉落秋風多。曲中歷歷敘鄉思，鄉思綿綿楚詞古；身騎吳牛不畏虎，手提箕笠數風雨。猿啼日暮江岸邊，綠林連山水連天。來時十三今十五，一成新衣已再補。鴻雁南飛報隣伍，在家懼樂辭家苦。天晴露白鍾漏遲，淚痕滿面看竹枝；曲終寒竹風裊裊，西方日落東方曉。

柳條歌送客

露井天桃春未到，遲日猶寒柳開早。高枝低枝飛鷓鴣，千條萬條覆官牆；幾回離別折欲盡，一夜東風吹又長。毵毵拂人行不進，依依送君無遠近；青春去住隨柳條，却寄來人以爲信。

雜言同豆盧鄴中郭南七里橋哀悼姚倉曹

橋邊足難別，終日爲悲辛；登橋因歎近，却羨別離人。橋下東流水，芳樹櫻桃蕊。流水與潮同，花落明年開；可憐三語掾，長作九泉灰。宿昔懼遊在何處，花前飲足求仙去。

羊士謨十七首

過三鄉望女兒山早歲有卜筮之志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一

女几山頭春雪消，路傍仙杏發柔條；心期欲去知何日，惆悵迴車上野橋。

和都官李郎中經宮人斜

翡翠無翦掩夜泉，猶疑一半作神仙；秋來還照長門月，珠露寒花是野田。

郡中卽事一首

紅衣落盡暗香殘，葉上秋光白露寒；越女含情已無限，莫教長袖倚闌干。
登臨何事見瓊枝，白露黃花自繞籬，唯有樓中好山色，稻畦殘水入秋池。

小園春至偶言呈吏部竇郎中孟員外

松籬雖苦節，冰霜慘其間；欣欣發佳色，如喜東風還。幽抱想前躡，冥鴻度南山；春盡一以眺，達士亦解顏。偃
息非老圃，沉吟闕玄關。馳暉忽復失，壯歲不得閑。君子當濟物，丹梯難共攀。心期自有約，去掃蒼苔斑。

登樂遊原寄司封孟郎中盧補闕

爽節時清眺，秋懷悵獨過；神臯值宿雨，曲水已增波。白鳥陵風迴，紅蕖濯露多；伊川有歸思，君子復如何？

郡樓晴望

霧色朝雲盡，亭臯露亦晞；寒開臨曲檻，蕭瑟換輕衣。地遠秦人望，天晴社燕飛；無功慙歲晚，惟念故山歸。

九月十日郡樓獨酌

據史當授衣，郡中稀物役；嘉辰悵已失，殘菊誰爲惜。樞軒一棹泛，天景洞虛碧；暮節獨賞心，寒江鳴滌石。歸
期北州里，舊友東山客。飄蓬海雲深，相思桂花白。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詞二首（特詔令百官進詩，駙馬郎司空于公之子）。

湯沐成塵跡，山林遂寂寥；鶴飛應織素，鳳起獨吹簫。玉殿中參罷，雲耕上漢遙；皇情悲不極，空輟未央朝。

投冊榮天使，陳詩感聖恩。河山啓梁國，綺素及于門。泉向金危咽，霜來玉樹繁。都人聽哀挽，淚盡望寒原。

林館避暑

池島清陰裏，無人泛酒船。山朝金奏華，花露水精圓。靜勝朝暹暮，幽觀白已玄。家林正如此，何事賦歸田？

寒食宴城北山池卽故郡守榮陽鄭圃自爲折柳亭

別館青山郭，遊人折柳行。落花經上已，細雨帶清明。鷓鴣流芳暗，鶯鶯曲水平。歸心何處醉？寶瑟有餘聲。

夜聽琵琶

破撥聲繁恨已長，低鬟斂黛更摧藏。潺湲隴水聽難盡，併覺風沙繞杏梁。

酬蕭使君出妓夜宴見送

玉顏紅燭忽驚春，微步凌波拂暗塵。自是當歌斂眉黛，不應惆悵爲行人。

西川獨孤侍御見寄七言四韻一來爲郡翰墨都捐建此酬答誠非拙速

百雉層城上，將壇列營西。照雪峰寒，文章立事須銘鼎，談笑論功恥據鞍。草檄青油推健筆，曳裾黃閣擊危冠；雙金未比三年字，負弩空慙知者難。

息舟荆溪入陽羨南山遊善權寺呈李功曹曰

結纜蘭渚曉，柴車上遠岡。晏溫值初霽，去遠山河長。獻歲冰雪盡，細泉生路傍。行披煙衫入，激瀾橫石梁。層閣表精廬，飛甍切雲翔。冲襟得高步，清眺極遠方。潭潭積佳氣，萋萋多早芳。具觀澤國秀，重使春心傷。念遵煩促途，榮利驚隲光。勉君脫冠意，共匿無何鄉。

永甯里園亭休沐張然成詠

雲景含初夏，休歸曲陌深。幽簾宜永日，珍樹始清陰。遲客唯長簟，忘言有匣琴。畫披靈物態，書見古人心。芳

草多留步，鮮飄自滿襟；勞形非立事，蒼灑去頭簪。

長孫佐輔十二首（德宗時人，弟公輔為吉州刺史，佐輔往依焉。）

尋山家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埽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燒蕪野菜飛黃蝶。

答邊信

征人去年戍邊水，夜得邊書字盈紙；揮刀就燭裁紅綺，結作同心答千里；君寄邊書書莫絕，妾答同心心有結；同心再解心不離，書字頻看字悉滅；結成一夜和淚封，貯書只在懷袖中；莫如書字固難久，願學同心長可同。

山居雨霽即事

結茅蒼嶺下，自與喧卑隔；况值雷雨晴，郊原轉岑寂；出門看反照，燒屋殘溜滴；古路絕人行，荒陂響蟻咽；籬崩瓜豆蔓，圃壞牛羊跡；斷續古祠鴉，高低遠村笛；喜聞東臯潤，欲往未通屐；杖策試危橋，攀蘿瞰苔壁；隣翁夜相訪，緩酌聊跂石；新月出汗蟾，浮雲在中鳥；常應廣儒操，謬習經邦畫；有待時未知，非關慕沮溺。

擬古詠河邊杜樹

野火燒枝水洗根，數圍枯樹半心存；應是無機承雨露，却將春色寄苔痕。

對鏡吟

憶昔逢君新納媾，青銅鑄出千年鏡；意憐光彩固無瑕，義比恩情永相映；每將鑿面兼鑿心，鑿來不較情逾深；君非結心空結帶，結處尙新恩已背；開簾覽鏡悲難語，對面相看孟門阻；掩匣徒慙雙鳳飛，懸臺欲効孤鸞舞；妝成持照尙當時，只畏愁多遽變衰；昔日照來人共許，今朝照罷自生疑；鏡上有塵猶可拂，君恩詎肯無迴時。

南中客舍對雨送故人歸北

猿聲啾啾雁聲苦，卷簾相對愁不語；幾年客與君在楚，况送君歸我猶阻。家書作得不忍封，北風吹斷增前雨。

杭州秋日留別故友

相見又相別，大江秋水深；悲歡一世事，去住兩鄉心。浙瀝籬下葉，淒清堦上琴；獨隨孤棹去，何處更同衾？

關山月

淒淒還切切，戎客多離別；何處最傷心，關山見秋月。關月竟如何，由來遠近過；始經玄兔塞，終繞白狼河。忽憶秦樓婦，流光應共有；已得並蛾眉，還知攬纖手。去歲照同行，比翼復連形；今宵照獨立，顧影自覺驚。餘暉漸西落，夜夜看如昨；借問映旌旗，何如鑿帷幙。拂曉朔風悲，蓬鷺雁不飛；幾時征戎罷，還向月中歸。

別友人

愁多不忍醒，時別想極還尋靜；處行誰遣同衾又分手，不如行路本無情。

山行書事

日落風颺颺，驅車行遠郊；中心有所悲，古墓穿黃茅。茅中狐兔窠，四面烏鴛巢；鬼火時獨出，人煙不相交。行近破村，一徑欲還坳；迎霜聽蟋蟀，向月看鸛鷺。翁喜客來坐，客來羞廚庖；獨醪誇撥醴，時果仍新苞。相勸對寒燈，呼兒蒸枯梢；性朴頗近古，其言無斗筲。憂歡世上并，歲月途中拋；誰知問津客，空作楊柳嘲。

古宮怨

宮前好樹名玫瑰，去年花落今年開；無情春色尚識返，君心忽斷何時來。憶昔妝成候仙仗，宮璫玲瓏日新上；拊心却笑西子頻，掩鼻誰愛鄭姬謗。章臺文章衣下履，花粘甲乙床前帳；三千玉貌休自誇，十二金釵獨相向。感衰傾奪欲何如，嬌愛翻悲逐佞諛；重遠豈能慙沼鵠，棄前方見泣松魚。看龍不記鸞龍腦，詠扇空宵禿鼠鬚；始

喜類難新託柏，終傷如莽却甘茶。院深獨開還獨閉，鸚鵡驚飛苦覆地；滿箱舊賜前日衣，濱枕新垂夜來淚。恨多
關鏡照還悲，綠鬢青蛾尙未衰。莫道新隸長絕比，猶逢故劍會相追。

隴西行

陰雲凝朔氣，隴上正飛雪；四月草不生，北風勁如切。朝來羽書急，夜宿長城窟；道隘行不前，相呼抱鞍歌。人
寒指欲墮，馬凍蹄亦裂；射雁旋充飢，奔冰還止渴。寧辭解圍鬪，但恐乘疲沒；早晚邊候空，歸來養羸卒。

代別後夢別

別中還夢別，悲後更生悲。覺夢俱千里，追尋難再期。翻思夢裏苦，却恨覺來遲；縱是非真事，何妨夢會時？

李約三首（御國公勉之子，仕爲尙書兵部員外郎。）

觀祈雨

桑條無葉土生煙，蕭管迎龍水廟前；朱門幾處看歌舞，猶恐春陰咽管絃。

過華清宮

君王遊樂萬機輕，一曲霓裳四海兵；玉輦升天人已盡，故宮猶有樹長生。

城南訪裴氏昆季

相思起中夜，夙駕訪柴荆；早霧桑柘隱，曉光溪澗明。村蹊蒿棘間，往往斷新耕；貧野煙火微，晝無烏鶯聲。田
頭逢鋤人，道君南山行；南山千萬峰，盡是相思情。野老無拜揖，村童多躑躅；相呼看草馬，顏色喜相驚。荒園雞豚
樂，雨牆禾莠生；欲君知我來，壁上空書名。

寶鼎二首（字中行，扶風平陵人，左拾遺叔向之子，與弟牟、羣、庠、鞏俱有名。鞏

潛中，爲國子祭酒，致仕卒。）

之任武陟寒食日途次松滋懷先寄劉員外
杏花榆莢曉風前，雲際離離上峽船。江轉數程淹驛騎，楚會三戶少人煙。看春又遇清明節，算老重經癸巳年。幸得住山當郡舍，在朝長詠卜居篇。

北固晚眺

水國芒種後，梅天風雨涼。露蠶開晚簇，江燕繞危樑。山趾北來固，潮頭西去長。年年此登眺，人事幾銷亡。

寶牟一首（字貽周，長慶中，爲國子司業。）

秋夕閑居對雨贈別盧七侍御坦

燕燕辭巢蟬脫枝，窳居積雨壞藩籬。夜長蒼溜寒無寐，日晏廚煙濕未炊。悟主一言那可學，從軍五百竟徒爲。故人駿馬朝天使，洛下秋聲恐要知。

寶羣一首（字丹列，元和中，自御史中丞出爲黔中觀察使，貶開州刺史，徙容

管，經略使卒。）

黔中書事

萬事非京國，千山擁麗譙。佩刀看日曬，賜馬傍江調。言諱多重譖，壺觴每獨謫。沿流如著翅，不敢問歸橈。

寶庠一首（字削卿，爲婺州刺史。）

陪留守韓僕射巡內至上陽宮感興

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液鉤陳處處疑。薄暮殿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

寶羣八首（字友封，元和中，爲武昌軍節度使，辟爲祕書少監，兼御史中丞，充節度副使。）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二

南遊感興

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迴；日暮東風春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

寄南遊弟兄

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湖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銜山。

放魚

金錢贖得免刀痕，聞道禽魚亦感恩；好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

宮人斜

離宮路遠北原斜，生死思深不到家；雲雨今歸何處去？黃鸝飛上野棠花。

代隣叟

年來七十罷耕桑，就暖支羸強下床；滿眼兒孫身外事，閑梳白髮向殘陽。

新營別墅寄兄

癩性如今成野人，行藏由興不由身；莫驚此度歸來晚，買得西山正值春。

自京師將赴黔南

風雨荊州二月天，間人初屣峽中船；西南一望雲和水，猶道黔南有四千。

承甯小圃與校書接近因寄

故里心期奈別何，手移芳樹憶庭柯；東臯黍熟君應醉，梨葉初紅白露多。

卷十二

揚巨源四十六首

送太和公主和詩

北路古來難，年光獨認寒。朔雲侵鬢起，邊月向眉殘。蓋井尋沙到，花門度磧看。薰風一萬里，來處是長安。

春日奉獻聖壽無疆詞

代是文明晝，春當燕喜時。鐘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漢典方寬律，周官正探詩。碧霄傳鳳吹，紅旭在龍旗。造化膺神契，陽和沃聖慈。無因隨百獸，率舞奏丹墀。

贈鄰家老將

白首羽林郎，丁年戍朔方。陰天瞻磧路，秋日渡遼陽。大漠寒山黑，孤城夜月黃。十年依幕食，萬里帶金瘡。拂雪陳師祭，衝風立教場。箭飛瓊羽合，旗動火雲張。虎翼分營勢，魚鱗擁陳行。誓心清塞色，鬪血雜沙光。戰地晴暉薄，軍門曉氣長。寇深爭暗襲，關迴勒春防。身賤竟何訴，天高徒自傷。功成封寵將，力盡到貧鄉。雀老方悲海，鷹衰却念霜。空餘孤劍在，開匣一露芒。

和練師惠秀才揚柳

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

大堤詞

二八暉媚大堤女，開爐相對依江渚。待客登樓向水看，邀郎卷幔臨花語。細雨濛濛濕芡荷，巴東商侶住帆多；自傳芳酒翻紅袖，誰調妍妝回翠蛾。珍重華燈夕陽後，當爐理瑟矜纖手。月落星微五鼓聲，春風搖蕩窗前柳。歲歲逢迎沙岸間，背人多整綠雲鬟。無端嫁與五陵少，難別煙波傷玉顏。

聖恩洗雪鎮州寄獻裴相公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二

天借春光洗綠林，戰塵收盡見花陰；好生本是君王德，忍死何妨壯士心？曾賀截雲翻柵遠，仍聞斷凍下管深；井陘昨日雙旗入，蒼相無言淚濕襟。

上劉侍中

命代生申甫，承家翊禹湯，廟謨膺間氣，師律動清霜。鍾鼎勳庸大，河山誠誓長；英姿凌虎視，逸步壓龍驤。道協陶鈞力，恩同日月光；一言弘社稷，九命備璋璋。政洽軍逾肅，仁敷物已康；朱門重棨戟，丹詔半縑緗。位隨興龍野，師臨逐鹿鄉；射鵬天更碧，吹角塞仍黃；深入平夷落，橫行闢漢疆；功垂貞石遠，名映色絲香。度磧瞻魏武，臨池識鳳凰；舞腰凝綺榭，歌響拂雕梁。杯淨傳鸚鵡，裘鮮照鷓鴣；吟詩白羽扇，校獵綠沉槍。風景佳入地，煙沙壯士場；幕中邀謝監，麾下得周郎。珠影含空徹，瓊枝映坐芳；王潭知武子，陳寶獎元方。富貴春無限，歡娛夜未央；管絃隨玉帳，樽俎奉金章。俗理寧因勸，邊城詎假防；軍容雄朔漠，公望冠巖廊。分野鄰孤島，京城溢萬箱；曙華分碣石，秋色入漁陽。城遠迷玄兔，川明辨白狼；忠賢多感激，今古共蒼茫。堤擁紅蕖豔，橋分翠柳行；軒車紛自至，亭館鬱相望。珍竈回煩暑，層軒引早涼；聽琴知思靜，說劍覺神揚。佳景燕臺上，清暉鄭驛傍；鼓鍾喧北里，珪玉映東牀。敢街由之瑟，甘循賜也牆；官微思假路，戰勝望升堂。欲奮三年翼，頻同一夕腸；稍憂期酒聖，乘與任詩狂。海內分桃李，天涯剪稻梁；升沉門下客，誰道在蒼蒼？

郊居秋日酬劉贊府見寄

繁菊照深居，芳春春不如；聞尋周處士，知伴庾尚書。日晚汀洲曠，天晴草木疎；閑言揮麈柄，清步掩蝸廬。野老能親牧，高人念遠漁；幽叢臨古岸，輕葉度寒蕪。暮色無狂蝶，秋華有嫩蔬；若為酬野曲，從此愧璠璣。

上裴中丞

六年西掖弘湯誥，三捷東堂總漢科；政引風霜成物色，語回天地到陽和；清威更助朝端重，聖澤曾隨筆下

多；應笑白鬚揚執戟，可憐春日老如何？

送裴中丞出使

一清淮甸假朝綱，金印初迎細柳黃；辭闕天威和雨露，出關春色避風霜。龍韜何必陳三略？虎旅由來肅萬方；宣諭生靈真重任，回軒應問石渠郎。

酬劉驎馬惠巖紙百張兼船四韻

百張雲樣亂花開，七字文頭豔錦同；浮碧定從天上得，殷紅應自日邊來。捧持價重欺雲葉，封裹香深笑海苔；滿篋清光應照眼，欲題幾韻輒徘徊。

送司徒童子

衛多君子魯多儒，七歲聞天笑舞雩；光彩春風初轉蕙，性靈秋水不藏珠。兩經在口知名小，百拜垂髫稟氣殊；况復元侯旌爾善，桂林枝上得鶉鷄。

元日含元殿下立仗丹鳳樓下宣赦上門下相公一首

天垂台耀拂樓槍，壽獻山青祝聖明；丹鳳闕前歌九奏，金鷄竿上鼓千聲。衣裳南面薰香動，文字東方喜氣生；從此登封資廟略，兩河連海一時清。

臨軒啓扇似雲收，率土朝天劇水流；瑞色含春當正殿，香煙捧日在高樓。三朝起草迎恩澤，萬歲長聲繞冕旒；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鄴侯。

賀田僕射子弟榮拜金吾

五侯恩澤不同年，叔姪朱門穠積連；鳳沼九重相喜氣，鷹行一半入祥煙。街衢燭影侵寒月，文武珂聲晝曉天；為數麒麟高閣上，誰家父子勒燕然？

觀打球

親掃球場如砥平，龍驤驟馬曉光晴；
入門百拜瞻雄勢，動地三軍唱好聲。
玉勒同時霑赤汗，花駉分處拂紅塵；
欲令四海氣煙淨，杖底縱塵不敢生。

送人過衛州

憶昔征南府內遊，君家東閣最淹留；
縱橫聯句長侵曉，次第看花直到秋。
論舊舉杯先下淚，傷離臨水更登樓；
相思前路幾回首，滿眼青山過衛州。

贈李傅

知因公望掩能文，誓激明誠在致君；
曾罷雙旌瞻白日，猶將一劍許黃雲。
搖窗竹色留僧語，入院松聲共鶴聞；
莫被此心生晚計，鎮南人憶杜將軍。

送絳州盧使君

應將清靜結心期，又共陽和到郡時；
絳老問年須算字，庾公逢月要題詩。
朱欄迢遞因高勝，粉蝶清明欲下遲；
他日徵還作霖雨，不須求賽敬亭祠。

和裴舍人觀田尚書出獵

聖代司空比玉清，雄藩觀獵見皇情；
雲禽已覺高無益，霜兔應知狡不成。
飛鞚擁塵寒草盡，彎弓開月朔風生；
今朝始賀將軍貴，紫禁詩人看旆旌。

送李舍人歸蘭陵里

清詞舉世皆藏篋，美酒當山爲滿罇；
三畝嫩蔬臨綺陌，四行高樹擁朱門。
家貧境勝心無累，名重官閑口不論；
惟有道情常自足，啓期天地易知恩。

和人與人分惠賜冰

天水藏來玉墮空，先頒密署幾人同。映盤皎潔非關露，當扇清涼不在風。瑩質方從綸閣內，凝輝更借錦幃中。麝詞珍貺難雙有，迢遞金鑿殿角東。

寄中書同年舍人

晴明紫閣最高峰，仙掖開簾苑彥龍。五色天書詞煥爛，九華春殿語從容。綵毫應染鐘煙細，清珮仍含玉漏重。二十年前同日喜，碧霄何路得相逢。

早春即事呈劉員外

明朝晴暖即相隨，肯信春光被雨欺。且任文書堆案上，免令杯酒負花時。馬蹄經歷應須遍，鶯語丁寧已怪遲。更待雜芳成豔錦，鄴中爭唱仲宣詩。

關于駙馬二首

綺陌塵香曙色分，碧山如畫又逢君。蛟藏秋月一片水，驥鎖晴空千尺雲。咸里舊知何駙馬，詩家今得鮑參軍。陽和本是煙霄曲，須向花閣次筵聞。

芳時碧落心應斷，今日清詞事不同。瑤草秋殘仙圃在，綵雲天遠鳳樓空。晴花曾送金羈影，涼葉還生玉簞風。長得聞詩權自足，會看春露濕蘭葎。

和侯大夫秋原觀征人回

兩河罷戰萬方清，原上軍回識舊營。立馬望雲秋塞淨，射鵰臨水晚天晴。戍閑部位分岐路，地遠家鄉寄旆旌。聖代止戈資廟略，諸侯不復更長征。

同太常尉選博士闕下待漏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二

沉沉延閣抱丹墀，松色苔花艷露滋；爽氣曉來青玉盤，薰風宿在翠花旗。方瞻御陌三條廣，猶覺仙門一刻遲；此地含香從白首，馮唐何事怨明時？

見薛侍御戴不損裏帽子因贈

潘郎對青鏡，烏帽似新裁。曉露鴉初洗，春荷葉半開。堪將護巾櫛，不獨隔塵埃。已見龍蟬翼，無因映鹿胎。何人呈巧思，好手自西來。有意憐衰醜，煩君致一枝。

寄昭應王丞

武皇金輅輟香塵，每歲朝元及此辰。光動泉心初浴日，氣蒸山腹總成春。謳歌已入雲韶曲，詞賦方歸侍從臣。瑞靄朝朝猶望幸，天教赤縣有詩人。

將歸東都別令狐舍人

綠楊紅杏滿城春，一騎悠悠萬井塵。岐路未關今日事，風光欲醉長年人。閑過綺陌尋高寺，強到朱門謁近臣。多病晚來還有策，洛陽山色舊相親。

寄江州白司馬

江州司馬平安否？惠遠東林住得無。滌滷曾聞似衣帶，廬峰見說勝香爐。題詩歲晏雜鴻斷，望闕天遙病鶴孤。莫謾勾牽雨花社，青雲依舊是前途。

薛司空自青州歸朝

天眷君陳久在東，歸朝人看大司空。黃河岸畔長無事，滄海東邊獨有功。已變長途成雅俗，仍過舊里揖清風；一門累葉凌煙閣，次第儀形漢上公。

送章孝標校書歸杭州因寄白舍人

會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朝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不妨公事責高臥，無限詩情要細論。若訪郡人徐孺子，應須騎馬到沙村。

述舊紀勳寄太原李侍中光顏二首

玉塞含悽見雁行，北垣新詔拜龍驤。弟兄間世真飛將，貔虎歸時似故鄉。鼓角因風飄朔氣，旌旗映水發秋光。河源收地心猶壯，笑向西風萬里霜。

倚天長劍截雲孤，報國縱橫見丈夫。五載登壇真宰相，六重分閫正司徒。曾聞轉戰平堅寇，共說題詩壓腐儒。料敵知機在方寸，不勞心力講陰符。

關二十拜戶部象判度支

清機果被公材擢，雄拜和承聖主恩。廟略已調天府寶，國征方覺地官尊。徒言玉節將分閫，定是沙隄欲到門。爲愛山前新卜第，不妨風月事琴樽。

酬裴舍人見寄

誰道重遷是舊班，自將霄漢比鄉關。二妃樓下宜臨水，五老祠西好看山。再葺吾廬心已足，每來公府跡常閑。詩陪亞相逾三紀，石笥煙霞不共攀。

早朝

鍾傳清禁纔應徹，漏報仙闈儼已開。雙闕薄煙籠黃著，九城初日照蓬萊。朝時但向丹墀拜，仗下方從碧落回。聖代逍遙更何事，願將巴曲贊康哉。

元日呈元逢吉舍人

華表文物賀新年，霜仗遙排鳳闕前。一片綵霞迎曙日，萬條紅燭動春天。稱觴山色和元氣，端冕爐香疊瑞

煙；共說正初嘗聖澤，試過西掖問羣賢。

酬盧員外（詔舊，感往年相國河東張公弘靖，常臨北府，忝寮屬之末，君有鄉里之親，有作）。

謝傳旌旆控上游，盧郎轉組借前籌；舜城風土臨清廟，魏國山川在白樓。雲寺當時接高步，水亭今日又同遊；滿筵舊府笙歌在，獨有羊曇最淚流。

述美寄申州盧摠使君

領郡仍聞倅虎貔，致身還是見男兒；小船隔水催桃葉，大鼓當風舞柘枝。酒座微酣諸客倒，球場慢撥幾人隨？從來樂事憎詩苦，莫被窗中遠岫知！

贈張將軍

關西諸將揖容光，獨立營門劍有霜；知愛魯連歸海上，肯令王粲在頻陽？天晴紅幟當山滿，日暮清笳入塞長；年少功高人最美，漢家壇樹月蒼蒼。

酬崔博士

自知頑叟更何能，唯學雕蟲謬見稱；長被有情邀唱和，近來無力更祇承。青松樹杪千年鶴，白玉壺中一片冰；今日爲君書壁右，孤貞莫怕世人憎！

古意贈王常侍

繡戶紗窗北里深，香風暗動鳳皇簪；組紉長在佳人手，刀尺空搖寒女心。欲學齊謳逐雲管，還思楚練拂霜砧；東家少婦當機織，應念無衣雪滿林。

和杜中丞西禪院看花

一林堆錦映千燈，照眼牽情欲不勝；知倚晴明嬌有足，解將顏色醉相仍。好風輕引香煙入，甘露纔和粉豔凝；深處最憐鶯蹂踐，嫩時先被蝶侵凌。對持真境應無取，分付空門又未能。迎日似翻紅燒斷，臨流疑映綺霞層。幽舍晚態憐丹桂，感續春光識紫藤。每到花枝獨惆悵，山東唯有杜中丞。

王建上二十四首（太和中，爲陝州司馬。）

送人

白日向西沒，黃河復東流；人生足著地，寧免四方遊？我行無返顧，祝子勿回頭！當須向前去，何用起離憂？但恐無廣路，平地作山丘。令我車與馬，欲疾反停留。蜀客多積貨，邊人競封侯。男兒戀家鄉，懼樂爲仇讎。丁寧相勸勉，善口幸無尤。對面無相成，不如豺虎儔。彼遠不寄書，此寒莫寄裘。與君俱絕跡，兩念無因由。

將歸故山留別村侍御

有川不得涉，有路不得行。沉沉百憂中，一日如一生。錯來干諸侯，石田廢春耕。虎戟衛重門，何因達中誠？日月俱照曜，山川異陰晴。如何百里間，開目不見明。我今歸故山，誓與草木并。願君去丘坂，長使道路平。

上七泉寺上方

長年好名山，本性今得從。回看塵土遙，稍見麋鹿蹤。老僧雲中居，石門青重重。陰泉養成龜，古壁飛却龍。掃石禮新經，懸幡上高峰。日夕懷鳥合，覓食聽山鐘。將火尋遠泉，煮葎傍寒松。晚隨采藥人，便宿南嶺中。晨起衝露行，濕花枝茸茸。歸依向禪師，願作香火翁。

溫門山

早入溫門山，羣峰亂如戟。崩崖欲相觸，呀豁斷行跡。脫履尋淺流，定足畏歌石。路盡十里溪，地多千歲柏。洞門晝陰黑，深處惟石壁。似見丹沙光，亦聞鍾乳滴。靈池出山底，沸水衝地脈。暖氣成濕煙，綠蒙窗中白。適曾入古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二

一一七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二

一一八

寺，便是雲外客；月出天氣涼，夜鍾山寂寂。

關相侍御聞與韋處士同遊靈臺寺見寄

西域傳中說，靈臺屬雍州；有泉皆聖跡，有石皆佛頭。所出蒼葡萄，外國俗來求；養蛇護其下，樵者不可偷。古碑在雲頭，僧戴置寺由魏家移下來，後人始增修。近與韋處士，愛此山之幽，各自具所須，竹籠盛茶甌。牽馬過危棧，變衣涉奔流。草開平路盡，林下大石稠。回廊轉經峰，忽見東西樓。瀑布當寺門，迸落衣裳秋。石苔鋪紫花，綠葉裁綠油。松根載殿高，飄飄仙山浮。縣中賢大夫，一月前此遊。賽神荷得雨，豈暇多停留。二十韻新詩，遠寄尋山儂。請令玉礪泣，冷切石磬愁。君名高難閑，余身愚終休。相將長無因，從今生離憂。

送韋處士老舅

憶昨癡小年，不知有經籍。常隨童子遊，多向外家劇。偷花入鄰里，弄筆書牆壁。照水學梳頭，應門未穿幘。人前實文性，梨果蒙不惜。賦字詠新泉，探題得幽石。自從出關輔，三十年作客。風雨一飄飄，親情多阻隔。如何二千里，塵土驅衰瘠。良久陳苦辛，從頭嘆衰白。既來今又去，覓笑還成感。落日動征車，春風卷離席。雲臺觀西路，華嶽祠前柏。會得過帝鄉，重尋舊行跡。

荆鄂主人

遠客無主人，夜投荆鄂市。飛蛾繞殘燭，半夜人醉起。墟邊酒家女，遺我綉綺被。合成雙鳳花，宛轉不相離。縱令顏色故，勿遣合歡異。一念始爲難，萬金誰足貴。門前長安道，去者如流水。晨風羣鳥翔，徘徊別離此。

泛水曲

載酒入煙浦，方舟泛綠波。子酌我復飲，子飲我還歌。蓮深微路通，峰曲幽氣多。聞芳無留瞬，弄桂不停柯。水。上秋日鮮，西山碧峨峨。茲歡良可貴，誰復更來過。

題壽安南館

明蒙竹間亭，天暖幽桂碧；雲生四面山，水接當墉石。濕樹浴鳥痕，破苔臥鹿跡；不綠塵駕觸，堪作商皓宅。

江南新體二首

江上風悄悄，竹間湘水流；日夜桂花落，行人去悠悠。復見離別處，蟲聲陰雨秋。
處處江草綠，行人發瀟湘；瀟湘同雁多，日夜思故鄉。春夢不知數，空山蘭蕙芳。

涼州行

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築防秋城；萬里征人皆已沒，年年旌節發西京。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鬪時；養蠶繰繭成匹帛，那將纒張作旌旗。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教胡樂。

寒食行

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壠年年無舊道，車徒散行入衰草；牧童驅牛下塚頭，畏有家人來洒掃。遠人無墳水頭祭，還引婦姑望鄉拜。三日無火燒紙錢，紙錢那得到黃泉；但看壠上無新土，此中白骨應無主。

促刺詞

促促復刺刺，水中無魚山無石。少年雖嫁不將歸，白頭猶著父母衣；四邊田宅非所有，我身不及逐雞飛。出門若有歸死處，猛虎當衢向前去；百年不遣踏君門，在家誰喚為新婦。豈不見他隣舍娘，嫁來長在舅姑傍。

隴頭水

隴水何年隴頭別，不在山中亦鳴咽。征人塞耳馬不行，未到隴頭聞水聲；謂是西流入瀟海，還聞北去繞龍城。隴東隴西多屈曲，野麀飲水長蕤蕤。胡兵夜回水傍住，憶著來時磨劍處；向前無井復無泉，放馬回看隴頭樹。

北邙行

北邙山頭少闌土，盡是洛陽人舊墓；舊墓人家歸葬多，堆著黃金無買處。天涯悠悠葬日促，岡坂崎嶇不停；高張素幕繞銘旌，夜唱挽歌山下宿。洛陽城北復城東，魂車租馬長相逢。車轂廣若長安路，蒿草多於松柏樹。山頭澗底石漸稀，盡向墳前作羊虎。誰家石碑文字滅，後人重取書年月。朝朝車馬送葬回，還起大宅與高臺。

涇泉宮行

十月一日天子來，青繩御路無塵埃；宮前內裏湯各別，每個白玉芙蓉開。朝元閣向山上起，城繞青山龍援水；夜開金殿看星河，宮女知更月明裏。武皇得仙王母去，山雞晝鳴宮中樹。溫泉決決出宮流，宮使年年修玉樓。禁兵去盡無射獵，日西麋鹿登城頭。梨園弟子偷曲譜，頭白人間教歌舞。

春詞

紅煙滿戶日照梁，天絲軟弱蟲飛揚；菱花霍霍繞帷光，美人對鏡著來裳。庭中並種相思樹，夜夜還栖雙鳳皇。

遼東行

遼東萬里遼水曲，古戍無城復無屋；黃雲蓋地雪作山，不惜黃金貴衣服。戰回各自收弓箭，正西回面家鄉遠；年年都郡送征人，將與遼東作丘坂。甯為草木鄉中生，有身不向遼東行。

塞上梅

天山路傍一株梅，年年花發黃雲下；昭君已沒漢使回，前後征人唯繫馬。日夜風吹滿隴頭，還隨隴水東西流。此花若近長安路，九衢年少無攀處。

戴勝詞

戴勝誰與爾為名？木中作窠牆上鳴。聲聲催我急種穀，人家向田不歸宿。紫冠綵線褐羽斑，街得蜻蜓飛過屋。可憐白鷺滿綠池，不如戴勝知天時。

歌體詞

長長絲繩繫復碧，嬋嬋橫枝高百尺。少年女兒重軟鞦，盤巾結帶垂兩邊。身輕裙薄易生力，雙手向空如鳥翼；下來立定重整衣，復畏斜風高不得。旁人送上那足貴，終暗明璫闢自起；回回若與高樹齊，頭上寶釵從墮地。眼前爭勝難為休，足踏平地看始愁。

開池得古釵

美人開池北堂下，拾得寶釵金未化。鳳皇半在雙股齊，鈿花落處生黃泥；當時墮地覓不得，暗想窗中還夜啼。可知將來對夫婿，鏡前學梳古時髻。莫言至死亦不遺，還似前年初得時。

賽神曲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語；新婦上酒勿辭勤，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座新，一雙長箭繫紅巾；但願牛羊滿家宅，十月報賽南山神。青天無風水復碧，龍馬上鞍牛服鞭，紛紛醉舞踏衣裳，把酒路傍勸行客。

卷十三

王建下六十八首

田家留客

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這行僮僕應苦飢，新婦廚中炊欲熟。不嫌田家破門戶，露房新泥無風土；主人但飲莫畏貧，明府上來可辛苦。丁甯回語屋中妻，有客勿令兒夜啼。雙塚直西有縣路，我教丁男送君去。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三

一一三

精衛詞

精衛誰教爾填海？海邊石子青磊磊。但得海水作枯池，海中魚龍何所爲？口穿豈爲空銜石，山中草木無全枝。朝在樹頭暮海裏，飛多羽折時墮水。高山未盡海未平，願我身死子還生。

老婦嘆鏡

嫁時明鏡老猶在，黃金鑲盡雙鳳背；憶昔咸陽初買來，燈前自繡芙蓉帶。十年不開一片鏡，長向暗中梳白髮；今日後床重照看，生死終當此長別。

望夫石

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同頭。山頭日日風復雨，行人歸來石應語。

別鶴曲

主人一去池水絕，池鶴散飛不相別。青天漫漫碧海重，知向何山風雪中。萬里雖知音影在，兩心終是死生同。池邊巢破松樹死，樹頭年年爲生子。

烏栖曲

章華宮人夜上樓，君王望月西山頭。夜深宮殿門不鎖，白露滿山山葉墮。

雉將雛

雉啼嗚，雛出殼，毛斑斑，嘴啄啄；學飛未得一尺高，還逐母行旋母脚。麥穗淺淺難蔽身，遠去戀雛低怕人。時時土中鼓兩翅，引雛拾蟲不相離。

白紵歌二首

天河漫漫北斗燦，宮中烏啼知夜半。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低鬟轉面掩雙袖，玉釵浮動春風

生。宿多夜長夜未曉，月明燈光兩相照；後庭歌聲更窈窕。

錦娃宮中春日暮，荔支木瓜花滿樹；城頭烏栖休擊鼓，青娥暎瑟白好舞。夜天燼燼不見星，宮中火照西江明；美人醉起無次第，墮釵遺佩滿中庭。此時但願可君意，同晝爲宵亦不寐；年年奉君君莫棄。

短歌行

人初生，日初出，上山遲，下山疾；百年三萬六千朝，夜裏分將強半日。有歌有舞聞早爲，昨日健於今日時。人家見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人老。短歌行，無樂聲。

飲馬長城窟

長城窟，長城窟邊多馬骨；古來此地無井泉，賴得秦家築城卒。征人飲馬愁不同，長城變作望鄉堆。蹄蹤未乾人去近，續後馬來泥汗盡。枕弓睡著待水生，不見陰山在前陣。馬蹄足脫裝馬頭，健兒戰死誰封侯。

烏夜啼

庭樹烏，爾何不向別處栖？夜夜夜半當戶啼。家人把燭出洞戶，驚栖出羣飛落樹；一飛直欲飛上天，回回不離著栖處。未明重繞主人屋，欲下空中黑相觸。風飄雨濕亦不移，君家樹頭多好枝。

蔗蠶辭

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嚙蒿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爲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簇顧前稠，女瀉桃漿男打鼓。三日閉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鄰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

渡瀘水

渡瀘水，此去咸陽五千里；來時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歸咸陽，營家各與題本鄰；身死應

無回渡日，住馬相看遶水傍。

空城雀

空城雀，何不飛來人家住？空城無人種禾黍，土間生子草間長，滿地蓬蒿幸無主。近村雖有高樹枝，雨中無食常苦飢。八月小兒挾弓箭，家家畏我田頭飛。但能不出空城裏，秋時百草皆有子，黃口莫啾啾，長爾得成無橫死。

水運行

江西運船立紅檣，萬棹千帆繞江水。去年六月無稻苗，已說水鄉人餓死。縣官部船日算程，暴風惡雨亦不停；在生有樂常有苦，三年作官一年行。壞舟長鼠復長漏，恐向太倉折勝斗，辛勤耕種非毒藥，看若不入農夫口。用盡百金不為費，但得一金則為利，遠徵海稻供邊食，豈如多種邊頭地？

嘗隴織

歎息復歎息，園中有棄行人食；貧家女為富家織，翁母隔牆不得力。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輪官上頭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嘗臆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失釵怨

貧女銅釵惜於玉，失却來尋三日哭。嫁時女伴與作裝，頭戴此釵如鳳凰；雙杯行酒六親喜，我家新婦宜拜堂。鏡中乍無失髻樣，初起猶疑在床上。高樓翠鈿飄舞塵，明日從頭一片新。

水夫謠

苦哉生長水驛邊，官家使我牽驛船。苦日多，樂時少，水宿沙行如海鳥；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驛迢迢波淼淼。半夜接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復去。夜寒衣濕披短莎，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無處說，齊聲騰踏牽船歌。一

聞茅屋何所直？父母之鄉去不得。我願此水作平田，長使水夫不怨天。

田家行

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別。五月雖熱麥風清，蒼頭索索縲車鳴；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蟬生。麥收上場縲在軸的是輸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復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

神樹詞

我家家西老棠樹，須晴即晴雨即雨；四時入節上盃盤，願神莫離神處所。男不著丁女在舍，事官上下無言語；老身長健樹婆娑，萬歲千年作神主。

公無渡河

渡頭惡天兩岸遠，波濤塞川如疊坂。幸無白刃驅向前，何用將身自棄捐？蛟龍齧屍魚食血，黃泥直下無青天。男兒縱輕婦人語，惜君性命還須取。婦人無力挽斷衣，舟沉身死悔難追；公無渡河公自爲。

行見月

月初生，居人行見月，一年十二月，強半馬上看盈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多；不緣衣食相驅逐，此身誰願長奔波。篋中有帛倉有粟，豈向天涯走碌碌？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思家時。

寄建曲

美人別來無處所，巫山明月細江雨；千回想見不分明，井底看星夢中語。兩心相見尙難知，何況萬里不相疑。

春來曲

春欲來，每日望春門早開；黃衫白馬有塵土，逢著探春人却回。御堤內圍曉過急，九衢大宅家家入；青帝少

女樂桃花，露裝初出，紅猶濕。光風殿殿蝶宛宛，遶樹氣匝枝柯軟。可憐寒食街中郎，早起著得單衣裳。少年郎見春好處，似我白頭無好樹。

春去曲

春已去，花亦不知春去處。綠岡繞壩却歸來，百回看著無花樹。就中一夜風來惡，收紅拾紫無遺落。老大不比年少兒，不中數與春別離。

東征行（裴度征淮西事也）

桐柏水西賊星落，梟雛夜飛林木惡。相國刻日渡濤清，當朝自請東西征。舍人為賓侍郎副，曉覺蓬萊欠珮聲。玉墀蹈舞謝旌節，生死向前山可穴。同時賜馬并賜衣，御樓看帶弓刀發。馬前猛士三百人，金書左右紅旗新。司應管膳皆得對，好事將軍封爾身。男兒生殺在手裏，營門老將皆憂死。曠曠白日當南山，不立功名終不遺。

傷鄰家鸚鵡詞

東家小女不惜錢，買得鸚鵡獨自憐。自從死却家中女，無人更共鸚鵡語。十日不飲一滴漿，淚漬綠毛頭似鼠。舌關啞咽音哀怨，開籠放飛離人眼。短聲亦絕翠臙翻，新墓崔嵬舊巢遠。此禽有志女有靈，定為連理相並生。

傷孔雀詞

可憐孔雀初得時，美人見好別開池。池邊鳳凰作伴侶，新聲鸚鵡無言語。雕籠玉架嫌不栖，夜夜思歸向南廡。如今憔悴人見惡，萬里更求新孔雀。熱眠雨水飢拾蟲，翠尾拖泥金色落。多時人養不解飛，海山風黑無處歸。

荆門行

江邊行人暮悠悠，山頭殊未見荆州。峴亭西頭路多曲，櫟林深深石鏃鏃。看炊紅米煮白魚，夜向雞鳴店家宿。南中三月蚊蚋生，黃昏不聞人語聲。紗帷疎薄如露臥，隔衣嚼膚耳邊鳴。欲明不待燈火起，喚得官船過潯水。

女兒停客茅屋新，開門掃地桐花裏。火聲朴朴塞溪煙，人家燒竹種山田。巴雲欲雨蒸石熱，麋鹿入江蟲出穴；大
地過處一山腥，野牛驚跳雙角折。斜分漢水橫荆山，山青水綠荆門間。向前開個長沙路，舊是屈原沉溺處；誰家
丹旆已南來，送著流人從北去。月明山高多不栖，下枝飛上高枝啼。主人念遠心不數，羅衫對舞章臺夕；紅燭交
橫各自歸，酒醒還是他鄉客。壯年留滯尙思家，沉復白頭在天涯。

鏡聽詞

重重摩挲嫁時鏡，夫婿遠行憑鏡聽；同身不遣別人知，入意丁寧鏡神聖。懷中收拾雙錦帶，恐畏街頭見鶯
怪；嗟嗟嗟嗟下堂階，獨自窺前來跪拜。出門不顧聞悲哀，身在任郎回不同；月明地上人過盡，好語多同皆道來。
卷帷上床喜不定，與郎裁衣失翻正。可中三日得相見，重纏鏡囊磨鏡面。

行宮詞

上陽宮到蓬萊殿，行宮磊磊遙相見；向前天子行幸多，馬蹄重轍山山過；當時州縣每年脩，皆留內人看玉
案。禁兵奪得明堂後，長閣桃源與綺岫。開元歌舞百草頭，原州樂世嫌舊遊。官家定入作宮戶，不泥宮牆斫宮樹；
兩邊仗屋半崩摧，野火入林燒殿柱。休封中岳六十年，行宮不見人眼穿。

羽林行

長安惡少出名宇，樓下劫商樓上醉。天明下直明光宮，散入五陵松柏中；一回殺人身合死，赦書上有收戒
功。九衢一日消息定，鄉吏籍中重改姓。出來依舊屬羽林，立在殿前番射禽。

射虎行

自去射虎得虎歸，官差射虎得虎過。獨行以死當虎命，兩人相疑終不定；朝朝暮暮空手回，山下綠苗已成
徑。遠立不教疔箭鏃，聞死還來分虎肉。惜留猛虎著深山，射殺恐畏終身閑。

送將歸

遠將歸，勝未別離時。在家相見熟，新歸歡不足；去願車輪遲，回思馬蹄速。但令在舍相對食，不向天涯金龜身。

尋撞歌

人間百戲皆可學，尋撞不比諸餘樂。重梳短髻下金鈿，紅帽青巾各一邊；身輕足捷勝男子，繞竿四面爭先緣。習多倚付欺竿滑，上下踰躄皆著襪；翻身搖頭欲落地，却住把煙初似歇。大竿百夫擎不起，袞袞半在青雲裏。纖腰女兒不動容，戴行直舞一曲終；回頭但覺人眼見，矜難恐畏天無風。險中更險何曾失，山鼠懸頭猿挂膝；小垂一手當舞盤，斜慘雙蛾看落日。斯須改變曲解新，貴欲歡他平地人。散時滿面生顏色，行步依前無氣力。

山中丞書院新移小竹

此地本無竹，遠從山寺移。經年求養法，隔日記燒時。嫩綠卷新葉，殘黃收故枝；色經寒不動，聲與靜相宜。愛護出常數，稀稠看自知；貧家綠未有，客散獨行遲。

原上新居二首

自掃一間房，唯鋪獨臥床。野羹溪菜滑，山紙水苔香。陳藥初和蜜，新經未入黃；近來心力少，休讀養生方。住處去山近，傍園麋鹿行；野桑穿井長，荒竹過牆生。新識鄰里面，未諳村舍情；石田無力及，賤賃與人耕。

題所賃宅牡丹

貧宅得花鏡，初開恐是妖；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且願風留著，唯愁日炙銷；可憐零落蕊，收取作香燒。

送人遊塞

初晴天墜絲，晚色上春枝；城下路分處，邊頭人去時。停車數行日，勸酒問同期；亦是茫茫客，還從此別離。

邊上送故人

百戰一身在，相逢白髮生；何時得家信，每日算歸程。走馬登寒壩，驅羊入廢城；羌歌三兩曲，人醉海西營。

南中

天南多鳥聲，州縣半無城；野市依蠻姓，山村逐水名。瘴煙沙上起，陰火雨中生；獨有求珠客，年年入海行。

汴路水驛

曉泊水邊驛，柳塘初起風；蛙鳴蒲葉下，魚入稻花中。去舍已行遠，問程猶向東；近來多怨別，不與少年同。

淮南使回留別竇侍御

戀戀春恨結，綿綿草深；病身愁至夜，遠道長逢陰。忽逐酒杯會，暫同風景心；從今一分散，還是曉枝禽。

汴路卽事

千里河煙直，青槐夾岸長；天涯同此路，人語各殊方。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迴看故宮柳，憔悴不成行。

山居

屋在瀑泉西，茅房下有溪；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桂熟長收子，蘭生不作畦；初開洞中路，深處轉松梯。

辭後憶山中故人

花開草復秋，雲水自悠悠；因醉暫無事，在生難免愁。遇晴須看月，聞健且登樓；暗想山中伴，如今盡白頭。

送流人

見說長沙去，無親亦共愁；陰雲鬼門夜，寒雨瘴江秋。水國山魃引，蠻鄉洞主留；漸看歸處遠，垂白住炎洲。

官中二臺詞

魚藻池邊射鴨鳴，芙蓉苑裏看花；日色柘黃相似，不著紅鸞扇。

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年萬歲，未央明月清風。

寄賀田侍中東平功成

使回高品滿城傳，親見沂公在陣前；百里旗幡衝節斷，兩重衣甲射皆穿。探知點檢兵應怯，算得新移柁未堅；營被數驚承勢破，將經頻敗逐生全。密招殘寇防人覺，遙斬元兇恐自尊。首讓諸軍無敢近，功歸部曲不爭先。開通州縣斜連海，交割山河直到燕。戰馬散驅還逐草，肉牛齊散却耕田。府中獨拜將軍貴，門下兼分宰相權。唐史上頭功第一，春風雙旆好朝天。

送裴相公上太原

還攜堂印向并州，將相兼權是武侯；時難獨當天下事，功成却進手中籌。再三陳乞爐煙裏，前後分章玉案頭；朱架早朝排立戟，綠槐殘雨看張油。遙知鴈塞從今好，直得漁陽以北愁。邊鋪恐巡旗盡換，山城欲過館重脩。千軍白刃兵迎節，十對紅妝妓打球。聖主分明教暫去，不須高起見京樓。

早春五門西望

百官朝下五門西，塵起春風過御堤；黃帕蓋轎呈了馬，紅羅纏項鬪回雞。宮松葉重牆頭出，渠柳條長水面齊；唯有耕坊兩草色，古城陰處冷淒淒。

上李庶子

紫煙樓閣碧沙亭，上界詩仙獨自行；奇險驅回還寂寞，雲上經用始鮮明。藕綰紋縷裁來滑，鏡水波濤澆得清；昏思願因秋露洗，幸容階底禮先生。

周家溪亭

少年因病離天仗，乞得歸家自養身；買斷竹溪無別主，散分泉水與新鄰。山頭鹿下長驚犬，池面魚行不怕

入；鄉使到門常款語，還聞世上有功臣。

從軍後答山友

受仙無業住溪貧，脫却山衣事漢臣；夜半聽雞梳白髮，天明走馬入紅塵。村童近去嫌腥食，野鶴高飛避俗人；勞動先生遠相視，別來弓箭不離身。

唐昌觀玉蕊花

一樹龍巖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官夜覓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

眼病寄同官

天寒眼病少心情，隔霧看人夜裏行；年少往來常不住，牆西凍地馬蹄聲。

九日登叢臺

平原池閣在誰家，雙塔叢臺野菊花；零落故宮無入路，西來礪水繞城斜。

題酸棗縣蔡中郎碑

蒼苔滿字土埋龜，風雨鎖磨絕妙詞；不向圖經中舊見，無人知是蔡邕碑。

江陵使至汝州

回看巴路在雲間，寒食離家麥熟還；日暮數峰青似染，商人說是汝州山。

覽裳詞

勅賜官人澡浴回，遙看美女院門開；一山星月霓裳動，好字先從殿裏來。

宮中詞五首

雨入珠簾滿殿涼，避風新出石盆湯；內人恐要秋衣著，不住薰籠換好香。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四

一三二

金吾除夜進儂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燈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
蜂鬚蟬翅薄鬚鬚，停動搔頭似有風；一度出時拋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

卷十四

武元衡四首

途次近蜀驛蒙恩賜寶刀并借馬使還奉寄中書李鄭二相

草草事行役，遲遲出故關；碧幢遙隔霧，紅旆漸依山；感激慙恩淚，風霜去國顏；捧刀金賜字，歸馬玉連環。
鳳辭三署干戈護，八嶽應憐宣室召，盤樹不同攀。

早秋西亭宴徐員外

鼎鑊辭台座，麾幢領益州；曲池連月曉，橫笛滿城秋；有美皇華使，曾同白社遊；今來重相見，偏覺豔歌愁。

夏夜作

夜久喧暫息，池臺唯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

送唐君次

都門去馬嘶，灑水春流淺；青槐驛路直，白日離亭晚；望望煙景微，草色行人遠。

令狐楚四首

發潭州日寄李甯常侍

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心爲西廡樹，眼是北流泉。更過長沙去，江風滿驛船。

鄂城秋懷寄江州劉儼侍郎

晚歲俱爲郡，新秋各異鄉。燕鴻一鶩叫，鵲樹遠青蒼。山露侵衣潤，江風捲葦涼。相思如漢水，日夜向滄陽。

贈衡道士

偶逢蒲家郎，乃是葛仙客。行常乘青竹，飢即煮白石。腰間嫌大組，心內保尺宅。我願從之遊，深山鍊玉液。

鄂州使至寶鞏中丞副使見示與元鎮相公獻酬之什余頃任戶部尙書日中丞是當司外郎每有篇章多相唱和因題四韻以寄所懷

仙吏秦城別，新詩鄂館來。才推今八米，職副舊三台。雕鏤心偏許，緘封手自開。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

劉言史十七首

瀟湘遊

夷女采山蕉，緝紗侵江水。野花滿髻粧色新，閑歌暖迺深峽裏。暖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腸斷聲。翠華寂寞輝娟沒，野篠空餘紅淚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崖壁麥天風雨細。昔人幽恨此地遺，綠芳紅豔含怨姿。清猿未盡歸鼠切，淚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遊，九疑雲入蒼梧愁。

放螢怨

放螢去，不須留。聚時年少今白頭。架中科斗萬餘卷，一字千回重照見。青雲杳眇不可親，開囊欲放增餘怨。且逍遙，還醮酌。仲舒漫不窺園井，那將寂寞老病身。更就微蟲借光影，欲放時，淚沾裳，衝羅落，千點光。

觀繩伎（麟府李相公席上作）

秦陵遺樂何最珍，綵繩冉冉天仙人。廣場寒食風日好，百夫伐鼓錦管新。銀畫青綸抹雲髮，高處綺羅香夏

切，重肩接立三四層，著屐背行仍應節。兩邊丸劍漸相迎，側身交步何輕盈？閃然欲落却收得，萬人肉上寒毛生。危機險勢無不有，倒挂纖腰學垂柳。下來一一芙蓉姿，粉黛鈿稀態轉奇。座中還有沾巾者，曾見先皇初教時。

買花謠

杜陵村人不田穡，入谷經溪復緣壁。每至南山草木春，即向侯家取金碧。曲豔疑華春景曙，採夫移得將何處？蝶惜芳容送下山，尋斷孤香始回去。豪少居連鸚鵡東，千金使買一株紅。院多花少裁未得，零落綠蟻蠟指中。咸陽貴戚長安里，無限將金買花子。澆紅隰綠千萬家，青絲玉纒聲啞啞。

送婆羅門歸本國

刺利王孫字迦攝，竹錘橫寫吒蘿葉。遙知漢地未有經，手牽白馬繞天行。龜茲磧西胡雪黑，大師凍死來不得；地盡年深始到船，海裏更行三十國。行多耳斷金環落，冉冉悠悠不停脚。馬死經留却去時，往來應盡一生涯。出漢獨行人絕處，磧西天漏雨絲絲。

春過趙墟

下馬邯鄲陌頭歌，寂寥崩墜臨車轍。古柏重生枝亦乾，餘蔭見風幽餓滅。白蒿微微紫蘂新，行人感此復悲春。

王中丞宅夜觀舞胡騰

石國胡兒人見少，躑舞轉前急如鳥。織成蕃帽虛頂尖，細氈胡衫雙袖小。手中拋下蒲桃醖，西顧忽思擲路遠；跳身轉轂寶帶鳴，弄腳續紛錦繡軟。四坐無言皆瞪目，橫笛琵琶遍頭促。亂騰新毳雪朱毛，傍拂輕花下紅燭。酒闌舞罷絲管絕，木槿花西見殘月。

葛巾歌（貝州南縣贈楊炯淵）

一片白蒿中，潛夫自能婦；籬邊折枯蒿，聊用簪華髮。有時醉倒長松側，酒醒不見心還憶；谷鳥銜將却趁來，野風吹去還尋得。十年紫竹谿南住，跡同玄豹依深霧；草堂窗底擁春暄，山寺門前逢暮雨。臨汝袁郎得相見，關驛引到東陽縣。魯性將他類此身，還拉野物贈傍人。空留挽杖犢鼻褌，濛濛煙雨歸山村。

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粉細越笋牙，野煎寒谿濱；恐乖靈草性，觸事皆手親。敲石取鮮火，撇泉避腥鱗；焚焚暴風縮，拾得墜巢薪。潔色既爽別，俘魚亦殷勤；以茲委曲靜，求得正味真。宛如摘山時，自歎指下春；細瓷泛輕花，滌盡昏渴神。此遊慳醒趣，可以話高人。

初下東周贈孟郊（時依鄭相）

鶴老耳更工，龜死殼亦靈；正性非外然，終始全本情。童子不戲塵，積書就益局；身著木葉衣，養鹿兼耕。偶隨下山雲，荏苒失故程；漸入機險中，危思難太行。十髮九縷絲，悠然東周城；言詞野麋態，出口多累形。因依漢元察，未似羈絏輕；冷竈助新熟，靜砧與寒聲。斷蓬在闔闌，豈當桃李榮；寄食若蠹蟲，侵損利微生。固非拙爲強，懦劣舛瘵并；素堅冰蘗心，潔立保賢貞。修文返正風，刊字齊古經；慙將衰未分，高樓喧世名。

北原情二首

錯莫天色愁，挽歌出重闈；誰家白網車，送客入幽塵。銘旌下官道，葬輿去驂轅；蕭條黃蒿中，冥酒花翠新。米雪晚霏微，墓成情無人；烏鴛下空地，煙火殘荒榛。生人更多苦，入戶事盈身；營營日易深，却到不得頻。寂寥孤隧頭，草綠棠梨春。

洛陽城北山，古今葬冥客；聚骨朽成泥，此山土多白。近來送葬人，亦去聞歸轍；豈能車輪疾，漸是墓侵城。城中人不絕，哀挽相次行；莫非北邙後，重向洛陽生。

卜地起孤墳，全家送葬去，歸來却到時，不復重知處。壘壘葬相續，土乾草已綠；裂紙瀉壺漿，空向春雲哭。

林中獨醒

晚來林沼靜，獨坐間瓢罇，向已非前跡，齊心欲不言。微涼生亂篠，輕馥起孤萱；未得渾無事，瓜田草正繁。

江陵客舍留別劉尚書

信陵門鏡下，多病有歸思，墜履忘情後，寒灰更濕時，委欄芳蕙晚，憑几雪髭垂；明日秋關外，單車風雨隨。

過春秋峽

峭壁蒼蒼苔色新，無風暗景自勝春；不知何樹幽崖裏，朧月開花似北人。

竹裏梅

竹與梅花相並枝，梅花正發竹枝垂；風吹總向竹枝上，直似王家雪下時。

張翥二首

題澗山人池上怪石

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先生應是歷風雷，著向池邊塞龍窟。我來池上傾酒罇，半酣書破青煙痕；參差翠縷擺不落，筆頭驚怪粘秋雲。我聞吳中項容水墨有高價，邀得將來倚松下，鋪却雙繪直道難，掉首空歸不成畫。

野田行

風昏晝色飛斜雨，冤骨千堆覆體語；八紘牢落人物稀，盡是田園荒廢主。悲嗟自古爭天子，幾度乾坤復如此；秦皇乾乾築長城，漢主區區白蠹死。野田之骨令又成塵，樓閣風煙今還復新。願作華山之下長歸馬，野田無復堆冤者。

李衡三十七首（劉之兄也。大和中，爲太學博士。）

離陽行

黃昏日暮驅羸馬，夜宿離陽烽火下；此地新經殺戮來，壙落無煙空碎瓦。層冰塞斷隋朝水，一道銀河貫千里；愁心翻覆夢難成，病僕呻吟呼不起。河水三招義軍，本自征戰遊殊勳，十年麾下畜壯氣，一朝北地爲愁雲。昨日太陽同照燭，轉見天心重含育；早晚東風的發生，古堤春草年年綠。

六歎（并序）

五噫四愁九歌七啓，皆創文者立意之終，紀其數而名之也。清江白雲，孤山遠嶼，皆得時之人，吟詠性情耳，余無暇於是焉。窮居歲陰，偶懷無慘，因追感聞見，成文六篇，目曰六歎，懼質文之不備，復何全於比興乎？錄之私齋，以示同道，格韻枯缺，多慚見知！

綺幕香風翡翠車，隋明獨傍芙蓉渠。上有雲鬢洞仙女，垂羅掩蔽煙中語；風月頻驚桃李時，滄波久別鴛鴦侶。欲傳一札孤飛翼，山長水遠無消息，却鎖重關一院深。半夜空庭明月色。

蓬萊島邊採珠客，西望人寰星漢隔；千里疊浪聳雲高，萬里平沙連月白。海中洞穴尋難極，水底蛟人半相識；玄蚌初開影暫明，驪龍欲近威難逼。辛苦風濤白首期，得珠却恨求珠時。隋侯歿世幾千載，只今蓬俗空噬噉。

燕王愛賢築金臺，四方豪俊承風來。秦皇燒書殺儒客，肘腋之中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并道，昭王陵邊哭秋草。今年二月遊函關，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山邊車馬路，殘日青煙五陵樹。

關東病儒客，梁城五歲十回逢。亂兵燒人之家，食人肉，狼虎熾心都未足；城裏愁雲晝不開，城頭野草春還綠。五十餘年忠烈臣，臨危守節羞謀身。堂上英髦沉白刃，門前輿隸乘朱輪。千古傷心汴河水，陰天落日悲風起。

漢臣一沒丁零塞，牧羊西過陰沙外。朝漲南鴈信難回，夜望北辰心獨在。漢家茅土橫九州，高門長戟分王

侯；但將鍾鼓悅私愛，肯以犬戎爲國羞。夜宿寒雲臥冰雪，嚴風獨刃縣旌節；丁年奉使白頭歸，泣盡李陵衣上血。深院梧桐夾金井，上有轆轤青絲索；美人倩晝汲寒泉，寒泉欲上銀蟾落。迢迢碧甃千餘尺，竟日倚欄空歎息；懶悵不來照明鏡，却掩洞房花寂寂。

題清溪鬼谷先生舊居

翠壁開天池，青崖列雲樹；水容不可狀，杳若秋河霧。常聞先生教，指示秦儀路；二子材不同，遲詞過尺度。偶因從吏役，遠到冥棲處；松月想舊山，煙霞了如故。未遑鍊金鼎，日覺容光暮；萬慮隨境生，何由返真素。寂寞天籟急，清迥鳥聲曙；回首望重重，無期挹風馭。

閑中紀事想吳楚舊遊寄河陽從事揚潛

憶昨天台尋石梁，赤城枕下看扶桑；金烏欲上海如血，翠色一點蓬萊光。安期先生不可見，蓬萊目極滄海長；同舟偶得風水便，煙帆數夕歸瀟湘。瀟湘水清滄嶂曲，夜宿朝遊常不足；一自無名身事閑，五湖雲月偏相屬。進者恐不覺，退者恐不深；魚遊鳥逝兩難異，彼此各有遂生心。身解耕耘妾能織，歲晏飢寒免相逼；稚子年才七歲餘，漁樵一半分渠力。吾友從軍在河上，腰佩吳鉤佐飛將；偶與嵩山道士期，西尋汴水來相訪。見君顏色猶憔悴，知君未展心中事；落日驅車出孟津，高歌共歎傷心地。洛邑秦城小年別，兩都陳事空聞說；漢家天子不東遊，古木行宮被煙月。洛濱老翁年八十，西望殘陽臨水泣；自言生長開元中，武皇恩化親霑及。當時天下無甲兵，雖聞賊斂毫毛輕；紅軍翠蓋滿衢路，洛中歡笑爭逢迎。一從戎馬來幽薊，函谷虎狼無捍制；九重宮殿閉豺狼，萬國生人自相噬。蹭蹬瘡痍今不平，干戈南北常縱橫；中原膏血焦欲盡，四郊食將猶憑陵。秦中豪寵爭出羣，巧將言智寬明君；南山四皓不敢語，傭上釣人何足云。君不見昔時槐柳八百里，路傍五月清陰起；只今零落幾株殘，枯根半死黃河水。

與君兄弟巨嶺故與君相逢楊子渡；白浪南分吳塞雲。綠楊西入隋官路。隋家文物今雖改，舞館歌臺基尚
在。揚帝陵邊草木深。汴河流水空歸海。今古悠悠人自別。此地繁華終未歇。大道青樓夾翠煙。瓊瑤繡帳開明月。
與君一言兩相許。外捨形骸中爾汝。揚州歌酒不可追。洛神映箔相妃語。白馬黃金為身置。誰能獨羨他人醉。暫
到香爐一夕間。能展愁眉百年事。君看白日光如箭。一度利來顏色變。早謀侯印佩腰間。莫遣看花鬢如覿。

岳陽別張祐秀才

十年踴躍為逐臣。鬢毛白盡巴江春。鹿鳴猿嘯雖寂寞。水蛟山魅多精神。山瘴困中聞有赦。死灰不望光陰
借。半夜州符喚牧童。虛教衰病生驚怕。巫峽洞庭千里餘。蠻陬水國何親疎。由來真宰不宰我。徒勞數者懷吹噓。
鸞橋昔與張生別。萬變桑田何處說。龍蛇縱在沒泥塗。長衢却為鴛鴦設。愛若氣堅風骨峭。文章真把江淹笑。後
下諸生懼刺先。為鴛不得齊鷹鷄。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自餘吟著皆無味。策馬
前途須努力。莫學龍鐘虛歎息。

却歸巴陵途中走筆寄唐知言

去年臘月來夏口。黑風白浪打頭吼。櫓聲軋軋搖不前。看他撥亂張帆走。逾月始到鸚鵡洲。嗚嗚暮角喧城
頭。逡巡未得見官長。夢寢但覺生愁憂。軍中賢倅李監察。人馬曉來兼手札。教令參謁禮數全。頭頭要處相稱掣。
唐氏一門今五龍。聲華殷殷皆如鍾。就中十一最年少。別有俊氣橫心胸。巧綴五言才刮骨。却怕柱天身碎礪。後
輩無勞續出頭。拗塘不合窺溟渤。君家三兄舊山侶。方寸久來常許與。不覺淹留兩月餘。風光漫爛生洲渚。守文
文學儒家子。竹邊書齋花映水。醉舞狂歌此地多。有時酩酊扶還起。猥蒙方伯憐飢貧。假名許得陪諸賓。酒家債
負有填日。悠意頗敢排青緡。余瞿二家同愛客。圍蔬任遣奴人摘。野狐泉頭銀葉方。一別十年今再覲。更有風流

歎奴子，能將盤帕來欺爾；白馬青袍豁眼明，許他真是查郎髓。良會芳時難再來，隳光電影長相催；扁舟惆悵人南去，目斷江天凡幾回。

春山三壩來

釣魚竭來春日暖，汾溪不厭舟行緩；野竹初栽碧玉長，澄潭欲下青絲短。昔人避世兼避仇，暮栖雲外朝悠悠；我今無事亦如此，赤鯉忽到長竿頭。泛泛隨波凡幾里，碧莎如煙沙似砥；瘦壁橫空怪石危，山花關日禽爭水。有時帶月歸扣舷，身閑自是漁家仙。

山上竭來採新茗，新花亂發前山頂；瓊英動搖鍾乳碧，叢叢高下隨崖嶺。未必蓬萊有仙藥，能向鼎中雲漢漢；越甌遙見裂鼻香，欲覺身輕騎白鶴。

採藥竭來藥苗盛，藥生只傍行人徑。世人重耳不重目，指似藥苗心不足。野客住山三十載，妻兒共寄浮雲外；小男學語便分別，已辨君臣知匹配。都市廣場開大鋪，疾來求者多相誤；見說韓康舊姓名，識之不識先相怒。

山中五無奈何

無奈落葉何！紛紛滿衰草，疾來無氣力，擁戶不能掃。欲訪雲外人，都迷上山道。
無奈澗水何！喧喧夜鳴石，疎林透斜月，散亂金光滴。欲訪澗底人，路窮潭水碧。
無奈牧童何！放牛喫我竹，隔林呼不應，叫笑如生鹿。欲報田舍翁，更深不歸屋。
無奈阿鼎何！嬌啼索梨栗，柴門正風雨，千向千回出。欲識老病心，賴渠將過日。
無奈梅花何！滿堂光似雪，春風總未至，獨自驚時節。欲見惆悵心，又看花上月。

牧童詞

朝牧牛，牧牛下江曲；夜牧牛，牧牛村口谷。荷蓑出林春雨細，蘆管臥吹沙草綠；亂插蓬蒿箭滿腰，不怕猛虎

欺黃犢。

題鶴林寺僧室

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

春晚遊鶴林寺寄使府諸公

野寺尋春花已遍，背暉唯有兩三枝；平明攜酒猶堪醉，爲報春風且莫吹！

題開聖寺

宿雨初收草木濃，羣鷗飛散下堂鍾；長廊無事僧歸院，盡日門前獨看松。

再葺夷陵幽居

負郭依山一徑深，萬竿如束翠沉沉；從來愛物多成癖，辛苦移家爲竹林。

過襄陽寄上于司空相公

方城漢水舊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馬獨來尋故事，逢人唯說岷山碑。

送劉簡能東遊二首

獻賦論兵命未通，却乘羸馬出關東；灞陵原上重回首，十載長安似夢中。

燕市悲歌又送君，目隨征雁過寒雲；孤亭宿處時看劍，莫使塵埃蔽斗文！

次中遇赦寄秦裕蕃知

天網初開釋楚囚，殘骸已廢自知休；荷蓑不是人間事，歸去滄江有釣舟。

題連雲壑

由來天地有關扃，斷壑連山接杳冥；一出縱知邊上事，滿朝誰信語堪聽？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四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五

一四二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

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出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題守秀才櫻桃

風光莫占少年家，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君莫笑，趁愁得醉眼麻嗒。

題月水臺

平流白日無人愛，橋上閑行若箇知。水似晴天天似水，兩重星點碧琉璃。

黃葵花

此花莫遣俗人看，新染鵝黃色未乾。好逐秋風天上去，紫陽宮女耍頭冠。

別南饒二首

如雲不厭蒼梧遠，似鴈逢春又北飛。唯有隱山溪上月，年年相望兩依依。帶數春泉去不回，我今此去更難來。欲知別後留情處，手種巖花次第開。

井欄砂宿遇夜客

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

卷十五

廬全十四首

走筆謝孟諫議寄新茶

日高丈五睡正濃，軍將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

片。聞道新年入山裏，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璣瑤，先春抽出黃金牙。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挂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梳面。一梳喉吻潤，兩梳破孤悶；三梳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梳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梳肌骨清，六梳通仙靈；七梳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

憶金鞵沈山人

君愛煉藥藥欲成，我愛煉骨骨已清；試自比校得仙者，也應合得天上行。天門九重高崔嵬，青空鑿出黃金堆；夜叉守門晝不啓，半夜醮祭半夜開。夜叉喜歡動關鑰，鑰聲擗地生風雷；地上禽獸重血飲，性命血化飛黃埃。太上道君蓮花臺，九門隔闕安在哉？嗚呼沈君大藥成，兼須巧會鬼物情，無貪長生喪厥生！

揚州送伯齡

伯齡不厭山，山不養伯齡；松顛有樵墮，石上無禾生。不忍六尺軀，遂作東南行；諸侯盡食肉，壯氣吞八紘。不啣溜髓漢，何由通姓名；夷齊餓死日，武王稱聖明。節義士枉死，何異鴻毛輕；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

歎昨日

天下薄夫苦耽酒，玉川先生也耽酒。蓬夫有錢恣張樂，先生無錢養恬漠。無錢有錢俱可憐，百年驟過如流川；平生心事宿散盡，天上白日悠悠懸。上帝版版主何物？日車劫劫西向沒；自古聖賢無奈何，道行不得皆白骨。白骨化土鬼入泉，生人莫負平生年！何時出得禁酒國，滿盞釀酒曝背眠。

月蝕詩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森森萬木夜矗立，寒氣最厲，頑無風，烟銀盤從海底出，出
來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冰光交實寒瞳矓，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
事發，有物吞食來，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却入蚌蛤胎，
摧環破壁眼，看盡當天一搭如煤炭，磨蹤滅跡，須臾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狽，星如撒沙出，
爭頭爭光大，奴婢炷暗燈，捺（烏感）焚如玳瑁，今夜吐餒如長虹，孔隲千道射戶外，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
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
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容，又孔子師老子，云五
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即喪明，幸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色，綠水冰崢嶸，花枯無女豔，鳥死沉
歌聲，頑冬何所好，僞使一目盲，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徑圓千里入汝腹，汝此癡骸阿誰生，可從海窟來，便解
綠青冥，恐是睚睫間，指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混沌不可知，
何故瞳子上，坐受蟲豸欺，長嗟白兔搗靈藥，恰似有意防姦非，藥成滿白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為，憶昔堯為天
十日燒九州，金燁水銀流，玉燭（音炒）丹砂焦，六合烘為窯（音遙）堯心增百憂，帝見堯心憂，勃然發怒，決
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饑饉生魚頭，此時九御尊九日，爭持節幡塵幢旒，駕車
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虬，掣電九火鞠，汝若蝕開觀齧輪，御轡執索相爬鉤，推蕩轟匄入汝喉，紅鱗餒鳥燒口快，錮
翼倒側聲醜，擗腸拄肚礪傀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填飢坑，亦解堯心憂，恨汝時當食，藏頭撒腦不肯
食，不當食，張唇哆嘴食不休，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上帝請汝劉，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
類，一一自作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人，愛眼固應一，安得常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吞喉戈，去此
睛上物，其初猶朦朧，既久如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掃砂土，中地上，黷亂

臣全，告烈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割妖蟆癡腸；上天不爲臣立梯磴，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與小心風，駭排闥闥入紫宮，密通玉几前，孽拆奏上臣全，頑愚胸，敢死橫于天，代天謀，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掉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鱗，坐理東方宮，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蹙頭戴井冠，高達袖，月蝕爲宮十三度，鳥爲居，停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却月不啄，殺虛貶鬼眼，赤突（音扶）審，鳥罪不可雪，四方攬，虎立蹄，蹄（音几）斧爲牙，鑿爲齒，偷犧牲，食封豕，大蟆一樹，固當歎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若準，擬錯準擬，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緊，束破殼，寒龜夏鷲，一種味，且當離其肉，一底板，後信處，唯堪支床脚，不堪鑽灼，與天下卜，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董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天失眼不弔，歲星胡其仁，焚惑雙鑠，翁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糾蝕，月蝕，年年十月朝，大微支虛，謫罰何災凶，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太白，真將軍，怒激鋒鏖，生涇州陣，斬鄴定，進項骨，脆善春，董善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任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盲時，天若不肯信，試喚皋陶，鬼一問，一如今日，三合文昌宮，作上天紀綱，環天二十八宿，磊磊尙書郎，整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四大陽側，一四天市，傍操斧，代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入天，狼呀啄，明煌煌，癡牛與駘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豈尤簸旗弄旬朔，始撻天鼓，鳴璫珮，在矢能馳行，睚目森森，張天狗，下舐地，血流何傍，傍譎陰，萬萬黨，架構何可當，睽目疊成就，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南北極，指麾萬國懸中央，此外盡掃除，堆積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常星沒，頌雨如澍，聚似天會，事發叱喝，誅奸強，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玉川子詞說，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劍戟，須臾癡蟆精，兩吻自決拆，初露半箇壁，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赦，一蟆獨誅磔，腹肚忽脫落，依舊掛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澹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或問玉川子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五

一四六

孔子修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予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疹無有，小大瘡，安引衰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一主德，政乃舉，孰爲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顧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萬古更不替，萬古更不替，照萬古。

有所思

當時我醉美人家，美人顏色嬌如花；今日美人棄我去，青樓珠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盈又缺；翠眉蟬養生別離，一瞥不見心斷絕。心斷絕，幾千里，夢中醉臥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含愁更奏綠綺琴，調高絃絕絕無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爲暮雨，今爲朝雲；相思一夜梅花發，忽到窗前疑是君。

樓上女兒曲

誰家女兒樓上頭，指麾婢子掛簾鉤；林花撩亂心之愁，卷却羅袖彈箜篌。箜篌歷亂五六絃，羅袖掩面啼向天；相思向天情不斷，落花紛紛心欲穿。心欲穿，憑欄干，相憶柳條綠，相思錦帳寒；直緣感君恩愛一回顧，使我雙淚長珊珊。我有嬌羞待君笑，我有嬌羞待君擣；繁花爛漫君不來，及至若來花已老；心腸寸斷誰得知，玉階凝塵生青草。

新月

仙宮雲箔卷，露出玉簾鉤；清光無所贈，相憶鳳凰樓。

悲新年

新年何事最堪悲，病客遙聞百舌兒；大歲只遊桃李徑，春風肯管歲寒枝？

訪合巖上人

三入寺，曦未來，轆轤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

寄崔柳州

使者立取書，疊紙生百憂；使君若不信，他時看白頭。三百六十州，勉情唯柳州；柳州癡天末，鄙夫蓄之幽。花落隴水頭，各自東西流；凜凜長相逐，為謝波上鷗。

蕭二十三赴歙州婚期（僕客揚州，早春寄一絕。）

淮上客情殊冷落，蠻方春早客何如？相思莫道無來使，同雁峰前好寄書。

出山作

出山忘掩山門路，釣竿插在枯桑樹；當時只有鳥窺窺，更亦無人得知處。家僮若失釣魚竿，定是猿猴把將去。

于鵠二首

題鄰居

僻巷鄰家少，茅簷喜並居；蒸梨常共竈，澆葑亦同渠。傳展朝尋藥，分燈夜讀書；雖然在城市，還得以樵漁。

過凌霄洞天謁張先生祠

戰戰亂峰裏，一峰獨凌天下看如尖高，上有十里泉。志人愛幽深，一住五十年，懸壺到其上，乘牛耕藥田。衣食不下求，乃是雲中仙。山僧獨知處，相引衝碧煙。斷崖畫昏黑，槎枿橫雙椽；面壁攀石稜，養力方敢前。累歇日已沒，始到茅堂邊。見客不問誰，禮質無周旋。醉臥枕欹樹，寒坐展青氈。折松掃藥牀，秋果顏色鮮。鍊蜜敲石炭，洗潭乘瀑泉；白犬舐客衣，蒼走聞腥膻。乃知軒冕徒，寧比雲整眠。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五

一四七

寄盧儼員外秋衣詞

寄遠空以心，心誠亦難知。懷中有秋帛，裁作遠客衣。縫製雖女功，尺度手自持。容貌常目中，長短不復疑。斜縫密且堅，遊客多塵縈。意欲都無言，澆濯耐歲時。殷勤託行人，傳語慎勿遺。別來已年老，亦聞髮成絲。縱然更相逢，握手唯是悲。所寄莫復棄，願見長相思。

朱慶餘一首

題菩薩花

四面垂條密，倂陰入夏清。綠攢傷手刺，紅墮斷腸英。粉著蜂須膩，光凝蝶翅明。雨中看亦好，況復值初晴。

張祐十三首（字永吉，以處士居蘇州，令狐楚嘗薦其詩於朝，不報。）

江南雜題

橫濱池新漲，頽垣趾舊高。怒蛙橫飽腹，鬪雀墮輕毛。碧瘦三稜草，紅鮮百葉桃。幽棲日無事，痛飲讀離騷。

賦得瀟州白竹扇子（探得輕字）

金泥小扇謾多情，未勝南工巧織成。藤縷雪光纏柄滑，篔簹銀薄露花輕。清風坐向羅衫起，明月看從玉手

生，猶賴早時君不棄，每憐初作合歡名。

哭京兆龐尹

楊子津頭昔共迷，一為京兆隔雲泥。故人昨日同時弔，舊馬今朝別處嘶。向壁愁眉無復畫，扶床稚齒已能啼。也知世路名堪貴，誰信莊周論物齊。

入關

都城連百二，雄險此同環。地勢遙尊嶽，河流側讓關。秦皇曾虎視，漢祖亦龍顏。何事梟虓輩，干戈自不閑。

潤州揚別駕宅送荆侍御收兵歸揚州

冷氣清金虎，兵威壯鐵冠。揚旌川色暗，吹角水風寒。人對鞦韆醉，花垂睥睨殘。羨歸丞相閣，空望舊門闌。

觀潤州李常侍打球

日出樹煙紅，開場畫鼓雄。驟騎鞍上月，輕撥鎗前風。斗轉時乘勢，旁梢乍迸空。等來低背手，爭得旋分驥。遠射門斜入，深排馬迥通。遙知三殿下，長恨出征東。

寄遷客

萬里南遷客，辛勤嶺路遙。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魈。瘴海須求藥，貪泉莫舉瓢。但能堅志義，白中甚昭昭。

閑居

僻巷新苔徧，空庭弱柳垂。井欄防稚子，盆水試鶉兒。喜客加蓬食，邀僧長路碁。未能拋世事，除此更何為？

題金山寺

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題惠山寺

舊宅人何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小洞穿斜竹，重欄夾瘦莎。殷勤又城市，雲水暮鍾和。

送揚秀才遊雲南

鄂渚逢遊客，瞿唐上去船。江連萬里海，峽入一條天。鳥影沉沙日，猿聲隔樹煙。新詩北來便，爲寄巴陵。

薔薇花

曉風抹破燕支頰，夜雨催成蜀錦機。嘗畫開時正明媚，故鄉疑是買臣歸。

洛中感寓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五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五

一五〇

授授都城曉四開，不關名利也塵埃；千門甲第身遙入，萬里銘旌死後來。洛水暮天橫莽蒼，邙山秋日露崔嵬；須知此事堪爲鏡，莫遣黃金漫作堆。

曹唐二首

暮春戲贈吳端公

年少英雄好丈夫，大家望拜漢金吾；閑眠曉日聽鶉鴉，笑倚春風杖轆轤。深院吹笙從漢婢，靜街調馬任奚奴；牡丹花外簾鉤下，獨凭紅肌捋虎鬚。

和周侍御買劍

將軍溢價買吳鉤，要與中原靜寇讎；試掛窗前驚電轉，略拋床上怕泉流。青天露拔雲霓泣，黑地潛擎鬼魅愁；見說夜深星斗畔，等閑期剋月支頭。

買島二十三首（字闕仙，爲倉曹參軍，會昌二年卒。）

寄遠

別腸多鬱紆，豈能肥肌膚？始知相結密，不及相結疎；疎別恨應少，密難恨難祛。門前南流水，中有北飛魚；魚飛向北海，可以寄遺書。不惜寄書遠，故人今在無；況此數尺身，阻彼萬里途。自非日月光，難以知子軀。

和劉函

京官始云滿，野人依舊閑；閉扉一畝居，中有古風還。市井日已午，幽窗夢南山；喬木覆北齋，有鳥鳴其間。前日遠岳僧，來時與開關；新題驚我瘦，窺鏡見醜顏。陶情昔自澹，此意復厚攀。

答王參

寸晷不相待，四時互如競；客思先覺秋，蟲聲各知暝。霜松積舊翠，露月圓新鏡；詩負屬景同，琴孤坐堂聽。相

期賞菊節，別約桃花徑；每把式微篇，臨風一長詠。

延康吟

寄居延壽里，爲與延康鄰；不愛延康里，愛此里中人。人非十年故，人非九族親；人有不朽語，得之煙山春。

戲贈友人

一日不作詩，心源如廢井；筆硯無轆轤，吟詠作縈綆。朝來重汲引，依舊得清冷；書贈同懷人，詞中多苦辛。

哭柏巖禪師

苔覆石床新，師曾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經房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

山中道士

頭髮梳千下，休糧帶瘦容；養雛成大鶴，種子作高松。白石通宵煮，寒泉盡日舂。不曾離隱處，那得世人逢？

哭孟郊

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塚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後，斜日下寒天。

南池

蕭條微雨後，荒岸抱清源；入舫山侵塞，分泉稻接村。秋聲依樹色，月影在蒲根；淹泊方難送，他宵關夢魂。

寄龍池寺真空一上人

受命終南住，俱妨去石橋；林中秋信絕，峰頂夜禪遙。寒草煙藏虎，高松月照鵝；霜天期到寺，寺置卽前朝。

訪李甘原居

原西居處靜，門對曲江開；石縫銜枯草，查根漬古苔。翠微泉夜落，紫閣鳥時來；仍憶尋淇岸，同行採蕨回。

題李疑幽居

閉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
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
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
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百門陂留辭從叔書

幽鳥飛不遠，我行千里間；
寒衝陂水路，醉下菊花山。
有恥長爲客，無成又入關；
何時臨澗柳，吾黨共來攀。

懷博陵故人

孤城易水頭，不忘舊交遊；
雪壓園基屋，風吹飲酒樓。
路遙千里月，人別十三秋；
吟吾相思處，天寒江急流。

送友人遊蜀

萬岑深積翠，路向此中難；
欲暮多羈思，因高莫遠看。
卓家人寂寞，楊子業凋殘；
惟有岷江水，悠悠帶月寒。

再投李益常侍

何處初投刺，當時赴尹京；
淹留花柳變，然諾肺腸傾。
避暑蟬移樹，高眠鴈過城；
人家嵩岳色，公府洛河聲。

聯句逢秋盡，嘗茶見月生；
新衣裁白苧，思從曲江行。

送惟一遊清涼寺

去有巡臺侶，荒溪棗樹分；
瓶殘秦地水，錫入晉山雲。
秋月難喧見，寒泉入定聞；
人間臨欲別，旬日雨紛紛。

酬張籍王建

疎林荒宅古坡前，久住還因太守憐；
漸老更思深處隱，多閑數得上方眠。
鼠拋貧屋收田日，鴈度寒江擬雪

天；身事龍鍾應是分，水曹芸閣枉來篇。

方鏡

背如刀截機頭錦，面似升量澗底泉；
銅雀臺南秋日得，照來照去已三年。

渡桑乾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贈梁瀟秀才，並竹拄杖

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恰是湘妃淚盡時。

宿杜家亭子

牀頭枕是溪中石，井底泉通竹下池；宿客未眠過半夜，獨聞山雨到來時。

二月晦日贈劉評事

三月正當三十日，風光別我苦吟身；共君今夜不須睡，未到曉鐘猶是春。

趙觀六首（會昌二年，擢進士第，終涇南尉。）

長安秋望

雲物淒涼拂曙流，漢家宮闕動高秋；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紫豔半開籬菊靜，紅衣落盡澹蓮愁；鱸魚正美不歸去，空戴南冠學楚囚。

長安月夜與友生話故山

宅邊秋水侵苔磯，日日持竿去不歸；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鴈初飛；重嘶匹馬吟紅葉，卻聽疏鐘憶翠微；今夜秦城滿樓月，故人相見一沾衣。

重寄盧中丞

賤子來還去，何人伴使君；放歌迎曉醉，指路上高雲；此夜鴈初至，空山雨獨聞；別多頭欲白，懶悵惜餘曛。

汾上宴別

雲物如故鄉，山川知異路；年來未歸客，馬上春色暮；一蟬花下宿，殘日水西樹；不待絃管終，搔鞭背花去。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五

一五三

獻淮南李僕射

早年曾謁富人侯，今日難甘失錫羞；新諾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滯身流。馬嘶紅葉蕭蕭晚，日照長江澗澗秋；功德萬重知不惜，一言拋得百生愁。

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杜若洲邊人未歸，水寒煙暖想柴扉；故園何處風吹柳，一鴈南來雪滿衣；目極思隨原草徧，浪高書到海門稀；此時愁望情多少，萬里春流遠釣磯。

卷十六

許憚三十二首（大中末，為鄂州刺史。）

凌歊臺（在嘗塗縣西，宋高祖築。）

宋祖高高樂未回，三千歌舞宿層臺；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行殿有基荒蕪合，寢園無主野棠開；百年便作萬年計，岩畔古碑空綠苔。

送蕭處士歸綸別業

醉斜烏帽髮如絲，曾看仙人一局碁；賓館有魚為客久，鄉書無鴈到家遲；嶽山住近吹笙廟，湘水行逢鼓瑟祠；今夜月明何處宿，九疑雲盡綠參差。

贈蕭兵曹

廣陵隄上昔離居，帆轉瀟湘萬里餘；楚澤病時無鴈鳥，越鄉歸去有鱸魚；潮生水郭蒹葭暮，雨過山城橘柚珠；聞說攜琴兼載酒，邑人爭識馬相如。

夜前臺發華秀才

雲起高臺日未沉，數村殘照半岩陰。野蠶成繭桑柘盡，溪鳥引雛蒲稗深。帆勢依依投極浦，鐘聲杳杳隔前林。故山迢遞故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

送嶺南盧判官罷職歸華陰山居

曾到劉琨鷹塞空，十年書劍似飄蓬。東堂舊屈移山志，南國新留煮海功。還挂一帆青草上，更開三徑碧蓮中。關西舊友應相問，已許滄浪伴釣翁。

登故洛陽城

禾黍離離半野蒿，昔人城此豈知勞。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官殿高。鷓鴣暮雲歸古堞，鷹隼寒雨下空壕。可憐縱嶺登仙子，猶自吹笙醉碧桃。

懷舊居

兵書一篋老無功，故國郊扉在夢中。藤蓑覆梨張谷暗，草花侵菊庾園空。朱門跡忝登龍客，白屋心期失馬翁。楚水吳山何處是，北窗殘月照屏風。

哭虞將軍

白首從軍未有名，近將孤劍到江城。巴童戍久能蕃語，胡馬調多解漢行。對雲夜竊黃石略，望雲秋計黑山程。可憐身死家猶遠，汴水東流無哭聲。

晚自朝臺津至韋隱居郊園

秋來鳧雁下方塘，繫馬朝臺步夕陽。村徑繞山松葉滑，柴門臨水稻花香。雲連海氣琴書潤，風帶潮聲枕簟涼。西去磻溪猶萬里，可能垂白待文王。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六

嘗與故宋補闕秋夕遊瀨湖南亭今復登賞愴然有感

西風渺渺月遠天同醉蘭舟未十年。鷓鴣成人已沒嘉魚詩在世空傳。榮枯盡寄浮雲外，哀樂猶驚逝水前。日暮長隄更回首，一聲鄰笛舊山川。

關上逢元九處士東歸

瘦馬頻嘶灞水寒，灞南高處望長安。何人更結王生轡，此客盧驪貢氏冠。江上蟹螯沙渺渺，塢中蟪蛄雪漫漫。舊交已盡新知少，却伴漁師把釣竿。

經故丁補闕郊居

死酬知己道終全，波暖孤冰且自堅。鵬上承塵纔一日，鶴歸華表亦千年。風吹藥蔓迷樵徑，水暗蘆花失釣船。四尺孤墳何處是，闔閭城外草連天。

祇命南海至盧夔逢表兄軍倅奉使淮海別後却寄

盧橘花香拂釣磯，佳人猶舞越羅衣。三洲水淺魚來少，五嶺山高鴈到稀。客路晚依紅樹宿，鄉關暗望白雲歸。交親不念征南吏，昨夜風帆去似飛。

送王慄下第歸丹陽

秦橋心斷楚江湄，繫馬秋風酒一卮。林水月明東下疾，練塘花發北枝遲。青蕪定沒安貧處，黃葉應催獻賦時。憑寄家書問回報，舊居還有故人知。

登尉陀樓

劉項持兵鹿未窮，自乘黃屋鳥夷中。南來作尉任羣力，北向稱臣陸賈功。蕭鼓尚陳今世廟，旌旗猶鎮昔時宮。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絃萬古風。

題劉處士山居

坐窮今古掩書堂，二頃湖田一半荒；
荆樹有花兄弟樂，橋林無實子孫忙。
龍歸曉洞雲猶濕，麝過春山草自香；
向夜欲歸心萬里，故園松月更蒼蒼。

酬綿竹于中丞使君見寄

故人書信越褒斜，新意雖多舊約賒；
皆就一塵先去國，共謀三逕未還家。
荆巫夜隔巴西月，郢郢春連漢上花；
半月難居猶悵望，可堪垂白各天涯？

金陵懷古

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兵合殘樓空；
松楸遠近千官塚，禾黍高低六代宮。
石燕拂雲晴亦雨，江豚吹浪夜還風；
英雄一去豪華盡，唯有青山似洛中。

秋晚雲陽驛西亭蓮花池

心憶蓮塘東燭遊，葉殘花敗尚維舟；
煙開翠扇清風曉，水泛紅衣白露秋。
神女暫來雲易散，仙娥初去月難留；
空懷遠道無持贈，醉倚西欄盡日愁。

題衛將軍廟（并序）

將軍名遜，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劍二十七，遊并汾間，神堯皇帝始建義旗，遜以勇藝進，備行列，洎擒竇建德，遜持拔槍劍，前突後翼，太宗顧而奇之。天下既定，錄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病，且乞歸侍殘年，辭旨哀激，詔許之。既而以孝敬睦閭門，以然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賢，廟于荆溪之湄，以平生弓甲懸東西廡下，歲時祠祭，頗福其土焉。文士王教撰碑，辭實詩備，而國史闕書其人，因題是詩于廟壁。

武牢關下護龍旗，挾槩彎弧馬上飛；
漢業未興王霸在，秦軍纔散魯連歸。
墳穿大澤埋金劍，廟枕長溪挂鐵

衣；欲奠忠魂何處問。葦花楓葉雨霏霏。

歲暮自廣江至新興往復中道題峽山寺四首

夜醉晨方醒，孤吟恐失聲。海鰲潮上見，江鷁霧中聞。未臘梅先實，終冬草自薰。樹隨山嶮合，泉到石稜分。虎跡空林雨，猿聲絕嶺雲。蕭蕭異鄉髮，明日共絲琴。

莓苔綠西峽，停橈一訪僧。鷺巢橫臥柳，猿飲倒垂藤。水曲岩千疊，雲重樹百層。山嵐寒殿磬，雨夜船燈。灘漲危槎沒，泉衝怪石崩。中臺一襟淚，歲杪別良朋。

密樹分蒼壁，長溪抱碧岑。海風聞鶴遠，潭日見魚深。松蓋環清韻，榕根架綠陰。南方大葉榕，橫枝危者輒生根，垂地如柱大。洞丁多斲石，蠻女伴淘金。（端州斲石，浚涯縣淘金爲業。）南浦鷺春至，西樓送月沉。江流不回嶺，何處寄歸心？

月在行人起，千峰復萬峰。海虛爭翡翠，溪暹鬪芙蓉。（南方呼市爲虛，呼戎爲暹，新州有翡翠虛，芙蓉暹。）古木高生斛，陰池滿種松。（木斛花，生於他樹槿，池沼，多謂之水松。）火探深洞燬，香送遠潭龍。（南方持火，以乳洞中取燬而食。康州悅城縣，有溫溫龍池，隨來往舟舡，至人家，或千里外，皆以香火餽果送之。）藍塢寒先燒，禾堂晚併春。（種藍多在塢中，先燒其地，人以木槽香禾，謂之禾堂。）更投何處宿，西峽隔雲鍾。

王居士

筇杖倚柴關，都城賣卜還。雨中耕白水，雲外斷青山。有藥身長健，無機性自閑。卽應生羽翼，華表在人間。

寄題商洛王隱居

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隨蜂收野蜜，尋麝採生香。更憶前年醉，松花滿石牀。

別韋處士

南北斷蓬飛，別多相見稀。更傷今日酒，未換昔年衣。舊友幾人在？故鄉何處歸？秦原向西路，雲晚雪霏霏。

將赴京師留題魏鹿士山居

草堂近西郭，遙對敬亭開。枕臥海雲起，簾涼山雨來。高歌懷地肺，遠賦憶天台。應學相如志，終須駟馬回。

春日題韋曲野老村舍

背嶺枕南澗，數家村落長。鶯啼幼婦嬾，蠶出小姑忙。煙草近溝濕，風花臨路香。自憐非楚客，春望亦心傷。

題倪居士舊居

儒翁九十餘，舊向北山居。生寄一壺酒，死留千卷書。欄摧新竹少，池淺故蓮疎。但有子孫在，帶經還荷鋤。

江上喜洛中親友繼至

戰馬昔紛紛，風驚嵩少塵。全家南渡遠，舊友北來頻。罷酒松桂晚，賦詩楊柳春。誰言今夜月，同是洛陽人。

獻白尹

醉舞任生涯，渴寬為帽斜。庾公先在郡，疎傳早還家。林晚鳥爭樹，園春蝶護花。高吟應更逸，嵩路看煙霞。

送從兄別駕歸蜀川從兄彥昭與桂陽令韋伯達貞元中俱為千牛伯達官

至王府長史長慶中非罪受譴前年會赦復故秩詔未及而身已沒從兄自

蜀而南發旅櫬歸葬塗上既而西還因成十韻贈別

聞與湘南令，童年侍玉墀。家留秦塞曲，官謫漢溪湄。道直茲巨屏，冤深聖主知。逝川東注疾，霽澤北來遲。清漢龍驂失，蒼岑馬鬣移。風悽聞笛處，月慘罷琴時。客路黃公廟，鄉關白帝祠。已稱鸚鵡賦，甯望鶴鶴詩。遠道書難達，長亭醉莫持。當憑蜀江水，萬里寄相思。

項斯十二首（字子遷，江東人。會昌四年，擢進士第，為潤州丹徒縣尉，卒官。）

題令狐處士溪居

白髮已過半，無心雜此溪。病嘗山藥遍，食起草堂低。爲月窗從破，因詩壁重泥。近來常夜坐，寂寞與僧齊。

山友贈薛花冠

塵疋出山髮，懸君青薛冠。此身閑未得，終日戴應難。好就松陰挂，宜當枕石看。會須尋道士，簪去遠霜壇。

蠻家

領得賣珠錢，還歸銅柱邊。看兒調小象，打鼓試新船。醉後眠神樹，耕時語瘴煙。不逢寒便老，相問莫知年。

送華陰隱者

往往到城市，得非徵藥錢。世人空識面，弟子不知年。自說能醫死，相期更學仙。近來移住處，毛女舊峰前。

欲別

花時人欲別，每日醉櫻桃。買酒金錢盡，擘筇玉指勞。歸期無歲月，客路有風濤。錦段裁衣贈，麒麟落剪刀。

留別張籍郎中

省中重拜別，兼領寄人書。已念此行遠，不應相問疎。子城西並宅，御水北同渠。要取春前到，乘閑候起居。

寄流人

兼草不曾枯，長流客健無。霧開蠻市合，船散海城孤。象跡頻經水，龍涎遠閉珠。家人秦地老，泣對日南圖。

長安退將

塞外衝沙損眼明，將來養病住秦京。上高樓閣看星坐，著白衣裳把劍行。常說老身思鬪將，最悲無力制蕃

營；翠眉紅臉和同鶻，惆悵中原不用兵。

遙裝之夜

卷蕭貧拋壁下床，且鋪他處對燈光；欲行千里從今夜，猶惜殘春發故鄉。蚊蚋已生團扇急，衣裳未了蕩刀。誰知更有芙蓉浦，南去令人愁思長。

暮宿雲氣

何年化作愁，漠漠便難收；數點山能遠，平鋪水不流。濕連湘竹暮，澆盡舜墳秋；亦有思鄉客，看來盡白頭。

送宦人入道

願隨仙女董雙成，王母前頭作伴行；初帶玉冠多誤拜，欲辭金殿別稱名。將敲碧落新齋磬，却進昭陽舊賜。巨萼焚香燒壇上，步虛猶作按歌聲。

晚春花

陰洞日光薄，花開不及時；當春無半樹，經燒足空枝。疏與香風會，細將泉影移；此中人到少，開盡幾人知？

李頎十九首（睦州遂安人，乾符初，自尚書工部員外郎，爲建州刺史。）

秦原早整

一忝鄉書薦，長安未得同；年光逐渭水，春色上秦臺。鷲掠平蕪去，人衝細雨來；東風生故里，又過幾花開？

送竊賊秀才往潯州謁朝卿

北鳥飛不到，北人今去遊；天涯浮瘴水，嶺外問潯州。草木春冬茂，猿猴日夜愁；定知遷客淚，只敢對君流。

送友人之揚州

一別長安後，長征便信雞；河聲入峽急，地勢出關低。綠樹叢城下，青蕪闌楚西；路長知不惡，隨處好詩題。

送人入蜀

天際蜀門開，西看舉別盃；何人不異禮？上客自懷才。花間青林發，煙和綠水來；臨行樂處，莫到白頭回。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六

一六一

送德清喻明府

棹返雲溪雲，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跡，縣記是誰文？水榭橫舟閉，湖田立木分；但如詩思苦，爲政即超羣。

南遊湘漢寄友人

南去遠三京，三湘五月行。巴江雲水下，楚澤火雲生。向野聊中飲，乘涼探暮程；離懷不可說，已近峽猿聲。

送鳳翔苑書記

京西無暑氣，節候似全秋。大幕來相辟，高人去自由。山川通蜀國，日月近神州；好共將軍話，河蘭地未收。

送邊將

防秋戎馬恐來奔，詔發將軍入雁門；遙領短兵登隴首，獨橫長劍向河源。悠揚落日黃雲動，莽蒼陰風白草翻；若縱干戈更深入，應聞收得到崑崙。

湘口送人

中流欲暮見湘煙，岸草無窮接楚田；去雁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風波盡日緣原轉，星漢通宵向水連；回首羨君偏有我，故園歸醉又新年。（一本云「歸去及新年」）

太和公主還宮

天驕發使犯邊塵，漢將推功遂奪親；離亂應無初去貌，死生難有却回身。禁花半老曾攀樹，宮女多非舊識人；重上鳳樓追故事，幾多愁思向青春？

春日客舍言懷

未識東南此路安，青春日月坐銷難；如何別却故園後，五度花開五處看。

吳門月夜與曹太尉話別

早晚更看吳苑月，西齋長憶月當窗；不知明夜誰家見，應照離人隔楚江。

張司馬別業

庭前樹盡手中栽，先後花分幾番開；巢鳥戀雛驚不起，野人思酒去還來。自拋官與青山近，誰許身為白日催？
門外尋常行樂處，重重履迹在莓苔。

鄂州頭陀寺上方

高寺上方無不見，天涯客上思迢迢；西江帆挂東風急，夏口城銜楚塞遙。沙岸漁歸多濕網，桑林蠶後盡空條；感時歎物尋僧話，惟向禪心得寂寥。

將赴鄂州先寄本府中丞

八月瞿塘倒底翻，孤舟上得已銷魂；幕中職罷猶趨府，闕下官成未謝恩。丹嶂聲空無過鳥，青林覆水有垂猿；感知肺腑終難說，從此辭歸便掃門。

和友人下第北遊感懷

聖代爲儒可致身，誰知又別五陵春；青門獨出空啼鳥，紫陌相逢盡醉人。江島去尋垂望遠，塞山來見舉頭頻；且須共飽邊城酒，何必陶家有白綸。

長安感懷

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空將灑陵酒，酌送向東人。

送劉山人歸洞庭

却共孤雲去，高眠最上峰；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鐘。秋盡蟲聲急，夜深山雨重；當時同隱者，分得幾株松。

送友人往塞北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六

朔北已秋風，前程見碩鴻；日西身獨去，山轉路無窮。樹隔高關斷，沙連大漠空；君看河外將，早晚擬平戎。

卷十七

李遠五首（字求古，大中中，爲忠州刺史。）

贈寫御真李長史

玉坐煙銷硯水清，龍尊不動彩毫輕；乍分隆準山河秀，初點重瞳日月明。宮女卷簾皆暗認，侍臣開殿盡遙驚；六朝供奉應無敵，始覺僧繇浪得名。

失簡

秋風吹却九皋禽，一片閑雲萬里心；碧落有情應悵望，青天無路可追尋。初來白雪銷猶短，欲去丹砂頂漸深；華表柱頭留語後，更無消息到如今。

送人入蜀

蜀客本多愁，君今是勝遊；碧巖雲外樹，紅壓驛邊樓。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不知煙雨夜，何處夢刀州？

聽話叢臺

有客新從趙地回，自言會上古叢臺；雲遮襄國天邊盡，樹遠漳河掌裏來。絃管變成山鳥驛，綺羅留作野花開；金輿玉輦無蹤跡，風雨誰知長碧苔。

黃陵廟詞

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舊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

雍陶二十五首（大中中，終簡州刺史。）

盧岳閑居十韻

擾擾走人寰，爭如占得閑。防愁心付酒，求靜力登山。見藥芳時採，逢花好處攀。望雲開病眼，臨澗洗愁顏。春色流巖下，秋聲碎竹間。錦文苔點點，錢樣菊斑斑。路遠朝無客，門深夜不關。鶴飛高縹緲，鶯語巧綿蠻。養拙甘沉默，忘懷絕險巖。更憐雲外路，空去又空還。

蜀中戰後感事十韻

蜀國英靈地，山重水又回。文章四子盛，道路五丁開。詞客題橋去，忠臣叱馭來。臥龍同駭浪，躍馬比符埃。已謂無妖土，那知有禍胎。蕃兵依漢柳，蠻旆指江梅。戰後悲逢血，燒餘恨見灰。空留犀屐怪，無復酒除災。歲積長弘怨，春深杜宇哀。家貧移未得，愁上望鄉臺。

送于中丞使北蕃（同用聲字）

朔將引雙旌，山遙積雪平。經年通國信，計日得蕃情。野次依泉宿，沙中望火行。遠矚秋有力，寒馬夜無聲。看獵臨胡帳，思鄉見漢城。（同麟中有漢城）來春擁邊騎，新草滿歸程。

自述

萬事誰能問，一名猶未知。貧當多累日，閑過少年時。燈下和愁睡，花前帶酒悲。無媒常委命，轉覺命堪疑。

河陰新城

高城新築壓長川，虎踞龍盤氣色全。五里似雲根不動，一重如月暈初圓。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自有此來當汴口，武牢何用鑠風煙。

崔少卿池塘詠雙白鷺

雙鷺應憐水滿池，風飄不動頂絲垂。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聲相叫早秋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七

時林塘得爾須增價，況與詩家物色宜。

哀蜀人爲南蠻俘虜五章

初出成都聞哭聲

但見城池還漢將，豈知佳麗屬蠻兵。錦江南渡聞遙哭，盡是離家別國聲。

過大渡河蠻使許之位望鄉國

大渡河邊蠻亦愁，漢人將渡盡回頭。此中郵寄思鄉淚，南去應無水北流。

出青溪關有遲留之意

欲出鄉關行步遲，此生無復却同時。千冤萬恨何人見，唯有空山鳥獸知。

別蘄州一時慟哭雲日爲之變色

越揭城南無漢地，傷心從此便爲蠻。冤聲一櫛悲風起，雲暗青天日下山。

入蠻界不許有悲泣之聲

雲南路出陷河西，毒草長青瘴色低。漸近蠻城誰敢哭，一時收淚羨猿啼。

過舊宅看花（花卽昔年手植）

山桃野杏兩三栽，樹樹繁花去後開。今日主人相引看，誰知曾是客移來。

和河南白尹西池北新葺水齋招賈十二韻

二室峰前水，三川府右亭。亂流深竹澗，分澗小花汀。池角通泉脈，堂心豁地形。坐中寒瑟瑟，床下細冷冷。雨
夜思巫峽，秋朝想洞庭。千心孤鏡碧，一片遠天青。魚戲搖紅尾，鷗閑退白翎。荷傾瀉珠露，沙亂動金星。藤架如紗
張，苔牆似錦屏。龍門人少到，仙棹自多停。游憶高僧伴，吟招野客聽。餘波不能惜，便欲養浮萍。

蜀中經蠻後友人馬又見寄

昔馬渡瀘水，北來如鳥輕。幾年期鳳閣，一日破龜城。此地有征戰，誰家無死生。人悲還舊里，鳥喜下空營。弟
恠意初定，交朋心尙驚。自從經難後，吟苦似猿聲。

送劉玄上人南遊

紅葉落湘川，楓明映水天。尋鐘過楚寺，擁錫上龍船。病客思留藥，迷人待說禪。南中多古跡，應訪虎溪泉。

和劉補闕秋園寓興六首

水木夕陰冷，池塘秋意多。庭風吹故葉，增露淨寒莎。愁燕窺燈語，情人見月過。砧聲聽已別，蟲響復相和。
閉門無事後，此地即山中。但覺鳥聲異，不知人境同。晚花開爲雨，殘果落因風。獨坐還吟酌，詩成酒已空。
自得家林趣，常時在外稀。對僧餐野食，迎客著山衣。鬪雀翻簷散，驚蟬出樹飛。功成他日後，何必五湖歸。
秋色庭蕪上，清朝見露華。疎篁抽晚笋，幽藥吐寒芽。引水新渠淨，登臺小徑斜。人來多愛此，蕭爽似山家。
禁掖朝回後，林園勝賞時。野人來辨藥，庭鶴住看基。晚日明丹棗，朝霜潤紫梨。還因重風景，猶自有秋詩。
聖代少封事，閑居方屏喧。漏寒雲外闕，木落月中圓。山鳥宿蒼樹，水螿流洞門。無人見清景，林下有開樽。

送徐山人歸幽州舊隱

君在桐廬何處住，草堂應與戴家鄰。初歸山犬翻驚主，久別江鷗却避人。終日欲爲相逐計，臨時空羨獨行
身。秋風釣艇遙相憶，七里灘西片月新。

天津橋春望

津橋春水浸紅霞，煙柳風絲拂岸斜。翠輦不來金殿閉，宮鶯嚙出上陽花。

寄永樂郡堯蕭明府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七

古縣蕭條秋景晚，昔年陶令亦如君；
頭巾漉酒臨黃菊，手板支頤向白雲。
百里豈能容驥足？九衢終自別雞羣；
相思不恨書來少，佳句多從闕下聞。

塞上宿野寺

塞上蕃僧老，天寒疾上關。
遠煙平似水，高樹暗如山。
去馬朝常急，行人夜始閑。
更深聽刁斗，時到磬聲間。

章碣四首（唐末人）

旅舍早起

跡暗心多感，神疲夢不遊。
驚舟同厭夜，獨樹對悲秋。
曉角和人戰，殘星入漢流。
門前早行子，敲鐙唱離憂。

焚書坑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鑿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春別

擲下離觴指亂山，趨程不待風筵殘。
花邊馬嚼金銜去，樓上人垂玉筍看。
柳陌雖然風裊裊，慈河猶自雪漫漫。
殷勤莫厭貂裘重，恐犯三邊五月寒。

送謝進士歸闕

百越風煙接巨鯨，還鄉心壯不知勞。
雷驚入地建溪險，星斗逼人梨嶺高。
却擁木綿吟麗句，便攀龍眼醉香醪。
名場聲利喧喧在，莫向林泉改鬢毛。

施肩吾一首（字希聖，洪州人）

效古興

金雀無舊釵，湘綺無舊裙。
唯有一寸心，長貯萬里夫。
南軒夜蟲織已促，北牖飛蛾燒殘燭。
祇言衆口鑠千金，

誰信獨愁銷片玉，不知歲晚歸不歸？又將啼眼撻征衣。

陳陶六首（武宣時人，自稱二教布衣。）

閑居雜興

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自是皇家結網疎。
長壽（一作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從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麟入九霄。

翻陽秋夕

憶昔翻陽旅遊日，曾聽南家爭擣衣；今夜重聞舊砧杵，當時還見雁南飛。

族次銅山途中先寄涇州韓使君

亂山滄海曲，中有橫陽道；京馬過銅梁，蒼華坐堪老；鴉鳴高崖裂，熊圍深樹倒；絕壑無坤維，重林失蒼昊。蹊
攀案儻侶，扶接念輿阜；俛仰懷嵌空，無因掇靈草。梯窮聞戍鼓，魂續賴丘禱；蔽韜天地歸，縈紆村落好；悠悠思
徑，擾擾愧商陪；馳想永嘉侯，應傷此懷抱。

題徐稱湖亭

伏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

泉州刺桐花詠

猶猜小豔夾通衢，晴日薰風笑越姝；只是紅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滿中都。

李羣玉七首（字文山，澧州人。大中中，宰相崔鉉進其詩，以獻；士除弘文館校書郎。）

經費拾遺所居呈封員外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七

雲臥竟不起，少微空隕光；惟應孔北海，爲立鄭公鄉。舊館苔蘚合，幽齋松菊荒；空餘書帶草，日日上增長。

古鏡

明月何處來？朦朧在人境；得非軒轅作？妙絕世莫並。瑤匣開旭日，白電走孤影；泓澄一尺天，徹底函霜景。冰輝凜毛髮，使我肝膽冷；忽驚行深幽，面落九秋井。雲天入掌握，爽朗神魄靜；不必負局仙，金沙發光炯。陰沓靈怪，可與天地永；恐爲悲龍吟，飛來在俄頃。

傳思

八月白露瀟，芙蓉抱香死；紅枯金粉墮，寥落寒塘水。西風團葉下，疊巖參差起；不見棹歌人，空垂綠房子。

洞庭入澧江寄巴丘故人

四月桑半枝，吳蠶初弄絲；江行好風日，燕舞輕波時。去事旋成夢，來歡難預期；唯憑東流水，日夜寄相思。

自澧浦東遊江表途出巴丘投員外從公處

短翮後飛者，前攀鸞鶴翔；力微應萬里，矯首空蒼蒼。誰昔探花源，考槃西嶽陽；高風動商洛，綺皓無馨香。一朝下蒲輪，清輝照巖廊；孤醒立衆醉，古道何由昌。經術震浮盞，國風掃齊梁；文襟卽玄圃，筆下成琳琅。賈水散吟嘯，松筠奉琴觴；冰壺避皎潔，武庫差鋒鏘。小子書代耕，東髮頗自強；難哉水投石，壯志空摧藏。十年侶龜魚，垂髮在三湘；巴歌掩白雪，飽肆埋蘭芳。騷雅道未消，何憂名不彰？饑寒東困厄，默塞飛星霜。百志一不成，東波擲年光；塵生脫粟甑，萬里達高堂。中夜恨火來，焚燒九回腸；平明梁山淚，綠枕霑匡床。依泊洞庭波，木葉忽已黃；哀砧瀟秋色，曉月啼寒釐；復此棹孤舟，雲濤浩茫茫。朱門待媒費，短褐誰掄揚？仰羨野陂鳧，無心憂稻粱；不如天邊雁，南北皆成行。男兒白日閒變化，未可置所希；困辱地，剪拂成騰驪。昨筆話肝肺，詠茲枯魚章；何由首西路，目斷白雲鄉。

洞庭驛樓雪夜宴集奉贈前湘州張員外

昔與張湘州，閑登岳陽樓。目窮衡巫表，興盡荆吳秋。擲筆落鄴曲，巴人不能酬。是時嘗滌會，景物猶冥搜。蘇
忞玳筵秀，得陪文苑遊。幾薦雲楣上，風雨沈銀鈎。

沈隱道中

曉發潺湲亭，夜泊潺湲水。風篁拂石韻，琴聲九十里。光奔蠶來眼，寒落夢中耳。曾向三峽行，巴江亦如此。

章孝標一首（太和中，爲山南東道從事，試大理評事。）

長安秋夜

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

馬戴二首（博士）

易水懷古

荆卿西去不復返，易水東流無盡期。落日蒼條薊城北，黃沙白草任風吹。

送客南遊

擬卜何山隱，高秋指岳陽。葦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疎雨殘虹影，回雲背鳥行。靈均如可問，一爲哭滄湘。

寄襄陽王公子

君馬勒金羈，君家貯玉筍。白雲登峴首，碧樹醉銅鞮。澤廣荊州北，山多漢水西。鹿門知不隱，芳草自萋萋。

劉得仁二首

題謝公院

無事門多掩，陰階竹掃苔。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樹向寒山得，人從瀑布來。終期天目老，華錫逐雲回。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七

一七一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七

悲老宦人

白髮宮娃不解悲，滿頭猶自插花枝；
曾緣玉貌君王寵，准擬人看似舊時。

高齋二首

春

明月斷魂清萬萬，平蕪歸思綠迢迢；
人生莫遣頭如雪，縱得春風亦不銷。

灞陵亭

一條歸夢未絃直，一片離心白羽輕；
明日灞陵新霽後，馬頭煙樹綠相迎。

偶作

丁當玉珮三更雨，平帖金闈一覺雲；
明日薄情何處去，風流春水不知君。

崔塗八首（字禮仙，光啓四年登進士第。）

夕次洛陽道中

秋風吹故城，城下獨吟行；
高樹烏已息，古原人尚耕。
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
不復嘆歧路，馬前塵夜生。

春夕旅懷

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
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
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唯兩鬢

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

上巳日永崇里言懷

未敢分明賞物華，十年如見夢中花；
遊人過盡衡門掩，獨自憑欄到日斜。

蜀城春望

天涯憔悴身，一望一沾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材皆得路，失計獨傷春；青鏡不忍照，髮毛應更新。

鸚鵡洲春眺

悵望春襟鬱未開，重臨鸚鵡益堪哀；曹瞞尙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幽鳥暖聞燕雁去，曉江晴覺蜀波來；誰人正得風濤便，一點輕帆萬里回。

感花

慵軀香鞵夜不歸，少年爭忍最紅枝；東風一陣黃昏雨，又到繁華夢覺時。

過陶徵君舊居

陶令會居此，弄琴遺世情；田園三畝綠，軒冕一銖輕。衰柳自無主，白雲猶可耕；不隨陵谷變，應只有高名。

孤雁

幾行歸塞盡，念爾獨何之？暮雨相呼失，寒塘欲下遲。宿雲低暗澹，關月冷相隨；未必逢矰繳，孤飛自可疑。

卷十八

李鄴十八首（字楚老，大中中，進士及第，爲藩鎮從事，兼侍御史。）

夏日登信州北樓

高樓上長望，百里見靈山；雨歇河珠定，雲開谷鳥還。田苗映林合，牛犢傍村閑；始得銷憂慮，蟬聲催入關。

春晚題山家

偶與樵人熟，春殘日日來；依岡尋紫葢，挽樹得青梅。燕靜街泥起，蜂喧抱蕊回；嫩茶重攪綠，新酒略吹醅。漢
漢蠶生紙，涓涓水弄苔；丁香正堪結，留步小庭隈。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八

楚人之嶺南

關山迢遞古交州，歲晏憐君走馬遊；謝氏海邊逢素女，越王潭上見青牛。黃臺月照啼猿曙，石室煙含古桂秋；同望長安五千里，刺桐花下莫淹留！

江亭春霽

江灘淺渌荐田田，江上雲亭霽景鮮；客帆檣背歸燕，楚山花木怨啼鶯。春風掩映千門柳，晚色淒寒萬井煙；金磬冷冷水南寺，上方僧室翠微連。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桐廬縣前洲渚平，桐廬江上晚潮生；莫言獨有山川秀，更說官寮眼盡青。離別幾宵魂耿耿，相思一坐髮星星；王孫客棹殘春去，相送河橋羨此行。

秦處士穆家富陽發樟亭寄

潮落空江洲渚生，知君已上富春亭；常聞郭邑山多秀，更說官寮眼盡青。離別幾宵魂耿耿，相思一坐髮星星；仙翁白石高歌調，無復松齋半夜聽。

暮春山行田家歇馬

雨濕菰蒲斜日明，茅廚煮菌掉車聲；青蠅上竹一種色，黃蠟隔溪無限情。何處樵漁將遠餉，故園田土憶春耕；千峰霽露水瀟瀟，羸馬此中愁獨行。

乳雀

越鳥青春好顏色，暗軒入戶看咭衣；一身金翠畫不得，萬里山川來者稀。絲竹慣聽時獨舞，樓臺初上欲孤飛；刺桐花謝芳草歇，南國同巢應望歸。

茶山貢焙歌

使君愛客情無已，客在金臺價難比；春風三月貢茶時，盡逐紅旌到山裏。焙中情曉朱門開，筐箱漸見新芽來；陵煙觸露不停採，官家赤印連帖催。朝饑暮餉誰與哀，喧闐競納不盈掬。一時一餉運成堆，蒸之覆之香勝梅，研膏架動轟如雷。茶成拜表貢天子，萬人爭啜春山摧。廟騎鞭聲卷流電，半夜驅夫誰復見。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時須及清明宴。吾君可謂納諫君，諫官不諫何由聞。九重城裏雖旰食，天徑吏役長紛紛。使君憂民慘容色，就焙嘗茶坐諸客。幾回到口重咨嗟，嫩綠鮮芳出何力。山中有酒亦有歌，樂營房戶皆仙家。仙家十隊酒百斛，金絲宴饌隨經過。使君是日憂思多，客亦無言徹綺羅。殷勤燒焙復長歎，官府例成期如何。吳民吳民莫憔悴，使君作相期蘇爾。

江亭晚秋

碧江涼冷雁來疎，闌看江雲思有餘。秋館他亭荷葉歇，野人籬落豆花初。無愁自得仙翁術，多病能忘太史書。聞說故園香稻熟，片帆歸去就鱸魚。

藕兒

臘後閑行村舍邊，黃鸝漚水真可憐。何窮散亂隨新草，永日淹留在野田。無事羣鳴遮水際，爭來引逗逼人前。風吹楚澤蒹葭暮，看下寒溪逐去船。

送劉公谷

村橋西路雪初晴，雲暖沙乾馬足輕。寒澗渡頭芳草色，新梅嶺外鷓鴣聲。郵亭已送征車發，山館誰將候火迎。落日千峰轉迢遞，知君回首望高城。

江上逢王將軍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八

此養憮悴羽林郎，曾入甘泉侍武皇。鴟沒夜雲知御苑，馬隨春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峯霜。唯有桓伊江上笛，臥吹三弄送殘陽。

秋晚寄題陸勳校書義興禪居時淮南從事

禪居秋草晚，蕭索異前時。蓮樓青雲貴，翔翔絕後期。薜房樛架掩，山砌石盆欹。劍戟晨趨靜，笙歌夜散遲。谷寒霜欲寂，林晚磬蟲悲。惠遠煙霞在，方平屨杖隨。骨清須貴達，神重有威儀。萬卒千蹄馬，橫鞭從信期。

酬友人春暮寄枳花茶

昨日東風吹枳花，酒醒春晚一甌茶。如雲正護幽人室，似雪纔分野老家。金餅拍成和雨露，玉塵煎出照煙霞。相如病渴今全校，不羨生臺白頸鴉。（司馬相如故事）

劉自街西辭歸馬鞭墜失崔員外趙祕書知其闕用皆許見路俄頃之間二

信俱至短長堅重價不相饒輒杼短章仰酬珍錫

蜀巖陰面冷冥冥，偃雪欺霜半露青。鋸刃剪裁多鵲媚，細翰揮掃帶龍腥。崖垂萬仞知無影，薜漬千年合有靈；蘭省貴寮蓬閣吏，一時絨贈到雲亭。

卽目

自笑騰騰者，非愁又不狂。何爲踈似鼠，而復怯於麀。落拓無生計，伶俜戀酒鄉。冥搜得詩窟，偶戰出文場。雪悉冬盡懷人覺，夜長石樓多爽氣。煙篆有餘香。蓮去非關拙，時來不在忙。平生兩閑暇，孤趣滿滄浪。

羅敷東館亭下流泉二云至前山擁咽經歲移時菊弄惆悵成章

看山亭下小鳴泉，嗚咽難通亦可憐。惆悵無人爲疎鑿，擁愁含恨過年年。

薛逢二首（咸通初，爲嘉州刺史，將作監。）

偶題黃花巖

孤戎迢迢蜀路長，鳥鳴山館客思鄉；更看絕頂煙霞外，數樹巖花照夕陽。

涼州詞

昨夜蕃軍報國讎，沙州都護破涼州；黃河九曲今歸漢，塞外縱橫戰血流。

宮詞河滿子

擊馬官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

鄭歌一首

謁昇仙太子廟

在昔靈王子，吹笙遊沃壤；六宮攀不住，三鳥互相招。亡國原陵古，靈天歲月遙；無緣窺海曲，有廟訪山椒。石
浪龍龜拱，雲樓彩翠銷；露壇裝琬琰，真像寫松喬。珠館青童宴，琳宮阿母朝；氣與仙女侍，天馬吏兵調。湘妓紅絲
瑟，秦郎白管簫；西城邀綽約，南嶽命嬌嬈。句曲躡金洞，天台嘯石橋。曉花珠弄蕊，春茹玉生苗；二景神光秘，三元
寶籙鏡霧垂；鴉翅髮，冰凍虎章腰；鶴馭爭銜箭，龍妃各獻綰。衣從星渚浣，丹就日宮燒；物外花常滿，人間葉自凋。
望臺悲漢戾，闕水笑梁昭；古殿香殘地，荒增柳長條。幾曾期七日，無復降重霄；嵩嶺垣天漢，伊瀾入海潮。何由得
真訣，使我瓊環飄。

薛能二十八首

龍門八韻

河侵華夷關，山黃宇宙雄；高波萬文瀉，夏禹幾年功。川縱晴明雨，林生旦暮風；人看翻進退，鳥性斷西東。氣
逐雲歸海，聲驅石落空；近身毛乍豎，當面語難通。佛鉢歸何處，盤纏傍此中；從來化筆者，攀去路應同。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八

送李颯出塞

邊城官尙惡，况乃是羈遊。別路應相憶，離亭更少留。黃沙入外關，飛雪馬前稠。甚陰穹廬宿，無爲過代州。

山中尋僧

盡日行方到，何年獨此林。客歸唯鶴伴，人少似師心。坐石落松子，禪床搖竹陰。山靈怕驚定，不遣夜猿吟。

冬日送僧歸吳中

去掃東林下，閑持未遍經。爲山低鑿牖，容月廣開庭。舊業雲千里，生涯水一瓶。還應覓新句，看雪倚禪屛。

憶恭皇太后挽歌

八月曾殊選，三皇固異儀。袞陵經灑滌，歸賄雜華夷。旌去題新謚，宮存鑱素帷。重泉應不恨，生見太平時。

題樊戶

幾世葺農桑，凶年竟失鄉。朽闌生濕菌，傾屋照斜陽。雨水淹殘白，葵花壓倒牆。明時豈致此，應自負蒼蒼。

寓居有懷呈舊知

綠草閑深院，悄然花正開。新年人未去，戊日燕還來。雨地殘枯沫，燈窗積舊煤。歸田語不忘，樽散料非才。

夏日蒲津寺居

日日閑車馬，誰來訪此身。一門兼鶴靜，四院與僧鄰。雨室牆穿溜，風窗筆染塵。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

開元觀閑遊因及後溪偶成一韻

山展經過滿逕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

嘉泰釋

盡室可招魂，蠶餘出蜀門。電涼隨雨氣，江熱傍山根。蠶月繅絲路，農時碌碡村。干將磨欲盡，無位可別恩。

褒斜道中

十驛褒斜到處慵，眼前常似接靈蹤；江遙旋入旁來水，山闊猶藏向後峰。鳥徑惡時應立虎，會田開日自燒松；行吟却笑公車役，夜發星馳半不逢。

新雪

細落麤和忽復繁，頓清朝市不聞喧；天迷皓色風何亂，地濕春泥土半翻。香暖會中懷岳寺，樵鳴村外想家園；閑吟只愛煎茶澹，斝破平光向近軒。

秋夜旅舍寓懷

庭鏤荒蕪獨夜吟，西風吹動故山心；三秋木落半年客，滿地月明何處砧？漁唱亂沿汀鷺合，雁聲寒咽隴雲深；平生只有松堪對，露浥霜欺不受侵。

許州題德星亭

漢水南流東有隄，隄邊亭是武陵溪；松松配石堪僧坐，燕杏含春欲鳥啼。高處月生滄海外，遠郊山在夕陽西；類來不似軍從事，只戴紗巾只杖藜。

送判官赴京

闕下情偏已絕稀，天涯身遠復相依；庭花每對從容落，夜燭多同笑語歸。君子是行應柏署，鄙人何事即柴扉？青雲若遇交親話，白壁無心待發揮。

獻僕射相公

清如冰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強虜外聞應破膽，平人長見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八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八

一八〇

漢南春荳

獨尋春色上高臺，三月皇州駕未回；
幾處松筠燒後死，誰家桃李亂中開；
姦邪用法元非法，唱和求才不是才；
自古浮雲蔽白日，洗天風雨幾時來？

清河泛舟

都人層立似山丘，坐嘯將軍擁棹遊；
遶郭煙波浮泗水，一船絲竹戴涼州；
城中親望皆丹旆，旗裏驚飛盡白鷗；
儒將不須誇卻毅，未聞詩句解風流。

老圃堂

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晴時偶自鋤；
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豐屋官舍新竹

心覺清涼體似吹，滿風輕撼葉垂垂；
無端種在幽閑處，衆鳥嫌寒風未知。

贈老僧

清瘦形容八十餘，瓠懸籬落似林居；
勸師莫羨人間有，幸是元無免破除。

折楊柳

和花煙樹九重城，夾路春陰十萬營；
唯向邊頭不堪望，一株憔悴少人行。

吳姬四首

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雷世上聞；
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
畫燭燒蘭暖復迷，殿帷深密下銀泥；
開門欲作侵晨散，已是明朝日向西。
短剪黃綃被紫羅，薄施鉛粉畫青蛾；
因將素手誇纖巧，從此椒房寵更多。

自是三千第一名，內家叢裏獨分明。芙蓉殿上中元日，水拍銀盤弄化生。

秦翰玉四首

春雪

雲重寒空思寂寥，玉塵如糝滿春朝。片纔著地輕輕陷，力不禁風旋旋銷。惹砌任從香粉妬，繁叢自學小梅嬌。誰家醉捲珠簾看，故管堂深暖易調。

對花

長與韶光鬧有期，可憐蜂蝶却先知。誰家促席臨低樹，何處橫釵帶小枝。麗日多情疑曲照，和風得路合偏吹。向人雖道渾無語，幾勸王孫到醉時。

貧女

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鬪畫長。每恨年年壓金錢，爲他人作嫁衣裳。

送友人罷舉除南國令

共言愁是酌離杯，况惜茲歌枉大才。獻賦未爲龍化去，除書猶喜鳳銜來。花明驛路煙脂煖，山入江亭罨畫開。莫把新詩題別處，謝家臨水有樓臺。

雜詩五首

牡丹

落盡春紅始著花，花時比屋事豪華。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鞞，燈籠輕日護香霞。歌鍾滿座爭歡賞，肯信流年養有華。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八

浴水

一道潺湲暖暖莎，年年懶悵是春過，莫言行客聽如此，流入深宮恨更多。橋畔月來猶見底，柳邊風去綠生波；縱然滿眼添歸思，未把魚竿奈爾何！

出都門

青門春色一花開，長到花時把酒杯；自覺無家似潮水，不知歸處去還來。

水簾

萬點飛泉下白雲，似簾懸處望疑真；若將此水爲霖雨，更勝長垂隔路塵。

賞春

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唯有春風不世情。

皮日休六首（字襲美，咸通八年，登進士第）

旅舍除夕

永夜誰能守，羈心不放眠；挑燈猶故歲，聽角已新年。出谷空嗟晚，銜杯尚愧先；晚來辭逆旅，雪涕野槐天。

過雲居院玄福上人舊居

重到雲居獨悄然，隔窗窺影尚疑禪；不逢野老來聽法，猶見鄰僧爲引泉。龕上已生新石耳，壁間空帶舊茶煙；南宗弟子時時到，泣把山花奠几筵。

陪江西裴公遊襄州延慶寺

丹霄路上歇征輪，勝地偷閑一日身；不著前驅驚野鳥，惟將後乘載詩人。巖邊候吏雲遮却，竹下朝衣露滴新；更向碧山深處問，不妨猶有草茅臣。

西塞山泊漁家

白纶巾下髮如絲，靜倚楓根坐釣磯；中婦桑村挑葉去，小兒沙市買簑歸。雨來蓴菜流船滑，春後鱸魚鑿釣肥；西塞山前終日客，隔波相羨盡依依。

襄州春遊

信馬騰騰觸處行，春風相引與詩情；等閑遇事成歌詠，取次衝筵隱姓名。映柳認人多錯誤，送花窺鳥最分明；岑牟單絃何曾著，莫道猖狂似禰衡。

送從弟歸衡州

羨爾優遊正少年，竟陵煙月似吳天；車螯近岸無妨取，炸鱸隨風不費牽。處處路傍千頃稻，家家門外一渠蓮；慙慙莫笑襄陽住，為愛南塘縮項鱸。

卷十九

劉滄四首（字蘊靈，大中八年，進士及第。）

長洲懷古

野燒空原盡菽灰，吳王此地有樓臺；千年事在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來。白鳥影從江樹沒，清猿聲入楚雲哀；停車日晚蒨蘋蕩，風靜寒塘花正開。

經揚帝行宮

此地曾經翠輦過，浮雲流水竟如何？香銷南國美人盡，怨入東風芳草多。殘柳宮前空露葉，夕陽川上浩漚波；行人遙起廣陵思，古渡月明聞棹歌。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九

與僧話舊

中鳥同時下翠微，舊遊因話事多違；南朝古寺幾僧在？北嶺空林唯鳥歸。莎徑晚煙凝竹塢，石池春色染苔衣；此來相見又相別，即是關河朔雁飛。

咸陽懷古

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悽然感廢興；渭水故都秦二世，咸原秋草漢諸陵。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

劉威一首

遊東湖黃處士園林

偶向東湖更向東，數聲雞犬翠微中；遙知楊柳是門處，似隔芙蓉無路通。樵客出來山帶雨，漁舟過去水生風；物情多與閑相稱，所恨求安計不同。

曹勣一首

始皇陵下作

千金買魚燈，泉下照孤兔；行人上陵過，却弔扶蘇墓。壘壘墻中物，多於養生具；若使山可移，應將秦國去。舜殛難在前，今猶未封樹。

曹松十四首

長安春日

浩浩看花晨，六街揚遠塵；塵中一丈日，誰是晏眠人？御柳垂著水，野鶯啼破春；徒云多失意，猶自惜難秦。
晨起

曉色教不睡，卷簾清氣中；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並鳥含鐘語，欹河隔霧空；莫疑營白日，道路本無窮。

秋日送方千遊上元

天高淮泗白，料子趨修程；汲水疑山動，揚帆覺岸行。雲離京口樹，雁入石頭城；後夜分遙念，諸峰霧露生。

金谷園

當年歌舞時，不說草離離；今日歌舞盡，滿園秋露垂。

夏日東齋

三庚到秋伏，偶來松檻立；熱少清風多，開門放山入。

送喻坦之遊太原

北部征難盡，詩愁滿去程；廢巢侵燒色，荒塚入鋤聲。逗野河流濁，雜雲磧日明；并州戎壘地，角動引風生。

塞上

邊寒來處闊，今日復明朝；河凌（去聲）堅通馬，胡雲缺見鵞。砂中程獨泣，鄉外隱誰招；回首苦經歲，靈州生柳條。

題鶴鳴泉

仙鶴曾鳴處，泉兼半井苦；直峰拋影入，片月寫光來。歛澗侵顏冷，深沉髮眼開；何因值丹頂，滿汲石罅回。

己亥歲二首

南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波間一戰百神愁，兩岸強兵過未休；誰道滄江總無事，近來常共血爭流。

南海旅垣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九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九

一八六

憶歸休上越王臺，歸思臨高不易裁。爲客正當無雁處，故園誰道有書來。城頭早角吹霜盡，郭裏殘潮瀟月回。心似百花開未得，年年爭發被春催。

陪湖南李中丞宴鷹韜（璋）

竹林啼鳥不知休，羅列飛橋水亂流。觸散柳絲回玉勒，灼開蓮葉上蘭舟。酒邊舊侶真何遜，雲裏新聲是莫愁。若值主人嫌晝短，應陪秉燭夜深遊。

別湖上主人

門繫釣舟雲滿岸，借君幽致坐移旬。湖村夜叫白蕪雁，菱市曉喧深浦人。遠水日邊重作雪，寒林燒後別生春。不辭更住醒還醉，太一東峰歸夢頻。

商山贈野叟

垂白商於原下住，兒孫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長離手，猶與官家射麝香。

張喬二首

送河西從事

結束戎旂河西住幾年，隴頭隨日去，磧裏寄星眠。水近沙連帳，程遙馬入天。聖朝恩上策，重待奏安邊。

送進士許棠

離鄉積歲年，歸路遠依然。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杪船。千戈愁鬢改，瘴癘喜家全。何處營甘旨，潮溝浸蕩田。

劉駕一首

釣臺懷古

滄流可濯纓，嚴子但垂綸。孤坐九層石，遠笑清涓濱。潛龍飛上天，四海豈無雲。清氣不零雨，安使洗塵氛。我

來吟高風，髮鬢見斯人；江月尚皎皎，江石亦磷磷。如何臺下路，明日又迷津。

翟翽十二首

春日長安卽事

一百五日又欲來，梨花梅花參差開；行人自笑不歸去，瘦馬獨吟真可哀。杏酪漸香鄰舍粥，榆煙將盡舊爐灰；玉樓春暖清歌夜，肯信愁腸獨九回。

春晚岳陽城言懷

翠煙如鈿柳如環，晴倚南樓獨看山；江國草花三月晚，帝京塵夢一年閑。虛舟尚笑榮難解，飛鳥空慚倦未還；何似不羈詹父伴，睡煙歌月老潺湲。

煙花零落過清明，異國光陰老客情；雲夢夕陽愁裏色，洞庭春浪坐來聲。天邊一與舊山別，江上幾看芳草生；獨凭欄干意難寫，暮笳鳴，軋調孤城。

過蠟溪澗

綠楊如髮雨如煙，立馬危橋獨喚船；山口斷雲迷舊路，渡頭芳草憶前身。身隨這道徒悲梗，詩賣明時不值錢；歸去楚臺還有計，釣船春雨日高眠。

暮春對花

病香無力被風欺，多在青苔少在枝；馬上行人莫回首，斷君腸是欲殘時。

華清宮四首

銀河漾漾月輝輝，樓殿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障掩金雞書禍機，翠環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九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九

一八八

草遮回磴絕鳴鑿，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闌干。
門橫金鎖悄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

春晚泊松江村

芳草青青古渡頭，漁家住處暫維舟；殘花半樹情無語，細雨滿天風似愁。
家信不來春又晚，客程難盡水空流；自憐愛失心期約，看取花時更遠遊。

山路見花

曉紅初拆露香新，獨立空山冷笑春；春意自知無主惜，恁風吹逐馬蹄塵。

岸梅

含情含態一枝枝，斜壓漁家短短籬；惹油尙憐香半日，向人如訴雨多時。
初開偏稱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行客見來無去意，解帆煙浦爲題詩。

張翥六首（字象文，昭宗時，爲尙書膳部員外郎。）

社日村居

鵝湖山下稻梁肥，鵝穿雞棲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送友人歸武陵

聞近桃源住，無村不是花；戎旗招海客，廟鼓集江鴉；別鳥垂橙實，閑田長荻芽；
遊秦未得意，看即更離家。

別後寄友人

上馬如飛鳥，飄然隔去塵；共看今夜月，獨作異鄉人；就養江田熟，移居井賦新；
襄陽堪下隱，應與孟家隣。

送友人赴涇州幕

杏園沉飲散，榮別就嘉招；日月相期盡，山川獨去遙。府樓明蜀雪，關磧轉胡鵲；縱有煙塵動，應隨上策銷。

野泉

遠出白雲中，長年聽不窮；細聲縈石亂，寒色入潭空。挂壁聊成雨，穿林別起風；溫泉非爾類，源發在深宮。

遊懷

白首成空事，無歡可替悲；空餘酒中興，猶似少年時。

方干二首（字雄飛，新定人，咸通中，進士不第，隱會稽之剡湖，及江東人謂爲玄英先生。）

君不來

遠路東西欲問誰，寒來無處寄寒衣；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山中

愛山却把圖書賣，嗜酒空教僮僕賒；只向墻前便漁釣，那知枕上有雲霞；暗泉出石飛仍咽，小徑通橋直復斜；
窗竹未抽今夏筍，庭梅曾試當年花。姓名未及陶弘景，髭鬚白於姜子牙；松月水煙千古在，未知終久屬誰家。

王鶴四首（字大用，河中人，大順初，進士及第，仕至尙書禮部員外郎，自稱守素先生，與司空圖鄭谷相善，爲詩友。）

古意

夫戎蕭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愛夫；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過故友居

鄰笛寒吹日落初，舊居今已別人居；亂來兒姪皆分散，惆悵僧房認得書。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十九

一八九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二十

一九〇

晴景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兼無葉裏花；
歛蝶飛來過牆去，應疑春色在鄰家。

亂後曲江

憶昔爭遊曲江濱，未春長有探春人；
遊春人盡空池在，直至春深不似春。

杜荀鶴四首（字彥之，自稱九華山人，大順中，登進士第。）

春宮怨

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
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雪

風攪長空寒骨生，先於曉色報窗明；
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唯聞折竹聲。
巢穴幾多相似處，路岐兼得一般平；
擁袍公子莫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

溪興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
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哭貝韜

交朋來哭我來歌，喜傍山家薜蘿；
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

卷二十

吳融二十七首（字子華，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

壬戌歲闋鄰卜居

六載抽毫待禁闈，不堪多病決然歸；五陵年少如相問，阿對泉頭一布衣。（阿對是楊伯起家僮，嘗引泉灌蔬，其泉至今尚在。）

野廟

古原荒廟掩蒼苔，何處喧喧鼓笛來？日暮鳥啼人散盡，野風吹起紙錢灰。

小徑

瘦竹妨花一徑幽，攀緣應對玉峰頭；若教須似康莊好，便有高車駟馬憂。

閑坐

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蝶蝶狂飛掠芳草，鶯鶯熟睡翹暖沙。闕下新居非已業，江南舊隱是誰家？東還西去都無計，却羨冥歸林上鷗。

卽事

抵鵲山前寄掩扉，便甘終老脫朝衣；曉窺湖鏡千峰入，暮倚長松獨鶴歸。雲裏引來泉脈細，雨中移得藥苗肥；何須一筋鱸魚鱠，始挂孤帆問釣磯。

書懷

傍巖依樹結簷楹，夏物薰涼景更清；灘響忽高何處雨，松陰自轉遠山晴。見多鄰犬遙相認，來慣幽禽近不驚；爭敢便誇鏘勝事，九衢塵裏免勞生。

海棠

太尉園林兩樹春，（今番禺太尉徐公興化亭子，有海棠兩株。）年年奔走探花人；今來獨傍荆山看，回首長安落戰塵。

寄賈休

休公何處在，知我宦情無。已似馮唐老，方知武子愚。一身仍更病，雙鬢又須趨。若得重相見，冥心學半鉅。

楚事

悲秋應亦抵傷春，屈宋當年並楚臣。（屈原云「極目千里傷春心。」宋玉云「悲哉秋之為氣！」）何事從來好時節，只將惆悵付詞人。

金橋感事

太行和雪疊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風。飲馬早聞臨渭北，射鵰今欲過山東。百年徒有伊川歎，五利寧無魏絳功。日暮長亭正愁絕，哀笳一曲戍煙中。

送劍上人

昨來非有意，今去亦無心。闕下拋新院，江南指舊林。餅添新澗綠，笠卸晚峰陰。八字如相許，終辭尺組尋。

松江晚泊

樹遠天疑盡，江奔地欲隨。孤帆落何處，殘日更新離。客是淒涼本，情為繫滯枝。寸腸無計免，應只楚猿知。

廢宅

風飄碧瓦雨摧垣，却有鄰人為鎖門。幾樹好花虛白晝，滿庭荒草易黃昏。放魚池涸蛙爭聚，棲燕梁空雀自喧。不獨淒涼眼前事，咸陽一火便寒原。

途中

一棹歸何處，蒼茫落照昏。無人因失路，有樹始知村。湖岸春耕廢，江城戰鼓喧。儒冠竟相誤，學劍盡乘軒。

嶺下聞杜鵑

化去鸞鄉北，飛來渭水西；為多亡國恨，不忍故山啼。怨已驚秦鳳，靈應識漢雞；數聲煙漠漠，餘思草萋萋。樓
迴波無際，林昏日又低；如何不腸斷，家近五雲溪。

杏花二韻

春物競相妬，杏花應最嬌；紅輕欲愁殺，粉薄似啼消。願作南華夢，翩翩遠此條。

華清宮二首

中原無鹿海無波，鳳鷲鸞旗出幸多；今日故宮歸寂寞，太平功業在山河。
四郊飛雪暗雲端，唯此宮中落旋乾；綠樹碧簷相掩映，無人知道外邊寒。
漁陽烽火照函關，玉輦忽忽下此山；一曲羽衣聽不盡，至今遺恨水潺潺。

春寒

回教梅忍落，休與杏藏嬌；已過冬疑剩，將來暖未饒。玉增殘雪在，羅薦暗香銷；莫問王孫恨，煙蕪尚寂寥。

彭門用兵後經汴路

長亭一望一徘徊，千里關河百戰來；細柳舊營猶鏤月，祁連新家已封苔。霜凋綠野愁無際，燒接黃雲慘不
開；若比江南更牢落，子山詞賦莫與哀！

隋堤風物已淒涼，堤下仍多舊戰場；金鏃有苔人拾得，蘆花無主鳥銜將。秋聲暗促河聲急，野色遙連日色
黃；獨上寒城正愁絕，戎擊驚起雁行行。

高侍御話皮博士他中白蓮因寄

白玉花開綠錦池，風流御史報人知；看來應是雲中塵，偷去須從月下移。已被亂蟬催曉晚，更禁涼雨動離
愁；看家秋色堪圖畫，只欠山公倒接羅。

新安道中觀流水

一渠春碧弄潺湲，密竹繁花掩映間；看處便須終日住，算來爭得此身閒。繁紆似接迷入洞，清冷應連有雪山；上却征車更回首，了然塵土不相關。

懷山泉

穿雲落石細瀟瀟，杳杳疑聞弄管絃；千仞灑來寒碎玉，一泓深處碧涵天。煙迷葉亂尋難見，月好風清聽不眠；春雨正多歸未得，只應流恨更潺湲。

紅樹

一棹南雁已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自是孤根非暖地，莫驚他木耐秋風。曉煙散去陰全薄，明月臨來影半空；長憶洞庭千萬樹，照山橫浦夕陽中。

微雨

天清織未遍，風急舞難成；粉重低飛蝶，黃濃不語鶯。乍隨春霧亂，還放夕陽明；惆悵池塘遠，荷珠點點輕。

韓偓五十九首（字致光，一云字致堯，昭宗時，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兵部侍郎）。

雨後月中玉堂閑坐

銀臺直北金鑾外，暑雨初晴皓月中；唯對松篁聽刻漏，更無塵土翳虛空。綠香鬢齒冰盤果，清冷侵肌水殿風；夜久忽聞鈴索動，玉堂西畔響丁東。

六月十七日召對自辰及申方歸本院

清暑簾開散異香，恩深咫尺對龍章；花應洞裏常時發，日向壺中特地長。坐久忽疑（一作驚）星犯斗，轉來兼恐海生桑；如今冷笑東方朔，唯用詼諧待漢皇。

中秋禁直

星斗疎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憑欄；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觀樓臺籠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祇爲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

錫宴日作（是歲大穰，內出金帛錫百官，充觀稼宴。學士院別賜趨綾百匹，委京尹勾當後，宰相一日宴於興化亭。）

玉銜花馬踏香街，詔遣追懼綺席開；中使押從天上去，（是日在外四學士，排門齊入，同進狀辭赴宴，所奉差，學士院使二人押去。）外人知自日邊來。巨心淨比漪蓮水，聖澤深於激灑杯；纔有異恩頌稷卨，已將優禮及綱枝。清河適向梨園降，妙妓新行峽雨回；不敢通宵難禁直，晚乘殘醉入銀臺。

冬至夜作（天復二年，隨駕在鳳翔府。）

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四野便應枯草綠，九重先覺凍雲開。陰冰莫向河源塞，陽氣今從地底回；不道滄舒無定分，却憂蚊響又成雷。

秋霖夜憶家（隨駕在鳳翔府）

垂老何時見弟兄，背燈悲泣到天明；不知短髮能多少，一滴秋霖白一莖。

出官涇峽石驛（天復二年三月二十日作）

前官過東畿，所抵州名濮；故里欲清明，臨風堪慟哭。篋長柳似唯，山暖花如醜；逆旅訝簪裾，（南路以久無備服，經過皆相聚觀。）野老悲陵谷。曠鳥影聯翩，驚狐尾蠢越；尙得佐方州，信是皇恩沐。

訪同年虞部二十五郎中（四年二月在湖南）

策蹇相尋犯雪泥，廚煙未動日平西；門庭野水灘波鷺，鄰里短牆啾唧雞。未入慶霄君擇肉，長逢華穀我吹

盡地爐黃酒成狂醉，更覺襟懷得喪齊。

春陰獨酌寄同年李耶中

春陽漠漠土脈潤，寒氣微微風意和。閑嗒入甲奔競態，醉唱落調漁樵歌。詩道揣量疑可進，宦情刑缺轉無多。酒酣狂興依然在，無奈千莖鬢雪何。

雪中過重湖信筆偶成

道方時險擬如何，請去甘心隱薜蘿。青草湖將天暗合，白頭浪與雪相和。旗亭臘酌踰年熟，水國春寒向晚多。處困不忙仍不怨，醉來唯是欲嗒嗒。

寄湖南從事

索漠襟懷酒半醒，無人一為解餘酲。岸頭柳色春將盡，船背雨聲天欲明。去國正悲同旅雁，隔江何忍更啼鶯。蓮花幕下風流客，試與溫存體逐情。

翫水禽（此後七首，醴陵縣作。）

兩雨珍禽渺渺溪，翠矜紅掌淨無泥。向陽眠處莎成毯，踏水飛時浪作梯。依倚雕梁輕社燕，抑揚金距笑晨雞。勸君細認漁翁意，莫遣緇羅誤穩棲。

早雪翫梅有懷親友

北陸侯纒變，南枝花已開。無人同悵望，把酒獨徘徊。凍白雪為伴，寒香風是媒。何因逢越使，腸斷謫仙材。

小隱

借得茅齋岳麓西，擬將身世老鋤犁。清晨向市煙涵郭，寒夜歸村月照溪。爐為窗明僧偶坐，松因雪折鳥驚啼。鸞椿朝菌由來事，却笑莊生始欲齊。

曠黑

古木侵天日已沉，露華涼冷潤衣襟；江城曠黑人行絕，唯有當烏伴夜砧。

醉着

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早起二韻

萬樹綠楊垂，千般黃鳥語；庭花風雨餘，岑寂如村塢；依依官渡頭，晴陽照行旅。

卽目

萬古難懷惜物色，幾年愁緒弱風光；廢城沃土肥春草，野渡空船蕩夕陽。倚道向人多脈脈，爲情因酒易悵悵；宦途棄擲須甘分，回避紅塵是所長。

贈易卜崔江虞士（袁州）

白首窮經通祕義，青山養老度危時；門傳組綬身能退，家學樵漁跡更奇。四海盡聞龜策妙，九霄堪嘆鶴書遲；壺中日月將何用，借與閑人試一窺。

乙丑歲九月蕭灘鎮忽得湯超員外書賀余除戎仍舊承旨還城後因書

四十字

旅寓在江郊，秋風正寂寥；紫泥虛寵獎，白髮已漁樵。事往淒涼在，時危志氣銷；若爲將朽質，猶擬杖於朝。

登南臺僧寺

無奈難腸日九回，強攬懷抱立高臺；中華地向城邊盡，外國雲從島上來。四序有花長見雨，一冬無雪却聞雷；日宮紫氣生冠冕，試望扶桑病眼開。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 卷二十

一九七

花時與劍尊師同辭，因成一十字。
橋下淺深水，竹間紅白花。酒仙同避世，何用厭長沙？

有闕

晚涼閑步向江亭，默默看書旋旋行。風轉滯帆狂得勢，潮來諸水寂無聲。誰將覆轍詢長策？願把琴絲屬老成。安石本懷經濟意，何妨一起為蒼生？

靖疑

碧玉眼睛雲母翅，輕於粉蝶瘦於蜂。坐來迎掃波光舞，可是慙慙為叢叢。

官柳（此後二首，在內庭作。）

莫道秋來芳意違，官娃猶似妬蛾眉。幸當玉轡經過處，不怕金風浩蕩時。草色長承垂地葉，日華先照映樓枝。澗松亦有凌雲分，爭似盤根太液池。

苑中

上苑離宮處處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增鑄出狻猊立，玉柱雕成獬豸啼。外使調鷹初得案，（五坊外案使以鷹律初調習，始能擒獲，謂之得案。）中官過馬不教嘶。（上每乘馬必闌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既乘之而後蹶蹶嘶鳴也。）笙歌繡錦雲霄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卽日

書牆暗記移花日，洗盃先知醞酒期。須信閑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

過臨淮故里

交遊昔歲已凋零，第宅今來亦變更。舊廟荒涼時饗絕，諸孫飢凍一官成。五湖竟負他年志，百戰空垂異代

名榮盛幾何流落久，遣人襟抱薄浮生。

亂後卻至近甸有感（乙卯年作）

狂童容易犯金門，比屋齊人作旅魂。夜戶不扃生茂草，春渠自溢浸荒園。關中却見屯邊卒，塞外翻聞有漢村。堪恨無情渭水，渺茫依舊遶秦原。

寄鄰莊道侶

聞說經旬不啓關，寧曾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村前竹，剩見溪南幾尺山。

亂後春日途經野塘

世亂他鄉見落梅，野塘暗煖獨徘徊。船衝水鳥飛還住，袖拂楊花去又來。季重舊遊多衰逝，子山新賦極悲哀。眼看朝市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

惜花

數白難情高處切，膩紅愁態靜中深。眼隨片片沿流去，恨滿枝枝被雨淋。總得蒼苔猶慰意，便教泥污更傷心。臨軒一盞悲春酒，明日池塘是綠陰。

半醉

水向東南更不回，紅顏白髮遞相催。壯心暗逐高歌盡，往事空因半醉來。雲護雁霜籠淡月，雨連鶯曉落殘梅。西樓悵望芳菲節，處處斜陽草似苔。

漢江行次

竹寺雖深已暗知，幡竿殘日迥依依。沙頭有廟青林合，驛步無人白鳥飛。牧笛自由隨草遠，漁歌得意扣舷歸。竹圍相接春波暖，痛憶家鄉舊釣磯。

春盡

惜春速日醉昏昏，醒後衣裳見酒痕。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人閑易有芳時恨，地勝難招自古魂。慚愧流鶯相厚意，清晨猶爲到西園。

贈湖南李思齊處士

兩板船頭濁酒壺，七絲琴畔白髭鬚。三春日日黃梅雨，孤客年年青草湖。燕俠冰霜難狎近，楚狂鋒刃觸凡愚。知余絕粒窺仙事，詩到名山看藥爐。

睡起

睡起猶陰下藥欄，瓦松花白閉柴關。斷年不出僧嫌癖，逐日無機鶴伴閑。塵土莫尋行止處，煙波長在夢魂間。終撐舴艋稱漁叟，賒買湖心一壠山。

寄友人

傷時惜別心交加，耨頭一向千咨嗟。曠野風吹寒食月，廣庭煙著黃昏花。長擬曠酣遺世事，若爲局促問生涯。夫君亦是多情者，幾度將愁泥酒家。

見別離者因贈之

征人草草盡戎裝，征馬蕭蕭立路傍。罇酒闌珊將遠別，秋山邈迤更斜陽。白髭兄弟中年後，瘴海程途萬里長。曾向天涯懷此恨，見君嗚咽更淒涼。

傷亂

岸上花根總倒垂，水中花影幾千枝。一枝一影寒山裏，野水野花清露時。故國幾年猶戰鬪，異鄉終日見旌旗。交親流落身羸病，誰在誰亡兩不知。

南亭

每日在南亭，南亭似僧院，人語靜先聞，鳥啼深不見。松瘦石稜稜，山光溪澱澱。藍蕙墜長葦，烏花垂小蓓。行
簪隱士冠，臥讀先賢傳。更有興來時，取琴彈一遍。

太平谷中翫水上花

山頭水從雲外落，水面花自山中來。一溪紅點我獨惜，幾樹密房誰見開。應有妖魂隨暮雨，豈無香跡在蒼
苔。凝眸不覺斜陽盡，忘逐樵人躡石回。

雨

坐來叢叢山風急，山雨隨風暗原隰。樹帶繁聲出竹聞，溪將大點穿籬入。餉婦寒翹布領寒，牧童擁葦簑衣
黑。此時高味共誰論，掩鼻吟詩空佇立。

幽獨

幽獨起侵晨，山鶯啼更早。門巷掩蕭條，落花滿芳草。煙愁魂共遠，春與人同老。默默又依依，淒然此懷抱。

江行

浪感青山江北岸，雲含黑雨日西邊。舟人偶語憂風色，行客無聊罷晝眠。爭似槐花九衢裏，馬蹄安穩慢揚

鞭。

初赴朝集

輕寒着背雨淒淒，九陌無塵未有泥。還是平時舊滋味，慢垂鞭袖向街西。

向隅

守道得途遲，中兼遇亂難。剛腸成撓指，玄髮變垂絲。客路少安處，病床無穩時。弟兄消息絕，獨斂向隅眉。

秋郊閒望有感

楓葉微紅近有霜，碧雲秋色滿吳鄉；魚衝駭浪雪鱗健，鴉閃夕陽金背光。心為感恩長慘戚，髮緣經亂早蒼浪；可憐廣武山前事，楚漢寧教作戰場？

襄漢旅道值鄰境軍新過村落皆空因有此感

水自潺湲日自斜，盡無雜犬有鳴鴉；千村萬落似寒食，不見人煙空見花。

深院

鶉兒啼曉梳黃嘴，鳳子輕盈鳳粉腰；深院下簾人晝寢，紅苔薇架碧芭蕉。

辛酉冬隨駕日作今方追憶全篇因附於此

曳裾談笑殿西頭，忽聽征鑼從冕旒；鳳蓋行時移紫氣，鸞旗駐處認皇州。曉題御服頒羣吏，夜發官燭詔列侯；雨露涵濡三百載，不知誰擬殺身酬？

安貧

手風慵展入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馬，案頭筠管長蒲盧。謀身拙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試齊竽？

殘春旅舍

旅舍殘春宿雨晴，恍然心地憶咸京；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出奇兵；兩梁免被塵埃污，撈拭朝簪待眼明。

鶻

偏承雨露潤毛衣，黑白分明衆所知；高處營巢親鳳闕，靜時閑語上龍墀。化為金印新祥瑞，飛向銀河舊路

岐；莫怪天涯棲不穩，託身須是萬年枝。

關州新驛

威德已圖形，胡為忽搆兵。燎原雖自及，誅亂不無名。擲鼠須防誤，連雞莫憚驚！本期將係虜，未幾但嬰城。肘腋人情變，朝廷物論生。果聞荒谷怒，旋覩蕩街烹。帝怒今方息，時危喜暫清。始終俱以此，天意甚分明。

偶題

俟時輕進固相妨，實行丹心仗彼蒼。蕭艾轉肥蘭蕙瘦，可能天亦妬馨香。

湖南絕少含桃，偶人以新摘者見，惠感事，傷懷，因成四韻

時節雖同氣候殊，未知堪薦寢園無。含充鳳食留三島，誰許鶯偷過五湖。苦笋恐難同象七，（秦中謂三月為櫻筍時。）酪漿無復鑿蠟珠。（湖南無牛酪之味。）金鑿歲歲長宣賜，忍淚看天憶帝都。（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

翠碧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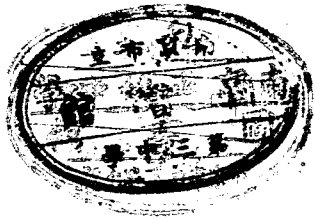
天長水遠網羅稀，保得重重翠碧衣。挾彈少年多害物，勸君莫近五陵飛！

憶故都

故都遙想草萋萋，上帝深疑亦自迷。塞雁已侵池籞宿，官鴉猶戀女牆啼。天涯烈士空垂涕，地下強魂必噬臍；掩鼻計成終不覺，馮諼無路效鳴雞。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終

王
安
石
唐
百
家
詩
選
卷
二
十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王安石全集

平裝八册定價六元
精裝本另加實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重編者 沈卓然

發行人 沈駿聲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分發行所



開封 安慶 蕪湖 信陽
南京 北平 濟南 漢口 天津 濰陽 西門
長沙 廣州 南昌 杭州 嘉慶
汕頭 廈門 新嘉坡

大東書局

(材晉朱者對校書本)

Handwritten marks, possibly initials or a signature, located in the upper left quadrant of the page.

